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吳稚暉先生文粹(一)

吳稚暉著

據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吳稚暉先生文粹

（二）

吳稚暉著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吳稚暉先生

文粹

右任

吳稚暉先生肖像



編輯者言

文章有普通習性二。一種初讀無味。愈讀愈喜讀。一種初讀喜再讀。愈讀愈無味。能夠初讀喜再讀。愈讀愈喜讀。這種文章。祇有吳稚暉先生著述得出。

文章有普通作用二。一種令人歡喜。無關於世道人心。一種有關於世道人心。而令人厭惡。能夠令人歡喜而有關於世道人心的文章。也祇有吳稚暉先生著述得出。

吳稚暉先生認出文集爲罪過肉麻。我說著述者硬把自己做的自己認爲香的東西出版。實際無益而有害的。方是罪過肉麻。那著述者的文章被人刊以供世。風行天下而洛陽紙貴的。這是天地間正氣之表現。可把吳稚暉先生所謂災棗梨的害人類的東西逐到燒餅攤去襯大餅或製紙廠去還魂。

樂勤——十七。五。三。——

吳稚暉先生文粹目錄

請查辦共產黨文……一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七
用眞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一六
答一般頌與罵者……四七
在五九國恥紀念會演講詞……四八
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宣誓典禮大會演講詞……五一
中央半月刊弁言……五四
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將來主義……五六
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會演說詞……五九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六二
爲大同學潮事致陳德徵書……六三

目錄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六六
寄汪精衞先生書勸分共……七五
可以告訴人……八三
中山先生中國存亡問題序言……八四
兩個舊電報……八七
讀了汪先生兩件大事……九四
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一〇九
覆謝國馨書……一三五
弱者之結語……一三八
相當時期的話……一四六
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一五一
三民主義三十年成功……一五八
安不忘危……一六一
個人的瞎三話四……一六四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一六九

目錄

中山先生的革民兩基礎……一七二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九七
所謂赤化問題……二〇三
答一涵先生軍閥問題……二〇九
杜石外之問題……二二一
馮煥章之出家問題……二三一
中國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問題之附言……二三五
祝實踐旬刊萬歲……二四〇
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二四三
問國事與做官……二四六
皇帝……二五一
願先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二五五
臭皮囊蛻化……二五七
溥儀先生……二六二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二七六

怎麼辦呢……二八一
苦矣……二八三
我也來試一試看……二八五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二八九
婉告太戈爾……二九二
皇會聲中的太戈爾……二九六
又來了……二九九
廣說譁……三〇〇
友喪……三〇四
讀經救國……三〇六
一鼻孔的有兩張嘴……三一三
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三一六
官歟——共產黨歟——吳稚暉歟……三三〇
辨正……三三六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三四四

人心……三五七
以政治學治非政學……三五八
釋非政學……三五九

二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二
科學與人生……一一二
物質文明與科學……一一八
科學週報發刊語……一二五
科學週報編輯話……一二八
論工業不興由於工學不盛……二一八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圖……二二〇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二二六
機器促進大同說……二三三
青年與工具……二三七

再論工具……二四四
論物質世界及不可思議……二四六
論社會主義答某君……二五一
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二五四
宗教問題……二五八
評前行君之「論智識以外無道德」並闢宗教維持道德之迷信……二七四
天堂之末路……二七七
談無政府之開天……二八二

三

腦會客座談話……一
茶絡日記……一一九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二四三
新語問題之雜答……二四八
新報新年雜話……二五七

亂談感句……二六三
巴黎之青年……二六六
「觀娼感念」附言……二七〇
評鞠普君「男女雜交說」……二七三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爲革命說……二八〇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二八一
殺人……二八四
譯李 W. Tchevkesoff「我良心上貢獻如此」附言……二八七
巴黎之大同革命……二九六
軍人與服從……三〇二
中國人之腐敗病……三〇八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三一三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三一五
箴洋八股解……三二二
答人書……三三三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一
創辦農學校議……四四
海外中國大學末議……四六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六六
移談外國籍之我見……六八
論注音字母致錢玄同書……八〇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九八
草鞋與皮鞋……一二二
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答兪君……一二七
注音字母問題覆羅國杰書……一三六
ㄨㄧ之合口「問題致華報記者書」……一四三
記念師復先生……一五四
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五六

目 錄

也是一個雜感……一六三

對陸德明釋文闕……一六五

氏族先後辨……一六八

安車輭輪解……

沽酒市脯解……

使驪解……

釋爾雅名義……一七二

始之養也解……一七三

一百號……一七五

白宰甫……一七七

託爾斯泰……一八〇

雜誌界之希望……一八一

遊鷹山村殖民地記……一八三

甲寅游法記……一八八

和平園欽成記……一九七

致林子超書……一九八
復鄒魯書……二一一
致華林書……二一二
答華林書……二二一
致邵飄萍書……二二四
致朱謙之書……二二五
復蔡子民書……二二八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二三二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二三四
答王希異生先書……二三七
復郭秉文書……二四〇
復穆藕初書……二四一
致張仲仁書……二四四
「乙丑」弁言……二四七
上下古今談序……二四九

四聲實驗錄序……二五一
四聲實驗錄書序贅後……二五九
國音沿革序……二七〇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序……二八七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序……二九〇
不平等條約概論序……二九一
李石岑講演錄序……二九三
四十二章經箋註序……二九九
佛遺教經箋序……三〇〇
寒厓詩集序……三〇二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三〇六
新華春夢記序……三〇八
跋山邱偶語……三〇九
勤工儉學傳書後……三一〇
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三一四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三二〇
書神洲日報「東學西漸篇」後……三二五
讀民立報所載記逃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三三八
書排滿平議後……三五二
印度洋口占……三五三
黃花崗薤露歌……三五四

吳稚暉先生文粹（一）

▲請查辦共產黨文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暗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 總理容納共產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叠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瘏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緣彼深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終研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亦化為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謬。察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

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眞相。不欲輕為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誣為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惝怳迷離。一犬吠影。函電紛論。詈罵交鬨。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類之）一擊不中。更張其燄。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為若輩包圍。離奇逆迸。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就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為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言孫總理。路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正是贋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卽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領首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賸十

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黨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為內部奸賊。仍未徹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的。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貓脚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煨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爲黨國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病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脚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請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薪剝焦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貓脚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賸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甯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爲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尚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思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人書曾言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眞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會員之委員。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改其國籍。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誑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爲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會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

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曾做過屬國。這止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政治之則言。明明爲己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卽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爲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爲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剌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

（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須與認爲最惠國。尚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委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搏之時而肆其啓兵鬧擬之議。雖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卽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實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豐。使共產黨難下

摧毀之手段。以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倘聽其行使職權。恐為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員臨時討論。可否以出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贓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為什麼呢。

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為而為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同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

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闆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闆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爽辣。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為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別人。他廬將要中止其行。故祕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親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的。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訑訑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的買空賣空。專靠大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漸漸亦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受愚得可笑。汪先先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

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是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銑電。借他的口來詆諆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辨。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的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人提起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爲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着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大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待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供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起預備會來。十五上午足足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底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雜的聲口。

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會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爲體總理之心爲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掉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原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綑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綑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至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武裝農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并不是一隻牛。我們并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曾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會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們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是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做不到。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

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諸幾個共產黨書記仍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是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寧馨跨竈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求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綑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眞左派。汪精衞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的密命。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產口號」。自然「閘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齷齪）叫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塌。我們除卻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能。」（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部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

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丟的時期。陳獨秀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之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銑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是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

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們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諸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顧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為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幷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派。竊竊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亦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定是右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祕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為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為眞銅版。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曉然大明也。此稿為我請鮑君（按即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幷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為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神鬼。）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我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眞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有三民主義。却不顯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

手段。即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所謂至今仍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實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喻黨員不要把共產看作異類。即我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不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試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有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著。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爲是及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哉。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農工不任與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帮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

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文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詞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綑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大哭時。或縐眉一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並無分別。所以像煞有介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卽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我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盤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廷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彼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並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卽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者。眞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卽汪先生突然於八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持

罪了無邊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眞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按總理親手證據。大家看淸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卽棄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卽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眞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銑電。幸而筆迹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 寒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顚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始終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續續貢其所知以明眞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眞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庶無漏義。

▲用眞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一、▲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衞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 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猶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嘗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猪精。孫悟空遁入猪精之腹中。盡量的

翻觔斗。舞他的金箍棒。猪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决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孑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决不肯背叛 總理。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留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曾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脛截足。前赴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

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變婦去罷。女郎面發赭。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卽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忽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猪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眞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卽使將來國民革命成

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正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為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更拿一件小事來證明。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之高尚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隱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為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為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為民衆。國民黨本非為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為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為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賞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

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薙頭刀琛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會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闊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况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闊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能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

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祕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　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當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寧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買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若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士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為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

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還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布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鈕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即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爲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即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

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沓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亂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而散。至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嘗以人格爲擔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尚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甫。（按此一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

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祕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狠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衞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為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為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寧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

三月閘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閘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下。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萬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尚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能了。豈知得到他們祕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　他們的祕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祕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末皆署名「朱紳祕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祕通信頁六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祕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能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二）

（一）總同盟政治能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能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炮。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關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

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曾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能了。天下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這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

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上。做他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爲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撤爛污的空頭砲道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十）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能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爲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爲工部局所有之疑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

價廉物美。正即列寧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祕。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癟三。群衆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者。且余非徒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蔑視。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之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在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不到。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長。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的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到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誑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勤工儉

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脣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的嫵媚。」我等也止好權且慚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身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惡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即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囘能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最重大成績。以淫威屠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剌剌討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

恕。即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眞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甯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爲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關小輪砲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罷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

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藉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眞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然做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沒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治。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將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為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為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之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顧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倒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扳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

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自豪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幷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來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皆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融通信。還有兩段因錯闕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二、▲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即爲左派。又挾理論

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即所爲極端左派。所以左派亦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眞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眞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況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于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即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竟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中目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丈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眞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祕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爭鬥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要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

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的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坡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爲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非得强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眞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止剩兩條。否到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秘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衛鋒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匕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眞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與合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眞髓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而猶無以求之。眞所謂寐則立直了做夢。寤則躺到了做事。自覺氣頤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斷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

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簏。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簏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秘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經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幷嚴守下列諸條件。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二、不准穿西裝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蘇交通等候指示）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秘通信七號

最近中央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

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為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眞正左派。」只有在為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眞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人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為現在既然沒有眞正左派。我們若因為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眞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這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存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為準左派的

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說「眞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眞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眞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狠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眞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解決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眞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

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為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為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為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為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為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卽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為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羣衆。汪精衛一囘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為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也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為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卽令僅據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相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

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爲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閑。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并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麼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最有政權。有黨權。※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

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二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卽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仇。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鍊鎖。卽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

軍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囘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衞爲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尙沒爲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祕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這個尙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獨立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于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子。加以打擊。朱紳秘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眞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祕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尙爲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爲蜾蠃所負。豈知

此篇所告。左派則爲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爲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爲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適值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卽農爲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于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卽所謂「幷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智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卽區祕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卽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工具而已。

共產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群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群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群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會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群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好自殺。卽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爲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

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止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眞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祕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二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爲國民黨左派。定當爲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摑。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答一般頌與罵者

我從來不曾打過私人電報。那肉麻的快郵代電。更根本反對了。何以現在要未能免俗。聊復爾爾。頑起快郵代電來呢。是何故呢。因爲一個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一出。太麻煩了。有罵你趁風打劫。獵得高官者。有頌我榮膺主任。願給工作者。所以匿名信呀。八行書呀。紛至沓來。若一概不覆。便罵我官氣十足。若封封要復。連覺也睡不成。（我那裏請得起代筆先生。）殊不知內容全不是那回事。我這回萬不得已。代中國共產黨朋友設想。勸他們不要直向民死主義的錯路上猛走。趕快偃旗息鼓。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出頭。他們一定不肯認錯。必以爲我反對他們。我若躲了起來。又要說我怕死。

所以我止好站到中央監察委員的會所。來表示挺身而出。他們逼住了要作戰。我也止好抵抗我有一枝禿筆。整備天天來筆戰。赤裸裸的我。還是一個昏庸的冬烘老朽。自量還能見得我舊朋友之面。故爾商量學務職務政務黨務。或訴述冤枉。或邀鳴不平。慚愧得很。抽不出工夫代人分憂。倘使欠覆了這件。有慢了來客。請大度的容恕我罷。至於總政治部。本來亦不過總司令部裏一個附屬機關。被那位鄧演達老先生一個主任。吹得大而無當。幾乎連政府他都可以包括在內。現在南京同志沒有人要攬這大權。沒有人願尸這惡名。於是揣摩反對黨的心理。必把我看作同鄧演達一樣的凶很。拏我姓名。暫且塡在這主任的名義上。在還是亂嘈嘈的時節。苦我不着。把這不祥頭銜。同那遊街的紙高帽子一樣。戴在我頭上。開開頑笑罷了。待這總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眞面目顯出了。不久自然另有眞正主任。現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麽一回事。我與總政治部。止有代表着瞎講幾句話的關係。或者送點稿子去。聽候釆登釆登的關係。別無俸祿呀。公事呀。責任呀。一切的官樣關係。我至今還不曾認識戶部街的面。因此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有關涉總政治部的公文信件。自然寄去戶部街。若寄給我的私人函件。切勿寄戶部街。免得別人代轉麻煩。敬此火急奉聞。吳敬恆叩元。

▲在五九國恥紀念會演講詞

今天是外交上的紀念。紀念什麽事。陳主席已說過。外交上失敗。就只有這「二十一條」。歷自

從鴉片戰爭起。到「二十一條」止。他不止有十回二十回要紀念。且有比這更可痛。更可恥的。單舉一例。當鴉片戰後。咸豐三年間。離現在約六七十年。英國人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捉去。運到印度。關禁起來。後來因爲吃不慣印度麵包。活活餓死。英人把他糖漬起來。（當時化學沒有發達。倘沒有使人尸不腐的藥品。）蓋上紅頂花翎。放在印度街上任人觀看。觀看一次收取若干銀錢。英人對於中國堂堂的總督。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置。你想可恥不可恥。但那是非特中國人不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起一點感覺。直到「二十一條」國民始有覺悟。於是有這「五九」紀念。接着而有「五四」運動。有「五卅」紀念。這都是外交上的紀念。我們須知今天不僅紀念「二十一條」是紀念全部外交史上的失敗。不過借這「五九」一天來表現罷了。

什麼叫做紀念。兄弟到的地方很少。但在外國十多年。却沒有見到什麼紀念。我們爲人有怎麼許多紀念。多紀念是好事情。但也是很不好的事情。我且把不好的理由說一說。我家鄉有一句俗話。「等棺材來才哭。」就是說無論怎麼樣病得利害。但總盼望也有一線生機。棺材不來。是不會放聲號哭的。我們這個「五九」紀念的意義。就是每年把棺材抬出來看一看。使我麻木不仁的同胞受一刺激。照這樣說。三百六十日中。就得有三百五十九天是麻木不仁。所以說紀念是不好。但這是不相干的。剛才陳先生提起共產黨。大家異常氣惱。可是漂亮英俊的汪精衞爲何受了他的迷。至今不明。我們要高呼打倒他呢。就因爲汪精衞也是中國人。須等到棺材到。才會知道。我是深知他的我信

他決不會虧總理。我們知道脈搏已停。但他還想把死馬當活馬醫。我們以此也可以見得中國人實在麻木得利害。不過中國人難道一竟麻木的麼。像我這老朽昏庸固不必說。汪精衛雖尙不老。但朽亦快了。總督糖漬的事。我生也晚。沒有看見。但比我長一輩時代的同胞。也如不見。麻木得如此。後來接連的外交失敗。才漸有表示。等到總理出世。義和團起事。雖沒有秩序。但現在看來麻木的病。可是已好一些了。至「五月九日」麻木更好得多了。三百六十天中。已有一天不麻木了。一般小兄弟也許完全不麻木了。說不定明年不用紀念國恥。而要慶祝外交的勝利了。

剛才陳先生講到共產的問題。應告各位。或覺得外交情形是很奇異的。各位知道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狀態麼。兄弟老朽昏庸。可以報告些歷史。在五六十年前。我是一個小孩。看不起洋鬼子的。爲這和猴子一樣。要長像人還早得很。其時中國人實在還瞧不起外國人。過了二十年甲午戰後。紙老虎戳穿。到現在覺得洋鬼子好看。恨不得鼻子長高些。頭毛變黃些。答了根「史的克」。就算得神氣十足。唉。這都是心理作用呀。須知乾隆時候。外國派來的使者。平時都視作常人。有一位候爵到中國來。仍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他因不願。只得推說病了。只能推說腿紅不起。而不敢說不願行禮。這不過距今百三四十年的事呀。過了五十年。道光時代。外交狀況。開始變換。爲了吃鴉片煙。始則在總理衙門。拍桌子。後來竟因此開戰。不過後來與法國之戰。猶能轟燬他的戰艦。等到甲午和義和團兩次戰爭失敗。於是看了外國人愈高。看了自己愈低。現在可又不然了。大家心裏覺得他能如此。

我也能如此。到「二十一條」他們改了欺騙的法子。在昔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吸食鴉片煙。後來騙我們無智無識的做皇帝。吃鴉片和做皇帝都是舒服的事。做了皇帝更可大吸鴉片煙。總之。他們騙法很多。現在的洋人却又改用輭法因爲我們有強盜。他乃幫助我們打強盜。強盜打退就開口索酬報要地盤了。還昌言道是公平交易。這個法子。正合着書本上說的。叫做『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不管是狼或是虎。試問中國爲什麼不自己革命呢。中山先生固亦主張聯俄。認俄爲友。但這是不足奇的。他做第一任總統的時候。用美國人做顧問。後來更用過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他的容共也叫過他們不要胡鬧。而領他走上正道。中山先生在時有大氣魄。還能提醒他們。死後他們也就昏迷了。譬如我在馬路上走。撞着了洋鬼子。只得退在一旁。不敢與較。恐怕除總理外大家都如此罷了。什麼叫聯俄。就是在昔覺得非有洋鬼子在後面。就站不起。我們現在應得覺悟。不要叫洋鬼子來革命。靠了洋鬼子革命。革命有什麼價値。我們紀念什麼呢。

▲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宣誓典禮大會演講詞

我這次到說了幾句。引起政治上重大的變動。我們不能退避了。所以挺身而出。並不是要出風頭。

今天是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典禮。我們大家總是同志中的中堅。

中央黨部執監委員會的任務。比其他各級黨員容易作。因為中央所接觸的。多是忠實同志。各黨部所接觸的是大數複雜的羣衆。軍隊中的工作。尤其困難。諸位明天出發。還能在實作中努力如此。正顯出革命的精神。我希望不久諸位到京歡聚。

至於共產黨。我們非但表面上反對。並且還要勸告這般有名無實的黨派。即使遇着列甯。我們還要勸他把主義改正一下。他的主義是根本錯誤的。兄弟沒有學問。不能多談原理。不過事實上我們不能承認他是一箇健全的主義。說來話長得很。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就是我講兩三天。也說不完。初八。有一位北京工大代理校長吳承洛先生自漢口來說。近日漢口與湖南外僑總同來了。一星期內。未殺人。未講演。究其故。原來他們是不得已而出此。第一。信陽戰事不利。第二。食物缺乏。不能支持兩月。第三。更有一種可笑的原因。就是因為帝國主義有四十艘兵艦受北京公使團的訓令。提出六條如限一星期遷回湘鄂外僑。三星期內驅逐俄僑出境。工廠主權還與廠主。工人須受廠主指導等。共產黨軟下去了。他們素來是用強硬的。自大的手段。為什麼這樣軟弱的呢。數年國際代表在廣州對總理說。俄國列甯主義是由愛變恨。例如普通仇恨的朋友遇着了。尚可敷衍着。若是愛人。往往一反目即成大恨。當年在北京時。時與共產黨人往來。例如李大釗人家罵他是共產的右派。他常說共產黨犯着幼稚病。俄國革命最不容易。他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比國的獨立。意大利的統一。日本的維新。都遠勝於他。只有五十六年的演進。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在他們的前頭。俄國

百五十年。不知多少志士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經過多少犧牲。出了許多怪事。才結晶而成布爾什維克。如化學中酸鹹化合而成一非酸非鹹的一種化合物。布爾什維克因忿恨所以什麼當都不肯上成為不妥協的正面。他們為目的不擇手段。——這就是他們的幼稚病。例如敵門不開。就一舉一脚的從窗子裏打進去。睡着來不及蓋被就拉下帳子來。不過雖是這種發狂的態度。為什麼還有條理呢。這是因為東西民族性不同。東方民族是浪漫的。西方民族是嚴格的。尤以寒帶為然。例如德國人崇信法律。斯肯丁挪威半島嚴冷整齊。為列國所不及。所以一到俄國。就變成極端專制。因為天氣很冷。他們天天在屋裏烤火喝燒酒。思想總是主觀的。以前的專制是帶着帝王的面具的。現在的專制不過換了一個民衆面具罷。他們的選舉。是先指定的。再到會場裏做個形式。開會的前晚。總有一個預備會。因為世界上面不必要此種態度。我們要緊張。要緊張剛好。照現在俄國的行動。不是進步。而是退步。像一個瘋子。被人打了一下。驀地醒轉來。遂亂了方向瞎跑了。

三民主義是進步的。合時勢的。三民主義成功後。卽是很正當的共產主義——這也不一定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總而言之。什麼無政府主義。無人道主義。馬克斯牛克斯主義。都是門面語。往往帶着假面具。而內容另是一物。列甯的共產主義。簡直是個有組織有訓練的張獻忠李自成主義罷了。馬克斯死後若干年。他的主義。當然要隨環境修改。先是中山先生修改他。列甯再修改他。列甯一修。篡得更遠了。第三國際宣言裏說。「把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乃是真正馬克斯主義。

但是行不通。列甯又添了「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兩句話看起來似乎一樣的。其實馬克斯要聯合起來各個無產階級。列甯卻增加民族。民族是一團一團的不是一個一個的。就是從馬克斯前面跑到中山先生前面來了。

兄弟是個有洋鬼子病的人。許多事體我總勸人學洋鬼子。但是不是說。馬克司是洋鬼子一定可考第一。列甯是洋鬼子可考第二。中山先生不是洋鬼子。便止好考第三啊。

中山先生顯然比列甯優勝。（因爲列甯崇拜他們民族主義）何以反把他考在後頭呢。這豈非是媚外成了習慣麼。我們漢口的朋友。所以也到處靠着一個鮑羅庭。才可生活。細細想想。不覺得自慚嗎。我勸我們還要崇拜自己的土鬼子——中山先生。

▲中央半月刊弁言

我們本黨的刊物。已經極多。現在中央黨部宣傳部何以又有中央半月刊的創刊。這是胡展堂先生擔任了宣傳的總機關。想起他始終追隨了 總理。知道 總理對於黨義。是斷斷審審到了改組以後。好像預先知道他自己就要謝世。所以把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一切大綱節目。都完完善善寫了起來。因此在彌留之際。給我們的遺囑。開了一筆清賬。叫我們好像新舊約一般明白遵守。何物共產黨。卻來分左派右派。並且就是左派。還批評說是「小資產階級。根性是永遠動搖不一致。豈

個國民黨遂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這眞是海外奇談可憐我們那班妄自菲薄的重要人物。想做左派。想昏了腦筋。就弄到天天讀國民黨的遺囑。却句句喊共產黨的口號。於是半年一個大花樣。三天一個小把戲。弄得左派先生心目中的國民黨。眞似還未形成一個確定的政策。這才叫自輕自賤。背叛了　總理。還貽禍於黨國哪。因而胡先生常以為我們既在中央機關服務。最要緊發的言論。便是要致意整個國民黨。大家最急切的。莫過於遵守　總理確定的主義與政策。左一毫不得。右一毫不得。才算是眞正國民黨員。若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外。加起荒謬的新花樣來。自命為左派。這簡直是叛徒。若是進到放棄了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或者腐化了。或者惡化了。這什麼還可以得右派之名。簡直也是叛徒。所以止有國民黨或叛徒。並無左派右派可以稱呼。無端受鮑羅庭陳獨秀的傀儡。在豬精肚皮裏來舞弄金箍棒。幾乎整個國民黨員。都自認有左派右派。眞是大笑話。自從有左派右派的分別。無異便是說一半是超越國民黨。一半是放棄國民黨。國民黨早已暗中就沒有了國民黨。這個大毛病。當作為最應該矯正的中心點。那就中央機關。不得不有個定期刊物。叫服務於中央的人。及黨中的人人。大家在這個刊物裏來說話。得以貢獻於全黨。希望把什麼荒謬的左同右。完全矯正。大家方能本了　總理確定的主義。及確定的政策。絲毫不加多不減少的迅速實行。因此就創刊這個中央半月刊。其事也並不甚難。無非把　總理遺囑內授我們的清帳。說明最沒有比他適當。比起現世界什麼黨的主義。什麼黨的政策。都比較優良。這就是異說皆息。而南針可以得到了。我們

天天罵國民黨　總理遺囑。庶不至於再喊共產黨口號。

▲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將來主義

今天是中山先生辭世的第二週年了。大家每年都要把他的好處述說一番。我們的同志。叫我也來說說。我以爲若把他已經做出來。已經告訴我們的。盡量的鋪排。終不免把中山先生的六十歲畫件了。算他登峯造極的一年。換言之。就是說他再沒有進步。也應該死了。我這說話。雖然大不敬。然請大家仔細一想。雖然不該說他應該死。也無異說他可以死了罷。因爲什麼什麼。他已經一齊告訴我們了。倘然一起做到了。就一千年。一萬年。也是這麼一回事。後人更不容議及其他。那末我倒要發一個疑問。幸而他老人家活到了六十歲才死。倘然他三十歲就死了。他所留遺的便是那封二十九歲所做的上李鴻章書。那末我們抱定鴻章主義。也做一千年一萬年。豈不大糟其糕呢。所以我想中山先生果然三十歲便死。我們中國的環境。永遠像那李鴻章的時代。自然鴻章主義的確需要。我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們自然誠心的貫徹那鴻章主義。可是中山先生雖然死了。時世是一直活下去的。時世活到了中山先生陰間的六十歲。不能不需要三民主義。我們若是是一個中山先生精神上的信徒。就應該體他的心願。拿出三民主義來替代鴻章主義。因此中山先生是死了。時世是沒有死的。中山先生陰間的壽數。也是無窮。今年是六十二歲。明年來六十三歲。歲數跟着時世一年一年

的增長起來。我們閉了眼睛試想。倘然中山先生活到九十歲。我們國民黨的出版物。會不會增添中山先生許多新聖經呢。那是一定有的。那末。現在閑話少說。終當有書爲證。中山先生留遺的東西他寫得最多的筆墨。不就是「天下爲公」四個字麼。就是四個字。也就夠知道中山先生一千年一萬年以後的心願了。拿中山先生來比孔二先生。縱然比得很周到。我是不服氣的。因爲我相信後頭人。定規強似前頭人。強爺娘。勝祖宗。乃是最吉祥的人類。否則一代一代的退化下去。止是雞變蟲。蟲變蛆。何苦爲恭維幾根枯骨頭。要糟塌無窮的子孫呢。可是借孔二先生來說明中山先生。也可以使人了解古今確是都有非常人。并一面也可以代孔二先生吐氣。孔二先生掉鎗花。掉得鳥烟瘴氣。若眞是目前丁祭裏的孔夫子。做復辟黨的護符。那就糟了。幸而有一篇禮運。算說是他做的。於是便有康有爲。也能夠出來辨護。說共和算不得什麼。孔子的大同。便是共和。大同止是共和。那是別一個錯誤。然足見古今的非常人。不是八股先生一般見解。聖功王道。便是聖功王道。三綱五常。止是三綱五常。不能半點搖動。所以中山先生的天下爲公。也就把後來一切的新鮮主義。包括在內。自從中山先生在世。就把什麼共產黨無政府黨。都收做黨員。安見他不是暗示三民主義是第一步。共產是第二步。無政府是第三步。（這倒不是我的看重無政府。乃是新近共產黨陳獨秀先生說的。他說。到產已分配得十分圓滿了。還用得着政府麼。這不是說無政府是共產的再進一步呢。）按着時世叫他次第發現起來。然而自從共產黨等都入了國民黨。再遇着中山先生辭世。沒有了一個常常訓誨的總理。便

弄出各方面的懷疑。一方說。國民黨終得給共產黨借屍還魂。（這句話有人不明白。若加個注解。便是說國民黨被共產黨做貓脚爪。或做傀儡。）一方又說。共產黨終得給國民黨做個贅疣。學土耳其那種排他出去。我想都是己自騙自己。自己賊自己的謬誤。爲什麼要三民主義。乃是時世需要。就是目前蘇俄。掛了共產招牌。却實行新經濟政策。不還是行他變相的三民主義麼。什麼有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並不是一二暴徒。創立新奇名目。也是時世的需要。否則爲什麼研究系的先生們。也力說共產主義。我們也是歡喜研究的呢。不過時世雖不到實行。已到了鼓吹。不止研究。乃是不是共產黨。使見解不同罷了。至於說到借屍還魂。果然到了變屍的時候。無論什麼主義。凡是適於時世的。也就都來借了。何止共產黨呢。至於爲什麼被人看作贅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時世不到。急色兒要勉強猛進。欲速則不達。反添了進步的曲折。其實將來到了剛剛恰好土耳其也還是要歡迎共產黨無政府黨都進去的。所以我頂了一個三千年後無政府黨的頭銜。笑的罵的。不一而足。其實我愛主義。我亦愛眞理。宇宙的年載三千年算得甚麼。我幫忙目前貫徹三民主義。我贊美將出世的共產主義。我認定都是三千年內要走到無政府的一段。止不要開倒車。贊成復辟。行中山先生已捐棄的鴻章主義便好了。我想同志們。若認定各派都是一家。不要失時。亦不要忘用氣力。我們內部自然鞏固。不給漁翁來嘗我們鷸蚌了。記好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最後目標。當然逆無政府黨。無人道黨。都要超過。不是做一個三民主義的屍。借一個共產主義的魂。就算了事的。他今年是死了兩年。過二十年。你

們再看過二百年。你們的令孫再看。到底中山先生止是一個六十歲死的中山先生麼。（一九二七年。三月。）

▲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會演說詞

今天紀念總理五年前五月十六日廣州蒙難。就是陳炯明背叛總理那一回的事情。總理蒙難。本不止這一次。不過要說一句笑話。「總理福氣大。」人家想害他。總害他不死。陳炯明六月十六廣州之變。想害他也害他不死。前乎陳炯明的。有幾十年前的倫敦被難。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就是那時總理老早提倡革命。滿清政府聽到有個名叫孫文的要革命。不懂他要革的是什麼命。只以為革命就是出了真命天子。而且聽說他今天忽在香港。明天忽傳在倫敦。覺得孫文這個人實在神行莫測。更是害怕起來。所以就下令捉他。有一天總理在倫敦遇着一個人。這人問他「你是那裏人呀。」總理說。「我是廣東人」這人說。「我們是同鄉呀。我是賣茶葉的。請你到我家去談談呀」那時倫敦中國公使館的房子是很不像樣子的。也認不出是公使館。所以總理就同他去了。到了那裏。這人就引他上樓去談。坐下來一問。這個人說。「你是孫文呀。我們這裏是中國公使館。你想造反。我們接到公事。要捉拿你呀。」總理才知道被騙了。後來公使館來了一個外國當差的。進出拿東西。總理看他是個好人。就同他談談。寫了一封信。請地送到總理幼時一個先生的家裏去。這位先生才設法救了他

來。這就是總理在倫敦第一次被難的故事。第二次被難就要要算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背叛總理這出一回了。但是總理總是害不到的。我又要說一句老話。他是「天與之人歸之」所以謀害他不到的。什麼緣故呢。他老先生的思想。總是同我們人人所希望的一樣。甚至我們不曉得想的。不曉得希望的。只要他一說了出來。無論什麼人都不及他。你要見他。他什麼人都見的。見了就同你談革命。談完了又去看他的書。除此而外。什麼他都不談。有許多人恨他的思想太好太周到。他都不當作一回事。他也不管。還是要提倡他的革命。無論如何反對他的人。像陳炯明六月十六背叛了之後。假心假意說假話。總理都說『只要他寫了悔過書來。也就算了。』這樣寬宏大量的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了。但是有許多人還不滿意他。他們動不動要什麼都是「新的。」方覺得開胃。方覺得漂亮。孫先生說王道。西方說霸道。而他們趨「新」的人要講霸道。王道便不算漂亮。但是王道是什麼呢。就是博愛。他們聽到博愛兩字。或以為還算可以。要是你講王道。那就不漂亮了。如現在的汪精衛。這位先生就是要學漂亮的。所以就要跟共產黨賊馬克斯牛克斯。要同陳獨秀發表什麼國共兩黨領袖宣言。那就覺得了不得。我和陳獨秀也是朋友。他的人怎樣呢。哈。他的面孔要我形容出來。實在說不像。只好說他的頭是向後突的。他的面孔好像一把鏟刀。然而他卻自命是了不得的。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麼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是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還要說他是小偷。你們如願意見見他們的醜相。我們

可以到武漢把他們捉了來給你們看看。你們看過明孝陵掛的朱洪武的像。他不是嘴巴兒像猪的嗎，對了。陳獨秀就有點像他，說不定他就自命要做一個有皇帝的運氣的人。我並不說他真能做皇帝。不過他有野心想靠俄國來幫他做個嘰哩咕嚕的東西。現在好些人都是靠俄國的。靠俄國做什麼呢。你們不知道他們要做盧布黨呀。如果他們做盧布黨成了功。陳獨秀就不是要做中國的俄皇帝了，嗎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過是俄國的奴才能了。陳獨秀是你們要曉得是一個很腐敗的人呀，別的我也不必說了。只要說他吃鴉片烟。你就要想到以吃鴉片烟的人來想替俄國做中國的皇帝。這眞是豈有此理。汪精衛跟着陳獨秀在一起賣力也想將來沾一點兒什麼嘰哩咕嚕的洪福。這豈不是更豈有此理的嗎。他們簡直了不得。比陳炯明還要凶。陳炯明不過想謀害總理的生命。他們却要在總理死後謀害總理的精神。想把馬克思主義牛克思主義來謀害總理的三民主義。你道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我敢說他們簡直是沒有主義的殺人放火。難道也可做主義嗎。他們不但是盧布黨。而且都是（蘿菠黨）。南京人所謂『大蘿菠』。那有什麼主義呢。他們拿殺人放火來謀害總理的精神。你道他們會成功嗎。我決不相信。殺人放火。把四萬萬人殺到剩下他們幾個大蘿菠。就算是革命嗎。我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懶惰人。因爲他們想把國民殺完了。他們就好睡覺去。我們所以今天紀念總理。不但是紀念陳炯明謀害總理的生命之失敗。簡直要紀念陳獨秀這些大羅菠謀害總理的主義之失敗。……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

總理臨歿致蘇聯遺書有「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來。我們國民黨黨員止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止有國民黨。沒有連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於又一方面於總理的聯俄政策。容納共產黨政策。及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皆無抵觸。聯俄政策即遺書所謂「予我國之援助。」自然不是請他共治中國。至於容納共產黨。乃是叫共產黨內的個人來服從國民黨主義。他便是國民黨。至於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充其量也與所聯之俄國一樣。請他們「予我黨助力。」不是請他共治中國。更不是一定容許他們來鼓吹共產主義，止容許他們相當的研究。然若有抵觸國民黨或竟危害國民黨者。執總理囑付我們「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之旨。我們定可有相當之制止，他們自去擁護共產黨。我們自要擁護國民黨。他們的擁護若出了友誼的範圍。或要共治中國。甚至於我們想獨治中國。那我們的擁護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這是凡尋常與國所謂聯盟。及我總理所謂聯俄。汪君所謂聯共。皆有相當之範圍。無人不知者也。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汪君說去年有國共兩黨員聯席會議。聯字或由此而出。然聯席會議亦止是合一切之共產黨。友誼的解說誤會。并非定相聯

之名義。至於未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止憑幾封往還之書。是意在書外。應當友視而已。況我國民黨友視世界一切革命之黨。本亦不待言者也。如此。四月五日報上所登汪陳二君之宣言。僅兩黨首領外交上之友誼談話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

▲爲大同學潮事致陳德徵書

一

陳先生執事。以栗陸不能多承教爲憾。茲啓者。大同大學胡敦復君。以辦學過認眞。致與近日學潮不合。事誠有之。然其每年招生廣告。板起了面孔。說明不投合者。不必入校。弟與精衛子民等。皆贊同之。因其學課實良好也。若以胡敦復爲學閥。與黃任之合傳通緝。非但全學界不服。即弟亦不服。彼欲於滔滔橫流之日。運動讀書。多見其不知量。且所讀者亦洋八股耳。而且不擇手段。且欲倚章士釗。因女大抵制女師大。尤爲不知量。然節取其誠意。正欲爲讀書運動。初無別意。所以胡敦復仍不失其爲書生之胡敦復。弟等所以不左袒之者。因今日國中之所謂學校。皆可關門。即或學課良好。亦不過製造科員科長。或製造革命健者。赤化分子如是而已。關門亦好。開課亦好。惟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合報復。恐不免尚有CY分子在內。側聞近有復課運動。起而反對者。將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並聲言黨部將作其後盾。弟意先生必爲之噴飯。夫擁護胡敦復而爲復課運動。其愚亦不可及。若幷如是之復

課運動而必罪至通緝。且謂黨部有如是興會。爲此綠狸且之後盾。而爲鼓舞青年乎。策勵學生乎。奠可發一大噱矣。萬望先生致意同人。聽其羊咬死狗。狗咬死羊。聽之可也。因什麼學校。什麼先生。還值得過問乎。若黨部代人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代人涵緝胡敦復。如是之滑稽。則萬萬不可也。知先生亦必莞爾而笑。故拉雜奉聞。聊博軒渠。敬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十六。五。廿三。

二

陳先生執事。前爲大同復課運動中。有一友人之女。聽信謠言。懼怕通緝。弟承先生素見愛。故敢作私人通問。或便中得先生一言。亦可以代爲解釋。弟固知絕對無其事。不過漫逃之耳。不料爲該女生。抄付報端。遂引起他們學界之是非。昨得二區五分部來函責以「不應滑稽滿紙。不負責任。以大同一部分事。甚而至於詆全國學校。全國學生無餘地。瓦解一國教育。」責我滑稽不負責任。亦或有之。惟說我「瓦解一國教育。」乃更滑稽了。瓦解一國教育罪名到底誰屬。亦許什麼人都分明了。能至於做教員的。情願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做教員。學校亦無一不與漢口商店一樣。止好關門。還待我來瓦解麼。所以我們來用滑稽調。居了「一個不負責任的罪名。」還敢負什麼責任呢。至於兄弟曾說「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有CY的分子在內。」至今也莫能釋我之疑。因爲二區分部之書蹤到。鈕惕生先生正送一張滿江紅給我觀看。內中無非罵我們是蔣介石的附屬品。意在言外。顯出蔣介石是個軍閥。應有人做他的爪牙。出諸共產黨之口。原不足奇。可怪的。二區五分部是黨中人。應聽

得我與將各居什麽地方。爲什麽他們也恭維我「又爲蔣總司令所倚畀。」不是無心的孤憤流露了出來麽。我到不能不提起我的記憶力。繙起四月十四的舊報來一看。我們共看三種報申報民國日報都尋不出什麽記載。尋到時事新報。便載着如下。「二區五分部。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二區五分部昨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南站大同大學第三教室。開第九次黨員大會。出席者四十餘人。由常務囗囗主席。（一）執行會員囗囗囗同志報告。現在革命趨勢。一面因要打倒帝國主義。二面更要使革命絕對的左傾。而打倒一切右傾的反動份子。……」這位絕對左傾先生。並在當時的十天前。在大同講台上。喊過打倒蔣介石。就是這個二區五分部。至今還是這幾個人。他們也曾於繳械時。把槍枝不送警察署。而送總工會。並且清黨以後。有好幾個學生進了黨。剛剛接到先生們所在的市黨部之通知書。必定同日還接了別一市黨部的通知書。就是學生總會。也有兩個同日通知。這種歷史。出在四月十三四以後。也算箇中錚錚。手段敏捷的了。所以我們止是滑稽不負責任。任憑羊狗互咬也就完了。從前兄弟把什麽煤山七怪。都尊做左派。使先生們憤慨。其事尚在目前。左派固可寶貴。無奈有臟在左派裏寄生虫。公然借左派開了門。破壞一切。弟輩事事左袒。釀成今日局面。應負備我輩者。尚有過於先生等者乎。現在這種趨勢。沒有一處不發現些少。我們若提起責任來。實無旁貸。定請這種絕對左傾的先生們。濺嫌疑些才好。至於弟代胡敦復君辨護。不應竟指舉他學閥。恐失出失入。同一可以失了判斷的尊嚴。更有我們黨部誤據一種報告。又以朱少屛更爲學閥。爲反動分

子。似乎更為滑稽。朱少屏岡無人不相識者。說起反動分子。他民元時陳英士先生為他是革命健者。特天天去看他疾病。至於學閥他辛苦的招待千百學生出洋。實是一個學僕。難道猪怕長肉人怕出名。大家知道了他的姓名。在軍即軍閥。在學即學閥。如此簡單麼。惡名可以隨便相加。惡名也必定成為毫無價值了。所以我說大同學潮。恐有CY分子在內。也不會肯說定有CY分子在內。恐有者。無異言實際雖非。或行為略同。果其會喊打倒蔣介石。又愛絕對左傾。果其要他繳械。他還繳到總工會去。剛收一新黨員。而伏在隱僻處的上海特別市。已得報告。這種先生們。似乎在這個時候也應該同我勸胡敦復一樣。勸他們一同到校外去歇歇才好。是否有當。我們還是請我們個人之話。拉雜貢獻先生。並請各同志也俯加注意。再叩道安。弟吳敬恒頓首。十六。五。二六。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

本來吾們同志間應當常常談談一切關於黨的事情。可是忙得不能分身。總是不克如願。今天葛建時先生約我來和諸位同志談談。葛先生要問我討個講題。我隨便談。實在不好算是什麼演講。那裏有什麼題目呢。差不多吾們一般忠誠的同志都是整天忙着工作。就像這裏省黨部的許多同志各處來往接洽的人很多。真是不很容易。真是非常重要。今天我就略略把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和諸位談談罷。

黨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力量自然集中於黨部。不但如此。黨的工作雖不在地方行政方面。而實在差不多有個國家的立法機關。譬如各地團體機關。社會事業。都應調查。負責指導。光是這個小問題。已經覺得很是重要。至於其他更大的問題。像訓練黨員。指導民衆。都是根本基礎的工作。這種需要正像以前的所謂風化。現在便是吾們的主義。吾有負着護持總理主義的責任。一刻不可放棄。依現在時局表面而論。惡化勢力似已肅清。但是民氣浮動。非加急切訓練不可。革命一天沒有成功。吾們應當一天提心吊膽的注意着。這是總理指示給吾們的。所以現在的局面。一方有土豪劣紳投機份子想腐化吾們。一方有破壞吾們的敵人共產黨腐化份子容易借勢乘巧。間接有使各國共管中國的可能。跨黨份子則更公然直接亡國亡黨的工作。這個對付眞不容易了。

在這樣緊要關頭。吾們不能不有一種相當對付。拿哲學的眼光來講。譬如一缸金魚。水中有毒。那麽必得要想法補救。吾們知道金魚救金魚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外面第三者來設法。但是吾們是世界上的人。人類以外。沒有第三者可以來拯救吾們。而且吾們超人的理想。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講穿了。說吾們在這種沒法解釋的矛盾之下。只有勉強自己救拔自己。用最適當的方法來自己安慰自己。吾國人往往轉一勞永逸的念頭。但又不能有徹底的辦法。這一點上不能不贊美西洋人。西洋人天天有事做。改良了再改良了。斷不生一勞永逸的懶念頭。拿吾們吃飯問題來做譬喻。一年要吃許多飯。吾們能不能燒了一大鍋飯。一下子吃到肚裏去就算了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再譬如修

橋的問題。究竟修得好不好。吾們是不容易知道的。雖然化錢不多。但是心上總以爲這橋樑是非常堅固。只要子子孫孫能借此拿着簿子去勸捐。便算子事。外國人就不同。一座橋雖沒有壞。總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不但利用許多便利方法。却還有相當的智識來補充。這是很堪値得注意的事。

以前中國皇帝吃西瓜。不講好壞。總要吃三個。第一個好的不算好。第二個好的也不算好。第三個壞的也必算是好的。中國人習慣做事。都有這樣皮氣。吾們中國人做事總是講情。外國人做事樣樣講法。其實講情也未嘗不可。茫茫宇宙。多大問題。講法也講不了。隨情發揮。求個痛快。也還可以像西洋人一張紙好換一千金佛郎。爲什麼定要什樣去規定。呢所以外國人在這點上和中國皇帝吃西瓜一樣的呆板。中國人還有許多事情。都是虛僞到極點的。像一個人死了親爺。訃聞上什麼不自隕滅禍延……什麼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什麼泣血稽顙。這些騙人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恐怕淚水還欠幾滴。那裏會哭出血來呢。我們現在要把吾們的黨整理好。自然不能有些虛僞。

現在有人把吾們分成左右兩派。吾們本來是一直向前的。現在要問問吾們究竟應該向左還是向右呢。本來研究學問。應該各人出些主意。才有進步。辦黨就不是如此。黨的本體已完全無缺。規定了什麼樣。誰也不能修改的。黨雖不是宗教。而實際上就和宗教一樣。本黨反對宗敎。是反對形式。信仰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因爲反對形式便是反對盲從。什麼上帝令生兒子。糊裏糊塗就好說是三位一體。都是莫名其妙。到是愛人如己一句話。眞是一種信心。吾們絕對不相信兒子不兒子。但是中

山先生便贊成愛人如己。吾們也贊成愛人如己。共產黨不愛人。不能愛人。自然不敢贊同。從前第三國際代表到廣東去請教中山先生為什麼要革命。中山先生便回答說是為愛人而革命。中山先生反問他。你們為什麼要革命。那個代表老實不客氣說是為恨人而革命。所以加入共產黨。上帝的兒子應該做不成。可是愛人的話也不能講了。

其實愛恨是同一的東西。不過是變化後的異互而已。不過變化以後。有利有弊。像化學裏 Soda 3 可以服食。Soda 4 吃了成毒。所以畢竟愛恨的問題。還須吾們鄭重討論。

吾們的主義是由愛發生的。所以恨吾們的主義恰是相反。所以主張恨的人。便要想法做破壞主張愛的人所以加入一個黨。先要選擇一選擇。退出一個黨也須研究一研究。決不是馬馬夫夫隨隨便便的。必須要認到清清楚楚才好。

愛雖然有不同的方式。看見壞了修修好。是愛。看見不好。改做個好。也是愛。所以愛是人性之所求。是永久的。是普遍的。恨是與之所至。只見其一而不見其二。是暫時的。是偶然的。所以徹底講起來。愛就是恨。恨就是愛。小恨可成小愛。大恨可成大愛。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要把恨來和愛做成個敵對的地位。那就糟糕。我不相信佛教。但是佛說念經也有些意思。念不斷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佛。這南無」兩字本來不能讀做「拿莫。」他的意思叫人要一面念一面想。南方沒有阿彌陀佛。我便是阿彌陀佛。無非是一種引起頓悟的方法。還有專門念「你那臭皮囊是那裏來的你那……

的。』也是一個樣子。這種讀法。實在不是人讀的。山林木石。檯櫈椅桌。飛禽走獸。貓狗狼鼠。蛆虫做塵都可讀的。

共產黨懂些什麼。共產黨眞是二百五。一切都不管。打倒……。什麼東西都打倒。打不倒也罷。打倒了就沒辦法。你們想。把這房子裏什麼東西都打完。打剩幾個板凳。哈哈這板凳說是無產階級。什麼智識人情都用不着。無產階級弄得像板凳一樣地無聊。共產黨是這樣去騙人的。

本來我老頭子不應該胡說亂道。現在事實上可不能不說話。歸正傳。吾們進行黨的工作。要像宗教式的做法。講到渺渺茫茫的眞理時。活着難以置論。死了蓋棺論定。像中山先生便可論定了。以前先生活着的時候。人家還批評他。說他是孫大炮。——這個大炮就是大家容易疏忽了的民生主義。

從前朱遯初先生有一天講到總理的主義。以爲民族民權都還可以。民生主義就很困難。總理恨極的便是人家不明白他的民生主義。所以給鄧澤如的信上說共產黨成功……底下不寫什麼。國民黨不成功麼也不寫什麼。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總理看得多麼穿透。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寗主義。你做你的共產黨。他做他的共產黨。還有人自己標榜是馬克思的正統派。其實馬克思主義中的分派還不知多少。不曉得他的來歷眞是莫名其妙呢。

汪精衞在漢口說吾們在這裏做籌安會。吾們用不到去批駁他。而且在人格上決不說他壞話。

四月三日的一天。他跳着脚說。倘倘如此做去。吾們還是恢復十三年前的狀態。汪先生年紀輕些不免過火。吾們講話做事都要實實在在地。不是受了煽動。便可發火的。講到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好不要有所增損。有一字講一字。有一句講一句。切不要截個上半段。或是截個下半段。或是取他的中段。所以中山先生的主義。不是一知半解的人可以了解的。必須要有澈底的覺悟。整個的認識。才能了解。

我不是自己說大話。一班人見了洋鬼子。都以爲是了不得。凡是有一些洋氣的多是好貨。其實洋鬼子並沒有多大的神通。吾九歲的時候。洋鬼子都沒有現在樣的神氣活現。你們看洋鬼子活像個猴子。簡直不是個人。那時他們稱中國人的辮子爲 Pig tail 他們在拿破崙時頂通行的就是辮子。我們可稱他們爲 Sheep tail 洋鬼子並沒什麼了不得啊。

現在我想把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來向諸位講講。

馬克思這個人很是奇怪。他的主張果眞是科學的。演繹的少而歸納的多。他的書我雖未詳細研究。我看過之後。還沒有看出怎樣精密。不過羅列的證據確實些。但是他所得到的證據還是歐洲一小部份工業發達的地方的調查報告。東方的情形是半點全無的。他說資本愈發達。工人革命可以成功。這句話還確。歐洲地方的革命。大都如此。無奈革命鬥爭。不必定要用槍炮。兩個人的舌戰。可以嘵嘵不休。把資本發達起來。使造成階級鬥爭。這是矛盾不過的話。一定要拿一偏之見來這樣那

樣。那麼革命一千萬年還是革不成的革命必定要澈底才是眞正的革命。有意造成了一個偶像再去打倒他。豈不是多廢了許多手脚。馬克思還說。工業愈發達。工人愈痛苦。這句話眞是說得太不確了。列甯主張革命成功。必要殺死許多人。才能成功。還說智識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非打倒不可。他雖有他的主義。但終沒有明白爲什麼革命要殺人。爲什麼智識該打倒。殺人是不是個辦法。智識有沒有眞假。

馬克思在一八〇〇年時。最出風頭。當時手工業失敗。在歐美常見的（一）到處城門口有一個頭放在木架裏。兩隻手垂在外面。的人。還有脚上帶着鐐的人在路上行走。（二）有一個老年人住在 Free Street 報館街。在一八五〇年。時常見保守黨和自由黨因爲爭論打起來。結果打壞了許多東西。（三）更前二百年時。英倫橋上陳列着二十多個腦袋。瘟疫流行。沒法辦時。畫了個人頭樣的東西朝着他磕頭。這些怪物。現在便不看見了。在吾們中國這種情也是常有像上海陸家浜蘆蓆棚裏。拿棺材板鋪着地上。六七個小孩子鑽出鑽進。在南京也是如此。做洋車夫。簡直不是人的生活。駡他甚麼東西都能忍受。不過駡了他一句「你這隻兩脚馬」任何一個都要氣得啞口無言。在這種地方洋人似乎好看一些。洋人落魄。叫他推車可以。叫他拉車就甯死不可。總之生活不進步。所以產生這些怪東西。這是很容易見到的事。

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很有不同。農工果眞是富有革命性的。但是吾們現在要革命。去叫農

工來做吾們的打手。那是根本要不得的。吾們在良心上說不過去。農工這樣的受壓迫。還要去踢他們的便宜。最近陳人鶴先生從上海來報告工人運動的情形。大家非常滿意。後來我想這是不對的啊。我在倫敦時留意英國的情形。他們供給海陸軍每年要四千六百兆元。他們應該如此。現在中國供給軍人每年要一千萬元。什麼工人運動教育經費。本黨還沒有辦法。不担一些責任。這是不對的啊。

以前衙門裏有位賬房。到櫥房裏去瞧瞧。只見廚子正舉起刀來切筍。先從老根切起。一面切。一面嘴裏嘰咕着依次念道。西席老夫子……賬房。又一次廚子在切韮菜。先從頭上切起。一面切一面嘴裏嘰咕着依次念道賬房……西席老夫子。所以現在做西席老夫子的也只得如此。

共產黨已經把他全部的主張告訴吾們了。

店員
手工業
學生
農民　}　小資產階級（右派）
廠工——無產階級（左派）

他們以為無產階級沒有智識。可以鼓動受人指揮。當他們是革命的戰士。這便可算是革命的

左派。照這樣看來。吾們打仗。用不着招兵。招了兵來。打仗時軍費浩繁。平日還要養他們。如果指使工人去打仗。就便宜得許多了。要他們打仗時便去打仗。平日就讓他自己到廠裏去做工。這眞是虧所謂共產黨想得出的啊。汪精衞先生說吾們不懂革命方法。不差。吾們果眞不懂他們的革命方法。我們只知道中山先生是主張爲農工謀利益和幸福的。他不主張叫他們去打仗的啊。吾們如果懂革命方法的。便應該利用工人。叫工人去衝鋒。把兵士一概裁去。但恐事實上不是如此吧。

共產黨是在向後退步的。弄到民窮財盡的時候。試驗失敗的時候他們也曉得職工不是隨使可以使用的。所以利用老頭子黨。所謂一班豪傑志士老實講他們樣樣講新。他們這種革命已經退縮到十五世紀去了。

共產黨常常說工人運動。重要在生活的革命。這是對的。要他們去當兵。那就不必。他們還常常說說工人的利益幸福用不着別人去保護。那一個要去保護就該打倒。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工人運動要工人自己來做。用不着別人來給他們做。哈哈事實上全不如是。掩着人們的眼睛說亂話。他們把持工會來當做自己的大本營。叫工人去給他們做衝鋒。但是最近漢口却貼出很希怪的標語「小資產階級保護無產階級。」這眞是莫名其妙哩。

講到革命。六七千年前像伏羲等等大小酋長分成世界萬國。這都可說是貴族皇帝。等到文化演進。中國在春秋戰國。西洋在希臘羅馬時候。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豫前清生員不打板子。

這可說是紳士做皇帝。或說是紳士代用的皇帝。後來物質文明進步。工業革命以後流氓（就是臘底可兒的左派）起來要和紳士算賬。這才好稱做革命。所以革命事業只有流氓做的。鮑羅廷詈吾們幫助中產階級完成革命。簡直不成一句話。將來山東流氓還要出來。世界上簡直是變成個流氓世界呢。所謂共產黨為什麼急不可耐呢。從前有兩個兒考中了回家。大哥的妻子正在廚房裏做菜蔬。聽說丈夫考中了回來。婆婆便叫他去玩玩。走了不多一回。兄弟考中的消息也報來了。兄弟的妻子說一聲我也好去玩玩。便拋菜刀跑開廚房了。共產黨介乎他們兩個之間。他也是急不待擇的不得不亂鬧了。

完了。隨便沒頭沒腦的說說。不好當做演講。黨的一切都在諸位的肩上。祝你們努力前進罷。

▲寄汪精衛先生書勸分共

精衛先生執事。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殯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毵毵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為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隔日尚趨庭溫語依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廚下奪菜刀執之。逐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柙出。較劇盜為猛。非復愛子。為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

禮則如父。期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屍殭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即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眞使人莫名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民黨爲一種見客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爲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所測。不過好爲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於山窮水盡。又必誑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爲僵屍。原亦可言不瘋。

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黨軍。願爲流寇。闖擾浙閩兩粵。爲最後之奮鬥。難道目覩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正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再禍鄉邦乎。汪精衛復何面目。詆諆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止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賣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爲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爲僵屍耶。

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

其旨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

辦法。尤爲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次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爲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祕密決議案。這議決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祕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權。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祕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爲失望的。

今祇將這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命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裏說明「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囑。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

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榷。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尙不失爲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爲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三）國民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御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

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爲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眞所謂大亂之道。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的反動官軍。（政委案）這種主張。不値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愼考慮。既不顧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爲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愼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偈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上實爲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覺悟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囑。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十三日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諉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爲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脚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就是「既不願輕率的棄破革命聯合戰線。」爲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甯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廷那班賊強盜算做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朶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絕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有如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魘。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顚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下。批得清清楚楚。止爲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認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瘋。要同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

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册。不久倘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還在一個月前。

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實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的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爲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衞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常樸通的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尙信他們有合於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贊賞他稱他爲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以來。我却大大以爲不然。那裏夠得上強盜。更那裏夠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李張。都被共產黨笑爲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千刁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證。自從反共以來。曾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乃是彼等之策略。苟僥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根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根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便其爲共產黨。即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眞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無產級階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啻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猶之乎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眞算你的倒霉。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綫。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了那個獐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眞正肉麻。

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搗亂了一百五十年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送變爲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能達洩忿目的。什麼手段都肯用。因爲什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革命黨。且倒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至於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什麼忿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骯髒的垃圾。成起來的糞堆罷了。

精衞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死臭的小共產黨張發奎等去搗亂父母之邦呢。你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殭屍。你飲了什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細細追原的原諒。你因爲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亙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客沒有好聲口。止爲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後且亦果曾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爲長時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激直。望你多多見諒。弟吳敬恆頓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候你。

可以告訴人人

半月刊又要稿子了。手頭寫不成。剛剛草給馮煥章先生一封信。想那幾句話。不是光可以告訴馮先生。應當對讀者諸公。也得訴說訴說。因此就算只一期。也跟着有幾句話說。

煥章先生勛鑒。大局安危。中國存亡。皆集於我公一身。弟等出於萬不得已。與共黨分離。實灼知馬格斯主義。並不合於世界革命。有如我總理之主義。列甯主義。又非馬格斯主義。（僅爲一種俄羅斯長久革命屢不能成。積而成恨之反響。）目前蘇俄人物。止取其一部分之殺人放火政策。介紹於中國。又非列甯之主義。加以中國人流氓混混遺傳之歷史。學其殺人放火之手段。又異於蘇俄之政策。然彼等悍然猛進。自以爲忠於其主義。無論或伸或縮。或以進爲進。或以退爲進。而千迴萬折。終必達其有我無人。不肯妥洽之目的而止。其抵觸於總理之主義。固非所問。尤其抵觸於中國四千年人民之性習。且抵觸於全世界人民之性習。皆所不顧。一味用其主觀。削足適屨。強天下以必同。此實俄人專制性習之妄態。亦即猶太人鄙棄於世界之反應。殊不知盲目直前。或乘他人之民窮財盡。容易煽亂。暫作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以開禍端。似亦有一長。若欲達其無產階級專政之目的。幾乎如月中欲有空氣。同一不可能。（卽在本國。亦欺騙百兆無產階級。政權則專於三五神奸巨猾之盜魁手中而已。）故運動於德意志。三年不成。推行於伊大利。激成相反。扶助土耳其。土耳其叛之。試行於中

國。中國又苦之。否則如湖南者。乃十分鞏固盡歸其支配。已成爲放手試驗。一無抵抗之根據地。然而長沙一夫夜呼。全省崩潰。共產黨已跑得一縷烟般到無影無蹤。牽連至於武漢。亦有岌岌不保之勢。假若現在還受其催眠侮弄之四軍八軍等。早知必有一日。終了受暴徒解決之禍。(軍官兵士都已無不知之。)長江流域必早無共產黨之隻影。故弟等曾爲汪精衛先生正告之曰『凡其人方有地位正受若輩之恭維。必且以爲若輩亦通商量。(却健忘了他們以不妥洽爲惟一信條。)及一旦至於無可商量。自然先生亦同來相對痛哭。』然而汪先生等至今獨躊躇者。徒刼持於彼輩之讕言。以我輩有封建思想。資產階級。崇拜英雄主義。蔑視農工政策。我等愧悚無地。覺區區不見諒於汪先生。而思想落後至此。然我等亦不敢驚怪汪先生之故意閎納。惟覺汪先生愛好太過。失其理性。獨受人之蒙蔽而已。汪先生甚而至於藐視其舊友。斥弟等爲新籌安會人物。侮蔣君爲新軍閥。如其世間眞有此事。則幷汪先生亦可加以不成體面之名詞。以爲互詬之資料。弟等爲世間之保持人格計。不願出此也。

▲中山先生中國存亡問題序言

人類的理性同感情。時而好像相反。時而好像相成。雖往古來今。已經過了不少講哲理的談心理的。多方的證論。似乎還不曾有什麼滿意的答復。這也可說是一個宇宙的小神秘。今把他拉到一

個普通問題上來講。我常以為輿論同史評。都是慈母。不是嚴父。非純然據着道理來說的。他還贊賞着能力。所以何時的輿論。那一家的史評。終是理性同感情攙和而成的東西。例如中國因為國勢低落。國民就藐小自己的能力。無論政術學理。都看舶來的價值較高。雖中間不無幾分眞確。但熱情所趨。至於不問理由。為盲目的崇拜。亦往往可駭。

我們　總理的主義。經他四十年的精研。他繞行了地球三五遍。又參考了名著數千卷。并仗着他的天才。方纔斟酌盡善的定了出來。前年因列甯的幼稚病主義。不無略有參考之處。就容許他的徒黨來顧問。不料這麼樣一個新進的粗暴主義。一經從海參威用舶子裝了來。就有人懷疑到三民主義。恐怕或者及不過他。幸虧近來把他的西洋景。一層一層的拆穿出來。再把總理的遺言。按切了眞理。細細來比較。才有大部分的人自咎盲目的妄自菲薄。至為可笑。

但還有些人。舍了主義。或稱贊他的政策。稱贊他的方法。到後他的政策方法。又被他自己暴露了兇惡不可救藥的弱點。倒受了吐棄。然而畢竟還有贊賞他手段的強硬。追想到香港連年的罷工。漢口的收回租界。以為外交手段的不弱。國民黨人及不到他。然而憑着實際看。四月反共以來。因為內部相持之故。對外失了專注的力量。自然沒有進步。可是隸屬國民黨區域內。初克南京。傷害外人的交涉。不肯作讓步的結束。至今外人亦不敢催逼。隸屬非國民黨區域內。向信他們有不弱的外交手段者。卻因漢口停了四十幾條外國兵船。便宣布用不抵抗主義。事事可以讓步。那麼一個到底不

讓步。一個可以讓步。照此看來。論到從前的外交。到底還是因爲國民黨未生內爰可以一鼓作氣。所以得到的勝利呢。還是有了可以用不抵抗主義的分子在內。方才有效的呢。所以把三月以前一筆的外交帳。都劃在船來品的能力上。已十分的不確當。何況大家忘了我們自有外交最強硬的歷史。止有我們總理具此魄力。列甯止躲在北冰海前面講話。找不出同樣事件。能驚天動地到如此。

八、什麼一回事呢。就是民國六年反抗對德參戰。駭得當時所謂勃烈顛怪傑洛爱喬治。伸起舌頭來。敢恨而不敢怨。否則雖強大如美利堅。尚要衍委蛇。游移兩可。因爲除了困在垓心的德奧外。全世界都是協約國的世界。虎狼的日本。已踏上了山東。苟非　總理的諄諄有詞。理直氣壯。將中國敢作異議。可以立成虀粉。即無論如何。而個人亦必受重大壓迫。乃以　總理涵蓋一世的態度。竟纖毫不敢有所觸犯。我們有如此光榮的歷史。何以　總理之骨未寒。便把目前一點小抵抗的成功。還推崇到外國人身上去。一筆我國民黨改組以前。眞毫無能力者。這是厚誣了　總理。並亦自己蔑視了自己的國民性。好像我們止有受外人卵翼。才能有爲也者。那就讓外人來包辦着好了。我們還革什麼命呢。所以中國存亡問題。劃成了這本小册就是　總理反抗對德參戰的宏論震驚過中外。留在帝國主義重要人的腦子裏者。

總理篇末結語是『以獨立不撓的精神』『嚴正』的幹下去。苟其我們不失了那種精神。用能工式的斷絕幾時往來。收回一兩個小小租借地。算得什麼一回事。幸而我們純正國民黨。倒還不

會宜布過不抵抗主義。縱然「不撓」還有些愧對　總理。而「嚴正」倘終算不敢不嚴正罷。

展堂先生校閱竟。囑我附說幾句於卷首。故我指出　總理能力。願已信其理之勝者。急讀此書。並知其力之偉。曾十倍大過於北冰海邊之強梁。我雖不敏。當時亦曾在中華新報。隨　總理後決過死戰。其醜詆漫罵。恐爲無禮。張東蓀先生嘗規之。非此次有所反對。始高其聲也。民國十六年歲尾吳敬恆。

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是民智書局搜集　總理遺著。爲最新將出版的一種。情願增加外交魄力者。不可以不急讀。且最近時事新報。亦深惜對德參戰之無意義。足見當時不用總理之言爲甚失策。我所以將此序文請求附刊報（民國日報）尾者。前日讀汪文贅書中會設向反共後何以外交無進步。未下注語。將要別論。今以不敢發言之故。不復別論。卽以此序當之。以答會諸難者。

▲兩個舊電報

這兩個舊電報。是對於近來報上汪精衛所登兩封舊信。作爲討論的引線的。反正舊信舊電報。止是過去歷史上的事實。功功罪罪。早已自有定論。這裏是不過借他作爲論據。幷且作爲汪精衛愛護黨紀的論據。絕不是挑出舊案來「下毒手」。不要對方聽了。馬上跳起來還說「若旣說出原諒

的話。卽當心口如一。不當口說原諒而心懷異志。覷着機會便要狠很的來下毒手以爲快心之具』。適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批評。用廣東的花眼法罷了。人家引着東征主勵引着舊電報皆不過用歷史上的比例來證明現在行爲的功罪。不是算什麼舊賬。

登載這兩個舊電報。討論那兩封舊信。却也並非專門是談閒天。止是先要證明白汪精衛並無絲毫誠意注重什麼黨紀。止是來把他做個頑把戲人手中那塊帕子罷了。他的西洋景。是補得不善。還是自己拆穿的。

這不是文藝欄上的史談。這是觀察時局的重要貢獻。雖說不上有關黨國。也定可以作爲我們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參考品。所以於不會說到本文之先。不能不略將本人對於兩天以來廣州共亂的處辦。先有所表示。庶幾乎見得油是油。水是水。兩個問題。雖有前因後果。却各不相關。

一是對廣東最近的處辦。我們對蔣總司令打給張發奎的電報。狠認他的正當、尤其是『粵亂平定。調他前來共同北伐』。於寬大之中。寓着正當的訓誡故不說張發奎這番他自覺『對不起廣東人。』便是北伐的緊急當兒。他不往鄭州去助馮軍作戰。又不尾追葉挺賀龍。却由別途進入廣州。這種行迹的荒唐。若國民黨果有黨紀。給他一個軍前效力贖罪。已不失算了罷。汪精衛等的宣言。還要包庇他說。『於是乎張發奎打共產黨的時候。他們却去打張發奎。這就無異帮共產黨來打張發奎了。』這些昏話。廝他們情不自禁的說得出。他們的意思。無非是告訴別人。共產黨的一幕。無非是燒

殺一些該死的廣州人頑頑。不過像大舞台放松香火一樣。鑼鼓停了。張發奎是有力討平的。討平了。是張發奎有大勳勞於廣東。這還不是一個應該永遠駐節廣州的大功臣麼。最怕的。就是還要有人去幫他。畢竟趕走了張發奎。所以蔣總司令料有這把戲。便明告張發奎「至各友軍處。中正已電其助兄討共。切望和衷共濟。置腹推心。黨國前途。將於兄之決心是賴」客氣說法。就是如此。老實叫他自己明白。就是說。友軍一是來助你討共的。二是粵亂平定請你上路北伐的。你若還提了五萬元的皮包。假扮上船。再退回去。那就你有了這個「決心」為「國黨前途」計。那不要叫友軍不友出來。若如汪巨頭等那種宣言。張發奎應在廣州意思。便是唐生智趕出武漢的交換補償品。止要你們鄭重黨紀的人闢得出這種口。讓將來再討論罷。

二是頗有朋友來說。廣州兩天內共亂。事實證明。與汪精衛無干。我說。李任潮先生不是好像仙人一般。昨天已對各報記者作過預言麼。他說。「我相信再過幾天。張發奎黃琪翔等或者又將蘇兆徵等的武裝農工驅出廣州以外。他又必定通電告捷。這套苦肉計的老把戲。是從武漢一路就演來的。」我昨日肚子裏也想過。因為看過賣膏藥。倒小棺材。翻天印。見過拆梢。還在倫敦橋上看過拍賣金鎊把戲的人。他們那種心勞日拙。欲蓋彌彰。口裏噴出蛆來。後頭卻穿了的笨戲。儘管是有洋牌。也終微微一笑。什麼標語打倒。什麼外交秘密。那一件不是「像煞有介事」其實不是「就是這回事」的麼。所以我說事實證明。乃是極少在五年後。至於當前殺點同鄉的血出來。洗自己毫毛也不損

一根的汚點。我們不願做雙牘子來討好試老爺說話不錯。太太說得更對。

閒文擱過。現在且討論兩封舊電報的正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三月裏。漢口忽然有個非法的聯席會議。比現在的特委。還要無理由。因爲這還是協商的。他乃止是鮑羅庭硬做而御用的。因此南昌的同志。并且因爲黨部政府的印信文卷倘在南昌。就爲黨紀出來反對。後來因爲希望他們悔悟。就把印信文卷送上漢口去了。他們竟由聯席會議。產生一個三次中央全會。中央全會是這樣的產生。是何等非法。第三全會就決定了無數偏於共黨的議案。於是南京的執監委員不服。而且看了共產黨的猖獗。已不可收拾。忍不住了。而汪黨紀先生却回國了。彼以爲甯可讓上海如現在廣州一般。燒殺兩天。不算什麼大事。就是黨外的糾紛。——即共產黨的糾紛。——也得讓他來領了長衫先生們坐上法庭。口中念念有詞。才可解決。就是不管緊急不緊急。且趕開第四全會。日期是四月十五。地點是南京。我們雖十分駭愕日期地點。都是非法。何以出諸黨紀先生之口。後來才知他自有補救。他是去漢口請願。我們接到他四月十三的電報。中央決定政府準移南京。所以我們也老實不客氣。做起小黨紀先生來。高坐在南京。候四月十五開會。我們因討共的便利。趕把他們決定。而且　總理預定的政府在十八開張出來。不料汪黨紀先生不等到十八。而十六已發出他的歷史上有名的銑電。現在先把這大家聞名不會見過的銑電錄在下面。

一各省各級黨部各地方政府各民衆團體各軍將士均鑒。兆銘抵滬後。曾發支電。赴鄂時曾發魚電。抵鄂後曾發寒電。想均承鑒及。茲接各處報告。知有人在滬假借兆銘名義。顛倒是非。特將在滬經過。概括報告。以塞造謠者之口。兆銘初抵滬時。晤蔣中正等。知彼輩方聚集在滬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數人。謀開西山會議式之會議。以反抗中央。並擬提出清除共產黨口號。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且藉以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爲獻媚之資。兆銘海外乍歸。目覩舊時同志走入歧途。既痛且憤。曾再三忠告。略謂集中一切革命分子。本總理遺訓。當此國民革命積極發展之際。正宜同心戮力。以博最後之勝利。何可使革命戰線。自生動搖。授敵以隙。倘以黨內糾紛。亟須整理。儘可根據黨綱。建議中央。特開會議。以謀解決。若自集西山會議式之會議。是直使本黨陷於分裂。至於圍繳工人糾察隊鎗械。既違背中央之命令。且與總理扶助農工政策大相刺謬。悍然行之。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復于頻行留書蔣中正。告以總理改組本黨之際。蔣實贊其謀。今日何忍對我總理留遺之黨及政策。加以毀壞。意謂蔣苟對于總理猶有絲毫紀念。或能悔而中止。蒸日抵鄂。聞中央已決定移往南京。且對於兆銘特開會議之建議。亦允予討論。方爲中央措置已定。一切凶謀。可消弭于無形。不圖蔣等竟敢使西山會議繼續開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殺工人。似此喪心病狂。自絕于黨。自絕于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至其對于兆銘假藉名義。揑造黑白。猶其罪之小者。用特報告。諸祈鑒察。

汪兆銘銚

四月十八我們正在南京整備政府。履行他們的決議。乃他們也在十八又發命令。其文如下。

蔣中正屠殺民衆。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體將士及革命民衆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此令。

不說事實上的錯誤。已由歷史證明。我們原諒當然原諒。到底現在止要說「過也人皆見之」「觀過斯知仁矣。」截到這兩個電報的時代。汪精衛縱思想昏亂。却不失爲一位「黨紀先生」就是他登出兩封舊信的主旨。以爲他是止知黨紀。儘是行動錯亂。他也不管。這就是他惟一的遮羞面具。他們一班蝦兵蟹將也盡了這個作最大武器。我們現在權且承認他們。

但要問明武漢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第三全會。他的中央同政府。是否高明過近來的特委。汪精衛的數人聚在一起。與別個執監會員的數人聚在一起。有什麼分別。但當時的武漢。足以使汪精衛盡他的愚忠愚孝的。就是司馬光同朱熹爭魏蜀正統的把戲。我們認既然反了共。乃是純粹的國民黨。換言之必要姓劉的。才是正統。汪以爲不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凡接受中央及政府的印信文卷的。換言之。曹丕接受了漢獻帝的璽綬。方是正統。因此我們不高興打這種正統官司。讓一步說。當時中央及政府的印信文卷。實在漢口。汪精衛是黨紀先生。他懂不得什麼黨不黨。止懂紀不紀。他就發了上面的兩個舊電報。我也豎起大拇指。稱贊當時的汪兆銘的頂聒聒。可是中央及政府的印信

文卷。自己已把他送上南京了。汪黨紀先生的黨紀把戲。反請君入甕。把自己打了一記大嘴巴。

昔日的南京。何異今日之廣州。昔日的四月十五。何異今日的十一月十七。而何以汪精衞也在廣州提議開起西山會議的會議來呢。而並且照着老例。汪精衞應該對張發奎打「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的電報的日子。却反去電贊成設中央辦公處呢。說南京是有特委。然漢口是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東西。汪黨紀先生不是事後也承認要追改的麼。漢口的昔日。與南京的現在。異同何在呢。止好讓我來替他囘答。其意若曰。凡可以代表黨的。止有汪黨紀先生是惟一老牌。跟着這老牌黨紀的。也是個個就是黨就是黨紀。不然。還有何說。請有以明告天下。

否則還有一說。就是西山會議是神聖不可侵犯。你們四月在南京學了西山會議。所以我們也在廣州幹一下。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亦可點燈。哈哈。到此則圖窮而匕首見。狐狸尾巴直從後面穿處翹了出來了。這就撕破了黨紀先生的面具。可見得你懂什麼黨紀。你一朝權在手。西山會議便遺臭萬年了。你自己弄到窮困無所歸。也要嘗嘗西山會議的滋味了。

加以近日的可笑。第四全會。通國人知道如何的急迫。五六七號人家延期了三天、幾乎又是大罪。乃知黨紀先生們的提議正式會期。却一延就是一個月。熱心黨紀的矛盾。如是如是。從前却想不出為何要延長到如此之遠。十二月十五開正式會。南京方面的人。再三說過。豈不好麼。到今天。隱隱覺得廣州十一七的事。早已有人曉得。出了那件事。如何去得南京。倘然不去。却又麻煩。所以黨紀且不

緊要。擱到開了年再說。嗚呼。破壞黨。破壞黨紀。到底是誰且冷靜的看事實。再有相當再說話。

這篇黨紀問題。却不是個人私怨。打倒個人。請問不爲黨紀廣州那許多人爲什麼殺。許多房子爲什麼燒。許多財產爲什麼損失。難道汪精衛先生嫌廣州太枯寂了。特地演一齣大軸戲出來。開開同鄉們的笑顏麽大家爲黨紀犧牲。才有意義的呀。而并且各處爲了黨。紀還應該次第開演。所以是否黨紀一定要問個清楚才好否則雪片的共產黨刊物。正在那裏借黨紀題目。大興波浪。比三大政策還要利害。

▲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這兩天我在報上看見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的電報。什麼共逆殺人放火。肆意行刼呀。什麼此事爲俄人主使。呀什麼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并與蘇俄斷絕邦交。呀什麼更不容許有不忠實同志。勾通逆黨。謀危本黨之企圖。呀什麼迅掃逆蹤。爲之稍慰。呀什麼此次雖由共產賊徒。乘虛竊發。然亦由平日過示寬大。呀。這類字眼雖然痛快。然搖筆即來。却被祖宗以來八股先生濵視慣了。儒林外史高翰林所謂己飢己溺。止是教養門的典故。認不得眞的。故當誠信未孚時。自然領情是一定領情的。仍要等候遙遠事實的證明。也不算我們太苛。就是對方是個偉大人物。也可以忍辱負重。不必急求人見諒的。(「忍辱負重」四字。我早請曾仲鳴先生貢獻過汪先生。)

照汪先生那種跳來跳去。危險得很。少少不成了一隻鬥昏雞。造出錯誤又錯誤。進一層再進一層。至了愈弄巧愈拙的地步不止。所以從前在北京坐騾車。大家相戒。切不可左邊腦殼上着了一擊。馬上向右急偏。若偏過去。右邊腦殼上必更着了一大擊。頂要緊冷靜起來。強着項端坐。讓高低不平的過去。或者腰支頸項不着。多受點挺正的痛苦。免得腦殼吃虧。汪先生去年三月去了歐洲。冷靜了一年。我以爲好像嘉富爾到山上住了一陣。當把從前那種悻悻然小丈夫的壞處。可以改盡。那眞是我們建國三傑之一。新中國的運氣來了。那知提了皮包上岸，就不信任了眞眞愛朋友的李石曾定要趕到漢口去上當。（這就是小人物終上大人物的當。當時他或者以爲鮑羅庭人物是更大。）於是左邊腦殼上着了一擊。就豹跳如雷。左歪右歪。被擊到如今。中間雖行李也推墮地上了。車夫也被他脚踢了。他也莫名其妙的受打。

我敢於下這種比喩。就是因爲汪先生兩件大事的文上。有幾句眞心話。他說。「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刼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若是一個「人心肉做」的東西。不能說這種話也是假的。除了他是天人。或者是個魔鬼。就假了也未可定。若是假的。我說他到漢口是上當。又說至今還莫名其妙的受打。豈非被他竊笑麼。然而我們自己既不是天人。又不是魔鬼。終要相信是眞。相信是眞。也就不嫌唐突。僭加忠告。批評他是上了無數當了。

他在發張發奎的寒電上。更有一句「封建思想昏庸老朽」的金玉良言。他說。『卽浮薄少年。好爲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那裏知道。吳稚暉便是一個浮薄老年。汪精衞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等就是幾個浮薄中年。就是國民黨裏錄用了我們這班東西。引進了俄羅斯的猶太野獸。弄得浮薄少年。偏於國中。我「老改志」了。四月裏才覺悟「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汪先生到十一月。被殺人放火驚醒了。也說這話。倘然陳先生等收到電報也居然贊同了。不說別的。我們四五個月以來。承乏其間。被浮薄少年也罵得狗了。近今更是零片的匿名信寫來。殺吳賊稚暉呀。老狗不如呀。遺臭萬年呀。公開的。又是口上生疽呀。褲子後穿呀。我們不配受這樣的重要責罵。最好以後連接不斷的匿名信。改送到較重要人物的宅上去。願他們寫着殺汪賊精衞、陳賊公博呀。汪精衞陳公博狗都不如。遺臭萬年。口上生疽。褲子後穿呀。說句笑話。我們把那顆印移交給各位。因爲爲人不好有二重人格。既捨不得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招牌。又貪圖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榮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就要弄到「革命的向左轉」剛剛說完。而「浮薄少年不可錄用」又喊了出來了。倘然左字不作總理的全民政策解。必要專是三大政策裏的工農政策。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那末殺人放火。是他革命正當的方法。浮薄少年。才是向上的青年。何以又要痛斥。又要不可錄用。平心而論。我們都是狗都不如。說句大逆不道的說。 總理也有些「不如」所以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旗子。老實在各處不客氣的扯了。故爾汪先生的跳得起緊。除了共產黨工

具的批評外。李石曾說他是肝病。我說他是左手握魚。右手握熊掌。無錫俗語說。「眼淚滴滴落。兩頭掉弗落。」不肯担歷史上的錯誤。不肯將汪精衞三個字。就斷送在賢明政府手上。我贊言裏是力竭聲嘶的貢獻。他當時一場刮子都當冷嘲熱罵。所以就毫不留意了。

况且李先生說國民黨比共產黨左。好像汪先生也贊同的罷。還是碻信呢。還是應酬。左在那裏。李先生說。他們是皇帝式的。又說他們方法是陳舊的。所以是右。這都對了。但我終願讓一步的承認。他們那班猶太浮薄少年好爲激論。動輒把世界革命來做招牌。就算比國民黨說得左些。然而結果完全是騙人。最受欺騙的。就是無產階級。而做皇帝而專政的。盡是不生產寄生蠹虫階級。這是汪先生分共以後也說明了。又俄羅斯本是一個壓迫別人的民族。並非如中國還是一個被壓迫民族。有兩重困難。所以他們背皮靠了北冰海。無憂無慮。儘管倒行逆施。居然還是強大。然他的強大。並非共產造成的。乃是彼得到尼古拉造成。止有到共產的今日。疆宇縮小。痛苦激增罷了。這反正淺陋如我。說也徒增訕笑。即如　總理眼睛既不綠。鼻子又未高。批評了馬格斯學說是病理。而掛國民黨籍的浮薄少年。口雖不言。倘敢竊笑之。至少亦深疑之。三年以前。止有皮宗石先生嘆曰。『中山先生讀書眞勤。批評馬格斯的著作。各國之新出版者。中國人讀者無幾。中山先生已抉其精要。融入己說矣。精衞先生等皆束書不觀。止聽浮薄少年瞎說可嘆也。』

我見陳璧君先生說。「共產黨所以痛恨陳公博陳樹人顧孟餘等。就是共黨恨他們會作反共

文章。」我說。汪先生靠住他手下有這班人才。所以覺得能治天下者。惟有我輩矣。並且敢於批評南京方面的反共。也是同張作霖陳蓮伯一樣。其實据又一方面的看他們。危險得很。所謂腐化的三種人。說不定還可評做小人。我的小人。我在法國面告過汪先生的。但我願勉爲有忌憚。不恥無忌憚陳樹人先生。我也不會讀過他的文章。我又不曉得他的爲人。酷辣點說。恐與多數粵委員一樣。是腐化庸人。兼官僚而已。且置之不論。至於徐謙顧孟餘。文章不文章。可以不必論。若無忌憚的做下去。一個將成大胆老面皮的小人。一個是成爲懶惰陰刁的小人。陳公博甘乃光。眞是事理通達。見解明敏。確有可取之才。惟歪邪過去。一個是貪黷無厭的小人。一個是善同人意的小人。於是說到汪先生自身一個僞君子是八九分成功。恐非痛下一番工夫。不能變換。（這是我目前才觀察明白的。前年在北京演樂胡同。張溥泉先生批評了。我幾乎同他相打。）若是有忌憚的做去。儘可拔出來。若無忌憚的做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他忌嫉同僚。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若被我毒罵極了。索性眞去做共產黨的工具。那也不過小人上面再兼一個要人罷了。宇宙之大。何所不容。）但各位被罵的先生們。既不必生氣。亦不要冷笑。這是我的學說「凡最好的與最惡的是止隔一線。」不比那次好的與次惡的。却甚相懸殊。有能做小人之才。亦即有能做君子之才。然往往一個有爲之才。自以爲墮落下去。或者也不過降爲次等人物。其實大大不然。簡直正如小說所說「止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坐不知君子小人是止隔着一線。所以古今來不知糟

蹋了多少人物。因此我不避忌諱的把目前糾紛中緊要人物。批評他們一不小心。將成小人。並非我的不公平。其實他們的對方亦何一不可走到了小人的地位。我先自認小人。並非今天才故意弔詭。我是一個酷刻小人。常叫對方難受。然截到現在。兢兢的守了有忌憚。僥倖還不曾做過勵心的卑鄙之事。如汪先生不相信。再苦胡展堂先生不着漫罵給你看。胡先生根柢深厚。老實不如你。所以我不客氣的常稱汪為張良。稱胡為陳平。（蕭何是國民黨裏一向不曾有過。至今也還不曾有。）所以胡若一個不小心。亦將成為剛愎小人。為何他倒剛愎。你倒卑鄙呢。這就是更好與更壞尤密接。他是近真。你是近假。而且他的操養。由有忌憚而自然。年來進德不小。他無子不娶妾。蕭然若僧。勤治事。喜研究。厭棄為所識窮乏者得我。皆是他進德不已之新生命。所以說不定汪先生一方的人。要想拿卑鄙的徽號贈與胡者。卻恰恰贈與汪矣。惟徽惟危。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以慎歟。（然我不贊同日內急催胡先生出山之提議。相當時期。自然需要他。他也自然肯捨身。）他不會好像如別人。既誓再出混鬧。狗都不如。有忌憚的。自然海枯石爛。應要踐這。就是這次他抱病不出與會。我是見過他一面。請他到會。他領之。未贊一詞。後來我猜到。若露面而不爭。有何意味。爭則必得排汪之嫌疑。且於事亦必無絲毫救正。所以近來不需要他。政事黨事。真能進行。才需要他做一重要分子。可是他也是個弱者。我不許他能獨振乾綱。正如料汪先生之亦不能一樣。現在無可諱的。正如蔣總司令所說。什麼武裝同志有決心。我卻不贊成他說「服從。」我望武裝同志。現在要擔當得起黨權。又要尊重黨權。就

是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才是眞正井欄止抛錢。從最狹的一條路上。得到最好的結果。最好的結果。從古都是如此得到。所以成功極少。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眞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殉。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是異類。瞻殉者還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即得。這都是對軍人爲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會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所以反共以後。急需開重要會議。把如何是三民主義的方法。如何還是共產黨的方法。討論一個清楚。定了大政方針。蔣總司令所謂「尤重在討論政策制度的改正。」那一點不錯的。若開會而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我也不承認。衆口一詞的胡說。眞是大笑話。拿洪憲烝極。三揖三讓的方法。會在權字上有增減。眞最醜的作爲。此種作僞不除。便是第一步的失權或竊權的醜態。目前我有一個非常可駭的提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權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權是築基於兩點。一是基於李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上。（是精神。不是什麼政制。）就是所謂公平。權利上留心自己的清一色。也不許別人清一色。卻不要沒了人的功能。（非但功必兼能。）一是基於甘先生的集權上。就是所謂担當。功不必歸己。過不必歸人。而紀綱不可不整。所恃者便是一毫無私。專供黨用的武力。蘇俄的黨權。集於一二人。亦即恃有武力。彼即恃暴民之武力。暴民之武力。如何而能成。即放任

暴民殺人放火。養成其窮兇極惡而成。於是所謂長衫同志。恃有此後盾。而武裝同志卽如脫落司基。逐之如一羊矣。鮑羅庭本以此法奉獻。而今日汪陳甘等等。終覺不能忘情者。卽是此法。一般國中浮游少年。必終不死。作匿名信來痛罵者。亦爲此法。卽孫夫人鄧力子先生等。雖反共到底。好像蘇俄自有辦法者。亦必定影響於此法。此所謂昏庸老朽決不能領略之方法是也。然而殺燒了一些。便會引起汪先生若喪考妣的憤慨。而且江南之橘。逾淮爲枳。殺燒亦必越鬧越糟。所以我也知他是一種方法。無如移到蘇俄以外。簡直此路不通。因此有人謂馮煥章先生反共。何以他與蘇俄還是若卽若離。我說止有他才能與蘇俄若卽若離。止有他的方法。亦能與蘇俄不必絕交。何也。他完全反對蘇俄的殺人放火。而自有集權之能力。能力何由而生。卽以他的武力整飭紀綱。紀綱如何會飭。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故我八月十二憤對何李兩先生說。我看南方國民黨是沒有那種能力矣。還是去請馮煥章來。能因此蘇俄要馮先生共產方法便不能不改。若共產黨的方法一定絲毫不能修正。不是馮嚴絕他。便是他倒了馮。否則馮把他的「愛民如子」的招牌。丟在毛缸裏去做他的工具。還是大殺大燒。以上不是說到別一問題上去。就是說。集權不用蘇俄革命方法。便要用軍隊武力。武力有兩種。一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一是中山先生軍政時代。交給黨中忠實同志的武力。候黨權固了。還給長衫同志。換言之。自己也做長衫同志。過了訓政時代。到了憲政時代。而且不必集權。或者這就個叫做「民主集權」。若武裝了暴民。算民主集權。那種貪便宜方法。把責任放到苦惱人身上去。這不叫民主還

權。乃是寄生蟲集權。利用苦惱人一下子。

閑話少說。所以十一月一號在武定路。我主張蔣先生既然出國了。歇歇也好。到了十一月十九。那就覺得斷不可歇。到了十二月十二。更覺得非馬上出來不可。而且從此非協同了個個忠實的武裝同志。把黨擔起來。把權振作起來。歸之於黨。我們可以貢獻的。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若嫌「愛民如子」有毛病。就改作「事民如父」也好。）拿了古人「規而不頌」之義。則要之曰。此篇正論着君子小人。止隔一線。勳業愈爛然者。而漆黑亦愈易。希臘時亞歷山大。第一所謂歷史上之頭等人物也。克波斯。入印度。功烈之盛。古今無匹。然至埃及。爲諸侯王嗅足膝行。駐兵半年。兵皆無用。亞君亦顛倒錯亂。貽笑後世矣。此願汪先生所謂總司令。所謂幾個總指揮。朝夕念之。不然一個不小心。也進了討論小人問題之中矣。

罵人將爲小人。（請注意。我還不曾說已經是小人。）豈不是極難受的話。然我以爲君子小人。止隔一線。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也。掩使不見。則小人矣。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護而不更。則小人矣。所以我所舉汪先生之諸病菌。人皆見之矣。汪先生若必不承認。或竟是我之錯誤。汪先生止需不掩且更。其咎自皆歸我。例如汪先生實非共產黨工具。果事實證明。我亦必受罰。可是現在之事實問諸路人。尚且懷疑。如謂疑其非是。則有之矣。證明則尚早也。因爲汪先生若說反對特委。其事非常重大。竟可予共產黨以機會而不恤。儘管汪先生說主張不會死。我們終不懂主張者爲何物。我們終覺反對

一個特委。乃極毛細之事。因特委之產生。汪先生自己卽未嘗視之爲非常可怪之事。汪先生之忽然「氣極」。我們竟莫名其妙。倘這個特委。果然用得着現在的氣極。用得着不恤予共產黨以機會。可是當時漢方特委六個人名氏。不應反由汪先生親筆寫出。應該別人請你寫。你須頭可斷而筆不可下。卽此一端。不必再引當時汪先生許多附和之情形。已令人百思不能信其反對特委之嚴重。果出自衷曲矣。汪先生重視黨紀之理論。實密於我們。而實行之疏。往往反是。此又甚不幸之事也。故我忍不住的加以刻論。權說汪先生似乎不甚注重黨紀。每注重黨紀一次。止是上共產黨的當。或予之以機會。

故若汪先生果不是共產黨之工具。這回廣州十一月十七之事。可說是汪先生受了政治上的壓迫。使的不平手段。看他一路袒護張黃。他兩件大事文裏。又有「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則情見乎辭。本來要靠唐生智出氣。無可奈何。再靠張黃來出氣。這並不瞎扯罷。於是十二月十一之共亂。乃由出氣產生出來的亂子。吾昨天所以一開口便說急是急不得。恐怕愈弄愈錯。左腦殼上着了一擊。留意右腦殼。此言不但可供獻於汪先生。且可貢獻於給你嚇吃的人。貢獻於又受你嚇的人。凡急急追復原狀。急急出氣。必既然無益於自己腦殼。而且亂子不止共產亂子。可以多端。必皆有害於大局。然這還不過向尋常庸愚之人言。若對汪先生春秋責備賢者。我等久案汪先生於九仞之表。不知汪先生尚在樊籬之下。眞失望甚矣。此所以不能不加小人之詛咒。以

驚駭後之來復

蓋汪先生宜知自己之地位。不但虛榮已得了領袖。而在責任上。亦正羣相以領袖責之。必宜包羅一切。至公無私。遇必要時。尤需忍辱負重。過則歸己。善則歸人。使國紀黨紀。由破碎中以公道而得立。不應與憧憧私人。較同計異。用臭政客之方法。弄條文。做宣言。欺人欺己。以求倖勝。於是紀其所謂紀。而權其所謂權。若甚可恃。一不勝。則又用浮薄少年之行徑。跳來跳去。藉搗亂為報復。此等行為。今日無知之失意政客。嗜權武人。固滔滔皆是。但是天下不太平。就是此輩太多。中國之平等自由。求而不可得。亦即此輩太多。三民主義。無從實行。亦因此輩太多。黨之無紀與無權。完全亦因此輩太多。然用什麼法子去減少他的數目呢。用命令去勸告罷。用演講去哀求罷。用書報去宣導罷。好的。但下命令的。演講的。做書報的。却就是這個裏頭的一分子。你叫會有效麼。用法律去制裁罷。用嚴刑去懲治罷。更好的。但執法的。用刑的。又就是此輩中人。則效果又將何如。於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為中下等人說法。若曰紾兄之臂。姑且徐徐。是亦教之以孝弟之道。乃所謂分治合作罷。火車站上買票法罷。言論中不恤曲媚以求全。學了楊雄之美新。韓愈之上宰相。好是不大好。姑且也算好的。但還是望此輩中人。去安排其同輩之人。必至徒託空言。甚至無益有害。這種情形。早已無人不知。大家所望的。必求有點超乎此輩之人。來用種種方法。與此輩磋磨。幸而得當。則中國得救。或救正一點。亦可苟延殘喘。戊戌望到辛亥。五年望到十六年。袁世凱望到吳佩孚。甚而至於望到孫傳芳。幸而我等毛遂自薦。叫人

得到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國民黨員。國民黨員裏又挑出來一個道德學問有點根基的汪精衛。應可以超此輩而不料還自己降格豔羨此輩。所以我「氣極」了。一定要「打倒」。他但實在我還是急極了。一定要罵醒他。態度不好是糟了我自己的人格。或於別人的私利有損。於別人的千秋無損。請恕我罷。講到私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生盛明之國。享受此等俗福。不過做個俗物。也由他去。招無產階級的不平。罷了。若在衰亡之國。簡直是偷寶屋瓦。賃當神像。易得醉飽。幫助亡國的敗類。回思國民黨員大都由一臭叫化子的阿哥。得有赫赫的今日。口說建造新中國的人。坐在汽車裏。慾心炎炎。怨氣沖沖。做那拆中國的事。末日一到。還被人叫罵。不得不搖我們八股先生之頭。顫聲問之曰。「則亦何爲也哉。則亦何爲也哉。」且革命直發財耳。闊綽耳。巍巍然耳。我輩國民黨之浮薄少年。昔日斷截脰足。辛苦艱難。吃盡苦中苦。竟爲人上人。果得之矣。則安禁今日共產黨之浮薄少年。不眼紅耳熱。捕殺不怕。再接再厲。求代之乎。所以當假寐以思。嫌地盤之不穩固。財權之不我專。私人尚未盡用。美差尚未到手。泰山未曾靠得。宿怨報未痛快。恐爲別人解決。或圖及早下手。因風可以使篷。乘隙可以下石。種種鄙陋。於心頭發動時。把國民黨期許人者何物。共產黨何爲該殺。帝國主義者何爲不當。我們是人類。一同想想。心氣或者和平點。人格說不定一天高一天。了送到棺材時節也不會少了什麼。現在且閒起旁文。把我認爲汪先生所不當爲者。略用事實舉例如左。

今年以前。我止知汪先生爲一偉大有望人物。他的政治行爲。我未注意。今年四月。他從歐洲回

來。不贊成我們反共跑上漢口。大發雷霆。我們雖也罵他「思想錯誤」然不會發見他有流氓政客的舉動（他人或者早有所見。我則不知。）

他因爲特委會。被人束縛。他儘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起來。否則亦可潔身而去。他所以跳東跳西。實實爲陳公博顧孟餘之徒。爲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無人。於是忿而亂跳。他卽未能平其心。悟陳顧之徒。與南京方面人物。正是一邱之貉。自己若是超乎此輩之人。儘可兼容并包。用善意遇之。用明眼察之。用耐心持之。以冀萬一成就。必非用了順適吾意者。來排除異己。作清一色之好夢。託一班自己覺鬼便能立成正果也。故我昨日答李石曾先生。旣知精衞有政治領袖慾。當時由漢去甯。特委對彼。似實有些少束縛者。公等何不代爲免除之。藉以便其設施。李先生未及答。張靜江先生言。這却我們錯了。但他必將陳顧之徒。倚如左右手。精衞卽與共產無聯。而陳顧等亦就算不是共產黨工具。然陳顧等止有左派法寶。旣爲汪之所取。又卽爲彼等自己盲目的信仰。於是如蟻附羶。因甲乙而來丙丁。因丙丁而來戊己庚辛壬癸。顯明之共產黨。與暗中之共產黨。必大集南京。一如廣州之現在。使精衞不堪之痛苦。已早發於南京。或并延於上海」張先生之言。亦極近情理。所以旣爲政治領袖之人。不可像一個負氣書生。見了對面腐敗。忘了自己方面所託又爲何如人。就馬上清一色。清一色。以爲必當有濟。

廣州大的錯誤。不用說了。就是知情而不告李任潮。這是何等心胸。還強辨說。李幸而跑了。否則

也如黃季寬好像李還應該酬謝。這簡直是拆梢口氣。

又想把張黃做汪家的八千子弟兵老實不客氣。還要唱「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汪先生若也是一個無知識的中下等人物。自然這是李先生分治合作精神上所許。然此是總攬全局者。不得已還就一時地位相當之人。勉其顧全大局之權宜。如何總攬全局之人。反來幫並未相當者去鑿孔栽鬚。奪取地盤。這無異火車站長。反領了後至之客。硬擠到人叢裏去。向洞口伸手了。

我雖曾經與總司令總指揮周旋。然我的言論。登在報紙。似並不是要靠了他們。才能開口。我說我是絕對打抱不平。而且爲了大局。自然你必嗤之以鼻。我也並不敢以此自信。然就我靠了什麼總司令什麼總指揮。我們這種說說空話的人。靠了勢力逞威風。我們的無聊罷了。你是有望的領袖什麼總司令總指揮。都該一視同仁。看見他們有不是。直可以教訓他們。不應該同我來吃醋。害了我去罵他們。借了他們來罵我。好像小孩子輸了拳頭一般。此皆所謂失了領袖的態度。

這不免降列於臭政客浮薄少年之列。幷因此而下不了領袖牌子。又變爲偽君子。橫決出去。諸菌畢集。就直趨於卑鄙小人地位了。我言因果相倚必如此。是瞽言忠告。非罵人。

現在且不說共產問題。廣東那個亂子。是忿忿不平的躁急弄出來的。想也確實的了。不論原動力之目的如何正當。而「舉動輕率。釀成大亂」八個字的官樣考語。任何一方面也承認了。以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也已照例自劾了。汪精衛等也已照例查辦了。這還並不會與共產問題有什麼

關聯。與第四次全會問題。更如風馬牛。汪先生曾嗟怨。以爲前則允許保護。後來又爲何查辦。豈知這是兩個問題。保護者。保護到會。在十二月十二出了廣州燒殺亂子。查辦者。查釀亂有關之人。查了沒有事。當開會時。依然保護。查了竟該辦。那就自己跑了。或者捉到廣東去了。這就他們人也不見了。說不到保護不保護。今天聽說汪先生已果然跑了。他卽不爲要查辦他見張黃等自劾恥令張黃等獨爲君子。本也應自劾而去。用不着政府來查辦。吾個人貢獻汪先生等暫休一下。換些新空氣。政治生命。相當時節復活起來。還要健全呀。

至於廣州的善後。實在是一個難補償的損失。人民的無辜遭殃。終是全國民黨之恥。就是眞殺幾個釀禍人來快快意。也不足止被災人的悲痛。所以如何懲前。姑且不言。請言毖後。則張黃的軍隊如何。必要離開廣東。調去相宜之地。免得他裏面惡化分子淘汰不盡。第三國際注意廣東海口。又耽耽不息。若再裏應外合。廣東人吃不住第二度的燒殺的呀。張黃能自動的走路。因僥天之幸。若決不曾走。那就不能不下強迫的決心。

然廣州亂子。不過慘事發動之一果。而追原其遠因近因。互相關聯。不易確指。然除了共黨問題外。而內部之縱横捭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爭先恐後。循環報復。乃是一大原因。故以小事爲論點。既有一個政府。出了如此大亂子。或通緝幾個人。或查辦幾個人。以平人民之氣。如「泣血稽顙哀此訃聞」之例。維持一個面子。這原是極應該做的。但失政失刑。由來已久。每當東

交民巷口照相掛起，人皆目笑存之。所以這種「了世事」的公事。或者就把幾個鼎鼎大名的上了愛書聊。以塞責。把幾個飯桶。明知被人裹脅者。不必替他揭名。也未嘗不可。且內部嫌疑重重。其知者知是公憤。其不知者難免不疑私怨，所以此次什麼請願等等。皆讓超然如廣肇公所等主持爲尤好。反正此種文告上的笑戲。作爲羞辱之具。作爲執言之具。皆無絲毫價値。我之言此。非有所指斥。直以爲大刀闊斧的做去。以他人之小懲作爲我們自己之大戒。及早給黨國以新生命。此其時。此其時。而戔戔之處。好像嘴舌上佔些便宜。徒而有損也。

至於論到大處。我們西風剛爲東風壓過，以我之意。不必定求甚平。才說平，未免不知不覺又墜了過去。簡直要吃些虧。以爲大家自己上當的自罰。但我看四面八方的空氣。叫做一個人也沒有覺悟。大家說不定還是要蛆鑽糞渣的亂攪。我是對言不黨國的戒。已經逾越。所以今天忽然想到。愧汗無便。趕緊收歛。又有一小問題。當我使威麥風。肆口漫罵別人的時候。實在中心慚沮。然苦惱朋友。肚皮餓了。又以爲我將以口舌得官。不日要飛黃騰達。所以要想介紹工作者。每天也頗有幾封信，但我漫駡了別人。怎樣還有面皮向別人開口呢。一定要求原諒的呀。因此一定從今日起。半句話也不說。一個人也不見。一封信也不復。躲到別處去。寫點物質文明的小唱本出來。給小朋友看看。以贖吾罪。

▲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

▲上

此番汪先生到上海來了。已有十天。不比以前的匆促。所以他雖一樣冗忙。已有工夫。談論他的近見。發表他的政論。我們屢接他的言論。又看今天「分共以後」的文章。都滿意到十二分。一樣一句話。在他口裏說出來。格外精要。格外清切。是乃他的天才。別人本是及不來的。通國的人都相信他是個惟一的柱石。就是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他是知得最透澈。

我今天還有一點要來做這贅言。就是為了最近廣東的變動。引起我們重大的疑懼。若說他們不過是地方衝突。我們短視的同志。也不少這種衝突的錯誤。在我個人。雖然很盼望大家覺悟。然各人要做急色兒。騎着馬去尋馬。阻礙一點大局。也只索由他們去自悟。說句腐敗話。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我們沒用的士老兒。且關了門。塞着耳朵。讓他們去鬧那一斤還是十六兩的笑話。再說那黃琪翔打倒黃紹雄。他們姓黃的一家人去火併。用得着我們去疑懼麼。並且以最近的把戲而論。顧孟餘先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會打起來。他在漢口。唐生智便被人打起來了。他到廣州。黃紹雄又被人打了。難道唐生智可以被人打。黃紹雄就不可以被人打。止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對黃翔琪張發奎便有異議。也就不公平了。如此。更何所用其疑懼呢。

但是簡單說是地方衝突。幾乎黨裏黨外的人都相信不到一十二分。說南京去打唐生智。是第三國際的俄國人在後而發踪指示。雖三歲小孩也笑他滑稽。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

突之外。另有一些蹊蹺。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駭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曾要親去消弭他們的共產計畫。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萬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唷唷。那種不南走越便北走胡的人物。我們有多少消弭的力量用得出呢。況且共產黨都可因爲逼得緊。便居然做了。只種人連共產黨都會上他當的。我們有什麼誠意會使用我們的消弭法。去請他們領略呢。就是連日李任潮先生發表的過去經歷。也有參考的價值。而今天何香凝先生亦言廣州盛傳張發奎去香港會與楊匏安等接洽。都沒有張發奎等告訴汪先生。止是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那種簡單。今天報上汪先生告訴新聞記者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止把他們的表面文章說說。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雄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深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汪先生是誠篤君子。不眼見。是不肯逆臆的。我們那裏敢來修正先生的談話。我們是懷了疑懼。不能不加贅言。

我們的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畫。別尋道路。皆近來杭州搜出來的共產黨祕密文件。頂注重便是廣東。因爲俄國要先裝五萬枝槍來武裝漢口的無產階級。是三數月以前的事。然而沒有海口可以輸入。所以擱在海參威等候裝運。他們本盼望葉賀在汕頭成功。不料有那不識時務的黃季寬先生。把他打散了。不到一個月。黃張卻把黃季寬作爲新軍閥。定罪。這不是

一滴水剛剛滴在油瓶裏。不能不使人由詫怪轉到疑懼麼

疑懼共產黨。是全世界公共的事。就是爲他手段兇惡。絲毫無革命意味。李石曾先生常說共產黨是極舊的右派。他們是幾百年以前的把戲。最近在宜興無錫那種搶東西殺老婆子。全然是賊強盜的行爲。在浙東竟宣布要做流寇。果不出李先生所料。到三百年前去同張獻忠攜手了。他們常笑人有封建思想。有英雄氣概。他們要想做草澤英雄。封建他們做俄羅斯的張邦昌。此外還有一毫餘義麼。

現在一般人最錯誤的。便是說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起初誤認蘇俄是個共產黨。并且便是誤信了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那句胡塗話。便很相信加拉罕鮑羅庭的蠱惑。說「你們中國是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幫東方民族。只幫他國民革命。我們對歐洲方去鼓吹共產革命。」這眞是他們在那裏下部洩氣。什麼叫共產革命。種類也多極了。比那馬格斯牛格斯高明得多。圓滿得多的學說。也不知多少。就是馬格斯儘管淺陋。他說的資本發達。共產革命愈近。也有數分理由。歐洲美洲就天天在那裏實行着着在那裏進步。難道革命兩個字的神聖意味。止是拿殺人放火來代表麼。猶太人是一種嘴巴最硬的民族。俄羅斯人是一種最專制的人種。猶太人是受了三千年寡氣。俄羅斯人亦經過一百幾十年革命。終不成功。於是結起一種怨毒。來集在多數黨的身上。掛出羊頭。是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階級鬥爭。世界革命。實在是賣他們的狗肉。便

是欺騙無產階級來幹殺人放火。達他們少數人的肉慾。便是汪先生的「分共以後」裏說的「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產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汪先生給我們這種明快的判斷。我們便愈加明白。我再本了良心。進一層推講。凡從古到今。什麼獨裁皇帝。封建侯王。共和國家。都有欺騙的好聽的招牌。叫人來犧牲。然而他們遮羞的面具。歸結到一句不嗜殺人。叫犧牲的範圍愈縮小。沒有直把殺人放火。悍然的作爲訓條。毫無忌憚。肆他們的獸慾。還成功理論的。這就是紅海印度洋邊一種原始人種善造空中樓閣的把戲。基礎是築在無條件可以修正的自售力上。只是人類萬萬年原始神活時代應經過的一段歷史。宗教是過去了。又要叫共產黨出來做個結尾。你看舊社會裏三個教主。兩個都是猶太人。一個菩薩。便是亞利安血系。鮮彌族的近鄰。都像賣膏藥的硬嘴巴。當面欺人。沒有半句認錯。但態度各各不同。佛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但猶太血較少。所以最溫和。止是說。你應信我。你不信我。也由你。你終究還是信我。因此魔力亦最大。不需強力傳布。入其牢籠的更多。其次是猶太種的耶穌。一口不移。是三位一體。全智全能的超人。態度還溫和。是說。你不相信我。幷且害我。終有你的末日裁判。就是爲還末日裁判。要行使最後的威權。所以有些熱心家。要想救免上帝爺爺的總算賬。便奔走流汗去傳布了。又次是猶太種的摩罕墨得。這位先生的歷史。還夠不上一個清白人。居然也稱起上

爺的少爺來了。他的態度。也強硬起來。彷彿說。你不相信我。留心我刀下無情。結末又出一班猶太共產黨。勾引俄羅斯的專制霸王。抬出猶太人的馬格斯來做偶像。羼進列甯去三位一體。成功一種不可修正的新宗教。因爲他要冒充科學的。所以不好意思說上帝。所以拿無產階級來替代上帝名號，無產階級是無影無蹤的東西。所以代表上帝。馬格斯是有名有姓。代表耶和華。列甯是歐洲化了。代表耶穌。他的態度。是止許相信。而且要殺却一部分人。把床鋪空出來。讓他的信徒睡覺。（其實睡的止是幾個教士。教徒是沒分的。汪先生已經說過。不必再贅）這個教叫是什麼教呢。便叫做殺人放火教。我代他們簡括明淨的宣傳。無非對凡有五十元以上資產的人們說。你們也享用得夠了。我們來送你上西天。所以國民黨引他們做朋友。要想修正他幾條。來附會三民主義。這無異要拿聖經修正。切合牛頓學說。是愚妄極的。最可恥的。共產黨便是共產黨。還要說中國共產黨。還認識中國。這眞是咄咄大怪事。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所以那種共產革命。惟有實業不興。民窮財盡之國。才鼓吹得出來。一部二十四史記載得狠詳細。一到政刑黷亂。家破國亡的關頭。便殺人放火的強盜賊爺爺。跟着出來。只是極陳腐的老把戲。照中國這樣的混沌。是蘊釀共產革命的最好地點。我堅決的說。他那種狗糞的謡人話頭。說他們要到歐洲美洲才鼓吹他們列甯式的共產革命。歐洲美洲難道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去過。如果在歐洲美洲他們能鼓吹得成殺人放火的革命。我一定撲通的跪下去。受共產黨洗禮。所

只我要勸有良心的中國共產的小英雄。不要殺自己的同胞。來媚悅大俄羅斯。大猶太的野心家。雖則照我國民黨人搗亂如此。一般同胞偸惰如此。我與汪夫人同此悲嘆。恐怕殺機一定大開。共產黨定要大出風頭。不過他們替那個驅除。做起陳涉吳廣李闖獻張忠來。可憐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心中止以爲蘇俄是一「萬年有道」之長。成功的了。豈知歷史上佔據什麼三十二十年。算做什麼，便是孫美瑤，佔據抱犢崮，亦可三年五載。蘇俄也是陳涉吳廣。爲另開太平的一個驅除者。不過白俄還豎起皇帝的旗來，要把破銅爛鐵去對壘。一時襯出他們的強固罷了。

所以共產黨實在是亂世降下來的天魔。到二十世紀已照例不是殺人放火的時代。所以看清楚了。要嚴格的消滅他。汪先生此次也贊同暫時叫俄國各處的使領。都下旗回國。說不到斷絕邦交。終之我們不要大開殺機。所以請他暫時離去。照這樣的情況。所以黃張續葉賀之後。又夾着共產黨在內。在廣東開放海口。做出那驚人舉動。怎叫人不疑懼呢。如何爲反對一個特別委員會。要如此小題大做。特別委員會本是九月裏汪先生也無可無不可的興鬧的。沒有強有力把持。用革命方式構成。並且止是兩三個月的暫局。修正也可的。改造也可的。第四次全體中央會議。一致贊成以後。特別委員會又沒有障半個字。至於他有「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的一句標語。那是受共產黨餘毒。是對多方面講的。想來並不會留意挑動要開第四全會人的惡感。想不過對於不受支配的作官話。表示這是一時經過和議告成的機關。應當承認。和議到底徹底告成麼。大家也不暇問。反革命是什

麼罪名。動輒加上。是共產黨的把戲。所以我說是共產黨餘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叫得震天響的要開。領袖的汪先生歡迎了來。他們所謂新軍閥黃紹雄的朋友李任潮先生。丟了。論保護汪先生同來。何所不可。還要用兵練作後盾。汪李兩先生到了上海。傳達他們什麼意思。大家都好像應聲虫。一響便答一個是。為什麼還要逼住了汪先生通電承認他們設立中央辦公處。這些小事。現在我們都不責備。不過引着許多旁證。證明他們止是為反對特別委員會。要用如此驚人舉動。未免說得過於簡單。至少還有地方的鄙陋衝突。也還不能不引起恐怖時代共產的疑懼。汪先生只番對天下後世宣布得如此堅決明白。

方二十二夜間。我稱讚汪先生在漢口主張賢明政府。為鮑羅庭所笑。鮑以為主張賢明政府。便是不革命了。汪先生屹然不為動。主張賢明政府到底。聶夜汪先生笑應有之。且願造賢明政府。毫無疑貳。張溥泉先生即跪下連叩六七次。汪先生還禮不迭。大家歡暢。我說一個在歷史上的人物。也得擔任一些理論上錯誤。例如主張了賢明政府。救了中國。不會犧牲了中國。去從井救人。挽救世界。在理論上自欠圓滿。然而天下後世查考當時。有否那種挽救世界的可能性。都還沒有。那就賢明政府雖平凡。斷送了汪精衛一生。也不枉了。人是繼續進化性的物動。本不是一個人能造成進化的全條線的。我們努我們可努之力。又被信仰拘束。我們替中山先生實現主張。有什麼功罪可言呢。人類是萬萬年的。若說世界革命。止要用殺人放火。殺了一部分。留着一部分。便永遠從此無事。有這樣簡單

麼。就說世界革命。就止把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從中國賢明政府做起。幫助安南印度埃及。也次第獨立了。做起賢明政府來。如汪先生所謂弄成沒有階級。用得着什麼鬥爭呢。拿那民死主義的階級來鬥爭。達世界革命的目的。無非教天下大家仇恨。要殺到至平剩了一個人才得。全世界[illegible]稱共產。大同。依我理想有三條大路可以達到。

一是教育革命 要他速速達到大學程度強迫。倘使照現在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都受過大學教育。他們社 的組織用得着什麼淺陋的馬格斯籠統的列甯。代他們計畫呢。要大學強迫的一個希望。不是烏托邦。小學強迫已成了信條。歐戰後學齡要加增到十六歲。已近中學強迫。止要世界製造生產夠要辦學校。大學強迫終有一他。預料在一百年內可以實現。

二是物質革命。 得要達到什麼衣食住行的生活物 歸機器做了。而且做得多。簡直止用得少少人工。於是止需一個分配均勻。馬上共產。(最可惡的是共產黨人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不說殺人放火的慘暴就是弄到物質不完全的醜惡來。將原人思想便又蔑到萬年以上去了)

三是生育革命 還不是現在講節育主義性交主義人所能為力。必要在科學上大努力。得到圓滿的方法。才算把生育限制了否則殺機又不許開。生活又豐富當然無限制的有造起來。死的又不肯死。地球又不能吹糖球般的吹大起來那裏站得下呢。又非請共產黨來屠殺

不可了。所以共產黨能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殺點人。滑稽的說法。也是功德无量。因爲床舖一窄。睡覺的人便舒服了。吃飯傢伙砍掉許多。米糧也賤了。總之宇宙不生不滅。不增減。共產黨是主張把成人的精虫屠殺。我是主張不使精虫成人。且不使性菩薩輕易製造精虫。今日的節育法是屠殺精虫。我還嫌他不圓滿。故我決不願意共產黨來屠殺人。（正寫到這裏褚民誼先生適來。他說。「男子腎囊的卵子。能生出兩種功用。一種使精神強固。表顯男子的態度磊落寬暢鬍鬚翹然。一種便是製造精虫。現在的反老還童法。就是把後一種截止功用叫精蟲爺爺不從上帝處降臨吾人一切營衛。專門幫前一種功用來。強固我們的身體。延長我們的壽命。從前老的公鹵莽滅裂的連根一割。連前一種功用也失了。又是不妥」據褚先生所說雖然我們理想的把精虫老爺擋駕法。還要靠科學菩薩得到更圓滿更自然的方法。但也可見止要請精虫不下凡。不要屠殺精虫。不是甚煩難的空想。）

所以恆河沙數的精虫。得到一個人身。談何容易。豈能容許輕易屠殺。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怎麼可以容許他留種呢。深恐怕黃琪翔張發奎拿地方衝突。來做表面。便利俄國人來打通海口是結果。那就江浙躍躍欲試的要蠢動。湘鄂粵不保暮的要復活流寇的局面。可以晚上睡覺。尙不知道早晨起來。已經阿呀。他們若拿暗引共產黨的計畫來直告汪先生。他們就大罪去矣。自然決不肯說出就是拿地方衝突。要想對深惡痛疾陳炯明做廣東的汪先生來獻媚。要想充做汪先生的八千子弟。

亦必遭汪先生呵斥。惟有把促開中央會。反對特別會的表面大文章。來像煞有價事的欺朦汪先生。故鄙意以爲極宜留意。特別委員會的朋友們。大半來開中央第四全會。應到第四全會的人。沒有一個持異議。是汪先生十日以來親眼目睹的。理應嚴詞致復他們。不應拿只個題目來做弄兵口實。

現在北伐如何因黨爭無從奮進、爭晉相持。如何危急。馮軍獨力支撑中部。如何困難。除非汪先生刻日同了蔣先生。邀同胡先生等。把賢明政府的責任肩起來。對於百姓的倒懸。趕緊解除。對於鄙陋的內爭。使他們解仇釋嫌。各得其平。於是北伐幷力。可早完成。李石曾先生所謂分治合作。他的眞意。並非一種政制。卽勸阻人決不要想大淸一色。或小淸一色。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如此而已。李先生的意思。據我所揣測者。（揣測者或者絕非他的。也未可知。）還有種種。當於下篇雜述。又因特別會而感想到種種。亦或有參考之價值。亦於下篇雜陳。我所以又敢如此曉曉者。我將吞炭爲啞。終身不復言黨國。故作一次之狂妄。以爲結束。我從未登台。並無下野可言。然爲若走離政界。連狗都不如。已於十一月一號誓於武定路林宅。復將於十二月三號至五號。出席中央四次全會預備會一次。卽褱足十年不到黨部。所以必欲一臨預備會者。恐人將疑我不到會。乃用消極抵制法也。盡力黨國自有間接法。豈必揩油去坐人家的白汽車。奔來奔去。算做盡力乎一笑。

△中

說出特別委員會來。據我個人感覺。是一件毛糊得很的小事。擁護他也說不到。推倒他也不配。

如果各方面都要拿他來做爭鬥的工具。從鄙陋一方面說。借打破醬油小碟子。來做分家當的理由。止有鄉下婆娘才鬧得出口的。從正經一方面說。搬場還沒有搬好。前後門都在那裏同打扨的綁票的相持。而室中又把家堂釘在那一間。鬧得不亦樂乎。也就是自尋死路了。所以把中央□開起來。修正他罷。改組他罷。均無不可的呀。他本來自己宣布是一種暫□的組織罷了。

特別委員會是好是壞。我是不會參預過半句話。看見報上。曾經有人譏傳過。說。是肉麻得極的所謂「五委員所主張」。四委員我不知道。若我這肉麻的一委員。從八月十四不見了人。而□十月十號才第一個看見李石曾先生。所以九月裏的特別委員。連我的靈魂都不關事。滑稽登仙雞犬上昇。當時經天緯地的人物。□然値得挽留。把如我這種雞犬。亦夾在裏面掉龍杪。所以羞見親友。我這回四月裏跟上南京。供養在鐵湯池關花館三個多月。不是敢因緣時會。獵取富貴。實因我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出於我自己的見解。深恐反對的人造謠說我自知說錯了。故縮頭不出。走到鬧熱場中。以表挺身而出的意思。居然以雞犬的資格。廁登要人錄裏。但我的受此揶揄不必說。我還惴惴焉替大家難過。自從國民黨趕走了□八省的軍閥。做出什麼改良。靠了中山先生的一分遺產。開起銀行。支票是發出去了。定期兌現是沒有刻上。自然要這銀行開得發達的也十分原諒。康有為解釋變法的混亂說得好。「就是小孩嘴一副乳牙。也要發寒熱幾天」。當此發寒熱的時期。自然明白的人。覺得驟然來把孫傳芳來比較。□□元來比較。什麼廢銅爛鐵來比較。都是懶惰苟且。然而這張

最可靠的支票。要趕緊発現經理人才有光榮。否則共產黨也可以發寒熱。說他們殺光了三分之二。就可以現烏託邦。他們說不嚮響的。就是現在蘇俄。工人失工的。比沙的時代遠多。做工的做到十三四點鐘的也有。乞丐是遍地。窮人是睡滿在火車站上。物價與文明是正比例。紐約物價高。故工人亦家家各有汽車。是應該貴的。為什麼木司科什麼東西。反貴過紐約。他們的杜石。乃領了掛着幾萬元的金剛鑽頸圈的老婆。在四十元一票的包廂裏看戲。什麼瘟臭的聖彼得堡。也學起來改做列甯格勒。還要到世界來搗亂不已。遺穢不已。所以被人到處趕逥。我們雖然沒有那種闊大的規模。存心要造空中樓閣。然而以我黨人才的區區。要照着中山先生的担子。給同胞謀幸福。也不是孫傳芳齊燮元止要少括地皮。便算功德。有那末簡單而容易呀。為什麼還有工夫縱橫捭闔。互相出戲法。忘了整理発現呢。若杜石來不及安放到蘭庭桂館去。將來逼住了。被人丟到毛缸爿邊去墊脚。也就回想要人錄裏那種榮耀。與秦檜慶壽的煊赫。魏忠賢生祠熱鬧。縱然事類不一。而情景無異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能不賦悲夫了罷。因此一篋風的說。我們從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才有今天的成功。成功是國民黨『革命百子』貴富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運命。還是寫在沒有最近発現日期的支票上。前天有位朋友來講。現在綁票的有三派。一是嵊縣派。據說有二百萬的大公司組織非常嚴密。待肉票也非常優厚。所以他們常綁到大票。這就是組織嚴密的成功。然而成功的什麼是那一個的成功。我們倘不留意。錯認了成功。忘記了民國元年黨人的行為。是否反要勝過現在。那就

努力的畢竟還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尙未成功呀。還仗這種成功。保障我們在要人錄裏出風頭。終應該羞不可仰的才是。我說這段空話。因爲要把我所見特別委員會的起源。無非是縱橫捭闔，那一方面。都有出戲法的興致。才湊成功的。現在反對的。擁護的。細細回想。無不可自己的噴飯的罷。私人交際，全然要大家拿出誠意。我們不是鏡花緣上的君子國。我不敢說此麼話。但是略顧大局。又知戲法出不得。沒有不請君入甕。是我堅決的敢於判斷的。

然而人家是否縱橫捭闔。或者盡是我的夢囈。亦未可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請恕我罷。我是在門外瞎說。猶之乎拆字先生望文生義。拿孔聖人的金言出來勸人。所謂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動是少動爲妙。

反共以前。共產黨的謀我。乃是當然的。陰謀且是他們的看家拳頭。反共以後。你一槍來。我一刀去。各自大動特動。也是當然的。所以若在四五月裏。漢口即大舉東征。也有什麼希奇。在那個時候。倒是你也上鄭州了。我也上徐州了。好像並行不害。各行其是的革命。可怪的。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一面各處的同志。那裏一封信。何人一個電。有想不到的懷舊親友。一面大張東征的標語於通衢。於是一方面也不得不將徐州的勁旅。變而爲西守，眞莫名其妙。

幸而冬電打來，齊電應去。雙方嘴巴緩和。以爲從此可以無事。乃知霹靂一聲。唐生智發出庚電。洋洋五千言。借共產黨陪襯。把蔣介石駡得狗血噴頭。都是極可笑的夢囈。我當時便一定認他是一

雙放屁狗。且曉得他們一定要執行第三國際反共倒蔣的命令。那裏曉得。又有一班人上了當。八月十二開特別政治會議。大家因蔣先生辭職。居然主張暫時歇歇也好。且免唐生智的蹂躪，唉。我們自願竟把將同帥取銷了。雖有車馬砲。還下什麼棋呢。這稱下棋。也沒有看爛了扁担頭的價值。唐生智終算天之驕子。此時不滾蛋到無何有之鄉去。更待何時。故以上的把戲。是在池子裏看鏡遊戲所見。

以下的止憑着報紙揣想。

在報上看來。以爲文武水陸並進。浩浩蕩蕩。南京將要添着漢口的漢官儀。格外煊爛。豈知有些穿長衫的。却當象𢪛仕。還要支撐殘局。着盔甲的。也因爲對面的車馬砲。反直向河界以外移來。變了態度。而不怕看着臭棋。曾經住過采薇山上的朋友們。經雙方邀請。也就出來湊熱鬧。這就是特別委員會產生的歷史。漢口也有分的。南京也有分的。現在反對的也忍氣吞聲的。像煞擁護的。也不是堅持到底的。是西山會議派的主張。是不確當的。

但是。天下不太平。止是不了解李石曾先生分與合的原理。喜歡西風壓倒東風，東風壓倒西風。看着臭棋的朋友。又忘了悄看得起緊一點。實在是不能免的。而且當時匆匆組織。把什麼客客氣氣的朋友。也好像無罪受罰。屏諸門外。所以出把戲人。終是手法太多。照應不及。反而漏洞太多。便擠到請着入甕的方面去了。於是好點說。就有人受了毛廁的苦。把便壺出氣。遂要出呂純陽過海大八套的大軸戲來。把人兜屁股一脚。就跌出九霄雲外。這是黃璵翔與發奎兩名角所演。我在這裏求天拜

地。沒有猶太人來做後台老板。才算恭喜大吉。

所以特別委員會那種不辭之物。那一方面也願意燒個路頭。把他送到另室供奉。但是從此若各方不願意。未免再要把戲。因此第四　會亦止好適可而行。不可倚他為萬能。什麼都要他決定。時間終不過三幾月。還有他的上司全國代表大會。自有能力。把全般都戀貼起來。這是我望第四全會開成時注意的。

因為特別委員會大家集矢到西山會議派。只也是臭虫捉不到。打秧鷹。至於西山會議派。（我亦曾做過西山會議派。）這回整個兒的出來。我終不大贊同。如以法理而論。認西山派為眞。其他為僞。則不經全國代表大會。便許僞者加入自居。亦不大圓滿。整個兒的趁着機會。拔茅連茹的起來。必有對方妄生吞併的疑懼。現在各方面幾個表面上的人。自然都無問題。至於大飯桶。中飯桶。小飯桶。大飯碗。中飯碗。小飯碗。一串的汲引。便無形中生出不平來了。況且最應避嫌的。就是尋常的見解。終好像將工作與功勞為正比例。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並不因反共卽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只雖不這麼簡單。另可討論。然現狀如此。）諸公出來工作。雖另有旋乾轉坤的熱心。比我從前去住蘭花館。單純為免人造謠。用意還要正當。然而當此失職者紛紛之際。誰還來講這許多。止以為挾有勳勞而去。所以不如止以友誼的相助。如從前將急要的先出。抱膝長吟的閒中人物。可以待時而動。合法的

合併。等候全國代表大會。現在也不必再說。這個總意思。還願意貢獻出來。做「相忍為國」一時的參考。

最平常的一條發達實業理由。沒有人敢堅持。其實什麼共產黨的發生。也止執了無產階級沒有飯吃。出來號召。我一決的斷定共產黨沒有能力。會在歐洲美洲鼓吹出殺人放火的革命。也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受機器的累窮苦到同我們無產階級一樣。他們是得着機器的好處。尋常工人能得七百二十元工錢一月。上工去有汽車可坐。所以他們不願意殺人放火。我們總理的建設。明明注重在造港築路與大規模的實業。那裏所謂頭等人物。如汪精衛蔡子民諸先生。皆貌合神離。什麼鼓吹研究。都是小孩哭要皮老虎。買張花紙給他。叫他望梅止渴的頑意兒。這番大學院要注重國文。使我氣破肚。難道現在美的書店。善的書店。新呀月呀的書店。教人寫情書。上條陳。計畫陰謀還不夠麼。胡適之先生拿出良心來咬咬緊牙齒。教人要拿出拜金主義。別人替他橫打官司。駁他拜金主義的失詞。拜金主義的本身。原是不對。但胡先生不過借他的字面生辣。促人注意。要教人注重實業。前數年余日章先生帶了一把開壺。到各處演講。標明美國有農工商仕好幾條出路。所以壺蓋不裂。中國止有做官一途。壺蓋到了一樣度數。就推翻到地下去了。

上面這條罵人。不是正文。那是屬說的。只是另有問題。等我再轉胞胎時。再對未來的中國人討論罷。現在的本意。是要叫人留心官場飯碗。止有此數。大家不要拚命的為所識窮乏者得。我把清一

色的武器來應戰。至於窮之人。也應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不得已要變飯碗。也不好鑿孔栽鬚子。背皮上開刀的當進。苟有他途可想法。抽得出那隻毛廁。最好。否則也要順乎自然。我常說。歐洲的買火車票儲蓄人多。先到先買。後到後立。每分鐘至少可買二三十張。中國人就不得了了。大家塞在洞口。幾十條手臂伸得高高。小孩擠得哭喊。錢夾被人手扒去。分鐘止買幾張票。這是何等的不經濟呢。然而有否明白的朋友。我不敢知了。本還有重大的問題。牽連着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今且再分一篇。明日爲之。故把上面算做中篇。

▲下

中篇說到前事。似乎對於那一方面。都似嘲似諷。爲無理之取鬧。甚屬不當。然其意止欲懲前毖後。爲「有則改無則勉」之獻贈而已。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信諸公必有此度量。吾意無他。止有三事。

一爲中國及世界的　若令蘇俄畜類。猶太獸種。再得志於中國。附之者亦必爲最後之犧牲。而被其禍者。至少死人民三分之二。到頭這班魑魅罔兩。雖亦必同上斷頭台。然而中國幾不成中國。而世界革命亦受其打擊矣。（何也。世界革命不到倫敦巴黎紐約帝國主義的策源地去擒賊擒王。卻來燒我們高梁棍子的房子。殺鄉下老婆婆。其無價値如此。豈非世界革命之汚點。）

其二是爲吾黨個人注意的　一告武裝同志。若不就大局計算。不能抑其小不忍。始而倖倖。而

有理由。纔而飄飄。並不自知。加以多方設防。積漸自大。於是上惡當。成軍閥。又造民國十六年中無數野雞毛畜生之輪迴矣。

一件長衫同志若始則買了爆竹。必要自己放。遂爭地位。爭地位固爲黨也。然而人禽即由此分界。往禽界者。由地位而要人。由要人而柱石。柱石築基於陰謀。即一落千丈。顯出原形。亦即民國十六年中畜生道上策士之一矣。

麻油拌生菜。各自人的心愛。由各人自便。這種老生常談。原不曾勸醒過一個人。然這條死路。直往裏面鑽去。古往今來。毫無一倖。請將來各自到閻王簿子上去一查。便恍然大悟。

但不過這嘆聲嘆氣。對小問題曉曉。原止是爲各個個人可惜。至於大局。就是把眼前的幾個人。自己糟蹋完了。中山先生的主義自在。中國的國運。也不見得靠着我們進退。殺猪屠戶死了。並不會吃帶毛猪。自有相當的人物來收拾。落得我們做個驅除者。教人冷笑罷了。

現在据我所見最要緊說的。到此圖窮而匕首見。我不能不直講。就是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之命令後。我們有人奉他的命令沒有。我是不清楚。就是沒有有一部分人並不注意到這裏。可以張開眼睛上他當。是不能免的。這班赤色帝國主義的畜生。他是海枯石爛。不能忘情於中國的所謂反共倒蔣。反共乃是仍舊跑到國民黨裏來。打倒國民黨。倒蔣不是打到蔣介石一個人。（我們老實的同志。曾經上過惡當。真相信蔣先生去歇歇。他們就算已達目的。豈知大大不然。）乃是打倒蔣一類

的反共兵力。換言之。就是打倒國民黨的武力。國民黨主要的武力是黃埔軍與桂軍。他們第一步本想倒黃埔軍後倒桂軍。七月中。有許克祥的秘書蔡君對我說。湘中盛傳唐生智已與桂軍接洽。把軍官派大團結的名義來反共。止要消滅了第一軍。唐生智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我笑不可仰。我說軍官黃埔。開個把會。各[illegible]恐亂。當然這種同學的結合。猶之乎文人的北大南高。自然可以有。[illegible]應有的。若說可以把這種名義來左右國是。那裏有此成例呢。唐生智同陳銘樞不是同一軍官派。何以唐的逼陳。必欲置諸死地。他再有面孔向那個同學去迷惑呢。況 桂軍的袖疑個人的堅決反唐。有一毫放鬆麼。那裏曉得。當時唐生智綰了汪精衞先生一班國民黨到底反共的同志。但經吹將下野可以無事。當時北伐敵於北。唐軍逼於西。左右實難應付。且大家歸位汪先生是最大人物。統一切無一個的。他最恨人頭畜鳴的共產狐狸精。會撤謊做聖經。唐生智有此跷背。故大家急事有人。恰恰蔣先生氣悶要歇歇。便讓他歇歇。適雖蔡秘書的預言。似乎證實了一半。然當時七軍挺身在前線。沒有退後讓一軍孤往。而且唐生智的急色兒。馬上佔據安慶蕪湖。運程朱諸軍。忍不住了。起來與桂軍左手右手的播着。打倒了老唐。於是所謂打倒第一軍。所謂軍官派。影響全無。都是唐的寬容齋。出賣了汪先生。恰恰由廬山重去漢口。若非如飛的逃得快。幾受了唐生智護法的嫌疑。猶之乎清游也走得剛剛恰好。否則黃琪翔張發奎伴追葉廷賀龍。一根汗毛也不會撩到。黃季寬先生把他打得乾乾淨淨。在國家是有大勳勞。在朋友是遮了黃張無用之羞。如何反稱黃先生爲新軍閥呢。議什麼黨。護共黨

罷了。若汪先生不是早走一脚。被他們拶住了。他們儘託詞發表汪先生國民黨的議論。掛羊頭。賣狗肉。汪先生左右爲難。豈不是汪先生將爲通國「求生不得」的人。受一度寃枉的批評嗎。只固然是汪先生洪福齊天。也是中國人的不該遭殃。天老爺暗叫汪先生早走一脚。閒話少說。先滅黃埔軍。再滅桂軍的計畫。第三國際的慾慾覺不遂了。

於是十六兩還是一斤。倒過來試試。便是先滅桂軍。再滅黃埔軍。一半是他們以爲已經成功。黃張同唐生智一樣。又買空賣空。謌汪先生來重衆赴會。又謌李先生跟了最大人物同行。好像把汪先生押給李先生。是最靠得住的路。汪先生眞倒楣。豈知他們馬上幹了不名譽的勾當。若非兩位李先生灼知內容。知汪先生還是被人欺朦的汪先生。否則李德隣先生回想伏謁於廬山。李任潮先生自憶推尊於通電。我之待人。比於人之待我。對而崇拜的菩薩。果是慈祥愷惻的呢。抑是神通廣大的呢。則兩位李先生懊喪萬分矣。而一位汪先生亦叫苦連天矣。今皆幸而免。我代他們謝天謝地。但這種都是閒話。大家要問還有一半桂軍。再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那造謠挑撥。耳鼓上不斷的響聲甚厲。豈知人雖至愚。上當不過了一次兩次。這是小學校教科書上所說。有獅子要想吃四條牛。四條牛聚在一起。却不好下手。於是獅子裝模作樣。叫四條牛自由疑成怨。由怨成恨。跑了開去。一隻吃了。便隻隻無倖。這是很淺的詭計。誰還肯又上他的惡當呢。凡外患愈亟。而內嫌盡釋。團結愈固。這是一個通例。世界上有過那種人。從來不同朋友有牙齒高低的麽。一點小心。大家說過了就算了。况俗語說得好。

上個當。教個乖。共產黨用手段把我們拆得紛紛散。我們畢竟除了少數的異觀。目前竟是大團結。徒然壞了他們自己革命道路罷了。

然而理論且勿講。目前事實到底怎麼辦呢。反正此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瞎說。對不對。聽不聽。我都不管。據我意思。簡單極了。在這個方面。黨內的糾紛。自然早已大家取互讓的精神。等四全會開了。黨務讓中央會完全支配。有一部分人以爲拿住了黨務。才算根本放心。說不定組織部呀。特派員呀。爭得要命。不肯放手。只算是受了共產黨迷信。才有此謬誤。例如今之特別委員會中。人就有這種誤想。於是南京在那裏堅持。湖北在那裏堅持。反惹得別人做反對的武器。有人對於黨是掛羊頭賣狗肉。拿來做宣戰武器的。例如共產黨幫國民黨爭黨紀。真是要整飭國民黨黨紀麼。若說揚在別人手裏。却不得了。老大哥呀。「不得了」何在呢。共產黨的組織。不嚴密麼。漢口容共時代的國民黨黨紀不周密麼。然而兵力不夠了。海口封了。止好逼住了第三國際下反共倒蔣的命令了。黨的效力大不大呢。我不是說黨是不發生效力。然而什麼後盾也沒有。煩惱強出頭。婆婆勿歡喜。偏要在婆婆面前拖鼻涕。弄得不好。也夾在裏頭縱橫捭闔。豈知於事非但無補。而且有害。所以黨事可以完全讓步。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要贏在嘴上。輸在腿上。拿火東站西洋買票的態度出來。倘然張發奎得到了海參威的五萬枝槍。或者別處還有啥糊。那個要來辦你們的黨呀。

其次我們磕頭來拜。會罷。請汪先生即刻把賢明政府的經綸拿出來。在南京大放光彩。鞏固我

們北伐南征的後防

同時請蔣先生大禮告成。馬上把國事軍事。肩在身上。現在一軍北伐去了。還請七軍在南京整理整理。商量或南或北。我想黃翔琪張發奎目前還是小醜跳梁。李任潮先生自能合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日使他們消滅。他們若別無作用。止是地方衝突。李先生本曾容留過他們。如何悔悟。再看情勢。我以為目前東西並進。或者現在已經打倒。亦未可定。却不可如三國演義上劉備張飛聽見關雲長有失。憤憤不平。上了別種惡當。頭腦自應冷靜。計畫儘可周密。

於是仍聚全力北伐。使馮閻兩軍得以舒展自如。完成破壞革命。便急急開始努力建設革命。我想現在必能津浦京漢分道並進。前面又有馮閻。力量甚不小也。

若向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究竟用得我來詳細猜測麼。我本有這個勇氣。現在又覺可以不必。所以順便寫了下面幾段。即并收束其詳。讓他自講。

他的最大原則。就是勸人決不好企圖大清一色或小清一色。例如蘇俄的共產主義。有何高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有何欠缺。他若真是朋友。真心為世界革命。就應配讓朋友自己去按切環境。成就他朋友的一種革命。對中國要尊重中國人的意思。對印度埃及。什麼什麼都來采納本地人意思。這就叫做分治合作。那蘇俄野獸。猶太牲畜。他們止想清一色。行他們殺人放火的專制。拿了一瓶萬應靈藥。什麼病都硬灌下去。所以他一定失敗。

這種分治合作。豈能叫他分贓辦法。那就可以說到內政。例如最近在南京。有一個時代。外間謠言。每每討論到馮閻將來問題。我說那裏有什麼問題。民國以來。死了一個袁世凱。便剩一個張作霖。賊子賊孫。倒又出一個唐生智。皆有無限制的野心。連吳佩孚都不是有無限制野心的。馮閻兩人愛國愛民。都是第一。所以才力雖雄。而野心剛剛為所反對。我同毛以亨先生討論及此。我說。「北方的世界。我們完全仰仗馮閻兩人去處辦。我相信人民必愈得安樂。那裏有這個瘋子。必定將中國統一了。於是馮玉祥坐鎮北京。派張之江節制兩廣。派李鳴鐘封建江浙。為所識窮之如此出力。到底那個是他的朋友呢。況且功高巍巍。張李先生等自有他的寄託。自有他的給人尸祝。何苦要清一色了。替了人民。做這種「騎馬轉馬」的勾當呢。」當時大家皆笑。我又說。在於本人。自應當叫他走就走。而在對大局想的對面人。却應該想念功勞。也是要的。人地相宜。也是尤要的。有人把這一塊地方收服下來。不說勞力。就是借他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容易得多。只不是分贓辦法。只是順理成章。只又是李先生所希望有的分合精神。所謂分。便是應教有功者治理。所謂合。就不應該子孫萬世拚命計較清一色。

所以寧漢合作前。我們發出的齊電。登在各報的。曾有請孟瀟同志收拾上游。請任潮同志坐鎮南中。我們很盼望唐生智能做一個人。讓他去撫綏共產黨殺下之餘生。不是給他地盤。我們對任潮同志，衷心串念他的功高。他在廣東，保得住海口。不會叫共產黨拿去。只同葉挺賀龍。果然由他倚畀

了黃季寬同志。把他們消滅。他不是佔廣東地盤。他也沒有陸榮廷等那種癡想。至少還很有幾年需要他。若說張發奎黃琪翔曾同他立功。一則這回大家看見他是歡迎他們。自己放進一個敵人。若說黃張戰功甚大。而陳貞如同志還不比黃張的功尤大麼。何以一再在漢口受黃張壓迫。至今閒散。他一句沒有話呢。我這段道理。前天曾請教過汪先生。汪先生亦動容。陳先生非但明白不可清一色。而且能退讓到極處。眞是古之名將。（共產黨必笑道是英雄思想。可嘆。）

再拿一個道理講。常聞有「以黨治國」一語。雖再三聲明。以黨治國者。止是以黨義。並非以黨人。連担在中山先生的意思。黨義亦未嘗不可弛張。所以最大國本。要開「國民會議。」最後定有憲政時代。所以暫時就是多幾個黨人。駕輕就熟。把那訓政時代支持出來。同胞亦沒有什麼不原諒。所以現在什麼端人正士。高才博學。都存那裏。從上觀他們不是被我們征服。乃是他們顧全大局。也不是許我們分贓。我們若悍然的自以為統治階級。要清一色起來。那就我們的末日到了。故我想我們的同志賢明的儘可容納黨外賢明的同胞。倘「國民會議」開成了。我們同志把什麼政權讓給賢明同胞。都可以的。我這張支票會兌現麼。我却不敢必。但我提着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說良心話。是能兌現的。大吉大利。

至於牽進了只衡問題。必有同志以為現在容納黨外的腐化分子。也就不少。是的。誠然多的。然黨內也不見得少。黃琪翔張發奎也正在那裏將共產惡化做陪襯。南京腐化做主要。竭力攻擊。此又

不可不知。而且我的反共。既看清了他們的惡化。又恨極他們的腐化。所以不留情的要消滅他。江南之橘。逾淮爲枳。猶太共產黨黨紀雖嚴。惟要中國共產黨不腐化。他又做不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宜興無錫起事。殺人放火之外。還要搶刼。清一色之難哉。腐化腐化。我們將如何善後。

就算完結。汪精衛先生亦海枯石爛不會去幫助黃張爲共產黨張目。我亦從此做啞子。

附兩個更正的答復

當我到馬斯南路拜望何香凝先生。張靜江先生躺在沙發上不開口。我但聽見何先生說。「還有說張發奎到香港去接洽楊匏安的眞奇怪。楊匏安是共產黨一個大頭目。」我就以爲何先生自己在那裏說。其實他聽了張發奎的話。在那裏沉吟罷了。今天問過張先生。他說。這是李任潮先生告訴他的。李先生詰問張發奎何以到香港要見楊匏安。張說「沒有什麼看看他們動靜。」這是對何先生抱歉。

汪先生說共產黨頭上沒有字。自然。汪先生並不曾舉出某人某人。他也不過慮着罷了。

汪先生第二節同我意見一樣。他不過說得詳細點。我把消弭二字包括了「不造機會」等。太簡括了。難免發生誤會。抱歉得很。但如汪先生之言。張發奎既知共產黨要乘勢入寇。他把一個有力反共的黃紹雄。反誣做新軍閥。把勢力不易侮的李濟琛連夜推翻。剩他在那裏地方衝突。作無病而呻的護黨。機會誰造。千秋自有公論。他若輾轉要想把罪名卸在別人身上。未免

愈弄愈拙。汪先生當力阻之。我筆我舌。自有相當時間再用。我現在不同張先生尋打筆墨官司也。敬復即。何汪兩先生道安。弟吳敬恆叩。十一月二十九日。

▲覆謝國馨書

奉賜書。知枉臨。失迓。至歉。先生在三民導報上之大著早已有友人見寄。循讀甚佩。先生所責之言至當。惟弟之執筆。過於拉雜、且太不拘束。所以往來曲折。形似矛盾。其實舉責之處。弟已早同尊旨自己懺及。而且弟與汪先生交誼至深。彼自粵臨滬。弟與李君石曾。懇說達數晝夜。彼亦未嘗不原諒惟形勢已成。不能迅速變更。於是弟等救目前之急。不得不狂吠醜詆。俾失其信用。庶近禍可免。否則不惟廣州慘事急成。即上海方面亦必躍躍欲動。欲救燃眉之火。不能計及一切。明知黨之失汪先生。喪失亦大。然汪先生以近日之態度。出而當國。一方面固防腐有力。而又一方面則引禍亦大。弟亦已在報上說過。弟曾咨李先生。何以當漢口初到時。不力闢特委之成。使汪先生得安於位。張靜江先生即言。「我等當時不爲之地。實有錯誤。然亦知今日廣州之禍。不早發於南京」此言亦非曲解。則李先生又在報上言之矣。汪先生之反共。彼深信之。然其前後左右足以引共。至於與親爲共黨工具引起之禍、結果必同。故若汪先生能去海外一年。徹底考慮。欲方法必左。而又必不引共。能得兩美之策。然後當國。豈非今日小挫。他日且將大成。於黨國未始無大益也。列甯共黨之主義。可采甚多。政策亦

倘有可取。（或卽在先生與先生等所稱善。）至於方法。已十有六七皆不可取。而手段則更不善。其有背倚北冰洋。左據萬里之險隔。右廣拿破崙雲師六十萬之形式。才能一試。然而成立十年。尙終日如戒嚴世界。若欲推行他國。或止有外蒙可成。餘則西試六七國。東來中土。皆至因緣際末露可知矣。彼之惡勢力十有八九。尙能爲流寇式之情狀。演浩刦於中國。延長三五年。此由於人心厭亂。民窮財盡。一部二十四史。已演過數十百回。然弟敢言。彼必無成。（弟將就木。先生則必親見。）徒爲人驅除。幸則中國一莫索里尼出。不幸則瓜分。若謂世界將由彼之法徵社會革命可成。則必無其事。弟非言帝國主義之國家。永有能瓜分我之力量。彼亦必濟自己人民之革命。然其方式。必較蘇俄改良千萬倍。現在他們亦日日革命。然當彼內變未成之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似之遊魂餘燼。尙足瓜分我。使我屈服。或數十年。或至百年。斷有其事也。所以我們若能不左不右。嚴格止用中山先生主義行之。共禍可免。瓜分之禍亦愈可免。故先生高論。弟欲與商者有二。（一）弟欲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先生罵我放狗屁。我覺若去上下文而言。自應俯首無詞。然弟乃沉痛滑稽詞。欲以愧武人耳。此條已在明日民國日報上略有辨正。然此不過解先生之疑。弟意若單純的果欲託黨權於武人。眞是放狗屁。吾兩人之意正同也。（二）先生所謂民主集權。與李先生所謂分治合作。弟止贊其精神。而不全贊其方法。言民主集權者。甘乃光先生最力。然甘先生所贊成者乃俄國法。正卽蘇聯超理想之開明專制而已。與誤用了李先生之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相同。同有一病。世上眞正民主集權。惟有一英

國。眞正分治合作。惟有一美國。此皆盎格魯撒遜民族天生一「民主」（卽所謂台先生）之根性。故各由歷史。演成兩局。初若相反。其實相等。其餘民族。大都有極深演之專制頭腦。例如德國一種鳩頓血系。便遺傳了專制頭腦。然專制不深。故演成了正宗之開明專制。卽梁啓超所夢想者。若蘇俄。則世界第一專制頭腦。彼倡民主集權。直以民主爲招牌。與從前帝皇以保民爲招牌。同得一顚與心違。事與願違之結果。所以蘇俄之民主集權。實則集權而已。民主之氣味。絲毫不存在也。我們中國人以專制頭腦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兩性結合而成之民族。用中山先生之民主集權。鬬剛恰台。若學英學德學俄。皆必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故不幸而共產黨亦有新人物之招牌。中山先生不得已而容納之。有他之手面。當可矯正。在其徒黨。則止有爲彼利用。彼又必欲整個輸入。絕不容有一毫修正。削足適履。履雖穿上。足已不能行矣。所以無論甘乃光式之民主集權。是蘇俄的。不是孫文的。就從不管孫文。甘乃光亦必最後不容於共產黨。何也。甘尙不肯整個容納。而欲以甘法修正之也。所以甘乃光等之法。自以爲左。實則徒然引共。必無成就而已。此所以民主集權之說。弟未嘗不表贊同。恐目前新流行之所謂民主集權。若極恭維之。亦不過開明專制而已。除了德國。而欲使他民族爲之。必徒有其名。其結果必甚可笑也。在報上聞令兄之喪。甚爲惻愴。當此亂世。往往哲人易亡。惡人獨壽。望勿過悲。弟已宣言不到黨部。此來止爲個人有未了之私事。與蔡孑民先生亦有關。故坐其便車同來。決非赴會也。非六號卽七號。寒舍有事。必回上海。已與人訂有編書之事。必無暇過問。亦所不能。而且妨害別人

之事。本擬走候而明早又需赴近鄉探親。先生又扶柩西上。恐不獲晤談。亦不及修禮致唁。歉極慚[illegible]飾之處。愧悚萬分。復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三日夜。

▲弱者之結語

在七八年前。我在唐山教書。汪精衞寫信給我。問我時事怎麼辦呢。我絕不思索的回報他道。「一我買兩隻軍帽。一隻戴在你頭上。一隻戴在我頭上。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祇落得他懷了一腔孤憤。至今止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我也懷了一腔孤憤。也止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懷什麼孤憤。公有公理。婆有公理。也不是這裏有工夫分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眞是一件沒廉恥的事。所以我今天再放這一次。把肚子瀉空了。就告完結。

今天我們登在報上。請求察看汪顧陳三人的事。蔡先生會罷遇見我。他說他與靜江。滬蘇兩位先生臨時主張慢慢再提。我說提也好不提也好。實在還是一個不徹底的辦法。蔡又告訴我。會終時戴季陶先生說。「我看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大家嚴陣相待。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戴所說的意思很好。我是再不到會。亦不到什麼講到黨國的人家去。所以我止好宣了誓。在這裏說下面的幾條。

（一）現在到會的人。約有五派。一是止注意共產黨的。二是注意共產黨。還注意別的問題的。三是不注意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止是卻不了雙方的情面的。四是疑心共產黨終覺比國民黨強。五是額上不離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

（二）現在額上不離字的共產黨。與共產黨的工具。又來借國民黨的招牌催眠。造成一種空氣。要叫他像從前總理三大政策一樣。便是假裝說共產黨是惡化。除了他們以外皆是腐化。惡化要不得。腐化更要不得。其實各人宣了誓說。惡化也是公共的。腐化也是公共的。所分者惡化是沒有俄羅斯人利害。腐化是沒有中國人利害罷了。所以從共產黨或國民黨所謂左派眼睛裏看來。那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都是些腐化庸人。腐化愚人。腐化小人。我說對的。從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眼睛裏看來。那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都是些腐化兇人。腐惡人。腐化小人。我說他們自己也覺得到罷。

（三）然則從我個人主觀。腐化是一個會開不好的。若問如何而能不腐化。我從不說假話的。此是後話。現在不提。要這中國且放在國民黨手裏。可以少一點殺人放火的事。若不幸放到共產黨手裏。一定暢快的被殺人放火。分別在此罷了。

（四）我反對殺人放火。所以反對共產黨到底。如果這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爲的是鞏固國民黨。而先決問題。終要把第四派第五派的人一起請他停止出席。我們中國人往往不

明事理。有一種無端的恐慌。及無謂的敷衍。那麼。不徹底的辦法。也至少要把第五派的要人譚他不要到會。一個就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

（五）什麼是無端的恐。慌就是不知那裏來的一句笑話。說「此次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成國民黨休矣。」其實若照現在拉都路這樣的開成。國民黨便休矣。清黨清黨。清到現在。卻開了大門。把整車的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工具送進來。豈不可憐。國民黨開會。止應當同國民黨人開會。不應配拉要謀死國民黨的共產黨徒來湊數。假使照章定要過三分之二。倘一定不好變通。那不得不再請譚平山等來湊數麼。又假使天災流行。會員卻死掉了三分之二。乃就從此不開會。聽國民黨休矣呢。還是定要到閻王那裏去拉死鬼來湊數呢。我們承認他是共產黨。簡直當他死了。便是譚平山等的除名。我們有理由疑信他是那個東西。也權且當他死了。便是徐謙等的察看。該除名。詳察看。不管他多到什麼數目。剩下來的。方是真正國民黨。不是三號第一次開會有這個說法麼。剩下來止有二十八。那十五便是多數。「那天雖取別一法。當日南京卻曾行過。漢口當日自以為老牌國民黨。其實止賸一扇牌子。也止好這麼辦。所以賸了十個人。六個亦可開會。若說那麼別人廣州也可以去開會了。哈哈。這一句是極癡愚的話。難道共產黨的味道大家沒有嘗過麼。或者嘗了終於健忘麼。若聽憑他拿了「金箍棒」鑽進你的肚裏。如

何能教他不攪。攪得難過。如何不請他出去。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例如有了唐生智。如何會叫汪兆銘顧孟餘不開他的自由政治分會。沒有了唐。他就走路。歡迎了張發奎黃琪翔進去。他便攪起來了。有了張發奎黃琪翔。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之徒何等強硬。所以你若不好意思。他就拿了「金箍棒」直闖進來。你若覺悟了。他自然宣佈你的破壞罪狀。馬上回廣州開他幾個人的始創第一家真正老牌台法全體會議。會場門口亦許要掛隻烏龜出來。題曰「冒牌者似此。」幸而張黃也不日陪伴唐生智去了。那張真正老牌便止好掛在善鐘路。不幸張黃到了南京。那我所提議的六個黨員的全體會議。也止好永遠開在拉都路了。若我們以為六個黨員方是真正國民黨。人數雖少。全體會議也有理由可開的呀。國民黨的休不休。那裏是廣州來了委員。才影響開不開呢。這是共產黨逼了我們不能不變通的呀。

什麼叫無謂的敷衍呢。因為現在的委員。那個不曾主張容共過。是呀。容共上了當。儘可反共。所以漢口的人反共了。我們「喜極而涕」的歡迎的呀。中間有許多古怪的行動。我們尚以為止是「惟領袖是競。惟由說自高。」這是人各有嗜好的一種小毛病。並且對方也未嘗不會弄着玄虛。止要開誠布公。在會議席上解釋了。以後大家不再做那「自殺」「殺黨」「殺國」的錯誤罷了。所以截到十一月十八。我們還是誠誠心心的盼望汪精衛帶了廣州委員來開會。開好會。誠誠心心的擁護他的賢明政府。那十八的晚上。就聽見了古怪的消息。十九一天明。

報上宣傳張黃弄了把戲了。午間褚民誼先生來說。汪先生要來看你。我說不敢當。就同褚先生同到汪家。看見汪先生神彩煥發。後來來了李任潮先生。倒也是笑嘻嘻面不改色。我心中卻老大不舒服。止在飯桌上罵了共產黨一頓。於是一天一天的周旋。無論磕頭求拜。汪先生好像張黃總是應該趕去黃李。然而聽他的反共言論。又是清清楚楚。我就知道說話太甘。手段太辣。這是我的共產黨徒定義。「談笑是溫溫和和。講到有關係處。說話是結結實實的不讓。做起來是惡惡辣辣。說鬼話是他們的聖經。」汪若不犯這個毛病。何以自相矛盾到如此。於是力竭聲嘶的對他喊救命。做了些贅言。他卻以為我是靠了衛戍司令逞威風。他給我的信說道「先生連日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便用最大的字刻出來。我可怎麼樣呢。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有自由辨論之機會。林冲說得好。小人頸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點言論自由。但鑒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枷。挨先生罵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您想我的贅言上。明明說汪先生決不如此如此。倘然如此。那就糟了。此純是力竭聲嘶的喊救命。他卻以為是冷嘲熱罵的逞威風。請問衛戍司令倘許張發奎教訓李任潮。如何會不許汪精衛教訓吳稚暉。什麼匿名信呀。洪鑄報呀。罵我遺臭萬年。罵我老狗。倒了罵。怎及陳公博借了章太炎的話。罵我「生殖補綁」衛戍司令卻許他們登報上。我整備遺

(一)冊　吳稚暉　92

臭。整備罵。才把真話傾筐倒篋而出的。我無廉恥。靠了租界。是不能賴的。衛戍司令說話。都不會。因為在北京警察總監被李彥青靠去了。我也不會不在報上逞威風。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乃是不可諱言的。倘你不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補不了褲都是忍受的。你若竟如此如此了。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連倒不値得罵你。讓你去流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為。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盡我監察委員的職責。請求把你察看。不要張開了眼睛上你的當。你說我與你有私怨。請舉出來。是什麼私怨。你是大有恩德於我的。就是我這監察委員也是你把我抬成功的。我雖沒有託你。我是知道的。我止知道以直為直。我不管忘恩負義。如有人不顧到殺人放火的慘禍。就是上帝我也反對。我懂不得有什麼保障。要敷衍。難道讓人開了會拿着「金箍棒」鑽進了肚皮。才算國民黨穩固麼。

（五）提高黨權。免造軍閥。那是黨裏黨外都跪起來求的事。然而怎麼樣提高。握在那樣人手裏來提高。若說官話。就請中央黨部委員提高。這是委員裏共產黨工具聽了「欣然贊同」的呀。他們本來要如此。那未直截開了會議。取決多數。把大權都握在共產黨的工具手裏。又怎麼辦呢。若說不依。黨權何在。若說公意要共產。亦就止好共產。那我是造過反的人。不願意說這句話。三月裏他們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就是這個頑意兒。四月汪精衛提開的第四次會議。

也是這個頑意兒。這不是我們預先歷說他們的。那是汪公八日假反了共。自己認錯的。所以我們不接受他們三月的第三次會議。不盼望四月的第四次會議。他說我們造反。歷史上證明了我們止是救黨。我們老實承認。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當時武漢大部分忠實同志要顧黨又要顧權。却也上了共產黨的當了。武漢是共產黨有權。國民黨完全無權。

於是我來在權字上。敘彼此的醜歷史。一是八月南京的事。八月十一開了中央黨部會議。蔣介石先生要辭職。大家自然堅留。他先走。臨了他說。「我服從監察委員會」我們還是不懂。到八月十二。聽見他走了。於是又開政治會議。武裝同志都說，「蔣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種其勢洶洶。我們兩面受敵不了。蔣先生暫日歇一歇也好。」我雖然大不高興。那末唐生智要什麼便什麼。還有什麼正義呢。我主張大家到上海去挽留蔣先生。留不到，大家一了百了的滾蛋。我在車上告訴伍梯雲先生。說是「兵變兵變。」到上海。蔣先生跑回奉化了。我們也還索躲起來罷了。就不想到我們有黨權。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幾乎渡江。并且唐生智後來打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奮鬪。我們不言。我止在八月十二會議席上。羞得了不得。覺汪精衛先生說我們毀了督軍閥還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沈了下來。我們止好滾蛋了。我雖軍上毒罵。廣西人實在是不見十面的。他們忘了已是歷史上偉大人物。他到底有部落思想。

把督撫看成巍巍。又認不清大人物。還震駭大人物。（當時我預先有湖南蔡君之言。我早知他們上了汪精衛的惡當。以上的話。不是今天才發表從前聽見的。有胡展堂鈕惕生諸先生。可以爲證。前天不避冒犯。曾在南園親告白李諸位。）然畢竟忘了黨權。拋棄了我們的職權。然而我要請武裝同志分担責任。當時我們說了。會有效麽。所以我們另外敬佩一個武裝同志蔣先生。我們通電。說比我們尤高了。若武裝同志個個像他要歇便歇。服從我們監察委員會。黨是定會有權的。這借過去以望將來。結語是武裝同志服從黨權。黨權即生。

又說一方面的醜歷史。不說別有包含。就是簡單說汪先生的促開第四次會議。長衫同志允許了不算。必要叫武裝的張發奎黃琪翔動兵。倒了備開會的李同志。作爲保障汪先生口口聲聲。他們是正當。簡單是爲反對特別委員會。促成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裝的出來講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價值呢。所以蔣先生今日對於軍人。懇切言之。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縱私慾的。終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乃洗不淨的污點呀。止有軍人自己覺悟。蔣先生飄然引去過了。他給大家一個好模範。所以他在國民黨三字已允許做最後的文天祥。不要在黨權也止好讓他一個人做文天祥。

（六）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廣西諸位。通張作霖是不通的。附和共產黨是永遠不會的。害

生智那種無限制的野心。是決決沒有的。一個不留神。形成了一個小新軍閥。阻礙黨權。是要話位於上了惡當後。大大留意的。所以這回會議。若居然會議出來。議決不應當代他們討伐張黃。乃是簡直無黨。豈但無權。是中了共產黨先消桂後消其他的計劃了。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無利用廣東海岸。與海參威通波之意。必應離去廣東。他把軍人來干涉罷會。也須得一個相當處分。

（七）什麽且不管共產不共產。開成會要緊。什麽附張黃通電的委員。皆當由監察委員否認其有出席權。以後可以否認議案。只種筆墨的無意識官司。打儘管打。那都是人防虎虎防人的辦法罷了。猶之乎汪先生得意洋洋。說監察委員會都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還行使什麽職權。那末執行委員會也早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開什麽第四次會議呢。終之口舌那裏爭得明白。反正後來的事實。他會出面證明。我終可以再不說話。順便登一個廣告。我以後親友的應酬信。亦恐沒有日子不問。慢倘失了答覆。恕我罷。

▲相當時期的話

廣州事件。不是意外。不過那些惡色兒早點發展。到底有利無利。他們的詭計淺陋。如我們無從測知。我們一方面說。應付得好。也可以叫他不利。應付得昏庸幼稚。就造成他們的全利罷了。我二十

天以來。憂心忡忡的設想。恐怕他們的天羅地網。已經布得很密。止要叫我們張開了眼睛。多進幾步陷阱。四面一收籠來。三個月工夫。國民黨就可以完全沒有。十幾省的百姓慘遭大燒殺也就實行了蔣總司令近來的話。句句都對付。惟有他們有力量的人。安慰人心的一句話。據我們書生的見解。略有討論的餘地。他說『共產黨亦不成問題。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一人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終於無尺寸立足地。』這過去的事實是對的。而將來的希望。有蔣總司令調度。大家也相信定能照舊剷除。使彼等無尺寸立足地的。但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們迂謬書生。不能不作無病的呻吟。就是據我們的淺見。現在的局勢。似有異乎從前的。約有下之數點。

（一）從前是他們驕傲。吃我們一個冷不防。現在他們是清楚了。如是如是。對付的周密。已布置了三四個月了。

（二）從前是被我們冷不防的封鎖在長江上游。庫倫那條路亦不能通。海參威是更不用說了。簡直毫無接濟。加以湘鄂的貧瘠。現在是我們被他冷不防的佔了與海參威自由通波的粵港。就在財政上。他們佔了一個十倍於湘鄂的富饒地域。我們比較四五月。却失了一半的款項。

（三）從前是他們自以為將要成功。所以連我親眼目覩的共產黨。都充滿了腐化。止爭

位置。現在他們都動心忍性。知更有槍殺的大利在後。決鬥非常努力。我們的同志。正昏昏貼貼。各做功勞浩大的夢。你妬我。我忌你。全失了四月間求仁不得的精神。文武都是如此。

（四）從前雖有些跑不了的反動分子。他們亦都忍氣吞聲。求免了災禍。已算僥倖。因爲他們的朋友。正在那裏公開敵對。止有來拖累他。無從來掩護他。現在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躲在積極反共的旗幟下。弄得五鼠鬧東京。夜半捉賊。賊亦喊捉賊。賊却放了。把捉賊的倒打了一頓。甚至利用人的弱點。眞個可以誘導捉賊的乘勢報復。捉賊的借賊自打起來。（近來有一個新聞。大家沒有注意。就是胡謙妻是控胡謙是被黃琪翔的師長李漢魂所殺。想來胡謙不甚見悅於各方面。事或有之。但他的罪也是一個捉賊的。被人打了。人家如無其事。恐亦實在的。）

（五）從前共產黨是存心要躲在國民黨後面叫國民黨掩護。乃是做給一般人民看的。現在他是止叫一部分人。到國民黨裏來。專騙國民黨。使之貽誤。他們對一般人民簡直亦裸裸的打出共產黨旗幟。用不着什麼國民黨。因爲一則國民黨的招牌也不是金字的了。二則習慣了他的名詞。也就不算希奇了。三則燒殺的味道。實在是老祖宗一路講的。到反亂時節。本來不能免的。革命革命之聲。充滿的不息。止知道革命就是反亂。反亂就是殺人放火。共產黨能長毛，能白蓮教。能料想是一樣東西。現在這種觀念的程度。被盜匪充斥。綁票紛紜。漲得更高了。是不

可諱的。這也是替共產黨澂增的保護色。

諸如此稱類的今昔不同。不必盡述。這都可以貢獻給蔣總司令作參考。我望他劍及履及的起來，行使總司令職權。剋日先把廣州蕩平他。中山先生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專。仇恨忘得快。

什麼公私分得清呢。什麼飲食男女。都是個人的私事。文王的則百斯男。孔子的狐貉以居。並無關於社會國家。中山先生民國二年娶宋夫人的時節。胡展堂先生曾要進言商量。總理馬上對他說。展堂。我請你同我討論國事的。不曾請你來過分我的家事。胡先生到此好無意思而退。

什麼責任拿得專呢。他把國事算做一個人的事。是黨人沒有不知道的。他從來不曾說一句。黨裏要我幹我就幹。不要我幹我就歇。止於幹到底。剩了他一個人。也要幹。他於位置相當的。應做什麼就做什麼。民國十一年。他要做總統。我同汪精衛陳獨秀陳炯明等都莫名其妙。後來只索五月五日做了總統了，他叫張溥泉先生喊我去。對我說。「當時外交。非用總統名目不可。」而且做了總統。反比大元帥時代輕車減從。與南京時代做總統一樣。還要簡單些，看做總統的人名位。並沒有反而失歸。方知他並不希罕什麼名目。止是為對外的相當。

什麼仇恨忘得快呢。無論什麼人。割他皮包罷。撇他爛污罷。過後再去見他，他一樣的信任他。如無有事。又是黨裏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生平吃了陳競存的虧最大。因為幾乎喪了性命。然而十

三年他在韶關。我去求和。他止要陳寫張悔過書。就無條件的把廣州讓給陳。他自己去北伐了。可惜陳是決不肯寫悔過書。

因此閒話少說到了如此的南北皆需應付。那裏好沒有一個總司令。今天報上見李協和先生的說法。止要有實在。不必有名目。那是把名目看了輕。不曾顧着相當了。總司令本值得幾個錢一斤。乃是蔣李兩先生見解相同的。然而發號施令時的專不專。分別就大了。講到我們黨人本把名目看得甚輕。誰做什麼。不過如扮戲一般。誰扮小姐，誰扮丫頭。止求相當罷了。在後台還是彼此相同。微微一笑麼。然而在前台。終要扮一個像樣才好。蔣總司令的辭職。本來自始至終。不會有一個機關允許他。現在又經多數執監委員催他復權。他本也誼不容辭。

我望特別委員會。既然發見了不相當。也好像總理既不需總統。便辭却總統。到死止是一個大元帥。趕快卽日解散。把黨的職權。交還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止是一個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機關。本來好好的在南京從前的省議會裏。文卷印信完全在內。秘書處一向存在。各部也召集就到。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本有少數出入其間。不過九月裏經了一個調停。將職權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代行罷了。若特別委員會把職權還了來。而執監委員到得少。就叫秘書處把公文可收起整理。請常務委員先到。便可日日先開常務會。倘拉都路的一齊到了。就開全體會議。至於常務會。既是甯漢合作。那麼甯漢從前的常務委員。既未經第四全會否認。又決不聽特別委員會

否認。他如何會沒有資格去開常務會呢。就是政治會議。也未經第四全會否認。也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如何甯漢的政治會議。不能暫行職權呢。所以黨的職權。乃是借題發揮的在那裏起鬨。其實絲毫無什麼缺失。

這都是目前的要圖。至於廣州這回事變。歸過在那一個。却止看見新聞報上張發奎說。「廣東弄至如此。我對廣東人不住。」却還不聽見汪精衛說過。汪止在前天報上說。他夫人言廣州共燄甚熾。似乎便是逼張發奎逼起來的。李任潮先生獨置此條而不辯。蓋張黃軍內有共黨。共黨日日伺隙。都是汪所自言的。既然如此。一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二則共黨的趨勢。既如此利害。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逼走了。乃交在無力反共的張黃手裏。這都是怪得不可思議的事實。那裏能把標語上有些打倒汪精衛字樣。就算事實證明呢。所以就無共產黨的嫌疑。這回汪精衛的輕視黨權的證據。及釀成共禍的罪名。也恐難逃罷。候慢慢的再說。

▲辨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

大記者執筆。我本不說話了。但關涉到我自己的。不能不回答別人幾句。免得對方說如何一句不答。無異默認。故寫呈以下幾行。請求采登。不勝感泐。

今天得到陳公博先生從廣州打來一個無線電。其文曰。（銜略）「報載先生謂此次廣州共

迸空。變爲汪先生之苦肉計。猜痛如此。先生尙復以兆虛滙汪先生。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計。矜智如先生。或傻爲之。凡屬國民黨眞正黨員。不獨不忍爲。抑不忍言。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譫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弟等深惜之。公博口口印」（二字電碼不明）

前因他說我生疽補薄。彼時他正強有力。所以他把對罵的態度出來硬抗。現在他自知錯了。於是把萬元的臭糞來汚穢了。要使我的說話無價値。利他們的進行。這位陳先生。眞是個鬥角裏的萬亮。但來人何人。何不舉姓名出來。既稱陰受。何以數目又淸淸楚楚。眞是陳公博的亂發譫語。什麼任潮不任潮。雖然由汪夫人介紹他的女兒。做過我的學生。但我與他家慶弔也不會通過。這回到了上海。止在海鐘路拉都路當衆見過幾面。又本月四號。我與張李兩先生同去南園。尋他及李宗仁先生。說明外間挑撥的法子甚多。此次止好痛剿張黃。以外都應讓步。五號李濟深何應欽白崇禧楊樹莊陳銘樞李宗仁方聲濤七位先生具名。約有十許人商議。我因張黃變後。白先生還沒有見過。也要把昨日對兩李的話。同樣的去致意他。又好久未見陳先生。聞說他將去討伐張黃。也要勸他速行。所以也就到場。聽聽李石曾先生來說。他們要延會兩天。商量一切。我自然也胡說了許多話。六日又有帖來。我函復不去。七日是譚延闓何應欽伍朝樞吳鐵城李石曾朱培德孫科李濟深張人傑蔡元培李宗仁十一位先生出名。請在南園吃晚餐。我是午後到張靜江先生家。與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商

定檢舉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三人。不任出席。李石曾先生簽名時。聲明「我信汪先生尚不是共產黨工具。不過他喜歡的甲乙丙丁。一個利害過一個。共產黨卽迴鑽的存在。引到共產黨猖獗。則必有之結果。故諸君所料結果。我亦料之。」適陳果夫先生亦來。他說「我心上贊同。不必簽名」檢舉之稿旣定。因我說過八日不到會。知七日晚上赴宴者甚多。擬去席上發表意見。遂附李石曾先生車子而去。此宴之後。九日李宗仁孫哲生蔡孑民三先生曾來我家。李先生定要叫甘乃光諸人亦不到會。當時以為十二月十五將正式開會。粵委多數必請政府討伐張黃介議銷。我說。「讓他到會好了。果然將政府討伐令議銷。反正這回蔣總司令主張用兵。亦甚堅決。我們止管我們去打好了。」李亦就首肯了。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十八。沒有見過半個廣東人的面孔。前天晚上在張靜江先生家。約了蔣先生李石曾先生李任潮先生談話。任潮先生巳經上了赴甯火車。沒有到。十七我也登過報。不見一人。所以那筆萬元的款子。沒有機會在他的袖子管裏陰授過來。我也無從陰受。或者我春秋已高。他有冥洋萬元。到陰間給我受罷。老實我們江蘇人還沒有如此卑劣。罵了他們廣西人不見十面。肯受他區區萬元。替別人做文章。賣朋友。被他廣西人暗笑麼。那就敢回覆你。小子春秋高。從一個刻酷小人。兢兢於忌憚。修鍊到還沒有做過鄙陋的事。我們的生活簡單。用不到許多臭銅錢來維持。我不願給廣西人倒來穿破了褲子。我來開一筆賬給你。報告與黨中的銀錢交涉。

民元前一年冬間。中山先生在倫敦動身回國。屬我同石瑛先生隨後就走。各給船費六十

磅。是受了。

元年。中山先生辭退總統後。請胡展堂先生函贈我一千元。也受了。

十三年。由謝惠生先生傳中山先生的命。給我監察委員薪水三百元。公費八十元。我因未監未察。退交謝先生。

十四年春間在北京幫什麼政治會議。二三四的三個月。由汪精衛先生每月給我二百元。說是 總理給的。也受了。

十五年冬間。充什麼特派委員。跟鈕惕生先生活動。却因湊款到法巡捕房贖一個姓楊的共產黨。我反貼出二百元。

十六年四月反共後。蔣總司令因我與李石曾先生不就何職。無錢使用。借我們各二千元。使慢慢零用。李先生即將這四千元給幾個人辦報去了。好在我們坐白車。白吃丁園招待處的茶飯。沒有什麼零用。

五月因我掛名總政治部主任。（實在我至今也不曾曉得總政治部在戶部街何段。大門南向抑北向）送來月薪五百元。馬上退還了。

蔣先生知道了。從五月起。仍叫人借給我家中三百元一月。直借到十月。我家中都受了。

十一月底。又送這借款三百元來。我因已得一個書局的校閱錢。不敢再累朋友。就作書璧

謝了。

六七兩個月。我到中央黨部去開會。會計處遂住了。每月交給我三百元的監察委員公費。一共六百元。我想這是榮任了三年監察委員。不可沒黨中的恩典。也就受了。如此。反共以來。實得洋二千四百元。家中七個月房錢家用用去了一大半。八月回家後。我又買照相鏡頭等四百元。剩下五六百元。正計劃開一個貧民便放宜大照相舖。不料廣州事起。忙打筆墨官司。又與共產黨結下大仇。匿名信紛來。止好躲到別處。希望編點書出來賺幾文錢。（順便聲明一句。我要編的。是物質文明的小孩書。不是寫以前那種狗屁東西。三四年內會有什麼吳稚暉論著文集等。也來災梨禍棗。我是一概不知。目前竟有朋友來問我乞取什麼文集。這是一件吳稚暉難受的事。因為每遇一個風潮。就有曹錕呀。吳佩孚呀。一種投機的刊物。紛紛出來。現在的情形相同。叫我去謝別人罷。我也不配謝。叫我去罵別人罷。別人總算抬舉你。怎麼好去罵。只索別人有紙張糟塌。由他去罷了。）

我若早要萬元。莊言之。三月裏共產黨不是舉我做江蘇省務委員主席。登報揚名過的麼。我委蛇伴食。每月薪水六百元。公費八百元。八個月來。早萬元矣。陽受不好。却要陰受麼。諧言之。陳公博是什麼么魔。不是做了什麼地方的財政官。被人傳說吞款幾十萬。也登報揚名過的麼。好像就是同現在槍斃的詹大悲。先後發見的贓罪。當共產黨盛時。沒有人追究罷了。我吳稚暉「春秋已高」飯也

要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雖像狗彘。止希罕萬元。所以有位住在長浜路的常州同鄉他告訴我的親戚，「我在南京得到二三十萬元」才算看得起我萬元萬元。輪得到你來小覷我們窮措大。算汪「叫化無棒。受了狗的氣。」

以上是我的答復。以下是他們的事實。

他說我的萬元。是說了汪先生把共亂做苦肉計得來的。這眞是陳公博造謠也不會曾造。我極攻汪先生是受了共產黨指使。乃是在共亂以前共亂務。要我完全相信他們沒有陰謀。至今是不敢說。因爲民國元年。袁世凱就在北京弄過這種把戲。是汪先生親身受過的。有人說袁的初心。也不過借來駭駭汪精衛蔡孑民鈕惕生一班請他下南京的人。不料焚燒市場。搶殺通城。鬧得那末大。所以你們自己明明知道共產黨是危險的。將起事了。爲什麼小題大做。爲了反對特委要弄兵還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廣東。致廣州空虛。難道趕了李任潮。還不夠示威。來要挾特委麼。又爲什麼。把許多有名人物。如鄧演達等。函召的函召。放進的放進。你們起初。也不料要「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生命」無意識的放任放任。是終批評公得道罷。苦肉計三個字。乃是我「兩個舊電報」文裏引的李任潮語。我自然不能否認李先生的話。我却不會十分肯定。旋因汪先生說了「殺盡共產黨」的良心話。我們就把苦肉計姑且閣過。把你們輕舉妄動。定你們的罪名。你們也早已自劾。政府也不過照此查辦。李任潮要趕走汪精衛。不已趕得正正當當。汪亦止好跑了。難道還出萬元。來買吳稚暉贊同苦

肉計。才有力量趕汪麼。就是你們算在那裏平亂。然自己犧牲了別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還有面皮留在廣州麽。你看上海總商會詰問你們的疑點三個。你們有面皮回答麽。難道也是李任潮又出萬元去買出來的麽。你打電諒我萬元的意思。無非以為坐定了苦肉計。你們就不得不滾蛋。若不是苦肉計。就將功贖罪。儼然可以論功封建廣州。李任潮無奈你們何矣。殊不知你們平空弄兵釀亂殃民。儘管事後把禍亂平下。若是不要有國法。就可以讓你們仍在廣州。然那個敢開這口。那個就與你們同謀。因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並不是損失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的。止損失無辜的廣州人。無名的共產黨。難道你沒有從前聽見汪先生說過「共產黨把什麽人都可以做他們的工具。黨中最重要的人。用得着把他做工具時。也就把他犧牲了」。曾有這種的駭人說話。留在心裏。我們會馬上放心麽。我們即使暫把你們不算共產黨。李任潮也已有十足的理由。趕你們出去。他要白化什麽萬元。再來買成你們苦肉計呢。況我得了他萬元。為什麽共亂以後。反因為汪先生說了幾句良心話。就權認他不是共產黨工具呢。豈不失了萬元的預約代價麽。

你若說他一到上海。已給我萬元。那麽我們上了你們的當了。很很罵你們與共產黨勾結。警覺了你們。必能促你們加緊防共。若至今廣州晏然。我就是你們一個「曲突徙薪」的功臣。在李任潮方面。是個一無價值的幫忙了。萬元恐還要索回八千罷。可憐你們自己不爭氣。覺被我如神仙般的料着。據你幻想。也是我萬元的財運亨通了。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

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黷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吻。都使得出。所以張向華已服從了蔣總司令命令。願出北伐。惟有你還想盡方法。維持延推。圖在廣東刮地皮。施陰謀。但恐你愈弄愈拙。共產黨恐怕也少不了你。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立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吳稚暉便任你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槍花的進行。你腦殼就會撞破的。我同你拆過字了。比小糊塗終要靈驗百倍。

▲三民主義三十年成功

我對孫總理的遺作。自愧太忽略。沒有多得研究。所以不能對大家多說。我現在且將我的感想。同着我向來對不了解國民黨主義人所解說的話。來同你們說說。

有許多人都迷信三民主義。是孫先生自己發明的。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因為孫先生不過是為應時勢的要求。以為非三民主義不能救今日之中國。所以他把三民主義的大綱。編了出來。教大家本着他的意思仔細考慮。去推行。所以我們能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先知先覺。而不能把他當作一個有創造萬能的上帝。

此時我來說他的三民主義。恰合今日中國時局。這不是作無味的恭維。有人懷疑以為是太早。或者以為太利害了。這都是人們對三民主義沒有真正了解的原故。向來社會裏的人。不論在何時

代。都會分三派。（一）急進派。（二）守舊派。（三）猶豫派。守舊派之阻止社會進化。自不用說。就是一般猶豫派也是於社會進化有妨礙的。如從前的進步黨。研究系。以及國民黨的溫柔派。皆是這一類的。他們都以爲中山先生太極端了。就算他是極端。他却剛剛賜我們一個合時勢的解決時局的辦法。三民主義。當俄使越飛（譯音）會着中山先生時候。他問中山先生說。『照爾的三民主義的辦法。中華革命。要多少年成功。』中山先生答道。『要三十年。』人都以爲他是說大話。我却以爲他是太謹愼了。他轉問越飛將軍說。『照你們現在俄國式的共產革命。要多少年才成功呢。』越飛將軍答說。『要二百年。』照這樣說來。在三十年以後。及距今二百年以前。中間這一百七十年功夫。還不是讓我們三民主義去行嗎。我說。『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因爲他們現在所[illegible]的。確乎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就是俄國式的共產主義。現在也行不下去了。所以越飛知道不容易。才說二百年。但是他這二百年的話。或者也太多說。他們彼此這樣豫計年限。並不是隨意說笑的。因爲在中山先生的意思。就是以爲中國此後三十年。可行他的三民主義。再後若世界大勢變化。就是中山先生不死。也必要另採用一種辦法的。我們現在且照中山先生說的三十年來說。我個人最少還能占這三十年的一部分。我也當盡我的力。在這一部分時間內。與大家共同奮鬥。

從前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有許多誤會。現在算已了解了。但是有許多人還在攻擊無政府黨。以爲他們對國民太冷淡了。這也不怪。因爲無政府黨同共產黨。兩黨的主義和主張向來都是不對

的。有人問我無政府黨革命。要多少年成功。我說少到五百年。多或三千年。現代評論的人。就罵我不應該那樣說。我說我很希望你們努力去。能快更好。不過我相信。若要取一種合理的努力，恐非到那時不可。所以我今天就不在這裏來對你們說。「你們為何此時不行無政府主義呢，」你們若果冷冷靜靜的對我說。「若只在本處行。或者可以。若要行於廣東，行於全國。恐怕做不到。」我到也沒有話說。有一些柔弱派的黨員。他們的心。是很好的。不過他們太過於是「二百五式」的革命黨了。走了一條路。只要一有阻礙。即是改走一條。終久弄得迷失路途。不過瞎衝一陣罷了。有人罵我說。「若無政府主義要三千年才能成功。則管你何事。」我說他決不會由二千九百九十年。一跳入三千年而成無政府主義世界的。所以我們對三民主義。也要早早努力才行。斷不能等他到念九年以後。一跳而成三民主義國家的。我們如果不靈作。那麼世界上就可以無事。地球老爺。也要向我們告辭了。世界的進化。本諸自然。我們不能阻止的。現在我們以為三民主義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式的共產主義。二百年可以成功。無政府主義。三千年可以成功。到三十年後。二百年後。三千年後。他們那時的人。各各都要以我們講三民主義。講共產主義。講無政府主義的人可笑了。因為到了那時。他們又要有他們的新主義了。猶之乎我們現在有汽車火車飛機。就以為快的了不得了。將來到科學發達到極點。能一按電鈴。就把我們送到歐洲。那時的人。自然要笑我們用汽車飛機的可笑了。所以世界是時時變化的。有千萬個我。變了個他。千萬個他。變了個我，大家都要做出個樣子來。使人家稱他好。歐

戰以前的世界。與歐戰以後的世界。大不相同。這是中山先生也曾經告給我們的。最明白的是戰前世界走得慢。變化小。戰後世界。走得快。變化大。這種變化。是會循環的。譬如專制變共和。共和變專制。但是後來的專制。決不同從前的專制。後來的共和。決不同從前的共和。所以將來的守舊也決不同現在的守舊。宇宙大。地球小。進化線。都繞着宇宙走的。不單是繞着地球走的。有了二百萬年的進化。猴子才變成人。有了四千餘年前伏羲的茹毛飲血。穴居野處。才有今日的佳餚美味。洋房電燈。有了歐洲蒸氣的發明。才有工業大革命。有了科學的發達。英皇太子才能夠用無線電坐在他書室內對數千萬人演說。所以我們也必要有三十年的努力。才能達到實行三民主義之目的。至於有的人。往往以為三民主義。現在行不通。為何行不通。因為人人不明白了解三民主義。猶之乎人人以為無政府主義。絕對做不到。為何做不到。到了三千年以後。丫頭老媽子車夫走卒。都受了三十年的強迫教育。都有了大學畢業生的程度。他們知道自重。以法律的拘束為辱恥。那時自然可以行無政府主義了。所以若有三十年訓練反宣傳。使人人皆了解三民主義。自然就可以行三民主義了。有甚麼行不通的呢。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安不忘危

今日兄弟不過把北方情形報告。一。來看大會。二。趁機會將北方情形及個人感想。貢獻各位。這

同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重要目的在整理黨務。兄弟把整理黨務說幾句。如何要整理黨務。因黨內稍有意見參差。怕參差到將來而生誤會。故趁早糾正。兄弟先表一句總話。這時候我們好危險。如一家然。兄弟姊妹正在討論家務。兄說弟不好。弟說兄不好之時。前門外忽來強盜。後門又來小偷。四面環境所迫。我們無時候討論家務事。兄弟由北京來。覺得北京直隸如下雨一般的黑暗。迫到上海。覺得稍好些。及到廣東。覺到光明世界。一人感想隨環境而變化。所以兄弟在北京時欲一步走到廣東。將京津情形報告。大哭一場。到了廣東之後。反覺大歡樂。我們對環境不可受其欺。不可在光明時候忘了黑暗。如兄弟在北京去年十二月時候。覺得北京國民革命。快要成功。迨到二三月稍覺不同。還覺其力量偉大。到四月來。段祺瑞慘殺學生羣衆。已覺得黑暗來了。四月間段祺瑞走了。以為天已光明了。不圖初八初九初十至十五日。國民軍退後。北京黑暗了。到了二十日眼睛一瞪。不是我們的世界了。都是他們的世界了。從前北方由北京起。天津。河南。開封。濟南等處。有許多黨部很是煊赫。兩月來。完全沒有了。從前大家分左右派。現在一個都沒有了。北京黨部有左右兩派。右派黨部在南花園一號。左派黨部在翠花胡同八號。到了二十一日那天奉魯軍入京。左派的人走了。書籍宣傳品亦失了。右派以為一點赤色沒有。可不必搬遷。卒之仍要走。又丙派的民黨俱樂部。不日聯絡官僚軍閥。而會內之江維藩。亦居然被奉聯軍拿去了。國民軍退後。有一內閣總理賈德耀。是我們的對頭人。他是三月十八日慘殺學生羣衆的。吳佩孚亦指為赤魁。又王正廷黃郛等。而吳佩孚亦謂為赤魁。可知

我們分派。而軍閥則一概捉去。今日兄弟說易經一句話。「安不忘危。」爲黨人箴規。新年初一。我不歡喜朋友恭喜發財。只要說今年我不要死。此是實話。諸君留意。廣東現在是我們很平的大道。如玩把戲。有本領的人。能在線上走。走過去了。世界的人拍手。走不過去。簡直是要死。中國只有國民黨能走此線，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以成功。若不能直走繞此線而走。則路遠成功難。諸君不要拍手高興。如國民黨走不好。廣東不是黨所有。是敵人所有。故此線走得不好則要死。去年九十月間廣東的情形。打死的打死了。逃走的逃走了。大家有何面目受人調和。大丈夫應肯受人調和。今天致意各位。勿在廣東光天化日之下。爭意見衝突。有工夫的人衝突不要緊。無工夫則不可。人類不能無衝突。有衝突方有進步。勿爲環境所欺。兄弟以爲人之衝突不可免的。須把大衝突銷除小衝突。現在國民黨內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而黨外更有吳佩孚。可名爲吳佩孚派。須將黨外之派銷除後。方能整理黨內派別。

這是吳稚暉先生在五月二十三日廣州全市黨員大會的一篇演說詞。因爲他的主要意思。是勸一般黨員。不要全變成近視眼。祇注意黨內一些小問題。而忘却四面的敵人。忘却國民革命的責任。致搖動黨的根基。所以我把他引易經上『安不忘危』的一句。拿來做這篇的題的。親愛的同志。這是甚麼時候。眞是『前門外忽來強盜。後門又來小偸』除去極北極南有一片光明光明的地方。全國幾全在黑暗勢力籠罩下。雖然這種黑暗勢力。總有消滅的一天。但是

甚麼時候。能使這種黑暗勢方消滅。就仗恃我們努力的力量多大了。欲增加我們的力量。第一着先要我們內部團結一致。『革命的戰士緊結起來。』我以為這是現在應喊出來的一個口號。『人類不能無衝突有衝突方能有進步。』這固然是眞理。我們『須把大衝突銷除小衝突。』這更是對我們同志藥石之言。我們不把黨外的『吳佩孚派』『張作霖派』『銷滅。換言之。我們不能使國民革命成功。我們甚麼事也不能做。我們『不可在光明時候忘了黑暗。』我們尤不可在黑暗的時候忘了更黑暗。須知道。王正廷賈德耀黃郛江維藩之流。尚且被指為赤魁。可知新舊勢力。無絲毫妥協之可能。你一度做了革命黨員。就是再向軍閥官僚投降。他也是不要你的。親愛的同志們。猛醒吧。『革命的戰士緊結起來。』『我們須將黨外之派銷除。後方能整理黨內派別。』這是我們一致景仰的吳先生指示我們的途徑。我們照着走去吧。語誠十五。六。二十八。

▲個人的瞎三話四

▲上

力子先生。我自己對不住自己的嘴。常常想瞎三話四。倘然你能在什麼報角上面賜他登登。我是感激不盡。這是社外個人言論。又是信口開河。閑講白嚼的意味多。錯誤必然很不少。你

是我的老朋友。頂頂不客氣的隨時糾正什麼朋友或非朋友。值得高興指點錯誤。也歡迎他們隨便賜教。我亦可以不厭求詳的自己申明。又算不了筆墨官司。就是我們朋友此糾彼辨。預先談開是各抒所見。更宛不上什麼左右黨爭執。這或者借了我的瞎三話四。可以得先生們糾正不少。否則藏在我的肚子裏。你料我早已不會有那種誤點了。不曉得。我肚子裏竟有。如我一類的人。我們黨裏也就很不是少數罷。那也何妨借我做一個神農嘗百草時節的水晶肚皮。常常當西洋景看看呢。自然。我請先生糾正。祇怨在大端的錯誤。至於小小錯誤。如我的刺刺不休。可以諸病百出。要像蒙師改小學生的作文那種糾正。當然不能。所以先生們懶於糾正的區處。當然不配算做默許。皆我個人負責。祇是我個人的瞎三話四罷了。

人家問。你不是新近到別處去躲開了一陣。很厭世似的麼。我說躲起來是有的。厭世二字是。在吳稚暉的「哲學」字典上是找不出來的。我在廣州歸來。有所「感悟」。覺得我的預備中學功：三四年。到六十四歲去進比國勞工大學是爲正理。要預備那中學的烏功課。在我的蠢笨本已不易。加以六十歲學打拳。三四條算學做下來。幾十個外國生字記下去。腦子痛眼花轉。此好自由自便的閑跑跑。尋忘機朋友講講笑話了。哪里還能幫人家去盡公益。替窮朋友畫策館地。做種種不相干的應酬呢。所以借廣州去一躺。我自己同窰姐兒一樣。洗一個浴。謝絕一切。乃是實在頭一天從廣州回來。就有我的表兄問我。結果如何。我大笑。我到香港。便有陳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孫方叫我去做說

客的了。當然就不肯賤賣到廣州。便有孫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替陳方去求和的。當然擺起架子。其實我是游汕尾。看韶關。回來再有人來找我。我就可以說即日要上奉天。容易拒絕了麻煩。我好同英法字典代數詳解。密切地在小屋裏周旋罷了。講起實在得罪了朋友不少。摸着良心。眞對不起人。但是我把我老頭兒要作四十年前的少年用。許多朋友聽到了我的自行供招。當然都能一笑見諒的了。所不懂的。爲什麼現在又有閑工夫瞎三話四呢。那是休養的好消遣方法。這頂容易明白了。我們同朋友去閑談天。嚼到嘴酸。還是有興味的不肯歇。眞也不倦。若是會親同尊客應酬。不消半點鐘。便腰駝背折。一天不快。這是人人有一樣的同情。(極少數有官僚根性的或在例外)不是我瞎說罷。因此有了題目要我做文章。那是要了我的命了。若說瞎三話四。便搖筆即來。寫了幾多張。連算題也容易看懂了。生字也自然記得了。所以瞎三話四是有工夫的朋友偶然在路上相遇。立談笑話半天。也是有工夫的。若是約了日子會面。就討厭了。會議。更討厭了。至於演講。簡直太麻煩了。到廣州去講和。精衛先生說。和不成也沒法呀。要緊的請你去充當軍官學校的政治部長天天演講一點。介石先生說。你明天就來。海濱先生說。後天廣大也望你去講一講。曾女士說。執信學校二十一開會。我終究對汪先生說。我再不願做那窰姐兒的勾當。今年夏天忽然四面一湊。把我做了兩個月的道人。充做人家學校及團體的點綴品。吾鄉死了人。必要請一個道人念着領路壽生經。乃是出喪不可少的點綴品。現在學校及團體開會演說人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很望此種形式的點綴。稍能衰息。

）弄得天天臭汗淋漓。病了半月。既說像道人。爲什麼又講是𡡉姐呢。就是揣摩當日座客心理。說得又投機。又大方。便彩聲四起。倘要一味本着良心說話。便很容易做黃仁先生第二。即不打煞東也斷。西也斷。必定得到惡結果。（黃仁先生不肯做𡡉姐。便做了犧牲。但這件事。我一面爲黃先生揮涕。一面我也大胆的要爲對方原諒。當十月十日盧何未定。所稱國民大會本是到胡同裏替恩相好做壽。大家祇注意於「大先生」有氣骨。不屑屈伏在大少爺威權之下。「尖先生」太爛汚。如何如何。這德督在標經上而已。大家看當日的盧何。當然是大先生齊燮元始終做尖先生。在那種情況上論是非。說不到造牌坊問題。黃先生是一個無邪氣的青年。走到胡同裏去講造牌坊。自然凶多吉少了。對方因揣興而起不識時務之爭。定然有的。若造根本反對造牌坊。一定未必相罵無好果。也是有的。存心打煞人。更是未必。現在全中國正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清和坊。有造牌坊志願的人。在胡同口搭台。你演你的造牌坊。他也沒法。并且他聽慣了一定慢慢感化了。若趁他們堂會。闖進去演講。就大生問題了。例如現在北京馮玉祥家。也正在那裏做堂差。倘要進去和興。也講到「敲竹槓」勿「淴浴」。就算危言危行了。講造牌坊是一定遭到沒興的。所以精衛先生說（我不相信演講可以蠢麼。）我說。（你搭你的台是可以的。到人家台上去。不做𡡉姐者幾希。）我既反對演講。我却又瞎三話四。就是想學「小熱昏」。在胡同口打鑼插幾句造牌坊的笑話。或者聽的就是烏龜。也可以掀開了嘴笑。我因此永戒演講。狠情願瞎三話四。

▲下

我的瞎三話四。已蒙力子先生。賜登了。我望的糾正。便又蒙克明先生隨即糾正了。都使我欣謝的。我對於黃仁先生的揮涕。實是有誠意的。止要用一個反證。都可以證明我的語意。例如今天時事新報上尊慕管先生的「爲吳佩孚呼冤」記者先生的新聞標題曰「吳佩孚竟慘敗矣」曰呼曰慘。若叫朱晦菴用解釋論語上「憶」字的調頭。來解釋這兩個字。惟有曰「呼傷痛聲。慘尤其是傷痛聲」他們是有誠意的麽。我敢代爲正對曰。過幾年。我不敢斷定。在下筆時。是有誠意的。然則我之態度。必曰「爲吳佩孚失笑」。又必曰哈哈。吳佩孚完矣。沒有對黃仁先生的揮涕。會假的麽。但是克明先生也不曾疑我假。他祗指點出「死是比較嚴肅的事。若以開玩笑態度去替黃先生揮淚。還是不揮的好」這眞抱歉極了。經克明先生點清了。我實在對黃先生不住。但可以原諒的。昨天的瞎三話四。是描寫我的拒絕蹈姐式演講。黃先生是在我說話中拉扯到的。不曾提防到太輕褻。（輕褻是實在。開玩笑則可用揮涕的眞假證明白是不是的。好在前面眞假已論過。今不再道歉）無異黃先生在我筆頭下又做一回犧牲了。幸蒙克明先生指示。可使我加以說明。對黃先生的敬禮格外顯露點。我再感謝克明先生。

但是克明先生不但使我對黃先生有說明歉忱的機會。而且指出了我昨天說話。有兩個漏洞。

（一）似乎阻止別人到危險地方去宣傳。

（二）似乎烏龜忘八蛋的勾當。都可以相對贊同。

倘若如此。我的錯誤。更比較大了。這是眞要瞎三話四。不敢含糊了結的呀。容我明後天細細請教。今天是還有兩個算式。不會弄清楚。若百忙中瞎答的幾句。於心不安的。再會。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猛進社的各位先生們因中山先生逝世。要大家來說幾句。以表哀悼。他們尤其要尋深知中山先生的。寫一點眞切話。不要泛泛的恭維。他們招呼我。要我止把個人的回憶。如何認識中山先生。那一點是我個人最心折的寫出一二。這種題目雖出得很貼切。我也很願意寫點出來。但是現在我們正心緒如麻。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呢。但是却不過猛進社諸位好朋友的情。我就胡亂寫幾句罷。把他附在篇幅之後。也算跟着他們諸位在猛進上哀痛着一下。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姓。是在戊戌以前。彼時我雖已自命爲維新黨。其實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沒有一毫變動。所以什麼申報等等。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也加上三點水。作汶。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我的意中。也就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眞是不愧名文。於是再過了四五年。經過了孫文在惠州起義等等。身分便大了。我的心中。就不當他是個綠林豪傑。以爲他確要成功洪秀全第二。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了劇烈的維新黨。我終還忘不了要

扶持光緒皇帝。（我却不是保皇黨）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爲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汶去做罷。我是不做。因此辛丑的夏天。我正爲劇烈的維新。逃在東京。所與往還的。什麼小石川的清華派。如范靜生呀。蔡松坡呀。蔣百里呀。蔣百器呀。又本鄉的大學派。如章仲和呀。吳止欺呀。曹潤田呀。牛込的士官派。如吳綬卿呀。藍天蔚呀。又不定派。如鈕惕生呀。程家檉呵。戴元成呀。又有小弟。張溥泉錢稻孫等。不必細表當時要算清華派最激烈。他們都與橫濱居住的梁卓如。消息靈通。我看他們是半反賊。我的程度。極要想企及那他們。然而還不敢冒昧的許可。忽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也到了橫濱。正與梁啓超天天談話。他竟敢不贊成梁啓超。梁啓超很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與孫先生往還的。止有程家檉同吳祿貞。程吳天天上我們家裏來。（我與惕生同寓神田區明凌館）談說這種新聞。並且他們要邀鈕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惕生要我同去。我說我梁啓超還不願去見他。安可覓見孫文。我今天要上上野公園去。我下午六時一定在精養軒候你。同吃夜飯罷。惕生便與程家檉同赴橫濱。下午六時惕生果然回到了精養軒。我急切問他。孫文究屬是什麼狀貌。他說。「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我說「眞的麼。」我雖問他。我的心上很相信他。因爲惕生是我們南菁書院的高才生。向不妄語。於是我乃大吃一驚。孫文的資格。便不知不覺。在我心上。躍到洪秀全之上了。疑心他或者夠得上劉秀鄧禹。（這是頭巾語。）然而我畢竟不願意去見他。再過三年。到了甲辰。（西歷一九〇四）我已居英國兩年。我也已經自命爲革命黨

了。一天。有一個人敲我的寓門。說是孫逸仙。他問了留學生。才知道我寓址的。我才初見十年中意想的孫汶或孫文。他的温和端正。我是不吃驚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在三年前告我。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脫利。」在康家吃晚飯。康夫人也厚待得很。孫先生引我去。因爲他馬上要赴美洲。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

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

若說起中山先生在我心中佩服的。自然太多。分不出最與不最。然我到底是一個書生。猛進社的各位。我也不免止當他們是學者。我起初不滿意孫汶。就因爲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一九〇八他到倫敦時。似乎旅費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磅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什麼什麼。我是驚駭他的好學。曹君便以爲他不吃麵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不滿意。這是閒話。現且不表。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閑天。什麼麻雀下棋。更生平不懂得的了。直到前一月。皮海賓先生也對我說。『孫先生眞用功。他把最新歐美的社會學說。無不瀏覽。』他並說。『儘管學者如汪精衛先生等。事情太多。幾乎像束書不觀。(以)及孫先生用功。』我當時亦爲之赧然。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竟有學者亦心折之。這就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吧。一四。三。二。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一曰興中會　一曰同盟會

國民黨者同盟會之放大。同盟會乃興中會之放大也。中山先生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則國民黨乃是成功中國革命之機關。乃興中會與同盟會。實爲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個基礎。中山先生雖往。彼之革命事業。尚倚著於國民黨。方須努力而未已。撫今追昔。所謂興中會者如何。所謂同盟會者又如何。既共知國民黨應任「將畢之鉅。」即亦樂知兩會「作如之簡。」可以感悟於當時之簡陋。中山先生尚貽我等以藍篳之功。豈有因襲中山先生今日美備之主義。與夫盛大之信徒。反致「仍須努力」。諉解無力可努乎。所以殯中山先生於西山之次日。鄒海濱先生授我「興中會宣言與章程。」及「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兩紙。囑我覆刊於任何雜誌與週刊。我急錄副遍送。那兩種故物。雖與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在思想上說同一具體而太微。然其內蘊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言。中山先生特殊之精神。固始終一貫。有可尋之絲若迹者也。惟欲知其言。必論其世。中山先生所處若何之世。彼立興中會時。身與世若何情狀。至同盟會之時又如何。自國民黨之名詞發生。至於今日。彼發揮其主義。得漸臻圓滿。又際如何之世變。皆有待於綜覈之時局。熟研其生平。方不至截取任何一節之言論。（有如在今日忽錄此兩種黨會的故紙之類）止草草看過。在後世自然有人

爲反覆展遊滿清亡國史。及民國開國史。與夫中山先生年譜之類。融會而通貫之。對於彼之任何文字。皆有相當之了解。在今並世。或漫不加察於前後之世變及其自身之歷程。將一切字止作中山文編讀之。而真價必晦。故我願於刊此兩紙之前。先爲作一簡略之年系。使此兩文之相當價值易於夾縫中顯見。亦望讀者勿草草止以故紙視之而已。

（附中山先生年系）

在年系前有當說明者。

（一）中山先生未出世以前。彼所生長之漢族。已爲同州滿族管領者二百餘年。但洪楊之變。滿族威權既已墜落。

（二）西方別州異族。又在彼出世前之二百年中。積漸東侵。西北則俄羅斯帝國甚鴟張。南部葡萄牙等亦紛集。而最勁者則爲英吉利。在中山先生墮地之二十餘年前。鴉片煙戰爭一起。中國開始有洋禍。實則英人侵略世界之帝國主義。已適在其先後大告成功。故當時俄國等之帝國主義。仍爲自古留遺的未成熟者。惟英人的帝國主義。乃十分圓滿。至今足爲一切帝國主義之總護法者也。

（三）然在中山先生出世前之百年中。適在前數十年法國羅騷等鼓吹之民權主義。忽實現。美國先獨立。法國繼之以大革命。雖到中山先生出世前後。什麼意大利統一。比利時獨立。日本維新。皆

不脫帝國主義之臭味。他反帝國主義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會主義。種種社會主義。亦隨着中山先生同做兒童。同臻壯健。至中山先生將瞑目之先。竟使我之讎敵俄羅斯變爲反帝國主義之領袖者。世變之急。如是如是。

因此三條之之世變。遂使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惟冀革新而制夷。從外知徒然革新。若止效法意比日本。適落帝國主義之漩渦。而以暴易暴。於是知圖徹底之改革。非與世界反帝國主義者攜手。自帝國主義之軍閥倒起。倒至帝國主義之最大護法。革命方算成功。此則中山先生易簀時。一切宣言大等等。燦然明備之所由留遺也。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中山先生一歲

生於是年十月六日。在香山縣之鄉間。（別傳作七日誤）洪楊軍被鏟滅才三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二歲

戊辰　七年。西一八六八。三歲

己巳　八年。西一八六九。四歲

庚午　九年。西一八七〇。五歲

普法戰爭　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辛未　十年。西一八七一。六歲

壬申　十一年。西一八七二。七歲

癸酉　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八歲

甲戌　十三年。西一八七四。九歲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十歲

丙子　二年。西一八七六。十一歲

丁丑　三年。西一八七七。十二歲

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

戊寅　三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

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聽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耶教學校。

己卯　五年。西一八七九。十四歲

庚辰　六年。西一八八〇。十五歲

辛巳　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

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鄭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壬午　八年。西一八八二。十七歲

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陸皓東。與陳尤楊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為四大寇。

癸未　九年。西一八八三。十八歲

甲申　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

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

乙酉　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

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滿廷。創建民國之志。是由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

丙戌　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

丁亥　十三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

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誤也。

戊子　十四年。西一八八八。二十三歲

己丑　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二十四歲

庚寅　十六年。西一八九〇。二十五歲

辛卯　十七年。西一八九一。二十六歲

壬辰　十八年。西一八九二。二十七歲

癸巳　十九年。西一八九三。二十八歲

自傳曰。『及余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爲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勢。』又別傳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耄辭。』據以上兩說。先生遊武漢及京津。但知在甲午前。未能定在何年。終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除遊武漢京津外。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自傳所謂「借醫術爲入世之謀。十年如一日、」者。即指此等年也。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二十九歲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州」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叵是年九月十月分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其書又云『文生二十有八年矣』乃以西法計算。

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

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亨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主之。設農會於廣州。陸皓東鄭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陸皓東與丘四貴朱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瘐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鄭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北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考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蓄長鬚。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啓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遍傳各會館簽名。即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動於政治舞臺。自此上書始。

皆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羣目爲愛國志士。

丙申　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六。三十一歲

先生在檀島。推廣興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州。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州華僑之風氣閉塞。比檀香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爲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醫校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居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氏。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龔照瑗釋出。（龔照瑗有人作龔照璵。誤也。照瑗曾爲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璵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瘐死。）先生被困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被難記。」亦有譯本。其所譯之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爲龔使隨員。實與龔姪今內務部總長龔心湛。同奔走於偵探及預備雇船解送先生回國等事。吳有隨軺筆記。曾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祕書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縱。並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並附節略。敍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時即華八月十七

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黎花浦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淸。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痴詢英外部。擬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代拿。必爲刑司駁阻。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乃雇包探赴黎花浦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楊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拼切之孫字。刺史恍然。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日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枉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至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入。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至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砲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晝

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只可釋放。派密探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跡。仍無復電。時署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孛報忽刊此事。不直使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辨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已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中日昃。聚衆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即柬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會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即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釋放。馬參贊諸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全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雇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磅。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留。當即據實電覆。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磅送一密信。并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即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合作不平鳴。致貴署不得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

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余是以着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遍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直用馬格里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痾。更幸外部允照星使憲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磅。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轉輾竄匿瀾跡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龔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倘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之牟隱廬。」

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不得謐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園社稷壇大殿。見龔仙舟先生代表段執政對殭卧之孫文。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尚書變了內務部總長。頭銜不華貴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即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歆動了張之洞。立起了一個強學會。然因發刊一號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間康之弟子梁

啓超麥孟華徐勤等始出時務報於上海。時人大歡迎。梁啓超之名。始叫國人認識。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啓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末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偵探案。莫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候補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坡後妓寮煙榻上縱談中西學問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與嚴復等言周秦學術。嚴復復譯赫胥黎天演論。在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南北互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警警」歌。俾師生朔望謁孔歌之。亦羣目爲怪。冬間康有爲忽潛北入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皆爲妖異。余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假入京。余偕廉南湖陶欣皆至同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論除三害。八股。洋煙。小脚。然自此以後。直至於今。余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氏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丁酉尚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乃在庚子年。據彼自說。曾在時務報館。曾揮拳擊梁啓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

席上欲認孫中山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偏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編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入英使館。則章太炎者何在乎。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英倫

是年爲康梁大出風頭之年。即有名之戊戌變政是也。余四月前在天津。尙聞康有爲將被逐。余則因學生罵皇帝有公奴僕。不善其說。遂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六月忽在報紙每早見維新之上諭雪片而下。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上諭。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客人之名片而反面寫好遞入。光緒照抄。後被西太后在光緒處檢得。故憤怒尤甚。禮部尙書懷塔布即現時黎元洪東廠胡同之宅。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膚受之愬。西后遂重新聽政。戮譚嗣同等六人。八月新政告畢。梁啓超逃日本。作淸議報罵西后。康有爲遂去南洋。立保皇黨。然「保中國不保大淸」又自詡華僑信從之衆。乃言「雖無土地。却有人民」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

是年冬北洋學堂派六人。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派六人。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皆去日本。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歐美除華僑與使館。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美國童生一百。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三十人。皆派於光緒初留年。此時歐洲甚少學生在彼。

故先生自傳亦云。兩年之中時歐洲尚無學生也。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三十四歲

不知在去年之末。抑本年之初。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日。故在日本。始與犬養毅宮崎行藏相見。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附和排滿革命說者。止得百數十人。自傳云「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但先生死時之情形。仍如曩昔反對之者。進步黨甚於北洋派。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先生果「大炮」乎哉。抑所謂先覺歟。此能異日論定矣。

是年梁啓超之清議報。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大吹大擂。甚觸清廷之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三十五歲

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即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至香港長江等處活動。香港發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並合於興中會。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起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台灣趨惠州。亦不可得。鄭士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卽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人山田良政等

殉焉。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殺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裴景福所殺。

去年除夕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即太子）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所反對。未能即行廢立。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遷怒及於洋人。適有義和團以鎗炮不能轟傷自誇。西后信之。決計使之扶清滅洋。七月攻圍東交民巷使館。遂引八國聯軍進京。西后母子遁西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盡毀東交民巷居。作爲使館界。才算免却瓜分。義和團方起之時。八月初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爲張之洞所覺。擒殺多人。皆日本學生。安徽之大通秦力山等響應。亦不成。

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開保國會。開會之日。有人當衆忽剪去其髮辮。即所謂章炳麟是也。章爲時人所知始此。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三十六歲

先生居日本橫濱。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故時時相見。然議終不能合。惟自義和團一起。國人恨西后者日多。唐才常舉事被戮。史堅如炸官被殺。空前之惠州革命。亦爲世人所重。自傳云「當初次之革命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余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以後（指惠州）則鮮聞人之惡聲相加。」當時

情形。千眞萬確。余三月去東京。五六月間、鈕惕生偕吳祿貞。程家檉去橫濱晤先生。我雖去以爲甚合。却認見見亦不妨也。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我始驚異。

是年梁啓超另刊新民叢報。

冬間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余同惕生同去粵。代草章程。其時胡展堂方爲嶺南報主筆。爲述史堅如如何烈死。同深太息。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零二。三十七歲

先生在日本。

五月留學生入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余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課。另立愛國學社。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零三。三十八歲

先生從日本至安南。

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余與蔡孑民徐競吾等屢被巡捕房傳詢。惟每次皆言倘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遂不釋。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龍積之到案。亦被繫。最後未交華官。却分別禁西牢者兩三年。時人所知蘇報案是也。其實蘇報之實際主筆。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嚴先生。

自傳云。「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藉蘇報以鼓吹革命。」實未盡合。其事當別有記載。今不說孱。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零四。三十九歲

先生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且去歐洲。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李洪之事吾不知其確期。馬福益則被殺在本年也。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四十歲

先生至歐洲。自傳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歐洲再有學生。自一九〇二始。恆於一九〇三之八月至英。英比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聞法比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爲。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按自傳雖接敘東京之同盟會爲第四會。然在歐所集之三會。其名仍爲興中會也。緣此三會時。有一小小佳話。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有王發科者。湖北學生。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興中會後。有一滿洲學生

告之曰。我將通信內國。撤汝之官費。取汝之性命。王大窘。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至巴黎後。尋同鄉學生湯薌銘相商。湯亦新加盟。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之旅館外。伺先生出門。以朋友名義。直入先生之房。創其皮包。取加盟之名冊出。共趨駐法使館。向公使孫寶琦溺泣自承。孫時號開通。乃不直湯王所為。且恐又生倫敦使館之同樣笑話也。揮湯王使起立。斥之曰。速返名冊於孫文。否則我當先撤爾等之官費。遲或孫文亦訴法警。將逮汝等。湯王大悟。急返先生寓。又溺泣自承創包。先生溫言慰之。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冀其不搗亂也。先生由法赴英。彼訪我寓所。為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已載猛進第三期中。惟作彼文時。誤計年月為甲辰一九〇四）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殷殷相待。我亦口談革命。然彼未欲我加盟。且知英國學生亦無可加盟者。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

夏間濱美去日本。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遂出現於東京。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想見先生之滿意。於是空前之革命報。所謂民報亦出世。民報最有名之人物。即汪精衛胡漢民是也。胡於一九〇三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又後一二年。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當革命未成功。人皆以多盡義務為倘。故當時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人豔稱相得之益

彰。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汪胡不能。道路有基礎。實則革命尚未成功。而權利義務已夾雜縈繞。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此所以古今之革命多敗於垂成也。然反言之。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之原理播弄於人間。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亦幸而其同惡之程度。也不堅強。所以少積時日。即倒敗隨之。有如昔之津呀保呀。今之安呀福呀。皆互相水火。足令他人流連慨嘆。同一理也。

當日先生在倫敦。不與予言加盟之事。想見余之頭巾氣。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予之入同盟會也。在是年之冬。由曹亞伯自東京來。向予提議。出盟書見示。有『當天發言……平均地權』等語。余大笑。且作惡揚言曰。我輩革命。則革命耳。豈亦學康有爲造作富有票之所爲。曹瞠目無如我何。忽同座孫鴻哲徐冷語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先生亦聞其說乎。余已先書此盟書矣。」恆聞言大詫。頓即大悟。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自此予乃打破士式之觀念。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無他。皆頭巾誤之而已。余今爲此言者。正因興中會同盟會印物兩件。粗讀者不甚高明。故不恤開罪許多好朋友。在其轉載之前反復說明。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先生年系亦暫止於此。因余作年系。僅欲爲興中會同盟會兩印物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錯誤之處必多。幸知者正之。

（甲）興中會

興中會宣言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恥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切仰諸同志。盍自勉旃。

興中會章程

一　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設各地。

二　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為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為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

憒。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挽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救挽。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 志向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者。皆唯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 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爲總辦。一人爲幫辦。一人爲管庫。一人司華文之案。一人司洋文之案。十人爲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 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樂填名册。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

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　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彷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遞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　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於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謹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　款項宜籌也。本會所理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衆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　每股科銀十員。認一股至萬股。皆隨所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憑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圖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　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及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弈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　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為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會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盡妥善。

（乙）同盟會

軍政府之宣言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羶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

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卽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卽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大經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　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塘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

棄之。

右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州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州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中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汚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

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德同心。以衞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卽革命可成。令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十四。七。廿五。——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伏園先生。黃龐記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眞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龐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閭閻同胞。記念黃龐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麼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丁曉先君等。爲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來覼縷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內。王知事待他還好，你能向當道說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為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那裏找得到這麼一個闊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閣過了。到一月初五六。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廓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先生老不開，到十五那天。鈕惕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誣陷不悅於己的。坐以囫圇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狠。恐怕好肉上。天天咒他生瘡。真會坐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到一月十七上午。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在那裏掛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見申報專電。言周剛直被殺。先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評，」言之更該。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俶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

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明天便不做工。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担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保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與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中種師範為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為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鄉里。此其釁禍之大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書者。占了便宜了。）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顯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寃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埋由狠充足的。因有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辦抗租。老實敝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桌子。在一張烟榻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提到官裏去。審訊數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

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晉省時。面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關歲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人權保障」，藉口「軍法」。什麼小小腦袋。値幾個小銅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鄉紳。在前清不完慣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盡。終是每天血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大少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爐。享他大肉湯爛綿紗餛飩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逆施。立起佃戶自救會來。眞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曾樸剛做政務廳長。俞季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於是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等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悔過室提人。周尙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省省委在此。提你到南京去。出至警所門前。周見軍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綑。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靄。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押赴城心市橋。王知事亦乘轎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

前行。警隊荷槍擁周步行在後。到橋下南街上。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頸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才落下。血如潮湧。頸項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顆頭。拋入小木籠。掛向縣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堍上。自早至暮。看者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說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惕。（他的名字便謹愼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聞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辨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錢。與

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糧。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値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要殺人。即關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昏。何至於有碍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鷄權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梟一顆人頭。如摘蒼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寃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擧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老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胖」的教書先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爲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身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醇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佃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佃戶倒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標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亘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三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也會快呀。紳士是應該 Gentle 的罷。

1. 似乎少狠巴巴為妙呀。我願以後替黃廳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內。叫人看得血痕會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所謂赤化問題

飄萍先生。我又要來煩擾您。雖然是一個小小問題。但能夠致意時人一下。不至於「逼上梁山」眞鬧出無邊無沿的大破裂。先生也必定願意捐些報角出來。采登幾行的。那就是時髦人鬧的「赤化」問題。赤化就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再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雖現在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確是有的。既講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人家稱他為無政府黨共產黨。原無不可。為什麼三百年與三千年的事。現在就要講起主義來呢。那麼可以很簡單回復的。三百年後與共產。斷無二百九十九年絕不提起。到了三百年的元旦共產會一跳便出的。因此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也不是二千九百九十九年內一字不提。也在三千年的元旦一跳而出的。所以說到共產黨。自從馬克思出世。世上原有這個東西。近來又增多了一點。也是實在的。但是共產政策。卻連俄國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也不曾預備施行的。因此若是空談主義的理論。在較自由的國家。若英若法。共產黨都是自由在街上跑。法國並且在國會裏有共產黨少數議席。這是常在我們報紙上載到的。然而把共產黨名目禁止的。如在美國。日本也是確的。我們既與蘇俄

訂約。不准傳布共產。乃不喜歡共產黨。也應該的了。因此中山先生力勸中國共產黨。不要做共產工作。拿他們的心思才力。來做國民黨工作。省得好像列甯初意本要行似共產非共產的政策。後來因「此路不通」。縮到新經濟政策。不如自始就先行一種切合國情的政策。叫做三民五權。就無欲前再退之弊。共產黨覺悟。故皆投入國民黨。是中山先生雖亦贊成三百年後的共產。却阻止目前的共產。把國民黨來消失共產黨的。那裏有共產黨改爲國民黨的道理呢。所以國民黨有少數分子。聽悠悠之口。生無謂的恐慌。要逐出共產黨。以便買頑固黨的好感。其實乃與國家大不利。彼中間分子。又惡新黨逐新黨。故許共產黨爲友。請他明白仍做共產工作。這不是國民革命之外。又鬧一個共產革命。這將成什麼景象。這斷斷不是中山先生苦心要阻止共產工作之本意。不嫌得罪共產黨。設個明白的比例。譬如中山先生是天主堂的童貞姑娘。開一個濟良所。叫妓女來入所。那是化妓呢。還是妓化呢。若恐怕別人造謠妓化。必定要趕出妓女。讓他們去接客。那是什麼理呢。雖妓女在濟良所裏。偶有點妓形妓狀。不如童貞姑娘那樣自然。那也一時免不了小麻煩。那就要你童貞女自命講道何用呢。童貞女却先恐怖妓化。圖謀傾覆天主堂。再進一步。亂指妓化。傾陷一切良家婦女。現在赤化的口號。已做成了栽贓誣貞之口號。凡不悅於己者。腐敗反對的開明的。便用赤化武器。做謀賊害命的武器。新近蒙貴報采登的江陰梟示周剛直。便是一件極可駭人的寃獄。諸如此類的奇離。若一天多一天。便要逼上梁山了。不但很可笑的張作霖與李景林。無所洩忿。於馮玉祥也用赤化中傷。他爲的是

馮煥章也許用了個俄國顧問。但馮煥章連日本人也接交。那又是帝化了。況且張作霖除僱用日本軍隊。別一問題外。他不是官還堂皇實用日本顧問不少。馮煥章若還個禮。說他是帝化。張作霖不但做遼東王。簡直要想做中國天皇。張作霖不是也要笑倒了嗎。用個外國顧問。便要塗說到化了那一國。這眞「七嘴八搭」。所以不但馮煥章之為馮煥章。去赤化萬里。（凡是新人物。卻又另一觀察。不是最近現代評論高一涵先生答我。他說軍閥靠不住。恐怕到頭還是軍閥。隱約即注射馮先生。那末新的人疑心他到頭還是軍閥。舊東西倒恭維他赤化。這不是相差太遠嗎。據我的觀察。恭維馮先生赤化。自然太高。若說他畢竟是個軍閥。我不相信。所以還要對現代評論討論討論。今不贅說。）即現在的廣東政府也絕對不曾赤化。所以遠一個宗教信徒。憤直易良的徐季龍。他始終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為開了幾次熱烈的會。也就說他是赤化。不惟大同晚報中美晚報。似乎都是有所為而為的。忽然把赤化對徐季龍大放攻訐。就是一般頑固黨。也鬧個不休。昨日我在一個喜事人家。遇見農商部的秦瑞玠先生。他便說徐先生赤化。我說那裏有這件事呢。他說徐季龍還不赤化。更誰赤化呢。我也止可一笑而罷。現在要說大同晚報。何以攻訐徐季龍。他口裏不是說一向同徐先生相熟。他心中難道不知道。但為着外交部。要替外交部代俄專洩忿。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並且他平日卻是反對赤化。但我願意勸他注意。他助日反俄出兵。這理由很正大。就是我沒有他們那種簡單。也止能說日俄儘可以到中國地面上來比武。不能那一國利用。乃大同晚報竟登一個突兀的新聞。幸虧大家不會注

意。不然。未免過了說話的界。道德上。法律上都有些責任吧。他說。「俄白黨相機助中國。」中有云。『過必要時。在山東之白黨五千五百人。亦可撥往滿洲。』下接云。『蘇俄既能利用我國流氓為其走狗。在國內擾亂。則我國自用白黨。防其侵略。亦公理上所當然也。』觀此按語。足見山東調白俄。是大同晚報的主張。山東白俄。却正是助攻國民軍的敵人。何以大同晚報在國民軍方面的報紙。能主張調送滿洲。這不是法律上生了問題嗎。人家用幾個外國顧問。倘大造謠言。張宗昌張作霖竟用外國軍隊。大同晚報乃贊成之。這不是道德上生了問題嗎。

打赤俄。堂堂中國。要打時。難道便無軍隊。反引出白俄去助打。預備敗嗎。赤俄之責言將愈高。預備勝嗎。白俄復了帝國。於中俄外交又如何。若說帝國主義者究勝於蘇俄。這難道大同晚報之真意已露。該被新人物罵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嗎。不是道德上又生了問題嗎。所以不煩着為幫助幾個外交部員的子弟。要小題大作倒如此。至於中美晚報。不是一向知道外交部裏奸細很多。他們造的謠言。什麼赤化呀。敢死隊呀。一切空中樓閣。如何中美晚報會相信呢。徐季龍的做俄專校長。再三而後可。就是我亦受過俄專學生之託。叫我助請的。就是撥交教育部。徐先生還說是王正廷推死人過界。一錢莫名。教育部如何承受呢。幸虧徐先生是俄國賠款委員。或者可希望有些設法。中美晚報的記者。應當想徐謙若是已然赤化。則何不早在賠款內。請撥大宗款項。立大規模的中俄大學。做大規模赤化。何以謀一經費無着。校址無着的俄專。還自己做了賠款委員。止能小有希望。現可見俄人

立赤化學校之與會。既已不高。徐先生赤化程度。亦未免太淺。說穿以後。眞可謂噴飯之笑話也。中美晚報如此高明。何以會登自己反對者所造之笑話呢。有人說他或者別有用意。中美晚報助國民軍反對張吳。實是可感。他間乎反對赤化。亦合情理。乃於反對徐季龍赤化之新聞中。夾着幾句話。「徐爲人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日前已開一會議。決定一應付之法。不久即可實行。」這末免近乎挑撥。所以中美晚報當初反對赤化。即有疑心美國帝國主義家。用苦肉計來揚甲排乙。我說這末免神經過敏。美國人反對赤化。乃是他的本色。赤化又不干我們事。乃知他們正與張作霖李景林一般見解。把赤化同國民軍用八股家做搭題方法。拉在一起。他不過高明一點。知道國民軍是不赤化了。他畢竟把赤化和國民黨拉在一起。圖窮匕首見。似乎要借赤化來中傷國民軍。以便挑撥國民黨。反正百孔千瘡受拉扯便拉扯罷。可惜他中傷國民黨先把徐季龍給開刀。便叫有識者大不信。又說他極陰險。徐先生毛病。止是太坦直。誰也知道。不是馮煥章爲了委員制表示過。說他與徐先生乃道義之交。可是政見時有不同。因徐先生太坦直不理會時勢。太坦直與極陰險。豈非剛剛一個反對嗎。批評批到反面去了。豈不令人好笑。徐先生行動如赤子。對國家有赤心。這種中國式的赤化。我們代他承認的。至於時髦的外國式的赤化。剛剛徐先生是教士。是國民黨准右派。定說不上。猶之乎國民軍裏。天天還在那裏祈禱。唱讚美歌。張李倒說他赤化。只是引人鼻笑罷了。若說徐先生時常出入於俄款委員會。便是赤化證據。那末王正廷。劉之龍。孔容之諸位先生。出入於中俄會議處。也赤化

了。連曹錕同加拉罕訂約。曹錕也赤化了。若說損壞國民軍名譽。這正所謂「子實秦人。」你看了銀面。只知是銀。豈知正有立你對方者。只知是金。正在那裏說美國人捧國民軍。國民軍與帝國主義又接妥了。也作同樣論調。說徐季龍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豈知國民軍仍是國民軍。都付諸一笑能了。馮煥章別無長處。就是他有他自己。你毀他。他不怕。你捧他。他不喜。他常唱上海新舞臺的戲。叫做「看不出。」所以在中美晚報的意思。以爲我描寫了他陰險。國民軍就要開會議對付了。這正同大同晚報在又一方面作理論。說國民軍派大刀隊保護徐謙。一樣好笑。不是五六年前。馮煥章方在河南時。全國的人。因爲他有教會關係說他是美化嗎。後來因爲他得罪了英美所捧的吳佩孚。英美教士大半謾罵他。才曉得他的美化。全不是那回事。那末你想赤化他。又想美化他。止沒有認清馮煥章。至於徐謙。自然清清楚楚。簡簡單單的一個國民黨。然而外面不知道他的人。也因了教士的緣故。曾有同樣稱他美化之一時。現在又因了國民黨用了鮑羅庭加倫。徐是國民黨。又說他赤化了。豈知國民黨用鮑加。與現在執政府外交部及某署某校。用洋顧問洋教員一樣。並不曾與張作霖張宗昌徑用白俄軍隊一樣。況且在國民黨的歷史。用過日本宮崎行藏等。用過你們美國人呼談特等。何以並不曾日化美化。若說俄國人特別不同。或鮑加自身或有共產黨。那末。我要請教。你是美國人。難道古德諾是保皇黨。他不是儼然共和國的共和黨嗎。他爲什麼能夠帮了袁世凱。來做帝制的工作呢。可見你們洋先生。也活動的利害的。「匠作主人磨」又是洋先生權利義務。分得極淸的好

處。所以現在鮑羅廷加倫。止幫廣東政府做中山先生的工作。無絲毫共產意味。這是有事實證用的。若說鮑羅廷加倫。他久後終要拿出共產的本像來。那末照這主觀的預言。我說中美晚報現在爲什麼竭力幫忙國民軍。定是假的。久後必要拿出古德諾的脾氣來。對馮煥章勸進。這種酒後預言。中美晚報心服嗎。馮煥章一回兒作烈甯。一回兒又做袁世凱了。眞是孫悟空了。用久後作莫須有的論調。中美晚報才無心的損害人家名譽呢。然而放心。他們定不來開會對付的。現在你幫我們反對張吳的公道。不但國民軍相當嘉許。你便是我們國民黨也誠心的贊揚。你美國與中國。若是我們都有覺悟。應該十分親善。因爲我們是東方兩大共和國。所以第一勸你們不要排斥我們人民入境。第二不要助帝國主義。來破壞我們共和。常用中美晚報反對張吳的態度。美國眞不愧共和先進了。現在卑鄙的國人虛搆赤化。要掀我們的大慘劇來。正在進行。明達的洋先生。切勿來火上澆油。我們並沒有赤化。赤化是三百年以後的事。飄萍先生呀。您自然點頭稱是。那末求你再糟蹋報幅一下。功德無量。

弟吳敬恆頓首。——十五。二。四。——

▲答一涵先生軍閥問題

▲上

我在京報上致邵飄萍先生書。因軍閥問題。給高一涵先生開了一個頑笑。實在大不敬。得狠蒙

高先生素見愛。又鄭重指導。他說我「主張之爭。一定不會譎人。」這那裏敢一味頑強呢。況且我得了高先生此番的請教。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不過各人所含的曲折甚多。說得愈詳細。能夠愈相諒。我甚願再把曲折來嘗試的一說。或者能顯出我的無所爭。高先生亦相對首肯也。

「尙德不尙力。」雖八股家陳言。而亦實有至理。幾乎無可反對。惟尙力。則斷斷不可。爾去力。似世界人類尙未達此時期，「窮兵黷武。」又八股家反對野心家之惡論。當然一致排斥。惟窮且黷。其不合自不待言。若兵與武。因懲於窮黷。謂應連帶議廢。似又未免簡單。數年以來。一般輿論反對武力統一。一若力主「非攻弭兵」之說。即可奪武力統一家之魄。而立戢其野心。其實所得之效果。似乎相反。

（一）徒喪平民捍衛國家。堅強革命之勇氣。舊則夢想敦詩說禮。新則盡命修詞談玄。皆墮落之反響。

（二）武人之品格驟卑。其進身也。無非選自乞丐。乞丐得暴力。遂轉變爲強盜。強盜擁富厚。又轉變爲閥閱。安得不師師相勸。軍閥愈罵愈多。

（三）凡動干戈。無論其爲革命。爲軍閥。一例不利於衆口。其儒者因取惜而氣落。其閥者因蒙詬而酸化。遂形成并無革命黨。惟有軍閥。

現在經高先生說明。以爲蔣介石可以算「軍而非閥。」於是却讀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之大

作。也覺得原無「有軍即閥」之意。惟求高先生原諒。大作雖無「有軍閥即」之意。卻亦並無「軍可非閥」之詞。加以現代評論之空氣。在我感覺。終是「非攻弭兵」之論調較多。以爲高先生不在例外。故疑高先生所指平民革命。即是「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此由於我之胸中。早有成見。逆肊高先生是「有軍即閥。故遂未求其言外尚有「非閥之軍」可供平民革命之用也。那就實在抱歉極了。今由高先生明白置答。一則曰「革命要依靠武力。這句話誰不能否認。」再則曰「您以爲蔣介石是成了軍閥後。纔被民黨同化過來的呢。還是他先有了革命思想。然後再去訓練軍隊。以求達到革命目的呢。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他的思學問人格。能同蔣介石比嗎。」三則曰「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說到切實透澈如此。我們是絕對同意。所以上面說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

既並無不合。宜乎我可無言。此豈尚有所謂「不讓」者在耶。非也。乘便亦將我之曲折。略加分析。使高先生有時再下教。可以愈知其癥結之所在耳。我之依賴高先生所指之「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自然多於「我們相依賴的那一位」。猶之昔日依賴中山先生。自然多於吳佩孚。然何以「當蔡孑民先生們打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我與高先生皆「贊成這個主張。」我個人有兩義。

(一)中山先生當時沒法一試。雖有位。等於無位。故暫且退了。讓給具有可試的力量所謂吳

佩孚者試去。倘試得好。爲國家起見。儘可勸中山先生預套段執政之調頭曰「成不必我。」

（二）心中却甚疑吳佩孚未必試不好之時。中山先生復起而試之。似乎輿論倒將加起好感。

原也不曾挾了一個「非袁莫屬」之意態。全信任吳佩孚爲必定成功。高先生至今尚曰「試試。」可見高先生當時對吳之態度。亦與兄弟大同小異。現在儘可不必十分懊悔。並且再進一層着想。以當時情勢而論。一則我們不捧他。未必卽能反對他。二則他的成敗。於我們的捧不捧。似無多大關係。三則我們也未必能馬上轉助中山先生積極抵制。那末我們有什麼得失值得懊悔呢。

現在「蔣介石。」卽情勢大異於當日之中山先生。故兄弟近來。既並不願勸其「退位。」而且心中完全的依賴他去試試。但於先生所謂「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也讓他在我們蔣介石力不及的地方。姑且試試者。一還是有倘試得好「成不必我」之見。二你不放他試。他亦要試。惟多了我們的「想依賴」三字。甚覺我們的蛇足耳。

然至此。突然又將向高先生開頑笑。似乎到底不讓。其實仍不過借以顯其曲折。並非眞開頑笑。所謂借以顯其曲折者。何謂也。則高先生於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實有「有軍卽閥」之意。雖高先生隱微之地。確有「非閥之軍。」乃懸於理想中。非今日以前已實有其人。所謂「蔣介石」者。「不過彼善於此」之軍閥。今日以前實是「有軍卽閥。」則高先生於無心流露中。已明言之矣。曰「吳先生數現在的軍閥。——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

介石。第二……。「那末。高先生雖欲爲心所較愛重者諱。亦而無可諱。蔣介石「第一第二第三。」此是軍閥而已矣。雖蔣介石而不敢贊同其試試。無論依賴過軍閥而有情心之人。與自始卽不願依賴軍閥之人。似乎所在皆是。此或者「被白狗咬到了。見白羊都怕」乃人之情。然時人此種精神。無異暗示人以喪氣。——因「有軍卽閥」「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因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同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能儼然許人以不能「同化。」則將想張作霖之思想學問人格。能同「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的比嗎。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吳佩孚的思想學問人格」早晚市價不同。也一定能同那一位的比嗎。——！」於是分了三階級。其上者。另有理想中指不可之人物。連蔣介石雖有恕詞。仍是不敢一試。其次者。還是有奶就是娘。「無牛尋黃狗」得蔣介石而不但使之試。而且爲之吹。其尤其次者。娘所不能招呼之處。見洋鐵罐疑是鷹牌牛奶。也聊揀「一位」試試。此三者。雖有程度之差。原無根本之別。不過五十步之於百步。其上者。不敢再試「想」待一不知誰何者。而後商量「依賴。」其次與尤次者。不過還是急於要試。故降格又降格的瞎試。如是而已。蓋因「非攻弭兵。」乃是小民呼籲之狀態。並無平民強制之精神。所謂平民。合而崇拜之。似乎風雲雷雨。都可由他出齊。若析而觀之。又要破涕開頑笑。章行嚴先生卽能代表其新同志。發仰天之大笑。籠籠總總。包包括括。止有四種。一「執筆」者。二「磨墨」者。三執筆人目中之「不讀書」者。四磨墨人目中之「能開會」者此外

即一無所有。（有則多至三百九十兆。他止要吃飯睡覺。他可憐被搶被拉。而且被殺。他的「有奶就是娘」更甚於我。譽之可稱曰良民。貌之可稱曰良民。貌之可稱曰小民。無罪而戲判之。可稱曰「昏百姓。」「於是乎高一涵先生不忍糟塌平民革命之好聽名詞。勿任輕薄。亦止好保留。吳稚暉急躁。還想「鑿孔栽鬚子」遂多了「想依賴」三字之蛇足。終之「無民不平」「有軍即閥」。大有商榷之餘地。高先生警告出身平民與出身軍閥應當嚴別。我俱能一齊領略。止於緩商並無不讓。因話頭太多。再在下一期下篇貢獻。

▲下

這個問題上篇完結了。本想把下篇一起寫下。因為要領小學生往溫泉一帶去旅行。不能不暫擱。中間已有了一涵先生自己的「吳馮的勝負」時評。登在現代評論六十二期。又有王吉占先生的「軍閥是個什麼東西。」登二月二十日京報。若把最近高王兩先生的融合意思起來。我的下篇本可以不寫。因為上篇的意思。要商量是否「有軍即閥」。或者有否「非閥之軍」。下篇即欲貢獻能否「化閥為軍」。然這三個問題。兩先生差不多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尤其是王先生把軍閥看做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準制度。真是一篇有數的吉祥大文章。從此軍閥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者尋得出實現民治的中華民國的一條路。較之完全詛咒。及完全依賴。沒有頭路可尋。心中愈快得多了。否則一言軍閥。僅把日本的薩摩長門。做個意影。望他開明一點。因是驢頭不對馬嘴。或又以為完全

可恃空洞的民意去滅絕他。亦是畫餅充飢。不免有些太理想。軍閥是我們歷史上每換朝代。無不發生的故物。王先生所謂「軍閥的發生。或者因爲是前一代的秩序維持力已經崩解。而未來的秩序。尙未成立。中間應該有此一段過渡的政相。如周末的戰國。漢末的三國。晉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國。宋末的南宋遼金元……」這本人人意中所有。但身當其間的人。不願意親見這麼一回事。所以好像章行嚴先生等太重了隨俗思想。把十四年的我象看得疾首蹙額。不在前途的根本上救濟。却想消極的倒退了挽回起來。所以亂亦曾貢獻以歷史上改革時候的紛亂年期十四年算不了什麼。但把天演學理的「複演」揣測起來。終是前長後短。或者繼續的紛亂。不見得再要十四年。這就看在此亂象中的人物。救濟的得法不得法。爲時間的長短罷了。王先生目光如炬。他告訴我們最緊要的數語。決不可滑過。他指示今日的軍閥。與戰國等不同之點。以爲「就是今日以前的過渡政相。是一姓一家的嬗變中間的產物。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因爲有這一個特別的異點。才發生軍閥人格上的產物思想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軍閥的人。唯一應當注意。而絕對不可忽略的。王先生所謂「一姓一家的嬗變。君主民主的嬗變」我們最要記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中華民國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所以討論軍閥人格上的道德問題。固屬必要的條件。而思想問題。猶爲特要的命脈。

我胡亂的先來同王先生補充一個先例。例如從前雖則都是一姓一家的嬗變。然周末的戰國。

又有一個封建郡縣的嬗變。故思想的緊要。可以得個前例。每一制度的崩壞。大部由於「軍閥」的自為政。封建制度的崩壞。不始於戰國。而始於春秋。幸虧孔二先生等獎勵齊桓晉文的尊周室。乃勉強維持。到了戰國。就一壞而不可收拾。所以子輿氏老實不客氣。竟想「化閥為軍」把保民而王的野心。至齊至梁。不擇人而貢獻。孟先生心中。自然更無一周室。但他的所遇非其人。雖亦當時一邱之貉。無可如何之事。而他的思想。今日事後追求。却亦未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為他的胸中。橫亘了一個封建井田制度。所心摹力追的。便是湯武的革命。齊宣王梁惠王能否做得成湯武。固是一個問題。而當時的時世。果否再能用大軍閥。分配了小軍閥。可以相安無事。乃最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終戰國之世。止有勸軍閥行仁義的書生。在道德上補苴補苴。最多是政客策士。縱橫離合。在勢力上簸弄簸弄。略有說到新制度的。止有商鞅毅然改阡陌。荀子主張法後王。他的學生李斯便做了改變郡縣的中心人物。或者秦始皇遂仗這一點新思想。適應乎時世。竟撲滅了衆軍閥。開起二千年皇帝的局面。就這個前例看起來。就要問皇帝制度，在現在是否已經崩壞了。應當過去麼。還是以後的天下可以共和其面目。皇帝其實在。能把這種軍閥來統一中國的呢。那就王先生所謂「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大家決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了。

我來向高先生討論我的小問題。字眼上應當先有個明白的說明。我所謂「閥」便是王先生說的「(一)據有一定的防地。(二)自由練兵斂財。及處分一切民政。(三)個人地位。均以實

力爲保證。……卽是一個小侯國。——我所謂「軍。」卽是王先生所謂新黨軍閥之「軍。」能打倒舊黨軍閥之軍，又是變了民治制度時之「國軍。」（我是深信無政府主義者。然若說三千年內可以廢軍。我不敢請教這種玄想。）如此。現在有軍的。皆可爲閥。我在王先生的條件上。可以承認。乃就是高先生隨便說蔣介石是軍閥之一。也算不錯。至於在期望上。權認蔣軍爲「非閥之軍。」並及「那一位。」亦望他化閥爲軍。我同高先生鬧的。似乎亦可成立。至於凡有軍閥。絕對不能依賴。乃還是「被白狗咬了。見白羊也怕」的過舉。

現在且說到答復的正文。就是對於那一位。如何可於不同於昔年之吳佩孚。且分兩端。一是政治行爲上的道德。王先生放在第二位的。一是有無民治思想。王先生要第一先決的。第一先決的。固最是重大。但僅僅放在第二位的。也未可絕不理會。故先講那一位的政治行爲上的道德。又分爲一屬於自身的。一屬於對民的。

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其飲食起居的小節。其取與然諾的細行。比之於吳佩孚。當然加謹。這是大家承認的。然這是在政治道德上不大是重。進而論其心術。吳佩孚是疏而傲。那一位是密而狠。其不利於衆口。卽在於屢次有人入其殼中。然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狠與不狠。不可但執其原因。亦當問其結果。若問結果。未來的不能料。至於已往的。似乎他的每一反動。無不向明。彼若以爲彼作可憐之態時。聊學周公的恐懼居東。及一旦得隙。毅然而誅管蔡。我們亦不能十分否認他。因爲

若是郭松齡反了張作霖。林白水以爲「人紀絕矣。」此種道德。似乎正好在張丹斧的晶報上。徐佛蘇的黃報上講。到了中華民國。似乎講不通罷。至於狠與不狠。於個人的來歷。亦不可不研究。往往孤臣孽子的困心橫慮。便足養成其愼密而悍狠。那一位的出身。純粹是一個兵丁。有位姓王的告訴鈕惕生先生。他說「他當兵丁時。一天升了正目。該管的十個兵。不願隸屬於他。他再三磋磨。才許一試。他就同十個兵同起甘苦來。人家有病。看護他。有急。濟助他。等到升排長時。調到他處。那十個兵。弄到要跟他走。他與陸某的關係。是當他的營長。並無甥舅瓜葛。惟陸曾介紹其子的內姨。做他的前妻。他始而不肯娶。強而後可。又不即同宿。陸勸之。彼使人持布疋與羊裘。謂新婦曰。能代吾父製皮袍者。眞乃吾家婦。其妻竟於三日內成之。乃同居。彼爲營長時。部下四連長倒有三個不規則。其一即彼之內兄。彼禁食鴉片。其內兄偏要當面吸食。餘則今日之某某兩督辦者。亦不免細行不謹。彼皆用水磨工夫。轉變至今日。皆手不釋卷。彼進耶教。乃於灤州響應革命失敗後。亡命保定乃自以爲革新。」那一位的起原如此。乃是小本經營出來的。不是智計並用。如何能豹變虎變。自致於有爲之地呢。所以他的很。乃是個人的地位不同。很的結果。有無墮落。方成一問題。即使我們相信了他。果然我們自己腐敗將來被他很到了自己身上來。這亦但怪我們自己。不能怪他。惟他若狠來狠去。連中華民國也上了他的當。那就他很過了頭。西洋景從此戳穿了。我們現在沒有捉着他墮落的歷史。終不能逆臆他斷定他狠得太過。若相當的狠。難道沒有人作爲一種成事者有本領的表顯麼。若吳佩孚那種嗾四

川小軍閥互鬥。派「老洋人」去擾亂贛粤，亦就人家崇拜他的條件。這種勾當。那一位卻又不大做。所以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最受人嫌疑的說穿了。也並不輸於吳佩孚。我們似乎凡可恕吳佩孚者。未嘗不能恕他。

再講他一位屬於對民的道德。乃就把高先生「吳馮的勝負」時評內說的。不可不比較一下了。高先生說。「把他們所佔據的地方。先行整理起來，做一番建設的真工夫。然後再說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那纔可以將就將就。不然。好像前幾年的吳佩孚。天天高談統一。却天天讓土匪在他的軍營附近橫行。一概不管。這樣的統一。要他何用呢。閻錫山建設的怎麼。我們且不必批評。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廣東政府建設的怎樣。我們也犯不着指摘。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看高先生這一段恕詞。除了廣東政府小的建設。似乎現在止屬於制度的。這關涉思想的大問題。留到後面再說。再至於閻錫山的小建設。即這段所謂行政道德上之對民的。講起對民來。我也不菲薄閻錫山。然相信更比閻錫山進一步的。便是這一位。那一位雖沒有在制度弄玄虛。標榜什麼省憲之類。或者亦是時間尚來不及。至於他的能勤民。絕土匪。整理地方。孜孜不倦。我許他將是民國以來。第一人。我私人的重視他。一條是勤民。是他已能的。一條是開發大工業。是我希望他的。（這條別於京報副刊答張申甫先生）吳佩孚雖未嘗無勤民之心。然他的虛驕。尙阻了他。未有實際。這高先生也早早的短他了。

現在說到王先生最先決的問題。便是中華民國應行的民治制度。蔣介石已是被王先生許可的了。吳佩孚已被王先生否認的了。到底那一位如何呢。我止好先設一反證。我說民治制度。不必理想的。就是恰好的。大家相信吳佩孚能行麼。乃當然不能呀。大家相信張作霖能行麼。那當然不能呀。倘問趙恆惕能行麼。便需有條件的斷他不能了。於是問到那一位。亦一定不得直下斷語。須附以條件才可。若必附以條件。始可斷其不能。便自然有商量餘地了。我姑且不為先吹。說他如何現在他的軍中遍傳三民主義。如何他口裏常說民意政治。我覺趙恆惕已是一塊漆板。把他的似是而非的民治制度。已經漆成。揩拭不得。那一位尚是一塊石盤。還可拭了他的。寫上希望的。然我們的依賴也並不完全依賴他。可以不必再三研究。我且把王先生的最緊要一段說話。作為普遍的警告。亦就連蔣介石同那一位。同告在內。王先生曰。「至於評評今日的軍閥。斷定他前途的成功失敗。我的方法是將普通政治行為上的道德。放在第二位。第一個先決問題。就要問此軍閥代表人。有無民治思想。若是一個軍閥。完全不能了解現代民治思想為何物。就令在今軍閥制度之下具體的政治設施較為優秀。總只算對現代思想開倒車。早晚必退回失敗的結穴點。大家若明瞭以地球上四分一失勢民族的舊思想反抗全球四分三得勢民族新思想之困難。便可知道我這種判斷。不是毫無根據的武斷。」這段話。眞是一字一珠。我相信那一位。還不是教不會新把戲的老狗。想他一定看得懂。這也是我的依賴中的一奢望。王先生雖不是個仙人。然失敗與成功決逃不了。無論蔣介石無論那一位。所

以選擇者。還是由他自己。止有軍閥上了他自己當。我們又不跟我去做軍閥走狗。上什麼當呢。

▲柱石外之問題

伏園先生。您的柱石問題。贊否雖不一。但在我覺得最爽快的。還是劉半農先生明告先生。「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我眼睛」並且先生亦說「應該服膺劉博士的態度。」然先生還是逐漸的開頑笑。直要鬧到二月二十八爲止。只無非是湊報料的好法子。但可憐磚頭瓦片。影蹤也全無。一些糞土。時常在報屁股後頭騰臭。在理。糞土受你這樣的抬舉。自然應該暗暗的臭得意。惟「自屎覺臭」的宿糞。也有覺着已經人皆掩鼻而過。還止管騰臭在人前。有些肉麻的難過。然而主筆先生的性僻與威權。還有恩典。也無從諫諍。無從不感激涕零。也只索罷了。余小子雖厚顏。本不應對糞場的評價先生們。糞在廁中躍出。駭然而爲不祥之討論。但張申府先生有數語。則關係較大。不能不一答。張先生本是老朋友。算是我們兩個人在海王村公園碰見了。談一個說笑的開天罷了。現在要談的。就是張先生說。「我對於吳先生的捧馮煥章。則也實在不敢贊同。但我却不假定馮先生一定不行。只要能有個表示。我很容易的就也能與吳先生同意。這個表示很不難。只要他能與徐季龍差不多言行都一致。我相信不但我。一定有許多人。就把他與蔣介石一樣看待。成個北馮南蔣了。蔣先生亦何嘗不是先是軍人。後是革命者呢。」張先生說我捧

馮煥章。就是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拿我們這麼的一個窮措大。偶爾向督辦大人們表個好感。曰捧。曰依賴。也安可辯護呢。但捧與依賴的動機。也微可分別。就高明一點的說。便是爲國家而捧。這就是張先生希望實現「北馮南蔣」。高先生也問「依賴的那一位。能同蔣介石比嗎。」就低路得不堪的說。高先生曾有暗示於無政府主義等的人們。曰「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這兩極端的高低兩層。那低一層的高先生不說話了。我們也不說話了。那冠冕堂皇的一層。預備在現代評論第六十四期「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的一篇內討論。今對張先生談天。不再複說。所以北馮南蔣的問題。在張先生爲要。今反擱起。因爲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張先生心中要問的。對高先生說不到。恰好同張先生一說。就是我的「捧馮煥章」。於不高不低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動機。在這個動機上。說我是捧。也值得一捧。那種爲了高明呀。低路呀。說我們去捧人。我們心中是不服的。

講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講幾句閒話。大丈夫不能旋乾轉坤。倒要想著書立說。這是司馬遷割了鳥。柳宗元充了軍的辦法。所以章行嚴先生臭得意的頑抗。梁家義先生苦肉計的挽回。不能不縐眉一笑罷了。張先生知己。說我「文章實在作的不好。」我不進血汚池。就幸而文章做的不好。並且沒有本領著書立說。落得大言炎炎。說我不曾著書立說。我放出來的屁。曾經災梨禍棗的。前有兩三種小譯稿及兒童小說。這都是要開火倉。換三大元一千字寫的。當時在上海。每被人家侮辱。明明他們

開校會。叫我們去充做亡人靈前道士一樣。在會場台上做點綴品的。他們偏要介紹。說這就是著某書某書的。那一麻。就從脚底麻起。只好低了頭。由他們頑笑。近來又有什麼文存。什麼論著。明明是做吳佩孚張作霖小傳的一班投機書賈。出戲法射利的。也止能讓他們遺臭。尤其可笑的。就是在中華新報充當編輯時，到了夜深。那位做報屁股的陳白虛先生。要我湊點材料。我就立一個名目。叫做睡餐客座談話。每日亂寫一段，於是過了半年。泰東圖書局就把他剪下來。算做一本書。因為內中有些留學的話頭。倒也銷得不少。（我是止得着十部書的利益）忽然在民國十二年夏天。我住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時節。有位南京政府時代的老朋友馬伯援先生。對我說。「馮檢閱使要同你見面。你不肯去。他亦可來。他反正着了灰布袍子到處跑的」。我駭屁滾尿流。難道要拿辦我嗎。他說。並沒有別的緣故。就是前年我到西安。在他署裏。看見他的桌上。有你做的一本談話。凡有關涉做工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圈起來。現在他還想同你談談工業。我聽了。也沒有一個地洞好鑽進去。我懂什麼工業。可以替人家來談。我說。你是老朋友。實不相欺。我非騙子。怎敢把工業兩個字去攀附闊人。罵來一見面戳穿了。豈非自討沒趣呢。至於我所理想的工業。我們瞞了馮先生罵他一句。若去對他鼓吹。正同對牛彈琴了。我在現在的中國。以耳為目的判斷。能夠小規模切實幹的。有兩個。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閻錫山。馮先生軍中的做工。他在信陽州時。有他的代表任佑民先生。在廣州長堤議員招待處。對我與高采烈。詳詳細細的談過的。我很點頭。但他們那種曾國藩式的勞動。在走第一步的時

節。一定是要這麼幹的。然而恐怕他們挾了十八世紀的頭腦。把這種家庭工藝沾沾自喜。算做治國平天下的大經濟。開口閉口。輒曰「卑之無甚高論。及吾身而不敢開擴也。開擴則待吾子孫」那就時勢不肯等他們。我們垂亡的國。也待不到他們什麼好處了。因為能力如海波一樣。必要同到一水平線上。方才能均衡相抵。否則長江口低了好一層。吳淞口的海濤。豈有不直貫進來的呢。閻先生的沾沾自喜。已現面盎背的了。恐怕馮先生也一定是同樣的人物。我亦心敬之。但未必即想獻什麼言。所以屢次有人約往太原。我想無參觀之必要。懶着好罷。所以對馮先生如有所陳述。自然找去。現在無所說。請您說他已經走了罷。馮先生說道「也好。但馮先生却不是你猜想的那麼簡單」後來包志拯先生也同樣的慫恿一見。我也同樣的一篇大道理對他說。笑直到十三年的年底。徐季龍先生領我們到旃壇寺拜謁馮軍的幾位大將。他們指與從官等。皆說這便是做談話的某人。仿佛就像說道。這是做三字經的。做神童詩的。一樣的叫耳朶裏怡然首肯。我雖慚汗那種所謂談話。交了意外的幸運。眞正太可笑。但他們那種愛重工業。倒似乎有點特別。於是連馮先生。也不敢止把閻錫山待他。就在那年年底。又到天泰山去識荊了馮先生一回。(至今也沒有見過第二面。)精神意態之間。料定他夠得上生活在二十世紀。目前他還不能企圖大工業。乃是步驟上應守的程序。他固然決不像章行嚴先生代表之新官僚一樣。輾轉固蔽於消極經綸。迂謬自足。就比之於一切新人物所謂洋八股黨人。與科學工藝貌合神離者。亦大有逕庭。那所謂大規模之「工業化」。異日能為有力之主張

者。似乎今日以前之所遇。止有一人。即張先生所說被捧的馮煥章是已。

今日以前。馮煥章於大規模之工業。曾否有什麼計畫。或有什麼表示。則應之曰。以吾所知。毫不曾有。惟我一相情願。覺彼終有一日之可能。值得一捧。如是而已。倘竟辜我所望。乃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一捧。並非我的捧錯。捧錯者。把科學工藝捧錯了中國人。非捧錯了馮煥章。當郭茂宸先生敗亡之日。我忽有一個深刻的了悟。為什麼一有外國人在背後。便北倉的戰壕。頑強到如是。而大凌河的馬隊。好像泰山壓頂的天兵。並且四面傳說。什麼帝國主義的紅毛鬼從中作祟。某人便如何如何的堅實。赤化的洋先生。如何指導。便某地某地的忽然振作。這難道是外國人與中國人先天上便有異同。那說完了。我們還是先到苗山裏去尋一個無洞的桃源。在那裏去敦詩說禮。孝弟力田。章行嚴先生的「反本」幸福。「立太」了三百年再說。或者一立本。台先生不期而向榮。吳佩孚的古文觀止。徐樹錚的古文詞類纂通注的遺稿裏。能跳出賽先生來。這就是叫退隱深山。修真鍊道。我們再來鬥法寶的辦法。若說他還不過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我們忘不了自立與自衛。那細考起來。與其說他是個外國人利害。無甯把小孩子也曉得的。說他戰壕的曲線來得美。馬兵後頭的大砲來得多。紅毛鬼洋先生發達軍械的輪船來得大。如是而已。烏乎。噫嘻。這還不想關了洋八股學堂。節省下什麼費用。先在北京用絕可笑的數目二千萬元。做一個開辦費。絕可笑的三百萬元一年。做常年費。開一個科工中學校於天安門左右。做一個落伍楚王。表示崇拜怒蛙的意思嗎。我本早想放幾

個屁。對被我所捧的大小人物。使之聞之。後來聽着那索薪的悲慘。如是可憐。不要放大砲。煞風景。遂調和丹田。忍住了。直到今天。畢竟好像連珠的洩了出來。但要申明。這種做廣告的科工中學。中國人若夠得上捧。終有一天早早開的。却並非運動叫我來辦。而且我也不必因爲張先生知我辦學堂必糟。（張先生是我知己。往後有餘興再說。）我做那做搭題也做不上的推辭。而且我更無意推薦我之所知。如晨報副刊西徵先生說的「學工農於中外者」（西徵先生本文之意。責備得深切著明。我們止慚愧。決無再討論。且他說明砍竹。熱望砍竹。竹大過於我。我亦要捧他。非如章先生氣極了。連砍竹也解得大錯特錯了。坐他認定我胸中曾僭竊過。要想冒充他價我的頭銜革命黨。以爲竹是台先生。不知我的竹。止指賽先生。）今日以前。中國人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若已有半個人。配辦那所理想的科工中學。也學劉先生說。請挖我眼睛。他們儼然尸洋八股大學的教鞭。眞叫做無牛鼠耕田耳。章先生亦說「止植鉛字數千。擺廓大克一具。習勞自給焉耳。若夫遠軼都料匠。近跨工程師。則猶有待。」彼自知今之學工學農於中外。所謂部料匠工程師也者。其去植鉛字擺廓大克。不能以寸。望其習勞自給。較洋八股止能送入官場。使鐵飯碗多其途耳。若如今之妄人。輒言「在中外習工農者如是之多。工農未曾有毫末之改良。」眞所謂操豚蹄而祝滿車。多見其癡愚焉耳。更有傷心人把口捧賽先生幾句的。或有工學博士農學博士頭銜的。便要算做半根柱石。一根柱石。那是中國柱石林立。不必「作室盡制」就在「柱石林」裏安居樂業好了。所以回到正文。一旦譬如就是馮煥章。竟有

創辦那中學的意思。固然決不是我去承辦。也沒有什麼學工中外者。可進貢於他薦他承辦。日本工科大學校長。在十年以前。還是一位洋先生。似乎中國不在例外。然諸公勿因教會的洋先生。及現在洋八股學校的洋先生。（我所謂八洋股學校者。若就廣義說。連貴國的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農科大學也在內。）就批評洋先生也不過爾爾。因為照我想來。若現有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連商請一個洋校長。還止能選到袁世凱端方所請的一般 物來。那就更糟了。

談起糟字。張先生說我辦學堂糟。其實我的辦事。無一不糟。不但學堂而已。是張先生所說學堂。若指里昂海外大學。或里昂中法大學。那個學堂。根本就不是一個學堂。是一個寄宿舍。他的說明書。是我擬的。說得明明白白。「現在止是一個寄宿舍。為什麼名目要冒充大學。既就是他上課是在里昂城裏法國自己大學。是他特許連結的。若法國自己的里昂大學。在海外還算得上一個有名大學。那就影射在炮台裏住宿的地方。也得一個大學名目。不算假得過分。」至於一個寄宿舍。是也糟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況且與吳稚暉不生多大的交涉。三四年來。說起他的成績。來比尋常官費留學一樣好。特別麼。現在什麼博士藝術家。有十個八個在北京。他們決不願意因吳稚暉是個糟人。就連帶請他們共担糟名。我所以要特別聲明的。可是吳稚暉將來若真正有學堂叫他辦。乃是必糟的。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尤其為那個里昂學堂。特出校長問題。寄宿舍為什麼要校長。是極可笑的事。況且吳稚暉在上

海愛國學社時節。便宣言以後不做校長。嗣後止有滑稽的担任過兩次名目。一就是商務國語師範校長。這是一個講習會假造名目唱戲。似的把戲。一是藝術大學校長。是強奸的被朋友們如登報不好意思登報聲明罷了。至於說到里昂中法大學。就是那個寄宿舍。我固然不做什麽校長。然起初也想寄宿在那裏。計畫我的編譯局事。那知我陪伴了學生到那裏。法國正在那裏送一百五十個勤工儉學生回國。我勸雙方都不肯聽。我便相約仍回我的倫敦。後來因經手交代事件。却耽遲了兩個半月。民國十年的除夕。我便由柏林到達了倫敦家裏了。到了十一年四月。那寄宿舍裏與洋鬼子衝突。一再要我去勸相罵。又旅行到了那炮臺。其時陳西瀅先生也作客在那裏。我們同是寓公。爲什麽他認定我是校長呢。校長房間。我曾設壓。校長薪水。我始終曾領半文麽。他因爲要把何然何先生李丹李先生七八個人同我鬧膳宿免費的事。算是校長與學生的風潮。引到北京來。算我是學生罵校長的先輩。好替楊蔭榆章行嚴諸位先生解嘲。這眞看得起我。所以我也未曾反答。現在甲寅三十號。又與他唱起雙簧來。並且關涉一個郭先生名譽的事。所以我不能不在此處附答幾句。陳先生在閒話裏曾說「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已與已派爲官爲父爲教習。其中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同副校長褚民誼先生。都受狠大的汚辱。那時學生們所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京滬各報還留下紀

念吧。吳先生那時很生氣。很失望。同褚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在里昂目睹一切」這段記載的論調。可以說是吳稚暉暗示出來的。因爲他說管閑事也學我。不過我止惡聲。他是文豪。又尖酸罷了。但是污辱怎麼樣大。罪狀怎麼相比還兇。幸虧還有三年前的京滬各報。我們不去實地比較了。但不幸目睹的吳稚暉。却馬上生氣失望。離開了里昂。不會再三不肯走。而且用老媽子反拉學生走了。比起來不一樣。他終算還維持了他自己的紀律。不會「言行不相顧」可是反正是個閒話。可以不在話下罷。況且他們那麼樣的尊敬我。拉我做所有「污辱校長」的老資格。豈不應當敬領謝謝的呢。

但是陳先生做了外賓。使手躲腳得十分有勁。章行嚴先生做了他的內賓。應弦合節的喊起來。却喊得手不應腳。應該吃打扇子柄了。他在甲寅三十號說「有粵生某。愚自始不知其名。指愚大罵。……而吳先生及諸民誼。與其他校中人士。俱懾於勢。不如所出。粵生與盡自去。愚始得畢詞訖事。愚私詢。知某生爲陳競存黨也。時惟粵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愚私心自計。不審吳先生平日馭貴族何術者。後數月。全校果夥逐先生。布詞醜詆。與北京生詈愚。若不相下。……迺伯昨作閒話。取證先生之言行不相顧。尚記此一節」哈哈。你看外賓僅把幾個指頭一伸。表示有「學生一部分」內賓却喊「全校果夥逐」外賓止把口指指。手搖搖。表示沒飯吃。「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內賓偏說「一時惟粵生多金……；馭貴族何術。外賓並不曾把指頭向鼻子指着。止把手指在空中一

指一指。表示「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內簧偏賊「與北京學生胥愚。」這個雙簧眞唱得驚脚。但這是無關緊要。大家不過說說笑笑罷了。其較有關係者。甲寅第一號章先生說「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僇辱吳先生爲愚言及。故重惜之。」我因他記得不詳細。便在去年九月七日京報副刊的廣說輯篇內。明告先生曰。「即在里昂。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忽於講演席上。訾謷先生的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即言人各有政見。淸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僇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即不免加以無禮乎。此吾却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章先生後又作「疏解輯義。」言吳稚暉作廣說話。則那段說說。不能不見。且僇辱鈕惕生之言。除了在那天演講台上說過。更何處能與章先生講到此話。且當時在場者。現在北京。至少有十個。不是親見余之起責郭君。章先生始得畢其詞耶。把「俱懾於勢。不知所出」八字。撥小銅錢。欲顯吳稚暉之倜楣。似乎章先生素行。不曾見過他如此。即以形容吳稚暉。也太不像了。這定是章先生近來氣昏了。信口胡謅。且「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明明出於我的文內。章先生又記憶不淸。曰私詞所得。其實那位郭先生。連到並不是陳競存黨徒。因爲有位饒超華先生。見了京報副刊。函告郭先生。郭先生馬上分辨。說他「生平未得見陳競存一面。更說不上徒黨。」我還未有機會。替他辨正。在此就並爲郭先生道歉。且告章先生。你們要我跟着陪綁。我是覺着極榮幸的。但不要射冷箭。造假證。而且所爲穿布袍。不坐洋車。替我大標榜。我近來偏穿得狐裘煌煌。在琉璃廠裏把大洋車坐特坐。但這種毛細的事。浪費筆墨。

得罪得很。抱歉得很。

▲馮煥章之出處問題

▲致邵先生書

飄萍先生。最近已有兩次發表各人意見。糟蹋大報。現在因爲張家口張督辦等通電挽回馮煥章先生出山。帶問到我我是不能簡單發言的。所以不能復電。止好寫一封信。貢獻我的鄙見。目前張作霖吳佩孚四面八方搗亂形勢。嚴重極了。似乎國家的否泰民帝的消長。都在最近要大見分曉。這不是講個人出處問題的時候。我本了這種愚見。陳說於諸公。恐不能普遍告語。所以還求大報采登一下。可望凡諸公致意的人。也得是正。其書云。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賜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司令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鑒。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這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佔有什麼。況且他有是一個最徹底了解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巍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呀。曹錕呀。就是徒舖戳的黎元洪呀還不夠麼。且爭了銘旌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爲子孫作老牛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臟臭如何。目前他們的子孫墮落如何。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屈就了。難道眞想更退一步。

要當一嘗那最高最低的風味嗎。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下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籓籬之下。所要馮將軍要巍巍然。我們也趕快來巍巍然。於是馮先生淡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清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叫的大人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他的高蹈是很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一類諷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了。因為若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髮數到腳跟。尋不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雞生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教其所謂救國。其所為國他也盡可。並不為巍巍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為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他是得了亡國大夫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必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不出來與吳佩孚併個死活的。用不着為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虫。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維。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

我們只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勸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們來看好了爲禍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大惡。一面經你們北方了休養生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乎方有恢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佔地。想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只殼虛矯亡國。張乃恭順賣國。所以連造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遂即倒敗。張乃愈凶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酖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二先生似乎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戢止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略。來。沒有法子好直接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說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勢。必釀成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些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

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雷暴雨亂瞎爭的。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區五卅學生。便粉飾的來開關稅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罷。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政。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愎。肯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只是為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賓的。決沒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為福不足。為禍有餘的人。都應當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為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要馮先生親自勸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為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也許好點。吳佩孚來也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剸刃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嗎。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自懇求段先生幫忙。段先生定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什麼藥。反自送走頭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很替他不安的。他要從庫倫去莫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到底人家赤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說馮先生是押在莫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助諸公打仗。即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騙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謗。乃竟可以反攻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言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

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略家。他誤會了馮先生必定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為。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繹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尚因為怕麻煩。豈知做了和尚。煩鬧更多。這乃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供獻的區區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噱。更不堪為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本此古語。聊候芻栞。叩敬崇安。弟吳敬恆頓首。——十五。三。二。——

▲中國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問題之附言

▲即以答王吉占先生並質顏旨微先生

叫我不懂政治為何物的。忽要在政治改造問題上附言起來。不是笑話麼。現在要在北京民國日報的增刊上附說幾句。若不就國家大事說些像煞有價事的話。也不好交卷。其實中國的政治如何改造。改造起來。如何下手。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等。早已詳細說明。如何還有我來附說的餘地呢。可是在方法上開一筆細帳的時節。未免把人看棋子一樣。比要下得好就是了。在棋子本身。乃是不生問題的。實際講起人來。就沒有棋子那末的好講話。他古怪得很。明明把他當白子下的。等到落得盤上。眼睛一花。變了黑子啦。留他黑子下。剛剛又是白子。因此。任你賢人政治哩。代議政治哩。武力統一哩。聯省自治哩。幾利古魯。吉栗各陸哩。儘管這個人說得天花亂墜。換一個

人來聽。却看做竟直了做夢。然在說話的方面。反替他們開了一個方便的門。反正說得好而適到。是應該讓他說。就是亂說幾句。也正能儘由他去說。幾幾乎沒有說得不對的。但是沒有辦得到的。如此「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作個劈頭的金鐘罩。把人罩住了。居然我也附言了。

那「政治從何處下手」九個字是顏旨徵先生在益世報上替社論出的題目。這個問題的發生。乃是從王吉占先生論國民會議。經我再同顏先生論。又經王先生復論。使如顏先生所說已完全變了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之問題矣。終之在我看來。國民會議原想改造政治。但改造政治是否即靠國民會議。倘然不靠國民會議。將靠什麼東西。於是從何處下手之說乃起。其實從何處下手者。即言仰仗何種兩脚的動物罷了。就我們的論點範圍內發起動物的種類來。約如下面所舉的幾種。一是失勢的軍閥。借虛名高控在北京的動物。一是得勢的軍閥。占有省分或地面的動物。一是號稱政客的動物。一是變相的軍閥小政客。爲患鄉里的動物。又是最大多數賢愚雜揉所謂國民的動物。

那失勢的軍閥。借虛名高控在北京的動物。顏王兩先生都不願意從他們身上去下手。王先生疑心我還有迷信。要在他們身上打出法寶來。所以要囑我在北京試驗三年。其實我是已經試驗過三十年了。我在三十年前。早已不信任他們了。我住北京因爲空氣於胃病有益。不是試驗他們來的。

那得勢的軍閥。占有省分或地面的動物。顏先生與我。不能信任他們。與不能信任高控北京的動物等。王先生雖然不見得相信他們。與高控北京的動物有什麼異同。但喜他們剛剛不大不小。容

易着手。便想從他們身上下手。

那稱政客的動物。顏先生的不信任他們。雖質量數量未必剛剛同我一樣。然大致是不希望他們有什麼滿意的改造。王先生也因他們地位在不大不小之間。凡改良。似乎當從此改良。有選擇。似乎也當從此選擇。直截說起來。便好像可由王先生下手請他們由他們占有省分或地面的軍閥下手。造一個政治出來。這是我要附言的中心點。現在暫且擱下。等說完各種動物再說。

那變相的小軍閥小政客。爲患鄉里的動物。當然顏王兩先生與我同意。都認他爲要不得。

那最大多數賢愚雜揉。所謂國民的動物。王先生認爲緩不濟急。無從在他們身上下手。顏先生是認爲將來必要從他們身上下手。才把政治眞正的改造。惟現在無法利用。儻有把他們訓練了二十五年。也算是下手的第一步。我自然相信應在他們身上下手的。也知道他們未經訓練。恐怕利用不來。然要訓練了二十五年再說。那末這二十五年中怎樣支持呢。而且合了北京各省的大大小小的軍閥林林總總的政客。袒住了爲患鄉里的小軍閥小政客。雖一日也訓練不成。如何會讓你有二十五年之久。一方面是政治潰亂。一方面是教育清明呢。教育者。不過政治的一端。倘使此路可以完全通行。僅管講實業的專發達了二十五年實業再說。民治的專講究二十五年民治再說。湊起來便是一個最好的國家。無如這種局部的話。當然對局部的人應說的。而幫他們各種局部眞正進行無阻。還有什麼「有損無益」的政治。

那末。綜括我們一個小論壇而言。顏先生與我。終算會有下手處。王先生則僅將北京縮小。要在一省或一道下手。下手的人物。還是用現在的政客。幫助了現在的軍閥。不大不小。輕巧的進行。然而我先從不吉利處着想。那種可白可黑的棋子。要把他下成八段九段的國。手王先生一定上。當年來軍閥固可惡。而不知政客尤可恨。盡是那班政客。不得志於北京。因而流毒於各省。各軍閥的張鴟無非政客所教導而成。管仲晏子蘇秦張儀是春秋戰國的原動力。孔丘的相魯。孟軻適齊。皆不得已而小試。其「王無」「定一」之空想。未嘗願讓商鞅才去開成李斯之局。吳稚暉並不作統一夢者。但覺必定要把整個的中國。去割成了魯與齊。才各自分頭去作孔丘孟軻。未免膠柱鼓瑟。而且孔丘不會王魯。孟軻不會王齊。雖有智慧。仍不如商鞅之勢力。所以無變今之軍閥。無變今之政客。雖馬上於善後會議中。欽定了聯省自治。還是今日之天下。今日北京政府之命令。何嘗能出吉兆胡同。若聯省自治四字。作一別種解釋。可算今日已經實行。每人占一省自己治自己的私囊。牽聯了甲省反對了丙省。這個解釋。懸之國門。能增省一字。將立予千金。我輩若再不大不小。搧兩扇之。豈不上當。

然又從實際方面着想。除了王先生那麼方法。也沒有最好道路可尋。我不大贊成王先生必要弄到不大不小。才好布政施治。我是因爲他已經變成不大不小。望那占有不大不小者。一定要有政有治。才自己站得着。同時國家也便催成一個好景像。我在民國十二年張紹曾當國。剛巧吳佩孚初把武力統一鬧起很熱鬧的開場鑼鼓時代。也還想南北調和統一。我便對接近馮煥章先生的朋友

包志拯先生說。（曾請包先生轉達）我說。「吳佩孚請老洋人實行積極的圖謀統一。統一以後。他到底怎樣治國呢。若照他現在的態度。一方面積極在川粵用兵。又一方面洛陽城裏還有土匪的揭帖。終有點說不圓滿麽。所以現在不必說什麽南北調和。頂好大家答應停戰五年。各自把所据的地方。土匪是消滅了。道路是道路。實業是實業。教育是教育。財政是財政。軍紀是軍紀。顯出你將來統一了國家。亦復如是。這才有個建設政治的證據。倘然大家如此。五年之後。各問我們打仗是爲什麽。若說爲的是地盤。那種狗屁的回答。他們竟說得出。那就非大不能小了。我們縱有不大不小的計畫。他也毫不領略。若說爲的是我能治國他不能。那就明明彼此都整理得很好。已顯出彼此有能力。便可以一笑而解。果然一定要你死我活。打一個勝負。休聚養生了五年。大家兵精糧足。打起來也像個局面。不要像現在領了烏合之衆。各自打那土匪的竭仗。連打仗也貽笑世界。」這雖然是一句笑話。似乎也無背王先生之旨。我已實做其蹩脚政客。正向着不大不小的軍閥說話。我又對陳競存先生說。「我勸你先把廣東成了模範省。做個實際的自治。我在民國六年也曾希望過唐蓂賡先生在此。我以爲說起自治來。我們終覺得閻督辦治山西還是不夠。實際上山西沒有土匪。廣東雲南還有。山西不種鴉片烟。廣東雲南不能說不種。種種比較。我的烏託邦。終在虛無縹緲中。別人早已承乏了。得人好感。自治雖不徹底。還有些治的氣味。先生（指陳）不在這一方面着想。標了聯省之名。聯趙恆惕總可說。也直聯到陳光遠李厚基。豈不糟麽。」因爲以後的中華民國還不省省自治算做什麽民國

呢。省自爲政。要無礙於整個國家。聯字是不消說得。必要做到的。但是治是第一要緊。早已形成不大不小。他們了解不大不小。趕緊圖治。本是對的。若必要先固定了不大不小。才能施治。恐怕据些不大不小的局面。度德量力。知道自己吞不了全國的。當眉飛色舞的贊成那種王先生鼓舞的政客。他在北京助總統執政爲惡的。他依然在不大不小之處。助督辦司令爲惡。這是現在的不大不小處之狀態。早已如此。王先生又將何以道之。鄙意未達十分之八。郎先生亦曾將方法詳告。吾知我們接近之點必定至多。吾今惟辨明吾在北京試驗則此意。——十四年三月八日——

▲祝實踐旬刊萬歲

實踐旬刊在今天六月一日出世。製造他生命的。都是我們朋友中嶄新人物的青年學者。從古以來的學者。長於講主義。短於實踐。乃是無可諱言的毛病。獨有這主持實踐旬刊的許多學者。又能講主義。又能顧慮到實踐。想要注重在實踐上做工夫。所以於名刊林立的北京。又發行這旬刊。專一來鼓吹。這眞是難能可貴的刊物。他們的詳細理由。已經具載在實踐社的宣言。也無庸不學如我再來枝贅。我來謅幾句祝祠。明知四個字的訓詁雅頌調。做不來。亦不合式。就是七長八短。扯一首白話詩。我又羨慕得很。不會嘗試過。止好說個眼前故事。引實踐社開張時。踹門賀客的一笑。也算湊上熱鬧。聊表祝意。兩月前。我們的朋友廉南湖請客。廉先生是超然世外的學者。他是什麼人都交接。什

麼人也不曾改變了廉南湖。好比蔡孑民還是蔡孑民。李石曾還是李石曾。都是一個並不超然的國民黨。廉先生請客的拉雜實是拉雜的厲害。我是他自少相交的朋友。姑且除外。他的座上客。有滿洲大臣。清室遺老。有民國顯宦。有民黨巨子。有無政府黨員。有共產黨員。有同善社信徒。有悟善社理事。有籌安會健者。有儒林傳高士。我同于右任先生隔坐。各自相對了兩個極端相反的人物。一便是所謂趙次老。一便是紹越千紹大臣。我那對面的趙次老。他向來聽說我是國民黨。又是無政府黨。又是殺人猜想的共產黨。不知道幾多兇惡。他第一次看見我的面孔。所以他仔細把我端詳。似乎我不應配就是這樣平常。我却雖然沒有看過他的面。我意中。不像外邊傳說他那種頑固。我二十年前。還當他是維新黨。我知道他止是一個平和的滑頭官僚。那天初次見面。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是八十二歲的年齡。那種天眞爛縵。精神清朗。倒也叫人可愛。我要聽他言論。何人問。「二十那天善後會議眞要閉會麼」他微笑道「怎麼還不閉會呢。反正這些勾當。都是敷衍罷了。就是議成什麼規程條例。不都紙上空談麼。」我在旁邊聽了。不由得更愛他。滑頭自然不必說。但是他那老實不虛假的態度。也叫人解頤。他突然問我。「你看中國怎樣處辦呢。」我看了一看左首坐的戴季陶先生的面孔。記起戴先生平常的高論。就本了他的意思回答道。「中國事。中國人那裏了得了呢。共管瓜分也是說不定。不久終是一個世界大戰爭。在我們這個遠東巴爾幹引起。戰爭的結果。統了世界。計算終可樂觀。說不定日本的皇帝。英國的國王。名號也要消滅。但是說到中國自身。爲禍爲福。還看自身的行爲。

不應配樂觀。這個中國地面上的世界大戰爭。所以避免不了的理由。也淺近得容易說明的。你看無新無舊。什麼勢力背後。不是站着東西洋鬼子麼。」我說這些話。一半也是不高興同他討論。話不投機的。正論。姑且駭他一駭。不料他既不點頭。也不反對。保持他滑頭精神。揚揚若平常的答道、「還是外來的事故。我們自己對自己應該怎樣辦呢。」我細想。這個被他問住了。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我就本着眞正自己心窩裏的小希望。簡單的回報道。「現在政府官僚軍閥政客。止是太蠢。實在要站得住。還是很容易的。止要欠薪是發了。冗員是裁了。官方整頓着。土匪肅清了。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道路是道路。軍政是軍政。什麼是人民希望的。都盡一下心。這就是最簡單的進一步。用不着多出戲法。上了許多條陳。頒行許多具文來騙人。可是十年來。便是我們很看不起的山西閻錫山的民政。到底還掛個招牌。人家都沒仿效。一樣馮玉祥也是指目着的軍閥。但他的兵丁從不曾有不規的舉動。也沒人稱贊。我固然不願意舉出閻錫山的治民。馮玉祥的治民。叫人模範他。然而提到目前政府官僚軍閥政客。如何不致意他們。請那們卑之無甚高論。留心一下呢。倘然他們都改變了出戲法的行爲。中國也未嘗不可得個苟安呀。」他開始有驚異的神色。還是淡淡的說道。「你倒這樣的不易近情麼。」他又引起他二十年前的老與。對座客說道。「孟子說保民而王。莫能禦也。我常同人說爲政最緊要的是注重在百姓呀。可不是呢。」到此我才覺得我的議論太似故意的遷就了。所以引起了他的高興。其實我也老了。雖進一步。定要希望中山先生國民黨主義的實現。又進一步。還要能

等國民黨大成功。再把無政府主義來藥他們得意後的暮氣。然老實的說。欲及吾身而親見還止是上面陳述於趙老先生的那種小希望。故我那天決不是講對付。實是講眞話。我明知做了國民黨員。又兼了無政府黨員。不應如此苟且。所以我也輾轉不安。今天得讀實踐社諸君子的宣言才知道努力欲實踐中山先生主義的。什麼無政府主義。與國民黨主義貌合而神離。也間或有之。實踐社諸君子則走其正軌。不偏不倚。一意以實踐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主義爲鵠。我在國民黨未大成功以前。我是一千分。一萬分的贊同。我願前人所謂「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企之。」如我那天那種卑之無甚高論。到底終有三分近就趙先生的意思。應當如新人物所常稱道的「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來仰而企之。幫助實踐社諸君子來搖旗吶喊。如彼既早來歸的共產黨朋友。及平素結合的無政府黨朋友。皆應俯而就之。貌既合於國民黨。神也合於國民黨。什麼別的革命。都候國民黨大成功了再講。便也都來允許實踐社諸君子合作。國民黨員實踐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主義。最是天經地義的行爲。所以我曲折的從閒話說到正文。願實踐旬刊萬歲。可是「過者俯而就之。不及仰而企之。」實踐社諸君子如循循善誘。決勿取我輩既「入笠」之過與不及者。又加之以「招」。此則區區借一故事。吐露亦寓褒希望之微意也。臨末掉一句文。表明鄭重的頌祝實踐旬刊萬歲。——十四年六月一日

▲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國民新報常許我做文章。我因爲要想尋些最大關係的題目。說些我腦子裏最有意義的說話。才敢投稿「。可是什麼是關係大些。沒有能耐來分別。什麼是最有意義。我的腦子裏竟招不出來。又怕國民新報是最嚴正不亂說的報紙。不敢胡亂送稿去。所以因循因循。終沒有什麼能去貢獻。可巧今天是民國十五年的元旦了。元旦照例放假。說話最能自由。就是沒有關係罷。無意義罷。都不妨說。故大膽先來試試。將來很希望隨時有什麼瞽說。都可送他們采登。但是沒有意義。亦得特別一點。元旦大家例應說幾句好彩。我却偏不說吉利話。偏不說客氣話。來「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什麼是不吉利的話呢。就是說一個人死了。我們民國十五年沒有他了。什麼是老實話呢。不避什麼幸災樂禍。簡直說民國十五年沒有了徐樹錚。我們理想上睡覺安穩些。說是我太看得起他罷。我也不避。說是我睡覺安穩些的話。太理想了罷。我也知道。有是沒有了他。安見得就會有你。這是那裏敢說。說是你不顧意有他。亦有人不顧意有你。這是當然。不過僭越些。不敢當。不敢當。我心裏是這麼想。口裏就這麼說。就叫老實話。

現在又要反過來說了。我要望徐樹錚死麼。我到沒有這個意思。我止指望他似死非死的隱遁了。盡其天年。所以我這回聽說徐樹錚要來北京。我一個從來沒有錢登告白。聲明什麼。辨明白什麼的人。我忽想化幾元錢。大大的登一論前告白。說「徐先生倘要來北京。我們國民將任何犧牲。要同你算帳」。預備駭他不來。後來覺得北京城裏。誰也不注意。我又恐人家笑我太看得起他。只索休了。

現在說起來。竟是他的運氣太不佳。萬一我竟破着慳囊。登起告白。又有和者。大規模的拒徐聲浪高起來。他或者竟不來。豈不免了場大禍。民國十五年。還有徐樹錚呢。

然而我爲什麼雖不願意咒他死竟望他似非死的隱遁呢。他個人的人格。雖說比我終好。但綜核起來臭肉麻的拿架子賭錢。護着小老婆過日子也就夠了。但是不抽鴉片。不做賊。不含糊做事。大體上比他的朋友都好。然而這種個人私德。說不上該死不該死的問題。我同他一面不相識。我無義務替他講到私人是非。我但在公義上講。我認他是中華民國的蟊賊。他那種陳舊的頭腦。強橫的氣概。他如長居可以搗亂的地位。簡直可以貽誤中國。走上返入苗山的第一步。化了我們十幾萬塊錢供他到歐美去走了一躺。他非但兩隻眼睛是瞎了的一般。還給那種帝國主義的紳士。送他上大酒席。進大跳舞場去了。反增他的意義。堅信他的學術政策。歐美還應效法。他不久將攪起大風浪。領了一班死不完的紳士官僚。間接做帝國主義的大護法。直接做歸入苗山的急先鋒。我們要把中華民國。能真個成爲民國。把中國人民的能力。能真個比人一樣。還有希望麼。止少我們在短時間。睡不了覺。那是一定了。他在日本勸人出兵。是什麼勾當。他回國後席不暇煖的四面奔走。又是什麼意義。他必要冒險的跑進北京來報告。又是什麼急要。他幾非要想做一個國際戰爭的導火線麼。我所以要切實的奉勸他。他願意他似死非死的隱遁了。批批他的古文辭類纂。於國於身。兩皆有益。不料他竟遭人復仇而死了。民國十四年的年底。於徐先生也算不吉利了。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沒有了他。也算

很吉利了。但是國際戰爭。果能因此而稍緩須臾。恐怕後來的不吉利。正還多呢。不吉利的大人物。不吉利的國慶。又定不少呢。這也是老實話。

然而我罵死人。終歸不應該。元旦說死人的話。總是不吉利。太老實。我以個人資格。敬弔徐先生。且向國民新報道歉。——十五年一月一日——

▲問國事與做官

▲致李石曾書

石曾先生。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就。」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等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要不得。我們所希望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麼。這種衣餐機關。請一個穩健分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安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役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那種狀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在他們的範圍以內。必能自小小改良。先生

就近日應去做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的。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謬點。必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吃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爲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終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做官。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卻存心要官好人。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攙雜其間。無法去做他們的廣告品而已。受連帶唾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爲生的口頭好人。無非就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還要利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尚的爲例。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意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合了我的條件。然他丈夫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南通。就急火裹米飯的又使其子弟爲鄉鑽營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獵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麼。他老一生清名的犧牲。也夠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爲了他的大少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偎成了大慘劇。嘉定地方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火。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辯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下的寧馨兒。若導之以正。做科學工藝家很夠做

草頭實業家也夠。到了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即強爾發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也很夠很夠。何必揠苗助長。用李彥青式的手段。做那昏瞶胡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異清流呢。還便是你心猶官自肥。不曾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怕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做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很感激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當你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並是因爲那幾番新聞。知道先生在暗中盡力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勸馮煥章君放胆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彩。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勸他不多更張。亂殺人。然「打蛇不死一定是個害」。曹錕君必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閑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緊廢除。）「吳巡師」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樹錚君同看看。同談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尚可以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責善。但我以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驅黎爲是。張紹曾君的內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內。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惜第二步接了賄選。

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會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啞口着。同担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卽使去年眞會舉曹。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况去年並不會幫同行賄。助他丟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便不免自上自當了。

（三）又有人言吳佩孚等的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爲這種烏煙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終要有書爲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帶了走罷。

（四）就馮君抛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會從同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見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帥。」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蹩脚。人所公認。而且兵甚無用。騷擾却爲最。崑山眞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當辭職以謝吾民

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獨不知要求試在江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一面自能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爲眞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盧斷不可再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舉也。若如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眞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年月日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會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夫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爲最難擺脫。其實很多能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我。」沒有一個人不迷信爲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情願拚命的夯。其結果。弄得遍國依賴之人。自己亦聲名狼籍。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會提出。突然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了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同黨總長把贓獲賣販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綱上有的麼。我爲之赧然。因此這一面的改革。雖無大希望。然得個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汲引所識窮乏。尤要爲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捨施乞丐褒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吃飯。狠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論。也狠以爲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我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好看。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濘鬧。這也是可以算一個忠告。弟吳敬恆。

▲皇帝

時代已入於二十世紀。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當先後滅絕。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認也。卑之無甚高論。即無論若何之政論。所謂皇皇帝帝者。又無非為政治上之贅物。此又世界新學家之所公認也。

中國之君權專制政體。固甚異於西洋之君權專制政體。西洋向有自由之名詞。以為美德。中國則向無其名詞。故即今日極主張自由者。一言及於自由之名詞。每覺欿然於其中，而必加以多方之解釋。曰吾所謂自由云者。非無規則之謂。亦非自放之謂也。所以必為此解釋者。其靈魂已為完全之君權專制政體抑壓而成為畏怯之種性耳。故以中國君權之習慣。不必能容人民之自由。而人民之自由。亦不能於君權尚存之時。能無所顧忌而發達。

中國人種有進步。教育能改良。習尚能廢革。一切可換新面目。足以自存其種者。全賴自由之發達。全賴毀滅君主。重造人民之靈魂。

西洋人視皇帝乃天生之貴人。中國人視皇帝乃一能幹之強盜。西洋人以為皇帝者。吾輩最享幸福之一人也。中國人以為皇帝者。屬有一切之主人。西洋人以為皇帝決非隨便一人所能為。中國人則以為苟有殺人之無上權力者。人人可以為皇帝。故即以彼此野蠻之迷信而論。西洋之君主與

人民。可以有調和之機會。而中國之君主與人民。有勢不兩立之感情。

故爲中國君主者。旣不能改易數千年人民之種性。君權一失。勢必至於囚服而出國門。人民之種性。亦不能於君主尙存之一日。敢於有自由之行動。此如人之畏虎者。每聞談虎而色變。人之畏蛇者。每見弓影而生疑。故以公理斷之。犧牲少數。以利多數。莫如毀滅君主之痕迹。然後可以宣暢人民之自由。

然則中國所謂皇帝者。不惟現在爲滿洲人。無論如何。又必另生種種之障礙。卽本爲漢人亦必無疑無貳毀滅之。而後中國人民之幸福。有產生之一日。

故認中國能以君主立憲得人民之進步者。已屬謬誤。而復欲滿洲君主立憲。得政法之改良。正所謂大謬不然耳。最可怪者。以立憲之問題。忽竄入君主立憲之問題。以君主立憲之問題。忽又竄入滿洲君主與漢族君主。爲同一之問題。

昌言滿洲君主之爲同一者。雖同爲漢奸之人。亦得而笑之。其論甚爲可鄙。本無辨駁之價值。然彼言之不慚。常聞妄引西洋故實。如梁啓超之徒。有以英人迎立荷蘭公爵。那威迎立丹馬太子爲況者矣。吾黨諸公。駁之已備。早使之赧顏而結舌。然窺彼齷齪之隱微。或又必認爲異族之入主。似於事實上不可消滅。

故吾先爲前說破之。使彼知皇帝之一物，無論其爲滿人與漢人。皆於中國人民之進步有礙。故

中國革命必當先除皇帝。故雖滿洲君主。果能證明與漢族君主相同。亦必爲中國人民自謀幸福之進步時。所以必當毀滅之目的物。況問滿洲人爲中國之皇帝。果能與荷蘭公爵之入主英國丹馬太子之入主那威相比擬。否則其間之不相同。固不知其相去幾千萬里也。

吾不嘗言之於上文乎。中國之視皇帝。不過一能幹之强盜。凡挾有殺人之權力者。皆可爲皇帝。故劉邦朱元璋之無賴，皇帝也。李闖張獻忠洪秀全。成則亦皇帝也。故如流氓韃狗之奴爾哈赤者。亦居然認之爲太祖高皇帝。因皇帝者。皇帝以殺人之權力自命之耳。不必問人民之承認與否。中國人民之畏之。特與魔鬼惡煞相同。夢寐之間。何嘗因本無皇帝。肯向他國迎一皇帝乎。中國皇帝之資格性質如此。已去西洋過遠。

至於西洋之皇族。則合各國之皇族爲他種人之外。自爲一團體。互相婚媾。而自成其血胤。推原其故。因今日西洋之各國。日耳曼薩克森等族。皆爲新發之蠻族。中古時代蠻族之王侯君公。皆爲貴人。不與齊民相齒。正如我國秦漢以前所有大公小侯。無非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子孫。否則其伯叔甥舅之子孫。故沿之至今。人民之程度雖高。而習慣之迷信未破。遂爲國際自國際。而皇族自皇族。即以英王愛德華一人而言。丹王與希臘王其內兄弟。瑞典王與西班牙王其姪壻與甥壻。那威王其壻德王與俄王其甥。設一旦愛德華之兄弟子孫同時瘦斃。依皇位繼承之法。德王之母本爲應當繼承之一人。則英王之位。固屬於德王之王弟或王子。愚謬之英人必無異詞也。

故如荷蘭公威廉第三者。實爲英王査爾斯第一之外孫。又其妻美李與之同居王位者。則英王乾謨斯第二之女也。滿洲韃狗曾與中國人有如是之瓜葛乎。

瑞典那威與丹馬。本爲斯堪狄內維亞 Scandinavian 之一種。那威脫離瑞典而分立。忽無端迷信其習慣。欲得一主祭之寡人。自覗工蜂之中。不生蜂王。於是遂適同族之丹馬。迎一蜂王之小蛹。其事固可笑。然亦不脫乎普通之成例。中國人能信長白山獨鍾皇狗之靈氣。漢族四百兆人皆爲賤種乎。

夫人類之欲圖復自由。不爲民賊所侵害。乃本乎人人自具之良能。自亦有閱西方新學說之載籍。始有所感奮。然未嘗可謂此乃步趨西洋。甯盡受西洋之範圍。今之奴才新學說。一若其爲西洋所有者。雖屬至荒謬。亦必盲從。故開口西洋。閉口西洋。西洋有荷蘭公爵。丹馬太子。中國即當有滿洲韃狗。至如此類之比況。一般狗頭豬腦之洋學先生。無不言之有物。以爲其寡廉鮮恥之干盾。故我今寄語若輩。倘欲主張西洋之皇族法。以迎合於滿洲。當言滿洲世爲貴種。故地球可毀。韃狗之皇位不可移。漢人四百兆。本是賤族。爲臣爲妾。爲奴爲隸。爲馬爲牛。爲豬爲狗。是其本分。則所謂君主立憲者。可不必主張。自包其內矣。豈非直接爽快乎。

或詰吾說曰。西洋人之智識。在今日定勝於中國人。胡爲尚委蛇其皇室如此。應之曰。此上文已言之矣。即所謂易得調和之機會。故承千百年之習慣。遂亦憚於更張。且君主而欲障害人民。已經無

其權力。故民之待之。一如中國人待風雅之僧侶。以爲清高之談友。非如天主教士之在中國。適如滿洲韃狗之尸皇位。使人日日如臨大敵也。然歐洲社會之革命。固已遍伏導火。一旦瓜熟蒂落。此等皇猪皇狗。將與貴族資本家同夷爲齊民。而屆時彼輩亦俯首帖耳。自向水村山郭。享其淸閒之餘福。不似韃狗者。看來不滅種。不肯出山海關也。——一九零八。十。十。——

▲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偶見一圖。乃百年前法國革命時。法王魯伊十六全眷囚諸獄中情形也。愁眉不展。欹坐於椅上者。即魯伊十六。立其背後。張手驚惶。似新得噩耗者。其後梅李。倚於膝前。依依戀愛者。乃魯伊十六之女萊霞公主也。可憐之孩子。膝伏於其父之椅側者。太子魯伊十七也。魯伊十七之右。長跪而禱莫須有之慈悲上帝。以乞生命者。魯伊十六之姊。伊利沙伯公主也。圖右一人。即內庭供奉之教士。圖右爲侍從克雷利。克雷利之右。隱約似有人影。聚立門外者。則革命黨所派之市官。

闊人一旦至此。似已可言苦楚矣。然諸公試一想其罪惡。所謂千家哭一家哭者。誰無可愛之眷屬。使人灶突灰冷。飢腸亂絞。夫妻子女。牛衣敗絮。相對啜泣者。不必魯伊十六時代。即今巴黎倫敦之大都會。諸公試脫去高帽子。換件隨身衣服。去穿着幾條小巷。行過數處窮街。自然觸目皆是。特相習而不及察。或忽之而不能覺耳。

世界為闊人之世界。非獨闊人以之不疑。即社會上一般之人。皆時時有此謬見解。吾試以小事為比例。即知世人『第二天性』之謬惡。

如尋常散步公園。倘有粉裝玉琢之孩童。手攜極玲瓏之人形。肩扶彼之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裾曳地之母親。或白巾整潔之侍婢。一路且行且止。折葉於花叢之旁。拋石於淺地之邊。其時人人覺此孩天眞爛漫。折葉拋石之情態。處處可愛。一若花上之葉。與池邊之石。惟恐不稱其小意所作踐。其如有同一年齡之孩童。攜於頭毛星鬆十許齡貧女之手中。彼孩又滿面泥污。有襪無襪。東綰西綰。若偶摘葉或拋一石。見者即人人憎厭。以為惟其此等窮人。未受教育。不知公益。常來公共作踐。此稱無意識之好惡。甚屬普通。人道之不正當如此。

即吾一日訪友於西郊。乘街車歸。忽來貧家夫婦兩人。手抱半歲之女孩。其時車中人數已多。此夫婦二人。強欲擠入。已為衆人所不悅。其夫面目兇悍。衣服破舊。雖知其為工人。然意思之間。似料其懶於工作。出入於流氓工人之間。其婦醜而怪悍。半歲之孩。亦面目離奇。然夫婦之愛之。異乎尋常。時時互遞於父或母之手中。香其面。親其嘴。使旁立之客。皆不能安。余心厭之。以為此種父。此種母。此種小孩。安有如是親愛之價值者。然余還質之自己。誰則始有此價值。余乃中心忸怩。不能自答。故世界為闊人之世界。窮人不過為世界障礙物。無疑無貳。已深入於人心。人道之不正當竟如[illegible]。

故今對於此圖畫。無人不覺帝王末路之淒楚。且深快革命黨之報之也。已淋漓盡致。

殊不知衡之事實。豈足以言相當。吾非欲提倡苛報闊人也。吾願後日革命黨之相待闊人者。應較待魯伊十六為加厚。所謂不相當者。諸公亦曾憶及巴士的獄中之情狀乎。械之繫之。洞其骨而鎖之。穿其脛而縛之。置之黑暗卑濕之地窟。心猶以為未快也。復縱蛇蝎鼠蛙以苦之。曾有巨大之椅子。可自由歆坐。膝前繞子女而彼此消遣無聊乎。

故余又雜憶明之莊烈。掩面手斫其公主之臂。并李闖張獻忠皇太極諸賊之兇屠。論者每為莊烈悲哀。而尤恨闖賊與韃狗等之野蠻。然前朝親為民賊之子孫。前朝狗皇賊帝。豈有半個可紀念者。故不惟今日韃狗之惡貫已滿。自必釀四海之怨毒。至於不可收拾之一境。即明之無數民賊。以階級殘暴。斂怨於無影無跡之間。人民口不能言。而心欲甘之者。決非一朝一夕。故忽生闖賊為代表耳。語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今日之破壞革命者。惟恐韃狗積惡之不稔。而必假求和平。縱之行暴。從而稔之。此雖口裏日日求和平。實則無異必欲釀成切瓜切菜之慘劇。然後愉快也。

如以余言為奇謬者。請問凡今日口言和平之人。有一人非急圖自己快樂之人乎。有一人非助紂為虐。斂怨於民之人乎。所謂『猪喫豆渣。必以肉身當』者。不必問將來革命時之尖刀利不利。但問自己所喫之豆多不多。斯已可矣。

闊人曰。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我則曰。願做猪做狗勿做闊人。——一九零八。十。二十四。——

◎臭皮囊蛻化

愛新覺羅載湉。三十七年誕生。一旦夢死。在實際上講來。一日之間。死貓死狗。且無可計算。這三十七年存留之臭皮囊。無端蛻化。直同一死貓一死狗耳。本何足掛齒。新世紀報乃爲此事。忽然另立一個題目。要同那普通官報一樣的辦法。當作一件緊要新聞議論者。無他。有所感觸。則出其意見獻納於世界之同胞。是是非非。何常之有。皆就其天良而內斷於心可耳。

吾人之所感觸者。今逝者已逝。一切甚不平之話。皆勉抑吾等之蓄怒。去之務盡。從乎常通例。稱之曰覺羅君。覺羅君之個人。乃「可憐之人」也。彼之使人可恨可惡者。特彼祖宗所留貽於彼之地位則然耳。故於彼之死也。必有一般之奴才。另於彼之個人外。並作許多卑屈諂媚之詞曰「這個皇帝。不能算全辜負於我等百姓。」這便有兩個錯誤。

(一)不知這皇帝之地位。實辜負了覺羅君之個人。

(二)什麼叫做我等百姓。什麼叫做彼人辜負不辜負。必定亡自菲薄。要生出一個皇帝及百姓之階級分別。便是我等辜負了我等自己。倘我等不辜負我等自己。誰配辜負我等者。若此意不知。則奴性終不能除。

如何叫做皇帝之地位辜負了覺羅君之個人。

覺羅君之個人。並無詳細記載之價值。但據一二端。亦可概其全體。若用旁觀者之言證定。則愈爲切論。有如近日普通西報所載曰「德意志之公使曾言彼之狀貌。憔悴衰憊。過於其年。雖常帶小

兒靦覥之微笑。然常含隱憂。吾即其貌。而測其隱。似非絕無感動者。但其冷淡之面目。一若天下無所可樂。能縈其思慮。故吾見此人。不寒而慄。覺彼特尸居之餘氣。故事物之入於彼之目中者。皆若過而不留。我等與之相見。彼直不知此等相見。係何等人。係何等事。賅括言之。直覺此臭皮囊之留遺。徒覊縻其身耳。』即此寥寥之數言。無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康有為等。則必張開了屄嘴。稱之為憂國在陸潤庠之徒。則必附會於八股。譬之曰。仁孝。其實則一『可憐之小孩子』而已。設世界上更無所謂皇帝。及某某之把戲。此種小孩子。與一般之人。受共同之教育。享共同之幸樂。則溫溫有餘。俾之在人類中。度一至為愉快之歲月。不惟於彼個人有大益。且彼亦能操一才一藝。幫助世界之進步。乃必受其惡祖宗之遺孽。強蒙虎皮於猫身。使溫良之小孩。習強盜之生業。縱世上一般之賤販。不恤其狗頭。貌為尊敬。搶地流血於其前。然遂令彼之個人。離人而立於獨。欲失人類之本性。裝出強盜之面目。性格實有所不近。然又處於勢之無可如何。乃遂變為醉生夢死之一物。不惟覺羅君一人然也。吾聞所謂支那日本之王公者多矣。吾並見歐州之所謂親王大公者亦多矣。皆無非一絕溫良之小兒。強迫而為強盜之面目。十八九則富於感化力者。遂驕傲詐狠。至成年或未成年時。已儼然一強盜之態度。性質稍厚者之一二。遂成醉生夢死之狀。吾前論安南王時。曾有言矣。設使今日世界之帝王。皆去其造孽之王位。純然為學者。則其人之可敬可愛。當萬倍於今。故如德王之伶俐。英王之富足。皆予以絕好從事學問之機會。乃一則為世界人類之仇敵。一則為世界衣食之蠹蟲。無非為害人及自害之

一物。覺羅君則被害於其祖宗。無非那皇帝二字一賊強盜之面目。辜負彼之一生也。辜負彼之一生。未能與世人同謀世界之進步也。

故以人事而言皇帝之統祚。在今日已爲絕不足道。縱卑之無甚高論。即一般之迷信統治權者。在今日最新之統治權。即可屬之於眞正少數爲多數之奴僕之組織。（此非記者言也。記者止以爲蛇足之見耳。然言者以爲總統等之機關仍在。而階級可除。俸食可減。則尤較美法等爲文明。就彼論彼。事或然歟。）否則如美法者。亦以一總統司祭而有餘。否則今日全盛之英國王。僅一食蠹。因庶事已無不悉舉於議院。則所謂我『肯』我『坤』。不過迷信於王族爲天生貴人。徒耗其五十萬鎊一年。養着許多貴人。爲遺傳奴性之自己。硬頂一主人於頭上耳。於英國之庶事。了無關涉也。

吾爲此前提。不過以忿此時之北京。而張之洞之徒。必悉置中國之前途於不問。而以一身繫愛新覺羅氏之安危。又取一兩歲之小孩。坐於聚義廳之虎皮褥子上。爲彼等磕扁老死人頭之主人。一毫無智識。本性溫良之載灃。又奉之爲攝政王。使之執強盜之刀。彼老娼那拉後死兩日。其弟之女。新皇太后者。亦狡亦黠。第二之賤娼也。專爲一食乳小兒。一詐黠小娼婦後日之衣食。遂不恤舉四百兆人浮沈於欲進步不能進步之地位。執筆三嘆。所謂張之洞等。曾講學問。不知其所爲何學也。或者即孔丘吃糞之學而已。

即爲愛新覺羅氏計。果能保其萬世一系之皇統。亦不過使彼之子孫。永遠做豬做狗。有如載湉

者。一臭皮囊腐壞。即拆去一張床鋪。空出一間房間而已。故若人人摸着良心。即無論何人。亦不必爲其子孫謀一如此無聊之生活。以蠹害世界。而且害其子孫。

故北京於此時。宜乘勢革命。以極眞摯之至言。忠告於溫良之小韃子。使彼棄其皇祚之夢想。作一極可貴之紀念於世界。則張之洞等不惟造福於四百兆人。並造福於衆韃矣。——然而此特記者之夢囈而已。

自今以後。支那之糊塗當益甚。因表面之僞立憲。必僞文明遠過於前。故記者料此等電報四達。一般有靦面目之喪天良學生。方彈冠相慶。或且公言支那必當來蘇。所苦者。止可憐之康有爲『未來宰相』之牛屄吹不成。卽華僑之金錢騙不動。故覺羅君之斷氣時。不啻卽康有爲之斷氣時也。

什麼叫做我等不辜負我等自己。

便是。決不要做奴才。實行博愛平等自由之革命。

然則不讀書。天天說空話。談革命耶。

曰。讀書與革命。是兩件事。猶之乎喫飯睏覺。又在讀書革命外。另爲一事。此事並不要用着極文明的證據。使想錯了念頭人覺悟。卽將最野蠻之證據證明之。已可瞭。如有如曾國藩一般之野獸。豈非日日在軍中箋經注史。一面殘同胞。一面刻牛腰大之曾文正全集耶。卽如今日一切各國政界中之妖孽。彼日日所談之政治。不過革『革命者』之命。就彼論亦革命也。然幾乎無一不著述等身。或爲

博士。或為教授。不似支那大官。止知簿書錢。喫飯睏覺。遂無餘事。故我輩之同志所痛苦於學業。無多暑刻。可常常發其空論者。我等敬之重之。且願本其意之所欲云。代為達之。然其人率皆滿貯其一腔之熱血。以表同情於艱苦之同黨。決無反致其冷淡之譏詬者也。有等無恥之賤奴才。巧令其詞。有託於閉門讀書。勝於革命者矣。我等常常通身之肉。為之發縐。直告之曰。『你要做奴才。亦尋常事。可必作此喪心昧良之支吾。導人於邪徑耶。』如此等人者。即辜負其自己之一流。則今者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可以小緩功課。望闕匍匐哀慟矣。——一九零八。十一。三十。——

▲溥儀先生

▲冤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堂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交民巷內做萬壽。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他密勿通風。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

（一）耗子　遺老是也。

（二）癆虫　皇室奴才是也。

（三）鱷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卽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老不遺老。眞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餓薇蕨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爲哩。陳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挾有另一種騙法的痞棍。晝伏夜動。名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爲。年來到處棍騙。人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爲東洋巨騙。一部日本人深痛惡之。卽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借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方把他関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愿。然而終免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長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十五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碰響頭。拿了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好東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議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

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如[illegible]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託忠憤。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夷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聲稱曾見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你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謚忠烈了麼，）總而言之。這班無聊的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種。再說癆虫，癆虫者。即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溥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癆虫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illegible]斤，那一年二千五百二十斤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醬入羅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至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主。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查抄。駭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揩菜。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那裏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為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

箏綷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是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指揮未了。儲取去衣服一項。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親眼看他們取出的裘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閑講白嚼的估價。至少値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元。統溥先生夫婦三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天。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虫。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値者。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裏。替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會在這十萬元裏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我料必有幾千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贍養。不要像火燒偸來的一般給那班癆虫與鼠竊。作成鱷魚。做了「快要完」。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箍。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醬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癆病蟲。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値整千萬元。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

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尚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祝他將來出來担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班痨蟲。同着那班耗子。鱷魚。東也狗吠。西也雞鳴。鬧的六神不安了。

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卽如努兒哈赤之甯馨子孫。如玄燁。胤禎。弘曆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齋。不料弘曆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齋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痨虫。鱷魚。能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良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齋樂溥儀是否曾哭。也値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朶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諸君不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

金寶金册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

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

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

就是馬上回爐。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眞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塲刮子算做荒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四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乾齊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担一尊金佛。換取銅元二十枚。難道不常是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歷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到底幹什麼呢。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痨虫塞了氣也不得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鱷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鱷魚。布滿在東西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寃哉溥儀先生。

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寃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痨蟲。鱷魚。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痨蟲。鱷魚。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詛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

邪氣的高明少年。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韜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如曾靜之獄等。尙因牽纏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夠作爲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便撒爛汚。不激成大禍。壓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裏豫防前朝。其大理想。是國卽共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分。想沒有在那裏殷頑。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謚了。欽賜紫禁城騎馬了。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皆鬧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這種無意識的混鬧。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又難道可以保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猴子弄私處。弄出血來了。」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

（一）由嬉戲而認眞

（二）由憤慨而仇嫉

（三）由恐慌而激昂

何言乎嘲戲而認眞。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國。還鬧什麼遺老。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但是遺老既老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遺老便讓他去遺老。民國之大。何奇不有。有這種怪物。供給遊戲文章裏嘲弄嘲弄。亦無不可。有如蘇州的汪鍾霖。曹元忠之類。人家開弔慶壽。無不翎頂而去。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法國拿倫帽守門之類。也足以點綴成趣。而且那班遺老。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都由那種惡物。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止去做做鼠竊。或偶然偷做些顧問總裁總辦之類。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大著上開開他們的頑笑也索罷了。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不問三七二十一。要想如法泡製。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裏。貼有南書房軍機處。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若曰口稱「上在行在」。便是他們的忠節愈著。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準備做最後一孤臣。必當爲復國運動。果如此。大清固有忠臣。民國非無健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爲認眞。闖入你們遺老隊裏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這種的弄假成眞。你信「上頭上面」叫得愈高的聲中。竟無反響麼。且如此嘲戲變認眞的結果。每引起了瀰天大禍。塞爾維亞一排字匪狙擊奧太子。引起了空前的歐戰。徐國樑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結局至曹錕進團城。吳佩孚上西山。齊燮元走別府。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竟挾溥儀做朝鮮王。爲吞併的媒介。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望他早日實行。中國是遠東巴爾幹。自

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前次大戰。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廟。繼此一戰。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世界飄國旗的島主。也進歷代帝王廟。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雞。你想。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如此便宜的事麼。止要留一條辮子。儘可自由出入總統執政之門。口稱遺老。遺老倒亂則保護之。幹出真正的復辟戲則曲恕之。口頭好像游戲的。內容實是認真的。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也成認真麼。

何言乎由憤慨而仇嫉。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袁世凱且把他做了誑人的帘招。不然。袁等如要做忠臣。有什麼優待敢議及忍議。倘然心目中有民國。如何留什麼皇帝。假令今日段祺瑞對曹錕約曰。「我做執政。你請在團城做外國總統。」豈不要笑倒了三歲小孩。袁等之不怕滑稽而為之者。要和緩他亂臣賊子的責備。對付一般北方怒氣沖天的社會而已。你看他不恤推翻民國。自己正取皇帝而代。反批優待條件。乃說「僅留尊號。至今耿耿」。這無非愚弄北方的奴才百姓。使反對之衝緩和罷了。袁世凱真正能穩做皇帝。至今溥先生早已陪葬西陵。難道宣統十七年還能留小朝廷於日本使館麼。然袁之奸狡不足責。憤慨於北方人民。於民國毫無情愫。並其奴役二百六十年的恥辱而忘之。至一個皇帝虛名。為朝三與暮四。被奸雄愚弄而不知。前日清理檻案。余適監視。記得一徐世昌之親筆函。更使人痛恨。先錄其函稿如左。

越千　壽民　瑞臣　仲泉仁兄閣下久違
雅範仰企爲勞恆委員等到津展誦
華牋敬聆種切猥以世昌七十誕辰仰蒙
皇上恩頒御筆扁額一方對聯一幅福壽條幅一軸壽佛一尊如意一柄衣料四件瓷器二件玉器二
件拜
寵隆之恩賚切感悚私衷世昌衰朽自慚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屆中規矩以從心遽蒙異數獨邀殊
觚棱而稽首下忱感怍伏祈
代
奏謝
恩是爲至懇此覆敬頌
台綏　　　　世昌頓首——九月十七日——

這封信若是趙爾巽陳寶琛寫了。原不足爲奇。就是徐世昌當他做袁世凱上卿時節寫了。也付諸一笑罷了。偏偏他要在忝竊了民國元首之後。說這種卑鄙無恥的談。屈伏在一個「外國少年皇帝」之下。坍民國元首之臺。外國皇帝有內務府。難道民國元首便沒有私宅的書記處了嗎。否則就叫他兒子或姪兒出面請內務府轉謝。亦何嘗不可呢。他這樣褻瀆民國。其意無非以爲民國是什麼

東西。我止看錄子面上。出張一出張。做一回總統。譬如做一位欽差罷了。到此才知道清朝養了一隻狗（如鄭孝胥羅振玉之徒。他們自信止是犬馬之能。稱之爲狗。並非屈辱他們。）還臣搖尾巴。民國便養了什麽總統。執政。都是朝外齣。難道這種難受的憤慨。決不會釀出仇嫉的麽。

何言乎由恐慌而激昂。善後會議開會矣。有所謂正誼書社者。集刻一本保障皇帝的通電。向「邪氣民國」的執政府。善後會議會場。如雪片的分散。其意欲賅昏了許多善後委員。一致提案通過。各備靴帽袍套。環跪於日使領前。請聖駕還宮。他們四個會。滿蒙協進會。滿族同進會。滿族同救急進會。京師總商會。十五個省分。京兆直隸王樹相等九大官。東三省世榮等五十三人。山東張英麟等二十八。江蘇陳名侃等數十八。福建郭曾炘等三十八。河南裴維侒等七十二人。廣東曾習經等四十三人。江西閔荷生等巨紳。湖北樊增祥等十六人。湖南陳嘉言等二十二人。甘肅蘇源泉等十一人。雲南朱崇陰等二十四人。貴州姚大榮等十九人。四都市。北京則有李經畬馬其昶吳懷清等。上海則有陳夔龍馮煦秦炳直余誠格朱祖謀等。天津則有張人駿呂海寰升允鐵良袁大化等。香港則有陳伯陶張學華等。凡具名者共八十一。其間有民國之大官。有復辟之巨子。有「愚忠」之遺老。亦有在賭場偷東西的翰林。（如常熟某秘書。）又不具名而標出人數者四百三十三。其他四個仝會當以千計。眞是浩浩蕩蕩。十八路番王會師西長安街。殺奔前來。賅得我們「邪氣民國」的百姓屁滾水流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無處逃命。止有三呼萬歲。恭上皇帝尊號。才能平息衆怒。這個不夠賅。還於條文中。

王樹枏等則曰。「凡屬血氣之倫。均抱不平之感。」張英麟等則曰「民情惶惑輿論沸騰」陳名侃等則曰「薄海聞之。咸深驚訝」郭曾炘等則曰「證諸中外輿評。下至街談巷議。無不以此舉為非。」閔荷生等則曰。「中外震駭。大動公憤。」姚大榮等則曰。「一時人心大憤。異口同聲。」聽到這裏。真正駭得面如土色。軟了全身。啞口無言。況且我本了我的良心說話。若說他們故意駭人。還有可商的餘地。內容却是千真萬真。有人對我說。當撕閣請走溥先生的後幾天。北京到處有人在街頭巷尾黏貼口口口王八旦之類的揭帖。我到天津第一天。便有重要軍事大官親告我曰。你試去街上。有一車夫驢童。不罵口口口口無良的麼。他這種行爲。在兩個月內不死。是無天理。證諸「邪氣民國」的輿論既如此。按諸正誼讀書社的鴻文又如彼。中華民國四字。簡直不過是一張燈花紙的薄層假面。揭開來一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還是做一天執政。算一天執政。敷衍下去呢。還是趕緊自殺。出空了床。讓皇帝睡覺呢。還是努力奮鬥。激昂了少數民國分子。學他們的篤忠於大清。殺出一條生路。使民國萬年有道呢。所以他們借那正誼書社本子。浩浩蕩蕩。殺奔到善後會議。不知善後會議是否倘有「邪氣委員」存在。能引出激昂。果其彼中亦止有「正誼委員」。做了皇帝的清一色。吾知必有更少數的「邪氣國民」作最後五分鐘之準備。激昂的度數。必有如上海土語所謂將邪氣的搭高矣。這種正誼先生的惟一理由。在宮則因「凡食前朝之祿。皆有舊君之誼。」在野則「凡我公民。感激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方圖報之不暇。」其辦法則「即使優待條件一履行。尚未能酬報萬一。」然

則聆言外之音。說起民國。眞叫做該死又該死。簡直毫無天良。才掛這中華民國的招牌。段執政雖在天津入京之先。有歉然之語。到底不澈底。止有袁世凱一個純臣。才能澈底懺悔曰。「僅留尊號。至今耿耿」。他是要在太和殿上自稱皇帝。結果了民國。從而又遜位於養心殿的今上皇帝的。所萬古銜恨的。不曾來得及。且可惜現在執政。也是一個不識趣的。幫同反對洪憲。氣死了一個假皇帝。遂躭誤了一個眞皇帝。胡說八道的民國民國。亂賊了十四年。直至正誼書社的典謨訓誥出版。方才天雨粟。鬼夜哭。王氣在新華門前又伴霓燈之光而宵騰。天文台要奏帝星重光。況且這班「犬馬」（犬馬注見前）的惡毒。設心鑑弄。希冀挑起惡感。坐收他們的漁人之利。前年曹錕與張作霖鬥寶。曹錕自以爲馬廠誓師。阻止復辟。故搆謠言以誣其敵。若曰。彼則如何保衛民國。張作霖則如何主張復辟。而且張勳姓張。張作霖亦姓張。凡姓張的皆與復辟有緣。借此糊塗的證據。掀起敵視奉張之潮。這不過政敵的一種卑鄙手段。不料那班犬馬，竟認此張卽那張。恐段執政也是馬廠的主謀。十分靠不住。故抬出張雨帥來作陪。拉一個大帥入糞坑。做他們臭狗的護法。尤其污衊張大帥的人格的。是東三省世榮等的口氣。彼乃曰「今秋奉直之役。我軍以理直氣壯。奮勇爭先。所向披靡……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乃我大帥成功不居。……另組執政新政府。有救民之心。無利己之志。」這閃爍之詞。直截爽快說起來。便是說「執政是應該你做。的你便宜了段祺瑞。你就做皇帝也應該。的因忘不了大清」。這是那班做慣推戴奴才的。太看不起了民國的大帥。如何大帥要忙不了大清。又沒有理由。世榮等所

要出的。便是「我三省為清室發祥之地。某等又多受前朝厚恩。」他們一不知三省在大清發祥前。還是大明建州衞。二不知大帥二百年的祖宗是居住直隸。三不知努兒哈赤也受過大明的厚恩。不客氣曾經永消大明的帝號。終之他想拿張作霖駭制段祺瑞。又想張作霖或可與馮玉祥相打。他們簡直要製造一個恐佈局面。以便溥先生還宮。進一步。竟想如是如是。這般這般。不曉得我們查清了清宮的檔案。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溥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常有一分。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燕席各一席外。還不曾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送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間至孫潤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汚衊了現世人物，恐駭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况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謨訓誥。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攝閣之行動。倘然攝閣為民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肆諸市朝。如其認為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更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謾罵。何一革命政將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祺瑞與馮玉祥兩兩相比。尊段者若曰。段氏功在民國。一上書清室退位。二反對袁世凱稱帝。三制止張勳復辟。四懲拘曹錕於圍城。馮玉祥諷使黎元洪去津。事同於上書清室退位也。若笑馮玉祥曾擁曹錕。則段祺瑞曾擁袁世凱。也高明不到幾分。馮玉祥反對曹錕。事同於段祺瑞反對袁世凱。馮玉祥．毀了吳佩孚也抵得過段祺瑞毀了張勳。

段祺瑞不忍改優待條件。出溥儀於宮外也。因而馮玉祥代爲出之。馮玉祥不忍拘曹錕於團城也。因而段祺瑞代爲拘之。如其謂彼等之對於私人。尚另有功罪。這是我等所不暇管。至於彼等之對於民國。君子可欺以其方。承認其功罪有如是。故要而言之。如一日馮玉祥代段祺瑞執政。馮玉祥能立出曹錕於團城者。則段祺瑞今日代攝閣。亦不妨立進溥儀於清宮也。倘使馮先生與段先生喜怒隨其恩私而任意。則民國無復餘地。由是而認眞。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潮昂。曹錕可做李彥青之續。溥儀先生亦或把臂於尼古拉第二。故曰那班秏子癆虫鱷魚。非送他上斷頭台不止。此所謂危哉溥儀先生也。——一三。一一。——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

什麼叫做朋友。從前有八股必讀的十種書中載着友直友諒友多聞。是一種益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是一種損友。這是對擇友講。從對方着想。凡算得人家朋友。也應該自勉於直諒多聞。個人如此。團體亦如此。例如段執政起而支撑臨時局面。要開一個善後會議。解決臨時的軍事紛爭財政糾葛。這是他可以做的事。（此曰可以。其實還是不必理由見「現代評論」第八期拙作）因爲眞個有革命精神。及章太炎贈他的公平兩字。儘管放手做。你看馮煥章先生等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廢除溥儀帝號。雖一班復辟黨略略布散流言。然而十八省人皆歡聲雷動。「自溥儀先生」的稱呼

〜出。溥儀先生也成了光明俊偉之少年。民國空氣中。頓呈鮮明之象。若當時便請了趙爾巽先生開會議。這算什麼滑稽的事呢。所以止要手段公平。單是爲國。並非招呼損友。討有勢力的好。想鞏固自己地位。正不必開什麼粉飾承平。大家掩鼻而過的會議。不但做好事。用不着老套的粉飾。就是做壞事。也比較直爽一點。免滕無窮的笑柄。昔張獻忠自撰祭文昌文。說道「你姓張。咱老子亦姓張。咱們通了譜罷」再過三千年。當與劉邦的大風歌並傳。想起袁世凱的籌安會。那種三揖三讓。是何等可醜。又想起曹錕的賄選運動。有冤錢送與那種吳景濂輩的無恥小人用。又何等癡愚。倘袁世凱當日在民國五年元日下一道命令曰。着自今年起改爲洪憲元年。稱予爲皇帝。不必再稱爲大總統。雖唐繼堯李烈鈞蔡鍔還是要出來推翻他。然而免了多少人做小人。袁世凱亦就虎虎有生氣。曹錕當日從黎元洪走天津。即由保定徑來北京。宣言那大總統非我來試試不可。縱然今日還是要上團城。也庶幾乎比得上張勳。決非如今日的可憐。所以果眞有一個人民自動的國民會議。或者大家相對承認他是一個必要的會。至於拿來裝飾了。想產生作用的會。這種把戲。眞是叫人看得太厭倦的東西了。太陳臭的手段了。國民黨加入善後會議與不加入。都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倘有軍民長官的資格。有應議臨時軍事及臨時財政的必要的。加入亦可。如中山先生。及他的毫無軍事財政經手的黨員。忙旁的要事。如鼓吹國民會議之類。尙日不暇給。何必去多開銷政府六百元一月。充會內的食客呢。如黎宋卿唐少川章太炎梁任公諸位先生的不加入。想都是這種用意。決不是同段執政個人絕

交。正是替他省錢。因為他請這班人。都恐怕先出「是簡驕也」之意。皆不得已而下帖的。不去正是從友誼上體貼他。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或全友誼的小禮節。

漫不料他老也熱心國民會議。竟要由他的善後會議包辦起來。舉然國民會議可以包辦。年來中山先生也甚為筆健。他也早已邀同段執政。兩個老頭兒。斷磨了耳鬢。竟親手草一個國民會議組織法出來。痛快的號召了。比現在要請姚震先生等躲在黑幕裏扭扭捏捏細膩熨貼。揣摩了四面八方的心理做出來。又要請趙爾巽湯漪先生等。好像木人頭被線牽的通過。那個直爽那個滑稽呢。因為滑稽固可醜。直爽亦不是那回事。所以中山先生也止好盼望有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產生那個國民會議組織法。段執政固不應包辦。就是中山先生也不敢存一毫包辦之心。你想為什麼要國民會議。那是解決根本糾紛一個最後的希望。決不相信有真正的國民會議出現。乃國民大多數的心理。不是政府來利用。便是黨人來操縱。是萬衆人心所默認。如此政府必要有如何的誠意。如何在最大公平上扶助。黨人要如何容納異己之言。在最大包涵上同走。或者得了一個比較不大可笑的國民會議。倘時機還未至。各方面的誠意也拿不出。就不如還讓時局遷流。由執政者拿公平維持了一陣。現在再說。所以熱烈鼓吹。求其普喻。是今日應當做的。若揠苗助長。貿然包辦。是極可駭怪的。設或還會有作用在內。姚震先生等者。皆忠於其主。忠於其友。能升天入地。鑿孔載鬚的雋才。倘彼輩念孫段二老皆垂垂將死。不能不在政界穩度短歲月。於是勸他二人在善後會議合作。產出欽定式的國

民會議組織法。道區每區三人。安福系國民黨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類充數。大學區讓了國民黨研究系。商業區則有龔和德與天津北京商會出馬。實業區則周學熙張謇等各代表三萬人。這叫做國民會議。使二者蒙躡。這叫做臭不可當。國民會議的名詞又算永遠拋入毛廁。於是最後會議的希望。止有列強會議矣。此所以中山先生用直友的態度。毅然批評善後會議不加人民團體與議及國民會議組織法之不當。國民黨員體孫先生之旨。一同拒却出席。并告他不必議出國民會議組織法。這是全要代段執政留了善後會議的分際。請他專心把臨時的軍事財政安排一個小熨貼。不可將善後會議鬧得像煞有價事。開始便鬧粉飾笑話。你想。各衙門欠薪。有弄到吃盡當光的。什麼鬼善後會議。爲善後會議。一月便開銷薪水十餘萬元。因爲要敷衍孫中山又添極可笑的專門委員。又月耗三四萬元。這還不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麼。)更用如此方便法產出一個名目上的國民會議來代用當日的安福新國會。老先生。你又從此完了。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加厚友誼的大諫諍。

姚震先生起草的國民會議組織法。又經法界頭名等角林長民湯漪屈映光許世英朱深梁鴻志等幾位先生詳細討論過了。才確定借段祺瑞的名義提到善後會議。請趙爾巽等通過那國民會議組織法的美備。晨報記者云。「我們自稱爲最進步之選舉法。」那敢當時附和曰。誠如是誠如是。就使聚了全數國民四百五十兆。來開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製成組織法。終也不過如是。或者遠到不及。然大腹賈缺乏了子嗣。由西席美秀而文的老夫子。代上了姨太太房裏去代造甯馨兒。終是一

件不可代庖的事。所以高一涵先生說。組織法從那裏產出來。是一件大事。我自身應當站得住。也是一件大事。這兩句話。我也完全贊同。但是我以爲法的自身。必要站得住的。法的產出來。必要正當的。二者毫不可缺一點。譬如姚震先生那篇大文章。載在國民會議的促進會雜誌上。供全國民參考。效用雖縮小。價值却增大了。否則何處報上已登過我的話。儘管曹錕的憲法。講自身站得住。十倍於約法。但他的信用。約法還有毫。他是等於零。這就是產生的較似正當與較不正當。還有年來國中最著名之法制。莫如湖南省憲。這個憲法。所有現在最著名的法學家。皆予以稱美。而且產生之時。比較似正當。然而非但敵對的一部分人。因未參與而謾罵式的否認。即友好的一部分人。亦因未參與而竟爲形式的推翻。一篇苦心孤詣的省憲法。竟做了歷史上的材料。供現在又經唾罵未乾的姚震先生等賜草。用欽定式通過。又僕僕使一班名士出醜。搭更高的牌樓。點更亮的電燈。開六千年來未有的國民會議。又煩姚震先生苦心焦慮。做出壓倒湖南省憲的大文章。俾數百應聲蟲曰通過通過。其臭味則與曹錕憲法同其芳烈程度。這是孫中山作俑。豈不該病且該重。故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勸他不要議國民會議組織法。又是兩全友誼的大運動。還有一種最和平的朋友。作非國民黨的希望曰。我勸善後會議。且不要先議粉飾太平的國民會議組織法。試先從裁兵廢督等議起。果然有使人滿意的裁兵廢督案。大家認爲確實可行。不是欺誑。自然這會議信用便高。否則什麼裁兵廢督。一味紙上論人。啓源節流。一味空中樓閣。那末這善後會議。直是慶賀執政的大堂會而已。還議什麼國民

1

會議組織法等呢。我點頭曰。你的話也是。——一三。一。——

▲怎樣辦呢？

我這回進京。夠逢其盛遇到現代評論始發刊。社內的朋友講笑話。他們說。你有什麼話。願意說着。你送稿來。我們亦能把他來登。我聽見了。高興極咯。但要下筆的時候自己招呼自己。說道。喂。朋友。你能說什麼話呢。仔細一想真糟極了。他們都是學理深湛的學者。你插進去說浮話。不是笑話麽。那怎麼辦呢。

幸虧想起來。他們曾經說過、你說不出別的。你就把時事批評批評。也可以充數。我想這當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長安市上鬼混。除了餃子鋪裏。多半還貼着『莫談國事』實在誰還不是談幾句時事作為應酬話呢。一見面。終是現在局面狠混沌呀。或說這一回各方面應有些覺悟。批評。如何是長。如何是短。終得拉出一點理由。才有勁兒。但是轉念那種信口胡言可以形諸筆墨麽。又殭了。那怎麼辦呢。

然而說定了送稿去湊數。人家倒把別的稿子擱着。排字人等着上版。現在臨時不交卷。又怎麼辦呢。

所以急了。便把嶄新的時事。當着上版的晚上。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聽到的批評。抄襲了來塞

責。有人請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吃飯，一進門，便有幾位議員先生們竊竊私議。說道，來了來了。章先生便是主張勸段執政用革命手段。推翻偽憲法取消議會。廢除約法的一位健將。人家聽了。都說。三件事該這麼辦。是不用說的。但同日下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點兒難堪。馮總司令也沒有把李彥青同張敬堯潘鴻鈞同日鎗斃。怎麼把先列定下的約法。同議會只是老朽點罷了。如何可同瘟臭的偽憲法。同是判了死刑。一同上綁呢。這不是好像同朋友們給囚犯一般的過不去麼。便有人問。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洪憲的欽頒憲典。曹三爺的賄選憲法。這是兩個政治罪犯。自當執政的一朝權在手。可以立時發落的。執政革命。他自己說「不過第一次革命的延長」。不就是革命中華民國的命。那就約法未嘗不可廢。該有一個稍為相當的手續才算說得過去罷。然而如此烏煙瘴氣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裏。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麼辦呢。

但是章先生是愛朋友的。約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偽約法是同李彥青一樣。章先生沒有同他握過手的。若把段執政的老朋友張敬堯潘鴻鈞。同着曹三爺的小朋友一同上綁。太叫人難堪罷。反正終要死的。何不給他一個飾終的典禮。免了很多的麻煩呢。然而痛快是眞不痛快。到底怎麼辦呢。

況且約法是廢了。執政只是一個臨時執政。又不叫臨時執政制法。簡直大法中斷。執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執政也放手鬧花樣。又怎麼辦呢。——一九二四。一一。二二。——

▲苦矣！

太陽下去。星光出來。起床。睡覺。跑路。吃飯。鬧得天昏地黑。不知不覺。又到了星期四。在坤甯宮監視了兩個布偶像。一個穿紅的據說是皇媽。一個穿綠的據說是皇奶奶。相對了三個鐘頭。到了已是五點。（皇媽皇奶奶是同站在一起的蒙古警察先生告訴我的）現代評論又催了好幾遍稿子了。要在兩三點鐘內交卷。沒法。報亦不能看。止好寫了。苦矣。

現代評論旣許我做東西夾在裏面。我這樣的撒爛污。急火煮米飯不去塞責。他們又不好意思不登。眞是給我白糟了紙幅。苦矣。

不用說咯。寫咯。隨筆扯來。自然又是時事最容易交卷咯。講起時事來。大而無當的。把最闊的人胡亂批評一下。就又動聽。又省事咯。尤其容易。對於最高的闊人。耳朵裏常常聽見。若將道聽塗說。一起穿插起來。字數又必定不少了。但是這麼辦法。那最高的闊人。未免或遭奚落。或受頑笑。豈不平白的又吃虧嗎。做闊人亦就不容易做。苦矣。

目下數到最高的闊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段執政段祺瑞老先生了。有人說。段先生立志革命。中華民國是十三歲的大小孩子。再多革命幾次。亦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他老先生是六十歲的老頭兒子。如何經得起劇烈的革命呢。尤其是他的老脾胃太要不得。倘然照目前情形。他嘴巴是革命革

命的說得震天響。他自己的老脾胃兒却包圍了他。密勿通風。不許他自由。又經不起那班先意承志的孝子慈孫。捧了他的老脾胃兒借革命行惡。所以他那老脾胃兒。簡直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卽國家」的絕路上去了。如此他老要革命非先革他自己脾胃兒的命不可。阿唷。六十歲的老翁。要送到醫院去。兒心一刀。革起脾胃的命來。如何使得呢。似是不如此。又怎麼支持得很久呢。苦矣。

況且不用說到根本的脾胃兒上面去。就從平常小事說起來。旁觀的理論容易着口。當事實使殭得很殭。不是仗着老脾胃兒橫衝直衝的過去。就簡直過不去。譬如前天安徽的許多代表去爭倪道烺。大家把倪道烺的劣迹。講了一番。他老心頭是很明白的。但是倪道烺有的是錢。爲他老用的錢。又是雪中送炭。在曹吳已倒之後。運動安徽響應。造成他老的家鄉勢力。撐着面子的。叫他如何忘恩負義呢。所以只好拿起老脾氣本着向來夯水木頭的精神。硬答道。「倪道烺狠好。安徽軍事非倪道烺不能收拾」雖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不歡。他的老脾胃兒也就不客氣的不管了。可是當時有位不見機的代表。又加上一句說道。「倪道烺打死學生是眞的。他還是通緝的刑事犯。更是不能辯護的。」執政大人不聽猶可。聽見這句話。就眞正觸動了他老人家老脾胃兒的眞氣了。他心中必定大怒的要答道。「惟其學生正是該死。倪道烺多們能幹。」然而到底又說不出口來。止好氣得紫脹了臉。止算沒聽見。大家冷笑的辭別出來。他瞪了眼勉強的答別。苦矣。

他對安徽代表說。「共和是我造的」。這句話雖嫌老實不客氣一點。但終算沒有虛誑。可惜他

老沒有想想他參與着做了造共和的一分子。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用的力量較多。所以又有人說。段先生的在共和牌子方面。的確也用的助力不少。至于在共和實際方面可是用的阻力亦不算不多。什麼是共和的阻力呢。就是老官僚傳統的四千年帝王國家的老法寶。段先生一方面把共和的招牌掛起來。一方面保護老官僚及他們的法寶。好像鐵桶一般。幫袁世凱如此。幫他自己亦如此。到如今口說革命。還是如此。說不定段祺瑞式的革命。竟可反把共和的殘存實際。一齊革光。完全讓官僚法寶出來「復辟。」這何異段先生做了洋官明明判定一個囚犯。準做自由人。實際在他頸下圍了一條鐵鍊。一端繫着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叫他夯在肩上。累贅他一生呢。所以他老挾了一塊建造共和的老牌子。悍然不肯細細商議。却被洋鬼子。賣國者。獵國獵官者。失風政客。銅臭商人。重重圍裹起來。逼他與共和絕交。齊宣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恐他老還不能得這樣最後覺悟。則回想兩局爛棋。一卷佛經。頭腦冷靜之時。其心安理得如何。苦矣。

好了。字數也太多了。說來說去。也終是這句腐臭的老話罷了。旁觀常會說的。進了局子。誰也忘了。你算什麼。作此無病之呻。以惹人笑。我說道。我逼住了不能不交卷。所以才信口開河的。也是不由自主。苦矣——十。四。一三——

▲我也來試一試看

近來善後會議哩。國民會議哩。鬧得甚囂塵上。有的主張讓段執政先把他的善後會議試一試。然後再讓許多國民先生來試國民會議。有的主張請國民先生也加入去試一試善後會議。於是頭跟着試他的國民會議。許多主張。一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也來試一試。還是試一試會議呢。或是試一試主張呢。都不是。都不是。我來試一試者。乃是試一試。猜猜他們要想會議的什麼。何以要生出善後與國民的分別。

主張國民會議的。還沒有聽見他們要議什麼。止有主張善後會議的。已堂堂掛着款項。共有事項四條。並有口頭聲明。四項之外。所有根本大計。都讓國民會議。什麼四項呢。便是。

（一）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

（二）關於改革軍制事項。

（三）關於整理財政事項。

（四）其他各案由臨時執政交議者。

第四項的其他各案。雖屬廣泛。聽到清室優待條件。金佛郎案等。都還要交國民會議。我來試猜一猜。將來執政交出來的。當然決不會涉到中央集權。聯省自治。或爲總統制。或爲委員制等等根本大法。說不定。無非許多不大不小的小困難把戲。才一個一個冷不防的交了出來。諮之諸位放心。都屬毛細的罷了。所以我的瞎猜。也就除了第四項方來試一試。

試一試。看猜猜他的第一項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何以要擱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你試得可笑極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還未有。自然不能有國民會議。當國民會議還未有。如何能將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擱在國民會議裏呢。事實上不能擱在國民會議裏。當然擱在善後會議裏了。你還要瞎猜。豈非笨極了麼。我便說。這定然爲不可諱的笨。但產生國民會議組織法。難道沒有別法麼。一。何不學前清立憲交王公大臣集議。直接欽頒。呀。這太野蠻太野蠻。文明的段執政。不做這個勾當。二。何不交國民自去籌備。呀。穩健的段執政。不肯如此迂遠。那麼我試一試。看。猜到了。善後會議中請了三十位名流。代表了國民。又請了九十位軍民長官。代表了王大臣。就以頗有些國民自己籌備的意味。用過半數同意解決。我的朋友呀。不瞞你說。骨子裏還是欽頒。國民程度太低。低低低。非用欽頒法不成。只要會議時名流努力的試一試。公道就一樣的了。國民會議組織裏的會員。止要名流請得更多一點。以外除了軍民長官。用政客紳董代替了。難道不是堂堂國民麼。如此會也容易。根本大法又刻期出現了。儘管說曹錕的憲法將更笑人。那麼中華國民終是那末一回事。（我却願意發癡。實地忠告。曹錕的憲法。有張君勱等先生爲證。到底也未曾有什麼不好。止是產行的手續錯了。累他也蒙謗了。所以癡心的朋友們。還盼望止要法立得好。不問立法的人。請教今日以前。今古萬國。會有一無疵議的好法麼。無非周禮說是周公創作的。便點頭的分數多了。說是劉歆替王莽假造的。便搖頭的分數多了。）

再試一試看。猜猾他第二項改革軍制的事項。何以要擱在善後會議裏呢。這是他的主中賓他善心孤詣。將不倫不類的軍閥爺爺。一齊請到。無非要向他們商量讓出一點兒款項。倘然做得到。自然不無小補。還是做不到。不得已止好借債。請爺們不要再說話。並也老實不客氣。把你們做口實搪塞國民。所以會議的主要是第三項整理財政。這第二項是他的陪襯。然而亦可以說賓中主。因爲段執政在「和平希望」聲中登台。若非把改革軍事。做了會議的窗招。會議便太黯淡。在理想上講。要製虎皮褥子。請了無數老虎來。逼他不好意思。親口答應。在處辦方面。似乎猶其道地。在事實上講。現的軍閥。最工詞令。一面進兵。一方還可以承認天語褒獎的公忠體國。所以在會議席上。儘能改革兵制。改到周公孔子也滿意。維持執政的體面。因此這一條改革兵制。也不妨用他充作後善會議之花了。

再試一試看。猜他第三項的關於整理財政事項。何以要閣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這是在上面第二項雖然止帶說了幾句。也就完全洩漏春光。不必再瞎猜了。他不是爲了此項。原就不必要開善後會議。有些不識趣的朋友。以爲財政乃是國家存亡的要素。根本解決。尤其要列到國民會議。用不着善後會議。但是嗍嗍哈哈過。忍不住又要哈哈。需錢則有燃眉之急。待決於國民會議。則如俟河之清。如何不用善後會議來救濟一下再說呢。然而不識趣的笨伯。又要討厭了。以爲亡國的外債。即使善後會議解決了。國民能夠不反對嗎。有望的國民負擔。不經國民會議。能有稅則公債等的增加麼。

當然止有貓口裏挖鰍。如上文所說過。希望善後會議的軍民長官。不好意。想在議席上答應解款中央而已。然而閉了眼睛想想看。不是顯然做不到的。屈指便是好幾省。省議罷。人皆觀望。此數省。見無動靜。見省省效尤。如故議案等於廢紙。若曰未嘗不可望。情誼較切近者。將如約來救至急。應之曰。是則善後會議之滑稽。明白曉暢矣。倘非根本解決時。致款止恃情誼。則目前救急之財政。段執政儘可以誠懇之函電羅掘之。不必以形式之會議要挾之也。苟且弄狡獪之出把戲會議。價值幾何。讀報至善後會議籌備處月費五萬元。內有交際費若干。深深的想到民四的大典籌備處。民十二大選籌備處。有連帶的感觸呀。揠苗助長之術。不可用於百年大計中也。我常戲說。現在的闊人左右。終是蕭何張良絕迹。止有陳平其多如鯽。陳平者合蕭何張良則為之傑。離蕭何張良則為羣小者也。好為陳平之奇計者。可不慎歟。如其不信。善後會議本算不了什麼。推類做下去。你也試一試看。——十四。一。三一。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西諺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這是不能駁的經驗談。現在的執政。同了他的左右。在隔年歷本上尋他們的行述。都可以算做人物。可是叫他們在這劇烈變動的時代。應付這歲月不同的新環境。如何叫他們有可能性呢。拿段祺瑞先生來說。大家不是為他蟄居津門。念了佛兩年。以為飽嘗

了困苦艱難。必有新覺悟麼。這就是根本的猜錯了。他起念了兩年佛。並不是熟讀了兩年世界文化史。那是加上一重糊塗罷了。齊一變至於魯。梁漱溟先生從佛經自拔。改讀孔家書。終算略有進步。向且做了一部糊塗書出來。貽誤蒼生。逃佛本來就是東方民族自殺的一條道路。凡厭棄世法。存心自殺。就把當做一條書死的絲繩。或不出血的鈍刀。聊盡其天。以待往別有的天國裏去。過不必煩惱。自然太平的生活。要他在佛說裏悟出治年國平天下的法子。豈不是大笑話。幸而段先生研究的佛法。不過是三教同源。太上感應篇一類的東西。所以仍無害其爲一個傳統官僚的智識。尊把他左右來說。舉一個例。就說姚震先生。他不是一個法制院長。所謂法政專家嗎。你們各位試猜試猜看。他的研究法政的法子。到底是怎末樣呢。我要引儒林外史高翰林的金言來做證據。說明他的研究的方法了。「己饑己溺。止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詞頭。」他們研學方法。盡在乎此。有位教育部的某先生。他告訴我。數年前他聞姚先生論教育。他說。「教育普及一語是大謬的。教育太普及了。國家那里有這許多官容納他們呢。」可見姚先生的見解。「學也祿在其中矣。」讀書與做官。那是自然的應當融成一片。換言之。就是說他學法政。不過準備做法制院院長。法政上說如何。盡是做院長的話頭。也用不着高翰林來提醒。是決計「認不得眞」呀。以上把執政及他左右的大才。實地估量一下。要知道[illegible]不是奚落他們。乃是認定他們的眞價值。把他們這種的智識。忽然要想他們開什麼會議什麼會議。能夠生出點驚人的效果來。這就無異在靛青缸裏要想去掏摸出白布來。果然開幕了一個月。

他的狀貌。先就比從前的什麼會。還要聚蠢。再休要問他的內容如何了。本來集合軍閥在一堂。已經可笑。但是果然能如褚慧僧先生三十三個執政的辦法。請紅眉毛綠眼睛的。插了野雞毛。一齊親身出席。也覺別有天地。現在他們自己還在那裏打他們的仗。派一些寵養。走廝。來領六百元。那種猴衝豕突。到太陽將入山。才陸續麕聚的情狀。比昔日光園祝嘏。今日奉天拜壽的局面。還要下作。宜乎胡適之先生暗暗跌足叫苦。必知大上厥當。止好借題發揮。溜之大吉。他們也知跑了這一朵會議之花。未免過於難堪。所以別的也已經走了不少。如何於他人並不登報辨正。必於胡先生這樣鄭重呢。就是為西洋景太拆穿了。必定連敷衍也不成了。經過了這種試驗的成績。才各自懊悔望他有什麼蹇督裁兵哩。整理財政哩。真無異癡人說夢。然而竟白白化了四十餘萬元。眼看着各機關欠薪人員當賣都盡。什麼師大關門。工大停擺。一概不管。四十餘萬元。還是指望十天能如願在文料關機上成功一門善後章程的說法。可惱那般會員都是餓鬼道裏跑來的。簡直要想延長一個無限期。六百元一月拿定。所以現在段菩薩也隱隱着謊。明知不能長期布施。如何輕巧的結局。至今還不曾想出。這是不必為他們愁的。他們隊裏所有的就是那種善耍把戲的高手。自然繫鈴之後。還有絕玲瓏的解鈴方法。可是他們這種的不憚煩。到底為誰辛苦為誰忙呢。除了仗着老資格把持他們的門戶以外。為了國家何嘗要出一點新把戲出來。而什麼金呀銀呀的案子成功。有了盤千萬的急債。還要國民代表會議哩。搭彩牌樓的行戶。正在那裏準備「主權在民」的金字。小心文料關機不要引錯哩。嗚呼。

這叫做試驗的善後會議。——十四。三。十四。——

▲婉告太戈爾

▲太先生你做詩罷　▲管不了人家的家國　▲你莫談天下事

大家當西域陂斯祇聖看的太戈爾來了，來了蹤天了。在這個春光明媚的當中桃花哩。潭水哩。許多自然家的廢物可以做我們勞苦中醒夢資料的東西。我們都可以相對的歡迎。何況在萬里外印度洋遠波送來一個白鬚紛披花朶滿綴能吟恆河風弄椰樹月的老人。所謂大詩者。我們倒不當他暮春豔陽天氣中。一個點綴風景的寶貝看待麼，况且我們新文學界歡迎他的人物爲徐志摩先生之類。他的「石虎胡同七號」一類的作品。我們外行粗粗評判。正不讓新月集飛鳥集等名作呀。所謂前賢畏後生。東海四海。前一世後一世。無窮的大有人在。

可是我們的新文學天才。正也是我們國故先生的第二仇人。那班老八股餘孽。洋八股遺少。第一仇敵是一具鍋爐。第二仇敵便是白話詩。就因爲中國白話詩的朋友。實地還是鍋爐的急先鋒。決不像太先生已成功印度國故的殭石。退屈了在亡國奴的鼻涕眼淚中。求來生福。作涸轍中互相噓濡的安慰物的呀。他若懂得東方國故。我們第一個頂天立地的詞人屈平先生。便因宗國給暴秦所制。情願早早夭死。不甘心老壽。就是卑之無甚高論。不得已而又思其次。如陶潛先生。雖失了乃祖勳

佩先生澄清中原的勇氣。竟看得過殘胡久據。晉祚永絕。自己却考終於劉宋。也養得鬚髮如蓬。菊花插鬢。但是他的三徑田園。雖很像太先生的行徑。而他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却連讀書都不求甚解。他的傷心不忍。則古昔稱先生。正是贖他的無拳無勇的隱忒罷了。若太先生心知帝國主義的暴秦可恨。却不給國人一些能力。止想叫老石器人民。抱無抵抗主義。俟使用鐵器的客帝自己惡貫滿盈。那就正合我們鄉裏有句俗語「把自己作爛菜葉。臥在地上。希望叫強盜滑倒。」同一滑稽了呀。

上面是從好的方面說。再從我們傷過心來的方面說。太先生既然吟風弄月。儘有喜馬拉亞山前的節音可譜。何苦說寫得流利的仇國語文，去博斯坎狄內維亞富人的獎金。榮比博學鴻詞科呢。難道不像滿清的所謂諸詞臣。忘了亡國恨。故意弔詭的自晦起來。並不是眞正的苟全性命於亂世麼。我今想着王士禎袁枚沈德潛的一班白髮詩翁。一樣也曾叫外國人用兼金買他的詩集渡海去的呀。我們現在代着買詩集的朝鮮琉球人設想。他們能感覺那班大詩人所事何主麼。若太先生受我們新文學界歡迎。他止當自己是一個世界藝術家。我們自然一百二十分受情願。把他當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陶潛先生看待。倘若如報界通信傳說。他也兼充着一個救國的「走方郎中」如他說。

「余此次來華。係應北京大學之聘。豫約在京講演六次。大旨爲提倡東洋思想。……亞洲之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專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誤。……泰西

之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殆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因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顯明……因是西洋人士已承認東洋文化之真價值而着手研究。」

那我不客氣的便要謝謝你。請你尊口把封條實貼起來。這種西化東化等的鄙陋可笑盲目瞎說。我們家裏的大文豪梁任公先生早在五年前做一先覺。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可惜梁先生喜歡做這種預言家。還賽不過唐煥章先生的容易動衆。所以他現在又請顏元顏先生李塨李先生出來向自己挑戰了。太先生把他已經藥死印度的方子還來作驗方新編同他的詩集分送。我想我們的新文學家一定止受了你的詩集。璧謝你的驗方新編的呀。我民國九年六月在倫敦海倍公園聽你們的同胞在那裏演說印度應該獨立。一個好像老詩人一般的英人向他氣憤憤的辯駁。回頭來當我同我的兒子是日本人說道。『你想印度會獨立麼月亮裏有了空氣。他便有獨立的希望了。』我對他睜了的睜眼睛。他也就回頭再去向那印度愛國者辯駁了。我雖覺得那英老頭兒說話實在可惡。然可嘆癡愚的印度人。要想把融化大小乘的詩篇貼在城牆上抵禦機關槍。怎能不用耐心候月亮裏再有空氣呢。

這番賓與主大半都口口聲聲的反對物質文明。但是一則居然有洋房前的草地。招待來賓。一則居然坐着汽車去游『Sail』的龍華。會議招待還要借一品香。演講還要選新式的洋俱樂部。却不會在城隍廟九曲亭開招待會議。用二把手小車插了桃花。推他老人家在龍華道上得得而行。增

些詩。又不曾就在龍華後街野雞糰子店裏議會一次。一定要上洋照相洋桌椅陳設得精雅的功德林。演講其實在鐵馬路橋天妃宮的前門外也儘容得千人。又不屑顧。這眞叫我們陶潛先生站在蕭然的環堵上看了垂涎一尺。要忿極了問道。『難道眞是此一時。彼一時。東方文化。也跟了時代走的麼。』然我一定又要笑陶先生不通世故了。他們早有一位謝國馨謝世兄替太先生張先生一班通儒說明說道。『我們正不妨享用物質文明却不爲物質文明所驅使。』這種意思。我們應該了解。拆穿板壁說亮話。便是說火車輪船不妨讓西方人來供奉。我們東方人自做我們最高尙的印度詩篇。太先生呀。西方人本來生成是一種做工的動物。他連你們的田也代耕了。地也代治了。或者你們將來連百姓也可以不高興造。他也代造了。

列位看官們想罷我們『最出風頭的龍華』太先生看了 Very sad。解說的說。太先生是嫌他失了宗教氣(可憐埋沒了那班燒香的善男信女。)其實止是因爲到了堂堂上海。第一次游的名勝。便此不上印度四五六等的古塔古廟。無意中是包含了物質文明的比較罷。我想將來到了北方。看了靜宜園的牌坊明陵的石碑。或者勉強說句 Very well。應酬一應酬。也未可定。因爲比起印度二三等塔廟來有些東方特色了。說來說去滿肚皮的物質文明罷了。太先生呀你切勿被我們一位孟先生好笑。所謂五十步笑百步。眞是最難堪的自鬪呀。

我熱誠的勸你止管吟詩罷。詩人不屑談天下事。也是別有一種眞正相對可允許的高尙。我們

的陶潛先生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就是一個模範。不要東方西方做夢。等月亮裏的陳死人起來造空氣忙。

▲皇會聲中的太戈爾

▲他不幸做了康聖人第二　▲中國也不幸都做了軍閥底下的陝西

陝西人不幸。被軍閥壓住了歡迎康有爲。明知康聖人的口中掉不出什麼象牙。然多烘一想。康聖人到底是一個公羊家的經師。遊過歐美。又是愛國者。管他來放毒不放毒。說是我們這演說台上。南海的康聖人都來過。也算得一段歷史。今中國雖沒有通通被軍閥壓住。然而目前志氣的銷沉也同留在陝西家裏的幾個冬烘一般。也明知那位太詩聖的口中掉不出象牙。然管考中過西方博學鴻詞的東方詩靈異味。到底他是一個印度貴子才。他是愛國者。管他來放毒不放毒。說是我們這演說台上。印度聖人都來過。自然也算得一段歷史。我什麼又發了吳稚暉式那種「無禮」的嬉笑譏議呢。因爲太戈爾未發表上海演詞之先。大家替他把他對東報記者的談話丟開了不算。說『他此番來遊中國。純粹只拿詩人之愛同我們周旋。不是鼓吹東方文化。助頑固者張目。』這種聲明。若果然不爽。我們若散漫不加察的逆臆。自然抱歉。可是上海的演詞發表之後。太聖人劇烈的東方文化鼓吹。我們文學家亦拿「東方文明的危機」來做標題。這是聖人食言了。但是照上海三篇稿子上

的話頭。似乎還有相當的佩服之處。不過不敢同意的地方。要想優待來賓。姑且隱忍。終覺得我愛太戈爾。不敢我愛中國。並且也不敢我代他愛印度。所以正要想婉曲的加個商榷。忽見申報等他又在南京發言。所言也不覺得什麼離奇。還是同對着東報說的。在杭州講的。在上海日本小學校講的。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講的同是一樣的空泛廢話。不料又在時事新報新聞欄見有南京演說的詳稿。是一篇八股家所謂雲山經用的出色文學作品。可是我自從看到那篇文章之後。覺得吳稚暉雖淺陋可笑。常喜癡人說夢。也就老實不客氣。不屑仰攀聖人。做什麼商榷了。并且各位曾見康聖人在陝西的說話。留了什麼影響麼。大家當頑把戲似的。看看新鮮的紅褂子綠褲子的活動罷了。連帶想起圍着花朶那幅照相。便忍俊不禁。原來如此高明。這就是詩人不做詩。要強與家國事的報應。哪里有什麼毒。我若當時在場。也必定迷魂大樂的鼓掌不已。但是照這樣的空泛牢騷。連日在濟南北京要支持數次的演講。如何敷衍得過。像天津一樣。日日要着皇會便鄉下姑娘也要看了厭倦。能其實何不將做詩的甘苦。做個有系統的講演。也不辜負我們新文學家一番崇拜。什麼一個藝術家好使出江湖賣膏藥的神祕聲口。只顧當場出彩呢。我不是敢於無禮的得罪來賓。我並不會作什麼「為物質的妖魔所欺弄」一舉而撲殺此獠」等的狂叫。皇會聲中有此一段佳話。支那在此時真正無奇不有。

康聖人日久顯了赤心。載灃先生現在需要他「不負六尺之孤。」然他當時就為要發物質救

國等「妖」言始。終便有了保中國不保大淸之嫌終。始大淸帝國不會能入國門一步太聖人把癡想牢籠自汚也實有減少「大印度帝國皇帝」的猜疑。可自由的強忍在烟突林立的恆河上覘息其中自包着慘不忍言的隱痛。我們對傷心人說驢頭不對馬嘴的話。自是十分抱歉。可是我們那流蘇在古殿中徵颺的文明。也會做過還石的堅硬之皮甲鋒銳之爪牙出來至今連州山中尙不乏裸居的太古詩人。座山石上詛咒「壞城垣中流蘇」的物質文明。爲「虛僞殺同胞之利器」呀。（連州山苗的情形。見前數日我友張師石先生揭登小時報的「客窗閑話」）我們倚着「流蘇壞垣」式的物質文明。會用那種皮甲爪牙。驅人於自然文明存在的山深林密之處。所以「神靈」震怒。也叫他嘗嘗烟突林立的文明。黃浦灘要不准行走。吉隆坡自不准發言（皆同日載太聖人南京演稿的時事新報上）可處是深山。惟有鴿子棚式的弄堂裏。是我們吟詠之地呀。靜待他們也遇見了最堅的皮甲爪牙。與我們相與入山。把臂同看自然之野花。聽自然之山鳥而已。否則如前淸御史的條陳。水扭上插了花。橫在途中。把無用的金剛鑽雖聚起來。（印度最收得到多數。因爲印度虛僞的古代文明。尙可衣不蔽體。凡有血汗資。即給做苦役的老婆買假金假寶石在手上足上套起密密的釧鐲。耳鼻上掛起巨大的圈環來。溫飽的自然便買金寶石買金剛鑽了。）當黃豆撒布上。讓直腿的「妖魔」來滑跌了。我們便預備繩索捆捉。這就是那「蛇龍怪獸」的末日。爲之浮一大白。區區的這段「小熱昏」也有點詩意罷。

又來了

吾鄉有句俗說。叫做「鄉下人勿識走馬燈。又來了。」所謂走馬燈者。以蘆梗頂着紙輪。下燃兩燭。借燭火燃燒之熱度。使空氣變動。而因推動紙輪。輪上懸有紙馬。繪成故事。如徐庶走馬薦諸葛。趙匡胤千里送金娘。趙子龍躍馬長阪坡之類。轆轉不息。名叫走馬燈。譏鄉下人認不得這種科學玩物的名稱。但見徐庶的馬過去。趙匡胤的來了。跟着趙子龍的來了。跟着徐庶的又來了。跟着趙匡胤趙子龍的又來了。止看見來了又來了。所以簡直把走馬燈的名稱。改做又來了。這個俗語是有譏無褒。乃當然的了。於是把他推廣的用起來。於是不速之客來了又來了。也就說鄉下人勿識走馬燈。於是無聊的挨擾話。刺刺不休。也就批評他是鄉下人勿識走馬燈。於是一種老生常談。薙頭担邪正耳朵管裏挑出挑進。聽得老繭出的。乃當然叫他是鄉下人勿識走馬燈。所謂鄉下人勿識走馬燈。老實一點說。就叫做又來了。但現在的又來了。是批評些什麼呢。乃是批評吳稚暉又在現代評論投稿。現代評論又要吳稚暉做東西。好久在北京分別，一旦現代評論搬到上海。吳稚暉居然又來了。這是又來了的第一個含義，又有第二個含義。那就不必說明。便可以猜到了。所謂狗嘴裏落不下眞象牙。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吳稚暉開口。無非是洋八股怎麼怎麼。漫罵的調頭又來了。科學工藝怎麼怎麼。道逢麴車口流涎的情態又來了。還有第三含義。就是正文不曾見一字。而瞎三話四。倒幾百字。那長而無

當。延不交卷的形勢。一定又來了。所以不能不限定一個題目。叫做「中國應當再吃第二種鴉片煙。」文雅點。叫做「摩託救國論。」但是這篇文章是沒有做過。這句話是已經說了四五個年頭。無論遇着貴客。遇着舊友。祇要開了我的話箱。便滔滔不窮的一大篇老套。一拋徑出。可以延長兩三個鐘頭。所以凡是現代評論的朋友。聽到這個題目。一定是說老門道又來了。若是今天一說下去。一定賴皮不交卷。被他擱住了不能出版的危險又來了。不如這回且出了這個題目。文章待下回再登。今且預祝曰。摩託萬歲。

▲廣說輝

——「仿後甲寅」調——

胡「一小生」（即「後甲寅」給他的徽號）批評章大蟲開倒車。大蟲進一步抵制反說開倒車便是「文藝復古」還是「新機」。眞叫做「嘴唇兩爿皮。說是又說非。」什麼理由可以從心所欲。尤其是含義曖昧。苦排字匠不着。刻幾個冷僻鉛字。支離附會的牽扯起幾句所謂文言。便像煞有價事。可以對付所謂「能文章」的伎倆。無非工此麻醉性的手術。可以飾非文過。吹拍賴皮。舒捲自如。使人不容易奈何罷了。文人之所以無不「無行」。文言之所以不容于科學之世。皆由於天然應歸淘汰。大虫君年未五十。草草人生。已拱斷送。皆少年時尋章摘句之爲累。彼所言之是非。我等皆可

不必論爭。彼過一時。又必將自己痛罵美其名曰旋而復進。實則彼出世便無自己。不過隨利害爲輪迴而已。今日方知我等姑仿其論調以調之。亦卽彼中文人所謂「主文譎」者歟。

張揖云。轉般旋還也。陸慈又言轉還也。車相避也。吳敬恆作「今雅」云。轉乎昆切。同音相借。亦作渾。轉彈皆還也。吳語「剛剛走上大路。又彈到牛角尖裏。」取義如此。彈音亦近蛋。「音譯」音蛋皆可通借。至有還義者。言「髦士」未及衰朽。又還至童昏也。如是說轉也者。猶云能「渾蛋」其說而已。

可笑。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已夠肉麻。加以雙簧式的通訊。更可開胃健脾。古今所謂能文章之士。無非「食客」「山人」而已。大虫踞所謂小朝廷之高位。自然點鬼打油之徒。如蟻附羶。其數應如殘暑中蚊虫臭虱之多。歐陽竟無也者。挾其「內學」一若超妙不可與俗人言。獨獻言於「未審一闘佛法」之文章家。或教育總長。其意不是利用大虫君能做渾蛋式之文章。幫了他壓倒進化論。卽是盼望教育部能把他的內學審定。可以代請執政下令頒行。最淵深之內學。原來如此如此。所以「學士大夫」若個個把他獻媚求榮。趨炎附勢的信件。盡量登載。便可以不必死後再煩孝子順孫去徵集「像贊」「挽詞」刻牛腰大之石印册誄子矣。

尤其傷心的。自己跌入糞窖裏。一若必要盡汚了糞窖石。才能立足。故解散學校。必曰馬叙倫曾經解散過。自己被人唾罵。必曰李石曾亦非「君子人。」登載李石曾談話一次不夠。再借向先生作

第二次開頭笑。爲向先生作佳傳。卽明白表顯李石曾被向紹軒罵倒。眞是罪無可逭。一若北京罵倒了李石曾。便可暢所欲爲也者。則實向先生配叫章士釗的文章作佳傳。我們弄不清楚。姑且不深考。至於李石曾的罪狀。無非是「此次干涉女師大事。且強指爲外交問題。」向先生說是「以圖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故名下有了盧士。不知我們又一班人的公意。却以爲教育總長幫了朋友不恤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向先生的「貽書」與我現在發牢騷。同一止見一面。不見一面。未必眞「近直諒。」「整頓學風。」「求學救國。」未必止有閣下等今日才知道。不過大家所要整頓的學風。要救的國。甚不相同。閣下等以爲今日已經聖明在上。雖非「好人政府。」已非「牛羊何擇。」故閣下等之「進展。」我等適以爲「開倒車。」我等指爲「非進展。」閣下等以爲「背教育根本原則」而已。到底如何。今日在北京。止有又受你們軍警壓制。又被你們「文章」笑罵而已。

遂哉。教育總長。會教訓我以至理名言矣。所謂「輓近政治。內包深複。一端之起。其眞意往往難於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久懸不解之南北問題。似必超以象外。始爲得其環中。不然則吾人之赴粵東者。偶或不愼。身體自由。當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這一段話。便是說「我們到了廣東。就身體的自由都不能保。那末你們在北京。身體怎樣會一定自由呢。」這就是我與汪精衛。告訴黃任之一班人說。你們的泰山吳大帥齊大帥一齊倒了。就應該不恤失敗。尤其痛快的。我們同鄉汪贊卿先生說。有某省督辦。正告其鄉人求免苛征者曰。「你們不要論什麼鄉誼不鄉誼。我都不管。我

只知道你們現在抓了『別十。』我拿了『天罡。』你們就拿出銅錢來。沒有第二句話。」嘀嘀嘀。我是黨見素來重的。自然論勢不論理的說話。信口吐了出來。章先生是能以文章侍從名宰執。（如岑如段皆嘗於齊桓晉文能以國士相待。）不肯輕入何黨。我所深知。大虫調的文章。痛以「理性」責人。何其又不遺「談勢」如此。豈感於今日之北京。尚能奏凱于「最凶悍之一班母夜叉。」而獨形格勢禁。老媽軍不能南下。我們的同鄉丁聒聒。尚不及你們的同鄉劉老老。（因他能率老媽軍故套水滸點將錄之調以調之。）竟至名宰執的號令如糞土。不能壓服南京一班小後生。所以憤誹之極。不免棄理言勢歟。但先生要知我之所以云「鈕惕生為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僇辱。為愚言及。頗重惜之。」乃在何時。卽同在里昂。陳競存之徒黨郭冠傑。忽於演講席上。訾謷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卽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紐先生。為中山所召。狹隘者又僇辱之。是直凡為異己。卽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曾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先生所謂「在五羊之城並未視為怪事。」豈卽隱罵朱深與我之明責郭冠傑。同一小小理性之談歟。當時我以為怪。尚未知三角同盟。已鬧了兩不相容。這定是我的不是。今日我必以為「平常事。」應該應該。所以今日明捕記者。覺目無朱深權限。朱深亦止好充耳不聞。我等亦更不以為「怪事」也。整頓學風。求入「督之以道。」吾竊不敢後人。請從不必做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及雙簧式的通訊始。赤裸裸的鬧倒車。庶幾粗滌機局之某某某某等。往日先生所不屑掛齒頰者。今皆如垃圾之相聚。可扇以成堆。你方「風雨將驟

至。」李如「前甲寅」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必能一度成爲美談也。李彥青衍能爲歷史中「開倒車」部分的出色人物。何况「稍明機局」及能做「不匪而走」的文章者。先生勉乎哉。——一五。九。七。——

▲友喪（致國語週刊記者）

記者先生。我聽說你們在這一囘的週刊上。要有許多文章詞「死文鼓煽」的「甲寅」做個忠告。我亦氣得腹大如牛。想附着你們的驥尾瞎說一陣。洩洩寡氣。無奈我這兩天還沒有那種空閑來彈這對牛之琴。祇好候下幾囘出板再來寫出。求你們采登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囘家。路上擡着徐桐陶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尸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襄贊籌畫。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活字。瘋頭獃腦。自命是釐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亡國大夫。瘟國官僚。借着他那種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昏昏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所以他一口咬定。要保固「學士大夫」的地位。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了。「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呀。

就是老頑固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章先生迯到止在幾個字眼上吹毛求疵矜奇作意。這眞叫做「民斯爲下矣。」（說不定他雖然自命爲「能文章」抱「鐵飯碗」的人物。究其實亦。那種金鋼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琉璃瓦蓋在草屋上的佳作。也未見高明罷。宜乎他那自小卽工「執政考」的世兄。聽說自命跨灶。很不以「先太史公」爲登峯造極呢。）因爲便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楊雄。歷歷至於鈐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的錢謙益。近而至天橋獵豔。周媽待癡之生「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所以「文人」也者。卽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士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發。卽蚊蟲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鴟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爽士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烟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其人不足道。其文實有可觀。若章先生自稱此文章。眞爲之莞爾。亦爲之肉麻。）兄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卽人格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續刊論。其中倔強不屈之處。尙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于那種「時評」爲那「陳咸之父敎子以諂」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于中庭。吾不信人間眞有其種事也。然而無非藍慕俳優文人的結果罷了。（章先生罵梅蘭芳時亦會引鏡一自鑑乎。）

所以我在上海文明書局買到新出版的甲寅續刊一讀。我爲那隻封面上的大蟲歎息。我便擬

定一個報喪告白。就做這封信的結論能
泣喪。「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敝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
于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斂。遵古心喪。氈（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所謂罪孽深重者。乃記實。因一班朋友不長進。于國事不能積極前行。弄得章先生憤悱無聊。走
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吳敬恆——八月二十一日——

▲讀救經國

什麼舊牢什子的「中秋」同新把戲的國慶。連在一起。大家都受些影響。說到中秋。便聯想到
救窮。感到國慶。當然聯想到救國。救窮就不是我們窮光蛋的問題。因為我們既沒有欠帳的地方。又
沒有化銷的手段。所以沒有「叫窮」的債項用得着我們要救。這種麻煩。止好讓那班天天頑把戲。
執什麼。總什麼。參什麼。會什麼的。大魚頭嚼。大條綠北。又大至急要上毛房躲起的。去嘗那滋味。能可
是。我們亦不幸。嘗嚼了幾句「林步青」式「白話」。巧遇中秋同國慶接連起來。那班「救國」的
報章雜誌。便都要給國慶表示一表示。那却我們窮光蛋亦不能不負些化銷禿筆的義務。居然「白
話」也就欠了「文」債了。所以中秋放了兩天學。一樣止好坐起來。化銷半天工夫救窮。那末。別人
罵你救國。我們又要窮窮。怎麼敷衍納。最可笑的是救國。你是一救國。我又一救國。誰是真救國。誰是

假救國。便五鼠鬧東京的弄得閻羅包老也沒有辦法呀。因此。如『愚』如余小子。如小區區如阿拉。（文調有來歷。記不起受了外邪或受了內感得來）還敢說救國麼要想偸竊一點成文來塞責胡適之先生嘆息過。皇城牆上貼的救國話頭。早已風吹雨淋。不勝磨滅之感了呀。況且中國的學生。我也疑心止是木頭彫的。那種『背後用牽線』說的話。或者也太是人云亦云罷。況且現在恭逢了齊心造成『赤化』時代。（雙方都動了眞氣。『孫汶』就要變『孫文』說來話長。不是這裏該說。有工夫再說。）說話也要生辣一點。才能動聽『天下雖罵我。我怕什麼天下。』『哈哈。他們那種鳥嘴。都是什麼鳥嘴。』（大家都知道這是引用成語。爲什麼要繙繹呢。爲便利了解起見。或用死話繹活話。此吾家後表大夫崔子曾行之矣。便利他去說死話以告半死之人也。或用活話繹死話。此我們先表『老太史公』給五帝做行述。也曾行過。便利他用活話叫活人懂得也。『表』也者。非同姓親暱敬恭之稱。』那末。就應該揀些洪水猛獸說的話。把人熏他一熏。可惜號稱『洪水』的化了我十四個銅子。在東安市場買得。竟還是『天下罵我』那種的『鳥嘴』調。竟是『白話』而豪『文』名。簡直唱的『小生』戲。妄想『說話救國』。眞是林步靑坐在大世界。『不堪一嘯』罷。於是又尋到『猛獸』果然。『讀經救國』四字映入我眼簾了。我也有了救星。好還文債可以穩渉中秋飽看國慶了。

一段冒頭說得這末長。況且林步靑式的閑頑笑。終負了『讀經救國』四個嚴氣正心的大字。

如吾家表兄。（如「愚」夠不上換帖。但換過帖的好像應稱「吾弟溥泉」。用馬二先生的聲口。可以說也是敝友。敝友的把兄。推上去一表千里。稱人「吾家表兄。」也不算攀高罷）三熏三沐。方「久欽其人。」「不圖今世猶見斯文。」這是一種什麼殃國殃民的暗示呢。故當莊嚴一辨。不要說別的。當此是非久定。「邏輯」大昌時代。就是那個「經」字。還會成立麼。「經」不讀那是另一問題。照這種推想去。那種「天下棄愚。愚何能棄天下」的氣概。從前止見劉歆佐命了內感的王莽。才有那種「天生德於予」的臭架子駭倒楊雄。照那種周禮可以稱經。一千年後。世界還是印度阿拉伯的狀態。那就甲寅週刊也有稱經的希望了。這真是達爾文又要發明退化。崇拜「循環之理」人會變禽獸。禽獸會變爬行動物。爬行動物會變蛆虫蠛蠓了。經不經的字樣。眞是狗糞狗屁。讀不讀那種古代蹩脚書生如孔丘孟軻一類人說的話。整理國故的先生們自會當他老石器時代石洞中的糞迹一樣。作重要的研究。這定是許多說白話「小生」的責任。配給嚼屎橛朋友如章炳麟一類的古薑餘渣。所謂「不是好狗」的。所能勝任麼。何況在我那「溥儀先生」文內敘述的「賊翰林。」何況借紗帽騰臭糞的鳥總長呢。就算「經。」他們配「讀」麼。

白話文言之爭。約有三點。一是好壞問題。二是作用問題。三是所生影響問題。這都是陳庸腐臭的問題。早已經了許多高朋朋友解說得明明白白了。現在還要逼住了我來從新簡單的瞎說幾句。我非癡愚。那是要完我這篇文債之先所不得已要拖泥帶水一說罷了。

先說好壞問題。譬了說。唐虞三代。漢魏六朝唐宋典謨訓誥至於詞曲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讀不厭的。所以拿古文白話分好壞古文俗子固極可笑。白話「小生」也未必盡是。請問總長爲什麼要尋住了梁「文妖」胡「小生」西瀅。漱溟。好像清朝待錢收齋吳梅村等一樣。又要拉攏他們。又要替他們做「貳臣傳」威嚇他們呢。就是他們的白話文到底不錯。足叫「再三學做不成」的烏總長「落伍」並非同區區林步青及木彫學生們那種淺薄易與。又爲什麼總長的紗帽社論。同了拍總長馬屁一種「恭維大王洪宣……」式的尺牘。再三叫人忍俊不禁呢。就是爲他金剛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的狀態令人作嘔。至於橫了說。英法德伊俄日等的語言文字。都能有什麼文豪。難道「之乎者也」「的麼呢呀」就在例外麼。所以拿好壞來爭白話文誰短誰長。簡直是個十死不通的問題。我但知道什麼文言白話。同一成功了「文」。一定要「妖」。所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老頑固早已先我而憤慨。從前曹亞伯一提到「章行嚴」三字。便臭唾沫亂噴的罵道。「什麼章士釗張東蓀……那班東西。胸中止有紅鷄巴綠鷄巴。做官是他們的究竟目的罷了。」當時我嘗大怒的反抗他。現在叫我拿什麼面孔見他。若說張先生現在還是純潔的學長主筆。我還夠自負。然吃不了他們搖身一變。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儘有文章悍舉他們「不棄天下」的理由了。所以我們是鼓吹「白話」。不願意請他成「文」。至於要問「白話文」三字連舉。「本身還不通」這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丟臉。他儘得「文」是什麼解的呢。

第二說到作用問題。先說一句簡單的總結。我們不願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數人說話。又爲大多數人容易學習的文字。我們在作用上就認爲最適當。白話文便承之此適當。教育不是爲少數學士大夫吃肉問題才要講的。我們國家也不要包辦在少數『學士大夫』之手。但這樣一個大問題。應該說的話也太多了。在別處有了機會再說罷。現在且說些自然演成。所以白話文要出世。要龐大的理由。物質的繁簡。同需要的廣狹。什麼都依着這種狀態而起變化。文字亦同是束縛在這個例內。上古寫字的材料缺乏。連用漆用板都說不到。而且文字初創。能解讀者如今日殷文龜甲之類。寥寥無幾。故達意不得不簡單。一路從簡册紙絹彫板至於今日之攝石汽印。皆器具促進了研究的推廣。研究的推廣促進了使用的繁多。使用的繁多。又促進書寫及了解的容易。例如那烏總長吃了國俸。做那『鐵飯碗』的勾當。止每禮拜成功那狗尾巴長幾段東西。已經焦頭爛額的訴苦。那及如『愚』如阿拉。搖筆即來。兩小時已寫成兩期甲寅。還不過開開頑笑罷了。若說你的字省。我的字多。白話當然多。多雖多。寫是容易。讀又容易。當今之世印刷紙墨都不成問題。爲什麼要省幾個字。反化數倍的勞力呢。若說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這些些的臭得意。止好讓你去受用就是了。所以共工驩兜雖然看不起『耕田鑿井之歌』以爲不及『明良喜起』。然到了孔老二出世以後。典謨訓誥的調頭。止做了篡位禪讓時候的裝飾品了。（作者屢引『迷復不遠』這不是洪憲勸進表內的警句麼。我書爲之莞爾。）儘管飛廉惡來看不起『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的俚語。然亞

今『天命鳥玄而降生商』的調子。正做了打中元醮。開追悼會的排場了。連那班柳宗元一類的躁進少年。開那桐城淺薄的先河的。他們也擺起臭架子。號稱史筆。記名記地記官。皆有律令。名曰碑版文字。故凡一個文人。他的著作沒有幾篇『名臣長德』的碑銘傳狀。便闇然無色。換言之。他們的文章也是與鬼作緣的居大部分罷了。不是替鬼神做裝飾品。便歌頌功德。稱作上壽。及一切拍總長馬屁。做總長的應聲蟲。以外別無所用。故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都知道在三節兩壽請一個『斯文敗類』職司駢四儷六的筆墨粉飾粉飾。所以古文古文。簡直是下流所歸及鬼世界的殭物罷了。這並不會有誰去主張了歷代的白話文。令他難堪。然後一代一代的改到淺近的呀。這是自然必起的變化。（不曰進化者。進化總長不相信。所以我們百姓也止好避嫌不力持）為總長呀。你會相信由你一保障。柳子厚也燒了文集。止讓堯典舜典去獨出風頭麼。『迷復』果『不遠』。能循環到那種地位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看總長與『小生』誰勝誰負呢。你不做了總長。自然也封不了你的嘴。但你這種貞固不搖的氣節。誰也不相信你曾經天賦。問你與自己挑戰。到底已有若干次。

第三說到所生影響問題。這是這篇白話的中心問題。做白話的人人品靠不住。這是總長『若喪考妣』的憂慮的。便是我也當首先承認。所以我新近曾於第不知若干次。生訴他們的劉司令。又是什麼劉校長。我說『我在民國四年曾在法國士魯斯告訴蔡元培汪兆銘。我是小人。但我不做無忌憚之小人。』』故曰話不白話。文言不文言。姑且閒起。我也普勸別人不要做無忌憚之小人『天下

棄我。我不棄天下。」止能寫出總長氣概。決不能救你可憐的末路。倘以爲做文言的便准官箴大無不可以登仙。甚而至於高言讀經便足。「久欽」至於「不圖驪文猶見於今世」這是無忌憚的結果太壞了。早勸你那種趨蹌恐後的人物。那種應酬恭維的書札。不要刻什麼「說林」不說林那種東西。好一點幹蠱的兒子。倘不願意飢釆入行狀。何况自己當官之時。那知必不聽。於是我爲莠言亂國之大事。不得不稍刻薄。做一個「讀經」的反響「讀經救國。」「不圖斯文猶見於今世。」其用意何在呢。不是爲一讀了經。便把被白話弄壞的人心世道從此維繫住了麼。那末說此「讀經救國」的朋友。必然讀過經。誠然。他在什麼地方。還賣弄他是個神童。早早把經書讀得爛熟。但經生出來的效果。我作三個問題。請他回答。是那一部經上教他的呢。

（一）三十年前給黃元同的一封信毀壞鈕惕生同吳稚暉。是那一個僞造的。鈕惕生在上海守備衙門西席老夫子的字簏裏搜到了眞筆跡。還同他的經書同束在高閣。

（二）三十年前。誰點了翰林。回家去沒人理會。弄到賭場裏失了東西。相傳出了「賊翰林」呢。

（三）不到兩個月前。誰在東交民巷某儲蓄銀行裏吃雅片賭銅錢。被外國人同一個姓王的同鄉一同捉住。好容易叫兩個車夫替代了。解到官廳。却又招了出來。致又被官拘去罰金了事。此時何不引經据典。力辨無罪呢。

「天下棄我。我不棄天下。」竹頭木屑。牛溲馬勃。藥籠中少儲些爲妙呀。故與其曰「讀經救國。」無寧曰「讀經造賊」可矣。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

「教育部製藥公司」黃狗爲記的賣藥廣告上於滬案曾大吹特吹曰「措詞尙爲嚴謹。」「對外交涉。有此嚴正堅強之態度。一矯從前委曲優容。含垢忍辱之失。不得謂非吾國外交之進步。蓋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惟亂世晦蠶而不信。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但視揭而通之者之精神氣力何如耳。」（什麽叫做「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這種文言。他的通的程度。較白話如何。）這也算官相護。替同僚吹牛。亦卽爲主子與自己。皆增體面。說得左宜右有。酣暢淋漓了。倘使我們號稱「利用學生」的人們。起來說一個「不」字。必定又要說不信任政府。定然是要「利用」學生出來替代交涉了。天網恢恢。替章老板賣氣力的晨報。不知又含什麽作用。首先屢次反證黃狗公司的廣告。竟是完全扯謊。外交實是失敗。嫌陳博生說話的資格不夠。昨天還叫大將張君勱親自出馬。直把章老柱「正義人道」的面具。撕成一個鬼臉。他把「吾國外交進步」的沈外長的戟指罵曰「外交總長沈瑞麟。尙不應去職耶。」「沈外交總長對於他人「我想送禮」四字。而覺作爲禮物也。對於他人「我想請客」四字。覺作酒席也。況乎我想送禮。我想請客之八字。尙在外人若吞若吐間。而沈總

長竟已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矣。異哉吾國外交。異哉沈總長之外交。」那末。除是張先生不曾見第十一期的甲寅週刊。倘曾見過。我請他一致的批評一下。他不能不持同樣之論調曰。「教育總長章士釗尚不應連帶去職耶。」㊇章教育總長對於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之外交。竟作爲進步也。異哉「吾國之外交進步。異哉章總長之吾國外交之進步。」章總長常許張先生是目前不利用學生。最結實的好校長。已經替他把「並未利用的」自治學院。升做政治大學。他的說話可靠的程度如何。你當心服。現在張先生證明你什麼「時評。」完全扯謊。如此如此。吳稚暉早勸你不要做那種不名譽的時評。也算不曾栽誣「章總長」罷。

此番黃狗公司的賣藥廣告。竟被他手臂上「純潔不利用學生」的大學者無意中出個大醜。好叫他那「又硬又臭」的時評，減些肉麻程度。然章士釗那種「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氣概。我們祗他使用到末日才完。也成全了他的後半世。不忍再看他的反復。所以留他那種「現世報」的印刷物。供每星期做個開胃健脾的消遣品，也不枉了亂世的千奇百怪。應有盡有。我們且擱下張章同異不提。我倒還要請教張先生一下。

㊈張先生生長吾國。沈瑞麟已經服官多年。難道不知道沈爲何如人。沈之作外長。他既自認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通國亦共知他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將他比起章士釗來。沈既自信弗如章。亦自負遠勝。先生亦必左沈右章而章竟稱他「嚴正堅強」能辦「進步之外交。」那末把章士釗一估

價。恭維他一點。說他同象皮澆的完全一樣。也不算我說得太刻薄了。請問先生所謂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還是先生當初激開了學生去逼出來的呢。還是「有人利用學生」去逼出來的。先生必啞然笑曰。這是有人利用「學生去逼出來的。那末先生深惡痛疾學生干政。你們的晨報出死力幫章士釗壓抑學生。學生便翻然改過。止是閉口讀書。再不敢逼外人「眞想送禮眞想請酒」先生善意。把逼到外人眞想送禮。眞想請酒的責任。改放在橡皮澆的。木頭彫的身上。先生便明料就是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已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何況居然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安得不「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稱爲「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急指爲「吾國外交進步」耶。以我代彼等自負。非但進步。竟是空前的大進步。「一矯從前」云云。彼等亦早有此意。先生若要望他們逼外人眞想送禮，眞想請酒。他們必怫然曰。「我們學士大夫又不做義和團。安能向外人作非分之要求耶。況你適從何來。外人並未要想送禮要想請酒之先。你在自治學院高臥。並不曾哼一字，何以現在漫罵我輩以博名高歟。抑忽然眞正愛國歟，」我知先生此時止能慰之曰。「朋友。這是我們的義務。要學生不言。我等豈能不解。我等再不言。道理如何說得通。報紙的面子。亦如何過得去。反正我們一歸咎。你們⊗一忍受。事情便算光鮮的過去了。」這種的揣測。固然罪過罪過。亦許周納太甚。然相類之事實。實在如此。當初上海商會提了十三條。學生尚不滿意。政府已經駭得屁滾尿流。故意使顏惠慶等鼻與沈瑞麟不睦。將他截成兩段。我就哈哈大笑。知道玩戲的又大出其彩了。還有許多十死笨伯。或則

督促顏惠慶之徒。或則督促沈瑞麟。皆是鄉愚對耍把戲的說夢。可笑亦可憐。張先生亦是鄉愚乎。然何以早不整頓學風。晚不整頓學風。偏偏一刻等不及兩時。要在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時。你們替稱贊沈瑞麟外交進步的章士釗出死力整頓乎。先生先生。沈瑞麟不適當。將使段琪瑞親自出馬乎。一笑。誰是利用學生。誰非利用學生。學生果止為人利用之物乎。話頭太長。有空閑必當同張先生一討論。因五六年前研究系利用學生之名。滿於天下。數日前梁任公先生猶致謹先生過來人有此事。無此事。值得向先生一言。請了。再會。——十。四。十。九——

▲章士釗——陳獨秀——陸啟梁

把這三個人連在一起討論。似乎老子與韓非同傳。有點不倫不類。但是前天我許伏園先生再寫幾句。討論章行嚴先生。在我個人。一說到章先生。便忘不了陳梁二位。其小小的聯想。一是章梁向不通聲氣。何以現在的趨勢。大有執贄門下。拜倒先生座前之意。其因果何在呢。一是章陳交誼不是很淺。似乎南京陸師學堂。曾做同學(?。)今日章先生視「甲寅」為彼惟一物。牽然刺人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見獨秀兩個名詞。尚以為是個絕世美男子。後我在新青年發起時晤到。正如韓退之所狀蒼蒼者動搖者的形貌。令我叫奇。惟時黎元洪由副總統升任大總統時代的內閣。卽定於上海霞飛路章先生的宅內。陳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戰。章先

生充做諸葛亮。他充做魯肅。客到之前。客散之後。祇有他徘徊屏際。何以他倆今日分道揚鑣到如此●其因果又何在呢。所以若就恃人動於感情的批評。則以章先生爲開倒車者陳先生爲共產黨的急先鋒。梁先生爲帝國主義的妥洽家。甚而至於「早晚市價不同。」竟罵章先生爲「賣國黨」陳先生爲「外國人工具。」梁先生爲「替另一種外國人賽續命湯的人。」其實這都是中傷敵人的武器。沒有超然的價值。我雖是一個黨見甚重的家伙。然而常想到做小學生時代執筆做史論。但不違背了聖經賢傳。卻當一無恩怨的還他個是是非非。何以不能算做又過了兩百年拿出那種做史論的風味。把時人去掉了恩怨。誠心的一批判呢。於是口裏論章士釗。既不能不用陪襯。所以題目上索性添個陳獨秀與梁啓超。尤使錯綜的論下。可以互省筆墨。形成一個總概念。這三個人都有複雜的歷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並且他們個人的賢否美惡。不入我現在要討論範圍及關係國家的範圍。自然討論不到。就是他們對於時代的功罪。亦不想斷定。但竭力貢獻我的所見了解他們何以如此。他們有無價值。他們未死。還希望他們共同奮鬥。現在讓在下細細瞎說。他們共通之點。在矮子裏頭尋長人。都是比較有三分誠心。想把中國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頭學生。生在「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的螺絲殼裏。儘翻筋斗的。所以截到今日他們之未死。我算在兩百年後論他們。我稱他們都是愛國者。非但不是賣國黨。不是外國人工具。與替外國人賽續命湯的人。然而何以他們跑到現在。有的好像很爲煙瘴氣的。有的好像狠翻風攪浪的。面目絕不相類到如此

呢。因爲他們又有第二共通點。他們都要不費吹灰之力。把中國的容易的弄好。他們認定中華民國成功了十四年。還糟到如此。一定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大損失辦法。（這也可算是全中國人的共通觀念。）他們眼看看這位東方病夫生在床上睡得太久。終要想個切合的方法。救正那種大損失的醫治。殆把病人誤了。於是疑心本來無病。都是吃藥吃壞的。止要清心寡欲。自然慢慢的會好起來。就是章先生。斷定痞積不少。十四年中現象更顯。止要巴頭大黃一帖即愈。就是陳先生。以爲原氣本來不足。吃藥又吃得不對。所以鬧到這個田地。還是用黃芪黨參。依我「陸仲安」的老手段。「克利醫生」也不能不讓步。又就是梁先生。我們現在且先把陳梁兩先生來說幾句。然後再在章先生身上多說一點。

陳先生的大吐大瀉法。也不是陳先生能說得聽別人。一定肯用。假如像「胡適之」那種含纖維質很富的。當令一點。不長新痞積。自然陳先生的巴頭大黃湯。煎好了也無人過問。倘使「章氏保痞丸」竟會同紅丸金丹一樣流行。運倒把「胡適之」也送入鹹菜缸裏。做了菜乾。變了不消化性質。痞積直增起來。到蓖麻子油瀉不下的時節。巴豆大黃。自然會當令。只是已往不可掩的事實。假如那位「滿洲先生」。當時能去吃「梁啓超式」富於纖維質的食物。何至於服了辛亥年的巴豆大黃。把宗廟改了和平公園呢。因爲那種「唐文治式」的保痞丸。漸把「梁啓超」晒做菜乾。讓痞積天天增長。肚子撑到要破裂。巴豆大黃。自然是惟一特效藥了。決不是孫逸仙醫生有萬應靈方呀。可

是這種觀察。心裏大家明白。嘴裏不承認的。定然不少。後頭還得申說。現在且不必細講。先要致意陳先生幾句。像俄羅斯那種痞積瀉下了。有西歐北美幾個大公桶承受。就是我們的東三省。甚於至於上海虹口西馬路。都還有他們買報紙賣肥皂的去處。我們那大不可當。牛糞般的痞積。世界禁止他們自由入境。那末小公桶也找不到一個。瀉了一床。怎麼辦呢。我料定陳先生雖口口聲聲。鼓吹不妥洽。其實他也是一個「如之何如之何。」斟酌盡善的人物。不觀他前數年在上海。竟把一個無神論家，鼓吹耶教。因為他彼時感覺耶教有過渡之必要。所以暫與妥洽。亦是不妨。所以我以為「陳獨秀式」的鼓吹共產。大家不必驚惶了。惟有「章士釗式」的釀進共產。定是不得了。

梁先生自來就是一個「陸仲安。」非黃芪黨參不用。雖有人挪揄他。他常常與自己搦戰。但他那大補元氣的中庸論調。始終不改。而且他不曾開過倒車。止是行慢車。時時還有進步。他的壽命倘便有當年象坊橋邊宋象之長。彼時無政府革命大流行。他必定也是一個不含糊的共產黨了。這次笑話與後話。暫且不表，我相信陸仲安會醫得好孫中山先生的肝病。孫先生是死在人物太重要。醫的方法。新新舊舊。來得太多。索性都不敢盡量一用。所以我又相信醫中國的確是梁啓超最好。假如當年沒有那拉氏。竟讓載湉專任了梁啓超。那末載湉就是睦仁。梁啓超就是大久保利通。日本帝國。大清帝國。雖畢竟終是世界革命的目的物。然而不平等條約。也用不到今日才來運動廢除。我們大國民的頭銜。也暫且靠了滿洲主子。聊以解嘲起來了。然而這也是走過屠門。便想大嚼罷了。事實上

還有困難。便是沒有那拉易，沒有那四千年傳統下來的紳士難，（或曰官僚。或曰守舊黨，或曰老腐敗分子。皆一物而異名。）進步黨的錯誤。他是一方反對守舊黨。一方抑遏急進派，他以爲這便是行我中庸之道的方法，其實官僚有四千年的傳統。勢力雄大。要想化官僚。結果終是官僚化。急進派有世界革命之背影。（世界革命云者。非如尋常所謂大同革命。乃世言界上方到處有革命之趨勢也。）亦非抑遏可以消滅。官僚柔而急進剛。不勝急進之窘迫。往往便與官僚妥洽。有時還進一步。竟助官僚以撲急進。於是鷸蚌相持。官僚之漁翁。全奏兩凱。一是他們的實力。成功了軍閥割據。一是他們的酸資。把什麼國民黨進步黨政客學者。逐漸十有八九的化成官僚或準官僚。不必高言黃農虞夏就把梁先生代表了進步黨。把我小區區代表了國民黨。也還算成個黨人麼。嗚呼。客氣一點。亦準官僚而已矣。所以倒其果而爲因。進步黨人常嗚不平曰。國民黨人亦何嘗賢於官僚。（官僚更常說。）我當應之曰。劣於官僚。因官僚尚有傳統紳士之廉恥。黨人之官僚，並彼所謂廉恥而無之。故激起章先生。索性要鼓吹正統官僚。以爲救濟。殊不知幾微之消滅。乃由溫和急進兩派之新黨，不能合作。進步黨對國民黨放暗箭。國民黨對進步黨施明攻。紳士便一手抓住了雙方。占據完全之世界。那末該當有什麼結果呢。便是痞積愈漲無大。到了陸仲安也知道黃芪黨參不復可用。於是死馬當作活馬，巴豆大黃。亦不容你不吃了。什麼革命。都是應現狀的要求。決非有人憑空鼓吹得出了。三十年來。自有改革運動。新派兩黨合作而勝利者。可云三次。一則戊戌以前。一即辛亥革命。一即洪憲革命是也。

最近以來。進步黨與官僚。又已立於反對之地位。故此次晨報受攻擊。十分冤枉。但他兩年以來。常造廣州國民黨之不利消息。不但記載不實。失其大報態度。而且還是傳襲了新黨攻新黨的政策。大不合算。國民黨報紙上攻毀進步黨。更是利害。我可代爲承認。但所貴乎溫和穩健派之新黨者。即一方戰勝官僚。一方容忍急黨。而自命即爲收拾現局惟一適當之人物是也。此因舊派之於倫理政制。既多不合於理性。又極不適於時世。急派則多合於理論。惟不切於現狀。於是中派者因現狀而委蛇習慣。亦必因時世而認識理性。惟委蛇習慣而入於妥洽則易。認識理性而欲免不妥洽則難。恐其與舊黨妥洽。所以事實可稍通融。而言論則不假借。又恐其與理性不妥洽。政策則當堅持。而言論不能不容讓。以主義較溫和者與較激急者在口舌間相與鏗鏘。無不失敗歸於較溫和者。蓋一方面正與急激者塵戰。則他方面對頑舊者必減其堅強。此一失敗也。欲令激急者心服。不得不一面承認其邏性。一面則蔑視其人格。即如最近晨報大發其聽。忽起了全隊人馬。且邀總司令梁任公親自出馬。與共產黨決一死戰。然結果替共黨主義大發其廣告。恐即條約上承認其宣傳。還無此次之得力。因把共產主義已認爲將來之天經地義。不過那班「得露布」「賣祖國」者非其人。則內容其人不必盡是得盧布賣祖國者。彼方精神上的勝利如何。故止有一頭腦較清晰之丁在君先生。曾忠告劉勉己先生不要代人宣傳。然他還氣極了。立於資本家方面把人家軍械祕密告發着了大大的Ungen leman嫌疑。這還是助戰三合的上當。從前孫汝剛在天津。孫汝忽又到了漢口。本是孫悟空毫毛的

一件事等到新民叢報不勝其壓迫。竟微微與民報開火。同盟會之氣燄。遂一瀉千里。因時局腐敗之程度。方繼長增高。逼迫同盟會當令。新民叢報以盃水澆車薪。不啻火上添油。一定替他大登反廣告。當了。現在。新舊黨人方拚了命揮發臭官僚的行為。他的魔力。竟能鬼迷上了講求邏輯的學者章行嚴。承認官僚是國粹。正是臭了或不可。若改香了他。使是繼往開來的正統派。這是何等煙瘴四合的現象。這明明是催迫共產黨當令。用晨報的政客不已。還用晨報的詩人。共來捲起道袍。手執淨水瓶。對冒不出燄的煙堆上。添進養氣去。這定是又替急黨大登反廣告。此又一失敗也。（所以這次晨報的大攻共產黨。我曾見李守常先生等心平氣和。含笑的致謝。所以晨報復刊。推求毀報館者是否是共產黨。我們旁觀者為之莞爾。）凡右派罵左派。原不值得。往往罵到者止是個人。却不能不委蛇其主義。一委蛇其主義。即惹得人家臭得意。惟有新派罵舊派。皆理直氣壯。因指罵讀經者之中有賊。而且同時承認讀經即有造賊之危險。至多被人看作鹵莽得可笑。決不會使對方臭得意。又瘟臭的舊派。漫罵急派。或亦不吃什麼虧。假使請同善社的朋友罵起共產黨來。公妻公父。簡直是人類中的梟獍。倒也能得許多臭官僚的同情。大失共產黨的體面。而中派的新黨。又不願國民如此混沌。致彼溫和之新政。亦不可得而行。那末。中派若果有「夫天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概。應受急黨之罵。決不值得對罵急黨。我是急黨。我同時又願中國且得小康。故以兩百年後之態度。聊說癡人之夢。決無如此蠢法。欲以夢囈謳中派上當。且獎勵急黨之罵人也。然而黃芪黨參。果尚為救時之良藥否乎。

則又不勝其懷疑者也。

現在且再說章先生的清心寡欲法。什麼叫做清心寡欲法。是我游戲的代他造的名目。其實章先生一般政策。就是普通大門上貼的春聯。常看見的八個字。叫做敦詩說禮。孝弟力田。這種返樸還淳的敦厚風俗。做過八股的朋友。莫不垂涎一尺。豔慕不置。「雖不能遠媲成康。亦當上追文景。當此用夷變夏。失心病狂之時。眞是一服清涼散及回春丸。」但是章先生的用心良苦。惟他的處方似乎太謬。時代大錯誤之毛病。由於不知道循環理是毛螺旋圈。因而犯到不能救藥也。英美式黨治的生了肺病。代議制的捉襟肘見。這皆被章先生在千許年前。出他銳利的目光所看到的。什麼八倘多嘗然，不能不服他的先見。但經歐戰後。因所有全世界的政黨議會。愈加顯著畸形。露出敗象。章先生便一眼認定。以爲必定是開倒車的復古循環。這種着對了前提。弄錯了結論。毀了一個大政論家。眞是人才不經濟。那種敦詩說禮孝弟力田式的人生。止在半開明的專制帝王下才能穩定。已陳而又陳。永棄在古代歷史料裏的芻狗。如何再能在社會主義發生後。出現於活人世界呢。凡一制度崩壞。而新制度代生之先。必有稍奇之反動。乃亦一定之步驟。有如此美共和肇興。而大革命之法蘭西反產出專斷的拿破侖。又繼之以神聖同盟。梅特業的守舊反動。至亘二十餘年。然由是而一八四八年革命。拿破侖第三再稱帝。至普法戰爭後。法國却鞏固了共和局面。由是一帆風順。共和之趨勢。愈推愈廣。歐戰以後。竟至帝王僅剩了殘魂餘魄。有秋風再起。敗葉盡落之勢。故以歐戰之劇烈。歸咎於物

質文明。似乎言物質者稍疲倦。而談精神者占優勢。於是東方文明。將有代興等的滑稽趣談。引得一班做好夢的古董像煞有介事起來。只也是反動中必有之離奇。尤其甚者。一方面方發生了從來未有那樣認眞的蘇聯共產黨。一方面却又發生了也是從來未有那樣認眞的伊大利法昔西黨。這又是一巴黎大革命。與維也納大守舊相映成趣的把戲。最後是誰的一帆風順。可憐今日誰在那裏替人出力的反動。促成別人的局面呀。故小小的離奇。有歐游心影錄不夠。再有東西文化哲學還不夠。再有玄學鬼。還不夠。再有甲寅續刊。恐怕大規模的劇烈反動。必還有中國法昔西黨。有進化的螺旋曲線上。自是順理成章。不能沒有。但是苦了章行嚴先生不着。做了其中最曲的曲辮子。未免辜負了他的平生敦詩說禮孝弟力田教士式的人生占優勢。乃是帝王貴族的黃金時代。帝王貴族爲中流社會……紳士……所戰勝。政黨與議會。變到神聖不可侵犯。便是紳士世界的日曜中天。以物質進步之未已。及教育普及之多事。於倏忽之間。百姓又起來向紳士算賬（百姓古別於民。乃一種下級紳士。並非全民。全民革命。尙是蘇州人所謂「半夜裏呼貓。「一「一一來。」（組自共產主義各種社會主義。皆不滿於中流社會專政的政黨與議會者。等到大戰中。紳士不能不求救於百姓。紳士有此破綻。所以政黨之整齊。議會之尊嚴。一齊給百姓弄得不三不四。除了蘇俄等索性百姓做了皇帝外。在其餘各國。百姓升了新紳士。拿出新貴的態度。往往比官僚又惡。其實不過一時的病態。究已非復紳士。如章先生者。或不深究。遂疑彼等亦政黨議會之餘毒所產生。合着新舊的紳士。皆當別有救

濟。不悟其正向社會主義前途。曲折行去。決非再要用敎詩說禮。孝弟力田。改良好了紳士。以充帝王貴族之人瑞也。卽政黨議會。亦原則具能適用。不過其方式不能不改。如何改得最好。尙未成功罷了。所以章先生那種淸心寡欲法。連梁先生也覺得縐眉不能實貼也。

章先生近年思想結晶之全部。就是那篇「評新文化運動」胡適之先生所謂「不値一駁。」章先生憤極。一登再登於新聞報及甲寅續刊。那篇文章。蓋是村學究語。自然不値一駁。做那種文章。簡直是失了邏輯學者的體面。什麼叫做「悉呈一種歡樂雍容情文並茂之觀。斯爲文化」。這就是他思想全部中的拔萃語。叫人不痛不癢。如何駁法。這種聲調出之於徐樹錚口中。自然不論是胡先生。下至如小區區。皆當濃圈密點的贊他有出息。豈敢說不値一駁。簡直可說「當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我們萬萬不料多年崇拜的章行嚴先生。他胸中正是這麼一套。這是他近年來略略收藏書畫。被官僚包圍了。雍容歡樂於故紙堆中。其實必定是束書不觀的結果。然而他又於「特謂思想之流轉於守與久闢。恆相間而迭見。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於一」等。一派村學究祖宗韓柳歐蘇的「見道太蠢」語之上。(這是宋儒評他們的話)居然有「非謂今之學理政術。悉爲前有。廣狹同幅。了無進境也」一類的「故章行嚴」語。章先生要知道人類有了三百萬年歷史以來的七八千年。譬之在一年中。雖止是一旦暮。然惟其學理政術晚上的不是早上所悉有。廣狹不同幅。稍稍有進境。那就人家正當商量添設電燈了。在那裏急迫的應付晚

報上的事實。你不能還是關開窗放光。把早報上段祺瑞正位總統。龔心湛出任內閣總理的上海來電。以爲尚有價値討論也。現在不必泛論。何以東從春秋戰國。到幾十年前。西從希臘羅馬。到一二百年前。二千年之中。能夠叫學校死讀幾個人的課本。便是孔呀孟呀。伯拉圖呀。亞里士多德呀。他們能專利得如此之久。還無非是人手所造的用具。不甚相遠。所以廣狹雖還是不同幅而進境却微乎其微。自從戈白尼把太陽放在當中。牛頓把攝力做了牽線。戳破了上帝的小小神祕。一百五十年前。居然有個秤店裏學徒。發明了蒸汽機。人類有了蒸汽機。張大其詞講講。彷彿像動物中有了前腿變着手的人一樣。動物有了手。地球上的狀況。大變了一個情形。人類有了蒸汽機。地球上的狀況。又大變了一個情形。若是動物對於人。還要維持動物的舊智識。惟有豺狼虎豹。整備滅種。牛羊犬馬。整備犧牲。所以章先生要對蒸汽機的人類。維持古人的老把戲。苗先生紅先生也就候着我們同我們把臂入林。章先生必啞然失笑曰。「我亦不反對蒸汽機。我執政的內感篇上。不是還說到科學也是要得的麼」。哈哈。我們現在大家下了四條腿向前趕。還恐是趕不上。若依着章先生及段老執政的意思。無非把優秀分子。且讀了聖經賢傳。担任了治國平天下。大多數的人民。還是耕田鑿井服賈牽牛。止要挑幾個工人子弟學幾年。什麼拔砲門。裝電燈。開汽車。老爺們有洋匠使喚。也就得啦。用這種精神來不反對蒸汽機。不拋棄科學。直叫做還是忘不了學時髦。分明滑稽的敷衍了。什麼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皆是一等第一名的注重洋務洋技人物。比起後進的日本來。已經皆得夠了。不料

至今還有死不了的退化章士釗。自害不已。還要害他的兒子。把大好青年。叫他絕嫩的時代。便走上了數士式的歷程。好了。現在且關過章士釗。連帶關係。再說幾句梁啓超。梁先生自然比較漂亮。他近來講起共產的產來主張姑且有了。產才可以共。在我個人。也相對的很贊成的。還種論調。是他們研究系的老主張。上海的時事新報上。幾年前便常常提起。可是他是止爲資本家鳴不平。彷彿資本家實是愛國的緣故。才來開設工廠。若是工人還替他混鬧。他便不高興了。我說。資本家因爲添了工人混鬧。愈愛事業不穩當。有些不大高興。這是對的。若說他做資本家。爲的是愛國。那就影踪也沒有。連滿口說是抵制外貨。他是滑稽到一百二十分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非想發財而已。中國的資本家。自始先有洋奴。從而便有靠官勢者。皆比較的穩定一點。若是窮光蛋企業。無非藉撳騙行爲。才有少數得法的。近年始稍有不是洋奴。不藉借官勢。局面稍像的企業家。則皆具有商業經驗。或有專門技術之人。或從海外歸來。或從官場逃去。無不吹爲熱心祖國。厭薄官僚。其實度其才具。可比較能發財。所以搖身一變爲資本家。如是而已。洋奴官蠹。諞子。本是一時的怪現象。果其中國眞能有資本家。定屬於那種有經驗有技術的人物。故吾上文之論調。其詞雖若有憾。其實乃深喜之也。然而彼輩必愈有本領。乃愈想企業。決非用愛國之名義能勸。亦非因工人之混鬧能阻。其託於勸。或果受阻者。皆銀樣蠟槍頭。所謂經驗與技術。並非充足。本亦不能達其企業之目的的一類罷了。其人果有了豐富的經驗。與可靠的技術。他那發財之念。雖水火刀兵。俱莫能阻抑。所以要製造資本家。止要製造獲得

經驗的環境。獲得技術之場所。而資本家自然如春筍之怒發。多到不可思議。有如製造了做官的環境。（即惟紳士是崇。）及做官的場所。（即洋八股學校。）自然就成了官國。同一不爽的因果。因此梁任公既相信有產方可以共。如何把一最有製造技術希望的清華學校。生生的葬送在他的「西學古微」式的國學講義內呢。梁啓超想把黃芪黨參作特效藥煎藥的時節。却放些牛溲馬勃做代用品。眞與章士釗。還是一斤同十六兩呀。

然而他們所以不走正當道路。想闢方便法門。越開越上死路者。就他良心好的一方面說。無非章先生以為十四年鬧到如此。那是走錯了路。梁先生也以為儘有容易的路。不必走到十四年。章先生認定的正路。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梁先生的容易路。所謂希望資本家。乃是他的漂亮門面語。骨子裏。止是立了自治學院。拿住了清華學生。請大家主張黃芪黨參出來。即百病消融。而國大治。（這不必獨笑梁先生，凡用清心寡欲法罷。用巴豆大黃法罷。也同做這種好夢。皆望以口舌易天下。）我們且不必批評他們的方法如何。因批評方法。上面已經批評得夠了。今止論他懊惱十四年為太長的心理。我既不是存心好亂之徒。必謂十四年還鬧得不夠。而且世界上用不到。十四年的工夫釐理出一個好好國家的。也未嘗沒有。但歷史上的事實。却告訴我們。十四年不能完成一改革。算不了什麼久長。一個不得法。再倍與三倍。都算不了希奇。從大清朝換了民國。終算是換了朝代。從皇帝牌換了共和牌。終算換了政體。換朝代是我們自家的老把戲。明朝換清朝。換到康熙二十一年。三藩才

不定。元朝換明朝。換到洪武十五年胡惟庸造反。跟着要到燕王把南京又換北京。宋朝換元朝。不說到底。南北不統一。先是一百三四十年。唐朝換宋朝。除了頭尾中間五十幾年。便換了八姓十三君。換朝代的一斑。便也夠做參考。換政體是外國的新戲法。一七九三巴黎大革命。到一八一五拿先生上聖海倫巴。蓬氏復辟暫告一段落。一八四八共和又活。帝制再興。到了一八七〇。方告眞完結。換政體的往事。也足使人注意。康有爲從前說過。「小兒換牙。也得發幾天寒熱。」後來他存心要鼓吹復辟。才又說共和試驗了十年不成。足見非皇帝不可。他是賣廣告罷了。難道眞是十四年倒亂。便是共和害了中國。主張就算失敗麼。章先生口口聲聲革命是錯了。眞懺悔得可笑。就是梁先生謳美日本的容易。陳先生憤慨俄羅斯的爽脆。也未免有點刻舟求劍。雖然盼望中國的得救。愈快愈好。我不能不表三位先生的同意。但是陳先生走得太快。倘且還應斟酌。章梁兩先生索性退了回去。那就眞是倒看千里鏡。要愈弄愈遠了呀。不要若喪考妣的嫌十四年太多。反弄到希望古怪的加二十八年也不夠。

至於章梁兩位。皆富有革命性質。何以應配做新世界的領港人的。却輾轉盤旋於臭紳士的架子之內。弄到將以雕蟲小技的腐儒沒世。就是少先時懂得幾部儒教寺裏的破爛典籍。便定了他們的運命。其實章先生是小品。拚命也趕不上王先謙。梁先生是做投機作品的。拚命也趕不上章學誠。章先生便趕上了王先謙。也算頂天立地的完了。梁先生便算趕上了章學誠。於梁啓超三個姓名上。

究有何等損益。我不是從前曾經恭維過他是個司馬光。請問司馬光有無通鑑。有何異同。若說通鑑到底爲益於後世不小。司馬光無所爲而爲。落得代世上做點工作。我梁啓超亦然。但是時世不同。司馬光是有益於人的。梁啓超在此時放那極腐爛策論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於人的。所以著作的大名。又無益於梁啓超三字。也落得爲紙墨愛惜。然而他們到底如吾鄉俗語所云「咬住了人家的下體雞腿都換不動」者。梁先生便是長興學舍裏面結習難除。章先生這樣一個嶄新人物。竟也染了斗方名士的習氣。我見了他寒家再毀記敍述他的古董書畫。眞爲之作嘔三日。我們理想中的章行嚴。竟做那腐敗不堪的收藏。又加年來梁鴻志式詩人。孫師鄭式的經生。左是久仰的右是佩服的。自然化了毛廁裏的蛆。自以爲儼然莊周的蝴蝶了。唉。

▲官歟——共產黨歟——吳稚暉歟

社會日報的林白水先生。是一個絕等聰明的新聞記者。他雖眼光也擒住一班做官人物。失了他少年時代的氣概。不屑更跑進一般社會。了解較多方面的人生。所以二十年來止發達了一張黃報。但是有鬍子的朋友。却都喜歡看他那料事如神。能鑽在紳士腦子裏形容盡致的筆墨。他同上海申報的冷血。眞是一對。可惜陳太娘。靠了運氣吃安逸飯。沒有林先生天天在奮鬥生存中。却造成了他的勤快。他在十一月二十八的報上開首夾敍夾議。說得像煞有價事。看起來非常拉眼睛。這是他

的老本領。內中有一段。他說馮張通信中。有花言巧語。見敵即跑。明指楊鄰葛等。此即預先牽好線索之明證。他又歸咎自己懵然無覩。是吾人頭腦之笨。哈哈。吾人頭腦之笨。何消說得呢。但這兩天不牢的也很多。當作閑談天。說到這層的人也不少。別人卻沒有采入夾敍夾議的評論中。增加色采。這畢竟還讓他活潑。別人在笨字上。又應加個呆字罷。因爲他這種不費油鹽醬醋。終能說到饒有趣味。便被他筆鋒帶到的。也不免暗暗吃他苦痛。所以身受的。最好辨正幾句。免得以譌傳譌。他又有一段裏說到西北大老板。如何遣兵調將。有云。但對中山派之帶共產色彩者。如徐季龍易寅邨李石曾吳稚暉等。亦必不肯用。說到了吳稚暉。吳稚暉看見事實太不對。卻當不起太史公曰……。便傳爲信史。我所要辨的。不是着急在什麼帶共產色彩。我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瞞不了林先生。因爲他令妹也便是無政府主義信徒的一個。看共產黨，止是祖老太爺看灰孫子一般。不屑帶共產色彩是有的。那裏怕人家說他不帶呢。我所奇異的。是馮煥章肯用吳稚暉。與必不肯用吳稚暉的用字。他用我做什麼呢。用我去倒便壺。還是用我去做父親。我不是故意滑稽。我知道林先生的意思。替一班大人物敍在一起。大約說是彷彿像段祺瑞用章士釗一般所謂做「某某的人」。阿呀。先生[illegible]竭力抬舉我了。可惜文太不對題了。我惶恐當不起的意思。自然較多。然而怫然不悅。以爲太倒楣的感想。老實不客氣。也有幾分。說起來。未免謙恭太謙恭。肉麻太肉麻，也就不必說了。今要辨正的「乘天下荒荒之際，正我輩投機之時。」這是斷送中華民國的傳統心理。能夠在這種佔便宜的信條上。好像寡婦啖薇被

單。忍住了做個失敗英雄。變相的自殺。多一個便減輕些少禍害。在中華民國的生命上延續幾分。所以明知什麼椅子。也挨不到阿拉。就落得說大話。自命不肯搗亂。我的講無政府主義。自然要笑倒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然而他這頭銜。能保障我不做官。他也落得借我用用。所以林先生呀。在吳稚暉三字上加一個用字。眞是你把酸醋當葡萄酒敬客。累你文章的趣味的呀。就是李石曾何嘗不是也取銷了用不用的呢。去年今日。謠傳李石曾將任教育總長。我知道是一種笑話。我寫信在報上問他。他早已一笑置了。我說官是不可做的。國事是不能不過問的。他也所見略同。這近在目前的事實。現在順便再聲明一句大話。到海枯石爛。我們是不屑做那鳥官的。沒有人敢用。順便致意少數急色兒的朋友。你們國事是要努力的呀。官若做不着的時節。休要揠苗助長。「船到橋頭直」你們又不是像我們無政府黨。取銷了官的資格。瓜熟蒂落時，才輕描淡寫的上任。是撲鼻香的。勉強了一點。「患得之」時節的辛苦。「患失了」時節的猥猥。眞是丟人的呀。譬如段祺瑞。他是何等謬妄的性格。實在執政不執政。在他也咬了牙齒。不成問題。因爲日暮途窮。徇他兒子孫子的意思。延長一天。好多撈幾文。簡直做了一班灰孫子軍閥的低首下心人。從謬妄一跌而爲庸妄。倒在失勢的孫中山身上拿架子。臨弔洗脚。又在小學生面前擺威風。朱深之槍。章士釗之筆。日與童子軍殺戰。秦吉兆胡同之凱。揚揚得意。旣已庸妄在大處。還能謬妄在小處。是一個倔強人的自重處。掃地以盡。人家對他還生得出什麼敬意呢。（就是章行嚴先生的自誤。也同一條件。因你是個學生出身。看不起學生。你的

蹁強。誰也服不了你。人家原也買你這筆賬的。可惜你對了執政太敬重了。你以爲分寸勉強合的。然摸摸良心。你是讀書明理的人。梁啓超既不以爲合。章士釗合麼。這也是把蹁強人的自重處掃地以盡。還望人家有什麼敬意到他身上去呢。止有拍教育總長馬屁的通信來捧。一方面把身分出賣。一方面又買進身分，使人又好笑又好氣罷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俱是患失的變相。所以官的做不得。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實即跌於糞坑深處矣。故若爲做官而做官。登台容易下台難。不可不知也。馬伏波云。「凡人當貧賤也。」我雖非其人。願對灼手可熱的人們。投一帖清涼散。對傑佗無聊的人們。獻一粒定心丸。不然。不必官場。即在黨國。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犯了急色病。便擠軋怨望。皇皇若不終日。求生反死。求巧反拙，他以爲「正我輩投機之時。」其實永遠造成一個「天下荒荒之際」的局面罷了。這是我爲這一篇東西的中心動機。借着林白水的新聞學做變相陳冷血的時評（是格言的）罷了。不是我又要借此出風頭。（章行嚴先生我在民國二年。我親見他被孫少侯替袁世凱軟留在錫拉胡同。要他附袁。他裝了大病。設法溜到上海。八月十二（？）早上。在黃克強寓處。議論如何去南京獨立。他在袖子管裏。把一篇討袁文。拿徑出頭一個蔡子民接了先看。大家也把頭湊上去同看。不說他從前同張溥泉等在上海捕房裏監禁了。吃二十五粒鹽水蠶豆一天。如何人物。就把他八月十二那般情景。映入我腦裏。我不料他現在會做續刊的甲寅。所以我替他發訃文。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這在他

讀那牢什子的鳥柳文。因此我漫罵他國學。動機還不全在保護白話文。我還要做一篇東西。塞孫伏園先生京報副刊週年之責。我再詳細的說罷。我補此一段。因爲上文說到他。還是譏諷。似乎是打死老虎。我不敢對朋友有此不情。

現在再附帶幾句笑話。在林先生兩句新聞上。作個結束。林先生的朋友。說到徐季龍易寅村。也加上帶共產色彩。反正國民黨許共產黨降低了資格加入。是宣布過的事實。「純正」國民黨人說「國民黨已給共產黨借屍還魂。」也到處哄傳。徐易二位既是國民黨中堅分子。有人說他帶了共產色彩。誰也相信千眞萬確的。然而止有陳獨秀譚平山幾個人。自然他們也不願意說個不字。其餘好像目下如雷貫耳的蔣介石。幾乎人人認他是共產首領。那知他還是佩服曾國藩。處處標明他不是共產黨。這眞是希奇又希奇。必定要到了胡漢民走了。人才懷疑他或者不是。連廖仲愷死了還辨不清。這眞不必辨的。其實在事實上。講共產主義的確是有的。例如上舉之陳譚。要行共產政策於中國的。還是一個也沒有。因爲連俄羅斯的共產黨。也不曾行共產。好在這個官司。現在正打得落花流水。我候到時機。也有小小貢獻。加入討論。現在簡單的說幾句。又淺薄。又掛漏。反恐惹起多方面的懷疑。不必贅說罷。還結束徐易二公。好再說我的笑話。徐季龍雖的確是個左派。然他是耶教徒。先是與共產主義遠了十萬八千里。況他性格最溫和質直。所以左派人也有時看他是右派。右派對他惡感極少。至於易寅村。止是個學者。淵雄極的。爽直極的。性情是左派。卻與右派最好。所以左派人也不免

看他是右派。右派人也懷疑他是左派。（其實左右派。都是幾個無聊人搗弄出來的。所以如徐易一流。止信自己是個國民黨。不會願意分什麼左派右派。並非他們騎牆。）所以我介紹兩位的情狀如此。我不必定要在共產色彩上。替他們分辨帶與不帶了。現在惟共產二字。可以塗汚糟急進黨的面孔。國民黨是個急進黨。把共產黨塗上去。斷無不信。就是國民黨自身。若要穩健到叫一般人心悅誠服。不、帶共產色彩。也至少要糟到如政學會等的朋友們一樣。國民黨的精神。也就完了。好一點。恰如執中派之研究系。一不小心。簡直變成官僚派。那種銀樣蠟槍頭的國民黨。豈不也是借屍還魂的一樣東西麼。所以現在烈烈轟轟。用青天白日旗。開口閉口守三民五權黨綱的內面是分了左派右派。局外止認是帶了共產色彩。因此黨外黨內的爽直人。倒也不在乎排除什麼共產不共產。國民黨自己的內容。到底止是國民黨。有些做過共產黨。或準備做共產黨的「也止做中國共產黨」）這是無政府主義朋友反共產黨張溥泉先生說的話。）「同外國人做朋友則可。做外國人的奴才則不可。」（這是非國民黨是國民黨都說過的話。我想。外國人若是真正一個共產黨。也不願叫世界的誰。去做他的奴才。所以這種話。連外國人也當留心的罷。不然。世界革命的願望。便自己毀了。）至於悠悠之口。真可用我聽見的笑話來表明。不是近日國民黨西山會議。是反共產的大表示麼。豈知最先便惹了同黨的誤會。弄到兩天才弄明白。然而一般社會。何嘗明白。我有一個朋友。（不是黨人。）在鹽務署內。親聽見執政府的秘書說。「國民黨近在西山會議了半個月。決議先提十個頭等官僚

各畝數十萬一個。於是再把北京所有的小富翁•各畝千萬。做實行共產的先聲。」我那朋友。也可以說很相信決沒有這種事的。然而他竟懷疑的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說報上的左派右派告白你難道不看見麼。西山會議。明明所謂右派。如何有此決議。他說。「既如此。他為什麼要……。」我說。「要什麼。要做國民黨麼。然則我也是共產黨麼。你相信麼」他說。「相信是不相信但黨人變化不測。誰還來管你們呢」妙哉。變化不測。不但你不信。就是吐出血來。向林白水梁任公徐志摩張奚若諸位先生們去分別。不過說我現在明白你不是共產黨。你色彩帶不帶。我是不寫保票。所以依我個人愚見。最好共做國民黨應做的事。不必左派的要人帶了共產色彩。才是真國民黨。右派的要承認他不帶共產色彩。才是真國民黨。把精力自己消磨。況且目前的時局。希望開得成一個國民會議。（指全國民。不止是國民黨）是走上第一步。已莫大慶幸。左派右派。如何唱法。都恐還被人認做高調。罷。此路不通罷。

▲辨正

▲致邵飄萍先生書

飄萍先生。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先生現重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塌大報餘白。因為昨天貴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尚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

教之後。我們從未通過信。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尚未有機會。所以「尚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獅猻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闊下了。那有工夫去瞎過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爲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多。然我曾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丐過王叔魯。丐過張岱山。去年丐過葉玉虎。新近丐過陳瀾生。丐過龔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丐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丐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柝。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都僅有效(?)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尚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即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齣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曾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眞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爲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欲言。故提筆輒止。今可因教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向曾有何報。不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加入段閣。「余曾慫贊加入」。實有此事。若贊之專爲編緝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

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一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于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即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員完全負責。庶政議定。呈交本執政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門牌下棋之執政。尤爲安全圓滿。當日癡愚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仕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錚。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閣員。眞叫做「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不得罪他。有槍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作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會詰向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是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了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眞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然實際上。看了事後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刼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集重兵遼東。撲索迷離。郭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意洋洋的跑進來。徐專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歸收管

於脅郭軍勝利者之手。二號即免奉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眞相。某國不及備。則孫岳早鎮天津。今日朝陽遼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開中央皆彼不悅之人。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權。害煞郭松齡徐樹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實與安全。莫如爲光桿執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躂之。然民黨不屑過問。以爲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實爲用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令坐觀成敗者。彼不欲操縱。乃惹之戲弄。由此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尙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閣。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眞將開太平之始。彌縫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閣便攝閣。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

穩。所以閣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商量去不去。識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祺瑞的官。在朱深掌權在握。執政威風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營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爭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闆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光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夠。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看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閑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稱鳥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罷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聽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訃文。做閣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聖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此此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爲禍有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麼制。什麼閣。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眞正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癡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

說。先生眞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我曾吉占旨微請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者。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不要打了。瞎老子與他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到目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又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頓而弱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眞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謚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淸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說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縮小中央。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曾對先生罵了

一頓。又軍閥方方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曾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爲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爲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鎗。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尚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爲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鎗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卽不可革命。有軍卽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爲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以他較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雖在長人中。已死之梁先生。爲「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而長人斂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鄰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去助「長髯公

」諸賣「紅人兒」實際不會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爲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讓個國際戰事出來白相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的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爲如此苟安童騃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瞶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面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更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信東西洋的洋鬼子。現在還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固鞏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爭。我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牌樓。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可曾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麽。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煞我們的較開明者而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据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而至滿州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虫多不癢。廣東政府也弄

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些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爲新近黃昌穀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我們正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我們兩手空空。眞正要命喲。眞正要命呀。還要編什麼鳥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也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門肯饒他麼）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二二日。——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

承章先生大度包容。不惟不加責。反蒙在近來的老虎報上。屢屢齒及。說到章先生的個人。問題大小。我們可以不管。就是章先生自己也値不得多管。所以今番在請願之先。雖對了個人的誤會。也得辨正幾句。但正文止是請他注意中國的萬歲千秋。這不是我們同章先生幾個個人的閒事。用不着個人辨護自己的偏見。僅僅爭的你非我是。

什麼是對於個人的誤會。應得辨正的幾句呢。就是章先生引我京報副刊上的投稿時。於兩處夾注。闌到章先生的話。連了中間半段正文。一氣寫下了。好像那半段上說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俱是患失的變相。所以官萬做不得。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實即跌於糞坑深處矣……」皆以為針對章先生而說。所以他有「魏家胡同十三號。敬恆非不見臨。如此宦廬。豈是為門前車馬而設。失職後之大哭小喊。又為何狀。敬恆曾否親聞」、其實做文章人的繁然報感。手揮目送。雙管必、不能齊下。凡可以不言而喻的。即亦不必剖寫到十分分明。那句「俱是患失的變相」的確是結束段章兩位。至於「大哭小喊……」云云。仍接遙遠之上文。泛指大多數的官僚。不惟不曾指章。並亦不曾指段。看上文「譬如段祺瑞。他是何等謬妄的性格。實在執政不執政。在他也咬了牙齒。不成問題」既是這樣的描寫他。若又說他家中會大哭小喊。那是文章失了靈魂。做文章的人先不甘心如此矛盾。猶之乎說到章先生。他說「你的倔強。誰也服不了你。人家原也買你這筆賬的」倔強人的家中。又會大哭小喊。也是文章丟了照應的線索了。決也不肯如此的驢頭不對馬嘴的。若說因為患失之故。謬妄變了庸妄。倔強的又會太敬重。這是狠平常的事。患失不是止因之要保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我在我的「人生觀」那篇瞽說裏頭。已經細細論定十有六七。止是為所識窮乏者得我（所識得我。不止是窮乏。變相的花樣繁多。）些少又因為不甘心放棄自己主張。且枉尋直尺了再議。諸如此類不關個人利害的條件也複雜的狠。只都是逼住了高明朋友。不得不患失。我們不甘心保護他們不患失。也不敢瞎說他們會大哭小喊。總算對他們已盡了相當的敬意。章先生又說。「

凡人之情。持祿以保其妻子。而釗妻子賦性獨殊於釗所爲。所見咸左。縱有饑寒。決不啼號。」這何消說得呢。既今日提起了府上情形。我才敢形諸筆墨的說一說。否則我八月裏止於女師大的演說桌子上。口說過一次。我說。「他們要反對章士釗。最好去請吳夫人來反對他。他配不配整頓學風。我民國九年上魏家胡同尋章先生去。碰碰吳夫人出來。寒暄以後。提到章先生。他說。「行嚴在上海。太不檢點。」我說。「上海應酬多。什麼在堂子裏會會客。不算一回事。」伊搖頭道。「他所交的那些政客。眞太難。」我說。「政客固然都不好。然而也不過這麼一回事罷了。」承伊看得起我。伊說。「你久在外邊。那裏知道。政客的齷齪。不堪言狀。我有了工夫。再告訴你能。」章先生無黨。吳夫人却是同盟會最純一的會員。辛亥革命成功。伊就遠避偉人之嫌。不輕在社會露面。他們伉儷極篤。伊知章先生崛強。大約早猜章先生年來必「情恆勝理」。然伊自然不欲責善傷愛。聽其自悟。若所謂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於此時作之。必皆伊所十分心痛。竊嘆爲發狂者也。追一再毀室。伊必色然笑。且謝學生們以爲得此懲創。眞是所謂蕩焉無存。彼所尤賀者。章先生今日才告訴人。「所見咸左」。那裏得知。外面人却已知道好久。且知道得更清楚。你府上那個來替你哭喊。我吳稚暉若把大哭小喊。及門前車馬向魏家胡同十三號來形容先被守門的都要笑倒。我難道會這種癡愚麼。章先生忘了上下文。瞎批亂讀。一再辨正。眞是隔靴搔癢。所以雖百忙中。要請顧緊要話。不能不先申明幾句。

且說到個人。就是成功了個人。毀了個人。都是雞蟲得失。我在京報副刊上。論到章先生個人。會

說。「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還在他讀那牢什子的烏柳文。」那種烏柳文。游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眞是個人的倒楣。我雖略識之無。不配談到文章。但謬妄的盍各言志。也誰還能來禁我。所以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也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删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紙條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狠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脩書。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候。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位陳先生。復相約投中國書於毛廁。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烏氣。不敢誤認我爲文人。這是狠自負的。却有一位餛飩店裏的小夥計。在上海醫學書局校對。他借了七百洋圓。把我撒在報章雜誌上的狗屁。還搜到三十年前的書院課藝。刻什麼一部文存。眞要命。登報說明。關礙他的七百洋圓。止好由他去坍臺罷。最可笑的是。冒那最時髦的文存之名。好像烏氣又上了我的身。六十歲活過了。又想充文人了。章先生却過活了四十。「天下士」不做。覺一本正經想做文人。現在曉得他並不曾讀過「

豈有此理。」連倒不曾讀過曹子建集。否則他雖不能悟到放屁勝似雕蟲。也應該說「曹植小子。徇知戮力下國。流惠下民。士釗應居何等。猶庶幾……」豈知他却說「恐嘗論美詁為人數數及之而不厭。如李陵答蘇武。柳宗元與許孟容二書。文之甚美者也。每當晨起。天朗氣清。梓就明窗迴環高誦。其不手舞足蹈。心曠而神怡者。必其讀不知文者也。」只與叫做「什麼話」。章太炎論嚴友陵之文曰。「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已形容得淋漓盡致。今又看見章行嚴先生自己形容他手舞足蹈。心曠神怡。大堪絕倒。但此為別一問題。可以叫做說不到。今且說鳥柳文害了章先生。尋那與許孟容書的好處。止是一句「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故舊大臣四字。便斷絕了章先生的政治生命。又有「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又打消了章先生學的邏輯者。邏輯學者。與非邏輯學者。倒也不成問題。章氏墨學固可笑。就是再做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添了一個章適之也。算不了什麼。惟有那故舊大臣。却害得章先生傷心。我也不敢說碌因人成事。必要依附孫中山。我又極知岑西林段芝泉自有相當的好處。（一所謂慷慨有大臣風。一所謂樸直有名將氣。）但兩個都是不應時世的臭官僚。雖我早早就能放屁。却終是一個八股腐蟲出身。所以我到將近五十歲。尚在法國士魯斯。向蔡子民汪精衛告奮勇。說我要上檳榔嶼。遊說岑春煊。挺身而出。我願幫他起革命。推倒袁世凱。這就叫做「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汪先生却色動。蔡先生止微笑。以為亦無甚必要。我想何故無甚必要呢。倘然擺了岑老三出來。如鄒俯。張謇。張一麐。莊蘊寬一班清流。必點頭首

背。知我非暴動。大事成矣。但那時實在也不過欲到屠門大嚼。說說而已。故仍回我的倫敦。然故舊大臣之行。未嘗須臾去懷。所以更過兩年。倘在上海新閘路岑先生飯桌上。願入粤說孫中山不爲大元帥。其時章先生躺搖椅中。點頭微哂。岑老帥降階送至門外。以爲老帥與段祺瑞對抗。庶幾成功有望。其後居國五六年。頭腦稍清。方悟老官僚乃已陳之芻狗。必不足與謀共和國。是所以去年九月在海豐。陳競存猶以爲收拾時局。非段合肥不可。我便爲之頭痛。知陳先生也做過八股。無非震驚於故舊大臣。豈知陳將軍方推挹召虎於南中。而章先生又佐東山之再出矣。因章先生亦一八股秀才出身。爲烏柳文所把持。莫能自拔者也。到底官僚何以不行。此入了正文。於請願章先生時。再詳陳之。至此而閑語告終。且來請願。

可是請願之先。有一個頂陳腐的笑話。不能不提行的先寫在下面。做一個總概念。這個笑話。我也已經說過幾千遍。寫過好幾回。然而言者諄諄。聽者止是藐藐。這笑話就出在小書攤上的笑林廣記中。他說。

「有位朋友。拿了一把刀。想往後園砍竹子。剛進了園門。却想出恭。就把刀子放在地上。通暢起來。正完畢了恭事。立身來。見地上一把刀。歡喜得不可開交。却不提防。踏了一脚的爛汚。罵道。那條狗撒在這裏害人。但是自己慰藉自己。既然平白地拾到了一把刀。也算稍補得過那一脚爛汚。狂喜的奔告家人。我拾到了一把刀。我拾到了一把刀。一

我們呆滯的批評。最可笑的他止是忘了砍竹子。但是經了如許曲折。他僅僅忘了砍竹子。還把一把刀原物帶回。也用不着求全責備了罷。民族進化到如此。畢竟可以算優等了。比較現在在北京到處游行。穿紅着綠。好像學跑路的孩子一般。向前爬走着的蒙古同胞。似乎優秀的多了。再到湖南西江苗山裏去一比較。當然更是黃帝子孫。是首出庶物的一物了。他們自然說不上砍竹子。必定連倒不曾有刀。止是任乎自然的隨便拉屎罷了。所以正正經經講。我們開化到照笑話實做。可以狠驕傲的自負。可惜實能照做的。還止有康南海。梁新會。章長沙。幾位最優秀份子。其餘的。笑也笑不上。止是踏了爛污。連刀都忘了。在那裏舞蹈。宜乎章先生「兀兀忘衍。尤負重憂」使出天雨粟鬼夜哭的道術。遣搖木鐸的老虎再出世。挽回刀連。

這笑話。若着了痕迹比較。原也可駁的太多。但是給我們空洞的一個總概念。我們貴國人那件不是這樣照做。就叫人伸了拇指贊揚的麼。

我們迂腐的直說。請願正話。我爲這個問題。新近已經又寫了一個題目叫做「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請京報副刊發表。正嫌那篇裏漏了太多。所以再把這篇補充。然而合起來。還不能達了十分之一的鄙意。總之我的自信。我還夠不上一個暴徒。也夠不上止任理想的樂觀者。當然更夠不上無政府黨。共產黨。革命黨。新文化運動家。倘對方赤裸裸了解我的孤憤。並無何等色采的出發點。或者說不到的。也蒙原諒了。也蒙意會了。

一個民族能夠優存得很長久決不是靠了他推之四海不準的特殊優點。乃是靠着推之四海皆準的共通優點。愈多愈好。什麼叫做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梁漱溟先生梁任公先生那樣的通人。也不免隨俗瞎說。眞奇怪已極。弄到今天。連章先生的高明。竟會比兩位梁先生尤其退化。把老虎驅進最深的幽谷。這又是什麼一種怪現象呢。自從三十年前。給矮脚鬼打得落花流水。跟了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個瓜。刻刻可以共分。於是才若喪考妣的。把睡眼揩醒了。細細考量。原來少了竹子。——就是共通優進的道術。共通優進的器藝——然而歸到根。叫那慣講空洞仁義。主張吃人禮教。止顧招出的民族來學砍竹子。自始便進了孔老二先富後教的共通的原則。於是取了一把換朝代式的革命刀。同又是做八股式的教育刀。率然進圖。革命釀成了軍閥。教育造出了政客。（現在以百爲數的者八股大學。便都是政客候補處）就是由出恭而踏了滿脚的爛污。於是想到朝代未換前的苟安。八股正做時的簡易。不由得那把鐵銹刀。自然映進眼簾。狂叫道。我拾着了一把刀。我拾着了一把刀。然而最簡便的推想。試問刀是本在你家裏。何以你的鉛刀正利時。矮脚鬼能打得落花流水。八國聯軍要分你那個瓜呢。就因爲你沒有竹子。並非爲你沒有刀子。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有共通優進的道術。讓一步言。亦可云。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實行共通優進的道術。善進惡亦進。言道德之要素。容許已開化人。反不如未開化人。然何以黔湘山內之苗。不但無善可稱。而且種族日以削弱呢。這就是器藝遠遜於日日相逼之漢族。至教死惟恐不贍。亦就不暇治禮。止能濕其猿猺無罪。呼天莫應之

歲月。坐待稍緩須臾。整備滅種而已。

所以國事也者。乃中華民族千秋萬歲之國事。中國若無其通優進的器藝實現其通優進的術。何以與世界優進民族。共立於無疆。哥白尼未把太陽正位中天。牛頓未把攝力連到八曜。華特未將蒸汽。輪迴爲馬力。東西人境。原無大異。自一七六九。吞食煤塊。發生馬力的怪物。呱呱墮地。至今才一百五十六年。人境之相差。幾乎西自博水以西。東自長崎以東。半個大球。有似黔湘開化之區。其餘自長崎至博水。小半個地球。如苗山不開化狀態。章先生足跡亦略周湘黔。略遍地球。如此之比例。豈誣言乎。然而章先生却將秦漢間儒墨家之論調。上追於堯舜。或所謂揣籥錄者。猶作三代之好夢。農國如何。工國如何。孰是聖化。孰是淫巧。一若桃源洞口。漁郎永不問津。可以讓我期月臥治。三年有成。共享耕田鑿井之樂。至於無窮也者。一昏至此。直當年貴同鄉周孔徒先生在天之靈。依附章先生之大筆而書也。章先生勿以爲農國之所謂「無爲」。所謂「聖帝」。所謂「循良」。我們豈不領略其美味。無如章先生所謂「農國保境自給」。境如何而保。保境無辦法。自如何而給。世界者。非如貴國。有兄弟骨肉之誼。可由章先生或馮大帥。號於衆曰。「軍閥有野心。侵略隣省。神人所不容。保境安民。斯爲愛國」。試問世界能持此論調。而有幾微之效者。究爲何人。世界若能行此學說。任人無爲。當年苗山裏的祖宗。倘保境於長江以南時。其間當不乏章行嚴其人。無如我們的祖宗。充耳不聞。挾其黃帝所造的舟楫弧矢。偏要「對外競爭」。趕到他走入苗山。不能「自給」而止。所以章先生若閑情別

致願與神農許行把臂入林。爲無責任之玄想。則世上古董尙多。說地球爲方。言託生有欲。都大有人在。言論本可自由。學術何妨鳴高。惟人類欲以「無爲」爲「聖」何必衣裳冠帶。何以不茹毛飲血而終古。且何爲多事。欲以前腿變手。多此城郭宮家之紛擾。何以不終古雜於猿鳥之羣。使地球上爲淸一色的長林豐草之美觀。故章先生卽使以彼農國個人自囂猶當詞而闢之。而况彼實謀闢於今玆。可惑多數之童昏。如何不垂涕泣而道向章先生求哀矜之一線耶。

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一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愈勁。近二十年「摩託」出世。銳進更勁。鴉片烟戰前可無論。從林則徐至曾國藩。用夏攘夷之紙老虎。尙完全像煞有价事的時代。滑過三十年。也不足惜。因此一時代。日本亦同一混沌也。又從曾國藩至張之洞。又是三十年。居然洋鎗洋操。竭力采用。然貌合神離。中學爲其體。西學爲其用。並此而止一空話。滑過這一個第二的三十年。竟造一個滅種的初步。鄙諺有云「因嫁妹欠睏了一宵。一世不能補足」此之謂也。此三十年中。日本於一切優進的道術器藝。幾乎無一不與歐美並轡連進。中國短此三十年。雖絕塵而追。已不能及。豈知最近二十五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則又進一步而飛馳。中國則一前一却。徘徊觀望。若無其事。歐戰以後。更以爲世界皆將剖斗折衡。反於皇初。竟有由洋八股而恢復八股之勢。所謂最近二十五年者卽庚子至今日是也。故此時章先生若更做三年教育總長。要鼓吹甲午以前狀態。至容且易。經不起再滑過了此後的二十五年。便進了滅種的第二步。與世界共同程度。愈離愈遠。恐

怕無論如何的換招牌。就使竟換了一個共產招牌。終究是一個劣等民族罷了。必優等民族在你的舞台上發蹤指示。吾民供其奔走在你領土內享盡山清水秀。吾民處於汚濁。譬如兩「個人」雖爲好友。一具優越之技術。一則客何能而客無能。兩人所得之地位必判然以別。故請願於章先生第一可於世界共通優進之器藝。飛行絕迹之時。而以消極之道術。再誤其進程。世亂一問題。民族能力之消長又一問題。無論發狂之變亂。欲救以消極之冷靜。未必可能。即能矣。你飲酖止渴。毒發勢將更劇。所以歐美於十八世紀之終了。十九世紀之開始。變亂極劇之時也。而科學工藝之基礎。竟皆發軔於其時。一百年來之盛世。實即根之。謀國者當計千秋萬歲。不可計一時也。

傷哉。我生之世與我生之國。吾之友。不惟章先生今日守舊與優進之器藝無情愫。即號稱極急進。如陳仲甫。李石曾。蔡孑民。汪精衛諸公者。日惟「台」「賽」兩先生是崇。實與科學工藝亦貌合神離。陽尊之而陰薄之也。吾之所以只信國民黨爲尤能救國。如是偏見者。豈國民黨已有如何成績可以毫末指數。足間執章先生之口乎。我不敢欺心以曲說也。故亦曾有如章先生仰望政學系(民三時。吾與蔡汪諸人。皆以爲文治派比中華革命黨有望)迷信故舊大臣。(即前舉欲佐岑西林革命等)後悟故舊大臣。係十足官僚。文治派亦準官僚。中國之官僚。乃三千年來聖功王道之產物。由彼之因物付物。未嘗不可得小康。然欲與謀世界共通之優進。必南轅而北轍。彼中亦有少數。能研世界共通優進之道術。然與世界共通優進之器藝。止是貌合神離。如無優進之器藝。即不足發揮優進之

道術。彼等完全不知也。故今日無論若何之臭官僚。必曰吾止反對離奇之急進。吾決不反對科學工藝。吾且將提倡之。嗚呼言則洵美矣。而所謂貌合神離者其精神對於科學工藝。以爲止需擇寵養職工之優秀者孜孜爲之斯已無不可矣。治國平天下之大計固在彼而不在此也。故官僚準官僚皆斷不可託以今日之政權。萬一有望。或在民黨之操政。然悲乎哉。所謂民黨者亦正止有萬一之望而已。以過去之歷史觀之。亦不覺涕泗之横流悲從中來也。兩年以來之廣州。非民黨之廣州乎。一廣東大學也。前則以出戲法之精神造之。設無數空中樓閣。止求媲美於北京大學。以光廣州之門面。今且更欲以爲裝造黨人之所假。如早能以大規模之手段。造一科學工藝專門學校。與黄埔軍官學校同其奮進。則武備修而實業盛。廣東又將有若何之現狀。此豈有志未逮耶。吾亦不敢不深信之而已矣。此以明吾之求備於章先生。並未以何黨何派之政略。反對章先生。止以吾個人之孤憤。求助於章先生。

若言農國起義於個人之主義。尤不可。謀國之不可。則因立國共通之優點。農止爲一、優點。成備。國才眞可以立。上已詳哉言之。而以爲個人之主義。尤有其不可者。彼眞正農夫。臂粗如碗。肩任二百斤。然而終歲勤動。猶或不足以養其父母。若章先生以臂如麻骨之書生。欲慕力田之美名。歸耕於岳麓之陽。勢必至多雇伙伴。自己則讀書茅屋中。安坐而爲變相之小資本家。仍流他人之血汗。我食現成而已。如云茅屋讀書。亦係分工。分工云爾。將有其較多裨益於人者。何必茅屋。此尤現在欲請願之中心點也。農國之名則不可。農事之應當整理。既爲世界共通優進器藝中一大枝部。且亦爲中國

之急要。昔日章先生稱中國爲農國。吾曾爲之大駭。以爲用何面目。而能受此美譽。比日乎。比法乎。比美乎。比俄乎。抑比英乎。皆慚愧欲死者也。吾又曾言。四年前吾歸自歐洲。途中讀伊大利埃及印度緬甸之遊記。西人之自治其國。與經畫屬地。無不先之以水利農田。而後進以製造。自然中國新政之第一步。亦應如是。（吾年來最仇視者。爲吳佩孚及徐樹錚。以彼等頭腦。爲滅種政策之護法。較有望者則陳炯明閻錫山馮玉祥。因彼等皆能有所爲也。陳姑不提。閻之發軔。始於農林。且爲小規模。不急於煤鐵。吾於步驟上亦極贊同。惟彼今日之狀態。不能使人無失望。蓋以塗飾之小太平。沾沾自足。絕無趨於世界共通優點之意。已極可怪。近更專治軍旅。以防外侵。大有完全拋荒新政之勢。馮則所至能盡力民事。治其內部。亦趨重於勞工。現今發始。皆止爲給足衣食小規模之布置。在步驟上亦無可議。然不知彼之將來。能更進一步。力求世界共通優進之點。進中國於軌道乎。抑終古煦煦孑孑。以小善自足乎。嗚呼。不可知矣。）既中國第一進步應重農事。章先生果有誠意。將世界共通優進之農藝。介紹於中國。比昔日吾欲請五千兵。保護章先生坐山上做報。呈功當十倍。章先生何必騎馬尋馬。先生非即北京農業大學之校長。歷北京農業大學。吾前年曾參觀一次。由釣魚台入其試驗場。洋車走十五分鐘。始達校舍之後門。廣哉場也。對面又有水田一片。四望無際。美哉水田也。如此之局面。吾於全法所見亦罕。何爲北京農業大學之名詞。人皆忽視之。前數日教育部陳君告余曰。「北京有怪事。工科大學學生。絕不入工場。工場皆雇工人。農科大學學生。絕不至農場。農場另雇農夫」。工場有工人。

農場有農夫。原亦各國之所有。惟我國實業學堂。止讀實業八股。得文憑爲首要。吾亦微有所知。章先生之爲言。亦曰「來考農生者白話文。十人通者止一二。」未聞言算學若何。理化若何。足見章先生亦微以爲農國止需老農老圃。並不需歐農美農。則可知也。故今欲請願者。以爲章先生絕不相宜於編譯局與教育總長司法總長也。不必做報館主筆。害人之老虎報。應當停止。（否則改爲農報。）宜專心一志。整理北京農業大學。整理農業大學。宜力來世界共通優進之點。異日北京農業大學之學生。散而之四方。最好如吾登於太平洋雜志之一文。每縣每鄉。皆設中小學校。或竟代用師範校代用中校。吾在法國。彼有中等農校五十餘。吾皆參觀其三。有一總概念。曰農校者。非校也。一老農老圃傳其經驗於鄉之子弟。朝夕討論之地而已。又集一鄉子弟。納於本業之所而已。又使一鄉之人得見識理化博物之大略。爲多識之機關而已。以此而團結一鄉。安定人民。亦與章先生理想之農國。有什麼衝突呢。此則區區請願之主要也。然而章先生紳士也。文學家也。經世之才也。準官僚而已矣。豈屑俯納哉。即納矣。亦坐在汽車中爲銀樣蠟鎗頭之人校校長而已矣。其然。豈其然乎。

▲人心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國事敗壞。日甚一日。不可揮淚。止能一笑。僕嘗論之。對待專暴之政治易。對待苟且之

人心難。洪楊舉事。曾左既以周公孔子揺之。近世光復。時論又以平等自由少之。可見智識問題。全由綫決不如我等目光之徑直。爲之奈何。憤慨之詞。所謂逐臭嗜痂。世固有之。燕雀巢於已焚之堂。猶爭以千年前王謝之家規。交相豔說。眞不可思議。政府借人心以肆其志。人心不過爲之傀儡而已。然樂爲之傀儡。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故此次民黨之失敗。雖原因多端。而正因必爲守舊反動。對待此種人心。又非我等慷慨激昂之舊習慣所能了事。想憂時者已長慮而却顧之矣。我於報端見有賀氏議論。頗怦然心動。東人雖賢否美惡不齊。然我國國情與彼異勢。用其法處斷我國國事。甚鑿枘不相入。政局與人心。兩相遇合。產出最近之現象。固爲正因。然爲之媒介者。實一派東洋學生。粉飾其間。不幸而以地勢相連。遂成今果。無善法以彌此憾。惟深望識時之彥。常往來歐美。勿過拘牽於語言文字之異趣。舟車睽隔之異勢。看作大事。多有要人。門戶出入于歐美之間。得有一種意外之佳果。今固不能一一鑿說。足下西居久。當不以僕言爲國拘。英國學界情態。與足下居此時相同。無特別腐攻可言。亦無差弦人意之動作。來者頗益多。子民精衞。皆相聚於巴黎。稍較有生氣。然言論經濟兩窮。其苦可知。惟各人頗勤學而已。吳敬恆白

以政學治非政學（致太平洋記者）

記者足下。僕常以爲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乎今日。可以不用現有之政治以維人羣之福利。惟人羣之在世界。雖狀態屢變。所以相偶之方式亦不同。而要其嬗蛻之軌途。實始終銜接牽係。前後而

互為因果。約而言之。政治與非政治皆得「羣法」之一段而已。自羣有學而羣法遂列科學之一。政治與非政治既皆為其一段。又應分枝而各為科學之一種。研究政治者固已確然承認。所以下政學之定名（Political Science）。今日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為學也。其所以猶未成學之故。粗舉有二。一因立主義者每抱狹義以攻舊物。利稱為別異的。不樂言銜接的。遂不及列舉其牽係之前後。深究其相互之因果。而成一系統之方式。斯所以名學尚早。一因如能治其主義以科學。則欲立「非政學」。應先精究政學於政學善羣之理。能無所遺。而後於理之遠反於政學者。得見其真。今之談主義者。必蔑視政學。於政學善羣之理。多所蔑棄。是謂取證不備。取證不備。通例不名為學。僕因我國談主義者日多。安見所謂非政學不確立於吾人之手。夢想非政學。乃勸人研精政學之意興亦增。惜我國舊日言政者。亦落於有術無學之狀態。宜不足動抱主義者之一顧。年來足下數同志與章秋桐張聖心諸賢哲。始能綜學而言政術。大誌所輯刊。不惟論斷翔允。幾有純粹談學之傾向。所以政治學者固甚表歡迎。即望治非政治學者亦極滿意。此則非足下之所料也。故馳書報之。——一九一七，四，一〇——

▲釋非政學　致太平洋記者

記者足下。大誌第三期有張先生一湖之通訊。齒及恆前次政學非政學之瞽說。並荷獎飾萬端。心雖感勵。顧惶愧滋甚。恆不學無術。拉雜遊戲筆舌。所引論。自無系統。亦無斟酌。決非有辨論之價值。

引以張先生之精博。指其疏謬。恆皆折服。本不必更贅一詞。特張先生之論旨。本有收容雜說。反復引談。欲增筆墨興趣之雅。恆本此旨更呈數行於足下。以盡此五字之餘。與人羣相偶之方式屢變。此張先生所容許。人羣相偶。必有一方式。恆亦已言。豈敢不信。無政府之西名 Anarchy。與俗稱王國之 Monarchy。皆中國之會意字。質言之。一曰主權惟一。一曰不認有主權。如是而已。從前舊譯「無政府」為「無君主」。僅詮字義。卻較允當。惟抱無政府主義觀念之人。對於 Anarchy 之名詞。實不愜心。因其不過能標不認主權而已。(吾所謂主權。固與今日政學家與西字 Sovereignty 相準者不同。然 Sovereignty 固與 Monarchy 為同意字。其初皆混言權操自主者而已。後乃引申為凡可作主者所共有之權。吾之主權。則混括言之。)未能標其一種手段之概念。其手段之概念。則所謂 Demanding or awaitng theabolition of allins titution。and instrumehts of goverumeut 是也。字體惟不認主權似還在方式之中。概念乃不認一切組織。已在方式之外。因此之命名。五六十年以來。已屢開大會議。改迄無有愜心貴當之字代之。最近克魯柏特金氏等之決議。以為命名用含有意義之字體。斷不能包括一主義之全。況主義之發展。彌引而廣。或彌轉而歧。無論造作何等概括之名詞。久久終不能適如其初。不若 Anaschy 就是 Anarchy。故其主義之漸漸顯露時。人亦了解之。所以普通詞典。皆下注語曰。None government 遂譯為「無政府」。惟仍未足括其概念之全。無 goverments 者。恆個人所贊成。仍可別立方式也。若謂無 Institutions 恆個人所

莫喻。是直可以無方式矣。故常懷疑。以爲人羣之相偶方式雖不同。而其嬗蛻之迹。且始終相銜不應異乎今日政治學者之人羣相偶法。可無方法。且不應方式。不由嬗蛻變易而來。所以始勸非政學者。亦當精治政學。然後乃得彌合公理之最新方式。足以系而統之以爲學。而主義乃益昌。但彼人概念中之並不贊成有 Institutions 者。亦實不贊成今所組織之方式耳。其對面固自有X之方式。故若向談無政府主義之人。詰彼黨魁何人。固屬笑談。即問有黨證否。徽章若何花色。亦可絕倒。然其反對一切組織。一切契約。而乃亦有無政府黨之共樂園。亦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約言。則殊自矛盾。此皆激而欲改世俗之謬方式。而又不勝指數。故不如渾括言之。不認一切方式。較無弊混。遂於理論爲不可通。其實其人消極方面之持論雖如此。而積極方面之行爲。固無不含有「當有尤美善方式」之意。特未成學。則系統不盡審慎。而未敢輕立名義耳。即此亦恆所認爲必當急急有待於成學。成學且必急急並研精其銜接之舊方式也。

、顧方式則方式耳。若爲 State 之名詞。足以標示方式者。即可繼續而適用於 Anarchy 則一大疑問。恆意非謂其可不可。乃謂其能不能。若謂可不可。張先生之樹義已堅卓無倫。吾亦曰。苟世界倘有二人以上。則不能無相偶之方式。State 既可適用於二人以上之方式。無政府時代。且當人類較稠於今。安得不可適。惟能不能者。則爲人人心理所棄而不用。則無從強非政學者仍沿用政學之名詞。其棄而不用之故。若以方式責之。彼固無可辨。然此仍可不可耳。若夫能不能。則我等要知此僅

爲名義。幸而State可訓爲方式。爲含義至廣之名詞。故由希臘以來。對於城邑思想而適者。推廣而對於泱泱大國而亦適。然或對於世界而竟不適。若必以方式相繩。是天文。地理。禽獸。草木無不有方式。一律皆可以State之名詞括之矣。衆多之學術名詞將何以立乎。便非敢無理取鬧。作遯詞以相混也。卽就人治言人治。當希臘束State於城邑之思想之時。公民則在State之中。而奴隸則屏之。是當時希臘公民。必敢予其奴隸以名詞曰。without State 可固不可。能則能矣。故夫State者。無政府主義人之克魯泡特金氏已特著小冊以闢之。則其人必不樂沿用其名。有可想見。則其人舉希臘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之方式。截其一段。予以專名名之曰。State。言此者之學名曰 The Science of State。截淸其未有State以前之石器時代等。歸入古人類學中。而又截彼之時代。名彼之學曰 The Science of none State 亦奚爲而不因其便。可固不可也。能則爲可能矣。且名詞之含義。已充其分。則不使更適用於其他。此名學之所許也。故名學於名詞。但問其內包外延。不問其字體造作之由來。State之字體。固爲方式。而造作伯倫智理之學。則非泛應用於方式。止應用於國家。若謂無政府時代。當有國家。此無政府主義人所期期不許者也。故字典之字。全由孳乳而寖多。防其太多。故立轉注假借之法。取一字而當數用。中西之爲術皆同。其實方式之State與國家之State。未嘗不可指爲兩字也。否則 Politic 又可訓爲刁猾。Aoarchy 亦本訓爲混亂。刁猾。混亂。皆實在從本字引伸而來。是對於前者串合其各義無異。卽曰。此乃自稱文明。用政治手段欺人者耳。卽非政學人

心中目政學爲一種刁猾之學。非盡可斥之爲謬妄。因其名詞之含意。實有如此。故政學名詞而爲其有方式組織的之意味包含存在。卽料其「能」必沿用於非政學。則刁猾之義。正彼等所不承受也。

但張先生固論可不可耳。亦或此學將成之時其人而悟此學仍可續附於 State 之末。使 State 於名詞上內含外延之範圍愈推愈廣。又何嘗不能。惟至幾何時代。終因「可」之故。而必謂其無不「能」。恆所不敢言。至恆所立非政學之名詞。本一代用X之物。懶惰而隨手塡寫者耳。（然其不可用而能用則已表明於前。None State 固希見矣。None Political 等詞則時映於眼簾。）無政府黨。本亦自稱社會黨。然鬧出眞社會黨。假社會黨之名詞。今日各國之政治社會黨。皆彼人所謂假社會黨也。其假之之故。卽應彼之持論有曰。Not to deotroy state machiuery but tacapture it 耳。觀此趨勢。除是無政府之學不成耳。如其成也。將悍然必晝政治之一段。名之爲 The Science of state 自名爲 The Sc ence of none State 矣。名從主人。初似不通。既立之而內含外延。皆備爲名學之所許。卽不能不縐眉而承認。久之亦卽甚普通。而羣情皆安。天地造分以來。凡事皆然。豈獨區區之名詞。眞正無理取鬧。藉博足下與張先生一粲。——一九一七。六。一五。——

▲附張氏原文

第二期通訊欄中。有吳稚暉先生「以政學治非政學」一則。鼓誦之下。於此「非政學」之名。頗有懷疑。吳先生爲吾邦現時名家。學富中西。品格亦冠絕流輩。鄙人雖未獲面受教益。然

每於新聞雜誌中。聆其高論，如親杖履而仰豐采。今欲假大誌餘白。以乞教於吳先生。所論範圍。亦在於學。當亦貴記者之所許也。

吳先生謂「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乎今日●可以不必用現有之政治。以維人羣之福利。惟人羣之在世界。雖狀態屢變。所以相偶之方式亦不同。而要其嬗蛻之軌途。實始終銜接。關係前後。而互爲因果。總而言之。政治與非政治。皆得羣法之一段而已。自羣有學。而羣法遂列科學之一。政治與非政治。既皆爲其一段。又應分枝而各爲科學之一種。研究政治者。固應確然承認。所以下政學之定名 Political Science 今日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爲學也。」先生所言。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乎今日。可以不必用現有之政治。此義予亦認之，但後乎今日。卽不用現有之政治。亦必有後乎今日之一種政治。惟因其狀態既變。相偶方式之政治亦變耳。不得因其變而卽舉此變之相偶方式。擯諸政治範疇之外。而謂其非政治也。先生謂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而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爲學也。先生之意。似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卽爲「非政治」。僕以爲先生似有所錯。請就僕淺見所及。約略陳之。吾人今既談學。凡於學之用名。當不爲吾國舊名含義所蔽。以吾國舊名釋「政治」二字。則政者正也。以上之正。正下之不正。治者。以權力加諸人之謂。故一舉「政治」二字卽含有智愚賢否上下等差之觀念。再繫以「學」之一字於其下。則

所謂政治學者。遂爲一種治民之學。在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斷斷不審有此學。然合吾國政治二字之舊義。而取今世科學上所用政治之名 Politic 所含之義。則先生所舉 Political Science 者。决非吾國所謂治民之學。含有智愚賢否等差之概念。今日定 Political Science 之界說最普通者。曰 Science of the State 德儒伯倫知里。於其國家論之篇首第一語。即曰。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roper sense is the Science which is concerned withe the state, which endeavour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State initsconditions.in its essentialnoture.its var ious forms or manifestations. its development

故今世所謂政治學者。即可謂爲國家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不認今世之國家。爲人羣相偶最良之方式。故不認今世之國家爲將來可守之方式。然將來苟有人羣，必仍有其相偶之方式。特其方式不同於今日之方式耳。國家特相偶方式之代名。將來仍有相偶之方式。亦即仍有相偶方式之方名。縱不用今名。必仍有一名以名之。實之變易。無與於名。名之變易。亦有掩其實。且即以今日「國」之一語言之。東西今古。已各不同。互相參證。頗滋興趣。讀者不嫌絮聒。請並略爲引伸。吾邦之「國」字。古無口。爲「或」。其義爲戈以守其一。與「有」同音。並同義。「或」者。有也。漸以君長祚土分封。疆域日廣。一諸侯之所「有」。迥非普通人

所有之可比。乃於「或」加口。以示區異。故以吾邦古義之「國」字言。國實無異於一人之私產。今吾邦雖仍此舊名。稱之爲國。決非一人之私產。奏此名之不足以掩實。且隨實而變其義也。若以吾邦之「國」字。再與西方古今所用之名相衡量。則尤意趣油然。今日西方最普通之用以名國者。如英語之 State，法語之 etat 德語之 Stat 意大利語之 Stato 皆由同一羅馬語源之 Status 而來。其本義爲 Condition 以先生所云之「現象」「狀態」「方式」當之。殆皆可以相合。然在歐西古代所用以表示國之義者。則稀僅 status 之一語。希臘 Πολις 英人譯爲 City 或有時竟以 state 譯之。蓋存希臘時之觀念。City 即 State 初未嘗於 City 之外別有所謂 stete 也（希之市府即國家。故古代希臘實非統一之國家）而英語之 Policy（即制度或體制之義）與 Politic 等語。亦即由希臘之 Πολις 變化而來。由此以推。希臘人對於國之觀念。即爲一羣之相偶組織而成一市府者。羅馬之 Civitas 既用以表示組成市府之市民。亦用以表示市民所成之國。而 Civilisation（吾邦譯爲文化或文明）亦由之引出。更有較 Civitas 含義較高之名。則 res Pwblica 是也。此語之義。既含公民身分及公民總體。復含公民總體之公爾。今日習用之 republic 即由之變化而來者也。故在歐西古代之所謂國。絕無吾邦古代所謂國爲私有之義。任依希臘羅馬之何一語詮之。要不外一有組織之羣體而已。其後 Status 一語。漸與羅馬文化傳播之勢力。逼及於歐洲大陸。然其初用

Status 以爲國之表示也。必於其後繫以 republicae 之形容詞曰 Status republicae 若簡單直之譯則爲「羣體之現狀」用之既久。則所繫形容之語 republicae 廢而不用。其義亦明。由是英之 State 法之 etat 德之 Stat 意之 Stato 皆用爲國之表示。今人聞 State 語既習。於其之本來之意思或多忘之。不知所謂 State 者原不過表示羣體相偶狀態之一名詞也。特羣體相偶之狀態。以次遞變。古代希臘初以市府爲範圍。今則積多數市府而爲一相偶之方式。將來或更改造現有之狀態。而別爲一方式。別呈一狀態。自屬意中之事。然任何改造之。苟世界尚存二人以上。則不能孤立無所偶。有所偶。則必有一方式。所呈之狀態。則必有一方式是卽 State 終不能滅。不滅則學之關於此 State 者。仍爲 Science of State。別無所謂 sciense of non-state 此僕所以有疑於「非政學」之名詞也。卽舍斯 State 之語而就政治學之本名 Publicae Science 言之。Politic 一語。由 Politic 引出 Polity 者體制也。組織之方式也。舍現時之所謂國。凡有組織之體制者。亦可以 Polity 稱之。英人 Hooker 曾著有 Ecclesiastical Polity 一書。故將來羣體組織。雖如何變遷。不能無 Polity 決不能無 Political Science。決不能去此而別有所謂非政學也。先生之意。似以「無政府」當「非政治」而以「無政府學」當「非政學」。然苟所謂無政府者。仍有人羣相偶之方式以上。則仍有 Polity。卽有 Politic。苟謂並相偶之方式而亦可廢。恐雖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亦不能

目信。而謂吳先生猶能信之乎。僕既寡識。又不善文。拉雜率陳。語無倫次。然如吳先生固善誘後進。諄諄不倦者也。故敢以蕪陋之辭。假大誌以就正於吳先生之前。尙乞不吝裁教爲幸。　張一胡白

吳稚暉先生文粹(二)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小引

我做這篇文章。是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柴積』上。曬『日黃』。說閒空的態度。來點化我。解釋我。自己的一囊那的。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我老實也很謬妄的看不起那配式子。搬字眼。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哲學。他的結局。止把那麻醉性的囈語。你騙我。我騙你。又加上好名詞。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你敬我我敬你。叫做什麼佛學。什麼老學。什麼孔學。道學。什麼希臘派。什麼經院派。什麼經驗派。理性派。批判派等等。串多少把戲。掉多少鎗花。他的起初。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跟手變成了『學』。一變成了學。便必定容易忘了本宗。止在爛斷朝報中。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鬥寶。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學固然是學了。學者固然是學者了。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掉那許多鎗花。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曬日黃中。無責任的閒空白嚼了出來。倒乾脆一點了。所以有人對我說。德國人譏誚哲學家。常說『哲學是把做成系統(所謂式子)的話。去妄用他的名詞(所謂字眼)的』。這固然是言之太過。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兇。不能叫人簡單了解。存心擾他

學者的臭架子。也是有幾分實情的。

但是。從又一方面講來。我的對於學者。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我知道『雖然無徵。無徵不信。雖善。不尊。不尊不信』。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不能鹵莽滅裂。在柴積上日黃中。把無責任的瞎嚼蛆。亂噴出來。求一時的痛快。遺無窮的笑柄。學者非但不肯幹。也不應幹。故止好說了半句。留了半句。耐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事一點一點的愈加分明出來。於是有的東西。在從前聖人也糊塗的。到如今。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會做着。又出來讓學者擺起臭架子。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整理了再千百年。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這種逃不過的麻煩。我也是懂的。然因爲如此。我這篇文章也就有『予不得已』的氣概。把『誼不容辭』的責任心。強迫着寫了出來了。

第一理由是簡單的。就是爲那無責任的痛快瞎嚼蛆。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閒談天。止有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懂不得難爲情。可一徑說出的。

第二理由是繁複的。積了無窮學者。一個明白過一個。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故學者的後勝於前。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一定過於前人。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他容易暴富。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在任何

一方面。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並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聊爾云云）願意「他倆」勝過「他老」的呀。因爲世上沒有一個父親不盼望兒子「跨竈」。沒有一個師父不願意徒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那中國止好一代不如一代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癡愚而禽獸。禽獸而蛆蟲。止勝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他老也有什麼顯煥呢。他從一貫而大同。好像他的教育。立能化腐臭爲神奇。然教了二千幾百年。止是愈教愈劣。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觔斗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這又無疑承認這位「走方郎中」止是說嘴賣假藥。並無起死囘生的本領。所以對他愈加佩服。無異把他的教育招牌投入毛廁。撕破他的假面。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謙光。自是美德。最好笑的。衆口一詞。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好笑）又是最後的大戰。（更好笑）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信口胡扯。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口氣之中。似乎要決意舍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來尋我們「中國的精神文明」（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他胸中是雪亮的。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眞也不止一人。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喜歡擺空架子。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朶裏來了。這種恭維無異雪中送炭。自然不知不覺。感動入骨。相信入骨。也把自己催眠起來。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在理都是可有而且應有。但似乎太早了

一點。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戰勝新生命。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加寫了一張保單。卻恰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觀信仰。能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獻着一點號泣而諫的愚誠。

新信仰

大家都說。『凡人不會無信仰』。這是對的。有人說。『人人有個信仰。便是人人有個宗教信仰便是宗教。』這是不對。這是名詞上。向來太籠統的謬誤。古代把一切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自己獨立起來。宗教亦沒有話說。宗教的範圍。就自然的縮小。但現在還不曾立一個信仰學。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代表了一切信仰。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隸屬在宗教學。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常說宗教可以不信。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其實彼所謂宗教學。即指信仰學的全部。故宗教一名詞。最好嚴格的限制了以神為對象。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最所贊同。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屬入宗教學。雖是學問家所許。必非宗教家所樂。所以真要清楚。頂好是立——信仰學的名詞。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其式如左。

信仰學
- 宗教的信仰（宗教學）……甲
- 非宗教的信仰……乙

如此。信仰學是學問家所當研究。彼所管領的宗教學。宗教家固在必應研究之列。即非宗教家。為其有人類進化史上相當價值。亦極可研究。

閑話少說。我所謂『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不過說這個宇宙觀及人生觀。並非哲學家的宇宙觀人生觀。乃是柴積上日黃中鄉下老頭兒信仰中的宇宙觀人生觀。這個信仰是一個新信仰。非同『虔城隍拜土地』宗教式的舊信仰。然未下這解釋時。我又怕把這新信仰三字標了出來。避開哲學範圍。終竟被講信仰妖的先生們拉進宗教區域。那末免驢頭不對馬嘴了。故表明幾句。

宇宙觀

舉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有）沒有世界。（無）適用時間空間的。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合成一個東西。強加名言。或名曰本體。又曰一切根源。照我合成的成分而說。既應統括萬有及沒有……則又有所謂『一個』所謂『本體』所謂『根源』下這樣的具體名詞。自然於理論為極不可通。然我拿玄談家滑稽的老把戲來做回答。可說照我上面的界說。理論自身。配算什麼一個東西。既明白的指出包括『往來矛盾』便也何妨有所謂『本體』等等。不合理論的矛盾。若還就理論。做一個老實的回答。就是由我執筆而寫。我即萬有的一分子。寫了要諸君賜看。諸君又不過是萬有的一分子。我能寫。你能看。便非用個名詞不可。到了我們超入沒有我們。自然用不着名詞。我也用不着寫。也沒有諸君要看。更定然沒有這篇文章。自

然而然。便沒有這種『一個』呀。『本體』呀。『根源』呀等的名詞了。現在姑且用了他們。好在柴積上日黃中嚼着白蛆。

如是放之則彌六合。變爲萬有。是這一個。卷之則退藏於密。變爲沒有也是這一個。（凡此文偶引成語。皆取其恰合下筆時之論調而已。非有心表示同意。因我此文止表示個人信仰。非所以言學。不敢誣古人拉偶象在柴積下紮綵。）陳老古董所謂萬物有生原質。是風水地。火或金木水火土。是這一個。新西洋景所謂綿延創化。是片斷而非整個。止有眞時。並無空間。也是這一個。所以不消說得。煤油大王家的哲學主義名叫實驗。吳稚暉拼命做這文章鼓吹物質。是這一個。就是那低眉菩薩的涅槃。悲觀少年的虛無。也是這一個。我不管什麼叫做無極太極道妙眞如。又不管一元多元玄元靈子。我止曉得逼住了我。最後定說到『一個』。

先要插說緊要而又不相干的幾句。我這篇文章。也可以如丁在君先生的說法。（丁先生玄學與科學一文見努力週報）的確是玄學鬼附在我身上說的。然而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可以存在。不受孔德排斥的。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沒有附在張君勱先生身上的那種『無賴』。他不敢說到『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他止想要求科學神占領的區域。把丁先生所謂可知道的。占領了去。可知道區域裏假設。儘科學神用論理去假設着。把那丁先生所謂不可

知的區域騰下了。讓給玄學　占領了。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責成玄學鬼也帶着論理色彩去假設。着雖這種帶些論理色采的玄學鬼。必定被那『大搖大擺』的鬼同胞。笑着矛盾。笑着淺薄。但因為他能竭力要想幫科學神的忙。所以鬧這個玄謊。也便定可免得丁先生的一『打』

第一便要在這插說中交代明白。凡說到是『信仰』上的『一個』。容易有『無賴』的玄學鬼來贈送徽號。叫他做上帝。叫他做神。可以混同夾賬。拉扯着三百年前的笛卡兒先生們。說道你所說的一個。便是無所不在的神。無所不在的上帝。那我要恭恭敬敬立起來唱着喏搖頭道。這未免太褻瀆了。我說的一個。我自己固然就是。他便是毛廁裏的石頭也是。他說我便是上帝。便是神。已滑稽得可以了。并且說毛廁裏的石頭。亦是上帝。亦是神。不嫌太難堪嗎。所以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無賴』一下。讓一千步一萬步。承認有個上帝。有個神。上帝神非即我。非即毛廁裏的石頭。不過有個我。便有個上帝神來鑑臨了我。褻瀆點又說。有塊毛廁裏的石頭。便又有個上帝神去鑑臨了他。那就上帝神也已降尊得極咯。充其量上帝神止是那『一個』裏面的貴族。我與毛廁裏的石頭。是『一個』裏面的落難者。淪於卑賤的罷了。上帝神之與我之與毛廁裏的石頭。還是同屈於一個之下。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後的一個。如此。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則我與毛廁裏的石頭。也忝為一個的一分子。肯承認上帝神獨為貴族嗎。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這便定有問題發生的呀。這種憑空的推戴同一分子來做我們的上帝

神。止有讓宗教家去賤賣。在我同毛廁裏的石頭皆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到底不肯太『無賴』。全把論理抹煞。所以在論理上還是不肯讓步。完全否認着有什麼上帝有什麼神。

或則另有蒙混着說道。上帝神是有超絕性的。超出於你所謂『一個』的。哈哈。這是『大搖大擺』的『無賴』玄學鬼常作口頭禪。用來把人催眠的。可惜那無賴玄學鬼的伎倆。弄不出什麼神通。能跳出『一個』的圈子之外。『一個』是包括了『沒有世界』。換言之。便是已經包括了超絕。區區止有一點超絕性的上帝神。眞正要叫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了。故爾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銷了好。否則惟有我吳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深恐毛廁裏的石頭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爭稱神。那就上帝神的尊嚴。終要掃地的呀。

把以上得罪上帝神的插說。完全交代明白。意思就是說我以後說下去。倘然有些離奇得太好笑的名目。假設出來。决非大講神話。止是要說得淺薄容易聽懂。好讓環着柴積在日黃中的聽衆聽了。像煞有价事罷了。

那我便劈頭的假設着。我所謂『一個』是一個活物。從他『一個』。變成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沒有世界。無論適用時間空間的。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有有無無。自然也通是活物。

又應急要的插說幾句。有人聞笑話了。別底先不要問。請問旣說沒有叫做『無』。如何還

去裝上『物。』更說『活』呢。我就笑答道。因爲『無』也是『一個』的一分子。『一個』是活物。所以他也應是活物。你不會看見我寫了一撇三畫四豎四點。如此的不憚煩。我才能說他才能懂。我才能肯定他『物』的『活』的。你才能否定他不該『物』的『活』的。還簡直還可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嗎。你若再說他是超絕。他是不可思議。對咯。更圓滿了。但是你更瘋了。筆畫却更多了。剛剛更替我證明自應該注意了。注意所能及。很淺近的便是包括在『一個』裏了。一個是活物。他就確確實實。也是活物了。

又自從一個變成了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照論理是但有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更無一個存在。必要有到絕對。無所謂萬有。更以外無『無』止有一個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硬不軟不白不黑……的東西。才復返於一個。否則無到絕對。我且擱筆。你亦莫問。也便復返於一個。除此兩途之外。一個乃無從存在。你倘然要看看那一個是什麼東西。就拿我看看。或者就拿面鏡子拿你自己看看。或者就拿毛廁裏的石頭看看。說得闊大點。更用着千里鏡顯微鏡等拿世界萬有看看。你若看得厭煩了。更閉了眼睛。拿浩浩蕩蕩杳杳冥冥。所謂道妙。所謂眞如。所謂玄元。所謂靈子。許多帶麻醉性。超絕及不可思議。算他『無』的。拿來想想。皆足以見一個的一斑。我目前却要大聲而疾呼曰。槃個的『一個』。已是瓜分了。你莫認他存在。你不要當他老祖宗看待。又引起了一大錯誤。以爲可以代用上帝神。遇有疑難。又向「一個」去磕頭求拜。你要完全

明白。一個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毛廁裏的石頭。就是你所可愛的清風明月及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就是你所可憎的塵垢秕糠及一切蛇狠虎豹政客丘八。

言歸正傳。有人問。你所謂『一個』是活物。乃正經講話呢。還是滑稽一下。開開玩笑。我三薰三沐的再拜而答。說我是正經講話。他說。我想你是也想『大搖大擺』不惜『無賴』儘着附在你身上的玄學鬼。盡量的說笑罷了。我說。我的玄學鬼最不高明。他是最低頭服小。那裏敢大搖大擺。他是最拜倒科學神的腳下。總要附會論理。豈敢無賴呢。他說。那麼你所得『一個』是活物的結論。有論理嗎。我對曰。有。有。我的那位玄學鬼論理學是一定不精明。但他講起話來。至少也總喜歡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論法。才肯出口的。他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換過來說。你就可說活物乃產生自活物。吳稚暉是活物。推原他的產生。可以直追到『一個』。所以知道那『一個』亦是活物。他說。你先想想看。你的前提到底靠得住靠不住。若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無異就是說活物必定產生活物。那麼從『一個』產生出來的毛廁裏石頭。也是活物。豈非大笑話呢。我說毛廁裏的石頭。自然也是活物。我同你去科學廟裏遊逛遊逛看。你先跑到博物學殿上。自然止看見動植物標做活物。金石標做礦物。你若轉到化學宮裏。便差不多看見金石都活了起來。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寶塔上面去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及相對性大神。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自然直活到『一個』身上去了。

我今且再把那毛廁裏的石頭先活了起來。自然見得我們那位玄學鬼。還是懂些邏輯的呢。還

是一味無賴的。凡活物的界說。拿最淺薄的話來講。就是說。

（一）是這樣東西要有質地。

（二）是他能感覺。

人是活物。有十四種原質。一隻蒼蠅有若干原質。一棵玫瑰樹有若干原質。這都不能去驕傲毛廁裏的石頭。因為那石頭也有若干原質。立於相等的地位。所以質地是擱過了。不必討論。人有感覺。蒼蠅有感覺。玫瑰樹有感覺。是大家承認的了。請問毛廁裏的石頭。他的感覺何在呢。是如何狀況的呢。我說。要我的玄學鬼回答這問題。他先要問人與蒼蠅與玫瑰樹。他們的感覺是同等的呢。還是差等的。我所問的同等差等。不是問程度有什麼高下。乃是問狀況有什麼異同。我不相信程度的高下。止相信狀況的異同。譬如我們『人是萬物之靈』不是天天有這種聲浪進耳朵。又不是吾人一開口便居之不疑的嗎。如何證明白他是萬物之靈呢。便是感覺最高等。此即執程度之說。及問嗅覺及得狗嗎。視覺及得貓嗎。聽覺及得鼠嗎。便又遁而之他。謂人則不但於外有感覺。而且於內有理智。故結為思想。形成計畫。因此高出於庶物。然問彼何以拙劣野人。對織物不及蠶之一繭。對建物不及蜂之一房。便又恍惚周章。遁而之他。謂物之本能。實勝於人。但因是便無創作。人之所以由粗至精。多勞思慮。全欲玉成其創作之偉大。哈哈。『偉大否乎』那場官司太大。不是插說幾句可以了事。也不是本問題所急要。在本問題。又最好是相對的含糊承認着。可以與吳稚暉主旨的提倡物質文明少點

歧誤就是人爲萬物之靈。吳稚暉是個人。恭維他爲萬物之靈。固然一定可以甜蜜的承受。便是在多盡點義務上着想。也儘可替諸位貴「人」相對容認了。有如陶斯道先生要拿人爲萬物之靈。做他的安生立命的藥方。我何忍笑他老人家癡愚呢。我要極罵壞人。我也止好脫口而出。說道你還像個人嗎。如是而已。我良心自懺。也止有在被窩中細想。恐怕我若如是如是。人便不當我是人。覺得不像個人。不當是人。終於不好即隱隱不肯失了萬物之靈的地位。所以這句話。做個盡義務時候督促物。實比上帝利害。但是宇宙除「一個」外無絕對性的東西。止有相對性的罷了。從又一方面說。若把這句人爲萬物之靈。享受權利。頓時可覺人的猵惡。誰還忍說。誰還忍想。梁漱溟先生最佩服孔子的地方。便是直覺之「仁」。仁是一定要解做無私心合天理。宰我不仁。那是要在他父母新死。食稻衣錦。這種食稻衣錦。便是任着私心內最要不得的忍心。是最傷天理。所以孔子也沒有法子。止好冷峭的問他道於汝安乎。宰我乃說安。所以孔子轉沈靜了。止能說汝安則爲之。此如從前我在巴黎力駁無政府主義。他現在幼稚的信條。便叫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譬之於物理學。孔老先生的「施之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耶老先生的「愛人如己」便是牛頓的萬有引力說。「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便是恩斯坦的相對原理。我當時老實不客氣。竟說我將不盡所能。止取所需。我不願燒飯。我止願吃飯。你奈我何。李石曾先生心平氣和的對我說道。「你吃就是啦。」而且他背後並不曾再說「吳稚暉之不仁也。」我明天便掛了無政府黨的口頭招牌。梁先生慧眼看孔子。而且在覺海茫

茫之中。攔握住了直覺。替孔子的仁下了的解。我不能不相對承認。但是孔二先生同梁二先生。及我吳大先生。各挾了萬物之靈的資格。倘或不遭親喪。則製錦之蠶。結稻之禾。一若天理之天。皆爲我輩而生。推至牛羊雞豕。無不由於天心之仁愛。以彼等見惠。故我等報天亦牛一羊一豕一。制爲『齊之以禮』之禮。我輩竟也老實不客氣。割不方正不食。餒不食。敗不食。要生烹活割的才好。從而食不厭其精。膾不厭其細。并且我們是無私心而合天理的君子。値不得將或有不美之名。加在自己身上。讓一個稍下等的萬物之靈。所謂廚子。讓他代擔了責任。所以我輩儘可『遠庖廚』。照這種的做品。眞正叫做汝安則爲之。我們的額上有泚了。這個問題。我們在人生觀裏。還要詳細討論的。這裏羼說幾句。未免太長了。也不過要顯出人有理性。超過禽獸的止有本能。是自己吹着罷了。人的無私心而合天理。自矜爲最高的道德。亦不過爾爾。如是那所謂萬物之靈的徽號。到底爲萬物各推代表。公舉的呢。還是我們人自己賣弄着的嗎。就也不免莞爾的呀。我說這一大篇。無非表明我所謂萬物的感覺。是差等的。不是同等的。差等乃是狀況的異同。不是程度的高下。人有人的感覺。蒼蠅有蒼蠅的感覺。玫瑰樹有玫瑰樹的感覺。感覺的狀況。各各不同。各有特殊發達的條件。甲之所有。可爲乙之所無。丙之所適。非即丁之所需。如玫瑰樹挾其所有之感覺。因人與蒼蠅所無。稱玫瑰樹爲完全。或蒼蠅取其適用之感覺。笑人與玫瑰樹不知所需。稱蒼蠅爲高等。肯定然爲自吹而已矣。自吹原亦相對的可以容許。故分感覺之高下。而有進化之一說。亦人生觀內假設所難免。惟就宇宙觀。推論而至於『一個

」爲活物。則不容有此差別。

講到這裏。第一層可以用不値錢的玄學理想。近乎游戲的。說道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蒼蠅的感覺，非即人的感覺。他們感覺的狀況。頗極差等。玫瑰樹的感覺。非即蒼蠅的感覺。他們的感覺。又極差等。如是焉能禁我來瞎說。毛廁裏石頭的感覺。非即玫瑰樹的感覺。他們感覺的狀況。也極差等。若欲強分高下。則石頭有其寂然不動的感覺。眞所謂無私心而合天理。所以貞固永壽。一塊毛廁裏的石頭。可以閱幾千代人而依然如故。見數百兆蒼蠅存滅。看千萬棵玫瑰樹忽而芬芳。忽而萎枯。彼如曰毛廁裏的石頭爲萬物之靈。理由亦未嘗不充足。彼另有彼之可感與彼之可覺。人與蒼蠅及玫瑰樹之感覺。皆非彼所需。故亦非彼所有。如是而已。然這種蹈空的掉鎗花。我們中國古代的玄學鬼常用『孰爲正色孰爲正味』等的論調。鬧得甚囂塵上。自然受過科學洗禮的玄學鬼。不肯就把這種空言。來作惟一的搪塞。所以說到第二層。他就要戴上科學面具。正正經經。板起了面孔。來斷定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他不是說能夠按着分類。代毛廁裏的石頭。做出一部石頭心理學。他簡單的止要問。我們人類的感覺。是否科學家承認爲完全出於神經系。神經系的腦質纖維等等。是否由血液營養。才能做工。倘然我們好幾天不裝煤（不食）血液枯竭。神經系失其營養。亦即失其感覺。是否爲必信之果。『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這是無論何人承認的呀。那麼我們萬物之靈的人。吃飽着煖了。神經系才能作用與奮。一位才子。遇了一位佳人。才臭肉麻的直覺不識羞的吐露出來。所

謂天上人間。獨一無二。全爲愛情衝動。始有此親和力。但是。你不見毛廁裏的石頭麼。一旦爲化家檢入玻璃瓶。用火酒的食料供給着他。就排斥一部分。故伴一部分去尋着新的飄。發起大大的愛情。他的衝動的愛情。何嘗少異於才子佳人。而且他的衝動。能受理性的節制。可結合的結合。不可結合的完全不結合。他的意志的堅強。幾遠過於人。這樣的顯然明瞭。還說毛廁裏的石頭。是沒有感覺的東西嗎。他。

(一)是有質地。

(二)是有感覺。

非活物而何。

好了。把毛廁裏的石頭活了起來。我的宇宙觀便有着落了。有人說。石頭有感覺。理論上固然可通。但博物學家終嫌感覺的名詞止限於動植物。若并礦物而賦予之。分類時便諸多淆亂。你的意思無非說石頭有質有力。力的表顯於化合的親和。無異感覺。我說對了。我本來止承認萬物有質有力。言質則力便存在。言力則質便存在。無無質之力。亦無無力之質。質力者。一物而異名。假設我們的萬有。方其爲『一個』之時。就其體而言曰質。就其能而言曰力。加以容易明白的名稱。則曰活物。及此一個活物。變而爲萬有。大之如星日。質力並存。小之如電子。質力俱完。故若欲將感覺的名詞。専屬於動植物。亦無不可。惟我還須作一甚可駭怪之詞。我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皆止有其質力交推。有

其輻射反應。如是而已。譬之於人。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所謂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種種反應而强爲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靈魂。質直言之曰感覺。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蒼蠅之神經系。有如彼之質。生如彼之力。亦即有如彼之反應。成爲蒼蠅之感覺。蒼蠅之心理。蒼蠅之靈魂。玫瑰樹神經之質大異。力之反應亦大異。遂爲玫瑰樹之感覺。玫瑰樹之心理。玫瑰樹之靈魂。毛廁裏的石頭。神經系之組織。絕非吾人所能識別。則其質之構成。我等不能言。而其力之反應。我等亦不能言。遂爲石頭之感覺。石頭之心理。石頭之靈魂。其實毛廁裏的石頭呀。玫瑰樹呀。蒼蠅呀。人呀。何嘗有什麼感覺。什麼心理。什麼靈魂。止質與力之構造及反應。各各不同罷了。所以我的萬有有生論。本來止取乎兩言曰。

萬有皆活。有質有力。并『無』亦活。有質有力。

感覺一名詞。便讓生物學家叫動植物去專有了。亦儘可不爭。然設或借給毛廁裏的石頭用用。也毫不足奇。並經我們大家的『老本身』所謂『一個』者有時亦感覺着。乃更平淡無奇呀。

寫到這裏。我本可以將我的宇宙觀正文。總括了簡單的說一說。但我不曾先將靈魂明白的斥除。定然留着小小理障。我剛要插說一番。忽然小病了十幾天。這幾十天內。斷斷張君勱先生也調動了科學兵。保護了他的玄學鬼。與丁先生在晨報副鐫及時事新報學燈上開起火來。梁卓如先生還替他們到定了『論戰公法』，預備雙方都有附加軍隊。延長戰期。但我看了張

先生的反攻隊。所謂上篇中篇。都是他們學者搬他們學者的貨色。止是擺着行頭做戲。沒有眞打仗。想來就是他們眞打起來。設或添了無數的好角兒進去。也離不了玄學科學。搬弄許多名詞。點點鬼。引引斷爛朝報。做個秀才造反罷了。本來沒有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事。可是我現在要同靈魂算賬。倒可以借他來插說一說。

張先生的一篇清華講演的人生觀。我本不曾有機會拜讀。現在晨報也把他披露起來了。他反攻丁先生的下篇也發表完了。及讀了他的人生觀。我方才微微覺着張丁之戰。便延長了一百年。也不會得到究竟。因爲張先生豈但不無賴。而且不單是個玄學鬼。簡直是一位科學人神。所差的。他小心謹愼。不敢排斥空中樓閣的上帝。他意中定然有個『靈魂』我想丁先生的意中。靈魂是不存在的。然而他也定然想不着專門與張先生的靈魂奮鬪。

我這篇文章的動機雖已醞釀了五年。最簡單的幾句話。也嘗看見了什麼朋友。都扯着亂話。本來以爲寫也好。不寫也好。自從有什麼新文化運動。中國人談宇宙觀人生觀的日多。（文學家的。照例可與以信口開河。不能與之計較者除外。）接着有什麼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物質文明。於是談着宇宙觀人生觀的更多。雖然學問是愈鬧愈進步。可是頭腦却愈鬧愈昏。我做這篇文章之先。意中有四位先生。認他們是最近時代中國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適之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中國學者而有西洋思想。於我的新信仰。雖無具體的相同。却也不會尋出他的

異點來。丁在君先生怒打玄學鬼。也定是同胡先生攜手着奮門的。二是朱謙之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西洋思想。他的論調。叫人完全可以否認。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認。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國思想。四是那位老將梁卓如先生。我批評他是一個西洋學者而有中國思想。張先生的人生觀。就不免受了二位梁先生的暗示。否則張先生亦是一個學者裏的暴徒。不應縛手縛脚到如此。雖然他亦有苦衷。一則在清華學校的講堂上。那裏可以否認上帝同靈魂。二則他以爲對將赴美國的學生說話。這是一服清涼散。不曉得恰恰撑在二位梁先生的玄中。二位梁先生的人生觀。不免大大的太可斟酌了。所以我在我這篇文章的開頭已把二位梁先生的大名標舉了出來。隱隱也見得我的下半篇要做的人生觀。也自有目標。二位梁先生的上帝觀念。靈魂觀念。究到什麼程度。若用名詞去討論。定要遭他們好笑。惟擒住了張先生所引英人鼎鼎大名歐立克的『精神原素』我想張先生滿意了。二位梁先生也無不首肯。這就是一個變相名詞的靈魂罷了。張先生引歐氏之語曰。『第三曰精神原素之作用。此爲一種深遠能力。非常人所能察知』這正用得着丁先生所謂無賴玄學鬼的攀談。他不過有了一張社會哲學家的牌子。否則什麼『深遠能力非常人所能察知』的語氣。何異南池子口頭文王八卦攤上的話。高等一點看。他不過福音堂裏外國先生的講道理一樣呀。我雖固是常人。歐先生難道便是天人。既不會察知。如何老了面皮亮……

搖大擺』把『精神原素』一個名詞寫了來。但是我們要原諒歐先生。他是一個紳士。在歐洲社會裏不信上帝。無異在我們社會裏不信有天。我們說到道學先生對了屋漏。在那裏甚畏。什麼人都悚然起敬。他們若舉念動足。說有上帝鑒視了他。也庶幾像一個穿燕尾服的人物。這正可以如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的呀。因爲反正終是解不透澈。不如不解。落得保存著身分。否則成了無法無天的『狂徒』。便不能在中國紳士隊裏廝混。做了不信神的『惡漢』。也便不能在西洋上等社會裏存身。因爲認有上帝。就不能不連帶認有靈魂。認有靈魂。更不能不說『人爲萬物之靈』。橫了此等魔障。於是進化墻亦可以言有所謂向上。可惜不免上其所謂上。創造墻亦可以有所謂超人。可惜不免超其所謂超。而張先生等的人生觀。一若含無窮悲憫。本着歐先生的精神原素作用。起而救世。果適類於抱薪救火乎。張先生等未計其責任也。其實精神元素自身沒有着落。止是一種紳士應酬上帝。有麻醉性的讕言。豈但歐氏獨爲之。近代破天荒之哲人。若裴根。笛卡兒。斯賓挪薩。康德等。力可以推倒上帝。其地位非特不敢斥言。並止可顯然反與拉攏。惟孔德。達爾文。赫胥黎。海格爾等。現於聲色。終未忍大決裂。尼采是絕等聰明人。然其意正欲利用上帝。柏格森的胸中。最是雪亮。然不能無所委蛇。故尼采主張創造是出於權力意志。這是千對萬對。然而又有什麼『由我們內部深處流出。決不是機械論所謂的力。支配我們肉體的團結』機械的力。止要支配得出你的權力意志。亦何嫌何疑。必要尋個『內部深

處。』內部深處。便是變相的精神原素。柏格森主張『宇宙是一個大生命。永遠的流動。生之衝動。故（？）』那更千對萬對。然又有什麼『向上的本能的過程中——爲植物動物。下向的解體的過程中——爲礦物。』又云『人類不自大自然的完全點。乃是大自然活動的頂點。』這個頂點。又就是人爲萬物之靈。尼柏兩位實在都是委蛇了上帝。所以有一些不澈底。尼氏的超人。徒然做人強權若的護法。柏氏的哲理。也就做着玄學鬼的有滋味材料。沒有影響於人生觀。介紹到了中國。却被深通『鬼神情狀』的易學名家。證明了他的『生生爲易』以爲孔二先生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柏格森。柏格森又做了孔二先生人生觀的經紀人。其實用着尼柏二位洋先生的幾句話。也就夠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原素的靈魂。一樣還是可以向上。可以超人。并且在責任上講。也可以權吹着人爲萬物之靈。（前已說過。後當再說）我們止要說『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他的質。同時含有力。在適用別的名詞時。亦可稱其力曰權力。由於權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及至流動而爲人。另得機械式之生命。（質與力）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接觸外物。則造感觀。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爲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爲其適於心體。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爲本能。如是每一作用。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遂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這是戲語成趣。因吾鄉俗說『頭大九斤半』腦髓當居三

分之一。故云然。）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亦戲語。五千零四十八。亦吾鄉極言數多之市語。）中惟直覺經理智審查情感而生。約略如胡適之先生所謂『直覺是根据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甚爲張先生所不服。張先生看直覺與意志同。以爲皆出於先天。雖然我們這種瞎嚼蛆。終之要被什麼心理學家等笑到前仰後合。然一根鯁已刺在喉嚨口。也不能不隨便一吐。譬如孟老爹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羞惡確是直覺之一。然天津祝壽的或對靳雲鵬道。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罷。靳先生一定紅漲於臉。勃然大怒。然若對『勞愛喬治』說之。彼亦止笑謝曰。伊想無此興會了。伊想無此興會了。則此羞惡之直覺。實倚賦自環境。並不出於天然。丁張二先生皆以電話室作譬。互相詰難。其實電話室亦聊用取譬云爾。何足深詰。三斤二兩腦髓。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彼構造的繁複。豈人力一時所能殫究。一原子大小。僅如截頭髮絲一段而爲立方。足可容原子四百兆。每一電子游離於原子『核心』之旁者。其小又止得原子十萬分之一。照這樣說來。一粒原子。他自己帶動了核心及電子。已經如太陽帶了行星衞星。自成一系。把這種兆兆兆兆的原子。構成這三斤二兩的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他的機關複雜。還有什麼粗重的電話室可以擬議。他那發動出來的能力。什麼高等意志極等理智。超等直覺。上等情感。頭等感覺。優等本能。皆所何難。那裏用得着什麼精神原素所謂靈魂者。來做隔靴搔癢的幫助。

所以他腐爛了。或剖除了。亦便冥然罔覺。一位個人的宇宙。便算終了。幾千幾百個蛆蟲的宇宙。從而開始。那裏有許多閒空的堆房。去存貯許多『得意精蟲』（人）的靈魂。（一次性交。解放着二百兆條精蟲。止有一條得意着做個萬物之靈。不知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條失意精蟲的靈魂。又堆放何處。一笑。）

我排斥靈魂。却止舉張君勱先生引着歐立克先生的『精神原素』說破他是個變形妖怪。不曾來得及引着杜里舒先生簇新的豆人兒叫做『隱得來希。』這不是我的遺漏。因爲上帝那位『大搖大擺』的『無賴。』久矣無處逃生。雖然他搖身一變的方法。自然比孫悟空還多。但他變化到靈魂。打算屈居傻羅。可以襯託大王。已想出一個極苦惱的苦肉計。以便推附在人身上。用三位一體的故智。糊裏糊塗。作個同命相憐的奮鬥。且利用吾人自大好吹的弱點。化入於禽獸。已怫然大怒。何況比之於無情頑鐵之機械。自然堅決的不屑。見着爐火灼天。像煞有介事的動作。似乎竟有點私嘆不如。故又氣又羞。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辨一個完全沒不關係。才保牢了『人生觀』的尊嚴。不料上帝在大羅天上。拍手笑樂。贊同他的尊嚴。水漲船高。我才牢居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但癡人並忘了機械是積着幾百年人智。用頑鐵造成的。你是積了幾百兆年。用兆兆擔的蛋白質。壅培起來。進化得來的。不必瞎吹。你栽培自己。與你栽培你的機器。化的時間經費。那就巧歷也不能開清賬的比較了。當然千年狐狸。（人身決不必

降尊與漿糊三脚貓比例可以不必着急。）人身要與機械論出身的貴賤。最便當。自然是多個靈魂。同少個靈魂，有如掛了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去立在施衣棉襖隊裏。不必自讀脚色手本。便迥然不同。因此靈魂又搖身屢變。多方撐持他的架子。變到精神原素，已戴上科學面具。況且精神原素，便是精神元老。老實不客氣。也不配何人去問他來歷。這種大搖大擺的無賴。如何輕易便混同夾賬。放他過去。至於『隱得來希』名目的混成。縱然還遜我們蘇州的『像煞有價事』一籌。然他的面目。突然之間。仍乎還比精神原素來得特別。但是這把戲。不是滑頭演出來的。是一個老實的吃香腸的老先生演出來的。所以手勢不大靈便。一方面把這隻猴子着起紗帽圓領。像煞一位官人。一方面又自己把尾巴拖到檯面前。因此也可以不用理會着的了。因爲杜先生是一個博聞強記。色色懂得的學者。他最富的特長是分類。他不是賣膏藥的江湖口齒不老。他是極能耐的天橋衣攤學徒。假如說『馬褂一件咯，止賣一元錢。領子値三毛。鈕子五吊錢。裏子値四毛。送了一個面』。這便是他的演講。所以他一方面將『隱得來希』同物質『爭持』。成立個二元論。一方面又說『隱德來希之意欲。即要機體構成』。隱德來希是『初式』構的。『心是次式的』。呀呀。隱得來希既被機體構出來的。還要同爸爸（物質）爭個二元，眞像小子。

好了。現在眞要將我的宇宙觀的緊要話頭交代明白。便將這篇文章的宇宙觀從而結束。而這

篇文章的人生觀可以在下期太平洋雜誌上開始。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我也。這樣的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長日如此。成年如此。永遠如此。豈不悶死人嗎。（請恕我這幾句膚淺陳腐的帽子。而且是柴積上撒着謊。但加這幾句想當然的話。幷但說下去才不突兀。庶幾叫他是主要的天機一旦洩露。才徹頭徹尾亦無不可。）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這個破裂。也可叫做適如其意志。所謂求仁而得仁。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兆要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無非拿具有質力的若干「不可思議」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魚鼈。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化也好。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得。終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并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値得他愜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

自從我們不安本分。不甘願做那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的一個悶死怪物。變了這大千宇宙。我們的目的何在呢。我是不敢替我自己吹一句牛皮的。卻逼住我不得不說他是要偷

眞、美、善。

但是儘管你一樣一樣認着『眞』。要做到好看叫做『美』。做到不錯叫做『善』。畢竟叫做終不合意。所以秒秒分分。時時刻刻。把舊的變去了。從新換着新的。正如下棋一般。下成了。又投子在

盒中。揩着棋盤又下。這種『無意識』的輕舉妄動。變到如此『一場糊塗』收拾不來。（我是戲語）於是衆兄弟們。自然而然要鬧出三種意見。

（甲）

他說很有趣的呀。我們本來嫌悶死。才來這樣變換。換不好他麽。我抵死也不相信。就是換不到頂好。當換一個較好。也就很夠消遣了。

（乙）

他說算了罷。多大的失望。要這樣的麻煩死了。我還不如悶死了。我什麽能叫做較好。値得我來忙。便做到了頂好。那時節一動都不好動了。五光十色。都像嵌在玻璃球裏一樣。不依舊悶死麽。有勇氣。何嘗不可連那聽不到。看不見。鬧不出。摸着的一個境界。索性也犧牲了。

（丙）

他說。不要太高興。亦不要太煩惱。我來折中。我來折中。什麽叫做眞美善。與其畢竟達不到。不如說苟眞矣『苟美矣』苟善矣。我說達到。便算達到。豈不停當。他又搖頭吟哦曰『他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想來終不如。驀地回頭挑擔漢。……』

這三種人。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謂三條路。他把三條身做了西洋印度中國的三代表。胡適之先生雖嫌他包含過多。然也可以攏統的代表。一代表固然要仔細的分別。不但一民族之大決不會共

走一條路。就是一個人。在一世之中。或一日之間。也不是止走一條路。那三條路是容易隨着環境。時時變換走的。可是環境的力量能成功一個總算賬。却竟有一大民族。共上了一條路。中國向來走的是兩路。所以孔二先生以前的民族心裏。會造成孔二先生的學說。孔二先生又能隔了二千五百年用間接直接的方法。來逼住了梁卓如梁漱溟張君勱章行嚴諸位聰明絕頂的先生。進他的圈套。雖一路有什麽莊周墨翟胡適之丁文江任鴻雋等許多異端。全不濟事。我們在柴積上日黃中攪擾着那更不相干了。不過我們自己把小鑼鏜鏜鏜的敲着唱個道情兒罷了。你老有什麽人生觀朋友呀。下文再詳細說罷。

人生觀

什麽叫做人。先要恭敬的又好像滑稽的對答道。人便是宇宙萬有中叫做動物的動物。人又便是動物萬類中叫做哺乳動物的哺乳動物。人又便是哺乳動物。許多種類中。後面兩腳直立。前面兩腳脫除跑路義務。改名爲手。能作諸多運用的動物。這是就外表上說着。人的腦袋其大九斤半。有三斤二兩的腦髓。人又有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把什麽哺乳動物腦袋的『大』量來同那動物自己腦髓的『多』量作個比例。所得的額量都比人少。什麽哺乳動物的腦筋。也沒有人的五千零四十八根那麽樣多。（我的三斤二兩腦髓。哪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哪在下半篇宇宙觀裏已經加註過。止是用游戲的俗談作一個約略而乾脆的報告。一筆稚數的清賬。自然要問博物學家。我們在柴積

上只算和談閑天。止要大段不荒唐也就罷了。）還有許多生理上的組織。比較着什麼哺乳動物。都有細微差別。但供着我們緊要的談話。就是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也就夠分別這個是「人動物」。這是就內容上說着。概括起來說。人便是外形止賸兩隻脚。却得到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

什麼叫做生。就是無論你說上帝造成的傀儡罷。「隱得來希」串出的戲法罷。眞如幻起的妄想罷。直覺悟着的變動罷。綿延不斷的罷。片段分割的罷。或承認我吳稚暉所謂「漆黑一團」（另注下方）破裂了。變起大千宇宙。至今沒有變好中的一變罷。終之我們講話。止好大胆的把綿延的分割着。說道。這便是兆兆兆兆剎那中。那位或造或幻或變的趙老爺。或錢太太。或孫少爺。或李小姐。從出了娘胎。到進着棺木。從喫起三朝湯麵。到造了百歲牌坊。他或她。用着手。用着腦筋。把「叫好」的戲。或把「叫倒好」的戲。演着的一剎那。便叫做生。於是我又敢通着文總括一句。說道。生者演之謂也。如是云爾。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臺。已進棺木。是回老家。當着他或她。或是未生。或是已經失了生。就叫做擇吉開場。暫時停演。

「漆黑一團的宇宙觀」是北京晨報替我起的標題。這漆黑一團的名詞才叫乾脆。因爲我要把無始之始。非有。非非有。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形容的怪物。所謂整個兒的「一個」。簡括地。而又活潑地的說出。甚不容易。若止說「一個」或

總稱「一團」便囫圇呆板。終不痛快。又或者開口閉口。動輒稱做「本體」。或言「太極」。那是在柴積上。日黃中。談閒天却扮出玄學先生的面孔。冒着講學的招牌了。犯不着如此迂腐。所以我們信口開河。自由說笑的談話。寗可犯了漆黑兩字。稍落着邊際的毛病。叫做「漆黑一團」。」便活躍着。說也得神。聽也爽朗。但聽的人若竟把漆黑兩字。真當着石炭。當着木炭。當着烟煤。當着墨汁看待。那就糟了。止希望當做「非有非非有」的代名詞。才剛剛恰好。

宇宙有四謎。一是叫做怎樣起頭。二是叫做怎樣完結。三是叫做大到怎樣。四是叫做小到怎樣。這四個謎。我們常說絕對不可知。現在敢說惟有那蠻個兒的「一個」乃是絕對。此外更無絕對。有「有」又有「無」。有始又有終。有大又有小。都是相對。知道絕對是「一個」。便是已知一切。無所謂更有什麼謎。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始終大小。止要拿中國老玄學鬼的滑頭套話。他們有他們用套話的目的。他們有他們借套話的理由。恭恭敬敬的說着。獻什麼道妙。一齊拆穿。更有什麼謎。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假如。

有始是有。無始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始之始」。始也已經知道。

有終是有。無終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終之終」。終也已經知道。

有大是有。無外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外之大」。大也已經知道。

有小是有。無內是無。有無相對。同出於絕對的一個。乃就說個「無內之小」。小也已經知道。

從『無始之始』到『無終之終』。這條時間綫。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季候。『人生』也在中間占有演唱的鐘點。從『無內之小』到『無外之大』。這個空間場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檯盤。『人生』也在那裏頭占有舞蹈的角隅。

無始之始。我們已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漆黑一團』去說明了。那無終之終又如何呢。現在可用四個譬況表明三種結果。我在宇宙觀的結末說是我們宇宙萬有的衆兄弟們。雖然都是那漆黑一團。所謂整個兒『一個』的分裂的變相。然而既分裂了。便自然的各有個性。有的是『常常高興者』。他願意儘變不歇。便是梁漱溟先生所謂向前要求的。這是甲。有的是『死不高興者』。他到底不願再變。便是梁先生所謂向後要求的。這是乙。有的是『也能高興而到底退縮者』。他很盼望不必儘變。便是梁先生所謂持中的。這是丙。我所謂三個結果。就時因爲甲乙丙三種的個性。何以三個結果。却用得着四個譬況。他的理由如左。

第一個譬況是『下棋』。得到向前要求的結果。所謂進步。屬甲。甲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無窮的。變起來終能較眞又眞。較美又美。較善又善。向前不歇的變下去。很好頑。從當初漆黑一團。變到現在的局面。雖極不滿意。却正好再變。這種變個不歇。並非多事。這是下棋人常有的傾向。下得最好。也不恤隨手亂却。檢子入盒。從新再下。這個精神。應用到人生。卽所謂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又所謂已陳芻狗。不必再登。無所謂聖賢王侯。到頭皆空。定要不勝其戚戚。

第二個譬況是情願『漆黑一團』。得到向後要求的結果。所謂滅絕（好聽點叫做涅槃）。屬乙。乙以爲眞美善是沒有的。是幻執的變起來。止有苦趣。若忘執了。再變下去。叫衆生愈加的沉淪在苦海。不如又到漆黑一團。雖然說不到眞美善。也就看不見僞醜惡。倘嫌漆黑一團的氣悶。不如努力把漆黑一團都滅絕了。成個正覺。這個精神應用到人生。便是自殺。便是滅種。所謂求仁得仁。

第三個譬況『是活動影戲』。得到持中的結果。所謂命定。屬丙。丙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固定的。宇宙的變遷。止是順着定數的變遷。活動影戲乃是這個意向的惟一說明。從前惟袁子才子不語上。曾經有這種類似的譬況。數年前傳佩青先生在倫敦對我說。英國亦有人相信這個道理。他們相信宇宙好像活動影戲。就是以爲宇宙萬有。乃是一次鑄造停當。好像是活動影戲的膠帶一般。這個膠帶是很長。膠帶在那裏轉着。就是宇宙的萬象換着。周而復始。已過去者從新再現。止是時間長得不可思議罷了。有如現在有個中華民國十二年。又有個北京石達子廟。又有個吳稚暉在這年在這廟裏寫一節『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從前也是如此。已有過了兆兆兆兆次。以後依舊如此。還要有兆兆兆兆次。這算做滑稽。然不能不說他有些理致。（但恐那條膠帶若也一樣要磨損。便恐走樣。倒是一個問題。一笑。）這個精神應用於人生。便是樂天知命。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吾與汝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一類的哲

入高士詩翁。都隱隱消息在這個玄中。

第四個譬況是『玻璃花球。』也得到持中的結果。所謂停滯者屬丙。這又有丙A及丙B。

丙A是一個『便宜玻璃花球。』丙A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要就現實而容易取得的。不變固不可。太變亦不是。（錢玄同先生常笑這類先生終帶些從前某冬烘不撤薑食的八股調。所謂神明不可不通。神明亦不可太通。）這種精神。應用於人生。就是把石器時代的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看做文明不夠。把物質世界的飛機潛艇汽船火車。又看做文明太過。惟雞犬相聞。老死不相來往。或扶犂荷鋤。載耕隴畝。芒鞋竹杖。相伴風月。或至奢泰。卽鑪香鼎茗。犢車魚艇。得此至於宇宙末日。亦可算得至樂。算得清福。這是要把苟完苟美的現實狀況。定爲宇宙悠久的標準。把這個現實狀況。嵌在玻璃。固定不變。他也不問這個玻璃花球。到底工料如何。所以止好喚做便宜玻璃花球。

丙B是一個『精緻玻璃花球。』丙B以爲眞美善是有的。是要想法而趕緊結賬的。隨宜泛變。是紆曲了前途。不如直接的開起一筆清賬來。一變就變到頂點。一勞可以永逸。這種精神。應用到人生。就是崇樓傑閣。玉階瑤柱。名曰天國。奇花美草。青獅白象。名曰仙境。入其中可以永樂。居其間可以長生。或信仰而得救。或薰修而飛昇。終之失了變動的意志。止有息肩的愁望。果然如願以償。亦永遠的嵌在一個精緻玻璃花球之中。長此不變。幾與漆黑一團的毫不變動者

無異。若說天國仙境亦尚有不斷的進步。乃便顯得天國仙境仍非頂點。所謂一呢。

於是可見宇宙本身的所以要變動。所以要綿延。便應有高興的義務。不如取甲的向前要求。下着棋。不講的進步爲好。乙的向後要求。反到漆黑一團。也太負氣。至於學丙的持中。弄到做成活動影戲。做成玻璃花球。皆固定了。停滯了。變成死板板的。也就無味極了。

現在閒話插了許多。又要言歸正傳。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臺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做人生觀。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只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是我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麼後臺老板貪圖趁幾個工錢。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倘若不賣力。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因爲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或者簡直跟跟蹌蹌的鬧笑話。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何必輕易的變動。無聊的綿延。擔任演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樣。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并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演不得好。好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麼。并且賣錢的戲。止要幾個臺柱子。便敷衍過去。其餘跑龍套的也便點綴點綴。止算做沒有罷了。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辛苦的出樣。止算做沒有呢。并且眞的戲。唱不來。下場了不再上場。就完了。這是叫做物質不滅。連帶着變動連

帶着綿延。永遠下了場。馬上又要登臺的呀。儘管輪到你唱。止是隨隨便便的敷衍跟蹤踏的鬧完話。叫人搜你的根腳。說道這到底是漆黑一團的子孫。終是那漆黑一團的性氣。不丟人麼。

我反復的先講這幾十句的老先生常談。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我說『人生』便是『兩手動物唱戲』生怕有些道學先生同高明哲人聽了。犯了他們的尊嚴。失了他們的高尚。嫌我游戲得太利害。未免不敬重人生。所以我在滑稽裏頭。表示出我的敬重人生。還要比他們迂腐。而且正正經經的板着一回面孔的分辨。照我的敬重人生。還比較得透澈。我却並不以為止有兩手動物的新劇，該當唱得認眞。便是什麼木石戲。鹿豕戲。都該一樣的認眞。我與讀者先生們。都不是個木石。又都不是個鹿豕。止是個兩隻手的人。所以我們商量着這齣戲。我們應當也唱得精彩。如是的罷了。

兩手動物戲的劇評。雖多到不可究詰。我儘管把什麼諸子評論。哲學史。儒學案。名人傳記等。摘抄起幾萬紙來。登到太平洋雜誌第一千期也登不完。還一定是掛一漏萬。所以我素性不嫌疏漏。止把三句話表明頭等名角的態度。縱然粗看這三句話。好像拉雜細講下去。也頗可以算做概括三句話是。凡是兩手動物戲裏的頭等名角應當

有清風明月的嗜好。

有神工鬼斧的創作。

有覆天載地的仁愛。

現也這三句話。好像隨便在玻璃窗書畫鋪裏。把亂七八糟掛着的對子。抄上三句便算。但是第一句是詩翁相對贊成。第二句是美術家相對贊成。第三句是宋學先生相對贊成。自從物質文明破了產。現在我們中國新文化造出來的。便是詩翁美術家。宋學先生最多。皆是精神文明的產物。因此我不能不先尊重這種新人格。為相對的承認。但既然承認了之後。不能不把這三句江湖尺牘調。再解剖了。剝了他們的皮。赤裸裸使他們的真相。用粗俗話交代明白。換三句粗俗話是怎麼樣呢。便是

喫飯。

生小孩。

招呼朋友。

這三句話未免太粗俗了。況且這三句粗俗話。同前面三句的江湖尺牘調。又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呢。且慢且慢。這是到了我這篇文字的中心點了。我這篇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也可以說就為這三句粗俗話。與那三句江湖尺牘詞的關係。所以做的。我自然把那關係。在下面分段的詳細說明。但我現在卻先要插說幾句閒話。我說。喫飯。生小孩。書本上便叫做飲食男女。再包括緊一點。也可以叫做食色。從前也有人大胆的說道。食色性也。仔細一點的分別着。叫他這是慾性。招呼朋友用什麼手續呢。最周到是要惻隱。辭讓。是非。羞惡。完全了。招呼才算盡心。這惻隱等四項。還標明便是仁義禮智四根大柱子。人有這四端。便像人有兩腿兩手的四體一樣。這是人皆有之的良心。亦即是人性

本善的善性。與喫飯生小孩的性慾分別着。這個叫做理性。或者承認慾性是性。性理也是性。不過彼此加個形容詞是要的。這就是主張性是善惡混的。或者承認理性才是性。慾性是情。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善的。或者承認慾性眞是性。善都是人爲的僞做作。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惡的。道學先生各自善其所謂善。惡其所謂惡。牢把善惡二存膠黏在胸中。所以性善性惡的官司。打到現在也不會判決。但是無論那一種的道學先生。都是右理抑情。乃是不約而同。到了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的眼光裏。大都右情抑理。以爲情卽是性。理智的確起於後天。故文學家美術家隱隱承認飲食男女含有至情。卽是至性。如此。那講性惡的道學先生着個惡字。便多事了。哲學家則謂惻隱辭讓是非羞惡都是直覺的情。尙了理智便僞。如此。那是講性善的道學先生以爲四端出於理性。用認是非爲智也錯誤了。然而尙感情則精神文明將普及。尙理智則物質文明將侈張。現在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與科學家又正是各進訴狀。纏訟不休。恐怕這種精神物質的官司。也與性善性惡的交涉。到世界末日。不會結案。我們是一來沒有那種學問。二來是沒有那種工夫。能把古今中外的案卷都吊齊了。做個大裁判。我們隨便在此略略的提及。簡直狂妄點。要想把你們的頑意兒加個總批駁。算他們都是夢中的說夢。一方面老實說話。我們說的話。材料還是他們的。不過覺得他們朝三暮四的說着。說得不痛快。我們改個朝四暮三的說品。似乎稱了我們自己的心。像煞新鮮點罷了。

我們怎樣說呢。我說。（一）我們的老祖爺爺。那位漆黑一團先生。搖身一變。今天變。明天變。變

這樣變。那樣變。的日子已經沒有法子數得清。變的東西亦是沒有法子數得完。內中有個我。我將占着號稱的一百年。那兆兆兆的一百年那有一個一百年。不能沒有個我。非但是理論。竟成了事實。然我沒有飯喫。七天便死了。如何支持到一百年。所以趕緊給我飯喫。如此各位聽清楚。喫飯便是存在一百年的我。（二）據說猴子變了人。已有三百萬年。我若向上些。覺說人變超人就在明年。自然是說得最體面。可惜說不響。嘴怕要打嘴巴。不如索性把細點。說是人的變超人。還有三百萬年。於是六百萬年便是人世界。那兆兆兆兆的六百萬年裏有一個六百萬年。不能沒有人。非但是理論。能成了事實。人是怎樣有呢。最便當。就是請人來自己創造。甲人創造乙人。乙人創造丙人。平均三十年創出一個。從甲人創造到我。已有三百萬年。我便是第三十萬次的一個。那三十萬次的老人。已都盡過創造義務。叫做生小孩。（或從國家起義。名曰造百姓。一笑。）從我創造到超人。還有三十萬次。我是前三十萬次生出來的一個小孩。我又是後三十萬次。應該生小孩的一個人。如此各位再能清楚。生小孩便是存在六百萬年的人。（三）在一百年裏。宇宙也不是專門止要一個我。在六百萬年裏。宇宙又不是專門止要我來生小孩。或止要我生的小孩來生小孩。同一百年裏。應要數不清的我。又要數不清的『非人的』我。同六百萬年裏。數不清的我。都要生小孩。數不清的『非人的』我也都要生小孩。倘若我竟不講理性。簡直止好有我。止好讓我生小孩。那就盤天際地。一物無有。止有『我他』與『我伊。』及所生的小孩存在。無異反到漆黑一團。還那裏有什麼宇宙。如此各位格外聽清楚。招

呼朋友便是存在老鼠箭節——漆黑一團先生所愛變的宇宙。換言之。就是存在萬有。

如此。食的性。色的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性。並沒有什麼善惡。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

如此。清風明月賞玩之情。裸體美人創作之情。不若良知直覺。以無抵抗爲大同起點之情。並不是什麼神秘的精神生活。也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

好了，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稱說道妙。也止可至此而止。我們急急乎要把三句粗俗話。同三句江湖尺牘調的關係。所謂我這篇文章的中心點者。來暢說一番。要頭緒清爽一點。可以竟把他分做三節。並且不客氣。不管他通不通。做出三個題目。叫做

（甲）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

（乙）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

（丙）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

（甲）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

喫飯這件事。有時被人看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們也不必諱言。竟把喫飯列做人生觀的重要成分。有時又被人看做最鄙陋的一件事。到彼時我們也實在難爲情。竟把喫飯要竄入人生觀的高尚問題討論。

例如東京大地震。有鉅萬災民沒有飯喫。世界各國都趕快送飯過去。那種風義。全世界什麼人都感動。這是證明喫飯確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華民國的八百羅漢。境況爲難的實在也居大半。不辭南北奔馳。捧住那隻飯碗。簡直便有許多人。將憔悴失業弄得室人交謫。有無窮的苦趣。與東京災民不相上下。而且東京災民是等災象過了。有從新復業自行尋飯的希望。那些寄生蟲的羅漢。幷另尋正當新飯碗的勇氣。完全被那雞肋式的議席。銷沉到零度以下。因爲沒有什麼事業。再比這種可貧可富可賤可貴的勾當逍遙而容易。所以止剩了一個患得患失。不肯另圖別業。老實說那種高等流氓。貪喫懶做。也少有人請教。故彼等的實在可以算做終身落難的災民。縱使大選費呀。出席費呀。儘他受用。原有些可惡。至於僅僅發一點北京的打折歲費。受一點上海的客中津貼。存在存在他的裝飯臭皮囊。或兼恤他的妻子。也正與賑濟東京災民一樣。卽使讓一步兩步說。也不好算有十分差別。然而大家對他那種喫飯。竟有種說不出話不出的鄙惡。全世界無論什麼人。沒有一個不搖頭。這又證明喫飯很辱沒了人生觀。

又例如黎菩薩前年有句話叫做『有飯大家喫。』在狗爭骨頭同軍閥喫人的狀況中得到這句很像體面的談話。一時也確實感動着人心。又證明吃飯問題。雖夠不上說是人生觀裏的重要問題。畢竟還算得上一個問題。

又例如自從了菩薩的指示。不但佔據地盤的。偷竊高位的。公然自訴他的爲着飯碗。有所不得

已餘如紳士專爲子弟謀差缺。學生專爲父母求文憑。更看做領了菩薩法旨。十分正當。現在也不必憑着理論來評論我們的滿意不滿意。但憑事實來看大家的贊成不贊成。那可說贊成的居少數。都以爲被喫飯害了。又證明喫飯問題。近乎在人生觀是應屛斥的問題。

這樣的忽是忽非。原悉數不能盡。引着兩個比較也夠可把一切概括。儘管有如創辦實業。叫多數人有飯喫。自是好事。然結局自己面團團作富家翁。便不大高明。又有如勤儉成家。叫子孫有飯喫。也不算大差。然結局造成許多無所事事的少爺。就畢竟錯誤。諸如此類。皆可讓大家空閒了自己推想。不必我來多占太平洋雜誌的篇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歸到實際。喫飯是完全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喫飯本身。一毫不鄙陋。一毫無罪惡。

惟喫飯有個標準。我却沒有新鮮批評。止有老生常談。就是。

(一)是喫飯要用自己的勞力換得才是。(到了大同世界。「各取所需。」也要將「各盡所能」做交換。不過人人道德高尚。去了算帳式的交換形跡而已。)

(二)是我的喫飯。若把阻礙別人的喫飯得來。就不對了。(現在的羅漢與菩薩叫人民愈窮。資本家叫別人歇業。少爺叫供養他的增多勞苦。皆阻礙人家喫飯。)

(三)是化了勞力喫不到飯。還是不願意奪別人飯來喫。也便算做難能可貴。

(四)是能夠想出許多飯來給人喫。自然最好。但反過來奪了許多人的飯給我親愛的

去不勞而喫。那就更不對。

第一條喫飯要用自己勞力換來。其原理是宇宙萬有。都從漆黑一團變出。維持各個體的存在。原來從再到宇宙以外去想法。此是采用此有。供給彼有。但其原則。應希望取於無用。以供有用。雖取於異類。亦難免因不能盡知。誤取有用者自給。然實出一時所不知。自可相恕。至對同類。既深信自己爲有用。即應推知同類。皆爲有用。不當互相供給。所以同類相殘。什麼東西都不肯幹。勞力即爲生命的一部份。喫飯不用自己勞力。一定犧牲別人的勞力。供養自己。即狀第二條的阻礙別人喫飯。間接消耗人家一部分的生命。無異同類相殘。故第一條便是救濟第二條。但是儘管遵着軌道而行。仍不免於失敗。亦是宇宙變動中所不可避免的實事因爲萬有雖然自由出發。各自進行。並不受有劃一強制之命令。所共同遵守之大法。惟不許有意爲無故的相斫罷了。(以其顚覆萬有不顧吞併爲滋黑一團而知之。)然惟其甚自由。故無意中之互相阻礙極多。宇宙永無至極的眞美善。亦就因爲如此。所以個體盡了勞力。竟換不到喫飯。或喫亦不能飽。乃是道理上的尋常之事。到此勞力既盡喫飯艱難之際。若定要強喫。亦必生有阻礙別人喫飯的影響。因此那第二條。用第一條救濟了不夠。應當再用第三條救濟。說到第二條救濟法。喫飯問題遂忽變爲淸風明月問題了。

喫吃罷。食罷。原不過維持個體存在的代名詞。個體存在的需要。類乎飯的很多。譬如飽喫白米飯。固然肥頭胖耳。但飽看明月。飽領淸風。亦神淸氣爽。白米飯同淸風明月。在生命上同一重要。因此

把維持個體存在的需要列舉出來。當說營養需飲食。呼吸需空氣。肌膚軀體需光熱需衣。需住。目需色。耳需聲。鼻需嗅。心腦需愉快。（憂憤則頃刻可以隕命。終夜可以頓老。）概括說之。可曰生活問題。需吊詭其詞。不妨就說喫飯。僥倖止有衣食住。都要化勞力的高價。方能備物。至於半分鐘不可斷的空氣。一半天不可少的陽光。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都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沒有玉米饝饝那麼矜貴。沒有高粱棹子的土屋那麼難得。於是悲憫的哲人。高尚的節士。曉得喫飯常有緩急。勞力有效。自然被袗衣。鼓琴。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固有」之可也。倘勞力失效。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可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亦可也。飲水。曲肱枕之亦可也。卽井上有李。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亦無不可也。而且餓死勿做賊。儘將出於自然也。而又在平日。一味把取不盡。用不竭。頂便宜的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貯做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時的代用娛樂品。還把所謂盡善盡美的。道德禮樂。怡悅心腦。連肉味覺可以不知。索性朝晨聞了道。就不喫晚飯。死了也不妨。把牠包括說起來。便是凡人不可無高尚的存在。便叫做應有清風明月的嗜好。他的意思。就是嗇於口腹而豐於耳目。一樣也可以得到生命的舒適。我雖忘不了喫飯。却也極崇拜清風明月。故願意兩全了。成功一個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其實說來說去。無非要當着化下勞力喫不到飯的時節。能做到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圓滿了第三條。去帮着第一條救濟第二條。使第二條我的飯。喫。不阻礙別人的喫飯。可以實行就是了。

但是這清風明月的嗜飯人生觀既有消極道德的極軌爲至難能的「持中」主義。斷無不表一百二十分的相對同情。可惜若把這個主義勉強一般人民。便是衣食未足叫人知榮辱便是救世不贍。叫人治禮義。便是不等富之。即便教之。春秋責備賢者。或者可以有效。撥亂世而反之正。亦或因有一二模範人物。隻手可以擎天。然結果止小部分自盡其心。爲天地留正氣而已。無補於生民之塗炭者其常。所以大布之衣。大布之冠。又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方足以致小康。開太平。因爲消極之道德。乃個人之道德。非公共之道德。若因自己要持中。便納履踵決。出金石的歌聲。坐嘯於清風明月之中。其君子居於陋巷。致其小人皆羣陷豕牢。若還說君子愛人以德。贈之以困窮。無異贈之以高貴。也就滑稽太厲害了。當初漆黑一團。變動而爲萬有。綿延而亘無窮。時時傾向於真美善。難道整備如此的苟延殘喘。敷衍這持中的麼。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幾無異自己萎縮其精神。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言。故分析人生觀之成分。清風明月一問題。喫飯又一問題。二者不可偏廢。況其人非即黃州太守。誰能輕易到江上去領略清風。到山間去玩賞明月。清風吹向無褐之夫。明月照進空釜之室。悽慘則有之。而高曠何在呢。彼物質文明進步之邦。從工廠出門。即入廣大花草的公園中披拂清風。執壺漿行市。即在坦平列樹的大道上仰看明月。其君子避囂於江山與山間。其小人行歌於公園與大道。以視曳破膠皮車於泥塗中。嘆窩窩頭於敗廁邊。我等爲我同胞之設備。果盡心焉否耶。高談個人私德。拒人於千里之外。絕不顧全體公德。至此而知飽享不取值之清風明月。直都自然

界之扒手而已。(望之也重。故責之亦周。幸勿以爲忤也。)故喫飯的正軌。應該歸結到第四條。所謂能夠想出許多飯來喫。那方才使得衣食住略與清風明月等價。雖不能說到不盡不竭。亦足以多取多用。㊂喫飯問題。便解決起來容易多了。要想出許多飯來喫。不仰仗物質文明的科學。更有什麼方法呢。

況且因喫飯之故。對於人與人之同類。卽不必用科學去進取。但使人人能淡泊消極。亦確可敷衍解決。至對着供給我們喫飯材料的異類而言。却又有大問題發生。上面不是說宇宙萬有各自維持存在。止是采用此有供給彼有麽。不又說但應取於無用。以供有用麽。爲呼吸。肌膚耳目計。取於空氣。取於光熱。取於清風明月。都是不盡不竭的東西。別人用不了。就算無用亦可取那種無用的空氣光熱清風明月。來供我有用的人。自然恰好。至於爲着口腹。以供營養。便不能不取牛羊雞豚稻粱菜蔬。難道他們都是活着無用。惟我活着有用。所以取彼無用供我有用麽。眞是因其異類而多所不知。不免很錯誤了。故從淺顯的看着似乎宇宙止是一個相斫的世界。什麽競爭互助全說不上。所以佛做太子時。在郊外看耕田。見犂鋤把泥土翻了過來。蚯蚓甲蟲漆一齊顯露。隨卽鴉鳶三五的下來。把他們啄食了。太子感傷這種相殺。決意出家。把宇宙使他涅槃。仍反做漆黑一團。免得常演綿延的慘劇。然太子時代。科學還說不上。還止見其一。未見其二。若在現在批評。更覺得相殺的程度還高。譬如一鳶啄食三五甲虫。或飯莊佳客點食清炒蝦仁。這都是一個殺多個。但塵上飛揚。肺癆病虫數萬入

口。或飲水不潔。虎列拉菌成隊下腸。或三數週年。或三數小時。一個龐大個體。就此涅槃。這叫做多個殺一個。拿着此有。來供彼有。是無從另到宇宙外想法的緣故。倘不高興的向後要求派有如佛者。他不願意看這相斫世界。原也大有理由。但他要涅槃。涅槃不了。徒然造成許多待布施的乞丐。簡直無意中阻礙同類喫飯。好像是變相的同類相殘。也是他初意所不及料。然就着下的實行消極。有兩條辦法。雖助不了涅槃多少。却帮了我們高興進行的。也開着一些法門。我們不甘願漆黑一團。儘着高興地進行。所有維持萬有的存在。無非便在萬有中。拿着此有。供給彼有。這是無可諱言。但於無法中想出一條方法。叫做取着無用。以供有用。什麼叫做有用無用。沒有確實的標準好定。定了也沒法強制的執行。也是無可諱言。因為若是標準容易定出。或執行可以強制。豈非絕對的真美善。使真正可以湧現麼。絕對的真美善。與真正的涅槃一樣。那裏有這麼一回事呢。所以確實的標準。也是永遠沒有。惟較有理由的標準。乃是隨時可定。隨時可改。終有一個盡着心的較好又較好可言。這便是誠能動物。為了『美善』竭力傾向的『真』。止管據其所知盡心罷了。因此據我們。（是指柴積上日黃中的我們。）盡心的立起幾個無用標準。便是。

（一）是依我們現在的智識。沒法想得出他與我們有同樣的作用。及同樣的感覺。便權且妄認他為無用。

（二）是尚未成熟。暫時分辨不出他同成熟一樣。也便權且妄認他為無用。

（三）是在這一物的自己。亦不知彼所顯業的成分。到底還是有用或沒用。也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

（四）是這物已經公認爲無用。不管他到底確實否。也權且妄認爲無用。

第一條的。例如金石及草木。金石是至今被人看做尊爲動植物的補充品。妄斷做無用。雖有吳稚暉代毛廁裏石頭辯護。說在理化試驗室裏也。會鬧戀愛自由。到底吳稚暉在另一問題上。又持之不堅。至於草木。從前綠滿窗前草不除的道學先生。也已經能夠贊他生機洋溢。所以吳稚暉在天文會講漆黑一團的宇宙觀。也慮及和尚留朋喫素飯。田裏的清菜必聽見了同留着後拔的青菜泣別。南先生在晨報上做食菜小說。也說菜魂掉淚不答。但我現在閒着無。忍心害理的瞎說。也就可以抄老文章。說『誕降嘉種。』青菜同菜子的作用。止是天爺爺仁愛我們。尊爲我們而生。況且他們的泣別與掉淚。秋波生在何處。我們尚未發見。所以爲我們喫飯要緊。權且妄認他們爲無用。暫時我們也不會敗訴。這就是我佛慈悲。主張素食的一個辦法。他把他作爲正覺本闡滿時的暫局。我們也可把他化作爲五光十色進行的改良過程。但和尚到底不及博士。就是科學博士要想在金石中取出蛋白質。乃博士使將來能實行古代風流天子辟穀餌金石的仙方。可以免流青菜紅菜的幾缸眼淚和尚畢竟還要齩着菜根。如此要想從佛學進一步。不就是科學麼。

第二條的。例如精虫或子卵。死的孕蛋同精虫。有顯微鏡片子及書本的插圖可看。活的雖殺着

兔子之類。也能看到。我却同許多朋友看見了人的活精虫。當着他們出了陽性的機體。約有半分鐘。便將針頭撥一滴在玻璃片上。用一百倍的顯微鏡看着早看見這針大的一滴原精。顯現了帶尾的蝌蚪虫不下二三百尾。在透明的玻璃世界內。彼此南行北行東行西行。比北京前門大街在熱鬧時的過客。還要繁忙。不過精巢裏尚無科學工藝。還沒有一個『不可徒行』的大夫在內。膠皮車汽車是都不曾備。可憐忙了三分鐘。玻璃世界大約酸化了。起了超過東京地震的大災。把二三百枚的曳尾客都變成一場糊塗。一齊超入涅槃。剩着黏滴滴的鼻涕一團。這就是全部的精虫宇宙史。所以叫精虫是無用。老僧搖頭不敢答。但是一英方寸肺癆病的痰。可含癆病蟲二百兆尾。精虫比癆病虫大上多少倍。我因不是性交博士。沒有查考。但曾在五百倍的顯微鏡裏。看同樣一滴的肺癆病虫。也有二三百尾光景。（這是我的姨甥馬光斗君吐出的血痰。他不到一年便死在比利時了。一個很聰明的少年。因不相信食物潔淨等等。便做了多個噢一個的一個。）姑且瞎說精虫大上癆病虫五倍。如此每與『老妻敦倫』一次。洩漏半茶杯的厚精。夠算五英方寸。也是二百兆尾。倘個個精虫都要出世。止要某三爺同某三太太兩回團圓。就可以把全國四百兆百姓流放南北兩極。盡叫他的少爺來補充。那就總統選舉票。投四百兆張。也不必運動。全體通過了。可惜据說某三太太的孕蛋。每回止有一個。至多兩個或三個。所以某三爺每次化用的精虫。倒有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枚。化給寃大頭身上了。不說笑話。這化給寃大頭上的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

枚的精虫。簡直可以算是無用廢物呀。倘然抽足了鴉片。又要應酬三妻四妾。又要胡衕裏去可儉摸。傷害了恆河沙數的未來小百姓。還有什麼李闖張獻忠比得上他的兇惡呢。然我們那位漆黑一團的老祖爺爺恐怕後面吳稚暉要做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沒有資料。竟不肯把性慾絕了。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有人說過。一對蒼蠅倘然孳生三禮拜。一無夭折。全地球便止能位置蒼蠅。更無別的飛潛動植的飯碗可剩。又如播穀一升。得稻三擔。倘三擔盡要入地傳種。也不上數年。地球上止能插稻。更不能並容種稻人插足。到了這裏。我們便由不得冒冒失失。暫時要自稱得着一個結論。就是漆黑一團先生眞是周到。一對宇宙有中的每一個有。預備着恆河沙數倍的候補當選者。做個綿延（傳種）的計畫。機會較多。（他覺化幾百萬元。去買十萬額一元一張的彩票。把額票一齊買了。便什麼彩都能得到。可惜一張偏爲人買去。偏偏失却頭彩。所以也有不斷的滅種。）不怕諸有的不綿延。二是把這用不了的。便充別一個的存在資糧。三是本來不過預備着。原知道恆河沙數要遇着天然淘汰。於是宇宙萬有。各自有得剛剛恰好。便叫至眞極美。漆黑一團。先生就要改名精緻玻璃花球了。可惜也做不到。所以誰應若干。還是辛苦的在那裏分配。自以爲分配當有進步。因此吹做進化。或笑着止有綿延。故定要改稱積疊。閒文我們不管。我們此處。止把他所謂做補選不到的。所謂本來充資糧的。所謂曉得要淘汰的。舉還些的精蟲子蛋。皆權且妄認爲無用。因此大米飯三碗一餐。沒有非議。紅棗兒十枚一吞。止算小事。并且雞蛋到眼。就是和尙也許流涎。所謂「混沌乾坤一氣包。也無皮

骨也無毛。老僧送爾西天去。請你喉嚨裏邊跑』到底比便壺裏像燉豬蹄。罪惡輕些。歐陽竟無先生必定點頭允許。稱是『方便法門。』但是除了少數的賀蘭進明（？）一流的齷齪怪物。有什麼嗜精癖之外。精蟲就不得充數雜糧。然而在從前南京考舉子的時代。有首傳誦的打油詩。叫做『何物秦淮有。妓樓試院通。廩增附監貢。尿屎血膿蟲。』然則狼籍秦淮河邊的精蟲。天然認為無用。自有担糞夫同屎尿一齊收拾去。充做肥料。間接使他化身在穀子粟子裏。供我們大嚼。而且每次性發。製造了二百兆。就是止許有一條放他跑進孕蛋。果真是一條一條無限制的叫他成人有用。人數必然太多。也沒有許多白米紅粟鮮蛋。能供他受用。因此老僧雖偶爾思凡。也要強制了入定。竟叫他在卵巢裏暫增二百兆口。頃刻復滅絕在卵巢裏。這又是我佛慈悲。主張絕慾的辦法。他是用他實行涅槃。我們也可以借他限制過。庶我們倘然凡心未淨。偶爾放二百兆大國民逃出卵巢。他裏頭的最大多數。自然是自討苦吃。徒然去逐除膿。血浮沈在秦淮河邊。就使有一二強梁頭目。公然闖進孕蛋。而花旗國又來了一位女菩薩。叫做珊格夫人。竟能用辣手運孕蛋拖進醋浸棉花裏。結果他的歷史。決不放他成功有用。但這位女菩薩雖學過些科學。還不算甚精。手術偶而不良。仔細弄點悲劇出來。如此。要想絕慾絕得這地。避孕避得穩當。能夠不好好的去請教科學麼。（科學家在傳染病不曾成功時。想出打針的預防法。也就是替代微生物避孕。並不是一味相斫。科學功用之大如此。）

第三條的。例如牛乳羊毛。奶媽賣人乳。與膠皮車夫賣腿力。差不多一樣。人乳消耗。有肥肉湯可

以充補腦力消耗。有窩窩頭可以充補。因此料想大武太太供給我們些兒牛乳。也可以用乾草充饑。在母牛自己看來。簡直可以算做無用。落得供我們的有用。我們兩個月不剪髮。自然嫌他太長。三十二枚銅子的剪後費。要省也不得。剪下髮的再也沒有人用手巾包了回去。聽憑整容匠積多了。若干銅子一斤。賣給莊戶去充肥料。這正像綿羊因爲禦冬之計。長了一身長毛。一交夏令。正沒有方法脫却沒重裘。我們却替他一齊剪了。令他一身輕快。免得學狗子的伸舌取涼。我們那航來的嗶嘰大氅。從此得到。果否牛乳羊毛。自身亦有生命。那就敬謝不敏。不敢置答。幸虧目下也無人詰問。拔一毛而利天下。楊朱弗爲。那是古代剪刀難得。改剪爲拔。自然劇痛。若早說剪一毛而利天下。楊朱定也欣然。照此種的不必難爲牛羊。我們居然飲牛乳。穿嗶嘰。飽享文明之福。兩利爲利。什麼更有圓滿於此呢。惟狐貉之厚以居。割不方正不食。就慘腐腐的不堪設想了。便是食夫稻。我們在上面講過。算是廢物利用。至於衣夫錦。那就糟糕。一衣之錦。其來路至少要幾千條活蛹。宛轉在沸湯裏剝盡繭絲而死。所以佛祖爺也不贊成孔聖人衣錦尙絅。褐裘而行。然而他的八寶莊嚴。也還免不了繡緞寶披。蓋在象背。增出大羅天上威儀。卽我亦贊成到無政府時代。應該街上皆鋪紅緞毯子。而且我們不喜歡油蕊。愛在電燈光下。討論玄學。則電線的絕緣。又不能無絲。消極辦法。惟有共換布衣。改點油燈。強火車倒開到宋朝。倘要積極進行。周程張朱的格物。他們都不是尋一物來格。叫做格不到區區之蠶。這件小事。竟也同蠶在湯裏。叫做殭了。幸虧二十世紀的科學家。他把藥水瓶橫和豎和。倒在破繭爛衣之中。

居然在法蘭西的里昂城裏。纔得上好的細絲。於是有了辦法。蠶在作繭以後。聽憑他在繭裏成蛾。他攻破繭頭飛去。我們拾他的破繭。抽得好絲。電線。緞毯。緞拔。合着最美之錦。可以無一不備。雖現在一面藥水已經在那裏救世。一面仍舊整千萬擔的活繭。在那裏湯煮火灸。這止是我們還怕麻煩。貪圖省事。不顧傷天害理罷了。却已不是我們沒有辦法。有了辦法。自然將來蠶國裏的浩劫。可以避免。將來恆河沙數的蠶公公。蠶婆婆。都應到科學廟裏去磕頭謝神。我想我們暫時承認牛乳羊毛破繭。於牛於羊於蠶。為最是無用。他的不關痛癢。幾同金石一般。但做起我們衣食的供給來。又最是得力。我們倘要不看見相斫世界。我們如何不在科學上努力。把研究科學。看做宇宙間第一義務呢。

第四條的。例如死體遺蛻。這個但拿我們人類一說。不必多贅。人死七日不殮。便蛆出於尸。足見第一把我們的廢物。光可做蛆的美餐。真是惠而不費。照例不給為蛆糧。亦可得油若干。提鹽若干。骨灰充肥料若干。我亦何為而不許。而且縱使竟費材木並災土石。建築了山陵。亦不過早晚之間。畢竟是蟲蟻之點心。倘投牒閻羅王。訟將來的蟲蟻為相斫。閻羅王必擲狀地下。命牛頭馬面扶出。所以這個死體遺蛻。當然確可承認為無用之物。但此種品物。什八九皆有礙衛生。不合我們供給。除是科學家能消毒利用。則鉅額之廢物。甚可惜矣。所以也是念念不忘了科學。

至此而我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略已說明。我們再來談生小孩。造百姓。

（乙）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

把生小孩子。着個神工鬼斧四字。這個題目。就使不算七扯八扭。無理得可笑。便被多烘先生看做生小孩子是名詞。加上神工鬼斧的形容詞。也就無賴得可以。他定然大喫一驚。預料這神工鬼斧般。生出來的小孩。決非區區徐樹錚或是佩孚。也不像止是楚霸王同拿破崙。至少定是托塔天王或是齊天大聖。這眞被他猜得糟了。然多烘先生的天人化。猶可說也。最怕是被新文化少年去看做神祕化。以爲生小孩確有神工鬼斧的奇妙。那就更糟。這就不可不也未入正文之先。百忙中插說幾句。

生小孩的一件事。決連不上什麼神工鬼斧。生小孩是止是宇宙變動的綿延。狹言之。又止是宇宙萬有各個自己的綿延。例如人爸爸。人媽媽。生個人小孩。便是人在六百萬年中。綿延六十萬次。如是而已。宇宙萬有各個的綿延。並不用絕對相同的一種方式。假如下生動物。陰陽便寄於一體。並不需有「他」又有「伊」。我想陰陽具有一體。難免容易絪縕。容易醇化。銷耗過頻。母體亦就容易湼槃。我們爲愼重生命起見。漸漸各自把陰陽兩性隨宜排除。滅殺其醇化。或偏排陰性者。[illegible][illegible]陰性由不發達而淪滅。偏排陽性者。陽性亦積久漸失。於是甲則偏存陰性。乙則偏存陽性。及絪縕洋溢。有需於醇化。必得兩物相遇。方可實行。其實恰可救濟早衰得生命之向上。其當爲動物進化的最鉅一階級。質言之。恰如照相顯影藥水。甲貯一瓶。乙貯一瓶。可經久不敗。臨時配合。功用以顯。而轉瞬亦遂變性。以至於無用。設平時亦甲乙共和一瓶。便無法持久。所以「他」也者。不過甲瓶貯精蟲者也。「伊」也者。不過乙瓶貯孕蛋者也。他伊交接也者。不過精蟲想合着孕蛋。綿延一小宇宙者也。故生小孩

也者並不需有神工鬼斧。絕無奇妙可言者也。其以奇妙稱者。有最爲臭肉麻之綺語。若曰『夫婦之愛。乃不可思議特別之愛。是眞愛之至也』是眞醜之至矣。（一笑）其實止因精虫起了綑縕。要尋找孕蛋來醇化。孕蛋也起了綑縕。要尋找精蟲來醇化。一如飢之擇食。寒之擇衣。皆一種需要時的反應作用。與久病後思父母。昔年之保抱。迫困時思良友。充分之救濟。其因所衝動。而起所反應。完全無不同。此時愛情對此。暫亦加重於床頭人者，因其時精蟲孕蛋皆不起作用。而痛癢及緩急。非卿卿我我所能體貼入微。及有力援手之故也。然疾痛困迫其暫。富則想易妻。飽暖即想淫慾。其常。兩性常易綑縕。又爲人類所特別。於是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似乎兩性之愛。一若甚深不可思議。決非他愛所能並矣。豈知全是生理作用。並無絲毫微妙。倘於此有人以爲『男女出於性慾。可以相對承認。因老爺上胡同裏走走。姨太太向遊藝園淌淌。原說不上愛。至於高尙之夫婦。同死之情人。亦謂止有性慾。未免侮辱人生』。我則對曰。堅決的說到男女之愛。純粹止有性慾。可不問其爲胡同裏之老爺。爲遊藝園之姨太太。爲高尙之夫婦。爲同氣之情人。高尙之夫婦。乃是用他愛來制限性慾之愛。故得高尙。高尙其因。而夫婦之果。否則赤裸裸一對狗男女而已。決非夫婦。其因高尙。其果也同死之情人。乃性慾橫決。被抑而發狂。所以同死。是性慾之愛。不肯受一毫制限之結果。所謂一對癡男女而已。我之如是批評。未含一毫稱揚或侮辱。乃恰其同死之目的而止。但上文置答兩事。皆引而未申。易起隨便之反對。故止能多費筆墨。再分條詳細一說。以罄吾之所見。

一就高尙之夫婦言。世間性慾甚淡之高尙之夫婦。愛情甚濃郁者。多至不可勝計。此事實之不可誣也。吾應曰唯。在此我要插了不倫不類的議論。才能講到本題。

當漆黑一團之際。自然先有意志。才起變動。如此無外之大。無內之小的宇宙。包羅無量數之萬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若說何不設一預定之計畫而動。我可以說至今也不曾計畫得好。何論當初。自然先是瞎攛。膽大妄爲。全要仗着情感。故意志立而情感隨生。必爲原始時候的眞相。任情而行。遭遇阻礙。遂由思維而生理智。由理智再增意志。從而再增情感。從而再增理智。如環無端。變動而已。綿延不可劃分。起二百兆條精蟲。去攛一孕蛋。儘成一孕蛋。去攛二百兆條內。到底能滿意否的一條精蟲。其瞎攛之程度。自然過高。而情感之盛。自然可驚。一攛不已。盲目再攛。亦自然不肯自己限制。漆黑一團的能變爲萬有。且永遠綿延。永遠瞎攛。全同精蟲孕蛋的性格一樣。

但情感由你去盛。而製造精蟲孕蛋的原料。却自有限制。製原料不足時。精蟲孕蛋爲暫停綢繆。停止綢繆。或發生綢繆。其時間的久暫。及間歇的疎密。大約都看原料供給的來源。及醇化時消耗的狀況。爲各物之不同。所以他種動物皆每年止有一定的綢繆期。惟人則常年隨時能起綢繆。故我上文說。兩性常易綢繆。又爲人類所特別。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照我瞎說。一定他的重要原因。其一必爲原料的供給較豐。其二必爲醇化的消耗較當。（恰恰合度。不浪費也。）又

推原消耗較當的一端而言。必是由於人的神經系發達。理智較細密之故。疏漏點說說。在單純男女的情感中。又加多了節適生命的理智。因節適則供給富。故絪縕可頻。因絪縕頻。將消耗多。故節適更密。因需要而循環促進。為宇宙惟一方法。

由此轉入夫婦正文。不難說明其高尚。高尚者。一是他們的精神孕蛋，不肯盲目多攝而無限也。二是因性慾節嗇。而以夫婦名義之道義。以躋乎朋友之聲氣與術力。相與補充也。二者加入男女。遂得夫婦之真。現在男女未到廢婚姻程度。故需夫婦之名。需其名。而又行其真。恰合時宜。斯推為高尚矣。究復其性慾媒介其間。因節嗇而不即不離。自然趣味更永。粗率認為夫婦之愛。特別微妙。仍不加深察的錯誤罷了。我為什麼要揭去微妙等籠統名詞呢。因為籠統說個微妙，等到夾入性慾。往往恃有籠統之微妙，不復能制限穢褻之情感。便要弄出甚大的錯誤。赤裸裸止剩着男女。不成其為夫婦。失夫婦之真。在少數亦或恰能超入無政府世界。其多數定不免於胡同式的對待。

Love 一詞。畢竟帶有義務性質一半。單用『愛』字移譯。原已適當。惟華字獨用。往往含義兩歧。愛國愛人一愛也。愛嫖愛賭又一愛。所以必恰貼一字。意義才能比較固定。現在往往幫上一『戀』字。戀乃未免多帶着權利性質。愛上加戀。恰恰好像固定在愛嫖愛賭方面。戀與慕正同。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雖定妻之名義。不過作一已慕到之少艾觀）這兩個慕，即戀愛之確解。赤裸裸止是男女。未盡合於夫婦之真正。孟子於此有微詞。以下文慕君與熱中連說。可以見之。惟對了

父母。能用權利之爈情。移作義務之永愛。過頭一點。因爲倘孝。故慕父母可以遷就贊同。換句話說。孔夫子贊成好德如好色。其意亦相似。非慕少艾之慕。因慕父母而妥當。亦非好色之好。因好德而高明也。故名 Love 爲戀愛。用之於情人較當。用之於老婆則較失當。還有用『情愛』移譯。目前常說夫婦當以戀愛結合。不如改做夫婦當以情愛結合。毛病較少一點。試粗直的把兩語各做一問答。便可分出差別。如甲方曰。我不愛你了。你另走道路罷。倘契約是以戀愛結合。乙方止可問曰。你竟不戀我了麼。自然應曰。我不戀你了。乃理直氣壯。叫做夫戀便算。倘契約以情愛結合。一方可問曰。你竟無情於我麼。就不好應曰我無情於你了。因無情不大理直氣壯。不能以無情便算。雖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別。夫婦果以單純的戀愛結合。恐去高尙尙遠。

若全世界之男。及全世界之女。皆用情愛。男女本可雜交。用不着夫婦名義。夫婦者。爲男女尙落戀愛時代。故不得已殘存。今反說夫婦當以戀愛結合。剩着赤裸裸的男女。僅有胡同式之交關。豈不大謬。情愛者用理智限制情感。大同之世。乃一雜交之世。挾貴挾富固無其事。即挾賢挾美。亦在所陋。性交之事。直與兩個朋友會談相等。因需談話。便聚而談話。談竟各散。不因有談話之遇合。遂衣食居處子女互相牽累。於是不正之性交需要。亦無從彼此相強。今夫婦因性交而有衣食居處。子女等之共同牽係。多蹧性交。復多起於需要之不正。乃僅以戀愛輕易結合。輕易解約。眞所謂談何容易。

廢婚姻。男女雜交。乃人類必有之一境。然必在子女公共養育。私產廢止之時。又有一大難事。非科學更向上。不能解決。即雜交以後。如何而血統不亂。可使人類更爲優種是也。同姓爲婚。其生不繁。即前乎今日一萬年之野蠻。亦已知之。因血屬相交。所以子女往往盲目殘缺。乃科學所證明。人類的最高道德。即在改良進種。由人而變超人。其機鍵在此。血屬之分辨。用人類之標誌。不如用天然之生理。必待科學一步一步的增進。辨明人類內部有如何的差異。即顯現於外部。爲狀貌之如何分別。男女彼此一望便知。有如今日之辨別諸姑伯姊。血屬相同。或肺癆痲瘋。不可嚮邇。皆不待告誡。自不起性慾。併精細的辨知甲乙交合。雖配偶適宜。然無良於種。而有損於身。皆自惕然。冰冷不待另加檢制。如是則雜交自行。雜交既行。無家室之私。則節育益周。過庶之患。亦此由而救。世乃可以大同。大同之效。准課之於科學而能實現。

二就同死之情人言。精蟲孕蛋因絪緼而欲醇化。以圖廝併。冀造其小宇宙。常常至爲熱烈。故無論夫婦情人。凡爲性慾之情感所用。即有搏起兩塊泥。造成一個我。造成一個你。再把幷合了。再我造一個我。再造一個你。你中便有我。我中便有你之概。故當佳晨月夕。感事傷往。往往相互擁摟。恐百年終有差池離散之苦。欲如泥之摶而爲一。又不可得。故覺同衾復得同穴。差可相代。不如早遂同穴之願。庶幾訢合無間。可以早些成就。所以無端涕泗交頤。顚即相抱倏逝。一苦至快。這種不識羞的肉麻醜態。雖彼此相笑。然閨房之內有甚於畫眉時。誰亦不免。因此神工鬼斧的大文豪。亦遂借此「至情」

」造其至文。有人譏議。必吐之爲傖矣。其實我來拆破板壁說亮話。無非精蟲孕蛋欲斷併混合之度至強。因此感得他們貯藏的兩個瓶子。亦相斷併混合。如是而已。夫婦則同穴之希望大。故能忍而有待。不意自殺欲進。情人則有種種阻離。離散在不可把握之間。於是斷然同死了此不可說之苦趣。遂其說不盡之感戀。也不問到底有他們所想的一回事麼。他們也不顧問吾故以不狂爲狂。正正經經論之曰癡男女。

總之男女罷。夫婦罷。情人罷。雜交罷。都是生小孩惹出來的枝葉。因生小孩而有精蟲孕蛋。因精蟲孕蛋而有強烈的綑縕情感。因強烈的綑縕情感而有奇妙微妙等之批評。因奇妙微妙等之評而有戀愛男女。高尚夫婦。同死情人。科學雜交等之主張。於是神工鬼斧的文學藝術。及諸多美術品創作。不但新式文學美術家之解剖。兩性實爲骨幹。卽老頑固亦言詩首關雎。易紀乾坤。看待精蟲孕蛋。終是不可思議之大神。實在我來澆上冷水一杓。生小孩的本身。止是一件應當科學化的小事情。只先我們那位漆黑一團老祖爺倘進過了一個甲種科學學校，然後再造宇宙、也便不至於分配萬有，如此雜亂。預備補充。如此過剩。豈有造一個小孩。要耗費二百兆精蟲。造了一次造成。或造了數十次儘造不成。浪費也未免太多。並且反引他呀伊呀。芬芳穠郁。甜蜜得要死。迷離惝怳。神奇得要死。生離死別。辛酸得要死。神工鬼斧的創作。描摩得要死。這漆黑的老頭兒。眞是惡作劇。照我辦法。若早有科學的精密計算。綑縕也不必如許之嬌。綑縕出來的精蟲少爺。孕蛋姑娘。也不必如許之多。把他們分

裝在「他」的瓶及「伊」的瓶。自是好法。但亦當用錢先生所謂的不撤薑食八股調。訓之曰。「你們戀愛。不可不戀愛。亦不可太戀愛。」而且生小孩也不是個個負有義務。如此不必節孕。也就分配恰好。不愁過庶。這就叫做科學的戀愛。豈知這種科學戀愛。不但梁卓如先生早就嘲笑。幷且冰冷的。簡直精虫也睡覺。孕蛋也負氣。不客氣拒絕做工。各位試想。北大第三院開救國會。忽有一位少年。對衆用光亮的小刀一閃。指頭割破。寫起救國兩字。旁觀皆咋舌擊掌。明晨報紙大書特書。區區半小杯血。就沒有第二個人再肯犧牲。一次性交的原精。過於半小杯。消耗過於熱血。倘無盲目的過剩精虫。大家各要尋着孕蛋。爭一碗飯之故。熱烈驅他下水。誰肯化半杯原精。替國家造百姓麼。儘特報紙一樣大書。也不勸了。所以袁子才晚年得了。阿遲。有些老而無子的健羨著。寫信請求方法。他回信說。「你們學狗。」（在他的尺牘中）亦竭力形容性交之先。若先在祖宗神主前點起香蠟。請祖宗幫同的新閻王。俾今夜鄭重倫敦。必一索得男。於是上床道。娘子。卑入無禮了。院君答道。相公請使這種科學式的有條有理。卑劣的精虫孕蛋會興奮嗎。於是知道「你們學狗」四字。眞是才子神工鬼斧。鏤心嘔血想出來的神秘浪漫派的寫實作品。眞不愧是前清一個文豪。自從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國人得了這個暗示。年來文學的創作品。藝術的創作品。都用神工鬼斧的手段。叫空氣中造成穠烈的高尚感情。使枯寂無味貧弱的中國。有活潑生氣。得引出無上眞愛。瀰滿全球。可造永遠和平。偉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仁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高明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而兩性骨

幹的原則。洋溢於新文學之篇章。及新藝術之出品。就是國故先生。亦東南學府。京津文壇。弦誦關睢。闡揚乾坤。協助進行。懿歟休哉。新詩賦。洋八股。軼明清而駕唐宋矣。惟愛情之定則。戀愛之原理。不能不使乘神工鬼斧之潮流。倒灌逆捲而來。終奪美感之席。盛開醜化之門。學狗之徒。又復公然打油詩篇。評花文章。助麻將烏煙。在胡同公園作一般之普及。新文化歟。舊國粹歟。老江湖歟。膠黏在一片。遂我戊戌前『說空話』之舊物。乃現象所不能諱也。此坐先以生小孩為神祕。搖身一變而為愛情。搖身再變為美學兩性化。搖身再變而為神工鬼斧之創作。使精虫孕蛋。居改造世界之中心。然創造宇宙的原始。亦不過拿神工鬼斧。做一過程。意志生情感。情感起理智。理智定意志。循環為聯合。不曾有中心。生小孩之情蟲孕蛋相盲撞。自是情感之表現。但分貯兩瓶等之作用。又理智之表現。故不必但有愛情之戀愛。儘可倘有科學之戀愛。且神工鬼斧之手段。合以生小孩之始願。我們漆黑老祖已以神工鬼斧。造成星辰日月飛潛動植的奇觀了。我們亦何不可以神工鬼斧。造成銑質鑪以太線。開火星航路。結月球探隊。幫他老人家生些機械性的小孩。助着萬有的熱鬧呢。你若說地球有時而毀滅。卽造成了火星航路。必有如橫濱為斷港。卽結成了月球探隊。必有如東京為絕地。我應曰。此言是也。然你的令郎幾十年後。反正要入木。你現在造之之勇。何為竟興奮如此乎。萬物方成方毀。如芻狗然。陳卽撤去。下棋式之宇宙觀。生小孩式之人生觀。方覺意味無窮。此卽我的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是也。

歐陽竟無先生作生公之說法。說到宇宙及人生之幻。尙要拿夢來譬況。殊不知科學家並不必做夢。已斷定無物常存。無物實有。然他呀。的確執了一個物質。我亦不必做夢。可堅言無物常存。無物實有。然我呀。也的確執了一個漆黑一團。歐陽先生辛苦的做着夢。才勸人知道一切皆妄。萬不可執。然他呀。也竟的確執了一個眞如。又添上一個正覺。大家所爭。止在半斤之與八兩。王恩洋先生六根未淨。婆心甚熾。忽妄執了一個現在時世衰敗。要把眞如正覺來救濟。我雖一面有個大惑不解。蓋因眞如正解。乃教人涅槃。衰敗比着隆盛去涅槃較近。正是漸入佳境。何以反要救濟。佛又法無邊。何以但救衰敗不救隆盛。將救衰敗之世。使進於盛乎。何以佛之出世。能助人入世。此皆愚惑不解者也。然王先生竟開方便之門。暫認衰世非妄。如此正可予我方便。進與一商。充認衰世之本意。實卽承認萬有雖妄。止有物質。止漆黑一團。止有眞如正覺。然當前衰世。姑可並予妄在。捨身入夢。救使隆盛。然後再把隆盛之世涅槃。使歸正覺。正與我現在說佛法廢話。姑可暫予妄在。執筆做夢。救使入世。使主張科學。燒却亡國滅種之佛經。造成物質文明。然後再把物質文明毀滅。共返正覺式的漆黑一團。彼我固同一主張。若笑造物質文明是妄。則造隆盛之世同妄。又是半斤八兩之爭。我當結以諧語。使彼此同獲一笑。吾十四歲時在蘇州玄妙觀聽『小熱昏』唱瞎話。他說。『先生喫飯像眞珠。喫子下來就變屎。胡勿喫子屎。』這小熱昏都比我們澈底。飯便是隆盛之世。及物質文明。屎才是正覺及漆黑一團。我們若要正覺及漆

黑一團。正應喫屎。喫飯乃是喫屎。但小熱昏自己也止是鱉蛆罷了。也不肯喫屎。小熱昏罷。吳稚暉罷。歐陽先生罷。王先生罷。皆止管吃飯。有時還偶爾要上禪悅齋呀。六味齋呀。吃至好之飯。因此看來。我們本此精神。止管造隆盛之世。止管造物質文明。也不算太患。物質文明的破產。還是遠哩。好比現在正是燒飯。匡恭還要到夜分哪。（這一段很象肴謗佛。因為在『生小孩人生觀』的文章後。微微不肯生小孩的出家人。也是順了口收不住得罪的很。）

上面兩個人生觀。都是所謂人欲橫流的人生觀。豈知說穿了。也不見得同道德有多少的衝突。

現在且把天理流行的人生觀。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者。再在太平洋雜誌下一期上拉雜來說說。安慰了別人的精神文明貢獻了理想的物質文明。於是便把一個新信仰。從而結束。再會再會。

（丙）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

這個柴積上日黃中的信口胡扯。居然延長了一年。從中華民國十二年在北京日黃中講動了頭。夏日炎炎便輟講。秋風凜凜又輟講。直到民國十三年開始。又坐在上海的日黃中瞎謅起來。且莫講什麼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我們來把去年十二月胡適之先生在商科大學演講的『哲學與人生』開頭有幾句話。先引了出來。做一個小開篇。因為他那幾句話。恰與我這篇東西裏的這個『丙』段。大有關係。他說。

「吳某人就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一篇他的一個宇宙觀。其中下了一個人生的定義。他說。人是哺乳動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腦的動物。人生卽是這種動物所演的戲劇。這種動物在演時就有人生。停演時就沒人生。所謂人生觀。就是演時對於所演之態度。譬如有的喜唱大面。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喜的唱小生。有的喜搖旗吶喊。凡此種種兩脚兩手在演戲的態度。就是人生觀。」他帶引帶補的。把我的意思說明了。他又說

「不過單是登台演劇。紅進綠出。有何意義。想到這層。就發生哲學的問題了。」

他這種提醒。一面使人注意地要講的哲學。一面還叫人把我在太平洋四卷三號說過人是演劇的動物後。附帶着一段。也要參考那一段。雖然已經寫在本文的前面。但與這「丙」段尤有密切的關係。故把他複引在下面。

「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做人生觀。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只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是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麼後台老班貪圖趁個工錢。乃是人自己盡着義務。倘若不賣力。(今按。便是胡先生所謂單是紅進綠出。)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因爲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或者簡直跟跟蹌蹌的鬧笑話。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何必輕易變動。無聊的綿延。担任演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樣。編這一

幕的兩手動物呢。（今按。這就是胡先生所謂有何意義。）并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演得好不好。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麼。并且賣錢的戲。止要搭個台柱子。便敷衍過去。其餘跑龍套的。也便點綴點綴。止算做沒有罷了。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沒有呢。并且真的戲唱不來。下場了不再上場。就完了。這是叫做物質不滅。連帶着變動。連帶着綿延。永遠下了場。馬上又要登台的呀。」

這些話。我就是盼望既有了人生。便要講些哲學。把演唱的脚本。要做得好好的。然後不枉一登場。反正哲學是有胡先生問諸位大哲學家向我們慢慢講。我們且把我們三齣小戲。問一問。撤了爛污沒有。第一齣吃飯戲。唱到了清風明月。第二齣生小孩子戲。使出了神工鬼斧。這兩幕還算鬼混得有勁。現在要看招呼朋友。如何叫他覆天載地。

慢來。又要打斷話頭。請問什麼叫做招呼朋友。孟夫子所謂「宮室之美」。便是你的吃飯之一端。「所謂妻妾之奉。」便是你的生小孩子的全部。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現在一班軍閥猪仔政客。黑癮。電報同宣言上。所謂身死而不受者。到了關頭。便居然「爲之」了。你說他們跑進清風明月。不要在那裏亂使着神工鬼斧。那也有理。然招呼朋友。難道又是孟老爹說的「所謂窮乏者得我麼」。我笑道。一定不是。一定不是。我所謂吃飯。便不一定是宮室之美。所謂生小孩。更不是妻之奉。何况妾之

奉。那我所謂招呼朋友。自然一定不是所識窮乏者得我。況且吃飯同生小孩。是人欲橫流的人生觀。還不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去專有。有那豈有招呼朋友。是天理流行的人生觀。可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去冒充罷。我們旣經講到這個旁文。還索性讓我來多說幾句不相干話。然後再入正文。我說普通人的見解。以爲世人的作惡。弄得人不成人。國不成國。社會不成社會。都是歆羨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的人大多。至於所識窮乏者得我。止是一點小毛病。幷且以爲未必人人把所識窮乏者得我。看做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樣。哈哈。用我個人的觀察。這幾幾乎是一個普通謬誤。孟老爹自是一個有經驗的聰明朋友。他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列在第三項。安知不是有注重在結末一項的意味呢。我到了民國元年。住在北京。有大半年。集了許多感觸。方悟得世上作惡的人。頗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可以相對不受的。獨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竟少有幾個人不嗜之如命。弄到人不像人國不像國。社會不像社會。幾幾乎全是這所識窮乏之者得我在那裏作怪。內中的一大半。不消說是借這所識窮乏之者得我。來廣植黨羽。做一個獵取宮室更美。妻妾廣奉的手段。然而也竟有一小半。純粹爲着所識窮乏之者得我。從而戀棧。從而倒亂。從而出身犯難。從而亡國喪家。這種膚廓的讕言。止要每個人閉了眼睛。把世人同自己。一一細想。便好像繪在面前。倘這種毛病。人人能改去三分。便天下自然太平。用不着什麼精神生活，孔顏樂趣。將高價的人參去滋補。然後強盜軍閥。飯桶官僚。猪仔議員的世界。才會改善。所以那所識窮乏之者得我。眞是招呼朋友招出來的禍害。可見天地流行。不是絕無毛病。正與人欲橫流也

不見得絕無是處一樣。感情是終要把理智洗鍊過了。才許他自由的呀。

寫到這裏。我的朋友陸煒士先生來說。『論語上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真是愈讀愈有意味。恰可以當得你的招呼朋友的人生觀。也幾幾乎是覆天載地哩呀。』我想能夠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但是我在柴積上日黃中說的招呼朋友的朋友。乃是合着人類非人類。統統在內。單就人類講。既有年紀大似我的老者。又有年相若的朋友。又有比我年輕的少者。換言之。就說是包括了全人類。所謂安呀。信呀。懷呀。便是招呼的各種方法。招呼全人類的朋友。都有方法招呼他。不能不說孔老先生的周到。然我講招呼朋友。到底就如法泡製麼。那就要說孔爺爺是聖人。我們是鄉下老。如法泡製。『則吾豈敢。』還有他對了少者板起面孔。用個懷字。那種當仁不讓。也是聖人時代給聖人的權利。我們怎敢僭享。（懷字若用撫育來解說。原也可省却批評。可惜兩部皇帝的官書。一是何先生說『懷歸也。』那先生又說『少者歸己。施以恩恩惠也。』一是朱先生說『少者懷之以恩』便加了不少色采。應當斟酌。）在我們的希望。止是老者招呼之。朋友招呼之。少者招呼之。對於『是人類。』合着全體。終要想法招呼之。對於非人類統了一切。又要想法招呼之。招呼得周到不周到。十分難說。招呼得盡心不盡心。一定要問。那就天也在我們招呼之例。地也在我們招呼之例。便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覆天載地四個字。是科學的。是樸鑿的寫實。並不是玄學的。是海闊天空的吹牛。不是像什麼『精神生活孔顏樂趣』一類的麻醉性詞頭。可以騙得自己來心安理得。也騙得

人家去靈機活動。止是糊塗結帳。

我以外便是朋友。朋友乃是非我的別號。我的招呼我。大部分已經把吃飯生小孩所謂食色之性者。刻刻把自己招呼了。然招呼自己。任着食色的慾性。讓感情率領了。一味的混鬧。還恐給食稍傷害了。給色情夭折了也。要請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做一個理智的算帳工夫。把我滿招呼才是。何況非我。「非我」的食色。我都容易地痛癢不相關。而且容易地爲着我的吃飯。把非我餓了。爲着我的生小孩。把非我滅了。因此。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情。即是招呼非我的惟一工具。

有人說。哈哈。你上了當了。你說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即的招呼朋友是惟一工具。却被反對科學的玄學鬼擒住你的破綻了。既這種孟老爹發明的四端。可作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你說四端是理性。他們却是玄學鬼。素稱玄學是沒有論理可言的。「理性」也罷。「天理流行」也罷。凡詞頭較麻醉。可以裝點他們門面的。他們終可以姑且相對含糊承認。——但他們是有自由意志的。——一到了他們要發籠統脾氣時候。他們定說「理」是錯了。雖頗有他們的徒子法孫。隨便講說。也可「發展理智。征服物質」等的話頭。這是他們的外道。工夫還未超到老大哥時代的攀談。他們正正經經。承認四端。止是直覺。——良知。——非量。——良心。——是靈機活動。惟辭讓是非。稍含理智成分。也是要委蛇他們的先聖。開一方便法門。你今承認四端。便無異承認他們的直覺——良知——非量——良心——且承認他們的靈機活動。便無異承認招呼朋友要覆天載地。止有自由

意志。並無科學理智可用。豈不是你竟上了大當。

我說。我是願受科學洗禮的玄學鬼。不是那「大搖大擺」不反對論理的「無賴玄學鬼。除了那靈機活潑。無異「隱得來希」叫人莫名其妙外。我知道自由意志。相對說起來。是可以承認的。但「無賴玄學鬼」的自動意志。還受着直覺——良知——非量——良心——一物化名千百個的大神支配着。靈機才會活動。那就絕對的自由。他們也承認沒有的呀。如今且把直覺——良知——非量——良心——四個化名。隨便單提一個來問問他的價值。再講我用孟老爹四端是什麼意思。他們用他去自由。又是什麼解說。一個不相信的焦點。便顯出來了。

什麼叫做直覺。若回答道。「這便是靈機直接使人覺着。不由我自己心理作主。換言之。便是說上帝所命。」果眞這種無賴。我就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到爾音堂傳教去罷。

什麼叫做良知。若回答道。「這便是不由經驗推想。或遺傳而知。是停停當當由天之所賦。自然而知。換言之。便是說閻王給他帶出娘胎的。」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上兩廡喫牛腿去罷。

什麼叫做非量。若因答道。「這便是梁漱溟先生說錯的。梁說。另外有一種作用。就是附於感覺之受想二心所受想二心所是能得一種不甚清楚而且說不出來的意味的。如此。從第一次所得[illegible]的意味。積至許多次。經比量之綜合作用。貫穿起來。同時卽從白黃紅綠……種種意味。細胞[illegible]

是比量得施其簡綜的作用。然後才有抽象的意義出來。受想二心所對所意味的認識。就是直覺。換言之。這眞是梁先生說了胡適之先生的話。可戲名之曰「胡說」。豈有積至許多次。簡綜過了。抽象的意義。才出然後直覺先生才跑到受想二心。所去認識那意義。才圓滿了直覺功德。乃是梁先生已經量了出來。還可以算非量麽。非量者。此是說非人能量。庶幾觀音菩薩領了玉皇大帝的鈞旨。可以代量。然而天機不能洩漏。」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到南京問歐陽竟無先生去罷。（因爲梁先生本說他的話是「對於唯識家的修訂」。似乎又見什麽報上。歐陽先生的高徒說「梁先生是不懂唯識」我們更是外道。所以玄學鬼若不滿意於梁先生的修訂。便覺非問歐陽先生不可。）

什麽叫做良心。若問答道。「這不必換言不換言。就是天老爺給你的好東西。有張報紙說笑話。一的小孩跟着父親。到一座銅像前去閒逛。小孩問銅像是什麽。父親說是偉人。小孩道是什麽做的。父親道是銅做的。小孩道中間有心肝麽。父親道沒有。小孩道偉人都是沒有心肝的麽。你懂得小孩的話。你便曉得良心之所以爲良心。」果眞如此無賴。我又莫贊一詞。拱拱手說道。你進同善社讀太上感應篇去罷。

假如不是在福音堂傳教。不必到兩廡吃牛腿。慢點去南京請教歐陽先生的人死觀。（梁漱溟先生贊印度滅絕的一條路。是人之極軌。我說滅絕是人死觀。用不着在人生觀裏討論。梁先生所以

也暫且不講。先大講孔聖人的半生半死觀。惟歐陽先生還講他的滅絕法。所以他是人死觀。講人生觀的。且可以慢上南京去。）又不肯死心塌地讀太上感應篇。竟要把人生觀一板再板。和着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興。詩云子曰的大講起來。那就決不可用隱德來希的靈機活動圈。把人一股腦兒套將進去就算功德圓滿。如此。梁漱溟先生的『積至許多次。簡綜了。抽象的意義出來。對於意味的認識就是直覺』。正就是胡適之先生的『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現出來的』一般的說法。這種『胡說。』若容我瞞了心理學的科學家。加幾句柴積上日黃中漆黑一團的外行話。於是直覺能。良知罷。非量罷。良心罷。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靈機活動。麻醉得了不得的神物。

讓在下在柴積上日黃中。先從閑話講到正文。我的宇宙觀裏。已經說過幾句大胆廢話。現在再把他逃出來。『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他的質。同時含有力。在適用別的名詞時。亦可稱其力曰權力。由於權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及至流動而爲人。分得機械，式之生命。（質與力）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感情。恐怕感情有誤。乃造思想而爲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檢。使特種情感。怡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體。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爲本能。（本能到不適當時。要審檢改造。』如是每一作用。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造成三斤二兩腦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那種說得像煞有价事。已經說

了。必定要被什麼心理學家都笑到前仰後合。」然我們柴積上日黃中。正要把我們的見解達了出來成了我們的理論。不叫科學家罵是無賴玄學鬼。也就算了。現在且講下去。譬如我們要出台唱戲。我們若不是在後台習練了好久。然後出台。那無人不曉得要鬧笑話。若習練得極熟及到出台。居然演手揝脚。使槍弄棒，好像行所無事。出於本能。才像個局面。豈有宇宙間的萬物。在宇宙大劇場裏演戲。能夠不如此。就好登台麼。因此。鳥能飛。獸能走。鵲能築巢。蜂能製房。小孩能吃奶。皆積了恆河沙數代的習練遺傳。方挾此本能。使登台後。不爲人罵爲怪鳥廢人。即就吾人而言。能看能聽能跪能坐。所具本能。不可殫數。這就是本能者。所以適其登台。在台上又各自運用情感理智。天天改良。使彩聲日高。一代一代積下去。再成新本能。叫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兆幕後。脚色愈好。這是漆黑一團老祖爺爺傾向眞美善的原則。這種積成新本能。天天練習的把戲。便是今日所爭的美學玄學科學。（其詳另見下文。）可見本能乃是從漆黑一團先生。變爲萬有後。慢慢習練而來。並非有什麼隱德來希的上帝，派閻羅王設立了『本能製造廠』。把整個築巢的本能。添進鵲的靈魂裏。把整個製房的本能。添進蜂的靈魂裏。把整個喫奶的本能。添進小孩的靈魂裏。他們才有本能。本能止是各個角兒要登台便利。不能不慢慢經了恆河沙數代造成。目前的本能。也並不算滿足。還日日在那裏變動演進。不過顯着的新變化。現在吾人考驗得出的。還居少數能了。科學愈進步。自然就說得出的變化愈多了呀。

如此說來。把本能作個小引。拿來比例直覺。本能便是情感要登台。經理智習練成的動作。作爲

不能候登台後再整備的應用品。直覺便是情感要盲進。經理智在恆河沙數時代及恆河沙數環境。細細審查過。遺傳了。經驗了。留為情感一發。不及思索時的救急扶持品。所以新理智計慮不周到時。而恆河沙數時代。及恆河沙數環境。遺傳下來。經驗成功的直覺。其中含有舊理智。經彼嘗先審查時。比較的計慮周到。故有時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

到了。說到這裏。就叫我覆大載地招呼朋友的人生觀所以也用孟老爹的四端。待到了焦點。而且把四端算做靈機活動的玄學鬼。他拚命闢除理智。以人生為不容科學解決也。就顯出了誤點了。那是這麼一回事。因是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故古往今來把直覺算靈機的玄學鬼。就把誤直覺放到理智之上。(那裏知道牠不通是理智精細的產物。)以為理智是不能批評直覺。豈知直覺固然一定是一種救急實藥。却並非萬應靈丹。牠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個恆河沙數不斷的演進。沒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進。那直覺就可以顯出無辦法。無意味。鬧起直覺的破產。那就『良心靠不住。良知包辦不來』的怪聲。反聒耳的來了。現在我們且把玄學鬼最看做武器的惻隱羞惡兩直覺。作一具體的討論。

先講惻隱。玄學鬼常喜歡引證的名言。最普遍而崇信的。就是孟老爹的『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實這個惻隱之心。不算十分難見。然而却滂着孟先生丟了身分。說着許多廢話。他接下去說道。『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然也。』他所說的非至今還是非。就是今日禍國的軍閥。受賄的豬仔。殺人的土匪。見有孺子將入於井。起着惻隱之心。亦可『非所以』及『非惡』同出於自然。如此。孟先生那種廢話。何以脫口而出呢。這要在無心流露中。研究其背影。就是當時社會。惟到生死關頭。刺激較強。才把惻隱之心。自然流出。至於小小同情。（同情就是惻隱之別名。）便自然流出的較少。甚至於都要有『所以』有所『惡』才強迫而出。語云千百年猶一旦暮。何况我們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民族。自然孟先生時代的世界。還做成今日的世界。那我就要將我們『靈機活動』的人類。同『算賬生活』的人類。作一同情心的比較。我們且把孺子入井。刺激較強。而且較希罕的同情心。放開另講。先講刺激較弱。其實較常用的同情心。假如有一個騎自由車的。在通衢中跌倒。皮是擦破了。泥是沾滿了。他自身的痛苦懊惱。也不算少了。然而若在靈機活動的人類中。演此把戲。第一旁觀的人物。可以十有七八。先引起靈機活動的忍俊不禁。第二是可以沒有一個去扶起他的身體與車子。第三那就更沒有人給他貼上象皮膏。刷去他的泥把。倘這種把戲。演在算賬生活的人類裏。我不敢說忍俊不禁的沒有一人。但總眉或震駭出於自然者居多數。急去扶持。扶其人起其車的。也不問身分高低。惟以距離遠近。急遽爭爲之者。終有二三人。指點藥鋪。或代去購求象皮膏者。亦如素識之供奔走也。我不敢謂絕無要譽。絕無惡聲。（孟子注。有不仁之聲。）然大都習慣了。遺傳了。出於直覺之同情者爲多數。今則海通以來。親見過算賬生活社會者。亦有少數出而扶助矣。然可以說要譽惡聲。在所不免。孟先生時代亦必有

此例外要好。也大都納交要譽惡聲。才一爲之。所以盂先生脫口而出。然此等小小同情如何可以不經理智討論。把他養到自然。成了新直覺。叫直覺進化呢。又有關係較大者。當去年我在北京石培子廟『睡昏』的時節。有一天。有兩個清華學校的學生。騎了自由車。從西長安街轉入南長街。恰巧有輛汽車。是從南長街轉向西長安街。若按照行車規則。都從左邊行着是本來沒問題。可惜那汽車夫貪圖、靠右轉灣。可以抄近幾步。於是兩輛自由車北去。一輛汽車南行。走了一條線上。僥天之幸。兩個孺子。不會入井。止把自由車一齊擦倒。兩位少年跌了些蘇木水起來。當地恰有巡警。就把汽車扣住。你說坐在汽車裏一位靈機活動的兩手兩脚先生。如何使用他的直覺呢。他就板着面孔。呼叱巡警道。『我是陸軍次長金永炎。你敢誤我的要公麽。』巡警一鬆手。汽車一溜烟的向西長安街去了。於是可憐的兩個少年。止好巡警替他雇了兩輛膠皮人力車。送進醫院。這段新聞。是載在北京晨報。後來見晨報告白。兩位少年還就是梁任公先生的文郎。現在要講同情。我不是要說癡愚的話。希望叫金次長償梁少爺的命。終之出了蘇木水送到醫院去。愈快愈好。是稍有同情心的人無不贊成的。那麽。我們警廳窮乏。不會十字街頭處處有載傷人的汽車停着。於是當梁少爺等苦流蘇木水的時節。權一減少他們苦痛的。便是金次長那輛汽車。有此能力。金先生却不要納交於梁任公。也不顧要譽於吳稚暉。也不惡晨報之聲。竟不肯表此同情。叫直覺放些光彩。靈機活動的人類。如是如是。我們又要說到算賬生活的人類。不多幾時。北京京報又載了一段新聞。有一天。瑞典國公使館的秘書。從崇

文門外坐了汽車入城。却將一輛載煤的大車撞翻。煤車夫跌倒在地。也出起蘇木水來。那個瑞典祕書又卽停車。跳下來。叫車夫同巡警把煤車夫扛上自己車子開往醫院。醫生接了去敷治。那位祕書便留下住址。仍坐了汽車。自去幹自己的事。雖說這種洋大人在中國地面上是少數。然他們在自己國裏。却習慣了有此直覺。這就是瑞典祕書的祖宗。已算了幾十代賬。陸軍次長的祖宗。止把孺子入井。算做靈機活動。沒有算賬到少爺翻車上去。所以直覺便有程度差等的分別。

現在再來講孺子入井。孟先生在『說明語』的入字上。加了一個『副語』的將字。這個惻隱功課。便十分輕鬆。所以我說軍閥猪仔土匪。皆能自然交卷。倘然我來替他換個副語。把將字改爲已字。成爲『今人乍見孺子已入於井。』那就問題大了。那種難題。我們便不必向軍閥猪仔土匪去開頑笑。向他們討答案。我們并且也不必去窮問孟先生自己。我們可以現成的請頂天立地的玄學鬼孔二先生出來。一天宰我說了一句癡愚的話。說道『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從之是入井救去。當時他的孔師若惻隱之心更發達點。入井原也是一件相對可能的小事。他儘可說道。『仁者其將然乎。其從之也。宜先投之以救命圈。復繫已於起重鉤。有關聯梯。亦可徙下。從之宜不待些須也。故君子將行仁術。宜講科學。升降可習也。器物必豫也。』有何矜張。必將直覺一脚踢翻。直拒之曰。『何爲其然也。』從而訑訑拒人。支離爲之詞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照何邢兩先生替他下的解注。眞糟得一塌糊塗。他們說。『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

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去看看。還是張開了眼睛上當騙去的。眞叫做什麼話。幸虧朱先生還有點腦筋。替他改着說道。『逝謂使之往救。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欺謂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仁者從井。是理之所無。幸我妄說。君子不受他的罔。但人家掉在井裏。要死要活。他不講救人辦法。從井怎樣下去。先一味救了自己不仁再說。還把往救自稱君子。聖人的焦頭爛額。亦已現面盎背。理之所有。理之所無。要同直覺相打。配享大成殿的大儒。也就顧不得隱德來希的靈機。趕理向智菩薩皈依。然而一個惻隱之心。到底還是毫無辦法。若平日早勸天君。曉得世上有井有人。終有一日。人可入井。人之入井。是一件大不忍之事。『君子』必有豫備。『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是聖門常說的口禪。何以起重鈎。闢聯梯。救命圈。不在井旁隨手現成安放。倘早有此種施設。幸我也就用不着設出那種癡愚的提議。也就不叫孔老師那種狼狽。所以直覺還是要經過理智不斷的幫助。叫他進而愈進。不可算做人物。做起難題來。弄得驚惶失措。

這個惻隱。還有一段襲譌承謬的名言。就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老將克魯伯金。也於反對理智作用太過。犯了籠統的毛病。他有一段話說道。『比方一個小孩。掉下河裏。有三人立在河岸。這三個人。每一個宗教家道德家。第二個是樂利民。第三個是清白的平民。譬如第一個首先對自己說。以爲救那個小孩。今世或來世終有幸福報應。於是去救他。但是他這樣做。純是一個計算家。再也沒有了。至

於那樂利派」比方他這樣想。人生快樂有高尚和卑下之不同。救那個小孩。將給以高尚的快樂。那末任我跳下河裏罷。但是假使有人是照樣想。他也不過一個計算家。社會能夠進步也不十分依靠他。這裏還有第三個人。也不計算那麼多。他看見小孩的生命危在頃刻。他就如同一只好狗一般。跳向河裏救回那個小孩。而當那做母親的謝他。他答道。爲什麼。我是不能不這樣做的。這是眞正的道德。』但克老先生說話。雖然說得好聽。他却忘了一個緊要問題。便是小孩是在河裏了。立在河岸的三個人。一個宗教道德家。一個樂利派。一個清白平民。是否同狗一樣的跳下河去。有把握救回小孩。能同去見他的母親麼。倘三人皆有把握。那道德家樂利派還要計較。自然可以說更惡。然而這個清白平民。也不過自己確有入水能力。行一個惻隱之心。不費之惠。便誇說自己『眞道德』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罷。至於入水能力。止有清白平民所具。那兩個飯桶。雖想來世報應。或想體尙快樂。本止能望洋興歎。而清白平民原是責無旁貸的。又何足賣弄他的自然呢。設或入水能力三個人中。惟清白平民缺乏。那兩人遲遲計較。自尤可惡。清白平民好像狗救主。奮不顧身。自更可敬。然這件事情的結果。還是教士救了小孩。享他的報應。樂利家救了清白平民。樂他的高尚。清白平民還止做了宰我口中的仁人。舍身爲人。自是另一美德。我們下文要講的。那兩個飯桶。一得來世報應。一得高尙快樂。無非平日早有預備。鳧水術常常講講。就河水中輕輕便便。否則河水裏本止一小孩。忽爾又添起一個清白平民。既害了宗教家。爲小孩褰裳濕脫。又累了樂利派。爲清白平民皮鞋着潮。那種滑稽

的把戲。『社會的進步。恐也不十分依靠他。』清白平民無所爲而爲。所欲舍者。止見『小孩生命危在頃刻。不能不這樣做。』就是全那惻隱之心。既是惻隱之心。亦仗能力補救。才有意義。於是平日又不能不運些理智。到處設起鐵欄鐵柱。磁磚白石。溫涼水當便的游泳池來。自然大家可做家常便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清白平民。皆是鳧水高手。河中拯一小孩。與街中扶一騎自由車跌倒的相等。固然不要別人的母親來謝。也沒有母親去謝他。社會豈不更自然呢。所以設了許多難題。不叫科學神去輕便解決。偏要玄學鬼豎起清白平民招牌。硬請宗教家樂利派出醜。這不免又是一種未擴充的惻隱之心罷。（我們古人也有『恥獨爲君子』者。就是要擴充惻隱之心。所以激起了羞惡之心。）

於是我們再來講羞惡之心。較惡之心。羞銳利於惻隱之心。所以孔聖常說『小人。』孟老亦言『禽獸。』吳稚暉亦破口而稱『軍閥猪仔土匪。』調笑而引『無賴玄學鬼。』人家亦以漆黑一團兩手兩脚動物反唇相譏。無非要激起着羞惡之心。使人反省。但反省的工具。便是『是非』問題。於是激起羞惡。雖較銳利。然而要想解決他。却靠了理智更多。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

什麼要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

什麼要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

要入這兩層的正文以前。却不能不先提許多閒話解說了許多誤會。才說到這兩層時容易表明我個人貢獻的意思。

（一）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什麼眞如正覺。也不過用幾個物質的麻醉性名詞。叫人昏昏盹盹。悠悠洋洋。得個說不出話不出的精神快樂罷了。其餘什麼淸風明月。高山流水說待像煞有价事。也無非借那取不盡。用不竭。又好又廉。夠惝惝。趁現成。拿來安慰自己的精神罷了。甚至於反證着。棄去美衣佳味。甘心飼虎嘗穢。也借着外物。做個痛苦的乾脆了當罷了。其餘淺近的什麼窗前草不除的理學。熙熙皥皥的農村。更是無辦法而各盡天年的詩中罷了。鬧來鬧去。自己是、「有。」還是借些「有。」恐弄明白了是痛苦。所以拿牠含混了算精玄。你騙我。我騙你。送完了「有生」便是。眞草草人生。他要多這一輪迴。到底爲什麼。故我以爲與其這樣的不死不活。莫若止走兩條路。一是積極進行。連天地都改造一番。便是向前的人生觀。一是消極辦法。把什麼都涅槃了。便是向後的人死着。那種持中態度。還老着面皮。說是爲生活而生活。眞是「現世報」——，「活現世。」漆黑一團所沒奈何落脚子孫。

（二）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斷言「凡」生觀。反此。能到無境無時。便是「凡」死觀。惟有不生不死。終古如此。便是苟延殘喘。）地球是三百兆年的暫局。人類是六兆年的暫局。皆要從地生人生觀。再到地死觀人死觀。不過地球未死以前。我相信人類以後。還要有超人類。人類未死以前。我相信孔子以後。還要有超孔子。石器以後。會有今日的物質文明。今日的物質文明以後還要有

駁得煞張君勱章行嚴各位先生的超等物質文明。物質文明非但現在說不致破產。就是再幾兆年。還是進行。惟先着地球而變成殭石。咸隨着地球而化為星氣。皆我所承認。

(三)本此原則。批評書契後數千年中的人類。數千年的短時間。本以一個旦暮。所以若說也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我可以相對承認。但從大部份着想。就是孔二先生。說不定及不來梁任公梁大先生。梁漱溟梁二先生。(我在此文篇首。已經說過)至於一般普通人。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

(四)我所謂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不是單就善的一方面說。是說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俗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免憤激太甚。若道高一尺。魔亦高一尺。或有時道高一尺。魔高二尺。也有一時道高二尺。魔高一尺。皆可信為實在。此即宇宙傾向真美善。永向之。亦永不得達之之原則。人每忽於此理。所以生出許多厭倦。弄成許多倒走。我在民五的中華新報。最近的東方雜誌上。(東方雜誌民十三正月特刊。題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兩次寫得甚長。今姑不贅演。

(綜以上四條。有兩個基本觀念。一是人類物質文明的進化。還有三兆年。二是人類古今不同。心理亦變遷甚多。梁漱溟先生為生活而生活。不管這許多。所以他有他的基本觀念。一是

人類永遠就是這麼一個人類。二是物質文明是有限。今日西洋的物質文明。已達極度。再進便離破產不遠。）這是他上別人的當。所以他以爲他有許多證据。何不條駁。豈知他所引的證据。如有條駁價值。乃唐煥章到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他若引了。難道對面人也有駁正的義務麼）到了西洋今日物質文明的程度。自然而然便改向持中一路。孔子是持中太早。所以走不到西洋文明的路上。持中便失敗。現在中國應當一面全盤的迎受西洋文明。一面持中。過了一個時候。那種西洋文明及支那持中。又厭倦了。便實行印度的向後要求。）不言而喻。便是滅度。或者也就是他的世界混沌觀念。從此四大皆空。永永眞如。）他常怪人沒有看懂他的書。便下批評。卽我亦有這個感覺。人家沒有看懂我的書。也便下批評。所以我發了心願。把他的大著。連看六遍。抄摘也有四五十紙。看是一定不能算看懂。却悟了各個人的基本觀念出來。說句笑話。他是住在孔聖人世界。我是住在孫悟空世界。他是規規矩矩的世界。我是古古怪怪的世界。說句僭妄話。他是住在哥伯尼以前的世界。一個玻璃殼的天。掛些日月星辰的燈彩。罩在地皮上。玻璃上面。佛坐第一位。玉皇大帝第二位。孔聖耶賢。各有班序。才靈學怪。轆轤廻輪。有朝一日。眞如放光。四大永空。（梁先生的智識。雖遠超於此。然而他的觀念。似乎仍在這玄中。）我却自信住在哥伯尼以後的世界。既不曾有天。何來天理。亦不曾有地。何來地位。（人爲萬物之靈等。）不過無量數變動。及無量數假設。假設成理。謂出自然。名曰天理。亦名詞而已。本無乎不可。假設有

我。謂靈萬物。靈之而已。相對亦足容許。本來無有。如何有空。本來無空。如何非有。文明文明。演進別名。何產可破。兩方觀念。既如是不同。所以我若駁他的。還是惹他一笑。正如人的駁我。也惹我一笑。那爲此文主旨。前面亦略已說過。今再縷述一二。第一。在三四年內。看見厭世自殺之人太多。我終怪他們把生活看得太認眞。第三。經歐洲大戰。物質文明破產之聲。可笑幾與唐煥章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一樣。然而羣衆心理。有口難分。我想是他們生活的根本觀念錯了。第四是前面說過。覺着年來梁卓如梁漱溟朱謙之三位先生的著作（朱先生的思想今又改變）都有點害國病民的成分在內。其禍根還是胡適之先生引鬼上門。所以我硬意挾了予不得已的氣概。要想做這篇拉拉雜雜的文章。向他們哭一場。明知螳臂當車。徒引一笑。也是我盡我心罷了。動筆中間。又遇着丁張開戰。章老將歸農。就并爲一談。更弄得千頭萬緒。無從下筆。僅僅爲三四萬字。延長了一年。我明知生在此種社會眞是不幸。止好把我自己要說的盡量說完了便算。苟其人猶有上帝靈魂隱得來希。靈機活動者。根本觀念不同。止好任他們去自殺罷。」

(五)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故黃帝以前。止酋長各據部落。榛莽穢阻。交通不出數十百里。從城郭。宮室。衣裳。車馬。舟楫。耒耜杵臼。弧矢。物質文明大進。始有國的意味。不多幾時。夏禹便操其樑檋畚鍤。治工程於數千里之間。至於商周。禮樂冠裳。文明大備。於是部落皆成都邑。併合所謂「萬國」者。成立數十大邦。經春

式破國。孝智體晶。桔槔而沒。飼鳶而飛。驅壁策肥。裹糧行縢。周流歷聘者。交通大繁。自然趨於秦漢之統一。由是五百六十尺之巨舟。期年可以畢事。鄭元和遂抵好望角。麥智尼哥侖布。亦尋出新世界。環遊地球，華特的蒸汽機一動。火輪船火車推進。黃髮碧長睛之動物。遂如水四溢。交民巷。海大道。靜安寺。九龍灣。便尖塔高聳。一萬年也不再行矣。故物質文明之於一民族之禍福。我不敢知。惟四千年前舞軒羽兩階。七旬方格之有苗。今因高隱湖南貴州山間之農村。世界人類學小册中。幾濕載其名。所以物質文明幫人類統一地球。從而共產。從而大同。是我所堅信。果爲何等人類。我聳肩而不敢答。好在今之玄學家。彼時亦成鬼久矣。彼亦可不負責也。因而在這一段文章裏頭。始可列爲懸案。存而不論。我們再講物質文明幫助人類在地球上大同之進行。前天美總統有選舉之說。無線德律風。預備臨時添置二百萬具。那就人民普遍監察。運用愈周。共和可以愈眞。如德國之工業教育。雖全廠工程師戰死。工頭能代行職務。工頭又死。工人亦能勉強開工。於是勞工大學學之設備成爲理論。工人智識愈高。合作工廠。將代用資本工廠。業組之社會主義。可不煩流血而成。鐵柱日鑄萬枝。水泥日出萬桶。試驗儀器。充積廠屋。精鐵油木之棹椅。滿貯倉庫。三十里而峨煥完備之大學。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閎富麗之書庫博覽室。又堪跂足。一勵車而千畝雲堆。一開機而萬卷雪壘。人皆爲適量之節育。亦各操兩小時之工。如此而共產。庶幾名實兩符。你想倘要如此「睡昏」的做夢。縛了理智之脚。要想請直覺先生去苦滴滴

的進行。他高興膩。回頭過去。向後要求。走最高等之一路。是其結果矣。然而地球上自有人類。用不着玄學鬼子孫承乏支那。猶之乎江南自有「吾兒」太伯之吾弟稚暉。能長子孫。用不着斷髮文身的荊蠻哥哥。舍却湖南山中農村之樂來留無錫版圖也。

至於梅蘭芳舞衫上之電燈。「小白臉」面上之雪花膏。尖頭政客絨毯下之汽車。公以爲物質文明。即指此乎。然而畸形的結果之來。現象自當承認其如此。故昨夜與吾友陳仲英丁芸軒兩先生行過那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之間。丁先生喟然嘆曰「文明乎。抑外國貨之販賣場耶。」既傷消極之無從。復苦積極之難說。此正與玄學先生大做好夢。毅然消極以爲「人且破產。我行坦途。庶幾挽此狂瀾。」若能得你家第十老祖朱先生所說扶了東邊西又倒。還是能了。可惜東邊既不會扶好。新新公司又將開幕。而西邊却同善社。道德社。大同教。吳鑒光。小糊塗。金剛眼。皆猖獗得遠超過於戊戌以前。你要得孔顏樂趣。他的壇上。便孔子神位。顏子神供。早位上座。你要致王陽明良知。他亂盤裏便王文成的靜坐法。王心齋的泰州躬耕詩。早登在乩字雜誌。他刮你們的面皮。從老先生的梁任公梁漱溟張君勱。刮到小先生的謝健堯謝國馨。使我們切齒痛恨。以爲弄到蛇鼠黃狼。一齊顯靈。廿四夜灶君皇帝的上天。耀武揚威。農民的辛苦米粒。都裝人妖巫道姑。袋裏。皆是東西文化哲學。歐游心影錄。清華學校的人生觀演說稿。間接直接鼓吹出來。這眞是寃哉枉也。也正同梅蘭芳小白臉尖頭政客刮我們的面皮一樣。從激昂的陳獨秀李

守常胡適之錢玄同吳稚暉等。刮到中正的任鴻雋朱經農唐鉞先生等為止。使你們切齒痛恨。以為半洋半相的男女。桃紅柳綠的創作。無恥苟偷的猪仔。皆是我們鼓吹出來。弄得民窮財盡。子不孝父弟不友兄。學生不敬老師。眞是三綱淪。五常滅。這也有些苦哉寃也。若兩面相恕。正可以說大家都無法於道高之一尺。及魔高之一丈。平心而論。那種孔顏樂趣。體驗良知工夫。若在十八世紀以前靜穩世界。用直覺來壓住了理智。不任多事。大家持中過度。實是快樂。現在若個人不負什麼社會責任。偶有少數。抽出自己身體與高隱一般。亦未嘗不足以安心定命。所以上舉的姓名。除兩位謝先生我未識荊外。其餘三位。都曾承過顏色。除任公先生人人曉得。不必再加批評。至於君勱先生漱溟先生兩人的人格。實可欽佩。講到孔顏樂趣來。吾尤服膺漱溟先生。我雖止與同座一次。偕游一次。然四面八方打聽他的內行敦篤。則聞而知之。他的氣度溫純。則見而知之。然在我們逼住不能不做樂利派的眼光看去。梁先生終不免做了十七世紀的一個廢物。我可以自己權且承認。我或者是言偽而辨。他却也免不了學非而博。正是一對少正卯。我至今代他終想不通的。請條舉於下。(第一)持中一路。是要待到西洋今日的文明。才走上去不失敗。這是梁先生自己說的。如此。中國不曾有今日西洋的文明。差不多同孔子時代一樣。有今日西洋文明的。正是西洋。那麼。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哲學裏的中國化。為什麼不去專給杜威羅素等受用。却給中國的梁漱溟謝國馨等先受用。難道不嫌早麼。(第二)孔子當時早走了持中

的第二路。所以走不上第一路。西洋不曾早走第二路。所以就在第一路上全跑過了。這又是梁先生自己的意思。而且梁先生的意思。沒有在第二路全跑過斷不可走第三路。所以印度態度。現在要絕對排斥。絕對排斥印度態度的緣故。無非為要迎受孔子的持中。那麼要全盤迎受西洋的第一路。如何便用不着迎受第二路。絕對排斥第三路的比例呢。這是梁先生自己也要搔搔頭笑起來的呀。(他或者恃有『根本改過』一語。請看第三條。)(第三)姑且讓一步講。什麼持中了能否向前麼。什麼兩條路可以同時並走麼。皆不必深究。梁先生的路是『整齊得狠好玩』的。一是三條路皆是世界化。世界人類皆當依次走到。二是先到第一條。然後再走第二路。然後再走第三路。第三路是功德圓滿最高的一條路。三是果然把第一路走完。自然轉到第二路。(不言而喻。若把第二路走完。自然轉到第三路。)照這樣說來。非但中國要絕對排斥印度化。印度便更要絕對排斥自己的第三路。且一定還要相對的排斥中國的第二路。因為他第一先要全盤迎受西洋化。若也學中國。跨了一二兩條路。走在他於中國化完全不習。定然與中國人不能得同樣之效果。而有難逃之弊害。梁先生。你想。印度人要全盤棄了他自己態度。學過西洋。再學中國。然後再把自己態度拿出。印度人不是頂倒霉麼。若說也可以同中國一樣。把西洋化全盤承受。根本改過。就可以『西』『中』混合而進。在印度亦可把西洋中國兩化。全盤承受。根本改過。也可『西』『中』『印』混合而進。照此比例。西洋中國何不援照印度法。

大家「西」「中」「印」混合而進。令全世界早達最高貴的第三路。豈不於人類進化有大益。何以西洋中國反絕對的要排斥印度化呢。（第四）梁先生個人。止把一個孔子來安心定命排斥了西洋化。居然也其樂洋洋。（難道梁先生已將西洋化的第一路走完過了麼。想決無此滑稽。）就證明個人的安心定命。可以躐等。如此。何以梁先生對於個人。不力求上達。既悉印度化的精微。仍下喬入谷。吃酒肉而樂妻孥。倘支離自解。故西洋化人視你為仇敵。誠淺薄矣。而印度化人斥你為叛徒。先生將何說之解。先生將曰。吾為孔子。即將為喬答摩之預備。然先生不曾成遠爾文。如何能做孔子。（此夫子自道。）殆以東西文化哲學上抄幾條西洋化如何堅卓。當全盤承受。即算已成達爾文。所以儘管自然轉入第二路。去做孔子。然則先生描寫孔顏樂處。倘加倍精細於描寫西洋化諸條。是先生又成就了孔子矣。如何不急急進而與喬答摩合體乎。終之。梁先生說得整齊好玩。太高興了一點。便矛盾百出。所以全書儘管天花亂墜。引證得翔實。在矛盾中。不免都成了暈駭廢話了。一個人決不能包辦一切。梁先生既願吃酒肉。樂妻孥。服膺孔子。在我謬妄。則拍手贊嘆為進化。全書中描寫孔顏樂處。定比康有為陳煥章不同。可與梁先生的人路同一佩服。何以欲解其叛佛之迹。陽極尊之。而陰置之死地。（絕對排斥）又惡守舊之名。名則為雞向前。（第一路）實則畫之半途。（持中）梁先生之心或無是。而迹實如是。效又如是。梁先生答胡先生。言陳仲甫先生在前錄中。說「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口不

得。』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我是沒有敵人的。梁先生說他沒有敵人。在他個人人格上。何消說得。沒有敵人。我信胡陳二位敬佩梁先生。也是過於別的朋友。但梁先生書中。却不免來了『敵言。』所以別人也用着『敵駁。』這正所謂大家當仁不讓。言敵而已。非人敵也。梁先生說『我不覺得反對他們的運動』只眞是梁先生苦不自覺。所以別人也不能已於言。梁先生以爲西洋化要全盤承受。如是優禮西洋化。宜得崇拜。何反來咨嗟。然此等滑稽。不嫌儗不於倫。（實在儗不於倫。惟類例却如一。）有一現成的比例可說。若曰。梁先生東西文化哲學中的全盤承受西洋化。恰與曹錕完全宣布中華民國憲法。無心而相同。梁先生是拿西洋化開頑笑。曹錕是拿憲法開頑笑。我可信先生之志則非是。而先生之實乃有然。道德之價值。空言無益。乃在事實。故孔子罕言仁。倘滿口致良知。天花亂墜。求其隱。付諸一嘆。則聖言無光。梁先生所言孔顏樂趣。彌覺聱聱者。非他人不能言。乃有人格照映之故。而云『西洋化全盤承受。』人乃置之一笑。即梁先生其實藐視之。而且不屑過問之反響也。倘用意若曰。事必分功。賢者識其大者。吾任持中之道。不賢識其小。讓無聊人去承受西洋化。誰則堪此蹂躪。報之曰孩童宜矣。有如王陽明。亦其人格事功。兩相輝耀。而後言益見重。否則曾國藩之道學語。周孔教亦言之矣。有價值耶。今之士夫。不以梁先生之模範紹介於人。却欲以梁先生之美詞宣揚於世。豈要軍閥政客。及洋八股學生。發電投稿。尚無料耶。今有人焉。內行一準於孔子。或陽明。然

而口不一言。口所言者。聲光化電。兩利公理。竟足與第一路內人抗手。如是在鄉而一鄉化。在國而一國化。東西文化哲學中之西化全受。中化持中。一定成功。張君勱先生自治學院中。亦人才輩出矣。否則彼此皆以學案語錄相欺。麻雀之聲。達於戶外。西洋之學。斷爛朝報。最好結果。多幾個教士式的廢物。否則簡直再燒教堂。重起義和團。梁先生乎。你以為西洋不持中乎。你上了自己的當了。請觀下文。

（六）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雖生才不遇。我亦可以相對承認。然一民族全體總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評。誰實分兩較高。便是此民族內的分子大半較良。誰實較低。即此民族內的分子大半較劣。什麼『持中』『前進』。不過各民族的哲人構成道德的方術。標一最概略的總目。而其千百細則。如何配造適宜。纖悉有效。則良劣分焉。自春秋戰國以來。有文化者四族。一白種亞利安族。即所謂希臘羅馬。至於英美德法西洋化之民族也。二白種閃彌罕彌兩族。即春秋前之埃及巴比倫。中古以來為希伯來。下至亞剌伯之民族也。三黃白合種。印度民族。四黃種。中國。宗教皆創自亞剌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響。故一為神祕。一為虛玄。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麼佛什麼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傳中人物。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邋遢。專說玄妙空話。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請他講人死觀。凡懶惰邋遢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後。他們必定止賸少數在山谷中苟延殘喘。（內惟猶太少

數流徒者。併入歐族、）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沒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斯禳疾病等。向最古傳下來的木石蛇鼠。獻些虔誠。至今如此。卽什麼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面。若照他們多數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斗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含餔鼓腹。算爲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等）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六朝人止去配合鄉老的閑談。所以止是柴積上日黃中的話頭。到配了規條。便有了威權）所以現在讀起十三經來。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晤對。還是溫溫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儘管那種良知先生。已是粗枝大葉。然還弄得小後生看花是天理。折花是人欲。板殭了半邊。然而只種民族的眞相。纔是止曉得擎了飯碗歇工時講講閑話。完工後破被裏一攢一覺黃粱。揩揩眼眦再做工。怕做工的小半。便躱躱閃。去雞偸狗竊。有福的跟着鄉老。在柴積上日黃中講講玄學。賞玩賞玩清風明月。雖局董也有什麼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許多空章程貼着。他們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飯也不像吃飯。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淚亂迸。指甲內的泥汚積疊。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

低淺。止有他們客住一種矮人。性情脾氣。雖也大略相同。惟勤快得多。清潔則居世界之上。所以拿他的總和看起來。他家雖有名的聖賢極少。却一定無名的局董。倒是振作。因爲他的老大哥（支那）的性質。穢的程度。固然沒有超過印度亞剌伯人。懶的程度。却差不多相同。懶則必說大話。又必向內山安閑處亂攢。深恐他們久而久之。也要卜宅湖南貴州山中。現在要講一個算賬民族。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橫豎我在下文。此處彼處。把重要的。還要說着。今且不必細表。講他的總和。道德叫做較高明。請凡到過他們家裏。有如張君勱章行嚴梁任公諸位先生。摸了良知。不必偏激。講與梁漱溟先生聽聽。我們自己顧些面皮。然後批評人家。我們持中。持的什麼。他們算賬。算的什麼。至於拿善進惡亦進的原則來說。他們算賬的惡人。一定有中國沒有看見的。幷且也是中國維新黨。正如法泡製的。然他們多數算賬的好人。也有合了兩個孔子。都抵不過一個的。難道我們可以盲了目。止當不看見。瞎吹我們的持中。勝過他們的算賬。歷居鄉。人與人不服善。人人知爲惡德。難道可以倚仗了『稱拘』媚世。不服善到如此。所以『他們物質文明破產。他們道德擱淺在第一路』。據了幾個發牢騷人的激言。嚼閒蛆人的自誇。或在外國四馬路。被野雞拉了去。就下斷語。說外國上海。全城女人皆不着袴子。就引來算金科玉律。著起不朽著作。若曰『你看不懂我的書。你駁你駁。你也不敢駁。』眞立直了做夢。這一番的西化破產謠言。（西化革新。入於尤高尚的一境。則

有之。如帝國主義完全掃地。社會主義將代共和。皆在實現及醞釀中。）却引起了一個新問題。梁先生書中。已把往事詳述。說我們對於西化。初但注意極可笑的物質。後乃得到了賽先生台先生。就得了歸宿。所以斷定他尙擱淺於第一路。因爲賽先生是智識。台先生雖是道德。止是公德。我們這農民民族。對於他四圍的鄰鄰。如西域東夷。在私德素算我們是講究。故以私德自豪。及這個綠眼睛的動物東來。觀其舉止。接其言動。着實有些吃驚。然不肯降服。便不與講「行」而與講「心」。故稱我曰持中。稱人曰算賬。又把人倫理方面之篤厚者抹煞之。把他與我們抵觸者詬病之。不幸就是詬病的一部分。算起賬來。又算他不過。雖良知之少年。亦將男女戀愛。做看最神聖。居然把什麽王陽明要大哭三日的有島武郎與波多野夫人。然昂昂與文天祥史可法同傳。還說是殺身成仁的良知。這正證明良知破產。算賬奏凱。於是純正如梁漱溟先生等。與算賬更勢不兩立。其實洋鬼子並未物質文明破產。道德也並不算賬少年眼光銳利。稱他爲殺身成仁之天理流行。確是天理流行。破產算賬的諡言。價值還低過於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簡直同三十年前政事一樣。有一御史上條陳言與洋人打仗。止要各肩黃豆一袋。或挑水擔一副。洋人趕來。委豆於地。橫担於途。洋人一跌倒。脚直而不能起。預備繩索捆綁是了。脚直是前三十年御史的話。西化破產。洋聖人算賬。這是今日出洋博士大學教授的話。民族如此低劣。眞要氣破肚皮。若我也怕罵「洋子洋孫」。不揭此黑幕。我眞對不過孔仲尼王陽明。幷且我

順便要向陳仲甫胡適之諸位先生商量。這是梁漱溟先生提醒的功德。我們中國已迎受到兩位先生。——賽先生台先生——迎之固極是矣。但現在清清楚楚。還少私德的迎受。（此零星的揀些較可作惡。或勝奇。或細小者。偸偸摸摸。大家拉點扯點。未曾正式的鼓樂迎接。）這是什麽東西呢。就是可以迎他來做我們孔聖人續絃的周婆的。叫做穆勒兒(Moral)姑娘的便是請她來主中饋。亦且無妨牝鷄司晨。才把我們那位灰葱頭的局董。不要老是曲肱飲水。振作點。一面本要天理流行。浴乎沂邊之游泳池。（巴黎森河邊便有。）風乎舞雩之列樹下。一面不妨狐貉之厚以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申申如。天天如。像個在文明人境。商羊莘實。陳於客座。鳥獸草木。采作標本。老農老圃。再不許駡爲小人。周冕殷輅。一定要隨時打樣。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獨子其子。不獨親其親。決不可任梁世兄恐怕抵觸。持中亂說淺薄。（明知借他招牌假託。說得對。亦何妨說不啻若自其口出。）於是穆太太對一班徒子法孫。溫溫和和的。常川教導。使得他們出門與父親親嘴。（孺慕）上車替娘舅提包。（服勞）飯是攤着卓毯吃還是一粒飯顆不掉。痰是隱在手巾噝。莫說骯髒痰盂宜設。指甲修得爍光。鬚根刮得皓白。（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別人作事。莫好像餓煞仙鶴。延頸而旁觀。千人一室。勿好像閑空癟三。張目而互看。（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小節說不其盡。大義更要效慕。朋友託孤。可千萬家財。代管二十年。增產兩三倍。積起賬簿數箱。一一編號而交付。海輪觸冰。頃刻要沉。送婦孺穩上端

艇。二千人作樂唱歌。談笑而共逝。（舍己爲人。）算賬的穆太太。斷斷不弱於持中的老『夫子』也。所以迎受了

穆姑娘治內。

蔣先生請他興學理財。

台先生請他經國惠民。

如此。庶幾全盤承受。如此專心在第一路上。向前進。開步走。是爲正理。何可折回半途。（持中）哭哭啼啼。向老邁的孔繇爺爺。討索冷飯剩羹。逼得他曲肱飲水。沒了法。還止好溜回桃源洞裏。直達貴州苗山深處。耕田鑿井。強度鼻涕眼淚之歲月乎。

（七）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但欲解說一切之『可』。永遠不『能』。能解一切之可。無異說能知無始之始。能知無終之終。能知無外之大。能知無內之小。這自然不能。惟能雖不能。而可則自可。向可中求增其能。是之爲學。不問其可。自信別有所能。是爲美學態度。不信其可而願姑試其能。是爲玄學態度。心知其可。不肯自限其能。是爲科學態度。

以美學玄學科學三態度。包括一切之學。我在民八投文新青年言之。當時美學稱文學。玄學稱哲學。後數月。不記那位先生。又於北京大學日刊言之。彼美學作宗教。玄學亦作哲學。玄學與哲學。本爲一家。惟哲學之名。古曾包括科學。在此三分別上。不如作玄學爲便。第一類則無論

當概括之名詞。名之曰情學。則較合。然因情學二字太生疏。故姑以美學文學宗教等代之。文學不能包美學。美學則能包文學。惟仍不能包宗教。宗教自然愈不能包美學文學。惟此第一類。實包有宗教在內。所以若稱情學較合。今用美學代表之。請讀者勿詆其疏漏。且於三者皆可別立便利之名稱。下文當隨宜稱之便利之名稱如左。

第一類美學文學宗教。可便稱之曰情感學。

第二類玄學哲學。可便稱之曰情理學。

第三類科學可便稱之曰理智學。

古稱哲學爲智學。即與科學未分家時。哲學實自以爲彼是理智學。與宗教美學等的感情學爲對待者也。惟稱科學爲理智學。止方便稱之而已。實未極貼切。科學固純然爲理智之事。然彼僅接受理智成熟之一部分。而未成熟之一部分。仍隸屬哲學兼賅情理的理字中。（又以上三分別。謂可賅括一切之學。僅就性質言之。世間儘有雜有三類或兩類之性質。別有面目而自成其所謂學者。賅而屬之則可。畫而隸之則不可。故學術家目錄家等之分類法。自又各有其自己之門類。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

美學玄學科學三者之於人類之學。猶輕養二氣之於水。缺一而不可。惟各有其成分。成分將如何。則謙謝不敏。曰。止信「可」知。尚未「能」知。現在謬妄武斷。則美學科學各四成。玄學

則二。似狀態正當而不顯其畸形。在今日西歐北美之態度。美學四。玄學一。四。科學四。六。所以為學家似乎奪了玄學鬼的飯碗。稍呈不安之象。而科學破產之訊咒亦恐以言中國。不就成熟者面言。但就形式方面言之。文學六。玄學三。九。（若就成熟方面言。難道今日中國文學哲學家有如許之多。必引世界匿笑。）科學○一。所以玄學鬼拿了別人醫治『武士道』家的方子。來醫治新生孩子。不給牛乳奶粉他吃。倒要灌巴豆大黃。便叫科學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小手。戟指毒罵曰。你這玄學鬼。你在歐州飯也沒有討處了。你還到這裏來大搖大擺。科學小廟裏的香火老老。亦起而應和曰。這個臭獼三。拿我們先施公司玩具部買的機關槍來打倒他七零八落。這玄學鬼還是捋捋鬍子。笑而不動。徽答曰。小孩兒老頭兒。不要鬧。你們太粗太粗。（指物質文明）自有精。精。精。（指靈機活動。隱得來希。天理流行。）這就是此次科玄之戰的小影。所以我已總批評一句曰。『混鬧一場。』至於對各人崇論閎議而言。很給我們許多片段精微之智識。雙方皆極美富。惟戰爭却各不曾針鋒相對。而徽言多中。却推任叔永先生。彼溫和而娶科學家名人人格多數無不偉大。即騷勸君勱先生勿偏信峻肅的理學中。包辦君子。恐結果則迂遠固陋其說。我於此就本地風光而言。張先生雖自信年來人格之愈高。得方於內外名儒。然丁先生固粗頭亂服之科學家。『反對朱陸。』排斥玄學者。何以彼之可敬。愛即張先生所大首肯。並與張先生同。倘議會中盡如丁在君。也決不鬧五千元之把戲。不必盡如張君勱章行嚴梁漱溟也。

是見人格用『心』造。乃印度之苦行家。黑暗時代之經院教士。——今天主教之基督派如故——宋明之道學。試驗而效實平常之一方法。孔墨老莊。釋迦。希臘羣哲。皆不如是之刻狹。至顏習齋等躬行君子。不好窮究『造意』後。至於近世。若曾滌生之類。皆世稱君子人。都已變易宋明刻狹之氣度。仍歸於和易。吾上文所謂如入深深黑暗之廣大教堂中。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實因長袍端垂。明晃晃的金十字隱懸胸前。凝然不動。駭得三歲小孩。苦面不敢哭。閻王殿上。殊非人境。故有人疵議『栢格森的直覺。便是良知』說他不是。自然不可。然我想『謳謳巴黎時髦女人。』亦是丁先生的戲言。至於栢格森止是談學。並非談道。則不可不分別。若援彼為西洋王陽明。充作偶像。大建道學廟。則斷斷不可闔此滑稽劇。有如佛者。教人出世之道。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來裝點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規條上。生出戰慄的威權。真弄了一齣悲劇。你看南宋以後。社會多少乾枯。經老韃子（元）小和尚（明太祖）同他們纏夾二先生了一陣。空氣裏稍有一點生趣。不料他又要噓冷氣。幸虧所謂王陽明顧憲成之類。也是粗粗粗。就被顧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韃子的世界。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們的經院黑暗時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藝復興是清朝。我在民八新青年所作一文。即言東海西海。心理並同。空氣不必用舟車交通而能同。西之希臘小亞細亞。像春秋雅典。像戰國。羅馬像漢魏。中古黑暗時代像宋元。文藝復舉像清朝。時域的短長。雖略有參差。而大致符合。故今日社會尚有一種怪聲。羣謂我們還要

從文藝復興入手。又是騎馬尋馬。倒開火車的大謬誤。我們今日文學美術。自然也當整理改造。正是接連了。合他光大的時代。與歐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復興之草創物。其事正同。不必我來盲目瞎說。可用事實證明。今之所謂國學。在顧黃遠接漢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爲復興。於是戴錢接顧黃。段阮接戴錢。經洪楊小頓挫。俞樾張之洞黃元同王先謙等又接段阮。接俞張等者。如劉師培章炳麟等。竟跑進民國。或尚生存。何時黑暗。而當復興。即文學美術。但就中國言。清朝至今。亦復興了漢唐之盛。經過南宋元明。何時黑暗。而當復興。難道把戊戌以後十餘年之一短時。給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打倒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又經陳頌平與吳稚暉。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便算黑暗麼。然而其時恰又製造了中國倍根狄卡兒斯密亞丹等。如丁文江張嘉森章士釗等一羣怪物出來。乃是文藝復興後的新氣象。何能算黑暗。文藝不會黑暗。復興二字。眞算無的放矢。洩氣下向之談。只種文藝復興。科學破產的不根讕言也竟會同洋鬼子。腿直。及八月十五以後天翻地覆的笑痛肚皮話。一同在文人學士口中嚼蛆。這民六至民十三的七八年。眞叫黑暗。（空辜負五四運動）所以偉人一齊破產。名流異常出醜。豬仔土匪竟滔天撒糞。得罪得罪。我們也太露形。整整衣褲。再向下講。

正正經經公平判斷。美學文學宗教等情感學是父親。玄學哲學的情理學是母親。科學是他們的少爺。情感學照性質言。是一個癡愚盲目的女性。爲什麼反叫他是父親呢。因爲在功用

上講。乾乾不息冒險猛進。胡說八道。大胆亂講。簡直熱烈的像投標一個孕蛋。有不恤糟塌二百兆精蟲的氣概。只非父而何。倘那種巢居穴處的野蠻。沒有一種老奸奇滑。而又想入非非。披了頭髮。蔽了樹葉的野蠻聖人。替他們想出蛇虎有鬼。管風雷有神司。皆可得祭拜而爲保障。就如何能入山林。不罹不若。能居曠野。自信無恙。所以宗教實是愚人不必講理。容易說懂的慰樂妙品。就是到了眞聖人時代。雖一面說未知生焉知死。一面還是祭神如神在。迅雷風烈必變。用意自然亦是無惡。不過欲借屋漏寅畏。自雇巡警跟隨。縱到了科學出世。還是靈機活動。隱得來者。滿口抵賴。上帝或無。天理終有。一心糊塗調解。情願曖昧不明。就其善意而說。終爲容易將愚人檢攝。因此。不但固狹的理學家。口不言宗教。實迷信寅畏上帝。即明通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倘堅稱宗教可以與宇宙同盡。其實彼所指之同盡物。乃爲宗教家久假不歸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與宇宙同盡。即我自己安慰。亦假設了一個漆黑一團。才算自有着落。而謂我與萬有。皆其變形物。暫時有我。即當台唱戲。此戲乃爲自唱。無爛污可撒。并且厭世亦是無用。還要登台。暫時萬有。即從前之我。亦即將來之我。如此明白曉暢。何用在我書房之中。必雇巡警監我。而且巡警何在。已徹底徧搜而不存在。何能自愚。倘要代用上帝。請一博愛先生。即彼在我心腔。亦在萬有心腔。無毛孔而不存在者。做個畏友。是我心悅誠服。决不敢否認者。其人如作惡。即不明以上之理。似別無他故。倘謂究不如上帝之易解。則請問持漆黑一團之理者。止我一人。信上帝

者。兆兆兆兆之多。何以上帝亦未嘗能。古今中外之教士非教士。作惡者如恆河沙數。倘加一極不敢當之非維語。獎我曰。子之理想同亦是一義。然不可以遍喻人人。我則對曰。承先生讚譽。我想子之曉然無上帝。固百倍於我。子所不願明白闡說。爲安普樂。其實先生殊誤。先生平日篤信宗教之難滅。不但取其功用。並且震其勢力。以爲如許愚人。即口枯舌乾。至高則青年會。絕低則拜蛇。明通則大博士。凝愚則「小糊塗」。無一肯容納子說。可見宗教之不可少。我則曰。到焦點矣。如其然者。安慰愚人。自大有人在。我等止當尊重彼方亦一是非。敬愛之如常。不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足矣。此所謂時代尚未至。不可操切。如拜蛇時代。慢慢望他爲未知生焉知死時代。又慢慢望他爲隱德來希時代。更望他爲雖無上帝宗教……時代。從一個殺人而祭時代。漸進漸進。覺使如我無神之徒。也容許在光天化日下做雜誌文稿。就皆由有人努力復努力之故。如我無神者。今歐洲社會黨。至少有五百萬人。無神之人。更強以宗教安慰之乎。抑聽其一無安慰乎。則可見別尋一極有趣味之慰物安於信仰中。乃開明人境學者之責。身既不列教籍。而又剛治哲理。如何還把信仰賤賣於宗教。作錦上添花。而不向雪中送炭。信仰之原則。在能貼然安慰。而又饒有趣味。故蔡孑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亦是一法。然僅僅美學。情感慰矣。而理智闕入時。尚或未有所對付。倘付以隱德來希。此即三杯「臭麥燒」把自己謳醉。萬一中夜酒醒。布衾如鐵。灰冷何如。故欲以美學代宗教。必更助以有着落之無終始。無外內。神通廣大之後盾。非我

漆黑一團之老祖爺爺而何。如其有人生觀者。如下棋。然創造出無窮極。無比擬的玻璃花球。丟去一個。還續一個出來。如其有人死觀者，還到漆黑一團。也剛剛恰好。惟不要不死不活，即表面以隱德來希。靈機活動。天理流行自慰。甚而至委心美學。口雖言『就生活而生活。』實則自傷其爲待決之囚。聊以忘憂。則殊可痛也矣。否則本不曾生。又何用殺。而曰『我於生活認眞。我會要想自殺。』阿彌陀佛。愚癡哉隱德來希。可憐哉靈機活動。苦惱哉天理流行。

然宗教實爲未進化之信仰學。無論殺牲拜蛇。敬鬼神而遠之。或隱德來希。及天理流行，其爲思想家則同。故哲學是其所戀愛。至結爲夫婦。（下文再詳。）美學則彼（宗教）爲發明家。至今滿城高塔。遠山紅屋。廣殿風琴。古寺清鐘。什麼『佛洛命斯。』什麼天台雁蕩圖畫家音樂家等認有豐富材料者。還是他的殭屍或變形。文學則彼爲創造家。神話苗歌。洋溢於獸蹄鳥迹之世。於是雅頌作，而風謠繼起。道德經繫辭傳皆未作也。鄂漠之時。亦前於小亞細亞七賢之名理者六七百年。然美學文學自身。彼等自有其理想中之熱情。不必上帝能創造萬物。彼亦自詡別有萬狀萬境。在其胸中及手底。於是世間尚未有此人物。無端而描出此人物。寫出此人物。世間未有此境界。無端而造出此境界。指出此境界。而又自認爲非眞。却莫不賞其神奇，自認爲非眞。所以自然與宗教分家。莫不賞其神奇。哲學的伊。亦就愛好之。既委身於宗教後。又再離於美學，（文學本爲美學之一體。）以誕育其甯馨。美學文學將隨信仰學與宇宙同盡。爲吾之所堅

信。美學文學且與信仰一表一裏。一動一靜。所以安定信仰。醇化信仰。吾又堅信。惟彼等質一味熱情。不恤精虫二百兆。尋一孕蛋。未免糟塌太甚。所以不可使之孤陽獨盛。變爲虛華世界。質言之。美學文學家成分是十歲之四。決不可過。

情理學照性質言。既能多情。又能中理。似是男性。今謂之爲母。亦於功用上言之。坤順發育。庶物咸備。皆以爲基礎。彼能耐心與其前夫『宗教』同處甚久。指摘其迷謬。將護其信仰。至於不可忍。方告離異。然情分甚重。與之爲朋友。以迄於最近。用其斷離時所撥『信仰』之財產。培植理智。且不斷情欲。再醮於美學。彈琴哦詩。居室極樂。遂就人境而盡人力。結科學之珠胎。風火地水。點線面體。談天博物。燒丹鍊汞。初止閑傳哲學太太多才多藝而已。而太太亦不敢驚世駭俗。常口說隱得來希。天理流行。冀勿傷前夫之友誼。然自『後夫』爲『前夫』幽禁許久。遭一黑暗。及至天上人間。重尋得美學郎君。遂於悲喜交集中。把科學小官官產出。這位小官官一出世。便專與母親之前夫爲難。其父固不直於宗教阿兄。亦不知所助於科學愛兒。惟仍陶彼情。適彼性。表示中立。惟其母哲學太太左右爲難。有時『玄學』心腸太軟。還是隱德來希。天理流行一派敷衍話。阻止寶寶少爺的趁兒。有時『愛智』本性發作。又幫助那小後生發明一科。一科復一科。始而止把玄學鬼笑爲物質文明者。量着秤着拆穿西洋鏡。近來漸漸把玄學鬼矜爲精神文明者。也有許多量着秤着。要想把西洋鏡拆穿。簡直有好些。差不多拆穿。或竟已拆穿。於

是玄學鬼心裏着慌。嘴裏還是『大搖大擺』說。有隱德來希的法寶在。把人生觀九端合理稍錯綜者。駭禁小節的朋友。說是萬萬拆不穿。豈知隱德來希的九端。有什麼神奇。短時拆不穿。長時還要拆穿。至於漆黑一團。他拆是願意人家去拆。拆又一定可以拆穿。無如他是無始爲始。無終爲終。無外爲大。無內爲小。拆了九端。又有九端。又有九兆兆兆兆。數下去。又是無數爲數。拆穿的工程實在浩大。宇宙一日不完結。恐科學小官人雖強。功課終不能畢業。但是拆到那裏是那裏。便是哲學母親遺傳給他的性質。他不能叫可穿者變爲能穿。穿得不多者變爲漸多。也對不過他的母親。便是母親還讓『玄學丫頭』鼓脣弄舌。不請愛智老夫子竭力幫寧馨孩兒的忙。不張君勱先生果是個『哲學家的』賢母。也就出爾反爾。大大的說不過去。人生觀有九端。倘非科學所能解決。正是玄學鬼要大顯神通。指示科學來解決他才對。反幫那假爺宗教。請個隱得來希來。威嚇科學。眞叫做『無賴』。如此科學者。讓美學使人間有情。讓哲學使情能合理。彼即由合理合理得到眞正合理之一部分。美學隨宇宙而做工不完。哲學隨宇宙而做工不完。科學區域。亦即隨宇宙而日擴日大。永永不完。物質文明之眞正合理者。固是他管轄。精神文明之眞正合理者。亦是他管轄。如有挾人死觀之人。與其詛咒科學破產。毋甯希望世界末日。我所謂許多閑話。竟寫了萬有三千字。姑止於此。再講正文內直覺中的羞惡。

什麼要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我樹習慣采作羞惡之對象者。最不堪的是男盜女娼。二者又

以女娼爲更醜。故下作人之洩忿。每以辱人之母。使對方內愧。以驗其強弱。若屈服者便爲無恥。因此。我已在總論之末。設有遊戲譬喻。以明直覺非由天賦。若曰『天津祝壽的或對靳雲鵬說。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罷。靳先生必紅漲於臉。勃然大怒。然若對勞愛喬治說之。彼亦止笑謝曰。伊想無此興會了。伊想無此興會了。則此羞惡之直覺。實曾賦自環境。並不出於天然』這就中外之環境言之。即就一國男女之環境言之。亦證明羞惡實有異同。倘壽久錁之八十壽翁。就壽筵而語其子曰。尊大人矍鑠如此。實還可續娶一新太夫人。必羣相笑樂了。無一人愧恥。足見女子之不可醮。醮則其子將爲小龜奴。全由程朱老夫子等造成此直覺。直覺爲理智之產物。曉然甚明。今就此至大之羞惡。再引事實。把他申論。范書列女傳。『陰瑜妻。荀爽之女。名采。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刀。扶抱載之。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采因勒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戶掩。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若請程朱老夫子的八股家。看了這條新聞。那荀爽什麼還是八龍中的無雙。簡直是一個毫無廉恥的拆梢流氓。他還是老了面皮。對策起來。有『夫婦人倫之始』等的大言不慚。這叟『老忘八』眞正可羞。然而范蔚宗不過表了荀采一個同情心。把荀慈明的羞惡之心。完全不問。荀老先生也止是傷悲傷悲。懊惱懊惱。一若他那託病騙回。抱上禮車。許多卑鄙凶惡手段。於他的羞惡之心。皆由投胎時閻王並不曾給他。故他還做他的名士。

好了。第二條故事。出在一千七百年以後。『有位松江的周女士。曾經在上海務本女學校讀書。很是體面。後到一個學校裏去教書。因與校長互相愜意。就正式結了婚。不過止有媒妁之言。不曾有父母之命。（好像母命還是有的。）她那父親周舉人。也故作歡悅之色。挈女同舟而歸。舟至中途。突然將其女推墮水中。水急夜深。遂與荀采同命。一個做了縊死鬼。一個做了落水鬼。』周舉人因為其女做出『不端』之事。辱了他的門楣。就把投胎時閻王叫牛頭馬面納在他腦門裏的一個羞惡之心。順了天理。大用特用。又遲了十五年。『湖南有位做修身教科書的謝先生。教出了一個賢郎。又得了天理流行家梁漱溟先生的指導。就服膺了陽明之學。凡是脩內行的古德。無一不書列座右。日本有位有島武郎。是個有妻之夫。又有位波多野夫人。是個有夫之妻。兩人生了最熱烈的戀愛。相約自殺。謝世兄就在戀愛史上下了一筆特筆。稱他們倆是有殺身成仁的直覺。』這第三條新聞一出。不但荀名士周舉人的羞惡之心發生了問題。連陰荀采周女士的同情之心也發生了問題。總之。我們理智家是容易解決。曰。這是時代問題罷了。若在直覺賦自先天家。便十分狼狽了。我想必定有極精微的答案給我的。那精微處。可預料還是請理智先生解決。所以理智審查了情感。預貯些直覺在腦子裏。做個應急時的寶丹。是我們人動物的（或不止人動物）一種能耐。然而環境的變動。靜隱舒緩。一代一代止把老方子使用。好像只是一個上帝欽定的御方。不是父子傳下。乃是兩天開地時造下。也就說得去。若環境變動劇烈。止十五年。便藥不對症。一定發見或是前的直覺（周舉人的）或是後

的直覺（謝世兄的）。終有一個假冒他傳。若要說彼此被環境改動。來就要問誰是改方先生呢。方才喫得那改方先生。便是姓理名智。於是理智在劇蕩變動的環境中。便門診出治應酬一個不了。這就是解決羞惡。靠了理智更多之一說。

什麼要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女娼講過了。這條問題。便可借男盜來引條書本。輕便的作答。胡適之先生說。『譬如我們睡到夜半醒來。聽見賊來偷東西。我們就將他捉住。送縣究辦。假如我們沒有哲性。就這麼了事。再想不到人為什麼要作賊等的問題。或者那賊竟苦苦哀求起來。說他所以作賊的緣故。因為母老。妻貧。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為之。假如沒有哲性之人。對於這種哀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至於富有哲性的人。就要問了。為什麼不得已而為之。天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有多少。為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為什麼子女這樣多。為什麼要老病死。這種偷竊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驅策。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為什麼不給窮人偷。為什麼他沒有我有。他沒有我有。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逐一推思下去。就成為哲學。』他所謂哲學。便是要向着理智。把直覺細細拷問。引出一個較靠得住。又較靠得住的好直覺出來。不要執着『餓死不做賊。你這個東西。無恥已極。打勒能。』便算格了良心。我把胡先生的話作個小引。再引聖賢的書本。孟阿爹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下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凶歲子弟多暴。暴是搶東西也包括在內。實做其男盜了。他說非天降才爾殊。就說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權且

也可說便是漆黑一團先生傾向眞美善。可無問題。就是胡先生的使人對賊窮想。也是權請這個本善之性在那裏作用。但孟先生所謂天之降才。大約說天降以羞惡之才。皆能以暴爲非。不過被凶年餓得肚子要穿。所以痛苦陷溺其心。遂妄羞而爲暴。這就是主觀的以直覺納入天降。自謂不爲暴。於心無愧。全是直覺所賜。甯死勿暴。即致了良知。這套工夫。自了漢用他成仁。原也可取。而且彼以爲人人能如此。即眞美善完全可達。也算有一點兒理想。今日天理流行的再造家。便抱此種宏願。但於客觀上。終欠些圓滿。且於「招呼朋友」的責任上。亦欠些斟酌。不若多用些胡先生客觀的理智算賬工夫。尤較鞭辟入裏。凶歲爲暴者。是陷溺其心。便是「母老妻貧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爲之。」胡先生又下斷語說「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籲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孟阿爹便被胡老板一猜就着。他所說「非天降才爾殊」竟是說天是待你不薄。你耐不得餓死。自作自受。但是說到天降。那賊的「不得已」及凶歲子弟的「陷溺」亦是天降。天還並降他那種東西。便天也早自破產。況且在說這話的孟老爹。天非但降他一個羞惡爲暴之才。并且還降他羞成凶歲之才。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不是尙論古人。也載在七篇之內的麼。爲什麼水發成災。莊稼欠收。成了凶歲。以禹稷與顏回同道者。竟不負陷溺子弟之心的責任呢。眞就是胡先生請有哲性人。要同「爲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等的問題。又天下成了凶歲。何處爲暴。暴的是誰。便又是胡先生要問「爲什麼我有他沒有」的許多話。幸而那種凶歲子弟。生在

國之世。他們沒有被理智教壞。止好低頭承認陷溺其心就證明爲暴是直覺的羞惡所不許。若他們生在今日。給了他一點『哲性。他就要還問。文王視民如傷。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諸孔子。孔子傳諸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現在忽又有了天理流行。隱德來希。靈機活動。乃竟使物質文明破產。釀成凶歲。老實不客氣。我等不爲暴。即放棄人權。才是可恥。你們把火車倒開。將令永永生活於凶歲之中。例來以暴易暴。眞是不知羞惡。是陷溺其心。天理流行諸公。切勿疑吳稚暉將借此即加暴於諸公。我既難此身手。諸公亦無此資格。不過頗似此種話頭。固洋溢於『西化全盤承受』的籮裏。決非我所捏造。吳稚暉特借以證明天之降才。不是如爾簡單。爲暴不即由陷溺。在客觀中降可有此理論。倘要解決一般人之羞惡。恐凶歲富歲不能任天降。就算。那就必定要費却許多理智。籌備一個發昏十一章。才天理會流行。靈機會活動。隱得來希會土造。（不用舶來。）這就是解決羞惡。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之一說。

現在四端之直覺。已把兩端粗粗說明。證明非先天的胎生之物。還有兩端。他自己的面孔。便不像天生。可以省却糾纏。況且直覺也非止四端。不過說招呼朋友的工具。直覺也是一項。這項裏的四端。隱德來希靈機活動家。看是天理流行。招呼朋友一事。可讓吹做天理流行。故順口標明天理流行家江河不廢的四端。我也看做是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惟一是鄭而重之之詞。不必定是記實。若說上了玄學鬼的當。與他們合夥用了直覺。那上面寫了兩萬字。總算說明了。不是一樣東西。不過名目

相同。他們是用的天生的。我是用的人造的。有水晶玻璃之別。他們的是古董。我的是商品。

還有在直覺上。有些小小餘波。索性贅幾行。把他帶說了。然後結出我的如何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便將人生觀收束了。就算完卷。有人說『欣賞美術文學的熱情。也是天生的直覺』是否直覺。且不必屢說。終之不是天生。更較惻隱羞惡等顯然易見。今舉一端略論。即謂『金字塔之流連。人有同情』姑且權認『開魯』之驢夫也與『近東古史家』有同樣感覺。然還是含有時代性。再六千年後。倘上海製造局之烟通。尚巋然聳峙於黃浦江邊公園古物保存區內。而流連欣賞之人。當與金字塔邊等數。所以此例推無一欣賞。不含有條件而成。終沒有那種『天』辛苦的替他『降』着的呀。

好了。真好了。我們來歸結到招呼朋友。如何覆天載地罷。我不必用天理人欲。虛空鑿說。妄吹我能招呼朋友。且大吹而至覆天載地。但以我之理論。及我之事實說明。那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即顯出了了不得的自然。了不得的平常。正該賞彼一扁額曰。『天理流行』又當兩邊加注曰。『只此一家。不許假冒』你想。我們不會占有『漆黑一團』改其牌號曰『人一團』僅在創造衝動中。所兆兆兆兆造萬有。以兆兆兆兆之一造人。足見吾人愛好有天地萬有。以天地萬有作伴。始願盼有倚御自盡。足見吾人愛好以天地萬有爲朋友。我又不會占其造人之料。止造一個我。止在衝動造人的中間。以兆兆之料。造兆兆之他。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足見我之愛好在我之外有兆兆之他。我非人

境不樂居。我又常向人多處去湊熱鬧。足見我之愛好以兆兆之他爲朋友。此事實之天然爲我證明者也。然交涉而以兆兆計數不能把如是簡單的事實便算我心泰然可以『就生活而生活』盲目的以爲順了天理。便會流行。而於又一方面之事實謬妄的占有衝動熾張時。常有有我無人。有人無宇宙的氣概。一若宇宙止需『人一團』。或則止需『一團我』也者。是直有返於漆黑一團之趨勢。或則忿疾其如此。又起了謬妄的創造衝動。欲想法毀我。毀人。幷毀宇宙。別創一眞如。其實卻竟返於漆黑一團。所以就人生觀的範圍。而言招呼朋友而求覆天載地。當分四層討論。理論亦就與事實相符。證明我們新信仰之非妄。四層則。

第一層。人生觀不是人死觀。

第二層。人生觀不止我生觀。

第三層。人生觀共同他生觀。

第四層。人生觀才有宇宙觀。

曷言乎人生觀不是人死觀。蓋言人生觀者。言生非言死。『涅槃』『自殺』等之致滅。反乎人生觀。『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盡。表面雖敷衍。實則徒存軀殼。亦反乎人生觀。我之『大我』決意不慊於漆黑一團。始由『一團生』散而爲『萬生』。因而有人生。因而有『我生』。人生乃宇宙前進之一幕。我生卽人生幕裏之一角。宇宙大劇場之兆兆兆兆幕中。萬萬不能缺一我。故一

當善其相當形體之我。二當善其相當時間之我。俾我得演唱精彩之戲。於相當之食。相當之色。足以維持我生者。皆斟酌盡善。可取即取。就我爲謙詞。名曰人慾橫流亦宜。就招呼朋友爲徵實。即我亦在覆載之內。並有一份之食色。以善我生。看花而覺其好。固是天理。好之並欲折之。果用理智。衡以世法。非偸非濫。吾齋有瓶。瓶當有花。亦竟折之。折亦天理。若就招呼而起義。並可正色曰。不折此花。無以樂吾生。即歉於招呼之量。蟻穴可以崩山。招呼『朋友中之一我』爲不周。將結果可以天不成覆。地不成載。宇宙不能前進。以我爲朋友而招呼。其自重如此者。所以重人生觀也。（但我此說。與近日有持楊朱爲我之說者不同。彼意中之『我』。既無此條之橫。而進觀下文我於『我』之界說。亦不盡於此條之『小我。』）

曷言乎人生觀不止我生觀。蓋言人生觀之名詞。乃加於全體生存之人。非止加我一個之生人。我不曾占有造人之料。止造一我。以兆兆之料。造兆兆之他。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在事實。當矣。因而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兆幕中。遂出現一幕精彩的人生劇。然僅僅非人境不樂居。又常向人多處湊熱鬧。愛好兆兆之他爲朋友。彼此『就生活而生活』彼此『順天理』而待盡。似彼此皆止爲我。未曾彼此負招呼之責。并且未曾招呼人生。而至覆天載地。則人生一劇之能否精彩。亦必發生問題。於是取我之食色。皆當斟酌盡善。即恐妨礙他人之食色。歉於招呼之義。此招呼之小焉者也。於是盡量的改進天然。俾人生益爲五光十色。即招呼兆兆人生。至於覆天載地。設或人生非特不能覆天載地。而

且招呼不了。必捐吾一生。始得光大全人生。拯救全人生者。亦儘可以殺身。殺身無所謂成仁。正同牛羊之殺。全我人生。同一取於此有。以供彼有。惟牛羊則被吾人妄託親疏而強刼。大有待於討論。我則自度需要而捐之。不出於盲目。蓋當於宇宙前進之理。了不同於涅槃及自殺。招呼朋友而至於損我生者。又所以重人生觀也。

爲言乎人生觀其同他生觀。蓋言人生之一劇。將以他生爲燈彩與布景。演之遂更精彩。今則妄託親疏。殺牛爲太牢之饌。烹羔製美錦之衣。僅僅取彼之生。以供吾生。猶曰『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盡。烏乎其可。痛苦相同之朋友。倘不設法招呼。將徒列疏遠而宰殺終古。則更疏遠之茫然之天。及塊然之地。更何暇問其覆載。以親疏爲不得已時之方便。已覺抱歉。況自居萬物之靈。竟以親疏爲終古天賦之權。其荒唐爲何如。四時之序。功成者退。萬物過庶。可以節育。此吾人將行於己。亦可同樣紹介於朋友。即是人口將按可居之地域。分配適宜。以節育抑制其繁殖。此法亦可紹介於他生物爲之。吾人將於適當時期。蹔有超人接演第二幕。有如今之人類。可許積漸稍滅。此法又可紹介於他生物知之。區區人類衣食問題。如吾前章所云。嘗暫取於有法人所暴殄之精蟲。則有穀實雞子之類。又有若人所無用之頭髮指甲。則有羊毛罽衣之類。又責難於科學。至取材於金石。終之竭吾人類招呼他生物之能力。冀日泯其親疏。斯之爲正當。否則倘異日超人若見疏吾人。與今日吾人之見疏牛羊相等。烹人以充超人之食。彼倘曰知有親疏。乃良知中天理之流行。滑稽將何如。所以招呼朋

友。決不可遺他生物者。仍所以重人生觀也。

易解乎人生觀才有宇宙觀。蓋言生而至於有人。宇宙之戲幕。自更精彩。至此而挾極度之創造衝動。及最高之克己義務。始可自實因人生庶幾忝爲萬物之靈。（若享權利時。自以人爲萬物之靈。乃絕大錯誤。）凡覆天載地之大責任。爲宇宙間萬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壹由吾人招呼之。如此豈是『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盡。可以勝彼艱鉅。是故人也者。吹個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團。而使處辦宇宙。又以處辦得極精彩的宇宙之一段。雙手交出。更以處辦宇宙之責任付諸超人者也。招呼朋友。實際亦知未能及於宇宙之些須。特有『科學萬能』。在區區覆天載地。正可當仁不讓。責難吾人如此。眞所以重人生觀也。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顧吾朋友。勿草草人生。此柴積上日黃中最誠懇之忠告也。——一九二四年。——

▲科學與人生

人類的歷史。在有史以前。是很難稽考的。如果以一百年爲一時期。那麼起初的二百萬年。是原人時代。跟着就是老石器時代。大約有七千萬年。新石器時代。大約有三十萬年。曾在爪哇掘到陳列在巴黎大博物院的原人骨蓋。所容腦量只及今人的一半。他的腿骨。也和今人不同。大約是不能一

天站到晚的想來他的兩隻手也還不行。那位老祖宗好像同猴子一樣。雖然也會拿東西。却不會製造東西。

最近的一萬年。是歷史時期。我們中華民族大約有六千三四百年（不過也很難稽考。所以周代共和以前叫做疑年）以我的理想。有一種假定不知對不對。還請諸位改正。我的假定是以二千年為一期。每二千年一變（或者要二千多年）每一時期中。其初的一千五百年。是醞釀時期。後來的五百年。是變化時期。現在列一個單簡的表如下。

第一時期　從伏羲到堯舜　約二千多年

第二時期　從堯舜到秦始皇　約二千多年

第三時期　從秦始皇到民國紀元　約二千多年

從伏羲到黃帝。大約千五百年。是茹毛飲血的時代。他們糊糊塗塗地過了一千多年。直到神農時代。才有耕稼。才有日中為市的制度。據孔夫子開給我們的一本賬。——易經。也許是秦漢之間造出來的一本賬。——有一章記黃帝造東西的歷史。把一根大木。挖一個洞。就算是船。把一塊石。鑿一個洞。就算是臼。並且在那時還做了衣裳。衣裳二字。還有分別。上衣謂之衣。下衣謂之裳。創造衣裳的是聖人。創造棺材的也是聖人。所以現在什麼人都可以做聖人。現在有托名黃帝著的幾種書。都是假的。都是後人造出來的。因為著書人的智識比黃帝要高得多了。

經有一點科學意味。初立起五倫之說。後人便本了他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這幾句話。還不大差。不過「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一句話。未免荒謬。如果叫我吳稚暉改起來。我可以改做「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似乎比原文妥當些。他們後來又把君放在父的上面。叫做「君父。」這是爲君的一種手段。他一定要把自己抬得高高的。叫老百姓去信仰他。對他不准有絲毫懷疑。好像吳稚暉今天在這裏倚老賣老像煞有介事的演講一樣。那時「一年三百六十日」也鬧出來了。自然科學中幾樣東西也鬧出來了。可見知識是跟時代進步的。說不定在現在所謂科學。三四百年後都會變常識。現在的理想。將來也許變成事實。那時我們要到東山去。到旁的地方去。只要把機器一動。便都達到目的。從前我同張靜江先生閒談。談到新時代的人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說「那時候的人身體一定很高大。」他說。「不對。那時候的人。頭一定很大。但是其他的部分很小。腳很短。因爲都用不到了。」

從堯舜到孔子。大約一千五百年。文學哲學科學都慢慢地進步。（文學家是瘋子。專門胡說八道。我在三十一歲的時候。看見一本書。叫做「豈有此理」——坊間現有出版。改名「何典」——他第一句話。就是「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文學家的本領。只是膽子大。能隨便放屁。哲學家介

乎其間。既不像文學家之隨便胡說。也不像科學家之事事認眞。他所講大概都是超乎人們的常識。這三種互相循環。都是需要的。好像前幾年的科玄之爭。儘管科學家的證據充足。但是玄學家他還是要講。不過現在的青年。太偏于混蛋的文學和哲學罷了。）尙書易經詩經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此外幾種。雖說是孔子以前的作品。但都是假的。譬如三禮。便是政治科學。是孔子以前所鬧不出來的。至少一半是假的。在西法荷馬的英雄詩。也是商周之間的作品。

從孔子到秦始皇。大約是千五百年。是中國第二個變化時期。諸子百家都出在這個時候。文學哲學科學。都有長足的進步。如果沒有秦始皇的一燒。中國的文化。眞是不可限量。

從秦皇到宋朝。大約一千五百年。宋儒的學識。是我們革命黨最反對的。那時可說是一個黑暗時代。可是宋儒的思想。雖然要不得。而他們的方法。却很有進步。他們的長處。就是解釋謹嚴。從宋末到民國。紀元。大約多過五百年。明代初年。那時西洋人還是渾渾噩噩。過他們渾蛋的生活。到了明朝的中間。才發展起來。而我們淸代的漢學家治學。也已有兩種科學方法。就是「系統」和「分類」什麼要拿出證據來。不是理想。所謂實是求是。淸代學者。確有科學的頭腦。

西洋文化的大發展。還不到二百年。一七六四年瓦特蒸汽機的發明。確是一件頂天立地的事業。一八五六年達爾文的種源論出。而思想事業。更爲之一變。世界已經改變了許多。而中國却還有許多人三個不信。一定要做曲辮子。有了遺老還不夠。還有遺少。年紀輕輕。已經做了曲辮子。傘隔年

的歷本來翻好日子。從前科學的時候。出一種題目叫做「截題」的「好像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他們說「不亦」兩個字。有許多神情在裏面。這種事情。在從前不以爲奇。在現在便覺得豈有此理。科學隨時代而進步。人生觀也因而改變。有許多文學家哲學家的事情。現在都成爲科學了。有許多從前發明家的事情。現在覺得一點不希奇。好像在學生的英文讀本上。有一段故事說。『科崙布在發見新大陸以後。有人還要笑他。科崙布叫他們把雞蛋站起來。他們不會。科崙布把蛋的一端砍碎了。把他站了起來。他們說。「這有什麼希奇。」他說。「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做第一個呢。」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並且發明了一立方的水能變成一千六百方的蒸汽。那時眞是了不得的事。現在小學生都已知道了。

我常常說。一個人是永遠存在的。由幾千幾百個他變成一個我。由一個我變成千幾百個他。譬如十幾年。諸君還在乒乒乓乓。我却已不知去向了。再過幾十年。也許諸位也不知去向了。再過幾十萬年。也許空氣也沒有了。從而地球也沒有了。諸位聽到這裏。一定要說。這樣。那麼世間一切都是空的。還有什麼留戀呢。還要幹什麼呢。是的。本來是空的。但是不幹又做什麼。我們幹好像是做戲。做戲時總要努力。就是瞎鬧也要鬧一回。人生就是這樣。縱不能令人叫好。也不要令人叫倒好。世界上的事。好像是西洋鏡。科學家要拆穿這西洋鏡。文學家不要拆穿這西洋鏡。哲學家調和其間。歐戰以後。把許多的西洋鏡拆穿了。國會崩壞了。便是一個例。辛亥革命以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的西洋鏡。在

中國也拆穿了。中國古制刑不及上大夫。孔老二先生說「我亦從大夫之後之可以徒行」這是士大夫自爭權利的話。他却想不出國會來。直到英國人才想出來了。可是國會制度還是少數紳士的權利。從前有一段笑話。說有兄弟兩人。其母偏愛長子。一回兄弟兩人去考舉人。差人來報說長子中了。婆婆跑到廚房裏。對大媳婦說。「你到外邊涼涼去」一會兒來報次子也中了。小媳婦便立起來說。「我也涼涼去」什麼是紳士。什麼是議員。便好像大媳婦。現在也有許多人同他們算賬了。有人常常說。我們革命黨同流氓強盜往來。張之江就這樣問我。說革命黨的名聲不大好（其實我們黨裏。的確也有不良分子。這是無庸諱言的。）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流氓強盜引到革命的路上。試問還有什麼人能夠解決他們。古人說。「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天下太平。」我說「必聖人在強盜之位。然後天下太平。」聖人而不強盜。徒然是曲辮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所以我們黨裏時常有衝突。有的精神太利害。不顧歷史和環境。有的還要講幾十年前的話。世界是常常在那裏進步的。美國芝加哥大學裏。有一位老太太。年紀八十歲時。他家裏的重要人物都死了。他精神還很好。就進了大學預料。我看見一本雜誌時。她已經八十四歲。已經畢了一次業。還在那裏繼續讀書。其實老太太到學堂裏去唸書。同老太太去聽大鼓書有什麼兩樣。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從前人到了二十五歲。沒有進學。就要給人家笑話。因為進了學後。再過幾年。就要中舉。現在大學畢了業。說完了。不要學了。這真是笑話。求學同吃飯睡覺一樣。從小時直到棺材裏。沒有一天不吃飯睡覺。就沒有一天不

應該學。學堂裏招考。二千人中取了二百人。不取的感慨要得了不得。其實求學那裏一定要學堂。如何可以說沒有學堂便不能學。圖書館裏只有書沒有教員。却是求學的好地方。瓦特沒謂進過學堂。十幾歲便做學徒。最後我並希望諸位於文學哲學之外。再學一點科學。要救中國。非科學不可。這是我的一點貢獻。十五年八月

物質文明與科學

臭毛廁與洋八股

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到了北京。在東城一個石塔子廟裏住着。便有人對我說。無錫新報要出個特刊。容許你也在上面說幾句話。我聽了。自然很高興。況且我是發願不做文章。想着了便拉拉扯扯。信筆的寫下去。算做實朝報也好。我自信閒語是很多的。所以欣然的答應了下去。不料當時睡了一晚。明天拿了筆要寫。却作怪起來了。自己先問。說什麼話呢。無錫城裏的父老。是看慣你拉尿拖鼻涕。你可以瞎說麼。於是覺得自己問的自己倒也不錯。姑且閣了筆。想想再寫。那知糟了。愈想愈沒有頭路。今天推明天。一幌便是半個月。跟見得特刊也已經出了。用不着寫了。竟閣到現在。現在眞容易的又是一年了。無錫新報又要替新年徵文了。倘若再錯過了這個機會。別人容許你說話。不趁着興會說說。豈不可惜呢。所以這一回。不管二七二十一。趁無錫新報催着發稿排版。我就拿了筆。借目前一

件小事。敷衍一篇大議論出來。我今天晚上。跑到五福弄去辦了「恭」事回來。去的時候已經打過了十一點。這是特地候到晚一點才去的。否則人才濟濟的時候。共有四十個缺。倒有六七十人同時擠去。那便有二三十個側身在狹路上掩鼻候補了。但是夜深了。雖幾百步以外。先施永安兩個公司的電燈。還是照得像白晝一般。那五福弄裏這個排泄公所。卻黑得連五指也辨不出來。在刺骨的北風裏。刮了三四根火柴。才刮着了一根。尋照一座兩脚踏台。沒有什麼麵糊漿一般的東西黏着。就放心的一躍而登。那中間的好東西。已經堆積着與踏板一樣高。那就止好不要看見。知道再刮一根火柴起來。也徒然違了「眼不見爲淨」的金言。反是無益的。好在比較蓄起一個纔水滌淨的木桶來。把白肉嵌着。通暢以後。把老虎錢眼的蓋子掩着。絪縕了滿間屋十幾點鐘，早上聽了一聲大叫。還是提心弔胆的招呼開門。現在到公所交卸過了。早上舒然而臥。視吾鄉鄰之旦旦而攖。則亦此善於彼。況且一踏上中國的貴領土。那裏有什麼改良的餘地。對於這件事。饒你什麼坐馬坑了。金漆馬子了。叫做無貴無賤，壓着無罪。一天之內。吃是肥甘了。睡是輕暖了。讀書寫字會客談心的處所是雅潔了。惟有這件事。罰他受罪片刻。消消舒服的孽帳。從前偶有少數的受享獨福人。什麼用水銀充滿了桶子。所有黃白物掉下去。就杳然無蹤。他那種癡愚的辦法。煞是可笑。但他亦覺得這件事應該改良。說他的重大。自然與吃飯睡覺讀書會客。一樣重大。老實拆穿了西洋景。講人是一個造糞動物。要叫出貨之際。十分安適。的確與人生的幸福。大有關係的呀。以上這種臭議論。都在踏板上仰視天空。一起

一落的悠然深念。一半也有叫排泄容易。但又想到我家賃居在倫敦。小小八九間屋的一個四等居民住宅。竟樓上樓下。有兩間比佛龕都潔淨的排泄房。白磁的盆子。可以打麵。油木的坐板。可以下棋。「恭」事方畢。引手把銅鍊一挽。所出之貨。已送向十八層地底。還賸一隻潔白的磁缸。後面冰梅花紋白玻璃窗。半開半掩。清氣往來。前面五色玻璃之門。緊緊扣着。十六炷燭光的一盞燈。剛在頭上照得手裏的一本小說。字字清楚。然我當時還夢想倫敦城心的大客店睡房之後。連結一寬大之排泄房。織花絨毯。縱橫丈有八。白磁面盆一。精瑩照眼。排泄耳目口鼻之穢。白磁浴缸一。機括靈便。排泄全身手孔之穢。白磁毛盆一。排泄兩便之穢。三事皆位置於一隅。專供一客之需。此房懸美麗之電球一簇。錯列而四。皆光百燭。罩其外如精珠。我則提議毛盆旁當置一最精之書架。排日換置名著古籍於其上。昔歐陽公所謂作文三上。廁上其一。於是見人生幸福之全部。此事實居其一。人類由穴居野處。排洩如猫狗然。當街行之。泄畢便算。無所謂拭以瓦片棉絮粗紙也。稍有進。便若庫倫之蒙古人。釘兩木於排泄處相近。相離尋丈。横繫一大草索。各人於恭事既畢。就草索而闖之。索上既累累塗油漆迨遍。乃易新索。再進。卽爲印度阿三事。畢以手摸索。塗於壁。復尋少水。潔其手。但必左手爲之。右手將以摶飯拈香。戒勿爲也。再進則五福街風喚金馬坑。金漆馬子。相與競爽矣。然而草索塗壁之人。將以爲泰乎。吾人必笑之曰。以爲泰乎。我欲行禮耳。彼又將曰。人生亦知足可矣。子欲行禮如此。其不憚煩乎。金漆馬子方顏頳無以對。白磁盆起而引咎自責曰。然則過矣。草索塗壁失之野。五福街金漆馬子。正奢

儉得中。故東方文化之美。羅素氏過五福街而有餘慕焉。便是我們模範縣之無錫。要保存國粹。昔有暴徒的民政長。曾塞坑破甃。反古之道。不久又有商彝夏鼎。陳於壁脚。秦坑漢窯。遍於街末。還我舊物矣。好了。這一大段的臭議論。要叫無錫新報排在報上。亦覺難堪。我將告罪。我是託歐陽公三上之義。借地引起正文。文勢到了此地。正文也就躍然欲出。我說。我們人類。經達爾文先生證明在三百萬年以前。由猴子變來。至少二百萬年。還是過着猴子的生活。連衣皮食肉。都說不到。變到能夠揀着一塊火石。把他一段打銳了。那就割着禽獸的皮。穿到自己身上。這要算到第一步的物質文明。猴子們用不着要寢暴類之皮。他們看見「人大哥」那種狐裘皇皇。定說他不能歸眞反樸。暴殄天物的呀。到石斧石箭做得很精緻。年代也又過了一百萬年了。忽然燧人氏尋了火出來。共工氏冶了金出來。不到一萬年的短歲月。雖然非年老人要剖斗折衡。列禦寇的前輩要毀壞蓄成機心的桔槔。止是不中用。三星橋米行公所的較斛。算做重要商規。芙蓉圩裏竟用打水機抽水了。所以辦恭事的一件小事。也由當街畢事。掉頭不顧。草索塗壁。進化到金漆馬子。坐馬坑。五福弄司門汀踏步。不能復反於掉頭不顧。或草索塗壁。這就是人類生活的標準。猴人是猴人的見解。石器時代人是石器時代人的見解。庫倫人是庫倫人的見解。印度阿三是印度阿三的見解。我們金漆馬子人是我們金漆馬子人的見解。於是天然趨勢。白磁缸人當然的應有白磁盆人的見解。白磁缸非乎。草索子何嘗果是折兩用中。金漆馬子之是。亦沒有什麼上帝能諄諄而命。那麼。我們覺得草索塗壁。人類的幸福。有些不夠。也就

定要使金漆馬子。搖身一變。變起白磁盆。才不枉猴子不足。變到了人。就是得到了白磁盆。還是要努力換個勝於白磁盆的。才更不枉猴子不足。變着人呀。所以汽車止叫閒人坐着。還要把阿木林任意壓死。我亦大反對的。若說汽車不該做我們人類的普通代步物。那種剖斗抗衡的精神。未免有點悶氣罷。我也深惡那種新世界屋頂上「電火炙兔子」的文明。然而希望出一百灶燭光的四盞電燈。照了我在白磁盆的廁上作文。我是堅決的要替我們人類努力的。如何努力呢。譬如無錫家家要換白磁盆。個人的經濟問題。倒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的人。處辦居宅。也是習常蹈故。顛倒錯亂。五千元造個住宅。門造大廳。最是空好看的東西。倒化三千元。書房也肯化一千元。臥房也肯化一千元。極要緊的廚房。倒止化二百元。毛廁化了三十元。已經肉痛。所以五千元住宅。叫他化三百元。造個內有白磁盆的毛房。不算失了比例。而最大的問題。卻在磁盆裏撺下的黃白物。送到他那裏去。不要說十八層地底。就是一層也叫做勿層。沖刷磁盆的水。來勢洶湧。塘高的壓水櫃。普及全城的。又是影蹤也沒有。那是白磁盆白磁盆。鬧了半天。真是廢話。還不是金漆馬子最便。他的尾閭。又不是盤脚的夏鼎商彝。街末的秦坑漢獄。最算適宜麼。因此追下去設想。第一步是我們無錫模範縣的溝渠工程。到處那一天經始呢。現在世界開明人類。都曉得四通八達的河渠。是拿他灌溉的呀。拿他排洩的呀。拿他轉運的呀。不是拿他食用的呀。大市橋城河的水。無錫文明人曉得有碍衛生了。所以公園前的公井也踴躍的開鑿了。然而美哉江尖口西水墩之水。皆看做露醴泉。以為莫予毒。撿放到顯微鏡裏。不忍着

看。然又以爲我輩抵抗力。乃自天賦。一切敲罐頭。送羹飯。都不願覩等分之幾的閻王帳。歸到飲料上去的呀。而且清水不從龍頭放來。濁水不從深溝排去。一切洗菜淘米洗衣打糞。皆苟完苟美。任命賭爲做法。清帳也無人能算。水以桶取。自然門窗地板。無法多灑。水由甕來。自然深藏暴露。無水能灌。種種不衞生。不清潔。不康甯。皆由于在無錫也者。河渠洞達。何用自來水之謬說。而未究其實造通埋管。固不貲。能積幾十年之醫藥卜筮。酬神禱鬼之貲。暗由風水而化費者。將倍而又倍倍也。充此謬說。白磁盆又永遠不能出現。金漆馬子將與夏鼎商彝秦坑漢窟而千古。但是從臭話說到潔話。說了半天。把北京爭鬧北辦不好的自來水。把上海都不會做的大陰溝。責備到無錫。豈不又是廢話。然而把蘇州常州也不曾有的工廠居然開到無錫。就是極遙遠的時代。居然把處處可做交易的米也在無錫成功了什麼蓋幾省的米市。因此。在一千幾百州縣裏。做了全中國的模範縣。考在第一名。凡事皆止要努力。只是無錫人吃過甜頭的人。應該相信的。除是不進不退。地球上獨讓中國會耕田鑿井。保存永久的世外桃源。否則把進化的公例說起來。終在一短時後。無錫也跑到是上海一樣。中國才能站得住。或是傷心點說法。也同上海一樣。讓人來逼住了改觀。一定是沒有第三條路的呀。凡事先要有堅確的信心。及健全的輿論。無論什麼大事業及大工程。都有希望。成功的一天。最糟的。便是孟子所謂自暴自棄。橫呀輪不到我們。豎呵可以不必。那就止好讓棺材到了。才淌下眼淚來看着別人在靜安寺徐家匯住神仙的別業。我們止配聚在五福弄左右。不定多少年後。江尖嘴成功了無錫洋市長

的公館。臨流列植了太陽不晒進的高樹。對好了黃埭墩。噴水管在那裏終日不斷的飛着我們擠在崇安寺前。還止是一條巷合用一個水管。大家已眉飛色舞。指着洋井來把民國十三年的老怪物好像說天寶宮人。這一樣的珍怪。無錫人是或用不着自來水。自來水是一定要咄咄人造在無錫地皮上的呀。就是上海。他還不曾有十八層的大陰溝。罷了。他那三四溝的小陰溝。無錫也還不曾夢見。上海十八層的大陰溝。已經開了二三十年。近年來因傷寒虎列拉等。不斷的要想猖獗。幾位洋大人一議再議。建造的時期。定是不遠了呀。我今天觸着臭話。說這許多廢話。並不是要無錫馬上造自來水。馬上開大陰溝。馬上做白磁毛盆。我是望無錫人沒有了自來水。要覺得難過。六神不安。不要儘把那些無錫也者。河渠洞達。用不着自來水的謬說。讓了自己。還讓子孫。我這篇文章的主旨。還止在此。我說。無錫常州的比較。無錫人蠢笨。不願意做市井小人。摸兩個賣買微利。常州人是聰明。都送子弟進官場。好比如陶鎔一流的滑吏。神不知鬼不覺。却扒了民國幾十萬。撈在荷包裏。但是一筆總帳算起來。無錫的子弟。還是清光大來。學實業。學科學的。屈指數不盡。他們的老實父兄。却有許多成功了。叫做什麼區商。叫常州人又羨又妒又氣。常州的子弟。多半簽事主事。科長科員。在全國做蠹國病民的寄生害虫。而且落泊在大都會客棧裏。想鑽狗洞。鑽不着的。也不知多少。這就是一念之差的分別。若叫常州要追上無錫。至少要過半世紀。我是常州人。罵常州人。是公道的呀。所以我這篇文章的主旨。要勸我無錫的小朋友。一不要學常州人那種做官。二不要學蘇州人那種文章。盡我們無錫人本分。

會燒火酒燈。會看顯微鏡。會拿斧頭。會用算尺。那就父詔兄勉。朋從友恿。不但在他們的能力上。造點陰溝。造點水管。不算什麼一回事。而且工廠再多了。洋房再添了。不用白磁盆。他們也自然而然不舒服了。朋友們呀。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料新文化。却成就了洋八股。什麼人生觀呀。什麼新創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昏。製造了許多洋八股家事情還小。竟引起了闖草索的那班老先生們。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來。那是萬刧不復的退化了。無錫還是一個肯做買賣。肯做工人的人種。不要叫那種洋八股的微生物的存。那是中國的一線生計。這是我在五福弄內薰昏了頭的激忿話。大家見恕罷。這篇的副題目叫做臭毛廁與洋八股。就說拏洋八股同臭毛廁比例也好了。

▲科學週報發刊語

民國日報同人許我自由投稿。並許在附刊上評論些現在人的評論。我正覺得近來時人說夢的太多了。偶然對着什麼夢囈。叫喚一下子也好。後來又想對牛彈琴。雖說可笑。但是真能彈琴。或者也遇着雅牛。能欣然領略。可惜我簡直祇懂亂敲破鑼。徒然好像向牛去開頑笑。似乎我也真變了無禮的硬幹。惹得虫蛀千字文的先生們又要說什麼「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我也祇好掉文的自解道。「抱薪救火。」結果是白費筆墨。不如尋些科學的廢渣。對着許多小校裏的小朋友。瞎三話四一下。倒也忘機一點。想來今日的小朋友往後或不至於也一樣還進夢境罷。（二十五年前在天

津上海學校裏朝夕相共的許多小朋友。他們戟着小指●駡說必定要候一班老廢物死盡●中國才有出頭日子。不料他們今日正在好些也推升了頭等老廢物。腐敗的程度。遠過於徐桐剛毅。又見今日的小朋友戟着小指在那裏咒他們死了。）所以我就說你們的附刊可否添了一個「科渣臢話」。我去尋兩個朋友拉扯起來。他們說。你的意思也好。我們的週刊。也好樂意有個科學週報。我想驢頭不對了馬嘴了。我說是科渣。那裏就是科學。但是不等我分辨。他們又說道。剛好北京師大科學研究社商量在本報附出一個科學週報。他們不能親來整版。你既然高興弄這個頑意兒。你就將他們的稿子。代他們每週整理一下。付與排字房。你要講些渣罷漿罷。你就補補他們的空白就是了。我聽了。事有湊巧。竟是弄假成眞。我祇望發賣些科渣。忽然有人陳列頂刮刮的天廚味精。能夠大開張了。眞是一件快事。因此也不暇分辨我是科渣小叫賣。幹不了科學經紀人。我想將錯就錯。落得擔任了發排。可以做頭一個「先睹爲快」的讀者。所以便糊裏糊塗點一下頭。就算這麼一回事了。

以上的小段話。算是交代我的參與本刊的「發」。後面錄一段科學研究諸位先生的主旨。乃是清清楚楚說明本刊的所以「刊」。

我們說。「我們來和社會見面。特將我們的宗旨和目的說出。求社會的批評指導和援助。我們的宗旨。「在研究科學的內容。伸明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範圍很廣闊。分類也繁。我們只能就我們所知道的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它的洗禮。即如言奧遠的哲學。富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台上。手携手的向前走着。人們的思想。終容易疏忽。容易籠統。受着科學的訓練。對於環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觀察整理。對於宇宙。也更有明確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設出適當的人生觀來。

以往的人們。受自然威權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權黑暗的時期。得科學來淡下了神的崇拜。人們的思想權。遂得一大解放。獨立自尊的觀念。未來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麼。我國還做着羲皇上人的夢。大多數衣不蔽體。食不充饑。講一些苟安的學術。能敷衍得過麼。你們好古。也知道炎黃祖先。他們在科學上的創造。載在歷史的。不後於別人的古代呀。何以別人能遙遙的光大之。我們祇記着他們幾句空話。弄得他們留遺下來的世界。半身不遂呢。朋友們。我們的民族。也自以為富於創造性的呀。我們占有此天然寶藏的富區。來唱起努力的歌。肩起科學的鋤開采這無盡的寶藏罷。來吧。

諸位先生說得精括極了。用不着更贊一詞。我要附說一句。便是近日好古先生流行的口頭禪。終說他們是物質文明。我們是精神文明。哪里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們也祇有精神文明。他們的物質文明。是二千年前。我們指南針地震儀次第造成的時候。他們的祖宗也有些同樣的理論。又在二

百年前。好像牛頓先生一流人。更要着蘋果等的把戲。於是一百五十年前造成了一只合式的鍋爐。才文明到物質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如其不信物質比物質可憐朋友們是屈服了精神比精神。朋友說得高興時。又留神此說不定受科學洗禮更曉得應該如何留心了。

▲科學週報編輯話

什麼叫做「杭育」。就是上海勞動者助他人用力的平民文學。凡做勞動工作的時候。必有一個略能說笑的先信口胡謅了幾句故事。於是大家亥育亥育的用力。他又贊上一句杭育。就算一度的用力告終。普通的做法略如左方。

（獨）李鴻章調動外洋兵。蘇州打開了六城門。
（衆）亥育亥育（贊）杭育。
（獨）馮國璋漢口齊（古音Tse）燒。完孫文跑進了南京城。
（衆）亥育亥育（贊）杭育。
（獨）袁世凱風頭出。勒洋鈿。郎出來出去到如今。
（衆）亥育亥育亥育。亥育（贊）杭育

科學週報許多嶄新的學。者齊用力叫我拉縴。板讀。又要每次叫我說幾句。所以我也學了杭育

的朋友。每次胡謅幾句故事。盡我杭育家說笑的職分。這就叫做「杭育。」

所以選擇到這個「杭育」的調頭。也有一段感觸。才無端的說笑起來。記憶到二十五年前。初來上海時。久住在徐家匯的所謂師範學堂裏。對面正起造所謂南洋公學的中院。長日如年。蟬聲聒噪的中間。更有顯著的聲浪。吹進耳鼓，「杭育」「杭育」的勞動揮汗聲。現在一聽到此聲。便悠然想起陌頭柳色。往事如夢。當日什麼妖魔鬼怪的「師說」正氣。「獲麟」奇氣。什麼逸氣。什麼清氣等。卻被美國人傳闌雅老實的調侃道。『先生。我止曉得輕氣。養氣。炭氣。懂不得你們的各氣』。聽了大家也沮喪的乾笑。不料現在這個「穀氣」（各穀同音）還是當行出色。並且說『科學發達錯沉了國故』。恐怕請唐煥章江神童來替國故紮了頭。裝起偽來。國故自己也好笑的罷。你想輕氣發氣之外。三十年前。我們有正氣。奇氣。到如今科學週報還是叫不懂輕氣。養氣。止懂正氣。奇氣的吳稚暉來出名校讀。而且什麼叫做科學。雕刻木戳的朋友。還是不懂隱花科。翻蹄科等等。算是進步。止懂得八股學堂裏有文科。理科。法科等的名詞。類來他們報館印刷界也有什麼「正經科。」「附張科。」「週報科。」「特刊科。」一類的花樣。因此本週報是星期出版。他們猜想這個刊物是學「週報」科的。就將招牌雕做「學週報科」了。（輯者按。某國日報附刊之「科學週報」第一期報端木戳誤刊「學週報科。」作者以化臭腐為神奇的閑筆墨。回笑了一頓所謂智識階級。）我們校讀的人倘然是「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的。就對讀者十分抱歉了。這自然明明是一個滑稽的錯

誤。還有替時代對於科學週報的作者。十分的抱歉。就是什麼科學的原名罷。科學的記號罷。徵國的報館材料。大都不能設備。就是嵌幾個ＡＢＣＤ。全徵國的報社。都將字綴腰斬。字母顛倒。這是有目共賞的事實罷。因此弄得儘有很好的材料。不能下筆。勉強寫出。又遷就了印刷。弄得減色不少。這是我們現代的日報社。對於讀者作者都一百二十分的抱歉的呀。所以我向來大胆的敢說麼話。說道一個國度的文明野蠻。不必看旁的。單看印刷物。而且不必近看。止要遠看。看他疎疎落落。方光圓黑。止有幾一樣大小的字。定是野蠻。遠看橫斜疎密。記數字粒。種數來得個多。大是大得來邪氣。細是細到姆淘成。這定是文明。總括一句話。是要計較「數」「量」的呀。

然而時代的進行與停滯。止看努力不努力。上面說的什麼數量。號稱出風頭的各國。也不過新增些「科渣」。好便像物質文明。止配他們耀武揚威。我們止好哭哭啼啼。把一個精神文明來貧賤驕人。細比量出來。精神文明。也有點說不過去。這就是數量增加。方才氣也增加。勉強不來的呀。我上次說他們一百五十年前也止有「精神」與「氣」。眞正的物質文明。也無非鬧好了一雙科渣的鍋爐。從而又產出了渣裏渣的機關鎗。才風頭出得十足的呀。

現在閒話說了太多。且入杭育的正文。來把「李鴻章調動外洋兵」一段的故事。胡謅一點。做一結束。話說。不要講一百五十年前。就是整整一百年前。高明的科學。固然說不到。就是簡陋的科渣。也眞正幼稚得可笑。

一百年前便是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彼時英國的一個放牛孩子。斯蒂芬孫已經活到四十四歲。居然也變了一個工程師。他的火車頭像現在城隍廟裏香爐一班的東西已經造成了。幾年在木軌上拉煤一個鐵軌的華里九十里的原始鐵路。從什麼達林頓 Dalington 到斯託克頓 Stockton 的。還是從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動工。直要到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才開車。所以一百年前。世界上還沒有正式的鐵路。九十年前才有正式的達斯鐵路。然而還止是運貨。不曾正式有什麼載人的客車。正式載人客車的路綫是建築在我們楊篤生先生投海的利物浦。通到世界棉業中心點曼郎斯達。約有華里一百多。是八十五年前一八二九。九月十五日開的車。算是世界上第一條載客的路綫。那年九月十五日開車的一天。却有一件「杭育」史上驚心動魄的事項。現在胡謅出來說是。開車的前幾天。鬧得全國一個「不亦樂乎。」有些懷恨的趕火車貿買的人聚起來詛咒說『大家眼看開車的一天。必有大不吉利的事故發生。如何飛跑六十華里一小時的一樣怪東西能夠穿山洞。跑屋頂下。峻阪。過高岸。可許太平無事呢。』到了九月十五日。利物浦是特別全城放假。幾百里外居民都好像趕會場的前來和興車站的左右。鐵路的兩傍。擠得人山人海。早上十點鐘。打倒拿破崙鼎鼎大名的惠林頓。彌做英國的內閣總理。率領了一班閣員。又跟着許多議員同闊人。一路風餐露宿。跑了三四天。才從大車上下來。進得站門。悠揚的樂隊。齊奏起來。人山人海裏。發一聲山搖地動的歡呼。歡迎這爲鎗打倒鳥槍的怪物。十一點半。開起八個車頭。都像現在城隍廟的香爐。因爲

現在留名千古的「流星」Fooket車頭還陳設在倫敦背心博物院裏（一個車頭是用英北省名爲名。叫做諾存物林Northimbrian拖了三輛車。第一輛是樂隊。第二輛是內閣閣員與特別個人。第三輛是車總管及重要局員。行在右邊軌上。還有七個車頭。有名「鉅人」的Pheenix有名「星」的Star有名「北方」的。有名「流星」的。有標名槍的Dart有名「彗星」。有名細箭的。有名「隕星」的。這也無非如曾國藩時代的兵船。取名「長龍」「快蟹」一般的用意罷了。都掛了四輛或五輛客車。載着各界的賀客。行在左邊軌上。共合八個車頭載了七百七十二人。所以分開左右並進。因爲對面本無來車。以便彼此並行。各在車上看着他車的速度。似乎格外有味。（可以顯出城隍廟裏的鐵香爐。有無限的神力。）開行到城外公園邊小站。車頭一齊停着裝水。預先局中發出傳單。勸乘車人決不可在軌道上隨意下車。不料車停之後。有些人不肯守這規矩。有位內部總長叫做哈季孫Haskison。他與惠總理一向有些心神不合。那天他要在衆人前。顯出他與惠總理並無過節兒。所以乘着一位議員叫做胡爾謨的Holmes在對面車上下來。與惠總理靠著車窗談話。他也下車來湊熱鬧。正與惠總理談得親切。不料發一聲喊。『大家跑進車。大家跑進車。』便是那「流星」的車頭慢慢裏的跑了過來。彼時兩軌相離。止有四尺。客車的窗門同車頭的突出處。若彼此接觸出來。止有八寸餘地。照情理。也不大緊要。無如當時却個個着了慌。哈內長與胡議員駭做一團。胡議員還算敏捷。慌忙身體貼在惠總理的客車邊。看見哈內長要從窗門跳上車子。胡議員便喊道。

『天照料的呀。哈先生亦切莫慌亂呀。』說時遲。那時快。哈先生已是上了六十的年紀。竟不濟了。側拉着窗門要進。「流星」車頭早將窗門推入帶轉。哈先生是一個倒栽葱。跌入軌道。「流星」便毫不客氣的。把他一足輾斷。等到「流星」過去。胡議員同了一個侯爵衛爾頓 Wilin 馬上把他拉起。哈先生叫道『我死也。上帝恕我的靈魂罷』據說開這「流星」車的工程師。叫做陸克Looke。後來在鐵路工程上很要出大風頭的一個。他便做了哈內長的劊子手。於是大工程師斯蒂芬孫親自把諾存勃林車頭。載着一隻脚的哈內長。開足速力。二十五分鐘。便跑了華里四十五。到曷克爾地方。才有一個病院。速進去醫治。哈內長到夜分便歸天去了。哈季孫就算做了世界第一次客車開行的犧牲。（好像從前造橋釘柱。要殺一對童男女。中國內地。畢竟還有一種謠言。廠家造大烟通。定要買一個小孩放入。哈內長卻實做了火車的第一童男女。）且被一班趕火車的拍手料着。浮一大白。並且偌大的利物浦。現在至少有幾十個醫院。軋掉一段腿。也算不了什麼死症。當時利物浦招不出一間好病院來。（壁脚的想也有。）要送到四十五里以外所謂好病院者。又是銀樣蠟槍頭。搭中國現在的壁脚醫院一樣。哈內長又在精神文明時代物質文明幼稚的犧牲者。亥育。亥育。亥育。杭育。

——一九二四。四。十三——

剛剛做了七天的工作。他們科學的勞動家。又亥育亥育的從新動手。那我也免不了又要杭育

幾聲。幫同着拉起繩來。。唉人是千不該萬不該。把兩條前腿變做兩手。於是自討苦吃的做工開始。就是要想博一「萬物之靈」的頭銜。不甘心老是四脚着地背駝了日月。被人愛宰愛殺。也就何妨保留了猴祖爺的地位。坐在新月邊樹杪頭。漫嘯幾聲。做個自由自在的猴詩人。豈不大好麽。爲什麽偏要多出兩隻手。從「做石斧」「燒野火」做到「打鐵」。於是害背駝日月的牛羊。常時受宰殺之苦。樹上的猴詩人。亦逼到躋着最深的山谷中。才伏匿着一小部分。牠們儘管毫無抵抗。盡量的在深宵黑夜。吟嘯得凄慘想感動人們。人們還是毫不領受盛意。利牠一張皮。畢竟無情的火花。隨聲音擊射來了呀。恐怕還是望人們什麽「變金石爲食料」的能力擴充愈充擴。隨着他自由博愛。「不畏強禦。不悔鰥寡」的聲浪。等他泯了強弱。庶幾一定也要逼惠禽獸的呀。太戈爾先生。能夠借蟹行文字。做到諾貝爾獎金的評判家五體投地。似乎文字是吉祥的器具。不像機關槍那種的兇惡了。但是同一蟹行文字。他首揭在彭谷兒省的裁判官手裏寫出來。把抵抗的愛國者。可自由判決死刑。那就變了無形的機關鎗了。。你想。我們讀太先生詩集上的蟹行文。何等充滿了摯愛。然而把一樣的文字，寫着取締印刷物的議案。就好像弱者的末日已經到了一般。何以一樣的吉祥文字。能變成好像兇惡的機關槍而有餘呢。所以器具是沒有什麽善惡。手是人類第一件自己演進得來的器具。能說造手便是古代西方人多事。在我東方人決然止要腦子。不要手的麽。禁用機關鎗也何嘗絕對的止供惡人去殺人呢。不要說閑話。我從本地風光來拉扯幾句關涉機關槍的歷史。且杭育了來。「熱不息

惡木陰。渴不飲盜泉水。」古來有這麼一種窒塞不通的奢人。然而那一種「不與小人作緣」的精神。畢竟令人拜倒。諾貝爾是何等樣一個人物。諾貝爾的銅錢。是怎麼樣一個來路。太戈爾今日要力與機關槍絕緣。如何好揩諾先生的油。洋溢他的詩名。並且得了他的銅錢。可以吟風弄月。不受環境蕭然之陋吒。我知道諾貝爾倘然活到今年民國十三年。還止是一個九十大慶的老翁。他比太先生止大了二十七歲。可憐一八五七的三月二十九。印度起了通國兵變。卻止作成了東印度公司歸公。人家老太太升了皇后。這年也就是咸豐七年。我們的頭品頂戴廣東總督部堂葉名琛葉大人。在廣州一片火光中。捉上七桅船。直載往太先生府上的恰兒恰太據說做了幾個月詩。（想來太先生的尊大人。還夠得上同葉總督唱和。）不幸考終王事。卻靈在糖裏穿着紅頂花翎裝入玻璃轎內遊行恰城。現在看來還帶着些殺雞懼猴的作用呀。（這段故事是比諾貝爾年紀還大五歲的一個無錫說掌故好手的袁杏初先生。在四十年前。常常當衆演講的。）這種不人道的把戲。諾先生已是二十五歲。應該在瑞典看報能見而知之。至於太先生還在他太夫人的子宮裏做未成功的孕蛋。當然是聞而知之了。我們這班老怪物。於甲午割地庚子聯軍進京見而知之。所以想到了。便把詩思打斷。若於聞而知之的葉總督。誰還問他在糖裏曾否出蛆呢。因此那種駭得煞的屠居叛兵。太先生小眼睛不會在娘肚皮裏看見也就弄做鄰貓生子。不會橫斷慈愛的詩情了。就是對方口袋裏袋了機關槍的朋友。也必定心照不宣。很贊揚「無抵抗」的詩篇。價值抵得過「王道之隆也。巢父許由皆[illegible]感

祥麟而呈瑞矣。」同樣是一片承平聲呀。（這就是章瘋子說嚴幾道先生有天申之度的韻味。太先生到後。一定威鳳祥麟。百獸率舞。頃刻將有民國超登三代以上之慶了。）

現在決計再停閑話。把主要的諾貝爾找足幾句。就此又告結束。諾貝爾在九十年前。生於瑞典國的京城。他十歲便上俄國就他父親助着一種工作。叫做魚雷同水底炸彈。你想。他是這樣的一位小魔王。自小就是一個直腿洋鬼子的惡種草。更兇惡的。他要想把硝化甘油製成頂厲害的炸藥。他還有極深的研究。極精的豫備。要造那種毒品。先把相關的附屬器具。發他出來。他在印度全國兵變的一年才二十五歲。便專利了一具計量瓦斯的表。二十七歲接續專利了精神的量液器。并且把氣壓表也改善了。於是有了精密的工具。把那硝化甘油好像太先生一般。「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苦心的弄了七年。在一八六六。他三十四歲的時節。就把所謂至兇惡的毒品。叫做「雙料炸藥」Expl osive Compound Dynamite 出了世。彼時太先生已經五歲。能像李賀一樣的索句了。就是小區區也已經覩息人間了兩年。若有長的小耳朵。聽見波羅的海上充滿爆發聲。也就決不預定八股的一生了。你想諾貝爾他出了世害多少人。或說。否他非但不曾殺人。他在鑿山通道。却救了無量數苦工。免除了三十倍五十倍的血汗的勞苦。從前晝夜不停的鎚子鑿子。後來却止要做了一二小時彎腰曲背的工作。便可站得遠遠。執着菸斗歇息一下。把電線通了。就完全事。若沒有資本家大揩其油。專爲人類工作。諾先生是值得造銅像的呀。但是表面上看來。諾先生還有渾賬的發明。什

麼叫做無烟火藥。這不是更算暗箭傷人的利器麽。他還發明什麼人造橡皮。給小孩子做做玩具。還有些詩意哈哈。且不管諾先生罪孽與功勞。他竟因此發了大財。可惜他比現在的太先生止活過了一歲。在六十四歲時節。就嗚呼倘饗了。他在彌留之際。撥開了皓白的鬍子。寫着一張遺囑。說道。

提遺產一部分存在銀行。夠得每年生利四十萬元。（是英磅四萬）每年五分均分。每分八萬元。贈與當年五個頂瓜瓜的脚色各人一分。

第一位是物理學上有發明。（這是一種渾賬的西方化。）

第二位是化學上有發明。（又是渾賬的西方化。都不言而喻。叫他們接續了造炸藥罷了。）

第三位是醫學上有發明。（不知曉得贈到最高明的五行五色五味家否。）

第四位是文學上的翹楚。（這就是太先生發辭的根源了。然而畢竟寫以蟹行文。還嫌西方化太重。以後東方化遍行了歐美。我們新文學界諸君子。恐無希望了。惟江[illegible]輩可以預賀）第五位能鼓吹萬國和平最有力者。（這就是諾先生發了橫財。力贖前愆。太先生要將他的詩篇做間接的鼓吹。或者倘有再得大彩的希望。）

這就是諾貝爾一生的草圖。他賣炸藥得來的銅錢。你想太先生竟向荷包裏一袋。到底該不該。然諾貝爾必定大罵吳稚暉。他說你知道什麼。在他二十五歲發明計量瓦斯表的前二年。英俄在黑海邊的克拉米大戰。便有人說。有一回「俄軍轟射了一萬三千顆子彈。止傷英兵三個。並未死一人。

」戰具愈厲害。死傷愈少。（這就是所謂空前大歐戰。死了七百萬人。不及死在洪楊鳥槍長矛時代十分之一也。）他受了那種暗示。所以毅然決然。為着鑿山通道。竟發明了上好炸藥。然而諸先生若看看幾日前的小時報。據說已有人將他的炸藥製成實藥四千磅的飛機炸彈。投下來可以把全望平街成一無底窟窿。詩篇無靈。充滿了這種互相仇視之氣。奈何。

不要緊的呀。新月集無用。再加上啓悟集就是了。亥育。亥育。杭育。——一九二四。四。二十——

這幾段。我的廢話。說得太多。把許多緊要的稿子都壓閣了。沒有篇幅快登。眞胡鬧得很。但是出版以後。研究社的先生們。又告訴我。他們說。『有許多名人都說。提倡科學。當先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然後一步一步。再說到高深學理。並願提倡中國已有的實業。著為文字。俾讀者可得些實際的益處。還有人說。著述不要只求新說。有些事情。在外國固已不新。在中國還可以介紹的。對於普通生活的現象。社會的迷信。都宜為之解釋。』就是我。亦得到許多科學家來致意。他們說。『附在日報社一個小小週刊。載得幾多個字。空想把高深的專門學說。供少數內行做重要的參考料。是可能的麼。沒頭沒腦的說些甚深微妙的話。叫少數內行點頭。那一百個看報的人。止有十個八個人懂得。恐怕九十多位看不懂。反疑心做的人故意顯本領。亦未可定。況且跟着日報做個普通運動。在我們這種科學很幼稚的社會裏。還是說得更普遍。就收効愈大罷。且一個報。十年八年看下去的人。是居多數。有

了先入的底子。材料逐慢一年一年加深。似乎更順理成章了。」我得了上面許多啓示。就想要先把普通學理引著了方好跑進去。我就是九千多個看報人裏的一個。他們學者旣肯降低了架子。顧著實際。他們必定對於什麼方便法門。在實際上有關的。都許用上一用。那我又躁妄的斷定。以爲九千多個看報人。必定還有少數。連科學的本身都懷疑了。要斟酌斟酌。才不生問題。對於這少數。簡直先要說些非科學的外行話。他或者聽人說得有勁。與會倒也鼓動了。這些話。科學家那都願意說呢。我就毛遂自薦。想讓我來試試。好在用得着這種方便話頭。止是最短的時期內。砍上程咬金的三十六斧。便可停工的。我怎麼不挾了「攘臂下車」的氣概。勇往直前呢。愈謬妄話頭也愈多。這也有科學的定理的罷。所以在這開始的幾期內。多占了許多篇幅。止可算作不可避免的一個大犧牲罷了。

拿洋八股來保護周秦漢魏的國故。同說廢話來保護科學。眞是蜻蜓來保擁石柱一樣的可笑。既然三十六斧。止砍了三斧。這回自然又應當逞着斧勢。再來保護科學一下。時髦一點。又要尋到太戈爾先生。自從太先生上了南京。不是我在覺悟上。已把一個講愛的詩人。看做搶經的聖人了麼。有一位同他一同上杭州去的科學巨子。對我說。『我們定要弄清楚太先生自己堅決的說明。「他是一個詩人。止是一個詩人。」在詩人外。借他同科學發生問題固非。就是在詩人外。與他同科學發生戀愛亦非。所以在杭州見他同散原山人同照一相。那就銖兩悉稱。是華印的一對詩人了。他的說話很難辦。皆有詩體的曲折。報上許多譯述的演稿。大半是失了眞意的罷。所以我們一位名學者。評他

的書。譯得很審慎。所譯的種數亦不少。此番親去問太先生自己。他譯得對不對。太先生不許可。因此這位繙譯者。便自愧不再譯他的書了。』照這番說話。我們憑着紙上的譯稿。就將太戈爾本身如何如何的加起批評來。未免上當了。所以他亦口口聲聲恨他自己不會說中國話。但也必定已經感繙譯人牛頭不對馬嘴的。使人憤悶了。何況『賣野人頭』的還含了些作用傳述出來。又加上「像煞有介事」的聲口。還有「止是一個詩人」的太戈爾自己在紙上壓。詩人的對於物質文明自然不能有尋常的企合。他說得「正言若反」一起來。賣野人頭替他加點油鹽醬醋。定然可以硬派太戈爾是科學的劊子手了。現在一面把太戈爾自己說北京大學的六次講演。有[illegible]寫稿子的。請他把英文原稿發表出來再說。一面把那些加着醬油酒的譯稿。防牠淆惑人心。（不是有位達先生已在中報上認認眞眞大廣同調嗎）還是大家來拉雜的糾正。

一 拿本週報已發表的東西來。「止他一兩條。就是他那米同金剛鑽的比例。這是西洋的一個老比例。叫做『金剛鑽不及煤的可貴。』因爲金剛鑽不過是一個天然炭質的裝飾品。珠玉琳琅。正是吟詩的詩料。自然是廢物。那里勾得上物質文明。煤才是一種炭質的科學驕子。不但直接的造成偉大的物質文明。而且間接的賜給了印度無量數的米粒。這個證據。就在本期「改造世界的科學」篇內。牠裏面說。『從煤黑油裏發明了人造一品紅。法荷比各國種植茜草的土地就可以種植穀物了。發明了人工藍靛。以後。印度就省出一百五十萬畝種靛的土地。可以種米了。』你想。科學裏便增

出米來了。詩裏做得出額外之米麼。照太先生的意思。互相慈愛。大家止管做詩。吃飯。生兒子。意思很好呀。但是到了人多田少。怎樣辦呢。科學就有方法。這個證據在科學週報的第一二期「農業之改進」篇內。因為美國糧食不足。他們就用科學的選種法。叫牠大大的增多起來。做詩做得出這個方法麼。太先生呀。你們的農田。亦許英國人已經替你們改進了。至於我們的農田。不是蕪穢不治。便是墨守成法。說到農業。對於物質文明已進的各國。真要愧死呀。幸虧你是一個不辨菽麥的一位詩人。我也不責備你的沒有調查。否則你把自稱農業國的古文明調查一調查。你一定軟了半邊了。難道我們要求物質文明。所急的真是金剛鑽同機關槍麼。麵粉廠裏反用美國的麥。身上着的是別人的布。醫病時用的是別人的藥。同米一樣的物質文明。我們無科學幫助也正無辦法呀。什麼笑你是菽麥不分。那是同你開頑笑。你說從上海到杭州。看見田裏：（大約是穀）我們那種正真菽麥不分的玄學先生。就糊塗翻做米。實在此時田裏都是麥。那裏來米呢。這自然毛細極了。豈敢吹毛求疵。不過同顢頇的朋友。也順便開開頑笑罷了。

你說你要將慈愛遍贈世界。我們很相信你有這誠意。但是主張物質文明的人。似乎主張得博愛更切。他們不要牠「口惠而實不至」。他們要牠實行。用機關槍打人。與用機關槍對打太先生呀。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你要細細分別。不可一概批評的呀。你說「撲殺此獠」這句話本不像你的話。然而人家栽賍在你身上。姑且算做你說。你若果說此話。獠者即打人的機關槍的代表。撲殺者即對

打。那就證明你的慈愛也不是普遍的。你也不肯送你老命。去當老虎的點心的。那麼你撲殺機關槍。用什麼東西呢。像吳稚暉用機關槍麼。像義和團用毛竹槍麼。

你以爲打人用機關鎗。乃反對慈愛。就是對打用機關槍也反對慈愛。機關鎗是唯一反對慈愛之物。我因你是詩人。頭腦是直的。你的左右是玄學鬼。頭腦是昏的。我曲折的同你細細分別。我也無此力量。你們也自然不屑聽。我且做講你青年時代恆河邊上的山水風鳥。難道他們是純粹慈愛的麼。你們的菩薩。要將你恆河邊上的山水風鳥。與你在濟南所說「一團惡濁大氣」你一定看做無差別。就是防你去了眞理。單把表面的物質（山水風鳥——惡濁大氣）來做自己催眠的講演。我現在實際來告訴你。因爲你滯於山水風鳥。在你不知道的一方面便造成反對慈愛的絕大慘痛。山水風鳥。那種占有物質文明的獠。還比你愛。眞叫做魚我所欲也。（煙突）熊掌亦我所欲也（山水風鳥。）他雖占有林立的煙突。他還要到郊外去圈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中間山水風鳥。無一不備。還養許多詩人做他門客。就是一點山水花鳥的野心。擴充起來。他住在黃浦江邊。我驅在衖堂裏的鴿子棚裏了。否則沒有詩人給他那種享清福的暗示。他一定就在煙突旁邊起居了呀。這證明山水風鳥。簡直是變相的機關槍。因爲他將許多窮人打殺在衖堂的鴿子棚裏呀。

你若還要辨第二義。你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古舊強權者。怎樣呢。你不是說「你青年時代的光

陰。幾乎消磨在恆河兩岸。在那里對流水而默想。在野鴨羣中。得着了詩的聖感和思想。所以見着山水風鳥。都異常親切而自然」進一步想。你若沒有先人的餘蔭。做了恆河上漁夫的兒子。非逼他偵着野鴨。要打倒幾頭才能換得午飯米。他能把光陰去對流水而默想。全付消磨麼。他看野鴨。正如苦工看了煤塊。那里來得詩的靈感呢。至今雲泥各別。他彎了老背。還在那里捕他的野鴨。並且落了「不仁」或「殺風景」之名。你得了詩的靈感。你萬花圍在頸上。你居然與物質文明爲緣。如是云云。這般這般。我也不敢太小氣。不必細說了。拿你看「有圍七十里」之獠與捕野鴨者看。你不是你的山水風鳥。又成了好像摧殘他的武器了麼。

太先生呀。我現在疑心你決不會這麼簡單。我錯同你嘮叨。我也是要爲科學辨護。出於無心的得罪。還有一義。我們正就要仗着物質文明。達到圓滿的慈愛。與你的心願。非但不背。正想要替你一同「進一步」的勉勵呀。還有人說。你所謂獠。實有所指。你的傷心。我們也猜到的。惟其如是消極。更不是善法。適是我們自哀。故能代哀。再會。——一九二四。四。二七——

梁任公先生娛樂嘉賓。知道太戈爾先生是一個「傳布愛的天使」。於是把中國的音樂。建築。繪畫。雕刻。劇曲。詩歌。小說。歷法。醫術。字母。著作體裁。教育方法。團體組織。一共十二端。凡可以裝飾得天使格外詩味盎然。古氣滂礴的。都歸印度所賜。梁先生本在那里搜尋。況且藏書。積纍元和王仁

僾先生的西學古微。現在別纂一篇印度古微。本無所難。但有一個小學生給我一本「沙漠」地方通俗書。叫做十世紀發明。是一九〇三年。美國「沙漠的」華盛頓專利局委員杜力特 Doolitte 做的。他遙遙的恭維太戈爾先生。却說有人在印度裴家坡 Pajapo 地方。尋到一尊銅砲。重有八萬九千六百磅。上面刻着的年代。恰值西歷的一五四八。亦就是明朝的嘉靖二十七年。還有題署。意思叫做「戰地的共主。」其餘年代稍後。同樣的巨大火器很多。杜先生也就同梁先生一樣。認爲「沙漠的」西洋。受了「綠洲的」的印度所賜不少。恰如中國不遇印度。便將音樂也不成音樂。繪畫也不成繪畫。……於是杜先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也說梁先生的良心話。說道『The Hindos. when acquaintance was made by the Europe answere asfar advanced as the Latter in cannon and firearms』意思是說『直脚鬼與紅頭阿三初做朋友的時候。大砲呀。一切乒乓乓乓的火器呀。阿三是遠勝於直脚鬼的呀。』然而杜先生的恭維。是拍馬拍到馬背上去了。豈不是印度古代的寶藏。也有機關槍。太戈爾先生一定紅漲於臉。罵那小鬼頭饒舌了。但是放心。就是了。現在印度是沒有那些兇惡東西了。因爲切菜刀也止收臟了十家合着一把。那裏還有「戰場的共主」呢。現在印度人求死不得的機關槍。決不是印度綠洲上土造。都是歐洲沙漠上送入的罷了。敝中國也決不敢落於人後。二十年後。也一定達到如此乾淨的目的喲。

去年林玉堂先生在北京晨報五週年刊上。做了一篇科學與經書。他說「因爲無論何一種科

學。都免不了歷史探問的野心。所以小小一如指南針的來歷沿革。還得待德人夏德去由韓非子。太平御覽。古今注。後漢書張衡傳宋書禮志。南齊書祖冲之傳。宋史輿服志。續高僧傳。一行傳。格致鏡源。夢溪筆談。朝野僉載萍洲可談。圖書集成。車輿部。十三種舊書蒐集得來。而後略得端倪。（見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一一面）」我却要問林先生這是做歷史人應配研究的古書呢。還是清華學校留美學生應當研究的古書。讓一步講。治指南針科學的人。自然能夠曉得了這些故實也好。但照例還是應該梁任公。夏德一班人搜討了給研究指南針的學生看呢。還是得指南針學生蒐集了十三種書。才得到一隻久擲在灰堆上廢物指南針好呢。那十三種書至少有兩千多册。爲了一隻廢物指南針。叫留學生攜帶如此笨重的行李跑路。不太累贅麼。足見科學與古書有些歷史關係是一事。科學學生到底急乎需要那一隻廢指南針麼。又是一事呀。倘如梁先生有夏德的興會。能把牠拉扯附會做西學古徵印度古徵的精神。簡直學沙漠上。法蘭西人狄岱籠一流。做部中國的百科全書出來。改良了太平御覽等等。這比給人一册書目表。叫人辛苦地自己從十三種舊書尋一隻廢指南針好了。若舊書裏尋得出比較今日航海家更精的指南針。那就兩千册三千册。幾百箱也得裝出去。可惜尋出來止是一隻久擲灰堆上的廢物。這無異證明牠（古書）自身也是個廢物。做學生時代。暫且丟捲在毛厠裏。這不是遇見「機關槍鬼」的過舉呀。所以說句公道話。有人整理古書。省便學生的研究。古書却是重要的參考品。若要叫人到古書裏去尋科學。或替古書做兩脚書櫥。這正是梁先生

自己打自己二十五年前的嘴巴。古書還有一種用處。便是接待古董來賓。說些灌米湯話。單調做壽罷。富商出喪罷。打點出風頭電報罷。也少不得牠。還有編輯話裏湊點字數。開開頑笑。倒也是一個救命王菩薩。

那就現在我也來小小博古一下。直脚鬼非但叫冤。說機關槍有杜先生為證。不是西方文明。正是東方文明。而且連機關槍的母親。也是印度出身。倘使中國人肯拿物質式的指南針。自認為發明者。博個光榮。那就太戈爾先生還要拿機關槍母親。推倒「小兄弟」身上來了。機關槍的母親便喚做火藥。火藥的發明。十個直脚鬼。倒有九個公認。說支那是產地。先送上印度。於是由亞刺伯人帶上西洋。但有少數人。如英國有位斯湯登 Staunton 便說。『火藥是支那歸支那。印度歸印度。各自發明。時期不過差不多便罷了。』所以有人證明支那用火藥。始見載籍。是紀元八五。便是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可是希臘有位雄辯家叫做 Philostratus 是東漢末年的人。他引印度傳說。有位 Oxydrace 是上帝所愛。同太戈爾先生一樣。通得靈感的。他曾在恆河邊上。用「雷球」射擊亞力山大使之不得進。舍印度而歸。雷球必用火藥。因此證明印度關涉火藥的記載。遠在支那前三四百年。可見印度的火藥。不必去自支那。所以西洋機關槍的母親。說不定還生在印度。終之支那也是火藥發明地。無不承認。照此說起來。無論兩家的祖宗分頭造器罷。或者合夥作孽罷。總之都是機關槍的「老哥哥」。一沙漠式的西洋。止是小兄弟罷了。

再把我們自己供招的來說說。我沒有十三種舊書在手頭。止在丁仲祜先生架上。抽到我們老鄉親趙雲松先生的陔餘叢考看了一看。他沒有章帝時代用火藥的證據。但說「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屬。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燒。秭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砲者。則皆以機發石。大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跳出。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器之始。」那是中國始用火器的記載。已在西歷的十二世紀初期。而虞允文采石所用者。但有火藥成分的硫磺。還非火藥。然西方記載。却說紀元六九〇年。即唐武則天稱帝之年。亞剌伯人圍攻都城美加。已用火藥。得自印度。他們又相傳中國在紀元九六四宋祖開寶二年。會用火箭。火箭將火藥實蘆葦中施放。類乎烟火所射發。非以攻打。止用傳警。如此則周官之火射枉矢。想非束荻灌脂。意者卽宋時火箭之類。是火藥之發明。當在周時。亦猶印度在戰國已用雷球歷。或者但有硝磺之屬。成分尙未配準。如後來的火藥。亦未可定。現在也不必瞎猜。終之中國的火藥。未用於戰爭。先好久用於煙火及爆仗之類。必爲時甚古。西人所謂東漢初已用火藥。或倘弄發明之初。亦可想見爆仗與爆竹。初分而復合。爆竹是以火燃竹。發出畢剝之聲。拿牠駭鬼。這個作用。雖沒有極古記載。可以定是極古。或者遠在三代以前。據會稽志稱『除夕爆竹相聞。亦或以硫磺作爆藥。聲尤震厲。謂之爆仗』。這是火藥發明。或未完成之火藥。但有硫磺成分者。試納所燃之竹罐之。及覺聲尤震厲。從此便竟爲之。

名之曰砲仗。砲仗以其駭鬼尤猛烈」有效。於是火箭等皆因之而起。久之又用紙頭裹捲。以代竹管。有火箭。而烟火之製自然亦出。無論砲仗烟火。大都供祓除祝慶等之用。至今如此。用在戰爭。恐反受印度等之影響。（俟下面再說）但將爲機關槍之作俑者。斷斷不能逃罪。因爲西洋又有一要證。即西洋之砲。名曰 Crnnon 或 Canin 其語則來自 Cane Care 者意即謂竹。一謂葦。便是實藥於所爆之竹之砲仗。爲西洋砲名之由來。然則機關槍文明。正是支那古文明。證之印度既是機關槍祖宗。證之支那又不能抵賴。如何梁小兄弟與太老哥哥兩人在那裏反誣沙漠的直腳鬼爲主犯。既眞無賴極了。

西洋的火藥。或謂北宋南宋之際。十字軍由亞剌伯攜回。或元初（一二八〇）亞剌伯占摩洛哥。闖西班牙。用火砲。西王斐狄南第四學之。逐遍行歐州。而南宋末英國的老裴根於一二一九在西班牙得到火藥方子。是朴硝七五。硫磺一五。柳炭一〇。恰與魏勝所用的方子相同。在短時之間。何以魏勝所用者。已爲裴根所知。足見火藥配合的成分。傳世已狠久狠久。陔餘叢考又言『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砲法。（元史世祖徵砲匠西域。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造大砲。豎午門前試之。聲徹數十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砲中譙樓。聲如雷震。世所謂襄陽砲也』。襄陽之役。在西歷一二五八。是在亞剌伯人用砲西班牙之前。即此可見中國用砲。却受西域影響。所謂西域。即皆亞剌伯人教之。因亞剌伯人在唐時已能攻砲美加。然攻美加之砲。

2 又稱得自印度。其後印度之銅砲所謂「戰場之共主」西洋造砲已久。猶贊美之。這是歸根到底印度實一古機關槍文明之聖地。太戈爾先生現在反詛咒其小學生。眞考古家之所大不服了。(爲之一笑。蓋凡考古家皆如此夢囈者也。梁任公先生作桶吳稚暉學而稍疏者耳。)——一九二四。五。四

有一句不夠常識的普通謬談。叫做科學是物質生活。玄學與美學是精神生活。這種話在無意識的時候。做一種像煞有介事的談話。在大家說說笑笑亦無不可。若認認眞眞把牠算着典要。牽做人生的標準。那就照例不應該讓他們到底去胡扯罷。除了他把精神去同上帝。靈感。看做三位一體。那種本來是半人半鬼。他應有「說昏話」的權利外。他若吟詩。作畫。談玄。說政。倘曉得帶了三分論理。在世上生活的。我們就應該不辭問題的毛細。對他分辨分辨。請問什麼是精神。不就是情感同思想等等。所謂抽象的。便是。請問什麼是物質。不就是我們自己臭皮囊。同一切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烟通機器。大砲機關槍等等。凡可聽可視可臭可觸。有形有色的便是。那麼請問沒有情感思想。自然是沒有臭皮囊。(由兩個臭皮囊的愛情發生一個臭皮囊)沒有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詩情畫意。都在星月花鳥的材料上。才發得出)沒有烟通機器。大砲機關槍。(臭皮囊早做餓殍俘虜式的鬼物了

）會讓情感思想在無何有之鄉表現或自由發抒麼。那就精神物質。一物而異名罷了。玄學美學先生是他的個體精神。被自然物質屈服了。發起一種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風明月弄得窮愁潦倒。又把同類的臭皮囊。害得風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無長物。便叫做精神生活。以被屈為和平。以被害為犧牲。青山綠野。載寢載吪。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於刀俎上之宛轉呼號而終。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若科學朋友。他便抖擻精神。征服了自然的物質。當他幼稚時代。也能造起茅屋小橋。襯着自然的野花明月。分外有緻。比那長林豐草。毒蛇猛獸。自己竄伏在樹枝土穴。精神發舒得多。進步又進步。居然能醫起烟通。裝出機器。什麼星月花鳥。詩箋書版。都點綴得優美。供給得完備。而且有什麼直脚鬼要斯侮紅頭阿三。而大炮機關槍也不留情。精神可以不屈不撓。這是精神壓倒了物質呢。還是被鬼上帝粗製的一點星月花鳥便壓倒了精神呢。不是玄學鬼亦常說科學家能征服自然。這便是征服物質。既說征服自然的止有科學家。那就無異說為自然征服的便是玄學家及美學家。至多說得好聽一點。說玄學家和美學家與自然調和。調和者即講和的別名。即就物質屈不了精神。精神也屈不了物質。也就再無可抵賴的了。如何能說玄學家和美學家精神生活能壓倒物質。反說科學家被物質壓倒。是物質生活呢。這惟有不管邏輯的玄學鬼才能如此顛倒瞎說。否則豈不是一句不夠常識的普通謬談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玄學家美學家是精神不健全而懶惰的。因此略帶昏瞶。精神是有些麻醉

的。上帝靈威。終不免乘虛竄伏其胸中。所以貪天之功。以爲上帝已爲我等造有星月花鳥。享樂享樂。也就夠了。他們最大的理由反對征服自然。便是有了烟通機器。做出點輪船火車。看印度星月花鳥厭了。再到綠洲的中國看看。固是好的。（所以他們也作「西方科學實有無價寶庫」「物質也有其相當地位」等的應酬支離話。）惟兼造出了大炮機關槍。實礙世界和平。他這種似是而非的愛和平話。怎好不領受他的美意呢。但是從石斧揭竿。而到連弩鳥槍。以至大炮機關槍。無不是吃飯睡覺的器具進步。而相打器具也隨了進步。這都是昏瞶的善人。享樂「自然」太過。造成了他的腐敗同類。於是昏瞶惡人生起取亂侮亡之心。便利用那種凶器。惟器具愈利。死亡愈小。乃是歷史上明明白白的事實。這便是一方面科學的理論愈精。而公法呀。報章呀。制裁那執凶器惡人的力量。也跟着進步的緣故。所以未到大學校教育強迫時代。善人對於惡人。大炮機關槍也是不可少的。慈愛不用麻醉式的苦肉計。也不用「吃砒霜藥老虎」的笨法子。想拿「孝經退黃巾」。必定要將科學還出一定不移的緣故來。是大同毀兵總有一天到的。人類的「第三期」是要候大炮機關槍。又轉變了連珠毒氣飛行彈。庶幾真個到了。深恐紅頭阿三。黃臉阿四。早搦着詩卷。做了機關槍鬼。也看不見了。

還有一個卑怯心理。便是明知紅頭阿三。黃臉阿四的機關槍，終於造不過直脚鬼。「羊肉不得吃。惹了一身臊」。反促進別人的注意。禍來愈快。且候天網恢恢。惡人自有上帝收拾。所以「地質學上第三紀的堅甲厚皮之獸。」已經拆了牀鋪。讓我們睡了。安知機關槍的直脚鬼不伏天誅。讓我們

阿三阿四來吟詩獨樂呢。這種善載彌綸。那是曲阜大學鹿村。無論理的玄學。新月集中早洋溢着了。我們不信有上帝。而且貴州山中的苗哥哥也譏我們倒斃已久。我現在姑且不論。惟有直脚鬼的機關槍。已經到了阿三阿四終趕不上地位。這才是使人氣破肚的自暴自棄呀。一是機關槍到底已經觀止了麼。難道連珠毒氣飛行彈。不就在面前麼。二是到了連珠毒氣飛行彈的時代。上帝的助我降罰。拿得穩麼。到了那時。上帝偏不幫我。與偏不幫苗詩人來出山正屈。那更怎麼辦呢。三兄呀。四兄呀。沒有趕不上的那回事。我們鄰居的木屐先生。遲了一百年。也努力了四十年。完全的趕上了。不是前回編輯部裏說。四百年前。直脚鬼自認大炮製不過三兄。現在他製出來的機關槍。三兄却心灰膽落。自信望塵莫及了。其實他們也何嘗有什麼深奇奧妙。能阻我們的追趕呢。我再來說件可笑的故事出來。寬寬三兄四兄的心。他們在這四百年內。雖然砲呀。槍呀。都能隨時改良。什麼後膛呀。來復呀。連發機關槍箭呀。都在前一百五十年內次第的想出。但是就現在眼光看來。可以算精細的。還就在這五六十年內外造成的呀。所以木屐先生也就老實不客氣。把他前三四百年的廢物。簡直不理會。止就五六十年內精細研究。也就村田銃呀。夏瀨藥呀。竟後來居上了。如此。三兄四兄若下手。連五六十年前的古董都不必理會。直就村田的。夏瀨的。再改良起來。有一二十天工夫。難道還造蠢笨的機關槍麼。竟造機關毒氣飛行彈了。凶雖是凶惡極了。可是手執毒氣飛行彈。口說博愛平等。世界應當大同。那就免了詩人口裏說出。被人笑之以鼻罷。

故事且不要忘了。便是一百五十年前。來復槍是已經發行了。我們科學週報上有位歷歷稱說的大科學家叫做富蘭克林的。他有勇氣發明電理。叫沒有信心。料後來會有機關槍。他在獨立戰爭的時候。極勸獨立軍隊注重弓箭。他說。『弓箭是至有用的兵器。有六大理由可以證明。一、兵士射法取準。箭的穩定。可過於毛瑟槍。二、能於毛瑟槍施放一子的時間。發箭四次。三、毛瑟槍則發出煙。可炫射者之目。不如箭能清晰取準。四、箭如雨下。較子彈貌小不易見。又足褫敵人之膽。五、敵人着箭。非待抽出。不復能動作。（實可發笑）六。弓箭任何地可造。槍與彈則不能隨地製出。』我寫這段故事。不是坍我們老科學家台。後了富先生一百年。余小子還親見弓箭下操。我皇上也下過上諭。說我大清以騎射開國。爾臣民勿忘祖宗創業利器云云。從前弓箭說與火器說的筆戰。還劇烈過今日玄學與科學的文陣呀。到了明明白白。又非白晝遇鬼的今天。還會擺什麼玄學與科學陣。那里禁得五十年前還爭弓箭說與火器說呢。富先生在尤前的一百年。表彰一點弓箭的好處。也就算不了什麼奇怪。我借他來證明直脚鬼也不是開天闢地。便從娘胎裏去帶了機關槍出來。這是顯然的了。機關槍不過科學在百年以來再進一步的結果罷了。在科學上的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何難使今日的機關槍。畢竟還等於富先生時代的弓箭呢。努力哉科學。沒有什麼趕不上別人那回事呀。有大詩人。做首詩做個預言。乃是正當人生。因爲領我們同進大同博愛世界。便是機關槍。不要世界是大同博愛了。我們却躲在苗山裏。——一九二四。五。十一——

輯我們編這個科學週報。懷一種感想。簡直是一個伶仃孤苦。在搖籃裏要自動的乳兒。擧世上有一個考進義務小學的阿兄。（便是科學雜誌）也辛苦得了不得。你想。中國的科學。簡直冷到好像在南北極的冰界。冷度在零點下倒數五十度的光景。什麼物質生活。大多簡直過着豕牢的生活。居然有了科學物質壓倒精神的嘆聲。東方病夫犯的什麼病呢。現在方知犯的是精神病。所以滿口的精神精神。這個報止有我們的讀者來表些孤冷的同情。此外盡是癡人。囈着替他說夢。所以編輯廢話不能不多說一點。而且不能不對於最近反科學的行動。反復糾正一點。那就又要提到將要歡迎的太戈爾先生了。我們抱歉得異常。向他這遠道寵臨的嘉賓。質疑問難。好像慢客。其實因爲我們是同蹈於「巨人」的足下。石板底下的蛆。還是爭扎的好。還是「犧牲」的好。似乎我們一見面討論問題要緊。不是止講些恭維禮貌。忘了我們自己的災難固不好。就是看太先生領了他們印度同胞。張眼去忍受大犧牲。止盼望精神安樂於靈界。好像也不忍。有人要「致敬盡禮」於世界大詩人。固是一義。但有人願「獻可替否」於鄰族愛國者。（大家辨他止是詩人。他開起口來。却並不止是詩人）也未嘗非一義。若有心知其意者。以此義曲加容恕。則形式若「反對」者。改日曰「諫諍」。那就我們的抱歉。一定可以寬減些了。太先生願守東方「大犧牲」的文明。使巨人減些戒備。巨人自然迷魂大樂。必翹拇指而稱善。從前我們肯守「臥碑」及宣傳「聖諭廣訓」的佳士。也莫不

能遨關東巨人天語褒揚。今太先生以建過牌坊的資格。又親來勸文定淑女。過門守寡。巨人將日匿遠送。曰『勉哉珍重』。又可想見。說至此等之酸辛。太先生必將瞿然曰。是誠何必。我豈……。我等亦惶恐愧謝曰。曾參豈能殺人者。萬勿介懷……。至此必相對無言。客泣主亦泣。吟之必成聲。故傳太先生甚灰心。知之者其誰歟。果簡單爲慢客之故耶。人者感情動物。必不如是之簡單也。

始終惟昨日覺悟上沈雁冰先生之感想。簡得最扼要。他說『極盼望太戈爾抱何爲東方文化明白地具體的解釋一下。不要空空洞洞地咨嗟歎詠。……太戈爾並不希望肉體的人類到他的第三期世界裏去……他說。『損失初不外肉體之損失。……精神則不受損失。……即使吾國人得以達到光明之世界。』損失了我們的肉體。而後可以達到。所以這第三期世界是靈魂的世界……太戈爾在上海講說所痛恨的西方人的「組織方法」而已。這些組織和方法。雖然極醜。極爲詩意。但確是征服我們肉體的利器。』總括沈先生看出來的緊要處。便是太戈爾勸我們不要肉體來流連什麼終不免煙匪滿地的印度與中國。須追尋那「野鷄」已經先去的天國。正在那裏等我們去臨流把玩。肉體既全不貪戀。儘管讓人把極醜的組織及方法來征服。我們用不着學他、的組織及方法來保護。質言之。太先生雖有「科學是寶庫」及「科學有相當地位」等語。簡直是應酬話。同梁漱溟先生的全盤承受西方化。又說印度第三條路是極軌。一樣的滑稽。我來附益沈先生一語。便是他們絕不重視物質的「人世界。」他們注重精神的「靈世界。」他們那里是個詩人與哲學家。簡直

是個教士罷了。正經批評。絕不是精神向物質反動。乃是世界假擾。民不樂生。鬼向人反動。我有一天讀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李先生相信「做人之日甚短。做鬼之日正長」。我也祇好忍俊不禁。戲以語朋友。以爲笑樂。孰知吾友反正色告我曰。此近來信士甚多之流行語。若聶雲台先生之類者皆堅持之。余始大駭。復轉怡然。縱然覺得永樂的鬼世界。雖至善。亦不過成了我漆黑一團主義的玻璃花球。沒有我的物質變戲法有趣。但他能助我科學的興味。却反而不少。因爲一個正長的鬼世界的鬼分子。必先要經過到物質的人世界裏投一個人身。那就是見物質人世界。便是精神鬼世界的養成所。人身是鬼的幼蛹。拿科學來整理物質培養暫時的幼蛹。也是最合理的辦法。於是我便老實不客氣。尋出兩句古文觀止來。暫與精神絕交。謝之曰。（是臣報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無科學。無以至明日。科學無臣。無以終餘年。」精神可以讓做了鬼。我們在永樂世界從容再講罷。（但求讀者原諒。組織及方法的精神。我們用得還多。彼空洞玄妙的精神。留着做鬼的再用。這還是科學經濟的方法。一笑。）

昨日還有學燈添請了一位新記者。他說。照今後之學燈。彷彿改做奈何橋邊之接引燈。引人太平過橋。直達靈世界。他又提起驚駭物質者。是大觀園內的劉老老。然而我連帶想起沈先生追溯太戈爾游德的大受歡迎。却很像大觀園中的哥兒姐兒歡迎劉老老。劉老老把鄉村的家常便飯。愈說得憨蠢。愈博得哥兒姐兒的歡笑。他現在却走進了破落戶的敗屋裏。還對吃饃饃的講同樣的村話。

縱有少數破靴子弟。想着開元天寶之盛。共寄同情之淚。然多數耐不了他唎那無意識的開天。皮靴誤人家去找柴米鹽油。故弄到主客都抱歉。都是文不對題的緣故。然這是題外的閑話。今且不必問學燈新記者的「思想」是思想的什麼。又讀我所編輯的雜感裏。有一位說「我們中國現在是不是人格破產。物質勢力橫行的時代。上自總統。下至平民。都是賄賂公行。不加顧忌……在這人格淪亡。物質勢焰的當兒……』就引他這幾句。竟拿賄賂公行。歸罪於物質勢焰。有邏輯陸。但既提起了「上自總統」的總統。我却來請一個總統之弟。舉他一段故實證明證明。

四月二十四日無錫（錫報）云。城中田雞浜雲仙觀舊址。改設無錫道院。自成立後。各埠信徒絡繹而來。日前北京。天津。濟南。等處道院統掌徐世光等聯袂來錫。信徒於昨日上午。在該院開會歡迎。到會者約計六十餘人。首由徐世光演講。（徐道號素一）「素一此次來錫。承諸君開會歡迎。實不敢當。道院內以仁義為主旨。仁義者。不可須臾離也。事之正者即修道。人生所片刻不能離也。修道必須有堅恆之心。不可今是昨非。無錫道院成立甫經一月。已有如此成績。實屬不易。老祖之道。以救濟衆生為宗旨。務望諸君均存堅恆之心。則去道不遠矣。』散會後。徐等即於本日下午。搭滬甯路特別快車赴滬。轉杭。昨日該院。抄發前日乩諭云。沙眞靈寶字聖。自妙山奉命來。一定（即徐世光謝素定）兩掌此次南下。名雖遊覽名勝。實爲道務進行。僕僕風塵。辛苦已極。各賜師藥蘭福酒一杯。以養其靈而壯其神。（好傢伙）知之。（一）賜徐素一

——夕陽消息隔凝雲。鶴井遙天倘逐羣。多少來因翻白浪。梁溪草木更欣欣。（一）賜謝素定。

——樓台倒影映池泉。泉石青流各一天。天賦何如完爾素。素心定處即爲仙。春能兩掌。準件同一定兩掌。赴杭游覽。知之。又抄錄前日判求病亂論云。沙雲室濟佛。自杭院奉命到判方。世風不古。道德淪亡。人心險惡。詭譎百出。厲氣邪氛。彌漫空際。此病之所由來也。今人之病。不病於形。而病於神。不病於身。而病於心。是發於隱意。而顯於行體者也。吾意不但願以草木礦石。而醫有形之病。更願以平靜息默而治無形之症。深願世人明以養性。凝以養靈。默以養神。公以養私。空以養情。勤以養身。足以養心。廉以養貪。諸方細細味其意。免受二豎之擾。其各勉旃。

看了這段新聞。他們人口裏的「仁義。」及神筆下的「今日之病。不病於形。而病於心。」云云。乩界詩翁。亦不弱於暫留人世的詩哲。罷他們的「賄賂公行。不加顧忌」是物質害他的呢。還是「仁義」害他的呢。總統之弟是道院總理。那一位可以「上自」的巡閱監軍。不列名在精神生活出的雜誌字內。他看得起物質一眼麼。嗚呼孽燈。可憐科學週報。（可憐者可憐被我占了許多篇幅也。）

——一九二四。五。一八——

上星期我的朋友許元啓先生告訴我。他說。他在上海大戲院裏看發明輪船的電影。片名「小紐約。」他又說。這就是一千八百零七年八月七日在赫貞江上初次出現的 Clermont 船 Robe

It Fulton 發明的。片上形容當時一班人士那樣的驚駭奔走高呼上帝。真形容盡致。許先生告訴我之後。不多幾天看見報上記載法國杜愛西乘了飛機。達到上海江灣。上海一班人士那樣的驚駭奔走。去高呼看着。想也同影片上看輪船。一般熱鬧。他們去看飛機的人。對於黃浦江上萬噸千噸的大小輪船。便眼睛也不去正視牠們一下了。因爲他們是看慣了。上海大戲院裏的輪船電影同江灣的法國飛機。我皆不會能看見。我是很怕看。如果我去看電影。我就要想到僅僅在一百多年前。他們一隻可笑極的輪船出了世。不料轉瞬就是戰鬥艦開過來了。巡洋艦放進來了。什麼條約。要你訂。你怎敢不訂。那麼赫貞江上的慶祝會。無異祇替我們預開了追悼會罷。照此比例。我們現在江灣去歡迎他一隻破飛機。也的確是一件趣事。但再一百年的小支那人若在電影裏看了。安知不奇怪我們迎進了瘟太爺。竟會高興。也是可驚的事。然而幸虧許先生告訴了我赫貞江上輪船的電影。我又會悟到到底還是僅僅的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推上去。推到千年萬年。直到亞當夏娃。他們也不曾有什麼輪船。所以他們到了今天。還念念不忘。矜貴他一百多年前來一隻可笑的輪船。要從新扮演照入電影。叫他們的小官官知道他們的祖老太爺創始的不易。那就所謂「西方人是征服自然。崇尚物質文明」。給他們自己在電影上招供。並非開天闢地生就的一個物質文明民族呀。僅僅是一百多年前。有幾個閑空好事的人。好像小孩子弄玩偶。做了出來。驚喜的不可言喻。直要到巡洋艦逼到了便宜條約。才像煞有價事的呀。因此飛機是止上天了廿年。所以牠飛在水灣裏的笑話。還叫你們

親自看見。把你們也做了後一百年電影裏的人物。而且赫貞江上輪船行了二十年。並不曾聽見前清的嘉慶皇帝采辦過輪船飛機有了二十年。居然浙江盧督辦已有飛機借與杜愛西。可見世界一交通。照一百年來這一點笑得倒將來人類的物質文明。眞是人類共通的。一點小東西。毫不成問題的呀。爲什麼便要叫且跳。亂說物質文明已經壓住了精神呢。所以頂可恥的自己造起輪船來。還比別人赫貞江上的故物。改良得不多。借給客人的飛機。還止是用銅錢買來的。有點說不過去罷了。然而到底僅僅落後了一百多年罷。沒有大不了的事。趕呀。追呀。非凡的容易的呀。比我們矮的已經着了木屐追上去了。爲什麼我們有了兩條長腿。不拔上了鞋沿。趕緊追呀。

既然人家還把那種「科渣」的輪船。照進電影給影戲院裏賣錢。那我們也好借來賭三話四則他。

雖則一千八百零七年紐約赫貞江上的輪船。大家認爲第一條眞正的輪船。富爾敦亦得了創造輪船的大名了。可是富爾敦也不過做了幸運的代表。赫貞江上的克羅蒙脫小火輪也做了幸運的代表船罷了。其實精虫時代的汽機正在那裏夢想出來了。而輪船也跟了做着精虫要想一同出世。所以最早的輪船。在中國的明朝已經傳說西班牙人堅稱一四五三當嘉靖二十二年有他們的國人。在 Barcelosa 的港口試行過蒸氣船。這種傳說。定是一種玩具的附會。可是到了一六九五當滿清康熙三十四年。大名鼎鼎牛亮門的搖籃裏汽機也要出現。法國有位朋友叫做 Papin

就做了一隻大模形的汽船出來。放在巴黎森江裏試演。可惜他那空氣壓動的汽輪。竟走了便停。不能使人叫好。巴先生無法可施。後來一七三六年當乾隆元年居然有位英國朋友叫做 Hulls 他大胆地把他製成的小汽船。請求專利。雖然他的重要部分。十九世紀的輪船上還採用了好幾件。可是虎先生空有了專利名目不曾能夠眞正獲利。除了巴虎兩先生之外。做好夢的還有若干人。都是失敗的英雄。其大原因。便是牛壳門的提鑑汽機。直要等到一七六九當乾隆三十四年出了一個改造世界的華特先生出來。汽機公子居然送進了國民小學。輪船若方才靠着了準備大出風頭。

出風頭的大人物。還不就是富爾敦先生。其時法英美三國各不相謀。都在那裏想把搖籃裏的輪船阿弟。也送入國民大學。第一就是法國的一位侯爵先生叫做 Jonffroy 在一七八三當乾隆四十八年。居然在里昂的淞江上試演了一隻汽輪的小船。他自然沒有載貨乘客的效力。當然還算在玩物之內。他正要想發展。可是大革命一起。不幸身充貴爵。就流放在外。等到回歸家鄉。却已經有一位先生把他的原理偸去。得了專利的憑據。想他當時吃虧是個貴爵。官司不曾打贏。可惜那位先生也沒有本領成功一隻滿意的輪船出來。法國人便算失了輪船創造家的大名。

其次就要說到英國的 Symington 這位辛先生英國人却幫了他力爭是一個眞正的輪船創始者。上海大戲院的電影片。一定是美國貨。所以把一八〇七紐約赫貞江上的小克羅蒙脫。算做第一條輪船。若是叫英國人製起影片來。便不叫「小紐約」定叫「小蘇蘭」。一點也不在紐約的

赫貞江上。一定在上蘇格蘭的 Dalswinton 達斯溫登湖。時間也不是一八〇七當嘉慶十二年的八月。一定是要早十九年。是一七八八當乾隆五十三年。月分是那年的十月。這是他們「國拘」的把戲。我們也不必去管他們那筆閒帳。把他引來說說。足見他們也震而驚之。鄭而重之。僥倖在一百年前得到那物質文明罷了。不是天生就。西方就是物質文明的賤種呀。這位辛先生的輪船。也的確可以算做眞正輪船。蘇格蘭達斯溫登湖上有位富翁。叫做 Willer 他喜歡弄弄奇怪玩具。（西方的特性。不過這一點。不似東方人有長者風。深惡好弄也。）所以製造了幾條脚踏輪出來。在湖面上已經弄了兩年。他的一位西席老夫子叫做推羅。他是認識辛先生。知道辛先生剛把華特的汽機改良了許多。他提議於東翁。請辛先生把汽機裝上。替代脚踏。

那位好弄的東翁。豈有不興高采烈的贊成呢。就請辛先生在一隻長二丈五尺。闊七尺的脚踏輪的船上。裝起新汽機來。汽機師呀。富翁呀。西席老夫子呀。坐在中間。拍達拍達。一點鐘行華里十八里的速度。在岸上觀者如堵牆的光景中。出足大風頭來了。這就是超先赫貞江上輪船十九年的故事。馬上居然有位公爵。請辛先生蘧造小火輪八艘。要在葛蘭斯哥城外的小江裏行走。那不幸的不但地方人民竭力反對。說這樣的速力。常川行走。必定要將江岸一齊冲毁。就是那公爵也猝然去世。辛先生就算窮苦而死。惟有那一具米羅富翁脚踏輪上了汽機。經了無算收古董的主人。還有一時被人丟在牆角。幾乎拿牠回爐。最後終算送入了蔡子民先生最稱贊的倫敦肯星頓博物院中陳列至

今。（蔡先生提議要將英國退還的賠款。照肯星敦博物院。在中國造兩個。）這個汽機。英國人認爲輪船發動機的始祖。

其次就在美國也在富爾敦以前。已有兩位朋友。造成了遠度華里十二至二十一的輪船兩艘。但如何試行。却不曾明白表出。所以也做了無名英雄。現在便要講到富爾敦先生。富先生是愛爾蘭出身的美國人。他在世五十一年。一八零七那年是他的四十三歲。他在少年時代。便去英倫學習。做了當時一機器師叫做 West 的學徒。據說他討了辛明登先生的教。也就不少。說來話長。本來不說亦好。就要說說。這回又占了科學週報的篇幅太多了。譬如上海大戲院看影戲。停一停幕。下次再說罷。——一九二四。五。二五——

上次編輯話七。從看影戲。講到輪船創始家的富爾敦。沒有講完。正要來接續了談一回開天光戲編輯話八。忽爾這天報上又鬧英國出了一個「死光」發明家。叫做馬佐。「死光」是什麼東西。各報也沒有記得清楚。止說牠能夠遠遠的爆炸軍火。阻止飛機。在歐戰時已奏實效。說得她像煞有價事的利害。宛同神怪小說內的風火輪。乾坤圈。差不多的神奇。那就連帶想到一百二十年前的富爾敦也有同樣的神奇。英國要設法勾致。不叫他爲法國所用。也與現在的馬佐相類。因爲當時富爾敦在一八〇二。當嘉慶七年。曾經發明一隻潛航艇。確在是年七月三號。在法國西北角 Brest 海邊

同着三個同伴。共乘了所製的潛行艇。下沈至二十五尺之深。當在水中約一小時。因為艇中取亮攜點洋燭。空氣受他的影響。不能持久。嗣後想法。開了一個厚玻璃窗。直徑止有一寸半。七月二十日再去試驗。居然所得亮光。足夠看表等之用。從此更將推進器。羅盤等。一齊弄得很靈動。升降左右。都能自如。更想造一較大之艇。可容八人。入水可到百尺之下。留水可至八小時。於是可放膽圖毀敵人船其時英法正是失和。英國戰船時來法國海邊。有位英國的貴爵叫做 Stanhore 富爾敦從前在英國曾與他有些交情。那位斯貴爵打聽了這個發明出來。又聽人說得神奇。說他的潛行艇可以近戰船之底。毫不能覺察。必要等被牠所轟燬的戰船。已成了千百塊飛舞空中。才知道中了奇禍。其實不要說富爾敦當時很可笑的所謂潛行艇。沒有如此能力。要是後了一百二十年。歐戰中德皇威廉第二的潛行艇。也不會有那理想的兇猛。但當時斯貴爵相信富爾敦的潛行艇。正與今日英政府相信馬佐的死光一樣。一得了消息。馬上很矜張的報告於上議院。提議招致富爾敦。果然當時的首相亞廷登。設法與富氏通書。勸他離法歸英。這個勸誘。雖直接未生效果。但富老先生的潛行艇。實是銀樣蠟槍頭。要想賠燬敵船。離去事實甚遠。法人因他不顯效力。漸生厭惡。方才逼着富先生果然叛法。且用他另一發明。叫做魚雷。反攻法船。可惜亦不高明。不會能傷得法國戰船一毫。只有一只倒霉的丹馬三百噸的商船。誤入戰線。被他的魚雷轟沉。総算聊以解嘲。這是一八零五年十月初旬的故典。富爾敦當時的使人驚心動魄。恰與目前的馬佐相等。不曉得再過一百二十年的後人。說起了死光又

如何好笑。

現在言歸正傳。上回說富爾敦是一個幸運的代表人。終算他是輪船的眞正創始者。他是愛爾蘭出身的美國人。一七六五年出世。剛剛先了余小子是一百年。幼年因家貧。曾爲飾物店的學徒。到十七歲便改習圖畫。二十歲以後。上英倫游學。便想改習機械。所以給機師惠司脫做了徒弟。後來一八九三。二十九歲的時節。在倫敦遇着發明紡織的博士 Caltwrigth 談起蒸汽行船。卡氏本有精密的計畫。盡量指點富爾敦。於是富先生不肯再做畫師。一心要想在機器上生法。特別注意於輪船。他在一七九七。三十三歲。改去法國。中間發明了績麻絞繩。魚雷潛艇。各種的新鮮的頑意兒。潛行艇的故事已敍在上面。他注意的中心點還在輪船。他得了美國駐法大使列文頓的幫助。在一八〇三。就成了輪船一艘。在巴黎森河上試行。却不曾有好結果。還是繼續的努力。却給拿破侖知道的。拿皇妄想成功一個小火輪艦隊。可以直搗英岸。拿皇於一八〇四年降手書於富氏曰。

「我剛接到市民的工程師富爾敦計畫書。你何不早講呢。這種計畫必能將世界改變面目。

現在什麼都不管。你先去叫學術院會員所組織的評議會檢查一下。

「因爲這個問題。全歐州的科學家都將看該評議會的斷語來做解決。從我眼光裏看出來。這物質上的眞價值。已經極其顯明。你得了他們的報告。請馬上報告給我。我盼望這件事最好在一星期內便能決定。因爲我已忍耐不住久等。

拿破侖一八〇四、六、二一」

這封信下了之後。富先生還不曾預備得及送東西到學術院去檢查。拿皇忽然不高興起來。不許他送檢查的東西去學術院。大約打聽富先生什麼計畫。無非空口說白話。當時有位法院長叫做Costas 替他說情。拿皇不等他開口便忿忿說道『歐州各大都會中什麼探險家哩。設計家哩。眞是滿坑滿谷。今日有這樣發見。獻給甲政府。明日又有那種發見。獻給乙政府。其實都是理想說嘴的醫生。造謠的騙子。止想獵取金錢罷了。這個美國人便是其中之一。不准再提他的名姓』。哈哈。拿皇也挖苦得世人太利害。足見什麼時代。都有些假古董。好比現在為東方精神文明最時髦的時代。便銀鐘般的歌聲。天理式的玄談。充滿了國中。倘一旦西方物質文明又時髦起來。今日那種發見。明日這樣發見。一定又要烏煙瘴氣的呀。閒話少說。這就是富爾敦受了法人的奚落。更得了英人的勾致。所以一八〇五便叛往英倫。他就親上蘇格蘭去訪辛明登。細看他的汽機行船。詳問他的構造。辛先生大着肚皮。一切詳細替他說明。讓他將手簿記出。就傳為佳話。富氏又到英倫中部蒲明罕城華特同朋友開的機器廠內。買了一副機器。一八〇六就回歸美洲。仍得列文頓之助。造成了那隻克順羅蒙脫小輪船。於一八〇七的八月七號。居然開始行輪。直到一百二十年後。還在影戲院的銀幕上留影。也算「說嘴醫生」的奏了全凱。叫拿破侖失色的呀。

當富爾敦的克羅蒙脫正在製造的時候。紐約城中的非笑。變為流行的談話。凡有人做了糊塗

的事項。便有人笑之曰。這就是「富爾敦的昏迷」(Fultans Folly) 所以到了七月八號那一天。觀者人山人海。在 Hudson 岸邊開行時。觀者見小克羅蒙脫冒火噴煙。大家驚駭疑是怪物出世。後來見他穩穩前進。方才歡呼鼓掌。贊嘆個不了。牠在二十二小時中。行了華里四百五十。從紐約到了亞班尼埠。然而富先生雖曾繼續造了幾條小火輪。又曾造軍輪一艘。可是他却沒有得到多大利益。並且他的發明。很有幾個人和他爲難。語他是偸竊得來。克羅蒙脫出世以後數年間。同人涉訟。鬧個不了。富先生又氣又恨。精神也就不濟。到了一八一五。倫敦正在那裏創開定期小輪之時。他年剛五十有一。就考終了。到了明年。那位法國失風的侯爵 Jouffroy 還說富先生所用的激輪就是偸他三十五年前。在里昂淞江上試行的法子。哈哈。由此亦可證明直脚先生所有一點小法寶。也是無意中在近百年前後辛苦得來。一對至無足道的激水輪。也還自己看做非凡難造。決不是什麼西方民族。生就就是物質文明的種子呀。——一九二四。六。一——

近日我道不孤。先是唐大同人。見贈五月月刊。其間名著。如譯述的愛迪生言行錄。如飛機。如丁字測高尺。如地震後日本建築界所得的教訓。如求展開式中任何項係數之研究。如給是怎樣發見的。如實用映影彈性法諸篇。無美不臻。在此精病的社會裏。又平添許多物質治療法。也同時有位劉先生遂生。掌教在徐州女三師。他曾經著有發明家與發明物一書。他把他與吳蘊霽先生一同記述

的講演稿子一篇寄來。演講的人便是敝友王撫五先生。演講的題目是「近代自然科學底趨勢。關於數理化方面」演講的地點是武昌師範大學數理學會。劉先生的意思。要把那篇演稿公諸大衆。我看撫五先生所說「自絕對的而相對的」云云。在我們自然算做至理。然而在什麼刊物上。早有消極的先生們。把極聰明的玄理批評他。說「定了一個相對做標準。還不就是絕對。」他們以爲宇宙間沒有什麼新理。止在左說右說。直說倒說。弄弄玄虛。其實不過一個循環罷了。因此他們還有一位好朋友。就是章行嚴先生。他在政治上受了委曲。氣破了心。激成功一個自殺式的論調。洩洩寡氣。也說世間止有循環。新文化三字是可笑得了不得。他的證據便是袖子管由大而小。現在又由小而大。爲事都要倒轉來。可是他這種循環論。若海闊天空的講起來。我也贊成。宇宙本是漆黑一團。將來或復返到漆黑一團。亦未可定。地球本是星氣旋成的。將來一定還到星氣。尤其可靠。然若說不大不小的人類社會。恰如袖子的循環。便尋不出確切的前證。難道以後人類還是茹毛飲血。老子要剖斗折衡。但止看見幾千元一具的天秤出賣。到至今一只斗也不曾剖過。一根衡也不曾折過。其實就是袖子管的大小。昔日之大。非即今日之大。進化如螺旋形的。予小子二十年前在巴黎發刊的新世紀上已經說過。嗣後不約而同。說過的也很多。往往轉過去方向頗同。有如循環。而圈綫卻已經移了進去。這正如撫五先生所說「自絕對的而相對的」或過了一陣又自相對的而絕對的。也未嘗不可。惟彼時的絕對的。決非原是牛頓的絕對的。那就一定無疑。而且還可再由絕對的而相對的。彼時的

相對。而又非便是愛恩斯坦的相對的。也是無疑。吾鄉有句俗語。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無法阻止的事。現在又可添一句。叫做「朋友要守舊。」更無法可想。因爲他動了眞氣。變了不屑與我們爲伍。那就任憑你罵他不通。責他不敢。他止是付之一笑了。況且中國民族向來是一個「二百五」的民族。梁漱溟先生稱他持中。簡直說明白這個民族是一個不澈底的半吊子罷了。什麼經國惠民。養生送死的物質。破碎支離到如此。竟大言不慚。精神被物質壓壞了。要跟着張三坐在永安公司電機房的窗前階石上。看半夜星月。養精神去了。我其奈之何。我在每次編輯話裏。終要介紹幾句科渣。現在感於撫五先生那種威鳳祥麟。爲科學奮鬥。劉先生既有意要公布他的演稿。我卽全錄其詞。以實我話。以下卽皆劉吳兩先生所記王先生的演稿。

「近代自然科學底趨勢。我想分作幾層底談話。

1 結果。

一、自絕對的而相對的。

二、自連續的而分子的。

三、自原子的而電子的。

四、自二元的而一元的。

11 方法。

一、自微分的而大數的。

二、自演繹的而搜集的。

近代數理化底結果。有如上底變遷。我們先說結果。再說方法。因爲先說方法。就無從說起。

1，自絕對的而相對的

近代數學和力學底變遷。舊力學從格利雷阿(Galleo)至牛頓 Niwton而集其大成。其力學先有基本底假定。以爲絕對底準標。研究天文學。先假定一體爲不動。然後計算眼底物體底運動。例如人坐在火車上。看見光從東方來。以牛頓力學看來。以地球爲絕對底標準。地上動底物體。以地球爲不動而計算。例如人在地上走路。每分鐘有百步底速度。若是在火車上走。火車前行每分鐘有二百步底速度。(人和火車同方面進行。)那末。人是行百步。火車是行二百步。問人對於地球底速度若何。計算時以人底本身底速度。加火車底速度。就是每分鐘行三百步了。總而言之。牛頓力學以基本底假定爲根據。並沒有什麼困難。然以地球爲動的相對。以以太(Ether 或譯能媒)爲絕對底標準。設想以太爲不動的。用此來作標準而計算大體之運動。但是仍然發生困難了。牛頓以一者爲絕對的。以地球爲絕對的。其餘的就爲相對的。天體以以太爲標準。從光學上底研究。知道光底速度永遠不變。每秒是三十萬料(Kilomete「或說十八萬六千英里亦可——記者」)底速度。無論對於任何星球。(如地球。日球。月球。…)都是如此。假想一人在太陽上。或是在別底星球上。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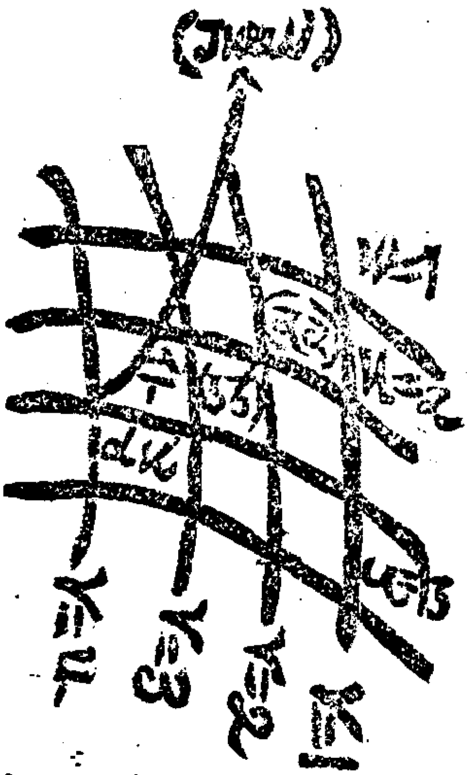
算光底速度。也是如此。但是光對於地球是動的。地球對於別底星球也是動的。那末。與前例速度的計算就衝突了。

於是羅蒼子(Lorentz)即發明變位法則(Lorentzs Ternsf Ornstion)這就是直對各論(Special The ory of Relativity)他用他底公式

$L = L_o\sqrt{1-\frac{v2}{c2}}$, $T = \frac{10}{\sqrt{1-\frac{v2}{c3}}}$ 來計算。假使以一尺為標準。在不動時計算牠。恰是一尺。在動時就不是一尺了。若以之置於前進底火車。普通就會短些。其長幾乎只在九九九九九九……寸。以此論之。不動者長。動者短。又如一鐘在車站上是一分鐘。同樣置在動底火車上。則時間較為長些。我們來看上面底公式。L為對於動底標準底計算。Lo為對於不動底標準計算。V是動底速度。C是光底速度。假使V為無限小(Infinite Small)時。則VC幾等於零，那末動與不動是無所區別了。(由公式 $L = L_o\sqrt{1-\frac{v2}{c2}}$ 當V=o，則 $\frac{v2}{c2} = O$ $\sqrt{1-\frac{v2}{c2}} = \sqrt{1-0} = 1$.

於是L=Lo—遼生註)若V是比較大些底數。則一 $\frac{V2}{C2}$ 就要小些。就是Lo大些。若是火車底速度速度和光底一般。決那末L就是於零。若 V=C，則 $\sqrt{1-\frac{v2}{c2}} = \sqrt{1-1} = 0$ 於是L=O

——逢生註）此爲物理學上所不承認的。不過此公式有一極限 Limit。如微分積學上底 VX=○則有意義。若VX=○。則無意義。上面底公式也是一樣的。於是可將從前底種種衝突消滅了。由此公式演繹光底速度。對於火車底速度。從別底星球上計算也是一樣的。可以保存前定律底成立。用此法可以不至於發生衝突。不過這個公式對於完全等速直線運動（Uniform in Linear Motion）上才能應用。若是在不等速度的和曲線的運動。則不能應用。於是愛因斯坦（Albart Einstein）就發明了相對通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rity）其坐標系 Coordinete System的用法不同。從前用三直線互相正交。（三軸X·Y·Z·AXs）作標準。他改用曲線的軸。畫作許多曲線。計算曲線的距離。以求其中一點底位置。如圖。



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對於某種東西。不論爲直綫曲線。都可以計算。不論等速運動。不等速運動。都可以計算。天體上的星球。都非直綫的等速的運動。例如月繞地球而行。速度每每增加。而離心力也要增加。所以月球不會落到地上來。天體底行動既然不是直線的等速的。所以從前的相對各論就不能應用。於是就發明相對通論。這是就力學說的。

其次就數學上說。非歐幾里得幾何學 Non-Eueildian Geometry 發明後。坐標系就不止三元 Three Dimension 有了四元 X.Y-Z-T-AXis 時間也算一根坐標軸了。從前牛頓假一物體不動。而計算各種物體的運動。現在就自己運動的物體來計算別種的運動現象。

近來相對論不但是在數理界很重要。就是在化學上也不無小補。例如電子原子……。

「註」愛因斯坦原係猶太人。一八七九年生於德國。入了德籍。一九〇五便發明了一篇相對各論。一九〇九在××大學當教授。一九一四年到柏林充當威廉皇家物理學會的會長。一九一五年他又發明了一篇相對通論。自他兩篇相對論發表後。科學界裏便起了大革命了。——一九二四。六。九——

用拆字先生法。十字成數。要說幾句總結局的話。科學掀起了大戰。是衆口一調的冤獄了。然而都是古著老夫子的攀談。不料昨天有位朋友來說。「更有無政府黨朋友疑心提倡科學是幫助資本家」。哈哈這倒是託爾斯太不會想到太戈爾不肯吶言的一句陳腐的新鮮話了。（科學助資本家。是一般人的口中都蒙昧不明的常說。故曰陳腐。）我們崇拜科學。一是因為道理上要講常識。是模糊影響的。科學是精細確當的。二是因為我們不肯四脚戴毛。要用「人工」以抗「天行」科學

是人工的根本法。三要完全一切理想的道德。止有科學萬能若「靠天吃飯」「任天而行」「與天爲游。」說得好像是天的孝子。其實都是依賴窮大爺爺的不肖子。拆穿了說叫做懶得做「人」。人者能以人工補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無不可由之而達到又達到者也。）不料我們對科學止有這三個堂皇正大的理由反對科學的人們却「半夜裏殺出來一個程咬金」拿「掀起大戰幫助資本家」請了幾個蹩脚律師出來勢不兩立的控告他們一狀因此逼住了我在這兩個月內也用律師的聲調。對準了他們的訴狀。反居功起來這是「急來抱佛脚」抱出來的聰明答復。（其實是放在眼前的理由不早說出。蠢笨極了。還自譽聰明可笑已極）但是聰明罷。蠢笨罷。却不是總結局的話。總結局的話止是上面三個理由。所以此番還要在我的編輯話裏。綸完全撫五先生的名論。所有公堂上辨護的奇談。且留了下次再書說。

王撫五先生的說。題目是「近代自然科學的趨勢。關於數理化方面。」他的話是在武昌師範大學數理學會演講出來的。記的人是徐州第三女師教師劉遂生先生同他的朋友吳蔭雲先生。話分兩層。一是「結果。」二是「方法。」上期已把他結果中第一節登出。本期再從第二節登起。以下便是劉吳兩先生所記王先生演講稿下半篇。

（2）由聯續的而分子的。

在文藝上復興以前。對於熱、光、磁、電的觀念爲聯續不斷的。以熱爲一物。冷又爲一物。冷熱

相合。就是溫和。文藝復興以後。就打破了這個觀念。以爲熱和水流一樣。是聯續不斷的。雖然我們不能看見。不能聽見。然而想起來總是這樣的。但是現在知到熱並非物質。熱是由分子的振動而發生的。振動得快些。就是熱。慢些。就是冷。倘若完全不振動。就是完全無溫度了。現在知道沒有絕對無溫度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絕對零度是不可能的。把從前一種形而上的玄體打消了。這就是科學上的精神。哲學上亦有此趨向。試看電和磁。從前是分離的。現在合起來了。近二三十年。講電的傳導。和水由上向下流一樣。即所謂電流。不過電流有兩種的觀念。(一)謂由正向負的流。(二)說是對流的。如果互相對流。聯續不斷的流。那不會起來衝突麼。現在的原子理論 (Atomic Theory of Electricity) 說電是一個個的子振動發生的。某種傳電體。就是其本身原有電子容易輸散之謂。若是不易於輸散的。那就是不導體。那些電子一起聯續的。以上就是現在底理論。若把電流一通。立刻就表現電子底能力。其速度之快。直不可以計算。因爲電子聯續的。並且是流到的。例如一千人在一條直線上。拿一本書。從第一人遞傳到最後一人。無論怎樣傳得快。至少總須幾分鐘。假使人人手中各執一書。一聞號令。則同時傳遞。那立刻就遞到。傳電底現象。也和此事相彷彿。我們試將電池上的電線連接起來。就有電底作動。其中底電子。都是連成一直線的。所以現在電子的觀念。自連續的以至分子的。這種供獻。自然以湯姆遜(J.J. Thomson)爲最大。且彼對於電子運動之理論 (Activitp theory of elcricity)

很多撰述。

談到光底一層。從前牛頓底光學。以光是最小的微粒子。(Corpuscle)能通過透明體。所以射到人底網膜上。就能感光了。到了惠根斯 Huygens 以光之進行爲以太底波動。並非微粒子底運動。於是就把牛頓底微粒說推翻了。他以以太實驗作根據。用集光鏡(Csvergent Lens)放在光線之下。則光全集在一點。假使光爲微粒。則於其焦點可得一種物質。用很精密的天平。也可以稱其重量。但在事實上確是不能成立。所以說光非物質。那時採用光之波動說並不發生什麼困難。

近來七八十年。馬克斯威爾(Maxwell)以爲光與電磁同一根源。在一定狀況之下。加極大之電磁力。可以使光之直線變爲曲線。這個理論叫做光底電磁性底根源(Electric-magnetism of origin of light) 距今二三十年。有勃郎克 Plank 假定光爲以太底波動。就發生許多困難。他把光當做一種量子 Guana 返到牛頓底學說。他以爲光之放射和雨一樣。那些雨滴。譬如就是量子。由此看來。似乎和牛頓學說相符合。其實是進步。他底學說叫做量子論(Guontum theory)這種學說在物理化學(Physicalchemistry)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前以爲光是聯續不斷的。現今以爲是量子的。這就是物理學上最大的革新啊。

(3)自原子的而電子的。

這層是屬於化學上的原子說發生於西臘。以宇宙間一切物質。都是由原子而成。由化學上看來。從德爾頓（Dalton）底原子論上。先假定宇宙間底許多原質完全不變。從哲學上看來。覺得很不圓滿。但是德氏也不能解釋。遂謂有許多的原質是不變的。自從門德立夫(Mendeleeff) 發明週期律 Periodio Law 以後對於德爾頓底學說有許多疑問。若是依週期律上看來。例是從第一類底鈉原子量依次增加。一直轉到鉀。其性質和鈉相似，一種由事實上看出。一種由理論上推究。那時就有人想到所有的一切原質。都是由一種東西而成。因為在各種狀況之下。其構造亦異。於是有人說氫氣一原子。乃由十六個氧氣原子合集而成……在電子論說起來。所有的原質乃由電子而生。在昔者我們理想上想得到。自門德立夫發明週期律以來。由事實上證明。本生(Bunsen) 用分光鏡 (Specrtoscope) 發明了許多新原質，他有兩次重要發明。(一)用分光鏡發明了許多新原質。(二)發明了日球。月球。和別底星體構造底物質。有的與地球上底原質是一樣的。有的是地球上有。而別的星體上沒有。有的是別的星體上有。而地球上沒有這的。是創造時代底發明 (Epochenade discovery) 此重要的事實。從一根原發生而追究其變遷。彼時不過有此種猜度而已。自分光鏡發明後也不過加了幾分的相信。究竟沒有成為有系統的結果。

現時放射化學 (Radio-chemist y) 發明。然後斷定各物質由電子集合而成。湯姆遜

之電子論卽如此。發明放射化學的人。首推居利夫人 Madame Conie 假使有人作一種試驗。在空氣稀薄的玻璃管內。兩邊連結電機。若是乾空氣在內不能傳電。何以厚時能傳電。而空時就不能呢。由電子論論之。許多空氣底分子在內。就不發生電。如水。就能發生負電。負極光 Cathode Ray 從負而正。就是許多電子間感應。此乃由電氣放散水體底電子而生。由放射化學中。我們知道鈤 Radium 或作鐳）能放電子。就發生（ABC）線。這姑且不論。但是B線和負極光是一樣。是方法不同。而所得的結果完全是一樣。何以能同樣地放射電子呢。因爲物質底本身有放射電子底可能性。鈤也是一種原質。因爲電子集合太多。本身可以放射。現在所知道的原質。約有百餘種。這些原質。都是由電子組成。電子有正負之分。正電居中心。其周圍有負電環繞之。極紫光照在金屬上也發生電子。至此遇得有系統的理論。如金屬炭素。如以高溫度。能發生電子。用幾種不同的方法所得的電子，完全是一樣。

從前以爲原子不可再分。現在原子可分成千千萬萬的小電子。且知其性質。不亞於二三十年前知道原子有許多定律管理牠。可算得近代化學底大進步啊。

（4）自二元的而一元的。

從前以爲地球上底物質。在中國以爲是五行（金。木。水。火。土。）構成的。在印度以爲是地、水、火、風、構成的……物質是永久不滅的。在從前物理學上。以爲物質和能力截然不同。而總有

互相倚附的觀念存在」所以物質是死的。藉能力而活動。能力藉物質而表現。科學對於不能分開底能力。如熱變成光。電變成光。發電機使電變成磁。磁變成電。動就變成熱。……現在都把牠歸入一元了。不過在不同底狀況之下。就發生不同底現象罷了。從前八十餘種底原質。皆是完全不變的。現在知道皆由電子發生。不過其狀況不同罷了。所以現在把物質和能力歸成一樣。即物質由電子而成。電子即能力。故物質和能力一樣。

結論

總上以觀。近代自然科學—數理化—底趨勢。在數學與力學上而言。則由絕對的而相對的。在物理學上而言。由聯續的而分子的。在化學上而言。由原子而電子的。在數理化三方面說起來。就是由二元的而一元的。因其結果和從前不同。所以我們研究底方法亦異。

11方法。

(1)自微分的而大數的。

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雖然和從前不盡是不同。不過各方面比較進步些。在從前是用微分的方法。把時間縮短到無限小 Infinite Small 以解釋物底現象。我們知道微積分學是牛頓和萊勃尼慈 Leibnitz 發明的。他們所以要發明底原因就是因爲要研究無限小底情形。但是宇宙間底現象很複雜。用微分底方法。把時間縮短了。不足以應用於極大底範圍。

於是物理學家創造氣動說。謂物質由許多底分子互相衝撞而動。並非同速度。例如打桌球。有許多球在一個桌上。我們只動一球。其餘的球受了衝撞。有的速度快。有的速度慢。其方向亦各各不同。故若以最小的來計算全體。那末就不能滿足氣動說了。必須設法取其平均速度。以代表全體。所以就用公算律 Law of Probability 或稱大數律 Law of Large Number 這稱定律。在理物學上。數學上。社會學上。生物學上……用牠對付複雜的現象。大多數找共同的性質。取其平均。大數定律就是研究大數無限底多。以均平底性質。代表許多不同底性質。例如有一物質。其全部底物質皆有物質量。我們就以它的重心。來代表全體底質量。例如有一圓圈。牠底重心不在牠底圈子上。而之牠底中心。又如人手指上底戒指。牠底重心在手指上。照此看來。在普通常識上。殊屬荒謬。但在理物學上。確有這種事實。求這種共同的法子。和從前的微分大不相同。但我所謂由微分的而大數的。并不是把微分完全推翻。用大數底方法啊。

(2)由演繹的而搜集的。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完全是發明事實底時代。我們讀科學史。和那時理化雜誌。都可以看見發見這樣原質。那樣原質。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中間。完全是理論發展底時代。那時底物理學家。以為須求一種原理。而概括整理五十年以前發明底事實。所以物理化學。於此時即發明了。發明物理化學的人有四。(1.) Ostwalt,(2.) Vont Hoffl, (3.) Arrenius, (4.)

Hernest. 他們用演繹底方法。以求化學的進步。而兼用搜集事實底方法。近五十年來。復用搜集事實底方法。自X光線發明後。以原子底性質作標準。找出許多新原質。不用原子量而用原子數 Atomic number 於是所得底結果。以H爲1計算。依週期律順次推出到最大底原子數（鈾）。96。這種方法。並不是依一定底定律。好像是亂拚樣子。諸君不要以爲眞是亂拚。其實他們有他們底法子。X用光線射在原質上。研究所得的結果。大致與此相同。計算牠底次序。幷不顚倒。所以現在用演繹底方法。而用搜集事實底方法。由新發生的事實。而得出新定律。假定理論。並非是不用演繹底法子。不過現在不盡用演繹底法子。而且還用搜集底法子。以發現新大陸。——一九二四。六。一五——

前回我自己吹牛。說是玄學鬼把科學起訴。控告他激起了空前大戰。又我們的無政府朋友。深恐科學是幫助資本家。於是逼住了我。在這一兩月內。此處彼處信口開河的談話。便尋到了聰明的答復。哈哈。到底有什麼聰明呢。實在也不過爾爾。但是我自己却誠心的相信實有這麼一回事。而且這就叫做人類進化的歷程。現在且不妨再把我所謂聰明的答復簡單寫出。再添加個小小結論。請教請教那了解宇宙觀的朋友們。

（一）激起了空前大戰不是科學的罪惡。科學告罪道。『是的是的。不過我（科學自謂）引

起他們大戰。我是說世界又進一步。這叫做「騙上當。」從前有一段揑造的神怪小說。正可拿來比喻。「有一個狐狸家屬。寄居在一家富人的空房裏。但那些狐狸們同主人很親善。主人却終不喜歡牠們。歸根結梢。想了法子把許多狐狸一齊燒死。只賸了一個老狐狸。那老狐狸過了幾時。便搖身一變。變了一個諸葛亮式的道人。（讀者注意。這就是科學先生。）想法歆動主人稱他有帝王之相。全家都有金枝玉葉的福命。又替他運籌帷幄。招兵買馬。擇日造反。先搶了一座縣城。隨即建號稱帝。御殿受賀。（混一宇宙的威廉二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裏。確有如此氣概。）哪知官兵大隊方到。要尋諸葛亮已不知去向。止索得這位富翁皇帝的全家。一齊做了刀頭之鬼。」哈哈。列甯要做共產試驗。德國要扯共和旗子。麥唐納要組工黨內閣。康有爲不敢再談復辟。沒有小區區姓科名學的化了四十年工夫。在克魯伯炮廠吃盡辛苦。尸古拉肯、去見閻王麼。二哥肯進荷蘭水瓶麼。勞合喬治肯出唐林街麼。溥儀世兄肯買了心勤讀潑拉買麼。照玄學老夫子的方法。勸得信威二哥止把我來通商惠工。那就還是香腸式的紳士充滿青島。尼布楚以來的條約赫然有效。德發債票也沒有那種名詞。能叫軍閥心癢。俄國賠款也無從改做教育費。弄得校長眼花。止有我能施起小小神通。便世界馬上改造。倘把這種大戰再戰上××回。便托爾斯太。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羅素。太戈爾張君勱。章行嚴的世界一齊實現了。何以我方拉了世界向前進。你們偏謀害了我。在半路上做了二百五呢。」這是科學先生第一個答案。

（二）人又嚴厲的駡科學。道唯有你是幫資本家做走狗科學仰天大笑道。『閣下的見解。正就是白米產生在席子包裹的見解。可憐古今以來的黨人。沒有一個不癡愚的。着得稀破爛。寫[illegible]寫到別人不識。便算黨人。飲食不時。起居無節。也算黨人。瞽騃不識數目。也算黨人。失戀了吟詩駡敵。自然是了不得的黨人。消極到剖斗折衡。那就更是頂天立地的黨人。凡弄到沒有辦法。就算得了黨人的畢業文憑。然我要請問。倘不是我叫歐白尼。買利留。牛頓。出來畫策。作成了一個小子華特造成十八世紀末年一隻城隍廟香爐式的汽鍋。十九世紀能不能發生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呢。現在且少說閒話。交代我的正文。我的對於資本家。乃是南京便宜坊的「塡鴨法。」騙那班一毛不拔的土富翁。想發大財。果然仗着我弄到大廈連雲。貨物山積。把鄉下的土豪。一變了汽車裏的闊人了。然他當初在鄉下收放債。一盤散沙的農民。誰有機會來議論他一個「不」字呢。（章行嚴先生要想歸農。我替他細細一想。現在鄉下的梢長大漢。尚且終年勞苦。僅得一飽。若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歸農。無非多養若干長工。自己在茅屋裏看書。做個變相的小資本家罷了。）一到他建設了大大的工廠。請農民都入廠做工。於是工會了。工黨了。整片的結合起來。他也就睡不成好覺了。於是由讓步而分紅。而合作。直至於歸公。有如便宜坊之鴨。吃的胖大如小豬。從而撕毛火炙。不是我。你們有法子騙他土富翁上城麼。能叫散沙的農民。也跟着上城。聚做工團麼。我未出世以前。號稱書契肇啓了文明。然四五千年止作成了皇帝陛下生殺隨意。一班敎詩書。說禮樂的玄學大奴才頌揚聖明。到我出世以後。前

三百年止有一點萌芽。便金牛章市民政。鬧得一個不亦樂乎。最近的一百五十年。我頭角愈加崢嶸。便什麼共和工會共產無政府。愈鬧到攪海搖天。這無非是煤油大王鋼鐵大王。不自量力要想代用皇帝陛下。便馬上獻醜。曇花決不夠一現。所以世界進步如是其快。所以工廠再多開點能夠叫鄉下人田地都讓富翁包辦了。用機器耕田。農民多變了工人。便馬上一個世界大革命起來。所有託爾斯泰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羅素太戈爾。張君勱章行嚴的世界一齊實現了。何以我方拉世界向前進。而向前進的朋友們也來錯怪我。情願在半路上做二百五呢。」這是科學先生二個答案。

以上兩個答案。拿過去的眞確實事做理由。雖不能算十分聰明。也還辨護得很堅。因爲在科學本身。原止是永永有益人類的一種動力。人家要借這力來作惡。他也就老實不客氣。把這力來傾翻了你。況且不但科學富有品的的力量。能傾翻較不正當的世界。進於較正當。卽從藝術造成粗陋品物。牠的力量。能傾翻較不正當的世界進於較正當。故概括總言之。世界的進步。只隨品物而進步。科學便是備物最有力的新法。什麼叫做世界的進步。止隨品物而進步呢。若信人是上帝造的。或是黃泥搏的。我便可以一言不發。倘由微生物而進化至兩棲。爬行。哺乳。更由哺乳四足之物。經過猴子。始有人類。其說無訛。則人類或云已有三兆年。或云有了一兆年。姑可取後說。認爲止有一兆年。於是分

七十四萬年爲原人時代。品物一無所有。

一十五萬年爲老石器時代。器物止有不多幾種的堅石卵。名曰石斧。

十萬年為新石器時代。器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針。角錘桶桶——甚而至於有青銅器。

一萬年至今為書契代了結繩文明。肇開時代。自琴瑟耒耜杵臼。至今輪船火車飛機潛艇。無非極言其品物之多而已。

書契以前是野蠻。書契以後是文明。不是打合同公認的話麼。為什麼九十九萬年之長。止是野蠻。區區一萬年之短。便一躍稱做文明呢。就是書契以後的一萬年。

五千年草昧初開時代。就算倉頡為古皇。巴比倫作楔形磚。埃及能鑿象形碑。那時的茹毛飲血。衣不蔽體的狀態。東西不能諱。畫伏羲則半人半蛇。首蒙樹葉。尼羅江上碑中之人物。亦條條僅遮其陰處。

三千五百年為專制時代。三代之隆。漢唐之盛。希臘羅馬之宏規。皆一方面玄學鬼談之而流涎。一方面專制酷虐之史迹。不可掩也。

三百年為憲政時代。東方國無其事。西方則歌白尼一聲大喊。太陽居中而不動。金牛憲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為共和時代。則華特的城隍廟香爐式汽機出世之故。

目前則世上有共產國。則飛行機挑起了大戰之故。

以後什麼尤公平的名目時代。如何達到。我可不必贅言。請看上表自知。這就是我們人類值得

努力科學的理由。——一九二四。六。二三——

我爲了本報是科學週報。在本報上說編輯話。當然是要指出科學的重要。我個人又是信仰賽科學。覺得要叫中國人的能力。得和世界上能力優勝之國相等。惟有他可以担當。因此更看重得科學好像一佛出世。然而中國人的脾氣。亦有一部分。每每見人說得愈加像煞有價事。偏愈加不高興贊同。本來他心中也是一個信託科學的人。偏要顯出蔑視科學。自以爲將可以矯正謬妄。這正是高與人引出來的反動。這種反動。應歸咎於引出人的躁急。或者應歸咎於反動人的褊狹。這是雞蟲得失。姑且可以不問。現在且誠懇地根問這種反動人。他的心中。到底相信要與人能力相等。而且兼信託別的。那麼別的是什麼。但奉勸決不可回答道。「兼信託精神」精神乃是道德問題。非能力問題。然則要充足能力。就逼住了什麼人都止可回答道。「沒有別的。止有科學」除非有一種人以爲道德萬能。可無所謂能力。於是將科學可以根本否認。若止認道德是人所當有。能力又人所當有。那就至少的限度。必如梁漱溟先生之說曰。「西洋物質。我們當全盤承受」又如太戈爾先生之言曰。「科學是何等重要」質而言之。他們卽是不廢除能力。所以不得不信託科學。卽我上文所謂本來他心中也是信託科學的人。然而欣聞梁先生的曹州中學。已首先從博物科數理科辦起。有所表示矣。而太先生的國際學校。仍是那種滑稽的詩人樂園。他老人家重要於科學者何在。而彼將曰「我

們不廢物質。特不許物質壓倒精神。」哈哈。這種到底誰當壓誰。太陳庸腐臭。兩個月前的老官司姑且不叫現在的筆墨再打。我將權認物質已壓倒了精神。但請問誰的物質壓倒了誰的精神。請亂不必裝聾作啞。一定要挑逗出太先生來回答。我直捷爽快替代答「這叫做西洋人的物質壓倒了西洋人的精神。惟有我東方人的精神。却壓倒了東方人的物質。」（即不如此。太先生與太先生的信徒。及開倒車的朋友。相信東方人獨具此本事。）那東方人的物質真倒霉了。既受他人同性的物質來壓。又要受自己的精神來壓了。他還有出頭的日子麼。一個是壓倒精神的物質。一個是被精神壓倒的物質。兩物質相壓起來。我們那種可憐的物質。壓得起麼。諸位開倒車的先生們呀。你們竟公然直作廢除能力說倒爽快了。若還不好意思要作應酬話的。不要違了本心。試想想壓精神的物質別人還是一天利害一天。我們可憐的物質。又被自己的精神壓得緊緊。他還有什麼能力拿得出呢。一旦那壓精神的怪物。便把我們的精神。物質。一齊壓做虀粉。不太慘麼。你們若止信道德是人的一成分。不信道德包辦一切。請你們別生氣。也幫零度下「能力」的忙。不要亂開倒車。我們要記好太先生說的「科學何等重要。」又依梁先生說的「把西洋物質全盤承受。」不可口是心非。

記好呀。「全盤承受呀。」不要做了二百五呀。你們「完全承受」了的「精神」是我們大歡迎的。你們二百五的「精神」是我們大痛惜的呀。要曉得口是心非。願做二百五。止願說話圓滿。世界上沒有這種精神式的道德的呀。你們道德的能有價值。全在「何等重要」呀。「全盤承受」呀。

說得出。做得到。不然。道德已經破產。精神不夠物質來壓倒。先已無形消滅了。我祝你們叫科學大成功。還勝過我們。——一九二四。六。二九——

編到我們這期週報。剛剛中國科學社在南京開年會。大家把科學恭維得了不得。這也算科學小小得意的日子。還有什麼唉聲嘆氣。要替科學喊冤。或者吹牛呢。然而在熱度高的時候。沖些冷水。也勝似頌禱罷。西諺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我始初終不信那句話不可改動。後來經過了二十年內大大小小的經驗。才確信有那麼一回事。我們的眞正家鄉。是太湖邊上一個區域。有十多里的廣袤。都算是同一鄉貫。也不下有一兩萬人都算鄉親。那種區域。當然算不得人文薈萃之區。但算他是江南繁盛地方的村鎮。也隱隱好比中華有五千年的文明。竟說東方自有文化。誰也不能否認。那僭竊一點。竟把吾鄉算做中國的一個縮影。不算十分離奇。所以一樣也有小遺老。小遺少。有小新人物。小政客。有小教育家。小宿學。充鄉佐。當教員。舉縣議員。做新文化學生。幹小投機事業。修家譜。徵壽詩。攬奪教育權等。凡報紙上所載全中國之人物。吾鄉具體而微。莫不都有。總括一句。都是醉生夢死。掛招牌。學口禪。聊盡其天年。我在科學週報上能做編輯話。他們便以爲科學大家。他們能夠買讀科學週報。也至少是科學內行。然而歸根到底。還是信用我。要我替他們寫把扇子。留個科學紀念。因爲在我的科學成就中。還算寫一把扇子。比較的長行短行合幾何學學理。看官們不要笑我說話太

不倫不類。我是借着不倫不類的瞎話。烘托出我們全鄉的科學意味如此。我敢擴大了說到全國。也是如此。我們一兩萬鄉親如此。我們四百兆同胞也是如此。不但我們老中國如此。就是印度洋岸。紅海兩旁。通通如此。因爲都是所謂文明久開的老牌子。換言之是一隻「老狗。」科學是新把戲。能教得會老狗麽。

埃及的開魯京城。也算接近了歐洲。數十年內英人介紹科學的新把戲進去。也算很用力。然而北半城新式區域內一間科學大學。止有二百個學生。南半城好比上海舊城內的古大學。讀可蘭經的大學生。竟有一千九百。這是爲什麽呢。就是科學於他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麽意義。在他社會中。能赤脚着了紫色長袍。領了頭跪在極美麗的大殿花磚上。還比較尊貴。所以好比我們的紳士。縱然有少數。竭口贊同鼓吹科學。然而他的子弟還是聽他讀可蘭經式的國故。因爲將來身後替他整理遺著。編刻文集。還是一件名山不朽事業。定當付託後賢。老狗曰。這些事難道西洋名門世族無此相同的佳話麽。謹對曰。多極了。老狗於是帖然安其故常。新把戲畢竟若有若無。結局寫扇子的終遠多於燒火酒燈的。

閒話少講。大家要問這回科學社十週年會。所有恭維科學的話是怎麽說法的呢。我說。那些話已經登載各日報了。我們也可以不必肉麻的逃說了。還是選些切實保護科學的話。采來放入我的編輯話中。留這一回科學的紀念。就中自以馬君武先生說的話最沉重。記馬先生話的。就以東大邸

孟潔先生記的最精要。今本邱先生的寄稿發表如左。以便結束我這回冲冷水的編輯話。聽了馬先生的話。還使人奮興。不像我批評「老狗」的話。一味悲覺也。

馬先生的話。邱先生記之云。

「今天科學社開第十週紀念大會。君武以個人資格。來和諸社員。和在座諸君。略略談談。這實在是極榮幸的一件事。我們知道這科學社從誕生以來。不過十年。在十年之間。因諸社員的熱心。到現在居然成了一個很可觀的社會。但是同時有一種感想。覺得我們中國的科學。實在是幼稚得很。較之那歐美已老早發達到很高的程度。吾們實在是有些慚愧。但是我們要知道地球自從有人類以來。已經有了七八百萬年。而那歐美科學的昌明能成爲一種名詞。也只不過二三百年的一件事。若以二三百年的期間和那七八百萬年的久遠的時期相一較。量豈不是差得多了麼。今以十年比之那二三百年。視那二三百年比之七八百萬年。我們就能明白我們的科學社的成立。也沒有什麼遲緩了。

我們知道現在的社會是何等渾沌擾亂的不得了。有些人以歷史做根據。以爲一起一伏一治一亂。有了二三百年或一二百年的治。那一定是要有幾年的騷亂。成了一種波浪狀似的。那實在一種是自然的現象。證之我們幾千年的歷史。是很不差的。我們只知道這是一種現象。却終不肯研究這到底爲什麼原故。以君武個人的見解。以爲這不過是生計一個問題。馬爾薩

士曾講有人口過剩學說。他以為人口若是繁殖到極點。吾人所恃以生活的東西。便不能供給周遍。因這個原因。就生出來一種互相爭奪互相殘殺的一種結果。我說社會有了擾亂或戰爭的現象。只不過為了生計問題。原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感到社會的渾混痛苦。是何等的厲害。我們勢不得不思所以解決的方法。欲解決這個問題。那當然是要首先解決生計問題。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那不覺就要發生戰爭和殺戮的一種事情。這因為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個成例。唉。我們都知道戰爭是何等危險的一件事。殺戮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這總不是一種妥當的方法啊。究竟那最妥當最合理的方法是什麼呢。以君武個人眼光。最好莫如增加生產的量。但是都知道天然間的生產。是有限量的。不能格外加增。因此不得不以人之效能。改增生產量。以供給我們人類。使我們人類得安享人類的幸福。諸位不要以為這件事尚屬理想的。不能實現的。要知歐美科學家。正在努力研究。聽說已有些成績了。所以我以為這種增加生產的大責任。就不得不放在我們研究科學人們的仔肩上。這也就是我今天所希望諸社員和在座諸君的。並且我們大家應當努力的一件事。」——一九二四。七。六——

這一個星期。物質文明的曉光。終算在魚肚白的東方天際。露出舊日將升之赤綫。站立了十年穩定的科學社。因着極燦爛的年會於南京。增定了進行的條件不少。跟着便是八年卓立的工程學

會。正又開着有價值的年會於上海。其結果亦必增出偉大的預計。一個科學社。一個工程學會。便是物質文明的兩大源泉。我東方人類若亦知用人工補天行。以養高等動物之職務者。將對於這兩大團體。有如何之熱望。同胞中體質怯弱者。不堪精思析理或勞苦過度。遂近於山水自足。花鳥相怡。以直覺而信天。以多感而嗜酒。自亦別有其高趣。宜得同類中之強有力者代加將護如此。若方離香港之太戈爾先生。暨其富於精神之華友。正宜彼等需吟嘯。我輩供之以洋房草地。彼等需南北。我輩供之以輪船火車。彼等需傳揚。我輩供之以快郵飛電。彼等需談讌。我輩供之以風扇電球。乃我們科學與工程。甫在萌芽。皆不能供。能供之者。止是其碧眼之仇。經其仇所教。供以張家之洋房。李家之草地。甲板看曉色之輪船。膳廂用大餐之火車。記其起居以路透之電。送其歸程以搖涼之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飽遊極東兩國歷二三萬里而回。我輩無所供。反進之以藥言。而有似於慢客。宜乎宗白華先生恥於德人之訕笑。極詈我輩之無禮。我輩誠俯首而無詞。且我輩不敢得罪於杜威。羅素杜里舒。敢加非禮於太戈爾。為其為印度耳。不知印度可侮也。德意志則不可使之笑也。徽宗先生。我輩固無所覺也。眞糟糕了。但是。開玩笑少開罷。正經說起來。精神家與詩人固忘機也。其實科學家與工程師。彼等正亦有其無所為而為之精神。不過彼等身體略健全。把「布算。燒火酒燈。控石弄斧頭」正與「看花。酌酒。吟風。弄月。講誠意正心」一樣算做有味耳。這個編輯話正苦沒有小故事可以拉扯。我的朋友褚民誼先生。做成一冊博士論文。叫什麼兔陰變論。蔡孑民先生在比利時京城替他做了一篇序。

恰合我上面的論調。所以就把牠抄在下面。充着我的篇幅。可以交卷。

蔡先生云『褚君民誼治組織學有年。近以研究所得著兔陰期變論二篇。其中要點已見於褚君自著。而其研究之經過。則蕭君子昇之跋又已詳言之。余所以尚不能已於言者。則以此等問題。在我國普通人眼光。或將以無益費工夫視之。蓋自孔子之徒以小道爲致遠恐泥。而宋之儒者又喜用玩物喪志之廣義。是以學者遇一問題。倘非與彼輩所謂世道人心有直接關係者。皆將視爲無探討之價値。而又經古代崇拜生殖機關之反動。對於此種機關。尤以爲猥褻而不敢道。此卽吾國科學不發達之一因也。宇宙之間。事無大小。未有不互相關係者。古人稱「一物不知。以爲深恥」今之科學家誠有此態度。不敢作「一己盡知」之妄想。冀與世界同志孜孜研求。日知其所無云爾。彼等爲饜其求知之慾望。而究求不已。初不計所求得者。是否可以應用於實際之生活。而發明以後。利益之溥。或非本人初料所能及。例如植物雌雄蕊之別。我國人素未注意。歐洲科學家之發見者。其初亦不過用爲類別植物之一助。而研求既久。關係大明。一切擇種改良之方法。皆以是爲基礎。園藝之業。因而進步。其遺傳之理。可應用於人類。而雄雌蕊高下不同之配置。且足以證明古代同姓不婚之有理。使其初以研求植物之生殖機關爲無謂置之。又安得有此成效耶。動物與人類尤爲切近。而兔類可爲家畜。較之鼠類。尤與經濟問題有關。褚君之所發見又包舉各期變態爲前人所未及。然則本此理論。而求繁殖兔類之方法。或推諸

其他家畜。在畜牧上必極有利益。推之於人類之生育。於淑種之學。亦未必全無影響。且觀於情慾發動。與生理變遷如是之關係。其密切則凡以縱慾敗度爲憂者。不能棄生理病理而專求諸心理亦至易明。然諸君此篇又豈得視爲無益而忽之哉。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十日時寫於利時都城不魯捨爾」——一九二四。七。十二——

這一星期炎威肆虐。我們住在鴿子棚裏的朋友。便弄得走頭無路。於是看了茜草一碧的廣場。所謂跑馬廳的。足趾不許插入。看了樹影參差。浦江縈帶。所謂公園的。同狗一樣。不得闖進。便格外的引起嘆憤。然而講到我們自己的行爲。養蒼蠅的瓜皮呀。造蚊子的污水呀。又街頭巷尾。堆積得五花八門。什麼新鮮空氣。衛生飲料。反正沒有科學上的智識來明白講解，我們也漠然不動於中。我們左右鄰舍的性命。都託給城隍老爺。觀音菩薩。我們也好跟上着他們聽天由命。又看着報紙上。北呀。南呀。長江上游呀。都是大雨沒了城池。決口灌了村莊，什麼雨量的統計。高下的疏濬。都好像黃帝堯舜以來。還不曾替他述着這等名詞。科學的測算。工程的計畫。更是藏牌大王廟裏看作笑話似的呀。所以正好天災人禍。跟了蚊虫蛤蛋。按了節序。猖獗起來。正盼望空中樓閣裏的上帝爺爺。隨着秋風一起。把這些淵日中的災難捲了去。又算過了一年。這麼一年一年的過去。老實說起來。就是有少數人想拿什麼科學及工程。學着別人改良改良。就恐怕前期蔡子民先生說的「恐怕凡與彼聲所謂

道人心無直接關係者。皆將視爲無探討之價値。」好像褚民誼先生研究的兎陰期變論之類。決計算做「無益費工夫。」那就到了暑瘟發了。大水來了。想臨渴掘井的救法。便來不及了。

好了。這一囘編輯話又要插幾句有價値的話。那直接於世道人心有關的話。當然不是我們說得連貫的。承着上期。不如就把褚先生的兎陰期變論的題解介紹在下面。或者吾人習慣了說些「無益費工夫」的廢話。倒轉了一個科學及工程世界。後人的天災人禍。說不定要滅免點罷。

褚先生說。

「兎陰期變論者。論兎類陰道隨其卵巢之發育循環而呈期變也。

何謂卵巢發育循環。曰萬物並育。而賴生殖。所以傳其種。保其族也。生殖以時。故有生息。生而息。息而生者。是謂生殖循環。而其所以爲生殖者。爲卵巢之發育。生殖旣有循環。則卵巢之發育。亦有循環。其爲期也有定。各各不同。其爲變也。有序亦各各異。一年僅一循環者。謂之單發育類。一年二次或二次以上者。謂之複發育類。發育之循環然。生殖之循環亦然。研究萬物生殖之理者。必察其卵巢之發育循環之如何爲期與變以得其恆。故論各各哺乳動物之發育循環。非無據也。而實有其條理之可尋。持條而理之區以別焉。有大同小異耳。蓋卵巢者。生殖之中樞也。有卵宅焉。卵者亦物之源也。卵衣以包。曰卵包。卵包成熟之時。卽情感起發之秋。發育之正期也。或曰「起」。諺曰「貓起過年。狗起種田。」言發育之有定期也。起者起發乎其情。情相感而後

相交。相交。而後相生。相生不已。則族類滋繁而不滅。故是卵包之成熟。爲卵巢發育之動機。卵包熟而自裂者。謂之「自放卵」。人。猴。犬等之卵是也。熟而必遇陽而後裂者。謂之「被放卵」。貓兔等之卵是也。卵包裂。卵穴出有黃物見於其中。故自放卵之獸。有週期之黃物發生。被放卵之獸。必待遇陽後。卵包始裂。卵始放。而黃物始生焉。卵放而有受孕者。有不受孕者。故有懷孕黃物。與不懷孕之別。不遇陽。則卵包過熟而退消。血化而無黃物。故被放卵之獸。無週期之黃物發生。

夫黃物者。一內排泄腺也。其有功於生殖也。衆既有週期與不週期之分。復有懷孕與不懷孕之別。懷孕黃物之功用。在使孕卵得棲於子宮。而助其發展。使乳房膨脹。以備他日哺乳之需。苟以外科手術試之。割去卵巢。或僅以火針燃其黃物。則孕卵不得棲於子宮。已棲者。亦將脫焉而出。不懷孕黃物無大功用。僅調和發育之期耳。美人司氏與柏氏謂黃物指揮發育循環者。誤也。不然。何兔類等無週期之黃物。亦能自是其期變乎。故美人亞林氏早闢其說矣。且以一獸的熟卵包液。注射於一他獸。卽能感觸其發育。此非卵包之成熟。爲發育動機之明證者乎。

發育循環分爲四期。一曰「靜期」。二曰「預期」。三曰「正期」。四曰「末期」。或「後期」。靜期者。兩發育之間。情感不動之時也。預期者。預備發育。起之始也。正期者。情感發動。受陽之秋。起也。末期者。卵包自裂。或被裂後。黃物發生之時。起之末也。後期者。卵包過熟。退消而血化。起之終也。故發育之程序。始以卵包之充分長大。繼而成熟。終以卵包之自裂。或被裂。或不裂而

退消。以至於靜。靜期之時。卵巢中之他卵包。又逐漸長大。又由預期而正期。或由末期而至靜期者。或由後期而至靜期者。輪流有序。週而復始。是謂卵巢之發育循環。

何謂期變。曰。卵巢之發育循環。爲全生殖器變象之先聲。故曰。卵巢爲生殖之中樞。而卵包之成熟。又爲發育循環之動機。故凡與生育有關聯之機體。如乳房。卵管。子宮。或子廊。陰道。等皆隨卵巢之發育循環。而各呈其特殊之變象。卵巢之發育。有循環。故其他機體所呈之變象。亦因之而有循環。以其呈循環之變象。而有定期也。故謂之期變。以卵巢發育爲各種生殖機關呈現變相之指揮者也。故有乳房之期變。卵管之期變。子宮或子廊之期變。有陰道之期變。

各種期變之中。以陰道之期變。外應內感。最爲繁複。研究大鼠小鼠天竺鼠等之陰道期變者。固不乏人。而研究兔類陰道之期變者甚少。有之。亦不過觀察其一部份一時期而已。未有能爲完全而確切之論者也。且兔類之卵爲被放故。所呈陰道之變象。逐期更易。新奇層出。與衆不同。不但爲前人所未見。亦爲時人所未言。誠組織學中一有趣味之問題也。恐醉心於斯研究剖論。閱時歲餘。略有所獲。爰述大要。就正高明。贅此數言。以當題解。著者自識」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書於法國史太師埠。

於焦熱日光中向前猛進。不提防脚下好似揣在爛膏藥上黏住了鞋底。又留不住的要淌開去。

仔細向下一看。才知道太陽的熱力。已把紅街的柏油成分。融得稀爛。華龍路口的霞飛路上。已把汽車把稀爛的柏油街。拉着一條一條的淺小溝。大約一小時前。曾經洒水的汽車跑過。所以淺小溝的還積滿了水。就是南京路未修成的十字街中。舊紅磚上。亦柏油沾濡得滑躂。急跑滿去。要留神滑倒。那末什麼數一數二的街道工程。止要天然的太陽多掉下了三寸。那種行路難的狀態。也同天造草昧時境界一樣了。據別人說。足見科學工藝。倒底還是沒有辦法。據我們迷信科學工藝的人們來批評。還是人類對於科學工藝。畢竟欠進步。那裏是物質文明已到了頂點呢。我們人工抵抗天行的底績。簡直太幼稚了。不必說到很遠。恐怕止要再過三千年。彼時的人若還把我今天編輯話上的說話。在博物院的故紙中檢到的。一定要笑倒噴飯的呀。近來的報上記載天津海關上。裝腔做勢。靠扣留了美國人賣給吳佩孚的軍火三百萬元。什麼步槍一萬枝呀。子彈一千萬發呀。機關槍二百五十枝呀。手槍一千五百枝呀。添到了洛陽軍壘裏去了。算是壯起威風不小。但是那個偷着販賣的洋行。不過就是美國什麼一個製造廠中。在堆棧的壁角裏。出清一筆廢貨罷了。科學工藝國裏。垃圾堆邊廢物。利用到東方文明國裏。已造成了蹂躪全國的大軍閥咲。我們要想廢除不平等條約。希望留學生自由登岸。還有堆在正式軍械車裏的步槍呀。機關槍呀。幾數千百倍於三百萬元。他作怪起來。也就可以叫我們頓口無言的罷。可憐的大俄共產國。也止是理論多了一點。科學工藝稍稍落後一點。眼看着幾百萬東方同胞。好像求死不得的朝鮮革命黨。就沒有幾百萬毛瑟步槍助他們。止有毛竹籤。終

於無事可爲了。然而伊犂竟占了一點接近歐西的光。居然昨天蒙古代表郭道甫先生說。亦政府遜有十五輛鐵道運載車的毛瑟槍供給庫倫。庫倫居然也有了自衞軍隊了。他說的時候喜形於色。我口裏不說。心裏暗想。恐怕爲數亦不過在美國垃圾堆邊掃過來。由津海關運給吳佩孚的一樣罷。吳大帥可以耀武揚威。成吉思汗的子孫居然也揚眉吐氣起來。一定被慣使酒精燈的民族掩口而笑。雙方情景。煞是好看呀。所以我對郭先生說道。十五運載車的東西。竟使得我們今昔異勢。我們大家記好。這不算可靠的事。最好要使我們子孫也會製造這個。那眞得救了。公道是要從拿着機關槍人口裏說出。才是眞的。對機關槍跪着說。終是廢話。我們東方民族。也確是一個最愛和平的民族。機關槍拿在我們手裏。說不定竟口中主張了公道出來。何嫌何疑。一定止是跪在人面前。求公道饒恕呢。郭先生也很感動的贊同我的話了。

上面的雜感。已經也嘮叨的夠了。止是我一個人饒舌。終是不好。所以此次附有黃[illegible]先生寄給我的信。他也有同樣的感慨。把牠錄在下面。做我們彼此的一唱一和。

黃先生道。『現在的世界。完全一科學的世界。飲食衣服。居住行動。那一樣不受科學支配。[illegible]科學的科學就給他繁榮與盛。否則給他衰敗滅亡。這並不是科學有所偏袒。自然之理。一[illegible]此——連科學自身。也未必能自主罷。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想滅人國家。侵人土地。殺人們子[illegible]。不[illegible]有人要來滅我們家國。侵我們土地。殺我們子弟。我們想作個困獸猶鬥罷了。我們之來[illegible]。[illegible]利用科

學。我們之禦他。徒手空拳恐怕不行罷。我們提倡科學。僅僅止於此

『可憐哉。冤枉哉。近來的呼聲呀。他們既怕物質文明壓着他們精神文明。他們又不赤裸裸跑到深山樹林去。和他們猴祖宗摘果而啖。掬泉而飲。偏偏要出則汽車。住則洋房。煤油燈已經很夠物質文明了。他們還不夠。還要大電其燈。電話已經是物質而又物質的文明了。他們還不夠還要用無綫以電其話。偏偏他們又不怕物質文明將他擠死。反使得旁觀的人替他們懸心。人們呀。竟是這樣的矛盾嗎。

『在我們這樣的貴國。最好是坐而待死。但回頭一想。有些值不得。他們談精神文明的。誰來做他們的主人。誰來做他們的父親。他們都可以叫一聲主人。叫一聲爹爹。因爲這是一種物質的事。他們又那兒拿他在意呢。至於我們呢。既不願意喊。就非得挨打不可。這怎麼好呢。奮鬥罷。上前去。能到那步算那步。

『我們來提倡科學。不免是蚊蝱負山罷。但蚊蟲雖不能負山。也許有能負山的見蚊蟲而興起。我們只可笑我們將人家的糟粕搬點過來。東翻西找。仍離不掉那一點。但連搬糟粕的人。在國內都不多見。你教我們怎好不努力呢。』——一九二四。七。二七——

上日。我不是說過麼。『又看看報紙。上北呀。南呀。長江上游呀。都是大雨沒了城池。決口灌了村

莊什麼兩量的統計。高下的疏濬。都好像黃帝堯舜以來。還不曾替他起着這等名詞。科學的測算。工程的計劃。更是鐵牌大王廟裏看作笑話似的呀。」果然。前晚李石岑先生也有同樣的嘆慨。他在商務印書館國語師範學校開的聯歡會裏演講。他說。「諸位將國語去統一。聯絡通國人的感情。是了。又將國語用到普通教育上去。使一般人民容易讀書識字。也是了。但是各位傳布時。最好又不是光說幾句空話。不然空講了些讀書識字的教育。還不濟事。例如我們湖南今年大水。起初便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也附和着向南嶽求晴。可惜沒有效驗。後來鄉下抬出一個什麼菩薩。居然而也止了。水也慢慢退了。所以鬨動了是教育界。非教育界。共同的香花燭帛。排隊賽送。這是什麼一個現象呢。不能在這個上給我們一個眞知灼見，湖南辦了多少年的教育已算盡心了麼。所以我今晚更願意諸位同去務得想個方法。不要聽他們鬧着政育教育。還免不了我們湖南那種醜態。」李先生所謂想個「方法。」一定就是指着「眞知灼見。」所謂眞知灼見。我來迂腐平凡的代他下個轉語。便是要請教育給人知識。是要給「科學的」不要給「迷信的。」若靠天吃飯。順天而行。變相點說。說循着天理。奉着天命。還有什麼教育要講呢。從前常聽見的口頭禪。都說把菴觀寺院改成學堂。那末現在可以倒說過來。把學堂改成菴觀寺院。便一切停停當當了。若不肯竟關同善社。名目還要叫自治學院。何以開口反對科學。閉口反對工業。騙人說開南轅。其實專走北轍呢。工業是促成了社會主義。這是那種盲目記者先前也談得津津有味的。何以現在要變亂黑白。說反對帝國主義。先要反對工業

呢。這正似說醫治敗血病。止要放盡了血便完了。我們又是很願意叫做有人格的西洋博士去做校長的。我們很不願意他反轉身來去崇拜辜鴻銘先生做先知先覺。老實不客氣。遍地的同善社是「非科學的人生觀」鼓吹出來的。北京的鐵牌降雨湖南的蓍蘆止雨。是同善社鼓吹出來的。有了靈機活動。還要什麼眞知灼見呢。若自治學院無意中與同善社出了一鼻孔的氣。直接反對了工業。直接反對了科學。他有一種做夢的小功勞。便是去了物質文明。可以叫顧黃夫人不在跳舞會出風頭。那種南京路洋貨販賣場的電火高塔可以息了。這我也贊同的。但是粗鄙一點說。沒有工廠裏造起鐵樑鐵柱鐵架。沒有科學家長成黃油白粉鳥藥。怎樣能夠生出大規模的鑿山通道千里之塘。百丈之閘。挖斗深濬之湖。機船常疏之渠。旱可以人工灌溉潦可以排泄。恰好自治怎能自治呢。一個自治學院止化八萬元一年。較之什麼養匪養兵之費眞藐乎小矣。我們一定要代抱不平。向對方爭持的。然而幫幫這樣一個物質太粗劣(眞正止是半開化)迷信太過分(夠不上半開化)的中華民國的忙。自治學院的朋友們也應該罷。一足加到科學社則科學社重。一足加到同善社則同善社重。你們隱隱一足加到同善社去了。你們自己也沒有知道這無非是那柏格森的臭哲學。給你們的暗示。送你們自治學院的終。

請你們先把那種自殺學說。拉雜摧燒了。自治學院是可以萬歲的。你們一點小小人格。我們也崇拜的。但我為公德計。得罪極了。因為李先生說。「願意諸位回去務得想個方法不要聽他們鬧着

教育教育。還免不了我們湖南那種醜態」是何等沈痛。——一九二四。八三——

這個古怪的太陽。說起來是極可笑。不過恆河沙數年前。一塊星雲旋急了。生出大熱。漸漸涼下。便是火炭般地。變成了一個火球。直旋到如今。再過恆河沙數年。火熄了。變成了烏油了。變成硬殼了。又頹唐地。懶洋洋地。不提防同別一個懶東西。大家一碰。那一碰的熱度非同不可。來不及變幾變。變油。變火。直變了氣。又叫做星雲。我們若跟了漆黑一團的老祖爺爺。到宇宙的外面。生一隻大如天河的眼睛來觀看。這一粒燄炭上噴出來火花一般的太陽。原不值一錢。可是這兩天老人家止是伸長了脚。放下三寸。我那鴿子棚裏的熱度。便馬上在法倫表上升到九十八度。使我也想很不好看地。要伸了舌頭喘氣了。正自己這樣取笑。我們的小朋友。我的外甥。大家喚他做小馬的。他在比國曉露窪工科大學。讀到了本級。他戲寫了幾張。情願給他的小朋友看看。要我附登在報上。他那幾句話頭太普通了。尤其是我在這裏懼怕太陽。他還在那裏贊太陽的熱力。真好像不識事務了。但是他稱贊太陽熱力。若不是這兩天去告訴人。人們恐也不大注意。若這兩天來稿說太陽的熱力。是比較容易動聽。又好像當行出色了。不管得許多了。這回編輯話正要想招幾句廢話來拉長些。就請我們的小馬來出馬罷。

小馬君識。

稍有理想的人一定相信今天既美麗又聰明的人類。是數千萬年前無形。無音。無

是。這就過蟲豸的小物。經過鳥形。獸形。猴形。漸變成的。今天那非但有碧綠的葉子與絕香的鮮花。還有供傳播種子之果實的各種植物。也曾經過無葉。無花。無果的地步。可見得天然界的萬物。都向着完美的地步走。這天天的有改良。天天的有創造。就是天然的進化。進化就是從地球的生日。到地球的末日。永遠存在的天理。（這個天理是 Natural Law 不是玄學鬼所謂天理。乃是God's Will）。

且說我們兩脚動物用得眞奇特。他頭部的機關。弄得更其靈巧。既能作照相鏡用。又可以當做留聲機器。眼睛所看見的。通通印在腦裏。好像人物山水拍在照相鏡的玻璃片上。耳朵所聽見的。也刻在一部分的腦膜裏。好像音樂歌唱。收在留聲機器的蠟片上。哈哈。快把戲出現。這腦子裏千千萬萬的照片蠟片。不是可以這一張同那一張配合給來麼。好那幾張配成的一張。就是叫做人腦的新發明。及新創造的計劃。於是費他兩只手的神。拿這一樣。那一樣的材料。構成那目的物。世界上就多了一樣新東西。有了這寶貝的一個頭。同那寶貝的兩只手。人類就永遠地改良了。創造了。人類既然有了改造的能力。當然不能不順着天理。盡力向更完美的地步上走。那麼好朋友呀。那班閒空了享現成福的人們。豈不橫逆了天理了麼。

中華民國十三年的同胞朋友呀。快快脫下綢長衫。穿下青布工衣。你也來改。我也來改。就成那天理自然的改造呀。改造些什麼呢。改造我們的環境。什麼叫做環境。就是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大家

務必要想吃得更衛生。穿得更舒適。住得更安樂。用得更靈便。這是文明人類應循的天理。吃止是很不衛生的便完了。穿的是很不舒適的便罷了。住止是很不安樂的便完了。用止是很不靈便的便苟且着了。這便是逆天理的野蠻懶惰罷了。歷史以前的人。茹毛飲血。遮點樹葉。宿在樹頂。他們腦子未發達。手工粗劣。叫做沒有辦法。今天我們吃的有適味。穿有成套。住有廣廈。用有百貨。皆是我們幾百代老祖宗改造又改造的功勞。拿從前比現在。拿現在比將來。數千百年後。叫人類生活比今天又有天淵之別。何消說得呢。老祖宗不憚勞心勞力。留下改造的榜給我們。我們做後人的祖宗。就不該屑着更進步的改造榜樣。留給後人麼。現在地球上人得享最衛生最舒適的生活的。眞是少數又少數。我們終要盼望有那麼一天。地球上的全人類。都吃極衛生的飲食。都穿極舒適的衣服。都住極安樂的房屋。都用極靈便的器具。什麼現在的食品製造廠。布帛製造廠。洋樓夏屋。飛機潛艇。將來都看做幼稚得了不得。因為那時的人聰明也愈發展了。學問也愈高深了。他們解決什麼疑難問題。也愈覺頭頭是道。輕而易舉了。然而我們且不必羨慕將來的他們。我們且對現在的我們。提起我們在進化綫上應有的責任。我們大家快動手呀。

今天的目的。還說不到全人類。且各就力量及得到的人類。譬如中國人。便對着中國人。希望把他們的生活。依着較進化人們的路上行去。今日行得最快的方法。可望改造極速的。便要在動力上斟酌。那一種動力。是不能不強迫着要注意的呢。現在且攙說幾句閒話。動力是什麼。我們常見的馬

[illegible]人力車。可做動力例子。很重的馬車是馬拉的。運人的黃包車是人拖的。那只馬的拉。那個人的拖。就是一種動力。這叫做筋力。大家知道無論做什麼事。做來吃。做來穿。做來住。做來用。或者說耕田。打米。劈柴。織布。鋸木。造屋。拉車。搖船。少不得臂力或獸力。所以人類的生活與活動。全靠動力。人獸的筋力。實在有限。倘使我們全靠筋力來改造。則出產品出得既慢且少。環境的改良。因此很不容易前進了。中國從古以來所用的動力。一是人力。二是獸力。都是筋力。用的最多。三是風力。四是水力。這算超過了筋力了。但利用得不廣。筋力的最普通的便是臂力。馬力。驢力。牛力。可總稱曰四筋力。筋力所產生的能力。極其微細。宜乎創造品出得有限。生活的環境便久久不得改良了。什麼歐美不歐美。兩百年前。他們所用的主要動力。也是四筋力罷了。所以他們所得結果。也無異於中國。他們現在的生活環境。他們做夢也不會做到。可是一隻發電機。一隻摩托。次第出了世。他們利用了這三樣怪東西的偉大動力。不但得到現在的環境。而且不肯就拿現在的環境算做滿意了。靠着這種動力把全世界人類生活的環境。可以逐漸改良。更是無疑的呀。

那末且擱起了大問題。說些呆話來發笑發笑。或者我們的小朋友們。也愛着這麼講。有人問。那蒸汽機。那發電機。那摩托。既不是活物。怎麼自己會動呢。小朋友呀。他們並不是妖精。你先要知道無論什麼動力。是熱量變成的。

(一)蒸汽機。最普通常見的是火車頭。火車頭的跑。是因車輪轉動。車輪轉動。是由活塞柄在汽

筒裏一申一縮。活塞柄伸縮。全靠水蒸汽在汽筒裏膨脹。欲想脹膨那水蒸汽。必用些煤來燒水。煤燒的時候。發出來的熱量。被冷水收去。便化成能膨脹的水蒸汽了。所以水蒸汽機的動力。還是一個熱量罷了。

(二)發電機。要使發電機發出電來。須用蒸汽機來轉動牠。或者用瀑布來轉動。蒸汽機的動力。是用熱量得來。當然電也是熱量變成。那末你問瀑布也從熱量變成的麼。哈哈。也從熱量變成的。待我下面請太陽出來講話。就容易明白了。

(三)摩托。摩托是洋油精給他的動力。洋油精呀。煤呀。瀑布呀。牠們都是一個太陽戴着種種面具來騙人罷了。』

小馬君的太陽是請了出來了。畢竟太陽燒得四壁要灼手似的。聽着太陽二字便頭痛。待下禮拜太陽斂點兒威。我們再請小馬君來講罷。——一九二四八十——

這兩天的太陽威風。的確平下一點了。那麼我正好把許多目前的牢騷。加牠們到少馬的太陽裏去。但是這兩天東奔西走。受盡冷冷熱熱。居然要發起瘧疾來了。這個時候已經星期六晚間。頭腦發熱得了不得。止好高臥一宵。叫的習慣。一宵一睡。是馬上好的。那末現在閒話少講。小馬接了上次的稿子說下去。

他說道「熱量可以變爲動力」這句終結話就是百年來改造世界的種子。大家也方在知道燃料是好東西。將來燃料用完了。我們可以直接利用太陽的熱量。或者可以利用地球中心的熱量。等到那一天太陽的熱量完全散於無極的空中時。動力的來源就此滅跡。地球面上的生物還能有存在之理麽。

閒話少說。我們且來算一筆賬。立一張動力的表。

- 自太陽來
  - 古時
    - 人力
    - 獸力。牛。馬。驢。象。狗
    - 風力 / 水力 久爲磨坊利用
- 動力
  - 今時
    - 蒸氣機。所用燃料。煤。洋油。木炭等。
    - 發電機。利用瀑布（水力）或用蒸氣機。
    - 摩托。所用燃料。洋油。
  - 將來（多一只太陽機）（直接拿太陽熱量變動力）

徹底的根究起來。無論一種動力。都從太陽裏來的。那省筋力的動物。天天要吃植物。植物裏含着什麽寶貝呢。含蓄着太陽光的熱量。蒸氣機。摩托。要用燃料。而燃料的來源。仍爲植物。倘沒有太陽。那裏來植物。地球上面各處的空氣。所受太陽熱量不一。太陽最熱烈的地方。空氣膨脹。體密就減輕

而上升。他處較重的冷空氣。就跑到熱空氣底下來。如此循環而成風。太陽烘了海面。化水為氣。拍上天空。送至山頂或高原之上。成雨水而下墜。積多而成瀑布。可見得風力與水力也是全靠太陽。諸位好奇的朋友既然知道熱量可以變為動力。何不快快發明那只太陽機直接拿太陽熱量變為機器動力呢。

機器是什麼。世界上第一只天然機器是動物。拿人來說。他同時是一只發動機。又是一只造物機。藉食料之在肚中無火燒化而能維持其體溫。而發生筋力。即人之為發動機作用。手足受了腦筋指揮。能做各種簡單及繁難的機械動作。譬如耕田。鋸木。造屋。造船。造車。開煤。打鐵。畫圖。寫字。即人之造物機作用。因為他千變萬化。所以至今沒有得到專門名字。這樣說來。那一點事也不做的人。我想他倒有得到專門名字的資格。叫什麼呢。一只造糞機。

人造的機器可分兩種。一種發動機。一種造物機。發動機可省人的筋力。造物機可省人的心思與工夫。無論什麼機器都是五金做成。鐵的最多。只有中國織布機是木頭的。外國五金工作之大發展。是在發動機發明之後。發動機發明之後。方有一只一只的造物機出世。造物機出世後。各種工廠就滿地皆是。而原料之變成一切人生用品。經工廠用天然界的動力。用靈巧的機器創造。就此大大進步。快得非凡。多得非凡。好得非凡。享用的人也當然不少。人生的景況。自然漸漸完善起來了。發動機出了世。就有火車輪船。汽車飛艇出現。外國人發明了輪船。居然就能跑到中國來。我們本來沒有

火車電車坐的。沒有輪船乘的。沒有汽車飛艇製的。外國人做好了給我們現成享用。大家可承認麼去這些東西竟不用牠。而專門考究精神文明。應承認的人真是有神經病的人了。

大家既相信有肉體的動物。不能不講物質文明。那末快讓我們死了之後。肉體無用了。靈魂來還存在的時候。讓我們的靈魂去研究精神文明罷。

講到機器本身。可先講造機器的原料。最重要的是鐵。中國從古以來早有鐵鍋等物。打鐵店也有。可見得中國五金工作。早早就有。所不幸的是從來沒有拿鐵來做過玩具。玩具者即機器。現在一定還有很多人見了鐵火車。看了那無數的鐵輪。鐵柄。鐵管。鐵皮。果然自問曰。從這樣硬的鐵如何能做得如此精巧呢。哈哈。聽好了。想你們都看見過轉糖的小市販。一個小錢轉一轉。可得白糖的鯉魚呀。雞呀。狗呀。人呀。諸如此類。好。造很多鐵的東西與造白糖的玩物是用一樣的法子。是拿鐵燒成流質倒在各色模型裏做成的。終之造鐵的東西。不過如此罷了。可惜各種鐵製物的造法。不是三句話講得完。以火力煮着硬邦邦的鐵變為流質。傾入砂土的模子。加上打磨工夫。便是機器。機器的構造。固然千變萬化。不可盡言。只能替大家說無論什麼機器。都是集合許多簡單機器而成的。至於機器的動作亦有限。二個圓形動作。一個直形動作。一個曲形動作。簡單的機關也不外乎一個圓的輪子。一個圓洞。一個圓梃。一條柄。一只螺螄。那個人本領大就能拿這些零件巧巧的配弄。做成脚踏車。電車。汽車。飛艇。輪船。造鎗機器。製彈機。及千千萬萬的造物機器。請大家仔細想想。用天然的動力與精

巧的機器。替代人工多少有趣。

中國不及外國是不及在打鐵鬼身上。外國的打鐵鬼裏着實有些有學問的。中國的聰明人却一個都不屑打鐵。噫。快快防人家拿鐵來打你罷。快快自己做打鐵鬼罷。」

小馬君呀。這些話太普通了。我們很歡迎說些專門淺話來。亦自無妨。——一九二四。八。一八——

余處病榻。適鄰床便是我的朋友默士君。他是住了半年。差不多沒有病了。所以天天買些報紙消遣。乘我睡醒。便來同我談話。談的話是東扯西拉。談得很多。今天談到留學問題。也無非牽到了科學工藝。互相歎氣。忽想到編輯話不能待我起床。又要做了。所以我求默士君把我們的問答寫起來。就去充數編輯話。撤一回爛污罷。默士君說。『我的記憶力不大好。不如你再在枕上順了次序。把我們的問答。複述出來。我便隨手寫在紙上。你以爲如何。』我說。很好。以下所寫的問的是默士。答的便是稚暉。寫的通是默士。也留着病榻上一段因緣。

（問）爲什麼學堂不認真的自己在國內建設。要叫子弟奢費的到國外留學呢。

（答）就是爲了倒霉的科學工藝。我常自己好笑自己。罵人不要專教洋八股。最好是要注重科學工藝。倘眞有人都依了我。科學工藝學堂如何開法呢。眞買張科學週報算教科書。眞買些斧頭鑿子算工具麼。所以國學院哩。文哲大學哩。法政專門哩。教育專科哩。甚而至於商科大學哩。經濟學院

哩。說聲開辦。五樓五底房子租好。某某大學的招牌。就馬上掛起了。規模闊大一點。有巡閱使。督軍。省長。也來和與的。便公屋一大座做了校舍。官款若干萬一年做了經費。堂哉皇哉。眞好像比隆牛津郎刻耶爾了。然而文理。兩科是基本。或則文理法商。或則文理教商。終算放個理字。來同科學小姐。送着秋波。而工科少年。竟老實被他們一脚踢開。已建設名目的。也趕緊裁撤了。你道這是他們根本反對麼。不是不是。他們是沒法亂掛招牌就是了。

(問)建設科學工藝學校。沒有錢是實在的。難道已經派遣了留學生多年。進教科學工藝的人材。還沒有同文哲法商教之類的人材一樣。可以自建學校麼。

(答)哈哈我們說話。說到別處去了。若說起人材自建學校。不必談到科學工藝。就是現在所謂文哲大學的校長呀。法商專門的教授呀。出身是牛津呀。耶爾呀。頭銜是碩士呀。博士呀。究起實在來。就中有幾個。配有資格在外國大學裏做助教呢。少數很少數。配做校長。教授。竟把大學。專門學校交付他們麼。大多數就在中國也止做個中學教習。是很算盡其材了。至於說到任何一門。人數大致還沒相差什麼。掛個科學工藝的招牌。在外國得什麼學士。碩士。博士。工程師的也不算少。眞把銀子不招兵。用幾十萬。幾百萬。立起許多理科大學。工程大學出來。一樣也請得出某博士做校長。某碩士某工程師做教授的呀。

(問)那就對了。可見我們止要有錢。自己立學堂。可以完全立出來。我所問的。是我們闊了門。自

己到底立得出全套的一副學堂來麼。

（答）說到全套的一副。我忍俊不禁的想起一件故事來了。二十五年前初開北京大學堂。張治秋做着監督他就有句最漂亮的聰明話。他說。『我們止要把外國大學的教科書精選了全套的一副。譯了出來。我們便三百年停停當當自開大學。無求於人了。』現在曉得全套一副的大學教科書。也無從「精選」起當時也還不曾到了一個「無求於人」的地位。現在却門門大學教科書。已得了活的博士碩士。工程師可以自編出來。什麼洋八股的文科。理科（紙上理科）。哲科。商科。法科。教育科。成績已不算沒有了。止候有了錢。實際的理科。完備的工科。躍躍欲試。可擔任的也不少其人。這豈不是全套一副的自立大學。可以完全實現無求於人的地位。已不知不覺的達到了麼。但是這套「全套一副」的大學與當時張治秋理想中「全套一副」的教科書。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果已達到了「無求於人」的地位否乎。

（問）揣你的意思。我們中國還是不能自立學校。還是要認真出去留學。對不對呢。

（答）你這種發問。算最好笑了。自立學校自是自立學校。譯教科書自是譯教科書。認真留學自是認真留學。在中國還不會到無求於人的地位。都是緊要。不能主張了一端。便排斥一端。甚且以為可以代用一端。自己立學校是多多益善的。真還有精選大學教科書把他翻譯出來的人。也是多多益善的。譯與公費私費出去留學。也是多多益善的。但是自立學堂罷。翻譯教科書罷。出國留學罷。終

是略略減少和洋八股數目。多些科學工藝的數目。終是比較有益於這個垂亡的中國。所以眞是不把銀子招兵。多立些理科大學工科大學。雖化寃錢給那銀樣蠟鎗頭的博士校長。工程師。教授。也不算很經濟。究不如資遣留學的值得。然而什麽鑼鼓。終需自己鬧出場來。罷了罷了。眞有許多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跟着現在的牛鬼大學。蛇神大學。同樣的多數出現。也可以「慰情聊勝無」的欣然色喜曰。科學週報應當引爲盛事。速說。吾道不孤。吾道不孤。

(問)你說學校必要偏重科學工藝。較有益於垂亡的中國。又說銀樣蠟鎗頭的學校。開他不算經濟。不如留學値得。我就不大明了你的用意。可以簡單的使我了解得清楚點麽。

(答)現在先答甲的偏重科學工藝。有益中國。學校要有「全套的一副」。本無所謂偏重不偏重。自然各有他相當的數量。但是中國數千年偏重了文學哲想。自無可諱言。最近數百年又被聖功王道的八股思想統一了一陣。至今餘毒未清。因此改了洋文學。談起洋哲理。插進洋聖功王道的法政學。加入洋經世文編的商科理財。結以洋周秦諸子的各種洋九流三教。(什麽主義。什麽主義。)遂弼成了洋八股的偉觀。所以若再繼潑他百千大學。開設了便你依明出來。結果是。有飯吃便把官僚。政客。土豪。游民。做他們的尾閭去排洩罷了。那種博學鴻詞科式的太戈爾。也必定盛極一時。過他們高尙亡國奴的生活。因此欲矯枉而過其正。再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出來。不足以淡此穢氣。(謂洋八股)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是比有偏重了科學工藝。才鼓吹得出。不是還靠理想所

能鼓吹得出的呀。中國還是同印度一樣。要古代的虛名。實做亡國奴呢。還是要同日本一樣。有國家的實在。實做大國民呢。（做了大國民。才不肯做吾敬之重之。如最近羅素又勸人不必偏尙愛國心。他自對英人說。眞有意義。倘如太戈爾對印度人中國人說無抵抗。是不要面皮罷了。他眞能實踐其言。亦何必一受北京人的批評。便十分不高興。馬上趕赴日本呢。保護個人如此其忠且謹。保護一國。乃慨當以慷得像煞有價事。說穿了。還有絲毫價値麼。）

現在再來談乙的無聊學校。不及留學。我先要除開假留學來講。我們假留學的朋友。充塞各國。也正同假讀書的學生。充塞於內國各校。這另自一個問題。要別作討論。本問題止能把成就於內國的人數。比較成就於外國的人數。兩者所費的金錢。多少若何。拿來比較比較。比較出一個誰値得誰不値得。假如目前內國有一個學校。他的經費是五十萬元。他的學生是二千人。又各自私人化二百元一個。共化一年四十萬元。兩共化去九十萬元。一年畢業的是二百學生。再把這九十萬元化在留學生身上。二千元派遣一個。共派四百五十名。內中每年得畢業生一百五十名。數量是少了五十。但是質量便發生問題了。我很懂得內國大學畢業生。實有少數卓卓者在內。實際恐留學生所不及。然其數目少極。也不是我一人說罷。至於那一百五十個學生。碩士。博士。工程師。十分可笑的也必定不居少數。但引得辦實業的說。有某人在開學堂的亦說可請某人。似乎使人心上熱鬧得較多。且而實際上。這些學留生。略見過了世面。自己也不氣餒。還有勉力得眞比內國大學生較進步的。亦殊不少。

便是今日敢開口說「學堂止要自辦」的。他十有八九。必是一個留學生呀。就拿自辦學堂一句話做口實。辦起來。還是多請留學生。做他能辦的條件。便覺得還是甚可憐的中國。能有些人簡直落開了牙床。告訴大衆。說中國留學二十年。人才太多了。我便問他。譬如無論歐美日本提起一國來講。算他有大學五十。我們學生算個個學校有三人。每年也不過畢業一百五十人。他們自己五十校每年應當有一千五百人畢業。（少說點）大家在那五十學校畢業的。學力乃一定同等了。他們每年一千五百人。人才還不見多。我們一百五十。人才已經太多。豈不笑倒胎兒麼。留學既十分經濟。留學又十分需要。何能說到不留學的一句話。還有一句尾聲。我算留學經費。却把二千人自己費用。也算在內。未免太顢頇。現在自開學校。姑不問畢業不畢業如何。學校中終收了二千人。如此留學。止四百五十人。還有其餘的一千五百五十人如何安放呢。應之曰。請他各捐出二百元來。另籌五十元。自己在家中吃吃飯。看看書。殺還比遠去校中談洋八股強得多。然出了自己二百元。自己輟了學。讓朋友去留學。有此一千五百五十的豪傑麼。笑答曰。一定沒有半個。我爲一個算賬。以爲總和的所化若干。得效若干。此非孔二先生所謂「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者。

默士若還要問。我嘴也酸了。他手也痛了。再待下次能。——一九二四。八。二四——

病榻支離之中。滿院的兩腳動物。口有道。道江浙接觸。耳有聽。聽江浙接觸。眞怪矣哉。今年八月

二十二乃是火星與地球能最近接觸點。這種接觸是何等的大事。支那病夫淡焉漠焉。若不知有其事。乃千人萬人驚駭轟傳注意於毛山之江浙接觸。眞怪矣哉。本報幸有高曙青先生思寄「火星與科學」一文俾於地火接觸這麼一件大事。亦有所表示。誠不勝感謝。高先生每當大地震大混沌一類的現象與謠言發生時。即本其彌綸宇宙經緯兩儀的素學。殷殷在日刊。雜誌。此處彼處。教誡於人。因爲我們人類。止是不明白科學現象的最大接觸。或則淡忘焉。或則震駭焉。有如去年八月十五日唐煥章說要天翻地覆。大家比江浙接觸還要憂惶。這爲什麼緣故呢。就是好比地火接觸一類的正經大事。却隨便聽他淡忘。於是胸中便橫了門門般的閉塞不通。止要聽見要他性命。要天翻地覆了。就不問情由。覺相信得了不得的憂惶着了。所以高先生職在勝天明道。拔去那蠢動物胸際所塞的門門兒要緊。便囘囘不憚煩的苦口婆心。教誡於人了。

我本此意。再闡明幾句。我們做了兩脚動物。若並不知我們在宇宙間是何位置。我們的生命的存在是何等繁複。宇宙一切大法。牠的科學的因果。如何信必。止是麻麻胡胡的活着。卑鄙起來。自稱吾儕小民。什麼國事。社會公益事。世界改進事。皆掩耳不聞不問。一若彼此朝生暮死。尙不值一塵垢粃糠的微生物也者。然而誇大起來。又是財產祂所手創的。子女玉帛。他所占有的。性命呼吸他所受於上帝。十分貴重的。若要毀損他一點。便罪大惡極。惟有他的「吾儕小民」是無論如何荒廢腐敗。都是鎗砲應該窮奮他的。哈哈。可惜鎗炮起而致詞曰。惟執事平日什麼國事。社會公益事。世界改進

事。都不願管。已任我販賣國家。搗亂社會世界。養成我之巍巍矣。到此則爾之財產子女玉帛自然聽我支配。爾之性命呼吸自然聽我予奪。此如火星地球走至若干年。則成一最近接觸。乃有必信之理。江浙接觸。乃百姓惰性所養成。是一種宇宙大法中之小因果而已。嗚呼。地球火星固順軌者也。故緩衝之地。綽有餘裕。不識逆規的江浙接觸能留下緩衝地。使公等「吾儕小民」偷息乎。

默士君曰。現在科學週報又要編輯話了。當此天上地火接觸。地上江浙接觸。你的牀上蚊子與臭蟲接觸。姑且勿談。不關緊要的留學。我將爾所說的幾句廢話。暫去充數可乎。余應之曰可。——一九二四。八。三十一——

▲論工黨不興由於工學不盛

自分工之學說大明於斯密亞丹以來。而資本勢力亦即因之以鴟張。蓋欲善分工之能事。則必由於資本之集中。幾乎在學理上爲無可如何之趨勢。且集中資力以之製造人生所必需。亦新世界共同生活所應有之組織。然則製造大工場。本人類進化中不可少之產物矣。

顧當教育能力薄弱之世。道德之理性。不足勝欲望之獸性。大資本之事業。適足以爲野心家壟斷一切。蹂躪人類之資藉。此又資本世界所不可諱之事實也。

觀於歐美二洲。方寸之地。皆[illegible]地主所營業。一廛之屋。尺布之巾。皆爲大公司所營製。尊富人

民。無非田之佃。市之傭而已。總而言之。皆謂之工而已矣。

夫以工自食。固亦吾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之良好職業。然而在大資本世界。彼資本家心計之工。減工値而輕其成本。不問他人有八口之待養。加工力而減其數額。不顧他人有一夫之不獲者。固又趨勢然矣。

故野蠻國僅以怠惰而失工。而文明國幷勤苦而亦失工。野蠻國人。所謂誅茅結廬。釣水而樵山。掘履而織席。責怠惰人而以勤勤得食者。在文明國皆不可能也。其佃人苦力。爲田主廠東出節省之計畫。而屏除者。止能仰視雲日。待盡其生命。寸草不能拔於野以爲炊。一物不能成於巧以爲市。以贍其須臾之生也。所以野蠻國之工人。可以貶値加工。媚悅於資本家。傾軋其同類。而使或則食粟於工。或則食貨於野。各行其所是。在文明國則不能傾一人於工外。無異擠之而入於死路。未幾卽向之擠人者。倘爲人所擠。亦卽入於死路而無幸。此工黨所以發生。而羣以公平之理與資本家相持。以互愛之道與其同類之工人相恤。庶不致釀成資本家之專制。作踐人類之勤苦生活而無餘。此正與政治上人民與政府爭其公平。以保有其人權相同。

吾東方本享有野蠻幸福。無所謂工人與資本家也。無如西勢東漸。文明潮流相逼而浸淫。外國之資本家與內國之資本家。如春筍之暴生。已密接於海內海外。我工人若仍以野蠻智識。欲常媚悅傾軋中求生活。數年之後。其不至多所自殺者幾希矣。

其惟一預備救濟之方。如政治而有政黨。則工人必有工黨。然我國政黨之總不能脫。即現所有者。亦以不良見譏。其理由所在。識者皆歸咎於教育。一言工黨。則尤可浩嘆。我工人之蚩蚩。完全醉生夢死於媚悅傾軋之中。未嘗知有所謂工黨。即或有之。其暫時之不良。亦可推見。其理由所在。豈不仍在於教育。但所謂國民工人者。皆出學齡之外。與學校教育無關。故以之爲國民而教之者。必特有一種通俗國民教育。以之爲工人而教育之者。必特一種工人補習教育。

今與我工人而言工人。所謂工人補習教育者。書報與設夜校。爲歐美各國所通行之法。故近來工廠中。每設辦補習夜校。而工人住宿區域內。亦必由工人自設書報閱覽部等等。凡此皆所以增進工人教育。以求結合良工黨。而後工人得爭存於資本世界。

今吾國之工黨。固寂寂無聞也。悉由於吾國之工學。我工人曾不措諸意。然則我工人將何以生活於此資本勢力所成之文明潮流乎。——一九一八、三、二十——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

吾向者以爲工人之受困。其故由於工黨之不興。工黨之不興。其故由於工學之不盛。顧工學於我今日之中國。人豈易言乎。世界趨勢傾向於科學工藝者。已垂兩世紀。日本後進國。猶及於五十年內急起直追。略備其組織。至於我國。依然沉沉長夜。學校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學校。書籍則缺少科學。

工藝之書籍。器具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器具。爲少數學齡青年。勉立科學。工藝之淺科。於校內者尙設備不完。而供多數長工人。能爲科學。工藝之補習於校外者。自閱寂無聞。青年之有力者。尙能求學於他國。工人則無此希望。然則我中國今日工人與工學。迭決無相聯屬之一日乎。吾意殊不以爲然。

試問十八十九兩世紀爲科學。工藝上之大發明。開今日之新天地者。爲誰某。誰某。大概言之。且半不屬於學校之學子。幾皆屬於科學之工人。新世界之最重要者。莫如汽機。至今雖有靡託。爲之變相。然畢竟尙可謂今日之世界。爲汽機世界。發明汽機者。爲華特氏。即秤具工店之學徒也。今日特交通利器。挈萬國而接近之。縮地球而狹小之者。即輪船、火車兩物也。創造輪船中之一人有辛明登。乃接鉛管之鍛工。創造火車惟一之一人。爲司梯芬孫。乃抽水機上燒煤人之助手。今日衣被世界。利賴於羣生者。其首要則爲棉布業。首先創爲紡紗機器者。爲亞德賴。則薙髮匠也。諸若此例。不勝悉數。彼等遭逢當日之世界。其不幸幾過於我等。所謂學校內科學。工藝之淺科。自皆不完備者。在學校外科學。工藝之補習。自亦絕無其機關。加之當日各國之荒陋皆相等。絕無出國求學之可言。不必言廉價。即高價亦無船來之書籍。器具。可供玩索。如是而彼等當日。皆能研精工學。且爲工學上萬古不廢之大發明。則何哉。無非其人之志行不薄弱。能就天地自然之現象爲師資。能集古今不完之品物爲變通。適在致力。則其精神奮固。心力銳利。能通所不可通。成所不易成。較之學校講師注入之功能。且已遠勝。自更非淺薄補習之智識。所可同日而語矣。

其爲術奈何。所謂天地之現象。古今之品物者。將何取材。則質而論之。亦淺易甚矣。汽之爲物。足以撳甑冒。脫壺蓋。灶婢之所知。迨有人焉。試量其確然之能力。知方寸之水。將化汽千有六百倍。於是鍋汽之容積與力量。可得而定。大熱之火。足以礫石流金。又野蠻所及覺。自有人焉。歷試五金。各予以百二十或千八百等之鎔度。於是軸必爲鋼。筍又宜銅。皆得其正確。凡此皆現象之所明示。特有心人能耐煩而分別之。遂化腐臭爲神奇耳。至於以尋常日用品物。應用於科學工藝之中者。幾無不備有。觀於學術上之名詞。卽可知其大略。如釜者。煑食者也。乃汽機煑汽。亦名釜。燈者。照夜者也。乃化學燒具。亦名燈。輪者。載車所以行道。乃並不行道而飛輪。亦名輪。鏡者。磨金所以鑑物。乃並不鑑物而透光。亦名鏡。故今日神妙繁複之機件。或實有古時便溺糞除之家具。變形而爲其重要之部分。此諸言之。可謂無論何等偉大發明。不過有待手善於利用廢物者覆手成之耳。今日之工店學徒。鉛管鍛工。燒助手。與夫手握機翦之薙髮匠。用於火車。役於輪船。或在紡紗廠執業者。日見汽機。視若無覩。餓苦備嘗。終爲工店學徒而已。鉛管鍛工燒煤助手而已。薙髮匠而已。視彼等嘗曰汽機。大車。輪船。紡紗之廠。一無所有。僅執半似家具之機械。而集合其有若齒輪者焉。有若彈簧者焉。又有若螺絲者焉。謀議於私鏇之盜。鎚鐵之匠。竟爲大發明以開工學之光路者。其人之賢否爲奚若。彼亦工人。我亦工人。吾將何以自處。

故今日工人而願研求工學。惟患志行薄弱耳。否則雖旣不得與聞學校內之淺科。又且不得致

身學校外之補習。亦何嘗不能有以自奮。今日我工人所在之地。雖落寞如內國。亦已不若華特氏等當日止有牢似家具之機械。所遇者止私鑄之盜。鏈鐵之匠者矣。其况竟居海外。則所見所聞。與夫所可求而得者。皆華特氏等所遠不如者耶。吾姑不爲悉數。僅爲利用俱樂部之娛樂品。俟下篇詳之。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今日普通所謂俱樂部之娛樂品者。無非臺球也。網球也。鋼琴也。伐胡林也。胡琴也。琵琶也。圍棋也。象棋也。終在繁忙之餘。得片時之娛樂。藉是數者。用以柔身體。養性情。吻談笑。誠爲不可缺。我工人與操執各業之人。同此身體。同此性情。同此談笑。則此爲彼俱樂部之設備。亦若是而已矣。

雖然。娛樂之於人。固種種不同。徒以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遂與俱樂部之娛樂品。共限於以上揮球等之數者。豈知在昔支那歷史。實有身爲帝王而好木工。終日引繩批墨操斧運斤。以國事見報。卽揮而去之者。木工之於國事。此之是非。乃爲別一問題。今可不問。我等所以引說之者。爲此木工。有人以爲其中亦有可樂嗜之。且與玉盃象箸。酣歌恆舞。同一顚倒。如欲奪其木工。轉而娛之以臺球。鋼琴之屬。所不適也。木工之可樂。乃至如此。還問木工於我工人。則一揮汗操勞。強博衣食之事。已固厭苦之。人亦矜憫之。何娛樂之有與。

我工人食藜藿之食。強迫而作工。粗劣不變之工作。終歲不輟其勤動。以較夫彼人持粱齧肥。以

木工爲娛樂品。作輟隨其意。技巧盡其能者。同一木工。而寡味與多趣。既萬萬不同。自苦樂亦遂萬萬不同。相提並論。斷乎不可。雖然。以昔日帝王所好之木工。與我工人實地勞動之木工。兩相比較。固自不侔。至於我工人。既由工作之暇。得放假而赴俱樂部。俱樂部中之工人。雖頭銜止是一品大百姓。而其自由適志。究亦何讓於帝王。假若於俱樂部而更操木工。作輟自亦隨其意。技巧亦可盡其能。昔日帝王於此。得少佳趣者。其佳趣將亦予我工人。含有佳趣之木工。而勸勵其手足。又止與擊球之出力●彈棋之運思者。需同等之勞力。是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固可摹仿昔日帝王之娛樂品。於臺球。鋼琴等等之外。增添木工矣。且可去其臺球鋼琴等等。而代以木工矣。並如臺球之外。又兼鋼琴。推木工而廣之。且可兼金工。鑛工。化學。工藝之屬。擇工人向日所操勞而厭苦者。盡轉變之。爲俱樂部之娛樂品。是工人且將百帝王之足樂矣。故卑之無甚高論。切要而質言之。姑爲擬一理想之工人俱樂部。其爲設施如左。

假有三間兩廂之樓房。爲俱樂部之全部。則下層中室爲書報閱覽室。而兼招待來賓。其上平列書架者四。兩架分儲有用册報。及近人名著。與夫地理。歷史。圖與遊記等等。其又兩架。則購理化。博物。工藝與夫農產。商業之書報。爲補種工作娛樂之參考。如是此閱覽室之裝備。約銀圓四百。

下層左室爲木工室。置削刨之木馬於室之中央。又置雕鏤刻斵等所徙倚之堅木巨桌於兩旁。其上則分懸三數架鑽鑿。刨鋸斧之屬粗備。此室之前廂。附屬於木工室。約銀圓二百。

下層右室。爲金工室。其兩廂亦附屬焉。購置車床二架。而輪轉、鋸、與夫機動之鑽。亦各數事。凡應用於金類之鑿鑽銼等事。亦如木工工具之粗備。此金工室之裝備費。約銀圓一千。最爲巨款也。

此下層三間屋後。必得附屬之平室。其右與金工室相對者。置一五匹馬力之汽油摩託發動機於其中。如與市上電燈相接者。可省此機。但置一發動摩託。以便牽行金工室之車床等等。如不與市電相接。既備五匹馬力之發動機。除牽行車床等外。又可兼備檀乃木一具。發生電力。供全俱樂部二十四盞電燈之用。而實驗機械電工之娛樂。即可於此室行之。此室之裝備。約銀圓五百。對於中間書報閱覽室居中之餘居。可爲翻沙室。其左對於木工室者。織小冶金鑪二三於其中。兩室之裝備完具。冶金翻沙之工具路完者。約需銀圓三百。

樓之上層。其中爲標本與模型陳列室。惟少半購置。其大半則由會員自製。且爲娛樂工作中之成績品也。裝備此室約銀圓二百。

樓上之左室與廂房。爲化學實驗室。廂房或兼作照相工作房。備具化學試驗器具。及照相工作器具。約需千圓以外。然其間一部分。可用會員私有之個人娛樂品充之。（如照相鏡等）所以公備置具之款。亦預算千元而已足。

樓上左室爲物理學試驗室。其裝備約銀圓五百。其廂房則樓上休憩室與會計室在焉。

如此。俱樂部不在商市在郊。有廣圍繞之者。則花園園蔬之工作。爲一部分會員嗜此者可

實行矣。總計此俱樂部之設備，不及四千元。苟以有餘不盡之零星小款并計。猶有五千元。斷無不成立。

粗觀以上之所舉。則有若小工場者焉。又有若補習實業學校者焉。初無所可樂追處以帝王娛樂木工之精神。則日入之後。苦工告畢。手持煙斗三兩赴會。電燈明耀。談笑互協。見精良之工具羅列於全部。或則談刻木關筍之巧。或則講金屬性質之殊。或則自炫一新式之玩具。或則仿製一滑稽之奇器。按籍而信口模擬。逞才而壓伏儕輩。運斤熾炭。削鐵磨錮。調藥腐片。因不必刻期而成器。計日而量功。則忘機之娛樂。雖操作甚苦。而自津津有味。將與擊球之奔堂流汗。圍棋之焦勞苦思。同一樂此不疲矣。

然則如非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何至俱樂部之娛樂品。僅僅限於臺球等等乎。固不惟木工金工等之工具可轉變為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即以此等娛樂品應用於種種之俱樂部。亦何嘗不適當乎。以工作為人類娛樂之品。庶幾知坐食之恥。而成人人作工之俗矣。以此而求成一最新式之社會。庶乎其近。不惟由此而成俗。可以促進支那之實業。以富強其國而已也。——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我活了六十年那日本明治四年的暂天維新。照例我也已經七歲了。我呢。從此年起。識方字哩。熟讀四書五經哩。揣摩名家文爛墨卷哩，直混過了二十歲。又跟着什麼「樸學復興」的潮流。今天服社。明天馬鄭。要做什麼名山事業。好像止是生長中邦。才有這樣的幸運。草起檄文來勸人燒教堂。據着經義去駁人閙無君。衞道的功勞。自以爲也不在禹下呀可憐剛剛交着三十歲。就是叫做甲午年。正因趕考不利市。留在北京。跟着一個得到出身的朋友——丹陽王英冕。同住在官菜園上街的鎮江會館。那科的新貴狀元公張謇來拜他的同年。我隔了堂門。偸聽談講。張便是所謂翁六先生的得意門生。他的口氣。很同江標文廷式一班名士表着同意。決計助翁主張着撻伐倭奴。客人去了。我同王君都歡喜得了不得。七月初一『迎頭痛擊』的上諭發了出來。靜候不日掃平三島，無奈一天不似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塵沙遮天。我擠在萬頭攢動的當中。看那失守平壤鴨綠江的衞汝貴黃瘦的臉蛋兒。橘皮般的小麻子。坐在無頂的轎車裏。擁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乾菓鋪的門前。明光亮的鋼刀一揮。他就做了衆名士的犧牲。閑文不要敍。論理。中國御用得着說。從前種種。譬如隨衞先生同死。此後種種。望他跟倭奴並生。所以康有爲出來公車上書。梁啓超出來做西學書目表。我們不揣冒昧。也出來搖旗吶喊。做那明治以前「尊王攘夷」的鼓吹工夫。萬不料隔了整整的三十年。什麼教育呢。還止是洋八股。什麼實業呢。還止是販賣場。什麼革新罷。共和罷。止換了許多招牌。倒說又要把那粵海堂。詁經精舍。南菁書院等的骨董。把戲。叫做東方特有的文化。拚命嚮矢

掘出來。率領衆瘋狗一同咀嚼。叫我在今年今日。還要在這裏寫這種時務報式的勸人爲善文字。眞要氣破肚。這個東方病夫的痼疾。眞是無法醫治的呀。

有名的惠爾斯 Wells 進化式的歷史在三年前出版。跟着美國朱家角大學教授勃里斯臺特 Breasred 他是什麼哲學博士法學博士。教授的是東方史。又是什麼東方語學者。學了惠爾斯。也做一部古代史。前年我在印度洋船上向朋友借讀。覺着他記載得還比惠史顯豁詳贍。他敘到希臘王亞歷山大戰勝波斯。全是亞王發明了鉤連鎗隊。波斯沒有希兵深入。波斯一敗再敗。波王息勒斯忿不可遏。罄了全國的力量。決個最後的勝負。那位勃先生無緣無故的插說道「可憐呀。有如中日交戰中國止是失了時。勝利便歸日本。波斯早先也同樣的失敗了。」這是在歐游心影錄以後出版的嶄新進化史。他是東方語學者。卻不領略中國特有的精神文明。正贊嘆着日本破產的物質文明。無論這種破產學者替日本宣傳。叫人對中國難過不難過。我們自己先問失了時沒有失了時。是否便是吳下諺所謂失了鋒。或普通揶揄所謂落了伍。我們落伍之處究屬何在。

前天有人在一品香請客。幾個實業界的銀行家閒談。「什麼實業不實業。中國眞不得了。什麼紗廠呀。麵粉廠呀。都虧空得一塌糊塗。麵粉廠是反向美國定了粉。送中國牌號的袋子去裝。紗廠是其勢一齊要給日本收買去的。日本眞利害呀。便是英國的紗業也有些怕他。」哈哈。如何日本受了大地震的災害。還有力量收買乾淨中國的實業呢。這一定是中國人不屑做這種市井小人。張四先

生還希望拿出老本事來替國故發點光輝罷了。

　咳。「不出戶庭。日行千里。」這是形容推磨的情狀。我們中國的變化。不就是俗語所謂鬼推磨麼。自以爲早已翱翔到九天。不料人家看了。還是在藩籬邊嚼矢橛呢。什麼機會。儘讓着他好似站直了做夢的過去。千頭萬緒叫我怎樣的說起呢。姑且還是不說。來敍着七十年前日本的不識石炭罷。

　這段故事是載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二十號倫敦插畫報上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這個倫敦插畫報已經出版了一百年。至今還是刻得絕精美的每週發行。便是上海地方也尋得出十分八分。那一八五五便是前清咸豐五年。正是洪秀全建都南京的第三年。這年方同胡林翼曾國藩把武昌奪來奪去。亦是英法聯軍幫着土耳其同俄羅斯大戰正要講和的一年。從這年再過兩年。英兵又要大燒廣州城。把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死後蜜在糖裏。叫他不腐。穿了紅頂花翎。擡在玻璃轎內。遊行恰爾恰太街上。與太戈爾的父親瞻仰不朽的精神文明。日本是正在德川全盛時代。明治天皇睦仁還是一個喫糖的孩童。新聞是十月刊登。登的是四封信。是四五六三個月接連寄回的。現在擇要照譯如左。

　「七張精雅的銅版。是白描出來。把日本人生活。活靈地描寫着一點。（按插畫不載四幅是日本山水。一幅是一個頂梳髮結的日本翻譯。一個是北海道的牽狗野人。一幅是日本瓜皮小艇）本報訪員向居中國的一人。他乘着皇家三桅船「雪畢爾」Sypille寄給我們四封信。現在刪繁的

刊登報上的。便是他信內的話頭。第一封好似一日記。是四月二十八號所寄。其時雪畢爾船正離開香港有二十天。第二封是五月二十三所寫。寫時船在日本北海道西北的海中。離開箱館約有三百英里。第三第四兩封是六月十三及六月二十九發着的呀』

第一封『一八五五四月二十八雪畢爾船駛近箱館。同去兩船。一「霍奈」Hornet 一「皮吞」Bittern 投錨附近。正午時候。從岸邊來了一隻小艇。中間是三個小官。一個說荷蘭話的繙譯。我們艦長叫我招呼他們到艙裏去。他們進艙後。便問將要漂流何處。目的何在。艦長何名。來自什麽國度。我告訴他這船是英國王后所有。我們是從香港出發。將往何處。連我們自己也不曾知道。艦長隨我問他們。從前有無英國船到過此地。或者到過這一帶的海岸。我問過以後。又本着自己的意思。問他們有否俄國船來到。這間繙譯回答。從未有英國船來過。但說到俄國船。看他好似很為難的說不出來。我示意艦長。要否窮問。艦長說可以不必。所以到底有否俄船。當時不曾問出。嗣後到了岸上。才從一個日本人口裏。露出一點消息。有一美國橫帆船名「壳洛倫」載一百五十名俄人北赴西伯利亞東岸。曾泊此間。（按俄人歸赴戰場。紅海西歐均不能達。故道西伯利亞歸去。英船赴日亦非漫游。目的乃在偵察俄敵。七十年前黑海戰局。影響便擴到日本的北海。我們到甲午時徐桐剛毅輩尚止知夷人不過寄居窮荒數海島。宜乎夢太公尚留遺今日一般的夢遺少。）

四月二十九早上七點鐘五隻小艇載着伙食前來。是二百五十斤的鮮魚。二百六十斤是甜山

薯。六百斤的青菜、二百斤的大梨。分裝四箱。又二千個雞蛋。共價二十七個墨西哥銀圓。今天是星期日、午前有日本官員數人來船。前艙懸一維多利亞女王之像。其中有一官問我曰。船員都對此畫像禮拜麼。我不等他說完。便說道、你使我駭怪了。這張紙便撕去亦無妨礙。豈有向他禮拜之理。我又搖頭道。沒有這事。將手指對着天指說道。我們止拜住在天上的一個大神。便是英國王后他自己也是拜他。這官聽我說着。儘望着我。好像很可怪的。少停。我使將十數冊的日本文新約——是倫敦某僧正所給——贈與他們。（按。我想畢竟用不着。也同我們的四書五經一般。）午後一點半艦長偕余率同船員登岸。留在岸上。約有四個鐘頭。日本的守兵一對一對排着道。領頭是隊官。跟着我們。什麼街都許跑過。什麼區處都許走到。惟不准跑進什麼人家。亦不許購買物件。止有一個廟門外。擺設一個攤子。供我們買物。想來是從每種店鋪。特別運到這裏來出賣的。並且一切鋪子都閉門不做交易。我們看過三個廟。並上小山之麓。看遍全個的風景。所有房屋本都是木製。我與一日官談天。彼說日本對萬國無不優待、我言美國是與我們同文、我們的教旨也是博愛。正談得親切。艦長同着兩個船員走往山頂。囑我們在山麓等候。就更做許多的劇談。

五月一號我想向日官刺探一些切要的問題、不料我雖很和氣。小心的發問。他們止是眼睛尖銳的看我。冷冷的不高興回答。

五月二號兒箱館的那一邊有船在海中。並無旗號。我們的霍奈同皮存兩船都拔錨去探看。這

將見着我們的艦隊。他們離去了。今日是預約拜會箱館府尹。十二點正午艦長領着我們。穿過一廊序。同到府尹署。進門至第一廳事。約有四十衞兵手執七尺長的長鎗。站立兩旁。稍進。又有全身着甲的三十將官對面站着。從頭廳至二廳。又立同樣的人數。至禮堂。一條廣座爲雪畢爾緒員十五人而設的。早已放在堂左。座上覆以紅布。艦長及其書記之座。另設於上面。右邊對客則設府尹的座位。離府尹之座尺許。置一大簿。有日官席坐紀載。凡客所說。都寫下來。府尹身後。肅立着三個官兒。起先候各人一齊坐定。他方從裏面踱了出來。對客點頭。似乎一一都招呼着。大家坐談了片刻。便有人送上旱煙管子。每人一枝。隨後又有糕點水菓。又有日本茶。都放在日本小几上。於是府尹告訴我們。他是第一次得見英國的官員。他很喜歡這次的會面。艦長愛柳君Elliot回答道。日本皇帝同英國王后現在很是友好。我想。英日的和約。必定已經在長岐。經我們的提督斯妥林正式簽定。府尹說道。他聽得一個英兵艦新被五艘俄兵船捕去。此信卽從長岐傳來的。（按。所答非所問。眞是惡極。不知那正式簽約的提督。可在那俄國捕去的兵船之內。）艦長道。這種新聞。恐怕靠不住。府尹道。英俄的戰局。到底要延長到什麼時期。中國的內爭。到什麼地位了。有人說北京已被洪秀全占據。到底確實麼。我便插嘴道。我們離開廣東的時節。頗有戰事。但是我們南中國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多。那內地同北方如何。更是茫然了。府尹說。倘在日本海上發見俄人蹤跡。我望愛柳君不要傷害他們。愛柳便鉄青了面皮回答道。我願敬重日皇同長岐箱館等處的府尹。望他們不必想到這許多。說完。又接着道。我甚

喜府尹能造我們船上一次。府尹道。我若身體很好。極樂到你們船上一走。現在我派我的次官代我回謁罷。忽然談到石炭。府尹說日本有兩種。一是純黑。一是有鐵鏽的黃色罩着。純黑者想係最良。但是許多從官都說道他們從來不曾看見過石炭。艦長說。待霍奈艦回港。他定把英國的石炭給他們觀看。（按不曾見過石炭亦是尋常事。但他們將不曾見過。算做席上的應酬話。簡直以為不辨菽麥。止是他們的高尚。他們自有聖功王道在胸中。彼時正是漢學定於一尊。所以同現在我們的鄙薄物質文明的「大儒」是一鼻孔出氣。）分別的時節。府尹深表這回相見的歡樂。他按着禮節。他卻先退入內堂去了。我們出來的時候。所有站着兵將。還是森嚴的站着。」

以上譯出的是第一封信。還有五月六月的三封信都說英船沿着東西伯利亞搜尋俄艦。曾彼此破轟等事。因為不關我們的石炭。也就不寫下去了。到底日本官曾去英船觀看石炭麼。三封信上也就不曾再提。我們要注意的。便是目前上海是常燒門司的石炭。就使我們萍鄉開了一個大煤礦。也被日本官把持着了。因為石炭以外。還有了鉤連鎗同機關鎗的問題。我們便對石炭雖司空見慣。也就同不識一樣了。

▲機器促進大同說

仗著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

奔走。方供給我幾個人能夠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事。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持消極道德之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要剖了斗。折了衡。毀壞的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為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尚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漸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為怎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廬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

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為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着看。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犂了。又就他的鑿着看。最初是用一片火石。曾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田機器。也必定采用鐵犂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使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癲狗下水。拉驚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有疑。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闢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闊闊。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著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

大是可樂。若眞正是義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尙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與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根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屬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

的富人。爲機械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子。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自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智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傷。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尚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一九一八。七。二十。——

▲青年與工具

坐吾於一室之中。悠然四顧。惟吾此身與相對之一貓。及窗前之樹爲天然品。餘則上椽下席。筆硯几案。衣飾襪履。藉貓之褥。支樹之橛。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稱之曰人爲品。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無人。則此椽。此席。此筆硯。此几案。此衣飾襪履。與夫此褥此橛。皆無從出現。貓則藉草。樹則枕石。

皆在山川雲物。羅延纍疊之中。生活於天造之事業而已。縱亦有臥窟之穴鳥築之巢。蜂成之窩[illegible]之塔。稍與天造爭別異之觀。亦止點綴於天然品之間。非能相對爲物。有兩大之勢。有如今日人爲品之錦塔於高峯。建市於平原。運橋於巨川。駛軌於大陸。一若山川雲物。必待城郭舟車共組而爲[illegible]者。然而吾人言人事所以表異於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互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

吾决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則堅信無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纏藤葉於吾身。坐山石之上。歌聲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認爲有一種高尙之幸福。但此種幸福。皆在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已使演進而有餘。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若眞在藤葉纏身之世。共幕於天。共席於地之同胞。皆若藤葉之不供。吾纏吾身。慘實卽罪殺身之慘。可以區區章身之藤葉。安在而能如戒約完具。盜賊屏遠之人境。有纍然之山石可坐。卽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安。以藤葉自纏。苟焉生活之人功。豈能使蛇龍兕虎。斂迹深林。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則有思。哭則有懷。縱原人亦自有嗚嗚之天趣。然安在所謂聲出金石者。而與簡册之富。縹緗不具之人類。足生吾人代爲設想之繁感。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尙之幸福。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亦幾乎實由物質文明伸縮之區域。爲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且認識幸福於自身。由慄然不敢備物之天德。覺與物質文明之進退無[illegible]。倘推舉吾爲幸福之製造家。則吾將造蛇龍兕虎交相[illegible]之山石。而坐吾同胞於其上。爲蠱職乎。抑將張羅設阱。[illegible]蛇龍

兕虎而遠行。灾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將使終年露坐於川石之上。與嚴霜畏日競烈於朝暮乎。抑將教之編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備物無休。而物質文明。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互大成分之物質文明。吾覩邃然吾椽潔然吾案。對精良之筆硯。遷堅適之几案。衣飾襪履。莫不周體。慵貓藉於褥。瘦樹扶於檻。吾草此文於其中。方風雨之瀟瀟。而吾晏如。隣之人力車夫家。大風吹折其樹枝。破椽瓦而去。雨水積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着單衣。颯颯寒戰。磨金不換於盌底。執大蒜頭筆。伸表心紙作書。乞貸鄰人。彼此之情狀。製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謂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無非備物以貽吾兩人者。周與不周耳。是則物質之文明。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蔑覗。

物質文明者何。人爲品而已。人爲品者何。手製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爲品之產母也。生類萬物之造作。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更無別種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兩後足。使能支持其全體。乃以兩前足轉變爲手。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爲工具。能產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爲杖。拾石而成斧。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手能鑿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濂杖且悠焉爲矛。斧且悠焉有刃。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於是網。罟。耒。耜。弓。矢。舟。車。以漸而備。自書契以來。經六千年之演進。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尤繁複之工具。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蒸汽機既產生。不惟蒸汽機自身爲工具。

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即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他刨所不能刨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他鑽所不能鑽者。鑽臺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他鋸所不能鋸者。鋸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鑽。能鋸。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刨且鑽且鋸者。能得千分萬分之一精密。決非手之所能為功也。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儘有號為機轉。不過有機焉可手搖足踏。非必盡轉以汽機。惟此床此臺此座。能具精密之機件。可手搖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機件。固必造自汽機。所以自汽機之產生。汽機自身。固突然而為古來未有之工具。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亦皆為古來未有之工具。蓋由此等工具。皆能產生若斧。若鑿。若鋸。若括。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無甚高論。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車夫一家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其備物不周之故。推想於物之所以備。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狀。普通皆有覺悟。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所謂傳佈實業主義也。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無非間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工具雖然。如不能成眞正工具之嗜好。普及於青年間。則所謂機器製造。所謂實業主義。所謂科學教育。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古之青年。負笈於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笈中必有小翦。有縫針。有修脚刀。或有鐵錘。今之青年。則有進於上數者之外。又有裁紙削筆之刀。有開瓶之鑽。有起釘之鑿。甚而至於有剔孔之探鑽。此人人認為與時髦表裏者計。盡編規尺。寫

青年之所必備與乎。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西國都邑。即跟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以吾所聞凡三。一曰國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國之文野。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國之文野。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吾以爲工具發售處。尤爲其母親。肥皂之廠。硫酸之器。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價。保有良果。始能日以發達。正如甲生攜有小剪縫針。方不至足穿裂縫之襪。裙曳垂落之鈕。大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常露其窘態也。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爲備。或尊有一匠。爲特別行業。露處於隘巷。或就普通鍛鐵所。由求者口講手畫以指製所可。是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縫針。修脚刀。鐵錘而已。間或有裁紙之刀。所謂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劃孔之螺鑽。必於洋貨舖。求他物於洋貨舖。吾所不忍提議。惟就洋貨舖而得工具。能得其製造之母親。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復更得。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國之洋貨舖。能求得機轉之刨床否。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吾恐吾青年。既未見其製。或且未聞其名。有之。在上海閘市。方用於廣東甯波之工匠者。確有無論何種青年。當備於其家中自修之室。而乃概賅之爲機器。不曰工人所用。即曰機匠所需。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有所關涉。亦工料之青年而已。嗟乎。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循自然而推。暨年來工具之輸入。有所謂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

其吾之青年。能聯合全國青年。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而中國青年之生活必開一新紀元其故無他。吾所謂機轉刨床者。五金店間可以求之。所謂機轉之鑽臺。機轉之鋸座。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節縮青年製裘。觀劇。會食。種種銷耗無益之資。先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置於家中自修室中。開其手匣。有小剪。縫針。修脚刀。鐵錘。裁紙削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鉗。鑽孔之螺鑽。無不畢備。捫其衣袋。時辰表。寒暑計。圖畫尺規。亦無不燒。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釜鑿。若樞若括之支架。相位置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間。復有六經。三史。圖譜。畫像。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為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驕養青年。其父兄將能永給子孫之轎馬。無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縮而不用。今共知以轎馬廢其手足緩急之苦累無窮。所以今日無論家富轎馬者。亦主張有相當運動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推而進之今日開明人類。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於相當者。不必發高論。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宜人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為偉人。僅望青年為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

吾略据英國之青年為報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都有玩具 Toy 所謂刨床。鑽臺。鋸座。皆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尋常之鋸。鑽。刨。鑿。皆由歲時即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 Model。模型之為物。則影響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報。已有十數。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數。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資本逾數十百

萬者。亦以十百數。此等模製之能力。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能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而廣東甯波工匠得之。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修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不僅僅倚恃於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聚議於公園球架之旁。至尋常也。所以去吾鄰居之半里。有中校焉。爲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有正式製造小物之能力。自軍火立部以來。所謂愛國之青年。皆因出少力以助公家。於是於星期六及星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領鎗子三百兩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蓋一中校遊戲工具之所助。乃週助六萬『必馬』。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之具。此別一問題。自當特別研究。至就作工之本題能力而言。吾青年僅藏小翦。縫針。鐵錘而罷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各止有牙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然而英之社會。自戰事發生以來。猶痛詆其青年以爲工具之教育。遠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車夫之家。皆有一工場（Work Shop 惟用 Work Shod 表意。乃顯譯曰工場。嫌太廣。曰工作所。又嫌太狹。所謂 Work Shop 即種種工具。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作工之刨床。鑽臺。鋸座等。無不格外具備。工作可以完善。）工場何物。我之青年。必對曰在裘儇昌及製造局。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備物以爲幸福之理論。請吾青年觀其手。

又覩文明之工具。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一九一六。十一。——

▲再論工具

余居英時。重感歐洲人職工思想之發達。前日爲青年與工具文一首。略罄積想。隨便塗得就商權於我國高尙之青年。不勝欣幸。今果承陳先生蓬心。急表同意。且欲提議要求商廠製造廉價出售。廣惠青年。聞之更爲氣壯。陳先生欲詳叩刨床。鑽臺。鋸座等之形製。愚當時隨便舉此三品。因此三品。爲機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且皆爲東方人看作工廠機件。不以爲青年家庭玩弄之物。故特舉例於文中。將藉以見西國青年之自修室。往往備有工廠機件。其實青年所玩弄與眞正工廠之所具備者。固尙有間也。（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往往不及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推而至於極盛。而德國則尋常車夫家皆有「工場」Work Shop「工場」之意。則裝備更完。非如英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尙多苟簡。故吾前文曾言戰事發生以後。英人尙有自譏其國之荒陋者。無論得稱爲「工場」。固以刨床。鑽臺。鋸座等爲其間主要之品物。然其適於手頭日日不可離之小件。以對木工金工。如老虎鉗。如手鑽。如手鉗。如刨。如鑿。如種種量尺等。應備之品物多。即尋常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備如刨床等者。皆在成童以後。（自亦有少數偏嗜文學等而不備者。）若手鑽。手鉗等等。則在兒童時代。早已爭購。父兄親友。亦以此爲玩具中之適用贈品。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傷心

於我們幼稚之狀態。及寒儉之生活。計其初步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興盛。姑先各購手鑽。手鑿等之小件。無端而斲木斬金。結成嗜好。且惹起工匠之興味。附加於我國紳士子弟之習慣中。稱詩述禮。與修凳鋸桌。備於一人之身。自結青年之善果。苟其有力者。竟問鼎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自愈償私願。惟吾前文之所舉例。固未有以爲一切奢望。皆可包括於刨床。鑽臺。鋸座之三者。卽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彼三物者。不倫不類。隨舉其要。以實文料而已。惟彼三物如姑以萬能之廣義評判。暫相假借。亦實無愧。所以陳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製說明。愚僅當略答一二。惟圖形則不及製板。姑缺之。實爲憾事。

刨床者。西名 Lathe 舊時有名刮鐵床者。有名旋床者。大約以旋床之名爲最適。前文倉卒名之爲刨床。偶偏相於刮使外光之功用。因其未有定名。行文時隨便填舉一名。後頗以爲不安。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層功用之具。實另有刨床專器。西名 Planing Machine 前文當不謂彼。故今當改名旋床。中國旋床之製。則有旋木之車床。旋製桌凳圓足之類。想亦有之甚古。西方今日之刮鐵旋床。爲工具之大王者。其機件自然還繁細。其原理則同。此器大至巨廠。小至青年自修室。凡欲以機器產生機器。皆有不可須臾離之狀況。且面目屢變。其構造之原理。終不出於一旋床。旋床之功能。能鑽。能刮。能刨。能鋸。能鑿。卽前文所舉三物。而鑿臺。鋸座亦可以旋床爲代用。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鐵店。所在皆有。其中皆有一二旋床。旋床之品質。假甚劣。出於中國之仿造。或竟有爲商務印書館所造之

亦未可定。其上所含機件。粗細至不同。中國價值。余未深悉。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其粗者約價三四十元。精者百元。亦有價至二三百元者。

鑽臺西名 Drilling Machine, 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鐵店。吾之所見大小皆有一具。即南京路之銅器店等亦有之。鑽用輪機。在寸厚之鐵板。開一徑寸巨孔。一二十分時。即可完事。其小者購自五金店。約十元以內。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則有備三四十元一具者。聰巧子弟。貧不能得旋床。即以鑽臺轉變代用。頗能適合數事。

鋸座者西名 Saw Bench, 用機械動作者。大都為圓鋸。此則特別工作所急要。尋常青年之自修室。備有手鋸外。每借旋床代用。即上海工作店。備此物者亦少。其價最簡單者止五六元。

前文所舉三品。固不過隨便舉例。以實文料。非有以為必備之品。審量次第。而特別敘列也。今欲購求工具於上海。除旋床必特別訂講外。餘則頗可隨便得之於較大之五金店。陳先生之意。欲商務印書館之周先生厚坤等者。自行製造。以適於我國青年之要求。鄙意十分贊同。不惟可以利不外溢。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習慣。所以造成者。西國全賴有此種專門書報。而供給此種品物之專門製造所。兩相促進也。周先生必有與會以答我輩之希望。或者彼正從事着手之矣。亦未可知也。余則一物不知。僅有一種強烈之感想。無可切實提倡。甚憾事也。——一九一六。十一。一——

▲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

因至善之點。無時可達。則苦樂常生差別。僕鈍根粗魯之人。論理止滯於業相。以爲居此人境。止有物質。並無物質以外之精神。精神不過從物質湊合而生也。用清水一百十一磅。膠質六十磅。蛋白質四磅三兩。纖維質四磅五兩。油質十二兩。會逢其適。湊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我。即以我之名義肯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隨便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以我之清水油膠等質。各自分離而後止。究竟苦樂是何一物。至善是何一點。眞相是何一相。我可不管。因用清水油膠等質鬮合之一物。從鬮合後之精神。發生思慮。必不能出於物理之外。勉強假定。竭力幻想。亦惟不脫於物理之業相。以成一時之歧謬而已。故佛氏皆以爲至高明。彼云「四大皆空」。既四大皆空。何亦此「四大皆空」之名言。豈非自相歧謬乎。僕於佛學。一竅不通。惟仗物理世界之進化學理。深信古人斷不及今人。二千年以前之印度野蠻人。決發不出什麼名理。（合觀我國所謂周秦諸子。歐洲希臘諸賢以及紅海邊之諸教主。今彼所存遺說。皆雜有不值一笑之談。佛亦不過古人中略智者之一。斷無獨在例外也）不過周章幻妄。消闢之詞頭既多。一若玄深奧妙而已。曾記彼說。亦有不可思議之一言。然此言乃物理世界中人。人人所能見到。蓋思議乃物理世界中之名物。物理世界中人之能力。有所限制。則「不可」生焉。（此不可與不能略同。）故不可思議之一言。隨便脫口可出。此言是否在佛氏爲糟粕。僕不能知。若引入物理世界之學說中。實爲緊要名詞。由物理世界中人。爲正當之判斷。止有兩言可括一切。

一物理世界。

一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如何而有。不可思議。物理世界。何所底止。不可思議。其爲狀如下圖。

不可思議之物理世界不可思議

故如腐淺之俗說。倘有人謂必有造物者。以彼物理世界之思議。假定不可思議界之情狀。直可詬之曰。「說誑」。故宗教之徒。自然不值一錢也。倘又有人謂必無造物者。其爲說誑亦同。因「能名言」之名言。至於不可思議而止。如何能於不可思議之中。直舉「無」字以斷之乎。故卽若較深之哲理。有如佛氏以寂滅爲宗旨。亦正犯「無」字之毛病。一則以爲無於前。一則欲其無於後。不知卽或能如佛氏意中玄悟之滅寂。及至覺其滅寂。苟有一覺存在。仍爲物理。此外倘有不可思議。

附案

普通心理。常好爲隨便對待之判斷。故如無政府黨反對軍國主義。卽有人誤會以爲可以賣國。而未嘗先計兼愛。此如孟軻氏號稱大賢。墨翟氏明明兼愛爲標題。遂詬之曰。「無父」。若以兼愛之義。使孟氏先作一前題曰。「愛父愛他名曰兼愛。是他父也」。上言愛父。下言無父。其爲不通。立時可顯。此皆隨便待對判斷之過也。於是言反對軍國主義。遂以爲可任他人斬殺。反對婚家主義。遂以爲

可以任意奸騙。至若此類。不一而足。故僕今云。斷定造物爲無。亦是說謊。必有人誤會其說。以爲如此。則足見宗教之言造物。亦只得半。即不信之。姑可任之。且爲此調定之說者。向來有人。是則全與僕意違反宗教妄言造物。說謊無疑。謊造之說。豈可讓之存立。或有人謂。然則攻宗教者。每言宗教之上帝爲無。豈非即言造物爲無。曰。此乃否定宗教家之所有而已。無之云者。即言彼之所有。實爲謊也。與斷言不可思議中。若無「有」「無」之「無」自別。曰。如此。明知不可思議之中。不能斷言爲「無」。「無」即無異認之爲「有」。曰。不然。此認之爲不可思議。認之爲「有」。認之爲「無」。皆屬說謊。惟遇宗教家妄造爲有。可隨即斥之爲無。此等「無」字。因「有」而起。乃爲妄造之「有」之取消物耳。

某公嘗告於僕。彼謂「彼近來時覺有他世界之影閃爍於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終無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所恃以爲一時取舍之標準者。惟良心爲一線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無數不能自由之原因。則吾人所能循此一線光明以進步者。亦止能限於力所能逮之一點。吾鄉有諺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弟頗信以爲至言。苟非叛逆良心。以爲倒行逆施之事。則一切費吾精力者。無論爲言。爲行。或何等之言行。殆皆爲世界造化總賬簿中所不可少。而吾已可告無罪。正如從前所言理髮之業。不必貴於脩脚者也。」僕於此書。久告某公。略有所懷疑。今當幷質我公。

此書自「又以此世界之究竟」以下。僕一無所疑。彼所謂無可把握其究竟。不能猝定其價值。

正即僕上文所指後於物理世界之不可思議也。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僕即竊取其意云。「夾合成我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待各物質分離而止。」僕所謂混鬧一陣。亦即竊取其良心為標準之言。故曰言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物理世界之規則。即為良心。良心即善。雖至善為不可思議。然有比較。斯有物理。指其可思議者。名曰物理世界。即從比較不可思議而得。比較永在不可思議之間。故比較之起訖。即不可思議由較善而更善。直至於不可思議。斯之為進化。循物理世界之規則。混鬧一陣。切於人事而言。吾人應為進化。不可為退化。其所下斷語。似乎盲而悍矣。此其故實由於雖欲不盲不悍。無時不可思議。故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為。我以為較善於人。如有物理上之理由者。縱舉世非之。混鬧可也。倘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為。安知非善。如無物理上之理由。謬造不可思議之妄證者。縱其詞甚玄。斥之為不規則可也。故若更有人曰。善惡本無定點。我即為惡。亦歸於不可思議。其人明知有惡。是其人信有物理世界之規則。不過甘心退化而已。是早經被斥於自己也。物理世界中為善為惡。簡單如此。所以常覺其複雜者。或者強欲於不可思議界求出把握。定出價值。欲以清水油膠等質料所混合之物。發出非清水油膠等質料之效力而已。是猶欲以不發電之質料。求其發電也。

雖然。物理世界既居於不可思議之中。由比較而進化。時時兩頭膨脹。故後日物理之界之區域必廣於今日。今日必寬於昔日。往往向日不可思議者。久久漸可思議。因此之故。所以人或誤認為不

可思議之界。亦且有時而窮。然未知此不過物理世界進化膨脹。所思議而新得其可者。皆循物理而擴充之耳。曾何足思議於始終之不可思議哉。

僕鈍根人。所懷疑於某公之說者。卽他世界之影一語。所謂爲世界之影。在僕淺陋之觀念。大約不過仍用物理世界中清水油膠等質所湊發之思力。竭力違反其秩序。強搆一至善之世界而已。或則爲極樂世界。或則爲滅絕世界。約而言之。則必擬議於苦樂之有無。無論或有或無。有無之所屬。既原於苦樂有無之效果。又有其世界。世界必可思議。則不可思議。仍在其界外。卽可斷言其世界之決非爲至善。倘搆造他世界之影。仍不過爲較善之問題。一涉於比較。卽苦樂之乘除。無須臾之停息。無論超入於何種世界。終落於方苦方樂。方樂方苦之業境。苦樂之境不滅。卽利害緣之而起。既有利害。自當利己利人。無有偏畸。乃爲大利。若僅虛搆物理違反之世界。使吾一人獨得較樂。衆生皆不能擺脫物理以相追從。斯已偏於利己。如云他世界之影既立。言下成果。卽已超度衆生。衆生不度。非我所知。然所超之境。不過較善。循乎物理。較善益善。所得之較。曾無少異。隨衆同樂。隨衆同苦。質聚則作。質散卽休。其道較簡。其進彌坦。出世法之所希。在除煩惱。勞其神慮。虛搆一境。苦樂相隨。仍無停休。煩惱之外。更益思慮。所以言有他世界之影。幾無異言有較煩惱之門。僕之性根。過於凡鈍。繭絲自纏。必難超度。然終願公等有以點化此頑石也。——一九零九。二十。十八。——

▲論社會主義答某君

（康函）再啓者。新世紀又載鞠普氏之男女雜交說。謹撫拾舊說。不合科學者多。已得先生附辨之。茲亦不追細辨。顧鄙人所欲忠告鞠普氏者。不徒在理論之失當。而首在主義之誤認耳。蓋男女雜交諸說。不合乎社會主義之談。是實舉世所詬斥。自然主義之極端之言耳。合乎社會主義者。在婚律婚禮當廢。而自由配偶斯可也。其他毋待贅論矣。貴報不察。默認爲社會主義之談。是殆未能確認自家主義之範圍之所以使然也。故貴報常多極端之言者。殆亦此病歟。寄語諸公。曷其愼諸。

社會主義以眞理。公道。提倡新道德。處處毀滅舊德道之不合眞理。公道者。苟吾人胸中有時稍未以眞理。公道爲權衡。略狃於舊道德之習慣。未有不疑社會主義。一若與道德宣戰者。故「極端」二字之界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往往異同。

人有恆言。舊道德中。豈無合於眞理者。應之曰。豈惟有之。且可云頗多。然如其頗多之部分。合於眞理。公道。爲社會黨所是認者。社會主義中。已無不包之。惟其不合於眞理。公道。爲社會黨所否認者。乃爰社會主義掊擊之。不問極端與否。不能因狃於習慣之駭怪。遂委蛇其說也。眞社會黨。蓋絕無利用世人之心思。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三語雖出於董氏。然彼實有彼之用意。社會黨又別有社會黨之用意。或用意正相同。亦未可知。記者特隨筆取用成語。以達己意耳。）有人以爲何種人之程度決做不到。社會黨固無所氣沮。因不嘗料世人之自畫也。又有人以爲何種人將誤會

其意。借以行惡。社會黨亦無所疚心。因不當料世人之必愚也。（聖賢豪傑。自智而愚人。人之崇拜聖賢豪傑者。遂亦坦坦然自以爲庸愚。惟聖賢豪傑。方需盡一己之於道德。則不妨出入。因爲轉借聖賢之言以爲惡。是其惡因。卽由倡主義造之。社會黨心中。必當無聖賢豪傑之名目。故亦不當以人之必愚必賚。特爲卑而無高之對待也。）

「扶了東邊西又倒。」在事實上豈能諱此情形。然卽此愈見世道之不正當。陳說主義者。未可更以不正當之作用。揚灼灼之燄。而助滔滔之流也。

新世紀所登之雜交說。本卽某君「婚律婚禮當廢。而當自由配偶」之意。若某君所謂其他毋待贅論。最爲斬絕。所謂懸異理。公道於此。而能赴與不能赴。任天下後世知道者之自由。

雜交之名詞。若以驚世駭俗。則世俗自驚駭耳。談主義者。可不必以本報小人之腹。[illegible]下君子之心也。惟在術語上。自與自由配耦。其義互有不同。雜交者。卽異種交合所生良。同種不良之說。此科學之定理。不可破也。自由則推而又進。雖交合旣能異種。（交合必異種。乃交合者應當自守之異理。公道。幷不需他人強之。）而又任兩異種以愛情自相配耦。絕不許第三人之干涉。如婚律之與婚禮。皆竊理之干涉也。

雜交說一篇。作者若能分爲兩義。各自發揮。自無可疵之處。惟其雜而糅之。故若「娼妓之子。多貴多智」等說。皆成語病。蓋日妓四出。白人遂少委瑣。顯與異種之說未盡合。妓以飢寒求得錢。強與

人交。最為不自由。又與自由之義不合也。又偶語所謂大會無遮云云。今戲評之。無遮可矣。而大會則誰發傳單耶。諸如此類。皆多贅論。然作者固潔白之男子。為主張男女平等之熱心家。惟其所言。稍與同人所見未合。遂不得不略加按語。登諸報端。以告第三同志之亦有作此想者。至於反對社會主義者之猜想。往往以為無政府黨日日在街上放炸裂彈。隨便強拉男女。在十字大街作狗出把戲。此雖可詞而闢之曰。惟其人自己胸中污穢。故以污穢揣度人。然彼既狃於習慣。而必以非常為可異。人亦奈之何哉。——一九〇八。七。一八。——

▲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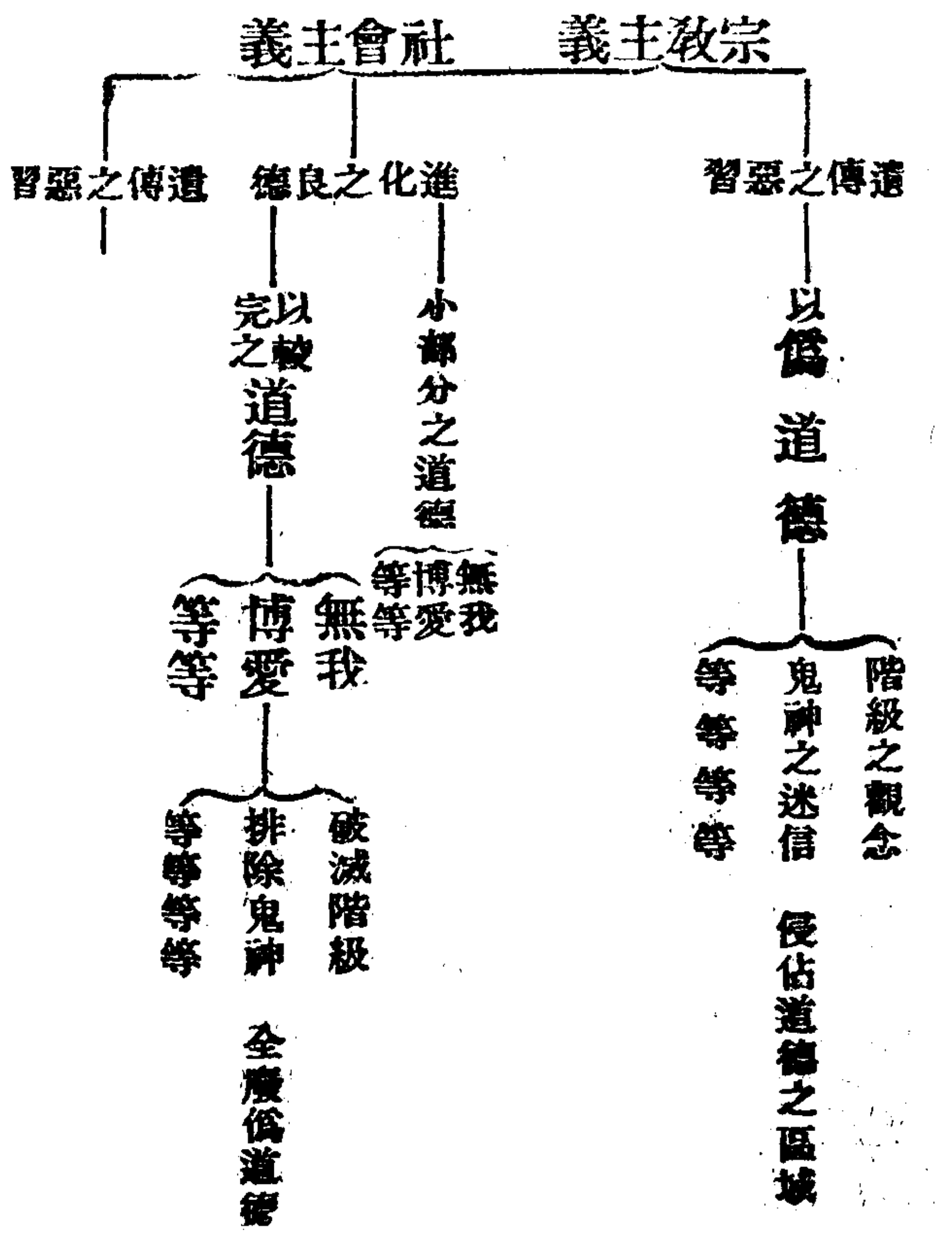
〔某君原稿〕鄙人於社會主義學說。雖未能盡信之。然祖國主義早置腦後。誠為革命苟一旦成功。若抱祖國主義。不過如中華歷史上之易代而已。何益於人生。故滿擬普及社會主義。使今黯闇大陸。一躍而進於極樂世界。為列國先。是恐不獨鄙人之歷史觀。當亦同志諸公所共知者也。新世紀報議論頗卓。惟語病亦不鮮。尚望執筆諸公加意。吾輩今日鼓吹此主義。務在引人入勝。使樂於聽信。若過於用偏激文字。恐不易入。徒勞無功。竊為執事所不取也。關於反對宗教一節。稍與鄙意相左。故滿擬投筆。互相問難。卒以迫於校課。日不暇給。不克着手。今來函相促。愧無以報。用特略言其大要。敢希登之。今日中華人民智識淺薄。人格卑污。故吾輩今日務於

開通民智。誠爲第一要義。然要知徒有智識不足以濟事。恐無人格以副之。智識反足以濟其平心精察。可以知之。故鄙意以爲宗教道德。未可遽然破壞。雖古時之宗教道德。未必盡適於今日。然是乃在於吾輩研究之責。候宗教道德與世運同進。於進化之域。非謂社會主義一行。智識即增。人格頓高。無待於栽植也。培養而後能達於文明者也。要知人格須有以造成之。造成人格。而謂宗教道德。毫無與力。鄙人所不敢贊成也。」

此簡係某君從日本寄吾友民氏者。一切彼二人於社會主義互相契合之名理。自有民氏答之。吾惟有感於某君之愛重社會主義。而殷殷以培養人格之道德。與後日社會主義盛行時代之人物相期勉。又適與此間諸友人疊次寄書商榷者。其旨不謀而合。故吾即在此簡後加以簡短之跋語。以表吾之所見。將以泛答諸同志。不徒附覆某君一人而已。

人格者。爲道德所養成。道德者。爲主義所規定。即以社會主義與宗教相提並論。社會主義亦可云非宗教主義。宗教主義亦可云非社會主義。二者可謂絕對的不同物也。至於合乎公道真理之道德。爲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此乃本乎進化之良德。爲人類所同具。故凡稱道德者莫能外之。惟進化程度較低的。如舊日所有之宗教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少。進化程度較高時。如現在所希望之社會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多。則如新世紀[illegible]從前所辨論之無我。博愛等等。宗教主義。特稍涵之。旣已主張全涵無我博愛等道德之社會主義矣。則稍涵無我博愛等道德之宗教主義。

已包括於其內。更何必節取其小部分社會主義中已涵之道德。從而不忍排除之。反留存其大部分違背道德之迷信乎。今試以上說列表明之——



得宗教主義之人格　　得社會主義之人格

觀於右表。足見凡曰主義。無論對於眞與僞之道德。皆自以爲明其道德而已。各道其所道。各德其所德。無非欲造就各自所希望之人格而已。講社會主義者。乃欲用宗教主義之道德。造就宗教主義之人格。烏乎其可。既講社會主義。卽有社會主義之道德。可成社會主義之人格。道德乎。取諸社會主義以已足。人格乎。得之社會主義之道德而較良。如是則宗教有何餘地。足以自存。而可免於反對。

若某君以爲空談主義。屬於智識。其義是也。故若空談而已。卽如宗教道德。問實旁臨上忠君愛國之口頭禪客。有彼中之人格者曾有幾人。是以見主義但重實行。社會主義之實行。良不易言。然如某君言。既曰「社會主義一行。」則以論理學之界說斷定之。自然不惟智識卽增。必且人格頓高。若社會主義既行。尚有未文明之人格。必待宗教之道德栽植培養。則吾將用俗語排斥之。可曰「社會主義直不成一件東西。」安復有「普及」之價値。故吾語同志若迷信於未思索之成見。必謂惟宗教中始有道德。是誠宗教有魔力足以顚倒人之判斷是非矣。

宗教與教化。又顯爲兩事。宗教者。偏於人與神感通之迷信。教化者。偏於人與人相互之道德。雖淺化之民之道德。實雜糅於宗教之中。故往往通博之士。有時專陳民義。尙猶出入其說。依違不定。若時勢益趨於開明。則分別彌顯。卽如今日多半之法蘭西人。自脫離舊教以後。但有人與人相互之道德。更無人與神感通之迷信。雖其人所守之道德未極高明。然只可謂之有半開化之教化而已。不得謂之尙有極野蠻之宗教者也。故中國一般普通人之議論曰。無論佛教耶教。凡教可教。蛙教。蛇教。每

人終需有一教。否則成爲無教化之人。然今法蘭西國中無教化之人固滿街走矣。將駭之耶。抑憂之乎。

上文立表。僅依原簡賅教化於宗教者。因與論旨無雜關涉。故不贅言。今附注於此。並以承教。

——一九零八。四。十一。——

▲宗教問題

按僕將錄某君復函。先列表於篇首。以賅括現世界人之觀念。庶吾於篇內略加注語。以貢謬見。稍有頭緒。

『有宗教』主義界

(甲)認宗教即爲道德者。

(A)宗教外無道德。非毀宗教即無異非毀道德。道德之眞僞問題。即宗教正邪之問題而已。

(B)道德生於宗教。欲改良道德。止需改良宗教。

二者不同之點。前者以爲宗教愈正。則道德愈眞。後者以爲就不純粹之宗教。可轉化爲至純粹之道德。前者以爲無論何種之道德。舉可以宗教之名詞當之。後者以爲

無論如何之道德。無非以宗教之作料成之。

(乙)認宗教可以維持道德者。

(C)理道既不可思議。則感情亦未容粗節。以宗教之明妙。爲性界之薰修。道德家由玄超之理。而益進高尚。

此誤認哲理必與宗教爲同物。乃因談哲理者。於古皆爲宗教家。宗教哲理則習慣已深。故雖科學哲學家。不免依違之。而科學哲理則幼稚已極。復經宗教哲理家再三附會之。此所以宗教託根牢固而不易拔也。故就其較粗者言之。古之談道德者。亦均爲宗教徒。遂又有甲種人之誤認宗教與道德爲同物也。

(D)借天人之故。爲修省之資。雖天道甚遠。而道心爲固。

此卽中士儒者之伎倆。久爲宗教哲理家所鄙視。質而言之。卽自認其人必不知道理爲何物。故於獨居之頃。必自設十目十手之巡捕。嚴行看管。始能寡過。

(E)神道設教。專爲愚蠢人類程度不齊。處於無可如何之勢。與其勸以迂遠之道德。不若惕以聰明之鬼神。

此實普通宗教所託之而存也。彼於社會黨反對宗教。而期期以爲不可者。實則注意於此條。因今之執筆者。大都察知此條之議論爲太粗陋。故輒遁而之他。而變相爲

甲類之問題。此條之所緣託。乃賞善罰惡之說也。原爲道德之問題。然必能使愚者知善惡非迂遠。而後彼始能知鬼神爲聰明。不然。世間佞媚鬼神之愈篤者。即顛倒善惡之愈甚者。彼非特不知鬼神爲聰明。且深信鬼神爲可愚弄。故不惟我國財神賂鬼之類。永享悖理之供養者。至爲可笑。即世所崇拜之英雄。有如葛蘭斯敦之徒者。謂彼隔夜入禮堂爲嚴肅之祈禱。即明日在戰事爲勇猛之決策。此眞如強盜出風。先燒路頭。如有上帝。吾必唾之曰。「賊徒。」可見但講鬼神。則善惡不明。先講善惡。則道德之教。既莫能避其迂遠。而鬼神之事。或僅有助於賞罰。賞罰者。不必其爲自由之蟊賊。將阻礙道德之進化而始深非之也。即就賞罰論賞罰。行之以法律。概以難遇而示不信。乃復臨之以鬼神。更以不信而示技窮。是無異告以鬼神之作用。無非欺詐者之肆其恫嚇而已。則彼迷信賞罰者。謂鬼神可以爲檢制野蠻爲惡者之輕便物。乃終古自欺欺人。智然不察之謬見也。

「無宗教」主義界

(丙)宗教自宗教。道德自道德。道德不過爲宗教之裝飾品。宗教實即爲道德之障礙物。此就人羣相互點上言之也。宗教自宗教。哲理自哲理。哲理無秩序時。適助宗教之迷謬。哲理既由系統。故有爲宗教之仇敵。此就人智相異點上言之也。

道德與哲理。淺而譬之。有如學校之功課書。宗教家譬如姓趙。是爲趙教習。今之非宗教家。譬如姓錢。是爲錢教習。

趙教習教書。用許多不正當之手段。致功課書中之道理。學生所得者甚少。而漸染趙教習之惡習者至多。於是錢教習變之。將欲專教學生以功課書中之道理。而全去趙教習種種不正當之手段。是趙教習實爲此「世界學校」過去時代之罪人。其手段實爲後來做教習者所當爲絕對之反對。今乃曰。趙教習手段固不正。然學生略知功課書中之道理者。賴有其人。否則如無趙教習。即錢教習將無功課書可教。故錢教習縱有正當之手段。無需與趙教習爲絕對之違反。止需就趙教習之不正當處改良之已可。（改良即違反也。）此其理由。實有不可解者。道德之與哲理。乃根於良德。即無異乎學校之功課。原有定程。其書或購求。或編輯。皆不外乎課程之所需要。宗教家在過去時代。惟有不善訓誨。釀成腐敗之罪惡而已。豈復有纖毫可以程法之價值。徒以社會者。衆人之社會。宗教家之一二主倡者。亦不過社會之份子。宗教家之未爲良品物。乃當時全體社會之未良。猶之今日中國學校無好教習。不過中國社會請來請去。皆爲教習之徒。故已爲過去時代之事。功過皆可以不論。若必欲申言趙教習爲有功者。即亦不能不討之爲有罪。宗教家之價値如此。彼與道德之無相干涉如此。此即僕未錄某君復書之先。先願與某

君商榷者也。

復書。

……鄙意與尊論。尙有論難之點。眞理固在互證乃明。用敢率辨如次。敢希鑒察之。

按。僕等不學無術。輒敢以蕪陋之詞。瀆擾衆聽者。實以道理催時勢之進步。心目中旣有所感覺。即不能因賢者尙有所遲迴。而遂未許僕等躁人之有詞。爰託此義。故不憚以不祥之鳴。爲野蠻國之禍首。則令智笑愚駭。可謂聾聲之處。自當不一而足。乃若一二有道君子。實愛眞理。不用其不屑之教誨。常賜以互證之函牘。是眞足爲眞理感幸。想諒僕等或恃當仁之不讓。語勢每有偏宕。則求節取其意而終教之。勿惡其囂。斯已幸矣。

尊論謂。『社會主義。可云非宗教主義。宗教主義。可云非社會主義。二者可謂絕對的不同物也。』云云。讀此前提。似覺界說不甚嚴明。夫曰社會主義亦可云非宗教主義。則未免狹視乎遠大之社會主義也。曰宗教主義。亦可謂非社會主義。是使宗教全然孤立。毫無關係於人類也。乃其下即曰。『至於合乎公道眞理之道德。爲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此乃本乎造化之良德。爲人類所同具。故凡稱道德者。莫能外之。』等語。則又自相矛盾之說也。夫旣曰合乎眞理公道之道德。爲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公共贊成者。則宗教主義已確有公道眞理之道德。社會主義亦同有此公道眞理之道德。則二者實相對的。而決非可謂絕對的也明矣。

接。就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對觀之。一則利用道德。將以固人之迷信。一則依據道德。將以破人之迷信。實爲絕對之不同物。此從主義上觀察之者也。至於道德爲兩家所公共贊成。或此利用其小部分。或與依據其全部分。此從作用上泛論之者也。似其間絕無所矛盾。

宗教主義。質言之。可稱爲人與鬼物相互之主義。社會主義。質言之。可稱爲人與人相互之主義。宗教主義。間接亦以人與人相互之道德爲媒介物。此如蒙馬以虎皮。不能因其曾蒙虎皮。遂謂馬實有虎之性質也。況粹表與鄙人之前表同。宗教主義。緣有二者。一曰遺傳之惡習。一曰進化之良德。其遺傳惡習一類。注之曰。未有宗教以前。而階級之制已成。可見遺傳惡習。乃前乎宗教而發生。宗教特不過推波助瀾。發揮遺傳之惡習。推恐不盡力耳。非宗教乃產生遺傳惡習之原始物也。既如此。不言而喻。又可見未有宗教以前。而進化之良德。早隨萬有而先有。亦非可言良德爲宗教所發生。宗教特不過鹵莽滅裂。利用彼良德。昌大其惡習。惟恐良德之能進化耳。（此有不可掩之事實。如聚世界教主於一堂而一一簿稽之。必有盛頌曰。是誠何心哉。我豈……）

由此又可見未有宗教以前。已有遺傳之惡習。則類似不同之宗教主義。已先宗教而存。未有社會主義名詞以前。則社會主義之實。亦隨良德而俱有。凡古之以非毀宗教見誅者。大半即可云主張社會主義者也。（社會主義。本非與宗教主義爲正相對待之名詞。今所云云。一若正相對然者。皆就行文之便耳。勿以詞害意可也。）而宗教家所蒙之虎皮。亦可云預向社會黨借而蒙之者也。

果如此。社會主義雖遠大。豈能爲宗教之癡垢物。宗教主義之關係於人類。止向社會黨借得虎皮一張耳。社會黨幷將駁而奪還之。認爲己有。則宗教塊然一馬。絕無與於虎事。豈但使之孤立而已哉。直當早使之不得成立。成立矣。終當使之不得存在者也。二者所謂絕對的足之曰絕對的不同物。卽某君所謂相對的也。（不同物）與（相對的）其義均謂非一物耳。加以絕對的副詞。極言之。猶云決非一物耳。

又曰『惟進化程度較低時。如舊日所有之宗教主義。涵此良德之部分少。進化程度較高時。如現在所希望之社會主義等。涵此良德之部分多。』云云。則可知古代宗教之所由起者。乃應乎時代進化之所需。今世人文日進。亦迫於時代之所需。遂見社會主義之發生。是二者實系統的。而決非絕對的也更明矣。

按。就進化程度比較良德部分之多寡。此捨二主義之互相觀察。乃專從道德方面觀察之者也。宗德主義方盛時代。良德之進化。爲惡習所限制。則其分配於人類之成分者少。社會主義圖滿時代。鋤除惡習。使之淨盡。任良德之自由進化。則其分配於人類之成分者多。故若別治一道德比較學。則就彼學之便利上言之。曰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爲系統的。未嘗不可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此各學之所以分科也。曰應乎時代進化之所需。此害道之言也。曰當時人類智力之所不及。此乃正當之評判。故古時之人類之智識短淺。崇拜宗教。可恕也。乃狡者起而利用人之崇拜。曰此實社會

需之。故我必以此應之。此至可惡也。即此而推。社會黨如曰。吾智力所及。知社會主義實良於宗教主義。此正當之說明。若曰。今世人文日進。社會將有需乎無宗教之道德。故以社會主義起而代之。此亦極不正當之觀念。充此作用。其害道或可較宗教爲甚。蓋道之所在。吾無所見。不過爲智力所限耳。若道之所在。吾已知之矣。而必枉道以殉俗。是存心爲僞耳。爲僞何道之有。

誠如尊論。即以三者所涵之良德論。亦相對的多少之問題。而決非絕對的無有之問題也。

又縱曰宗教主義之良德少。若吾人能擴而充之。何嘗不可使少者多。縱曰社會主義之良德多。若吾人不克力而行之。又何嘗不轉多而爲少。

按。良德言擴充。此即進化。社會主義之所以終能成立。全恃着「擴充」兩字。粗率言之。不擴充者便是宗教主義。能擴充者便是社會主義。此純從道德方面觀察之。即上文所言謂爲系統的。未嘗不可。其義有如此也。已往時代。宗教利用道德。而阻抑其所不利於宗教者。此即道德不能擴充之大原因。故擴充道德。即擴充不利於宗教之一部分。（因道德不利於其主義。從而阻抑之者。非宗教一端。今之云云。乃就行文之便。願讀者諒之。）知擴充之者。誰即熱心於社會主義者。是則擴充道德即反對宗教主義是已。亦即求達社會主義是已。

既擴充者爲根於良德之道德。而反對者爲宗教主義。求達者爲社會主義。而宗教之名詞。復何有絲毫之價值。可存立於未來之時代。然則某君所謂「吾人能擴而充之。何嘗不可使少者多。」某

君嘗亦知道德少者多。則宗教多者少矣。是某君所委蛇之宗教主義。某君原欲勸滅之宗教多者少，則道德少者多矣。是某君與吾輩共希望之社會主義。某君已密合之。乃某君猶云彼實不攻宗教。是某君將爲「有宗教」主義界中類之B。竟認宗教爲道德者有過而恕之之意乎。至於不克力行。乃抱一主義者。辜負其主義。而主義之性質位置分量種種未嘗因人之不克力行。遂有毫末之增損。故此可對抱主義者。善惡其個人。而不能對討論主義者。是非其主義者。亦不可更擇主義者。因而苟且其從違也。

況前者既已行諸數千年。已確見其具有進化之良心。今也。尚歷歷在人目前。後者創說未久。實行難期。雖今後思潮澎湃。一瀉千里。然在今日尚不過吾人理想中之一物。良德之果多與否。不得不俟諸異日而始見之。以理想比事實而斷此多彼少。決非論理學上演繹法之所得推定也。故多少之問題。今日尚爲可知不可知之數耳。

按合於道理者爲道德。所以能合於道理者爲良德。良德乃進化公理。隨萬物之有生而自賦。夫執進化之一說。而世界從無無而至於有有。其說始通。

造物說最爲謬妄。謂萬物之瑰奇。斷非能發生於自力。必有不可思議之一物。主宰擬造。然因此不可思議之一物。如何能先萬有而發生。曰此乃發生於自力。然即此終究不能不承認有發生自力之一事。亦即依進化一義。從（無）至（有）之實理也。故造物說與進化說相異之

點。不過一則以爲用自力發學者。止不可思議之一物。其餘皆此物所創造。一則以爲大少萬有。皆由自力發生。其實不可思議之一物。既爲虛妄。如其有之。而不可思議之一物。尙能用自力發生。則可見一切可思議之物。固曰瑰奇。然尙未於至如不可思議之更瑰奇。愈可用自力發生矣。故推而至於極處。如信其終不逃於自力發生之一說。（即宗教徒爲上帝以自力發生。）請戲問。諸公如做了『自力』發生上帝易乎。發生羅虱易乎。可啞然一笑矣。

何謂自力。即萬物自具之力。所謂進化之公理是也。然則進化公理即不可思議之一物乎。曰。進化公理。厥名進化公理。固使人可思議。無所謂不可思議。）

萬物有其進化之力。即表明其爲不自足。故最初之一步。因不自足其爲無。遂進化而至爲有。有而不自足其爲簡。遂進化而自於繁。繁不自足其爲劣。遂進化而至於優。然所謂簡且劣者。仍即無也。簡時則無繁云爾。劣時則無優云爾。今專就人類言之。又截儘萬年中之近來萬年論之。彼簡彼劣。爲良德進化所蛻遺。遂留而爲惡習。

論古時良德排除惡習之力少。故皆若迷滯於惡習。阻礙良德之進化。如宗教是也。（所謂阻礙者。不任速力銳增。如今日所希望。從比較上推見也。於事實則宗教之發生。因爲人類智力有所不足。僕上文亦已恕之矣。然於古有少數人智力已足。可以謀進步。而謂時勢應需宗教者。此亦即上文所謂爲僞而實行其阻礙進化者也。）良德在今日。排除惡習如宗教等者。其力較大。故遂若社會主義

等能促良德之進化較速也。（其實良德進化之速度自增耳。故宗教主義之必遭排除。社會主義之必見採用。乃社會智力之進。非有人利用此時勢而推布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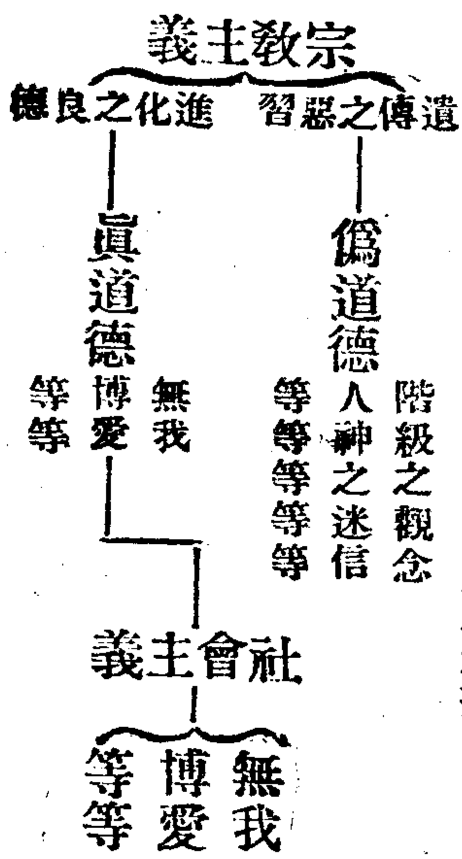
某君所謂宗教者。往往令僕等不知所指。大約就前後語氣而觀。卽指宗教中所含一部分之道德。此與宗教絕不相干。卽腐敗而至五倫三綱等說。皆道德。非宗教。卽新世紀報舊日按語所謂教育者是矣。竊某君之意。意在言外。卽以五倫三綱等等與社會主義中之去人倫無政府相對而言。如其然也。某君可言舊道德與新道德。不必言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乃人與人相互之主義。簡言之。猶曰人道云耳。故舊道德勉強可云舊社會主義。新道德卽可云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之名詞。因有此等統籠之病。故近日最新之社會主義。特名爲「無政府主義」。）同舊道德與新道德。雖分優劣。皆不出乎人與人相互之範圍。至若宗教主義者。乃人與鬼相互之主義。舊道德之五倫三綱。旣然無智識。誣爲宗教主義矣。豈新道德之去人倫無政府。亦將目爲宗教。可指舊道德爲舊宗教主義。新道德爲新宗教主義乎。某君亦知有所不能。然則某君之熱心辯護。果止爲道德問題。儘可不必牽涉於毫無價值之宗教名詞。因希望催速人類之進化。止有提倡科學。不當主張迷信。此近世實愛世界眞理者所共知也。

然僕等止可就題論題。某君旣非明示以道德不比較。則言之長矣。在本文姑不必攙論。若僅僅其爲宗教問題也。則宗教之虛妄。早已以科學之眞實。爲歸納法推定之。故以宗教迷信。阻塞思想之

自由其發揮良德者少。以科學眞理。發明道德爲進化。其符合良德者多。舊道德必不如新道德。事實之未盡善而較善者。已不勝縷指。豈盡以演繹法爲理想之推定乎。胡爲而云多少之數。尙未可定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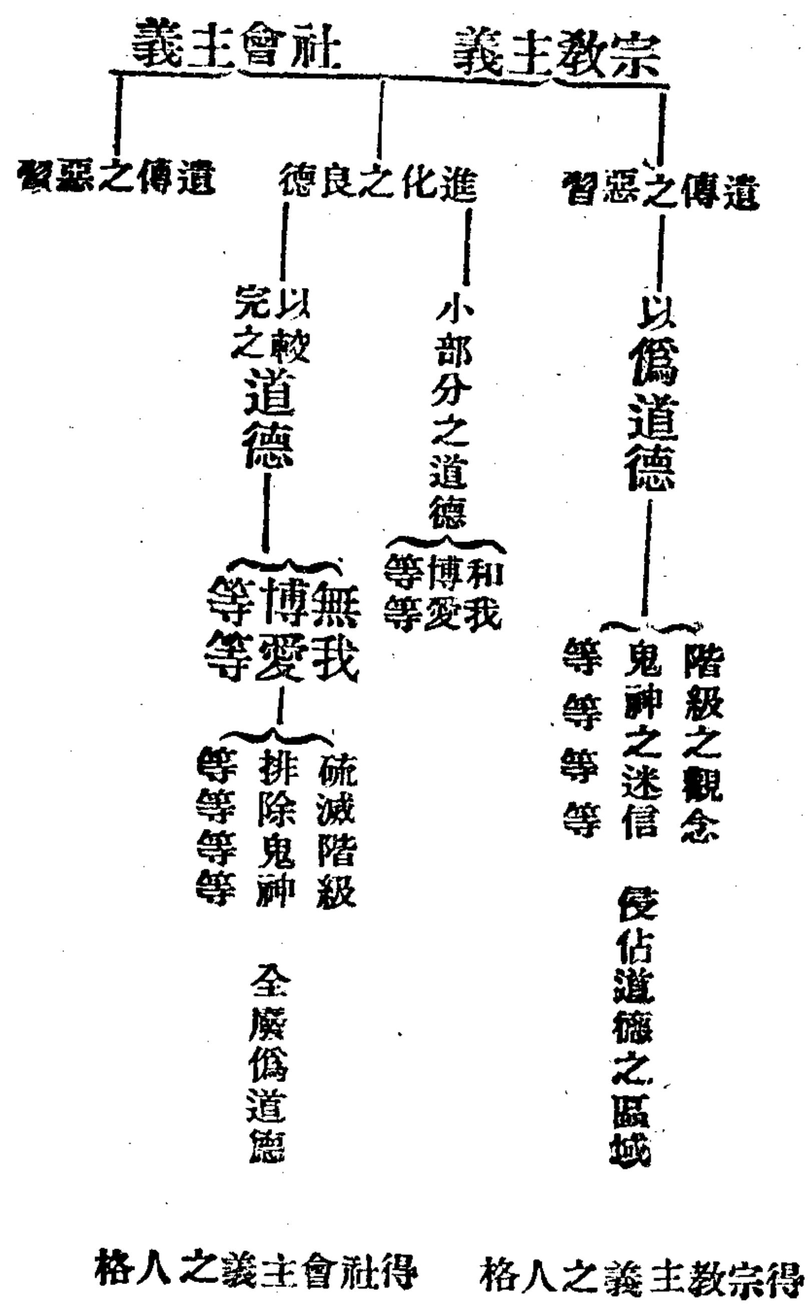
況某君所謂歷歷在人目前者。爲宗教之教儀歟。抑舊道德之至今爲患於世界者耶。（舊道德中爲社會主義所是認者本是良德。且已變爲新道德。其否認者卽所謂至今爲患者也）如其非也。卽謂無我。博愛等之良德歟。此乃向來爲理想中之一物。抱社會主義者。始議實行之。或有實行之耳。前乎在吾人之理想中。曾未嘗歷歷在世人之耳目中也。回想所謂聖經賢傳。新書舊約者。無論其中所言之是非。盡不過爲紙上空談。而所以適成其爲紙上空談者。因彼之宗教主義。實與無我博愛等之良德。正相反對。故讀宗教之穢史。而誅鋤無我博愛等之萌芽。惟恐其不盡者。則歷歷使人心痛也。

試對以上所論難者。就原表改竄之如次。



（某君新表）

按。觀於右表。則進化之良德。意若爲宗教所發生。毫厘之差必有千里之別。不若仍用原表見進化之良德。爲人類自具於生物。宗教主義與社會主義。皆不適合而有之。似較核實。



（原表）

要之。無我。博愛。等。由人類之進化。漸爲人性所同具。故今日社會主義之發生。實可謂發揮宗教所涵無我博愛等之良德而來。

按。無我。博愛等。即進化良德。言若亦自深切著明矣。何以加上「漸爲人性所同具」之「漸」字。又生一重魔障。故下文亦當曰。『今日社會主義之發生。實專爲發揮宗教曾涵之無我博愛等之良德。』因社會主義。實止發揮良德。絲毫未嘗發揮宗教良德者。固有之德耳。宗教主義涵之。社會主義又涵之。兩者曾不相謀。

至此。則向之所謂僞道德者。自化而爲眞道德矣。其階級之觀念。（階級之所由成。本非宗教之罪。何則未有宗教以前。而階級之制已成。茲姑不詳論。）自化而爲平等之實行矣。鬼神之迷信。自化而爲善惡之差別矣。（其說詳下。）

按。而宗教遂無復餘地矣。某君固眞社會黨也。

鄙人向見新世紀報反對道德各論。肆言痛詆。自若非盡行破滅不可。將使吾人類盡陷於無道德。故鄙人不禁黯然憂之。卒有前之鄙簡。今讀大跋。認爲有進化之良德。與吾心自釋然矣。益信社會主義之必可大行矣。

按。讀此。覺某君止有道德問題。並無宗教問題。某君殷殷以道德警告社會黨。是即對於社會主義之熱度。較一切同志爲高。前簡有曰。謀普及社會主義。爲列國先。是實有破除一切成見。以眞理

公道倡率天下之宏願。同人等於宗教及道德之關係。盡其一得之愚。與某君多所商榷者。實止有名詞上之界畫。並無精神上之異同。惟云新世紀報「反對道德。肆言痛詆。將盡行破滅。使人類盡陷於無道德」此在反對黨爲恆言。而在同志則爲奇評。如能指示一二。則同人始可自省。亦卽可據以爲明白之答覆。否則吾人宗旨。止和反對不道德。以吾人執筆者之幼稚。或於不道德之事。不免有肆言痛詆。欲遂其盡行破滅之希望。然此皆在使人類盡歸於道德。適與盡陷於無道德之評。正相違反。此非同人之智力恰能相及。蓋新世紀報則然。卽某君之企望普及社會主義。亦實因其有然耳。

鄙人常竊以爲今之宗教主義所涵之良德。但願吾人能光大之。使臻於社會主義之大無我。博愛。所遺留之惡習。卽所謂鬼神之迷信。吾人欲改革之。實非難事。何則。此非謂加一「O」與減一「D」之說乎。一加一減。非算學中最易之法乎。茲將其式列下。

God+O=Good

Devil−D=Evil

由此方式觀之。可知自今以後。宗教自轉而歸諸道德之一方面矣。

按。右之方程式。無論止可附會於英文。於其他文字。不復成此式。則非可云公式。卽此遊戲之算理。亦必爲宗教家之言。前則云光大上帝。斯爲善矣。後則云破壞鬼神。則成惡也。適與某君轉而歸諸道德方面之言。爲正相反。此等解嘲。恐適足爲迷信者所利用。

足下又謂社會主義之實行。良不易言。誠然。鄙人亦嘗就其實行之法。百方思索。竊以爲莫妙於借宗教以鼓吹之。蓋今之社會主義。已略如上述。由發揮宗教之良德而來。故以此鼓吹。則本旨既相合。使人易於樂從。與其從毫無基礎。僅憑理想。而獨倡實行者。何如就其通行萬國確有根據之宗教而發揮之改良之。其難易豈可同日而語哉。鄙人以此爲實行手段之一。質諸高明之諸同志。以爲如何。

按。社會主義之實行。反對宗教。卽其一端。豈有反加鼓吹之理。其所謂無我。博愛等之道德。社會黨取諸自己之主義而鼓吹之。已無不足。宗教家有何力足以借給社會黨。而社會黨必當利用之耶。況利用矛盾之主義。以誘致世人之樂從。此種不正當之手段。卽宗教家及種種敗腐主義。曾在過去時代。爲障礙於世界者。社會黨之大宗旨。大目的所在。卽特與此等欺人作用。爲針鋒相對之衝突。安有尤而効之之理。

就某君「通行萬國」之觀念而論。無非以爲大勢之所在。卽強權之所在。殊不知強權所在。卽最與愛情公德。有附麗之淆雜。如人倫法律者。不惟其通行較宗教爲廣（有如法之今政府。毅然宣告無宗教。然尙不能無人倫。無法律。）其根據較宗教爲堅。益社會黨——爲無政府黨者。尙反對之不遺餘力。曾無纖毫利用之敢言。豈有如宗教之強權。在今日已成弩末。不乘勢摧滅之。反死灰復揚之乎。故同人所聞社會主義之緒論。止有是非。並無所謂難易也。是非明。卽實行有日。否則盡爲僞耳。

——一九〇八。七。十一。——

▲評前行君之『論智識以外無道德』並闢宗教維持道德之迷信

『（來稿）今世高明之人。明知宗教虛僞。而不肯一加訾議者。比比皆是。其意以爲一旦蕩除宗教。人將恣意爲惡。肆無忌憚。不知知識以外。實無道德。知識既高。道德自不得不高。區區宗教所維持之道德。流弊既不可勝言。腳跟亦立不定。宗教相爭之流血。迷信之阻礙進化。固彰彰在人耳目。昔有人因親喪而不與其妻同室。且惟恐情不自禁。故並妻之面而不敢見。其迷信上之道德。亦不可謂不深矣。然一旦突遇其妻。竟不能自克。遂立時破戒。

『乙之知識與甲等高丙之知識卑下。則甲之待乙。自必較待丙爲謹愼。支那國勢固弱。然北京各國使臣。敢對慶袁等咆哮。若遇伍廷芳等。遂稍斂迹。此何故哉。伍之智識。足以增進各使臣之道德也。知識增高。不但有益於自己之道德。且足以增他人之道德。知識卑下。不但自己之道德退落。且毀壞他人之道德。愚爲萬惡源。誠哉是言也。』

拔我人之篤信無政府主義。卽篤信世界上止有單純的一件事。——卽增進億兆『個人』之智識是也。不惟世界由之而進化。卽亦無所謂尚有弱種應當用特別之團結法保存。尚有強種能用特別之兇惡法暴加也。設愛國等之名目。惟強是務。觀於昔日蒙古土耳其之舊歷史可悟。愛國者。守

舊之別名。人種愈野蠻。此種觀念愈重。論者皆迷信日本之勝利。由於「武士道」。眞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日本人之能奮興。惟由於虛其心以習新智識耳。若武士道者。適為彼志得意滿時劃於現時智識不完全之境域也。倘以淺譬譬之。李太白既能做詩。又能飲酒。其風流跌宕之處。實由飲酒而生。然酒醉時之面目。能覺其風流跌宕者。實由能做詩而生也。飲酒。譬諸愛國也。做詩。譬諸智識也。今歐美所謂文明國者。愛國之聲。亦囂囂然矣。然非因智識之能造新器。即愛亦何所表見。中國人終究在夢中。每執形上形下之見解。覺愛國更重於智識。是無異言飲酒更重於做詩。且愛國之名詞。中國人之心中。以為此乃舶來品。歐美之強。惟藉此名詞。詰之曰。何以歐美能發明此名詞。則曰。彼智識獨高之故。如此。即借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則愛國名詞。由於智識之高。然後發明。則智識之重於愛國可知矣。二則惟彼智識之高。故先發明愛國之名詞。中國人方執了紅棗。作火煤吹。仰之方以為彌高者。而不知惟其智識之高。又發明一無政府名詞。（此正中國人聞所未聞者）使中國人鑽之又以為彌堅。此實無他。即前行君所謂「智識既高。道德自不得不高」也。

又按。再就前行君智識之問題而言。短於智識。則必狃於習慣。他人之侮之。亦不過不能不以其人之習慣相持。因莫能相喻也。吾人中如記者之智識不完。而習慣至多。不惟以穢詞為諧。有傷於溫厚。且從而覺有如「狗肏煞他雞狗之娘」「我老子」等之類之言。以抒其昏炫之悲憤。前行君愛重吾人。般般教誨。續來一片。今照登如左。——

（原片）支那人罵人用「我老子」「入你媽」「入你姊妹」等等話頭。其意以爲入了人家婦女。己榮人辱。余未來歐洲以前。即痛恨此等惡習慣。近日寄上海某報論說一篇。內有一節。大略如左。

「人民文明程度之高下。與女權重輕。亦有正比例。支那人野蠻程度。高不可攀。於罵人亦足見一斑。交媾爲人欲之一。何等自然而平常。而支那人以此爲罵人。其愚蠢卑鄙。蓋亦天壤間無雙之事。」

一般支那人。不足深責。純粹光明如主張無政府主義之同志。乃亦囿於此俗。殊爲可惜。君等如以余言爲然。乞以後不復出此。並乞將此說發入報中。以便寄稿人亦得留意。前行白。

大哉前行君之言。記者感謝不盡。同志中類多純粹光明。記者則去此尙遠。因沾染舊習過深。雖痛自煎除。往往血氣稍盛。便無心流露。然記者之愛好於純粹光明。實願隨前行君等之後。不敢不勉。交媾爲人欲之一。前行君論之切矣。以此罵人。殊爲可笑。然其大原。則出於強權。卽前行君所謂女權是也。中國人倫中尊卑之階級太多。而所謂節義者。亦因之而誤。曰「我老子」者。卽「主己而奴人」之意。曰「入你媽」「入你姊妹」等者。則使其人之家屬皆失其貞忠之意。亦卽含有隨便可以奴待彼家婦女之意。故若提倡無政府平等主義者。復以此爲辱人。不惟愚蠢卑鄙。直違背其宗旨。故記者愧甚。不敢以其出於忿激之無心。而欲求恕也。

至於我輩在鄉里。爲父兄禁止駡人之故。則僅以爲汚穢耳。若曰『言不雅馴。搢紳先生所難言』而人人之意。則仍認此爲足以辱人也。固不悟一人有過至辱及其無罪之婦女。其野蠻爲至無理也。」

至於穢詞之不悅於人意。大約亦如便溺等之不快於人目。改良者日趨於『光明美麗』之謂。不進化之條件。及可棄之渣滓。使之日益與人相遠。實增衛生上之快感。故如男女之際。但行乎其衛生上之正當。而交媾等之名言。皆以能省爲佳。記者欲本此意。以後雖作諧語。必斟酌的合理不合理。無礙於衛生上之快感者。以出之。然言之易而赴之難。惟在同人常常匡勉之。則日趨於無過。——九零八。十二。二六。——

▲天堂之末路

巴黎近來發生一種平民學校。其表面爲工人補習之夜校。而其性質實爲社會革命黨之俱樂部。東闉西隅。南城北郭。規模大小不一。所在皆有此組織。大約每一星期中數夜開有講習之工課。如理化試驗。工業算數。及萬國新語之類。餘數夜皆請黨員及學問家。演說世界之眞理公道。或由學生及美術家等扮演雜劇。合奏音樂。於共同娛樂之中。收布達主義之效。故年來革命風潮之普及。及軍國祖國等主義之反對。年盛一年。此種平民學校。實與有力焉。

發起此等學校者。組織自有同一之狀態。雖黨派不盡同。或由萬國自由思想會會員主持。或由西洋哥老會會員主持。或由無政府黨員主持。然總而言之。其人縱爲温和黨派之一分子。而組織此等同一狀態之運動機關。在其本人。均爲挾有高尚之思想。彼此同趨於最高尚主義之一點。故可渾括其詞。謂爲社會革命黨之俱樂部也。

按。萬國自由思想會。專爲反對宗教而設。因影射宗教於教育。此種渾同夾雜之思想。不獨在中國爲然。卽西洋亦如此。故往往大學問家。尙由殉社會一般之陋見。不肯嚴定其界說。所以自法伊政府。實行宗教分離及限制宗教之政策。社會上雖明認宗教之謬妄者日多一日。然大都尙如脫韁之馬。覺口上不束一籠兜。便不成其爲馬。人而不頂一宗教性質之名目。亦不成其爲人。(此如中國讀書人。向執宋儒「天卽理也」之說。深惡鬼神。可謂無宗教矣。然一般之陋儒。如近世袁了凡之徒。因欲與釋道鬥氣。硬創三教同源之派。而有所謂儒教。然此種三教名目。卽八股家之略持正當。尙能詞而闢之。不謂自耶教闖入以來。籌抵制者。竟欲別立孔子教。一般之狗頭新黨。動輒愛國。遂有所謂教。於是深便於拜豬。拜狗。拜堂子妖神之滿政府。借以鉗束其漢奴。所以升孔丘之大祀。定尊孔之校規。居然一宗教教育。將以爲後日支那教育之方針矣。此樣荒謬。今不暇多論。原其致此狗屁不値一笑之原因。不過眼熱他人有宗教。我獨無。將見笑於他國。不知宗教者。本爲世界從野蠻遺傳下來一半開化之階級。何嘗算得是西洋之文明。若如

此様様盲從。倘西洋有官妓。中國人遂取自己之母親。謂亦會與父親夜合過。可算作官妓。以爲抵制乎。）故抱高尙之思想者憫之。遂導引爲無宗教之組合。便有一會員名目之歸著以安其心。然又恐其發生無宗教之箝束制度。有如改正教之於羅馬教也。故此會無一切儀節。不過自由集合。其表反對宗教之同情而已。

西洋哥老會者。亦可云西洋三點會。記者探得會中祕密之通信。署款。互稱兄弟。於書尾另加三點之記號。并且亦有票布。會時斜繫肩上。若勳章之綬帶。會員亦可得會中之允可自設支會。全與哥老會之開山相似。此會西名 Freemason, 歐美各國。每處皆有會員數十萬人。其性質隨處略異。則因開山者程度不同之故。入會之人。種類復雜。亦如中國哥老會中。相傳有曾國荃左宗棠之徒。故西洋亦稱其中有英德之王。現在英之正龍頭。則爲王弟某公。（中國會黨之發生。雖起源於白蓮教諸派。然近日嶺南之三點。三合。及長江流域之哥老等會。觀其組合。大有西洋之風味。蓋近代一二百年之中。必有無名之英雄。流亡海外。從介入於 Freemason 等之祕密會。而後回國開山。因其會旨。遂立三點。哥老等名目。所以不能與西洋互通聲氣。以至中西兩會黨。絕不相知者。卽中國會黨。無力交通西洋。悉其記載之故。此無名之英雄。又定爲圖廣一帶之人。故三點會等。先在嶺南發生。蔓延湘楚。遂別成哥老會。或者現居舊金山等處之洪門一派。卽其最初黨員之苗裔歟。）

西洋 Freemason 及中國三點哥老會之無謂儀式。吾人自不贊成。然彼實爲較溫和之改良派。確可認爲文明初進時代之新志士。斷無可疑。若中國人心目中。輒以亂黨匪類視之。此適成其爲中國人之汚陋見解。吾人所望者。西洋 Freemason 之會員。今變爲正當之社會革命黨者日多一日。則中國三點哥老諸同志。果能趨於進化之方面。必不可僅以不進化之會黨自畫。必且就其現成之團體。相率而爲改良。共企圖於「社會革命」之事業。

前週土曜之夜。同人受友人之招往城西「平民校」。聽有名西班牙無政府黨員柏拉圖君之演說。並觀「天堂末路」之雜劇。演說與雜劇。皆專爲反對宗教。

余等於夜飯後。驅車自往。既抵其街口。爲路旁指點道路者所誤。引至一校。在一古教堂後之複街。泥牆短闌。闢一狗竇之門。牆上懸帶紋紅白之紙燈四小盞。門闌之上。排插法國國旗五面。余等心疑此種之裝點。然以門外圍立而待入之婦孺甚多。意者此亦平民之眷屬耳。無足深怪。叩其雜劇將開演乎。則以尙未對。且云此時須有所待。客皆未許入門也。余等姑待之。然見續續來者。非婦女即皆孩童。且間有冠高冠。勉強爲紳士裝者。來即入門去。久之。一教士闊帽長袴。施施然來自古教堂。多數之孩童。皆免冠致敬禮。教士頷之。然目余等皆東方人。想是同志。故略一脫帽。以示禮遇外人。亦揚揚入門去。余等始大疑。更細叩門者。並舉「天堂末路」之劇名爲問。彼始揮余等遠去。謂在隔街。余等乃大笑。始悟此正宗教家在此處與平民校唱對臺之劇。將各弄其神通也。

於是轉過隔街。行數百步。始發見平民校之號數。（初在教堂。後以爲是矣。故倉卒未暇問房子之號數也。）外門亦一闊牆。寬大過前後數倍。門外一無所飾。內容房屋雖寬敞。然適與平民之名號相稱。絕不宏麗。演說場一間。廣可容千人。場端一臺。演說及雜劇其上。奏音樂其下。入場之券人納五十生丁。既入門。白髮垂垂之學問家。及長髮壓肩之少年無政府黨員。與英毅嫵媚之虛無黨女子。以及拳粗臂壯之工黨。挨挨擠擠。坐滿一室。一羣妙年之閨秀。自十七八下。迄十二三。約二十許人。各手一『微胡鈴』之弦器。雜以三五無政府黨員中之大音樂家。組織爲當宵之樂隊。

鐘聲八鐘有半。悠揚之妙樂。奏第一闋罷。柏拉圖登台演講。（其詞甚長從略）遂及當宵所演之天堂末路。爲彼四年前在西班牙所作。編此劇本時。其時宗教之勢尚盛。不圖未及三年。而宗教之奄奄頹喪。已至於此。則宗教勢力之價值。更無足言。似乎無取乎更演此劇。拉起已死之人。再加之以搯擊。然一般之僧侶。藉文明世界。信仰自由之保障。依舊肆其鬼蜮。迷惑社會。故形式上之宗教雖衰。而精神上之宗教猶盛。則我輩種種反對之利器。在此時正還合用之時。所以值此良宵。不嫌將舊劇重演也。

演說既罷。奏樂第二闋。劇臺遂開幕。扮演者爲無政府黨員。闖入天堂之故事。共分五幕。（第一幕）無政府黨薩巴斯的。承看守帝閽之聖經中人物（全劇二十許人物。皆爲聖經中曾載之神或人）爛醉如泥。冒名登天。其描寫處。譏教堂香伙僧人竊飲偸惰之狀也。（第二幕）上帝聞巡警天

使警報無政府黨闖入之消息。與耶穌及內閣諸臣大開御前會議。此隱隱譏議員之蠢野。及政界中人之腐敗也。（第三幕）無政府黨員遇耶穌之情人。（聖經有之）互相戀愛。遂爲愛友因之聚一切天神登臺演講。播散小冊。遂煽起天堂之革命。耶穌之情人。又爲納賄大藏大臣。得一頂上之圓光。可以出入帝闕。大藏大臣者。扮爲聖經中聖賢之狀。頂上圓光。本爲天地之重寶。然以熟於賄賂之故。遂任無政府黨員之私賄。無政府黨員。予以兩佛郎。太藏大臣得之。反復審觀。辨其是否贋幣。此幕乃形容革命黨演說。及傳播小冊之勢力。與種種政府官吏之無恥也。（第四幕）天神革命。（第五幕）上帝再開御前會議。知勢已不可挽回。遂率耶穌等出奔。臨行乃曰。『自朕出奔以後天國遂亡。永永更無上帝。』此之謂『天堂之末路』上帝既出奔無何有之鄉。耶穌之母馬利亞等。素稱不嫁之貞女者。各擇一天神。互相婚配。此形容黨貞姑娘等之現狀也。散會時已夜半。——一九零八。五。二三。

▲談無政府之開天

無政府三個字。乃世間最吉祥的名詞。俗語有所謂『無皇帝好過日子』。此贊美辛勤。慈祥。高尙。純潔的一種人物。此所謂『無皇帝』。其意即謂此種人無需治之以法律。確確鑿鑿。即爲無政府之別名。

然而辯者必譁然。以爲此種人。世間曾有幾個。

然抄近一點。請教請教看。請問教育愈文明。則此種人愈多。便拿歐洲比中國。想亦爲譁然者所承認。

如此。可以不必煩言。說來說去。總不過「壽星唱曲子」幾句老調。

總而言之。

主張有政府者。則以爲世間人。畢竟狗肏忘八。少不得一根鞭子。

主張無政府者。則以爲現在的一般有政府黨。雖然渾蛋到十分。然他又時常在那裏吹牛屄。講什麼普及教育。若教育是靠不住。便直接爽快。有了裁判官同著警察所。再加著一點兵隊。可以算政府的能事已盡。何必再撐那教育的空場面。若教育是靠得住。果能使人人不能者。而進於能。不善者而進於善。則無政府之爲期必不遠。

然辯者必又譁然。以爲如藉教育之力。可達無政府之一境。則今日教育普及之國。勉強亦可算已有一二。何以觀其人民去可以無政府尙遠。

我則捧腹大笑曰。今日之所謂教育。除十分之二。略予之以智識外。其餘十分之八。無非所謂道德。道其所謂道。德其所謂德。如中國之忠君尊孔等之狗屁名目無論矣。即所謂文明國者。如「愛國」「尙武」「急公」「守法」種種主義。一言以蔽之。保障政府是矣。故今日之學校教育。質言之。

可曰。政府黨在那裏明目張胆。發布傳單傳達宗旨也。欲世界之無政府。乃授之以政府之教育。豈非南轅北轍乎。

故就現在之教育。無政府黨居然發生。而且人數日日銳增者。乃教育小部分。予人以智識之力。然反對無政府者。尙居多數。則因教育大部分。全爲有政府之道德也。

果其互相消除國界。卽最粗淺之一端。各舍其萬有不同之文字。公用一種文字。用其全力之七八。予人以科學之智識。更用其二三。教以無政府之道德。行如是之教育。課將來之效果。雖欲不「無政府」而不得。

無政府若有「道德」而無「法律。」惟「各盡所能。」而不可謂之「義務。」惟「各取所需。」而不可謂之「權利。」人人「自範於眞理公道。」而無「治人與被治者。」此之謂無政府。

若胸中有淸淨無爲。返於原人時代之見解者。是背乎進化之公理者也。

至於反對者之意見。以爲無政府者。不過裂冠毀冕。奸淫邪盜。殺人放火。如是而已。烏乎。烏乎。彼其人之胸中。果存有如是許多之齷齪名詞在內。吾亦不與多辯。止哀其陷溺於政府教育過深耳。

現在我們談閒天。談些什麼呢。

我們且講。一旦無政府的時代已到。私產制度。自然一切廢除。於是先說到人人各有所需之當取。

人類之所需者。即衣、食、住、三者爲最要。於是人人各盡所能。先布置此三者。

第一。先將地球上的地勢。相度一番。何處宜於建造住居之宇舍。何處宜於展闊遊觀之園林。何處留爲牛羊之牧場。何處留爲禾稼之耕地。許多通曉地理氣候等學之專家。先乘著新歸公的野蠻輪船。汽車。往各處調查。函電紛馳。互相商定。此時此事。悉委於調查之數十百人。並無人從旁掣肘。因各人辦事。如今日之辦私事。更無欺誑不盡力之虞。（以後凡有所舉動造築皆同。）調查此等繁重之事。在今日雖經百年之調查。尚有不盡（不實之慮者。在彼時則三個月可以訖事。因到處非但無阻力。凡人人踴躍幫助也。

凡可以造宇舍供吾人住居之處。必使全世界處處相接。每三里五里。即建一居宿處。廢一切都會省府村町之名詞。僅定園林牧場製造耕地數名目。此外如今之城邑村町者。概名之曰居宿處。舉世界所有之園林居宿處等。皆冠之以數目字。以爲誌別。

現在世界所有可憐之草舍土窟。華門圭竇。固當剷除淨盡。即現在一切壯麗之宮室。閎大之寺廟。豐碑高塔。兵壘墳舍。皆當一一拆毀。但留其材料。以爲新建築之取用。不可苟且留存。塗飾修改。有礙無政府時代合宜之布置。

大約每居宿處。與別一居宿處。相距或三里或五里。中間。聯以長林之廣衢。繁花之野圃。往來交通。除遠道之旅行。別爲電車飛船之途徑。另有組織外。凡此廣衢之專供人行者。地底皆有機關。路面

造以極厚橡皮之類之物。每三五十丈爲一截。終日終夜。循轉不息。人但於兩面相續處。略一舉足。由此面換向彼面。如是而已。如此。則數里內隨便交通。並可廢除藤託車電車諸物。僅留脚踏車等。以爲園林中遊戲體操之具而已。

凡一居宿處。有憩息睡臥室之組織。有飲食所之組織。有讀書通信研究室之組織。有工作所之組織。而養病室則組織於居宿室之外。

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層樓。或建平房。位置於前花後木之間。其高大登眺之建築。皆在園林。凡居宿處之宇舍。皆不需劃定爲何人所居。人愛遠出。每到一居宿處。欲憩息睡臥。或欲飲食遊戲。各就其處。欲留則留。欲行則行。

至於衣食服用之物。另有牧場。耕地。製造場。盡各人之所能。自由工作。分運一切應需之物。分貯於居宿處之供給所。故世界既無都會村聚等之分別。亦並無市場店舖等之構造。

其時學問之研究。最普通者。首爲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與海底氣界。自由往來。餘則改良野蠻肉食之品物。及精究衛生與醫理。使年壽加增。至於理化。博物種種進化之科學。當時既以文字簡易畫一。器最整齊精備。加以不必撑持門面。藉矜大博士之身分。則艱深繁碎紆繞之陋習皆除。而講解。指示。試演。百出其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園林清遊時。可以隨便在花間樹底。口講而指畫。道途間與絕未見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學於夾袋中。問難而質證。如此。其時即十許齡之童子。已能共

有現在科學家之智識。今日之統計。則曰某國某年平均計算不識字者。約有百分之幾。彼時之社會比較表。止有記載一條。曰某年全世界。尙有因患最複雜之遺傳廢疾。不能治專科之學者居百分之幾。近數年已減至百分之幾。

X曰。唯。用如此夾雜不淨之鄙見解。談快心之開天雖談一萬年。亦恐穿鑿附會。塗澤敷衍。鋪張之而不能盡。惟吾所欲爲閱者之第三人說明者。如子之所言。眞不過最腐淺之最近進化新現象。曾無幾時。可以必到者吾胸中之無政府境界。其美善幸樂則更有進。——一九零八。五。三十。——

吳稚暉先生文粹（三）

▲朏盦客座談話

客問。倫敦有急事。亦發號外否。

答曰。號外者。晚報不發達國之把戲。倫敦晨報十有五。而晚報亦六。其售價一辨士者四。售半辨士者二。售半辨士者。一曰「夕報」。一曰「星報」。分隸於保守與進步兩黨。每日各消七八十萬分。晨報早四時已載送火車。而六時則遍於街頭。所謂晚報者。早上十時發初刊。中午添入要聞發午刊。由是而下午二時四時六時。皆添入要聞。改動行次。發三刊四刊五刊。至七時半而終刊。乃出終刊於要聞欄前預留空白。備出板後尚得要聞。則排小板。以特別手機印上。戰時。夜間九時與十二時又印戰刊。雖名戰刊。仍為大張全分。無所不載。蓋[illegible]六次者。至此乃七次或八次耳。（戰時晨報社亦間有夜間增出戰刊者）一辨士之四報。次數略減。每日止發刊三次或四次。銷數亦在二三十萬分以上。無論晨報晚報。每次刊複。皆先印其中最要新聞一二端。用拳大字粒。刻於白紙或黃紙之招帖上。售報店前。遍豎於帖之牌。賣報路口。遍鋪招帖之紙。叫喚賣報人之手中。亦各曳招帖數紙。憶辛亥武昌革命突起。亘兩三月。每日晨報與晚報人招帖上。均五光十色。大書中國革命消息。晚報六七。（當

時不止六七家）招帖時更。顏色相襯。更迭出探。鼓掌馳報如狂。每適鬧市。坐街車上行二三里。見數百處黃白雜糅之招帖。動身時見甲城將下者。途中纍見甲城已下。乙處響應。至市上。又見丙省獨立。其為狂迅震動。不可思議。故東京市上之鈴鐺。望平街口之人。猶比較而想。各有風味。但望平街之人猶為至暫。（間時以此較彼。行望平街。如行墟墓間。嗚呼中國之報況。）東京鈴鐺。亦遲久而一動。不若彼於世界。幾乎每週皆若有大事。招帖林中。時時表顯其發狂。

客問　所謂晨報與晚報之招帖。為狀若何。

> 星期四
> **中華新報**
> **黎大總統**
> 特將
> 銀裝鏡邊之小影
> 特贈
> 日本公使林權助氏
>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一日

觀於上圖。路見倫敦報紙招帖之形似。嗚呼。中華新報在上海。承讀者諸公之雅意。相待尚不薄。然全日消數。不及萬分。倫敦「郵報」一家之招帖。且有數萬。一錢不取之招帖。其紙數尚多於上海數家報紙之數也。

答曰。其尺寸大小。適類與上海報紙之一板。假如中華新報每日三大張。而倫敦報紙之招帖。恰得半大張。前已說明或用黃紙或用白紙。而「星報」與「夕報」兩晚報。有時有即用其舊報者。專載新聞之一面。並無廣告等之粗花大字。則以拳大字粒刻其上。遠望。亦不礙眼。然此時半拼士之通俗報紙爲之耳。若高等大報。如「太晤士」等。皆極爲講究。有時套印兩色插畫甚多之諸報。尙印放大最要圖畫於招帖之上。譬如上海中華新報。亦仿用招帖。則爲狀當如左方。

客問 所謂報帖之牌。滿於賣報店之門前者。爲狀不知若何。若如上海烟紙店之模樣。牌將.置於何處。請言其詳。

答曰。上海店鋪。雖近來逐漸改從西式。然舊式鋪頭。與西方大異。其趣。非如北京琉璃廠南紙店之形狀。略以西洋文具舖。上海之烟紙店。則純粹南方舊式。櫃台之一角。放着七八分報紙。雖比較內地。已如鳳毛麟角。得此裝點文明。感念吾國文化之程度。涕極不得不破以爲笑也。雖然若以連帶而想西洋之賣報店。則謬以千里矣。西洋賣報店十八九皆兼售文具。故吾適纔想及琉璃廠之南紙店。略似其文具店者。即文具店與賣報店。兩相映帶於吾之腦中也。而文具賣報店之大者。間亦代售書籍。上海朋友若欲留一形貌相似之意影。則四馬路就華式房屋。改良而裝窗門之書店。近之矣。亦文具書籍。陳列滿窗。僅少窗脚下之報帖牌。及窗門前之懸報架。裏面櫃台邊之攤報櫃耳。然此種書報文具店。亦不過局面甚大之街市方有之。本圖草繪一圖。乃倫敦文具賣報店之普通式狀。而每街爲

有數家者。觀其窗脚下列有報帖牌六七面。兩面大玻窗內亦各懸一報帖。街之中間入口玻窗兩旁。則懸鐵絲架。各報橫摺。層列而插其上。所插必有十餘種。每種各數分。客有懶入店內擬取報者。即可拔自架上。投錢於檯。忽忽而行。店中人則將新報時時增插於架。報帖牌亦隨時更換。每牌有黏貼十許層者。

客問 然則西洋之煙紙店。與報紙並不作緣矣。

答曰。上海之烟紙店。自是一種特別相連之營業。且多兼換銀洋。西洋固無銀洋之可換。而紙亦不同。煙亦不同。上海紙店之紙。西人視之則原料而已。别有售賣機關。不登於市肆。市肆所有。則文具店中之信箋稿本。已製成尺寸者耳。煙則上海固亦多有兼售紙捲雪茄者。然西洋紙捲雪茄。則爲一種單獨營業。不與紙張有連帶關係。煙店之多。亦每街必有數家十數家。夜深燈火通明。達於夜正者。惟酒店煙店糖店而已。餘則十八九皆八時或十時閉門也。無巧不成話。西洋小街之下等文具書報店。因開銷大不易。多有兼售香烟糖食及小孩玩具者。然則亦不能謂西洋報紙。絕不與煙紙作緣。蓋文具內有紙。兼售香煙。則又有烟也。一笑。

客問 西洋幣紙劃一。自無兌換銀錢之必要。但日本尙有兩替店。以換多額之貨幣。謂西洋欲挾一多額之貨幣。購買最少數之物。則又何如。

答曰。英之金鎊。法之二十佛郎金錢。與德之二十馬克金錢。僅抵華幣十元左右。在彼人之目中。

此看做華銀一餅。假以華銀一餅。向賣英者購英兩三角。欲令找錢。大都有難色。若購數十文之物。交涉於負販之人。更無找換之事。在西洋單購數十錢。值英幣一辨士之物。而以金鎊使人找錢者。固屬甚少之事。然遇不得已時。較大之英攤。亦能欣然樂受。否則彼亦必能代向近處店舖換得零錢也。若數至兩三角。値英幣六辨士之物。挾中國一元之銀餅。找換有難色者。彼換十元之金鎊。無不找換自如。毫無為難。紙幣雖間有一鎊之數。而全世界通行之英倫銀行票。則起碼五鎊。約合中國五十元。而找換亦甚便利。即有人不願使人為難。欲得零錢以買零物。最便之法。即持五十元紙幣。向郵便局購郵票三角或五角。即隨意找得零錢。郵便局固數十百步之內。即可得也。

客問　郵票用處甚狹。非人人所需。因換錢而買之。豈不窒閡。

答曰。購郵以換票零錢。原不過特別之一法。非人人所必為。因要求找換。可直向路旁大店之換亦可。各法皆便。惟大都必犧牲短時之柔言怡色。往往有時非所願。不若郵便局之直捷。因郵局屬零錢既多。且略有應當收兌國家紙幣之義務。至於吾人之觀念。以為郵票非人人所需。則彼中人必至不解所云。因即數齡兒童。於黠慧與親長通問。故中人之家。每父母與其兄弟通候。其子女亦作書請安。斷無附入父母信筒之理。必同父母乞得郵票。另函發之。父母亦欣然給與。且尊之數。為比鄰小兒女之相見。各屈指而數其所發之信。多則以為榮。面有得色。不如人者色頹沮。故居家晨起而無郵夫捺鈴打門之聲。衆皆鄙笑之。

客問 西洋既通信如此之盛。每家必有郵筒。何必再有捺鈴打門之事。

答曰。各有郵筒固矣。即無特別受信筒者。於門之下半正中。必有一狹縫。精銅飾之。以便納信。即[illegible]塞入。然郵夫既將郵件送入特別之受信筒。或普通之門縫內。有鈴者捺鈴。無鈴者叩其門環。（門有一環。釘在門之正中。或圓或長。形式不一。或銅或鐵。皆鑄成花紋。頗有高價者。專爲叩門之用）皆報知室內。使其急往受取。捺鈴與叩環。有一定程式。重且聲急連爲兩次者。郵夫也。猛作一響。送達商品等之粗人也。輕響一次。其聲甚微者。類似乞丐者也。輕輕疾擊四五次者。賓服也。或則有身分者也。故若叩門捺鈴之法有誤。往往受婢僕之輕藐。其人望信也。殷在床上聞門鈴猛擊兩下。必披衣急起。或即不急盼信。聞此聲者。亦公認爲非惡聲。故枕上聞郵夫叩門聲。晨餐桌上在食器邊看晨報。皆早起第一樂事也。

客問 君言倫敦夜深。百肆皆閉。惟烟店糖店酒店仍燈火通明。開至夜半。是無怪上海半夜。烟紙店亦於大門開一小竇。售賣紙煙矣。東西洋吸煙之風。何其盛耶。

答曰。倫敦吸煙者固多。然所以每街各有數家或十數家者。其惟一原因。則因倫敦人口七百萬。需求甚多之故。倫敦所售之烟。如強盜牌三砲台之類。與上海所售者十八九相同。惟同一品物。較上海之價昂數倍。其物運輸三萬里來自倫敦。售價反遠廉。則傷心之事。固因關稅不能增抽。而煙店亦不能抽特別之捐故也。倫敦煙稅則重徵之。烟店又重捐之。故上海售一角之烟。倫敦出產地。反售三

四角耳。惟生活程度。彼此相較。上海亦遠下。縱使烟價較賤。不應吸烟之程度。反超過倫敦。乃吾所見之現像。則竟有如此最可痛之事。西洋除俄國之女黨員。及西歐之妓女等。間有吸烟外。而一般婦女。皆以吸烟爲可恥。貴重之婦人。决不入車船之吸烟室。在宴會之客室中吸煙。必告罪於女賓。得其允許而後可。大都至吸煙時間。女賓皆散往別室。不料行至新嘉坡。即見上等華僑家中之婦女與客同一爲吸烟之醜態。上海亦有名門婦女。對客口含紙烟。自以爲寫意。其實口中銜烟之情狀。若令本人對鏡自照。亦必忍俊不禁矣。噫嘻。

客問　酒店之式狀。亦與上海之馬上侯言茂源相同否。

答曰。雖頗不同。然法國之酒店。則列桌而飲之情况略相似。中國舊日小城。有倚櫃而飲者。恰與英國酒店同一風味也。雖英國酒店之裝飾。自然不與中國之酒店相同。然酒店中除內部間有特別一二小室外。其普通飲法。皆倚櫃而飲。英國酒店之裝置。適於街角。故英國城市所有之四達或兩達之街角。無不爲酒店所占。譬如上海福州路與湖北路之四達街角。繡雲天長樂茶社會芳茶社與大新旅館。幾乎莫不當爲酒店也。蓋所占者爲街角。則可數面開門。室心圍一半圓之櫃。當壚酒保與當壚酒婦。三五立其中。每門所入與別門所入者。隔以板屏。各不相見。而皆達於半圓櫃之一面。每門所入之餘地。普通約有五六尺見方。前爲櫃。後有門。（門皆玻窗隨入即關）左右有板屏。恰似豬欄。縱飲者立其中。少則三兩。多則十許。各置酒盃於櫃上。錯立而飲而談。其樂陶陶。有立至三四小時而不

倦者。酒店等級不同。高等人入飲之店。爲數頗少。十有七八。皆爲工人流氓等之娛樂場。此等人棄其妻孥之養而不顧。樂此不疲者。大略與昔年我國小烟間之擁聚相似。本欄所附之圖。即倫敦普通酒店中。有若猪欄之一角也。櫃內立當壚女子兩人。飲客三人在櫃外。凡中下之酒店。當壚者皆女子也。

客問　英國酒店之當壚女子。亦如向日小煙間坐櫃婦人。有誨淫之意乎。

答曰。此純然不同。西國男女之交際。與吾人大異其趣。驟然而以吾人舊習慣。評斷而稱之爲貞爲淫。皆屬隔膜。蓋全社會之組織既異。自然同一舉動。而變成行爲者亦異。今之新人物。既以其自國之舉動。行其放僻邪侈。復來取外國舉動。可助其放僻邪侈者。保障其行爲。其實他人有如是舉動。不必定有吾人行爲。吾人近日效法他人。尙無大謬者。如慈善會之貴女售物。幸猶少有人詬爲招引游蜂浪蝶。執此點以評新舉動。庶得思過半。但此爲別一大問題。當俟有機會。另詳述之。至於酒店之當壚女。不過因西國近時女子受教育者既多。羣起而奪男子之職業。故英國郵辦公處之書記。郵政電報局之助手。商品店之夥友。飲食店之侍者等。半爲婦女。而酒店從同。如謂酒店之當壚女。絕無與飲客鬧成曖昧者。此亦非事實。但此當作爲別一問題論斷之。即教堂之牧師。亦或與祈告之信女有邪緣。不可指凡入教堂之信女。皆爲奔婦也。總之英國酒客之倚櫃而飲。僵立三四小時。不以爲倦者。無非結成一種習慣而已。故有種酒店。純用於思於思之酒保。亦飲客滿室。儘有僻冷酒店。妙女當壚。而立客寥寥。故當壚女子之問題。絕不與於其人之酒癖也。

客問 僵立而飲。有何趣味。眞所謂蝍蛆甘帶。別有性癖者非歟。

答曰。此中沈湎糟麴者。固有一二。大多數亦不過工餘之暇。方聚以瞎談說無稽。藉增笑樂。又或有失業無聊。尋友一醉。既澆磈磊。又說消息。下流之社會。甚有舉家豪飲鄰店。男女雜沓於豬欄自矜至樂。最近數年。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入飲酒店。於是當星期六日之夜。飲興最狂時。往往奉母飲於門內。嬰孩之車數輛。停門外。巡警默然有莊容。去車數尺而立。邪睨諸孩。若爲照料。亦若怒其荒唐。幸而西國小孩不畏生人。亦不數啼。或熟眠車中。或各坐車內。兩孩相對。微微作笑。偶有呼噪者。母或攜盃出門外。就車微飲其孩。倘若有高等人經過。瞥見之。似有不贊成之色。然亦不顧而去。余寓傭婦有子。失業已有年。無錢買飲。然常日立近處酒店門外。與同病者錯立雜談。時或有人招飲。亦即入得半醉。其母希望彼能赴坎拿大作工。彼不願往。嗚呼。幸而到處酒店內外。此等衣冠敗舊。戀戀不願離鄉。以窮餓博一飲趣者。尚多其人。否則若各有野心。外殖彼之政府與社會。固正多方誘導。冀其出走。則每一酒店門外僵立之客。一至其可以便取之鄉。其身分固立變爲洋大人。（目中所見者其人甚多。）其僵立之腿。立變爲外國火腿矣。

客問 素聞西洋消閑廢業之地。則爲加非館。英國於酒店之外。尚有加非館乎。

答曰。英國在倫敦等之大。自然亦有加非館。然式狀與大陸之所謂加非館。全不相同。英國之加非館。外貌與上海泥城橋之巴利飯店等略相似。皆關窗閉戶。聚座於室內。入加非館者。皆富商

游客之類。絕不普通於一般之人民。另有茶店一種。皆集大公司而設。每一牌號。其門面之裝飾。內部之位置。一切相同。全城開設百十處。如是之茶店。在倫敦有三大公司。各有百餘分店。如上海南京路及福州路等街。每隔數十家。必設一分店。清淨之處。卽如楊樹浦徐家滙等。亦必有其分店一二。此雖名爲茶店。實則加非等之飲料皆有。所專賣者則爲麵包餅食。西洋人視之如餛飩炒麵湯糰燒餅之類。吃點心者入之。市上盈千累萬之店夥。或市外之工女學生等。飲食節儉者。午夜皆依時就食焉。故此等茶店。午間尙有限定十餘種之肉食及補丁等。以供簡便之午餐。如是卽名之爲飯店亦可。（正式小飯店。如上海番菜館之類者。又在此菜店以外。到處開滿。）最近之十年。開設此等茶店公司者。皆占賫百兆。賞錫勳爵。其一卽爲猶太人。賞錫勳爵之故。因備辦軍用麵包等能應期候。爲有功耳。歐戰既開。此猶太人之茶店公司。又承辦麵包餅食。倘協約國勝利。此猶太人又當晉爵矣。此猶太人亦如滬上大滑頭。善設繡雲天新世界等別開生面之娛樂場。彼將所謂茶店。提出十許處。皆裝飾格外華麗。與向有之大加非館相似。而價則極廉。故尋常茶店。本鮮有爲消閑而至者。而彼十許大茶店中。年來居然士女如雲。頗有大陸加非館之風味矣。然仍關窗閉戶。終不如歐洲大陸上加非之暢爽也。

客問　歐洲大陸上之加非館。爲狀若何。

答曰。歐洲大陸上街市之狀况。格外見其美麗。而巴黎以二百萬人之都會。其鬧市之繁華。居然

似勝於七百萬人之倫敦者。蓋有數點。倫敦之外貌。頗與上海南京路之河南路江西路間一段相似。今河南路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之大建築。亦可比於倫敦之鬧市。然英人闢路各惜地面。上海之馬路。可比倫敦。決不能比巴黎與柏林。巴黎街道開闊。路旁水泥之道。往往較南京路水泥道三四倍而闊。且遍植路樹。金碧樓臺。掩映於綠樹叢中。此比較一美麗也。英國市中建築。大都與黃浦灘一帶相似。然皆高下參差。且三四層而止。大陸則普通七八層。每一街市大都房屋高下相同。崇樓聳漢。雕欄彌望。此比較二美麗也。其第三層之比較似繁華者。則加非館亦增形式上之美麗。足以炫耀於俗目。大陸加非館之式狀在上海無可形容。因即上海昇平樓青蓮閣等惡俗之茶館。亦如英國茶館。陳座於室中。非入門登樓。莫能見其飲客之雜遝。大陸加非館。皆設於平地樓上。往往為客店。百窗洞闢。門戶不設。室中每為浩大之廣廳。設座千百。延及門外水泥道上。亦設桌三四重。千百其坐位。擠前遍懸大號弧光燈。夕陽在樹。電火萬千。紅男綠女。擠坐千人。數百步之間。街之兩面六七加非店相對雜設。則狂恣情形。有如日日遊山天天賽會。感於腦影矣。

客問　枯坐加非館。與南人之枯坐茶館相似。不知此中究何意味。

答曰。無論加非與茶館。皆不過一種風俗上之習慣。有如乾燥紙煙焦脣涸舌。靡鉅億之金錢。為貧國之漏注。然嗜此者皆不知所解說而為之。茶與加非。所嗜更如醉翁之不在酒。不過習於羣聚之熱鬧。若以為此中有可樂者而已。如茶館之有流妓。加非館之有妖姬者。皆為少數。姑可弗論。其餘大

陸加非館之作用。無非會友消閑休息談事等等。大路正與上海之茶館相似。上海茶館則有燒餅饅頭瓜子花生等之佐助品。加非館亦不過加非其名而已。其實奶茶汽水皮酒冰淇等色色俱有。彼此不謀而合者。上海茶館有星命乞丐。賣書報賣糖果之人。加非店亦有報紙玩物暨蜻蜓打虎跳拉洋琴等各種把戲。沿水泥道上之客座而活動。即我湖北天門縣賣紙花者之小孩。亦時時出現於巴黎等處之加非館前也。茶館與加非館為下等之娛樂。自不待言。然偶有一部分。有若吾鄉昔年書院課生之會談詩書朋友之聚晤。實足稍補文明俱樂部之缺乏。大陸加非店。亦儘有文士學生等之集合蹤迹。十七八回為消費時日之社會障害物。而其一二好處。亦不可沒。世界最荒謬者。則為柏林有種繁華之加非館。品類略如上海四馬路之茶館。徹夜開門。燭火終宵。今日下午兩點鐘開始。必至次早八點鐘方歇。逍遙其中者。大半為軍界中人。嗚呼。所謂海陸軍御用品者。凡奢侈之物。皆供此輩打手消用。期其實行強國主義。以擁護大流氓。可不哀哉。

客問　酒店加非館。如此狂肆。可見西洋社會之浮靡。此等物質文明。自進於中國。我無其強。而先學其奢。可不殆乎。

答曰。西洋所謂消閑之地。浪遊之場。豈獨酒店加非館。又有稍含教育社會意味。略裨健康。人民體魄。有如劇場樂廳跳舞會踏冰室影戲館之類。亦無非消費金錢。耗擲日力而已。倫敦一市。即劇院有四十有四。而樂廳又四十八。影戲之館。大小約三四千間。自尤狂恣於上海。故上海娛樂場之年盛

一年。亦循進演之自然。善進惡亦進。凡物質文明之進行。而奢靡之事。必爲其導從。此亦人類無可如何之障阻。而善與惡之奮鬥。消極方法。固亦不能盡廢。惟均勢之要義。端賴積極。上海娛樂場如此其盛。而文明集合。幾乎絕迹。文明集合之主要。則爲俱樂部。西洋固亦有不規則之俱樂部。然科學俱樂部。工藝俱樂部。藝文古物俱樂部。美術音樂俱樂部。言論政治俱樂部。地方懇親俱樂部。然種類不可勝數。所在林立。各皆吸收數十百人。不入酒店。不去加非館。不往劇場樂廳等。商榷於午茶以後。論爭於夜窗之前。其爲文化之補助。上海則總會千百。麻雀賭場而已。惡弊更甚於舞臺歌館。西洋各種文明俱樂部之外。倫敦市立之夜校。不收一錢者已有四五十。皆有文史工藝可習。婦女則另爲設置裁縫烹飪等之專科。而高等工業。理化專門等之夜校。可習理化博物機械電工等之高等學科者。程度直與日班相間。而倫敦大學諸名校。亦開夜班。高等與專門校之夜班。又設種種小製造小藝術等之科目。以適於工匠藝徒店夥等之補習。綜倫敦之夜校。每夜約略吸收數萬人。而猶未已。即僅僅圖書館一種。亦每夜容許一二萬人。爲夜分之消遣積極補益之機關。如此其完密。故不虞消極腐敗之機關。如彼其狂恣也。

客問　西洋圖書館。究作何狀。其布置若何。

答曰。各國種種不同。即一城之間圖書館之種類性質。亦彼此微異。然皆便於閱讀。如日本東京圖書館之出入瑣煩者頗少。至於中國人希望中之圖書館。或各處已設有一二者。其章程之煩拘。藏

書之陳舊。直一改良舊式之文瀾閣天乙閣藏書庫耳。非供人讀書之機關。倘上海市中果有如是之圖書館。吾料人亦懶於走入。即不往繡雲天新世界。亦惘惘而歸耳。今且不暇深論。先述倫敦市中公立圖書館之一種。即每夜吸收一二萬人。使勿再往娛樂場者是也。此等圖書館由市區公立。假如東至黃浦灘。西至泥城橋。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有如是區域之一地。而又爲鬧市者。至少有市立圖書館六所或八所。圖書館爲與娛樂場作對抗之作用者。當設於殷繁逼近之街後。或徑在街中。上海工部局敷衍市捐。曾設一圖書館於南京路之小菜場前。雖不過具體而微。莫能如倫敦地方圖書館之周備。然地點固不謬於合理之規畫。吾國曾有爲偉人建置圖書館於上海之消息。此眞含有高貴閎碩之思想。以視淺人僅爭尊祠銅像。爲世俗之榮赫者。清濁甚異矣。然能快意而爲模範之國民圖書館。立之於漢口路九江路之間。使夜間十里洋場。有一開明地點。不僅令青年會等獨盡義務。則偉人尤足千秋。恐習於中國之舊觀念。不知不覺。必尋地於徐家匯靶子場。使多一上海天乙閣。百年而後。書庫爲鼠囓所竊敗。衙額垣徒憑弔名人遺迹而已。

各處外人居留地。僅失警權與裁判權耳。名義實際。絲毫未嘗爲外人之屬地。一方面固魂夢中有希望警權裁判權之即時收回。一方面又外之曰此洋場耳。一切建築。不可設施於洋場。然請問洋場若始終爲洋場。其不洋場而變爲洋場。可保終無其事乎。他人尙未敢終據爲洋場。我先確認爲洋場。誠可爲惑矣。故除非洋場之地。理當先自興闢。此爲別一問題外。凡興築於洋

場。而能補益於百萬人直接之身心。又有廣告性質。可使全國過客。得輕便參覽而作模範者。且坦可建築於洋場。數百萬資本之大印刷館發行所建之矣。即鉅萬之娛樂場亦建之矣。何獨於文明公益建築。獨懼外人之沒收乎。一笑。

客問　倫敦市立圖書館之內容。請言其詳。

答曰。西洋財力雄偉。即一市立圖書館。雖於彼中。不過看作蘇州玄妙觀前之福音堂。即設備亦無多複雜。然稍大一建築。可達一二十萬金。小亦數萬金。今述一接近吾寓之中等市立圖書館。僅建三層。建於市街之上。此街在倫敦已算四五等之市街。其冷熱情形。與市房建築。恰與南京路小菜場一段相似。此圖書館之面積。約與小菜場前全座之紅磚樓房等大。

其下層中間開門。

左爲閱報室。即抵現在工部局圖書館之全部。

右爲週報室。

中間後進爲借書室

其樓上二。

左爲藏書室。

右爲雜誌室。

中間後進廣樓爲閱覽考參室。其頂上一層。皆爲藏書室。除藏書室外各處自朝八時至夜十時。皆自由出入。

客問　閱報室之報紙。如英國之圖書館。能將英國之日報全備否。

答曰。此萬萬不能因全英國大小城邑。各有報紙。多則三五。少亦一二。合之其數近千。焉能取備於一館。且州郡之報。局於一隅。稍稍偏重於當地之記載。其地既非都會。自少利害關於全國之新聞。故報紙之重要者。究以都會爲最。英國首都之倫敦。其重要消息之靈通。全世界且有仰其餘息之勢。故倫敦之報紙。於國內及世界之緊要新聞。幾握其完全之樞紐。所以地方之報紙。不必盡行於倫敦。而倫敦之報紙。固通行於全國。倫敦之圖書館。自全備倫敦報紙而已定。即他城邑之圖書館。亦列有當地各報外。其餘亦但備倫敦報紙而已。惟倫敦之外。尚有蘇格蘭都會靄丁堡愛耳蘭都會達柏林西北海邊製造最盛處之名城曼哲斯泰利物浦等。均有著名要報。而靄丁堡之「蘇人」報在昔年幾名加倫敦「泰晤士」而上。此等名報。圖書館亦必備有一分。如中國圖書館。應當上海各報外。而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香港之報。亦有可備之價值。吾所言吾寓相近之圖書館。大約常備日報二十餘分。開戰後復添比法報各一種。因比法人之避地倫敦者甚多之故。英法德日等諸國。其報界中心。皆

在首都。猶中國在上海。不在北京。美國在紐約。不在華盛頓。亦兩共和國不約而同之特徵。

客問 二十餘種之日報。將夾之以木。置於案頭歟。抑懸之以鏡架。張於四壁耶。

答曰。懸張於四壁。占地太多。止有我國一時無力備辦閱讀日報之圖書館。深盼有好事者能懸張一二種於牆壁。供顧客之聚讀。此眞大有補益於開通。吾曾見無錫市學務所爲之。若夾之以木。則容易拖散。止能行用於俱樂部。及少數人之會集地。若公開之閱報室。必供數百人聚讀者。普通皆以兩面或一面之斜板架。用銅條固着每種全分報紙之中縫。任讀者自由展揭。立而讀之。每板置兩報或三報。板上有額。大書其下所置之報名。庶入室諸架林立。報紙繁多。而遍觀題額。以索某報。容易卽得。本欄所附之圖。卽一兩面置報之斜板架。每面可置兩報者。此式到處通行。似上海亦曾見有此等形制之架。不憶在何處見之矣。

客問 週報之式。係大張抑係册報。

答曰。册報爲多。大張之週報。僅特別數種。亦入於週報室中。餘如星期所刊之週報。卽張於日報室中。因英國日報。星期日皆停版。故另出星期週報。所謂特別之大張週報。有如客寓及住房告白報。社會主義報。耶教報。倫敦市區報等。因材料畸零雜碎。不適於册報。故以大張印如日報式。三十年前上海徐家匯曾印大張週報。繼續出版甚久。此外少有所聞。至近年各州邑無力組織日報者。亦或以大張週報代之。而册報之週報。則以五年前上海之獨立週報爲破天荒。歡迎者甚多。最近時代惟上

海商務印書館有英文雜誌。亦流行極廣。聞章秋桐先生之甲寅。又將改爲週報。則册報之週報。可以稍稍生色。然以視倫敦成册之週報。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中國之於週報。未免太寥落。倫敦週報之當置於圖書館週報室者。有圖書報五六種。卽與曩年華人在巴黎所刊之「世界」畫報相似。其餘機器報。照相術報。摩託電車報。教育報。小說報。印刷報。職業報。浣衣業報。滑稽報。速記日報等。約三四十類。各有一種或二三種。又如煤氣報市政報宣道報文具業報之類。品類稍雜者。亦常有二三十種。雜置空桌。不爲分設座位。蓋週報室中。列長桌數行。桌列數報。每一稍有價値之週報。分定置於某桌。而以磁牌漆其報名於桌端。閱者安坐椅中而讀之。

客問 此等市立圖書館。藏書亦雜繁富否。以借何書爲最多。

答曰。有名參考之古書。如中國四部要籍中等之圖書館。固莫不略備。卽新出之書。亦必時時添購。或經有人贈送。卽小說藏之亦富。每日借讀小說者最多。午後六時至八時頃。店鋪青年。住家婢僕。學校兒童。居閒媼翁。充滿於借書室中。各手目錄檢尋。各探號架校核。一面則魚貫而還書。魚貫而取書。一面則三三兩兩。離立窗邊室隅。嘈嘈小語。口動而聲不聞。商量取借。其小說之種類。除淫褻之品。自然屛除外。其餘凡父兄可許子弟閱讀者。莫不大備。尤以兒童所能了解者。爲必備及多備之品。假如中國之國民圖書館中。古人名著。如舊小說。小說庫。近今傑作。如林琴南小說等。固當賅備。依法每種尤應多備若干部者。則以三國演義。說唐。岳傳。官場現形記等。出以流行於小攤之書爲要。此必招

惹一般之兒童及店鋪之學徒。紛紛告借。吾人心理。必以爲此供有消閑而已。彼能自取於小攤。何必公家爲之供備。不知圖書館之命意。於誘導淺學之人多讀文字。文理愈通。愈有迎受有用書報之機會。亦爲一大希望。小攤之書。固消閑而已。迎合其興會。增長其文理。却至有奇效。彼因無力自取足於小攤。而因循不求閱讀。以無意識之游戲替代消耗閱讀小攤小說之時間。從而暗中阻遏多數淺學人之文理增進。雖有開通民智之書報。莫能迎受。眞可惜也。我國辦圖書館者。其腦影中反對此等小說之藏借。絕無何等理由。不過拙於舊習慣。以爲彼要享受下等快樂。閱讀小攤小說。公家從而爲之備辦。未免太受用耳。有如三十年前。有人看報。便遭長老責駡。以爲與閱讀三國演義等同一廢事失業。當時若有人建議。以爲藏書樓中應備報紙。必有人起而笑曰「如此尙應添備鴉片鋪供人臥讀。添備瓜子花生。供人讀書時消閑矣。」

客問 借書之手續如何。

答曰。借書之法。比較可算簡便。惟初次開借。必當先二日預將姓名地址。在借書室櫃上乞一格式紙。塡寫如例。交與司事。二日後卽往領一借書紙牌。大小恰如上海電車之票。惟彼則硬紙板爲之。所以必隔兩日者。照例卽候調查所開住址。有無其人。然歐洲少有人虛報住址。騙取公物者。此卽所謂重公益也。故雖定例可有調查之一舉。而實行者甚少。圖書館有刻成之書目。既分門類。又分字頭。欲順門類檢查。或順字頭檢查。各從一時之便。每書皆有編號。某字若干號。某字若干號。亦著於書目。

此等書目。所以可排印刷者。因既供數十百圖書館之借書室。陳列各數分。以備多人檢査。亦復發售於借書之人。各在家中不時翻看。可隨時觸機。以得欲看之書。因書目常有六七巨册。非細細翻閱。其種類繁富。莫能詳知也。書目之供應於借書人者。爲數益鉅。自然應當排印矣。惟書目再版。添入新書。必一年半乃行一次。故一年半年內新書之目錄。則另用謄寫板印出。隨時懸貼借書室中。借書時。或在家中預看書目。或就借書室翻看。知欲借之書。爲某君若干號。即就櫃上所陳之號架。査看木號號板。藍色向外者。其書未借出。如紅色向外。已爲他人借去。號架者。約高三尺。闊三尺。是爲一架。櫃上植立十許架。恰如店鋪櫃上之貨樣架。較大之借書室。櫃過三面。其情狀與上海當舖原衣出售處相似。特原衣出售處架上並無號架耳。每一號櫃。用木條隔成十數二十行。如木柵然。除上每隔三分寸之一。鋸成半縫。在兩木條相對之半縫內。嵌入薄鐵片。鐵片即放寸寬兩寸長三分寸一厚之小木板。此小木板即所謂號牌。木欄所附圖。即截號架內一小部分。以示木條之鋸縫。鋸縫內之鐵片。鐵片上之號牌。即D字一二三一。D字一二三二等者是也。此圖號牌之尺寸。與眞者恰同。圖中號牌白色者即代表眞號牌之藍色。此號之書。未經借出者。其有加密線者。代表紅色。即已借出者也。假如每一號架。用木條隔成二十行。每行置號牌百塊。每架即得號牌二千。此法至便中國圖書館若仿行之。號牌上既寫號數。亦可幷寫書名。因中國書名。常止數個字也。如此則號架兼抵一書目表矣。借書者見架上已所欲借之書。未經借出。即將借書紙牌。交與櫃上司事。幷報明號牌。司事頃刻即將其書取來交付。因

櫃內常列書架二三十行。緊要之書。皆貯其上。依號走數步而檢取。至易易也。書已借出。即將號牌倒轉。使紅色向外。而借書紙牌。亦即置於其上。號架前面。擋以大玻璃。故號牌等不虞漏出也。每一借書紙牌。止能借書一册。每册准借兩星期。逾限者每星期納費一辨士。閱畢持還於櫃上司事。司事收書訖。即取號牌倒成藍色。而以借書紙牌交還原人。以備再借。此紙牌可用三四年。不必更換。因略略檢查之故。每日還借數次亦無不可。

客問　圖書館內之雜誌室。與週報室。其異點何在。

答曰。此無甚異點。雜誌室內固多半爲季報月報兩週報等。然週刊之小說亦入之。雜誌室內除數種有名之小說週刊外。餘皆爲政論學術等高貴之述作。近年我國所出之雜誌。大都皆爲此等品類。惜我國雜誌。銷數至廣者不過數千。彼中則行銷五六萬爲一期者甚多。雜誌室內往往附列郵便住址。都會指南。車船時刻表册等一架。備人不時之檢查。我國現在郵政局尚未刻有住戶地址。惟電話局則有電話號數居住册而已。火車路線無多。止於報上刻有時刻表。已可一覽無餘。

客問　閱覽參考室則何如。

答曰。中國設圖書館之本意。止重此部。但皆偏於閱覽。幾不知有所謂參考。因文士之三大職業。曰學校教師。曰報社記者。曰編譯著述家。中國惟學校教師。爲書院掌教蒙塾冬烘之嬗蛻。亦自然的承認爲一職業。而報社記者。至今雖不盡看作斯文敗類。尙隱隱以爲不正當之行業。至於編譯著述

家。有時尊視。則以為千秋事業。有時爽視。則又以為文丐生涯。似乎皆失業無聊時借以權得一飽。未嘗承認為職業。故即編譯著述家一項。缺此職業。而圖書館中遂無特備參考設置之必要矣。若在西洋。以倫敦最大之勃烈頓博物院附屬之圖書館而言。並無讀報諸部。惟有閱覽參考室。閱覽為附帶事項。而參考為主要。蓋全室可容五百八十分之八九。皆編譯著述家。因編譯著述其著作。終年在此室內。縱橫翻檢。長日揮寫不輟。清早而往。夜分而歸。館中供有燈火筆墨。以助成其書稿。假如中國亦有此等圖書館。則上海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可以裁却編譯部。今則此等書局之編譯部。廣樓數層。日聚十百文士。堆書滿前。列桌而揮毫。而商務印書館且有涵芬樓之大圖書庫。富於天乙閣者。借此等文士之搜討。恰為一西洋圖書館之參考室矣。

客問　參考之法奈何。尋常市立圖書館。亦有如大圖書館之處。常有多數編譯著述家著作於其中否。

答曰。參考之設備。即於閱覽室中之四壁。周列書架。將普通應用之書。皆陳其中。至少必有數千卷。譬之於中國。則四部要籍。如九通二十四史之類。莫不畢備。而叢書詞典之屬。更不必說。尤應置於隨手可得之處。此數千卷之書。無需向司事告借。可以隨便自行抽取。惟參考既畢。當還之於司事所坐監之桌上。其有不在架上之書。要求參考者。即就目錄中查取號數。告明坐監之司事。立即取送索者之座上。此即實行其自由之參考。每人座上。可以擁書滿前。不似僅供閱覽者每限一部成一冊。多

設拘苦之規則也。凡參考室中。每座皆必備筆墨。以供錄寫。尋常市立圖書館。雖以編譯著述爲業。參考其中者頗少。蓋因此等圖書館之參考室。可自由出入。（大圖書館必預得閱覽參考劵）憧憧往來。少能靜專。所以認眞著書者。不樂相就。然因其自由出入之故。而左近學舍之學生。自中學以上。皆卽就此等參考室中。自修夜課。蓋日間講義之所引證。亦必需十種八種之書。供其參考。取足於此。爲至便也。

客問　問插架之書。自由抽取。難道可保一無損失耶。

答曰。雖圖書館之書籍。每册既於卷首蓋有館印。而遇插畫等。又必每頁特別蓋印。則其預防竊取。亦甚注意。間有一二圖書館。亦懸失書之賞格。然比較的能愛重公物者。數固遠超於吾國。蓋人人皆知個人貪得小利。卽全社會之自由進行。爲之阻滯。有如吾國圖書館之多爲拘苦。遍設禁例。主事者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設亦如英國參考室之自由取攜。可在短時之時。卽散失殆盡。或破爛不堪。然因拘苦之故。參考不能行。著述無所出。暗中阻滯於文化之不進者何限。文化阻滯。社會低落。國勢隨之衰敗。然世界種種壓迫。個人與個人之子孫。仍實受其禍也。故公益者與國之智民所不願破壞者也。

客問　昔日上海美租界熱河路鐵桶內炸藥爆發。或說水雷。或言炸彈。終之一震之威。其日上午近邊頗有人覺得疑爲地震。不識歐戰後德國飛艇之炸彈下垂時。厥狀又若何。

答曰。見於報章。吾未親見者。姑不必言。言吾所親見之兩次。自開戰以後。初則聞言德國飛艇將到。然一般人皆看作遊戲之詞。聊言之。以聳婦孺之聽而已。不料數月以後。德飛艇果越海而至英倫東南海市。擲彈毀屋傷人而去。倫敦乃大震。街燈光度減小。漸逼漸近。不惟減少小光之而已。有十燈則僅點其五。所點之燈。其罩又將色油塗其上段。僅留下段少許。使光射地。以照車馬。往車之燈。亦塗顏色。僅照車中。過泰晤士江橋上時。並將窗簾扯下。蓋江邊燈火。尤爲注意。因其微光反映於水。憑高下觀。從水面反射之力。可辨爲水道。則由麼要區。不難測知矣。大店劇院等等。平日皆弧光巨燈。檐前層列高懸。燦如白晝。今則一律禁止。即窗內小電燈。亦如紅綠各罩。使光不外透。其有家懸明燈。不下簾者。罰約華銀二百五十元。上海人夜行南京路福州路。以爲燈火萬千者。而平日西洋市街之燈火。則遠過焉。即遠郊僻巷。亦百十燭光之電燈。排列兩旁。登高四望。郊外千百街巷。如明珠密排緣其邊。幾疑元宵放燈也。至此則僅賸疏燈三兩。其光若明若昧。恰如內地之僻市冷街矣。防之如是之密。其飛艇之降臨如故。前年秋間。余自友人處夜談歸。其時爲十一時有半。店已收閉殆盡。忽見鄰右大劇院改演影戲者。看客蜂湧而出。悄寂無譁。或數十。或三五。聚於各街口。仰首而望。喃喃細語。謂德國飛艇剛到。余急入寓升屋頂露臺而望。余寓在南郊。遙望城心。如上海寶昌路之望南京路。距離稍遠。見火光飛爍於城心天頂者五六次。響聲如革命黨攻製造局砲火者兩三發。或曰擊射飛艇之砲火。或曰下垂之炸彈。此第一次也。過兩三月。一日又近十二時。夜談於友人寓中。所坐談者爲高樓。忽聞

窗櫺略震動。又聽如年節爆竹之聲兩三發。急往前窗揭簾而觀。仍在城心。又見火光兩爍。權辨爲轟射之砲火。奔回寓所。寓所之街口。本一山岡之巔。忽遙見城中探海幅射燈閃過處。天半一長條黑影。緊微聲鬥噪曰。「飛艇飛艇。」轉眼已不見。又見炮火兩三射。聲亦隨之而微覺。及余入寓登露臺。已一無所見。明日聞此長條黑影者爲人用照相快鏡攝出。後爲圖畫「界報」用五千元買報登之。余亦見之。

客問　熱河路之爆發。毀屋無算。傷人甚多。不識子在倫敦所見兩次飛艇之擲彈。其毀傷若何。

答曰。德飛艇第一次之遊海而西也。至英倫南邊沿海與法國對渡之大埠曰篤佛者。擲兩炸彈而去。無所燬傷。而夜報譏之。標一大題曰「德國炸彈打傷白菜一大枝。」不料嗣是旬月之間連續而臨沿海各郡邑者七八次。皆傷人毀屋。甚至死者數十。各報皆攝照壞屋場所。詳記被災男女。英國之報。一二日即輾轉從荷蘭達德。德人見之。到處開祝賀大會。而飛艇員弁。勇氣百倍。踴躍不已。英政府知之。遂禁止登載詳情。照相與取締不准發表。由是僅知德飛艇又至某邑某鎮。倘堅稱一無毀傷者。大約即毀傷亦幾微。如其無所言。或言略有損傷。則必損失頗巨。蓋以吾親見倫敦兩次之情形。即可推知之也。第一次次早之報章。言德飛艇昨夜來倫敦。毀傷極微。余適有事入城。至城心銀行街相近。忽行人皆向東街續續而去。若有活劇可看者。余亦隨行。轉過兩短巷。此間皆他城邑及本京各

廠店派出之樣貨所。即上海天津路甯波路等之出莊處是也。巨石崇廈。密接而爲黑。每一大門。皆密釘銅牌。各有數十出莊辦事室在內。而樣貨亦充積。製白木箱及釘鉛皮之工作所。亦叢列於半窗出地之地窖中。至一巷。忽沿途數層玻璃窗。有毀而零落無序者。有已將白木板釘密者。有方事釘板者。巷尾則觀者層塞。不易衝進。遙進焉。則通路已將板柵隔斷。巡警三五守焉。非有記認者。不得越板柵之門。余就板孔以一目內窺。乃知二三巨石之大廈。已全被毀坍。敗石頹瓦之間。餘煙猶縷縷而騰。急轉身由別巷轉至毀屋之後。則近邊大街小巷。萬千玻璃。無一不破。而複街店窗皆尋丈厚大玻璃。毀壞尤可惜。相近壞屋。聞有炸彈餘片。毀門石至成尺許巨孔者。有頹屋之一角者。再過一街。有建築古雅之名醫院。受別一近處炸彈之影響。門屋毀去一片。幸病室無恙。然窗亦全裂。醫院之旁。即三百年前之行刑燒人場。今爲最大肉市。去垂彈處里許矣。倘有一破窗子。撼動烟突之事。譬之上海。一彈垂於盆湯弄相近之甯波路。而東至河南路。西至浙江路。北至北京路。皆受影響。是役或云傷人二十許。或云損失約數百萬。則記載無可憑。不能考知矣。

客問　第二次之損失愈大否。

答曰。損失之大小。其內容不能深知。而外狀則愈可聳聽。隔夜余於探海燈光中。略見一長條黑影。中夜記憶其情狀。屢次眠醒。急欲知其究竟。明早偏因天明時倦極沉睡。起已十一時許。略食早餐。急欲乘街車出觀。然不知究在何許。姑往城中留英學會探聽焉。第一次毀損。譬諸上海。而爲盆湯弄

相近之甯波路。則學會在四馬路胡家宅，至則無一人在彼。仍赴街車下車處，欲候車而歸，忽見近處救火會之消防所。有一狀似貴婦人者。立而作探鬪狀。而消防隊員則謹對正股。時時以手指其街右。余卽趨街右以觀其異。遂見千百行人中。三三兩兩。頗探頭窺頸。左右審顧。余遂行去，數十丈。乃見兩旁店家樓之上下。皆破窗雜沓。情景大類前日銀行街左近之所見。始知昨夜長條黑影所爲之結果。卽在此處。又行二三百步。一臨街之辨士銀行前。閑觀者如堵。乃見辨士銀行空其中。樓屋二層。牆壁未坍。如烟囱然。中間則已全行炸毀矣。此銀行其地點蓋在正豐街。雖近處數十百丈之間。毀窗壞壁之事。與前日銀行街左近相似。而損傷則不如其甚。惟辨士銀行對面一酒店。其店面亦毀去大半。然一夜半日之內。已收拾一整。在內室照常賣酒。於是又轉至如棋盤街者。則大觀來矣。街口亦已以板柵隔斷。然尚有一門放行。惟不許停留。余入柵門通行。見專利注册所旁一巨石大廈。毀其前門之半，而至可奇異。至今無人解答者。則有三十丈之木磚路。如上海南京路者。全行浮出街面。並無一磚跳躍鬆動。亂雜於外。如地底有人以巨鏟仰擎。然後得此整然浮離街面之結果。此以蓋有名之法學院在焉。越此街而至如四馬路者。則倫敦第二般繁之街。報館等在其東。劇院等在其西。此街口。又有毀窗之迹。且有一大劇院。且坍毀一角。夜演報告停止。余亦倦而坐車回寓。至寓乃有友人來告曰。汝旣過林肯法學院。曾入院見其情狀否。昨夜以考試閱卷之故。聚十許法學有名博士於炸毀之室。幸而其迄事。先炸彈下垂十分鐘。諸博士皆散去。僅死一院僕。倘若早十分鐘。則法學界之損失。將不貲矣。後

余亦未特別再往探視。至今未知法學院內之損失如何。且聞是夜東倫敦與唐人街相近處。並全毀半里之一街。然其後余雖去唐人街十餘次。皆懶未往觀全毀之街。不知確否。又有泰與張君在東北郭外一校。則云是夜彼等在校見德飛艇甚清楚。

客問　德國飛往倫敦之飛艇。較之近日美國史天遜女士在上海所演者如何。

答曰。史女士所演者飛機。飛機與飛艇。雖同爲天空飛行之新產物。其品類實大不相同。近來上海報界亦已詳哉言之。飛艇者氣毬之變相。飛機者與張傘從高牆下跳同一原理。其在天空。飛艇在陸譬之於電氣街車。飛機則同於脚踏自轉車。飛機止三五千元一架。飛艇則數百萬元一具。史女士謂若彼所乘五千元之飛機五架。可抵百萬磅飛艇一具。極言飛機能善用之。亦費省而功用甚大。又以海軍戰具譬之。飛艇乃戰鬥艦。而飛機則潛水艇來。飛艇非有國家之大力。莫能製備。經濟困窮如中國。雖數十萬之巡洋艦。尙躊躇莫能添造。何況數百萬之飛艇。至於飛機。自晚清迄袁世凱時代。北京南苑早有飛機隊。馮如譚根諸君。亦已屢欲建設飛校於廣東。護國軍起後。袁氏亦曾派遣飛機達於成都。外人在上海北京。亦於數年間。曾先後演賣其技。近日史女士之重來演試。不[illegible]如日本天勝娘之演其幻術而已。某報云。此等飛行物。再過數年。將視爲空中代步之具。今日空巷[illegible]觀不免過於詫怪。其批評亦是。以飛機技術。比作幻人要把戲。遊行賣錢者。此風以美國爲最盛。吾粵僑美之少年。亦多有湊合資本。選同人中手脚路便捷者學之。謂可去南[illegible]等處賣技得財。故我國在美之史女士。

不惟有已歸之馮譚。其尚在國外。而能迴翔天空者。又頗有其人。在歐則前年於英國之蒲明曾設飛校。特主事者不合法。故以應得飛行之才能多者。皆廢半途。惟在倫敦外人之校中習成而已。在法亦有習飛之人甚多。上海求新廠主朱君子堯之子。且曾用飛機助法軍擊燬德國飛機。載於去年上海各報。

客問　飛機習之易乎。

答曰。其人能乘坐摩託脚踏自轉車者。即無有不能乘飛機。換言之。即摩託汽車之車夫。皆可造就爲飛機高手。此雖不免爲粗率之譬喻。然亦聊以甚言其易。使客能自壯往。飛機與摩託汽車。爲價略等。上海北京之闊闊家。能備汽車者極多。而設汽車行以備租賃者。亦日增月益。胡爲而新世界繡雲天勸業場接踵而起。而猶未有大滑頭集資三四十萬。在吳淞設一飛行場。挾紅男綠女而翔空。此其阻力資本與人才皆無問題。則阻於野心家之防止革命。名之曰軍用品。至今恐輸入與製造。皆干禁令。眞可忍俊不禁者矣。此後更無人敢做皇帝。亦即更無人再圖革命。不知此種滑稽之軍用品。能即消除禁令乎。飛機得翔天空者。才十年。故學習之料。尚未輕減。倫敦飛校。略授構造原理及摩託駛行修理術。習二十四點鐘。分配於半年而成。納費七百元。西洋七百元。其人心目中之價值。略如吾人視一二百元。將來吾國飛校納費二百元。亦足以養校力。因地場等皆廉也。

客問　飛機之原理。同於張傘由高牆之下躍。請略詳其說。

答曰。由高牆下躍。張傘以減危險。無非藉傘幅之阻於空氣。使下墜之速度略減。墜地時之抵力輕微。則不復震跌。惜此傘幅之阻於空氣者甚暫。設或其傘有絕巨之幅度。阻勢愈大。則下墜愈遲。必有一時。可見躍下之人。懸於空中。又或持此巨傘者。能在空中將傘幅舞動。則其理由。一如吾人在平地將傘舞動。合其角度亦能乘勢上躍。懸空百分一秒之幾。如此則舞動之巨傘。留於空中者。又可稍久。又惜吾人之體重。與其所出之力。能舞動之傘幅度。皆有比例。故欲以人力飛行。雖屢有人製作機關。使傘幅增寬。動力增大。皆因力量舞動之有限。終歸失敗。迨入二十世紀。而「摩託」製造愈完。始奏厥功。譬如前日史天遜女士所乘之飛機。其摩託馬力六十。每馬力可抵人力十六。則以九百六十人之力量。舞動一九百六十人所能舞動之巨傘。（飛機形式非傘。今隨便談話。聊傘之耳）乘者之重量與摩託之重量。又通共止抵三四人之體重。以三四人之重量。比例於九百六十人之巨傘。若一巨大洋傘。繫一黃柑於其柄。傘又受大力舉動。自然不虞吊重而墜落。而且隨舞力而高颺矣。惟五六年以前。吾人習見摩託汽車。忽停止於中途。竟不能動。至雇馬車拖之而行。故初期飛機之摩託。亦有此缺點。停止稍久。失其舞動之力。體量雖輕。亦即下墜甚速。所以當時飛艇常常發生危險。今則摩託已大改良。故摩託汽車中途停止之事。亦已少見。而飛機之摩託。更多其分管特別構造。既無停止之虞。自然全無危險。

客問　前日史女士曾與護軍使盧某同升。不識一飛機之上。能乘坐若干人。

答曰。尋常皆止兩人。故飛行校之學生。初習時不過其師挈之而同升。坐於其後。無所事事。追飛升數次。即令學生司機。教師後坐而指導之。洎將畢業。始聽獨升數次。上下皆動合規度。便給證券。學習之時。但乘雙翼機。飛機機作之不易駕駛。即兩手既司行止之機。而兩足又司上下轉動之機。目光又片刻不能隨意舒休。必前後四旁。不息之注意。兼之天空溫度甚下。風力極猛。御特別之服裝。舉動牽板。故非素來矯捷之人。初期不免困難。所謂飛行校者。其實亦即兼事賽技。倫敦兩處飛行校。年來幾於日日下午。皆觀客極多。星期六日更盛。故收入甚豐。觀者亦非仍有欣賞新奇之意。不過與出隨行獵擊球。作爲同一郊外之游觀而已。故出華銀二十元。隨坐機師之後。飛升片刻。下窺川原之異觀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亦實繁有徒。擁擠之日。往往以三五飛機應客。而候乘者立圍場內升機處之一角。如堵牆。有不及乘坐而更候明日者。特別應客之機。已有可坐至十人者。安徽劉君亦一我國在倫敦習飛行者也。吾訪彼於飛校兩次。與觀飛行之盛。彼言曾有乘坐十八人之飛機。由倫敦飛往白麗登。白麗登者。英國南海邊第一名勝。即黎世昌薛福成皆曾爲之作記者。去倫敦約華里二百乘機之客。每人納乘資華銀五十元。此十人之飛機何狀。余却未之見。

客問　摩託之力量。如是其大乎。

答曰。能動之物。除日星地球等之大物外。動物能動。風能動。水能動。火能動。電[illegible]半藉他動之力而能動。但化合之電。其物質之衝動。非目力所及見。姑可權認電亦能動之一物。牛馬引車。人力操舟。

風揚帆。水轉磨。火旋走馬之燈。在十八世紀之上半。全世界使用動力。不出於以上之數者。迨十八世紀下半英國華特氏改良蒸汽機。實地應用。動力之量增大。遂換一新世界。彼蓋連結水火。以火煎水。使水爲風所變相之一物曰汽。我們作不根之劇談。不必有學究理窟氣。不妨認結果爲原因。爲動力界增多一大動品。曰汽。能動。汽動之利害。輪船鉄路堅甲大砲。皆爲汽之產物。使我中國既成弱國。又爲貧國者。亦隱隱汽爲之主謀。此意不必解說。客自會意。故中國動矜百姓之多。爲數四百兆。不知以英國三島論。血肉之百姓。確止六十兆。然數十匹馬力。至於論千數萬馬力之汽百姓。何止六千兆。此六千兆之汽百姓。日所食者。惟爲煤與機油二事。不似我四百兆血肉百姓。欲食白飯肥肉之奢費。彼食爲煤機油。却做出種種衣物之品。供我等使用。罄我等之囊橐。我等食白飯肥肉者。反多無所事事。故我四百兆百姓。能生利者。彼不何六十兆。彼六十兆百姓。得汽百姓之助。可生六千兆人之利。彼富我貧。彼強我弱。已明白了。當何必再從別一論點上推想。而此汽世界之汽百姓。業竟執掌貧富強弱之大權。吾人若不能製造汽百姓。恐圖強祈富。萬般皆空。雖然。至於十九紀之結尾。即以一柄大傘。欲其舞動飛行而論。六十匹之馬力。若請汽先生擔當。彼其龐然大體。一鍋一爐。即至少數千斤。爲之備糧於天空。每時所食爲煤。即代以火油。又加數百斤。不但不能飛行。恐飛機翼上幾根鋼條。將如傘骨遭巨石之壓折矣。於是有人遂請油將軍生汽。電大王生火。以火燒汽。變而爲烟。（特遊戲名之耳。實乃一種發漲之熱力。）此烟百姓止需油電以爲糧食。糧既無變。而體積遂輕。便具六十匹馬力之機

之重量汽機當爲斤者。摩託止需百餘斤。於是飛艇。飛機。潛水艇。自行脚踏車。自行馬車。及其他種種。其能力遂表顯於空水陸三界。而氣燄含蓋於一切。是又可戲爲動力界再增一大動品。曰烟能動。且可名十九世紀曰汽世界。名二十世紀曰烟世界。烏乎哀哉。惜我國不重摩託烟而重鴉片烟。於十九世紀早成一烟世界矣。悲夫。

客問 摩託之使用。盛行於何時。

答曰。余方舉十八世歲以來各種器物之歷史。別爲述作。今談話之際。姑勿乾燥無味。博引故實。記余在西歷一九零三年夏間。將赴歐洲時。上海界有摩託汽車三四輛。爲最富厚之西商所有。僅數日一遇於道路。上海人稱之曰電氣車。余抵倫敦。亦不多見汽車之迹。且余止在倫敦住三日。即去蘇格蘭之都會藹丁堡。藹丁堡亦三十萬居民之大城。城心太子街。一面爲公園。詩人史穀德之紀念塔。聳峙於花畦層布之園首。古蘇王有名之舊堡。臨小山之顛。而旁於疎樹之園外。故愈顯此城之清麗。其時藹丁堡之汽車亦寥寥無幾。且斷無沿途兜攬之汽車。僅能特別向汽車行訂雇。如上海之今日。然決無今日上海汽車行之多。（西洋無人力車。故沿途兜攬乘客馬車時代則馬車。汽車時代則汽車。非如上海至今馬車已式微。仍除車站邊火車將到時之外。亦少有街頭攬客之馬車。）是年之冬。太子街忽有蕩空人買得人家坐敝之汽車兩輛。於約有黃浦灘至泥城橋之距離間往來開行。每人納一辨士。滿四人即開車。其情形與其時上海三洋涇橋至金利源碼頭間亦有蕩空馬夫以破馬掌

攬載四人。各納制錢二十。開行一次。惟妙惟肖。上海坐破馬車者。固皆爲鄉里破落戶。而許丁僅當時坐敞汽車者。亦皆爲村漢傭婦等一流人物。迨一九零五年至倫敦。倫敦街上之汽車。已數倍於今日之上海。且有乘載二十八人之摩託街車數千輛。零六年之春去巴黎。巴黎之汽車。止如上海之今日。迨零八年離開巴黎。巴黎城已有攬客之汽車五千輛。及重至倫敦。倫敦則有二萬輛。摩託街車且增至一二千。去年離倫敦之時。摩託街車幾達萬輛。而途中愈客之汽車號數。有書八萬幾千幾百者。馬車輕易不一遇。一如十年來之上海。忽有一二萬橡皮黃包車。其鐵皮人力車。非至郊外窮街。不易尋覓。在上海者。幾嘆不知世界上有幾許樹膠。可供黃包車輪子之銷耗。而今日入西洋都市者。亦嘆世界不知有多少汽油。且又不知有多少橡膠。供如許汽車之銷耗。殊不知樹藝開採發達。世界百物。供人之利用者。如九牛一毛。工作製造發達。一三千匹馬力工廠所出之品物。已足供數十城之取給而有餘。樹藝開採工作製造不發達。則患寡。太發達。且患多。患多而欲外輸。外輸無隙地。遂開歐戰矣。以摩託汽車一項。就余到歐洲後之歷史觀之。則二十世紀初開幕。猶爲其搖籃時代。不及十年。即達成長時代。在此成長時代中。除汽車外。復應用於百端。而飛艇飛機。亦歸此寵物所恩譴。一九零五年。余初在巴黎。聞巴黎飛機上天。六年親見巴黎天空之飛動。故英有文豪頌讚維多利亞女王。百爾皆備。無所缺憾。惟不曾見得飛機上天。眞美中之不足。而我等則眼福勝於該女王多矣。致謝摩託。

客問　子所謂摩託街車。與上海之電氣鐵道街車相等者乎。抑爲上海福建路之電氣街車

相等乎

答曰。皆不同。就街車之歷史而言。當追溯西洋之乘合馬車。余見英人一記載。開口深謂中國無乘合馬車。余初以爲乘合馬車之有無。何足算做有關係之大問題。既而思之。深悟作始之簡而將畢之鉅。實有可以躊躇慨嘆者。我國公共旅行之物。在水則有吳越之夜航船。而在陸爲何物。惜余非北人。亦未多行北方。然約略就記載傳說而斷言。惟窮民短搭二把手車等。或有三數人之乘合。但皆爲臨時湊起。並無如航船之依期往來。能容十數人乘合之車。然則我國陸行之交通。乃數千年以來。爲私人單獨自由行動的。未嘗爲公共集合。期約交往的。是定宜由修闢道路。以利公衆。而至欲製造火車。以縮期限。皆彼人切圖之。吾民之觀念。至今冷淡。是則一乘合馬車之有無。豈不所關甚大。且所謂乘合馬車者。既能容受一二十人。形式巨笨。則製作非易。輪軌寬廣。則道途必闊。免於多人之跌撞。則土地必平治。其民能勉構巨製。辦治坦道。與其民之不能者。較量性質之堅忍與苟且。後日所得遭際。舉可不察而知。此其人所以於區區一乘合馬車。代其先民有驕色也。乘合馬車者。其實彼人發明。亦止三數百年。其製約如今日電氣街車之半。而拉以兩馬或三四馬。中間對坐十許人。車頂置行李。雜物。窮苦者爬坐頂上行李間而廉其値。其初以定期行於州郡之間。如吳越之航船。至今雖形式粲治。大加改良。而鄉村尙有此車。其規制不甚異同於圖畫中之古物。迨晚近百年來。小變其式。但載乘客。不載行李。行於城市間。遂爲今日街車之祖。乘合馬車之名。日本本謂街車。余則取而泛稱多人乘載

之客車。古行州郡間者。但曰郡國公車而已。上海惟三數年前曾於靜安寺及梵王渡之間見有小號之乘合馬車。東京街車。余於癸丑年在彼。尚無電車。但有乘合馬車。惟已行於軌道之上。街車行於軌道之上。全世界未滿五十年。初於軌道上但行乘合馬車。二十年來遂行電車。初則電線掛於杆上。如今日東京上海之式。今則歐洲大城市。電線皆安設地中。惟歐洲大市間在其最殷繁之處。深以軌道阻礙。故不設有軌道車。而以無軌乘合馬車代之。至於一九零六年之前後。遂突以摩託街車全代乘合馬車。今則惟郊外窮街。尚有馬拖街車之迹。餘則止見電氣有軌道車。及摩託乘合街車矣。若上海福建路之無線電氣街車。余却未在歐外見過。恐以上所述凌雜無序容易混亂。故復條列之如左。

（一）郡國公車之乘合馬車。大都一層。即歐洲舊時陸上之航船。今惟村鄉有之。

火車初行時。郡國公車聚衆反對甚劇烈。

（二）街車之乘合馬車。初皆無軌。繼則或有軌。或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東京有軌者止一層。上海梵王渡無軌而待其形似者。亦一層。

（三）有軌之電車。線有掛於杆上者。有掛於地溝者。歐洲多兩層。東方止一層。惟前年過印度錫蘭。亦見有兩層之電車。今則香港亦有之矣。

（四）無軌電車。余止見於上海福建路。

（五）摩託街車。皆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

客問　街車有兩層。其上下當甚不便利。高而任重。又必易於傾覆。不知何所便而取此。

答曰。倫敦之乘合馬車與鐵道馬車。通行兩層。由來已久。故近來代用之摩託街車與鐵道電氣街車。仍沿襲制。電氣街車之寬廣。過於上海者遠甚。通常下層額坐乘客二十八。上層三十三。摩託街車之大小。略與上海無軌電氣街車之大小相似。不過其形制遠不同。而且此爲單層。彼爲雙層。下層額坐十六人。上層二十有二。上層之扶梯。電氣車與摩託車皆在車尾。英國街車無頭二等之別。惟法國有之。法國每以上層爲二等。下層爲頭等。若英則風和日麗之日。喜乘上層者多。名相葛蘭斯敦曾言。據街車之頂。遊行倫敦市。亦算一樂。自有此故實。故乘坐車頂者。愈增其興味。且摩託街車之車頂。短欄四周。列椅前向。豁然爽朗。在市則街貨山積。歷歷入目。出郊則川原遙矚。樓閣彌望。適與自馳平車者不同。誠可爲寒酸客之一樂事。至於扶梯之上下。其層級雖窄狹。但頗極坦適。精鋼之欄。盤旋而稱手。在西方則孩童婦女。皆操升矯捷。毫無危苦。但不知於我寬博病夫。蹣跚從事者。能合式否。則非我所知矣。

客問　子言摩託街車。但行於殷繁之市街。何以又赴郊外。

答曰。電氣有軌街車。但在郊外及附郭殷繁之市街。不利於行。若摩託街車。既在殷繁市街。終日如穿梭之往來。而復郊外僻巷。無所不至。電氣街車所經行之道。摩託街車亦行之。其不經行者。摩託街車獨行焉。自有摩託街車。代用乘合馬車。其氣焰幾有掃除電氣街車之勢。從前街車止達近郊。如

上海則達楊樹浦而已。今之摩託街車。漸推漸遠。遂達吳淞。達南翔。甚則徑達松江。有哲雷斯敦者。去倫敦城心三十英里。正如松江之與上海。向爲獨立之城市。今爲街車所聯絡。已附屬倫敦。而爲其外郊。摩託巨車之製日漸。一日皆視爲新寵物。去倫敦三五百里之海口。船來之貨從前皆由火車運送倫敦。貯於郊外貨倉。今則因倫敦倉地昂貴。即建倉於海口。源源由摩託巨車。零星輸送。零星運載。爲火車所不便。而摩託巨車便之。火車運入貨倉。轉運肆中。又需換車。摩託巨車能由海口貨倉。直達市肆。而凡取攜之時間。皆可隨便。其價又不高於火車。安得而不樂用。所以前年江陰欲通鐵道於常州。孫中山先生曾勸但造馬路。費可遠省。若行摩託。功用又不讓火車。孫先生從前堅言我國支路皆可以摩託巨車濟其急要。余亦甚韙之。然吾民平治道路之興昧甚爲薄弱。亦可爲劣等民族之表證者矣。前年孫先生又曾言。美國人常慣火車速度之低。故新有企畫東自紐約。西至舊金山。北由朱家角。南達聖魯伊。開一十字水泥道。駛行摩託車。期紐約一晝夜可抵舊金山（今火車須行五日）不識後來此種工程果着手乎。然亦可見摩託力量之非凡矣。

客問。美國人慣火車速度之低。不知其最速之度。究有若干。

答曰。美國獨立於新大陸。如歐洲各國之國際競爭略較減少。復以歷史上之可保守者不多。故其建置。都有自由規畫。任意擴張之便。而產物豐厚。工商業適又異常發達。製造之能力駕英法比而抗德。意志宜乎其人皆喜新好大務爲超勝。即如火車之速度。中國之特別快車如滬甯鐵道等。大約

爲每小時四十英里。即中國百二十里。而英國特別快車。則每小時皆六十英里。合中國百八十里。美國之特別快車。通常爲八十英里。合華里二百有四十。然美國人猶以速度爲未足。常開過量之快車。而火車失事之多。亦以美國爲特多。更可笑者。美人至英。皆譏英車爲竈蝦蟆。在車中時時作揶揄聲。顯露其不痛快之色。憶辛亥之秋。我國武昌起事時之前一二月。有美人四十餘。由輪船在英國南海邊主要軍港柏雷茅塢登陸。乘車赴倫敦。適其時間中。並無交互之車。美人又驕其富厚。隱輕英之工役。愛得老酒資。易於指撥。遂於開車時私給駕車人酒資數金磅。而英之老工役。亦老氣橫秋。視美人爲鄉間暴發富翁之子弟。狎昵之而狗其好弄。遂漫應焉。且知車中人侮其車之不速。乘此時機。亦欲以加速者顯其神通。不料甫行數十里。於轉灣處突然出軌。得金之駕夫。固不曾享得老酒風味而已成爲血漿。彼四十餘之新大陸游客。亦不曾到得倫敦。同爲肉餅於車箱中。此種好奇之惡戲。我黃面皮之東方病夫。素有登高臨深之戒。固萬不肯爲也。

客問　西人視性命如如此之兒戲。則因火車失事與街車肇禍等。忽起根本之反對。想決然無之。但西人甚重經驗。凡駕駛不精熟者。決不任其從事。而禍事當然減少。然乎否乎。

答曰。因禍事而起因噎廢食之反對。如因火車失事。而曰火車到底要不得。因街車肇禍。又曰街車實爲禍根。其不開明時代。在古書中亦常有此種論調。惟今則決不聞有此聲。且人情少見則多怪。習則安焉。假如中國遭風遇險之船。及乘舟落水之鬼。亦時時不絕於聽聞。不聞因此遂咎舟楫要不

得者安之數千年之故也。駕車御機。必選熟手。此不惟西人甚重經驗之故。而其營業之資本系之。亦挑選出於天然。失事肇禍之因由。與四圍之種種。皆有關係。四方火車路線繁複。往來錯雜。街車所經般繁阻礙較多。故火車之失事。遠比中國為多。中國一二年中。輕易不聞有禍事。若西國刖時時聞有火車失事之記載。至於城市車輛之肇禍。街車括其中而居大部分。倫敦近年平均之報告。傷損者每年約二千次。因而釀命者亦年過五十次。故若正命之君子。不願立巖牆之下。惟有沉舟毀車。老死不相往來。以樂其桃源之樂而已。雖然。何處是桃源。此必問津於滇黔山中之苗大哥矣。若拖其辮子。而臥於窮鄉。積薪之上。厝火其下而不知。自以為桃源。是使子孫把臂於苗大哥。相哭於滇黔山中者也。

客問

罵人名詞之多寡及其含義重輕。似於文化程度有關。不知西人何似。

答曰。言不雅訓。搢紳先生難言。搢紳先生一名詞。含有階級的意味。演而為紳士派之輕侮平人。固覺不合。然其本義。實止含受過教育之意味。蓋古世受教育者。但限於士大夫。史公所由以搢紳先生狀之。英人所謂溫恭之人。(Gentleman)亦即此意。惟溫恭之人。含意即較搢紳先生為精潔。梁任公先生所以譯之為君子。不譯為搢紳先生。(因彼中極小部分之無意識人。亦以溫恭之人看作階級高於餘人之搢紳先生也。)君子一名詞。在今日普通含意。至為高潔。初少階級及矜誇之意味。含於其中。但是起原。亦如西人稱有大才德者曰王子。(Prince)無非贊人之高貴。推極帝王。則曰天子。推極帝王以外之人。則曰君子。故在位治人之君子。即謂搢紳先生也。今覺搢紳先生與君子之名詞。

皆不如温恭之人者。不但於其正面見之。正將於其反面而含有罵人之意味見之。
稱紳先生之反面。必爲鄉里鄙夫。或則閭巷小民。君子之反面。習慣卽稱小人。以鄉里閭巷爲不名譽。卽見有名譽之稱紳先生。全屬階級問題。至小人之稱。因其爲人之不名譽。而并藐小其形體。其輕侮之情亦甚粗悍。而彼中温恭之人之反面。則止曰粗人。(Boughpeogle)言其受教育較少。不精細也。但執此等片面之稱謂以觀。姑揚人而抑己。便覺彼中毀譽之取義。自古卽較吾人爲含蓄。吾人卽言倘雅馴之稱紳先生。已微露虛誇。其反面之注射。卽極粗悍。所以於不雅馴之罵人名詞。極其褻侮。自當比較而加甚若今日之西洋。其罵人名詞。必斟酌盡善。以愈不褻侮者爲愈善。不待僕之縷數。吾人早已譽之不絕口矣。實非過情之譽。若如我國受有教育者之肆口斥辱。未受教育者之恣情醜詆。皆彼中所惶駭。推至之於隨便行文。亦佻言傷雅。穢詞夾雜。大約今之少年略少。而成年者則甚。亦如今日廣場演講。若盡爲學生。則必喧囂畧減。溺唾不聞。倘延得一二老師宿儒與夫達官貴人。則談笑隨意。溺唾自如。彼有不自覺者矣。僕亦老朽。頗能自覺。文不雅馴。語每佻狎。漸悔漸忘。習慣已成爲天性矣。故執進化之論時人而曰道德已每况而下。吾終不敢信也。

客問 如子所言。西方罵人之名詞。自古卽較少於我。有之。而其含義亦較輕於我。然則東西文化之程度。本有差池。其信然歟。

答曰。淺陋如我。無詳備之論證。欲追論古代文化。而遽下判斷。我卽不爲「國拘」儘可揚人而

抑己。然與事實相遠。終屬癡人說夢。吾偶然較量幾個之名詞。稱嘆他人早有一長者。亦不過稍含賞奇之情。故抑揚其詞而已。若卽欲從而論定東西古代之文化。則吾豈敢。且吾個人僻見。以爲十九紀以後。爲世界新文明另外出產時代。與十九紀前之舊文明夐然不同。在舊文明空氣中者。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決無不同。在新文明空氣中。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亦將無不同。今就罵人一端而論。罵人之輕重。與其心曲之慈悍有比例。復與其行動之仁暴亦有比例。彼中於十九紀前黑暗之時代。如倫敦城心之燒人場。常常將異教之人活燒。百餘年前倫敦橋之古畫。今張圖書館中者。亦有梟首示衆之人頭數十顆。最可笑者史事中曾載某次政爭。有武士數十人。拘得一攬權之教正。縶之於杜。而椎牛鬨飲於其旁。投牛骨滿壁角。乘醉起詰縶囚。數言不合。羣拾棄骨剟其頭。血流蔽面。此時之人。其行動如是。而口所詬詈者何詞。書不詳載。然但知此時之人。貴至王公。無一不因肢體之異點。而受有綽號。稱者但以綽號不以名。有如紅鼻頭四眼狗之類。彼中亦曾盛行也。卽此而推。可想彼時詬詈之詞頭。亦必有大可憫笑者矣。十九世紀初。於郊外之大道口。尚設頭足之枷架。械盜賊以示衆。至一八一八年始廢之。自是而刑法減輕。監獄改良。因之粗暴之舉動亦漸漸減少於社會。在其教育積極方面。曲謹細行者。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故對語決不曰爾。婉之曰爾們。（此亦由來已久。）褻所非人所樂想像也。故如厠必諱其詞而問浣洗之所。且不可問於女子。褻衣決不能直呼婢僕以付浣。必置於相當之所。俟其背人自取。（普通凡置枕上者不洗者也。置床心卽付洗者也。

）見人衣履有穢迹。好意告人取去者。告之之時。反必先行謝罪。諸如此類。皆於言詞多所謹愼。而疾言遽色之不作。自穢詞褻語之更少。而且致謹於行動之細者。如食物決不可作聲。且必合其口而嚼之。雖苦力偶食其茶點於街頭工作之所。亦必隱蔽於器物之後。不使人見其朶頤之頻動。凡此皆不願以粗鄙之狀態表示於人。自然亦卽無粗鄙之言詞出於其口矣。籐條竹板之器。實與混帳忘八之聲。相爲運命。欲我國道路上不聞車夫相詬之聲。必在官廳上已不聞高坐喝打之聲之時。

客問　吾國人應酬。於行路則讓人先行。就席則讓人上坐。互讓之間。有延至數分鐘之久者。西人有此習尙否。

答曰。禮者所以節凌犯。免粗略。協人類交際間之感情。實有不可盡廢者。惟禮有整齊和協之速效。談禮者珍異其作用。遂與道德倫理同其致謹。有以繁爲貴者。有以簡爲貴者。有以得中爲貴者。議禮之書。紛紛聚訟。爲中國且以禮教治國。聞於世界。若今粗略斷之。得中則甚難言。而繁與簡皆有其失當之處。西方禮節。自亦甚多可議。然行之今日之社會。又若粗當於情理之處。彼較其多。而我較其少。豈吾個人好惡之偶僻歟。此吾不之知矣。蓋中國之禮。似乎定名分之意較多。彼人之禮。似偏重於協情感。定名分之意較多。則凡可以維持名分。假借名分者。雖明知爲虛詞虛意。必當爲之。故如帝王之傳位。爲至大之事項。既名實必歸。或纂襲既成。行之可矣。而必有南向讓三。北向讓再之禮節。故古人亦曰禮者人情之僞。窮其矯僞之情態。無一非勞謙而害事。極其流弊。且至於實利可捐。而面子必

爭。彼人目吾之外交內政。盡於「遮救體面」四字。(To safe the face) 亦至確也。體面自亦世界人類之所重。然有相當之體面。其始固無所可讓。其實當至死力爭。吾人則不然。其始則可以假借。其實則可以拋棄。惟其名不可不居。欲居其名。初可故以放任。而後乃以代價易之。所謂遮救是也。此實情態。即可以讓行讓坐。得其見端。行必誰先。席必誰上。此自有其儀節。彼中之行。無先後之別。却有左右之分。普通之法。行於道路。三數人者。必雁行而進。非魚貫而前。（此或其一失。蓋雁行甚碍行人故也。）其排列之法。以近於街心而危險者爲下。近於內面人家而較安舒者爲上。大約必以孩童婦女老朽尊長賓客得其安。而餘犯其險。別一禮節。兩男一女者。女必在中。兩女一男者。男亦中行。行於階梯。又必魚貫而進。上則其應得安者在前。下則應犯險者，爲導。方下而遇人之上。或方上而遇人之下。例不交錯並進。必俟上者既上。或下者既下。而後上者上而下者下。其先後之例。亦以應得安者先上下。或則已據上下之勢較多者先焉。此其行路禮節之不苟。亦有如此者。然皆不言而喻。各循其當得之分。和悅而赴節。或有錯誤焉。其應讓者讓之。受者亦稱謝而已。無所謂姑可假借。徇其錯誤。謬詞以返之也。或有特別事故。不得已而當反乎常則。以便個人之私者。但致原恕之詞，竟可自由超越。無所謂避免凌犯。強忍而廢急要者也。其就坐之禮節。如平時以近火爐者爲上座。几筵則以近主人者爲上座。男女則必相間錯坐等等。分別亦繁。然亦循乎自己之分位。自然而協應協之節。不勝謬詞之推讓。其有賓客既多。不相知其分位者。主人必精確而指派。既經指派。決無復互讓。蓋其制禮之意。無

非重實際。而協應有之情感。並非假名分而致過情之推仰。是所爲誠敬。而非崇敬者也。且其失儀之監督。寓於全羣。而不煩勞於個人之自護。蓋其人兢兢於儀節之有愆。皆恐社會譏其粗陋。非僅恐受者致其拂逆。恐社會諷貶之意多。是行動冀其不妨於公益之意多也。恐受者拂逆之意多。是行動冀其能贈衍於個人之意多也。失之毫釐。謬將千里。然吾非謂吾人全不顧詬諷於社會。彼人全無個人之拂逆。謂蓋用意似有多少之別耳。

客問　然則有人以爲西人簡質無文。各相見以脫略。亦不盡然。

答曰。殊不盡然。有時有其繁細者。有時亦有其脫略者。既偏重於分際之感情。而不偏重於虛詞之名分。雖亦不能無所煩滯。無所厭嫌。然返諸吾國過重名分之禮節。似乎彼之繁細處。既儀文協意。而彼之脫略處。亦眞摯可愛。吾國評禮者亦知失野失史。君子必要於彬彬。故客所謂推行讓座動延小時者。亦爲大雅所勿尙。居鄉每見市廛暴富之子。及江湖之墨客。相見於賓筵。甲曰請教尊姓。乙必曰先請教。甲亦曰先請教。乙又曰先請教。甲固請之。乙方聳然而答曰。小姓某。甲乃贊曰久抑大族。乙又謙曰慚愧寒門。於是乙乃請甲之尊姓。其聳然致答。此贊彼謙者如彼。甲復從而請曰。請教台篆。乙又必曰先請教。甲又必固請曰先請教。或至再三。或至四五。乙始聳然而對曰草字某某。甲亦聳然而贊曰。高雅已極。乙又歉然致答曰。粗草粗草。於時乙之還請於甲而手續不可稍略者又如之。設其時有學生在旁。固忍俊不可禁。即老輩之方雅者逕之。亦必縐眉。執此以推。又可見我國北向讓三南

向讓再之儀節。高明通達之古人。亦微悟其煩重。於是於禮又有至敬無文。父黨無容之明訓。進而行之亦數千年。但此之用意。一則直自暴露其制禮之矯僞。亦知不可施於其至親。二則仍從名分着想。欲保持其至親之名分。故嚴拒以矯僞相施。從而矯枉過於其正。並失其慈愛怡悅之情感。雖孝子有深愛。必有愉色。必有婉容。片面之教護。自古亦甚注意。惜其尊長之又一面。欲絕矯僞。必嚴斬詞色。篤五倫兄子之病。夜起數視。歸寢皆酣。親子之病。未嘗一顧。終夜不寐。其反對至敬之文。而以義制情之矯僞。又有如此。故中國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雖有深愛。絕少怡怡之情。爲之曲達。未嘗非過刪至敬之文之故。彼人晨起相見。必互相道好。不惟子弟敬呼尊稱父兄頷之。或不一顧而已也。晚寢道好又如之。子受必道謝。踐觸必道歉。使令請願必道勞煩。離別必親其口。送迎必搖其巾。子可施父。父亦施子。故其家庭之間。融融之樂意較多。吾人之嚼閑舌者。乃謂西人較薄於倫理。而吾人則敦。我則不敢爲此過情之自譽。故破壞家庭制度。吾之所熱贊。然以弒父與兄。或棄子絕弟。表顯其破壞之精神。則其所謂博愛者。父兄子弟。非卽久相扶持好友中之一人。而當先施其愛者乎。故西人之不重家族制度。與最新學說之破壞倫理。皆組織上問題。非情感上問題。凡一主義。公共欲認爲多其優點者。必愈多其愛情者也。大同之世。愛路人如愛其父兄。可見愛父兄決不薄於路人。孟氏非墨。而曰兼愛無父。眞武斷也。雖然。墨之兼愛。果與新學說之所謂博愛。同一物否。吾又不敢妄斷。

客問　今日歐洲因戰事之人。盛倡添招華工之議。於俄於法於英。且已實行。不識此等招工之結果。與昔日南洋美斐澳各州之豬仔問題。有無異同。

答曰。此種問題。繁複已極。各地方之情形。種種不同。每一時之時勢。種種不同。而我國人民前後之開通閉塞文明野蠻。種種又不同。故若執去年之歷本。查今年之節氣。執東鄰青菜蘿蔔店之帳簿。算四邊粉條麵筋店之盈虧。不免生出隔靴搔癢之弊病。今答執事之問題。當先以種種不同之情形拉雜舉答。以為討論之前提。

客問　請先舉其一端

答曰。世界人類冒險之性質。本不甚相遠。遠古不必論。但言近古。彼中盛稱麥哲倫在哥倫布之先。尋得好望角之航道。然我明三保太監之繞好望角而西行。即在其時。惟彼則漸啓海外殖民之野心。我則至今以家食為吉。雖明季因國變而流亡。以極多數之福建人相率移殖（零星隨時南行。漢唐以來。即不絕其人。故堉於土。曾玉於島國者。記載不勝書）皆視為逃死而已。自毫無殖民之觀念。然此雖自由赴海外覓食。而工作舉動。必多少已受葡萄牙荷蘭人等之支配。稱之為最早之華工。亦無不可。在其先之零星外赴者為巫來由等土人之客民。未與歐人接觸。華工之名。莫由賦與也。自是而因海禁之甚嚴。其外逃之客。必感當時工作耕植。頗可饒給。於是記憶親友。而欲誘導其出覓者有之。廣墟田園。而思得邦人佐助其闢治者。亦有之。由私越關口等之詭祕。自又生出騙誘販賣等之把

戲其爭在南北美釋奴戰爭之先。殖民地之白流氓。必皆有販賣黑奴之氣習。吾逃人之不肖。以內地拐騙之性行。加受白流氓待遇黑奴之氣習。於是販猪仔之組織以興。最近不滿百年。海禁既大弛。歐人之殖民南洋者。又日多一日。墾闢之廣。隨在需人。黑奴已不易販賣。於是得販猪仔者之迎合。而我國之猪仔。遂代黑奴而爲南洋華工之祖宗矣。當時美其名號。亦可但稱爲華工者。蓋明白招赴之自由工人。亦實居其一部分者也。若招赴舊金山之華工。則自由人居八九。而猪仔惟一二。此實爲華工改良之第一步。今人與猪仔一概討論。不免粗略。至於南洋之猪仔。曾極盛於美洲華工之前後。而且至今尚有一種組織不免含有三分猪仔之意味。是猪仔者實受黑奴之餘波。在前三十年。追溯至前一百年間。一種之傳染病。今日此種微生物。已有撲滅淨盡無從發生之理由。今所存者。止其變形之新徵菌已進種者耳。

客問　猪仔時之情狀究若何。

答曰。猪仔之歷史。零星瑣記。與夫傳說於口碑者。頗不爲少。今惟就我所躬親聽聞之數事而言。亦足以見一斑。在猪仔已經衰微之時代。即十五年前南非洲招工之時代。此屆之招工。實尤較五十年前美洲招工爲改良。然深印於國人之腦中。亦若有猪仔之凌暴。則斷然不合。倘以爲工頭管理過當。有若上海黃浦灘碼頭虹口碼頭等處之工人。遭印度巡捕及三道頭巡捕之侮辱。當時頗多此種新聞。雜據彼中人之口碑。而謂華工在南斐。多以不規則之舉動。有時召辱。其說亦當可信。蓋此次李

石曾先生由法回國述及梁士詒招去之工人。已出有強姦偷盜數事。即此亦足以爲我國苦力失者之關損。然幸而此次在歐洲。亦止處以相當之罰。未嘗多加侮辱。而南斐之情形。必至今尚大大不同。前五年余乘德國郵船東歸。親見船上茶房水手。甚而至於下等之船員。在地中海濱。尚和顏悅色。一入蘇夷士運河。遇見埃及土耳其人。即時時用其拳足。其時即對待東方客人之面目亦頗改換。所以上海之流氓。無所可畏。亦畏外國火腿。去年黃蔡兩公之行喪。觀者如堵。余親見所謂三道頭巡捕者。在人叢中故意用其外國火腿。以施威風。且時時出其巨掌。擊看者之嫩頰。清脆有聲。受者亦有憤而不敢爭者。亦有笑而怡然安者。此等使用外國火腿之人物。在彼中固亦微賤。然爲其同類之初至東方者見之。其始亦必爲之忸怩。因侮辱他人之事小。失其品格之事大也。然久而習之。亦遂安焉。且或效而尤之。故彼中有道之士。深嘆此等東行之人。得其利益。而墮其教育。故南斐華工之已事。謂爲曾受侮辱。必爲事實。若以比於豬仔。恐擬不於倫。然此一問題。當別加討論。吾答三十年前豬仔之情狀。忽引起十五年前南斐華工之故實者。因有一事。足以證明當日豬仔之機關。南斐招工之年。友人徐子鴻先生秀鈞。即爲衆議員而遭袁世凱鎗害者。振奇人也。由東京至香港。欲以苦學赴歐洲。忽遇南斐招工之事。彼亦赴招。欲親察華工情形。且欲開通此曹。歸爲革命之佐助。彼於報名收錄後。即爲載往香港口外之小島。不任離島。以備集有成數。載入海船而放洋。雖在島飲食周給。並無凌虐。然已失行動之自由。望海天而迷茫。於是想見當日豬仔機關。即爲此等之設施。故彼時可零星騙拐頃刻

即隔人境。無可追求。徐先生畢竟困在島中。對衆工爲劇烈之大演講。爲工頭所忌。除名逐回。然昔年豬仔之鬼門關。得先生之好奇。依稀求得矣。

客問　島上暫拘工人之自由。於豬仔問題。有何關係。

答曰。此有絕大關係。當日之私招華工。必爲白人所承認。其招工之若何困難。華官之若何干涉。手續當若何之離奇。此去其狠藉過甚者。又必爲白人所首肯。而加以蓋護。其時之豬仔。皆零星騙拐。據我向日常常所傳聞。其誆誘之法。首出於賭博。次取於冶游。更雜得於酒食招邀。道路封奪之中道路封奪者。直伺伏於僻徑。待可欺者經過。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數人強納於麻袋中負之而徑行。此與強盜封財無異。難而且險過狠藉。亦必爲白人所不許。其酒食招邀之法。即借種種之因緣。輾轉而得親近。漸爲酒食之往來。或久或暫。視乎機會。乘醉或下藥。引於下手地。即迷之入小船。或強納於麻袋。而後負之入艙。各隨所便。故當日常聞南行者作信口之劇談。爲至汕頭香港。切不可擾人酒食。至於冶游場中。則牽引自易。而酒食之緣亦多。而其最後。亦不外乎酒醉藥迷。遮口入袋等之結果。若賭博之法。既爲粵中所最流行。而又爲最穩便。以賭博而接近酒食。接近冶游。仍當用上舉之老戲法者。固亦有之。然對於強硬者。皆就輸錢過多。虧負甚鉅。即刼而勒贖。此間振振有詞。常可於白晝通衢行其遮攔。至十六七之愿者。因負博資之故。而賣其身。或聽信作工之獲利。能暢縱其博興。皆自願入小船之艙。與麻袋客同行。或此中竟有健者。能助紂爲虐。造就而爲異日豬仔之頭。此等賭博賣身。因貪作

工獲利。而持續其博與者。至今內而澳門。外而新嘉坡等處。皆不能絕迹。常有一屋駢居數十人之多。其人作工用錢。皆失其自由之意志者。卽吾前日所謂尙合豬仔之意味者也。惟待遇之凌虐。今已銳減其度。必入山深處。或尙留一部分之黑暗。以待樸愿之子。則未可知。蓋耳目近接之地。華僑中之志士仁人。防察不遺餘力。卽一般苦力。亦聞所謂人道主義。能得其同胞之保障。而敢與頭腦違抗。則質而言之。今但有所謂受欺之苦工。而不得名爲豬仔。豬仔者。行動身體性命。皆永無自由之一物。在黑奴籲天錄中。或可想像其情狀。前所言者。至入於麻袋入於小船而止。而海天萬里。如何倏忽卽失蹤迹。卽特有海上孤島有人認爲貯工秘密所。加以蓋護之故。既入島中所呼籲不聞。身雖尙寄母疆。不啻已入異域。猪仔之滋味。卽於此而初嘗矣。觀於徐先生以堂皇招雇之工人。尙失自由。而猪仔到此之先受下馬威。其苦趣可知。可笑十三年前海島之地點猶是。而海道之通行亦廣。何以華官聵聵至此。此語於今日[illegible]生時代海情甚悉之人。固有所不解者也。

客問

當日猪仔之出口地。既在澳門香港汕頭等處。大約所騙拐者皆爲粵人矣。信乎。

答曰。以今日南洋華島之工人而言。閩籍與粵籍外。誠少別省之人。當日之猪仔。其強佼者已轉變爲工頭。爲富室。而弱劣者早塡溝壑。猪仔與於粵境。自以粵人爲多。然遭騙之人。以吾所聞。實不限於粵籍。然異鄉人而入賭場與妓館。尤易遭騙。其既入豬仔之隊。尤遭凌虐。故易塡溝壑者。必爲此輩。是以今日南洋豬仔之子遺。無復此輩蹤跡。吾所親聞之豬仔。故實止有數。則皆不關係於粵人。其一

則三十餘年前江陰有某觀察之公子。因省親粵東。忽失其所在。某觀察方有權力與粵官場。然雖知爲豬仔頭腦從妓館誘去。而一無可以着手根追之處。止能付諸悲痛而罷。事隔數年。方由其子轉轉託人。幸達一書於其父。始知落於豬仔欄中。以後凌虐作踐。無所不至。轉鬻數處。無一苦工不作。最後賣入某埠西人之手。令爲鞋匠。諒公子素聰慧。以製鞋合式。得主人歡。故能略得自由。設法傳書於其。

聞某觀察後。備五百金往贖。始得其子生還。又聞一事則在二十五年前。今日鼎鼎大名慶欲運動交通總長之楊士琦。當日與其兄楊士驤楊士某楊士某等。皆方爲舉子及小京官。居於北京之前孫公園。其父曾任兩廣總督。故有大宅於京華。士琦之兄士某辛卯中舉人。南至廣東打抽豐於其父服官之地。壬辰二月入京會試。乘海舶至汕頭海中。據其同伴者所言。夜起如廁。遂失蹤迹。落水則不類。投海尤不合。遂喧傳被刦爲豬仔。余時恰在都中。親見渠家圓光問卜。無術追尋。以今懸斷。大約失足於海中。如謂其兄其弟。此後方於國中大出風頭。做總督。爭總長。此人尚在某埠製皮鞋。似乎二十年來。海情大通。不應留此秘密。然當時有豬仔之傳言。則可見彼日豬仔之氣燄。猶如火如荼。豬仔之運氣。與中國之國運。皆衰於甲午戰敗以後。因爲木屐客打開大門。國人知海外尚有人境。而海外之鬼蜮。其技亦漸窮。方楊舉人在汕頭失蹤之日。正張之洞方卸粵督之時。張之洞之督粵。鄉人吳孟棐先生亦說一事。與豬仔有關。有粵人富室某氏。海外歸來之暴富兒。羣指目爲豬仔頭。然莫得顯然之佐證。且其所交豪棍惡役甚多。潛勢力頗大。張之洞訪確。一日邀請署中宴飲。某氏心雖知其有異。然無

恐怖。蓋即繫獄。自恃官吏皆受其支配。可以立出。不料既入飲。初則酬接甚歡。席甫撤。張令人突數其罪。出甲士及劊子手。命立決於客廳前之庭院中。就刑時。某氏顏色從容。以臂上值價千六百元之翡翠鐲。向階上摔斷之曰。我今始無所需若矣。乃受戮。或云此爲李瀚章時事。總之三十年前有此一事。粵中老輩必人人能道及之。

客問 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其與豬仔不同之點。究何所在。

答曰。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之詳細情形吾少有所知不敢臆說。但與豬仔之分別。兩言可決。即一有自由。一無自由是也。華工縱在工作之地。所受之待遇或苛。皆家屬能知其所在地點。工約有一定。最後復可認虧而辭工。若豬仔則已爲賣奴。出於拐騙與非拐騙。皆不任交通於家屬。並無所謂工約。載重扶疾。一惟主命。違則撻楚。死則委棄。眞與牛馬同一待遇。此必昔日南洋之豬仔。曾遭此酷毒。若美洲與斐洲。不聞有此慘狀。美洲今日之華工。已與華僑相夾雜。或昔日華工之子孫。已轉變爲華僑。且地屬於白人之家宗。更無從發生過於野蠻之待遇。故今日美洲華工之自由。似乃勝於國內上海之工人。而五十年前之舊情。則吾無所聞。不知曾否有甚惡戲。至於斐洲之華工。開招於一九〇三年。全遣於一九〇八年。今日已絕其迹。今日南斐且嚴禁華工入口。故余此次歸國。過好望角東邊之「都班」埠。聞尙有華商數十百在彼。華人乘客登岸者。受關吏詰問。當斐洲正求華工往開金鑛之日。即余初寓倫敦之時。曾因王亮疇先生之介紹。晤一黎君。彼乃都班之華商。因領事劉玉麟不能阻

止。華工之受虐。黎君不平。將赴英倫。控訴於公使汪大燮。余問其受虐之狀。無非華人工頭。倚廠警之勢。任意鞭笞工人。抗者反受禁錮。或則疾病強令工作。偶至殞命。此等待遇。在豬仔時代。亦甚尋常。惟彼時已爲我國公理人道爭論發達時代。故在黎君甚憤慨。而劉汪則漠如。蓋入英人先入之言。以爲此等工人。皆去自北方。無一携有家室。而不規則之奸劫。肇事甚多。（今此等故實尚爲彼中人纂入一通俗百科詞典。我等老鄉親之稍欠教育舉動離奇。亦實有三分召侮之處。）余問黎君。黎君亦不能爲諱。然因時間已入二十世紀。所有野蠻之待遇。不過甚小部分。其大多數在彼皆熙熙皞皞。頗多樂事。黎君既歸都班。又曾寄示華工在彼演戲賽會等之照片。想見其中尚有人境。決非當年南洋豬仔所曾享也。但其地既在斐洲。正黑奴求生不得之地。於此而欲討論華工境遇。曾否留改良之歷史。吾既非所深知。必當略之。若今之招赴歐洲之華工。其事既爲破天荒。其論斷必有所特別。固不可牽混於南洋昔年之豬仔。又未可例以美洲華工。例以斐洲華工。惟此次歐洲華工。劃分赴俄赴法（英所招者今日以前。亦令赴法。）俄雖號稱歐洲。但其自待流人及猶太種人之名譽。素不甚華。且報載俄人虐待華工之事。已非一次。俄情非吾所悉。今亦止可略而不論。吾所可就執事歐洲華工之問題一加深論者。惟西歐英法方面之情形而已。然於討論此次西歐華工之先。最好又必將昔日華人在彼之似工非工。與竟在工以外者。徹底敘述一番。而頭緒又較可清晰也。

客問 西歐華工之情狀究若何。

答曰。作工於西歐者。雖久有其人。然不得被以華工之名詞。西歐之有華工。當自法國去年招工始。然內國人之意影中。覺西歐亦多華僑。倘非作工。何由而集於彼。且昔日作工之華僑。與今日法國之華工。其分別何在。此皆甚費猜量。故吾昨日以爲知欲細說今日華工之眞相。當舉昔日之作工華僑。先叙其大概。欲敍昔日之作工華僑。不若並舉西歐向來華人之歷史。亦罄吾所知。櫽括其品等。自更覺頭緒清晰。

客問 西歐之有華人。自何時始。

答曰。其眞確之歷史。甚難考求。因我國無名之英雄。亦頗不讓於其他種族。儘可十四五世紀以來。常有華人赴歐。因彼中古籍。常及華人幻術等等。可見必有江湖賣技者流。輾轉達彼我所知之較確鑿者。已在晚近。即倫敦南金星墩博物院中。有中國海船之模形一具。稱係道光二十五年有同此模形之一船。從上海繞好望角。入於倫敦之太晤士江。華船之去歐洲自此始。我國官場去歐之最早者。旗人斌椿。於同治四年奉委西行。其乘槎筆記中。叙述往遊倫敦南部水晶宮。已見有安徽詹姓。身絕長。湖北王姓。身絕短。爲彼中人挾去。供人觀察。則詹王二人之赴英。自在斌椿前。詹某家中世爲墨商。故老曾有見之於上海者。言彼入上海城門時。必彎曲其背。所謂水晶宮者。至今尚在。即博覽會場之玻璃房而已。今日各國博覽會場之玻璃房。或華美有過於此。惟此水晶宮之玻璃房。實爲全世界博覽會之祖宗。蓋英國前女王之夫「洛波德」於咸豐中首在倫敦城心之海德公園。創開博覽會。

會罷。即遷其玻璃房於郊外。以爲紀念。有美國人出資租借。房內陳百戲。於房外闢大園。約二十倍於張園之大。其玻璃房亦鐵柱千百。氣魄壯偉。夏夜納涼。並有花火。詹王之前。華人在西歐曾留蹤迹。今可舉其姓名者。則有申報舊主筆之天南遯叟王韜氏。彼於洪楊初失敗之時。逋逃英國。曾居蘇格蘭都城之藹丁堡。王氏爲蘇州秀才。實曾與洪楊軍中有關連。蓋眞正老革命黨也。其人頗具才略。惟洪楊既被賊匪之名。而時勢又重君臣主義。故卒見擯於同光之世。雖有隱惜其才如李鴻章張之洞輩。皆莫能薦拔。縱王氏之知識學問。在今日視之。不免腐陋。然在當時。號稱能通外情。實無出其右者。

客問 斌椿歸後。何時再有華官赴歐。

答曰。自遣斌椿歷聘各國之後。同治朝未曾續遣華官。直至光緒初年。始更派郭嵩燾爲正使。劉錫鴻爲副使。名曰特使。所有英法義比德俄。皆往遞國書。覲見元首。此行實有作爲常駐公使之豫備。故去無幾時。即任郭爲英法義比公使。任劉爲德俄公使。當郭劉爲正副特使時。頗交惡。郭告友人。直斥劉氏爲小人。劉氏果爲小人與否。並其小人程度果何若。今不能知。今所知者。劉在西洋時。迎合朝貴意旨。力攻鐵道。有指陳無數弊病之大文章。三十年前。嘗采刻於時務策論中。一孔之書生。皆甚讚揚。我國鐵道之不能早出世。劉實有力。其所論之弊病。可笑自不待言。逆計當日。據劉所見聞。不應如是紕謬。蓋有固寵之計。而爲違心之論。眞有小人之意味者也。郭嵩燾在英。與上海報界。曾有小小交涉。因申報登載彼延倫敦畫工作像。像爲側影。不見左耳。郭言如是則見者必謂余曾受有刵刑。帽上

不見眞珠。郭又言如是則見者將以我爲何如人。然申報之言。郭氏不承認。函滬電滬。囑其更正。皆置不復。最後並匯覆電之費。始答言轉錄倫敦日日新聞（Daily News）某日之報。郭遣隨員設法購得所指之舊報。覓無此條。再與申報理論。則道遠不理。亦止能認爲晦氣而罷。然此等新聞在今人見之。直付一笑。決不辨正。而當時老輩則兢兢如此。日日新聞者。今仍爲倫敦自由黨偏於工黨之有力機關報。其創辦之時代。正與申報相先後。然該報在倫敦。不算甚銷行者。亦日印四十萬分。郭氏未終任。即以曾紀澤相代。郭曾二人駐在之時。歐洲之官費學生始萌芽矣。最先有李鴻章派往德國武弁數人。尙不名爲學生。其名爲學生者。在郭氏正將回國之年。北洋派往水師學生二十餘人。即丁汝昌方伯謙等一班甲午斷送海軍之人物是也。另有文學生八人。二人留法。其一即馬湘伯先生之弟馬建忠。六人留英。其一即嚴幾道。其時名宗光。故字又陵。曾侯日記有云。今日嚴生宗光送來文字三篇。一題爲說法。一題爲奈端傳。一題爲某。頗有才氣。惟疵累尙多。余爲批改還之。其時嚴氏年約二十二三。今日老人星之伍總長。彼時亦爲美少年。以自費在倫敦四廟橋學校。時見蹤跡於使館。自此要大批學生以後。又曾陸續派遣。大約持續者十許年。惟甲申至戊戌。又爲歐洲留學界中衰時代。迨戊戌後之新留學局面而成。而又別有景象矣。

客問　戊戌以後歐洲新留學之局面。得聞其略乎。

答曰。新留學之動機。發始於戊戌。戊戌自北洋湖北及上海之製造局南洋公學。合派三十餘人至日

本東京。而留學之聲遂高。庚子遭拳亂。清廷大受懲創。益知二毛子（謂習西學者）之必應培植。兩湖學堂及南洋公學。又有派遣歐美學生之舉。余去英倫。爲一九〇三之夏。所知者。於英則有南洋公學學生五六人。皆在倫敦。又有曾爲上海交涉使之陳貽範君。似聞係北京同文館所派。大燒漢口中之有名人物丁士源君及康聖人之快壻羅昌君。傳說皆保皇黨所資給者。陳丁亦在倫敦。羅則在鄂斯福。余則初居蘇格蘭之藹丁堡。其時止有同舟而去之廈門自費生雷葉兩君。其北扼北梃。又遇有顏永京先生之快壻舒鳳君一人。於法則有前一年孫慕韓同去之隨員。如張靜江夏堅仲李石曾王述勤諸君。夏李二君皆辭官而爲學生。張君則輸其家財而建許多教育上之事業。法國所有教育運動之小小成績。皆張君出資。李君出力所得來。當時之孫慕韓。亦非今日之孫慕韓。其熱心道義。殊有足多。即以余去歐洲後一年一逸事而言。可見孫公當日之慷爽。蓋後一年。則湖北之留學生二三十人。已分居德比法三國。適孫中山又遊歐。（中山先生從前屢自歐而美而東。過一短時。又歷一週。故歐美社會最諗知者。有二人。一李鴻章。一孫逸仙也。）湖北學生如王鴻猷君等。即結一秘密會。交名簿於孫先生。有留學德國之陸軍生王發科者。既簽名。爲滿州同學所恐駭。即大怖懼。赴法。商於今日大名鼎鼎之屠戶。所謂襄武將軍湯薌銘也者。湯亦簽名矣。亦大懼。二人遂伺於孫先生之客寓。乘孫先生外出。即徑入其房中。剖皮包而得名冊。奔首於法使館。長跪哀哭。孫公詰何故如是云云。孫公大笑。即叱之曰。速返其冊。否則吾反將除爾等之名。王湯出不意。止能返其冊於孫先生。又跪拜謝罪。孫

先生亦笑而置之。故當時之孫慕韓。敢作敢爲。富於平民性。過能從事於改革之人。如孫中山康長素梁卓如等。皆敬愛保護。無微不至。即如張靜江李石曾諸君。亦皆孫公所感化者。不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繼爲栢林公使。即受德皇威廉第二之米湯。灌成爲帝國主義之頭腦。於是與蔭王爲親翁。遂前後成爲兩人。然其所主張之帝國主義。徒以製造腐敗官僚滅亡清朝天下。不曾得德皇開明之政治。而止贏得許多亡國大夫之笑柄。故不學李太白做詩。而學李白喝酒。我國人之崇拜德皇開明專制者。屢鬧極開胃之笑話。最後無不爲平民精神所勝利。所以現在開明專制創造家之梁任公先生。已熱誠反對德皇矣。德國之博士如張嘉森先生者。絕德問題發生以後。趕隨馮副總統入京。尚欲一力打消此策。今竟大出風頭。知惟反對德皇。可以爲中國建立大功。此眞突飛之進步也。閒話且少講。我等明日再講留學。

客問　如是則歐洲留學之再興。蓋在一九〇二與〇三之交。此十五年內之狀況。試略言之。

答曰。自前清光緒十年以後。歐洲之留學中衰。亦約有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八年。即西曆一九〇二。復盛中間私人留學亦相續不絕。不過其數甚少。如今日知名之辜鴻銘林文慶諸君。皆曾畢業於蘇格蘭之蘊丁堡。又或轉學德意志。英國則南洋之華僑。時有少數往學。特其人皆習律師或醫生。以求衣食於南洋。並無　學問與國家社會相見之習慣。故非內國所知。法國儉學之企畫。雖其具體之行動。始於李石曾君。發端於近年。然開山之人。實爲崑山趙仲栢君。趙君爲製造局維新老輩。趙靜菴

先生元益之子。靜菴先生則留學於中衰時代。得無錫薛公使福成之隨員。居法三年而歸。趙君又以使館學生繼去。照例各使館皆有學生數人。然名爲學生。實則從不入學。能延失風之法國寒士。去使館教授「阿培賽台」便算好學。蓋當初使館隨員亦不算名貴。故學生實爲隨員之候補人也。脚力大者得隨員。小者得學生。當胡維德隨薛福成往法時。其初亦當學生也。但學生之額薪甚微。不過華銀六七百元一年。雖當時鎊價尚低。然有使館面子。除是躲藏館中。否則出必費錢。又需分寄家用。甚爲艱困。所以學生及隨員之低俸者。及我去倫敦時。張德彝之使館中。尚樓上遍布火油爐及燒飯器。隨員學生老爺皆自己動手。因與大廚房交涉。其值甚鉅。節省方夠澆裹。則趙君雖頭銜爲學生。其無力入學可知。趙君則辛苦艱難。自習法文。出遊公園等處。遇窮人之閒宕無事者。贈以銅板。與之會話。久之作書於教部。得一廉價值之農校。去巴里約華程二百里。曰「蒙達夷」者入之。使館且有訕而笑其迂者。卽一切學校之情形。使館繙譯等概不願與聞。皆趙君輾轉而得之。蒙達夷之農校。甚良之農校也。每年除暑假外。學費膳宿在內。止華銀二百餘元耳。趙君在此校畢業後。卽薦李君亦就此校預備功課。此亦十五年前留學中衰時代之一段故實也。自一九〇二年後至於今日。此十五年中。始則各國皆有五六或七八人。一九〇四年湖北江蘇卽遣大票學生西去。各國條焉皆有數十人。嗣後自費者亦續續而往。更有儉學會之組織。雖官費學生。頗受從前留學迂謹者之忿激謬論。以中國學界如是低下之程度。卽欲學步日本派遣官費生之法。於是節費限額。行其狹義。日形衰落。然自歐戰旣

開以後。尚官私相幷。英法各過二百人。德比近百人。瑞士伊大利亦皆有人。此西歐留學生之大路也。

答問　居留歐西者。學生以外。試分詳其種類。

答曰。學生以外。其數亦有數十百人者。則爲使館人員領事則僅聞倫敦及英倫西偏之利物浦有之。皆請一西洋人攝代。並無特派之華人領事。亦無領事館。商則近十年始有古董兩舖曰通運公司。曰來遠公司。皆有資本二三十萬。有豆腐公司一家。亦有三十餘萬資本。新近與法人合辦資本已擴至百萬以外。因戰事開後。豆粉之麵包及餅乾大銷。故驟然發達。此皆在巴黎。巴黎並有南京謝姓古玩雜貨店一家。粵人所設磁器店一家。倫敦除唐人街之雜貨舖等。本來供給華工者。劃入華工內計算外。有飯館一家。曰探花樓。亦有五六萬元資本。又有曾兆安磁器繡貨舖一間。資本二三萬元。尚有粵人盧姓之磁器繡貨店。資本二十餘萬。通運公司支店一家。皆於歐戰後暫停交易。餘比利時有代客買賣一商人。而爪哇大富豪爾建黃仲涵有三千餘萬之蔗糖廠者。倫敦設有坐莊。但不設肆。此則商界之大略也。提及巴黎南京謝姓之古玩雜貨店。連帶想起各事。當留學生甲寅時代。除唐人街大票唐人。及各使館人員外。其不倫不類之人物。當從謝姓說起。謝姓與四川某姓。皆隨曾劼剛赴法。謝則大約爲戈什之類。四川某姓則司事一流。司筆墨賬簿者也。不知如何與曾公使分離。未曾隨之而歸。二人流落巴黎。皆娶一法婦。謝本販玉器者。故即在法人磁器店內。賺中國磁器。充做華來貴

貨。轉售法人。當時因其面目爲華人。物必可靠。故頗有願與高價者。因此而漸康。漸漸每年自回中國購貨。數年中。積貲二三十萬元。其法婦所生之子。亦略受中等教育。孫慕韓使法時。疑其精通西學。曾委爲商務隨員。而四川某姓則寒士迂闊。不能經商。其初最落魄時。有法人茶葉店。每日以廉値雇彼。穿服青布長衫。大呢馬褂。垂其髮辮。植立店門之前。以作茶葉來自中國之證據。後則漸有宕空法人。引彼共向州郡演講華事。以爲禮拜日等游戲場之消閑品。並裝扮新郎孝子。種種怪現象。不與彼中相同。可以驚笑娛樂者。無不引人入勝。每一場之演講。多者可得百元。每月有數次演講。而所入甚豐。因此某姓亦能小康。但演來演去。聽之已熟。使人厭倦。故至留學再興時代。已久輟其業。否則亦必遭學生干涉。今其人聞尚在巴黎。生有子女。已半入法人社會。少與華人來往矣。

客問 此等不工不商。有如江湖落魄之人者。此外尙有若干。

答曰。有兩大奇突之人民。言其以自力發展。則甚可偉。言其終古一摟狗賣猴之狀態。則甚可笑。若傳聞失實。而有以爲甚可憎者。則似稍過其情。一卽浙江溫州青田縣之賣石器人。一爲湖北黃州天門縣之賣紙花人。前者去自三四十年以前。後者興盛于十年以來。所謂青田縣之石器者。卽以下劣之印章石。雕刻碑坊屋宇松鼠梅樁水盂筆筒等等。凡可以爲書案陳設之小品者是也。三四十年前之華人游記。已在歐西遇有此等賣石器之溫州人。究不知去自何年。如何去法。或在其遠之年載。已經西去。亦未可定。余去英倫之時。卽聞居留各國之學生。皆言常逢此等賣石之人。大城小邑。北窮

瑞典挪威。南梅伊大利西班牙。無處不往。大都長衫辮髮。手攜網籃。置石器于中。穿街巷而兜賣。全歐約有數十人。後在倫敦西郊之植物園。果遇一人。瓜皮帽。青長衫。辮髮光潔。網籃整齊。見余微笑。忽忽前行。恐余將有詰問也者。民國建元之前一年。反對華裝及辮髮之聲已高。故又遇一人于栢林之曉洛顛波區。居然洋服楚楚。手提皮包。石器實其中。頗可比于彼中之高等小賣商。叩以每日能售若干錢等語。其人操溫州土白。不能了了。遂各點頭而別。此足爲改良之小販商矣。以吾人個人感覺。決無喪辱國體之問題發生。聞該業年來已有人設石器棧房于栢林。在中國成箱裝去。此等販賣者。即不必回國。可向該棧房按箱零購。每箱約價二百餘元。中間如含大件。止有百餘件。小件則二三百件。得大件則難售。得小件則易銷而利薄。惟大小件參雜之箱。最爲合宜云。天門縣之賣紙花人者。其零星赴歐。亦必甚早。惟當初不甚接觸于在留國人之眼簾。且其數既少。故無顯著之聽聞。迨十年以來。去者突衆。遠過于賣石器人。歐戰將開之年。爲最盛時代。約有二三百人。布于西歐。亦孩童婦女各色皆備。從前止出現于小城。後來則倫敦巴里之大街。輕易可遇。其服裝雖亦半中半西。然無溫州賣石人之光潔。故國人對彼之感情。頗不欣快。常有干涉遣回之舉。即政府亦曾化去甚多之錢。然愈遣愈多。倘非歐戰劇烈。恐年來必又增添百數。歐戰一定。此曹自必源源而去也。

客問。賣紙花者。挾何種能力。源源去歐。料其必有增無減。

答曰。此等賣紙花之天門人。據云向在內國爲逃荒之勾當。所謂逃荒者。遇秋穀不熟。即盡室流

徙。輾轉他鄉。丐食而活。淮北一帶。數十年以來。習慣爲此。我等小時。每年冬季。卽見此等逃荒人。扶老攜幼。數十百人爲一羣。續續南下。丐食之法。每以唱歌小販等等。標其特點。習聞歌詞。有所謂「鳳陽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云云。大約淮北水利不講已久。明時豪貴佔有田產。佃田者畏其家暴。皆業而丐食逃荒之習。或卽起於明時。故歌中稱及朱皇帝。天門是其鄰境。其人覺逃荒之利。益過於田作。或田作既罷。出而逃荒。有如伊大利之農民。至今在田事既罷而後。於其隙時。卽赴英倫等處。向猶太人借賃手搖八音琴。一家夫婦子女。環繞琴車。搖動以後。樂聲悠揚。滿街小兒女及小販婦女等。皆婆娑起舞。是爲英倫街坊中常見之活劇。一闋既罷。卽脫帽向人家及過客索錢。每一農隙。能得三四百元。或且過之。當時天門人逃荒於內國之南省。卽與伊大利荒民流轉搖琴於北歐諸國。同一性質。余聞廣東同人告我。往時此等逃荒之人。常由浙江越福建。徒步南入廣東。其人有此習慣。所以近年以來。漸走漸遠。竟至全世界。余所以稱其竟至全世界者。蓋在倫敦遇一賣紙花人。彼稱曾去印度「喀爾卡泰」。有年。又稱其友曾至黑人國。彼處寒暑與我們相反。就其所言之情狀。無疑無貳爲好望角。惟彼等在印度斐洲等處之狀況。余尚不能了了。果否曾去美洲。亦無所知。大約美洲必由海程。且禁止華工之問題較早。恐當此羣發其野心。欲遠走世界之日。已不易闖往。或竟尚未有彼等蹤跡。至於彼等在歐洲之行徑。余頗能言之較詳也。

客問　賣紙花人在歐洲之情狀。究竟若何。

答曰。一九〇九年以前。余雖聞有此等人出現於歐洲。然言者稱之曰流丐。余意亦不過一二華工水手之類。偶然落魄。暫爲如此生涯。以救飢寒耳。惟言有婦孺同行。則甚可怪。以向來海外華工。從無攜帶女子之事。然言者亦未親覩。無從知其究竟。一九〇九年之冬。忽由倫敦唐人街上人告我言有兩男三女一孩。到此數日。賃居於唐人街左近。男則出賣紙花。女則在路旁張帖。言能捕取牙蟲。而學生中亦以此來告。且言其女子解小足。出示於人叢中。博歡笑以得錢。非干涉遣歸不可。使館不肯與聞。事將奈何。余即走訪其寓所。在一窮西人家之樓上。六人聚於一房。男子二人。甲可三十外。乙則二十四五。皆着不完全之西衣。頭戴洋小帽。女子三人。一三十許者。即甲之婦。手抱三四歲之男孩。兩皆老婦。一爲甲之嬸。一則乙之母也。皆華裝。若北方貧家婦。惟不破碎。問詢之後。乃知爲湖北之天門人。甲獨應對。自稱係作小賣買。因頻年田事不佳。故出而爲此。此大約同縣散而之四方者。約有數千人。遠至歐洲者。亦有數十百人。此次大都由西伯利亞陸路而來。在哈爾濱出境時。向華官道台請護照。每人納費兩元。婦女孩童半費。並有山東人往國販綢者。每年尤多。大約年有一二千人。故道台發此護照一項。年得款項甚巨。並不留難。我等或則短搭火車。或則步行。每次火車之價。約十許元。可行幾千里。每行一程。即在城市中做賣買若干日。然後再行。大約在俄國境中。曾歷二三十城。歸後即行入一國。其京城似名維也納。彼中警察。甚不客氣。不准做賣買。尤反對吾嬸之爲人治病。余問。「汝嬸能治何病。」甲忸怩而笑曰。「能醫牙。」其嬸笑曰。「即是捕牙蟲。」余曰。「洋人亦信此事耶。」一嬸曰。

一若非警察干涉。願醫者甚多。」甲曰。在俄國境內。每日能治得二三十盧布。惜去維也納。留彼三日。不曾許做買賣一天。後至茄門一城。亦不能自由。故來此間。欲往大西洋國。」（卽西班牙）余卽言此等買賣喪辱國體。不如設法在此乘船回國。甲卽大稱善。余允代籌三十鎊。託唐人街之華人水手館。覓貨船。附其艙面。而行。全家皆謝我。一若甚感激者。甲卽求余同至火車站取其箱件。因不能會話。被車站扣留。余與同去。知其來自德國薩克森王國京城之哲雷斯敦。卽所謂茄門一城也。彼攜兩箱去寓。余卽至學生會商定錢項。明日下午又往。甫至唐人街。卽見警察在人叢中開道。數十百下流西人男女簇擁一老婦而來。卽甲孀是也。前後背心。縫有白布一方。上寫治牙捕蟲字樣。皆為英文。乃寓主人為書者。因坐鄰近小公園之地上行術。為警察驅逐而來。甲孀見余大慚。余強忍。復至其寓細詢之。「究有何人令爾治牙。爾不憚出街露醜而為之。」彼言無錢澆裹。今日強出。果已得七仙令。非警察干涉。必可得一磅金而歸矣。有唐人街一少年同由人叢中來。在旁聞孀語。卽曰。所得七仙令。其五仙令乃一體面西婦。脫其小腳笑睨之。遂給之耳。」甲妻詬其妄語。余縐眉曰。「如此終非了局。」因為甲曰。「余已約此間水手館王某為汝覓得船隻。明日卽可行。」伊稱謝不置。余再三囑彼等明日中午待我。更不可出。皆唯唯。豈知余明午攜錢再往。已盡室而行。莫能知其所之。始知彼等決非流落在外。無法可歸。直以此為大利。而樂之不疲。後函告法同人褚君。卽以彼在伊大利斯士陵城賽會場中所遇此等二十許曾照之合相見寄。則此大小六人者。皆在其中。余乃愈為之莞爾。

客問 買紙花人如此戀戀不舍於歐洲。想有厚利可獲。故不恤數萬里流徙之苦。源源而去。其志固可哀。而於喪辱國體一事。則甚覺躊躇。子亦有說以處此否。

答曰。此事當分數節論之。一則此輩因困於內國生計之艱。覓食遠方。能得國中萬不能得之利。如某甲告我。倘賣買順手。每日平勻可獲一二十仙令。是每月可得華銀二三百元。除去一家住宿飯食等等。所餘之數亦巨。即或諸多窒礙。終未能達其順手之目的。然數十百元一月。數人分頭覓取。必可得到。故後來余聽唐人街上人言。此輩在數年內興盛以來。匯去中國之錢。亦年有數萬金。彼等自有匯寄機關。其人雖言不甚了了。然以余揣度。其人必有小小機關。又有頭腦規則。則無疑無貳。因余陪某甲至火車站取箱時。同乘街車。行有半小時。余與劇談。問渠「如何能識道路」。彼即在懷中摸出中國連史紙裱襯皮紙之地圖一張示余。其鄭重若村學究珍視推背圖一般。僅揭而指看。不願放入余手。其圖係手繪。略如從前坊本尙書上之禹貢圖。其形狀實似歐洲。但不甚合界畫國都。亦自有彼法所注中國字地名。皆如天書。莫名其妙。即余所稱彼等曾至維也納。彼圖既無維也納字樣。不過其口述之音有三分相像。且後知彼從德國哲雷斯敦赴倫敦。先從一大都會北行而赴哲雷斯敦。則前城確爲維也納。見彼地圖。而知彼人必有機關者。因其圖確係一個團體之中。互相抄用。作爲同人秘要之品。非個人偶爾得取者。彼等能獲頗豐之利。有機關互助行旅。互助匯劃。並互通消息。自然樂之不疲。雖資遣回國。莫肯依從。前年法國公使胡維德曾請得政府款項數萬金。強迫此輩回華。曾有

一次約二三十人。由隨員押送至馬賽上船。上船以後以爲必可無事。不料於夜間船未開行時。盡數逃去。此雖欲加禁阻。大有甚難禁阻之勢。二則此輩如能改良可否聽其遠流。此一問題。雖不敢率斷。然以余個人感想。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或竟變爲小小團體。生人惡感。固未可知。亦或於苦力社會。傳達小小文明。並由此而得一部分之利益。暗中頗有小補。亦未可知。比諸美國華工。固擬不於倫。然美國華工所得之利益。則頗爲可駭。最多之時。約有三十萬人。平勻每人每年得利三百元。輸匯回華。則年款九千萬元。已可補償內國購買洋貨出款十分之二三。所以彼中禁遏華工。即此亦爲一大口實。吾人但以爲少數苦力生計出入之問題。則未之深考耳。雖此輩賣紙花人爲數必有限。然積少成多。賣石器者。賣紙花者。賣某某者。合起販絲販茶各種大行業。分途推廣而去。則獲利必可觀。獲利之問題且小。各種人錯雜而爲頻繁之交通。或多或少。足以改良內國各種社會。其問題乃大。故以賣紙花者可否聽其遠流爲問題。其關鍵止問能否改良而已。

客問　然則子見賣紙花人。前後亦少有改良乎。

答曰。如何顯著之改良。於事實上有所不能。至於婦人席地而坐。解小脚示人等之活劇。則未有所續聞。自數年中此等賣紙花人驟然增多以來。倫敦街上亦即數見不鮮。吾人亦倦於勸說渠等回國。一則知力有所不及。二則彼等形式上似頗改良。所謂賣紙花者。本非恰合之名詞。請客勿以爲彼等所賣之紙花。即福建等處所製像眞花草等之一物。彼等所賣者。即內地江北人插在草帚上。以兩

三小銅錢賣與小孩玩弄之物。普通以竹絲紮成輪形之圈。輪邊相間周貼紅綠之紙。迎風轉動。小兒見之色喜。西人小孩少見多怪。亦復願而樂之。其稍高等者。卽以紅綠紙剪成犬牙之錯紋。摺之甚小。張之爲扇爲球。亦足動小兒之一盼。所謂紙花者如此。二三年中常有一二十人擕售於倫敦。則純粹爲此。並不另翻花樣。或兼擕牙齒。或使小兒在咖啡店側豎蜻蜓等等。前年余去唐人街賣紙花人寓中。則十許人賃居英人家半宅。在屋頂矮樓中爲工作所。有七八人方調膠黏紙。已製成之輪形或球形等者。懸於竹上待乾。約有十數大竹。懸所謂紙花者數百於空中。製作室中者爲男人。出街售賣者爲婦女及小孩。因婦女小孩得警察之憐憫。少加干涉也。余所謂改良則女人已不穿中國衣。罩女洋外套。戴女草帽而着舊皮靴。得比於彼中賣菜之婦。若渠放去紙花。坐黃包車上。在上海南京路遊行。或常疑爲女界新人物矣。小孩亦洋服楚楚。得比於彼中賣報小孩。男人惟於晚間走各酒店。於我所謂豬欄中者兜售。女人間亦有入酒店者。有無受酒醉工人調笑等事。則不能知。蓋英國之酒店中。本常有一班窮無聊賴之人。面塗鍋煤。唇塗紅粉。扮爲黑人。三五成羣。箏琶雜擕。吹彈歌舞。博飲者歡而乞少資。今則豬欄歡笑中。又點綴賣紙花男女。如是而已。若巴黎之情形。較爲不進化。聞此輩賣紙花之小孩。常在咖啡館豎蜻蜓打虎跳。伸手要錢。侍者等干涉。反遭強硬之反抗。故常至於傳喚巡警。拘入警署。亦或有爲人疑作竊取小物者。因此留法同人曾屢次干涉。而胡公使亦常常強迫送歸。無如彼等輾轉引避。無法可盡。惟嚴行干涉以後。各種小孩野蠻之狀態。稍稍改除。或者亦能成爲倫敦之

情狀。若能純粹變成一小販賣人。衣服完整。舉動安詳。則隨賣石器人。共相遊行。爲全歐。亦不過若某國之賣香脆餅者。在我國中。彼力量既得比頭等國。亦不至以小小貧陋之狀。損其國體毫末也。

客問。留歐之華人。除學生。使館人員。少數商人。及賣石器賣紙花兩種小販外。尙有何類之人。

答曰。窮極思索。尙有西人攜去之僕婦。此處彼處。大約必有數十人。因此等人皆在人家大住宅內。故甚少遇見於街頭。惟船上往來。每次總有所遇。故可斷其暫留西方者。必有一成數。所以女多於男者。因彼中人攜僕歸國之緣由。必因有小兒女需人看顧。且往往因奶媽等之關係。與小兒女生出愛情。小兒女不願分離。故攜之而行。此等僕婦。大都華裝。惟尙潔淨。不致惹人厭惡。在上海等處。數見不鮮。可勿深論。除此之外。卽當直數華工。因此非盡爲招去之工人。故亦可用普通名詞稱之曰華僑。大約在水在陸。共有四五千人。廣東人居二十分之十九。甯波人居二十分之一。餘如山東湖北等處。常有一二人。在陸者皆聚於英國。共占三大埠。每埠皆有二三百人。常川住居。一曰倫敦。二曰利物浦。利物浦者。英國第二大城。位於西邊。美國郵船停駐之地也。昔年楊篤生先生。卽特從蘇格蘭之扼北淀城。乘車南下。蹈海於此處。今其遺骸葬於利物浦極美麗之墳園。豐碑屹立。年年華僑春秋皆以燒豬及威士忌酒等祀之。此處華僑。在三埠中爲最多。常多至六七百人。三曰卡笛府。乃威爾斯之京城。英國習稱三島。卽英倫蘇格蘭二島相連在東。愛爾蘭獨立海中在西。然英倫又嘗劃分爲二。其大部

分在東者曰英倫。而小部分在西者曰威爾斯。威爾斯於古亦一獨立國。其人種與愛爾蘭相近。在我國海關發迹之赫德。即威爾斯人。英國所有巡警。亦皆威爾斯產。想來上海之三道頭。皆產於彼。因其人身軀偉岸。又其地比較寒苦。故充是役。亦如印度人在上海所謂紅頭巡捕者。亦係印度西北一部落之人民。與彼所謂貴族婆羅門種。西人認爲亦係亞利安族者。並非同種。其人雖亦纏頭而帶棕色。惟所纏之布。無如是之高。身材與華人相等。並無上海紅頭巡捕之高大。其人亦比較的可稱美秀而文。年來留學西方者。多過於吾人一二倍。而受有高等教育之人。亦遠多於吾國。凡學界中人。亦皆西裝不纏頭。華僑在卞笛府者。於三埠中爲最少。近年以來。頗有一二學生。學於威爾斯之礦學堂。或實習於礦場。因威爾斯產煤至多。礦業甚盛也。英國之外。惟德國北海邊上最大輪船馬頭之漢堡城。亦有數十人留住。並有小雜貨鋪。（皆供華水手者詳述於後。）餘則荷蘭舊京之洛陀井。比國大輪船埠頭。即日本郵船終結之地之安士府。常有數華僑留彼。並設小雜貨鋪。惟或閉或開無一定。大都統數處而言。在陸者千人左右。餘三四千人皆在水。

客問　子言歐洲華僑有在陸在水之分。其在水陸者。不知皆操何工作。

答曰。歐洲之華僑。大異於南洋與美洲者。彼其在陸之千人。亦因有在水者而來。所謂在水。即工作於船上者耳。普通名之曰水手。實非確當之名詞。生活於船上者。其一部曰職員。即船主至於司帳之類屬之。又一部曰工人。工人分三種。彼中口號。一曰船面。即水手是也。凡船面之蓬桅櫓索以及支

帳蓬棚。油漆揩洗諸事。皆屬之。其人雖辛苦。然在船上工人中爲高等。因其升高犯險。頗多英雄氣概。故水手頭腦。與上等職員齒。必予以相當之禮貌。即尋常水手。亦往往轉變爲水軍。欲屈其爲服役之事。勿屑也。若誤假令之。則惡聲報之矣。二曰房間。自廚房洗衣房。至於客艙侍者。職員房侍者。皆括於此類。此類之人。雖體面與卑屈至不同。其體面者。華服美貌。頗似職員。然在品類爲低下。上等水手勿與齒也。三曰艙底。即燒煤者是矣。其品雖不爲賤。其窮苦則最甚。故在船上。往往獨立爲一羣。無與往來。因欲與水手相共。水手不屑下交。若對於房間中人。此則嫌其品下。彼則憎其體穢。亦無相與攜手之餘地。而赴歐水居之老同鄉。船面則無人。房間偶有洗衣者。雖甯波甚多廚師。均在美洲船中。而歐洲則缺。三四千人皆在艙底而已。彼等從中國艙底。轉而至於歐洲艙底。積至三四千人之多。頗有一段歷史可述。凡西人赴歐之船。其艙底燒煤。皆用華工。由中國去歐。或由歐回華。此等燒煤之華工。每月工資大都爲十四五元。（飯食自然皆自備。）然一經雇用於歐洲各國互相來往於北海大西洋地中海等之小輪船中。可獲每月三十餘元之工資。惟欲自資而往。至少亦需數十百元。則不能措其資。於是承工於去歐之大輪船中。至歐則逃而改就焉。初則遁逃甚易。迨後每次逃者過多。至非補充歐人。不能開船。於是乃雇華人爲船塢番守之人。特別使防逃工。其初凡華人燒煤者遁逃。往往棄其舖蓋。及數月之工資而不顧。乘工頭不備而遁走。既已上岸。即有陸上之同鄉。開設水手館者。匿其人於城中秘密所。迨機關而易衣以出。歐人之視吾人。亦如上海人之視西人。皆若形貌相同。莫可究詰。

及本船半年後再來。自然即工作於鄰船。亦無從辨別矣。迨後旣用華人爲番守。而上岸遁逃。旣不易。且面目姓名。彼此相知。逃後亦能根追。然最後經數番之劇烈對待。羣起而拼命。番守亦不能不通融。彼此相諒。遂變爲有限制之遁逃。即數次始逃一人。使番守有可交帳。而數次必有所逃。使欲改就歐洲工作者。亦不至絕望也。如欲問此等燒煤華工。彼中人果否傾軋。則常常遇劇烈之反對。至近年而益甚。彼中工人。排斥華工。不遺餘力。大都起於貶值者十有八九。所以年來非受彼中同等工值。必遭詆毀。彼中工值。蓋以三十五元一月爲起碼。然即取同等工值。而資本家仍喜雇用華人者。則以華工之燒煤。實有可取之處也。

客問　華工之燒煤。亦有秘術乎。

答曰。非也。中國人種良耶。窳耶。複雜而難斷。若從一方面推測。如近日選舉之摸金。致議會政治亦絕望。又如吸煙嗜賭種種穢濁。皆能令人斷其人種之非良。然從又一方面推測。如中國人愛好和平。性非兇惡。又如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又足爲人種之特色。此等問題太大。今原無從釐論。余所以略論及之者。因華工得燒煤最良之成績。純然即以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特有其一種之特色而得之。余若躁以此特色相歸。疑若余有「種拘」之病。自譽過當。故先表明吾人自有其短。亦是有其長。遂至世界燒煤之人。皆不及華工。然此終爲一滑稽評判。言之傷心。蓋燒煤之艙。雖有風筒。其炎熱之度。可想而知。唐人街之華工語。我曾有彼之燒煤朋友。舟行紅海中。不堪其熱。無法可避。至蹈海

自殺。平均大號輪船每日燃燒煤斤二十四噸。一天十六人作工。每四人爲一班。每四小時而換班。四小時中應由四人用鐵鏟鏟起煤斤六噸。（約計一百零八擔）即每小時中每人應鏟六七擔之煤。勞苦亦不可爲不重。歐洲工人之鏟法。蒐票盡力將多煤鏟塞爐中。即自行坐風筒之下而吸烟。於是熱度高時太高。下時太下。印度人及斐洲人往往磕睡躲懶。鏟舉煤塊大小不勻。惟華工則能勻擇煤塊之大小。按候徐徐而添。勤勤不息。故能保此傷心之位置。而於歐洲有所謂華僑。

客問　然則在陸者。將何所作乎。

答曰。無論逃自去歐之船中。或從此船去彼船。必在陸上小住。又且作如是艱苦之工。稍積工資。亦應當停歇短時。爲陸上之休息。幷此三四千人。皆當自備飯食。則其人性嗜米飯。又嗜香腸醃魚種種之鄉味。並有胡琴洞簫。丹藥鴉片。唱本小說等之娛樂應用品。亦時時需求。於是雜貨店之類。不能不擇陸地而開設。如是則水手館也。雜貨店也。酒食館也。茶菓舖也。鴉片室也。番攤場也。各有三四五六。而唐人街因之以名焉。其間惟有沐衣一業。則由美洲華僑移殖而來。爲煤燒外一種獨立之工業。惟倫敦止有一二家。最多有一二十家者。爲利物浦。頗惹起本地洗衣業之注意。時時且聞反對之聲浪。洗衣用機器者。自不及手洗之佳。故美洲洗衣華工。雖遭劇烈之反對。然仍受社會一般之歡迎。所以曾有一美人。形容華人在美業洗衣者之多。言美國大小村鎮。苟該處有一禮拜堂者。無疑無貳。亦必有一華人洗衣館矣。

客問。唐人街者係特別建築乎。抑由唐人居住而名之乎。

答曰。此不過一游戲稱謂耳。彼中亦有支那城（China Town）之稱。其實其地接近船塢。有如上海虹口中虹橋等處之地位。複街貧陋之區。華人在彼賃有住居。設有小店。集有一二十家。就稱謂之便。彼人名曰支那城。吾人稱作唐人街。較易表顯其滑稽之情而已。且惟倫敦集居一二街。而利物浦即散居數街。無唐人街之可名。倫敦唐人街所在區地。爲其東郊。區名樸柏潦。在倫敦爲住民最繁密。及最貧苦之區。太晤士江邊之「倫敦船塢」「印度船塢」皆在焉。故住民之中。船工及苦力參半。人種以猶太人爲最多。俄人次之。此區之賣報店門前。故懸有猶太文之報帖。因售猶太文報紙之故。依船上爲生活之僑民。各稱東方人。皆有。不惟華人而已。即日本水手。亦常見一二。與印度人三三兩兩。出入於西人所設之大水手館中。唐人街所傍之船塢。爲西印度船塢。塢旁有大街曰西印度船塢街。街旁有小巷。曰石灰庫巷。乃唐人街之老本營。其人去自何年。說不定。猶在安徽詹長子湖北黃矮子之前。余所遇之老者。亦已在彼三十餘年矣。二十年以來。漸延及於西印度船塢街。上十年中。於石灰庫巷之對面銅幣術。由三家而十家八家。倏忽已將全街占領。天門縣賣紙花人之寓所。即在銅幣街之尾。銅幣街東去之高街。自設國民黨俱樂部以來。亦有數家。足見年來西去之人。有盛無衰。其逐去他人。代以華人之法。亦足破涕爲笑。不勝繁感。蓋該街之住民。起先皆爲白人。猶太人耶。俄人耶。或英之本國人耶。要皆有之。居其地者。比較的終較華人爲貧窶。大約皆設舊貨舖水菓店等。華人

今日以三十磅之貼費。逐去一家。明日復以五十磅之貼費。又逐去一家。其人而得三十磅與五十磅。可擴充資本。向他處開張。亦自欣然樂從。然不多幾時。卽盡爲華人所據。轉變爲唐人街矣。此種轉變固不過爲滑稽之可喜。然反而證之。卽可見萬一吾人再不振作。外人之經濟侵略日甚一日。中國之城邑。皆可作唐人街觀。昨晤朝鮮某君。卽言朝鮮自吞併以來。四民皆失其業。其先朝鮮雖若何之腐敗。若何之貧困。若農民不受若何之影響。今則農田皆爲日本人以高價漸漸購去。農民變而爲佃傭。傭其田則還租太重。不傭則無田可耕。坐以待斃。然則吾人外交得賄。鴉片得賄。選舉得賄。爭名奪利。惟恐個人之慾不滿。惟恐國之不速亡者。其桃源不知何在也。吾念倫敦銅幣街而心痛。

客問　唐人街年來之日日推廣。是何因由。

答曰。僅從表面設想。唐人街不衰落而反興盛。似屬奇異。因年來英國工界。盛倡反對華工之論調。似吾人之居留。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宜乎去者多而來者少。何以反對自反對。而增添自增添（歐戰以後。却減去人數不少。然此爲別一問題）然若從世界交通之趨勢。放開眼界推論。而人數日多之故。至無足奇。卽將來禁例愈設愈多。尚恐潛滋暗長。積久益盛。吾以爲吾人今日之外遊者日多。並非因中國貧弱。將出而求智識求利益之人。獨於一時間強迫而遠行。或好奇而浮動。此乃世界交通之利器。二三十年來日臻敏妙。而世界各國外遊之人。無不增多。中國人又適有遠行之需要。浮動之興趣。遂亦同爲此利器所牽掣而動。而爲其乘客之一部分。故不惟學商諸界出遊者繼續而推廣。

即工界亦有十年以前。此人本重去其鄉者。今日亦追蹤遠走。無端而湊合。月百而歲且千矣。故他人之反對者自反對。我之增添者自增添。因人數之增添。故居留之家屋。佔住益多。蓋所擴增者。無非水手館飲食舖娛樂所之種種而已。吾十五年前初至其地。僅有水手館五六。鴉片室三四。酒食茶點舖兩家。雜貨店三家而已。其時卻有一福音堂。名曰英華書院。專為華僑而設。一老教士曾居留香港三十年。粵語嫻熟者主其事。所以名之為英華書院者。不惟每日有一點鐘之英文教授。名實可副。而且此曹華工。皆仇教甚深。若名「講道」「福音」等堂。將愈裹足。名之曰書院。借中國向來高貴之名稱。或可歆動其願往。然終之當時之老同鄉。既已仇教。又不好學。雖書院近接芳鄰。此輩甯守鴉片舖而不去。學習英文者。偶有一二人。入班一二週。亦即鬆懈不往。故教書講道。皆止有空名。此老住居中國有年。頗有華人敷衍之習。且如我國老師宿儒。垢穢之程度。亦可相等。余曾訪彼於住宅。住宅去唐人街二里。附郭之村居。照例應當幽潔。乃入此公之門。誠不愧鄉居。桌椅東倒西歪。積垢盈寸。在其書齋小坐。滿檯滿櫈之破書。大小橫疊。皆沒於厚塵之中。至少有三年未動。欲放小手簿。求一檯角。用鉛筆寫一住址。亦不可得。此老七八年前化去。此書院亦因之而銷滅。今已為一水手館。主人吳某之居宅矣。近來之唐人街。自蔓延西印度船塢街。至古銅幣街之後。約得雜貨店五六家。酒食茶點館七八家。水手館十餘家。鴉片室六七處。賭博場三五處。復有公所三處。曰忠義堂。廣府等之機關。曰致公堂。惠潮嘉應等之機關。粵人好分黨派。各派各有其堂號。堂號與堂號。在美洲常有械鬥之事。即區區倫

敦之唐人街，兩堂亦積不相能。其一則曰國民黨俱樂部。設自民國三年。幸有此機關。兩黨人皆有攜手之餘地。至今兩堂之高明一流。因此而化其畛域。和親甚至者極多。

客問　如何謂之爲水手館。

答曰。此亦相沿之名耳。其實即華工住宿之地。與上海江北人開設小客棧。租住黃包車車夫同一作用。在彼中亦必領有執照方能開設。按照警章。每屋居宿之人。皆有限制。注重衛生防空氣之不足。所謂文明造其極點者也。故如上海之小客棧。實行疊床架屋主義。每屋可居十許人。但有空隙相容。即可自由招接。在倫敦斷斷不能。有如上海小客棧之一室。止能容許兩人。室中懸有警署所給牌票。文曰「此室容許住宿兩人。違者議罰」（本地小客店皆有之。惟局面像一文明客店者。方不懸此牌）然老同鄉之水手館。則常常不能遵行此例。因明明一可設三四榻之室。僅宿兩人。豈不可惜。所以宿必三四人。迨夜半巡警或來檢查。則其一二。披衣出後門。去街上閒行。倫敦固徹夜不禁行人者。檢查以後。復入室高臥。問何以此等住客。獨肯不憚此煩。一必其價較廉。二或停工之際。無錢給值。出於賒帳。不得不勉爲其難。三或本爲親友。義當體諒。設此水手館之人。必爲彼中翹楚。或竟去自內地。即有力對付者。爲水手館主人。非僅如上海小客棧之主人而已。客棧之主人。即無異爲其人之頭腦。若在豬仔時代。即虎而冠之牧人也。故有行爲狠辣之水手館主人。羣水手（水手從廣義稱之）即訴之曰鱷魚。粵人謂鱷魚。猶內地謂老虎。其人第一必與船公司諳熟。能爲水手之薦引人。否則徒

住而已。固無顧問人也。館主人之入款最優厚者。爲得新逃之人。此人在由華去歐之船上逃出。必投一水手館。於是館主人匿彼於城中祕密所。一二週後出頭。乃故不爲薦引。卽眞有需之者。亦必匿不使知。因居宿在彼。華銀二十六元一月。雖出賒帳。短一錢不可。飲食薄劣。夜半使出後門避巡警檢查。皆不敢較。遣住有時日。央懇再四。乃爲薦引。又視酬資厚薄爲遲早。迨兩三月而得工資。支工資三月。皆入館主人之荷包中矣。然此猶商業之手段。無足獨爲此館主人詬病。更有進者。其人勤動年月。積有金磅高一二寸。卽欲住陸上休養。或遊戲以自娛。然此等人從前大都短衣垂辮。入五都之市。自慚形穢。而一切公園劇場。博物院運動會等。既不敢往。亦非所嗜。名爲休居於倫敦。其實皆未出唐人街一步。至多在隣近酒肆中。三杯威士忌。亦立於豬欄中。以爲不痛快。吾人習慣高坐據案。旨酒佐以嘉殺。欲淺斟小酌者也。卽有二三伴掩門之私窩子。敢與洋太太之調笑者。亦屬少數。於是惟一之娛樂勝事。曰抽鳥烟。曰賭番攤。館主人者。又往往爲其東道主。視此爲正項進款。而宿食費不過視爲副產物。所謂一二寸高之金磅。積之盈年者。一半月又入館主人之荷包矣。然此猶營業變相也。尙不足爲鱷魚之鐵證。其有眞爲鱷魚者。又狠辣狡騙無所不至。舉實事以見一班。則有某老水手者。在船中爲機器傷一臂。殘不能作工矣。照例船公司皆保有工人死傷之險。船主予以卹券。館主人爲領得卹金七十五磅。匿其五十。止予以二十五。又誘使烟賭以罄之。此人欲工不能。欲歸不得。愁嘆無計。館主人又日下逐客令。年來既有所謂新黨。而工人中亦有之。老水手之同邑某。偶聞傳說卹賞金數之非

實。積不平。代延能操英語者往探於保險公司。再三而得實。乃聚衆與起交涉。館主人笑曰「汝等知若用錢如糞土乎。吾預爲彼貯此以便其歸計也。」人亦止能無可如何一笑謝之。其人能行惡而從容如此。

客問

唐人街之烟賭。英國巡警獨不加干涉乎。

答曰。英國人對待異種。用一種寬大的滅絕主義。彼則屢試而必效。人則飲恨而難訴。假如民國改建以後。各處皆停廟祀。而獨有京路紅廟之香火轉盛。各處皆絕剪髮辮。而獨租界之髮辮有人保護。果也彼有先見之明。未幾而吾亦仍淫祀日多。髮辮牢繫。並無改良之資格。落得彼亦并享不倘操切之佳譽。倘彼時外論稍能相助。安見世界人類所有一種之惡習。不能及早小革。彼則不顧爲也。栽者培。傾者覆。自己不愛好。而他人能代爲愛好者。固未之或有。即吾人居留日本等處之官若民。日夜麻雀。祕密吸煙。巡警之干涉。雖稍若嚴緊。然終不若對待其自己人民之周密。英則自信其民之自治力。過於世界各人類。不似日本人等之尙懼容易傳染。故在倫敦。簡直聽我唐人之自由烟賭。惟利物浦與卡笛府二處。尙數聞捉賭罰金之新聞。而倫敦則二三十年。止捉賭一二回耳。煙則本爲其主顧。故未嘗干涉。如至唐人街而遊行。觸鼻聞鴉片之氣。如當日過內地煙館林立之曲巷。又時有一二家半開其門。室中聚立一二十人。圍團番攤之桌。一路門口窗上。或貼「今日開皮」。或貼「樓上燈吸」一字樣。巡警見之。本亦不能通其義。況即通之。非一笑耳。吾亦數至幾家煙室。一室之中。三四床對設。

與內地小烟間。惟妙惟肖。必有三五六人横陳其上。「國客」至而擧頭於枕上。欠身招呼。手烟鎗請吸。禮當然也。何以水手館不許三人聚臥一室。而獨烟室可設三四榻。此則所謂行政上之慣例。不能過以情理討論。蓋惟客店有檢床之擧。人家則無之。所以東倫敦猶太人家。一屋聚居大小十數人。雖衞生家以爲詬病。而警章不問。水手館必自循客店規則者。因亦可享自由招客權利之故。烟室中固亦有借宿者。而宿之過多。必遭水手館之告發。則私設客店之罰。又難逃矣。故欲享自由招客之權利。不得不受室容多榻之限制。

客問　鴉片之吸食。英人果無傳染者乎。

答曰。余去唐人街。曾見有一十八九歲之西童。唐人役之如走狗。問「此童何以肯如此就範」有人乃曰「彼已染鴉片之癮。欲博人之歡心而得鴉片。故卽受呵斥。亦不敢較。此童乃一猶太人耳。」余問英人有似此人之乎。皆曰無有。卽其他白人。嗜唐人酒食夥矣。獨少嗜鴉片者。有之則有法人與美人。且皆爲溫飽之人。不居於唐人街左近者。山東某姓（僅此一人）之老烟室內。常有美國之女名優及豪商。中夜赴跳舞盛會。凌晨會罷。馳摩託車而至。吸煙數管。付多資而去。余問『如是必備精室容之矣』。皆曰『否否。卽汝曾數到之室中。有兩榻者。某姓一榻。裀縟稍厚。沿床有貯藏金磅鐵箱之一邊。彼摩託車人常據之而有餘味焉。蓋彼非臥於此厚膩積寸之枕上。不能過癮』。是亦所謂中外之烟客。一既入而鬼。無不有怪僻之習尙矣。

客一問　然則鴉片在世界上。漸有嗜之者矣。

答曰。惟其如是。故西洋之仁人志士。亦大聲疾呼。共起而爲禁阻。若無過半之有道人。集會反對於後。則其少半之無道者。方挾其金錢主義之勢力。使永遠直接流毒於中國。間接則漸漸流毒於世界。幸而其有道者爭相持之。故政界蟊賊。肯舍其巨大之餉源。爲吾民造福。吾之飲恨。止恨昔日彼中無人道者耳。至於今之有道者。若在華多半之教士。皆足受吾人感謝。而且吾人而不竭力反對戒除淨盡。使隱留污點於世界。則吾民將於世界史上。爲極無知識之賤種。曾有一小說。叙述英國在二百年前。亦曾受鴉片之毒。當時如何吸法。不得而知。論今日鴉片烟之吸法。在食法中爲繁複。吾昔日首先受禍之愚人。恐必無如此巧妙。或者與斐根之算術。奈端之重理。爲當時同由彼中人發明。亦未可知。此書但言吸鴉片人之俾晝作夜。道德倫理。皆被喪失等等。彼中一團痛苦戒除之歷史。亦尚未暇詳考。大約在彼中二百年前。亦必有許多斷頭截足之慘劇。方能制止。今則居然能使鴉片日處於鄰閭者數十年。而無人沾染。而可見民德之增進。無論若何人種。止需自修。早晚能使國民全體。皆成爲高尚之品也。八年前余在倫敦。張君溥泉由瑞士介紹一瑞典文學博士某君來寓。囑陪其人向勃烈顛博物院街購買中國書。彼所欲急購者。爲老子道德經有無詳解之本。其人年可五十許。視其狀貌樸誠敦篤。談吐高尚之人也。對華人至親切。彼有友人法國人名古龍君者。一工校退職之校長。閑住於倫敦已久。亦張君之友。曾介識於余。購求東洋菜言可食之以防中風。（所謂東洋菜者。日本人在

大阪等處製以海草。銷行於中國。吳中名曰洋菜。鄉人以雞絲肉絲和之名曰三絲湯。以代魚翅或燕窩。廣東人用以製涼粉。據云此海草實與燕窩爲一物。燕窩則經過燕子口銜一過。功用更大。此草本亦足稱食物中小小補益品。西洋名阿哥阿哥（AGARAGAR）若云能治中風。則亦彼中老式迷信家之蔽耳。）亦一古過之老學者。瑞典君購書不能得。遂偕余同訪古君。途次頻問唐人街何在。至古君所。相見歡然。雜談華事。涉及鴉片。瑞典君盛稱鴉片能助文思云云。余力闢其妄。古君亦助余張目。瑞典君如厠。古君見余反對鴉片甚劇烈。即謂我曰「此君吾之至友也。其道德學問皆爲我所崇拜。惟彼不識鴉片之利害。欲輕於嘗試。則吾深非之。蓋此君結成惡癖。因推服中國老莊諸賢。從而效法華事。無一不以爲可愛。故即鴉片亦在兼愛之中。彼固未成癮。君切勿告以唐人街之所在也」。余曰。「鴉片中國之害耳。來自印度。固非華產。我國疾惡之者大半。在少年爲尤甚。嗜之者特老朽卑劣之人耳。尤於腐敗官僚爲最多。」古君乃大擊掌且曰。「如是乎。我亦當以實情語汝。吾人在安南歸者。爲彼處華僑所漸染。吸煙者至多。余婿爲巴黎時報訪員。今居倫敦者。即其一也」。今夜我等與瑞典君晚飯市中。後汝肯與我順道同過吾婿。隱諷以鴉片之害。吾且感汝。余欣然諾之。

客問　何以居上海之西商。不聞吸鴉片之事。獨於安南而小異。

答曰。日前大陸報曾載俄國革命黨搜查老官僚在某城知事之書房中。搜出鴉片一磅半。此城與海參威相近。想來俄人之居住東三省近邊者。亦與法人居住安南。同一天高皇帝遠。肆無忌憚。腐

敗程度增進。遂易與鴉片作緣。蓋吸鴉片者。無一不荒謬。荒謬之人。亦無有不吸鴉片。其人於明明毒害之物。不恤吸之以自困。但圖幾小時之快意者。則智昏志短。有可想見。人而願作腐敗官僚。卽同一智昏志短。但圖短時快意之表證。所以甘心為黑暗境域之惡物者。無不與鴉片有針芥之投合。當瑞典君尙在廁屋時。古君又言吾婿一敏捷有為之人也。彼獨嗜鴉片。吾甚心痛。君不見近日報上吾淺外交部有從官某人。私賣秘密地圖與德政府乎。（此案在當時鬨傳全歐）此人卽一吸鴉片者也。不知其一吸鴉片。何遂荒唐至此。余乃嘆曰。『我國政治之腐敗。其原因雖多端。然無恥之徒。秉國鈞而敗壞國事者。無非皆吸鴉片耳。』古君亦太息不置。深慨此禍之西行。冀竭力聯合阻止。瑞典君至。

余乃邀彼同去城心探花樓食華餐。彼甚欣然。卽古君亦頗重華物。瑞典君雖不能使筷。亦喜勉為之。飯罷。同去古君女婿處。其人住居英國議院之隔岸。住屋甚華。古君之女僅二十許。美麗作時世妝。其婿長身玉立。滬上所謂滑頭之一種。一見卽知為久居西方之人物。心肝皆已特別改造者。情態之間甚藐東方人。特以妻父引來遠客。竭意交歡。設茶點以佐談。談言略洽。古君詞鋒涉及鴉片。其婿初倘支吾。嗣知意有所指。遂露不悅之色。然強忍焉。改用報館訪事之面目。縱談時事。詰余。『汝信中國之鴉片能禁絕乎。』余曰。『恐現政府能力稍短。』彼卽怫然曰。『禁種而不種。此事實也。曷為爾却信心之未堅乎。』余既操斷續之英語。不能與之深論。且知彼以橫七豎八之法。欲阻余不敢言。西人頗重情意。古君恐其婿忤我。且恐我亦予其婿以不堪。遂一團高興者。至此知不是話頭。各打野話盡歡

而散。然則世界志士仁人。若不能用特別精神。與此毒物相鏖戰。世界之內幕。眞有不堪設想者。數年前余見英國報紙。屢及法國搜獲烟館之新聞。故吾望安南法人。既受此苦痛。而南洋羣島中西人者不如意將此物剷除。今日以爲無與於乃公事者。異日之子孫。恐必有一日受其弊害矣。

客問 何爲番攤。與廣東所有者相同否。番攤以外。尚有別種賭法乎。

答曰。麻雀便是麻雀。番攤便是番攤。此等惡弊。皆道一風同。無遠之勿屆。豈有倫敦唐人街番攤與廣東者有不同之理。其法以精白小制錢數百枚。陳於桌邊。任握一把。置於棹心。以飯碗掩蓋之。任人於青龍白虎進門出門。擲其孤注。揭露碗錢。用長籤撥數。四枚爲一撥。剩餘之錢。卽定門類。一爲進門。二爲白虎。至易了解。故卽十五六歲燒煤工人之煑飯小廝。亦無不通曉。其餘尚有白鴿票。將三寸見方之紙。刻印天地玄黃等八十字。任以朱筆點選二十字。中若干字者。一錢能得若干錢。稍繁複矣。余則未暇詳詰其賭法。但故每到唐人街。見家家桌上櫃上。皆有此八十字之印紙。有時購買醬油乾菜之食物。裝箱見寄。箱中或滿塞此等印紙。以防瓶罇相碰。據云此票範圍甚廣。故家家奇售。每日開彩。往往亦有六辨士獲得數十金磅者。然得者爲少數。而勞苦所得之血資。皆爲吸收而去。則一定不移者也。

客問 如子所述唐人街之情形。亦腐敗甚矣。

答曰。如移其街上之狀況於內地。尚可曰文明。無所謂腐敗。腐敗二字之品題。亦殊無可諱。但尚

有當分別論之者。倫敦利物浦之兩處。皆夾雜於彼中腐敗之區域。（利物浦爲七十萬人口工商業繁盛之大城。東半城亦烟戶稠密窮民。由愛爾蘭對渡而來作工者。其生活之狀况與東倫敦之猶太人相似。）我唐人街雖以煙賭生涯。居於其間。而表面尙算光鮮。此其一可慰也。十五年前唐人街之唐人。比較今日之唐人。其改良不可以道里計。當時皆短襖拖鞋。垂辮遊行。怪狀百出。今則一律西衣整齊。鞋帽完全。十中三四。頗與留學生無所分別。遠體面於彼中船塢之工人。聞美洲華僑。有其一部分。尙演倫敦十五年前之怪狀。而全歐洲之華僑。則皆改去舊時面目。頗足與世相適。此其二可慰也。年來開水手館及雜貨鋪也。頗有一二正當商人。集合有限公司。西去營業。烟賭皆屏勿近。即舊日「一二鱷魚」。亦甚多改行率德。有離去唐人街。設肆闤市。以華貨之繡磁等等。售與西人之傾向。此其三可慰也。此等華僑。從無擔帶眷屬之事。而積貲略多者。有一二十人。皆與西女結婚。所生子女。面目雖類西產。大都心向中國。蓋爲彼中社會所夷視。彼等忿疾西人。有過於我。年來頗有受過中等教育之人。欲一躍而入大學。特有一二人試求之。以考試不易而罷。西女之嫁華僑者。亦不似留學生所娶之西婦。但圖奢逸。華僑之西婦。皆黽勉相夫。成家立業。而且和而不同。欣然與唐人相交接。而家庭之一部分。仍用西法脩治。整潔不類其鋪房。余見利物浦有一人。爲廚司。而設酒食館。其人肥胖而頑固。一切酒肉熏天。涕唾任意。衣履膩垢之習慣。直與內地骯髒廚夫。毫無異同。見彼之日。尙在宣統時代。開通之華僑。剪辮者已多。獨彼垂其綫香之小辮。抵死不肯剪除。其妻則終日爲司帳櫃。和氣與諸華工交

接任其夫午後打睡大椅中。鼾聲如雷。痰唾淋漓。而伉儷至篤。愛護有加。生有子女四五。皆猶須上等西國工人之子女。衣服整潔。面目酷肖其父而髮淡。鼻聳。又類其母。成年者一一皆在校讀書。（此生於英倫者。認爲英人。已及學年。自應入校。即他國人西去無幾。苟在七歲至十四歲之間。亦必強迫入校。否則科罰與本國人相同。）除店屋外。其一部之客堂房間。收拾清潔。與西人有規則之住戶相同。是華僑頗能增殖各種之愛國小華人。此其四可慰也。

客問　然則英國華僑之温飽者。頗不乏人矣。

答曰。國外尋錢。比較略異。因其錢幣之值。即較大於我國三四倍。我國向以小制錢爲本位者。今已漸以銅圓爲本位矣。以銅圓爲本位。則食麵一碗。給值六銅圓。再過百年。想及今日之物價。必有以爲碗麵僅需六錢。猶夫故老傳說前清康熙時代之造屋匠。僅七錢一工。紅棗僅三錢一斤。同一感想。物無定價。貴賤實皆幣價之升降而已。惟幣值驟降。十錢之幣。視同一錢。購物則幣值極低。收入則幣值仍昂。蓋大多數能力可得工值三千之人。今得銅圓三百枚。不啻大匠已貶爲小工。以三百枚之錢得其應需之物。皆自不能備具。遂嗟物價之騰昂矣。而不知實爲工價之銳落也。以我華工能力值錢三千者。忽得辨士三百枚。乃值中國制錢三十千。故在彼中爲平常者。而以積資計算。以語國人。便覺富厚。不惟工價然也。而售物之所得。亦有此比例。如廣東點心一件。現在上海值一銅圓。在彼即售一辨士。所以凡有雜貨鋪水手館等之營業者。積資數千金磅。直與內地積數千元相等耳。以華錢計算。

其人卽已有數萬元之資本。如是之人。不下數十百。等而上者有數人。卽皆爲腰纏十萬以外之富翁。倘移唐人街之人物於內地。在理亦必爲商會體面商董。雖不能比於南洋與美洲。而歐洲華僑。亦儼然華僑。可受內地人歡迎華僑之敬禮。卽彼等年來盡力於公益。如數次革命。通電內國。三四百元之長電。數人集得。頃刻拍發。僅如內地拍發數元之電報。前年助設一飛行學校。隨便出資。數月亦耗一二萬元。皆毫無難色。凡諸公益。動集數千元。頃刻而致。此皆內地富足城邑所不易得者。今但舉山東某君一人而言。三十年前子身去歐。與一西婦成婚。舉有子女三人。年過四十。尚貧困無聊。自言一日不能舉火。無物可值錢。遂取吾妻之皮鞋。付之質庫。而得止饑之麵包。吾妻竟傷窮而逝。某君爲此言時。其臥榻旁之鐵箱中。有工人藍其藏。謂內貯現千金鎊銀行萬磅之存簿亦在焉。雖其子女不令見也。後數年此君大開通。欲覓一學生而嫁其女。其女亦受有國民教育。能爲大衣店之女夥。若行上海南京路。儼然一某洋行之洋太太。嗣得一粵中少年華僑頗有留學生風味者爲壻。其父所給奩贈甚厚。某少年又善於運營。今已在香港開有甚華美之西洋客店一所。頗不讓於上海之匯中旅館。每當夕陽在山之時。夫婦同乘馬車。向公花園遊行。見者必以爲某財神之公子。娶有西婦者也。

客問 水上三四千。陸上一二千。唐人之情形略悉矣。此外尚有華工乎。

答曰。此次我輩爲半個月之問答。本爲今番西歐招工之問題而起。未入本題。先說野話。幾忘此番談話之目的。惟此次西歐招工。固以法國爲主要。而法國於未招工之先。已有改良文明之工人百

餘人。則不可不述。百餘人之中。其半五六年前先去。乃自用於華人所設之豆腐公司之中。豆腐公司者。李石曾君受法國農學家植物學家諸名人之慫慂。化驗大豆所含之滋養料。實與牛乳同等。豆腐漿同於牛乳。豆腐乾同於乳餅。（即西名其絲。）因此糾款開辦。惟豆腐一項。雖尸公司之名。却不易發達。此乃西人向來習慣上之食法。不能與豆腐相融之故。西人食品以菜為主。而麵包佐之。不似華人以飯為主。而菜佐之。吾鄉俗語有云。「豆腐弗殺饞。全靠熱同鹽。」故若不鹹則熱食尚可不熱則鹽拌乃宜。西人則不喜熱食。不喜熱食豆腐。若溫敦而味淡。必豆腥劇烈。難於適口矣。且豆腐之為物。數小時而味變。若設大廠。不易配達。止宜於小販賣。所以李君之豆腐公司。未能達此原則。起首即姑置豆腐一項。所辦者為廿餘種大豆出品之物。如豆腐漿。豆腐乾。豆糖醬。豆咖啡。豆餅乾。豆麵包之類。積數年之經驗。而以豆腐漿。豆糖醬。豆餅乾。豆麵包。為最銷行。普及則以豆腐漿為盛。歐戰未開之先。已有德國人用數百萬資本。建一豆腐漿廠。與李君之豆腐公司。欲相攜手。豆腐漿者。其初本欲直接供給人食。後以法國懷疑派尚多攻擊。英人特恐其攙入牛乳以偽亂真。尤於議會上生出詰問。遂議以豆腐漿供給小牛。省出牛乳以供人食。皆無異詞。此即德人出而調停。該數百萬資本之德廠。正欲興高采烈之進行。而歐戰忽起。不能於法地存身。德國亦無大豆入口。此事大約暫停。巴黎華人之豆腐公司。自歐戰一開。本賣豆漿至少。因豆漿乾豆麵包之需求太多。無暇兼及之故。至前年急欲大擴資本。內地無可增籌。遂不得不與法人合辦。合辦以後。發展更速。一則資本增多。二則豆餅乾。豆麵包

之銷路。日廣一日。因凡患有糖病之人。固不可食飯。亦不宜食麥製麵包。西人固不食飯。然必食麵包。近來醫生考查有糖病者。實居人類之一部分。向時患此。止以爲脾胃不寧等等。今乃知或多或少。悉爲糖患。戰線之上。食品之衞生。又當考究。故豆餅乾豆麵包等之輸送於前敵者。爲數甚巨。因而該公司頗能獲利。其間所用四五華工。李君初時即妙選人才。皆爲鄉里敦樸之子弟。或曾受學生教育者。飲食居處。與辦事人一律同等。廠中設有課室。工餘則延師教授語言文字及普通科學。其人作工時。服彼中工作之衣。整齊有條。工餘則一律裝束如留學生之式。即所謂尋常體面人之服、本亦彼中上等工人所相同也。有時則引彼等觀覽博物院遊行名山水等等。彼等亦踴躍作工。溫雅自處。其實並無所費。今日華工赴彼者。倘能有人爲之經理。未嘗不可人人如此。如能造成千萬如此整潔有度之工人。居於彼國。則受敬重。返於本國則以改良。豈不至快。所以李君焦毛濡髮。欲盡力圖維彼中知道之人。亦熱誠相助。正在進行中也。吾等當續續而談。國人亦必能知其利害矣。

客問　法國尚有先去華工百人之半。則爲何種工作。

答曰。其半五六十人。亦由李石曾君於四年前介紹去法。因法人工作需人。不惟戰後爲然。即戰前亦有然。倘所去之人。能文明如彼中之工人。資本家固歡迎。即工黨察知無貶值破規等之舉動。亦甚相愛。此五六十人者。李君尤妙選人物以應之。其中甚多中學校及師範學校之學生。彼等皆慕日美苦學生之成績。思開我國苦學之先聲。非求餬口海外。純爲工値者也。所去工作之廠。則爲假絲廠。

該廠設于巴黎西北六七百華里一海口大城名「棣芟坡」者之南鄉。此鄉自爲一小鎭。約有人口二三千。廠房規模。略如上海製造局之大小。民國三年春閒。余與蔡孑民李石曾諸君之父。及褚重行君等。同遊該廠。先至吾國工人特別設備之寓所。該寓本爲一廠中棧房。收拾清潔。故敞朗高分。樓上爲臥房。鐵床聲列。窗戶明淨。窗中外環。周遭花木。村景秀雅。樓下一廣室。約有上海張園安塏第大小者。爲飯堂。亦卽爲演講堂。兩面玻窗。陽光和煦。法國少用地毯。故地板光澤而淨潔。白木長桌。蓋以黃色充楠木漆布。雖甚樸素。亦極精整。北壁之上。懸掛黑板及動植理化等之圖表。蓋此間工人亦每日延有法國教師。授課一二小時。並有某君經理帳目飲食起居諸事者。用華文助教。余等卽與工作諸君。會食表此堂。飯罷數十人列坐。爲一演講式。蔡君與余皆有所陳論。余述教育部注音字母便於通俗。作工諸君。本亦有曾習王小航君之簡字者。皆有願任推行之興會。此寓之旁。繞一小澗。有亭翼然。臨於澗上。余初入寓時。以爲點綴使有園林之趣味耳。及飯罷往觀。乃一安設水動電機之方亭。亭後爲閘。置廣輪於閘口。上流之水。激而動輪。借此動力。轉牽發電機。全鎭數百家所用數千盞之電燈。皆恃此區區水閘之力。（惟假絲廠所需作工之電力過多。廠中另有汽機造電。）閘之上流。並無高山大嶺。惟一數尺高底之平岡。邐迤有半里者而已。故有人云。中國不惟如富春江上流諸處。可造絕大之電廠者甚多。卽他處亦無不可瀦蓄水勢。裝用電機。供農工諸事及城鎭燈火等等。惟求研究水學及電學者日見其多。此亦足增社會實用上甚大之力量也。余親臨此鄉。覺其風景曾無少異於吾

邑之鄉間吾鄉亦有岡有澗。胡爲水聲淙淙。僅使與疎松短竹。同供詩人之流連耶。爲踟躕久之。

客問

假絲者究以何物製成。子曾親見之乎。

答曰。當吾未遊假絲廠時。吾亦以爲假絲者。不過略得其形似。偶以攙入織物中。博些小之微利耳。迨入廠觀之。始爲狂駭。我等飯後。自工人寓所赴廠。約行程一里。既抵廠門。李君以姓名來宣告門者。門者入白。久之。廠中之副經理特來延接。此君固與李君因招工交涉。稔熟已久者也。先導余等曲折至經理室小坐。出經理室。首觀原料廠。原料者。厥狀如南貨舖中包物之粗草紙。約四倍而大兩倍而厚。所以引以相比者。因其質地之鬆度。恰正相合。至於顏色。草紙爲蕉黃。假絲原料則爲石灰色。略似宣紙而無其白。此等紙料。係用那威國之松樹所造成。其實世界木材。可以製此紙者尙多。那威產松特盛。出品價廉。故現時假絲廠就便購取耳。非必那威始有此假絲之原料也。數千百張疊一二尺厚爲一捆。鐵架之廠屋十許座。堆積數萬捆。次至化料處。室中開有巨大方池。用水泥特成。投紙原料於池水中。入以硫酸諸藥。遂腐爛成漿。次至繅絲廠。其絲樁等等。全與上海廠內繅絲室之裝置粗看無甚異同。惟湯盆則爲水槽。槽中卽入以腐爛之料漿而已。引漿以入抽絲孔。亦如繭子之隨卽引出纖維。八孔而被抽。其孔則以白金爲之。以其能鑿極小之孔。且不懼酸性。每孔引纖維之細。眞匪夷所思。蓋聚十六孔所引之纖維。併成一絲。才如上海絲廠中所出經絲之粗細。我國工人皆作工於此室。所以然者。因此室頗有硫酸蒸發之氣。彼中工人。過講衛生。赴招者不甚踴躍。因有外人之餘地。其實

此室甚暢朗。空氣亦極流通。我等入其中。不甚有十分酸性之感覺。較之入照相製板室之鋅片腐蝕所。則彼之劇烈於此者已多。而彼且視為上等工作也。次觀紡紮室。將新繅之絲。從椗、上取下。改紡於搖輪。取自輪上。乃成長短畫一之絲紮。此時其色為麥柴黃。於是送入漂白室。漂白室之熱發氣。遠烈於繅絲室。故至室外遠望。導者卽示不必入內領略惡氣之意。遂未入觀。然見此中之工作人。則為彼中工人。且比較似高等。據云假絲之色澤等等在此漂白一手續中。最有關係。最後乃至包絲間。數十紮堆聚為方形。復入壓架壓緊。取出乃以厚紙包裹。貼以彩色之牌號單子。於是以若干包為一箱。置入大木箱中。數千百箱送火車。以供他城邑織廠之用。而此廠之能事遂畢。紡紮室與包絲間。皆用女工。男女工人。約有三千。華工因滄海中之一粟。歐戰不開。本議續續招往。今則此廠逼近戰地。停辦久矣。其絲若與真絲比較。色澤稍璨耀。不及真絲之溫靚。略如上等燒料與玉之比例。倘但看假絲。其勻淨可愛。遠勝於我國土產之肥絲。自觀此廠以後。乃能辨知西洋市上千百種之便宜綢緞。皆假絲所成。恐輸入我國之外國綢。夾雜此物。亦必不少也。

客問　此等工人。其得值幾何。

答曰。所得之值之確數。吾未嘗過問。不過談話中略聞其概。算。除其人食宿零用及每月寄家一二十元外。言能年積五六百佛郎。作工三年。可得二年入校之學費。然以歐戰等之阻礙。此法尚未能實行。前年冬間。因法政府發生招募華工標題。李石曾君知新募之華工西去。若不幸而仍蹈其南斐

華工等之者狀態。則既失西行之好處。又生彼人之惡感。甚非細故。欲免乎此。非導以工餘求學。冀以演講等等、與爲接近。使悵轉化誘。其能、於兩三年中。各得細微之文明而歸。不惟免於工作時以野蠻舉動。得野蠻待遇。亦且數萬人多獲改良。可爲不虛此行。故商於彼中士夫。欲組織華工教育。皆大稱善。遂擇豆腐公司及假絲廠之工人數十人爲師範生。先立華工學校於巴黎。迨工人至法。即以此等師範生爲之助教。爲之傳譯。故先去之舊華工百人。多半已不復正式作工。

客問 新募華工之議。發自何時。

答曰。大約在前年帝制問題發生時。法之陸軍部。特派武員至華。商定招工計畫。在華法國外交官等。指引該武員與梁士詒商量。因梁素有能名。且與外人多所拉攏。外人亦以其信用於袁氏。國中容易呼應。由彼指揮。招集數萬工人。較爲捷速。商量之餘。遂訂一合同。託彼包辦。彼即成一惠民公司。專爲招致六萬華工而設。計算在每名工人身上。可扣得四十元。即有二百四十萬元之利益。除去其從黨之報酬。彼必能坐獲二百萬元。不料三次革命忽起。馴至身爲罪魁。逃亡不能出面。呼應大不靈便。去夏才招成第一批工人一千七百人。放洋西行。至八月而到法。北方旋因起老西開案而中阻。分設惠民公司於香港。甫招若干人。又因尅扣太多。待遇太劣。遭粵人之劇烈反對。朱省長亦依從衆意。禁止招募。惠民公司因而擱淺。去冬旅華法人。又自於上海等處別招機匠。今亦零星續招。散無定法。故政府又有派官代招。不准隨便私招之議。加以華工爲加入戰團之交換品。而華工問題益紛

客問　聞李石曾君。亦曾擬有招工之章程。其議發生於何時。

答曰。李石曾君受法國工部之要求。爲之改良章程。以求雇主工人雙方之利益而已。彼並非自擬章程。以與招工作緣也。前年帝制正熱鬧之時代。法國陸軍部派人與梁士詒訂設惠民公司。工部始知之。以爲工人不關於軍用。最好由工部主政。而且數萬之外國工人。破天荒而去西歐。倘有如英報所譏評。（英報當時大不滿意。頗譏評法人之失策。不應引導野蠻工人侵入歐洲文明之地）則散之於通國。將社會上感受不良之影響。因宿知李君有改良工人之計畫。而且工部之主事者。適爲法國工黨之一派。極歡迎世界改良之工人。頗懼一不愼重。至於破壞成規。决非肯貪圖一時牛馬役人之小利。而自壞其鐵血爭得之工約。所以特就李君而訪問。李君即言梁氏之爲人。恐不足恃。最輕之結果。若廣招失業無賴。吸烟嗜博之徒。遍於法境。則必生有小小不良之傳染。且昔日華工之貽人口實。其半亦當歸咎於招工者之刻扣苛待。不以平等工人相待。於是就招者旣鮮好人。其人亦即自暴自棄。生出種種不自愛好之舉動。倘以平等工人相待。招募時良工樂就者多。旣可嚴於選擇。其人得與歐工相比。亦即謹於步趨。工部諸人皆大韙其言。囑擬改良之章程。其時聞梁氏已開招五千。主由陸軍部。故擬趕即就李君章程。亦招五千。主由工部。使兩批工人到法。作一比較之試驗。李君允爲設法。惟約銀錢。皆由法人派人自理。而彼惟盡其鼓吹之力。適當時李君又與法國數名人。立有華法教育會。一面遂由會中組織華工教育。一面因西南逐漸獨立。其頭批之五千人。就雲南招募。私計雲

南地處偏僻。必尙多樸實之農民。或近日生計艱難。苦學萌動。必有學校生徒。亦能應募。區區五千人。不難立集。遂約蔡孑民汪精衛諸君。共爲通告。對於學校教師及教育會人員。使相助號召。不料重重阻難。旅華之法人。不皆如工部之存心。不以工部所定之章程爲當。卽李君訴人至雲南方知彼處之人。正還勇去某鄕。號召三兩月。僅得數百人。無足成行。至於今日。尤極紛錯。隨時隨地自爲章程。李君歸來後。至北京與法使已交涉數四。聞已稍得頭緖。或政府所謂派人管理禁止私招。亦能采用李君章程。以適應法國工部之希望歟。

客問　法國招去之工人。究任何等工作。

答曰。法國人口。在各國之中。比較加增爲最少。所以卽戰事以前。年來百業增盛。而人口不增。不能不添招外工。德人之工作於法者。亦復不少。戰局既開。百工半應兵役。一部分之德人等。又絕交歸國。故無業不缺人。加以製造軍用品。添出絕大之工事。區區華工數萬。卽盡供政府之使用。亦尙不給。況農產及商品之類。間接與軍事有關。政府亦不能不代覓補充之人。使產生之數。不致缺乏。因而華工之西赴者。十之五六。固皆用於兵工諸廠。亦有四五散派於全國農作之地。商貨之廠。已無不各有華工蹤跡。工事之分配。無論用於何處。皆視其人之巧拙。巧而易於了解者。則派司機及製作等事。其拙者。則惟出勞力。惟出勞力之工。如在廠則搬移品物。裝箱上車。皆其所有事。治地則發土去草潔除場圃等等。亦皆其所有事。前年冬間。留法儉學會之學生。亦有試其苦學之能力。願往作工者。有往兵

工廠。有往商廠。大都在勞力者十之六七。此非學生之揣良以我國學子。素務理論之學以博自己社會中一般之信仰。故一握工具。復不合其素習。非徒畏難而退避。且由舍習之無用之意。僱欲博一苦工之美名。故不若歛疲其手足。自告盡瘁。有四川某君。固優秀之文士。而又為軍界健將。然工作之嗜好。則非素篤。故亦一聊疲手足。姑盡苦工之義務者。彼曾作工於巴黎之糖廠。問何所作。則該廠製出各種糖食。在特別包裹室。內女工包紙裝匣。裝訖。即由某君捧匣入大箱。大箱既滿。某君與其同工作者。抬箱送至別室。以備輸送。如是捧匣抬箱。抬箱捧盒。即名作工。華人去作如是之工。即所謂華工。別廠雖非盡糖廠。然皆可作糖廠觀。因有人又在兵工廠。曾捧彈子入箱。抬箱他赴。情形略同。故可類推而得也。異日華工將去鉅萬。除萬一發生戰事。又當別論外。頭如常工作。大都十有六七。皆操如是之工。所以在學生則認為勞工。若以眞正苦力視之。固非異人任矣。所以前月大陸報載英國在山東招去工人一千。運往「哈浮」及「博羅尼」。並攜去小車等等。將見該二城當聞邪許之歌聲。不覺悠然有古意矣。蓋其人向日作工。亦必口中嘮叨發嚷。節宣其氣力。今則久已不聞。得華工去而其聲再現。故以為古調之復彈。想見如上海工人多去。必有一處。當打樁築地之時。於疏林之外。遠聞杭育杭育杭杭育。以黃浦灘頭之風韻。移而點綴於巴黎森河之旁矣。（哈浮與博羅尼者。法國極北海邊之大城。哈浮即今比利時之政府在焉。博羅尼者。英法對渡處之第二孔道。其第一孔道在稍東。即所謂「卡雷」，「卡雷」蓋為德人所注重。英人所死守。卡雷食有。即德國之大炮。可橫穿海峽。攻打英國之「獨佛

口所以英人以全力扼之。今之相持於伊布。相持於松墨河。皆爭此而已。哈浮博羅尼。皆有英軍供應之要地。）

客問　所謂十之二三。不僅出勞力。兼出智能者。爲狀若何。

答曰。譬如在兵工廠中。能司刮刨鑽鑿之機械。在商品廠中。能爲包裹蒸烘之工作。爲匠則能塗堊削木。爲農則能犂樹壅土。諸若此類。皆爲上工。彼所恃以得値者。非僅扛抬移徙之勞力而已。如其人而具有察物呈能之巧。亦不難於數星期中。得指示而了解。彼中缺人爲多。原非僅勞力之工。有需手外人。即刮刨鑽鑿。包裹蒸烘。塗堊削木。犂樹壅土。皆不能取足於己國。必參用他人。所以苟有巧智之人。願充上工者。彼人亦必盡力指導。因急迫之中。不能吝其教引也。然機械之工。養成較難。故去冬在滬招致之六百機匠。以吾甚其詞而言之。實足爲至寶。我國當世界戰爭。機械工作之貨物。無不翔貴時代。有此衆多之機匠。獨不能臨時製造次等之品物。以應需求。從而擴張國貨之範圍。抑亦可謂無能而劣謬也矣。其惟一之過失。當歸罪於我國學者。我國學者在今日。尙陷落於他人十五六世紀文學復古時代。止尙玄理。不重物質。故雖科學科學之聲頗高。如不重物質之文明。決與科學爲南北其轅轍。玄理雖亦各國所重視。且就學問之分配。亦當有其一部分。然其勢力。把持於我國朝野間。如是其專橫者。即從古以口舌得官。而又非官業不貴。隱隱弄其一魔力。故今日儘有志行高尙之青年。惡官業如蛇蝎。決有終於社會之志。然仍偏好於文學哲理。與國中之草頭名士。爲品等之追逐。追閱

世較深。僅十之二三。忍苦而爲社會事業。十之六七。仍爲官業與間接於官業之事所誘致。卽名爲習科學者。亦復如是。如是而欲望注重科學。從而振興工藝。從而發達實業。與世界爲同等之生計。而有自力之供應。蓋亦戛戛其難矣。（生計由世界搒逼而來。不能不趨同等。而供應之太遠不相逮。此滅種之禍。非特己國而已。若徒以消極爲惟一救濟之法。是苟且一時。非根本救濟法也。）此次歸國。記憶上海之所謂冷鐵店。四處留意。覺其能力花色。擴充甚多。並且英法兩租界。皆此方彼方有兩三具車床。用馬達帶動而工作者。隨在可遇。（此皆電氣馬達之所賜也。當時汽機火油機裝備。旣不易而手搖則甚勞而少功。故此等冷鐵店卽不易發達。）倘我國之學子。能與此等工人相連結。一則有繪圖布算計畫新器物之功能。一則能雕模翻砂刮削鋸鏨裝配之技巧。何致區區洋鐵皮之玩物。必輸自東鄰乎。烏乎傷矣。今乃不用其人於內國。而使工作海外。眞所謂倒行逆施者也。但爲後日此曹工人計。赴法一行。固非無益者。親見諸多之新機械。又熟習彼中之工人之技能。並入市而睹各種利用之品物。必增擴其能力者至多。歸來於冷鐵店中。必能增加生色。此次頗有有志之士。來問赴法作工。從而得機苦學。果否可行。余答言。李石曾君本勸引工人西去。本一半爲苦學者着想。非爲我國艱食者多。便餬其口於遠方也。此事言之長矣。明日再縷縷商量如何。

客問　作工而影響於學子之學業。果安在耶。

答曰。客不嘗豔稱俄王大彼得。因調査造艦工術。遂隱姓名。親作工於荷蘭乎。否則以我國皇帝

之尊。密派心腹數人。赴荷作工。亦安見不能得其秘術。而必親行胡爲者。則可見一種新事業。而欲爲完全之布置。非特了解其工術而已。且必深察其關連之情況。無不了然於辦事者之胸中。而後能布置悉合。假如四川某君。欲作苦學之模範。強去糖廠爲搬運之工作。然因其目的不在糖廠。故比較工作之甘苦。要而結之以告我曰。『作工而爲此搬運之動物。既簡單無味。勞勞終日。止得兩三元。苟力能自了者。萬勿自苦。』然同時有其同鄉某君在座。隔三分鐘不相謀而告我曰。『四川產蔗甚豐。用以熬糖。亦至佳。惜不解提鍊。今爲日本人販之而去。復挾精糖來售。惜我忽忽而歸。未於糖學有所研究。』余兩聞其說而慨然。雖糖不爲四川大宗之產品。然苟犧牲此二君。改良四川之糖業。亦必可闢糖業中一大財源。糖學之精微。雖過於大彼得時荷蘭造船術之粗略。然今日製糖術之著作。亦遠多於當日造船術之寥無記載。可見二君即不欲於糖學。爲曠日持久之研精。但於市上購得一二精本而讀之。必可粗適崖略。所苦者無術可以實驗。糖廠之門至高。即可介紹而參觀。五光十色。周轉一遭。必一無所得。苟得搬運之機會。能侵入其門。縱苦工之徒。例不准任意游行。復無大彼得之金錢結納。所可窺探者至少。然既有其心願。積以歲月。既在門內。必可稍知一二。朝爲工作。暮參書本。歸而能爲次等之改良。決非夢想。諸若此類。人亦患無志耳。既入寶山。倘能不空過。必非僅往海外作牛馬。贏得不值一笑之工資而歸。至於能司機械刮刨鋸鑿諸事。工業學生號稱實習亦不過熟習於比。當日大彼得之所爲船工。更不過手工之刮刨鋸鑿。一覽無餘之事。何必積以歲月。遲遲乃歸。今則機械之工

雖繁複。然車床鑽座。大小同一式狀。新舊同一法理。惟習於書本者。而能熟於手頭。則應因咸宜。而變通愈善。習工人之甘苦。必能爲管理之適當。此作工於今日而他年繼習工學。自無徒費勞力之憾。即其人自度後日無正式入學之機會。我輩既非蠢然之工人。則今日可以粗淺自習之書本至多。聯結吾人之實習。歸而足以製造日用之品件。正自無窮。上海冷鐵店主人。所苦者惟不能讀書布算耳。況事在人爲。昔日改良蒸汽機之華特。不過一度量器店之學徒。發明火車機頭之司提芬孫。更爲燒煤之小廝。皆不過拆視他人機件。憑空鑿想而得。未嘗能爲工學學生也。故余有親戚兩人。二十年前。經人薦往漢陽兵工廠爲藝徒。去未能久。皆歸而訴苦曰「不過令我等磨刀銼鐵而已」。余亦笑而置之。念即習熟而爲工匠。不過得二三十元一月。俾改業爲小學教師。亦可得此結果。彼等亦欣然願爲教師。彼等向之願習藝徒。亦以爲可聞機械法理而已。今知機械法理彼等能讀能算。後日學習正自不難。所缺者即此磨刀銼鐵之能力。工匠之子習之僅博後日二三十元之工資。彼等習之。從而以工匠爲學生。其結果却不爲小。惜乎至今尚未有願行之者。止近日有淮北某某兩君。從前曾去法國。曾來商之於我。欲先就上海冷鐵店作工。我乃曰『此事却非容易。彼等所收學徒年紀既不可過大。且必先爲師娘淘米洗菜。君等着洋服而去。彼且疑欲竊其祕密。將皆以學生相待。使彼等無餘地。必嚴行拒絕。即使婉告以來意。亦復疑爲瘋顛』。兩君亦大笑而罷。仍預備法文。俟有機會再赴法國實習。

客問 其人既願在上海冷鐵店實習。何不竟往法國作工。

答曰。吾人並未有工業智識。故一言作工。亦必趨重理論。而輕視實習。不知理論之智識。決不能得之於工場。且非其人勤於搜討。敏於思索。即得理論於學校。亦勤欠活用。所以理論是理論。實習是實習。我輩既爲學生。理論之事。原屬本分。或學校。或書本。或精思。應當隨所遇而致力。非一經實習。即委運命於工場。全拋理論而不顧。舍可致之力而不求。所謂可致之力。即身處工場。不能入校。亦可用自力從書本研求等是也。故理論亦可不必盡委運命於學校。苟知理論自爲理論。習實自爲實習。以實習論。冷鐵店與華工之工廠。或學校之試驗室。皆同一銼鐵磨刀。一覽無遺之工作。今日如是。明日又復如是而已。然非其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必如是如是。操之極熟。斯謂實習。君則了了於心頭。棘棘於手頭。即所謂中國學子。常欠一番實習是也。換言之。亦即所謂雖去身充華工。實地操勞。亦能贏得一番實習是也。吾人惟不深究夫冷鐵店。與華工工廠學校試驗室之毫無異同。故一若華工工廠。止工作而已。冷鐵店容或有師父指導。學校試驗室更有教師之講解。其實則殊不然。工廠中偶不小心。刮磨有錯誤。即遭工頭之呵斥。尤於實習爲致謹。

客問

然則此次法國招募華工。倘懷實習之目的。有志者亦不妨應募歟。

答曰。法國此次認募華工。其章程甚不一致。恐一經受有募定之特約。即工作皆不獲自由。如其人願爲機械之實習者。彼偏派往治田。或願爲場廚之實習者。彼偏派赴造屋。故應募爲工人。止大多數眞作工者。爲相宜。若主旨而欲爲工作之實習。先作學校試驗室之替代。而後積得工資。復爲學校

之補習。則莫如自籌川資赴法。自尋工作。據李石曾君告我。「彼中亦歡迎此種作工之人。因既不需來往川資。且亦不需照料。合則可留。不合可辭。甚屬便利。在我則可以揀擇愛作之工。得資且可較豐。因今日所招之工。普通工值。除飯食住宿供應外。約為三十元。若自行作工者。至低之工值每日可獲五佛郎。普通可得七八佛郎。既達刮削銼磨之目的者。可得十許佛郎。即以六佛郎計算。每月作工二十四天。即為一百五十佛郎。除住宿飯食七十佛郎。亦贏八十佛郎。郎抵三十元矣。七十佛郎之住宿飯食。必較工人住宿所為豐美。復為自由。偶爾一日不工作。亦無人督責。晚間訪友求學等等。亦較無拘束。吾曾問自去工作之人。當華工大票去後。可容若干。李君言。即來一兩萬。亦必能容。想來此等志士。少則數百。多亦千數而已。決無無工以作之慮也。故彼現欲設立職業學校。專為赴法工作之預備。迨一二年後。貸以二百元川資赴法。其法甚美。惜終限於少數。倘有人能想一川資貸與法。資助無力者源源西去。則更善矣。其法止需有人出資一萬元。借與五十八人。年年後此五十八人加微利歸還。再借於後次之五十八人。有人肯借資五萬元。又能訂得妥善之還歸法。則一年內亦可助五百八西行。

客問 實習機械之工。既止銼鐵磨刀刮刨鋸鑿諸粗事。當有簡單實習之法。人人於家中可朝夕為之。

答曰。機械之工。固不若是之簡單。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自己甚言之。請勿以詞害意。但客所謂人人家中。可朝夕為此刮刨鋸鑿之粗事。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想。英國小學有木工中學

兼習金工。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刮或刨或鋸或鑿。德國即苦力家中。亦有完全工作所。則因此末藝。而彼等暴露於世界之苦力。亦已十有六七。即為刮刨鋸鑿之結果矣。此意吾已略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及陳獨秀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今勿贅說。今可推論者。如昔日魯伊十四。欲使人民愛植番薯。即親插其花於襟上。我國偏重造林。亦即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我國今日之缺憾。貧弱固矣。而同為人類。人造輪船我乘之。人造火車我坐之。人造汽車我馳之。人造電燈我照之。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人製鐘表我玩之。假使以人類為同在一邱之螞蟻。我等立邱上閑觀。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邱東螞蟻惟享其現成。否則邱東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或譏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邱上觀者。慈悲否乎。允許否乎。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何物叫做人。為天然本條直者。繚曲之以為美觀。天然本繚曲者。條直之以自矜異。如是而已矣。此語雖諧。然什麼是文明。即可權且以此解答。無非所謂天然之美。出於他力者。日進不已。更當有人為之美。出於他力者。相助而進。因吾人類之自力。亦即種種他力中之一種。不能種種他力皆進。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偷惰。如何而謂之為進。即條直者繚曲者。繚曲者條直者。瞎忙一番。衆以為愜心貴當者。亦曰愜心貴當而已。故衆以為至於今日。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而吾亦且便之。遂覺有之即為盡力。無之即為偷惰。由偷惰而生貧弱。無可呼冤。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評斷之。直以為當貧當弱而已。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偷惰。於境遇欲免於貧弱。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刮刨鋸鑿。如以皇帝親插蕃薯花。總統親植樹為比例。吾人暫時宜於客

座上陳設斧頭鑿子刨床鑽座爲美觀。暫時卽不應陳設鐘鼎字畫。以常情常理世界通例言。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陳設斧頭鑿子甚俗。然吾有特別境遇。則不能不權其雅俗者。亦如蕃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故爲文學之當講。國粹之當重。我亦熱贊。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科學書甚少。工藝書尤少。我常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蓋百無一失。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卽其時代殆愈腐敗也。

客問 子所言斧頭鑿子。卽尋常木工所用者耶。

答曰。此亦甚言之耳。但卽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亦非不祥之器。若以懸掛牆壁。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打油之詩歌矣。然此不過爲諧語。正經商量。如中人之家有子弟者。能在有餘書房。安設一小小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之內。大小銼刀五六把。截鐵鋸子大小兩面。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可鑽英寸四分一之孔。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續續添購。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凳一條。凳頭固定魚尾木叉。爲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櫥。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等。其品物皆宜購自五金店。工具暫用舶來品。不算吃虧之事。因使用工具既慣。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櫥上壁間懸掛木鋸一二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而室之又一隅。如備一車木之床。亦不過兩三元。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雕刻小

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及桌凳一切。亦不過二三十元。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霽紅花瓶一個。小坑床一張。書椅茶几六事。痰杯一對。價亦相等。金木玩具家具。隨時可導子弟入內修理製造。我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變通仿製。自然尤佳。其宗旨。固不必卽求與製造之藝術爲直接。先使刮刨鋸鑿。代用室內體操。其能煥發精神。透表汗液。減除游思。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間接亦可略知刮刨鋸鑿之事。固盡人所能。不限於工匠。免致壞了門臼愁嘆守夜。折了凳脚驚惶失色。影響至於寬袍大袖。目製造爲神奇。或鄙之爲匠作。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其爲益已不少。不必眞能成爲工學博士。將建設大製造廠也。積家家之子弟。視金木工作。如家常便飯。行所無事。而社會之風尙必大變。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我國二萬萬男子。已當有二十萬工學家。二十萬工學家。人人欲發洩其能力。至少必有二千萬工人歸其使用。大製造國。卽如此而湧現。書房變作工所。客來請在工所板凳上講話。正與皇帝插番薯花總統植樹。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

客問 小工作所。不過三四十元之事。中人之家。自尙輕而易舉。若等而上之。今日中學程度之學生。在外入校。往往號稱一二百元學費膳費者。其零用書本筆墨。往往用至一倍。倘能稍加節省。父兄再加補貼。是更可有爲矣。

答曰。豈不良是。吾人已有習慣。往往親朋往還。同上酒樓。二三元之酒資。毫無吝色。若有新書出

版。定價兩元。印刷局必幾經審愼而後敢付印行。買客亦必咂舌搖頭。以爲巨籍。買書爲我國社會上人人鼓吹之美事。猶尙如此。如何肯有閑錢。購備工具。雖工具之重要。一時或可過於書本。亡國滅種之隱禍。不妨甚言之。謂卽寓於工具之有無。今且不說閑話。卽如客所謂今之中學程度學生。年費零用一二百二三百元者。如稍從此中節省。其父兄又加幫忙。此等人家。儘可各自備一德國苦力人家所完全備具之工作所。今以實事證之。十年前余在巴黎印局排字。有山西學生某君。歸化城近邊之人也。敦樸而好學。又熱心於地方之開通。因思印刷最爲重要。邊遠僻郡。苦不習其事。一旦若欲印刷書報。恐工匠無從雇請。倘有人會知其大略。卽可就土人教練。彼挾此意。因於暑假時約來我們印局同習排字。晨來夜旋。一日彼出示一金表。謂買自倫敦。値價四十金磅。四十金磅之金表。在彼中雖亦富人所購。然究屬尋常事。惟購由最節儉之某君。則不免稱奇。嗣悟此君生長山西。實不免尙有土富窖金之習。故其物製之以金。彼意卽非廢物。得一貴價之表。報秒刻。指月令。事事完全。可作奇器。開通愚夫婦。當時予亦踶之。及前年秋間。病榻無聊。閑讀歐洲十八九世紀之文明進化小史。頓悟什麽叫做文明。斧頭鑿子而已。什麽叫做貧弱。卽缺少斧頭鑿子。乃一日又與山西另一朋友閑談。羨慕彼處之煤鐵。廉賤等於不要錢。又問有否土冶鐵器。彼固云澤潞間之翻器。遍銷西北數十州郡。余乃拍手曰。若所謂煤鐵計畫。山西人人以爲大利者。此事一則已有無數人着想。已有無數人研究。余門外漢。非所能言。二則我國所苦合資公司無信用。資本難於籌措。僅集數萬數十萬元資本。開礦排場。欲計

煤鐵大利。幾乎我敢寫與包票。無不虧本。故煤鉄大利之夢。又我所不欲驟勸人空洞戀想。我所欣然者。卽對於土法開採已有之煤鉄。等於不要錢。則我山西朋友人人買一變相的金表回去與家人父子。隣閭鄉黨。作一個煤鉄計畫之演說品所需人才。卽一個補鍋匠。最要請他坐頭一把交椅。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坐頭一把交椅者。卽一類於補鍋匠之打鉄漢一鏇表匠也。今[illegible]則補鍋匠固不缺乏。而鏇表匠卽以我輩學生自代。當優於向日彼中之人物矣。

客問　何爲變相之金表。

答曰。卽同一價值。亦可供備玩弄。亦可示奇於鄉里。愚夫婦之物是也。當時對於山西廢煤廢鉄之區言之。故若其物專與煤鉄爲緣。且專與廢煤廢鉄爲緣。今姑承認此意。前不云乎。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是也。斧頭鑿子者鉄也。成鉄爲煤頭鑿子者煤也。故換言之。什麼叫做文明。卽烏黑之煤鉄是也。今且逃我等正文。某君所購之金表。爲四十磅。合華銀四百元。然在西洋習慣的感覺。亦不過加四十銀元。常常會館請年酒。便請如此之款。向政府打電報。又打了如此之款。故頗有無數學生。照着如是之策。或辦百科詞典的。或同照相器具的。或簡直置辦紳士服裝的。一言以蔽之曰。此等數目慣有人隨便用去。以明並不算作非常巨款。請我代着買金表與朋友打算。我便照購如下。

五匹馬力摩託引擎一具。金五磅。

發電「檟乃摩」並可轉變爲馬達者一具。金五磅。

臨時蒸發瓦斯機一具。金五磅。

汽油蒸發機。蓄電池。電線皮帶等種種附屬品。金七磅。

共爲二十二磅。此等器具。必化半年功夫。逐日留意告白於萬千之「第二手」貨物事。揀取又廉又美十分完全者。逐漸買齊。二十二磅之金。約可購得新貨定價六七十磅之物。有以上抵過大半隻金表之器具。其能力便可用一個小銅錢一斤之煤。作出瓦斯（即煤氣）發動摩託引擎。轉動發電櫃乃摩。點起二三十盞電燈。（多數電燈不裝置各室電線自在二十二磅之外。二十二磅內所包含者。祇三四試驗電燈。及其數十尺之電線而已。）小小慶壽結婚。可以幫助熱鬧一番。或則竟以瓦斯通管。試點紗罩明燈數盞。亦一新內地窮鄉之觀覽。如不及蒸發瓦斯時。本備有汽油蒸發機預先貯有摩托汽車所用之油一二箱。可供隨時應用。然此二十二磅之目的。著意於電燈瓦斯燈者。不過其附帶條件。並非將令與上海汽油燈租貨舖搶生意。成爲趕喜事之電燈小借戶也。其所注意者。即連結還有小半隻金表。專與煤鐵成一更有趣味之玩具。

客問　倘有小半隻金表。應當如何處置。

答曰。前所言二十二磅。買得摩托引擎等之大半隻金表。既不專爲電燈與瓦斯燈。欲爲喜事租燈之小借戶。即所有五匹馬力之力量。其意即抵過八十工人（每馬力抵人力十六）。已在飛機條中答別客。）欲此八十工人。爲我廉價之煤鐵。生出小小作用。於是小半隻之金表。其處分又如左。

螺絲推進之複式車床一具。金五磅。

工作所之鋸銼鑽鑿等。如備於前所言之有餘書房中而略增多者一副。金五磅。

雕刻模型及冶金小工具一副。金八磅。

得此則先以車床連結摩托引擎。使八十工人。將現成銅鐵。做起許多日用品物。板凳做出轉脚來。屏風釘起螺絲來。門閂藏入壁間來。手車加着彈簧來。種種有味之小件。皆仗刮鋸刨鑿之殊能。俾舊日鐵工之所束手。銅匠之所搖頭者。統由此八十八造工人。獻其小技。於是乃延請補鍋匠。坐着第一把交椅。出有偷鑄小鍑之老本領。造一野蠻冶鐵爐於馬棚隔壁之小屋中。鼓煤熾炭。鎔解飯鍋田器之粗鐵。雕吾不完全之模型。翻吾杜造之砂坯。略佐以八磅金之文明小利器。為軸為輪。為凸為凹。居然搆造小小之機械。而比吾舊日稍精良之刀斧鋸鑿等等。亦即滿於車床之左右。以待刮刨。至此而一隻金表。完全裝成。倘一縣出五個買金表者。山西即有一兩百處。皆能開摩托引擎。聲轉動車床。而出種種利器。或者趕集之市墟。於爐鍋磁基之外。略有幾件似機器非機器之玩物。亦足以開鄉人之眼界。而得便利之小用。若云將以奪舶來品之生意。且價廉於彼。姑云勿為此吉語。蓋吾目的為教育。非為實業。當縣辨此等分別於胸中。教育之品物。雖以倍價成之。猶應大呼值得值得也。

客問　一隻金表。如此轉移而處辦之。亦饒有別味。然惜不能到處有廉價之煤鐵耳。

答曰。此大不然。吾特就山西朋友之金表起義。與山西朋友閒談。豔羨如已有土法開採之賤煤

鐵。復知其有煤鐵之天庫。故金表之轉換法。於此等設施。亦正恰合。然若語其實在吾所言者。卽德國苦力家且能設備。為極普通之工作所耳。換言之。在有餘之書房內。備一二三十元之工作所。乃為家有小學校子弟言之。合有餘之書房及馬棚間壁之小屋。備一三四百元之工作所。可以延請補鍋匠者。卽為家有中學子弟說法也。其間燒得幾斤煤。用得幾斤鐵。必就廉價煤鐵區處為之乎。彼人有金表。可值四百元。各處獨無可值四萬元之閑款。可省下而轉移為之乎。其家苟有萬金產業者。區區提出千元。營此工作所。並設一理化試驗室。亦復不必作為子弟可以小小實習。竟作為開放於有餘之兩間書房。用一名小斷。銅也。鐵也。擦得精白耀目。罐也瓶也。陳得次第有度。亦何嘗減色於均窰瓶漢瓦周鼎唐碑宋畫明刻之康熙字典耶。若無端而為婊太大報効老鳳祥楊慶和。尤為可惜矣。

客問　照此說法。子之所云。宜備於學校試驗室。或教育博物館者。可一一多備於私家矣。

答曰。此又何足奇哉。人惟患不能確實加察耳。今之學校試驗室及教育博物館。倘多不能備此。似乎私家更不足提。且提起此事。亦當勸人力助學校與博物館。方為正理。余則對曰。力助學校與博物館。自為一事。而備之私家。又自為一事。我國重視圖書館。由來久矣。然捐建圖書館。雖其聲囂囂而十無一成。若私家藏書。往往寒素之士。卽聚成一二萬金之書。插架琳琅。自享其有於書房。準此而言。不如勸說私家設備工作所試驗室。與勸說捐助公家。同時並進。尤為合宜。且私人之家。而知邑無圖書館。其藏書數千金數萬金者。縣有十數。不以為泰。卽可見其人若自於學校及博物館之外。亦先設

工作所試驗室於家中。仍了不足以爲新。

客問　若至外國學習小工藝。當甚容易。

答曰。此事一言難盡。當今之世。吃飯問題爲最難。無意大就。而欲圖謀小飯碗。則難之又難。並且自己茫茫然無所別擇。而惟委其運命於學校。則於百難中更添一難。蓋學校惟日就月將。積之年載。予人以較有系統之智識。斯其一長。若欲以急就之章。教人以噉飯之本領。苟非其人富有四圍之境遇。而又舉一必反其三。告往即此求來。速成之科。即告技窮。不必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無可用武。幾受滑頭騙錢之冤。即各國之夜學校補習所。遇着此輩信天翁之學生。亦止能早些關門。免遭不白之非難。吾竊以爲中國今日發憤之士。願茹苦力學。亡命海外。謂其有志則可矣。謂之爲有腦。則酷刻批評。十難得一。吾竊爲滑稽之比喻。吾人當學生者。十有八九。自己看作自己。皆如麵筋。視學校則如油鍋。視外國更如大油鍋。麵筋不需自有主張。但領入學校。即如放入油鍋。馬上即成放大之大個兒。若往外國。更如入大油鍋。愈可一毫不費力。發達更速。今即就狹義之小工藝而論。外國可得之小工藝。自多不可言。然將自己當作麵筋。而欲以不動天君之法。搜索於外國之學校。或其街市。幾乎一物無有。外國之夜學校與補習所。皆可冤之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謂爲滑頭碼子。騙錢生涯矣。故必望有志之士。更變爲有腦。非惟外國實多可習之小工藝。即吾鄉人中。曾有當舖夥計。僅看上海出版之書。今爲有名之博物學大教師。某中學校之教員。僅受理化傳習之功課。嗣後關於理化

者猶言不買試驗之。若着手皆通其要領。亦幾爲理化專科外洋畢業生所不及。然則以有腦爲有志之後援。實隨在是學。能去外國。更如身入寶山。決不至於空回。有腦之人。皆精神四照。觸悟無方。斷不敢以羈旅空乏之身。僅委於教師學校。俟其自然發展。必且全仗自力。知學問也者。有學又有問。學於學校。學於書報。學於廣告。學於耳目之所能接。於是問於教師。問於同學。問於不如己者。問於煩苦吾所瑣問之人。如是雖不得學校。而身爲苦力。猶足賴外國四圍境遇之大適深造。尚可何況區區之小工藝。

客問　敢問西洋之所謂夜學者。厥狀奈何。

答曰。地方圖書館之緊要。吾已答別客矣。至於夜學。自然又居社會教育最重要之一物。不惟我國教育狀況。猶未發達者。當視此爲社會之性命。即各國亦在城市經營此事。不遺餘力。所以豪富臨歿。有將其遺產捨作公益者。最首重者三端。學校。醫院。圖書館。學校則每注重於夜學與孤兒院。蓋此兩種之學生。皆可變成社會之廢物。一則無父老之教養。一則羈於職業。限於年齡。無入學之機會。特變此廢物爲有用之物。不但其個人。使足盡人類之天職。而得人生之愉快。即於社會。如能多得各盡天職。而獲當然快校之人。則與之俱居此社會者。亦當然身安心樂。否則社會廢物太多。即彼等少數能晏然而得易盡之樂事。吾人與居其間者。亦且富厚豐足。然觸目皆爲傷心之輩。推想必有波及之禍。社會不安甯如此。獨有富厚豐足之人。而能閉門安甯者。其必習慣之謬觀念則然耳。不然其閉門

各掃雪之苦痛稍一深思。即可自覺。是以我之古人。夢想盛世之樂。亦必曰家給人足。夜不閉戶。行不戒備。以此為所願之社會。此固人類之通性。非我國富人。獨喜遺財子孫。享閉門之樂。特其不及深思人類關聯之緣故。及免此缺憾之方法耳。歐洲百年以前之狀況。猶夫吾人。百年以來。人類生活之思想。突有進步。而其方法之補救於人類間。使能獲關聯之實益者。六通而四闢。日積而愈多。遂有今日之組織。而猶方時時改良而未已。繁複如今日種種之組織。四五十年以前。可云全球皆不如是。故今我等不必為廣漠無垠之談話。借就夜學一端而論。新式者方日出不窮。就倫敦一隅而言。夜間之學校。設於地方。而為較次等之住民設法者。大都借設於市小學。市小學者。即上海所謂華童公學是也。此本收市區稅者所應設。（市區稅即上海所謂巡捕捐。此捐應辦者。道路。公園。病院。書樓。市學。及巡警等等。所以白渡橋之公園。不許華人入內。即為二擺渡橋之小公園以敷衍之。彼挾其橫行之勢力。何以亦講敷衍。差彼中亦有知道之人。足以批評。恐其習慣十分橫行於外。即或傳染於內。流血而爭百年以得者。使少數因橫行異域而壞之。人情有所不甘。故少數知道者。自然當有公平之爭執。然人類尚未有全球關聯之遠見。及其免於衝突之善法。則所為異族爭得者。不外乎敷衍而已。故二擺渡橋之小公園。麥家圈之醫院。小菜場之書樓。北福建路及卡德路之華童公學。皆彼中有道者之所爭來。以敷衍巡捕捐者也。若有人以為華童公學。彼人將施其外向之教育。真瞎恐慌也。）此類僅敷之地方夜學校。皆為舊式的。其中關此職業之教育。非盡完備。不過簿記。縮寫。燒飯。洗衣。木工。金工等等。

皆增益普通男女職業外之副收入或改良其現就之小職業。惟文字算數等等。程度略高。足以多加此諸普通男女之能力。雖吾人而能得此一二校。（有之。即上海青年會等是也。）設於各大城市。已覺難能可貴。彼有四五十。在彼中爲平常。惟有十許理化機械等等專門學校。與其大學內之附設夜班。則日改日新。亦且日增日美。直與日班爲競勝。而吾注意有此等學校之出現。遠比望大學爲切也。

客問　所謂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之夜學。可言其路乎。

答曰。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設有夜學者。約有六七。此等學校。英人率名之爲多種工業學校。其品類則略與日本東京淺草區之工業專門學校相似。英國學制。每合同人若干學校。其程度略可相配者。稱曰某處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者。學校及醫院實習科。共爲校五十餘。倫敦大學之本校則二。一名「大學校。」一名「王家學校。」二校皆近鬧市。比之於上海。大學校在北京路。王家學校在老巡捕房對面街上也。二校若開夜班。直接隸屬倫敦大學者。其校有三四。以倫敦經濟學校。及中央工業學校。中央理化學校。王家鑛業學校爲最大。倫敦經濟學校。爲世界有名之學校。亦近鬧市。而設夜班。我國留英習經濟學者。大半皆爲此校之學生。其次即爲六七多種工業專門學校。此等學校。有一部分之教員。爲大學承認之教授。受課於此等教授者。即認爲倫敦大學內班生。可試驗學位。與受課與大學本校者相同。此種六七多種工業專門學校。日課固與大學等同一愼重。而又專負改良夜學之責。其校分布於鬧市及近部之小市。所以專設於市中者。即便利於夜學之故。我亦主張我國

今日設校。必當近市。理由頗多。此等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設備亦極完全。就吾寓八德西區之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而言。在倫敦六七同性質之工校中。常排在三四名之數。其建設之費已化七百萬元。就中以在城心近於我國使館麗景街之一校爲最新式。此校吾於十年前。曾在其中。習過寫眞銅版術。後在五年前重新建築。中間愈益美備。今卽舉此校之狀况。以見倫敦新式夜學之一班。此校改建後。巨石爲楹。層樓高聳。捐建校款之某君。竪銅像於街心。校固壯麗。然雜於大商店與客大寓之中。亦不過看作一商店。且以商店喻此校。旣合其面貌。尤符其用意。此校大門。如上海西洋客店。設極大玻璃之輪門。入門爲廣室。一隅裝設絕大之櫃台。司事十數人。如商店之夥計。分立於一段之間。倚櫃台而與男女「買客學生」（戲加此名。愈見眞相。）相交涉。或乞章程。或問科目。或購票劵。或買入場劵。（此校演講會遊藝會等。每週必有數起。入場劵者。卽僅赴會一次者也。）廣室四壁。皆設大橋。其又一隅。裝如客座。列美麗之桌椅。客坐於四壁大椅。男女雜坐常滿。而又三三兩兩。雜立而談話。宛如車站之待客室。好在英人習慣。談笑皆不出聲。雖一室數百人。相聚無數團。或立或坐而談講。仍然不聞聲響。倘變而爲華人。則沸翻搖天。有如擔賣紡織娘娘草虫籠子矣。此門內之廣室。不問何人。但無粗劣行爲。皆可自由入內。雖有衣着制服之閽人。遇入門者。如無所見。蓋每夜六七鐘時開始。常有男女買客學生千百人。如火車站之上車然。向廣室後第二重門。續續而進。續續而出也。此第二重門之內。皆課室及演講廳之所在。門外亦立有着制服之閽人。照例必驗聽講票與入場劵。然後放入。然除入

場等時收訖外。而聽講票則買客學生懷之。偶或要求出驗。非如火車票之必加剪孔也。

客問　麗京街多種工業學校之學科。可聞其略乎。

答曰。其相應於日班。而爲有志之人攻習大學程度之科目。繼續數年。取得學位或工程師等之資格者。則有機械工程科。有電氣工程科。有土木工程科。有純理化學科。有應用化學科。有物理學專科。有大學補習科等等教程。與日班無異。上課之時期既足。亦許應學位試驗等等。憶數年前偶看小報。其上載一新聞。並刊一巡警之肖像於報端。言此巡警於站崗之暇。卽刻苦力學。並入夜學修業。繼續五年。竟得一學士之學位。似此類者極多。今特舉一以見例。不暇縷數也。凡到夜學之正班。皆供有職業者亦欲求較高有系統之知識而設。吾名之曰有志之人。不曰有志青年者。西國入學之人。實不止青年。而夜學自然尤甚。頗多于思于思之老先生。孫隊其中。若二三十歲之小學教師。及商店夥友。固相當之夜學學生也。正班以外。則有數十門之雜班。皆爲種種有用之科目。不惟供有職業者增添吃飯之能力。而且亦供游藝家。或方爲大學學生者。補益有味之知識。然又愛惜學生之腦力。凡爲日班生者。照例禁止再入夜學。但習於他校。亦不過問矣。如我國安徽某君。本中央理化學校之高材生也。其人嗜學如命。細大不捐。而黃昏又在夜學習造紙。而所謂數十門之有用科目者。如化學工藝科內之染色爲一門。造紙爲一門。造肥皂爲一門。鍍金爲一門。某某爲一門。其他雜隸於各科者。如照像術。如工藝照像術。如雕刻術。如畫圖術。如冶金術。如建築術。如某學某術。關於雜藝者。如演說術。如飛

行術。如游泳術。如某某關於婦人所獨者。如烹飪法。如裁縫術。如洗衣術等等。其普通者。有各國語文。希臘等古文。算術簿記縮寫之屬。而一門之中。又分子目若干。各爲課室。如照像術一門。有習攝照者。有習印晒者。有習修改者。有專研究於告白照相者。有習活動影片者。大約每一子目。平均皆納費三四元一季。每週十有四小時左右之功課。僅習一子目可也。兼習數子目亦可。入課堂則驗票而已。一若看戲與聽說大鼓書。實習之頃。一若入彈子房溜冰室之獻技。故與其謂之爲學生。無甯稱之爲買客。凡此雜班。除供有職業增添能力供游藝家或大學生補益智識外。而發成工匠。亦爲主要。各業皆成大公司。徒弟之招容。日見其少。則凡一切有需乎文明器具之工藝。既不獲入廠練習。又無力購辦試驗。故必夜學校爲之備具器械。使練習於學校。於是入廠竟即上工。故夜學者。其人若本有四圍相適之境遇。因可視爲普渡之慈航。所謂四圍相適之境遇者。例如某高材生。本有極高之化學知識。則於僅講大略之夜學造紙科。聞其說固聲入心通。即見其器亦恰相印證。自較麵筋學生。欲全藉此夜學造紙科。得造紙全般智識。歸來即開造紙廠者。必有間矣。在前者固認其爲三四元之學費。不啻虛擲。在後者非凡失望。必以爲夜學騙錢矣。

客問 境遇相適於夜學者。即大學高材生以例。則夜學乃爲大學之附屬物矣。然則夜學將以補教育之缺陷者何在。

答曰。前所言。蓋謂大學高材生。亦有相適夜學之條件。彼爲相適之一種。極言夜學雖竭意經營。

而能力甚小。（卽日課亦何嘗不然。）遇相當之人。則能力乃顯。如以不相當者習之。竟可謂作騙錢。所謂相當與不相當。不如留言之。謂爲習之有用與無用亦可。假如造紙之略說。遇化學高材生而足供參考。固有用矣。然如其以正相反之法證之。倘爲彼中一粗工。方擬赴造紙廠作工。習此造紙略說。亦大有用。更以普通之法證之。倘有一面在夜學肄習造紙略說。一面於所有造紙之書。無不勉强鑽研。於所有關涉造紙之設施。無不轉輾刺探。則此夜學所受之造紙略說。所見之造紙殘缺試驗具。亦卽有用。故更舉不相當者以見例。倘以此夜學之造紙略說。授之於麵筋學生。彼人有志而無腦。盡委運命於三四元學費之科目。其意若曰。「吾將爲苦工于海外。第一當先問有夜學可入乎。夜學亦與日班相似乎。」若告之曰。「歇工之時。儘有夜學可入。夜學功課。亦與日班無大差別。」則欣然色喜。然甚懼其抱此區區之略說。雖亦頗覺茫乎未有所得。而疑學校應不若是欺我。於是挾之而歸。語參考則無其素學。作粗工則無此工場。且亦有所不屑。以云自求之於書報與考察。惜當時誤以爲己有學校。可不需此枝贅。至此始知仍爲一客何能客無能之一物。乃惟有恨夜學騙錢。

客問　然則學問之事。學校固不可盡恃矣。

答曰。不可盡恃學校。必當有自力之參考。自力之調查。此固顛撲不破之金言。雖居極高明之學校者。復有極勤細之參考與調查。成就必然大異。然苟其人有得入日校正班之機會。而又有從容卒業之年期。麵筋在油鍋裏炸到火候。卽盡委運命於學校。其人自終能得一知半解。大小可適於一用。

吾今反覆而求麵筋學生。有志又必有腦。不可盡委運命於學校。此非泛論個個之學生。乃狹義的嚴設限制。專為機會至少。辛苦艱難。止能入一夜學者言之耳。此等學生。在普通論評。以為可以不必遠適。吾則以為正惟此等學生。惟有遠適。正可以夜學及自力參考自力調查得有至偉之結果。蓋有參考之價值。有調查之價值者。非遠適則無從可得。假如居於上海。尚有小參考。尚有小調查。若居山鄉僻縣。則惟有木石鹿豕老農家可講矣。

客問

所謂工藝之事。有待乎研究與調查。言之易矣。行之猶有其困難乎。

答曰。困難者事理之所必有。吾之所謂研究與調查。固置其困難而不可能者。備言其困難而能有獲者。今之論點。既從苦學之人。欲適海外學習小工藝而起。則當限定於小工藝。不可廣漠無垠。試問高等工程師。亦可以調究與調查得乎。工學博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吾固必應之曰可。但奈端有定律。增速不增力。增力不增速。所謂小工藝。乃限定於三數年之工夫而得之。至於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如其無相當之資力。助其速成。僅恃困苦之研究。艱難之調查。則三數年固亦有可成之機會。然十數年亦未可定。甚而至於二三十年方收其功。又未可知。有志者事固無不成。早與晚則莫能必矣。累積年月。孳孳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其力量亦至可偉。倫敦某銀行副總理。我國學生居其家者凡數人。此君每週六日。必晨出赴銀行辦事。晚歸其郊外之寓廬。略如上海徐家匯距之彼南京路。在街車上。必觀法律書。離車即棄去。另治他事。十八年如一日。遂應赴律師考試。取得一上等律師之

資格。彼無暇爲律師。特驗其十八年街車上之所得。足抵三年入學工夫。乃一笑置之耳。吾今舉此人以爲例。足見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儘亦可由研究與調查而得。惟視志與腦使用之若何程度耳。現在且置此等奢望而不談。再談我等之小工藝。

客問　研究者其重要在書籍。而調查者其重要在見聞。惟書籍則每欠活用。而見聞則諸多阻難。縱西洋見聞略廣。以上海比西洋。約略亦可比例之。如以內地比上海。內地固一無所見。而上海雖有形形色色。無如窮措大一舉一動。皆有限制。偏中國無與立談。有其門不可得入。想在西洋。亦必有此情形。則調查之方如何入手。

答曰。客言可謂窮極眞相矣。上海有然。西洋何莫不然。故未到西洋者。以爲滿地學問。走錯了路。亦能使學問相迫而來。換言之。卽油鍋之說。以麵包入其中。無不自然發展爲絕大個兒。豈知三日居彼。所有高大樓房。已經看厭。所餘者惟囊內旅費不充。偏國無與談。有門不可入。皆索然寡味之景況而已。至此憶及研究調查之語。惟對數卷之窮書。無情鑽研。皆欲睡而已。此時所望者。但有一各色完備之學校。及親切見愛之教師。以爲搭救耳。此種情形。不必到西洋而嘗試。想來上海兆人如海中。儘大有其人。然問彼於商務印書館科學會社所有出版之書。縱可憐極矣。不管理化與工藝。已曾觀看殆遍乎。恐其未也。彼在西門方板橋上街車時。曾見銅錫器舖之矮腳阿二。坐地上用巨剪敲剪鐵板。腰駝背折。敲鑽三四寸孔。兩日以後。卽成絕好之黃包車輪箍。鋼絲牛牽馬絆而入之。橡皮條打氣

而附之。即其行如飛乎。彼於偸雞橋下車時。曾見磨銅作門外階沿上。坐有拖鼻涕之學徒。調金剛砂于破洋鐵罐內。連帶其鼻涕。黏着於小木輪上。此輪即以固定歪扯之轉軸上。所謂機器者。是兩赤脚小孩。扛一黃銅牀柱半蹤於門。一黑面之老師父。執磨於金剛砂之輪上。頃刻即精光耀目。陳設於南京路外國家具舖之大玻璃窗內。充舶來品乎。即彼乘五號電車赴西門一往還。所不見之車已多。推而廣之。陳於其目前而不能見者。何可悉數。即此不曾讀盡之書。不曾看見之物。上海極小。已負研究調查者多矣。西洋書籍。自千萬倍之富。道路可遇。又千百倍之多。如何而能窮於研究與調查乎。

客問 子之所言。東有所張。西有所望。而積爲談資。固亦可矣。若欲倚恃此中得一小工藝。安見必有吾之所願習者。適來吾旁。以供采擇乎。如其非所願習之事。何必耗費精神時間。處處作爲無益乎。

答曰。預先謀執一業。千迴百折。準是而進行。此不惟富有機會。能得高深之學問者。必當立此方針。即因於境遇。止能先謀小工藝者。自亦當略有預算。然吾人處此過渡之時代。吾國當此百荒之境界。有志之人。居其少數。自宜於本務外。又當負觸處留意之間職。此其一也。就工業而言。實互相關連。兩人共見一事。可以各自應用。如昨日所言矮脚阿二之敲鑿圓洞於鐵板。下襯鉛塊。彼鑿裝徸鋼絲之輪犥。用此法者。吾又見寶善街有鑿招牌字之珠璣孔。亦用此法。所以今日西洋機器之上。有無數條件。皆用彼中昔日燒飯睡覺等之家具以改造。所留意者甲物。儘可變通其法以爲乙物丙物。此其

二也。既稱小工藝。略能多習數事。庶可供觸類之應用。古人論戰。不勝於軍器戰術。乃勝於牛醫所製之凍瘡藥。因適天氣嚴寒。有凍瘡藥者。能執弓矢。則勝其不能執者矣。然則何物有益於自身。有益於國家。皆非逆料。惟善一事。必有一事之效果。則爲可必。此其三也。吾今述一老典故。亦足於吾說相印證。英國西北一帶。亘華里六七百。大小三五十城中。煙突密若森林。所謂製造廠之根據地也。就中尤以織業爲最盛。吾國華僑唐人街所在之一。亦卽爲楊志士篤生先生埋骨所之利物浦。英國第二大城也。其稍東百里。又一大城。名曼哲斯泰者。乃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我國所用之老斜紋洋布。卽從此城載來。此城如爲南通縣。如爲上海縣。成爲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毫無可異。可異者此處從古不產棉花。至今其人民仍不曾見過如何是棉花田之狀況。棉花者。最近來自西印度羣島及新大陸。稍遠則來自印度。自中國。要皆在二萬里以外。何以能成爲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恃有能發明棉織器具之人耳。其間最有名者。約在乾隆之中葉。在曼哲斯泰利物浦之中間有一小村。今亦爲三四等之大城矣。生一理髮司務名亞克雷。此公雖定其本業之小工藝爲理髮。然專喜膳留心。起初因理髮之藝過拙。又設肆於下層土室中。故無人顧問。曾懸招牌一銅元薙鬚。同業本惡其過貶價。然明知赴者少數。姑勿與較。久之又改薙鬚半銅元。生意仍寥寥。於是彼乃輾轉想出染鬚術。染髮子以出售。略能獲利。此固仍就其本業推廣也。彼心終不足。常與鐘表匠鐵匠等相往還。其時家家皆用徒手紡織。如吾舊日村鄉婦女之搖紗織布。彼必欲創造紡棉機器。此時固百物皆未有機器之時代。亞老先生於

理髮之暇。日夜或雕或鑿。屢定式樣。皆不得法。一日略有功用之模形成。方得意出門去。其妻恨其荒本務。而使妻孥飢寒。乃擲其模形而碎之。亞氏歸見大忿。遂棄其妻。繼續而成紡棉第一之機器。而曼哲斯泰之世界棉織業中心點。卽由此而成。

客問　學習小工藝。於夜學及道路之觸處留意外。不識尙有有片暇之攷詢方法否。

答曰。考詢方法之多。亦隨人之腦力。就所觸及之類。而爲之旁通。有非筆墨所能盡宣者。但所謂有片暇之考詢。法則考詢於工藝造具店。頗能得良好之知識。今之所謂工藝。除一切大手術。可由個人生出意匠。挾無多之工具。閉門自造外。其餘工藝。可爲日用商品及專門美術等事。皆有特別用具。如造紙。造玻璃。造肥皂。造油漆。製洋磁。製寫眞銅板。製活動寫眞等等。皆工藝不關重要。（略有特別祕訣。爲特別廠家發明而專利。或暫且居奇者。此又另爲一問題。似此者不惟小工藝志願人不能攷詢而得。卽學問家及大廠家。亦無法探知也。例如普通顏料。各國能造。亦且爲小工藝家所易習得。若有特別稀類之顏料。新爲德國一二廠所祕製者。歐戰既開。卽無從購求。以各國顏料廠不能製也。）而關鍵在商品之銷行。成本之輕重。及資力厚薄等等矣。故目前應用之工藝。並不祕密。（所祕密者。亦惟其最良之法。）吾人習得此類工藝。雖決不足適用於商品之製造。而與舶來之物爲競爭。然欲滿吾小工藝之志願。則其人依恃小工藝。得一較豐之衣食。本非以爲商場抵制之武器。則一材一藝。正亦吾人所急要。譬之習得造肥皂術。心欲開設小小廠肆。銷行於數百里之間。與東西洋之肥皂商

相競爭。此十八九必當失敗。然若家人父子。自力製造。僅限銷行於鄰近。恃終歲之勤勵。獲利數百元。漸至數千元。則其人之身工已得。不必託情謀事。靠官得食。爲種種寄生之生活。作高等之飯桶矣。而各處有此人。恃其購求獸油。采取鹼料。皆辛苦搜集。成本既輕。微利可獲。洋皂之數。居然受減。則積小戶千百。儼如建一大廠。抵制外貨不少矣。就中豈無獲利稍豐。信用漸大。適技術等。皆有改良。而大廠亦即由此而生者乎。故人人能尋覓小工藝。不惟直接有益於個人。而且間接有益於團體。所以不能因其暫時不關重要。而輕忽之也。吾所謂考詢藝術可於造具店者。譬如製造玻璃。自有一種製造玻璃之用具。製造此等造製玻璃用具之店。亦爲今日造具店之一種。玻璃之藝術。固非有所祕密。然配製原料。使用爐具等等。亦非夜學之功課本上所能言之甚了。若訪問於製造玻璃之廠。終以營業所關。不願詳告於外人。僅僅身入其中。從而工作。從而學習。亦未易窺其祕要。昔有鄉人某君在湖北時忽動考察製造玻璃之心。願得當道派赴德國。然歷觀無數玻璃廠。苦不得要領。最後覺得發賣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以將訂購貨物相告。該店乃將一切製造玻璃之法告之。後此君歸國。遂在徐州籌設某公司。雖此公司於抵制外貨之能力未曾顯見。然某君之技能。若於上海吉祥街自籌數千元。設一料泡店。吾人行赴城隍廟時。見其間之爐火。日夜通紅。亦必足爭一小小年利。且可抵次優之薪水。不必東闖西走矣。此則一度考詢於造具店之效也。

客問 造具店之詳告人以手術。果何爲乎。

答曰。此無難立得近證者。即勝家公司之發賣裁縫機。多方設立學校。引人入勝。即爲銷行其貨物而已。彼恨不得使人人能操其器。即人人必購一具。所以我等欲造玻璃。若往玻璃廠調查。是不啻對狐謀裘。彼固但願天下不復有第二玻璃廠。則彼可專利。反之而往製造玻璃器具之店。彼即情願能造玻璃之人愈多。即彼之器具銷行亦愈多。我曾親以此法試之於寫眞銅板。余在蘇格蘭之扼北淀城。僻習寫眞銅板。回國設一圖畫日報社。余雖知寫眞銅板無大奧妙。因其時余有同鄉朋友趙君鴻雪。無錫之名畫師也。就其職業而論。此人當清高自放。不屑屑于工藝。就其年齡而論。在今已爲五十歲以外之人。又素無學生之生活。不知算學西文爲何物。宜與新藝術爲絕不相關。惟趙君素嗜技術。三千年前。全國無一人注意西器藝。彼作畫好在夜深。每每停閣其高酬急催之函件。就燈火下試其銼刀刮磨之技。曾用白鐵自銼西式大小袋刀兩柄。就小炭爐上淬而成鋼。能辨火候得剛剛恰好之良鋼。又以象牙舊扇骨。刮磨而成刀殼。彈簧鍵釘。無一不由手製。亦無一不肖舶來品。全刀既成。又仿刻數洋字於刀頁。執以示人。無不以爲實假舶來品以欺人。壬寅文明書局將開幕。彼稱寫眞銅板可自造。彼全用其理想。人則駭之。因其時惟有陶子方制軍。向日本小川一眞。刻銅板千紙。附夾于行狀中。人人皆詫爲奇物。其實寫眞銅板術。在西洋亦僅在一八八二年發明。行之日本亦未久也。（從前刻在格致彙編中之李鴻章徐雪村等。皆雕銅板。雕銅板彼中有之已久。）然同人皆信趙君不妄言。後同至日本。購得器具而歸。趙君雖買得博文館之寫眞銅板術一冊。實語焉不詳。日本之販買造

(2) 册 吳稚暉

具店。亦言之不了了。屢托人介紹至小川參觀。僅得一瞥視。一無所得也。且習寫眞銅板術。亞寫眞銅板店參觀。即所謂彼固不願天下有第二家者。趙君素信自己有神悟。擕具歸無錫。牛牽馬絆。試驗半月。遂得印物一紙。余時在上海。戲致電賀之。其後文明書局珂羅版等。足與日本印物比良者。皆趙君暗中摸索而得之。此君雖不識西文。然於藥物之名稱功用。精熟無比。惟生長中國。非工藝之國。趙君遂埋沒其天才。無所大發明。且其人素恬退。不願競名。亦不願競利。數年以來。夜深無事。獨調古琴以自娛。不幸於前年搆末疾以終。其人若生西洋。必與華特司提芬孫等齊名。發明利賴人羣之品物。世界蒙其福矣。余在扼北淀欲習銅板術。乃在趙君製板於文明書局之後。余有趙君之性僻。而無其天姿。僅其耐性。凡能動能轉。近乎西洋景者。無不好之。但用陶淵明之法。爲之而不求甚解。且旋即棄置。余之欲習銅板術。其目的因欲設立圖書報社。但其動機之發。即因寓處相近有售賣照相器具舖。余每過其門。必立觀窗中。不覺移時。一日試購小孩所戲之照相鏡一具。與寓中兒童弄之。漸覺可玩。時時添購品物。姑以寫眞銅板之器具爲問。向列出售尋常照相器具之店。與寫眞銅板器具之店。甚隔膜。獨此店乃藏有倫敦發賣製板器具店之詳細廣告一册。出以示余。余出五仙令購之。由此按其圖畫。詳知其品物。且附製板術書籍目錄一紙。約有數十種。余購數種讀之。且購得器具一小副。居然亦出板於寫眞之房內。比余遷居倫敦。欲觀學校之究竟。即入向所述之麗景街夜學。同學有英人二十餘。余覺彼等事事皆若新奇。余則並未得有何等特別知識。出乎諸具店目錄之外也。因此一事。又發

見凡有特別工藝之書籍。普通書鋪卽最大者亦不能得。其發行往往皆附於造具之店也。故寫真銅板術至普通者也。然試就別發洋行伊文思書館。或日本之完善書店問之。必以未有其書對。卽入倫敦市。徧問大書坊亦止能舉出書名作者印局。然後可以代求也。

客問 子既欲發刊圖畫報於十年以前。今日既歸上海。曷不從事于此。

答曰。理想之與實行。每每懸隔一大段。吾在十年前。卽想發行畫圖日報。至今追念。實覺過早。圖畫旬報在倫敦有一「倫敦新聞」者。發行已七八十年。其初皆雕板。卽現時我國所謂雕黃楊木板者是也。其報尺寸略與今日上海各報相似。卽彼之一「丕其」抵過上海報紙之一板是也。每分爲十六丕其至二十丕其。雕板之畫圖。九方七寸者必插有五六。方五六寸三四寸者又插有十數。自有寫真銅板後。此報愈改良。至今尙每週出板。惟與此報同式之旬報。又增三四而已。然此等畫册之報紙。在法國二十年內。亦惟巴黎有一旬報。至於日報。直至一九零四年三月。余在蘇蘭愛丁堡時。方見倫敦之鑑報出世。見有牛津大學與圜橋大學在倫敦太唔士江內競漕之圖畫。約有尺五寸之巨。今日如倫敦寄來之誠報。售賣於滬甯火車站等處者。卽二尺巨幅亦有之。區區尺五之畫幅。何足齒數。然在當時。彼中人已極新奇。其時余尙不能讀報。故在蘇蘭時。曾未買看。其年五月。與同鄉莊君。同至倫敦。住在日本輪船停泊之相近處所。方得購鑑報一紙。以爲練習看報之資。因該報雖亦有二三丕其之記載。然有四五丕其之圖畫。每圖之下。止注數十字。最便初學文字人閱讀。曾記到倫敦買得第

一紙。即有康南海之小影。其時康先生方遊英倫。該報稱之曰光緒皇帝之朋友。未來之宰相云云。有此一趣事。故連帶而此報之影象影於吾之腦中者。至今猶能了了。自鑑報出後十年以來。倫敦方有畫圖日報三分。巴黎則四年前方出一分。似覺日本至今尙無其物。（惟揣想之耳。恕我未調查也。）吾乃於十年前即欲計畫。豈不太早。恐今日猶未到剛剛恰好之時也。

客問　歐洲尙視寫眞銅板畫。如是其貴重乎。

答曰。非也。請客勿誤會。歐洲於寫眞銅板畫。幾乎滿坑滿谷。不値一錢。所有日報。惟太晤士報。擺其高尙貴重之大架子。但於紙張加光潔。排印加清朗。所插者惟地圖。從不插寫眞銅板之圖畫。其餘大小各報。皆每日有三五六七張寫眞畫。或有多至十餘張者。太晤士報每過一兩月。或數週。必有大附刊。其附刊中索性有數十張之寫眞圖畫刻入。（於正張。仍不刻寫眞畫也。）余所見太晤士報最大之附刊。即日本併吞朝鮮之先。聞費數十萬金。囑太晤士發一大附刊。歷敍日本種種內政之優良。附刊圖畫百餘巨幅。預買世界之好感。以免併吞時之非議。太晤士報正張。常爲二十四丕。其即爲上海報紙所謂六大張也。（上海報紙普通皆三大張。自四大張而止。）該號日本之附刊。卻增多九十三丕。其蓋增多二十三大張。若以此附刊訂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之本子。蓋得五百五十丕。其售價仍如常時。每一分之報。至小孩不能受舉。信縫不能塞入。即以彼中之寫眞畫幅而論。足可以抵一本日本全國風景册出賣矣。然在該報視爲習常之事。不屑闌入正張也。其餘若週報。若雜誌。若定期

分刊之小說。若各國之畫報。無不數十種之寫真圖畫雜誌全會面且續有甚多之三色銅版決非因寫真銅版畫之費重。而正式之圖畫日報與圖畫週報。尚未能十分興盛也。

客問　然則其原因何在。

答曰。即因日報與週報。不能隨便雜取無緊要之寫真充數。必皆爲現時重要之新聞。譬如昨日北京軍警及請願團。在國會將吳郭諸議員毆打。在歐洲之圖畫日報。必負有攝照當場把戲之責任。非能如我國報紙。畫出幾張圖畫。戴軍帽的。算做軍警。着洋服的。算做議員。畫成扯扭之狀。算做打架即可了事。即萬一臨打時之狀况。不能攝得。亦必轉轉灣灣。照得相近之情狀。故此種照相之訪員。亦必鉤心鬥角。慘淡經營。往往攝照于擾亂及戰鬥之頃。送却性命。亦爲常事。一紙之貴重。亦匪夷所思。如昔日西班牙王結婚日。在道路遇刺。有一照相訪員。攝得一紙。王與后已易車。而尚其擊斃一馬之車。猶在受刺之地點。其時炸彈之烟。亦未全銷。此紙即售得華銀數萬元。因照相與新聞及著作相同。例有板權。每報雖刊載。必與以賃金也。故開設一圖畫報館。覓料甚非易事。雖倫敦已有三十七家供給報紙圖畫之大公司。皆資本數十百萬。遣派攝照之員。遍於全球。然所有圖畫日報館。又必自派攝照員無數。爭求特別攝件。博取閱者之好評。采集材料。如此繁費。故已有大社數家。而增設頗不甚易。若資本薄弱。僅能得有普通圖畫。則尋常日報之插畫。已不相敵。可能稱爲圖畫報耶。

客問　然則圖畫日報之不易發生。而材料問題。居其重要矣。

答曰。斯固然矣。然中國在一切材料荒落之時代。亦可用荒落之辦法。即采集外報。造就譯員。勉強湊合。在他人以爲平常者。在我國亦或可以敷衍。惟材料之外。另有一問題。即中國人看報之興會。究已至何等程度是也。雖圖畫報之性質。比較當可普通。然不景氣之社會。於世上之活劇。究有強烈之刺探慾望否乎。甚難言也。故以倫敦情形而論。似新聞之消息。能早聞一刻。與遲聞一刻。大有關係。故晚報之力量。勝於晨報。晚報發行至六七次。在他國則不惟上海決尚未容爲正當晚報之發生。而如夜間最繁華之巴黎。晚報亦尙奄奄無生氣。其人甯可化費其零錢於咖啡館之啤酒。捨不得多看一張晚報也。推之倫敦人好奇之性情。如聞洪述祖在會審公堂前剛剛上車。被宋先生之公子等邀阻而下。重上官廳。倘此邀阻時之照相不能得。自人人失望。即使竟不能得。亦必將洪述祖所坐之汽車停在會審公堂門外者攝登。而邀阻之宋公子與其同人出公堂門時。必攝得一紙。洪述祖重新送往押所。又必得一紙。即此一案。如洪述祖棣隆里之住宅。其家屬出門運動釋放。延請律師。無論在車在途。亦必被攝多紙。凡皆其人當做新世界之活怪。必欲先覩以爲快者。而吾人則自有牢不可破之成見。假如汽車者。人所習見之物。停在門外。攝在紙上。安見其爲洪述祖。即洪述祖之汽車矣。知之亦何意味。此等批評。衝口而出。但是心心而想。假如我等聞有此事。忽發奇興。奔往會審公堂觀看。即使不曾看得洪述祖之面。然尙看見洪述祖之汽車。停歇門外。與門外蹤跡全無。但如平日。止有紅頭巡捕。挾搶站立。則我等之慰此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歸而講述此行以報銷。孰爲可銷帳乎。孰爲不

可銷帳乎。足見彼人好此零星夾雜之情景。亦非無理取鬧也。不然隔壁死了大狸貓。與我何干。推而廣之。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者。就非可已而不已者乎。迨緊急之時。他人有此習慣。論天下事爲國事。論國事如家事。是非黑白。卽容易了解。必待臨死抱佛脚。到此方議貼告示。派宣講員。命使疏通。則遲矣晚矣。今且勿爲廣漠無根之批評。吾人此等好奇之心猶未發達。卽就小有實施而論。亦可以證明。年來商務印書館之製版部。屢次因上海之大慶弔大運動等。派有專員。攝其活劇。預先發有傳單。通知各報。倘欲製版。可實指各種情景而取版。然各報館則應者寥寥。偶有一二報擇取登載。閱者亦不見增添何等之興會。雖登者而不。勉強而閱者自愈無習慣。亦一主因。然卽此亦足見吾國之圖畫日報。發猶未至生之時期也。

客問 子所言公堂門外攝照空汽車等等。似亦非爲難題。以登者之勉強。促進閱者之習慣。獨不可試刊一二圖畫日報。以爲先聲乎。

答曰。客言良是。且圖畫之足以普及。與足使閱者增多。究尙勝過一常之報紙。或者必有人於最近時代冒險一試。亦未可定。但因攝照公堂門外空汽車。論其是難是易。又不能不聯想而及於我國照相事業之荒落。必當一正吾人對於照相之觀念。而後各種事業。因之成就者不少。而新聞之寫眞圖畫。亦其一也。

客問 照相之觀念。如何而正之。

答曰。我國於照相術之命名。或曰照相。或就音義並通之字。名曰照像。間名其事曰攝影。日本采用我國畫像術。稱曰寫眞者。名照相曰寫眞。近來我國亦通用之。雖無論相也像也影也眞也。而照之攝之寫之。不必定屬於人。人相物相。人像物像。人影物影。或眞人眞物。無不可照可攝可寫。精審詰駁。人亦無不知之。然普通觀念。無非對於幾家照相鋪。幾個照相業之人。而定其功用。以爲「照相鏡者。照人面孔者也。」故遇普通之人。示以照相鏡。彼人必衝口而、。「爾善此乎。我且坐。請君爲我照之。」殊不知照相鏡。不必專之於照相鋪中之業照相者。猶之乎筆店之毛筆。不必盡供寫大字先生所用。未必推而廣之。但推及於詩云子曰之書生。拆字先生。與報館主筆而已。無論商店簿記。用之極多也。小孩玩器。可供塗抹也。閨中不識字之婦女。用描花樣也。糊塗且以塗漿。瓦匠且以飾壁。鞋匠且以上油。漆匠且以貼金。甚而走方郎中。亦用以抹藥液於爛膀擠。機器工人。亦用以塗紅鉛于關節處。一筆之細。其應用之多。何可悉數。照相鏡之面目。粗觀之。頗爲應用路狹之器具。未必如毛筆之簡單。可以改變自如。然語其應用之多。亦幾乎苟有推廣。不在毛筆之下。今之照相鋪之照相人。以寫字之法。定其品類。其高等者寫招牌之江湖墨客是已。其下乘者簡直寫旗燈之漆匠。然惟其爲營業之故。必四平八穩。光方圓黑。可供裝飾。而且其技能止。餘于寫招牌狹義的嚴酷比例之。卽代人照一留供追悼懸掛之肖像是也。其餘如屏條扇頁碑銘誌石等等。卽不與焉。若夫脫離字跡。聯結風雅。隨意題字。涉筆成趣。更非所論。（然照相與寫字略異者。寫招牌之書家。十八九不能寫誌銘等等。照相之鋪

事。照相人但不爲耳。非如寫字分雅俗。絕對不相能。惟有一種極超之手法。則亦非高技人不辦。甜俗之照相營業家。非所觀也。略訓於此後之回答中。）故筆之得其主。非僅得於寫招牌之論字而已。照相鏡之得其主。非僅得于攝照追悼會肖像之照相館夥計而已。筆得於篆隸南北碑唐宋名之書家。固得其主矣。即得於窗明几淨。硯精墨良。書法不甚高明之文人詞客。亦未嘗非得其主。甚而至於大蒜頭筆。得攜于大著作家手中。揮寫拍殺蚊子之草稿。亦未嘗非得其主也。如此照相鏡而入于高等遊藝家之手。固得其主矣。即伴文學之士。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具等。配置于書桌之上。亦未嘗非得其主。即半舊之敝鏡。入于纏膝裹脚形容怪奇客之手。而得人生之活劇。科學之重證者。又未嘗非大得其主也。

客問　照相鏡於照相店以外之應用。可約略以言其一斑乎。

答曰。照相鏡應用之類別。雖不易細分界域。然其大略固可得而區分。

（甲）游認家美術之照相。

（乙）游藝家山川風物之照相。

（丙）一般人留迹紀念娛樂游戲之照相。

（丁）科學家取證學術之照相。

（戊）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

（己）新聞家世界活劇之照相。

（庚）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

（辛）工藝家製版印書之照相。

此八類者。爲其大綱中之最普通者。皆非照相館之營業所能包括者也。

客問 何爲遊藝家美術之照相。

答曰。不聞吾友丁芸軒君之言乎。天然綴者直之。斯所謂人爲之美。西洋畫法講光暗。方求恰肖其物。東方畫法講筆法。惟貴能得其神。然筆法之畫。西洋亦何嘗不貴。肖物之畫。東方亦何嘗不珍賞。終必求其有一種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斷不使拘滯於天然、故肖物而能顯人爲之力量者。中外所同珍也。倘拘滯於天然。則寧取筆法之能傳神者矣。換言之。肖物之光暗。以繁複顯力量。傳神之筆法。以簡單顯力量。但講筆法。固非拘滯於天然。卽兼言肖物。亦决非拘滯於天然。皆有綴其直而直其綴之精神。以與天然競美。若夫照相也者。肖物極矣。本科學之光理。而變爲工匠之技術。盡屬天然。無一毫人力之能顯。故卽以營業之照相而言。苟攝照之室。不加以配當之後襯。不施以造作之光暗。種版（種版者俗名照相底子。）之上。不皴以疎密之鉛迹。不潤以厚薄之朱墨。惟恃不擇地而晒印。不加修而晒印。十八九皆成爲紙馬店中之馬子一張。其實肖物極矣。凡有餘件。無不畢現。故此等肖之照相。若作說明畫幻影片等。本亦大段合宜。惟涉及吾人之形態。或欲此美於畫幅者。終覺不能有

快感。所以上等之營業肖像。必雖經設施。使有畫像意味。愈超渾者。愈令人愛玩。即不知不覺。賞其不滯於天然。有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也。然營業照像。究以留一眞形爲職志。不甚着意於畫法。若遊藝家美術之照相。純然欲改照相術自身之天然。利用之而仍返於畫幅。必使愈離照相。而愈近畫幅。斯爲愈善。故照相稜角之至劃者。而必設法使之至渾。照相之淸楚者。而必使之糊塗。在小孩見之。唾爲不淸楚之照相。在畫家視之。賞爲肖物之古畫。甚而至於略含筆法之意味。此即彼中人神魂顛倒。刻意經營。尋數千百人於社會。談之有味者也。其天姿富者。一入手而工。其去美術性情遠者。揣摩數年而無得。有人以爲糊塗之照相。但將鏡頭之焦點。略加差忒可矣。此與有人義漢隸北碑。可使小孩劃之而成。同一見解。所謂毫厘之差。有千里之謬者也。且劃渾之說。止舉其一例。其所以脫離照相而成爲畫幅之條件。至爲複雜。假如位置一端。以東方畫事而論。以擔柴漢停柴於蹊徑。舉手作欠伸。亦自古野有致。而醋瓶酒卮。位置得宜。亦即樸茂可愛。故選材之事。無方無定。在山水清淑之處。不知畫意者。未能得半幅之圖畫。即貨物委積之地。能講畫理者。亦可得傳世之畫幅。諸如此類。可以講求之事。迨難悉數。因此一項。即有無數俱樂部。無數雜誌。專講此事。此較執筆作畫。稍能容易。因執筆作畫。竟可握筆而不成。求之照相鏡。雖不能佳。必可得一下劣者以慰藉。且此事與畫雖近。非即同物。儘有極工於此。而絕不能畫者。則開一特別工畫之法門。足以消遣其永日。琴棋詩畫之外。又添此極風雅之消遣品。倘能成一社會。麻雀撲克之力量。必又可、撲滅。嗚呼。此照相觀念之所以不可不正。否則幾疑

照相鏡眞爲江湖技術之工具。而不知其爲書房之清玩矣。

客問　山川風物。宜爲美術照相所取材。胡爲又獨立而專門。

答曰。美術照相。取材於山川風景者固多。然意在配合於圖畫。不必定與風景爲緣。孤燈茅舍。老婦獨紡。美術照相傳其神也。階石蹲丐。瘠犬相伴。美術照相寫其愛也。蓬頭稚子。嘻笑天然。美術照相傳其趣也。老樹之根。瘦貓彎腰。美術照相寄其諧也。此皆無與於山川取物。即有割取於山川風物而成者。夕照餘光。落於客帆之外。不必其山川定在名區。荒蹊茅屋。倚於頹垣之旁。不必其風物定有古迹。若主於山川風物。不必定合圖畫者。則其意趣全然不同。山川必出於名區。風物必取於古迹。此既爲一定之條件。而又無取乎過有圖畫之意味。但當成爲不俗之照相。其與留迹紀念。又不同者。留迹紀念之照相。惟倉卒任取其部分。足以說明此爲某某名山川。某某舊風物。則已完事。此置諸記載或雜誌之中。以爲名勝之說明者。斯無憾矣。若夫欲刊於風景畫册。或置諸錦鑲綾嵌之照相册中。以爲客座上之陳飾者。(懸壁則必美術照相。懸風景照相則俗矣。飾風景照相於壁間者。止有博物館館等。否則車站之待合室。商店之陳列窗耳。)或以爲郵片之留迹物鏡之幻看者。皆當別有斟酌。爲專門之研究。譬如同一西湖湖心亭。照於何方面。或照於宜晨宜晚。或照於若冬若夏。登高而求之。距遠而索之。候有特別襯託而別之。去其妨礙之條件而圖之。照數十紙而覓得一攝製。亦有之矣。故今日我國風景畫册。雖稍稍間出。而有僅供說明料者雜其中。皆無特別研究山川風景之照相家。惟倩營

業照相人。鹵莽滅裂爲之耳。但西洋市間流行之風景畫册。亦不過充方圓顯之高手匠工。選取四平八穩。脫離紀念說明料之面目者充數。若夫愜心貴當之風景照相。惟遊藝家此藏一紙。彼得一幅。歷數年心苦。聊以自娛。或亦有貨之於市廛。充商品風景照相之上駟者。

客問 美術圖畫山川風物之照相。均屬之游藝家。而留迹紀念游戲娛樂之照相。屬之一般人者。豈因其事有難易。故遂有普通不普通之別歟。

答曰。游藝家者。即就一般人之中。指其有特別嗜好者耳。美術照相與風景照相。語其工者。自然較難。然亦有性極嗜此。而不必求工。正若有人潑墨作畫。臨池習書。止似消閑遣興。並無欲名一家之意。則照相之留意於美術及風景。亦即無所謂難易。此當然亦必稱之爲游藝家也。然照相鏡必挾有目的而置備。已非今日西人觀念中之所有。吾向所云照相鏡。當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具等。爲一般人必備之隨身清玩。實甚切當。其備於人人之照相鏡。偶攝圖畫。或照山水。原亦爲事之所必有。然此曾不屬於游藝家之範圍。不過聊供遊戲娛樂。爲其照相鏡作用之一而已。其所以備此照相鏡者。僅以爲不時之需。非有所專用。大都歲時閑暇。藉與親友兒童爲歡笑。行旅遊觀。得存舟車城市之經歷。或製郵片而寄親朋。或黏手簿娛而賓客。或爲家禽留影。或爲園卉示狀。此實佐助筆人吾黑記載之窮。照相鏡之爲物。可稱爲一種變相之懷中日記簿也。

客問 然則所謂科學家取攝學術之照相。而一般人中之治科學者。其懷中變相之日記簿

內。必富有資料矣。

答曰。一般人中治科學者之照相鏡內。必富有取證學術之資料。原亦為事所當有。但留迹記念遊戲娛樂之照相。即可取證於學術。往往不賅不備。不能適應於系統學術之研究。且照相之應用於學術者。其攝照之條件。大都有需乎特別聯結之器具。非尋常照相鏡所能為功。如天文之必連于望遠鏡。微生物之必連於顯微鏡。光色之必加分光器。草木之必加顏色簾等等。皆必有特備之附屬物。又有特別應究之手術。非能普通於人人。營業照相之人。將有見其器而不識為何物者矣。

客問　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亦無非取山川風物留迹紀念。取證學術等之照相。實地應用之耳。豈另有手術之當講乎。

答曰。凡一物而有特別之應用。自必另有手術。但亦甚為簡便。如製造幻燈片。窺影鏡等等。不過一照相晒印術之變通處辦者而已。終之皆包括於照相樂事之中。余之所以分類討論者。非謂照相必有此等分類。不能相互應用。余亦正因國人狹視照相鏡。但以彼為營業照相代人攝照追悼會遺像一種之事。則照相之功用不顯。而於社會之有用學術及學界之有益教材。失却無算助力。且於吾人日常生活之中。亦少却無算樂意。故不免不備。縷縷指出各種之功用。冀吾人對於照相鏡之觀念。應當不若從前流俗之狹隘。而且已述各種之趣事。若美術。若風景。若紀念。若學術。若示教等等。其關係固大矣。然猶不若我等。發端討論。講說圖畫日報。其有補於新聞事業。從而發達一般人之智識。可

得無方無定之救益者。其爲圖像更加巨大。

客問 新聞家講照世界活劇。其爲手術。當亦不出於此例諸種照相變通處辦之而已。然而曷爲我國之講求者甚鮮。

答曰。此正由照相觀念之不正。未能視照相鏡者人人必備之一物。於是由冷淡之意興。變而爲雙方之滯阻。一方則社會人人。素不習於事物之留迹至易。故對於世上之活劇。無強烈必親見於紙上之要求。一方則社會方視照相營業。止有入像之一種。而理想中決無有爲子弟購一照相鏡。即圖予以照相訪員之職業。（此亦由於新聞事業尚在幼稚。報館主筆報館訪員。皆看作斯文敗類之末路事業而已。）有其前一方之原因。則報紙雖增插畫。尚不能得普通之特別歡迎。兼有後一方之原因。即望有人能設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照相營業人無新聞之興趣。新聞界中人又無照相之興趣。一般子弟又少看做小小職業之傾向。故仍常在於因循因循之中。彼中則因照相之觀念大異於吾人。所以人人之需要於照相圖畫之說明者。既已甚切。而且不惟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林立於巨大都會。即一般失業無聊之閑民。亦視爲救窮之末計。故有破舊衣冠之人物。挾一下劣之照相鏡。蹀躞於公園鬧市之間。擁擠於演講賽會之場。冀得意外之照片。可以立刻發財。或得尋常活劇。可換明日一飽者。無時不相遇也。至於入用會社。藏有高等訪員之憑證。行篋中備具利便之照相具。周遊世界各國者。固比例於專司記載之通信員。其位分之重要。初無一毫殊別也。

客問 照相之應用於智識者。已聞其略矣。不知其應用於工藝者。所謂工藝家製版印書之照相。大約即指寫眞銅版之類。而所謂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又何說歟。

答曰。此與製造之興衰。爲直接之比例。而於照相不過生間接之影響。西方商市之出品既盛。欲便利估客。故各業皆有繪圖貼說詳細之貨目單册。假爲華服店。則將最新衣飾之式狀一一隨時繪圖。刊發告白單册。登載於日報雜誌。藥物店則繪其瓶匣之外形。或並繪丸散之內容。珍寶首飾店則插藏懸佩之品。無不詳細繪列。鐘表店則遍圖其鐘表之種類。工具店則畫繪其工具之形式。即爲印刷鋪之於書籍。不惟詳說其內蘊之精卓。亦且繪示其外貌之美備。其餘若機器工廠之出品陳列商場之百貨。更以圖畫告白單册。爲日夜散發之要事。此在中國。雖近年亦稍見於日報廣告欄等等。然其劣陋可笑。其八分之過失。固當歸之於商業之過衰。而二分劣陋之緣故。半歸於特別圖繪貨樣之畫家無其人。半即由於物品貨樣之廣告照相術。亦無人研究耳。其研究之法。即綾綢宜若何配其光色。金銀宜若何顯。其珍貴器具宜若何而襯彰。食品宜若何而顯味。三四十年以前。彼中貨樣廣告皆出於繪畫。稍後則由照相而描改。今則十八九皆直成於照相。自直成於服相之廣告盛行後。每一廣告册。爲美洲百貨陳列場所贈發。有厚一尺許。函圖十萬。如價購其册。需銀至十元者。幾乎各種實業學問。於貨樣廣告册。皆有甚大參考之價値。故物品貨樣之照相。近來照相校中。亦無不別列爲專門。

客問 製板印書之照相。是否即以寫眞銅版爲正宗。

答曰。製版印畫術。凡三類。甲類為印其凹面者。即彼中古時之雕銅印。所銅之版。為陰文凹雕。嵌墨於凹紋之內。拭淨其平面。新印之紙。必先着濕。而後以濕紙與凹紋嵌墨之版相切。軋印於機中。此等印品。其印墨高起於紙面。甚為美觀。今在中國所常見者。郵票一種。即用此版印成。西方則講究之名片。常用凹雕銅版刷印。其餘則如嵌於照相鏡架內之成幅圖畫。十八九皆用此版印成。若其雕版。出於百年以前之高手。徑尺之小幅。可值千金。其餘書籍之插畫。舊書中往往相遇。新書則已甚少。中國凹銅印之品物。余未多見。惟參觀商務印書館之印廠。曾見一部分。方從事此種工作。因同去諸客過此未久立。余亦未留意其究印何物。大約工緻之鈔票。亦必以此法印刷也。此種凹印。與照相頗少關係。然有一種之照相凹文屑塵印。（屑塵印不必畫凹文也）三十年前曾大出風頭。即代用雕銅版畫之第一步。嗣後寫眞銅版及珂羅版次第發明。此屑塵印之手術繁難。遂亦變為製版遊藝家之美術工作。今雖未絕其種。亦幾與雕銅同手術。為一種雅技。非尋常工藝家之所有事矣。

客問　其乙丙兩類之印畫術。則又何如。

答曰。乙類為印其平面者。平面者。平面之意。即不凹不凸。印墨浮於版面。每紙軋印。半脫其墨於紙上。而成印刷品。半仍留於版上。重將墨棍加墨於上。然後再付軋印。即石印及珂羅版是也。珂羅版因全為照相之產物。而石印則不必定用照相。而照相為之增擴其能力者也。我國攝印古畫古帖。皆用珂羅版。此技不啻為我國畫帖開一大方便之法門。因水墨之畫。其性質與珂羅版最相合也。若西洋之油

畫。則與三色銅板接近。故西洋高品之印畫。雖亦或借重於珂羅版。惟反不若中國需用此版之處較多。西洋珂羅版之應用最廣者。莫如郵政花片。郵政花片之印刷。雖不必盡屬珂羅版。而珂羅版實爲其大宗。吾國尙絕無珂羅版郵政花片之迹。所有者寫眞銅版套石印之色者而已。此在彼中爲下劣之品。即郵政花片一事。年來雖漸見發達。從郵局寄遞。亦不至爲郵差所偸匿。然此事荒率之情形亦殊可哀。不惟村鎭之間自無此物蹤跡。即名區勝地若西湖之類者。其風景之郵片。不能得之於湖山近處。反止能得之於城市間上海印局之分店。彼中則雖一小村鎭。皆有其村鎭特別之風景片。而名區勝地之風景片。止能得之於其本城邑。（惟大都會之大販賣店。或藏有他城邑之有名風景片求售。）凡半日之旅行。偶至一小村閑遊。或訪友者。必購其地之郵片寄示家人。假如朝去滬甯鐵路之陸家浜。下午其家人即收得一陸家浜之郵政花片。以道平安。而好奇者。遇有數百里淸遊。由上海去南京。每經一車站。例如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鎭江。必急急下車。車一郵政花片以投郵筒。又有一路留滯者。從上海則自寄一郵政花片。寄於崑山郵局。寫明本人赴局自取。至崑山則寄於蘇州。一路如是。非但所至之地。必得其郵政花片。且必經過郵遞。上蓋郵局之戳子。方足證信。實曾經行其地。並非某處之郵政花片。購於大都會中之大販賣店。假如西湖之風景片。亦可購於上海之商務印書館。故若其上無杭州郵局之郵戳。安見寄自西湖耶。所以若瑞士四州湖上之高峯等。皆特設郵局。往往有人從上山鐵道而上。耗車費華銀十元。專爲就其頂上之郵局。蓋一郵戳。寄於親友。而得片之人亦

如獲至寶。今我國收藏郵票者有之矣。收集郵政花片者。尙無其人。若郵政花片。一一必以上蓋郵戳爲珍奇。簿嵌而陳於客座。對客數之曰「此寄自巴乃馬。此寄自埃及。此寄自亞琴丁。此寄自千葉島。」則尙無一人知此風味。此固無關於布帛菽粟。可以救窮圖之飢餓。然郵政花片之遍於城邑。實足以藻飾有情之人境。此一善也。嚕囌之函扎。以搜事措詞而因循。不若郵政花片但署姓名而寄發。已足以表示殷惓之情愫。倫類中多一簡便達情之具。此二善也。花片之所函。風物古迹奇狀異俗。莫不畢備。流行於一般之社會。不啻多一互增智識之印品。此三善也。郵票雖小物。已與古錢舊印同認爲高尙之雅玩。增一郵政花片。豈不更多一有益之消遣晨夕法。足以替代麻雀撲克賊強盜之勾當。故今因珂羅版之印刷而屢論及之。至於石印之印畫術。自三色銅版興。而書中插畫。已有一落千丈之勢。然自橡皮膠印術附益之。其軍又張。且我國牆壁上之三色大告白。今惟紙煙公司及外國戲院等在上海市上。年增一年。吾之戲院及各種營業。倘少加意於此。倘異日漸次發達。而石印出風頭之時日正多也。

客問　丙類之印畫術。是必所謂印其凸面者矣。

答曰。然。印其凸面者。卽從前之雕版印刷。及普通之鉛字印刷。皆是也。此爲印刷之最普徧而最廣行者。印畫之法。有尋常刻木之版。有現時上海所謂黃楊木版。有電鍍銅版。是皆與照相無涉。與照相有涉。而全藉照相之力者。曰寫眞銅版。可藉照相之力。亦可不藉照相之力。與石印之手續。有多數

相同者。曰鋅版。寫眞銅版。其實亦可不用銅而用鋅。西名本爲半色版也。鋅版亦可不用鋅而用銅。西名則曰線版。所以名線版之意。蓋言畫之深淺。皆用點與線皴勒而成。譬如畫一人形。身着淡灰色袍子。濃棕色馬褂。其淡灰色袍子。必用疏線或疏點皴勒。濃棕色馬褂。必用密線或密點皴勒。此人人所知也。然則此等畫圖。非卽用點線構成者乎。製點線畫幅之版。名曰線版。乃名副其實。不兼言點者。稱名從簡略之而已。凡畫可以製線者。皆可以石印。如鉤勒之山水人物花卉。如不着色之地圖。如器物圖。又如字迹。字迹雖非畫。亦點畫所成。又凡可製線版。可付石印者。亦卽可以雕刻木版。點線粗者。交尋常刻字人刻之。點線細者。則交刻黃楊木版人刻之。

客問 何以名寫眞銅版爲半色版。

答曰。假如淡灰色袍子濃棕色馬褂之人形。而以疏線或疏點。代表淡灰色。以密線或密點。代表濃棕色。此刻木版者可刻而付之於石印。亦卽可印。倘使換一法子。用沒骨畫法。或用水彩畫法。袍子則竟以淡灰顏色塗之。濃棕色馬褂。或以深墨或竟以濃棕色塗之。若以付諸刻木版人。刻木版人止能於馬褂袍子外邊。刻成馬褂袍子之形。馬褂袍子之中間塗色處。卽無從更着一刀。如是而付印。必成深黑馬褂深黑袍子。全不能顯濃棕色與淡灰色之意味矣。此又人人之所知也。若照相中之人形。其淡灰色袍子與濃棕色馬褂。亦與沒骨畫法水彩畫法。同一理由。其濃淡止以顏色分。並不以點線分。故照相亦不能付刻字所雕版。亦不能石印。自然亦卽不能製上海叫做鋅版者之線版。故照相及

沒骨畫水彩畫。止能做平面印刷之珂羅版。（珂羅版由膠質皺縮而成天然之點綫。與寫眞銅版不同。）其用凸面印刷者。則製所謂寫眞銅版之半色版。半色云者。謂其能顯中間之色。除最黑者爲一極端之色。最白者爲又一極端之色。其餘兩極端以內之色。千層萬層。皆可名之曰中間之色。簡要言之。則曰半色。義亦豁如矣。假如一人形。濃棕色馬褂。淡灰色袍子。白布襪黑緞鞋。則白布襪者代表一極端。黑緞鞋者代表又一極端。而濃棕色與淡灰色。是卽兩種半色矣。此版之能力。能使千層萬層之半色。一一如其深淡而各顯。則兩極端之黑白兩色。自然更能顯出。且線版木版石印。皆能顯黑白兩色。故線版畫。西名又稱黑白畫。其所短者。若非有點線之疏密。卽無從顯中間千層萬層之半色。不藉點線而能顯半色者。惟有寫眞銅版。故獨居有半色之名也。

客問　寫眞有銅版。不必藉點線而能顯出千層萬層之半色。其理由何在。

答曰。吾所謂寫眞銅版。不藉點線而顯半色者。乃就大概言之耳。若嚴格的評論。安有不藉點線之疏密。而能顯現千層萬層之半色者乎。不過線版之畫。乃用筆墨而爲手成之點線。半色之筆。則用光理而爲天然之點綫而已。且僅僅有點而無線。故若戲題一新名。鋅版名線版。寫眞版亦可名點版。其成點之方法。亦可以前所舉之人形分論之。

（一）黑緞鞋最深色也。

（二）濃棕色馬褂次深色也。

(三)淡灰袍色子色漸淺矣。

(四)白布襪最淺之色。

寫眞銅版之大發明。卽藥水煎之網目玻璃片。(藥水片者。於尋常照相習稱爲乾片。寫眞銅版舊時皆用濕片。今則西洋因人工昂貴。而乾片之適於銅版者。亦逐漸改良。故爭用乾片。惟中國尚用濕片。)此網目玻璃片發明未滿三十年。網目片未發明之先。曾有人用女子覆面之絲網巾等。經營慘淡。而成不完美之半色版。縱使不完美。尚需有極巧之手術。方能奏功。故當時能者甚鮮。迨網目片發明。而爲美國費拉特費城之雷徵公司所專利。半色版遂人人能之矣。成有今日之寫眞銅版世界。我輩對於網目片。亦當致小小之謝忱。網目片之細者。一英寸函有四百網目。粗者爲三十六網目。網目之粗細。雖有數十等。而尋常最普通者。一爲一百三十三網目。或一百二十網目。用之雜誌等之粉光紙。一爲六十網目。或一百網目。用之於日報紙等。我國上海所製之版。大約不論粗細美惡。皆用一百三十三網目。卽日本之日報亦然。可謂惡作劇矣。我國日報之印手又劣。宜乎偶然插圖。章成黑皂紙一張。吾嘗好笑。以爲曷弗竟取木頭一塊代之。但頁曰某某風景。某某活劇。人亦勿之責。因橫豎製了銅版。亦印出黑皂紙一張也。吾前年曾告文明書局之趙君曰。「君何不忠告各報館。改製一百網目之版。」趙君笑曰「如此彼瘟外行。但看與銅版印送之樣張。還你一個批評曰做得太粗」粗者腐蝕尚費事吃力。而不得好評。故局中購備一百網目八十網目之片。皆閣置不曾用過。卽此小事亦

見社會智識方低。無法可以勸誘。甯可有時寫眞圖畫甚多。改用好紙。爲種種之銷費。仍不得好果。若西洋則日報之寫眞畫皆用一百或八十網目之版。惟上海大陸報等。則有東方意味。亦似常用一百二十網目等之細版也。網目片置於藥水片前之作用。其意卽將鏡頭內攝入之畫影。分爲千百部分。每一部分各從一個網目中穿入。成一點子於藥水片。合千百點子聚於藥水片上。仍爲一完全之畫影。惟畫影之深色者。例如黑緞鞋處。其進網目也。因黯淡其光而成點甚小。畫影之淺色者。例如白布襪之處。其進網目也。因強烈其光而成點甚大。今將網目放大而取譬之。譬如每一網目之尺寸。如蠶豆大小。

白布襪處。光強烈。穿入網目。光芒四溢。故成點亦如蠶豆之大。且幾過之。於是此點與彼點相接。四點接合之處。露出小米大之一孔。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而蠶豆圓點大之圓點。皆卽爲白色之部分。惟小米之微點。乃爲小黑點。一片白色中。含有小黑點。人目可欺。遂覺其爲全白若就寫眞銅版畫之白色處。用看布之小顯微鏡擴大其影。卽見有無數小米大之黑點布滿於白色之中。固非全白也。

黑緞鞋處。光甚微弱。穿入網目。惟中心聚光尙濃。故於蠶豆大之網目內。止能成小米大之微點。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惟此微點。留爲白色。餘則成爲連片之黑色。倘印手不善。並白色之微點。近乎湮沒。但見爲全黑而已。必用顯微鏡。方見寫眞銅版畫之深黑色中。亦有極微白點。非

全黑也。

濃棕色馬褂處。光雖亦弱。然較之黑緞鞋處。光亮已多。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竟能成爲菉豆大之點。此菉豆大之點。成版以後。卽於黑色中顯有頗大之白點。目中亦卽覺其黑色之不甚完全。定可代表濃棕色矣。

淡灰色袍子處。光雖無白布襪處之強烈。然較之濃棕色處。光亮大增。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能成黃豆大之點。異日成版。結果轉倒。卽成黃豆大之白點。以黃豆大之白點。在蠶豆大之黑色中。自然人目觀之。便是半白半黑。定卽可以代表淺灰色矣。

假如以黑緞鞋處黑色中有微白點者。爲全黑色。作爲一極端之色。又以白布襪處白色中有微黑點者。爲全白色。作爲又一極端之色。而於是濃棕色馬褂處之黑多白少。淺於黑色一層者。及淡灰色袍子處之黑白相等。深於白色一層者。皆卽所謂半色也。其成此半色之兩層。仍由於點。惟此點非用人手點成。仍用網目片之光理攝成者耳。至於上之取所譬。僅舉濃棕淡灰兩層之半色者。簡約言之以便討論耳。若實在照相畫。必有數十層半色。故成點之大小。亦卽有數十等。客但心知其意。偶反之可耳。且最白色處。中間必有無數微黑點。此種微黑點。固由天然成功。不可除去。然卽能除去。亦萬不可除。因有此微黑點。旣不礙於人目中全白之感覺。而且此微黑點之作用。至爲偉大。寫眞銅版。在強水中腐蝕。所蝕凹者至淺。如一片白色之處。無此小黑點密布。而將印紙鑽鏃相抵。則紙面過大。其

勢下傾。必與凹處着有印墨者相觸。成爲全黑矣。故得此密布之微。點鑽簇相抵。紙面無從下傾。以觸凹處之印墨。始能保有其白色。此又發明網目片人之一大勝利也。

客問　半色版以光理破成點子。得使照相畫可以印行。誠爲印畫術開一新紀元。如此。木版與鋅板幾成勢力極微弱之附屬品矣。

答曰。此種觀念。在西人對於照相製版術。則斷斷不生。吾人止知照相銅版。（即半色版）初不知照相鋅版或脫墨鋅版。（皆即線版。）故以照相銅版與木版較。自覺木版之勢力甚薄。假如報中偶有遊戲畫等之插圖。尚可借重木版。然畫時極當留意。必粗細可適於刻木。方能下筆。不能粗細隨意。盡畫家胸中之邱壑。使韻靑兼蓄。倘偶逞筆興。襯託極其細緻。描寫則極其靈活。而尋常刻工之木。窮於刻劃。尋常刻工之力。雕成呆滯。必弄巧反成其拙。否則必倩刻黃楊木版之人爲之。始能合意。價值與時間之問題又生矣。此等下筆先計刻木。不能隨意縱筆之苦衷。想現在繪畫報館畫圖之畫家。皆可歷歷告人。所以一聞有大張插畫。付諸石印。反覺與會略增。因下筆較可自由之故。（惟因節省經費。用脫墨直寫於傳迹紙上。則又有別種事拘苦。即紙面當保護。脫墨難舒轉之類是也。）若知有鋅版。則石印之所能者。鋅版無不能之。而且石印或當擇取略佳之紙。線版則印於平常之報紙。與木版鉛字同其性質。不擇紙而皆可。又石印必另行編印。而線板則可編排鉛字之中。宜用軟體字者。即寫入線版之部分。說明之文句。欲用鉛字。則排附版外。較諸石印止能純用軟體字。優勝特多。而且綫

版可以留版。以後另編書冊。石印則隨報而去。僅留不值幾文之照相紙底子而已（脫墨者並此而無之。）此粗就今日我國日報界已有之條件而討論之。覺失却綫版之功用。直可謂印刷大不健全。語其本無者。報紙之重地圖。世界皆然。獨中國報紙。不見一地圖。則以刻木爲難。製圖時填字太細。亦甚不易之故。若用照相鋅版。可就大張縮小。任何細密。皆非所論。則報上之地圖。與各種幾何圖畫。皆出現矣。即以圖畫日報而論。固當偏重於半色版。然而相間以滑稽畫故事畫。地圖器物圖等等。皆當要求點綫畫。參雜其中。方疎密有緻。而且半色版往往必當連結綫版。或加流動飛舞之框邊。或爲挖嵌補綴之花樣。庶愈增美感。凡此皆略就日報言之。至於教科書及科學書等之插圖。則半色版近乎絕迹。惟爲鋅版之世界矣。

客問 儉學會有六百元西洋留學之計畫。果能不妄乎。

答曰。錢之事。至無一定。繁華之城邑。比例之相差尤甚。不必言其荒唐者。即言言其正當者。假如上海學校有三四百元一年方敷澆裹者。亦有百十餘元即能敷衍者。三四百元之學校不盡爲上材。而百十餘元之學校亦不盡爲廢物。一皆以其爲學之勤惰。而爲其人成就之深淺。假使其人生長僻邑。無學可學。其家境又不能有巨資可措。能勝百十餘元。不能勝三四百元。將來上海學乎。抑因不能入三四百元之學校。反甘心蹉跎於窮鄉。從而輟學乎。則智者必不待躊躇。而挾其力所能勝之資。就上海百十餘元學費之良學校而自進矣。推而廣之。在家本穿青布長衫者。至上海而必效同學穿[illegible]

羅長衫。在家本青菜黃米飯者。至上海必嫌三色一湯之校餐未佳。頻往馬路酒館會食乎。在家本安步以當車者。至上海必欸馳車出遊乎。在家本熟讀課本或借書誦讀者。至上海必見書刊購。所有預約劵不肯放過乎。凡此所謂穿熟羅長衫、吃館子、坐黃包車、上棋盤街至商務印書館中華華局買書。皆、至平常之事。即上海至高等之學生。不以爲非。我亦不以爲非。然必出乎在僻邑出門時之預算。與百十餘元之力量。多所反對。則斷斷然也。平心而論。其人挾百十餘元之始願。特止欲得某校之功課耳。而熟羅長衫之華美。館子菜蔬之滑適。黃包車之安閒。羅列羣書之富麗。乃又一事。不能因百十餘元之預算不敷。遂根本推翻。歸咎建議之未當。甚而浮慕之人。必且得隴望蜀。欲並遷於三二百元學費之校。方爲快適。蓋此等麵筋學生。深信高價之油鍋。炸成大個。更可不費自己腦力。謀之而不能。反至放廢無聊。輟學而歸其僻邑。始嘆故我依然。百境皆非。則悔已晚矣。今不必提起蘇州之夜航船。紹興之烏篷艇。如豕滿載。你之脚大指。抵於我之酒糟鼻。爲人境之至不堪。且亦有失風師爺。土頭財主。旅行其間。視若尋常。今加一等。爲長江輪船之三等床架。又進而爲香港天津之統艙或房間。則除今之議員老爺。毛頭政客。造孽有錢。洋氣直冲外。餘所謂曲辮子之詞林丈人。初赴考之青年學生。皆資爲惟一交通妙境。望大菜之間。過官艙之門。皆不甚生其比較之情感者也。乃儉學會學生。初聞日本三等艙價。莫不欣然。語其實在。其待遇實優於長江之床架。天津之下間。如安心作爲內國旅行觀。方當滿足之不已。然登舶而見頭二等之快美。加以長途之厭倦。頗有人忘其乘行之本意。甚且毒詬之

曰不是人境。充此論而處處爲齟齬。明明無所謂不可儉學者。竟亦可誣爲儉學爲理想。此則天下事皆在有志者自爲之矣。

客問

子所謂三等艙者。爲價幾何。其實狀果奚若。可聞其詳乎。

答曰。日本有恆言。凡人當分利之年。或爲分利之人。旅行例當以三等舟車爲合格。分利之年則學生。分利之人則軍人。故軍人與學生。乘坐三等舟車。走盡世界。皆不以爲非。非如外交官等。服御不飭。乘坐街車。則傷辱國體也。例當從儉之人。更有教士。昔年有日本教士以同教之誼。幫湖北鑛學家曹亞伯君西行。該教士自充頭等艙之侍僕。而勸曹君乘坐四等甲板。此教士抵英後。到處爭迎演講。因彼實爲一日本有名之牧師。其西行目的。即欲以演講所得之錢。歸建禮拜堂。後聞得資三四萬元始歸。由上海至倫敦巴黎柏林。資費出入有限。因既抵西洋。到處止有一半日之車路。所多亦一二十元耳。歐戰之前。有定期之郵船四家。皆兩星期一發。四家更迭而行。近乎每星期皆有在上海開行之船。曰英曰德曰法曰日本。英船無三等艙。德法三等艙。其待遇有中國內海輪船官艙之身分。故需價二百七八十元左右。日本三等分兩類。曰特別三等。者等於德法之三等。故爲價亦需二百五六十元。尋常三等。則價止一百八十元。即余前所言之長江牀架。或天津下艙房間者是矣。與上海往日本之三等艙。無甚異同。惟上海日本間之輪船當小。歐行者較大。而艙中飲食。似亦略略較優也。由上海至新加坡。三等頗擁擠。因有廣東南洋之華人。及往來南洋之日本小販賣商。而日本龜奴與妓女。亦頗

不少。既過新加坡。終止有寥寥數人十數人而已。常能遇日本學生。大都赴德。無論如何。每一客人。終能占得極闊之席。如岸上獨睡之牀。較長江之架子。大而且高。新加坡以後。一人可鋪一二牀。鋪睡其一。其餘則陳設書籍食物玩具小箱等等。若善於收拾之人。亦能羅羅清疏。安排得別有天地。三等雖不供被褥。然旅行適在熱帶之下。雖在冬間。一抵香港。直達地中海。皆如土蓆。彼本有女令。所謂「撻米」者是。更加一東洋摺蓆於其上。即光軟無比矣。攜布單及氈毯各一條。儘足供此四五十日之舒服。食物每日白米飯三餐。先潔可食。惟肉燒洋芋菜燒魚之類之飯菜。皆東洋風味。久居東洋者。甚以為適。未嘗東洋滋味者。莫不唾之。故若預帶醬油蔴油皮蛋火腿臘腸冬菜等愛食之品。二十元。而又廣東茶个添乾糖菓等等。長途消遣。亦即比於神仙。且三五六七日必抵一埠。停泊登岸。就酒館小酌。攜同水菓各事。又添無窮風趣。聊用以慰辛苦。皆廉而不費。海行之極可羨慕。較長江內海之船為適。三等或較頭二等為自由者。長江內海之船。三等無寬大之甲板可供憩息。而外洋輪船。則頭二等固特置寬大游步場。即三等亦在大艙之面。建搭帆布之棚。任客徜徉其間。海行最不可少者。為一二元一具之籐躺椅。近乎每日十許小時。皆躺坐其上。啖果餅。觀書籍。談空話。望海天之澄碧。嗅海氣之潔淨。若無世俗之見。浮慕頭二等之虛榮。亦幾南面王不易其樂。而且酷暑之時。三等則科頭箕踞。惟不露赤膊等之惡相而已。可。儘可御日本之道袍。寬博迎風。行坐如是。若頭二等艙則會食必整西裝。揮汗必襲重衣。拘苦或亦如獄囚也。若在頭二等而失其儀節。反受外人之恥笑矣。

答問　六百元儉學生之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可聞其略乎。

答曰。學生西去。必程度至不相一。今當以預備完足可以徑入大學或專門學校者爲甲類。語文及普通學各有欠缺者爲乙類。今先言甲類之學生。其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雖因見學之故略當從儉。然究與尋常官費學生等。亦可無甚分別。因用錢從寬從緊。決不在乎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等之正用。惟在乎零錢。零錢之爲名。雖終若不過爲附帶之費。但儘可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譬如我等在上海包飯。一月止須三五元。然一月應酬朋友數次。共上食樓。反可不止三五元。諸如此類。可見須耗之巨款。惟在零用。倘專注意於學校修業。不必十分刻嗇其飲食起居。惟與零用爲嚴格之相持。則零用眞爲零用。儉學正有餘地矣。假如有甲類學生。與取二百五十元之旅費。乘日本三等艙。抵英國之倫敦。(二百五十元船資與小小整裝費皆可在內。)船到時必有介紹友人來碼頭相接。或竟在船邊雇一汽車。與行李同載至曾經介紹之華友寓所。其友必知來意。即爲覓一廉價之寓。大約華銀八元一星期。此寓必在一中等人家之家中。普通有中國六架大小之房間一間。局運佳者以如是之價。能得較大之房間。房中上有光潔之白堊平頂。下有華美之地毯。壁糊精雅之色紙。照相畫架。必大小十數。爐鉗朵插。排列整潔。精銅耀目。窗光淨明。白紗花簾雙垂。書桌靠窗。上覆五色線單。軟絨交椅數事。或壁角有大躺椅一具。非有特別衣櫥。即有特別壁櫥。雕花鏤嵌。可貯書籍。獨睡鉄床一張。銅柱精擦可鑒。羊毛毯爲被褥。白竹布之被褥單相裹。溫軟光潔。被上罩以白花線單。(此單乃覆被之飾。我國

最近流行。取爲客寓中之褥單。已屬可笑。更有妄人。用以罩桌。西人見之。必作嘔三日。西人吃飯桌上白花單。乃平花無邊鬚。絕非同物。且惟吃飯時罩之。餘時止覆色線之單。我國習慣桌上罩一白竹布。名爲洋式。此等洋式。實出杜撰。）鴨絨之枕。枕罩與被褥單。皆七日一換。白磁便盆。或盆箱或簡便置於床下。一壁有大理石之面盆檯。嵌寬大之磁壺。能含斗大之磁壺。滿貯潔水。漱口玻杯。肥皂磁缸。位置於檯角。（惟牙刷肥皂必自備。）面布兩條。搭掛小架。每晨十時至十一時之頃。客必出房。或往客堂。或出步公園。讓女主人或下婢。整治其床鋪。傾潔其便盆。更換其水壺。拂拭其窗牖。如不依時出房。非但此日都百物不爲整理。且被看輕爲妄人矣。夜睡之時。將所着皮靴。提置房門之外。明日房主亦爲拭淨而上油。（有包在房金內者。有另給一辨士一天者。大約包在內者爲多。）如其有衣領等應當洗濯。即於晨間出房。讓其收拾時。將應洗之衣物。捲置床中。彼即取去。（不置床中間者。彼爲疊好以無欲洗之表示也。洗衣大都另給錢。惟局速至佐者。亦能得包入于房金。）終之所有卑褻之勞役。皆以慣例之方式表示。不可以言語使令。雖語下婢。皆爲謬妄。以上即八元一星期之寓所。房間大約占有三元五角之價。尚有四元五角。則算入飯食。以三元五角一星期之房間。鋪設至道台之簽押房亦不過如此。西洋儉學。較諸北京儉學。租寓旗人家中廂房。煨着炒鍋。實天上矣。

客問　八元一星期之儉學客寓。而其飲食又奈何。

答曰。世人之飲食。以中國爲最穠郁而油膩。伊大利次之。以日本爲最淸淡。而英國次之。兩島國

之飲食皆清淡寡味。而頗合於衞生。然吾國寒士家風。黃米飯香青菜熟。大多數之人民。亦何嘗不滿薄。深印一青菜黃米飯之觀念於腦中。則嘗日本白米飯黃蘿蔔之滋味。固無所謂不堪者。而食英國之簡便大餐。更如登天矣。英國儉約家風之食物。以晨間及晝間為優。夕餐則淡薄。惟富貴人家。始夕餐尤豐於晨午。恰得其反也。今就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客寓而言。早八時或八時半。主婦設早餐於客堂。叩客之房門曰。『早餐已設矣』。客應曰。「唯」。至客堂就坐。每人盤中油煎雞蛋一枚。火腿兩片者。其常有時薰魚一尾者。其暫麵包切片已塗牛乳者。陳於桌心。任取多少。茶注於盃。和以牛乳方糖。一盃與兩盃。聽客之所嗜。平花白檯單上。盆盎刀叉盤。如瓶花中。設且食且談問題。大都出晨報。是曰早餐。午十二時半。又叩客之房門曰。「午餐已設」。其時檯單益潔白。盆盎刀叉益增。瓶花益燦。主客舉坐。主婦割牛羊之肉。或魚塊。或雞脯。約拳大者一品。置大盆獻客。番薯或菜。或蘿另置大碟遞傳桌上。而各色取少許。和肉以食。調味架上之鹽缸醬瓶醋樽椒盒。任客自取。肉食既罷。乃進糖食。所謂「補丁」者是也。此為英人之特色。補丁凡數百種。新婦必以能做補丁為賢慧。一如我國閨中學作餅餌。為大家女子之天職。補丁之常食者。無非杏子或蘋果補丁。葡萄乾補丁。細米或涼粉補丁。大米雞蛋酪補丁之類是也。（西洋糧食店亦售大米。即作補丁之用。在彼人視大米。一如吾人之視苡慧米也。惟價格亦止倍於上海米價。運往者為南洋日本。而米質則以爪哇為最佳。日本次之。）肉食一盆。補丁一盆之外。各得麵包一塊。不塗牛乳。飲則清水。貯於玻璃。是為午餐。非有能如上海之番菜五

六七種。連連而進。雖餐館與富室之餐。亦與上海番菜相同。品類繁富。然尋常中戶之食。決無有過三品者。儉學之寓。餐菓則絕迹不見。(惟水菓甚廉。間可自購。晨夜作消遣品。)午後五時。名曰吃茶。茶和乳糖一二盃。麵包塗牛乳或糖醬數片。客氣者復加蛋糕一盤。夜八時半或九時。又有茶一二杯。麵包與糖醬或加餅乾。是名晚茶。或局運佳者。晚茶與午後之茶。並在六時。另加冷肉或雞蛋或油魚一盆。於是九時則進咖啡。或可可一杯。餅乾一二杯。是皆可稱之曰晚餐。一日之食料乃備。大食者惟以麵包為進退。然據衛生家所說。吾人食物。但嫌太多。不嫌過少。則英人儉學生寓中之飲食。於養生之料。固已綽乎有餘。此八元之權利。除房間飲食外。又有一餘福可以享受者。則每星期得洗浴一次。今日英國之住房。雖中下戶人家。莫不各有絕好之澡房。即上海洗清池所謂洋盆者是矣。便房則潔淨精微。機關抽送。不見纖毫糞迹。又必近於我等臥房。夜半清早皆便。

歐洲嗜茶之國。以英吉利俄羅斯為最。大陸視茶。僅如我國之視咖啡。偶飲之而已。俄羅斯之狀。況吾不能言。而英國則視茶為主要之飲食。故晚餐即名曰「茶」。我國救荒。則施燒粥。佐以鹹蘿蔔。英人振貧。則送麵包茶葉。故若茶價之上漲。一如吾國米價之漲。使人愁嘆。茶飲如是之普。亦不過七八十年以來。吾於五六年前見倫敦日日電報一報告言。一八五零年時華茶進口七兆元。印茶僅半兆元。一九零九年華茶增至二十二兆元。印茶則增至四百五十兆元。如此大戰聲中。糧食以缺乏為憂。不應反阻華茶。某先生曾以歐洲阻止中國絲茶進國為問。余謂於

商貨未有調查之經驗。尚未能一答。據西報之傳說。則因潛艇冒險之中。欲載其急者。而暫置其不急者。華茶本爲上等人家定飲料。在所不急。故暫多載印茶少載華茶。此必爲確因。若絲則爲奢侈之品。更遭暫禁。又無可疑。然絲但進口於法國。聞法國不欲於戰時減少女工之生計。並不禁運華絲。若英國則本少大票華絲入口也。英國華茶之價。平時至少兩元一磅。若印茶止六七角一磅。故茶店印茶止售五分或一角一盃。華茶每盃至少角半。故如小茶館及中下戶人家。華茶絕迹。彼中人未嘗不珍視華茶。無如力抽重稅。使其價至昂。以保障印茶。故華茶欲其如何發達。恐終暫無希望。

客問 住此八元一週之寓所。飲食起居。則已無問題發生矣。其學校修業之法。則將奈何。

答曰。每年星期五十有二。四百一十六元之房金。並年終致送小小禮物。對於房飯錢一項者共支四百二十元。無論習法政文學工科理科。皆能選得年費一百元之專門學校入之。其餘八十元。則以四十元爲添補衣履洗濯領衫等之用。二十元供給郵票車費。二十元供給筆墨書籍。若夏期旅行。購買書報等等。當然皆止可以近邊公園。公家書樓等代用。不復能與資費寬綽之同學相比例矣。若有人但欲於學校修業上多得利便。而飲食起居能自減損。尚有自炊爨之一法。此法不惟省錢。在不佞與李石曾先生之理想。以爲新時代之人物。於飲食一項。應當設一簡便法。以適於旅行。不當煎熬炮炒。務爲繁瑣。使口腹一項。造出許多不便。故即如圓心火油爐。在歐洲儉約之家。仍復廣用。因其價

較電燈煤氣燈終止得半。火油燈加一文明燒架。利用之以爲個人之炊飯爐。配以華美輕巧之鍋甑。頗不礙於觀瞻。置之書桌之上。一面燒炊。一面寫讀。亦不害於時間。一人之食物若料量周到。配搭精審。於食器可無贅餘。於衛生可無妨礙。於滋味可無厭倦。余曾紹介二三人。在倫敦實行此法。皆稱無少費事。內有兩人。因房東止供電燈。且皆以火酒點之。每人每星期約費兩元。能使食料。不減於寓主之所供給。且偶參家鄉風味。於口福略增。足償手足稍忙之勞。如此。覓一三元一星期之房間。但管牀鋪收拾。不管食飲者。亦甚易易。以三元之房金。加上食料兩元。不過五元一星期。年止二百六十元之房飯金。賸下三百四十元。供給學校修業及添衣買書零用。使精神上大增愉快矣。我等方擬配置精美之燒飯器具一副。總括而置於小皮包。又配合食單一紙。購辦食物簡便法之說明書一小册。以供願就便生活法者所采用。不惟可適於儉學也。且並適於我等之旅行及輕便之家居。如內地食物店之不潔。直以性命相委託。方知個人自炊爨之風倘成。亦社會不良時之衛生法矣。

客問　所謂乙類之儉學生。其赴歐之情狀。則奈何。

答曰。乙類之儉學生。則於詳述居歐狀況之先。有可以討論者甚多。所謂乙類之學生。即指預備工夫不甚完足。不能直接竟入大學或專門學之人。或簡直倘有不識字母之丁東者也。得某先生書。欲僕詳答英法德美之學制。淺陋如余。安能縷答。且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即調査書籍。詳細開列。必成巨册。非雜俎欄之談話所能容。況此等斷爛朝報之章程書籍。必已有譯本。然僕揣某先生之意。

必非泛問學制。其意必代爲親友訪問。欲知如何程度能入如何學校。有所整備耳。此僅可以簡單之詞答覆。且可併于討論乙類學生之時。夾帶而出之者也。今最要者又當分乙類學生爲三種。

(一)年齡幼稚者爲丙種。

(二)已成年而欲得一種系統之學問者爲丁種。

(三)無論已未成年。限於境遇。止能於雜藝雜學隨便獵取者爲戊種。而黨人遊子墨客奇士。與夫頂出洋之招牌。吸文明之空氣。倘非荒唐鬼者。當附庸於此。

今當先定丁種學生之標準。此等學生即欲由乙類成爲甲類。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習有系統之學問者也。其預備至何程度。方能合格入學。則可武斷言之曰。無論日本英法德美。即走盡世界。當先有三件要事。

(一)學於何國。必何國之語言十分精熟。雖盡可七纏八紐。南腔北調。勉強混列學籍。然至上課之際。但能心領神會者。試之時。不免借抄講義一樣。半生半熟。得畢業文憑而歸。其畢生之受用與否。惟有個人自覺之矣。

(二)學於何國。必何國之文字。看讀寫作。比諸中國舊學。有高等秀才之程度。而且因試驗之關係。於該國之地理歷史。亦當勉強研究。熟其大概。

(三)算術則於數學代數幾何三者。皆有今日國中中學校最優級之程度。

此三者爲基本。倘於此三者無所欠缺。不必問英法德美學制如何。皆可有有系統之學問可學。則必歸於戊種學生內計算。三者之外。又有兩事。

(四)無論古文如希臘拉丁。或今文除所在國之文字外。假如去英國者英文之外。或法文或德文。必當兼習一種。其兼習之古文或今文一種。程度雖可稍低。然照例亦必看讀寫作。皆有規模。否則雖二三兩項已經入格。此第四項或可通融。倘有以華文替代等之把戲。將於自己前途之學業。甚多吃虧也。

(五)於理化博物中。必有一小門特別研精。毫不歉於中學之程度。

二者雖於前三項預備充足之後。補習至易。然欲正當而習有系統之學問。於入學之先。亦不可不一幷預備也。

故若上五項工夫。出國時已經完備。是曰甲類學生。若猶待出洋後添補不足者。名曰乙類學生。自小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丙種。成年而外出添補者。乃乙類之丁種。無論丙種丁種。無法於五項添補滿足者。卽無系統之學可學。是卽乙類之戊種。其人儘亦有自頂有系統學問之招牌。實皆野雞學生也。野雞學生。何嘗不能成「家造博士」或「發明大家」。然此爲別一問題。論及戊種辦法時。或再討論之可也。

客問　如子之言。乙類丁種學生之程度。似皆可於內國預備滿足。成爲甲類學生而後出。

答曰。此乃正當之辦法。雖然事有未易一概論者。一國之立國。自有一國合理之辦法。譬之如中國之中學校。照情理而論。極能造成出洋入大學之甲類學生。無如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未易造成出洋入大學程度滿足之學生。因出洋求學。乃一時之現象。必非永久之事局。苟將成其爲一國。必計及內國有學可學。此理論上之中學。應當爲正式中國之中學。不能看作出洋預備學校者也。出洋求學。終爲至少之數。全國多數中學之青年。但求受一中等教育。而供其一生職業上之應用者。乃居百分之九十。此實際上之中學。應當爲中國中等教育完全之中學。又不能辦成出洋預備學校者也。故必欲於中國中學。求達預備滿足。無歉於甲類學生之程度。在勢定有所難能。惟有特別供備出洋之學校。如北京清華學校之類者。可以副此目的。然昔年吾鄉胡君敦復。主該校教務時。卽微嫌辦事人無意使程度切合。建議欲增高其學程。至與校長齟齬而退。乃發憤集合同人。至滬上發起大同學院。極數年之擘畫。一意傾向此一目的而進行。無如往學者多數。皆非有直接出洋之計畫。仍止以一良中學或高級文科視之。辦事人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心力乃爲之兼勞。舍此以外。惟一二外人所設之中學大學等。差亦易副預備滿足之希望。然而學費亦幾等於出洋之留學。惟其人苟於經濟有精密之計算。殊亦値得少安毋躁。在此等內國之校中。預備滿足。然後出洋。三年止需兩年外洋之費用矣。但有最要之一言。實爲學生之自身者。無論在內國學校。或外洋補習。冀能滿足其程度。且生許多之活用者。必其主要恃自力。切不可委之於學校照例之功課。以爲學生自待。以爲學校中照例功課

之力量。能使我等自然發展。自然滿足。若但委其生命於學校照例之功課。在內國悠忽數月。兩學期。遂思振苗助長。或入西洋之大油鍋中。可以不勞而獲。則大謬大謬。成年學生至西洋預備普通中學之困難。乃數乎尋常之困難。在儉學爲尤甚。因其爲成年之人。而正式之官立中學不得入。止可入私立中學。因其爲儉學。高價完備之私學不得入。止可入飯桶私學。（法國公立中學。雖成年者亦可強入。然此等能許成年人強入之公立中學。其情形亦與飯桶學校相等。）所謂飯桶私學者。乃吾臆造一遊戲之名詞。形容其眞相者也。其立校之宗旨。直如我國從前之私塾。乃一種之營業。專門供失風文人。爲無聊中之飯碗者也。而在英國爲尤甚。英國社會。表面上之階級雖平。而心理上之階級。實爲世界最重之國。雖今日官立之中小學。日良一日。其功課遠勝於私學。然官學則平民子弟必多。而高等社會之父兄。必不願其子弟。與平民子弟相周旋。故甯出高價。就學於有名之私學。而中等社會慕效之。却不能勝高價。於是荒謬絕倫。舍却甚良之官學。情願入飯桶私學。供求相應。飯桶私學。即因之而盛。每至暑假後第一學期開校之先。而廣告中。登載某某私學招盤。或某人欲於某處租設一私學。或買一私學。觸目皆是也。（私學皆爲中小學之程度。其受國家之監視。自亦不必說。然有名無實。必爲經濟困難者原諒。中外所同也。）

客問　然則成年之乙類學生。初至外洋。可入者即此飯桶私學乎。

答曰。在儉學生之豫備好區處。即此飯桶私學爲最佳。客或驟聞之而駭然。討論終結。或又願爭

想。倘其人不耐內國中學之曠日持久。即竟赴外洋預備。亦無不可。內國三年之費。固止能供給外國兩年。然亦未嘗無意外之捷獲。可償費用之稍增。惟有兩事。仍當留意。

(一)必具獨修精神。富於自動之力。此即在內國學校。亦所傾重。至外國爲尤要。非惟飯桶學校。其照例功課之敷衍。遠甚於我國腐敗學堂。即良好之官學校中。亦少砰砰講解。大都側重自習。其名即欲發達其自動之精神。

(二)無論如何。文字必粗通。文法算學。爲略有根柢。然後可以成行。若不識字母之丁東。不知數目之多寡。冒昧而行。除是其人甘爲戊種學生。否則若有系統學問之希望者。未免吃虧。大巨。因其人雖有自動之力。然動無可動。當言語不通之時。雖至淺之講解。飯桶校長亦願效忠。而無如彼有其口。我無吾耳。亦窮於指點。則初習一二年。或至非常困苦。亦未可知也。倘既具自動之精神。又有淺薄之根柢。且行篋中多攜良好之字典文法書等等。則坦然成行。必收好果。

客問　子將謂乙類學生到歐之生生。即指生活於飯桶學校耶。

答曰。正即指此。前謂甲類學生之客寓。若乙類學生。非爲戊種。而爲丁種。則斷不可。任吾人亦已深知預備不足之學生。若赴日本住於下宿貸間之中。即斷送其留學之生涯。即甲類學生。縱使號稱預備滿足。然至少有過半之數。於語言尙未精熟。或有一二項功課。亦未針對於系統學校之試驗。不

得不稍有牖督。有廣東刁君作辦者。上海約翰書院之特班生。功夫為全校之最。約翰操辭業辭。於十三年前赴英。尙先住飯桶私學八九月。然後方入圖橋大學。若乙類學生。非特功課諸多欠缺。而於語言一項。必更形幼稚。若居私家客寓。終日止有三言兩語。甚少講話之機會。其餘則僞國無與立談。理想中以爲儼之莊嶽。齊語自來。此武齊楚同在城中則然耳。實驗之於城外。語既成熟。亦或多此機緣。若在格格不吐之時。必當擇地甚善。庶講話之機會較多。富人則擇地易。而儉學則必以住宿人多之學校爲最好。學校而有住宿生者。惟私校而已。（成年之乙類學生。官中學固不能入。在英則官中學且不留宿。大學則如看戲。然上課時畢集而聽講。課能則各散。吾言語格格不吐之人。有誰與共話耶。）故卽戊種學生。爲言語計算。亦以先居飯桶學校稍久。最爲有益。

客問　飯桶學校之情形。姑請隔一日而再談。吾子近數日之談論。似於學習外國文字。極如「剛八度」聲口。注意於語言者甚至。然何以吾子平日勸人自習外國文。又以計較聲音爲多事。毋乃自相矛盾歟。

答曰。孔子有言。「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昔日細崽剛八度等之學習外國文。僅注意於語言。並不曾由文字而進研學問。故相承而爲習外國文字者之詬病。然此事大可相恕。以昔年此等學習外國文字之子弟。其父兄之希望。本以細崽剛八度爲一種之職業。此種職業。最適應用者。卽普通之語言。及淺俗之文字而已。對其習業之應用上而專注研習。亦何所病。卽細崽剛八度。至今

畢竟爲一種正當之職業。吾卽有子弟。如其不堪大就。而性質實近於細悳。或近於兩八度。吾必勵其針對應用。仍專注於普通語言。淺俗文字而止。此實爲特別之另一問題。非可與學校學習外國文字。一概比而同之。混而言之也。然畢竟因數十年前。我國開始學習外國文字。有此一段之歷史。至今留遺兩大謬觀念。爲絕相反之阻礙。吾之矛盾。正欲針對兩謬。而求各適其所適。

其第一謬曰鄙薄語言。

其第二謬曰拘滯聲音。

鄙薄語言之結果。凡我國官學校之學生。皆以不作外國語。矜持其高尚之聲價。在號稱側重國文之校爲尤甚。彼夫滿口鉤輈格磔。作小滑頭之形態。不惟詞林丈人惡之。卽我亦必爲之忍俊不禁。況厭薄作他種之語言。以語其所親。古今中外。皆有此特性。故六朝人之痛惡鮮卑語。鄉父老騰笑仕宦囘里者之作官話。與今日官校不說外國話。爲同一之條件。但平心思量。矯枉實有其不可過正者。揆以「執事敬」之要義。吾人既耗費寶貴之光陰。研究此項之文字。以爲參考學問之資。此種文字。又實有接近語言之性質。爲以相當之場合。加以相當之習鍊。一既可爲交接外人之資。二復足爲考詢學問之助。倘有出國遨遊。吸收世界學問之機會。尤爲惟一之要素。如此設想。竹頭木屑。皆爲有用之物。矧已捐棄時間而習之。而不順收其旁效。豈智者之所爲乎。且不惟內國官校。內詬譏外人教授之故。有此不語鳴高之趨勢。卽挾此性習之人。往往流行其病於外洋。一至外國。貧與二三邦人爲羣

少之相伴。好高務遠。但開闢街頭。購買門面之書籍。以不求甚解之法讀之。欲求其避地于鄉僻外人之居。先以家常閒話。爲生活者。不可耐。亦非所屑也。實則彼所謂研究有得。或畢業某校者。因此口耳不重之故。暗中失却無限效果。爲其勢力所應得之物。而僅得其十分之六七或四五也。僕之言此。乃爲公言。因僕亦訑訑拒人。格格不唾之一物。與不語鳴高之諸君子。素屬同調者。並非舌底瀾翻。挾其所長。攻人之所短也。僕實見夫在外國入學。不熟外國語。真撒木屑於地上。自稱鋸匠者也。

客問 所謂拘滯聲音者奈何。

答曰。學外國文字而望兼習熟於語言。此固我之所主張。既欲從事語言。而聲音自不可不重。但吾意則又以爲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世俗慣語。以爲西洋語文合一。此實似是而非。世界無論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分別。淺俗之文。則與語言密切相近。近世紀之談教育者。知高深之教育。能受者必爲少數。倘以艱深文字。作普通教育之器具。而大多數實受其敝。因此普通教育皆主張以近語之文。撰述其課本。西方遵此法而改良者。已有數十年。中國近來有經驗之教育家、撰國文課本。亦蹈隨此說。我等學習外國之初等課本。本皆近語之文。細意剛八度之目的。又止借粗淺課本之文字。作爲熟習語言之資料。於是西洋語文合一之說。羣然遂奉爲典要。且吾人素性自大。以爲外國蠻夷之文字。照例目不能脫其語言粗俗之本質。故中心已預斷其語文之合一。語文之合一不合一。乃爲別一問題。我今不必預論。即其人信仰合一之說。於吾輩求學習外國文者。必兼熟

語言之旨。亦無抵觸。惟牢守此說於胸中。而有兩種人。則大受其阻礙。

（一）為境遇不能得良師佳校之人。則姑犧牲語言。儘可任聲音之小舛。而在文字上多記生字。精核文法。實大足為異日得遇機緣之預備。惟中語文合一之毒。以為今日聲音之偶乖。即全般工夫之徒作。若將聲音不密合之文字。自由研究。非徒無益。而且有害。此真不通之謬說。自小習中國語言。尚能改讀外國文字。豈有偶乖聲音。異日得良師或外人之指導。不能追改。縱改之之時。略生困難。然較之輟學以待時。坐失辨認字體。研精文法之許多工夫。豈不大為可惜。況語言即習於內國之佳校。亦不過粗得大概。若欲聲調腔口。為彼中人所許可。仍非久居彼人之中。不能為功。故聲音之事。究如何而能得其正確。非索居內地。任一二良師之指導。即可圓滿。至於聲音之規則。在今日西文字典及獨修書籍。頗多精確之昭示。而大端不謬。實閉門亦能達到。故拘滯聲音。而苦學之士。為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興會。其弊一也。

（二）為年歲既長。或職業相拘。其人實富於學識。而有考文治學之能力者。此實不必再習語言。但視外國文字。如鍾鼎篆籀。治之如說文。則有華解字典及獨修書籍。橫七豎八。習之。其人若富於記憶力者。一樣一二年之歲月。即能看書讀報。儘可自闢一參考之途徑。吾以為老少績學之士。無不可自治一二種外國文。作為消遣之品。自亦收其多解外籍之效。惟又中

於語文合一之毒。以為字體固可自辨。而聲音必經師傳。一若聲音讀確。即文字難通也者。故以為我輩名流。與彼教西文之流氓。曰師曰弟子。有所不屑。遂於此事亦無從問津。豈知四十年前江西有吳子登者。算術名家。曾國藩之畏友。我國初次派遣出洋幼童百人赴美。吳即為監督。而以粵人蓉閎氏副之。吳之治西文。非但不屑讀其音。並且不屑寫其字。（ABCD。）而以甲乙丙丁代之。然頗能讀算書。看日報。吳之迂頑固可笑。然其不為聲音所拘。不願從師。以玩索之自力。了解外文。實非今日受欺於語文合一。不敢無師問津者。所可及矣。故拘滯聲音。而績學之士。又為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興會。其弊二也。

觀此二弊。則吾所謂鄙薄語言不可。拘滯聲音又不可。各有一義。非矛盾矣。

客問　乙類學生之飯桶學校。請言其狀。

答曰。此等學校。為我被之以飯桶之遊戲名詞。未免令人有不快之感。實則其內容甚有足述者。惟吾皆不先予以貶詞。恐一言學校。而客遂以為外國學校盡屬此類。則又不免貽誤。今則又有一問題。而於詳述飯桶學校之先。所當略論吾國風俗。惟舊日有遠道受業名人之家。不惟求受其學業。而且薰炙其品性。除此以外。其寄食人家。皆因貧困以倚親友。或因遊觀以候朋好。從無有為慕效他人之言論丰采。行動習慣。忽議借居其家者。因中國除客舍廟宇之外。亦斷斷無居家留寓客人之事。西洋則不然。凡純粹之住家。皆可留宿一二外客於家中。與之同其起居。同其飲食。視若家庭之一員。在

英國尤爲普通。欲覓上戶稍艱難。必待介紹。而中下戶則幾乎十家有五皆如客寓之招客。有空房者則懸帖於窗際。此等中下戶前述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寓處。即包括於此類之中。每一街巷人家數十百。能窗上懸有招客寓宿之帖者多必二三十。少或十數。寓宿之目的。異乎客寓。（倫敦客寓大小亦有數千。）大抵不出乎左所列之性質。

（一）亦有近於客寓之客者。則由他城邑而來。遊觀至一星期以上。適朋友在左近。遂亦寓居此等人家。即費用亦可略省。

（二）因在商店作夥。或在學校作學生。或去家太遠。或來自外方。而終年住宿一人家。有至數年者。

（三）簡直並無家室。其職業則爲夥計。爲教師。爲工匠。爲報館主筆等種種事業者。即寄宿人家。爲此家家庭之一員。甚有同居一世。遷居即隨之同遷者。故所有不娶之男。不嫁之女。已鰥之老人。守寡之老婦。爲兒媳所離居之老夫婦。爲父母所析出之小夫妻。皆可自由選擇寓居人家。享一室團聚晨夜笑語之樂。不似中國鰥夫寡婦及老年無倚靠者。即廣有資財。獨立門戶。尚爲僕婢所欺。如其僅有過度之資。則尼庵僧廟皆至感不便。吾人親友中頗有似此孤獨之人。常爲之無法安排。搔首不寧。所以今之社會改良家。極議中國之家庭。應當改變組織。其學固甚不可緩。然而社會生活之法。若不能先變到新式之家庭。既出必有一時。

甚感困難。

(四)即青年子弟。或外方遠客。欲薰染性習。擇一良好之人家而居者。

其第四類本亦爲留學所急要。惜有名詩書之人家。地分每售中匕。非有二十元一星期之費用。不能必得。必富家子弟。或公費學生。始能備辦其資。至於儉學生。甚難如願。若八九元一星期之寓。人家亦儘可善良。大都必無學問之顧問。或道理之商榷。及儀式之講求。其補救之法。欲覓上等之窮人。古今中外。惟有教書先生而已。諺云十條黃狗九條雄。十個先生九個窮。西洋亦復如此。故又可曰飯桶學校者。不惟可以讀書。並爲儉學生良好之寓所也。

客問 洵如子言。飯桶私校。又可爲儉學生之良好寓處。不知比較於八元一星期之宿舍。其得失若何。

答曰。此又一言難盡。姑先略敘飯桶私校之情形。而後再與尋常宿舍。爲比較之討論。所謂飯桶私校者。即個人或一行人。集資設校。得學生之束修。藉以開銷。而此個人與一行人。復倚以爲生活者也。其等類亦至不一。儘有校長學問高明。聲名佳好。而建設已幾代。規模甚可觀者。則其校修。亦可年需千金。非儉學生所能入。儉學生所能入者。其等類皆居中下。中下卻亦不盡以功課分。而分在飲食起居而已。甚或止分於聲名之微著而已。雖爲中下之飯桶私校。其房舍之外貌。必遠較八元一星期之寓舍爲闊綽。且以招徠學生之故。往往皆建設於清雅之僻街。或山水之佳處。此等私校。全英國不

下二三百處。年來以儉學之目的。曾細細調查。且曾約得十數校。皆許以學生源源而去。約成一至廉之價。學校本論學期。以暑假後九月初開學爲第一學期。正月初爲第二學期。四月中爲第三學期。年假半月。春假半月。暑假兩月。例當別納高修。吾人近來所約束。乃不論學期。不問假日。某日入學。扣算至兩月後之某日。爲十足三個月。納費一百元。束修膳宿洗衣一應在內。如是則每年實納四百元。較諸八元一星期之寓舍。反廉二十元。間有教法稍優之一二校。則年納四百八十元。此等校舍皆在鄉僻。或在偏城邑。卻頗有屬於名勝之區者。如英倫南海邊第一名勝。所謂白麗登。黎世昌。辟福成等皆爲之作記者。亦有約定儉學之校在彼。倘以消受山水而論。富翁或有費數千金一月。方能居此。何物儉學生。居然與享幸福。四百元眞極廉矣。惜此等納値低廉之私校。在絕大城市。相近大學或專門校者甚少。故甲類學生。已入大學或專門校之後。卽無從寓居此等學校。不得不住八元一星期之宿舍矣。（最近於倫敦城之西南郊。覓得兩學校。近處有大學及專門校可入。此後如有願受私校之拘束。而得顧問之實益者。或於入大學之後。亦可不寓尋常寓舍。而住此等之私校矣。）私校飲食起居之不如尋常寓舍者。每晨不能天天有雞蛋火腿。止間有火腿一片。大都則麵包奶茶之外。復有麥粥而已。午餐之肉食。亦不能如寓處之豐。晚餐止有麵包奶茶。間有糕點。此飲食之略菲也。住房因華人喜在房間作事。故曾與訂約。給一房間以獨住。雖桌椅床鋪俱全。然不能如尋常寓舍之華美。此起居之稍遜也。（然亦有開明之人。因圖說話之便。喜與英國學生數人同居一房。效法西人之性習。[illegible]在

公共之地作事。自修等等。皆在課堂。此尤爲飯桶校長所歡迎。因不必供給房間燈火矣。華人非關門不能作事之惡習。實爲受累。且與新時代公共生活。甚多衝突。故頗有人不願要求獨居之房間。）而所得利益。則疑難有所顧問。身體有所約束。說話能多得朋友。鄉僻能多得空氣。洗衣不要錢。看書頗可借。而且名爲預備。自力強者。眞正大可預備。

客問　然則飯桶學校。遂無功課可言乎。

答曰。比又一言難盡。以飯桶學校。而遇麵筋學生。雖竟斷之曰絕無功課可言。亦非厚誣。因此等學校。除校長一人外。多則二三帮教。少乃一二而已。常有中學一二班。小學三四班。故並師母世姊一同帮忙。亦覺人人日不暇給。所謂成年乙類之學生。以年齡而論。中學已嫌難插。以彼中功課而論語言尚不盡達。小學亦且不合。故在彼校。本止能作爲野雞學生。此等野雞學生。中國人本爲少數。普通者爲德與法比之少年。特來英境熟習英文英語者。而尤多者爲西班牙南美洲印度之人。或來專習語文。或亦預備求學。故往往中小學諸班之外。又有野雞學生數人。即或多給錢文。或廉價預約。必求校長於課餘另給功課。自然亦頗有懇切施教之校長。或熱心指示之師母。然亦有名爲教書。使學生循讀課書一過。先生一面看報。不問錯誤與否。但以 Very Well 等之應酬語。敷衍了事者。其各班課堂。野雞學生之權利。例可自由選擇。隨意旁聽。然彼中亦止剩柴瘦之雞助。棄之可惜。食之無味。蓋旁坐惟聞發問演習要事。幾乎彼中教習。全不知詳細講解。究爲何物也。（彼亦自有彼之長處。乞勿

誤會。致嫌我國教習過於認眞。不學李太白做詩。但學李太白吃酒。介紹短處。往往容易普通。僕恨變管不齊下。但隨手各舉其實。若與他處談話。互相參觀。自無弊病）必得自勵之學生。隨處皆能發問。逢人便相請益。又能納交於幫教之先生。或同校之高才。自能開此門徑。則此飯桶學校之利益。又幾乎爲內國最佳學校所決未能得者。故即冒昧出國。舍內國懸懸之講解。而易客居寂寂之自修。亦不爲過於吃虧。蓋其優點約略有三。

(一)發生於自然。不與飯桶學校相干者。在內國所讀外國之書。雖意思亦能了解。然未嘗目覩情形。頗多不知所語云何。迨身入其中。日日親見其社會之生活。書報之爭論。則於所讀之書。甚多目注而即心通。此於進步之時間。可望縮短也。

(二)一齊爲傅。而部以衆楚於語言固受敝矣。即屬文尤少佳望。蓋雖內國良校。教以西人。於文規詞格。講解入細。然鼓盪於故鄉空氣之中。文情文思。俱有鄉味。不合殊俗。充其量。作得高等中國腔之外國文而已。惟日沈浸於彼中富有詩書之氣者之中。方能落筆即成洋調。富有詩書之氣之人。儉學生之所能遇者。惟飯桶學校中之寵君校長。夫人師母。（校長常有碩士學士之頭銜。開校時必戴寵君皇帝之帽。師母常扮成 Lady 式。以壯觀瞻）維新幫教。進取同學而已。故飯桶學校。足爲儉學生變化文章氣質。乃爲惟一之道路。

(三)熟習語言。非至外洋不可。儉學而求其語言稍高等。非住宿於飯桶學校不可。前已論之略

備不必更習。

若我前所謂養成甲類學生。能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其滿足工夫。若全恃飯桶學校。或仗自力。即亦殊難達到。惟飯桶學校。實爲預備之第一段。斷不能不先入者耳。

客問　飯桶學校。既不能備得滿足入學之資格。而乙類學生。究何從而變爲甲類學生。

答曰。若仗飯桶學校之力。文筆能圓轉。口耳能靈便。第一難關已過。下但無慮於入學工夫之預備。而且畢生之受用無窮。至於自力甚強之學生。預備入學工夫。道路頗多。方其在飯桶學校之時。一年之費用。止需五百元而足。倘有准備之百元。最好充爲函授學校束修之用。在英國如圜橋郡之函授學校。不惟入學資格。可由函授而預備。即學位考試。亦可由函授而通過。且飯桶學校之教師。大都如我國八股冬烘談說考試。口津欲滴。聞其對雞學生。兼從事於函授學校之工夫。非惟不妒。而且必從旁指示。深以通過入學考試。能進專門學校等等。爲彼校無上光榮。惟欲速則不達。倘語文並未在飯桶學校中。得有把握之時。不必急想天鵝肉。勉強從事於函授。且苟索居飯桶學校。自力與耐心皆足成就筆舌。使之達於佳境。即脫離飯桶學校。適都會而改入大學等之預備科。亦儘有學費在百餘元之數者。倘其上課而講解領略。至晰講義抄錄至完。預備科中自無預備不成。亦無預備不速。故飯桶學校者。實爲成年乙類學生根本之根本也。

客問　乙類學生中之戊種學生。本不求預備入學滿足之工夫。惟隨便臘取一材一藝。或爲

萬人游于學客奇士。止求吸文明空氣。或為異域之遊觀者。當與飯桶學校無緣矣。然耶否耶。

答曰。是何言歟。凡適異域。無論所求何事。如其書報不能暢讀。語言不能通曉。必將一步不可以行。

雖目的真止求遊歷一周。或不得已而避地海外者。此又另一問題。旅行西洋。除伊大利西班牙俄羅斯等文明程度稍下之國。或多欺人之事外。餘皆資至如歸。即為啞旅行。亦全無困難。較諸旅行內國偏僻之鄉。尤安全快樂也。

書報或能仗自力而乞靈字典。久久亦或通曉。惟語言則非熟識於相當之場所。耐有短時。與國人離索。幾莫能自修。甚有數年流寓而依然啞巴者。所謂相當場所。窮人之力量。亦惟飯桶學校是求。至於青年而往習一藝。欲求速成而歸。尤需嚴格的先獨自住一飯桶學校。最好一年。少則八月。故飯桶學校者。實為乙類學生出洋後必過之要關也。

客問

乙類學生中之丙種學生。即指年齡幼稚者而言。亦與飯桶學校有緣乎。

答曰。此斷斷與飯桶學校無緣者也。飯桶學校。必其人已有自治力者。始能入之。如年齡幼稚之學生。必託管理之人。始能出國。既有管理之人。而學生之年齡。又適合中小學。則竟入官立中小學。其功課之訂定。斷非飯桶學校所可比倫。倘在內國。得有高等小學之程度。其造此程度之時。又或稍偏

重於洋文算學。洋文讀過讀本三四册。文法能了解其大概。無多錯誤。尋常算術各要法演習略完。又稍解代數。如往英國者。於英文已有上舉之程度外。復於法文或德文。讀過一二册。拼法甚熟。而又略知文法。如往法國或德國者。德法文程度稍高外。對於英文。當知其粗淺者。亦同。年齡十四或至十六。如是而出國。竟入彼等之官立中學。此等學生。將來所得之成績。必尤較在內國預備滿足。竟入彼中之大學或高等學者為優良。因各國之學校。最致謹於中學。由彼中合格之中學。（不合格者。則中下之飯桶私校）循途而入大學。如在鐵線孔內抽過。當其為彼等大學學生之時。自然另有一種針路相對之合格。惟此等學生。若無父兄或負責之親友。可託管理。則必高價而託之於上等之西人。甚難由幼稚生之隨眾而自往。因公立中學除少數特性者之外。大都無宿舍。使年幼之人。自由寄居人家。終不妥善。亦有特別強有力之少年。性行至高明青年即具老成之資格者。其年齡或已至於十七八。甚而至於二十。西人頗有量其身材狀貌。可作十五六者。在內國預備之工夫。亦過於高等小學之程度。於吾上文所舉洋文算學等等。其程度皆有增無減。此人本為丁種學生。當入飯桶私校。而亦未嘗不可寄宿人家。竟入近處之公立中學。但此畢竟為少數。吾儕之所熱望者。最好望有開明之父兄。設法攜其幼稚之子弟。得有相當之監督。俾能早年就學於外。其足以助長我國能力。教育之發達。結果必不甚小。既有父兄為籌相當之行動。亦且不必限於中學生之一項。即年齡甚幼。需入彼等公立小學者。亦未嘗不相宜。其行動之法。大略有二。

(一)竟爲子弟讀書而遷家海外。

(二)湊合成數之子弟結團設監以爲之。

客問 子所謂移家西洋。以適於子弟之就學。無乃小題大做歟。

答曰。吾人論事。無論何人。皆不能無所動於一部分之感情。而輕有所主張。其實凡一人之主張。必實有適宜於一部分者在。而復實有不適宜於他部分者亦在。假如我國近時受美人衛琴西氏新教育論之影響。致年來教育部遣派學生。取限制主義。衛氏所設「必須成年之人。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曾於本國受有完全教育者。始可入洋留學。蓋留學目的。端在極深研究。或特別調查。彼英德法美諸國學子之互相遊學。莫不如是。」此與日本派遣留學。限定卒業大學。會任助教。且限額五十餘人。其旨趣亦合。然吾不必多下斷語。即以衛氏英德法美諸國莫不如是一語反詰之。中國今日之國情。及學界之程度。得比英乎德乎法乎美乎。抑退一步言之。得比日本乎。當無不以爲甚滑稽者也。衛氏之新教育論。趨重力役。吾五體投地崇拜之。至於所論派遣留學法。若作爲教育程方面。挑選入洋學生時之鵠的。於此一部分。亦至爲切當。年來成年而受過比較完全教育之人。日多一日。教育部取其僅少之學額。多選此等人。自亦在情理之中。若衛氏又設采取彼之方法。「則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之舉。直無所用。」此實謬說。其謬點。以我血誠所論斷。彼但欲取信其說於吾人。故不覺推挹太過。以爲吾人感情既洽。而信其力役之說亦固。殊不知獨立文化等之諛詞。全不適用於新世界。人類惟以力

役優劣之結果。爲文化消長之現象。力役之眞理。重在眞美與眞適。必就世界爲比較。萬不能偏於歷史而獨立。衞氏抵華。所遇者皆爲國拘之詞林丈人。彼以爲大多數心理爲此。進言必求先合於輿情。故聊復云云。觀於彼所專注發揮之力役論。全不與國粹問題有所關連。卽可見獨立文化等之楔子。皆應酬世故語也。但此問題太大。非今日談話中所能盡情討論。且衞氏言論。實有適於一部分之價値。卽吾移家就學之言。正居其對面。自亦不過適於一部分。倘執吾之說。以爲內國學校。可以不問。皆應移家就學西洋。非特吾無其意。亦卽變爲滑稽之談矣。終之吾敢爲大前提而斷言者。

今之新教育。皆有覺悟。當趨重力役。

卽力役之教育而論。是世界的。非一國的。

力役之智識。是世界的。故交通愈廣博。而成就者愈多。

我國力役之教育。旣已發達。尙不可忽於交通。當其未發達。尤應多設交通之法。促此教育而進之。

移家就學西洋。亦爲交通諸法內之一種。

且以力役之教育爲大前提。學生豈止學校而已。則移家之說。已殊有可以討論之價値存在矣。

客問　移家就學之說。甚爲離奇。子且姑妄言之。吾將姑妄聽之。

答曰。今日中國之所缺者。學校教育。與所謂力役教育內之高等能力。皆知出國而求之矣。其實

與人類相關之事物。有待乎增進智識。逐一改良者實千端萬緒。非僅講學之一事。必事事能多換智識於世界而後適宜於時勢之俗尙成。乃得優存於人羣。移家之事。取吾一部分人之家庭生活。生活於世界改良之城邑。取吾一部分人之起居習慣習慣於世界進取之社會。即無子弟求學問題。已發移家之重要。況就子弟就學而論。我國學校之驟難完備。尤於高等力役之能力。一時決不能取諸官中而足。而又因社會上四圍現狀之無所補助。故即在學校中成績最優之子弟。往往不比於留學普通畢業之學生。(所謂普通畢業學生者。乃指普通學習特成績非甚優者耳。決非指頂一留學招牌之麵筋學生也。)即因一則於學校外無所聞見。一則聞見於學校之外者甚多耳。就學常赴通都巨市。即取近證而易明。如北京上海。亦有議之爲阬陷子弟之魔窟者。但無可如何。父兄寄託其子弟。或親率其子弟合四方而集者。仍比較的視爲子弟可望成學之地。雖勝朝之遺老。詞林之丈人。開明之樸學。寒素之老儒。皆別有適宜於此中之生活。不盡爲子弟之學業。然其間亦頗有夾雜此問題而滯留。以北京上海作一小影。擴而充之。即知有特別之一部分。可以紛遷於倫敦巴黎。並非離奇。且不能爲子弟得佳校。廣四境。終能充其力役之能力而已。即於其父兄之生活。亦豈無可以適宜者在。特上海北京。不以爲遠者。習慣而赴之。而倫敦巴黎。以爲甚遠者。有素憚於輕赴耳。倘去之者多。共忘其遠。又爭先恐後赴之矣。比倫敦巴黎稍近。而較遠於上海北京之東京神戶。二十年前視若天邊者。今皆作爲檻外也。頑固如不識丁東之京官。亦且販賣舊書而往。彼特未知倫敦巴黎。類於舊書之事業。或

較可發展之把戲。彼能開創者尤多。所以吾且不暇爲種種部分之人計畫。但爲帝制派如梁士詒楊度羅設想。彼若全副骨架內有一兩根雅骨。改其伺隙香港天津之陋觀念。挾其多財。爲倫敦巴黎之生活，超全家於海外實業世界學問之途徑。彼之所以興家者何如，而間接卽所以拯國者又何如。卽若二太子之袁克文。以其一年中在上海爲惡濁生活之化銷。移而爲海外改良之度日。其前途家庭之結果。亦必大有影響。故其人而不安於窮鄉僻壤之老生活。輸送其巨資爲內地洋場之浪費者。皆可勸移海外。此較的所得結果。不至爲洋場下台之下劣也。雖然此等移家。亦爲一部分耳。非卽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仍就力量僅足之人着想。或簡直又爲窮措大作好夢耳。

客問　移家就學。有若何之狀況。可名曰力量僅足。若何之狀況。卽稱爲窮措大。

答曰。此正能大概言之耳。所謂力量僅足。所謂窮措大。隨人之觀感而異。終之卽吾所謂力量可名僅足之人。決不是富豪。此亦客之所能會意者。且吾前次之談話。雖有盼望梁士詒楊度袁克文等。亦可移家域外。然此終是癡人說夢。況然維新以來。凡能棄八股而就學。冒百險而遠適者。其初皆爲窮措太。故今日面團團活畫官僚態之學生。向日皆窶人子。未嘗做官風味時。痛罵官場腐敗。十許年前我在南洋公學。對此輩寒乞子弟。卽勸彼等未吃燒烤且勿亂罵今日果然頗有若干寒乞鬼已爲致治上之大蠹。卽梁士詒楊度。十許年前。亦寒乞鬼隊中之人物。今日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居然亦稱

元老矣。今且勿說閒話。凡與新事業奮鬥。必先爲窮措大而貴官富人之子弟。初皆勿屑也。必至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於是方施其近水樓台之手段。亦促子弟濫公費。行徑捷。讀外國八股，就外國考試。而十八九仍用以爲進身之階。眞實研學者。仍讓窮措大。進窮措大成學而歸。即如彈詞中破窰內人物。中了狀元。招贅於宰相之家。故無數舊式官僚之千金。許配寒乞子弟者。今亦成爲流行之佳話。此即表明世家大族門當戶對之子弟。鮮有成學者之實證也。且今日舊家子弟。拚命擁戴張勳之徒。必欲復舊式政治。不管與世界適宜與否。爲民國之大梗者。畢竟即爲彼等仍不屑從事新學。即有出洋者。亦銀樣蠟鎗頭。所謂留學生遊蕩。即彼輩居多數。一部分舊家子弟富有舊學者。其腦中止有官缺幕僚。期得替大帥相國發揮電報。謀有位置。即算了事。彼輩亦儘有聰明鈔襲法政書。翻摺裝册。複居然亦有爭法律談政策之大文章。頗可傳誦。所以倒楣之國。每由世家大族。篤舊不化。貪吃現成飯。死據老位置。而方興之國。即從世家大族子弟。嗜學如命。藉登高易呼之勢。而成才衆多。烏乎。此中消息。向誰痛哭乎。故移家就學等之廓落語。爲貴人世家富翁等所掩耳不欲聞。諺云患病人向鬼商量。仍止有商之於寒乞相之窮措大。或反與會淋漓耳。故所謂力量僅足之人之狀況。與夫窮措大之狀況。初無何等分別。吾自議倫敦儉學而及移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皆對窮措大言之而已。故後此談話。姑名力可使足者。稱曰高等窮措大。力量不能足者。稱曰普通窮措大。

客問 所謂高等窮措大者。可比況而說其情狀否。

答曰。假如其人夫婦子女。一五六口。住居上海。租寓兩幢或三幢之房屋。子女三數人入學。自然略有補助之事業。每月一二百元之開銷。可合其家本有之出息支持之而寬然有餘者。此即爲高等窮措大矣。以彼寓居上海之費用。寓居西洋。斷無不足。第一次出發之費。及到歐置備家具之費。約需二千元。倘此策不能特別增多。則可於三年內將在歐之家用樽節。以資彌補。今姑略述生活情狀。命此類之高等窮措大者。以便與上海比較。

(一)住房。

(二)飯食。

(三)家用。

(四)學費。

客問 住房奈何。

答曰。上海兩幢之屋。合巡捕捐計算。當至三十元左右。三幢則需五十元。今以倫敦同品類之房屋比較。同於兩幢者。止需二十四元。同於三幢者。止需四十元。惟二十四元之屋。大都工人居住。客居之讀書人。必住四十元者爲宜。倫敦之屋。本無所謂三幢兩幢。今以三幢兩幢比較者。指其間數之作用言之耳。倫敦之屋。自然即上海洋房之款式。四十元之住房。雖比於上海七八十兩租金之洋房。外貌不能如彼之大。而內容之便利華美。則過之。約有正房六間。副房如竈間等三間。一律皆裱糊上等

之花紙。舊則由房東改裱。樓上樓下。有廚房兩所。亦裱糊精緻。抽水管子等。樣樣俱全。浴房一間。裝置新式之洋浴盆。一壁另裝自來水之洗面盆。四壁皆糊上油花紙。洗浴洗面之熱水。由廚房通來。需熱水者。將熱水龍頭旋放。冷水龍頭。即在熱水龍頭之旁。更可自由開放。浴罷則提起橡皮之塞。不必再管。穢水自然流去。（次等住房中之浴房如此。其上等者可知。而上等之客寓。且每一客房。即於套間內備一浴室。故西洋無澡堂之必要。略有公澡堂。皆備下等窮民之用。）廚房中燒煤之鐵竈。燒煤氣之鐵竈。皆裝備完全。其鐵竈等均位置精整。銅柱鉄座。爛然耀暉。非如上海煤氣鉄竈惡陋。直軍營中供布帳內用者耳。煤竈之上。安置一巨大鐵箱於壁間。約可容水兩担。鉄箱通於冷水管。滿則有塞祇住。稍空則冷水流入補之。另有管條。以放熱水。煤竈熱火。一面可以煮菜燒飯。一面即將鉄箱之水騰灼而熱。常至於沸。故不惟供洗浴等等。而且終日熱水不斷。不啻開一節儉之老虎竈於家中。因廚房惟有爐竈等耳。然其位置得宜。與房東做現成之雕花玻璃門壁廚等。相映成趣。窗明几淨。儉樸之家。將客堂關起。即就廚爲房小客堂。兼充飯間。好在英國絕便宜之煤。終日爐竈之火融融。熱水取足焉。飲食取足焉。一室之暖氣取足焉。假如夜餐之後。電燈通明。三數子女團棹而坐。補習夜課。父則倚窗下大椅讀夜報。母則就爐旁躺椅休息。撫弄狸奴。觀彼跳躍花毯上。即此廚房之生活。已勝過三幢房子內廂房之敷衍矣。若上海所謂亭子間。所謂廚房。眞地獄也。廚房近接後院。其外必有套間。壁上裝有冷熱自來火龍頭。下承以大石盤。凡菜物叢碗。皆就盤內洗滌。穢水由盤底自然流去。通宅之內。裝

自來水龍頭者三五。到處自由取水。萬無取水院中。至於拖泥帶水之事。石盤之旁。煎衣之大鍋竈在焉。西洋洗衣皆用大鍋之水。浸衣於中。加入鹼粉。熱煤燒煮。略搓於稜板。復以清水淋之卽畢。凡一切家用之要具。皆由房子內預備完全。大門之外。必有隙地。密植常青小樹。略闢花圃。臨街繚以短垣鐵檻鐵門。花色翻新。務極美觀。後院必有一進房子之寬。雜蒔花草。或成遊步之場。各隨寓客之意而布置之。故四十元之住房。雖號稱間數。作用僅抵三幢。而精美之與惡陋。安適之與阻難。迥不相侔矣。

客問　飯食奈何。

答曰。飯食問題。若獨客異域。自然俯就他人之飲物。不當生出適口不適口等之分別。至于移家海外。無異卽移家他省。食品之不能甚繁。種類之不能無異。西洋客居之中。自有此感覺。但較之道路不通之邊徼。與生產不富之窮省。定當彼善于此。故若閩廣江浙之人。欲在陝甘晉豫等之腹地。備具閩廣江浙之食。略有爲難。若陝甘晉豫之都會人家。遷居閩廣江浙之中邑。欲備具陝甘晉豫之食。終能略得近似。因原料尙易取求也。至於西洋貴重之食物。眞可較龍肝鳳肺。無所不有。然此必非措大所能問鼎。但舉尋常食用必需之品物。較之上海。必不及上海之多。然較之天津。決不能算少。故無論其爲陝甘晉豫之人。爲閩廣江浙之人。必能自由備具其陝甘晉豫之食。或閩廣江浙之食。或豐或儉。各照在上海旅居中一樣處辦可耳。惟實行措大風味之限制。必當牢記若如上海一月中必有數次宴會。覺享富豪盛席。此或不能無所犧牲。假如僅本江蘇無錫之下等窮措大。卽照無錫普通措大家

之食物備具。

早上無錫人食粥。我家在倫敦。則改食蘇格蘭之麥粥。加入白糖牛乳。即省去鹹菜。蘇格蘭之麥。名曰 Oats。上海惟福利公司等有之。西醫勸人病中買食。富人得嘗其味。因上海價昂。半元方得一小罐也。上好之白糖。新鮮之牛乳。皆彼中俯拾即是。此豈不衞生之至乎。

午間實行三色一湯。一葷兩素或兩葷一素之老套。佐以淨素之白米飯。全是惠泉山下食味。毫不雜一點西洋氣。

晚間吾鄉儉陋。將日間之飯泡煮。名曰泡飯。佐以鹹菜三四碟。幾乎通於無錫常州之上下。飯時所剩飯菜。西洋日本例當傾入垃圾桶。吾鄉則寶之。以爲泡飯時特別之佳肴。此雖洩漏於外人。殊欠文明。然好在此種談話。惟一二同志之窮措大能讀之。亦不妨一述。乃其有合乎孔夫子寧儉之旨。或丈人碩德。亦有取焉。如此。晚上食物更窮形盡相爲純粹之鄉味矣。

歲時令節。與夫星期休息等日。或做餅餌。或下湯麵。或具多肴。亦聊代家鄉之宴會。至於碗盞鍋罐之屬。彼中皆色色靈便。可用者多。惟華式之碗筷。煎魚之淺鍋等。必國內攜去。較爲受用。且略帶小石磨。煮烙器等雜件。磨豆腐。烙麵筋。漑豆芽。切刀麵。到彼想念華物。自然不學而能。而且決不憚煩。以爲甚有味之工作。可見魯濱孫漂流海島。變成百工皆備於一身。決非人類之不幸事也。至於華用器具。應帶何物：此乃南北嗜好不同。待客異將移家西行時。自度處備家鄉食味。何器必不可少。開單問

我。再答西洋有無其物。以便將缺者帶去可也。至於食物之品類。明日再」亦可藉博一粲。

客問　西洋食品之詳可得問乎。

答。答曰西洋食品雖覺寥寥可數。然足以供窮措大之食料而有餘。必無疑義。今且不以食品爲嚴格之分類。姑從出售之店鋪性質類敍之如左。尤覺略有興味也。

一　雜糧店

西方生活程度略高。固爲物價昂貴之由來。然因店面裝佈日趨文明。而品物必加以絕好之袋匣瓶罐。決無中國原料堆積散售之狀。則加包裹之費。而物價又暗增矣。其品物必秤准分量包裹完好者。不但形式美觀。舖中陳列整齊。及買客取攜便當等而已。且因西方情勢。今日皆視大資本家掃滅小資本家之狀態。凡日用飲食之店。皆組織大公司。貨品配自總店。分設數十百小店於全市。故雖大街開大店。小街開小店。其情形略同於上海。然若細細留意其招牌。而大街之大店。小街之小店。皆係一家。因總店配達分店之故。袋匣瓶罐。劃爲一式而包裹。其檢數既易。而售法亦遂畫一。故在西洋購物。不惟不索虛價無講論之繁。而且認定袋匣瓶罐之式狀。惟國與國稍異。而一國之中。城與城則大同也。購物數次。即能到處一見而知。

售賣麵粉、雜豆、大米、苡薏米、煮粥之燕麥、通心麵、餅乾、糖、醬等等。又馬食之眞珠米、麥皮、狗食之餅乾等。大米去自日本南洋美洲（亦有中國）皆供補丁之用。彼中人雖一星期內止食

一兩次然雜糧店中則品物不缺。爪哇米最佳。日本次之。然皆大貴。而南洋之米。其價甚平者。倘潔白適口。過於上海通常之米。以華法算之。價約十五六元一擔。彼中常爲一辨士半或兩辨士一磅也。爪哇日本米。則貴至三四辨士。加一辨士約加銀洋五分。以華法算之。則加價太多。在彼止知加一二銅幣耳。故輔幣最下等之價值既大。物價遂愈覺不平。譬如小制錢盛行時代。十錢之物。因品質略好。驟加至二十錢。人爲譁然。今行銅幣。則一銅版者加爲兩銅版。人頗安之。兩洋用錢之低昂太過。即爲幣值過高之故。往往有同一品物。或包裹之粗略華美不同。或天然物之大小略不同。（如果品等。）華美之包裹。及略大之果品。售于大店。售之富人者。可半元。粗略之包裹及略小果品。售于小店。售之窮人者可五分。因此層層之不齊。故有廣東廣娃兒弟姊妹五人。每人年用二萬元。亦並未浪費。公費生二千元一年亦留學。儉學生六百元亦留學。移家就學者。二三百元一人。亦留學也。平時麵粉之價。約合華價六元一百斤。故若北方之家移彼國。烙餅。拉麵。片兒湯。炸醬麵等。尤較大米飯備之易而食之廉矣。

大約關於食品之店。所當略略舖敍者。一、糧食店。二、蔬果店。三、糖物乾果店。四、雞魚店。五、鹹肉店。六、鮮肉店。七、糖茶店。八、雜貨店。九、饅頭店。十、牛乳店。十者之外。亦有擺賣車賣者。別依類附敍。我國生活之程度。自決不如西洋。然西洋人在彼國所見。以水手華工洗衣等人爲多。一若我國之人。所見印度安南人。止有（阿三。）遂彼此心疑全國之人。皆同此品類。自爲錯誤。即我國之人。在上海止見洋

行老班。又疑彼中全是如此之體面。亦屬過於推崇。在其對面者。見小說中敍述流氓稱賊乞丐等等。又覺彼中頗有我國之惡狀。則又同一謬誤。今爲括言。則曰走盡世界。其職業同品類同者。而狀貌則無不同。故西洋教書先生與中國教書先生。其寒酸同也。西洋屠夫與中國屠夫。其肥頭胖耳同也。西洋乞丐與中國乞丐。其苦惱同也。所不同者。文明程度高者。惡狀必減。文明程度低者。惡狀必增是也。故糧食店之夥計出店。雖全無翻米簸麥之事。然殊覺其面上有米灰。則一見卽知爲糧食店內之人物也。倫敦亦有糧食大市場。(不零賣)吾入其中。則覺此中人之卑劣。亦如吾鄉米倉之卑劣也。其闊綽亦如吾鄉米倉之闊綽也。維妙維肖。何以相隔數萬里。其職業旣同。而精神狀態竟不能不同如此。

客問

子之敍述食品本爲窮措大旅寓之飯食起見。可否於每品之下。皆示以價值。卽如昨日雜糧店中以售之雜豆。果何種豆乎。亦能分別言之否。

答曰。每品皆標價值。將變爲海關貿易册。而調查詳悉至此。不惟僕旣無此智識。卽談話之趣味。將成乾燥。僕爲備辦飯食起見。如其關乎旅費之統計者。必自有線索。擇要舉示。譬如於雜糧店特舉大米麵粉之價。因此將占飯食預算表內之互款。且旣舉一二種價值。則他物之價值。儘可以華法類推。如華法米價與豆價之比例。西洋亦同此比例。如眞有大不同者。僕當特別提論。至於豆類。因省略談話。稱爲雜豆。似亦允當。以豆類乃極微之食料補充品。不必縷縷言之也。惟客旣問此。引起一有味

之談話。則當知西洋所謂豆類。僅有扁豆豌豆及鏡豆三類。扁豆有大小及紅白花數類。白洋扁豆。當出現於上海番菜館。豌豆之老者。廣售於雜糧店。其嫩者裝入玻璃瓶。亦渡重洋而來上海也。鏡豆者。其大如小豌豆而扁平。凡讀書顯微鏡及照相鏡等之中心厚而四旁薄者。皆即取此豆之名以爲名。蓋肖物以名之耳。嗣後除照面孔之鏡子外。凡一切穿光之鏡頭。皆以此豆之名名之。其足跡似未到過東方。法國食之最廣。蠶豆則新鮮者。亦爲蔬類中之上品。而老者僅于糧食市見過甚多。據云以飼貴重之馬。人不食也。故雜糧店頗不多見。所見者惟種子。以供園蔬家之取求。至於黃豆衆豆皆蹤跡全無。李石曾君農學專家也。詳考於法境。據云歐洲土內少此微生物。故黃豆不能產生。年來千萬擔從關東運入歐洲。皆供工作油類之用。直運工廠。不見於市場。惟法國豆腐公司。近將黃豆製成麵包餅乾糖醬豆腐漿等。廣銷商市焉。

二　蔬果店

蔬與果同售。即上海虹口等之供給西洋人而設者。亦同此例。然亦有果自果。蔬自蔬者。有果與花爲類者。果有攤賣及車賣者。蔬亦如之。惟西洋人不肯肩挑。則少擔賣者耳（西洋上落貨物則用背駝。惟稍有距離。則必用小車。不肯背駝。車必推。不肯拉。推車亦止距離甚近之地。如果車賣。則必駕驢。比利時至於駕狗。日本人亦甚有氣骨之民族也。不知何以作俑。無後。創出人力車。拉勢雖省力。於雅。然於人格上太多問題。吾於上海聞人罵人力車夫爲兩脚馬。車夫亦氣沮懊喪。坐者必不寧。此等

損傷他人人格之慘事。大約東方方日增月盛。西方則必不染及因靡託勢力。將代用一切。即驢馬亦可告卸義務。何況人類。蓋東方賤丈夫。隱隱尙有不尙奇技淫巧之觀念。牢固於腦中。本其牛馬之生活。以爲美德也。）車賣蔬果之人。亦必舉其品物。叫於街中。（複街及小街耳。大街不准叫。亦不准停。）與中國日本無異。即此亦見品類同。則舉動無不同。也西洋蔬中叫賣者。一即蔬果車。最喧嚷。二爲牛乳車。尖利其聲。三爲煤車。沉宏其音。四爲收舊貨車。慘怛其調。其餘街頭巷口。有喚賣報紙者而已。一切響器禁用。惟巴黎有吹牛角者。倫敦禮拜日下午。有搖鈴賣倫餃糕者耳。若如日本以鼓吹揚廣告於市中。西洋絕無其事。

蔬果之品類。決不能不稍稍詳敍。俟諸明日。

客問　蔬果之品類。西洋大約將大異特異矣。

答曰。決決無此事。地球之小。造物主能造物品之少。果有上帝。上帝亦誠可笑。六足者爲環節動物。四足者爲椎脊動物。外形雖略異。而內容不少更動。舉此以類推八十餘原質。幾遍大千世界而皆同。上帝之懶。上帝之草草。其造物之法。眞上海所謂撇爛污者耳。若以小小立異者。遽駭其殊觀。遂嘆造物多能。千奇百怪。則眞要給不小矣。用此矮人觀場之法。以觀世界。眞王聘卿罵李厚基所謂大驚小怪者耳。宜乎對於洋鬼子。覩之之時。旣已看做蠻夷。而畏之之時。又復看做神經。其實一齊弄錯。又宜乎其簡單之機輪汽電等等。不過因其尺寸略大。轉灣略多。又復忽而不屑。而技巧之忽而崇拜而

神異之者大驚小怪之結果。此時閒話。今且不必深論。姑述西洋所謂蔬果者。皆不過歐洲常見之物。其形式略異。而品物都同。

蔬之類。一年四季常有者。則爲番薯。彼中雖無山藥芋頭之類。凡蒸山藥。燒芋頭。烙慈菇片等。皆可以此爲代。

青菜一類。則有類於山東黃芽菜之大捲心菜。有如馬鈴大之小捲心菜。有類於捲心菜之菜花。雜菜則有菠菜。有蒿苣菜。彼中人皆食其葉。而長條之根。則棄之。其實長條之根。削剩其心。即絕嫩之蒿筍。彼則醃漬醬拌之法。故不能不拋棄。有蘿蔔英。我國蘿蔔英有辣味。彼則無之。燒爛後味如上海之油菜。又有極嫩生菜兩三種。價略昂。且不中燒。然拌之以醬油。爲甚佳之粥菜。有芹菜。白梗闊而大。可燒可拌。

有新蠶荳。出市之日子不多。價較尋常菜類略貴。有新豌荳。出市之日甚長。價亦較廉。可燒可炒。較之我國之生毛荳。似乎優勝。有扁荳莢。

有葫蘆。而無冬瓜。亦無茄子。有黃瓜。有白蘿蔔。切片煨肉。切絲醬拌。無乎不可。胡蘿蔔最多且好。有小紅蘿蔔。醃食煮食皆宜。

有鮮蕈。出市之日既短。且其味決不如吾鄉之松蕈。價亦不廉。

有洋葱頭。北人必大賞識。有胡葱。惟無大蒜。亦無韭菜。又有番茄。嗜之者甚多。

蔬類略盡於此。惟法國之生菜之種類略多。故欲比江浙蔬類之繁富。已不相敵。何況閩廣。欲即以上之區區。勉供窮措大之旅食。亦已無虞不足。

客問 果類如何。

果之類。惟蘋果產自歐洲。廣柑來自西印度。終年不斷。今日上海南京路等。亦有洋蘋果洋廣柑。其味實勝於華產。

有香蕉。亦去自西印度羣島。亦幾乎終年不斷。

有蒲桃。種類甚多。皆產自法國西班牙。

有橘子。小者如洞庭橘。大者如上海所謂蜜橘。然出市之日子既短。且不普及而昂。偶有波羅蜜。則去自南洋。

有嘉慶子。無花紅。有腰式之杏。且有黃紫多種。出市時極普通。有桃。則為珍貴品。

有梨。產自法國等處。其臭如檀香。其味甘。其質軟。今上海亦植有此種梨樹。梨且有大小數種。惟色香味略同。

既無荔枝。亦無甘蔗荸薺。亦無枇杷。

西瓜則法國南境頗多。偶至英境。食者甚稀。西洋止有似西瓜又似香瓜之物。名曰(美倫。)約如小南瓜大小。出市時買食者尚多。

有艸莓。而無楊莓。英國以艸莓出名。在暑天出市。皆作西瓜食之。味甚甘甜。汁水亦多。洵佳品也。

乾果則有鮮核桃。有栗子。有榛子。有杏仁。栗子出市於秋冬之間。街上烘栗子之攤甚多。惟高等人不能在街上自購。有落花生。亦非高等人所食。而小孩且生食焉。

果子本非飲食所取材。今既有此種種。慰情亦聊勝無。至問蔬果之價值。平均皆價倍於華市而已。

客問 第三類所謂糖物乾果店者。略如上海之南貨舖乎。

答曰。不甚相類。因中國之南貨類。包含品物太多。所有南貨舖內之魚翅。海參、燕窩、乾貝、金針、木耳、香蕈、扁尖、蝦米、皮蛋等等。不惟糖物乾果店無之。即遍歐洲亦無人嗜此。此等物品皆華人飯食內所不可缺。僥倖又有唐人街。故於西洋十類食品店之所缺乏者。皆可於彼取足。姑俟述西店既畢。更附詳焉。

三 糖物乾果店

出售黃白糖。白糖皆羅蔔糖。成方塊者。供客座茶盃咖啡等使用。而粒糖。上海所謂盆粉者。供甜食料等使用。粉糖所謂雪花者。供添加補丁等使用。黃糖為蔗糖。皆作糕餅。各糖平均合華銀一角一磅。

售大小各種蒲桃乾。乾杏仁。乾榛子。土耳其尖棗烏棗。蜜橙皮。蜜瓜乾。種種罐頭果食。種種餅乾。間售咖啡茶葉。

此類糖物乾果店。彼中因每飯必有補丁。店中貨物。皆補丁要料。故開設極多。若華食則不甚急要也。

客問 何爲鷄魚店。

答曰。彼中牛羊豕之宰殺。皆非宰自零星小戶。乃宰自上海所謂殺牛場。惟魚與鷄鴨。但爲小鮮。可以零殺。彼中常常併合一起。大約職此之故。然此定爲余之穿鑿其詞。在彼實不過習慣同售無甚意義也。且凡大魚市及禽鳥市。又並不併合。

四 鷄魚店

鷄雖我則稱之爲小鮮。而彼人則視爲貴品。尋常一鷄之價。常過一圓。故彼中中上戶一年止食數次。鴨則尤爲貴重。普通店家不恆有。食之者皆富人。必兩元一頭也。火鷄自然尤貴。每頭終需五六元。我國惟變戲法人在城隍廟作珍禽異獸陳列。其冠能變五色。常常鬨騙放屁。故我國小孩。又名之曰放屁雞。西人食之頗多。富人常年食之。窮人於度歲時亦必勉購一頭。且親友互相饋送。聞郵政局於耶誕後數日檢點失去住址。無法郵遞之火鷄。常堆積成山。火鷄之味。確勝於尋常雞鴨。我於年尾亦買食之。用華法與栗子蘿蔔等同燒。栗子蘿蔔。亦變爲異常可口。鷄

則介于火鷄與鴨之間。若極窮之人。度歲不能得火鷄。止購一鵝。皆憐其至苦。鴿與野鴨等亦有之。亦如我國不視為常品。雖則略少且頗貴重。

吾國市遠不能兼味。始殺鷄為黍。故鳥類食物。即不易多得。固無妨於措大之生活。況物既矜貴。則滋味愈覺無窮。如魚翅燕窩。廉若蘿蔔青菜。家家食之。天天食之。老饕饜味之情。即不能如今日之濃。惟其價貴。偶一食之。淺吞細嚼。遂信得嘗異味。憶三十年前在北京致美齋得方寸之南豆腐和新椿頭及香麻油食之。始識得豆腐真味。不然居吾鄉大盤佐餐。直戚戚以為以豕食自奉耳。故于西洋一年中雖止食三數次。其滋味實遠勝於中國。且一鷄常食半月。尚有殘骨可咬。扯算亦頗廉賤。姑發凡於此他物之稀有者。無礙其稀有。可即此而類想其情也。

客問　魚類若何。

答曰。英國為島國。四面環海。魚類定然不缺。惟魚皆海產。而河魚則為珍異之品。少見出售于普通市店。法國雖亦三面環海。然巴黎去海較遠。且法人不甚嗜魚。故魚食較英國為缺減。魚在英國市上。合於華餐者。以其肝可熬油。名曰魚肝油之鰵魚為最普通。其魚之外形。在中國每於藥瓶及藥房告白上。見一人背負而立。故其魚肉。亦與吾鄉之青魚為最近。其肉略嫩。頗可算一佳魚。油類為吾人身體內所不可缺。然諸油皆有礙病者之衞生。惟此魚肝中之油。既得油之益。並無油之損。故用為藥物。稱為補品。足見此魚性尤宜人矣。價尚不昂。約二角左右一磅。又有一種貴重之魚名曰（薩門。）

肉發紅色。其味恰如中國之新鰲。據云我國東三省亦有之。者在出產地。裝爲罐頭者。價頗廉。三角可買兩磅。新者五角一磅。又比目魚。魚狀平扁。其肉味亦如鰲魚。而其價此魚較鰲魚爲廉。且倫敦無數窮街。皆設炸魚之小店。比目魚及番薯絲同炸。一角能食一大盤。足供一飽。吾人食之。皆以爲美味。然彼中皆窮人買食。富人以爲有礙衞生。以其用豬油炸也。吾人又適以爲佳品矣。窮街小學之生徒。道遠不能回家吃飯者。即以炸番薯爲飽。魚則多有不能得者。彼中富人唾而不食者。窮人又欲食而不得。貧富不均如此。所以食番薯者。皆倡社會主義。我國以爲救飢最易。何不食肉糜之徒。於社會主義亦多所駁難。若以番薯一品。常年飼之。亦必變調矣。其餘倘有雜魚數種。兩種皆烟薰。有七八寸長。彼中以供早晚代用火腿鷄蛋者也。此兩類之魚。新鮮者亦間有之。味如吾鄉鰣魚。又有甚小之一種。皆三四寸者。有一二寸者。味亦如鰣魚而略損。其狀則如貓魚。吾鄉婦人孺子亦喜食之。以上三種價皆廉。

有海大蝦。長約尺許。可零切而購。價如（薩門）頗昂貴也。有類似中國內河之蝦。已燒熟。來自荷蘭。一銅版能購一木筒。約有數十頭。（銅版乃彼中銅版即所謂辨士。值我國五銅版。木筒者量器。約吾升四分之一。）粗人小孩消閒食之。亦如天津之食蟹。作爲花生瓜子之小吃觀也。但從無自由喫食於途中。如天津之食蟹法。倘買兩筒。駁其肉。亦頗可充作蝦仁。特味不若我國蝦仁之鮮美耳。慰情聊勝無。亦足解嘲。另有英產之河蝦。則有新鮮者。其價三四十倍於此。蓋必每辨士一頭。余未素食

以前亦從未敢問津。蟹有小海蟹。價亦廉賤。味乃如嚼木屑。故炒清蟹一品。決不能借以搪塞也。

英國有著名之海蛤。爲羅馬該撒大王所賞識。故看作珍品。過於張翰之四腮鱸。價頗不廉。止能用彼法嘗食。若欲烹爲華菜。恐一碗之價。必過銀一圓。未曾嘗試也。尙有內河小蛤。尖長過尺許。則爲賤品。小蛤肉燒菜。價如吾鄉食蟊肉耳。有小螺。亦如荷蘭蝦之賤。且有小攤。挑出其肉。聚三五於小碟。供過客之食。此等過客。自亦無非車夫脚戶之流亞。惟無田螺。而法則有之。英小孩聞法人食田螺。一如吾人聞閩廣食蛇。吐呑而駭。其實小螺食之矣。於田螺又何致怪。眞俗拘而已。亦有鰻魚鱔魚。常售於窮街現食之小店。不售於鷄魚店。故恐另有怪現象。且我家皆不慣食鰻魚等等。故未一詢其價。且但售於及時之一季。非終歲有之也。價必不昂。水產之物亦略盡於此。黃河之鯉魚。南越之嘉魚。諸若此類。未可悉數。我國魚產之富。當數倍彼中也。

客問　其五爲鹹肉店。想卽所謂外國火腿之類矣。

答曰。然。

五　鹹肉店

鹹肉者。火腿爲一種。鹹肉又爲一種。火腿一種。復有好壞數類。外國火腿。止能用外國吃法。切薄片而油煎。若以之湯煮。則味同嚼蠟。全與中國火腿不同。若用華菜燒法。或惟蒸燉尙可。價六角至一元二角一磅不等。鹹肉亦有數類。有價比火腿者。有廉過鮮肉者。最廉之鹹豬肉。僅三角一磅。大都去

自南洋之濠洲。亦有從濠洲運往者。有人亦頗以中國鹹肉爲佳。然彼中鹹肉商之濠州派。則搆造謠言。謂華豕食糞並在街中食死人。故亦有聞而作惡者。若以爲空中樓閣。必不盡然。因聞長江一帶之踐街豬。實有喫食糞穢等事。而散走荒郊在義塚齦食露骴。亦或千中有一。但鬻漢口之鹹肉。皆外國人設廠自製。且運往國中後。必經衞生檢察員檢過也。惟何者去自濠洲。何者去自中國。我等却不能十分分別。鹹肉店內又有薰香腸出售。香腸之種類甚繁。而以德國爲尤夥。且嗜之者衆。故英人予德人以綽號。即曰。（香腸。）大者如王瓜。小者如香蕉。惟無有如廣東香腸之小而味且濃郁者。此亦如外國火腿。與中國火腿之別矣。外國大香腸能切片而售。然不中於華菜。

又曾「雞絲」牛奶油。雞絲者何物乎。以牛乳淋去水分。一變而爲奶漿。今日上海流行之「冰忌廉」外國卽成自奶漿。由奶漿分出油分。再變而爲牛奶油。卽番菜桌上塗麵包吃者。西洋上中戶人家用以燒菜。最宜衞生。據云油類之最無弊者。魚肝油第一。牛奶油次之。惟氣味皆有劇烈之不快刺激性。故魚肝油止入藥而燒菜則無人請教。牛奶油則中國之阿官小姐。亦嫌有牛腥氣。而嗜之者亦衆。由牛奶油壓而成乾。則名雞絲。

牛乳本與豆腐漿同性。其成分及滋養料。幾無不同。故以牛乳與豆腐漿對照比較。而奶漿則如豆腐腦子。或曰豆腐花。牛奶油則爲水豆腐。（惟油分不充。無可塗麵包。）雞絲則醬油豆腐乾也。雞絲之味。則如臭豆腐。而臭氣尤烈。且上品者必蟲蛆活動。霉點縱橫。價亦甚昂。嗜之者

如命。不嗜者掩鼻而過。直與雞屎同觀矣。西人所食不近人情之物。惟此是也。

又售椰子油。椰子油之顏色性質。與牛奶油正同。惟無劇烈之牛腥氣。且帶鹹味。中國婦孺不喜食牛奶油者。皆喜用椰子油塗麪包。價又略廉於牛奶油。此油產自印度。今則中下人家貪其價廉。皆代牛奶油而食。食牛奶油之家四。食椰子油之家六。此亦近時之變遷也。西名馬加林。頗亦足爲性質善良之油。故豆腐公司之豆粉水桃餅等。卽用此油和烙。西人美之。我家燒菜亦常用也。不知上海番菜館已有其物否。不食牛奶油者。可乞「馬加林」一試之。又售猪油。猪油皆蒸溜而成。其色潔白。團成方塊。以油紙包裹。價亦廉於牛奶油。約三角一磅。彼中雖製糕餅等等用之甚多。然羣以爲不合衞生。故下戶燒菜。年來亦改用馬加林。我家則因中國難得此好猪油。仍以中國觀念。視爲油類可食之一種。若視之爲有合衞生。則亦未也。然除此之外。既無豆油菜油麻油。止有橄欖油。則窮於取用矣。（橄欖油別見雜貨店。）

又售雞蛋。雞蛋雜舖街皆是。而合之華價則不廉。最廉者必四十錢一枚。昂者一角半。低昂如此。不過略判新陳大小而已。此又爲輔幣之價格高也。雞蛋雖價甚高。決不能如吾鄉之村人待女婿。烹二十枚一碗。然兩枚三枚之雞蛋。製成或湯或炒之一品。亦未嘗不滋味無窮。且可作爲常食之品也。鴨蛋亦間有之。價等於最昂之雞蛋。故我家未嘗問津。

客問 子嘗言西洋之屠夫。皆肖中國之屠夫。則鮮肉店之情形。必將與中國相似矣。

答曰。雜妙維肖。旣有大木板之肉砧設於簷下。其壁間縱橫懸掛鮮肉。所謂賣肉者之屠夫。（彼不屠也。惟屠後剮之而已。稱屠夫者。從便言之耳。）手持尖刃。腰圍短裙。肥頭胖耳。三五雜立。頗有致也。而且其野蠻之程度。過於我國屠夫。向吾言叫賣街頭者。止有賣牛奶賣蔬果收舊貨諸種。而喊賣於舖頭。如中國衣店。及上海民國路賣肥皂洋傘等之把戲。西洋亦有之。一卽熱鬧市中之小拍賣店。一卽英國之鮮肉店是也。鮮肉店自然無力設於頭等市街。然二等之體面市街。則頗有之。體面市街本不許負販人等叫賣。然不能禁鮮肉店之喧叫。彼等之喧叫。且非尋常之喧叫。往往一面連聲亂叫。一面將手內之刀。磨於石上。爲霍霍之聲。或擊於砧上。爲登登之響。在小街爲尤甚。常有數家鮮肉店。望衡對宇而設。則叫聲如沸。出於燈火千盞。人頭萬點之中。亦足爲星期六日一種之活劇。更有趣味濃深之一事。則星期六夜間十二時。（平時十時一律閉門。惟星期六日至十二時。）大鮮肉舖之門外。預立窮人數十百。以老婦及幼女爲多。衣衫亦不藍縷。惟皆爲下戶人物而已。俟時間一到。該肉店卽將剩下之肉。立高櫈而拍賣。一霎時拍賣罄盡。歡聲雷動而散。其價自然大廉。而肉亦多爲另頭落角。不成片段者也。

六　鮮肉店

十店有六七。止售牛羊肉。然亦有二三。兼售猪肉。猪肉固不爲彼中主要之肉食。却亦未嘗看做低廉之物。卽有事實上猪肉亦貴過於牛羊之肉也。猪肉以排骨爲最貴。上海番菜館內所

醃猪排是也。而蹄肉爲華饌所需者。價反較廉。猪肉大約四五角一磅。牛肉則三角至五角。羊肉有廉至二角者。

牛之臟腑。另有窮店出售。猪肚之物。惟腰子夾於蹄肉中。餘未見出售。

鮮肉店復售鮮香腸。間有小鮮肉店。下午出售燒熟之肉。猪肉亦有之。（另有熟肉店。以不關於措大家饌之取資。故不列於十類食品之店中。即麵包店亦爲食物取求中必要。然不關於華餐。故亦不敍。而麵包至廉。一角二分一枚。四人放量食之不能盡也。故吾人如有以麵包爲主要穀食者。亦極極相宜矣。）

復有一種小店。專售白燒猪脚爪。中國偶有老饕買歸重新紅燒。價自低廉。

鮮肉復有肉市。其大過於上海大馬路之小菜場者十倍。止有鮮肉。不言其他。即常見有巨大馬車。每車載羊頭數百。連接二三十車。行動於市柵之外。眞奇觀也。

客問　何謂糖茶店。

答曰。向者不云乎。茶乃爲英國食品大宗之一。中國荒年救飢。則燒施粥。賸以鹹蘿蔔乾。英國救飢。則贈麵包及茶葉。或加以糖。因茶又非糖不食也。如是英國之視茶葉店。幾視如中國南方之米店。故取印度茶與中國茶競爭之大公司名。（李布敦）之類者。皆遍設數千家茶葉店於全國。有如倫敦一市。大街。小市。如李布敦者有數百家。其門面裝飾。同一格局。惟大街則規模較大。小市則局面較

小而已。遠遜之。皆知彝其爲李布敦也。今與彼同樣之大公司。又有兩家。亦皆全國聞有數千家。西且售茶葉者。除專門之糖茶店外。而已敘述之糖物乾果店亦售之。近又新發生大咖啡店一家。名（雷杭）者。兼售茶葉。在倫敦城內之耀武揚威。如日本人之售仁丹然。製成小小招牌。遍送一切小街之小店寄售。

七 糖茶店

糖則與敘述於糖物乾果店者無異。亦分方糖末糖黃白數種。其價亦與糖物乾果店者無異。因百物市價漲落。皆另有機關司之。非能隨奸商之意。十分低昂也。

茶葉存糖茶店內者。以印茶爲主。難得華茶。華茶惟得之糖物乾果店等而已。所謂茶葉者。皆惟紅茶並無綠茶。中下戶常食之印茶。大約五六角一磅。貴至一元二三角。華茶必起碼一元二三角一磅也。印茶味苦。而香氣亦遜。然彼中一般人則以茶內反正必和糖與牛奶。而却以味較濃苦者爲足殺渴。亦美華茶有香韻。然殊嫌其苦澀之程度不足。不能痛快。故華茶在一般之般銷路上。難與印茶爭鋒。非特價昂。且嫌味淡。所以華茶幾又成奢侈之古董品。但被賞於少數之高等人物而已。華貨幾莫不如此。凡銷流於外洋之華貨。非原料品。即奢侈品。若日用飲食品。惟有彼貨銷於我國。決無我貨能奪其毫末之利權者也。（印茶萬不能用華人泡食法。故糖茶店惟糖與他物。足供我等居家之取材。茶葉則無需問津也。供華食用茶者。惟一至六諸店而已。

自七以下皆帶敘之耳。故尙有抱歉一事。麵包店實列於我所類敍之十店中。昨偶忘之。注以爲不數此店。則歧誤甚矣。幸讀者恕之。人家方做皇帝。我輩尙數米鹽。宜乎顛倒錯亂。談失其次矣。又售豬油牛奶油椰子油。則與鹹肉店所售者無異。又售加非可可。則從飲料之類也。我家有常來常往之人。華茶常常堆積一二十斤。惟年尾轉送西人。因舉家不甚喜茶。惟買加非末子一小罐。爲價一角。加少許於開水中。其味略同炒麥芽所泡之湯。終年以此爲飲料。一角之罐。能供一二十天。據云此等乃假加非。係德國一種草類所成。眞加非由豆式之物現磨而成者。價當倍蓰。然我等不喜眞加非。正喜德國之草末也。

客問 雜貨店有何食料可取。

答曰。雜貨店中可取之食料。自然無多。然此店實與居家有密切之關係。而且所可取之食料。雖屬微末。却亦爲不可少之品物。

八 雜貨店

關乎食料者如鹽。此一日不可少之物也。西洋無物不較中國爲昂。惟英國之鹽。則廉於吾鄉。吾鄉並不距產鹽之地爲甚遠。然年來已昂至六十錢一斤。而英鹽則六十錢可得兩斤。而且精細提煉。其白如霜。其味鮮美。近來上海裝入玻璃瓶出售之洋鹽。卽其物也。雜貨店中出售者有兩種。研至甚細而包裹略精者。名曰桌用鹽。價亦微昂。成塊而大包者。卽普通煑燒所用。其實

品仍實與桌用鹽無異。

亦售糖。

又售素油。如橄欖油。而燈用之油。若火油之類者亦售焉。又售醋。及燒物之火酒。惟可飲之酒。必得之於酒店。吾鄉燒菜必用酒。米酒自然不可得。而代以麥酒。（即皮酒）居然功用香味皆同。麥酒即當求之酒店。又售西洋醬油。西洋醬油有多種。一一皆已出現於上海之番菜館。皆不中於華菜。惟有番茄醬油一種。或食北方炸醬麵。偶有取焉。華菜所最不可缺者醬與醬菜。西洋皆無其物。聞西洋醬油之原料。仍含東方醬油在內。惟加辣味及果汁等在內。已全失其本味。且價亦太昂。市間惟偶有日本醬油。由東方貨物店附售。惟價亦甚昂。大約合一元三角一磅。幸而英國則有唐人街。中國之醬油。去自南洋。價約三角一磅。可以取用無窮。醬則絕無其物矣。且曾以王豆試使發霉。迄不可成。曾造麵醬。其霉點亦異於中國。據云成醬之微生物。西方空氣中所含極少。故不能製醬。

又售胡椒末茴香辣椒末等等。其餘不關食料。而出售於雜貨店者。如缸盆碗盞。苕帚糞箕。肥皂蠟燭。繩索釘鐵。火柴木炭之類。凡家常應用之物。無所不有。其店亦布滿於大街小市之中。

客問 子既言麵包店。嘗數於十類食品之店中。請亦約略言之。

答曰。麵包與糖茶兩店。在彼則視為糧食舖。而於華食館關係甚小。前既置在數中。嘗舉其詞。

九　麵包店

麵包有成個而售者。其大如小西瓜。即吾前日所謂一角二分能買一枚者也。普通於英之全國。偶有製成長方形者。分量亦同。法國則皆爲木棒之式。長至三尺餘。英人戲台上戲以法國麵包作打球之棒。即調笑法人。法國麵包於法人聚居之地亦有製售者。其餘拳大之小麵包。月牙形之小麵包等。亦間售焉。德國普通之麵包皆小。

並售糕餅。其花色甚多。今上海南京路之廣東店。頗有仿製者。在英國市價。粗者三十華錢一枚。精細者一角一件。

麵包於北方人固可作爲主要之食。則南方人因其合宜於衞生。亦頗喜取以代飯。惟糕餅之値太昂。僅買供客點。而措大家中之小點心。皆可另用麵粉等。按中國各鄉土之花色而自爲之。旣可口而値亦廉。

客問　請言牛乳店。於食品之作用。而終結之可乎。

答曰。牛乳在西方。旣取攜極便。且於衞生爲最良。故居家不能不與之有緣。牛乳萬不用取求於店中。因街頭牛乳之小車。絡繹不絕。皆卽近處牛乳店所分配。每家新遷。牛乳車人卽來訂說。每家每晨。當有牛乳瓶安放門前。不能我家而獨無。故至少與訂每日一辨士合華銀五分。其量有尋常飯碗一滿碗。牛乳瓶皆爲厚錫製成。蓋旣嚴閉。不易傾出。每晨人家未起。卽置其門外牆邊地上。偶亦有野

嚇小孩像食而並竊其癡者然。一年中此種案件甚不多也。

十　牛乳店

售賣牛乳外。又售雞蛋糖漿。雞蛋則以爲來自鄉間。糖漿亦稱鄉間士製。大約賞其新味。或家造之鮮濃耳。故價亦略昂。問售麵包。乃販自麵包廠。星期日麵包店往往停歇。則緩急向牛乳店購之。

所以十種食品店之內。惟牛乳店甚少交涉也。

客問　綜吾子所舉十店之所售西洋之食品。洵不爲多矣。所謂英國幸有唐人街。而於旅食可得之品物。能詳言之乎。

答曰。西洋食品固少。然即所舉十店之所有。閉目而凝想。亦足供措大之消受。華餐不可缺之要物。爲西洋所無而唐人所有者。約舉如左。

即向所舉之醬油及花生油麻油等一也。

在華售於南貨店之物。如蝦米。香蕈、冬菇、東洋菜、金針菜、木耳、紫菜、粉條、海參、江瑤柱。魚翅之類二也。海參魚翅之屬太貴。然非居家常食所需要之品。餘物之價大約一倍或二倍於上海。

廣東之香腸、臘肉、鹹魚、風魚之類三也。

而雜物如乾豆腐皮。廣東鹹菜醬乳腐。及一切大蒜頭。生薑。廣東蘿蔔。竹筍、油魚之屬四也。

移植過又有粵人集三萬金設一菜園於郊外。專種華蔬。能變種。故常有廣東饒蔬菜。售於倫敦之唐人街五也。（自亦可取中國菜子植於寓處之園圃。我等亦曾試爲之。惜占地太少。僅產絕美之滬菜。僅供五六次之大嚼。已空其圃。）再增右舉之唐人街上物。則旅食之物品。亦能算爲完全。我等再添以家造之三物。而盤飧愈覺豐富。

其一爲豆腐。既去兩年。方從中國攜去小小石磨一具。王豆亦載自中國。（中國載輸食品法。本一旅居節儉之法。尙未十分試驗妥當。談話有餘興。當別論之。）我等不完全之造腐法。先以王豆水浸一宵。以磨碎之。用布濾取其汁。煎於鍋中。沸後傾於盎。入以滷汁。嚴蓋之。少待。腐已成。入布中。壓出其水。則豆腐成。壓之甚緊。成爲堅塊。以豆豉同煮。則成醬豆腐乾。每爲一次。能食水豆腐者兩三天。食醬豆腐乾者半月。且可送人。（因醬豆腐乾憶及漏去之一事。卽雜魚店或鹹魚店中。廣售野兔。每頭約四五角。上中下戶皆作爲常食。以華法煮食亦好。取其肉撕爲絲。與醬豆腐乾絲。及黃豆牙。用醬油拌食之。兔肉之味。覺同於雞絲。亦可作爲小碟中之美味。）惟磨煮豆腐一次。全家終日忙碌如狂。人人至於腰酸脚痛。故不能常爲之。豆漿點花。用石膏者。其豆腐嫩。然在西洋試之。迄無效。大約功夫未到之故。

其二爲黃豆芽。黃豆唐人街出售。或可運自中國。製法最爲簡便。用五十文在雜貨店買一

裝肥皂之空木匣。於其底面開一大孔。約二三寸。另以密鑽細洞之馬口鐵補之。以便瀉去積水。然後入浸過之黃豆一茶盃。每日澆以微溫之水四次。置近爐火。必常保溫度華表七十餘度（夏令隨地可置）七日而滿匣絕肥白之豆芽成矣。可食五六日。有兩木匣輪流為之。終年不虞缺乏。惟王豆在西洋不肯發芽。故無法以食王豆芽。亦一憾事也。

其三則為麵筋。說到麵筋。因有麵筋學生之故。實已忍俊不禁。且頗亦有小小佳話。明日再談。

客問　麵筋有何佳話。

答曰。此乃極可笑之故實。無所謂佳話。佳話云者。雜俎諧文中張大其詞。以取一笑而已。我等肩不挑。手不提。籃之措大。誠有如吳縣張東蓀先生氣矜用事之批評。所謂太無常識者也。

其三製麵筋之法。習見鄉人皆淘洗自麥麩。在西洋為馬料。一日就糧食店買取最粗麥麩兩磅。回寓淘洗麵筋。用盡氣力。竟無麵筋蹤迹可見。所謂最粗麥麩。即純為麥皮。色作深黃。無纖毫粉迹在內。以為此中所含麵筋。必愈加豐富。既淨麩不得麵筋。乃換買灰色麥麩。含有粉迹者淘之。始得麵筋少許。余遂主張改用上白麵粉淘洗。乃得多量之麵筋。始憶通天曉之常識。須知中所謂麵粉中含有小粉質若干部分。麵筋質若干部分。某某等質若干部分。我等乃習焉不察耳。吾人習慣以麥麩淘麵筋。乃一廢物利用法。因向日磨粉之法太簡單。欲於麥麩中取出餘粉。頗非易事。故就中淘取麵筋。至於麵粉則製麵作餅。尚不捨得。安肯用以淘取麵筋乎。不知到底

如何。因此種常識。尙未有工夫去理會清楚。止好暫時擱起。求麵筋於眞麥麩中。無異前代王孫公子。謂飯米產自席子包裹。固爲一種顢頇可笑之佳話也。法以麵粉一大碗。用少水拌勻。勿使過濕。但令可以揉搓成團而止。余則立時即以淘洗。內人則主張稍加食鹽。隔一宵而淘洗。因中國在麵粉中淘洗麵筋法。即如是也。究屬何法取出麵筋較多。却從未有工夫去稱量比較。中國用竹器浸多量清水中。將麵團在竹器上擦出麵筋。余則但將麵粉搓成之團。在多量之清水中。輕輕在手中揉搦。則小粉之質如亂漿溢出。揉搦甚久。而一團之生麩麵筋握於手中矣。此生麩麵筋。摘之成塊。或拉之成條。捩之成繩索之形。即可用多法煎煮爲飯菜。此生麩麵筋即僕經薄之語。形容今之學生者也。設取此生麩麵筋少許。放入沸油之鍋。如學生之入學校然。頃刻即成中空之大個兒。余等在西洋。則用橄欖油滿鍋沸之。入以生麩麵筋櫻桃大之一團。即得柑大麵筋一個。余等所得者。且純然與無錫麵筋。毫無分別。無錫麵筋。質堅而體靭。有大名於近郡之四鄉。以爲出此百里。即水土異宜。決不能製無錫麵筋。他鄉之人。亦認定無錫水土。有此特產。然我等竟在三萬里外之倫敦得之。豈製自無錫人之故歟。一笑。此亦一佳話也。洗澱而得之小粉。又取製吾鄉所謂麻腐。亦入菜品。惟此非菉豆之澱粉。故粉皮粉條。尙未有法製出。

終之除却以上豆腐。豆芽。麵筋三事外。可以杜製之物。尙當不一而足。可笑我等所具常識太少。且在家鄉。習慣俱求於市上。區區食品。不願以貴重時間理會。所以知識與能力。反俱減少。因此而悟

晉濱孫飄流海島。百工之所為。必取備於一身。決非人生之不幸。因海外之家居。增出無數有味之食品手技。亦一趣事。即如吾鄉多有在居家自造餛飩皮子者。然決無自造切麵。因留寓西洋之故。雖伊大利之小束麵。西名(浮米賽利)頗足代切麵食之。然終不如切麵風味之佳。而價亦太昂。於是即由餛飩皮子。試為切麵。習慣久之。頗為易事。其捲甚捷。其切如飛。一黃昏在竈間共相笑語為之。明日即開一壽麵之筵。到客十數。而數十碗之切麵。出諸廚下矣。若歐戰既罷。英、法、德、日、四國之郵船。每一星期。皆有在上海、香港出發。四十立方尺之貨箱。不過取水脚三十元。而大豆、王豆、蠶豆、麵粉、南貨、醬油、麻油、菜子、瓜種、一切皆可運自中國。價必銳減於唐人街。至於火腿、皮蛋、筍脯、乾菜。泰豐公司之罐頭食物。老大房之茶食等。固已常由出洋之人便中帶來。我等之旅寓中。未嘗有缺乏也。

述食品既罷。而措大移家。其樂固有如是。一家去而三四人材必能成就。數十百家去。而於國亦不無小補矣。且地球者人類之住宅也。彼能來。我不能往。感想於靜安寺路、霞飛路一帶之風景。他人入室。能不興反報而搗其巢穴之思乎。即此淺陋之陋見。亦不能安土重遷。忍受實逼處此之後災也。

客問 窮措大移居西洋後之住房飯食。依如何狀況而布置。已聞其路矣。請舉第三項之家用。及第四項之學費。更詳言之可乎。

答曰。家用者乃廣漠無垠之問題。每家不能相同。然就普通舉要言之。亦不外乎衣着之費。遊娛之資。酬應之餞。日用之具。數者而已。

衣着之費。眞可謂之爲無問題。因在上海要穿衣。在西洋亦不過穿衣。力能移家之措大。當寓居上海之日。四時衣裳。略備綢綾。兼襲羊裘。亦必有百數十元之章身物。逐年之添補。亦必數十元。若居歐洲。如英法諸國。氣候頗較上海爲佳。無酷暑。亦無甚寒。我等在倫敦。往往自元旦至除夕。終年可着一套之衣。不必更換。乍寒乍冰。則以裏衣添減而已。倫敦巴黎製西衣。又廉於上海。西衣且較華衣爲經久。每人製備三四十元之衣裝。可以開始敷衍。此後則每年增補一二十元足矣。靴襪之類。所費亦與上海相彷彿。因現在上海新人物。本亦線襪革履。以趨便當習慣。化此小錢者也。

遊娛之資。在上海偶赴大舞台。或遊新世界。或至吳淞看飛機。或向西湖看香市。一年之中。亦有數次之適興。即以其資爲同樣之娛樂。亦無不可。若省却上海上酒樓吃館子之消耗費。移作遊玩博覽會。旅行暑假節之用。亦已綽乎有餘。

酬應之錢。雖遠赴重洋。必增多簡牘往來之郵費。或客邸同鄉之交接。然家鄉之婚喪喜壽。年禮節敬。遠避海外。例可暫免。轉移此錢補添彼費。亦必無有出入。即或兩斤茶葉一對磁瓶年尾貢獻。以爲子弟學校校長之壽。亦復所費無幾。大足引起猢猻王之好感矣。

日用之具。若拂塵掃帚之更置。窗帘地毯之補添。肥皂油蠟之耗費。皆爲上海措大所不能省者。爲西洋措大亦不能省。區區日用之附屬品物。西洋並不遠昂於上海。

故略略解剖言之。舉家用全般之實。皆可謂之爲無問題也。

客問 請言子女之學費。又校中有無零雜之費用。

答曰。就移家而言。專爲未成年之子女入中小學。欲得父兄照管。其父兄或則亦有入學之祈嚮。則必爲大學或專門學。其學費已詳答於從前諸問。亦或父兄並不爲入學。專爲一家同遷。省女子之旅費。亦且遨游海外樂文明之人境。又或考訪殊俗。爲內國之改良。否則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視與研究說文廣韻相似。藉讀其書報。以求擴充調查之能力。而亦增旅邸之娛樂。凡此種種校外之計畫。均不必論及學費。因研究書報。藉以增廣智識之語文。儘可仗獨修書籍而自治。加以虛心咨詢。萬不需形式授課之教師。化去多額之修金。視乎各人之識力。有志者頗可深造。惟自修之學問。如往日之研治經史者然。儘可得名山著述之家。而不能爲操勝利於名場。欲操勝利於名場。必造八股大師之講壇。如今之入學校是也。故移家就學之學費。但述中小學子女之費用可矣。若入英國之小學。非特學費全免。而且書籍紙張筆墨。盡歸校中供給。英校最重家課。故每日必有三四問題。於下午散課時發出。以備夜間在家中作答。作答之格本亦校中所發。吾從前已言之矣。若我國使館人員及留學高等學生。並不悉英國小校內容。但聽一般上流社會之論調。頗蔑視公校。且以出於公校爲恥辱。此實其階級心過重之弊。故致飯桶之私校林立。其實普通之私校。遠不及公校之成績。近十年來。時人亦頗覺悟。故中上戶之子弟。改就公校者。亦日多一日。管理國民教育之人。亦暗將窮街之子弟。歸入一校。

將上中戶之子弟。又歸一校。聯還就於人情。雖不能顯然分別甚淸。然因公校每區至多。派撥學生。主事者自有其權。不至過使就校太遠。而暗中略加分配。人亦不能有言。我國學生入校。頗有自然享得之權利。必分配於中上戶學生之校。因彼不欲以窮戶子弟之破落情態。令外人熟見也。且不苟在日本欲入其公校。頗非易時。而西洋則彼負其義務。倘子女年在十四歲以內。雖爲外國人。亦不准不入學校。不入公校。卽當入飯桶私校。常有查察之人在區內周行。倘有學齡兒童。查出不在學校。無論國籍外籍。一概處罰。蓋學校歸入自治。非爲國務。自治之團體。止問住民。不問國籍。故我等賃屋而居。旣出房稅。（卽上海所謂巡捕捐。）卽於區自治所內。有選舉之權。吾人不知其市法。而香港華人充議董。人詬之曰入籍洋奴。（亦因其人入公者居多數之故。）曩年上海人亦不屑爲之。今方知其爲輸納市稅之結果。因公園書樓學校等等。皆不爲華人設備完全。欲爭添議董之額。彼人已持而不許矣。若子女入中學。必有學費。平均爲五十元一年。筆墨紙張。由校中給發。書籍則有特別數種。應由學生購買。大約又需五六元一年。西洋中學。最爲精嚴。凡子女能在彼中中學。從容卒業。不患無極良之根柢。且當此十五六至二十歲。最爲吾人一生製造氣質之大關頭。以彼中社會之良好。子弟習尙之正當。受此四圍之感化。決不至弄出中國式青年之狀態。吾勸人移家之主旨。尤以此點爲重要。所以中國學校。今日無論辦得若何良好。卽使功課能駕歐美而上。亦未可定。然能有一校長敢出而擔保曰。吾校習尙。能多得西洋式之青年。吾敢斷其棘口。因校門外之空氣。非此空氣。學校不任其咎也。（吾

所謂中國式西法式者決非指土頭土腦。或洋氣十足等等。所謂中國式。即指輕薄佻健浮華猥鄙等言之。所謂西洋式。即指翔實勇壯誠信快美等言之也。（貽子女以善良多能之教育。較貽以產業為得計。在家得賢嗣。在國得良材。恐中國如是之社會。非有完全西洋式之人物數千百。不足改變此沈痼之社會。成此數千百之人物。端賴有數十百家之賢父兄。能有決心而移家。

客問　子又言中小學之學生。可組織作宿機關。湊合各親友之子弟。由長者挈之而行。其法若何。

答曰。與其於移家之情況。變通而為結伴遊學。（若彼此成年。結約於朋友之間。此當別論。恐青年意氣一時之投。甚難持久。吾尚未能見此種團體。存在於一地也。今所論者。以父兄師長之資格。挈未成年之子弟以行耳）亦即有極省之法可行。譬如有人具鄉里尊行之資格。自挈一二子弟。而親友亦各以子弟相託。定其名分為國學之教師。俾可受其監護。且能稍理華文。

華文問題。於子弟出洋學習者。言人人殊。在我則曰。已通順者固佳。即尚未貫通者。亦未變通舊。不可暫拋國家學校。必以國文為重要。此一義也。吾人之天職。國文應當通曉。此又一義也。辦理可以暫闕。而出洋。此又一義也。吾個人之信仰。以為文字者。不過記號耳。學也者。由記號而得智識。無論由何種之記號。以得智識。但使智識能極高明。則其人之性情與才力。皆足造福於社會。故若果使子弟。能從容卒業於外國之中小學。從而更入大學。復卒業。焉其子弟必不為業

材而後自小扶植於文明人境之社會。受其相當之教育。而氣質亦十有八九。自有可觀。若復有同國老成之師長。與之相處。不必朝課夜談。困以無謂國文之功課。但稱述圖史。劉覽書報。爲晨夕之談話。即足利用其學校遞高之智識。相說以解。引導少年之子弟。第一當戒勿授人觀暴。若能引之使有超解之識力。自動之觀察。半年一載。可以頓悟。否則十死笨伯。雖十年教督。亦如導龜上山。牽牛下井。勞而少功。且吾所注意於新式之子弟。必使專習科學工業。所需於喋喋自炫之文字者至少。苟此人無志大成。則使衣食於功能。較以文字媒於勢要者爲善。倘彼實命世之英。則必發明奈端之律。而或創造瓦特之機。亦不失爲宇宙一偉人也。况夫壯年成學以後。外國文且必兼通三五。何有於國文。果子弟各有異稟。其天才近於文學哲理。如其能深通外國之文理哲理。而其篤好國文。亦必出於成年後之自動。嚴幾道非亦近時一通品乎。其留學英倫時。年亦二十二三矣。曾劼剛之日記有云「嚴生宗光呈文三篇。才氣頗有。而瑕疵尙多。吾爲改之。」此後回國猛攻八股。赴鄉試者八。天演論群學肄言等之結果。皆中年以後之學力成之也。然嚴先生時代。至於十年以前。實爲舊式留學時代。其學於外國也。不必果曾爲合格之學生。而國文又不通。故剛八度細仔等之嘲笑。騰於留學之界。今新式之留學。意境頭腦。皆先有讀書子弟之氣息。而在外國能爲合格之學生者又日多。故此後十年。無復再有細仔剛八度之學生。國文將無復問題。且更有一事當分明者。除文學哲理之學生。外國文當至若何程度。皆非今日父兄所

能臆斷。今日之父兄。大都尙受斗方名士干祿腐儒之毒。一若子弟非文彩彬彬足令徐菊人張季直粱任公輩留坐紗帽頭椅子中。不足稱佳子弟。是實老牛受累不足。誤國不足。倘欲隱匿其子弟陷入腐敗之官僚窟中者也。吾言雖激。亦或一解。

客問 國文之問題且勿論。所謂集合親友中子弟由長者挈而聚居。其要點何在。

答曰。以移家之法。晤組一少年留學之寄宿舍。則費用可省至無可省也。譬如有子弟八人。年均在十六七歲以下。（偶有一二年稍長。可入專門學者。亦在內倘可處辦）挈此而行者。爲一八人內之父兄。齒學俱亦服人。足人亦饒有漫遊海外之興會。更隨一體力俱強忠實之健僕。以司飲食。以理門戶。其縫級洗浣之事。可於彼中短雇一女僕。倘出門時。能得向來家中服用之忠僕。本與其妻同役主家。年事在四十內外。本不生育者。得此夫妻同住。更爲得力。今可約計費用如左。

房金年四百八十元。

十一人（假定有男女二僕）飯食。每人勻計七元一月。年共一千元。男女僕工資二百元。

此三項由八學生分擔。每人年二百十元。挈行之長者不取照料費。故學生爲任房飯錢。此長者之零用等等。則歸自理。亦略擔逍遙域外吸受新空氣之義務也。

此外每學生應需零用及添補衣履等費五十元。入中學者又需學費六十元。則每年每人之總費。小學生爲二百六十元。中學生爲三百二十元也。此皆從寬估計。如兩僕工資。或六元一

月。亦算不非。則不需二百元。飯食七元亦可略省。倘爲習話便利起見。不帶華僕。到彼盡雇西僕。亦無不可。蓋兩僕來往船費八百元。勻計於四年之內。連原應年給之工資二百元有四百元。又每月四元之一僕費用。亦已相差無幾。蓋西僕一僕二十元一月。一僕十五元。合計適符此數。惟略得談話利益。而飲食間不免稍費。蓋不能以中國之食飲法示外人。未免多所擲棄。故欲嚴格的省儉。不如仍帶華僕爲善。且多得兩人往吸文明空氣。亦有利益。至於寓中之家具。每生但於初去時各派五十元。已綽乎有餘。赴歐三等艙之船費。其以個子高者。出全費。爲二百元。個子矮者。出半費。百元可矣。

▲茶客日記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七時。與仲英翰青懷新同上新銘船。惠卿父子行李已先在。我復送仲英上電車。順便買些小食物。夜已深。惕生之女押僕人送行李來。客皆去。余卽獨自閉門熟睡。

二十五日。早闆惠卿劭成惕生次第來。送行者有藹臯延川湘臣等。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等。十一時開船。午飯菜八色。至佳。同船遇見數議員及謀事人如朱賡石之徒十許。夜風水並不大。惠卿卽不食。

二十六日。略有風。我與惕生飲食如常。惠卿父子難到。

二十七日午到煙台。停約三小時。賣水果者較少。因此時水果已不多。止有乾癟萊陽梨。少數葡萄等。我買苕帚三把。本需一把。(因彼必蘊購二角三把。)房內掃得極乾淨。

二十八日。一早已抵大沽口外。遲入港。午才抵天津。爲佛照樓接去。房間甚好。我與惕生同一間。價二元。惠卿父子一間。一元六角。同去吃飯。飯館名四時春。吃去一元六角。我送被包至南開。放在門房。卽歸。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看。歸乘河北車。至鐵橋旁。見本年大水沖壞駁岸等甚多。鐵橋之河已塡塞。又至三不管玉壺春吃雞絲麵豆沙包子。惠卿曾去看曹潤田。沒有看到。

二十九日早與惠惕劭同去車站。惠惕先買月台票入佔座位。余與劭成候行李過磅。比入車幸坐得飯車內四座。後至者均終日植立。十時半開車。總算運氣。五時卽抵永定門外。聞候查必一兩點鐘。余卽乘東洋車入城。欲先到大同公寓。問有無空屋。是日風勢極狂。入永定門。飛沙走石。迎面垃圾打來。面上極痛。眼睛不能開。到西交民巷。忽想車若到站。惠惕等必久候不耐煩。仍卽折至東車站。時已六時半。車卻未到。候半點始到。因運行李等不便。遂定住泰安棧。惠惕先去棧。余與劭成守提行李。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到城門。幸未關。他們問你恭喜那哈兒。我說北京大學。他們說好好。你去罷。到棧惠卿已喊去了叔方來。講一切近狀。大都亦報上所有。惟言李彥青新近曾打過皮鞭四十。又顯付十七萬。已共交出五十萬。其餘招供之事甚多。惟與曹三曾否雞奸。則不肯招。叔方去時已午夜。

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進城。他去看徐季龍。我去看李石曾。到李家門前電車滿停。我詒好

笑。精衛孫科都在別一室來一握手。仍去。我問石曾。要我來何事。他說。「要出一報」。正講話。客一批一批來。石蘅青皮宗石等亦與我談別話。未幾。惕生亦來。弄到午飯時。客大都散了。石曾留我吃飯。精衛夫婦住在他家。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也在座。約明早去西山看馮。(夜間又說不去)飯後我到大同看叔方。坐不久。惠卿惠惕亦來。張宗昌有電話來。要我與惠惕同去。據惠卿云是周季眉李徵五所介紹。(李同乘新銘船)惠卿去。我等。囑言未遇其人。無從偕來。惠卿去即復來。言張處座客極多。如應季中等。張如此應酬。張想代齊燮元。叔方在寓。請吃夜飯。尙有惕生的學生錢孟才。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惠卿父子搬住城內。

十二月一日。早與惕生出門。即遇劉雲華。同吃擔上豆腐漿。同往東車站待合室坐談。遂別。余與惕生至丁慕韓家。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言及江蘇事。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我說歡迎之至。顧君要我到會。我說。『我是無政府黨。若預聞建設事。必又爲同黨所責。其實聽得莊思緘冷遇秋也都要做省長。也要我與惕生到會。彼此甚不便也。惕生則言我有嫌疑。恐人說我運動什麼。故江蘇事開會。我不到』。出丁家門。惕生邀我去看他女兒。他女嫁沈奎侯。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現在交通部。惕女要父親住在他家。順便囑我也去。皆謝之。我去尋叔方。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辦處。周季眉亦在。我在他處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託孫授伯轉交)惕生來大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夜飯。我去看授伯。未遇。

二日。睡到八時。忽為愓生叫醒。言徐季龍來電話。言十時石曾精衛等聚于其寓。同去旃檀寺看馮玉祥。有要話談。不得已。欠筋縮脉的起身同去。在途遇洽遇秋。愓生與他略談。至徐家。有馬伯援已來。未幾。精衛孫科邵元冲亦至。愓生臨時言不去。因莊思緘有要事來約。我便與精衛同車。孫邵馬又一車。先至馮軍祕書任佑民家。任加入余車。逕赴旃檀寺。旃檀寺者。即丁慕韓時代之航空署。後改為檢閱使署者也。入門第一兵房內。任言即李彥青拘留處。過此房時。任急曰「李彥青李彥青」及余矚目。李已面朝內。欲入門矣。後隨兩兵。蓋出房散步。見客來縮入也。李着脫龍皮袍。長身尖面。僅覩其半面。入參謀長處。見第一師長李鳴鐘。第三師長張之江。皆樸厚。馬君指余即做客座談話。彼等皆極喜。似乎客座談話。在彼等如讀說唐三傳。說了一點鐘的各道仰慕話。並無馮玉祥出來。（馮自然仍在西山）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精衛孫科諸人。恭維恭維衆軍官。要他們高興而已。余與精衛同至石曾家。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昨夜感到。或者張作霖可以殺孫文。復辟。幽段祺瑞。解散馮軍。驅淨北京大學。說與各人。各人亦不敢否認吾言。遂擬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出名請孫文宣布入京主旨。並云不久出京。疑一進京。即神龍變化而出。擬好一書。至皮宗石等寓裏商酌。彼等或唯或否。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正要議事。在皮寓吃夜飯。後知張作霖忽出京。全與所料相反。付諸一笑。張出京。外間亦有說孫入京。馮即推他為總統。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足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余之疑（一）因張要調十五師在豐台請段大閣。（二）那兩天祕密閣議。甲處置曹錕。乙囘

復優待條件。丙取締過激黨等等。

三日。早頭痛。客人極多。惕生竭力肆應。我惟臥在床上。與麥鐵心談赤俄狀況。據鐵心所言。赤俄專制狠辣。也是實在。然他改進世界。眞也不可及。他惟待青年有好意。一般老朽。止送他閻王路上去。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姑舉問答數條。以見一斑如左。

(問)他注重科學工藝麼。

(答)注重極了。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來不及。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乃重用。每個工廠皆黨人做正。有本領者做副。然報酬則正得百元。副可得六七百元。

(問)然則正的得錢少。倒甘心麼。

(答)黨中說明給副許多錢。是買他的本領。等青年學成。即可淘汰此輩。

(問)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不連廠本一齊上腰。便算好了。豈能甘心受最少之錢。

(答)講起人種來。他們高得多。他黨務辦得好。沒有敢胡鬧的。且得了許多錢。也沒處去揮霍。

(問)我便要請教人之所以要多財。便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

(答)妻是有的。妾是絕對沒有。嫖也是禁止的。但男女的交際。却別有自由之處。故妻妾之奉。不見得新不如舊。至於宮室之美。即衣着亦在內。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着有華服。反受人吐

罷。所以這種慾望。也就淡了。

(問)那末這個社會。豈不索然毫無意味麼。

(答)你也不是那種說法。他們的社會。自有他們的樂趣。譬如在政治上活動。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那政治慾望是達了。至於日常娛樂。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上。也別有天地。不過與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他們是沒有了。

我聽到這裏。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大教堂的教士社會。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但他們都沒仕宦男女之樂也少學術上之猛進。亦很却添了他們。也不會狠寂寞。如此那歷來的紳士虛榮社會恐怕要打不過他罷。也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乾淨。請青年都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便是他們的立腳點。

昨日汪孫等已去天津。今早石曾又去。出報事止談到三天。皆止數分鐘。客來截止。故仍無下落。裘君等去後。余出大汗。遂與惕生同入城。先至石曾家一看。尋覓公寓。尋到乾麵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每月十二元。添一人加一元。此樓甚整潔。且向南。大喜。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

四日早押行李與惕生同遷北京公寓。午許多保定人因兵事請惕生吃飯。余亦往。又去看了幾個同鄉。拉至孫揆伯寓所。

五日余未起。惕生赴天津。一去看孫文。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惠卿來談。言有參謀部小官力某。

上半年因案薪事被車慶雲打了一記巴掌。後投入馮軍。爲某師參謀長。此次車亦被捉。此人囑守兵云。「車某是惡人。他若開口。即打巴掌。」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巴掌爲腫。報復主義。可笑可嘆。與惠卿同吃關成素飯。王揖唐一來便出京。惠未遇到。故其子覓寧等等。似乎又成畫餅。至於石曾清宮事。自段祺瑞囑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要候孫文來再說。我等看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即達。錢玄同曾去看過。言皇后所住之屋極文明。有腳踏車。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

六日。起來已不早。在左近吃大餅兩張。炒蛋一盆。榨菜湯一碗。皆可口。此小洋二角。閒游隆福寺。還有許多如大阿福的旗女往來。買些腳刀等。惠卿父子又來長談。

七日。午尚未起床。叔方攜來蹄胖一碗。饅頭三十個。駭得我無手撒鑼。只好留下。同去東安市場吃飯。又吃茶甚久。他去同看丁慕韓等。我獨往天橋。要買文火爐一隻。夜至青雲閣。訊孫墨伊同蕊藩及薛某等閒寓。煬生已從天津來。言中山病胃乃實事。

八日。早與煬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他去看李思浩。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他應允。忽起大風。午後倦極而睡。上燈時。煬生回。言李思浩出門了。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我與叔方彼假極贊成。未幾。揆伯來。言已見過葉恭綽。他也要一人常同他寫寫應酬東西。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月薪二百元。先要叔方去見見。一看似乎兩着倒躊躇起來。倘財政部能補秘書。那更好了。又惠卿之意。二百元不甚稀罕。所以明日去商量再說。

九日。早十時醒來。惕生已出。我即寫此日記。將饅頭蒸蒸。并一碗蹄膀。午飯付人字費。又要去買一碗雞。配了兩瓶茶葉。送去。甚矣。應酬之爲害。

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因尚無影響。此大學生已有幾個來。借獻書法及謀事等等。又一是非場。工業學校是說不到。本想馬上出京。恐爲汪精衛老婆所笑。笑我無常心。止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大約可以動手了。

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大家說百物皆昂。然以錢價比例。也未十分昂貴。且有些東西。仍廉于上海。

惠卿不在翊教寺了。住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八元房租。五間好屋。倒也不錯。惟他自己呢。本不必說。就是他的世兄。不知如何是好。並聞他的姪。他的女壻。皆需謀事。正麻煩他老人家了。

十日。早與惕生同在東安吃茶（爲看報。或爲飽肚皮。）下午同去石曾所。遇徐季龍顧孟餘。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惕要印片子。又至青雲閣吃茶。

十一日。早惕生又去候李思浩。彭濟羣皮海寰來。夜間去吉祥胡同。彼等高興立一中學。丁巽甫言。倘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尤美。我因數日內黎在天津。好像狠與孫汪等接近。又因石蘅青等素爲黎所善。故我卒然允函精衛。試戲言之。（不料精衛當了大事。自云於黎尚無此交情。且揣度情形。無異向哈同借花園。恐太滑稽。然殉我等之意。姑請李印泉說之。黎答曰。『倘朋友如石君等借住。

馬上歡迎。作學堂、則不可。我將不時回京也。」余接書。發一軒渠。深夜又造皮宅。

十二日。午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章佩乙銀行潘某嚴仲珍叔方惕生及余。余不願往。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欵請財神。謳惕生同至館門。余推之入。遂逃去前門。後聞李未至。章潘等皆盡歡而散。午後與叔方惕生又在青雲閣一座。

十三日。早與惕生至中興茶樓。遇馬幼漁陳佩忍李志雲看叔方。因惠卿昔日欲即延爲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叔方不懌。以爲此種天鵝肉。太覺滑稽。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

十四日。早蘅青穉生海寰通伯來。講久。即來近處小飯店（注意小飯莊者。聚商之類。小飯店則尤下矣。）吃飯。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本處精備擔任訓練三天。彼託余代。

十五日。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錦熙陳仲平等請吃宜南春。

十六日。皮海寰丁巽甫來談。上午三時又開訓練會。顧鐵僧來看我。未遇。一報謁。夜出前門。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至夜深。

十七日。早李聖章潤章陳頌平皆來談。午後仍開訓練會。派定人數完畢。晚孫岳宴客中央公園今雨軒。彼適有要事赴保。請劉汝賢代作主人。到者皆政客黨人。大半食一兩菜即去。形同妓女之飛座。土頭土腦終席止我與惕生石曾等數人。富家一席酒。並不終席。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夜深又看

叔方一談。

十八日。早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日間來客四五人。

十九日。早與叔方期石達子廟。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門者云。未到新寓。又五里。趕至西城。在途笑語叔方曰。「同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叔方微笑。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而前。形容奔走之途三字。不禁莞爾。至則葉不在。遂各散歸。下午沈睡。晚與惕生同至石曾所。有日本二人來。似黨人。亦似偵探。余與談英語幾分鐘。彼此皆不能暢。乃去。

二十日。早石曾來。同車入神武門。門西小屋即所謂委員會辦事處。有鐵箱一具。乃攝關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用五百元買此箱也。因溥儀取物出宮時。在彼之舖蓋中。搜得王羲之快雪時迹晴墨。（即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用鐵箱保存之。會員到者二十八左右。委員外。有監察員六人。內會聘者三。余與莊思緘張溥泉也。官派者又三。警察總監。北京地方檢察廳長。北京教育會長是也。本日思緘亦到。已五年不見矣。至北運房溥儀之汽車房。作爲會場。議定點查規則。散已正午。歸與惕生就食東安樓。同候黃膺白。未遇。歸寓畫清宮圖。在會借得也。夜楊杏佛丁在君適之來談。

二十一日。早晨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已一年不開會矣。今日余主席。通過議案六則。會散。即與座客同至汪一厂家午飯。又回寓睡。夜通伯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赴之。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三人。又胡適之等。連日不得好眠。忽在車上傷風。（亘一月未愈。但身體甚健好。）

二十二日。午後又進神武門。集前日之會場。議定查點清宮日期。到者三五十八。忽警廳送函來。言奉內部訓令。執政府祕書廳傳執政命令。飭停止點查。會場皆起反對。所持理由。會中保管已一月半，倘不點查。接收者詭云空無一物。如何承當。余言。即係賊匪搶到之物。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方能定罪。若既由攝閣、命之保管。今乃止其點查。是待罪犯所不如矣。無理之亂命。應當駁反。遂全體議決。送還內部公函，明日先請會員參觀宮室內各處。作點查之整備。（ ）日開始點查。夜與楊生就食東安市。余定印李彥青照片。赴前門取之。順便至東昇平洗浴。遇楊子佚。在浴室久談。

二十三日。早揆伯來。因今日參觀清宮。允有四五十外客可介紹同入也。石曾亦到。遂偕揆愓同車往宮。至則惠卿父子與叔方已候神武門外。進門至辦事處。陸續客來。如柏烈武蔣伯器于右任等。約三十八。會員三十八。一點半由警察四人兵四人領了一同由西邊宮牆夾道曲折往南。抄至隆宗門。遂進乾清門外。門對保和殿之後階。由乾清門西所謂內右門者。入看南書房上書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遂進御花園。園中樹木奇古。園之後牆即順貞門。倘開此門。即與神武門數十步對峙。不開順貞門。亦謹慎之意。故當可每日進出。歷曲折之夾道。約一二里之遠也。園內養性殿。即英人莊士敦每日教授溥儀英文之處。彼當時必出入順貞門也。惟此處窗上有白疏簾。洋氣十足。由窗窺之。西壁書架上有餅乾四匣。方在黃袱中解出。匣尾猶留袱內。最北峙於假山石上。正當順貞門東城牆之御景亭。即十二年九月景山開放溥儀夫婦及其夫人之弟。（約十二三歲）執遠鏡窺視遊人之處。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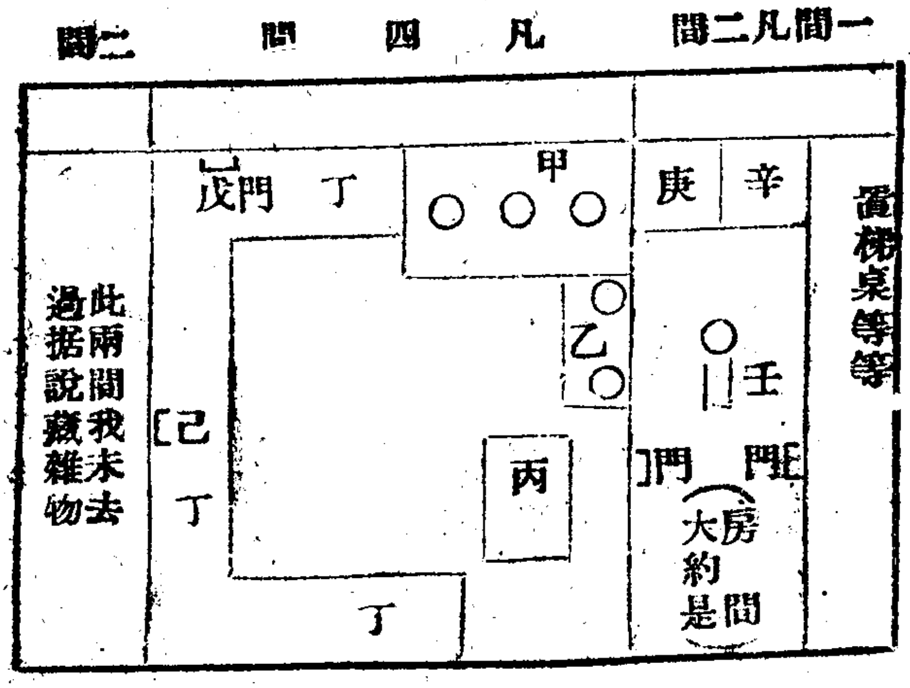
則物是人非。當日在煤山望彼之人。亦登彼所立之處。（破舊不堪。彼遠望尚亭亭耳。）在亭後。觀咸為余等攝一影。出御花園。又至延禧宮。看未成之鐵亭。到承乾宮魚藻堂。看二三十缸之金魚。據說有咸豐年間之魚。則當呼之為魚哥。其價值可至三四千元一尾。（指古且大者。）又退至內右門旁。看御膳房。污穢不堪。想尚無忠信堂福壽堂諸大飯莊廚房之潔。有人云。曾得飯食賬一冊。內開小月用豬一百九十斤。大月則二百十斤云。又由乾清門外至極東。看所謂九龍碑。即玻璃盤成九龍之照壁。北海中亦有是製。至此已四時半矣。依章共出宮。所看者皆中間正屋。屋皆封鎖。惟走室外。已大家筋疲力盡。所有東西十二宮。及東偏殿。尚有十分之七。遂封鎖不能參觀。溥儀夫婦所居之養心殿儲秀宮等。皆不得往看。今日思緘來言昨晚龔心湛請彼往談。言「你是我們老朋友。何以亦反抗。且請寄語吳稚暉等。政府無惡意。不必力抗。」思緘言「不合理。自不能承認。你知道稚暉輸與陶子方交涉。彼皆又硬。又能聞執入之口。彼亦非妄鬧也。」余為解頤。出宮與惠卿父子叔方揆伯同吃四時春。二時遂偕揆伯叔方至交通部。候見葉玉虎、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蘭佩等皆相識。室內甚熱。揆伯時出時入。余與叔方止好彊坐。熱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相與粲然。叔方頗慫。又殉余意不能去。余亦殉揆伯意不能去。揆伯則彼亦有校事接洽。直候至晚七時。若非揆伯知內情。斷無人為此時衙門尚有人者。聽差報揆伯。總長已到。同出技術室。見院內車馬縱橫。皆候總長。未敢散也。入總長室。總長方與貴客延接。坐余等於東廂。揆伯則自入內。納

一刻。以爲總長將得見。不料總長施禮。自造東廂。並道久候之歉。此所謂「相公厚我厚我。」請清室事。彼云。「執政並無阻撓之意。前日之停止點名。係誤會。現已撤回。惟欲多派國務員幾人耳目較多。亦彼此皆便。請善爲疏通。我亦本派在內。我則不願招此麻煩。合日閣議。派章行嚴龔仙洲馬敍倫林建章四人。」余說甚好。（然後來告諸石曾。石曾堅不允。言「彼若善意的商酌。不要說四人。即十人亦可。今彼用惡意相向。偏不允。我們已請警察總監檢察長監視。又各部衙門本請助理員各二人。難道還不夠監督麼。彼總長便與人不同麼。彼等豈能天天到。倘派代表。與已派之助理員何異。疊床架屋。直無理取鬧而已。」所以至今總長四名加入。迄未實行。石曾與鹿鐘麟等之意。儘可聽彼解散。鬧一小小風潮亦好。）葉又與叔方談久慕等數語。遂別。

二十四日。早八時與石曾惕生徐季龍同車出平則門。三十里至五里屯。又換騎驢子。走七八里。至天泰山。（或作天台。）「廟在山之深處。至則馮煥章着灰布棉袍。老棉鞋。已候於山門。曲折同至一客室坐。馮云。「民元此廟止十數間破屋。今則金碧煇煌。已四五十間。老和尚至有能力者也。」余爲設便等飯。四碗素菜。兩大盆花卷。彼則已飯矣。飯罷。同上後山。數百兵丁方爲山坳小村之人治山田。用舊日所見湖南山田法。層纍而上。全山皆已蓋闢。又從五里屯入山。亦廣道修整。皆彼之兵爲之。兵擔石塊。茶。主客共席地坐。縱談約三小時。既而又來參謀次長劉汝賢。議員王倬勤孫岳的參謀長王勇公。馮之身軀偉大。肌肉結實。如彼壯健之容。生平少見。陳頌平前告我。馮率兵搶塞永定河時。彼

能負十三百斤。抵兩兵之力。今見其人而益信。有如此精神。所以彼能慮周藻密。細大皆治在山半有大石三方。削而平之。彼自書栲栲大六字刻之。曰耕讀。曰淡泊。曰靈境。字亦雄健不俗。彼不大言。反時事。惟言埋頭練兵者再。則亦情見乎詞。兵權固未肯放手。言及洋人。必曰鬼子。則言我兵不打同胞。鬼子則願與一決。彼述彼兵副目以下。不准帶手鐲。每人袋中不准多過一元。多則囑寄家。或存銀行。所述三十餘條。皆津津有條。歸途惕生獨曰「馮煥章善理財。」此眞別具隻眼。馮出自一兵。能有今日。好處固多。第一則用財省。且當彼之崇儉。非以矯飾。實節用以成其業耳。半月前陳頌平告我。人言馮玉祥亦愛錢。取趙倜藏金四五十萬。實有其事。惟彼軍財政公開。所取之錢。付予軍需監。五六年內政府常欠餉七八月。彼乃添兵至四五萬。皆以取得他人款賍爲之。目前敲出李彥青等之錢。亦供添兵之用。陳言不知何所據。然以情理論之。陳言可信。彼兵皆肥碩年輕。笑容可掬。衣裝厚煖整潔。非化巨款。何以能有五師十三旅之衆。一律如此。彼得吳佩孚截京漢路款二三千萬。得政府補助。又以千萬計。乃至開赴山海關。寒衣不周。豈洛陽不過冬耶。話正針鋒相對。又如趙倜藏款。據云皆現金。拾四五十萬入現金。必需至少一二百人。豈有大帥將巨金向府上送。卻穿了灰布袍子在人前矯飾。兵丁不啻笑能愛如父母。怡怡如子弟之服從乎。總而言之。馮玉祥用一錢。抵得過人用三四錢。彼兵之嚴正。慈良勤奮。我於南北未見有其對。倘馮軍狀態能常此不變。眞可愛之國軍。愈多愈有益於國家前途。馮之頭腦。確已夠日本維新人物之頭腦。吳佩孚挾十六世紀之頭腦遇之。如何能敵。且此公沈勇陰

爲真所謂狗突狗一雙。又非吳佩孚驕之比。車至城中。在西單牌樓與傷生同吃夜飯。又就叔方處一坐。



（說明）（甲）即三大鍋。（乙）乃巴斗大的青花磁油缸二隻。有架。若油店售油之式。（丙）有一宰牲之桌。據說日殺二豬。王國維言。他在南書房常乞肉食之。至美。（王言亦傳來者。）余不甚信。如其天天豬宰。必血迹滿地。現在並無其迹。亦無洗濯痕。甲乙丙旁並有燒火具盤盂秤刀等等。（丁）皆低坑。據說吃肉時皇帝坐南坑北向。王大臣西向就地坐。（戊）懸七仙女及皇媽媽奶奶像。（己）懸關帝像。（庚）有坑。睡無被鋪。疑即大婚日帝后共宿之地。（辛）亦有坑。庚辛之上。並有矮閣。奉有神佛。（壬）此處放王莽嘉量。（另有紀載。）

二十五日。昨日清宮已開始點查。警察廳總監未到。將以消極抵制。今日不理他。彼亦派代表來。所謂段政府。已完全隱忍矣。下午第一次與點。點坤甯宮。坤甯宮即皇后所居之正宮。宮九間。繪圖如右。所以有鍋竈。即因皇后主中饋。這裏是天下第一家。此宮亦即第一付竈頭之意。新年賜王大臣在坤甯宮吃肉。亦即留客在內廳吃家常便飯之意。深爲可笑。廚內三大鐵鍋。約有常州天甯寺飯鍋尺寸。西邊南向懸七仙女像。即在長白山下河中取得朱果。有孕。生努爾哈赤的始祖。祀之。即祀十八代老太婆之意。像下有綢製女像二。約有三尺長。一穿紅衣者。有一警察說是皇媽媽。一穿綠衣者。曰皇奶奶。大約即燒火老婆婆之意。據陳去病君讀滿洲四禮考。載坤甯宮祭祀甚詳。此二像乃萬曆時奶媽。不知有何因緣。得清室陪祀。余未問及。西壁懸關帝像。亦不可解。

二十六日。下午又至清宮。在乾清宮點書。乾清宮九間。正殿三間。正中爲寶座。上有光明正大匾字額。順治書。（大約代筆。好像孫文體。甚有姿態。絕不莊重。兩壁有長櫃。上置圖書集成。屏後亦置圖書集成。共三部。

二十七日。上午請揆伯做代表。仍查乾清宮。下午余自往。仍查坤甯宮。查西壁兩櫥。皆係燭台祭器鋪墊等等。燭台等皆刻鏤甚細。查點時。兩三人動手。口報名目。一人登簿。一人寫票簽。一人緊貼。又一人記載雜事。如品物貴重與否。如何安置等等。三四人袖手監視。又警察二。守兵二。亦協同監視。凡檢西壁。同組（即合以上各種人曰一組）之人咸聚西壁。不准向他處走動。亦不准一二人獨進退。

如遇貴重及奇異之物。即由指定一人照相。

二十八日。下午會中許多會員介紹朋友入宮內參觀。余亦介夏霆軒等數人。共約五十餘人。參觀各處。仍與二十三日所至無異。夜間丁庶爲爲王星拱程弢甫等請吃番菜。余亦往。

二十九日。一日在清宮。上午仍在乾清宮點書。下午仍在坤甯宮點檔物。夜間曾至張少和處一坐。

三十日。上午仍至乾清宮點書。何以三部圖書集成。必連點旬日。因彼每十册或八册。附一紅木匣中。欲每匣開看有無缺少。故不能不遲。照此種點法。原定六個月點畢。現恐三年亦點不完。儘管每天分六組分點各處。亦恐至少要一年工夫。下午請通伯代表點坤甯宮。（惟監察員不能不到。不到亦需請代表。故請定數人各代表了幾個半天。庶可另做他事。）往前門代惕生買馬掛。夜惕生去開封。余至中央公園石曾因欲請馮軍築溫泉馬路二十里。故宴宛平縣知事及馮軍營長。請余陪客。

三十一日。上午請丁巽甫代表查宮。下午因有謠言說孫文來時有人要與精衛搗亂。（完全謠言。）故我也去歡迎孫文到車站。止十二點。說是一點來。直候至四點半。歡迎約兩萬人。皆凍得要凶喪氣。軍警則列隊。時作頓脚取暖。孫到。余至青雲閣吃茶點。

十四年一月一日。早訪惠卿。彼方留字。囑去中興社吃茶。許久。獨與惠卿至石曾處。未晤。余遂歸。疑再給一清宮圖寄仲英。未成。至太甯公寓。送到一副及九宮格四包。給店主及小夥。因每至皆殷殷

相款也。夜與惠卿叔方同吃小館。

二日。早點乾清宮屏後有木箱大小不倫者六七。不料開看皆寶物。據丁巽甫言三十一日所點。皆玉如意。又有兩寶（皆乾隆之寶）今日余所點者。如缸盆如飯碗大小之玉水盛五十餘事。白玉青玉綠玉皆備。雕刻各種花色精緻異常。據我估價。有值一二千元者。有值五六百元者。所點一箱。足值五萬元。其箱係木板所釘。塞空皆破紙。上有宣統二年小黃紙封條。既非合理之貯藏。又不像進貢。未開箱。（器上多半有乾隆雍正年製篆書。間有御題詩文。）何以如此裝置。大約必係預備偷運。或者已運去不少。此爲剩餘。總之。看了如許寶物。決不願再購小玩物以炫珍貴。因無論如何豪富。終不敵彼之多。如瓦缶棄擲若不顧惜。即此破木箱之物。所稱琉璃廠火神廟等之古玩店。已絕不見有同樣之品矣。下午點坤甯宮。即點上圖房間處。最貴重者爲王莽嘉量。約有三斗米大。銅綠蒼潤可愛。篆文甚多。有楊本錦裱成冊。有御題。有詞恭題。冊置量架抽屜中。估價此量當值二三十萬元也。四壁有畫軸。有盧塘柳塢一軸。款高不能辨。大約芸軒見之。必稱還好還好。（畫幅書籍。到處皆有。其總匯處亦有數處云。）送徽章與邵成。請他每星六星一代表往點。才能騰出工夫。寫信理報。等。即在東洋夫人小屋吃便飯。夜至石曾家晤精衞夫婦。

三日。睡到下午一時。接上海來報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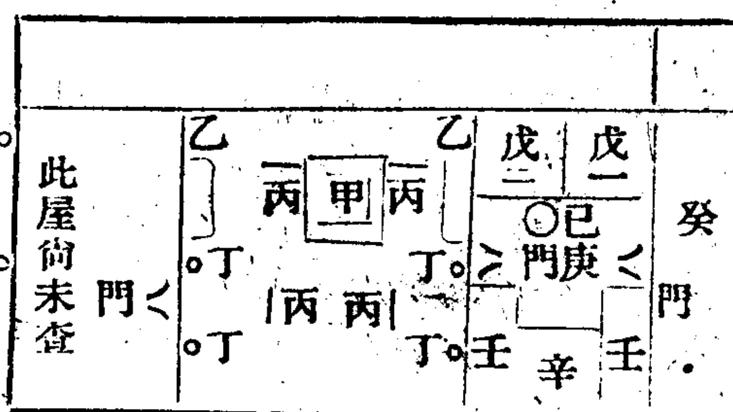
四日。上午畫清宮圖。有兩處招宴。皆未去。

五日。劭威查點畢。下午五時送徽章來。同去東安市場吃晚飯。

六日。上午至清宮。下午通伯代去。夜間國民黨開會。討論善後會議應加不應加。主不加者多數。

七日。午後因昨日宮內發見竊物之事。（宮內但有內右門可開。有兵站崗。必成組乃許入內。一二人不准進出。然宮內卻留有老太監一人。與其跟人二。住南書房）又承乾宮有金魚三十餘缸。仍留向來看護者四人在內。此四人居然扒牆往天穹寶殿以南之破庫中竊物。前日在夾道中行走。為兵遠遠窺見。即去截住。詰他。「此地非爾所當至。」彼言語支吾。搜其身。舊長衫內華衣見焉。往搜其宿所。有贓物十二包。玉器銀器衣服皆有。審詢之結果。四人中三人皆同犯。已扒牆四次。衣則着中間。小珍物則藏袋內。混出神武門。已賣贓與日本人得千餘元。經此小警。遂將金魚送出宮外。安放從前委員開會溥儀前放汽車處。宮內之人一齊逐出。然有教育部中人言。新近已有人伏太廟中。挖牆挖到午門歷史博物觀。幸所挖處無要物。恐宮門深閉。也有挖牆情事。故擬此後每週派一組人巡游一二遍。下午余即隨巡游之組。往寧壽宮等處。牆壁鎖封。皆無毛病。但是這件事情。要算麻煩已極。幸而宮牆之峻高。牆頭套數之多。決非尋常賊匪所能侵入。惟宮殿繁多。占地寥闊。品物之富。眞不可思議。終竟保管之難。已達極點。此次看賊人所扒之處。（已入一宮。則隣院之牆較低。且該處適係破敗。故能扒越。）已為屋頂滲破之舊庫。然竊出之物。余目擊者。竟有嶄新法蘭絨襯掛十餘套。（彌管覺已用挖洞及洋鈕。）又約二百元一個羊皮統子之藍寧綢皮袍兩件。皆綢之好。皮毛之經長。簇嶄全

新覺在此極遠極破之庫中。究不知何人服御。（疑係內監。）失竊後。開封入查。約有箱子一二百。此



開二三。已有好衣若干。被賊踏扁之銀盌亦三四。玉帶頭之類亦二三十件。其餘一二百箱。又不知何物。故我瞎想。即宮內便衣。亦將開設一二十家大衣莊。綽綽有餘。因見會中報告溥儀取出之衣物。動輒皆八十件一百件一色之物。今日檢查寧壽宮各處鎖封。約見二三十處。從窗內窺見。皆貯物極多。有景此乾清宮圖。（甲）寶座。約二丈見方之矮方臺中設御座御案。四面列寶瓶等。（乙）即置圖書集成。（丙）四面大插鏡。紅木雕龍架。約一丈四尺高。七尺寬。（丁）天球。星球等。均栲栳大（戊）兩個夾室。與坤甯同。惟無坑。在戊二內祀神位。戊上有閣。曰東煖閣。（己）一玉盤。圓徑有最大圓桌面大。厚度有桌高。下承以紫檀架。（庚）大鏡。（辛）坑。（壬）對直兩大櫥。寬二丈。高二丈五。（癸）套間。置黃轎等。

新開。共七間。滿壁皆紅木紫檀之架。若五十部二十四史排列而成。初會中以爲書籍。今日余細窺。見匣上刻有題識。則係宋元明磁器等。度之可三百事。假定均萬元一具。即三百萬也。眞正說洋話。

八日。早北洋大學劉校長偕一何某同來。忽要約我去做北洋國文教務主任。財遲不遲。正好辭

抑。午後仍點乾清宮。在閣中辛坑上。列有御製詩文集。（順治至光緒全）有小几。文具外有寶一。綠玉者曰。「古稀天子之寶。」另有方形草鞋底大綠玉片。刻就御製平定土爾扈特文。盛京賦等共七種。每文約刻玉十二至十三四片。兩面刻字。中有五篇。皆有注語。言「每篇爲庚子聯軍各取去四五片。一現惟兩篇完好。另列紅木箱五隻。中間三隻。大如戲箱者。皆空。大約內藏之物。或爲聯軍取去。兩旁兩小箱。尺寸好像大馬机。者每箱藏瑪瑙盆盤五。格每格如飯七寸。盆大者則十四五件。如海碗洋盆大者則七八件。雕工之精。或薄如玻璃。亦希世之寶也。夜先在石曾處。與精衞杏佛談賠款事。歸寓。惕生已從開封回。包志拯又來談蒙邊事。至夜深。

九日。上午與惕生談話。下午入宮點南書房。僅有一大間有物。皆書籍。無特別貴重者。自錄上有宋板數部。大約已爲遺老羅振玉等偸去。送徽章與劭成。詣叔方處。歸來少和至同去齋僕寓。夜深包志拯又與中山遲襟孔容之同來。久談蒙情。

十日。早起甚遲。惕生赴西山。夜頤平來。要求石曾在俄賠款內。補助教部八附屬機關。如圖書舘一會。天文臺。歷史博物館等。

十一日。山東學生王殿瑗來。問此師範大學。開一科學同志會的談話會。至宴賓樓吃茶。下午又沈睡。夜間吳玉章馬覺非皆來。

十二日。上午在中興樓看報吃麵。文通部有信轉叔方。因我不在。未交下。

十三日上午仍往清宮點南書房取出宮史十四套存委員會。於點查有益也。下午叔方來。言交部已直接送信去。乃參事上行走之委任狀賞。元。

十四日。鄧孟碩來談。至石曾處。汪夫人等邀求我游温泉。辭之。下午點上書房。其主要處已點過。余未與。今日點過道處。有書數架。固有二十四史。御纂七經之類。然又有有養雲山館試帖。太上感應篇。二十一史約編等。坊本不全之四書五經。亦有好幾部。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破書。倘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晚又至叔方處。留吃炒飯。

十五日。午前黃攻素來談。同至中興社吃飯。下午同看鄧孟碩。晚間又在石曾處開執行會議。

十六日上午點上書房西套間。明板書甚多。且上面坑上有三鑲玉如意一大盤。約二三百支。大約從前皆以賜人者。現不甚愛惜。閣於坑上。下午點乾清宮。郎上岡戊一夾室。東壁架上每格有大小木盒十許事。中皆藏至貴重之玉器。有綠玉盤三隻。皆面盆大。作翡翠綠。薄而透明。又有綠玉刀兩把。有一尺四寸長。彼題曰。「赤刀。」各器匣大都雕有御製詩文。眞正玩物喪志。照這種玩弄寶物。那裏還有功夫治國。所以得見寶物甚多。不惟不歆羨。且笑區區富家買了數百件珍奇。自以爲豪。眞可憐可鄙矣。上圖壬字橱內。除實錄等以外。尚有御製手卷十許箱。每箱數十件。乾隆康熙爲多。大手卷有二三尺長者。小手卷有指頭大者。皇帝之好玩。直與小孩無異。有字有畫。亦有當時名人之書。皆與御製有冊帶關係者。此種箱內。並非收藏名人書畫也。莊思緘云「他前年曾遇有偷出之小扇面。比洋

錢略大。二十餘頁。要賣八百元。」惠卿云。「他曾買得八頁。在東洋賣四千元。此種小玩意兒。乾清宮壬字處箱內甚多。惠卿嫌室小人多。已獨遷至叔方近處五族飯店。晚與叔方同造談。余又獨出前門一次。

十七日。傍晚有護兵來攜惕生行李至旃檀寺。擬明早與馮軍旅長王某同赴宣化閱馮軍。因馮玉祥新聘惕生為彼軍之「檢閱使。」（說說笑笑。）擬先到宣化。次至張家口。次至綏遠。回來再看北苑之兵。夜送惕生至錢孟才家宿。便於上車也。十二時余歸。

十八日。起極遲。頌　來談。惠卿亦一來。最後張慰西至。談久。又同至關成素飯店吃晚飯。別張後。又至五族店與惠卿。叔方久談。

十九日。起甚遲。作駁郭文一篇。送京報。途遇曹亞伯等。同至青雲閣吃茶。遇孫聖伊。夜間有數人至。惟黃攻素來談無聊之國事。頗可厭。

二十日。上午與惠卿同入宮。會中聘惠卿為專門顧問。聘書昨日才送去。同查端凝殿。所查皆御用帽子朝珠等。帽子略有貂等值錢之物。朝珠大約值四五千元。乃於一黃綾小帽籠中發見溥儀先生辮子一條。有黃紙條曰。「宣統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上交來辮子一條。」黑且粗。惠卿已有詩紀之。下午莊思緘來言。近來溥儀又上書段祺瑞。言「優待條件將自動取銷。擯闢之命令。彼不承認。」並要求取用物件。袁瑶生並對莊云。「吳某我們也見過。他請讓」上頭「（遺老對溥儀之稱呼。不

曰上。而曰上頭。語稍替矣。一笑）取各物去。眞倒楣。關我吳某什麼事。大約彼中人之目我。亦如我們之目羅叔蘊矣。最近聞日使館中仍懸南書房軍機處牌子。一日段祺瑞遣教次馬叙倫去見溥儀。止於南書房中見羅。後羅語人曰「今日有姓馬號夷初者突來要見上頭。一何可笑。上頭豈輕易要見便見者。此亦妄人也已矣」羅實認識馬。故馬擬再過羅。卽問尊姓大名。問訖將大駭曰「羅某聞已殉節。贈文烈謚法矣。今倘活耶。」以調之。下午與惠卿同點乾淸宮戊二夾室。架上之物。大都已失。其木匣二三十。丟置架頂。略有十許。蓋亦皆珍玩。有寶三。曰「咸豐御筆之寶」玉最佳。又二寶已忘其字。玉亦佳。另有大木箱一。中貯金絲所織萬年如意六十支。從甲子至癸亥。六十花甲俱全。每如意金重十八九兩。約金一千兩。至吉祥胡同。皆不在。惟見仲英的三少爺及二小姐。又至石會處一坐。

二十一日。早在石會處。會見博泉等十餘人。下午聞溥儀果要取物。然徽章爲丁巽吉取去。相期神武門前。竟相左。趕至吉祥丁寓。伊未歸。幸皮宗石借我一徽章入宮。取物者方至養心殿。未出。候至五時。一行人從內右門出。鹿鍾麟介晤龔心湛。敘舊情。不勝謙恭。龔又介晤寶熙。今日遣來指物者三四十人。候於隆宗門外。結果止取得書籍十餘套。黃袱所包雜物一包。貂帽一隻。約明早再來。夜余約南湖同入宮。

二十二日。早入宮。惠卿思緘亦來。未幾。淸室耆齡等至。遜仙舟遣參事周學熙之子明泰代表同至養心殿後殿取衣。皆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四五大包。下午寶熙亦來。仍至養心後殿。仍取皮衣。共扛

去兩大箱。又三小箱單夾衣。又五六大包皮衣。又大筆一大箱。大約貂袍有二百件。廉者每件二三百元。貴者當二三千元。即此一項。已值二十萬元。其餘玄狐白狐青狐海龍金絲猴毛等。又不計其數。狗皇帝眞可笑。看了這許多。想到有人有了貴重皮衣數十襲。即沾沾自喜。一何可笑。寶熙等皆笑逐顏開而去。可憐溥先生。即此一項。已挾了二三十萬金。到外國去一生快樂。然那班奴才。決不放他如此舒服。彼等乃專爲元旦而來。不日將日本使館的要人。及遺老陳鄭羅袁之輩。皆賜貂謝恩。一散而空。尤其是「挨里牙篤古柴伊埋斯」最受實惠也。夜獨去東安樓吃茶點。晤吳松雲先生。彼已略健。可間日出來坐茶館矣。惕生從宣化回。

二十三日。起甚遲。至東安吃鍋貼。又吃牛奶。夜在西單牌樓吃餛飩。畢。乃候叔方及惠卿父子。同暢談。今日有七八處來邀吃大年夜飯。皆謝却。

二十四日。起來自煮元宵等。與惕生同食。同去虎坊橋看劉允臣。同至琉璃廠海三村叔方惠卿父子（劭成小湖）皆先在坐。久之惕生去。又至火神廟一走。遂別。五時余歸。惕生又取行李去。今晚宿其女處。明早赴張家口。夜有美專學生二人邀演講。辭之。乃寫畢以上日記。下午回寓。過大柵欄。見一程豔秋戲目。出五角一觀。這是第一次。又看老戲肉麻之至。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

十九日。昨日下午往紫竹林佛照樓客店街左郵政津局寄書。局中人頗和藹。夜與煒士暢談算數聲韻之學。伊所作測量儀器。甚精簡。伊又稱博文書院將延伊爲教習。月二十金。其歸葬也。欲介余兼攝之。早讀天文圖說。略畢。玩壬辰會墨三篇。煒士來。出所作蘇恭合人墓表相示。余議其不數合處。伊約飯後攜方侍郎集來。命余參酌。下午煒士來。過河同測量鐵道側。測村屋一處。步底線四十步。三角檢尺約表算之。甚易。又示伊心造畫格法。以斜行成橫格。大小任意。談笑甚樂。伊云那總辦處信已交閱。伊云倘待稟王制府。以不稟則見惡於制府。余知此行又成輕出。思當時戲約仲反。及穩就此席。遍語同曹甚可笑。然事皆預定。無足計慮。煒士去。暢讀方集。及日間所讀戒禮西禮二種。躁氣[illegible]斂。欲參煒士墓表。就其意。若不相融。思別作而博笑噱。

二十日。作墓表。至下午稿成。今日陰霾。既而微雨。窮兒與後兒客兒并思之。覺死活皆非。愁樂並無。欲哭也。此涕向誰人霅之。欲笑也。此境向何處覓之。有生三十三年。未有今日一天之毫無趣者也。晚煒士來談。稍暢適。

二十一日。晴。早煒士來。言那公已有命。教習一席。伊有人已待之數月。所有薦吳某一說。着無庸議。余聞之。早知之。早料之矣。毫不覺奇。即與煒士同至電報學堂晤教習徐印生。稽查委員陳一甫。惟壬。石埭人。年三十許。談笑頗洽。飯堂中三下鐘。隨煒士至博文書院。約五里而近。其地濶曠。大洋房一所。即盛杏生奏設之北洋二等頭等學堂也。總辦候補道王某。總教習洋人丁加立。賬房常州莊欣梓。

煒士去看莊欣梓。余立近處土城上待之。想起此行。百感交集。朋友之憐我而笑我。家人之恨我而愁我。又在近日聽見了無算議論。知此後萬無吃飯處所。媚人不能。騙詐無術。貿易無資。所欠債款。何日奉還。思之思之。獨立蒼茫。無端感欷。不覺悲歌慷慨。有上城之鄉人來此。見其衣褲不完。面有菜色。相視之下。大爲慘然。朋友朋友。將爲爾續也。又重二三大人先生之延譽。十數良友之相愛。無數親族之體貼周全。誠天上有。地下少也。平日小不如意。動輒使氣。苛於責人。豈不作孽已多。該受此苦。姑言無聊議論如下。

一、余以爲往作教習。雖不能如東西之多禮。而所謂總辦者。亦必有體面待人之處。乃聞天津候補道之驕。異乎尋常。由下等人捐班者多。了頭做太太。其裝身分處。自然更辣也。就館者又皆流品卑污。拜跪習慣。故所謂教習。無異雇一匠人。且較輕褻。匠人尚有益于人。有藝可食故也。論教習之缺一出。必求得硬氣之薦書。又擠排獻媚。技技皆工。然後能得之。又必上其著作。聽候考驗。考。乃用之。此凡館皆然。迨教習請定。乃具手本往見。自稱教習。稱之曰大人。烏乎。余早知作幕如此矣。豈知教習亦然乎。

一、煒士博文書院教習館成。余親見某君者。向伊賀曰。「恭喜。恭喜。」余當時不覺駭甚。又可憐得館之難。爲衆人悲甚。又知自己皮氣。處館一事。總算割裂。不覺愁甚。煒士出。謂余作眞言明辭去代館。初一過去罷。余唯唯。出電堂門寒甚。至此甚思飲。飲趙桂與。又談余所夜擬呈都察院。

二十二日。上午敬作條陳。煒士來。同行河干。吃茶德成樓。夜讀國聞報。陳徐二君來談。聞膠州之青島。德人變起倉卒。未知所起事。

二十三日。煒士來。赴城內營務處看朱仲超紘。煒士內弟。二十七八。新過班之直隸州知州也。不晤。走城東南荒地。見道旁有新阡。旁臥碑碣。又見有老媼執香將禱于墓。異之。察其碑。其一曰濟故顯考劉老先師之墓。其一曰萬古流芳靈感非常。皆徑五寸大書。詢之老媼。則曰此人生前為病者祈禱。老師父也。余子為官僕江南。十年無耗。將求老師父示靈也。碑立於光緒十二三年。問其何以碑臥道側。墳無宿草。則曰本葬海大道。今年該處讓為租界。此遷於海大道者也。噫嘻。一歷也。儼然將血食一方矣。回租界。又茶于德成。談在外交接。頗惜此行。煒士亦喟歎良久。然余思之言頗過當。所謂不如意人多怨誹之語。亦未免落套矣。夜徐印生汪仲全招飲于廣怡安。座間煒士陳一甫。夜聞膠州太守並不知何故。談儒堂頗激憤。并談傳雲龍書。與其為人。喟然而歎。

二十四日。陳一甫又招飲。作戒宴樂一篇辭之。下午寄書傅丞惠卿。又之火車路久坐。夜方歸。煒士上午來晤。即去。下午至未還。汪仲全陳一甫至。亦未遇。夜煒士來談許久。以簡馬相商。昨煒士給我五洋。行篋為壯。今日聞膠事為鉅野教案。德船二隻。謂章高元率兵離營。否則將以為敵兵。章不得已令兵他去。已仍在營。從今日起。永戒宴會。從今日起。永戒穿講究華服。夜在煒士處教伊簡馬字。殊通其奧。至十下鐘歸。

二十五日。上午與煒士同過莊欣梓約二三日間遷去。莊君二十四五。人頗能。帳房不特與聞外事。且與聞學生事。以一人兼之頗勞。午煒士又往謁總辦王公。煒士此席。係王公特地采訪而延。尙算體面不至於掃地。然例須教習先謁者。教習亦下札子。本作屬下看也。學堂所造就。亦不過工作之才。欲望儲才爲國家用。難言之矣。吁。到了此地。又看煒士一面。不得不且去喫飯。權充教書之匠。夫教書匠之名目，設立已久。至此我中國遂實有教書匠。午陳一甫朱仲超來。仲巖忽發胖。不似甲午鄉試時之面有菜色。儼然一貴人。烏乎。心廣則體胖。余於上海見夏曉超。亦面團團。儼然若三十年老州縣。見舊朋友。其氣概亦若東翁見老夫子也。居移氣。養移體。移之時義大矣哉。聞教案起於初七。係盜戕二教士也。未事東撫未奏。已事。東撫奏參章高元。又請募五營兵對壘。李中丞且恐重得罪也。

二十六日。早未出。午過河看火車。既返渡。遇煒士於道。茶德成樓。傍晚茶罷。又遇劉開寶。伊從東撫張漢仙來。既別。與煒士同至河干。直督等正迎張公歸。車馬如梦。晚飯罷。煒士與劉君來。遇之途。同在新園茶。晤孫小槎陶小雲孫亦峯。（前記童孫誤也）談久。併吃湯圓。孫公約明日同至國聞報館。茶次見徊城方幼莊。孫云。余本不能憶人號。惟貌俊者與妓女。則一闘便記。最易忘者。得意之官幕也。又云。介之推好名者也。人皆好名利二字。不得利者。遂從而好名。

二十七日。早過陶丈。未起。過劉君。遇之途。遂別。過煒士。不晤。早飯再過陶丈。遇之途。同造孫公。久談。遂至國聞館。晤賬房姚子祥。主筆洪桂孫。回至紫竹林已昏。孫公邀飲。堅辭之。造煒士所。與焦仲起

談。歸棧晚飯。至新園晤裘峻霄汪楨卿。裘住和興南里。自國聞館歸。先遊未晤。又在煒士所談。幷代收拾。因雪歸。聞章嵩元被誘執之。

二十八日。早晴。至煒士所代收拾。至夜大雪歸。新教習國泰晤陳君所。二十許人。陳君年二十八。煒士本擬今日行。後焦仲起來信云。可遲一日。午仲超一晤。夜自雪中歸。忽念客况。篋中適數二日資。倘淹滯數日。不免費當。後顧甚不聊生。癡坐許久。既而思之。愁亦無益。不如讀書作文。務得學爲。當益賣絕。何妨何妨。夜讀時文。

二十九日。讀時文。午送煒士登車。午後陶小雲來談移時。汪楨卿繼至。談許久。夜隔舍寓客湖北人。詢之。隨州籍。姓吳名國輔。號弼臣。辛卯同年也。年三十八。曾就薑福祥文案館。此次攜一僕至京用功。明年應考。在上海臨登海船之際。一大皮箱被匪人冒去。中間銀二百七十兩。洋六十元。皮衣表飾共値七百金。身上止留得洋銀四餅。至津招熟人。覓噉飯處。同病相憐。不覺憮然。夜陳一甫又來談。頗致殷拳。月小盡。

▲新語問題之雜答

自前行君倡議編造『中國新語凡例』刻於新世紀報第四十號。近來論述新語之事。投稿者甚多。新世紀報紙幅甚隘。美不勝收。未能一一刊佈。甚以爲憾。今謹剌取有關係之問題雜答之。以

示諸家倡議之一斑。一以引海內新義之更出。則此事所得之影響當愈大也。

前行君續來之稿有三法。(一)采用一種歐文。(二)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三)用萬國新語。三法皆有評論。其歸重於第三法之一節曰。

『然則與其采用羅馬字母。因陋就簡。枝節更張。仍無補於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何如徑用萬國新語。挾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亦包括其中也。萬國新語。歐人學之。三月可成。中國人數有四萬餘萬之多。入四萬萬人之國。其文字三月可以學成。(指中國已改用萬國新語而言)而不學者。除迂頑中國人外。天壤間無此人也。左右世界之力。并非臆想空言。

中國既用萬國新語。則他國人之對於中國。因貪三月學成。可以通語之便。故皆自然習萬國新語。以爲交涉。不再強中國用其英法德之艱難文字。如以此爲左右世界。欲誘掖當道。使之信用。然恐國界而仍在。則強者之對於弱者。苟有一隙可以用其欺惑。則保護之惟恐不完。故利用彼所相習。人所不相習之文字。以爲外交上之權利。久矣奉若科律矣。學成雖易。其如存心不學何。如此則外交上利便之勸。終爲旁義。我輩姑可不必以之自歆也。若專爲世界之進步計劃。則有中國四百兆人者。一旦翕然共加入於萬國新語之團體中。而新語之進行。忽半於世界。此眞吉祥之盛事。謂此爲挾有左右世界之力。乃眞不誣。而中國人亦一旦棄其徒爲苦累之文字。忽得可習新學之文字。(文字爲語

言之代表語言又爲事理之代表。譬如日本古世之語言。止能代表彼人所發明之事理。不足以代表中國較文明之理事。故雖其後造有假名文字。止能代表其固有之語言。若出於中國較文明事理之語言。必兼取中國文字代表之。今日西洋尤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國之文字爲代表。尙再三斟酌而後定。通行甚久而後信。若欲強以中國文字相譯。無人不以爲絕難。故欲以中國文字。治世界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居較文明之世界。不隨世界之人共通較文明之事理。而其種可以留存在者。亦可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也。」此尤所謂兩利爲利。無有更利者也。前行君徑用萬國國語之新論。最爲直截了當。參觀下數說。吾人信之更堅。

新語會會員某君云。

「編造中國新語。徒用枝節。其結果不外多造一難題。中國人之學萬國新語者。二三月可成功。（按大約指其理法而言。非謂每字能記之也。因理法已通。記認之事。可自爲之矣。再通歐文者一二禮拜。萬國新語文法。不外十六條。此外更無所謂文法。字不外二千五百。用此可以發揮事物之不能發揮於別種文字者。與其從事再造。徒多費時日於一種少用之文字。何如直接習此。而其用直普及全地球耶。如謂中國文明存於舊簡。一旦廢之殊爲可惜。然好古者固不廢希臘臘丁文矣。則將舊有之中國文。仍可隸於古物學之一門也。」

篤信子君云。

「我最懶惰。城頭上出棺材之事。不肯做也。我又最鄙陋。漫天下之大牛屄。不肯吹也。學問之事。譬之個人與個人。彼之勝我者。我効法之而已。中國文字爲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爲尤較良。棄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所當問者。如何能改用之而已。若必先造中國新語。以爲改習萬國新語之張本。此如欲人之長行萬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長行與推磨。等勞苦耳。假如他人能損數年之心力。信從吾說。以爲推磨之預備。何如即捐其心力。以達長行之目的。故人而幷萬國新語之影響都無。本何有於可怪之中國新語。如人既渴望萬國新語。而欲預備之。正可直授以萬國新語。豈當更誤以可怪之中國新語。故中國新語之改作。正所謂出棺材於城頭之上者也。今日吹牛屄之人。不曰欲求改良文字。如何艱鉅。即曰必得政府設法。始可厲行。其實何必如此張皇。中國文字既當脫之如敗絮。更無需添表換裏。補綴脩繕。有如改良雜劇之各法。但視之爲頑固人所嗜之棄痂。有如內山苗猺。彼喜固守其結繩之故物者。則亦仍之可也。此對於一部份者也。一切庶事。不能待萬國文字既改而後理。故過渡之際。正可如新嘉坡之兼用巫來由文字。香港之兼用中國文字。然則我輩中國人如有意在他日改用萬國新語。止當竭方勸人添習萬國新語。斷不可必即求代用以萬國文字。強爲政治上之專制禁勸也。今諸君子兼通數國文字者夥矣。如精神上直認萬國新語。爲子孫當授受之文字。即可兼認中

國文字。爲暫時入內山交通野蠻之應用文字。此對於大部份者也。故畢之無甚高論。止有簡單之數語。則曰。「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尚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應自己學萬國新語、教人學萬國新語。」

篤信君之說。最爲簡便易行。然吾觀篤信君之意。斷非謂吾懸一說於此。純任自然之趨勢。而不加勉強之功。其意似謂與其枝節補直。取勸導者所耗之心力。及所設之方法。用之於無謂之預備。不若竟用於較良之代用物爲善。即如無論編造中國新語耶。用羅馬字切音耶。或采用他一國文字耶。或就譯義改造新字耶。或苟簡之法。如近日國內之切音簡字耶。終之皆不能無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又不能無聯合熱心家成爲大運動會之辦法。又不能無仰仗小學校等。略帶政令上性質之辦法。又不能無對於何一部份。竟從棄絕之辦法。蓋集合以上種種之辦法。其心力能無孔不入。庶其事遂舉。否則其人坐室中淵淵以思。所獨獲之方法。誰無一得之可取。苟心力之耗費。不及其量。皆爲紙上之空談。如其欲盡其量。以耗衆人可貴之心力矣。則必有「與其」「不如」等之比較。故今就題論文。莫若用全力於萬國新語。

（甲）先講求免於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如編譯新語華文對照之獨修讀本文法字典等。新語之用處不廢。如何使之應用較多。以求興味增加等。又詳細說明現在通行之新語。其起源及其根據之所在。實爲至精善。故今贊成之人。日多一日。等皆屬此類也。

（乙）急求聯合大會●以爲大運動之辦法。凡事信仰於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於社會之好尚。（就原理而論。社會有好尚。於是有習慣。利用其習慣。一方面託言爲大部分去害。一方面實爲小部分集權。於是有法律）中國人向來以交通不便。黨會有禁。故積極之一般好尚。除八股外無一物。（社會上向日對於八股考試。遠勝於對於今日之出洋遊學及辦學堂等。蓋考試之舟車關卡。於夜半放行。而出洋之咨文。有請而不得者矣。貧人考試得翰林。進士。則功德巍巍。面上有陰隲紋。而勸人立學堂。作學生。無異勸人造反也。諸若此類。皆好尚不屬之故。今學堂及出洋等。社會上之小部份人。已盡力激勸。將來必成一般之好尚。）消極的則吸鴉片。燒天主堂等。皆百年以來之新好尚。（好尚既成。故若吸鴉片者。明明有礙於衛生之一事。然卽極高明之人。往往陷入其中。彼藉以療必死之病。而後吸之者。兆無一二。其餘皆無所謂而爲。欲享臭肉麻之小舒服。翹起隻腿。橫陳短榻。與密友爲親昵之談。不覺投入羅網者。居多數也。故又如巴黎之加非館。若春秋佳日。紅男綠女。絡繹往來。坐門外而流盼。似亦無惡於無賴之嗜好。乃風雪淒其。寒燈閃爍。猶三兩座頭。瑟縮圍爐而坐。眞可謂大有風味。無他。亦好尚已成之故。）好尚之成。本非易事。然惟黨會爲最有力。今中國黨會之禁。雖未大弛。然於此等講習萬國新語之會。無理之干涉。尙易對付。蓋新語雖爲剿滅漢文之利器。隱爲頑固黨至獄之死敵。然其表面。實較簡字等尤爲溫和。蓋非天子不考文。簡字等尙有背文亂聖之嫌。而新語直不過爲一種無足輕重之外國文耳。卽其人果有尤較良之方法。無取乎新語爲華文之代用物。亦可入會習

蓋卽歐洲已通行新語者。已有一千餘萬人之多。而新語之所原本者。又皆爲希臘臘丁、法、德、英等之至純良文字。習之又至簡易。則雖節、嗇其圍棋。賭酒之日力。無意中捨身入會稍稍習之。一可爲交通參考之小用。二可助成此後萬一可同文之盛舉。僕想亦無至頑劣之人。必加以反對而後快也。然此爲學問上極普通之小事。不必由吾人等所干涉。故願前行君等之一般溫和者。自行建設形式上之大會。在各國留學會館。發起此事。最好之法。一人簽名入會。卽担承勸募親友入會者兩人。如此輾轉推勸。大羣易集。入會約以若干期限。互考成績一次。如此。庶不爲無責任之空言。先得一二人捨身入新語校。認眞學習。精通其事。以爲加入歐洲新語會之代表。如何捐款集資。刊刻新語自修書籍。及會中題名報告錄。新語雜事册等。（或先設一小報亦佳。）此皆必得設有形式上之大會。庶可議及也。吾人本無暇提議於此等小事。因公等所惠教。亦世界上有益之一事。故樂得而爲瑣瑣之評贊。

（丙）宜爲教育上之運動法。以求列於學校科目。徐收將來之効果。今日之一般愛國派。專以造就國民爲急務。故於小學校中。倡專教國文。禁習外國文之說。此師法各國之成事也。然吹開了尿缸之沫。返照一照。看貴國文爲如何之國文。惟其因此等文字。不足以發揮新文明之學理。故日陷於頭頭等野蠻之位。於是才有所謂興辦學堂之一說。若仍把這一桶陽溝水倒來倒去。其去於造就義和團也幾希。雖曰。『此種野蠻國文。記述稍淺之學理。應用於小學校。尙無不足。』則對曰。『豈不良是。』然卽此寥寥數言。開門見山。隱情若揭。中國人者。深中遺傳之八股毒。聖功王道。止作話頭。無鑑實

做。所謂新文明。亦不過能於喫番菜桌子上。五花八門。嚼上幾句閑天。便算第一等本領。故彼其人之希望於一般同胞者。其說亦言之成理也。若曰。『大多數之國民。苟稍知今日世界做人之大要。及國民應盡之義務。於今日之教育能力。其願亦足。苟有小部分人。能講求世界較深之新學者。更徐徐於外國文中求之。未為晚也。』應之曰。『此種話頭。眞若顛撲不破者焉。特不知此需於最淺近處。略加思索。其謬誤之點。已有可指者。中國儘有高才博學。廣覽譯籍。或借逕東文。談述甚高之學理。然惟其僅欠普通小學之西文功課。往往於述語之所推衍。周章無序。於平常西國甚淺之事物。又裝點之若甚離奇。全不能生與世界新文明為直接結合之觀念。而興起其眞正科學思想之興味。文字雖不過為表意之記號。然其排列及書寫之面目稍異。不曾若圖畫之點綴。烘染各殊。雖條件未換。而觀感不同。故即同一平常之談話。如有人問曰。『你們城裏歸縣官管的義學裏邊。有附徒沒有。』其意即謂。『你們地方上縣立的小學校。有寄宿舍否。』然上一語幾成絕對的不適當。而且生人許多不快之感情。必且如下一語。采用許多日本字眼。才合新文明之條件。然即此可以推見便是專課貴國文。已不能不采用日本新字眼參雜其間。所以如此者。即因貴國之舊文。已於新文明甚不綴合也。如此推而廣之。又可見僅僅橫亘許多日本新字眼於胸中。有時與原來新文明之興味。又極多不密合之處。

此所以往往有在日本書中鬧了半天。不知其為何等怪事。及一經檢出西文原字。方笑而領之曰。原來便是那件事。說了半天空話。且歸到題目上來。即又可見所謂大多數之未來國民。今日將慢慢歸

入小學校者。雖不必望其能通極高之新文明學理。然與其教以一製造局派」所謂過之國文。猶致課藝。不如改教多撥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因新字眼於發生新觀念爲有力。然則由此推想。又可云。與其專教多撥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不如竟教一種西洋文。能發生其新觀念尤爲直接而有力。是可見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荒謬。且與日本限止漢文。隱取英文爲第二種國文之意。尤未體會也。故逞此聯合推廣新語之機會。先於社會上。與以正確之觀念力。闢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謬妄。并使人人皆知習外國文。不如徑習萬國新語之尤善。我輩但以道理造輿論。凡愛重道理者日多。即主張此議者亦日多。則雖有人欲參取法令性質之勢力助成之。而法令亦安能遠背輿論而發生乎。是又所謂信仰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社會之好尚也。

(丁)所謂對於何一部份。有覺從棄絕之辦法者。凡事與其左右遷就。廢棄其心力。欲得淺近之効果。反生歧謬之阻礙。不若順序進行。專一其心力。直爲根本之維持。當成改良之趨勢。此如講立憲之人。與其爲柔媚之運動。薰染穢臭。漸毀小己之良德。并誤一般之大局。不如一味爲強硬正直之要求。鼓舞國民之能力。狹縮政府之野心。其收効較良。然既能具如此要求之毅力矣。與其要求而得者。僅僅一立憲。猶爲絕對無謂之胡狗。存皇室之經費。貽累同胞。不如於推倒政府之際。并此枯朽之胡狗穢物。同時除去。豈非尤爲世界造福。此所謂與其講眞正之立憲。(彼以立憲求中國富強能敵洋鬼子爲詞。全不思戴胡狗爲皇上。戴胡牝狗爲皇太后。爲尤可鄙者。是皆僞立憲黨耳。是皆無恥之狗

黨耳）不如講破壞之革命。然與其能講革命。徒為異日新總統。新元勳之利用。以共和為欺妄之招牌。不如竟講現在世界較正當之無政府主義。其弊最少。蓋不惟既講無政府主義。於推倒政府尤為熱心。（較文明之政府尚欲推倒之。何況極腐敗之政府）於革命前途力量加增。即暫時教育未普及。革命以後。不能不尚有禁約之事。實則亦如會館內喫中國飯打外國彈子。略具動作條項而已。以無政府之名義。互相維持。可保必無其人焉悍然猶以大統領自居。或坦然仍食巨萬之俸金。從而儼然為君子小人之分。如今日法美等之背謬也。故以以上之比喻觀察之。即有如中國三十以上之腐敗士夫。及三十以上不識字之一般大多數。半皆止需惠養其天年。而不能組織為新民。故即推行萬國新語於彼輩極相扞格。然不能因此一部分之廢物。暫設支節辦法。反使急需直接成就完全新人格之一部份。耗力均而獲效寡。隨之虛與委蛇也。故如上述一部份廢物之獨者。必當直下斷語。不求其包入萬國新語之範圍內也。——一九〇八。四。二五。——

▲蠢報新年雜話

蠢叡是一個文學廣告。君穆血俠是社裏的兩員健將。他的老太爺。自己是一位文學老將。他還前賢畏後生。不願意輕易的加在裏頭去作戰。現在倒替社主吾兄觀蠡（稱呼仿秋桐子對於瘋二哥）要我折腳狗來投稿。這不但是開頑笑。簡直是嫁禍老朋友。能我自從二十多年前。當時賭下了

惡毒大咒。叫做「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從此更不願拿毛錐子雕蟲。要想提起斧頭（做個工頭）帮中國吹牛。那裏曉得因因循循。整過了二十五年。對文藝一方面着想的確僥倖毬了。沒字碑了。一個弱蟲也雕不起來。這是可賀。但是對工頭一方面着想。依舊斧頭要用背來砍。大匠也不叫代斲。手也不曾傷過。止吹脹把小牛皮。勸勸朋友們。說道。東洋鬼的機關鎗打來。城頭上黏着玄學講義。文學作品。是不中用的呀。可惜「無諸己」倒要「非諸人」反裝了過來。就是聖經賢傳也不靈。擅進幾千年文學老大哥（大哥。便是複姓支那。別號老怪物的那位。）耳朶洞裏去。化作一陣秋風。引了一笑。這又是可弔。要想兩個車輪。打了底子。姑且造了中山式的二十萬里尋常鐵道起來。然後再加造單軌車。叫他後來居上。成個轟字式。一方面許多人對着酒精燈。叫什麼金也結晶。石也結晶。豈不大好。那知竟叫做到打千里鏡。目的物是越弄越遠哉呀。還祇是學富五車。先拿三車出來陳列。恐怕暗無天日。所以雖不能十日並出。也先用三光普照。取我們唐僧的老法寶。駕起觔斗雲。希罕卓立在西天活佛的手心以外。那就恐怕胡博士嘲笑張天師。說他還在人手掌之中。一定成着讖語了呀。更可怕的。被小英雄打倒的老妖怪。乘你們引鬼上門。他便是將莠亂苗。四十年前花旗國裏的傅蘭雅先生。便詫怪輕氣養氣之外。我們世界無雙的八股。偏還有正氣俠氣等等。當時我們雖純粹一個八股徒弟。聽了那種恭維。也曉得額上爆出了汽水。不料十多年前輕氣養氣還不曾紹介得道地。正氣俠氣倒又似波浪般洶湧了起來。現在他還借着新文化丟下來的氣壓機。壓成流質。居然有了甜味辣

味。裝着瓶子。大登廣告發賣呢。這是你們貴同鄉丁寶書先生告訴我的。宜乎一位好好兒的老秋娘。新近自願變了一隻黑猴。鑽向「墨」裏去生活。弄得昏天黑地。也要替他瘋「令兒」一般。花（煤山七怪的缺乏了呀。早知如此。也何必當初。如此近墨者黑。爲什麼不早在黑籍裏挑選八股文豪。編了鴉片鎗隊。征服世界呢。還會工農村去吸新空氣麼。你想我恨咬文嚼字到如此。偏有那曹老文豪還代幾位頂聒聒的新文豪。叫久沒了毛錐子。止有一把缺柄斧頭的折脚狗。到雕龍繡虎隊裏去做文章。還不是笑話麼。如何交卷呢。但是幸虧那位老太爺。曾經題出一張題目牌來。他說「如能將各國新年俗尙。略一記述。尤所深幸。」我看見他現在便想過新年。而且中意各國的新年。我是出新年六十歲的人了。可以僭大點說一聲。不禁老淚橫飛。感激還有人曉得廣國有臘。雖然改正朔易服色。是個野蠻俗尙。然而既然欣欣然五族變了共和。禮失而求諸野。來用了周人建子爲天統。就使主張行夏之時的孔二先生。他也會必恭必敬的定要元年春王周正月。做他春秋的史筆。千不該萬不該。口稱夏歷。心感清恩。把什麼鬼共和屁共和。看成無物。國歷止記在月份牌。新衣要穿在二月初。表顯他一百個不高興這種鬼國。所以何怪丘八也上追黃巢張獻忠。一天一天的發揚國粹呢。可憐的小晶報。記得這個民歷。要替她喫十三歲的留頭麵。叫我來胡謅幾句。湊湊熱鬧。我豈敢不將斧頭柄倒轉來。也蘸些墨翟不用的墨。來胡謅幾句。發發笑呢。然而各國新年俗尙。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老太爺明知蘇動紙幅矜貴。所以他說「字數不必過多。」但是我的斧頭柄。比亂墳裏仙人的毛椎子。還

要潑刺一開機那裏收束得住呢。斷　文還不會說到。一個帽子。已經夠未完末完。要分登過周刊的正月半了。（現在別人考據出來。連禹也不會有這麼一個人。那裏來什麼夏歷。）還好揭出百科字典來。儘抄儘抄。敷衍成各國新年俗尙麼。倘眞過都越國的寫下去。不成西遊記。也變鏡花緣。又要給亞東圖書館去加上新式標點發行了。所以止好虎頭蛇尾。說幾句現身說法話。算做正文。便算塞責。最倒楣是去年今日（十二月十七日）從法國船上了岸。急急忙忙。要上北京去看看第十二個民國元旦。那位黎菩薩。也吹牛。說他會算做第一個手造人。如此。民國十二年的元旦。也一定同民國二年的元旦。可以彷彿。所以在上海不敢久留。於民國小除夕，了前腿。奔到了北京。豈知陰冰冷氣。比我所住西河沿的集賢旅館小客棧。還要陰沈。止在什麼前門外。什麼總統府前。有幾十盞比蠟燭還暗的電燈。其餘一品大百姓。還是做他的賣買。算沒有那回事。朝晨幾面乾癟的破旗。還是巡警老爺奉行故事。壓着挂的。我想他們表示反對軍閥麼。這也是一義。可不料一到他們的夏歷。便不同了。除夕通宵的燈火。元旦琉璃廠的擁擠。簡直暗示他們還爲着老佛爺。抵制什麼鬼民國屁民國罷了。然而眞比到老佛爺時代。那種震而驚之。鄭而重之。過着新年。他們鬼鬼祟祟。也就出不出特別風頭出來。所以變成了「武進唐駝」跌交。兩頭勿着實。民國新年也不成民國新年。清朝新年也不成清朝新年。所以老太爺要我說說新年。我便現身說法。止有兩回新年。比較揚眉吐氣一點。一回還是說我受恩深重的清朝新年。不記在那一年。終是我年紀同現在的民國一樣的時候。那年除夕。我到黃

埠墩的卡子上看放關。那年幾位扦子手刁難着。故意把時間延挨到狠晚。那些大小船雙。載滿滿關貨的。便齊聲鼓譟起來。大聲嚷着。難道你們存心不叫我們元旦到家。早些去安息麼。一位師爺。聽見河下鬧。跳了出來。聽到這裏。馬下便揮斥扦子手開柵。幾百條船。如飛的向江尖諸雙河口。兩頭拼命趕了。我也感動着年，初一齊夜。若不在家裏聽老鼠做親。是再說不過去的事呀。這是從前覺着一個鄭重的新年。一回便是老太爺所謂外國新年了。民國十年的昨天。（十二月十六）我到了柏林，二十五那一天。便在柏林的「曉洛登布」一家住家。同三位俄國人。兩位波蘭人。一位猶臘人。一位塞爾維亞人。兩位法國人。三位德國主人。我同湖州一位褚先生。男女一共十四位。大約十三位是他們所忌的。所以湊了主婦的小姑娘。成了十四位。一棵五尺高的柏樹。上面綴滿燈綵。陳設在棹邊。這便是我們客人公份送的。吃鷄吃鴨。先過了外國冬至。（上海叫他如此。）二十七匆匆跑到巴黎。忙到三十一除夕的破曉。才能去把護照加上一個英領事館的簽字。預備簽得成。便馬上上倫敦。簽不成。就是元旦動身也不妨。因以英國止是過「外國冬至」元旦是不大鄭重的。倫敦車是早上十點鐘開。我是八點半去英領事館。曉得他開門也要九點。豈知二年前極熟悉的英領事館。到了那裏。牠竟搬了場了。幸虧街上有位法國人。他熱心的湊上來把英話問我。你豈不是找英領事館麼。我說是的呀。他便指手畫脚指點我。後來他明知我不容易摸到。他說。你坐了汽車去好啦。他們的汽車。本同上海黃包車一樣。是獨個人的惟一代步物。街頭巷尾歇着候生意的。但我們還常坐電車。輕易不坐汽

車。當時也止好浪費一點了。那法國人又對車夫說了地點。頃刻便到了。正打九點鐘。我想磨礎下來。又要刁難的盤問。又要經各處手續。就是簽得成。也趕不上火車了。并且一入門。什麼辦事人。大半不會到齊。迎面有一個三十多歲滑頭模樣的。坐在一個辦事位子上。我也不去看他。明知英國人是不大睬人。而且沒有經過門房給號數票。等着大衆齊進。沒有希望商量的。那裏得知那位滑頭那天却分外要好。他招呼就說道。你要簽護照麼。我說是的。他還淡淡的說道。你上英國去幹什麼呢。我說。我的家住在你們倫敦十四年了。就在什麼街上。他便欣然的戲弄我。說道。Do You Want ant to Say happy newyear to yotr wife 我說 Certainiy (這一問一答似用原文更得神。若繙成中國話。改動改動。便是他說。你要回去對你老婆說恭喜發福麼。我說。就是那麼一回事。被你猜着了。)他便馬上將什麼手續。都一個人替我辦了。不到六七分鐘。便叫我檢了護照與冲冲的出館門。上汽車。到着火車站。還有半點鐘時間。在行李房久候的褚先生。也賀我成功。大家提了行李上了車。還在車上坐談一回。車子才動搖。褚先生走下月台。搖着帽子。同我分別。下午到了英國海岸的「檳阜」。照例也要盤問一個不休。那知這一天也一句都不問。笑迷迷的請大家趕緊上車。回家過年去。六點鐘準到了倫敦。真就一對牛鬼蛇神的他同她。坐在一個屋子裏。娴酒酒的講話了。哈哈。他同她做了四十年老夫老妻。從來正有那英國滑頭說得如此「丰韻」。真該附入新愛情的脚本裏去了。我在英國。也曾過了八九個新年。我不料他們鄭重新年。也竟宛然像黃埠隨淌劃一樣。這也算出乎

意外。好了。奉了老太爺字數不必過多的上諭。終算止寫三千字。克己極了。但還要致意我們的社長家兄。不要因我好像着實埋怨了文學家一頓。文學家便掃了興。從前我有位高徒湖州的徐恩元先生。他在倫敦勸我們。他說「你們演說革命。不如戴了紅頂子去說。還要有力。」又有位敝友張靜江先生。便接下去道、「對極了呀。可惜戴了紅頂子。便忘記說了。」現在說不說。也不必去管他。倘戴紅頂子的人。果然能演說革命。才徐錫麟真可以刺煞了恩銘。所以真是一個文豪。無異已經藏了紅頂子。倘若他還口口聲聲。苦勸人去拿着斧頭做工頭。才真正變了有力量的革命演說。否則天天好像在亂盤裏過日子的神仙。反對物質文明。關着科學破產。止把太白濟顛來傳統。把風花雪月來生活。便像一戴紅頂子。一定要擺出阿鼻地獄裏鬼怪的面孔來。那就替老太爺掤起來行來。糾做糟了。對不起呀。若恐佔了你們的篇幅。你們就塞牠在字簏裏罷。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瀅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曾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復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以

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最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矯揉造作弔詭弦弄。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惲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虫小技。壯士不為。為什麼舉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家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虫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裏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麼。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曾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說話自由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犂地獄。但是我是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价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為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學家文

又會特加賞贊。「閱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偏愛打渾。他們就有什麼「射拖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脚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大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靴。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怎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拏文學家來歆動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搭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様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曙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鬧」文學家。「宜乎韋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為急要。就因為今日好像嚴友陵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呀。」編譯是為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為着古的文章。如果為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為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舍生今返古耳。總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獘害。你以為「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為「樸茂」「淵雅」之可貴。腹誹白話文。害及普

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亦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真。必取于嚴交陵的文章。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爲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一五。五。八。——

巴黎之清早

可笑哉。通一個半開化的中國。僅僅十七另三家折脚板凳的報館。其出版之數。籠籠共共。疊在一起。不過趕狗棒這麼高的一堆。尚不及西洋大報館一兩點鐘內印破的棄紙。如此那許多浪心狗肺的瘟牝后。瘟毛官。還對了他。若喪考妣。必定要勦滅了他們。方纔睡得成覺。講破了。沒有什麼緣故。唯一之目的。不過叫大家蠢如鹿豕。於是萬歲千秋子子孫孫。爲守著跪在地上。做矮人規矩。因而保住他一點點的野蠻尊榮。爲什麼講巴黎的清早。要講起如此不倫不類的閒話來呢。因爲我所講的巴黎清早。不過是今天一天的清早。所講的又不過清早工人的看報。我著了今天這麼一個感情。並且心中亂得了不得。故沒有什麼發洩。先胡亂說了幾句閒話。透了一口瘟氣。再說。

當初我在倫敦。早上走過英倫銀行一帶。那七顛八倒。頭上頂着一個緞子小馬桶的朋友。好像窩蜂一般。飛得大街小市。挨挨擠擠。各自走進那黑越越大塊頭石頭砌的高樓裏面去。正像蜜

蜂歸巢似的。但叫人吃了一駭者。便個個人拿起報紙。有的橫摺的。有的直摺的。一齊拿頸項作了彎弓式。一面跑。一面看。有的還手臂彎裏。夾着幾張。面同小學生買了芝麻片胡桃糖。要留了等歇功課的時候。慢慢咀嚼。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意思。但奇怪那造紙廠。如何造得及這許多拭穢的草紙。（西洋窮人拭穢。大都用報紙。）這班人。便上海灘上叫做大班二班。洋行小鬼之類。在彼中社會大都叫做商業中的上等人。從這一面。把這麼一張照相。印到我的腦網上。我便認定西洋那上等人。他的嗜好。也便很有些與衆不同。

我住在巴黎左右。圖闌方近兩里之內。住居的都是那些工人社會。他們在飯店裏。吃起飯來。攘臂揎袖高呼大叫。無非鶺鴒酒盃。講講空話。偶有一兩個。在壁角裏看着報紙。也如鳳毛麟角。我終想這班東西。正是自作之孽。不出於高冠服體者之批評。忽爾今天。送朋友上倫敦。起着一個大早。叫做五點鐘。自到歐洲。是第一個早起。我們兩個。一進地道火車。不得了。推背行儒。都是些灰泥件着柳條絨衫褲。鳩形鵠面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謂自作孽的這般東西。呀。可憐。我冤枉了各位朋友。不料那縱橫雜亂。拿着報紙看的情形。與那英倫銀行前。頂小馬桶的朋友。一般無二。有的左手拿了一張。先詣住了垂涎不已的眼睛。右手又把一張。亂塞亂塞。塞在那綫綻了一半的袋裏。讀者諸公。切勿疑心他這破袋。有甚鈔票的夾子。或者拜客的片子在內。他只有一個一刻不離手。很心愛的寶貝。此時冷冰冰的。臥在袋底。便是一根舊紅木的煙斗。囪中滿着我們三四十個人地位的一位朋友。遠遠望去。

正就是我們常去吃飯那家店裏的一位做工客人。他平日那猥猥的情狀。不要說別的。就是那一身又破又穢。深棕色變成黃灰色的柳條絨衫褲。沒有叫做春夏秋冬。在我眼睛裏。已經着他足足着了一年零三個半月。他的蠟燒鬍子。雖是又短又拳。決不像是薩過定是把他那一雙裂縫的毛手。鬪成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若把他放到達爾文的著作中。做一個插畫。定沒有人相信。他是巴黎市中的人物。平日只有晚上看見他工餘之暇。喫得面孔煊紅。嘴裏拉拉拉的胡唱。引得滿屋好笑。他會鈔的時候。往往到袋裏捉了一大把銅錢。攤着手一看。數得清的一十念個。鑽在手縫裏。一個個放在桌上。十回有九回。不會看見有一個「十個生丁」的大個兒。都是整整齊齊。同一式樣的叫做「蘇。」

不料每天早起。而人道 L'humanite 報館主筆。無緣無故。造下彌天大孽。又害了他出着一「蘇。」讀了那救不得飢的拭穢草紙。我看了。心上自然酸將起來。忍不住眼眶裏要顯出水汪汪的樣子。就勉強把他的蠟燒鬍子看了。發一乾笑。對我的朋友道。『你看這工人看報的情形。』我的朋友也牽強的乾笑了一笑。我看他上嘴唇皮。儘力的掀不上去。好象眷有所敬愛憐惜的感情。牽制了他。成功這個模樣。

唉。叫做「自作孽。」然請問讀者諸公。當他做精虫時代。拚命的鑽將孕蛋中間。他難道不想出了娘胎。做個把學士博士。不料「一經墮地。便將一塊破棉絮裹着了他。叫他第一次莫名其妙。等到四五歲的時候。人家小孩子在文具店裏買五彩的字母方木。他手裏担着一根門閂似的麵包。在旁邊

呆看。彼文具店裏的老板。「斯」的一聲。他就抱緊了心愛的麵包。飛着跑回去了。幸而社會之恩澔蕩。有所謂教育普及。也算提着書包到一個地方上烏烟瘴氣的學堂。被幾個麇嘴鼻頭的先生瞎七搭八教了一陣。就栽培成功了他今天上的看報。一到十二三歲。石作裏的叔家伯伯他說一檢着石子。一天也可以得到「提蘇」』他娘就歡喜得了不得。『我們晚上便終有麵包喫。我的心肝的愛兒。你過了半年。積聚起來。便禮拜日可以着起兩佛郎的新靴。五十生丁的新帽』兒子也歡喜得了不得。從此放下了做博士的書本。便一直穿着那柳條絨的衫褲。直到如今。

你看前面地道火車是停了。工場門也開了。領了牌子。魚貫而入。鳥尖鋤一把。放到手中。報紙便永遠入袋。其時工場老板的少君。剛剛三十歲上下。方在工場對面畫樓裏喫罷晨餐。看完各報。伸一伸腰。跨一個自由車。上沙蓬理科大學試驗室。聽講義去了。一路想着今天報上工人要求的各款。這班自作孽的東西。你若早肯認眞讀書。便怕你們今天不來此地聽講。我也願贊成多一個曉得科學新理的。便好一滙。可惜你們自己不愛好。做了工人。偏又講起工人無政府主義來。這種高尙的無政府主義。豈是沒有學問的工人所講的麼。

又胡思亂想。想到這裏。恨不得提了那工廠老班的兒子的耳朶。送三個文明耳光上去。（用心電打將上去。被打者全不曉得。此之謂文明耳光。一笑。）後來想想。也就罷了。不是還有那種人類運工人看報的資格。還沒有造成。連那十七零（二錢）的惡報。頭等窮家。尙捨不得多買一張。還有那種新

謂貴冑出洋的。自己幾百銀子一月學費不算。還要帶了教習翻譯。又化幾百銀子一月。有許多賣了田賣了地。苦學的朋友。學得一身本領。要想湊幾個學費。公使推到監督。監督推到督撫。督撫推到地方官。推一陣毛人。過了界就算完結。（實在好看煞人）若同貴冑學生比較起來。也不是賞他三個大字。叫做「自作孽」麼。世界不革命。將何日正當乎。請諸公記取巴黎之清早——一九零八。四。廿五。——

▲「觀娼感念」附言

初來歐洲者來稿。頃作書致一滬上友人。寒暄兩句外。覺無他語可述。遂詢一蘇妓某某行態。以佐吾枯澀之筆端。突聯想及於巴黎公娼。乃縱筆書之累紙。繕就檢閱一次。覺其中有一二語或新世紀中人所不斥爲腐朽者。因將原函中語。摘書一通寄與之

鄙人此次在巴黎往觀公娼。乃恍然於歐人上進之道。今試先言其狀。數十女子作一橢圓形。圍立於一客間之中。（其客間爲長方形）全身裸。惟腿纏一布。白色如紗之薄。客入。即搴掀布。以手按之股際。歘立對客酣笑。若僅觀其上截。則黃髮蓬蓬然。睫毛絕濃。張口而哆。齒絕白。其態一如吾等昔年在鄉間所觀洋皂紙盒上所貼之圖畫。此時客得隨意指點其一。入而實行。時則吾等三人。擬觀後即投錢而出。而該院住持不可。謂如不實行。院章有須[illegible]宮娛客

之法。遂從其後。請與二妓相將入房。房陳設頗精。大鋼絲床置於一隅。無幔。其側即置大照鏡。床腳有白銅洗盆。餘則睡椅一。圓几一。而已。彼兩女者。始以古代具相互舐之。繼則用所謂「郭先生」者。顛倒橫斜。曲盡其致。此眞極古今之奇觀。爲夢想歐洲文明者所不及料。吾等咸兀臬不自安。幾欲倒行而出。以謂人類不應有不識羞恥事。以至於此。三日爲之不怡。後證以在歐之所聞見。乃大悟。以此種事者。猝見驚奇。細審之大爲常道。蓋賣淫者以無廉恥爲業者也。夫其物應爲其業所無。則必其業之敵。既爲其業之敵。則必摧滅之以迄於盡。而後其業始昌。如吾所述。甯非其推滅廉恥而昌其業之所有事。凡歐人之思想。務充類至盡。而執業又絕專。以絕專之業。而加以充類至盡之前。則賣淫而不至於如前所記者。又將何出。吾覩歐人之爲業。其專其盡。無不如此。賣淫者之所爲。故其學問上之發明，日月有所見。吾東方人之斂茶。正坐不專不盡之弊。故觀巴黎之公館。而深嘆支那人種之宜劣敗也。

似此穢慘之事。西洋不一而足。此皆革命風潮能激而愈高之原因。藉此亦可警告中國人。不知學西洋之科學。但知學西洋之政法者。女閭三百。固警章所稅而容之者也。師之乎。仰唾之乎。

以吾友某君近日所言精神上快樂。或精神上苦痛論之。此等公娼所受精神上之苦痛。較今之作官者。猶爲略減。蓋自食其技。而非賊社會而食也。此實因社會金錢不滅。迫之使然。既爲此矣。而對於其業有所不專盡。來稿云云。其義已精。

惟吾人對於公娼一方面。必盡忠告。娼者不應爲。互舐諸事。更不應爲。吾人之道。毫無廉恥之問題。止有衛生之問題。男女交媾。本爲生理上之情慾。與飢食渴飲同一絕不足奇之條件。惟娼者乃爲得錢。自己無慾。而殉人之慾。此如不飢而強與人同食。不渴而強與人同飲。爲大悖乎衛生。若互舐諸事。傷營衛之精液。逆情慾之系序。尤與衛生爲戕賊。然則舊世紀以廉恥問題。戒其不可公暴於廣衆。不如新世季以智識問題。斷其幷不顧竊爲私獨。故無敢廝時伏。一方面無金錢之關避。一方面以衛生爲正當。此等專盡之職業。必無人專盡也。

又男女交媾。視若飢食渴飲。則道理較正當。而淫穢可滅除。夫合男女兩共定其偶遇。有不相値焉。則交媾不成。非如今之。

挾富而交。

以財購美妾。養俊僕。遂一人之欲。（兼男女言之。養俊僕則如倫敦海德公園。巴黎濮尼森林。一半老婦人坐車中。數傅粉侍者坐車前後。皆其例也。）

以財誘婚誘奸。遂一人之欲。（西洋醜婦。厚挾奩資。則不患無夫。中國學生。輕擇學費。則易得外遇。皆其例也。

以財宿娼貼漢。遂一人之欲。

挾貴而交。

以門閥誘婚誘奶。遂一人之欲。

以威力脅婚脅奸。遂一人之欲。（那拉之之李蓮英等皆其例也。）

較賢而交。

鬼怪面目。乃舉書中有女如玉。遂一人之欲。

挾強而交。

欺童男童女之無知。遂一人之欲。

利用家長及主婚者之壓力。遂一人之欲。

乘他人之不得已。爲奸拐與調戲。遂一人之欲。

絕不自反。而惟他人之美好是涎。囊如雄狗之與雌狗。不問彼狗之願否。輒嗅其牝。遂一人之欲。

凡此種種。皆新世季之所不行。兩相悅之機會。値之不易。一相情願之強權。行之無效。（蓋即有不進化之遺孽欲爲之。而無所往而不得抵抗。敢行亦無效。」此即所謂文明程度愈高。而淫縱之肉慾必減。此全賴以眞理公道之智識開悟之。決不當以矯僞粉飾之廉恥劫持之也。——一九〇八。七。

四——

△評鞠普君「男女雜交說」

有物焉彌綸兩間。緜亘萬古。相維相繫。以成此世界。雖須臾而不能。歷萬刼而不滅者。其惟愛情乎。愛情之生。其惟男女相悅乎。故愛情者天下之公。而非一人所得私也。人類之共。而非男子所獨擅也。自有私愛情者出。於是有夫婦之名。於是有家族之說。（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於是有國界種界之爭。（春秋列國之爭。每起於婚姻。即泰西之競。亦每由王位繼承。滿漢初不通婚。彼以爲貴種也。而漢人不肯與通。亦目彼爲賤種也。）於是有種種不平等之事。（中國之重男輕女無論。即西人男女亦多不平等也。）人羣之不進化。愛情之不普及。實婚姻之未廢也。今欲人羣進化。愛情普及。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謂予不信。請得歷證之。

（一）不雜交者種不進。　人爲種種動物進化。久爲世所同認矣。夫動物種種相交。既能進化。則人類種種相交。必更進化。始爲正理。顧何以歷千萬年。而世界之人類。不甚進化耶。又何以中國人類。不徒不進化。且反退化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創婚姻之人也。（據古書謂婚禮始於伏羲。）夫人類之初。實女子世界耳。雖有男子而不多。物以稀而見貴。故其時只有女子爭夫者。無男子爭妻者。（此男尊女卑之所由來也。）故中國婚姻嫁娶及一切親屬之字。多從女。迨後男強而女日弱。始返其道而行之耳。吾此說雖與社會通詮不合。然未始非一理解。願質之。）其有不得與男子交者。則或與獸交。惟女子雜交。故進化最速。所生之人亦最良。（如伏羲畫卦。蒼頡造字。及凡古之帝皇。皆云感天而生。聰明強武。遠出凡庸。其實非眞感天而生也。皆女子雜交。故產奇傑也。）迨後女子之爭夫者愈衆。

而男子無以應之。不得已始定爲婚姻之說。以圖免爭。雖然其時有婚姻之禮。而不禁女子之雜交也。故女子之雜交尙多。人羣之演進尙速。（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實非後世可及。不可盡誣古人。今之科學不明者。以古書失傳耳。）及周旦制禮。而婚禮愈詳。夫婦之名義愈重。（昔王導妻謂周公制禮不公。欲令周婆制禮。眞先得我心。）專爲男計。而不爲女計。而女子之雜交遂日少矣。雖然彼時夫婦之別。尙不禁女子之自行擇配也。觀周禮仲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及左氏所載「鍾建負我矣。抑子南夫也」等語。可知當時結婚。可以自由。故女子之得遂其愛情者。所生之子。尙多賢智。春秋淫風最盛。而人才亦最多。是其明徵也。自後由秦漢以至隨唐。人羣雖不進化。尙不大退化。何也。以其時雖婚配不甚自由。而無貞淫之說也。無貞淫之說。故女子尙得遂其愛情。自有狗彘不食之宋儒（或問何至狗彘不食。曰以其肉酸而腐也。一笑。）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由是女子遂永墜十八層地獄。鮮能遂其愛情者矣。故怨曠之氣。上干天地之和。困鬱之餘。遂傳愚弱之種。人羣退化。至是極矣。彼他族不重名節者遂日強盛。憑陵侵侮。入居中國矣。嗟夫。彼之創婚姻之人及貞淫之說者。初不過自私其妻妾耳。壓制婦人耳。而不知其流毒貽害之至於斯也。此吾所以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二） 雜交者種不強。 左氏有言。精多用宏。此至理也。昔斯巴達之欲強其種也。則使男女雜交。且使女子之強者。與男子之強者交。曰爲田求種。故其雄武。冠於一代。今歐西男女之界不嚴。故其

人種亦英武多姿。橫行一世。即日本者。昔所稱爲倭人國也。宜其稱之矮小矣。乃自娼妓四出。傳種改良。今之日人。其委瑣者日少矣。（日本雜誌嘗繪婦女執國旗先行。而軍人隨之。人以爲游戲。吾人以爲實事也。）南洋馬來人亦孱弱之種也。乃吾遊新加坡爪哇各島。見中國人之娶馬來婦者。其所生子女。多壯實強大。遠過華人。此皆雜交而強之證也。中國古人如文王十尺。湯九尺。及五尺之站。六尺之孤等語。（雖謂古尺較短。然不應相差過甚。）見於記載。可知當時人稱必甚碩壯。乃何以今欲求六七尺之人。而不可得耶。即滿人未入關時。其人雄武耐勞。故能以寡敵衆。（先正事略中。多稱某人魁梧雄偉。某人體格過人。）乃何以染漢俗後。注重名節。欲求昔日之英挺者。而不可得耶。此皆不雜交而弱之證也。今使我神洲人種。氣息懨懨。形容枯槁。弱不勝衣。血不華色。無論與西方人立。與東方人立。皆覺自慚弱穢者。是誰之罪耶。吾不深能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三）不雜交者種不智。　人之智識。實由交換而生。然交換一人之智識。與交換多人之智識。其效果孰良。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男女媾精。以生理學論之。亦如是耳。吾嘗觀夫中外古今所稱爲偉大人物者。皆雜種也。孔子耶穌。（泰西所推爲聖人者也。）然家語明言叔梁紇野合而生孔子。（或爲孔子辯護。謂野合云者。不過在野而合。非苟合也。是不然。果爲名正言順之夫婦。豈有在野而合者乎。既在野而合。豈貞節婦人所爲乎。又有謂家語爲王肅僞書。亦不然。王肅尊孔之人也。何故誣孔。是知必古昔相傳如是。昔時不重名節。故不削去耳。）舊約明載馬利亞不夫而孕耶穌（不夫云者。夫多而

不知其人也。非眞不夫也。）伊尹老子亦中國之名哲也。而古籍言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產於李下。（皆無父也。無父卽雜種也。）秦皇漢武亦歷史上最強武之人也。而史言秦皇爲呂不韋子。漢武與田蚡爲同母異父兄弟。（其母旣雜交。卽雜種矣。）其餘如感玄鳥。吞朱果。牛繼馬後等等。不一而足。可知凡稍出色之人物。無須雜種而已。深山大澤實產龍蛇。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卽世俗相傳娼妓之子。多貴多智。亦此理也。）今世界科學發明。日新月異。皆不出於東而出於西。豈中人智不若耶。亦其所得者薄弱。而不足以發明耳。是以誰之過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四）不雜交者種不良。據醫學家言。謂男女同血系者。生子多不具。無愛情者。生子多暴戾。故西人於血統相關之親屬。禁不結婚。而中國亦用同姓爲婚。其生不繁之語。是則雜交而後種良。固古人所深知也。不過未明言必須雜交耳。吾嘗求之。知必雜交而後種良。非必指一人一時言也。（不得以一人雜交。不產良種相詰難。）蓋必合無數種類。遲之又久。而後良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則請觀今之美洲與印度。美洲雜種之國也。黃白棕黑。莫不有之。婚配之間。不甚別擇。故產出人物。美秀聰俊。科學發達。亦爲最多。何也。種雜而強盛也。印度純種之國也。婦人最貞。故每有夫死而殉者。階級最嚴。故有彼此不通婚者。然而日愚日弱。淪爲奴隸。何也。純種之結果也。雜則如彼。純則如此。人亦可思其故矣。誰使我中國人種。幾與印度同稱耶。非創男女有別者耶。此吾所以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徵諸歷史則如彼。徵諸世界復如此。吾恨吾無廣長舌。現千萬化身。以普告天下之怨女曠男。吾恨吾無尙方劍。現千萬化身。以盡誅天下之良人女戲。（古之所謂良人今之所謂女戲也。）吾聯爲之偈。以告吾同志曰。「天下有情。皆成眷屬。大會無遮。世乃極樂。」

男女宜純任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此結婚當廢之理由。由愛情配合。成孕生子。其子必良於強制配合者之所生。此爲結婚當廢之旁義。此皆當告諸主張結婚之人者也。

異類相交。則所生良。同類則不良。此科學上之定理。與結婚之廢與不廢。無甚關涉。內今世界主張結婚者。明明以同類不婚爲大多數。而主張自由配合者。雖於此義信守益篤。而提議其事者。却甚寥寥。然則此當告諸主張雜交者。不能反以爲反對結婚之論案也。

主張以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其主義純起於人類之相互。當各遂其合理之自由。而不受外界非理之拘束。毫無改良孕子之作用在內。雖使孕子愈益改良。亦爲進化界中必然發生之[illegible]則有若同類異類等之科學定理。必又有其若何信守之方法。（進化之學。以科學定理爲眞理公例。信守之。有若退化人。信守不合科學定理之僞道德。非一切排棄。無所信守。任其退化至於原人地位。便算無政府也。凡好古之成見重者。每每誤以古世原人之行爲。證實將來之無政府。反對者。而疑既常如此矣。乃主張者之希望又如此。豈不怪絕。）此爲別一條件。與結婚之當廢不爲一事。

作者拓開萬古心胸。排除一切理障。思力之銳。信道之勇。儕輩中誠不多見。以如此之識抱如[illegible]

之願。爲將來之進化學界造福。定卜其不淺。惟作者不肯偏尙理想。必求成說以信之。豈效法治科學者之必取憑證乎。然科學與考據之學。相似而不相同。一則尙實驗。故並教師之講義。恐其不可信。一則尙師說。故取古書之舊說。可以爲論據。文野之判。自有毫釐千里之結果也。質言之。凡取準於規矩律度者。文明之科學。進化之標則也。凡僅恃於引經據典者。野蠻之舊習。進化之魔障也。作者貪求證據。至於妖精鬼怪。不擇書而引之。僕等未敢附和者甚多。

又原注有謂『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云云。尤爲僕等所甚怪。夫『世界有進化無退行。』其說而果信。吾無政府主義所以成立。若以特別一二古人賢哲者之聰明才力。與今世一二庸人相比較。自亦可云彼善於此。至於合一時期之大多數。以一節一節之時代爲比較。而曰古人已有今人之事業。或猶過之。第古書失傳耳。此等迷信。當爲中國人之特色而已。而何無政府主義之有哉。直標其名曰「原人主義」可矣。故好嚼甘蔗滓之「頭壽馬子」。開口閉口成周三代之隆。漢唐東西京之盛。言之口生濃沫。嘖嘖若有餘味。吾請不必多辯。但請一遊倫敦市之『勃烈頤』巴黎市之『羅佛耳』兩博物院。則所謂周官、儀禮、漢書、文選、中之野蠻人記載。有如水字偏旁。木字偏旁。玉字偏旁。石字偏旁。馬字偏旁。車字偏旁。山字頭。火字底。一隻脚。三個頭之怪字。所描寫其野蠻之體制。紅綠之莊嚴者。盡可於澳洲、斐洲、西藏、印度、等船載而來之。陳列物中求之也。故格致古徵。四國日記等乃格致書院之課卷而已。何可以詆累作者高尙純潔之無政府主義哉。

若夫「日本以娼妓四出傳傳改良」云云。尤以太附會而失其實。日本社會陳舊。貴族士族。平民。新平民。階級分明。作者所謂今之壯佼頎碩之日本人。誰則可確指為娼妓所生。所謂貴族。士族。平民之家之女堂客。日本人所自以為良妻賢母者。其中果有娼妓若干人。作者當亦啞然失笑。必悔舉日本人之脫離階級為過早矣。——一九零四。八。十一。——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

革命者。破壞也。以革命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革命之効果自生。或者以為但以空言激起感情。如不經教育之養成。不惟感情之發。隨起隨滅。而且有破壞而無建設。易生種種之惡果。

應之曰。此說以向來之政治革命。概論於一切之革命矣。政治革命。以抗爭權利為目的。為多數與少數之相互。其公德則歸向於國權。故往往革命一起。易生革命黨之暴徒。始則奪權於少數強權者之手。繼則互相爭奪。肆為屠戮。其彼此挾以間執人口。而自以為不敢顯然逾越者。惟在保愛祖國。護持國權。若國權以外。即無所謂公德。公德者。乃教育之極則。有教育與無教育之分別。即可以毫無公德心。與富於公德心為斷。彼提倡政治革命者。本止以權利為誘導。感情之激起。即激起於權利。權利者。又適為公德之反對。是革命與教育離而為二。故其惡果。必有所不可逃。（政治革命中之要求立憲。尤卑鄙不自諱。純以權利起義。知所謂 權可得。則強權之皇室可存。是實無異言。及吾之生。我

隸之政黨可成。議紳可充。好官可作。即人民之疾苦。可因礙主筆之無上權而不說。聞者偶未思索。亦誤以教育與革命爲二事。則彼所謂公德心者。其言美而甘。遂不覺隨其所云亦云耳。

況彼厚誣人民。所謂公德心之不足者。僅指一二細故。以爲信如共同之地。任意作踐也。然諾之言。任意違背也。此似振振有詞矣。無論此等之公德心。正欲以革命之公道與眞理。稍稍說明之便可頓改其習慣。即論者之詬詈人民。亦幾以大盜戕小竊。而不自知。蓋彼之殉師友學說。不憚率全體爲奴隸。樂於大政治家。大政黨。大外交家等名詞之自譽。遂欲開狗竇以求小試。則己之公德心。究安在哉。

故謂中國人之公德心未足。誠如論者之言。然即論者然謬其議論。首爲無公德心者之一人。公德心者。以各個人自盡之心。湊合而成。倘論者首先以公德眞理。主張最良之革命。（如無政府）不自盡於妄自菲薄之程度。則己之公德心完。則人類者。最富於進化之模仿心者也。所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全體之公德心皆完。亦即革命之效果必生。

烏乎。言有似道而實僞者。最足以禍世而害人。此即離教育與革命爲二。而目正當之立言。誣之爲非教育也。然則我輩之同志乎。務推廣其革命之書報。即以教科書贈人可也。勿因邪說目之爲空言。而因之致疑也。——一九零八。九。十九。——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似乎卽義務。各取所需。似乎卽權利。然惡莠恐其亂苗。是不可以不辨。

舊世界之道德。無往而不含作用。每不好言正義。

義務者。有強人所不能之意。明明由父母貧困。不能受正當之教育。故既壯既老。無才能以自活。人。卽謂爲應有飢餓之義務。

權利者。皆去於所需則甚遠。富貴者朽置其可衣可食之物。一任貧困者飢寒於道路。其惟一之護符。則曰。是有應得之權利。

若有右舉兩小事說明之。卽可見義務與權利。全係強權者之作用。爲舊世界似是而非之謬理。故所得之惡果。乃盡喪其民之公德心。雖然以奴隸教育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然扶了東邊西又倒。終陷人道於馬牛。故說者每欲候教育既盛。再求進步。而不知彼之所謂教育。正與進步相背馳。更有何物可再求乎。）

若無政府之革命則不然。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卽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而以舍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樂。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革命者。不過教育普及以後。人人拋棄其舊習慣。而改易一新生活。乃爲必生之効果。故自其効果言之。欲指革命前所實施預備革命之教育。卽謂爲提倡革命。亦無不可。

所以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卽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卽以教育爲革

命而已。其實則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教育之効果小著。略改社會之小習慣。即小革命。在中國人近日習慣之名詞。不以爲革命。止曰改良。或曰改良社會。教育之効果大者。驟然全體爭改易其舊習慣。即大革命。在中國亦以爲革命。不曰社會革命。即曰某某革命。如目的在無政府。即曰無政府革命。然以新世紀人之觀念評斷之。直無所謂革命有告成之一日。眞理公道。日日傾向於進步。即教育須臾不可息。亦即革命無時或止。惟教育必有効果。効果即革命。經一革命。即人類之公德心加擴。

故除以眞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愛、平等、自由、等等、以眞理公道所包之智識——即如實驗。科學等等。實行無政府之教育。此外即無所謂教育。

若如近今淺人之意。以革命、教育、分爲兩事。而以激起無意識暴動之感情。目爲革命。復以近日教育家行於學校內之劣秩序。及奴隸教育爲教育。爲能養成公德心。徐爲有意識之革命。豈知此乃愈養愈離。故教育之公德心。養之終於不成。而偶起革命。亦終爲無意識之暴動。此乃全未知教育者。即教育爲革命。革命者。即表顯其公德心也。故全以公德心爲革命之教育。惟近日較進步之無政府主義爲較完。

然則無政府主義之空言。能愈推而愈廣。即無異建設無數養成公德心之學校。亦即養成革命之學校。誰謂尙別有所謂教育。可以養成公德心。然後徐言革命乎。則淺人所謂人民之公德心未足。不能以空言提倡革命。則請問空言者。何言乎。革命者。何事乎。此所謂似是而非。極支離之邪說。至於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爲新世界人與人相互之正義。二者决非同物也。

然有人問曰。『倘世人止取所需。不盡所能。則將奈何。』

吾則簡單答之曰。『今日亦有但得權利。不盡義務者。然則即奉舊世界之謬說爲金言。又將奈何。』

况即如吾之說。果出於吾之誠心與否。如君之駁辨。果有所爲否。皆可不論。但從表面觀之。皆吃了飯。恐怕不餓。必多所云云以耗我等之口舌。吾恐舊說之流行。君恐吾說之流行。皆無非懼其有害於世人。以我等之自以爲好善如此。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何以動輒菲薄世人。當恐正義之不使於流俗。而必枉道以求合耶。——一九零八。十。二十四。——

▲殺人

方今世上。留遺於稍進化人類之腦中者。尚有三種惡孽。

(一)甲已殺乙。丙即不能不代乙殺甲。

古人之刑。血償血、耳償耳、鼻償鼻、性命償性命。始足稱爲公平相當之罰。然在今日。血償血之類。已人人知其可笑而妄謬。惟性命償性命。猶人人習焉不察。認爲正當。其實今之一二病理學大家。暨學大家。極深嘆恨。以爲今之政客及法家。尚多謬語者。終有一旦豁然其故也。

蓋此事粗率言之。甲旣造此不合人類良知之慘痛。丙復代揣乙意。亦爲造此兇惡之慘痛。快乙已死之心。在良心上爲一至無聊之報復。

至謂殺甲。乃所以警後來之丁戊。此等無理之謬誤。尤爲無聊。此認人類之胸腔中。止有懼心。更無良心。此乃大謬不然者。曾見記者之友人。固臨戰事而一無懼色者。然平日見割雞而遠遁。蓋慈愛生類之良心。爲人類所自具。未嘗懼犯法而始不爲也。政界廢死刑。而社會亦必以人命爲至重。此影響有可操券者。迄今瑞士荷蘭等國。死刑已除。止聞其命案獨少於他國耳。

然此問題甚大。姑俟別論。

（一）戰陣之上。己必殺庚。故庚必殺己以自救。

強者不欲陵弱者。如西方有德王威廉。東方有日王睦仁之類。如能但務以教育。增益人類之眞幸福。不務以光榮。發生愛國之謬界限。即可無侵陵之兵。既有侵陵之兵。自不能不有抵抗之師。侵陵者。致人於死地。不仁也。抵抗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尚有抵抗之戰。蓋當深太息痛恨於威廉睦仁之徒。所以志士仁人。將不幸而犯其第三惡孽也。

無理者。不敢抵抗有理者。如革命而欲免人類之痛苦。彼造作苦痛之政府。自慚其無理。有如滿州政府者。即當自消其強盜之名號——皇帝——翩然歸隱於長白山。以讓賢者路。革命黨自然亦脫帽而送其行。即可無驅除之兵。所以有驅除之兵。則必因其抗逆之師。驅除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抗

逆者。不肯讓人之出於死地。不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尙有驅除之戰。

或者難曰。侵陵之兵。其托義亦振振有詞矣。與驅除之兵有以異乎。曰。截然不相同。此可不煩言而解也。侵陵之兵。隨其所侵陵。無非奴之而已。驅除之兵。得逐其所驅除。即拯人於奴之中。二者之不同。一爲得已。一爲不得已。惟此問題不爲記者此文所欲言。姑當別論。

惟戰陣之殺人。止殺正相交鬥者。至於如造反想做皇帝之李闖張獻忠。洪秀全之徒。無故殺人放火。或如曾國藩李鴻章之兵。已逐太平軍。猶動輒勦洗村莊。或聽兵士縱掠城邑。以飽其異鄉從軍之欲者。固爲今日文明人類所不齒。即在戰陣之上。苟敵者投兵而待。斯亦遂爲甚幼稚之萬國公法禁止尙執兵者對之而妄戮。此今日三尺童子所能知能言者也。

(三)辛爲人類最大之障礙。壬願與之共死。壬即殺辛從而自殺。

此乃最可慘痛之事。身命者。同爲血肉所造。知痛知癢。人人無少異也。即以近事而論。如畢夏等之刺死葡萄牙王父子。方其匿拳銃於外衣之內。伏候於牆隅。豈未嘗想及拳銃一發。葡王父子固倒於車中而已。亦不免遭武士之長劍。迎頭亂劈。受警兵之鎗彈。當胸猛下。蓋一念及於出門之際。妻子握手牽衣而請早歸。固心如刀割也。然而凝然不動。專心一志。俟王車之至。大步即出者。無非曰「朋友。你害人亦害得夠了。我們一同打破了罷」。所謂時日曷喪。予及你偕亡。野蠻時代之人。當能痛心言之也。

故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非但於理爲順。（蓋謀殺他人。而求自活。無論謀財害命之與政治行動。皆於理爲不順。因惟庚己之交涉。彼此正握兵器。非彼殺我。即我殺彼。間不容髮。故殺人猶可自解。至如壬之待辛或有他術。致其不死。壬之死辛特短於能力。無從籌得不死之術。故倉卒死之。愛重人道。自與同死爲合理。）即於謀亦必達。因同死之志既堅。則不求苟避之路。一切乘機俟隙皆從容不迫矣。若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偉大之人物也。

況爲之辛者。以致壬之必加之於死地。皆無非使人有大不得已者耳。如以今之中國人物而論。有如鐵良之於溥良。則與溥良同死者必鮮。又如端方之與趙爾巽。則與趙爾巽同死者又必鮮。然則壬類之人物。又爲世間最好和平之人物。人但勿爲辛焉可矣。流血五步而無形中減少流血成河之慘劇。眞慈愛之至矣。——一九零八。十二。十九。——

韓率 W. Tcherkesoff『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附言

『我不能耐得這樣。』『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這是現在世界上活著的第一個道學家俄羅斯天生之人才。託爾斯泰氏反抗俄皇及俄政府。並遍告俄國人民近來常用之聲口也。他老人家被那『借法律謀殺人民』之政策。激得很不耐煩。因爲這種政策。在兩年多的中間。斲喪俄羅斯之原氣不少。所斷送之少年。縱不能說都是天才。也都有一些能幹及勇氣。

譯者按。中國的有能幹及有勇氣的少年。被那那拉端方張之洞袁世凱等今日一票。明日一票。一票一票的亂棍交下。雞皮剝盡。切葱切菜的斬殺。我輩會不動心。仍舊請安的請安。打牌的打牌。養婆娘的養婆娘。開口還說。這是他自己討死的。惟我自己活在世間。用這個享福的法子。才是獨得之祕。雖然亦何妨於享福之餘。一念罪孽之人道。不必以享福者斲喪自己之人道殆盡也。

從這滅蠢俄國男男女女之政策開頭做了起來。也有許多人抱了滿腔的忿懥。搖着終身的罪惡。要想駁難此種『將人謀殺』的規條。

有如俄國的普通報紙。一天一天的用那絕妙玲瓏的譏刺法。譏刺那砍頭及死刑之不正當。

譯者按。這是一點人根人氣。所以中國許多的腐敗報紙。雖有時野蠻性發作了。也跟着官發那紅眉毛綠眼睛的議論。然有時看不過忍不住了。也冷嘲熱諷的說着良心上的公平話。即是去年徐錫麟君之挖心。固沒有一張報紙。不代抱不平。但要曉得那砍頭之殘忍而肉酸。及非刑之慘傷而可哀。亦與挖心何異。官吏每目罪犯為兇惡。殊不知斬殺以懲兇惡。即無異恨恨的咬緊了牙齒。對着罪犯道。『你兇惡麼。我搗你的媽媽。斬你兩刀。看你兇惡得出兇惡不出』。這種情形。則官吏之更兇惡為何如。至於自己高坐了。把那無形無跡的罪犯。要踏就踏。要吊就吊。弄得血肉狼藉。這正是表顯出那野獸之無知。然俄羅斯之情形。我們不甚悉盡

於中國之官。我們固深知之。說穿了。讀者諸公的舌頭。拖了出來。終歸縮不進去。有如娼扃之昏穢。鼠帝之乳臭。袁世凱之謬妄。端方之狡鄙、固所謂瞎貓拖瞎鼠、對着我們這班學問在零度下的大衆。沒了黃牛。狗耕田。大家亦必知爛草蒲鞋配成了對。終歸有着那滿坑的糞百姓。自有那可笑的糞蛆皇太猴。糞蛆皇狗。糞蛆大臣。然要說句野蠻話。別的不要說。難道喫過一點研墨水的都沒有一個。如此問著。我就把我的肉。通身綳將起來、有。有。有譬如張之洞便算得一個。然那種肚子裏橫着門閂的見解。「時時吊心火。刻刻起風波。」發出了那種彎三曲四的野蠻兇惡議論。直叫人用不着恨。用不着氣。只好笑。太息曰。恕他無知。故歸結到正文上說來。中國的官。有若張之洞等者。智識之欠缺已如此。至於類乎的什着拖搭帶的。懸馬鈴的。着馬蹄袖馬蹄靴的。這班蛆蟲。都是不知閻王那一天晚上。沒有睡覺。早上起來打盹。被他們逃出了鬼門關。偸着了一個人身。你們讀者諸公。在鄉里也各有那親戚朋友。出去做官的、諸公閉着了眼睛。細細一想。便當頓時滿身癢着。難過得了不得。在家中幾乎人身也沒有變透。倒說坐在別省的官廳上。就算一個什麼官。那報紙上的斯文敗類。恭維着他幾個綽號叫做中堂宮保。欽差老帥。太守大令。一班叫化子的書辦差人。上着幾句徽號。叫做大人老爺。就居然真正像着一個口口。（無可形容）所以這種人。坐在上面。被他捉着了。便是蚱猛螞蟻閑着了。止有懷他。踏懷他。吊他。也並不知道血是什麼做的。肉是什麼做的。止有看着他那狗頭

狗腦的官樣笑着罷了。

又有一二狂跳馬（俄議院名）的有良心議紳。如陸狄嘉甫者。彼言俄羅斯年年之兇惡舉動。有如史託立賓的「咽喉圈套」。定當永留一汚點於俄史。使後人太息曰。「此乃劊子手之政策」。又英國報紙及各國報紙所載俄國之殺人法。有所謂「軍法裁判」者。此等報紙。當為之揭着濫殺的數目。以警告俄官。

譯者按軍法裁判。袁世凱在北洋用之已久。殺了人外間連姓名都不知者。已有無數起。黨人死在北邊者。已不可勝數。最顯明之一事。即前年處辦保皇黨之黨員梁范二君。梁范二君者。由康梁等委託。在京城十刹海相近處。開設照相店。交結內監。窺探消息。不料竟為袁世凱一行人所覺。遂由警部侍郎趙氏捉住了。送往天津（京城裏捉了人。送往天津。此例本向來野蠻慣例所未有。其可怪處已可想見）後來送到一鄉間防營中。逼着服毒。號稱瘐斃。就中之梁君。為記者所素知。此君學問志節。皆過人一等。特不知如何聽了康梁之鬼話。大約希圖由內城起甕中捉鼈之革命。故曖昧不明的送了一條性命。

然以上種種的譏評。都沒有託爾斯泰氏說得淋漓盡致。他把哀慘怕人的歷史。凡出於俄王的。出於俄國官吏及教徒的。總都窮形盡相。描寫出那野蠻及邪惡情狀來。止有我那大慈大悲的託爾斯泰氏。能將俄羅斯人民的良心。指引出來。他表顯出他自己恆河沙數的意思來。拿着毫無假飾

的質直氣。拿着一片誠心。拿着幾得着的熱誠。拿着滿腔的悲懷。

他無論對了劊子手。對了兵官。對了告發者。對了宰相大臣。對了俄皇。終歸第一句先問曰。「難道你們不是人。」隨後便接下去說道。「你們不是說着麽。你們做出種種的慘惡來。不過要回復「平和」與「秩序」。（普天下之傷心人聽者平和平和。秩序秩序。你造了多少的罪惡。）你們是回復「平和」與「秩序」你們用的是什麽法子去回復着呢。你們盡是那耶穌教徒勢力之代表。

譯者按。此即中國人借着孔丘的三綱五常。用以威制人同一伎倆。託氏固常引耶書勸人爲善者。彼乃毒恨教徒如此。亦如吾友某君。曾利用耶教運動革命。亦分別出一個真耶教及假耶教來。言凡抱帝國主義之耶教徒。皆假耶教。真耶教即無政府主義也。其說似是。矣其實不然。幾句博愛平等。殺身成仁的話頭。何書蔑有。耶穌義死在十字架上。子路不是斬成肉醬。即近時之徐錫麟。不是挖心。博愛平等。乃出於人人之良心。決不能算何人發明。故若要用良心中之博愛。普告大衆。直以我之良心。撫起他人之良心。已有餘而無不足。苟其良心是靠不住的東西。則引經據典。亦無所用。良心若止我們數人所獨有而他人皆無之者。則我們指出孔丘耶穌等闊人。去恫嚇他人。我等的良心也就槁亡。故人之生也直。不如分別得宗教是宗教。是野蠻較不善的東西。無政府是無政府。是無宗教有良心的較善東西。乃爲直捷。無事抱薪救火。爲也。不然。雖慈悲如託爾斯泰。止因欲利用宗教。以遂其無政府之目的。不知反爲人

所利用託爾斯泰氏常痛慨說鬼話矣。乃先委蛇於說鬼話祖宗之耶穌。彼果相信真有上帝耶。耶穌眞爲上帝之子耶。如心中有纖毫之不安。而表面乃自爭其門戶。豈非亦是說鬼話。吾友又發明「良心即是上帝。」其識見似高於託氏。惟良心爲何等光明慈愛的名詞。上帝爲何等癡凶兇惡的名詞。引而一之。亦不如直捷爽快曰。「正有良心。更無上帝。」爲尤確當矣。終之平心而論。孔丘耶。耶穌耶。某某耶。皆是人類進化歷史階級內之一人。彼在當時曾做些好事。也是他們應當做着的。彼曾在那書上。說了幾句「無意識」「Foolish」的話。是被時勢所限。恕他們是無心之過。他們的書存着的。便當他一張古代的報紙看看。說得是的。我們便記着了。將來告訴他們的時節。說是他說的也好。說是我們本來要說的也好。說得不是的。簡直放他的屁。一笑置之。正同諸公看新世紀一般。新世紀上便難道沒有個把狗臭屁。倒還放得有些影響。彼時節。諸公亦不過點頭、微笑曰。「孺子尙可教。」或有些中意的。便和着自己的新觀念。另對他人說說。此正表明良心人人皆同。若云。如此新世紀便立一個無政府宗教。讀者諸公便信仰了無政府宗教。豈不悖乎。故主義而至於無政府矣。倘常有人來問曰「無政府黨的首領。到底那一個。要進無政府黨。如何進法。」哀哉世人。無政府者。主義也。猶之乎孔丘之仁恕。耶穌之博愛。皆主義。故若有人曰「吾信仁恕主義。」「吾信博愛主義。」「吾信無政府主義。」皆極正當之名詞。惟蛇足其詞曰「吾信孔丘仁恕主義。」「吾信耶穌博愛

主義。』『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直爲不通之名詞。更足之曰。『吾信孔丘仁恕主義之宗教』『吾信耶穌博愛主義之宗教』『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之宗教』。宗教者定於一宗。受其教化之謂也。能與仁恕。博愛。無政府等之名詞相連續乎。是直無異有人云。某某是無政府黨的首領。吾友亦嘗寫信與我稱我爲無政府國大皇帝。皆放連珠臭屁之遊戲語也。故記者並勸吾友急急洗去其宗教二字之臭糞迹。庶博愛平等之眞面目。自是我輩認有良心者之眞理。至於借耶書以駁帝國主義之宗教徒。自是一法。惟不當曰眞耶教假耶教。但當曰眞博愛。假博愛。故吾亦嘗借孔書駁孔丘爾言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爲什麼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車子教誰給你拉乎。彼矛盾之多。正與耶教之荒謬鬼話。彼爲上帝之子。諸如此類。同一爲『無意識』之議論也。

『所有各黨派之首領。教育界之教師。都被那教堂裏這班奴才。贊揚着。慫慂着。舊道人類的誠心與道德。毀壞得乾乾淨淨。造出了這個彌大罪孽。說鬼話。使欺詐。用種種之非刑。你們可知道。人心決不能死盡。止要隨便指着你們現在的一二端。留至永久。便教人人唾罵。你們做的事。豈但偶然犯個把謀殺案。直天天做着那謀殺的買賣，你們倚靠着那滿紙囈語的法典。都說是例案可查。這便是你們自己造着騙自己的東西。那種『無智識』及『說鬼話』的本子。也可以汚穢着字典上的文字。叫做『法律』麼。』

託爾斯泰氏所品評於俄皇俄政府俄教士者。此種汚點。更無禱告者能爲懺悔。所謂孝子慈孫。雖百世不能改也。

在文學史中能持躬如是之眞誠。思想如是之慈愛。有如託爾斯泰者。實不多見。約在六十年以前。彼第一次作一光明潔白之小說。名曰孩提時代及青年。其後又爲自懺等無數之名作。皆爭貧賤者之權利。暢言個人皆有其獨立之自由。

吾從處處發見。託爾斯泰者。非直空論玄妙之人道而已。乃切實獻愛其同胞。日日與貧困者同甘苦。多方以求大家之歡樂者也。

彼於耶教。未嘗爲某教會某宗派之信徒也。彼惟搜求誠信及博愛。得於新約中以爲講道纔及信實之資料耳。

有時彼亦評論政治得失。彼亦研究社會組織。特皆未嘗爲理論的門戶學說。彼止實謀大衆之公安。代下賤之人。生出歡樂法及爭得自由與權利者。多至不可指數。

據彼自己所說的。彼於少年時得力於盧騷蒲魯東狄根史諸家之書。甚爲不少。他讀了盧騷的民約論。即推廣民政的觀念。有所謂『天國即在你自己』之作。描寫一共產之社會。俾可脫離國家政治。法律等等。他也學着盧騷在他新海羅伊書中。發一教育改良之理論。從此竭力的提倡教育。尤注重於農民之子弟。

蒲魯東稱「產業為賊贓」。刪除無政府黨之國家概念。託氏亦反對私家之所有主。以為自由之共產主義及幸樂之無政府主義。皆確然信之於心。蒲氏有平和與戰爭一書。託氏亦厭薄武事。著作甚多。彼能實踐其言。棄去其軍官與伯爵。着寬大的農衣躬耕於田中。暇則讀書於田舍。

至於彼之有似於狄根史者。則亦有無數通俗之小說。皆注意於貧賤之農民。教人以仁厚與博愛。特別於孩童孺子。尤加注意。

此人乃為矯偽之教士。自以為崇信正教者。屏諸教外。使不與齊民相齒。然而僅其如此。世人之敬愛託氏愈深。

然彼之忠告於教士者。固不如其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為多。因此輩更無可語也。

彼之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曾有言曰。「我再也耐不得了。我定即記載一切。盡我力量所能的。使之流行於俄國及外國。我之為此者。有兩層意思。一即深冀此等無人道之行為。可以阻止。二則他們待我的舉動。可以使人指責。我今置諸獄中矣。我能透澈的明白這種慘罪。非我所應犯。固於我甚有益也。（原註如此怡然順受其正。我夢中亦未能有此愉快也。）他們待我者。必當如待彼二十或十二之農民。將我周身纏着。用一小帽遮我之面。從板凳上推將上去。於是我的老咽喉。便被絕滑的索子。掛了出來。我這很重的身體。便宕東宕西。」（譯者按。末數語。形容必有一氏以絞罪被殺也。）我們看着便了。說不定這「鬼柴」（俄國稱其皇）竟會伸出那滿手血汚的鬼手來難為這

個一俄國老人家。——一九另八。十二。五。——

▲巴黎之大同革命

甲國之革命黨。爲乙國所保護。其例行之未久。已足徵世界之進步。然未有所白干涉。以乙丙丁戊國之人民。爲甲國之革命黨。大起反抗者也。有之。自社會主義發生。而無政府黨日多一日。始其事實則出見於一千九百九年十月。各國人民。爭其與人民同休戚者。爲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以多數外國人民。與一專制國反抗者。其國爲西班牙。反抗之人民分居於各國者。曰伊大利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德意志澳斯赤利亞南美洲法蘭西顯然爲革命之行動者。則在巴黎

萬魯君者。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員。於排賽羅被捕。而英國社會黨員哈第君等開會提議。向西班牙政府反抗。乃萬魯君竟於是月十三清早用軍律銷殺。同日各國紛紛開會共謀。反抗。晚間巴黎西班牙公使館左近。竟演出二十萬人激戰之慘劇。今當次第記之。

萬魯君。西班牙排賽羅那城之士。著殉義之日。得年四十有六。其家本寒微。父爲箍桶匠。故萬君並未受有高等之教育。惟其人開廓大度。而又富於感覺。排賽羅那本無政府黨之產地。萬君深爲異理公道之學說所漸化。故其意境。甚爲高曠。極熱心於政治宗教之革命。而注重於科學的新教育。十餘年前。因革命之運動。爲政府所注意。遁逃於巴黎。貧甚。以教讀語文爲生。其時遇一法國老女梅宜

亞君。其嘉萬君之志。遂以遺產百萬元贈之。萬君攜其「歸國。專為鼓吹革命。及改良教育上之揮霍然社會上知之者尚鮮。及西王倭方蘇結婚時之炸彈案既出。詞連萬君。捕繫獄中者半年。卒以無證見釋。萬督之名始著。聞於歐美。自是萬君亦愈熱心於公道。創立新學校。印刷教科書。西班牙之教育。為之革新。深惡而痛絕之者。則為宗教界。因彼所倡新學校之教育。專以科學反對宗教、宗教之謬妄。為之抉剔無遺。僧侶幾無立足地也。然西政府之操大權者。莫不以宗教為殃民之護符。於是萬君遂為政界教界之目的仇恨物。及今年七月。排賽羅那之革命失敗。致死萬君。遂有其詞。萬君被捕以後。禁行彼所籌印之教科書。約有數十萬冊。停止彼所提倡之新學校。幾遍通國者。凡若干處。然此次萬君之被罪。仍無佐證。乃乘亂離之後。橫以軍法裁判。用軍律槍殺。故愈惹時人之忿恨也。

萬君於十月九號。判定死罪。十二號之黃昏七時半。軍法裁判官。遣書記向彼宣讀死刑執行之書。約半小時。萬君聽之。恬靜若平常。了不介意。書記為之動容。讀訖。獄監即引教士數人至。命萬君隨赴獄中之教堂祈禱。萬君不從。監獄以強力掖之而去。既入教堂。萬君商於教士曰。「吾實有無數之函件當書。請讓我獨居一室。」教士初不許。既而曰。「君屏坐堂之一角。可自由書寫也。」萬君不得已。從之。教士遂焚黃燭六枝。終夜祈禱。時時走視萬君。夜半。復有教長入。欲強萬君向上帝自懺。萬君曰。「我之所見。適如爾等之別有所見。各不相謀可也。」萬君處置之事。則有數十萬之遺財。贈於朋友之能繼續支持新學校者。及至友佛蘭嘉君。於其老父及其妻。亦各有所分遺。萬君善理財。故得然

女所遺。雖爲公事揮霍者至多。於其殉命之日。卒有鉅萬金錢。惟其自奉。甚菲。其二女居巴黎。一爲女優。一役於餅乾廠。故萬君之遭殺。哀之者甚衆。十二之夜。萬君未得少睡。亦未飲食。作書旣訖。卽與彼之律師長談。至十三號破曉五下鐘。蒙德紆夷獄外之山坡。安置法場。清晨八時。兵隊密圍。觀者止五六十人。九時。萬君與律師同出獄。遂反接其手。縛於右壁。前將以綳帶障其目。萬君不欲。遂易以白巾。維時。教長二人。戴假面。僅露面目。與萬君行接吻禮。萬君扭其頭。不肯接受。謂之曰『讓我安靜而死』且大聲謂衆曰『我至今。究未知我之罪狀也。』須臾。射手四人。由對面發鎗。萬君身中四彈。一彈中首而致命。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遂以千古。

當萬君之判定死罪。尙未執行也。其二女在巴黎者。曾致哀慘之電。向西王乞命。各國代請者亦有多人。甚而至於羅馬教王。亦爲之求宥。

各國欲以反抗風潮。使西政府畏阻者。其最著之數處。有如左方。

十一日。荷蘭安士潭有數千荷蘭人。聚於西班牙領事館前。欲將館門之徽章毀去。後經警隊竭力爭持。始行驅散。

十二日。比利時京城蒲魯塞。自由黨與社會黨。合開大會。切責西政府。決議不買西班牙之商貨。

同日。伊大利京城羅馬。社會黨。共和黨。民政黨人。合開大會。街車夫。馬車夫。與他項工人。亦罷工

附和。聲言此係教權復活。不過借萬魯君爲起點。必影響於伊大利。伊政府連遣警隊及兵隊。如西班牙使館等處。嚴密保護。會於數咖啡店前。用手杖與警兵交戰。又取店內之坐椅亂擲。然卒以警兵勢力甚厚。旋皆驅散。

自十三清晨。萬君遇害後。一日之間。全歐美風潮大作。除巴黎二十萬人之騷亂。死傷毀物無算。當別加詳記外。先記各國著名擾亂之處。又如左方。

伊大利口羅馬十三日。卽調重兵。防守西使館各處。是日有在街心演說者。有路辱教士者。教堂之門外。遍貼仇教之函。十四日。街車與馬車皆停。市中閉門者甚多。羅馬市長。用墨邊紙。貼一佈告文。言羅馬全城。當爲萬魯君下旗誌哀。社會黨等又提議。全伊境之南埠。停購西貨。口士陵伊國西偏大城。金工印業汚人等。首先罷工。開一八千人之大會。數說西政府之罪狀。演說旣罷。遂於市街騷亂。強街車停駛。口奇諾阿市會。佈告全城工人罷工二十四小時。以誌哀悼。下午。街車全停。曾有擊破門窗。警兵開槍自衛等事。至晚。煤氣電氣廠皆停工。全城黑暗。並決議不購西貨。口那浦耳斯市中大亂。市人二千。大學生徒五百。共致問罪書於西政府。口佛洛倫斯商會。開會追悼。晚間市民爭集於西領事館前。彼處有兵隊及警隊防守。兩相爭鬥。共傷警吏四人。兵士四人。市民一人。市會已決議改題一街名曰萬魯。以表記念。口雷伏恆在奇諾阿東南。亦開大會。反抗。建議罷工。口密朗晚間。大開會議。街車皆停。市場叢閉。曾與兵警有鬥爭。傷者甚衆。口卜洛那市人羣集。手執革命之旗。口唱萬國革命之歌。

共向西領事館。警兵竭力驅散。口斯丕叙亞去奇諾阿甚近。亦有示威之行動。口俺閣郡在羅馬西北。亦罷工示威。並誌哀悼。

比利時口蒲魯塞於十三日午間。得萬君死刑執行之信。國民報首發傳單。全北京之報紙。無論社會黨、進步黨、保守黨、皆嚴加指責。以表其忿恨。言西政府如此顛狂之舉動。全歐爲之蒙恥。夜間社會黨爲示威之舉動。有一西商店中懸西王像。立焚於街中。拍手歡呼。

荷蘭口安斯士潭工黨。集於西領事館對門。停大車十輛。皆立一人。高論西政府之罪惡。聽者塞途。

英吉口利倫敦各報。毋不直西政府。即太唔士舊報亦詳記萬君行略。利物浦社會工黨。開一大會。以爲以萬君之事相卜。愈見政治及經濟。當同時革命。歎非兒並有教士亦稱萬君能行反對宗教之教育。洵爲人傑。今被政府所害。殊足哀傷。

德意志口柏林報界。除保守黨不置可否外。進步黨之報。如塔奇勃拉脫各報。或標其社說曰。西班牙之不名譽。或詆其首相拉閩氏爲東方專制魔王。或云此係法律上之謀殺案也。然殺一萬督。適如棺材中之釘。大足喚醒西班牙人。爲革命之進步耳。

澳斯亦利亞口維也納得此凶耗。皆爲傷感。並稱可致列強干涉其西摩之戰事。口亦利斯德在奧南。與伊大利對境之大埠。十三日聞萬君凶耗。共開大會。紮隊在街上。爲示威之動作。並強樂場劇

院。一律停止。以表哀悼。且在西領事館前閱。關琴內西亞高等學校。邀約全城之學校停課。船塢工人。亦停工。十四日。全市一律罷市。街車皆停。人家屋上。皆半懸誌哀之旗。兵隊全出防護。口柏拉克與德覺想近。所有日耳曼種人。伊大利種人。合開大會。追悼萬君。

南美洲口巴西京城之工人。一律罷工。會集大羣。口唱法國革命歌。爲示威之舉動。並提議建設萬國大同革命議會。西使館及領事館與教堂等。皆嚴密用兵隊保護。口亞銀丁京城各報。皆言此可卜西班牙亂事之將起。發議凡有西國輪船及商貨之在銀國境內者。概絕其交易。並曾用手槍開放。後其兵隊驅散。

法蘭西口里昂十四日在西領事館。大加騷亂。毀窗折欄。警吏曾抽刀自衞。後經馬隊驅散。時機未熟。故巴黎之大同革命。猶有待。此次固僅借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督君寃死事報一消息。

因是幾夜巴黎之亂。事隔一月。知之無味。故記者亦不復追記。語其大概。無非萬督君死信既至。兩館若何激論。黨人若何集議。二十萬人之轉戰於巴黎城北西班牙公使館前者若何猛烈。警長爲人擊射。幸而僅損面皮。若何使旁立之警官。替彼一死。自黃昏戰至夜半。死者若干人。傷者若干人。戰場附近家屋門窗什物毀壞者若干。餘興未盡。在十月十四十五等日。洶洶欲動。巴黎城中。警隊兵隊。如臨大敵。防守若何嚴密。此即其大略也。

此外各國之示威行動。再接再厲者。除上所已載者。伊大利全國擾攘益甚。而柏林倫敦維也納及瑞士各城邑。亦騷亂者。一再而三。所有西班牙之使館。領事館。無不用警隊加意防守

英國之人民。在革命行動。最爲畏縮。然此次城心。亦佛高場之大演說。臨觀者五六萬人。即最腐敗之報紙。亦不敢稍加疵議。西班牙王后者。英王之女甥。其母乃英倫白島之總督。故尋常之英民皆於西班牙王后好作諛詞。今則於演說場之標旗大書特書曰。『與兇手倭方蘇（西爸名）共入地獄』。絕不顧英王半點面子。是何情狀歟。

此役。在西班牙本國。排娑羅那亦炸彈屢轟。西京議會中新舊黨。亦幾至揮拳。於其終也。幸相見罷。內閣暫倒。稍施其欺慰。有若秋瑾君之張曾歇貴福。亦以撤任小罰。聊平爭者之氣。同一結果。——

一九零九十一十三。——

軍人與服從

甲問。軍人何以尙服從。

乙答。因爲要他聽號令。

甲。聽號令之緣故何在。

乙。戰陣之際。勝敗定於呼吸。必如指臂之相使。方能動合機宜。若有一人梗令。則全局爲變。

甲。然則臨戰約明聽令可矣。何必服從於平日。

乙。平日之服從。所以養成其臨戰之聽令。

甲。服從必養成於平日。如此。專制國之人民。墮胎以來。卽講服從。則其聽令必加謹。此所以俄羅斯之兵。戰勝日本中國之師。每動必克。

乙。否。你是說笑話。兵是自由國的精。

甲。什麼叫做自由。

乙。卽交際自由。出入自由。言論自由。寫讀自由之類。

丙。倘百姓不能如此。則將奈何。

乙。開議院替他爭。設學校教他做。導其聯盟結會而發揚之。多設書樓報館而灌輸之。終當造成其自由。

甲。自由要造幾年。

乙。自幼稚園而小學。中學。又令交際於社會。大約自由之資格完全。必在弱冠之年。則約計之。可曰二十年。

甲。這都是爲精兵之預備麼。

乙。否。到了當兵之時。除了一個愛國心。一樣都不許帶進營盤。交際是謹

（乙氏原答本言舉手齊足。記者因舉手齊足之狀態）太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之奴才態。覺入新世界人之眼光卑劣尤甚。斷不如打千磕頭之老實。蓋舉手。齊足。乃習足以羞之而故犯之。若打千。磕頭。不過恐不足以恥之。而忍受之耳。故爲酌改。以冀稍留彼中人體面。）出入是講呵叱。盤詰言論是講容悅。唯諾。寫讀是窒聰。塞明。

甲。這是什麼緣故。

乙。這便叫做服從。

甲。服從要造幾年。

乙。沒有年限。一進營盤。便能服從。

甲。怪事。用二十年功夫。造成的自由人民。只要一進營盤。便變成了服從的兵了。果用何法使之然。

乙。即用強硬手段。迫之使服從。不要說別項。便是在家自由寫讀的書報。到了營盤。便不許寫。亦不許讀。

甲。然。請問在家時。所有自由書報。無論無政府主義。能反對軍國主義。能革命運動。罷想必任他縱觀。

乙。自然。

丙。然則一進營盤。如何忘得了。想來必有妙法。將他挖洗出來。

乙。否。家中看進去的。任憑他記着。止不要在營裏看。恐與服從衝突。

甲。這却奇絕。家中看進去的。偏不會與服從衝突。惟有營盤裏看進去的。方能衝突服從。這是何故。

乙。緣故是說不盡。不過規矩如此。

甲。(笑介)且閣過。既說老規矩。那還有什麼情理可講。但要請教。爲什麼用着服從。

乙。笑話。縱善忘。何至於此。不是說過麼。爲了交戰。

甲。軍人的眼裏。看營盤裏鄭重。還是看戰場上鄭重。

乙。自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

甲。既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而且服從。又是戰場上獨一無二之應用品。那二十年的自由人民。一進營盤。還能即刻服從。豈有一上戰場。反不能服從之理。如此。服從之規則。儘可但施於戰場。何必兼施於營盤。

乙。這不對。這不對。服從須平日養成。臨時方能應用。

甲。二十年養成的自由。一旦因畏兵紀之故。可以驟變爲服從。則幾個月或三四年養成之服從。豈不能因戰場畏死之故。驟變爲梗令。

乙。他有愛國心。決不畏死。

甲。營盤之服從。前云用強硬之手段。強迫而成。既需強迫而成。則非心願。其人如有愛國心而服從。又爲養成交戰之要素。何用強迫。

乙。強迫者。不過慣用之字眼。軍人願受營盤服從之規律。實亦發於愛國心。

甲。強迫不過慣用之字眼。語妙天下。如君之言。有愛國心。便不畏死。既不畏死。何容梗令。有愛國心。便願求勝。既願求勝。何敢失機。假幷戰場上應需服從之名詞。亦可省略。

乙。然一切步伐進止。皆須平時嫻習。

甲。步伐進止。叫做兵操。或曰戰術。嫻習學術。不但軍人爲然。毋論何項職業。皆然。方今世界。無論教練何項職業。皆經大多數斷頭流血以爭。不許再言服從。而獨於此事之教練。必以服從維持其後。這是何故。

乙。只因戰事至危險。一不服從。或有梗令。大局爲隳。

甲。(笑介)說來說去。終於糊塗到底。就君所言。如其自由國當兵之人民。必有梗令者。則愛國心決不可恃。既愛國心不可恃。則幾個月或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即周密矣。能久於二十年之自由教育乎。到畏死之際。將服從力強耶。即三歲小孩。能斷言矣。然則所謂營盤裏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實爲無理解之惡作劇也。

甲。乙。

據你說來。我也疑惑。

一毫不容疑惑。說破不值一笑。聽我道來。——

（一）因握強權者。經百年以來之革命。其專制區域。甚爲減縮。惟兵事與一般之普通人民。交涉稍少。又兵事疑兔疑鬼。容易炫惑耳目。且可以擴張國威。歆動人民。故仍在軍營裏完全其專制之世界。

（二）殺人之人。爲有好人肯作。所戰死之男兒者。其人卽含有野蠻性質。支那喜談妖怪者有言矣。其人苟有淫心。則鬼婦狐女可以惑之。肯去當兵之人。含有野蠻性質。故握強權者。仍能用朝三暮四之術。將極野蠻之手段。隱於文明標號之下。故一般之狗頭新黨。說到軍人服從言之齒間嘖嘖若有餘味（猶憶少時。有一小兵官揚眉吐氣而語我曰『吾見某大帥時。兩行列衞隊。皆露刃下向。有如刀林。環成一穴。吾蛇行穿穴而進。疾若奔鼠。迄於堂下。左右大聲呵曰。『止。』吾慴伏不敢動。大帥威嚴凜然。』其人不惟言之不羞。且若得有殊榮然。至今思之。亦何足異。此正所謂文明軍人之資格也。不觀近年中國之軍人學生乎。彼心豔愛其舉手齊足之狀。自顧甚雄。恨不日對老婆演習之。以矜其榮顯。噫。）

（三）方今世界上。尙有兩種服從人。一則婦女。一則軍人。婦女因欲媚悅於人。故紅紅綠綠。

拖拖拉拉。全係野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軍人欲威駭人。故亦紅紅綠綠。拖拖拉拉。全現野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請看戲檯上。若必啞然失笑。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即可確定現在軍人之資格。蓋其人既老着面皮。背着如是可笑之服裝。安復有智識。能拒服從之規制。

(四)人之喜自由。良心也。喜專制。遺傳也。今日人類之天演。良心猶不敵其遺傳。故一聞有專制之區域。尙可逐臭。遂其寶爲世外之桃源。蓋專制之妙。點在服從人之時。亦有得人服從之時。猶之支那人民。無意反對專制之官者。無論自己屁股爲狗官打爛。只要兒子一朝留學卒業。回去做官。便可打人的屁股。軍人亦然。自己服從上官。固覺難堪。及下士服從自己。乃何等榮耀。

乙。原來如此。

甲。不過如此。

——一九〇八。一。十一。——

△中國人之腐敗病

中國人本有腐敗病。世界共知之。値近日之黑暗。其腐敗之情狀。忽達極點。吾欲有所云云。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

朝餐將設。照例郵便局之送信人來。吾友得彼之青年朋友一函。語語沮喪。字字頹。不忍卒讀。而近日所接之來書。豈獨某青年云爾哉。幾無人不作腐敗之口聲。豈獨本社所得之來書如此哉。吾料在留海外之諸公。亦必每星期皆有所得。

腐敗本是一種傳染病。一人向隅。則滿座為之不歡。此即此一人之腐敗微生物。因向隅之時。滋生疾速。忽傳染於滿座。故致人人不歡。不歡者。即腐敗之徵候也。

社會者。一數百兆人參列之大座耳。有時一二自私自利之人。忽生其鄙悖之灰心。表顯一向隅之態。其人之心理。不幸適中於衆人之怯弱。於是其腐敗之微生物。飛揚播越。不旬日間。全社會不歡之感情。因之而生。積多數腐敗之人物。又適湊合而為一黑暗之現象。愈黑暗。愈腐敗。愈腐敗。愈黑暗。否則世界者。終古一光明[illegible]麗之世界。何以忽於一部人之心中。確然顯露一黑暗之狀態乎。

某青年來書。答吾友遊學海外之勸。其為言曰。「遊學海外。阻力至多。雖然。吾今日之觀念。即無阻力。亦不願遠出。因吾國東西遊學者萬人。不知所學何事。學成。亦何所用。其目的不過在翰林進士。否則賣路賣鑛耳」此實為有激之忿言。然其腐敗種子。即在「學成亦何用」之一語。學也者。將用以為人類之改良。得社會之進化者也。簡言之。人類之天職耳。今之所謂志士。吾知之矣。羅登演說之臺。開口即告人曰。「今日中國國勢如何不振。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嗚呼。此誠謂開口即錯者。彼何不曰。「中國人亦世界人類之一。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蓋前語與後語。雖[illegible]釐之差。

而所得之影響。則有千里之謬

所謂國勢不振而後奮力向學者。就其本意而發揮之。一卽國勢素振。向學可以不奮力也。二卽向學專爲振作國勢。此「用」之說也。三卽國勢之振作。毫無期望。可以不向學。此「學成亦復何用」之說也。

大道不明。世人之心理。不正當如此。

就用之一說。又生數病。一、吾得吾之所學。可以爾吾之學者。惟有翰林。進士。故目的在翰林。進士。二、吾有學而不用。無以償吾爲學之勞。故迫而爲賣路。賣鑛。亦足以慰吾之辛苦數年。熟悉外情。非一毫無所表見。

雖腐敗之病勢。全囿翰林。進士及賣路。賣鑛之兩種而加重。然腐敗之病根。卽爲「用」之一說。挾「用」之成見而利用之者。便趨於翰林。進士等等。因翰林。進士等等。遂見學與用實爲背馳。及背馳之形已成。其不肖者。竟以學問爲干祿之具。其賢者遂鄙薄學問而不屑爲。何也。因其徒爲干祿之具故也。世人之觀念。遂於如此地位。而腐敗之病遂劇。世界亦因而覺知爲墨暗。某青年之寥寥數語。卽一切社會之代表也。

故在舊社會之官場。幾以子弟不識字卽爲幸福。就使欲稍識亞剌伯數目字。以便認明銀行存款之總數。止需三十兩銀子。請一位讀過三本印度讀本的洋教習。混鬧了一年半載。便算爲子弟授

有一點新教育。

至於現居顯要者。便以從事學問爲可緩。故即貴冑出洋之章程。優待無所不至。而應募者絕尠一人。因此等人止需冑在書房裏。伴着少奶奶看紅樓夢。不去外邊生事。便算宅子裏出了佳子弟。

又有一部分號稱詩禮之舊族。因以今世界之新學爲寇仇。故子弟惟以能穿藍布長衫大呢褂。在鄉裏優游卒歲。庶幾在我生之目中。尚保有舊時之清白。

以上三種。本爲中國習慣之舊俗。今日中國社會之把持力。尚全挾於以上三種人之手。所以幾次之新風潮。雖起而向之力撼。卒之皆爲所敗。近一二年中新風潮非常失敗。舊習慣非常得勢。故中國人之腐敗病。遂覺有可驚之鄙齷。

於是在此三種人之外。推而至於全般社會。市人之子弟。皆願其鬥麻雀。喫花酒。止望能免於穿洋衣。進學堂。即可無災無難。鄰人之子弟。有從東京。上海。廢學而歸者。皆高坐茶館。趕村劇。尋賭局。與向日之秀才。書生。曾無少異其面目。

因之一年以來。書鋪大折閱。報紙亦復三張者改爲兩張。銷數五千者縮爲三千。惟一切飲食嬉游之事。則到處擴增。

主張新風潮之徒。其黠者即利用現時發生之新名目。或要求立憲。或講求自治。盼望一徑置身官途。即可與舊社會合同而化。其強有力者。皆遁入於路鑛。實業等等。預備做資本家之資格。於是奔

走於此兩種者破棄一切道德。欲急擺一世界不久陸沉之飯碗。及既得之。途日夜以圖其醇酒婦人之樂。

其志行素卑鄙者。往往擲青年於海外。亦令營營於妻孥。負其可寶貴之學生。而在內地者。聞有二十金之學堂教習一席。不問其子弟之學力如何。或其聰明才力足以研求至精之學問又如何。皆必令其拋棄所學於半途。走數百里。數千里就之。而今之子弟。即年不滿二十歲。其聲口亦儼然若成人。柴米油鹽。大知甘苦。且以爲彼其人者。迫於時勢與境遇。止當廢學而從事於衣食。

惟有官學堂之考試。則赴之者踴躍於前。因不但後日可以得出身。即瞰飯亦有所。而且就目前而論。既可省束修。又可以得膳宿。即不啻一小小糊口地也。

至聞有官費之出洋。尤能七改其面目。即平日甚以出洋爲反對者。皆奔走如狂。蓋父兄知此中有翰林。進士。而子弟亦察知游學之樂。有如新世紀第二三期所載者。固已實有徵驗而不爽。於是仗其父兄之勢力。捷足者先得。使貧而好學者。反遭額滿之見遺。其實彼如果爲學問也者。而家中之財力甚足以支持其學費。即此可證明彼之得官費而留學。并非真心爲學。止計較於費之出於人與出於己耳。

終之。種種腐敗之情狀。不勝縷書。且揭而出之。皆爲人熟知之陳腐語。亦所謂腐敗之報料耳。吾之所以略有以上之云云者。今日勤陳一義。稍合於道理者。皆必遭中國人之指摘以爲公等身居海

外。與中國情形。過於隔膜。故所言迂遠。未免不切於事情。吾則仰天大笑曰。吾不知諸公之所謂情形者。爲社會向化之程度。抑社會退化之程度耳。如其有向化之程度。則所謂有願力無而知識者是矣。則予以知識將愈而愈增其願力。如其有退化之程度。則所謂有知識而無願力者是矣。其腐敗之情形。不惟逆知之。且亦何必知之。如必委蛇於社會之腐敗而爲之枉道以求合。則亦何貴有鍼砭社會之報紙。直相與互爲遷就。牽連腐敗可矣。

故諸公休矣。諸公身居內國。所見情形既熟。而腐敗之程度亦獨高。所謂牽連而入於腐敗。乃必至之勢也。所以亦可云。腐敗者。本爲傳染病而易受傳染之物。即熟悉腐敗之一種人也。其人何處最多。即中國最多。故中國病腐敗者亦最多。

否則淺而言之。落落數大端。所謂「人各當有所學。以盡人類之天職。」「人既爲善羣之蟲。宜多與世界交通。」「人生在所世共不過百年。互相傳續而進化。可至無窮。不當有一種人獨謝繼往開來之責。以遂其醉生夢死之私」如此。則中國無可學。故當出洋留學。中國即有可學。亦當四出觀察。曾何吾營吾衣食既足。而牢騷於學問之無用。遂自棄其天職乎。雖然。此豈以一人之心理獨發一「學無所用」之觀念乎。乃腐敗之微生物。傳染遍社會之全體。遂使無一人不受病耳。——一九一八。八。八。——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

什麼叫做招牌主義。若冠冕堂皇的說起來。就是孔二先生的正名主義。西洋人又稱他爲「保存臉面」主義。極其流弊。蒸成了風俗。不知不覺。父以傳子。子以詔孫。養成惟一的人才。只要在招牌上能對付。便算命世之英。儒林外史中高翰林。「稱己飢己溺」乃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話頭。就可算是「士大夫」相傳的特識。要明白得這種的言外之音。才足以飛黃騰達。新近東三省的張大帥。罵段執政的左右。不是安福派。即是政學系。這兩種人其實便是賦有中國紳士魂。蛻化爲進官僚。就是能靠招牌吃的「命世英才」。縱是政學系的資格較淺。然而他們靠着做招牌吃飯手段也不算十分低劣。自從陳炯明發明了小軍閥割據主義。聯治的招牌掛起來很覺得光彩。替他言之成理的。自然要算政學系高明。所以新近趙恆惕通電。贊美不絕的稱爲政學系想出來的惟一救國政策。但趙先生並不會理四五年前。這許多政學系的救國通才。曾經替徐世昌岑春煊爲媒。辦理南北統一。所謂聯治。所謂統一。正是他們招牌樣本書上一齊整備的花色。看那一種主顧要作他們就照作罷了。聯治。統一。其實都是眞正一種治國的方法。我個人都願意贊同。可是要他守了省憲照作。無異要了趙恆惕的性命。拿這種過去的歷史看來。不知趙先生要掛這塊聯治的招牌其意何居。現在不過拿趙先生作個楔子。也不必深究。至於安福派。他們做老招牌本事決非政學先生的乳虎可比。他的主人翁。雖然號稱一個質直軍人。然而他的骨肉靈魂都是招牌專家所修造成的。他還懂得什麼「名者實之賓」的言談麼。他常常自稱親手建造了中華民國。所以對於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的

候他還一再而三的出過力。可是招牌以外。他就都不管了。他以為治國還需有變相的皇帝督率了大小百官。一切官治才好。民國若應着潮流。應有此種名詞罷了。什麼叫做民治。難道叫薙頭修腳的都來發號施令麼。眞是一種笑話而已。這不是我虛構了來取笑他的。不是近日有一篇菩薩聲口的宣言麼。據說這是第二回的稿子了。有人在官中發出第一回刊物中有警言云「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民。三尺童子之所知。然而國家大政必欲徵求民意。此則非所聞也。」這是軍人質直一點不客氣的聲口。到底安福中自有高翰林其人。曉得文料雖不會引講。而詞意前後相犯。不是一塊好招牌。勸他收回。哈哈。實在何妨留作招牌史上一段佳話呢。異日一旦山陵崩。出起大喪來。做三面大旗排在儀仗中。第一面曰「中華民國」過了半里。又有第二面曰「綸音主權存民」。又過了半里。又有第三面曰。「欽定國民會議組織法。」眞華盛頓要駭了一跳。列甯亦自嘆勿如矣。華麗的這種招牌。為徵國保存臉面不少。還有什麼未了之「後」應該「善」呢。——十四。三。九。——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最近張丁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雖門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促起了空前大戰。以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

大家住着高粱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夠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謾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林先生若承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大意如此）張先生在省憲同志會演說。說政府是暫時存在的東西。我吃驚不小。威廉第二的綠氣砲。竟引出了本來慈悲而且科學化的張先生。轉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做我們的同志。我還有何說呢。但是我愛美詞。我尤愛眞理。無政府時代雖我們不及親見。我想必定是一個瑤池樂園。決不見高粱幹子土屋。還有拉洋車人的人境。我們人類。自己不要毛皮。自己不要爪牙。四個足跑路很靈當。自己冒險。叫兩條後腿獨任了跑路。把兩條前腿轉變成了兩隻手。便巳心懷不良。有要鬧出物質文明的豫備。張先生應該在此時早早反對那兩隻毒手。才算眞有見地。什麼放他在抱犢谷用高粱幹子。會議起土房。他定要不安本分出個孫美瑤同臨城的火車戰爭了。張先生若說他長了手。也便就會讀程氏遺書及朱子全書。精神亦高出於猴子。這我本絕對的承認。然即此便可見他長了手。他才有讀程朱理學的結果。最初便是物質進步。然後精神進步。就讓一步來講。他精神進步。有將讀程朱理學之傾向。他自然便長了手。馬上叫物質也跟着進步。精神物質是雙方並進。互相促成。什麼戰爭不戰爭。竟會歸咎到物質呢。西方物質進步。故精神亦隨了進步。若理想的無戰爭。必要經由社會主義。及張先生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才可達到。程朱的理學。他做夢也說不上。沒有哥白尼把一個物

質的太陽放在中心。張先生理想的無政府名詞。在宋明理學書上尋得出麼。所以張先生的人生觀。現在我的見解與丁先生又是不同。他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曾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他的宇宙觀。這說來話長。我已在太平洋雜誌上投一文。帶着批評了。現在也可以不必再說。我現在要老實請教張先生的。我有三個武斷。

(一)張先生厭惡的物質文明。大約即指種種的所謂奇技淫巧。我說他現在所謂奇技淫巧者。過了數百年。還止同今日高梁幹子的土房一樣。張先生若活到彼時。定還要氣得腹大如牛。亦且瞠目不曉得如何反對。

(二)從今日而到理想的無政府。至少還有比歐戰大的三十六回歐戰一樣的七十二次。這是我的最乾脆最讓步的批評。

(三)小學強迫雖未普行於全世界。理論則已普遍。中學強迫。在三十年後。世界上必有一區首先行之。大學強迫在世界完全實行。克己點說。三千年。放個大砲說。三百年後。到大學強迫的時節。街上的洋車夫。灶下的老媽子。都具有張君勱先生的智識。你想他還會做洋車夫嗎。還會做老媽子麽。他們還肯戰爭嗎。他們還會當什麽飛機汽車。算得上物質文明麽。

本此三武斷。可以復下一結論曰。惟物質文明進步到不可思議。設備強迫全世界人的大學經而易舉。世界方能至於無戰爭。

如謂此次歐戰。如何促成。曰。是乃張先生反對物質文明所促成。有人曰。德國物質文明忽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思往外販賣。英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也思往外販賣因而攘奪販賣場。就弄到戰爭。這戰爭不是明明物質文明所促成。我說這是事實。我所承認。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國一樣。他們到那裏去尋販賣場。還不是大家收了野心。互相交易而退。各從其所。每天發明點奇技淫巧。以相娛樂麼。惟其印度有位張先生讀太谷兒的好詩。反對物質文明。南洋華島有位張先生學巫來由長老的靜坐。反對物質文明。中國又的確有位張先生。在灰堆裏拾着一個程夫子的玩物喪志。好像熱狂的拜倒。又反對物質文明。然而從寸布一針都要叫柏林或倫敦供給。從前老頑固洋煙是要吸的。洋錢是要拿的。洋學是反對的。現在張先生是理學名儒。洋烟洋錢是不要了。然而火車是要坐的。不肯坐騾車的。輪船是要坐的。不肯坐釣船的。推而至於風扇也要裝的。電燈也要點的。於柏枯林要攬張先生做主顧。倫敦也要拿張先生算買客。綠氣砲便發動了。若歸獄於火車輪船風扇電燈洋布洋針。他們老實板起了面孔回報道。你既要用我們。你何不學美國將我們自造。若歸獄於張先生的反對物質文明，又要需用他。張先生何說之辭。張先生恕罪。張先生為我們所敬畏之友。且實在是個物質文明提倡者。他是傷心着綠氣砲。臨時瘋顛，凡冒犯個人之處。乃是戲言。至世界有不進步之民族。惹起物質文明進步人之野心。理是真理。歐戰之損失。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於物質文明何與。這種話頭是三十年前郭筠仙爲了劉錫鴻說的。二十年前[illegible]

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叫吳稚暉爲了梁啓超張嘉森說眞算倒楣。

（附註）何以羼雜了得罪梁先生呢。因爲張先生的玄學鬼。首先是託梁先生的歐游影錄帶囘的。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興學舍以前夾在書包裏的一篇書目答問摘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又災梨禍棗。費了許多報紙雜記的紙張傳錄了。眞可發一笑。

二十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燄。（此一時。彼一時。其詞若有憾。其實倘可相對許之）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產出了遮醜的西化國粹。如王仁俊一班妖怪的西學古微等。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素王。才生出一點革命精神。他的徒弟梁啓超時務報出現。眞像哥白尼的太陽中天。方才百妖皆息。當時的西學書目表。雖鄙陋得可笑。然在精神上批評。要算光焰萬丈。較之今日的書目。儘管面目方雅。可惜禍世殃民。眞有一是福音。一多鬼趣之別。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然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後來許多學術講演。大半是妖言惑衆。什麼先秦政治思想等。在與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化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人整理。我一見便願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

我不是敢罵梁先生。我是誠心的勸諫。凡事失諸毫厘。差以千里。不是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便是好的。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便是謬的。現今有許多古學整理的著作。我都拜倒。然而

或是考訂的。或是質疑的。或是最錚的價值都大。惟有借了酒盃澆着塊壘。眞叫做下作。

胡先生的大綱。雖有一部分澆塊壘的話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及梁啓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效果。不夠他們消滅他們的謬誤。乃是完全擺出西學古微的面孔。什麼都是我們古代有的。什麼我們還要好過別人的。一若進化學理眞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華爲之殫竭。無論億萬斯年。止要把什麼都交給周秦間幾個死鬼。請他們永遠包辦。便萬一無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紙簏裏掏甘蔗渣出來咀嚼。開了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遍贈青年。豈不禍世殃民呢。這是梁先生走去那條路上。走得太遠了。所以陷入迷魂陣。

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書房裏。四壁架滿了線裝書。桌上也堆得東一堆西一堆。他隨手把面前的一堆移過。他說你看了是不樂意的。我說這些給你看。我是熱烈贊同的。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陳頤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直到五四運動之後。我遇見康白情傅斯年諸位先生。我才悟他們都是飽看書史。力以不空疎爲尙。他們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我想時機到了。古學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請章太炎去里昂講經。去年將國內國外的空氣細細一檢驗。我的思想。上了大當。覺得妖霧空蒙。縮囘倒時務報出世以前。影響在政界。把什麼最熱烈的革命黨。都化爲最腐臭的官僚。簡單歸臘罪。可以說是四六電報打出來的。

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升官發財。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埃及巴比侖的文字。希臘羅馬的學術。因明惟識的佛經。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維護之責的東西。是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化青年腦力。作為現世界的教育品呢。亞里斯多德之古籍。經流血而擲諸校門以外。希臘拉丁之文。至今逐漸強迫最古董之學院廢除。此種彰明皎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認為天經地義的了。梁先生還要開一笨古董賬。使中學畢業的學生。挾之而渡重洋。豈非大逆不道。胡適之是拿六經三史做了招牌。實在是要騙他們讀七俠五義。梁先生上了他的當。竟老實的傻氣出來。把青年堆在灰字簏裏。梁先生自己睡了思想也算得上一個笨伯罷。

章太炎的考據。定也不算此醜。他那章氏叢書裏幾種小品。可以充得傳作。但他要把那灰字簏的東西。對青年做一個新系統的傳達。他就糟了。去年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講演。我在倫敦看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我替他短氣。乃現在還被什麼書坊刻了出來。眞是他老年的污點。梁先

生必定也替他難過。人己對照。使能覺悟此種灰色的書目。是一種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明的東西了。

從前張小浦說得好。「倘眞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二千年以來。定孔孟爲一尊。斥老墨爲異端。排除無所不至。然而老墨之書至今光景長新。」所以在三十年內姑且儘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麽文化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驌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少數的胡適之胡先驌。原是要的。不幸梁先生要大批的造。不幸又有最高等的學者張君勱先生出來做護法。使他繁殖。因此同引先生反抗並詞連了梁先生。——

一九二四年。——

箴洋八股解

答瞱胡先生

頃承時事新報轉到胡瞱先生一函。渠因讀了我的箴洋八股一文。生出八個疑點。要我致答。雖問題中儘多我所囘報不來的。但借着瞎說幾句。引起別人的高論也好。先將胡先生原文錄削後。逐一答之。

問。一曰今日視爲奇技淫巧者。在進化之將來不足奇矣。然則人類將來一切器用。是否歸於劃一。永絕奇巧。

答。刳木爲舟。取於封豕。稱此刳木者曰聖人。羨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帆船。又從而有輪船。極巧之淫矣。桔槹巧水器之曰有機心。惜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水車有風車。更從有打水機。極巧之淫矣。若欲歸於劃一。永絕奇巧。將劃一於遠古之「舟車無所乘之」機心不可長之乎。抑劃一於刳木桔槹乎。或竟不嫌奢泰。劃一於帆船風車乎。或竟忍痛劃一於輪船及打水機乎。胡先生下文又知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則輪船打水機之後。又必另有「不足奇」之奇技淫巧。迫使放寬劃一之範圍矣。永絕之手段。果將在何時下之爲最宜。此我當先反問者也。

如不永絕奇巧。是否人類人人平均享受。毀裂造輪船及打水機之械器。則所操斧斤刀鋸。造帆船風車之艱苦。與造輪船及打水機等。毀裂造帆船風車之斧斤刀鋸。則所操粗鑿鈍斧造刳木桔槹之艱苦。與造帆船風車等。刳木坐兩人。輪船能坐數千人。桔槹止溉五畝。打水機能溉數百畝。欲平均享受。刳木桔槹時易乎。輪船打水機時易乎。吾意奇巧愈增。平均之機會亦多。十八世紀有蒸汽機。因而十九世紀有無政府主義之名詞。十九世紀末年有摩託因而二十世紀初年有共產國之實現。（俄國僞共產國也。眞共產國將湧現於將來馬格思之故鄉）如不能平均享受。是否適合人類需要。奇巧之適合需要。便其促進平均享受。美國之狗。還比中國農夫得人格之保障。如胡先生願受文士

詩人之美詞謂人。以爲中國農夫之樂。遠過美國工人則二十年前設無奇技淫巧之洋鬼子來教我們掛起這僞共和招牌。儆省蘇州玄妙觀裏每年十二月催租委員所演之兩部肉鼓吹每日一二百人血肉橫飛。才得中國農夫之眞相矣頗是掛了僞共和招牌。因少了一點奇技淫巧。所以尊處西單牌樓前才膠皮車夫滿街。丘八先生孝敬他們的拳頭。恐怕美國工人未知其味。

問二曰歐洲今次大戰。殺人還不算利害若進化之將來必十百倍於今之歐戰。以至殺至無政府之成立。世界便太平。我不知此時世界還有動物否。

答。此次歐戰之所以稱大。世人心理。止因一是戰具中的奇技淫巧較多。「湯克」綠氣砲。都好像封神傳西遊記裏所用。又因二是打壞的奇技淫巧如名城。大建築等毀了不少。又因三是能做奇技淫巧的「闊人」死得不少。因此大其所謂大。居然大了。然一共止死了七百萬人。傷了二千多萬。比到我們洪秀全曾國藩時代。七省一百四十兆人死了十分之四（少說點）也過了五千萬人了。再比到李闖張獻忠時代湖北四川供張大爺一人夷戮者便是三千萬。所以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一夕坑二十萬。白起一夕坑四十萬。皆渺乎其小矣。這因爲所用的籐牌描子。並無奇技淫巧可稱。所死的人俱沒有洋大人身分。所以小其所謂小。居然小矣。我是崇拜奇技淫巧的一人。止知他們仗着奇技淫巧。把戰是吹得大了。把人是死得少了。所以我堅言這次歐戰減着利害。並言奇技淫巧增加。後面還有三十六次得更大之戰。七十二次得並大之戰。方到無政府。但每次「大」字的名號愈吹

得響。而死傷人數必愈減。在于互擲時代。死數多於弓箭時代。弓箭時代之數死多於鳥槍之時代。毛瑟槍時代死數減少。機關槍時代愈少。湯克時代更少。這是有歷史可憑。所以有位朋友說「你看螺螄徒足相搏。頃刻伏尸滿衢。」所以未必技淫巧。適與殺人爲正比例。說不定恰爲反比例。但我是述事實。決非我之主張如此。主張與不主張。全與事實不相干。主張永絕奇技淫巧。奇技淫巧之日進。惟混沌才能止之。歐戰之利害。否認之者僅有寥寥數人。試問一切軍閥。皆相駭以爲至利害者也。簡直我之以爲不利害。胡先生尙不過疑之。在吳佩孚等竟可執而因之。然歐戰之前之內亂。人猶有所憚。歐戰以後。各省相斫。日甚一日。可見未嘗因人人說利害。而阻止其分毫。如謂人而劣敗者。應就天演淘汰。則他等動物。并不見幾勝於人類。即當先人類之劣敗者而滅絕。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至於今日。蛇龍虎豹之數。已減至無可減。牛羊犬馬止因有所利用。始保殘喘。劣敗之難逃淘汰。事實昭然。不用細說。

問。三曰進化之將來。必人人是大學畢業生。受大學教育。我以爲今日文明。才以大學教育爲止說。又安知異日人類智識慾之擴大。不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乎。

答。這是胡先生目光如炬。所以一語便破的。大學畢業生。不必遠至將來。在今日即有識者所譏笑。中國的奇技淫巧。尚在虛無縹渺間。便是什麼一二外洋人歸來的博士碩士。正是銀樣鑞槍頭。所受區區大學教育。全不濟事。各國的學問家早已有許多超了大學。進化之將來。必有許多超了今日

的已超大學者。我所謂強迫大學教育便可無政府。乃言有如今日未受教育之苦人。異日可無一人。人人所受最淺之教育。已能如今日大學教育。今設一喻。東孫先生受過大學教育者也。胡先生定然或者有超過大學之智識。我則勉強算受過普通教育。然我們張胡吳立一個三合會。其會章所約。想不過勿嫖勿賭勿妒忌等等而已。倘加入老洋人與孫美瑤。必加不可殺人不可放火之條文矣。何以我等張胡吳三合會章內可以不加殺人放火者。無非我等自吹以為受過相當之教育。若有言及殺人放火。未免大失自己之體面。故我謬以為將來世界。倘人人受有今日之大學教育。則異日人類之組織。必不容我們今日替他們代擬。

問四曰。惟有進化到不可思議。人類才能無戰爭。我不知到無戰爭之地。是進化或是退化。

答。奇技淫巧愈增。準備戰的損失既太大。而且交通便利。語言文字之隔閡亦減。使將地球縮成中國。吳越秦楚。今暫雖猶有南北界限。然有如前數年之宇內一家。非盡無望。加之以文明自熹之體面。愛我們理想的不動干戈。定可做到。其時或另有不滿人意之條件。直認人類為退化。亦何嘗不可。有特指無戰爭之一端為退化。則斷不能言也。

問五曰。世人既利用物質文明。同時又要反對物質文明。自相矛盾。我以為此種矛盾心理。是否迫於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發生。

答。凡反對物質文明者。惟一理由。正就是因為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

之麵包。所以古代的老子。便是一個古代的代表。現代的託爾斯泰。便是現代的一個代表。這種人的確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大慈悲。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到了至偉大的佛。連恨極了弱肉強食。把世界都要叫他捏槃。叫他停停當當。沒有一切。也就沒有苦樂。這稱大志願。若果然做得到。我也就一百二十分贊成。若止是同自殺人的一種理想。徒然製造了無數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占着佳山水的和尚。表面反對掠奪麵包。實際隱隱偷竊人的麵包。那我也就付諸一笑了。我最悲傷古今中外的黨人。無論革命黨罷。社會黨罷。無政府黨罷。終是先挂了反對物質文明的招牌。因為他的反對的目的物。大都便是享用物質文明者。看見米從席包裏出來。便以為米從席包所生。惡米。幷惡席包。恨享用物質文明者。並反對物質文明。所謂遷怒是也。但此種人雖口頭恨物質文明。亦果有惡衣踈食者。然大都全不解家人生產。狂嫖濫賭。自稱解悶。其實即暗中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人的麵包。尤其可笑。彼之慷慨激昂。倚以自豪者。自以為能用手鎗炸彈。所恃者無非物質文明之利器。自相矛盾。不以為怪。迨一旦得志。彼之毫不憤製造物質文明。而醉心物質文明。過於向之所謂闊人。所以昔日革命乞丐。今日皆變為豪華政客。連中國都要送掉。通是這班反對物質文明的東西。幷且他竊取幾句社會主義等等。享着物質文明。遂是反對物質文明。儔張為幻。不可究詰。其上焉者。如老子託爾斯泰等。雖反對壯烈物質文明。其實他還是享受許多相當的物質文明。並不是吃麵包的人。止有麵包。於是一班高人。詩翁。小康之士。窗明几淨。竹屋紙窗。自以為高尚。全不知因他的小舒服。致世界大多數更無跳出麵包

的機會。實際又無異有製麵包的才具。不肯替人製麵包。所以不能把世界涅槃。物質文明他自己飛也似的跑進去。反對者徒然後於時。將了多少人麵包不周全。等世人共用帆船風車了。才起而用刳木桔槔等世人共用輪船打水機了。才起而用帆船風車。這叫做什麼一種謬誤觀念。死桔槔是老子決不肯用者也。託爾斯太居然背用風車矣。老子是則託爾斯太爲非。託爾斯太是則老子爲非。說穿了。豈不大可笑。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個人之生活。減少些物質文明。陪人吃麵包一下。乃是情理所當。若要叫世界陪着我們麵包。不把物質的文明飛進。乃是渾張。試觀蒼蠅之一翼。其花紋之細。上面緣毛之整齊。決非今日奇技淫巧者所能製造。足見一蒼蠅之天然製造。已製造到如彼之精。我等人類什麼機器。都粗到不堪言狀。我們若不與日俱進。也有何面目。自己算做人類。故物質文明之增進不已。方合人類原則。至於享用物質文明者掠奪他人之麵包。自古而然。享舊物質文明者之掠奪人隱而不顯。故掠奪雖較甚。人却忘之。享新物質文明者之掠奪。容易看出。對面的工人。亦比舊日對面的農人。智慧較深。容易解察。於是資本家興。而社會主義亦起。我今用不着好像爲資本家辨護。今日工人之生活。實較農奴爲優勝。亦事實之不可諱者。卽使承認資本家之掠奪更大。然因爲資本家出而侈張。居然促進了平等主義之要求。其聲愈高而益高。此要物質文明更進。處置分配更易。教育愈能提高及普及。資本家終不能成立。如此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平等爲正比例。事實昭然。努力反對資本主義可矣。豈可因噎廢食。幷促進人類平等之物質文明而反對之。（因噎廢食。乃老生常談。

然便是今日因資本家掠奪人類包并物質文明而反對的正解。農亦工也。農乃間接供給物質文明原料之工。工則直接增進物質文明實現之人。商則將物質文明交易分配。爲中間媒介者也。資本家。商也非工也。故蔣夢麟先生渴想中國變成工業社會。其入手使商發達。自然大企業次第實現。此資本主義世界之進路如此也。吾雖不必反對。因果其大資本家次第實現。中國的物質文明決然增進。工人亦不必定較農奴爲苦。然分配已有社會主義。大資本家亦止作一過渡曇花一現。終將爲工人推倒。但依我的鄙見。終是科學工藝的教育爲要。若理想的大多數工人皆有高等技術。則大工廠可用合作辦成。不必費大資本家之心。即使嫌這種高等教育之普及。恐在數百年後。最救急的辦法。乃以社會主義之分配。打倒資本商人之媒介。然無論如何。也要科學工藝的教育。稍爲發達。才能安然通過。此俄國僞共產政府。蔑視工藝教育。已受有阻力者也。列甯把共產政府建設。首先革除。自然是商。我是不主張今日中國便可無商。然商爲社會主義直接惟一仇敵。則彰明較著。故大同之世。即是另有正當分配。用不着商。一句話便完了。商者本因分配沒有辦法。生此一種中國媒介物之寄生蟲也。故俄政府之斷絕商人。便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可惜那班共產黨平日做乞丐時。乃依稀享有物質文明者。故反對物質文明。是彼做黨人時的習慣。因此自建政府。即有許多可笑的物質文明劃一。永絕奇技的幻想。從而遷怒工業教育家。亦與智識階級同等定罪。皆看作工人之敵。豈知俄羅斯的物質文明。本較之歐西各國。還在水平線之下。而養生送死。給求養欲。儘管作理想的劃一。自己造製。毫

無力量可供給自己。於是減低其主義。遂要求與各國通商。列甯乃大坍其台。便是根本的謬誤。不明白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即至於江亢虎先生的平安社會主義。惟一反對者。無非是資本家之商。決不可幷增進人類幸福之工而反對之也。然徒有反對商之主義。而無增進工之預備主義。亦安能達到。所以增進物質文明。注重科學工藝教育。人類的能力愈擴大愈普及。什麽主義都要達到。彼今日享有物質文明。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的麵包。乃事實也。然早有正當抵抗。何必因噎廢食乎。何必因噎廢食乎。）

從而言及今日又有一不可不辨的謬論。即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是也。中國今日之農。亦與凡百庶政相同。停頓極矣。不可不積極改良。此吾十二分贊同者也。我們貧弱已極之國。資本難籌。先從農村改良入手。使人人能多收十斛麥。民間窮狀。一時改變。農產之收入。又效易而額巨。此我又十二分相信者也。吾民國九年從歐洲歸。途中購伊大利埃及印度緬甸等之指南觀之。甚駭西人闢地。首重水利農田。所以十一年又歸國。在香港讀新聞報。章先生倡相率歸田共治農村之論。余大韙之。嗣後在北京相遇。却未暇談及。乃知屢在報上看見近論。章先生乃是反對物質文明。要用農村立國。張君勱先生是擂着玄學鬼。章先生簡直是擂着一個社會主義的討飯鬼。章先生的理由。因為中國向來以農立國。然請問世界何國不以農立國。什麽叫做農。無論五穀罷。森林罷。畜牧能。園藝罷。凡守十尺地。無不修治者。試問算得農算不得農呢。如此美以大農。聞不必論法以小農著。又不必論德之

德事神乎其神的進步。又不必論。日之農國匪夷所思的改良。又不必論。章先生必曰英則工商國也。其農將不足與中國抗。此章先生所謂白晝見鬼者也。章先生居英國有年。入其閭行其野。曾有寸十尺地不治。如中國之到處棄地乎。彼特不甚植穀。因植亦不足供食用。而且因牛羊匹馬之多。非草地不能供也。畋獵蔬果之奉。非森林園藝之多。不能備也。若其盡地方。固十百倍於中國。於是攘奪屬地。有如中國之大。請問坎乃大濠洲之農。何如美國與日本。則章先生將瞠目不此對矣。然則世界何處覓得非農國。能讓中國獨以農國著名乎。中國的貨惡其棄於地。觸目皆傷心之境。有何面目能自認為農國。特農工商自為比較。工商乃醜至無可言。農到較可解嘲而已。所以章先生有修治農村之議。乃中國之福音。然果其農村真欲發達。亦必由工商左右共起。至於立國。如無物質文明之工。請問何處桃源。但有狹口能通人。凡碧眼的漁郎便來問津。章先生知之甚詳者也。今日中國尚能獨立於世界之外乎。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鼓腹而遊。章先生乃欲為人類立社會主義標準。其夢洵美矣。惜乎輪船火車。挾槍炮以俱來。能揭竿而禦乎。抑咒足作馬。撒米成兵耶。章先生乃大政論家。其言忽童騃如此。煞是可怪。章先生為吾摯友。吾甚敬畏之。年來受世界惡潮之反動。想亦氣悶中郎說言之耳。然近又有郭秉文先生。亦為同樣之論調。郭先生尚人猶言農學。吾敬之重之。其推行農學教育不遺餘力。吾更敬之重之。彼亦云中國之首先應整頓者為農業。吾亦一百二分贊之。但彼謂中國永久安於農國已可。不必作工商之好夢。也敬奉他一個反抗曰。「郭先生你老人家忘了時代了。」

問。六曰世界的戰禍。由於弱民族爲導火線。是世界弱民族消滅淨盡。祇餘幾個強民族。就能互相維持和平。据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

答。戰禍由弱民族爲導火線。乃是我反駁物質文明促起大戰爭的一論據。並非戰禍發生的惟一原因。止爲促起戰禍衆因中的壹因。胡先生若問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則有世間俗情。可作比例。常聞老母罵不肖之子。若曰。『你早點死了罷。不要害什麼人。』照老母之意。我們這種無恥的民族。應在消滅之列。然爲不肖子着想。似乎振作起來。就物質文明。先求衣食起。從而知榮辱。也插入彼此不戰爭的強國中尤好。

問。七曰人家以機關鎗打來。我不能不以機關槍還打。要把中國站住。現在國故是不濟事的東西。我以爲抵敵的傢伙。機關槍亦未必濟事。縱不要機關槍。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

答。物質文明增進。則人類交通愈接近。一切高等教育的設備愈周到。人人受有所謂大學教育。世界自然至於大同。無所謂敵。自亦無所謂機關槍。若既有敵矣。敵既用機關槍擊射矣。還有什麼可以抵敵。若說另有機關炮。自然更好。若執孝經以臨陣。國故之效用。不言而知其大小。然則胡先生所謂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若說是機關槍的變相。不過尤猛於機關槍。則亦物質文明所發生之一物而已。機關槍本一代名詞耳。儘管可換胡先生的東西。倘若別的東西並非物質文明。止是精神文明。如公理之類。公理固大同惟一的聖物。然敵既當前。公理恐是廢物。胡

先生承認中央公園的牌坊所謂公理戰勝。有這麼一回事麼。協約之勝德。仍勝以美國之機關槍耳。公理並不曾戰勝也。否則請問誰是有公理者。英耶法耶。吾人將掩鼻而聽之矣。

問。八曰革命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精神是否人類萬能。有創造宇宙的精神。

答。革命精神。是一種弱者也張羅了機關槍。打倒強者機關鎗的精神。沒有法想的時候。便用長鎗短刀也去與機關槍強者拚命的精神。宇宙是人類與他物之總和。人類不自創造。便宇宙也不算完成。宇宙無止境。人類的創造亦無止境。但僅据兩手兩脚的人類說。人類止宇宙現象三百兆年以後。且無地球。安有人類。然人類的物質。仍在宇宙中。爲創造新宇宙之一。乃永遠不息。

瞎說瞎說。罪過罪過。——一九二四年。——

答人書

（默子來書）近來之忙。自在足下照鑒之中。不贅告。彼此論來論去。遂體念出兩扇大門。類爲人類進化之雙輪兩翼。

一曰教育　一曰革命

有教育以爲積極。則世間所謂懶人多。恐社會主義行不通。或社會主義行而世界反變爲剖斗折衡老死不相往來。皆可信爲必無之事。

(答)好勤惡惰。乃人之本性。似爲定論。然於現世界之人心或有不盡然者。皆已往世界之學說以權利義務相折準有以矯之而使然。所需必適如其所能。則矜貴其所能。將以多得所需以給不貲。故於不得所需者拒而不爲。而懶以生。又或殉其所需而強爲其所不能。迨所需既給。即無所餘戀。則懶又生。故自世間爲懶人多者。皆以濁世之觀念論定固有之良心也。

(原書)有革命以爲消極。將見公理必無達到之一日。由未善而使之較善。由較善而使之較盡善。萬古常在革命之中。由是卑之無甚公論。

世間常有一班任教育之人。即力任世界進化之學。孜孜矻矻。研求理化機工。使世界進化者也。

(答)讀者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法政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走進了一個現在小學校。請問有幾樣可以算做教育。

有人說『朋友一點不錯。據我看來。惟半點鐘的祈禱上帝才眞可算教育。』

諸公。這位所說你們以爲如何。

諸公必搖頭曰。教氣大重。教氣太重。彼乃教中人自說教中話。不是公論。

我乃曰。諸公必平心思之。勿因諸公不喜宗教。便一筆抹殺。

諸公必怫然曰。請教老兄。即使將世人個個教會了磕頭求拜。對了虛無標渺的什麼上帝能討

饒求赦要之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其何與。

如此。我卽拾諸公之牙慧。批評小學校之課目曰。

譬之唱歌。所以陶情作樂也而必唱一點鐘之愛國歌謹尊親敬長歌。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界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讀本。所以認知代講說話之記號也。乃不惟文字通順之求。必且含有保固國祚之話頭。迂晦無味。以苦小兒之腦力。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作文。所以實習記號之使用也。而必服習古人腔調。以助返古醉性之迷惑。請問諸公。與世界之進化。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在不開化之中國。固又有如祈禱上之讀四書五經等課目。卽在文明課程。亦有六十個一林格「做成一兩。十二兩做成一磅等許多無謂之歌訣。

諸如此類。充斥於一日功課之中。小兒之腦力。大半耗於無意識之課目。而實可以爲發明新理新器之基礎。使世界有進步之傾向者。一日之所得。曾無幾焉。

此無他。祈禱上帝者。卽教士要保固他飯碗、愛國、保國、尊親、敬長之類者。卽帝王官吏頑舊老悖之人。要保固他的強權。文字之腔調。商業之度量。卽文士資本家要保固其悅容之賤技及壟斷之私利而已。推而準之。凡若此類。皆有所保固。此類之人。一鼻孔出氣。存則俱存。倒則同倒。故不言而喻。互

相協助。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遂演成今日之所謂師範講義。建設今日之所謂小學教育。

故除理化機工等之科學實業外。無所謂教育。足以當教育二字之名義者。惟有理化機工等科學實業也。以彼皆日促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進步者也。

至於今日世人胸中之教育二字。止可叫做傳達主義。教士參與其間。傳達飯碗主義。帝王官吏。頑囂老悖之人參與其間。傳達強權主義。一切教士。帝王。官吏。頑囂老悖之人。之兔狐同黨。各在其中捧着盤腳分傳各人之小飯碗小強權主義。總而言之。可名之曰傳達退化主義。或曰傳達停化主義。

於是革命之書報等與此輩爲敵。此種書報亦叫傳達主義。便是傳達進化主義。

傳達主義。不得叫做教育。傳達退化與停化主義者可叫做『反對革命』。傳達進化主義者便叫做『革命』。故今日各國小學校中之課本。大半爲教士。帝王。官吏等所發行之反對革命書報也。

諸公。我輩所作革命書報。傳達進化主義者。猶不過簡要其詞。供人研究科學實業等之餘暇。藉袪退化停化之狂惑。不曾多費小兒之腦力。建議采作課本。以妨其研究進化之學。

乃若彼傳達退化停化之書報。儼然號稱課本。冒名教育。強未來主人翁之億萬小兒。日費腦力之大部份。讀彼書報。以遂其迷惑。其罪惡何如。且由此迷惑。使教士、帝王、官吏、嚴父、長老、文豪、政客、善戰者、資本家、不絕於天壤。蠹食世間之食料。阻遏世界之進步。其罪惡更何如。

故請諸公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政法。軍事等者。可

以當之。

(原書)世間又有一班革命黨。即永遠犧牲其身。與世界退化及停化之人反對者也。

例如今之排滿黨乃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滿既被排斥。乃忽伸其漢權以造不平。則革命黨必立刻反對之。

又如今之企望共和者。欲以共和反對專制也。是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共和政府成。即人人自以為元勳。為政黨。藉政府以自私。則革命黨又立刻反對之。

故以如是之反對。竭今日革命黨目光如寸之能力。斷之。姑立一假設之界說曰。「公理者無政府」其實即至無政府。而無政府之不平又必生。至於無政府之不平生。始見無政府本未全達於公理。不過稍近於公理耳。

故真革命者。乃永遠焦心勞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一等人。惟其有此等人。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後世無論至於何種進步。皆有觸耳之言。以止其野心而策其再進。

(答)「後天下而樂」。乃孔孟小儒安立一康樂和親之景象。俾所期之境一經達到。則自己之安富尊榮亦在其內。質言之。即如彼之夢囈所謂三綱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吃一個不了。與天地而同朽。諸公細想。他一個小小血肉之軀。連星流日蝕都看做災異的智識。如此乃欲將他一個人的見解。蒙蓋萬世。還不算專制。渾眼胆大妄為。歷來書

先憂後樂之言。不過行文時用慣的典故。其意必不主張。然一經第三人之誤會。遂疑無政府黨眞有所謂目的可達。準備享乃共產公妻等的快樂。這眞叫做大謬不然。大謬不然。眞革命黨者。蓋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憂者憂人生之無道。樂者樂世道之常進。其勞神瘁慮。蹈死觸禍。似憂。而彼胸中隨時更易一幸樂之景象。世界無此幸樂。隨時更易一優美之景象。世界無此優美。隨時更易一潔白高尙之景象。世界無此潔白高尙。而又非若宗教家之妄想。實爲有條有理。世界自然有達到之一日。這叫做樂得不可開交。有人如其不信。這是再容易也。勿有諸公試一切捐棄其做官心。做資本家心。做子孫牛馬心。做奴才順民心。做卑劣孝子慈孫心。收拾精室。做小舒服朋友心。欺誘弱女。做汚穢淫畜心。以及一切英雄。名士。大文豪。大政治家。大銅像家等卑鄙齷齪心。此等等退化停化之心。一切捐棄。又日日講眞實不虛之科學。有進無退之公理。自然乃胸中之幸樂。優美。潔白。高尙。比衆不同。這是你們諸公自己本來所有。我也不居引薦之功。或者有人早已將他梏亡。這是他自己對自己不起。我必無瞎說之罪。

（原書）否則支那之古語有云。「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間之事。一經達到目的。必志驕氣盈。無理之事端隨生。故卽無政府之目的一旦果達。而無政府黨將沾沾自喜。必且爲暴於彼時。故定需有一班眞革命黨再革無政府黨之命也。——一九〇七。九。二八。——

（原書）弟數年來。於廢財產廢婚姻兩層。修之甚篤。然以不學。故不得多爲之佐證。此次來口擬研究口口。即所以遂吾研究社會主義之目的也。口口口口實獲我心。惟弟有欲奉商者。此主義與舊道德相去太遠。眞所謂非常異義。

（答）故新世紀報發刊後。即同志亦跳出來拚命爭辯。

（原書）又非得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則不能實行。

（答）眞無奈此迷謬之大多數何。

凡提到社會主義四字。莫不曰。主義實高尙。可惜時候不到。不能實行。我將問之曰。倘大多數人承認。能實行乎。則必曰。這也自然不消說得。曰。然則公即大多數中之一人。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雖謂社會主義之能實行與否。止繫乎各自一個人之左右可也。則社會主義之能實行。求之於各個人一己而已足。社會主義之不能實行。阻之於各個人一己而有餘。各個人可謂時者不到。不能實行者。無非曰。不要我如此。他人不能如此。我上了當。又推而廣之以姑息之愛。愛此世界曰。不要你一個人如此。他人不能如此。你上了當。又如小說所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硬下斷語曰。誰肯如此。恐一萬年亦不能如此。不要叫世界上了當。然此猶純乎議論道理也。其歸結則曰。我不如此。你奈我何。我則曰。你不如此。世界必如此。你奈世界何。爲了你一人。實行便遲了一點。世界亦無如你何。不過世界的黑暗史上記念你如此而已。

（原注。憶從前社會主義家。嘗有小試之者。而卒無動。乃以遊說為第一義。）

遊說為永遠進化革命第一義。我笑世人之迷謬。往往曉得了二五。便不知一十。如有人問中外事。見人有高尚之議論。必作大家之寫意攀談。或作識見甚高卓的、不屑之語曰。『這是瘋話。只是空論難實行。』一若真與新世紀等一種印刷物。乃與筆墨紙張印刷做了對頭。不過拭穢多幾個字。於一方面不甚緊要如此。然於又一方面。新世紀查禁。乃至遠道發專電。極少也要化數十大元。又宗旨不合者。寄信來責。寫信來駁。一若新世紀一發行。中國政府及南北洋之性命休矣。新世紀一發行。則他人之宗旨行動皆為之毀阻。不惟野蠻國之對於新世紀也。近日德國有一個博士。沒說了幾句反對軍國主義的話。德政府亦將大開法庭。審判其當否。而於又一方面宏論之見重又如此。故我將請質兩方面曰。你們到底那一邊是。

（原書）然尋常之人。不可以口口點化。鄙意有兩種方法。

（一）以小說及新聞。力摹舊社會之狀態。常說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使讀者代為之悲痛躊躇。而求其所以解決之者。如俄國某氏之誰之罪之類。然後以解決此難題之小說繼之。此等小說。必須多其方面。使讀者無意中為之浸潤。而自然入口範圍。

（答）上文橫說新世紀。豎說新世紀。不過眼前典故。引來容易明白。并不敢說新世紀真有什麼價值。以覩來稿此條。新世紀報汗顏無地。自愧未能日夜企累。以求能者。故公布來稿。貢示同志。

（原書）（二）以理論及小說描寫新社會佈置之法。生活之樂。如美國某氏之社會未來記。（華文節譯本曰百年一覺）使讀者想像其樂而恨不能置身於其間。中間以一二語點化之。

（答）未來記等書所謂理想者。今日已大半見諸事實。社會家所謂無政府及共產。皆另有不可形容之安樂美滿。然往往以舊道德之名詞。不能描寫其時之道德。以舊社會之環境。不能描寫其時之社會。故如來稿所言之理論及小說。今日之社會家。猶未能罄其胸中所想像者。多為淺易之文章梱寫未來之情態。誠為欠點。然其難處並非為形容之而筆墨易窮。實在千頭萬緒。少舉一二端。便致駭怪。故至今引而不伸。止標得幾個莊重無味之名詞。曰無政府。曰共產。曰某某如此而已。

（原書）用此兩法。則彼等橫據成見無理取鬧之駁難。無所施。而吾輩亦不必為之空費筆墨。

（答）無理取鬧之可笑者。或疑無政府者。是在街上殺人放火。又云廢財產。廢婚姻。勢必至於如豬狗交合於道。或則遊心太古。無為。老死不相往來之境界。以為無政府之境界即如此。此甚致誤。乃不知無政府為更文明愈改良之社會。故反以極舊社會之惡狀擬之。曾見北京某遊戲報載一俊語曰。「某富翁頗豐裕。有無賴八人至其家。曰當今社會主義盛行於世。君家獨擁厚資。宜將所有財產與吾等平分。富翁曰。吾亦講社會主義之一人。你知吾家財若干。無賴曰百萬金。富翁曰君等人數幾何無賴曰四萬萬。於是富翁取紙筆畫算曰。據你等所說。以四萬萬人分百萬金。你等每人應得二分五厘。遂以二錢銀子。分與八人。八人無賴語塞。無可如何而去。」此極戲社會主義之共產者。共產者云均產。

或云均貧富。此猶云以世界之財產均其利益於世界之人無有貧富之名詞也。非人人各得其一份。各私其所有。如其各私所有。則雖分之甚均。依然舊世界之惡法。何得稱爲新世界之進化。「均」之與「共」。特文字上之解釋。有圓滿與不圓滿之分。若必欲以文害詞。則均產與均貧富義皆不圓滿。不若用廢財產或共產等之名詞。爲當共產云者。其實不過如一家之伯叔昆季。不曾分家而已。世界稍進化。有不分家之家族。世界愈進化。遂有不分產之社會。至平易近情者也。

（原書）弟於社會。頗有一種理想。常欲假水滸傳收煞之後。而爲之續貂。名之曰新水滸。一則以發明社會主義。必先破壞家族。而水滸傳之百八人及其他嘍囉。乃無家族者。易於著筆。二則假水滸之名。尋常之人。必取而閱之。其大畧。擬即梁山泊地方。建設世界新社會之雛形。畫爲耕地若干區。園圃若干所。工場若干。食堂若干。寢室若干。每人一寢室。男女配合之室若干。孕婦胎教之室若干。乳母育嬰之室若干。幼稚舍若干。學校若干。養老室若干。公園若干。凡人皆每日工作若干時。惟老幼孕婦病人免。所享權利。人人平等。食宿皆在公所。衣食器用皆公備。如是則財產自廢。惟男女配合。則於公園互相承認。後至公設配合室。記名而後入室。婦人有孕者。居胎教室。育兒則居育嬰室。一年後兒斷乳入幼稚舍。母工作如故。其時將種種姓名刪去。而以生年月日之先後編一二等號數。將種種地名刪去。而以新畫之區域一二三等代之。將種種紀元刪去。而以此主義實行之期爲元年元月元日。自此以至億萬年。而其後則逆推之亦如是。既行之於梁山泊。然後遊說各地。其違吾主義者。以電力殺

之。如雷擊惡人之譬說然。（此電力能專殺一人而不波及其他。較炸彈爲勝。）必使世界悉行此主義而後已。

憾此有年。迄未下筆。一則此書有種種應用之科學。弟尙無從取資。二則弟不擅長於小說筆墨。三則於世界社會主義之學說。所見甚少。無從參考。故欲待修學數年而後爲之。頃因囗囗囗囗純然持此主義。故不覺一吐其所蓄。以就正於諸君子焉。

憶曾與友人囗囗囗談及囗囗亦主張社會主義者。而不取平等主義。以爲當悉去阻力。使人自由競爭。盡義務若干。則得權利若干。世界始有進步。若權利平等。則新理新機。必至於無人焉艱難辛苦以發明之。而世界必至退化。鄙人却不以爲然。以爲人無不好勤而惡惰。如久臥則必思起。久坐則必思行。人之所以有怠惰者。由所持職業。非其性所近。或由種種外緣之牽掣耳。若悉去一切歆羨巧詐之心。人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執業必無惰者。足下以爲何如。

（答）强權家則以爲人心皆惡。故必有法律焉以爲監督。稍講進化者。則以爲人心有善有惡。故權利義務。有相抵之價值。而不知因權利而盡義務。卽爲自私。無政府黨則以爲人心皆善。（卽所謂無不不好勤而惡惰者。亦其一端也。）世界之權利。皆吾人應享之權利。世界之義務。皆吾人應盡之義務。無所謂權利可以增減吾人之義務。義務可以得失吾人之權利也。世界之進化。走螺形圈線。公理所在。永無可至之境。若笨伯下死語。必以爲公理之一點可達。則天地亦息。進化之理。不過較未善

而至於善。有若螺線由外圈向中心旋繞。彌繞彌近。如是而已。惟其然也。故一方面則向內而旋。形成進化。一方面則由東而南。由西而北。形成合迹。世人不察。往往以為天地之理。無平不陂。何往不復。嚮者今之世界。 言其合迹頗類古時之戰國。種種外交。軍事家。甚有似於儀衍吳白之流。無政府黨則純然一孟軻之仁義。然螺線則已進一圈。不過方向則彼東亦東。若別有軌轍之可合。其實似此之道近於公理。則儒者之道之與無政府黨。大有差別。惟彼在圈外進行。此在圈內進行。所進之方向。故組迹略同。以彼之小影。說今後之新世界。亦未嘗不可以堅信道之心。蓋戰國之時。迂闊仁義。而尊尚功利。至於今日仁義之價。確然能定其最貴。毫無異議。然則今日挾強權者。所謂有法律秩序。始足以整齊天下者。必轉瞬而為無政府世界之民人所竊笑。斷可必也。——一九〇七。九。十四。——

▲浙府歡宴席上演說

我個人好比一劉姥姥入大觀園。但覺美不勝收。自己那里還有什麼貢獻。祇有隨便說點笑話。權助酒後歡樂罷了。

話說總理前一段革命。遠者固弗論。當民國將成立前。屢係利用兩廣發難。而浙江與湖南。皆頗努力相助。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總理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陳英士張靜江兩先生。助之最力。此浙江在第一段革命史上努力之經過。第二段革命即北伐大舉。李任潮陳真如兩先生。先將廣東之重

江南踏蕩清。而後將總司令方能一鼓而克服長江。此第二段革命史。乃由浙江與兩廣攜手所造成。廣東乃中國最有希望之一省。廣西浙江皆能努力猛進。故自革命言。自建設言。廣東好比一老大哥。而廣西與浙江。其最勇猛進展之兩兄弟也。今夕造成廣東老大哥地位之兩開路先鋒李任潮陳眞如二先生。蒞臨浙江省政府歡迎之宴。自係兄弟歡會。指日北京克服。太張慶功之宴。我劉姥姥再到大觀園。見識見識。何幸如之。

說到總理主義。從前總理之言。人皆以爲過大。一言民生主義無不害怕。宋鈍初乃吾黨健者。亦以爲民生主義應置於後。其時三民主義尙未成書。總理欲得當與宋詳釋其義。不幸宋氏遇難。直至最近。共產黨以民死主義造成恐怖。襯出民生主義之正當。世人不但不以爲誇大。反覺其切實。即如建築二十萬里鐵路之言。當時目笑存之者。現亦以平淡應辦之事。以中國之大。區區二十萬里鐵路。較之美國猶爲少矣。

我國最大之病。即地方人民希望中央政府之施與。而不願積極援助建設事業。民初我爲江蘇代表。上午到國會。爲江蘇人民反對捐稅之加重。回寓午飯。博得江蘇人之鼓掌歡迎。譽我爲好代表。下午我又以實業代表資格。出席農商部實業會議。又爲江蘇人民。爭求中央補助經費與辦實業。回寓夜飯。又博得江蘇人之鼓掌歡迎。及好代表之稱譽。及我睡在床上仔細一想。我上午反對中央政府向江蘇來要錢。下午却爲江蘇向中央要錢。爲江蘇誠得矣。究竟中央從何處有錢呢。我自己也不

禁壓然。

中國全年收入。四十餘年前。每年有八千萬。至前數年約爲六萬萬。再加中國徵收上特有的玩意兒。所謂賄賂陋規之類。人民大約須再出六萬萬。是全年人民公開與非公開所拿出的錢約共爲十二萬萬。此數不小矣。然比利時大僅如松江一府。每年收入。合中國錢十八萬萬。而英國除坎拿大南非等屬地外。其本國年收入六十萬萬。我國國家收入與之相較。眞渺乎小矣。試問政府旣沒有錢。如何辦事。

民十一年。我在倫敦時。知道他們做一千元的生意。政府要問他們要三百三十三元。但他們並不反對。他們選舉代表到巴力門去立法。去決定打仗議和。他們知道政府要錢辦事。故爾他們樂於捐助。我國人反對政府問他要錢。反對舉辦要用錢的事業。但政府借外債他們是不管的。二十萬里鐵路。需費不過十幾萬萬。他們卻是反對。但袁世凱善後借款一借便是六萬五千萬。他卻並不用來造十多萬里的鐵路。而用於癸丑之役。擊破我們的二次革命。至今我們的關稅鹽稅皆須先用於還債。軍閥則乞靈於關餘與鹽餘。我們人民天天還債都還不淸。但並無人知覺與反對。這是何等可傷心的事。

此刻坐在我旁邊的。便是張靜江先生。使我想起。他也是一個喜說大話的人。國民黨裏。除總理外。靜江先生是第一個說大話者。總理已經在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裏。說下許多大話。靜江先生還

將他發揮光大。一件一件說出一些具體的大話來我相信他將來開出來的一篇賬一定是不小的。我希望革命上老大哥的廣東。和勇猛精進的兩個兄弟廣西與浙江。都幫助他實現那些大話幫助他就是幫助總理幫助國民黨。和幫助中國。到那時浙江是建設好了。兩廣是建設好了。我們江蘇的上海。幫着外國人建設的一些物質文明。也因北伐成功而收囘。南京也因兩廣和浙江的幫助建設到有點樣子。我劉姥姥總是佔便宜的。走進大觀園：忙得林妹妹和寶弟弟替我戴花搽粉。打扮頗爲光鮮，在劉姥姥祇能這樣。在江蘇也便祇能這樣。今當兩廣和浙江攜手完成北伐的使命。謹以杯酒。敬祝勝利。

吳稚暉先生文粹（四）

▲二百兆平民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敬恆雖然常喜歡弔詭。但標起『這一個』題目來的時節。却曾再三斟酌出之。所謂二百兆。所謂最輕便。皆止有『形容不會盡量』。決未有『一毫過頭』。然而這『最輕便』三個字。終怕難得一般人之同情。因孟子說得好。『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是『不遭磨難不起信心』的動物。最劇烈的政爭。要拋擲無量數頭顱的。大家還肯曠日持久。因不愜意於十六兩。最後爭到了一斤。才心滿意足。何況區區無關大利害的教育。比較的。止多化點『金錢』『心血』『時間』。如何不讓人城頭上去出喪。繞着一周。跑個酣暢。大家能考量徑路的價值麼。但一條最輕便的徑路。我們倘自覺看了出來。若竟不把他盡量饒舌。忠實的貢獻着。於心不能自安。因此明知是一個不能成熟的試驗。亦就不敢儲着躁妄。姑來曲折的把他一說。所以說起來必要曲折的緣故。就爲是那『最輕便』三個字。謬黏在千頭萬緒的當中。任憑從那一方面簡單的說說。便隨手被另方面許多問題掩蓋上來。決不放他顯出眞相。止有曲曲折折。澈底的把許多謬黏而不相干的頭緒。一概理去了。那就很簡單的『最輕便』三字。便沒有人看不起來的了。我自覺我的心中。謬妄的自問。還算了了。然我

筆下的能力能否理得去許多謬黏的頭緒。那就不敢必了。還止是謬妄的努力一下罷了。

今先列目如左。以後再就每目申論。且把我自己的頭緒先免去謬黏則個。

（一）如何是平民。平民如何是二百兆。

（二）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的相當教育。

（三）教育什麼。教育是他們必需的。應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乙與世界各國為知識總和的比較。又有若干小問題。

（四）如何實施。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

（五）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六）「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為最好。他的推行法亦備。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七）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曾與注音字母合作。就是鄙見所謂不曾達到「最輕便」。

（八）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乃為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他們以為注音字母是為着音字。或以為止是為着國語。

（九）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

之一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椎輪大輅的草稿、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的餘地。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癡愚。便是爲這個目的而造。她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方音。或增或減。增着的叫做閏母。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蹩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光大來)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專門爲她。不曾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按從前人所謂音字。與乙項的製造音字。大異其趣。不可混同夾帳)這一類。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尙未有人注意。

(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鎖入冷宮。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一。豈知他沒有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

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

(十一)因她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普及粗淺音理。搜羅殘存古音。

(十二)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增多傳習的方面。減短教授的時期。擴充漢文的字數。加添複習的機會。又其他。

(十三)妨礙漢字的記憶否。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

(十四)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用了留音機器注音字母。不會明白的准用。眞叫失策。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請她互助黽勉。是日本人的聰明。

一 如何是平民

平民的涵義甚多。就是現在教育界上。所有什麼平民大學。平民中學。平民夜學。及上面目錄裏提到的平民教育。平民雖都是平民。而「一般民衆」的意義。雖大家一齊包括着。然而各有特別的目的。各自做起來說來。可以各不相同。我猜平民教育的平民。與我所謂二百兆平民。止是指着那種人。不會受過學校教育。或無機會能受學校教育。或略受過學校教育。如未受者。這種百姓。雖則大多數

是貧窮。然而亦包括很富的年長工人。很貴的高等太太在內。所以不能叫做貧民。爲什麼要注意他們呢。因爲他們都是國民。若無國民常識。便無其實而有其名。很爲危險。故要注意到他們。但竟稱他爲國民。若再加上教育二字。便要與義務教育習慣稱爲國民教育者相混。所以又不稱做國民。如此所謂二百兆平民者。就是說不能進正式學校。應在正式學校外。要給他們教育的百姓。中國有二百兆也。換言之。在正式學校受教育者曰學生。在正式學校外受教育者曰平民。此則我這篇文章裏狹義的所謂平民。似亦即平民教育之所謂平民也。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平民狹義的界說。既有如上文所言。則更粗率而質言之。亦無妨曰。平民者。『不識字的百姓』。已顯著的現狀。經余日章先生的調查中國識字人。百中止有七。則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爲三百七十兆。最近報紙有人約計。亦爲三百餘兆。自然這皆不是確數。這個爭點。我們且可以不管。據我粗率做一個統計。不但就現狀而言。且可適用至未來之二十年內。因爲在未來之二十年內。就使內亂馬上停止。國政馬上振作。教育馬上興盛。而國民不識字的數目。至少還要如我統計內的數目。因建設學校之力。二十年。終不能追及他人百年。或五六十。或七八十年者。則斷然可決。我粗率的統計如左。

(一)國民四百兆人

(二)男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竟算四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二十兆(三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　百十兆人　已識字者三十三兆　繼續正受教育者三十三兆　竟已失教者當爲四十四兆(三分之一)

(丙)六十歲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十二兆　已失教者十八兆(三分之二)

(三)女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算三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三十兆(二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曾識字者二兆　方受教育者十一兆　已失教者九十七兆(十分之九)

(丙)六十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算一兆　已失教者二十九兆(百分之九十七)

照右表。我們二十年內。教育無論如何振作。若專特學校教育。定應有不識字人二百三十八兆。中間必有少數神仙亦無如之何。姑棄去三十八兆人。不算在內。其大部分應使吾人注意者。當整整的爲二百兆人。此即所謂平民二百兆人。這二百兆平民是學校管不了而丟下的。誰去管呢。或竟不管呢。國民止有四百兆。成問題的平民。竟是一半。所以就應該成了大問題。成了大問題。則將奈何也無非把解決他們所最要緊的。大家來討論而已。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最要緊。原是應該給他們學校。然他們便是爲了學校不夠給我們而遺下的。而且大多數還是爲他們也沒有進學校的可能。所以止好失教的。在學校上着想。於他們沒有解決。因此要求解決自然應當着想在學校以外。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相當的教育。在學校外想出教育來。便是解決這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

三　教育什麼

教的。原無非是教他做人類的知識。教他求本領的知識。教他保健康的知識。還是陳舊的分類。所謂德育智育體育等所可包括的許多東西而已。學校教得有次序而詳細點。教育平民教得遷就而粗略點就罷了。

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這一個問話。看似問得發笑。實在是一個最要緊的疑問。所以人人口中都說教育是必需之物。而實際還是看得甚冷淡。便是這個疑問。大家不曾澈底根究之故。什麼大教育家。及什麼熱心教育家。也止是被神聖的威權要刼住了。習慣的美詞束縛牢了。所以必需必需不啻若自其口出。若有人悍然訟言。教育非必需。人人將叫他狂易。其人定要見擯於人類。其實人人鑽進被窩裏。獨自深思。則必還自問曰。教育而爲必需者。何以遠學於重洋以外。得學士博士歸者。猶爲賣國賊。猶爲賄選猪仔。則彼蚩蚩平民。予以一點遷就而粗略的德育智育體育。將見什麼反應。教育

果爲他們所必需麼。這是人人在被窩裏像着自問。幾乎沒有人能夠自己解決的呀。因此嘴巴裏儘管說得熱烘烘。心窩裏實在是冷凍凍。講到公家。教育費終放在末一着。講到私人。教子弟也終底未一事。不是軍閥是特別反對。不是淫博的父兄是特別玩視。推到極處。還是一個『似乎非必需』在那裏作怪。我是到了七年前。在印度洋船上。想起一件故事。方自己算明白。現在敢斷然答復上面的問題曰。教育是人人所必需。也是他們所必需。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必需與否。皆就功用言。故所謂大問題。無非亦就功用言。若是泛講。本有一個更大問題。卽所謂吾受教育。本是愛智識而求智識。無所謂需不需。吾予人以教育。亦不過推己及人。吾愛智識。人亦愛智識。亦無所謂需不需。這種陽春白雪。也未嘗不可偶爾一奏。予人以清空氣。然不在討論功用範圍之內。恕不來敍。今請止論我之所謂兩大問題。

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我在印度洋裏船上閒想。想起一故事。民國元年。多人夜談。丁仲祜先生戲謂我曰。『我給你百萬元一天的薪金。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好他。』那自然立卽搖頭曰『我不能。』丁先生說。『莫謊莫謊。還是給你百萬元一天。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壞他。』我止是笑而搖頭。座中亦無一人敢答這件故事。在四年後。觸起了我的解悟。便斷言道。教育是教好人更好。教惡人更惡的一樣工具。善是消之而進。惡亦依之而進。假有三十學生。同在一班。做先生的。雖是神仙。也猜不出那個將來是做強盜。那個將來是做巡警。假如功課是教他們施放手鎗。先生止

有盡心竭力。把機括準頭。向三十個學生一齊教成精練。不幸而將來二十個去做強盜。止十個做着巡警。巡警被強盜管了。就算亂世或亂國。僥倖而結果倒了過來。強盜被巡警管住。就算治世或興國。到世界末日。止是如此。就換了一個星球。還是如此。善惡的數目。可以粗率的條舉如左。

A　人類一半是善。一半是惡。

B　孔夫子說的『上智下愚不移』乃是無可駁的真理。所以任舉一百人。可以說正極有一個上智。負極有一個下愚。皆不移。正極又有四個準上智。負極又有四個準下愚。皆難移。正極又有十五個次智。負極又有十五個次愚。皆不容易說移。如此兩端去了四十。剩中間六十。可移性次第較富。縱以三十個學生。忽會有二十強盜十個巡警。忽又會倒過來。似乎善惡並不平分。

C　任何興國。至多好人止有六十五。必有三十五個惡人。任何亂國。好人也有三十五。惡人至多六十五。這就是無法把世界上的人一齊教好。或一齊教壞的緣故。這又是好人值得奮鬥。實有好人占多數的可能。

D　興國的惡人。一定比亂國的惡人還惡。所以其惡不能發洩者。便是興國的好人。比亂國的好人尤好。足以制止對方。這就是中國自有出洋留學生。自有受新教育人。模仿高等惡人的機會。所以弄得惡人更惡。然而慢慢弄得得法。自有出洋留學生及受新教育人中的好人。來制

止他們不必悲觀。

E 大都會的惡人好人。他們善惡的程度。也比較窮鄉僻壤的。自然較高。譬如極伶俐的三等政客。何以儘在北京奮鬥。不上農村裏去魚肉鄉民呢。乃是農村所得的造孽錢。不足滿其慾壑之故。這便是歐美頭等惡人。亦不願來支那之故。否則倘有五十個頭等惡洋鬼子。願來中國。中國久已滅亡。譬如極蠢愚的刁生劣監。上了城。應對亦不能分明的。偏能在農村能做『大先生』。魚肉鄉民。鄉人且畏之如虎。這便是農村上的好人。其智識程度。不足制止此獠之故。

F 這就到了題目。社會有千百千百社會。皆當希望用好人去制止惡人的為惡。這個法寶門起來。就看智識的多少。教育本是拚命想助好人的。雖無法可以預屛惡人。然而用盡了心力暫時的勝利。必可操劵。所以教育為必需。

G 因此。對一人的教育。要課善惡的效果。眞是不可必。若對全體的教育。求善數的擴充。就可以說未之或爽。所以教育為必需。

H 然一息或懈。惡即反動。所以無間晷刻。教育為必需。

唉。宇宙善境。止有一暫。暫暫相續。偶得所謂長治。善亦進。惡亦進。乃宇宙之大法。教育家勿因是而逡巡——豈獨教育家。——善亦進。惡亦進。說過者甚多。但說者皆一味止含悲觀。此由不知或制於善。或制於惡。即宇宙生滅之大法。欲善制。欲惡制。又吾人可左右宇宙。而有自由。

的餘地的呀。

乙。與世界各國爲總和的比較現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極不情願拿狹隘的國家主義看做重大。這原是一點好處。然在權利上着想。薄視國家的名詞。自然是對的。而在義務上着想。若也把看不起國家來搪塞。那就不免造出許多錯誤。當國家的名詞尙存在之際。——列如中華民國——那便合着所有的土地人民。過問而盡義務上的看管的。止有委之那國。一如一個人的手足頭腹。皆委諸那個人自行管理。痛癢都沒有自身以外的人來息息照料。就教育一端而言。中國人的智識程度如何。若不由中國人自行料量。還有誰何之國代他料量。他若弄到全體人民的智識。比較別國。太不及格。就彷彿像一個病人。廁於許多壯夫之中。不必說取亂侮亡。招來橫禍。例不能免。便是惹同居者掩鼻而過。或深怕傳染。豈不自慚形穢。所以中國人願意不用國家主義去侵略別人。我是五體投地的贊同的。若中國人今日便看自己百姓。止是世界一個動物。願別人包荒。恕他們的野陋。這是做着中國人說不出口的事呀。

所以若抱狹隘的國家主義。倒止要造就了小部分的大人物。能夠殺日本鬼或西洋老學一個下馬威。他見我們怕了。我們便還是閉了關。做我們八股。喫我們鴉片。過我們豕窩的生活。你若強。我便拳頭不認得了。也或者是個道理。但就是挾了這個目的。也恐怕要靠少數大人物來霸道。便深可惜的是。忽必烈時代已經過去。當此止靠羣衆智識。甲國乙國來比並。都要把任何一方面全國智識

總和來比並的時候。就是手段也要改變。何況我們吹牛。都有世界眼光。那就拖拖曳曳帶了我們無數智識蠢如的老同胞。與世界各國相見。把別人每一國智識的總和。同我們敝國智識的總和來比較一下。我們如何對得過世界呢。這就是我們二百兆平民。無論如何。終要替他們想想法的緣故呀。

若說起總和。便同燒一鍋菜飯。就增減一粒鹽。也關係全鍋的鹼淡。所以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大家可以雜然繁然的並進。不要嫌效果力量薄弱而不爲。湊起來。在總和上就大了。

又有若干小問題。例如最近上海美國人的大陸報。他批評平民千字課。除熱烈的贊同外。歸結到中國若照現在不識字人之數。至十居其九。則人民決不能發生開明輿論。及管理國事。故今日中國根本問題。無有逾於平民教育。此就國事言之也。至於我的鄙見。還有公道批評。即從高等人愛智識而求智識的原則上脫胎出來。我以爲對人而給他求智識的樂趣。比給你衣食還好。此又就人類同情心言之。終之。圍於平民教育的必要。所有小問題。真叫做不勝枚舉。既非這篇文章所專及。可舉了兩例。不必再贅。

四　如何實施

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用口耳交涉者便是開設補習學校。多派演講員之類。用此等方法。給人智識。一則能詳細指陳。一則能趣味甚多。自然收效極大。故曰效大。但他有兩個大阻力。第一個此種設備。化錢極多。款項的難籌。萬方一概。所以設備此等補習校。及派遣此等演講員。必爲數有限。第

二個口在那裏說。耳在那裏聽。必口耳同在一個時間。及同在一個地點。方能行此交涉。那就其人能夠如期常來聽講。又變成少數。拿有限的設備。與少數人交涉。那就可用的力量。變成非凡之小。故曰力小。

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用筆目交涉者。便是用書報傳布。書報儘管做那生龍活虎。終沒有口講指畫的容易感動。所以他本身的效力。比較教授演講。自然遠不相及。故曰效薄。然而他有兩樣優點。第一樣。製作書報。費用既小。輾轉傳布。推廣容易。而且一次未能解喻。再能得無量數次的複讀。第二樣。用他手來寫着書報的人。既可在任何時間。及在何地點。把他寫起來。用他目來看書報的。亦可在任何時間自看。及送到任何地點去給他看。那就書報的數目。既可籌備較多。平民與書報接觸的數目。亦可較無限量。辦這個交涉。能夠使出的力量。便非凡之大。故曰力大。

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雖然用文字書本之先。也先要給他一個能讀書報的工具。便叫做識字。在給他識字的工具時。自然免不了籌備補習校。及籌備演講員。然但為識字而籌畫設施。比較為暫。將來一切灌輸不斷的智識。便可請文字在書報上做工夫。而常時期之補習及演講員。可以大減。此所以如何能令平民識字。法子愈想得簡便。愈好。時賢想到的。已精極備了。我做這篇文章來討想。或可助千慮之一失。當亦時賢之所許。

五　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照識字的速疾。漢字自不如音字。然音字。將用何等音字。若照朝鮮諺文辦法。用注音字母。造出二個「有音無別」的音字來。我個人也可以相對的贊同。但他的短處。便是國語尚未統一。用一種音字。便通行甚難。若要待國語統一。然後爲之。則二十年內的平民。止能讓他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儻而不教再說。若隨地拚音。我也是不反對。然對一地。籌備一分書報。便能夠使出的力量。弄得過小。而且識了音字的平民，將來止有音字書報。專爲他們做的。才得快讀。所有無量數的漢字書報。依然毫不能讀。豈非他們的幸福。亦就有限。這是他們二十年內。一定對了漢文書報的環境。還是叫苦連天。又高深智識。及契約記載。均非有音無別的音字所能擔任。日本和文所以夾用漢文。不效朝鮮的諺文。便是爲此。就算平民將來。談不到高深智識。——實在少數亦需高深。——而一切田契訟牒之類。想二十年內之官。未必允許獨用音字。如此。教了音字。還止能在田契上畫一個十字。在訟牒上聽狀師胡扯。捺個指模。豈非他們對了漢文契約的環境。還是縐眉不夠對付。至於商店招貼。買賣單據。尤爲契約中日用不斷的要品。二十年內。誰能廢除漢文。能把一個完全音字的環境給他。

至於有人要并棄注音字母。采用羅馬字母。做一種極有條理的音字出來。竟代用漢文。那就不怕高深智識。契約記載。皆可處辦。且一定強迫官廳商店。一律承改。所有書報。無不遵用。這種過屠門而大嚼。後面再或一論。現在只能說。二十年內。決難實現。把他給二十年後的平民享福可已。二十年內的平民。則斂手謝曰。心感之至。可惜沒福。

照上述之諸環境而論。所以現今主持平民教育諸公。斷然在漢字上想法。我個人是一百二十分贊同他們置注音字母於不問。亦不會再進一步設想時的自然趨勢。

六　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

僕於此種漢文簡省教授之法。向少研究。於從前所謂限授二千字。或約成六百字等法。無不心嚮往之。然其作物。都似乎還未能如平民千字課的周匝活潑。後來居上。亦固其所。

他的推行法亦備。傳習之法。不惟主要人勢力的鼓勵。爲尋常所僅見。而且幫同想出的良法。報章亦不斷的出現。皆從極簡效的方面進行。

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解決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四面八方人想法的亦多。到這種輕便。已爲前此所未有。

七　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會與注音字母合作

平民教育不能專託注音字母。前面已經論過。這是我也板起了面孔。要對注音字母說。「專託你去處辦那平民教育。你還沒有這個資格」。然而忘了與他合作。乃是極可惜。

就是鄙見所謂不會達到最輕便。僕替平民教育解決二百兆平民到了「極輕便」的地位。要再換一個「最」字。想來想去。止有一法。就是與注音字母合作。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二百兆平民最輕便的解決法」。就是使注音字母。與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合作。以上說了六七千字都是浮

話。以下說的。就是主要。且容小可慢慢告稟。

八　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

乃為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　注音字母是什麼東西。說他是三頭六臂的上帝。他也當得起。說他是糞坑裏淹死的一條三脚貓。他也喊不出寃枉。照這樣尊視賤視有用無用的分着察看可分起數不清的類來。如何混同夾帳糊裏糊塗給他一個單獨的綽號叫做字母就算完吔。然而過去的事實止是如此。所以平民教育家便對他拱拱手說道『你既是字母我們另有字用不着你來母。』把他們一個朋友硬看做陌路人。這盡是傳達姓名人通報得不好。

他們以為注音字母止是為着音字。這是怪不得他們平民教育家有這『以為』自從注音字母一出世。衆口一詞。中地也有了拼音字母。革新家拍手拍脚的快活。以為雖比不上西洋字母。也可以比肩東洋假名。老頑固屁滾尿流的着急。以為這就是漢文的謀殺犯。漢文要結果在他手裏。『鄭人相驚以伯有。』莫不以為音字早晚終要由注音字母而出現。

或以為止是為着國語。　平民教育家都是數一數二的通人。他們又一個轉念。也曉得注音字母與音字有什麼連帶關係。似乎還欠幾分可能。僅據現狀。注音字母與國語的標準音。實生了不解緣。即一般大多數的國語推行家。亦好像注音字母便是國語。國語便是注音字母。乃是一莫名其妙的糊塗結帳。

這便是寬一點講注音字母或是音字的字母。自然要問與漢文千字。有何關係。狹一點講。注音字母止是國語標準音的字母。漢文千字。不一定要教標準音。——這是十分合理——乃就也是想不出關係。

千錯萬錯。要歸咎到至今談注音字母的。不曾有人肯破些工夫。把他分做幾類。分開來加個說明。所以我現在且把他分一下子。再講我們要與他合作的正文。

九　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注音字母本像孫悟空。他有變不完的相。任把他分做多少類。都可。現在分他為四大類。乃便於這篇文章的討論。止講他一鱗一爪。你們不是替注音字母作行狀。用不着說得詳盡。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從中外音韻學家眼光裏看見的注音字母。他們作何感想。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他們以為既不合古。不能用他紀綱古音。或等韻。又不合理。不能用他條理發音法。

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之一。凡講音韻的人。無間中外。他們對於一種作物。若已被特殊條件。采用於一時者。自有參考的價値。注音字母為兩種很陋的有益條件所采用。應認為參考品之一。(兩種。即後面丙與丁。)

低音韻學家認作極陋參考品之一可已。若抹去其特殊應用之條件。忽欲強進以合古或合理。至事勢不可而復曉曉議其後。此音韻家之敝也——例如議其不曾用純粹發音原理製母等。皆癡人說夢。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眞正要想廢了漢文。造一種有條有理。可與現在西文同價音字人的企畫。這種人決不是止要造日本和文。自然更不屑造朝鮮諺文。尤其萬萬不是止造什麼傳音快字官話簡字等等而已。從他們眼光裏看起注音字母來。又作何感想。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推輪大輅的草稿。他們最先的下手。自然先把漢語的含音調查分明。這是任取一種記號。都可以打那草稿。既然注音字母爲漢文標準音而出。也就借他做了打草稿時的記號。也很便當。若說就把注音字母來造字。我先第一個搖頭不許。不要請教高明如造字的諸公。

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他們有的主張用羅馬字母。有的主張照發音原理製母。皆說得理由充足。現正熱烈的進行。先要準了注音字母。或於注音字母之外。做起一副造字的字母來。那件事。我亦贊同之一。但造字自造字。注音字母自注音字母。兩件事絕不相關。現在亦有少數造字家。不曾將兩造的職務劃清。若認注音字母終有倚仗賄選謀正大位

之嫌疑。急急乎詆訶注音字母。罵他不適當於造字。注音字母若能開口。必慰之曰。『奶奶。你不要弄錯。下官本來止管吃鹽。原管不着吃醋的呀。』而且做了造字文明字母出來。倘注音字母的功用。先請他來兼代。如把他來注漢字的音。把他來權充簡字。這豈非與買了新飯桶。本要候請貴客使用。却先把他權代馬桶。同一樣的顚倒麼。

所以造了一副造字的新字母。把漢語斟酌盡善。的造起漢語音字來。果眞能代漢文。乃是進了一步。——再進一步。自然是世界同文。——這少說一點。乃是千年的大計。與那種惡陋便於今日婦孺的注音字母。二十年後定要請進博物院。者眞叫做絲毫無連帶關係。

至於不在造字上連帶着想。要待注音字母。與日本假名一樣。對內用假名。辦西洋外交。便用羅馬字母代表假名。我們也替注音字母做一副代表了辦西洋外交的羅馬字母。我亦十分贊同。因爲這個例。不是假名先開。便是我們漢文也無法不辦此外交。譬如我姓『吳』對西洋人。却姓了 Woo。所謂日用由之而不知也。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現在無算無算的人。把國語便看作他。把他便看作國語者。便是這怪物。這個怪物的注音字母。第一個大目的。正亦專爲國語注音 造。這就是他複姓『注音』表字『字母』的緣

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算他解決國語全部。國語者有聲音。有文法。有詞類習發生應爲國語標準或不應爲國語標準的問題。合着三種問題。解決出來的。才算國語。注音字母僅爲解決國語裏標準音的工具。顯頂推崇點。就算他能解決聲音一部分。也已僭稱極了。如何便可認他爲國語。若嚴格的講起來。他止單純爲工具。聲音也並非由他而解決。譬如標準者。京音官音之爭。今把一個良心的「心」字。論定他的標準音。若以京音算標準。便把注音字母來注一個「丅一ㄣ」。倘用官音爲標準。他就注一個「ㄙ一ㄣ」。解決標準音的。還是討論國音的人。並不關注音字母的事。注音字母娘來娘好。爺來爺好。他有什麽能力。解決什麽聲音。所以祜許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一部分。已是顯頂說說。如何能說他便是國語。眞要拔舌。

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　現在注音字母的數目。既不三十九。亦不四十一。剛剛是四十。乃是什麽理由呢。乃却是專爲國語標準音而造。因爲未造注音字母之先。先定漢文的標準音。標準音需用得到拼切的。便製起那字母來。標準音需用不到的。如標準音無西洋BGD等的濁音。注音字母即無此等字母。合起應有盡有的來。剛剛四十。故注音字母之數。便不上三十九。亦不四十一。止爲四十。

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　廣泛的說個國語的聲音。也不是嚴格的注脚。他實在止對了

一本國音字典負責任。凡國音字典上定出之音。他都能拼切。國音字典以外者。他不能拼切的正多。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之餘地。因爲倘使能廢漢文。必是最有條理的漢語音字。已經製成而代用。還要注音字母幹什麼。倘漢文未廢。則與漢文同有適於蠢拙之應用。其詳當見下文。

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這是可喜的一事。惟許多人認此便算國語。一若習了注音字母。便算已經習成國語者。旣甚可笑矣。而又因注音字母學成國語倘未能說。便說國語之難成者。愈覺癡愚。更進一層。有以爲國語非短時所能學成。——極對——並以注音字母亦不易學者。則眞荒乎其唐矣。然而現象則實有如此。此亦支那人不求甚解之老習慣也。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這個意思。便把注音字母。不看做專注國音的東西。看做空谷傳聲。或如鏡花緣上的「剛庚公古」一般。什麼聲音。都可用他來拼切。正似留聲機器。什麼聲音用什麼刻痕留上去。他便還出那個聲音來。只不但注音字母有這個功用。便什麼字母什麼反切等等都有這個功用。例如ABCD。不必專拼歐文。可以拿他拼我的名字。如 Woo Chi Hei アイ… 工才。也可不必拿他當假名。也來拼我的名字。如「亠亍木工。又如「問道於盲」又可用「吳郡大老

倚滿盌』來拼。這本是讀者諸公做小學生時代已經深知的事情。我還來說賬。近乎叫做癡人說夢。但有時轉了一個溜速音學博士的『師曠』。也會呆了起來。所以我止好討諸公茲厭。不嫌詞費的從頭說下。

借反切。或字母。來作留聲機器。本從極古極古以來。一路有人試驗。先拿反切。講 自從說文上的某聲某聲靠不住了。便創出讀如讀若的法子來。又嫌沒有系統。孫炎老夫子便想出反切。用兩個字扛一個音。這個法子。雖說是觸機於古來的之於為諸。丁甯為鉦。我想一定受了梵文之影響。現在顯明的證據還是尋不出來。而線索不是沒有。這裏是說不到。姑且不必羼說。於是童謠也借他來用。市翻也借他來用。謝靈運一班人。又直把梵文十四音來整頓一番。到唐朝。便出現現在等韻式的字母。從而容谷傳聲等法子。都依傍他造出粗劣的留聲機器來販賣。這都不脫反切的圈套。又拿字母來講。想從前所謂鮮卑語契丹語等。也定有梵文式的字母。但他們既於反切上無多影響。又於中國留聲機器沒有成分。字母采作中國留聲機器的。定從歐母開始。黎錦熙先生說是清初便盛。我是在四十年前。親見西教士用歐母來做甯波蘇州廈門等的留聲機器。至今還是各處都有。據我所見。大約在這四五十年內外。又有人反對舶來品。如王炳耀(鼎鼎大名王亮疇的阿父)盧戇章蔡錫勇沈學諸位先生。便摹仿洋式。造起土貨來。名目便叫做拼音字母傳音快字等等。直到後來。又從反切裏造起來的一『愛國布』。鬧得最算熱烘烘的。便是王照先生的官話字母。勞乃宣先生又略加修飾。稱

他爲簡字。以上皆可算在字母的項下。

終之什麼反切。什麼字母。無所謂文明野蠻。其原理還是一樣。並且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彼此改頭換面。大家喜歡自作聰明罷了。當他一座留聲機器看待。任取一種字母。皆有這個資格。慢來。旣如此。請問爲什麼又要造注音字母呢。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無非老店新張。終要改副裝修。換塊招牌。如是而已。猶之乎留聲機器的喇叭。或突於前。或隱於下。皆有各適其適之條件。以成種種的變態。注音字母原亦有其求適之條件。因而改造。有如不用歐母。非但自有其蠢拙的應用。較歐母爲適當。而且亦有中國獨有之音。若出彳尸之類者。必於歐母上多添記號。即亦不甚爽便。此一端也。又如漢語改造音字。何日實現。尚在討論。而先事之計慮。則不可不有。造字勢必用歐母。倘因注音之故。鹵莽滅裂。將歐母添損形式。至習慣而改正非易。豈不反爲後日之累。不如注意於蠢拙漢字之上。仍用一蠢拙之附屬物。將來合法造字。再將歐母妥愼采用。界限較爲清楚。此又一義也。又如采用蠢拙記號如偏旁之類。有若日之假名。舊之簡字者。倘任用一家已成之製物。固未嘗不善。然當民二讀音統一會開會之際。全國造成偏旁字母者。有數十家之多。誰有采用資格。未易解決。如國歌。作者紛如。最後止好篠到卿雲一歌。用歷史來壓到一切。注音字母采用完全簡單之字。聲音各有關係。其歷史上立脚點。皆諸家所不能不俯首。此又一義也。於是十六兩原是一斤。在字母界實爲疊床架屋之贅物。所謂注音字母者。竟出世矣。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凝想。便是爲這個——留聲機器——目的而造注音字母。雖比較日本假名也不算十分醜陋。然仰攀歐母那種高貴(?)便使凡欲以支那也有字母自豪者十分掃興。故一方面牠被戴瓜皮帽者罵做西洋妖孽。而他方面被戴學士帽者又憎爲漢朝古董。其實牠並不是字母。把牠配着漢文做着中國留聲機器。與黃童白叟耕夫桑女交涉出來牠很夠漂亮。大家看得慣。可以同上大人孔乙己一般。如舊相識。彼此忘形。不致駭怪。所以請讀者諸公定要澈底了解注音字母決非用牠來造字。造出牠來的目的。一是將他來注音。一是借牠做着留聲機器。

牠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土宜。或增或減。既是借做留聲機器與注釋標準音截然爲兩事。留聲機器之於聲音。應當無所不能拼切。故對注音的注音字母限於標準音者。有時不能無減。有時不能無增。

增着的叫做閏母。閏母之名。亦經教育部所公布。惟全國果需若干閏母。因這最重大。最關生死存亡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誤未與「標準音注音字母」同受國人的歡迎。故無製定之成數。能於聲母濁音。既有加增記號的部令。聲母幾無閏母可言。止韻母應增數母。例如英文a之音。w之音。a之音。文法eu之音等。必不出十母。可全國通行無礙矣。全國如此其廣大。方音如此其複雜。決無一人能完全代表一縣。如此。必集數千人的大會。方可議定。數千人的大會。在事勢上決難成立。故閏音之添增。正待各處皆把注音字母。當作留聲機使用起來。而後因逐地加增之必要。將閏音逐漸添

出在學理上固於審查增添。毫無困難。且可隨宜加增。本無需限定成數也。止要各處添增之後。各自通知教部，教部候各處造有異同。再審定頒布。使歸一律。例如英國a之一音。無錫初以天字代表之。蘇州又以地字代表之。上海又以元字代表之。杭州又以黃字代表之。教部則審查元字最宜。於是頒布「元」字一母，a為音之代表。無錫蘇州杭州即改其「天地黃」之舊。同從新「元」。既一頒布。凡全國有需a音者。自皆用元母矣。然話雖如此說法。實際且不需如此麻煩。在上海廣東等處。製成閏母者。商務印書館已有許多曾鑄銅模。全國所需。可以說十已得到六七。止待我們羣起而整理之。半年工夫。可望十分完備。（謂大家便用留聲機器注音字母半年。非謂要設立機關討論半年也。）

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蹩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光大來。譬如平民千字課第一首的「先生教書學生讀書」在我們無錫教授平民。必請無錫人用無錫音教授。這是平民教育家所贊同。——看課本上不加注音字母。即知他們不欲將標準音去拘苦平民。——平民教育不拘標準音。自然一百二十分贊同。所以他們用不着標準音的注音字母。十分合理。然文字上能多一聲音。牠能幫助教。亦能幫助讀。是人人所知。既然如此。如用無錫音教授。字上竟能添一個無錫音。自然增一層優勝。如此則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亦一律屏斥。似大失策。假如上舉兩語。若作如左方的印法。似尤於教授上為輕便。

按，㔾之無錫入聲閏

先（ㄕㄥ ㄙㄧㄢ）生（ㄕㄨ ㄙㄥ）教（ㄐㄧㄠ）書（ㄕㄨ ㄕ）學（ㄒㄧㄛ ㄧㄛ）生（ㄕㄨ ㄙㄥ）讀（ㄉㄨ ㄧㄛ）書（ㄕㄨ ㄕ）

母，尙未製定，故借用已。今特舉例而已，固不必標準也。

一與ㄉ當加記號之濁聲已應當另製閏母。或加記號。此皆適於無錫之留聲機器。字之右方注標準音。左方注土音。今教無錫音。故左方的無錫土音全注右方則標準音與土音合者不注。異則始注之。我在上文。已一百二十分贊同不拘標準音。今又注之者。可於教授時說明。請來學的平民但管左方土音。右方所注標準音。可視之如無。可以如無。而又注之。其意外之益。可於下文更說明——供比較——不費之惠亦落得兼存也。

然如上之所爲。姑不先言其好處。而先解釋其難處。一則必先有人以爲印備課本之困難也。這有三法可解決之。其一。如該處果需課本至二三千。則由當地紳士請書局特別注印。其二。如所需甚少。索性止教師買一印本。學生之書概用蠟筆板油印。其三。止將每課生字寫注油印。讓學生將課本對勘。第三法總算簡便無倫。學生既可仍得精印之課本讀之。教授又止要總備一張千字的油印音釋。大約三張紙頭可以畢事。如此。決無印備課本之困難矣。二則又有人以爲各地自擇『方土標準音』之困難。因此廣泛說：「無錫音似覺極易。若嚴格的追問如何叫做無錫音。即便大難。城心音乎。北鄉音乎。南鄉音乎。相差可以甚遠。將何去而何從。（此即主張北京音爲國語標準音人每因此等

小不同。受人攻擊。」則又應之曰。注重留聲機器的朋友。止知求其無愧於留聲機器所謂『方士標準音』又是酸秀才的肉麻。學究聚訟學理。自亦甚要。若平民教育。非所過問。平民教育不主張授國語標準音。他們對於讀音。便是以教師爲本位。譬如吳稚暉是住居無錫。倘向平民教育的主事人告奮勇。無錫的平民千字課。我擔任教授。我想必能得到允許。如此。我去立在無錫崇安寺裏教起兩百個平民。我就老實不客氣。不管那四百隻耳朶。是那地點的耳朶。我吳稚暉一張嘴。却止喊出吳稚暉的無錫音。我也無從另用別一種音，要遍適不同之耳。倘忽然有一天。我却有事。而又不能告假。我想兩全。便取出一塊百代公司的新蠟片。用『說進機』對着一說。就叫人送到課堂。『放音機』一開。居然惟妙惟肖。還是一個吳稚暉。在那裏。說無錫音的『先生教書學生讀書』。蠟片既不嫌用吳稚暉的口音說入。然則那油印音釋。何嫌何疑。而不用吳稚暉的聲音注上呢。不過油印的留聲機器。比較蠟片的留聲機器。蹩脚點罷了。那就肉麻的選擇『方士標準音』。又大可不必。以教師爲本位。最合理與最直捷的便法也。三則最所疑難者。便是漢文以外。要多教一注音字母。這個解答。我在此止簡單複說。統合此文的前後所說。自尤能了解。就注音字母本身而論。止有四十字。增添閏母。亦所多無幾。無論師或生。無論如何蠢愚。化一月工夫。必能將字母認熟。拼法教會。拼切熟溜。便無餘時。今俗論以傳授注音字母爲難者。皆夾雜別種問題。如「國語」『音理』之類。反牽捽變成困難。若用孔老先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本來至容且易。——眞要使知之。等到拼音極熟練後

亦容易說懂。若不會懂得拚切時。卽與講說音理。非但對牛彈琴。而且增其疑難。

至於多化此一月的工夫。而可以省許多工夫於後。而且贈這留聲機器於平民。於彼將有莫大之好處。姑待下文再詳。

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 注音字母的效力功用。與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正同。不過音吐鶯脚一點。聽是聽得出。而不甚美。如是而已。然眞正留聲機器的價格。未免太昂。而且又不輕便。這個注音字母的留聲機器。止需破筆粗紙。便可製造。一手可造千百具贈人。郵筒又可放出放進。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恩物。將何恤乎吳稚暉之手。及東方雜誌之紙。不爲她盡力鼓吹麼。

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亦專門爲她。不會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他們豔慕西洋文。喜歡學着朝鮮諺文一樣。使那『有音無別』的拚音字獨立。非但受蒼頡造字的嫌疑。爲老頑固所駭。而實際以拚音冒充霸字。亦極可笑。且離開漢文而獨霸。實與平民漢文的環境無系。倘早知充作留聲機器。作漢文的內援。安守了家主婆名分。與漢文跬步爲不離。那就能夠看得出她的好處的必多。因爲譬如我們『人。』無論中外的小孩。到三歲。必曉得自己是個『人。』英國小孩聽人喊ㄇㄢ。中國小孩聽人喊ㄖㄣ。都一聽便知喊的是人。然英國小孩七歲看字。字作Man他拚音已經知道。就不要先生。一念竟出。念出之音成ㄇㄢ。卽知是人。中國小孩七歲看字。字作ノ乀兩筆。便看不出什麼花樣。非經先生讀出不可。若字作爲ㄖㄣ(人)他若已懂注音字

母。他便不要先生。也能讀懂。故漢文的東西。亦可相對的贊爲極美。他的短處。止是無音可讀。若能替他娶一注音的老婆。配合起來。漢文或者也可算天下之至美。據我鄙見。若漢語合注音字成功不易。儘可將所學國音字母組入漢字內。如天作ㄊ一ㄢ（天）四筆增上六筆。還比囍字筆脚遠少。寫囍作ㄒ一（囍）他亦累墜慣了。何在乎更多幾筆。明知要合作到如此地步。原是太自由的理想。然略師其意。以便平民。亦何所顧慮而不爲。况把這位太太正位中宮以後。她對於丫頭老媽子。自能瞞過漢文老爺。獨自替他們傳書作簡。這又是平民界的真正一個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呀。

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這句話。並非說得故意矜張。二十年內要想補學校之缺憾。弄到國內則惡制於善。對外則總和非弱。自然全靠平民教育。她助平民教育。幾可說。能擔一半干係。安得不在生死存亡上有出入麽。

這一類。——便是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尙未有人注意。二十年前。止有一勞乃宣先生專一的注意於她。

十　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錮入冷宮

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壹。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用拼音旁注漢文。幫助國音統一。原是應該鄭重的一件大事。然統一國語。止能望少年人民。及未來兒童。副其目的。若已老大之平民。及難入學之兒童。旣無統一的可能性。亦無論教以國音之

傳達法。一線生機。却惟有望彼懂得土音拼切的方法。然後徐圖夾雜灌輸一點。已算意外之獲。照此最淺的一層看來。非要各地先用一土音留聲機器。操練其耳朶。然後再教國音不可。再進一層講。即學校兒童。亦要先教土音拼切。然後再教國音。則順理成章。因爲教育必先就已知之條件。作一比較。然後輸進未知之條件。自然受之甚順。即如注音字母一物。凡與曾讀東西文。或通曉反切者言之。無不立時了解。而與素不懂拼音爲何物者說之。即格格不入。成人尙然。兒童豈不更需『預備』拼切土音。有味而易入。劈頭即教以素不習之怪音。其強迫注入之苦。宜乎現在小學反以注音字母爲虐政。此即『國語注音字母』之他。不請『留聲機注音字母』之她相助。故弄得他淒涼萬狀。現在無論何學。皆有『比較教授』之一法。獨教極易而亦極難之拼音。倒無需乎比較教授。這是什麼理由。如上文所引讀書之『書』。若硬教無錫童子ㄕㄨ音。必縐眉苦其怪誕。倘先教以ㄕ音。彼固如逢故知。欣然順受。然後過了兩天。比較若左之式。

　ㄕㄨ
書　　訓之曰。國語要多一ㄨ母。雖十六兩還是一斤。而駭怪之情。在我亦覺稍減。何況小孩。故
　ㄕ

學校教授注長音母。在鄙見。必先教本地方音半年。無錫兒童。完全不要先拼『他們』。儘管先拼ㄉㄛㄌ一。到拼音十分精熟。方拼不習之音。他們二字。儘可於漢文的國語讀本拼讀訓之曰。ㄊㄚㄇㄣ。就是國語說ㄉㄜㄌ一。這種老講解法。亦無所謂不合。

時人能見把注音字母拼切土音。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呵以爲將破壞統一。這算真最無意義的

謬誤。先却比較教授。其損失既已不小。還令已老大的平民。難入學的兒童。失却留聲機器。使平民教育半身不遂。尤屬滔天大孽障。

請問對於此輩與國語終算不生關係的平民。施以漢文教授。既可不取標準音。而取自由教授。如何用注音字偏又不讓拼土音。必令拼國音。此一矛盾也。對於此輩平日施以演講。倘人人主張必以最親近之鄉音。使之入耳。而了解愈易。然則何以作極陋的書報。以代演講。偏又禁止用土音注釋。此又一矛盾也。終之這便是封鎖注音字母。使她成爲極可厭之廢物。將可鼓舞兒童興會之事。變成酷虐兒童頭腦之事。眞方今傳達國語諸公之自殺也。（民八我在長沙。勸用注音字母拼切土音。一西教士來大反對。他說審定國音。統一國語。聽說你也在內。所以我們的聖經。依着你們的計畫。都注了國音。現在你又作怪。鼓吹土音。不是我們的聖經先受你的影響麼。我說先生不要着慌。我鼓吹土音。便是爲着你的國音聖經。請問先生。現在把注音字母傳達國音於平民。是動遭白眼。他們說。我們用不着說官話去做官。他笑道。情形是確的。我說倘使用一個方法。說道我來做你字母。一個月學會了。便將長沙話句句能寫。他們不是歡喜的便多了麼。字母教完四十個國音字母已包括在內。他既能拼長沙音。自然他看見了你們的國音聖經。亦能拼讀。這就騙他們來上當。他大喜握我的手道。好法子。聰明聰明。我笑道。這個道理。實在是極平常的。譬如造大屋。不是總先要在屋外搭一座難看的架子的麼。若駭怪的人。以爲何以大屋未造。先糟蹋地皮。造一個難看的東西。一定不許造。那就造大

屋的困難也遂到極頂了。他正色道。對了。謝謝你。

自注音字母出世以來發音學亦因之而興盛。傳達國語諸公之中。傳達音理者。不可勝數。請此種學者反己自思。是否將發音學澈底研究以來。所有世界之音聲。知之愈備。於是自覺便習任何一國之文。通其音愈易。果如此者。欲平民及兒童習國語。反幷其本鄉土音。可得比較者而亦禁止其理會。一若單純止知一個國音。即國音可以強迫注入。眞所謂高山滾鼓。不通不通。自己鑽入被窩思之亦必失笑。

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這不容詳說。貧民窟中人。若待竟讀新造文明之音字。一定無此幸福。倘使先有那醜陋之她。與之相習。而後天仙下降。彼已鑿破混沌。或者癩蝦蟆。也有想吃天鵝肉之意。博得他們跟着叫好。亦不枉她去開路在先。

十一　因他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

普及粗淺音理。從前反切時代。雖老師宿儒。亦以略解雙聲疊韻。便已算翹然自異於衆。至今康熙字典卷首極淺陋之等韻。莫名其妙。而視同天書者。還居多數。反之則洋涇濱之露天通事。五個母字。兩個半母音。十九個子音等。無不脫口而出。即注音字母推行以來。全年兒童能知聲母韻母之分者。已有數萬人。並知四聲如何狀況者亦較從前神童詩三字經時爲多。倘再能藉留聲機的注音字

母。普及於一般平民。則全國中充滿了拚音空氣。於調查聲音。傳佈外文等。皆較順利。況音韻之事。語其深。大博士亦莫敢自詡精通。語其淺。即灶婢亦能暗合。比之於數學。亦復如此。深則相對論家倘坎然不足。淺則其人不識數。定算癡愚。以最底限度而言。人類之於算數。終應熟知加減乘法。亦能扯扭除法。可以勉強。此各無所知。要已不失為平民。如此。有音聲。第應先知聲音可棄。於是明白聲母韻母的分別。從而知聲音可以幾百個包括。並非幾千幾萬的無限。這也是新世界人類個個當視同識數一般。此而不知。當算癡愚也。那就何惜每人捐以二三十天工夫。借注音字母。予以人類應視同識數一般之知識麼。

搜羅殘存古音　收聲尾音各國有之。而中國北中兩部。除NG　N。外概行失却。然NKTP。竟殘存於閩廣。所以音韻闡微亦言KTP之語尾。中國有之。——按KTP已。有則DGBFV從同——惟SLR無有。我便以為實存於ㄓㄔㄖㄗㄘㄙ之中。此等怪物。至硬竄支脂中。使行韻不能諧。又令注音字母家韻母莫能製。皆尾音緊緊壓入於本字中之故。猶夫東冬江眞文元等字。老古董以錫聲目之。同一謬陋。然欲此等問題解決。非大索通國。莫能為功。又如胡適之先生對我言無錫不能讀甯波之波。河南之河。概讀為e。我對之曰無錫之。在麻韻除進車等字外。一概並不讀e而讀戈之讀。亦晚近事。汪榮寶先生已有考訂。足見無錫若不把他的方音全部獻出。胡先生可以斷定無錫為無。我嘗以為談古音者。縱分之則曰易古音。詩古音。離騷古音。漢魏音等。分之是矣。然詩

之周南召南齊風魯頌。東西相去。今之方言。且不能同。古能同耶。可見遍搜方音。精密探討。一定等我吳稚暉迷信的物質文明增進後。交通便利了。圖表賅備了。儀器完全了。必有我們的賢子孫。來做這事。然則我們做窮祖宗的。無所幫助。却靠留聲機器注音字母。替他留着許多方音書報。陳列於各處小書攤上。供他們參考。他們也一定喜歡顏色。把我們對了關漢卿。王實父。羅貫中。吳敬梓。曹雪芹。招子庸等。一般的愛敬了呀。

如此看來。留聲機的注音字母。她能幫助國語進行。幫助造音字人的便利。既已如彼。借給音韻學家之多。又將如此。而其本身之關係於平民。又有中國死生存亡之重要。竟用阻礙統一莫須有的冤詞。置彼於牢獄之深底。中國國民之常識。如此其顢頇。眞荒乎其唐。

十二　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

增多傳習的方面。　譬如今之千字課。其人非自度能繼續數月。每次出席。便不能報名。現在在一個月後。能使挾了音釋課本。在家中自行摸索。隔三數日出席一問難。以正謬誤。則日需放牛夜需搓草索之牧童。與終日拉車不能一間之車夫。亦可任意自抽時間。不必按開講之鐘點而至。湧躍報名者將多。不肯出門之婦女。可就彼村莊。教授短時的注音字母。嗣後即以韻釋本子。供彼等之摸索。牧童之子。車夫之夫。新畢業者。皆可權爲之師。因讀音已有注音字母在中間爲硬憑證。不虞授受遞相乖謬也。此卽傳習方面增多之說也。

減短教授之時期。　今談千字課者。有六閱月可畢業之說。今則將注音字母占一月之期。此外解晰字義。可以兩課之數。並於一課。因學生於受教之際。字音不煩苦記。得專注於義解。則精神可用百倍。如此。六閱月之課。三月可畢。合之注音字母之一月。已縮六月為四月。此教授時期減短之說也。

擴充漢文的字數。※千字課善矣。然此乃最低限度之末策也。在諸公非不知千字之不應於肆應。亦非不望多多而益善自有待於徐圖推廣。然限於字數。則編刻通俗書報等等。皆將牽拄多端。不能縱步而行。那就課本外之參考品。不獲自由傳布。諸公亦知倘能如日本之書報。小童老嫗僅識之無者。亦滔滔而讀。雜雜以爲雅漢文。無所阻礙。此即假名在旁之益也。如此。我們現有注音字母。何以不利用。至於所注之音。儘可以主筆爲本位。譬彼爲講演家。例如吳稚暉登上海城隍廟之板凳上。用七勿搭八的無錫式蘇杭話亂喊。可以聚杭嘉湖蘇松常之平民。懂個九成八成七成。至少五成。如此則吳稚暉自由音注書報。其結果亦有如此。這便是『三笑』『珍珠塔』通行江浙的舊例。難道彼中所說。果與江浙各處語言詞頭。樣樣通同麼。諸公試想。我們自稱讀書人。讀起書報來。常極多不識之字。未知之語。任他含混過去。無礙我等之智識日增多。難道平民讀書報。便要算他如宋儒讀經書一般。一字不了。恐他窮思時日。瘦損了十斤肉麼。況供給平民之書報。篇幅有限。何妨放大字粒。右國音。而左主筆先生杜撰之方音。弄到十分周到。使無誤會毛病呢。所以方音音字報。則弊病甚多。扞格亦大。若有漢文居了正位。方音不過陪伴。正可無絲毫弊病。從此以千字課爲基本。而如兒歌小唱。方俗

成語等。做成小册。故事時事等。做成小報。千字外之漢字。皆仗注音逐漸輸教。此漢文字數擴充之說也。

加添複習的機會。　平民授課後。無複習機會。則容易遺忘。甚而至於日久則學如未學。近來陶孟和先生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專論此事。這眞是最緊要的補救。他於廣告商標等等。皆要想法得其幫助。我於其中讀物的一層。尤加注意。果得注音字母。用鹵莽滅裂演講式的方音音釋。能使通俗書報發達。不但增識漢字。慰悅平民。有極大關係。即最小效果。亦可望千字課教授後。有不斷之複習矣。此複習機會添加之說也。

又其他。　我翟多識之無之人。自然看了平民千字課。可嚀反復。爽豁近情。以爲六個月之長時間。無患千字不能輸入。然我等老大而讀外國文。卽自咎記憶力之怪短。假如今有人在六個月中。教我芬蘭字或印度字一千。我便不敢力承容易。縱平民之於漢文。自有日用已知之預養在先。可稍減困難。然視我翟讀芬蘭印度文所有了解之條理。又彼所欠缺。勻扯過來。進行的難易。可說相等。那就千字之課。已經談何容易。況要求一個平民。有數月的長期。能規則常川出席。又一難事。所以不能不作退一步想。倘在更短時間。有一尤小結束之物。於彼適用者。先行給予。進則平安畢業。退亦可望彼能据音繼習。如此半途中輟之人。可不致全功盡棄。若說据書自習。恐記音而不記字。此我所承認也。然昔日兒童熟讀詩書者。明明其字便在詩書之中。甚至到老不曾又在別處能讀。教學而能得半。頗

望既已極奢。日本小學號稱振作。所教漢字。尙不止一千。然出校以後。讀書報如飛。似報上字皆舊相識矣。豈知止讀假名而已。漢字已大半奉還於先生。此卽幸有假名救濟。否則如我國昔日百家姓神童詩論孟幼學的五六年學生。及今日國民小學生。徒皆教過二三千之人物。竟有出校後。眼亦不能記。家信亦不能寫者。此卽寫不出之字。無拼音姑代之。故止好擱筆。愈擱筆便愈失可能之力。我們試想千字課能優勝於舊日六七年之蒙塾。目前三四年之國民小學麼。故還不想一種設有不幸可得小獲之工具。來補救於意外。一定要使我們氣悶到放手的呀。

又況我們對於平民教育。望他眞能運用漢文。看讀便利。固極可喜。卽不然。能夠漢文是半通不通。拼音是極爲熟練。能如日本平民。自由看讀通俗書報。自由取假名爲親戚間之通問。我等亦能藉音釋的漢文通俗書報。指導他興業。勸說他衛生。致意他留心公益運動。他反對國蠹。我看我們要感謝留聲機注音字母。必不少於漢文自身的呀。

十三　妨礙漢字的記憶否

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音釋於字旁。有認音而不認字之弊。我自不敢不相對承認。但此弊於未學之人。發於被動及自動。大有逕庭。學校兒童大都爲被動。藉音釋節省其注意之力。以供遊嬉。自然造弊較大。至於平民。果願來學。彼心中卽熱望能識所教之字。可超進爲優良。所以視音釋止爲彼等緩急之顧問。決不看作敷衍之妙品。所以用我信託成人之理想。又

可說音釋而教。但有好處。決無弊病。

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注入教育。在有反復之習慣。從容之時間。甚大之強迫力者。收效亦可速。故若現今學校教授外國語等主張連書本多不許用。不知其法對於數年居校專心讀書有賞有罰之學生。自然效果甚大。若在平民教之之人。既不克多方誘導。彼又年歲長大。無法排除一切憧擾。去專壹注意。止能斷續間歇理會。設無「有痕迹」之記認。供其複習。如何倉卒入聽。歸途即去割草拉車者。能把握無遺。先生又未能設賞罰督促之。若又不許其從容憑着許多補助的記認。自行追想。那就止好弄到走頭無路的。避而不到罷了。故學校教育之與平民教育。注意之點。正然分別者也。

十四　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

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二百兆平民。眞能用千字課。希望教他漢文者。無論如何。得十分之四。已算收效極大。其餘十分之六。如村僻的婦女。苦役的婢僕。繁忙的苦工等。尙沒有機緣。能與此等千字教育接觸。彼等亦且無此勇氣。能與許多文字奮鬥。所以止可望讀過字釋課本之鄰近平民。及彼等自己家中讀過國語教科書的學校兒童。皆受平民教育者之鼓勵。令彼等輾轉傳授注音字母於所親。希望彼等皆能按着音釋。讀讀最粗淺之通俗書報。已較終年全無所聞見。實於智識總和上。生大大之不同。而且彼等利用諺文式之音字。人家一灶婢。亦必居然能親自執筆。寫信

寄往數百里外幫傭之母。下階貧民社會中。自添一層樂事。全體人民的總空氣。活動的額量。乃不言而喩的大增。這就除了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無物再能夠担此大任。所以希望推行國語人。不可視注音字母爲國語專有品。更希望平民教育家。不可視注音字母爲陌路。我們當約同了。把留聲機注音字母看作二百兆平民的聖母。讀國語教科書的兒童。習平民千字課的平民。即是護送聖母降臨千家萬舍。遍及山陬海澨的衆天使。我們終望注音字母的流行散布。如大旱鬱蒸後的甘雨密雲層推。崇朝而遍天下。

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習用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不曾明白的准用。眞算失策。到無法可施之際。卽利用留聲機器。乃人類天然的救急丹。先說我們本非音字之國。極古老牌的留聲機器。稱呼自己。無法使他象形指事會意。止好借呼俄頃之「我」。對於對方之人。亦無法製字。止好借稱窗檽之「爾」。動作頓逗。造作亦難。亦或借獸類之「爲」。或借鳥類之「焉」。聊以傳達。未登大雅之堂的留聲機器。北京的牆壁。常見用「王巴旦」。代忘八蛋。上海的衖堂。亦用「五車」代烏龜。此等不規則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自古迄今。不勝毛舉。如何「我爾爲焉」「五車王巴旦」。卽不爲怪。一見用ㄅㄚㄅㄚ代爸爸。ㄇㄚㄇㄚ代媽媽。卽躊躇不決。至於本爲音字之國。諸公亦習見外國小說。凡形容下等社會中人。卽將拚音故意舛錯。以表示俗陋。拚音舛錯。卽五車王巴旦之變相。簡直不算寫字。是寫的天然暗合的留聲機注音字母。惟人類通性。無不守舊。彼中止是默許。不肯明斷。所以

在平民教育上。失却許多太益。流俗之人常顢頇其詞。若曰。止要是拚音文字。便學習極易。按之實際。惟留聲機器。有音無別。連上下文而達意。自然容易到不成問題。若旣稱爲文字。我敢堅決的斷言。象形稚音。同是不易。——象形字惟在印刷及索引。乃大劣。——每類文字。必繁設條例。藉以馭攝高深。拚音國傳統的位格頭尾之變化。已較象形文字遠離。卽以聲音本身言。彼固演聲。然亦未嘗不演形。就所略知之英文言。彼中文字之沿革。非我所悉。不敢廣泛鑿說。惟曾在牛津大學出版 Murray 氏所編之 New English Dicti onary 的例言上。得一例證。彼言古於『見』『海』『草地』。同作 See 。後恐用繁易混。改海爲 Sea 。實際之音則仍舊。此與作气之气。稟食之食。漸漸幷家。止能改稟食爲餼。同一手續。此皆非留聲機音字之所有事。惟其爲文字。終是多設變化分別之條例。使學者教者。皆增重重困難。不惟吾人讀西文。三四年可未通順。常常製造誤拚的留聲機器。卽彼本國人民。在高等小學以下程度之國民。未有不留聲機之誤拚字。奔赴筆端也。而且國民程度達到十有八九。能用留聲機寫誤拚字。已要英法德比瑞典那威丹麥等國。方有此盛象。至於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卽世人盡知百中有七十五。皆爲沒字碑。諸公欲問學習二三十字母。與一些拚法。有何難處。旣懂字母八法。卽留聲機的誤十字。手去照了口來寫出。亦必做得到。乃竟會成沒字碑。是何緣故。我則對曰。一是拚法條例太多。進一步。又是文字上的變化分別亦多。就索性駭到了。連字母也不敢學。設使如西班牙各國。有通達之平民教育家。變通一法。允許人民用留聲機音字。亦可作通俗交際往來之文

字並刊此等書報。爲彼等之讀物。我想必能救濟一部分平民。使「假識字人之數額可以增加。今以英文作例。如 Tail 尾 Tale，故事，Taelo 銀兩，一律可作 Teilo 又如 Right 右，write 寫一律可作 Rait 又如 See．見，草地 Sea 海一律可作 is 如此。安見口所能說者。筆即不能寫乎。即使其人口本錯誤。使令寫出其錯誤之語。亦足以通情愫。如英國亦有不完全之廢人。說起「我是人」一語。竟可說 Me is a man 則亦何妨竟寫 Mi izelmaen 應此等變通在英法德諸國。自己不屑措意。至於西班牙俄羅斯若非想出此等救濟之法。在國民智識之總和上。終無法可令速高。」則老大幸存一則閉門亂嚷。雖有七十萬之李等。其奈三百兆之蠢農何。理想的大同世界。終恐止好虛構於北海邊冰雪之中也。

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把留聲機音字濟急。實係聖品。然竟把他代用文字。又變癡愚。文字之所以著變化。異狀貌。設繁多之條例。乃隨事類繁賾。學理艱深而滋乳。出於不得已。非故爲其弔詭。若供俗人達淺意而已。留聲機音字。自以無條理而優勝。至於名理欲玄曲見達。契約欲嚴格標指。即非留聲機所能爲功。朝鮮人造着有音無別之諺文。欲適用於平民教育。初意或亦有當。然竟與漢文嚴劃鴻溝。諺文不入漢文。一字漢字亦不入諺文一字。且使諺文所負職務。未免太重。非但算爲留聲機器。竟且認爲普通文字。置漢文爲高等——此等策畫。即從前傳音快字家等。亦有如此傾向。皆映[illegible]被音文字。却又未有造字方法——是高等的漢文。自然變成敬鬼神而遠之。而音文遂牝

雞司晨矣。從此高深之學問。卽停滯而難治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我等若欲利用留聲機音字。必處處請她受漢文監督。最好出入必偕。復壓抑她使常在貧民窟。不許普通應酬。竟私背漢文而兜風。要音字兜風。待合法的音字出世再說。

請她互助迴勉。是日本人的聰明。先要申明一句。吳稚暉雖無賴。亦不至顚倒是非。見朝鮮人倒楣。便批評他。見日本鬼強盛。便承奉他。乃是事實具在。非我所能揑造。我便更大胆的奉承一句曰。日本的文字。但以文字功用說。竟是世界最占便宜的文字。——惟一部分做他重要的漢文。在印刷上終欠優良。——不是我又折過來說。若嚴格的用文字資格繩他。他連到不能算做文字。故止可曰最占便宜。不能曰最爲優勝。什麼叫做最是便宜呢。我們來條舉於下。自然便見。

(甲)居然也可算拼音。好在幾幾乎聲母韻母都不分。在文字上失資格。固卽爲此。而在拼用時十分簡便。亦卽爲此。

(乙)假名獨用。諺文的功用。卽已包括在內。我所要請願於平民教育家。采注音字母爲留聲機器。便是這端。我又請西班牙俄羅斯許用混拼。也要叫他們學學小鬼。

(丙)倘若要陳說高深學理。或要分別契約條件。他老了面皮。竟夾入漢文。也不顧非驢非馬——我們許多人常鬧不南不北是最好國語。不文不俗是最好國文。無如王者大一統。建中立極的聖賢後裔。終覺不舒服。——日文眞暗合有圖有說聰明要算到絕頂。細細想想。有如中國詞

類中以謂助字，『者也乎哉。』即，；。？。此類乃『爲別』重。而『達意』輕。何需無可製字。還要假借他字，夾入文內糾纏。西洋人尤聰明。即變爲最簡單的點子。放在文中。多少的分明。所以弄到東方人疊床架屋的采用他。——如既有哉字，又加？號之類。——其實西洋人還有欠點。即介連各詞，亦最好用『異於字形』之物。使轉折接續之間。愈加分明。日本人竟把ヲハノ之類。輕易不用漢文。亦頗有斟酌。故日文。粗看則罵爲雜種。細看竟饒有深意。朝鮮便較與聖人之邦接近。期期的不許爲此混同夾雜之事。不料反弄成所謂高等漢文者。中看而不中吃。普通諺文者。能屈而不能伸。

（丁）矮脚鬼却於諛墓頌聖。吟風弄月。裝飾品的文字。又能也請漢文捧場。鮮卑的之蠢而有其雅。——孔子火是聖。箕子是大賢。故老支那的脾氣，尤進同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本未嘗禁止去刪詩書。定禮樂。諛墓頌聖。上壽弔喪。他却要拿來做報，拿來議憲，眞不可思議之怪物。日本有如是最占便宜的文字。所以幫了他。能夠學理精造。仰企英法德美。智識普及。遠過西班牙。俄羅斯也。我們的環境。及區域的廣大。自然稍有不同。師其意。不必盡襲其貌。使可剛可柔。伸縮便有餘地。亦未嘗不可尤佔便宜。姑擬便法如左。

A　古書仍舊，不必議及。

B　高深學理之書。暫可盡寫以漢文。

C　中等書報。皆寫以漢文。右願加國音於旁者尤好。

D　通俗書報。皆寫以漢文。惟必加國音。最好。並要多作專供局部之通俗漢文報。右方注國音。左方注方音。

E　局部極淺俗之書報。或用D法。或竟雜用字母及漢文。與和文相同。亦好。如寫不出的助詞等等。不必強借不相干之漢文爲之。

F　丫頭老媽子小工洋車夫。彼等自己寫信。任他全用注音字母。各拼方音。於關乎契約同等之音。彼人能寫漢文者。雜入漢文一二亦好。

G　局部告白。倉卒不及用漢文。大衆本可憑注音字母而了解者。卽聽其全用注音字母。

終之。字母與漢文。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平民教育若能與字注音母合作。倚恃雙美。最輕便的解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似非理想。深幸是正其謬。共垂察之。更望現在熱烈推行國語的同志們。亦小小一回顧也。——十三年一月——

▲創辦農學校議

……弟對於留法儉學會之預備學校。有應當分別之觀念。（一）完全之預備學校。卽我等理想之上海法文學校也。（二）便宜之預備學校。卽弟此信所欲言者也。今言於下。

民國三年春。弟來法看農校於蒙城。卽有大觀念生出。曾略露其意於學風雜誌之游記中。又曾與先生等劇談。以爲農校者實不必僅視爲教育之機關。亦不可徒視爲改良農學之機關。卽一鄉設此機關。爲高曾祖考兄弟子孫曾玄親戚鄰里世世談講農事之聚會所。而先知以告後生之談話場也。學校個個皆可作如是觀念。然於農事。弟覺尤合。

今日在中國鼓吹農業。爲最較容易之事。（一）中國素重農。（二）農校程度可高可低。（三）農校可藉學生耕作。補助飯食等等。（四）今之過渡時代。農校可收年長而學稍淺者。否則小學年齡不能容之也。中學校程度不能容之也。（五）過渡時代小學興起甚要。然師範太少。立苟且之師範校。則破壞師範之組織。不如暗寄於農校。法國本有以農工商師範各科設於一預備學校中者。名目不衝突。而實際得之。（六）農校之學生與鄉里農人親切不隔。可常常以新學理指導其迷誤。（七）農校則例當有小小理化試驗等事。中學校所試驗皆講普通原理。而農校則直接應用於眼前品物。學生習之較有味。旁示於鄉里亦較易明也。（八）農校卽可附設農會及一切鄉間聚會等事。就從前社廟而改作之。仍與鄉人以公共聚會所之觀念。（九）農事到底亦因此而稍稍改良。

然僅僅限於農事。其轉移之迹尙鮮。最好莫如加增外國文字。（一）無論農校之程度如何。必且至少比之中學校。中學而習外國文。乃爲當然。（二）近時科學。起於西方。故授農工理化。必教授外國文。乃增生徒之興趣。此固略含矜重外文之習氣。然於理言之。亦稍當識外國文。始便於看告白購藥

品等等。故農校附以外國文亦爲當然。（三）法國有數十便宜學校。（每年食宿學費共計二百元）爲他國所無。介貧生而就法國農校。此爲力量上較易之事。赴法之農生。必源源而出。即可爲國內農校之教員。（四）商務重英文。便於交涉之故。中國固小農之國也。將來之農學。法派必爲中堅。（法爲小農之國）今習法派之農學與法文接聯者多。故農校自應習法文。

惟欲遍設農校。已爲理想之問題。其事難矣。復欲每一農校皆習法文。此必成理想中之理想。雖然。天下事皆在人爲。若稍有艱難。即存爲理想。則我等之事。何一非理想。皆可付之一笑。輟而勿爲也。而先生等愚公移山。鍥而不舍者。未嘗無萬一之効。此所以高明之士。亦頗不以爲謬妄也。天下事無論如皆告非一蹴而幾。此又定理。弟所謂遍設農校。充其極望。原未嘗不求一言方畢。即各處爭立。而爲數至於千百。然切實自信。却止望吾言既出。或各處『有心人』稍稍相應。其數明知全法尚止有農校數十。我國之程度。能爲數則相等。爲程度則遠下。已按額竊喜。如是今且望有心人先爲之倡。立一二以試之。斯又未爲離奇之事也。……——十九。一四。九。一——

▲海外中國大學末議

甲　理由

海外中國大學者。將中國大學暫設於海外。即何處擬設大學。倉卒欲籌備完全而環境與教團。

兩缺其適當者。乃暫時借海外適當之處開辦。視之如與在國中同。迨至開辦若干年。擇備路齊整教師亦組織相完。遂并可遷之教具及已成之校風。完全遷移於自國應設之地點。

即不必每設一大學皆照此法。縮至極度而言。似亦當有一二處。毅然作一試驗。或亦可爲千百應舉新事業中之一事。此末議者。即雜取其優點缺點等討論之而比較之。以供當事者采擇焉。

（二）改良學生環境養成完美教團

吾人受教育之際。得校內之課程。若並得社會環境之補助。則其效果。必不相同。此時中國。即有此能力。得建完美之大學。尙無此改造社會之速度。並予學生以完美之環境。如社會凶暴惰懶穢惡等之現象。觸目皆是。加之以下等游戲之場。親朋淫博之習。令今日內國之大學生。平添一層防制之辛苦。此環境在消極方面之未適當者也。又如上海北京廣州之通都。欲求一有益書報。已如鳳毛麟角。若高等之科學儀器店。製造工具舖。無論在鐘表呢羢山珍海味之大市上。不能尋得一家。更其論博物院科學會新品工廠等之文明人境乎。此環境在積極方面之未適當者也。

假如易上海北京廣州。而爲巴黎。其環境之相差爲何如。即或消極方面。巴黎亦有中國相同之劣點。然即或任其自然。不加補救。而所得非凶暴非惰懶非穢惡之教訓。已足補償其所失而有餘。何況所有巴黎劣點。若有近年來蔡孑民先生長北京大學後。其學生自治之清議。日益努力之效果。則防制之辛苦。巴黎自減於北京。此所以竟在巴黎設立中國大學。較今日留學生之各個散處。單獨活

動。甚不相同。此事後當別為專條論之。

（二）於精神教育中並可注重物質教育

今日中國大學。能竭力以高精神教育之程度。則能力漸足。若欲並高物質教育之程度。恐無可為諱。幾乎萬分竭蹶。精神教育。必以物質之能力相調劑。而後社會足與世界均和。此無可蔑視者也。物質教育之教師。不免借才異地。即在今日之日本大學。尚不能免。何況中國。中國近來頗有淘汰外國教習者。此另一義。因以高價所延之洋教習。其能力不如留學生。自不如辭去。為得若留學生竟能滿副理想之大學教授。恐居極少數。此又無可為諱者也。以區區四五百元之月金渡重洋而來教者。必為下材。曾一度遊歷西洋者無不知之。然四五百元月金在巴黎當地延聘。俾即教授於巴黎中國大學。幾不難得彼中大學教授。論鐘點而兼任。

如此。在內國大學。因洋教員之有名無實。則不敢請。而留學生之上等有能力者。又不可多得。物質教育之受損。以較海外中國大學。至少終當減色數成。

況就作用言。為目前社會國家救急之需要。物質教育。終當有一部分之大學。特別注重。方足適應現狀。所以試設一巴黎中國大學。肩此注重物質之任務。亦極相宜。幷且迎受巴黎環境中之精神。而於精神教育方面。亦不至比今日北京上海廣州有損色也。

（三）他人慈善的已建許多大學於海外。吾國吾乃為利益的。豈反不可建大學於海外

他國

立大學於海外。求諸先例。因限所知太少。可云此為創格。然比例設想。亦極尋常。其一。需其近似者。則有上海日本同文學院。其目的因欲詳察中國內情。故有此特別組織。然吾則挾有改良環境增進教材期俟組織稍完。遷建內國之目的。亦何嘗不可仿辦。其二。有可對照比較者。如香港之有英國式大學。上海約翰之漸改美國式大學等。皆應費鉅款。或過於我等今日所提議之中國大學也。彼等建設大學。其目的為慈善的用以教育他國人民。我國若有慈善之力量。足見即建一中國大學於巴黎教授法人亦不過如近日北政府捐助美國哥倫比大學漢文科等。且無所謂怪特。何況今所謂議建之巴黎中國大學。其目的止是利益的。止以教育自國人民。豈反有不可之理。此所以議雖近創。實則甚平常也。

既籠統而言海外中國大學。篇中又時時指定巴黎中國大學者。鄙意擬設之海外大學。最急為兩處。一法國。一美國。皆以其國體相同。物質而外。精神亦調和也。有美國則英國可省。且巴黎與歐洲各國。接近在片壤之中。英德伊比等。皆巴黎中國大學學生所能常往遊歷之地。不注意日本者。日本近在咫尺。已留者太多。留學之勢。已成弩末。無從別立一校。自為風氣。且帝國教育之暗潮。亦有與現象衝突之處。所以先注意於巴黎者。歐洲學子。遠不及赴美之盛。欲使歐美潮流平均輸灌。故先及巴黎。倘能美國海外中國大學。同時並建。亦未嘗不馨香禱祝之也。

（四）英法文兼重正可圓滿學術與辦事兩方面

有人云。擬建中國大學於巴黎。目前必發生一甚困難之事。因中國學校。向來注重英文。不惟驟然欲招向習法文。可入本科之學生。必寥寥無幾。即招預科之學生。亦爲少數。必至所設預科。程度甚低。開辦本科。曠日持久。

對曰。此事正即吾所最爲注重之處。否則顢頇了事。如今日留學法文國及留學英文國之學生各執其所習慣。不惟將來國中學派必生小小衝突。而且即就應用上論（應用雖非大學所注意。然在現狀中實可算一條件。）東方英文之勢力。雖日本久傾德系亦不能減少英文流通之全量。故若僅習法文。辦事於東方。必有一部分之扞格。不知此校即爲溝通。且兼習英法兩文之利益。在歐洲時利用英法兩語。由調查而得之進步。亦有影響也。

兼習兩種外國文。當日日本高等學校。即以爲欲入大學條件之一。而歐洲大學。必兼習一二種外國文。亦有慣例。即今日中國學生。留學英美國。兼習法文。留學法比國。兼習英文者。本亦不算少數。故在巴黎中國大學。以法文爲主要語。以英文爲必修科。（苟有少數有高等德俄文。即可減輕其英語科。）決非夷中國爲瑞士。必人熟數國語文之意也。又既習一種歐文。更複習一種歐文。事半功倍。早有定論。固非如以漢文學者。複習一種歐文之難。

因此巴黎中國大學既建。一面固可在內國鼓吹法文之加增。一面徑可所招新生。全錄高等英

文。及普通學科已合本科或預科高班資格者。（如有高等法文之生。自然更應取錄。使之補習英文。正如使英文生補習法文同一條件。）英文程度既臻高等。加教法文一年。即本科學課。全以法文教授。亦無難通解。說巴黎中國大學之主旨。所以設立於巴黎。其一半之用意。為學生得較良之環境。又一半之用意。使教團就近取法。較便得完美其組織。並非因法國已有之大學。不足為我學生留學。必疊床架屋。徒設此不稂不莠之中國大學。用以替代留學。（此義後當專論）故此大學之組織。當視之無異在中國。所有教師。惟高等特別學科。方延外國講師。而教授仍悉聘留學生。或相宜之學科。竟以國語講授。如此。即以教授而論。倉卒之間。不難盡得之於法比留學生。本需兼延英美留學生。故當第一年開辦伊始。而本科初班。即全招英文高等學生。亦不必一年中全供預備本科課程。自可用特別法講授。故至多於第一年損耗半年時間。餘年之本科學生。皆取自預科。即免此損耗。總而言之。即算高等英文學生。已合本科資格者。學之於本國。可減一年日力。學之於巴黎。即增多時間一年。然就此一年間。多習一種法文。多增一年預備。在利益上并計。還是得算也。

巴黎中國大學學生。因有英文為必修科之故。於是在授課之中。得參考英文書。在畢業之後。得調查或研究於英美。在歸國之後。辦事得在英語流通處。並無扞格。其能力豈不大加。如此建設中國大學於巴黎。目前與將來。均無困難。止增優勝。又西南外交本來最好兼擅英法兩文。此雖於大學不成問題。然恰為連帶之適當。

(五)派遣留學與自設大學於海外兩不相同兩宜並行

有人云。與其以我國留學生作教授者之能力。使之在巴黎。與彼中大學教授比力。不免絕臏之可笑。而巴黎中國大學亦卽以程度幼穉之狀態貽笑於外人。何如直接爽快增派留學生同一耗費。豈不收效良多。

應之曰。然。留學生之大學教授。不免絕臏。當有其事。巴黎中國大學之狀態。必較諸彼中大學(始終幼穉。亦我所承認。增派留學生尤我所企禱(過去時代中國當道太早計。因日本留學歐美學生。止有五十餘額。所以截止各省自由派遣留學。而減縮其額數。自以為取法日本。不料日本於歐戰後。頗有覺悟。陶孟和先生赴美時。卽聞其當道預備三千萬元之經費。欲派歐美留學生六百人。日本尚如此。中國可知。故張之洞端方雖皆可議。惟其能作留學生之販子。高出於今日督軍招兵為盜。固萬萬也。)然客之所言。亦未免太直。此截中曲折。正當反覆詳究。方知顯然各別。

(一)留學與自設大學。當分途並進。此為定論。故巴黎留學為留學方面之事。巴黎中國大學。為自設大學之事。二者絕非同物。自設大學。設之於廣州。與先設之於廣州。然後遷回廣州。若經費利益。全不相謀。方可以廣州折倒巴黎。此為一條線上之比較。若以留學巴黎。折倒巴黎中國大學。此不在一條線上。止是普通謬誤。巴黎廣州間。經費利益之比較。當專論或分論於下文。

(二)留學生止有此數。在北京上海廣州所能延待者。其人肯往巴黎。終不至反為劣品。此等教

上巴黎之留學生。在北京上海廣州能延充爲教授。當衆口一詞。不算對不起北京上海廣州之大學。何也。因非延請外人。欲請留學生。止有其人也。然則其人在巴黎絕臏。在廣州即遊刃有餘乎。其理不可通也。是除却用隱眠之法。遮掩其絕臏之醜。不能再有別種結論。故留學生之教授。在巴黎絕臏。在廣州亦絕臏。巴黎中國大學。並非作爲留學生作教授者之出醜懲戒場。正即欲兼爲我國大學教授之改良所。留學生教授。即我國尤可造就之一種。正因其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淺嘗於外國。虛氣熏天。歸而流傳其謬種。故設巴黎中國大學之苦心。亦正欲得有志之留學生。不自畫於故步者。共上巴黎。相與完美一大學之教鬪。故彼之絕臏。大學同人且共保持之。使預尋補丸。如是巴黎即較易尋。或補丸所不及助。即代覓外人之助力。如是巴黎原較易覓。如是若干年。遷囘廣州。廣州大學即得較良好之教鬪。

（三）巴黎中國大學程度。即至若干年遷囘之時。亦必幼穉於巴黎法國大學。此何待言。巨人長年。決不昔勝衣童子之學步。此法國方面無所謂取笑。淮南雞犬。亦不作上仙之夢。而國人自亦相諒。故程度之幼穉。我可無辨。惟或有人倘謂學生何罪。使之遠居巴黎。不令入法國大學。而令入中國大學。受此幼穉之結果。此有可解釋者。不惟於本節一條之討論。不可遺忘。蓋此等學生。本欲留之於廣州者。今已載之於巴黎。使得較良於廣州之環境。較良於廣州之學課。不算辜負其人否。則我亦可反詰之曰。汝何疑惑。不欲在巴黎授課。甯至在廣州授課。反得隱眠法之教授。彼將何詞。

就使與留學比較。即不必比較荒唐之徒。以留學爲門面者。（留學局面。無論如何選擇。十八中亦有二三荒唐鬼。巴黎中國大學有管理規則。有自治清議。荒唐之徒。比較可少。）但比較於好學孜孜之留學生。若本科前半截之學程。巴黎中國大學。或以本國教授之講解近情。及外國講師之補助。可望不損色於法國大學。（言留學所得之效果。非言法國大學之本身。）惟在結末高深之處。其結果姑認不相及。然充其量。必欲泯此缺憾。可令巴黎中國大學之畢業生。研究高深學程於英法大學一兩季。補償最優留學生同等之學力。亦非所難。巴黎由中國大學切實爲之擇校。研經經費與條件。皆可適當。故更觀下文巴黎中國大學畢業後補習之資費。與普通留學經費之比較。而兩者匪然各別。各有所當之理由。更豁如矣。

（四）故若謂設一巴黎中國大學。即可替代留學。此太早計。又謂增添留學可替代巴黎中國大學。亦屬偏論。數百學生。能使同時授課於巴黎中國大學。却不當同使留學於巴黎。巴黎中國大學所不能代留學之利益者。因種種特別之學科。不能盡在巴黎。乃分散存在於各地。我國缺乏之學術太多。欲種種有人研究。必使散分各地而留學。所以留學之局面。雖有巴黎中國大學。仍宜擴充。不應收縮。惟散居各地之留學。與聚居一校之學生。其費用大不相同。聚居一校之學生。可由教團切實料理。使之節省。畫一。若散居之學生。處辦較難。故政府所定歐美留學之經費。不管學校地點。畫一錢數。固足詬病。然其不得已之處。亦可原諒。卽因散居各地。縱派有監督。彼衆我寡。無法代爲經理。照目前留

學額費而言。亦有少數。欲爲高等之研究。實有不敷。然未嘗不更有一部分。就其實在。有可酌減。惟必酌而後減。誰則能之。故若照舊留學。止能因循於畫一錢數之制。如是。則一留學之費。可供致巴黎中國大學學生。觀下文經費實數之比較。當益見二者之不同。且留學之不易處辦如此者。正因止有官場傳舍之監督。及胡亂兼理之外交官。所以毫無頭緒。倘真有巴黎中國大學出現。有教團之代爲研究。有巴黎中國大學學生之輿論。而酌加者自可酌加。則高等學術之人才當增。酌減者竟可酌減。尊重公費之風氣亦闢。留學却以秩序愈完而增盛。此所以海外中國大學。並可有益於留學。惟非替代留學而留學亦不能替代其事。

（六）海外大學所發生之附帶利益

且建設中國大學於巴黎。其主旨固爲學生改良授課時之環境。爲教團完美其組織。然後遷回中國作一較良之大學。然當此社會混亂。國家危急之秋。在此巴黎中國大學。又有種種附帶之作用。亦可分條論之。

（一）假如此大學。亦有如大學北京最近之現象。於許多新事業中。即出版品一項——如日刊週刊月刊——新舊雜出不窮。巴黎中國大學居歐洲。言論當尤較發舒。觀察當尤較真切。將於中日一切情形。早愈有所宣傳。過於今日少數學生會之困苦告語也。而且有此關於耳目之建物。日與彼都人士相接觸。羣知有中國。羣知中國之消息。此中傳之較真。何至如此次巴黎和會。華事爲彼中多

數所不知。在日本之強梁。其人淡焉漠焉。無所容心乎。

(二)又假如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精神。在巴黎爲相當之講演。不又愈於少數國人。僅在一二要處行動。致彼中社會。全無感覺乎。此雖特別條件。不習其熱度之常烈。然相當爲自國之表示。亦必欲有一顯著之團體。而後引人鄭重。傚即不必輕試聲色。而知中國有此大學。大學中有此數百人。亦無形中不使人漠視。即新聞訪員。亦必常有蹤迹。欲向此間得可靠之消息矣。

(三)然以上僅臨時發生之事項。吾意亦不願此等作用。常常苦累我學界。但即以文明事業而言。吾人以個人或一小組合。與彼中學術界作小小之接觸。或有之矣。未嘗用一高等大團體。常與彼中學術界爲不斷之接觸也。今既有此大學。則彼中杜威其人。可常常邀請演講。巴黎中國大學運動際。亦可與法國某大學爲比賽運動。甚而比賽至於倫敦柏林。即吾國學說無重大之價值。但如中國哲學歷史等等。亦何嘗不可往彼中講壇。聊放厥詞。因欲適應於高等智識。吾人自更搜羅材料。爲特別之研究。必有許多新著。相引而產生。幷且我國教授。易其在北京上海廣州之塵俗酬應。而爲巴黎『學會書報』之生活。包圍於博士著作者發明家之空氣中。安見吾人無科學上之小小供獻。能報告於彼中實驗室乎。凡此皆特有大學之文明大團。而後能增此因緣。

(四)現在內國寥寥數大學。幾皆孤立。不獲與世界大學。共聯聲氣。此無可爲諱。半因幼稚之故。程度固無一線可幾之希望。故即最近之將來。仍無緣與世界大學交通。今自國設一大學於海外。亦

聯可作世外之交往。內國文化之演進。由各大學報告於巴黎。海外學術之變動。由巴黎傳於各校。此雖彼此幼稚。無多特別之利益。然甘苦共語。頗有緩急之可商。至於一切調查器物書報等等。有此固定之大組織。而書記職員皆備。可代國人廣任急要。較之今日只有使館之高不可攀。學生會之散而無紀。稍不同矣。

（五）因有講義書報之刷印。必宜由大學特備機關。然但需在開辦時提款三萬。備足中國銅模字粒。更招排手數人。附屬在一巴黎印局。即一切無異上海（從前中國印字局只有數千元字粒。且缺排手。故動多不應）印刷既便。著作翻譯等事。自雜起於全校師弟之間。即大學創一日刊。並載全歐學界消息。如此則人多手多。真有歐洲幾成消息。得流輸於內國。並有重要譯述。能歸餉於母國矣。

（六）地位不同。感知與觀察皆異。所以留學生雖日居彼中之學校。親受其教育。然恐辦學及教授上之曲折。鮮有入細法意。所以巴黎中國大學之中國教授。雖實際上亦不過同一新居海外觀察學術。但因地位之不同。及職責之所迫。於辦學及教授方面之觀察。必大異其趣。即巴黎中國大學之學生。因見校師竭蹶之研究。及師弟推誠之推論。而學生注意之點。亦與尋常留學生不同。倘更加以特別期望。凡本校高等畢業生。助使轉學歐洲各大學。加以深造者。並使為將來母校教授之預備。即內國各大學之教授。此校亦可幫助養成。所以巴黎建中國大學。優勝於僅僅派遣留學。又別有在。

（七）至於巴黎中國大學既建。所期之校風。為平民的。為勤儉的。為勞工神聖的。為清潔無偷的。

自不待言。卽在經費上欲使不與廣州有多大之懸殊。亦必務求節省之法。故所有自販食活必需之物於中國設立消費社。學生款項設立校內銀行。寄宿舍實行嚴潔的自治契約。所有今日北京大學及其他北京高等師範淸華學校等已行之良組織。固全然采用。卽尙待改良增添者。亦博訪舉行。蓋以此事爲吾人辦學力之第一大試驗。大學之成敗。幾全繫於是。此自需用全力經畫。用不斷之長力照顧。倘果能副於預望。能得理想之效果。則不惟大學以內得以鞏固。卽大學以外。所有留學儉學等組織。亦必大受影響。多所改良。而所以先立中國大學於巴黎者。亦卽欲以試驗及格之校風歸遷於廣州也。

（七）留學生之缺憾待此大學而泯

又有一餘事。卽內國篤舊之士。詬病留學界不外數端。一曰增添西洋嗜好。二曰忘却內國情形。三曰拋荒國粹。今一二兩端。巴黎中國大學既有不斷之交通與合格之管理。自此留學界改良者無論矣。而且所以該大學期在必延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之倫之黃面孔者爲教授。不全託於外人。用意固在期有中國學者興味。以成中國大學之特點。並非專注意於篤舊家之所謂國粹。然篤舊家國粹之希望。亦能曲副。蓋此校學生有若北京大學康傅羅許之倫者。將來必有人在。然則留學界之缺憾。巴黎中國大學實可爲之全泯。則巴黎中國大學學生可保無荒唐鬼也。可保不至洋氣冲天也。可保不爲沒字碑也。因此。巴黎中國大學。復開海外求學之新紀元者也。

乙　豫算

（八）經常費

今欲估量巴黎中國大學。教員額數。學生人數。費用約數等。先當取內國大學專門學現狀。列表以見其凡。今按去冬專門學校會議時。教育部所刊列者錄要如左。

校名	教員	職員	學生	經費
北京大學	一四九	四四	一六九五	五六〇，〇〇〇
北洋大學	二〇	六	四四一	二二〇，〇〇〇
山西大學	三八	一七	六七五	九〇，〇〇〇
南洋公學	四一	二五	一六七	一五六，四六〇
唐山路礦學校	一一	七	一七四	一一〇，二一六
北京工業學校	三九	一八	二四二	一二六，三六〇

右表惟南洋公學學生未計豫科。應酌加豫科學生二百以三六七計算。每一教員配合學生之數如左。

北京大學　一一
北洋大學　二二

山西大學	一八
南洋公學	九
路礦工校	一六
北京工業	六五

再以學生配合經費。每一學生應合若干銀元。列之如左。

北京大學	三三〇
北洋大學	五〇〇
山西大學	一三三
南洋公學	四二五
路礦學校	六三三
北京工業學校	五二二

就右之所計。酌量以定。假如巴黎中國大學學生人數。姑擬如左。

學生　七百人（此就山西大學之數而定。因西南大學之希望。雖不能驟如北京大學之恢張。亦必對於北洋大學南洋公學等有所不滿意。故酌中而照山西大學之數定之。）

教員亦酌中而以十八學生配一教員。

教員 四十員

經費用於海外。自應照唐山路礦學校最高之額定。

經費 四十五萬元（照此經費雖在北京大學可教學生一千四百人。然該校連法政學生幷計。法政學生與科學學生不能並論。科學學生若北洋大學。北京工業等至少亦需五百元之數。今巴黎中國大學有中國教授三十人。（共教員四十其十人請外國講師）與派遣考察無異。以考察人員而論。例需予以一個半留學之費。則除此九萬之暗中補償。每一學生還止能配合五百元。與天津北洋大學北京高等工業相同。）

如此比較留學經費。七百學生應費一百三十五萬者。一年可敷三年矣。若以此四十五萬派遣留學。才派得學生二百三十五人也。且三十教授更無一人可出。

（九） 經常費之分配

四十五萬元年費之開除。約計如左。

教員薪水 十六萬元

無國中國教授外國講師。以四百元一月為最高額。二百五十元為最低額。今平均以四千元一人為約數。故十六萬元。（教授必有携帶眷屬等事。外洋開銷。非北京可比。然此校既為組合暫寄之性質。不能與尋常內國新法。及外國慣例。不管食宿之法相比。而教員宿舍等亦如唐山及

浦東各校妥爲預備。惟非完全供給。然既有此補助。則開銷與徑租西洋人家住宅者不同。飲食亦可由校內廚房代辦。或向館費託購取。亦不至於與往常旅居西洋者同一繁費。故所定薪水雖不甚過高於北京。亦儘夠事畜。

況此項經費在西洋講師方面。目下尚可省節。向時倫敦高等演師單獨教授。亦不過一鎊一小時。今算每月聘任四十小時。目前只需二百元以內。前以此項所省經費。或擴充西洋講師鐘點。或積貯而爲中國教授完備其供張。

職員薪水　四萬元

校長亦定四百元。（唐山校長即少於教員之費。或可與教務長勻扯其數。）學監一人二百元。舍監二人共三百元。（宿舍實行自治。舍監止爲査察及照料之人。故不必多設）庶務長一人二百元。書記幹事八人共一千元。（多者一百二十元。少者八十元。參用女打字人。）

右職員十三人。較之北洋大學數已略多。因有若干舉關涉學生者。皆可由學生自由也。校役三十人。共一千五百元。（全用法人或招華工。）宿舍廚房等不在內。其費皆計於該項之下。此所謂校役。指僅收拾課室之類也。排字人六名等。亦可在此項經費內開銷。因上文開明之數止三萬一千三百元。尚有八千七百。即幷門房及高價役人等。皆可於此取足矣。

學生川費　三萬元

巴黎中國大學學生。照北京大學學生辦法。一切皆由自備。惟以遠赴外洋之故。代出船費。約每年招出一百五十八。畢業送回一百五十八。共三百八。每人船費一百元。既有如此大團。當用特別辦法。與法國船公司訂明。爲開大艙一所。其間鋪設。由校內製備相當之牀褥等二百副。自行鋪設。請撥廚房一間。自帶廚子燒飯。因此學生只坐四等艙。其舒服可與在家相同。（船上必定承認此種辦法者。因從前看見日本船在香港裝載華僑遠赴新嘉坡。彼等皆居艙面。價較四等爲廉。然彼供給鐵爐木炭。任華僑之老板。開鋪大抽鴉片。任其隨僕殺雞燒飯。艙面船板反欣然笑容之。比待三等客爲優。故知船上止需多數包其下等之區處。彼以貨物牛馬視之。不甚計較。若巴黎大學學生復以文明之法自處。彼必甚歡迎也。所以自行鋪設。自行燒飯之法。必然可行。）飯費卽在百元數內扣除。彼亦樂從。

學生飯食貼費七萬元

學生雖曰一切照北京大學辦法。歸彼自理。然暗中仍止可每年合出二百元。惟外洋費用不免較昂於北京。故雖免除川資。免除學費。恐飯食亦不能如北京之廉。（雖力謀應好。凡可載自中國者——如米等——皆自行運輸。）故每人校中又爲豫備百元。補貼飯食等。而此項經費。則幷宿舍廚房之役人工錢等亦在其內取足。

教科試驗費等一切在內　十二萬元

此即四十二萬元經費開支之大略也。

以上爲經常經費。此節則約計開辦經費。

（十）開辦費

講室 驗室 藥房等……
宿舍…………………… } 五十萬元

試驗工具……………… 五十萬元

此爲自由約計之數。在中國可達目的。到底法國如何。必有待乎調查。然稍從素樸。或目前法國人工太貴。可在中國投標請中國包工人載華工往建。否則或有相當空校。可以借賃改作。終之苟其預備五十萬元。亦不至尚是空中樓閣。萬難實現矣。（地皮自依西例。不過租借而已。）

惟此項造屋之錢。全然因巴黎之故而耗費。因異日不能遷回。然亦有數端可以聊自慰藉者。

（一）假如十年之中。成就二千學生。其學費固較留學爲省。然不必計算。惟取其川資一項相比較。今留學所定川資往來一千二百元。此二千學生每人僅貼二百元。人省一千元。二千學生共省二百萬元。取其四分之一。補償此項耗費。已屬有餘。

（二）大學遷回之後。安見無別種用處發生。適合異日之要求。又安見不因此建築。生出他種有益之設施。到今之造因。斷非徒然。

4

(三)亦或將來可以租賃生息。略得餘潤。足爲別項事業。

鄙意巴黎中國大學姑開三科。(一)文科。(二)理科。(偏重應用化學)(三)工科。(特立機械電機礦科三門)其餘有特別學術爲中國所急者。一面仍可派遣留學。或酌量在學生中擇派彼中學校學習。因此試驗工具僅定五十萬元。倘此項不敷。應盡量籌備。因此所購備異日皆可拆遷內國也。

倘試驗時仍有不備者。偶有一二特別功課。預先酌量竟就法國大學選定。走往法校上班。作爲旁聽辦法。按課納費。

(十一) 經費學生之分配

現聞雲南等皆擬自設大學。最好亦從緩開辦。附入此校。如此常年經費。由粵桂滇川合力担任。以四百學生爲數省分配之額。而以三百學生之額。讓全國應考。亦一辦法也。

(十二) 名義

倘西南大學之名義必當成立。且國內又不可不略有建設。以振耳目。則人有獻議。可如南洋公學規模。以十五萬元招五百學生。以四十萬元爲房屋教具之籌備。開一文理混合之科。並建於西南相當之處。

如此名內國者曰西南大學內國部。名巴黎者曰西南大學海外部。倘眞能籌得常年經費五十

七萬元。開辦經費一百五十萬元者。尤盡善盡美也。

結末尙有熱禱之一言。此次西南、而有籌備大學之舉。亦算差強人意之一事。其實卽籌擲三百萬元。亦不過砲火須臾之一鬨。卽占其數。因此當事賢哲。能以破壞之精神。行之辦此大學。卽算擲於虛牝。則款若愈多。必成效果。著否則僕乃目光如豆之夫。諸所估量。皆從狹隘。恐僅如所呈約數結果必堇得形式。精神未能酣爽也。

金錢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

國民常識之有無及完全與否。質言之。卽國之文明野蠻所由分。其常識之輸入法。約略有二。

一、對於人生最不可闕之知識。又幾乎爲全世界人類普通所應知之事物。可以編成系統者。則輸入之以學校教育。

二、各適乎四圍之現象。又四圍現象所隨時變動呈露之事物。不能悉循系統者。則輸入之以社會教育。

故無論如何文明之國。學校教育如何興盛。其注重社會教育。仍不遺餘力。因人生自二十至於七十八十。既離學校之門。而欲其人與世界相見之常識。永永趨合於完全之狀態。不至甚露窮缺者。

非奮於社會教育不可、

社會教育之重。與學校教育相等。不可粗率蔑視。固無待言矣。然組織中華民國之國民。為何如之國民。我等國民所不能自諱者。其大多數皆年過二十。從未入學校之門者也。或曾入舊式學校之門。未曾得有有系統之普通知識者也。

所以今日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種責任。

甲、為學校教育之補習科。

乙、為社會教育之本科。

大部分絕無常識及常識不完全之國民。儼然為組織一泱泱大國之分子。以如是之分子。成如是之國。其為危險。盡人可知。

欲免此危險。非先開學校教育補習科不可。以學校教育補習科之責任論。則今日中國人之提倡社會教育。人人腦海中。即當先有一絕明顯之意影。應視社會教育若遍設無數露天補習學校於通國總邑之中。驅市人而教之。市人皆不啻為小學生徒。一日不可缺此露天補習學校也者。人人腦海中之意影如此。斯足以重視今日之社會教育矣。

不然。望子弟為龍蛇於學校。乃任父兄作鹿豕於社會。是失施行國家教育之重心者也。因以如是帝政束縛之古國。猝然欲轉變之為民政自由之新國。施行教育之方法。豈盡有前例可援者。

移讀外籍之我見

自從侯官嚴氏。替譯書標了「信達雅」的三個界說出來。就把譯事粗粗的得了一個準則。那雅字由我個人的見解。止是說譯文的構造無論用古體文用語體文。都要有個規則。所謂「雅。正也。」雅便是有條有理的說法。不必用着周秦漢魏的隱僻古語。教人一時不能了解。才算是雅。所以雅的一個界。說是執筆移讀外籍人。當然有一個公共守着的傾嚮。況且這是屬於執筆人構造自己文章的方面多。於傳譯意義方面少。於譯事實際。關係很少。便也不成問題。

惟有那麼作譯事中堅的信達兩界說。要討論一個完全辦法。頗有些不容易。故時賢的主張。有偏於直譯的。他的意思。是重信不重達。有偏於義譯的。是重達不重信。但由我們公平批判。若就廣義的解釋。達卽是信。張東蓀先生說。「信有二訓一謂原意之眞切。一謂語法之畢肖」前者便是義譯。後者便是直譯的。倘於原意不眞切。但求能達。恐怕在一章一節裏。顧着語氣貫串。還是容易。然而通着全書看去。必然有自己矛盾。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如何算得達呢。故達字能做到張先生「譯釋」的地位。原是做着原意眞切的工夫。於是我個人常喚義譯是繁難的信。喚直譯是苟且的信。坊間專尙信的。終不免有費解之句。便是時賢所謂直譯。張先生不滿意。趨重於義譯的達。正着他們的闕失其實。便是張先生下筆的時間。同下筆的勢力。增着幾倍罷了。所以原意眞切的意譯。不但是達。簡

直是經營慘淡的信。把直譯算信。直是苟且的信。

爲什麼那種苟且的信。所謂直譯的時賢也不非薄他。有人還說日本當年文化發展的速度。全靠一票直譯的西籍。把他增加了呢。就是我個人也很主張我國也可以鼓吹用一大票直譯的書來。教過着屠門的大嚼一番。這在譯書的軌道上說出來。原是不合。但

（一）是我們的智識界。浪費的時間大多。特別的是麻雀撲克。尋常的是閑講白嚼。拿些工夫去直譯些外籍出來。就使不必有益於人。於自己常理會有益的書本寫出來比隨便看過去。終要眞切了許多。

（二）是我國人數十倍於日本。有智識慾。而又恰恰能夠需要那直譯書的。雖爲數不多。但合起來。必然也可觀。常聽見書局的朋友說。印一部書。能銷過二千分。便不虧本。照這樣說起來。也絕無行銷不開的恐慌。因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程度。有一個時代的需要。譬如二十年前。日本那種直譯書。現在放在神田區夜市破籠裏。賣一個銅子一册的。當年原出過風頭來。又如現在所謂文化運動的直譯本子。何嘗在文化運動裏。沒有絕大效力。那幾個與文化運動密切的人。自然覺感得不少。惟有那不在這風氣裏。專門在文字上敲嚼的。有些滿不了意罷了。又如三十年前的西學啓蒙之類。固屬淺陋。然也無特別的錯處。不過是個直譯。現在看得懂原文的。還要稱他語法畢肖。雖他的本身價値畢竟沒有多大。[illegible]是當了從前的時代。

我們都被他開化出來。所以當時梁卓如先生。也把他列在西學書目表上。看做一時代的救急靈丹。這也證明直譯的書籍。雖然沒有永久確當的價值。也未嘗無一時代相當價值。

(三)在紙墨上計算。雖然我們有個同鄉。他怕語體文比較古語文兄長。恰做了「紙荒」的大梗。但據我個人的觀念。地不愛寶。紙荒二字。還用不着他們中國人來恐慌。我們現在印書。都用什麼有光紙同報紙。講起有光紙來。但把世界上包着蘋果廣柑的有光紙。印起我們的直譯書。已經可印恆河沙數種。至於報紙。更不必說。就是我們那裏無聊的政客機關報。雖爲數是可憐。而拿他印那快郵代電的資料。合起來一年糟塌幾千「林」印起直譯書來。也就可觀。因此若是恐怕直譯書白糟了紙張。那議論也有些誤事。

時賢的不非薄直譯書。與我個人的也極贊成。雖一半是執着上例的三個理由。然一半又是爲著義譯的繁難。直譯的容易。飢不擇食。慰情聊勝於無罷了。澈底的討論。終究是一個苟且的辦法。那是無可諱言的。

倘使在原意眞切。進到十分圓滿的書。同時也多出些出來。豈不更好。因爲那直書的。止是限於供給一種智識慾極熾的人。那智識慾極熾的人。又大都是不能得着直譯書。便可促進他去研究原文。至於還有多數應開通的學者。非譯本不能使他與知。非極達不能得他一顧。那就不是直譯書所能支配了。這種學者。也不可看輕。不能開他們的化。在文化運動上生出絕大阻力。已是緊要。開了他

的文化。增出無限的幫忙。關係尤其重大。所以侯官嚴氏。他個人雖被人嫌他打主意不定。他那兩部譯本。支配了那些非達不可的學者。轉變了許多高等義和團。國人終是不肯丟了他的功勞。

況就狹義解釋。原意眞切是信。達卽如張先生所說「有時爲達故雖稍虧於信雅。亦非所計。」另有一種不拘於原意之達。嚴先生便好多是這種辦法。這就所謂食古能化。借那本書達那種學理。並非一章一節的中間。沒有格格不吐之弊。就把全書合起來。也能不拘原書。前後均就我範圍。無自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之病。却又失不了原書的眞切主義。這大段就是嚴先生同張先生狹義論達的焦點。這確可但認爲達。不必混入於信。但這種達法。一是達的稍虧小信。終究不失大信。其所信的程度如何。全看執筆人的學力。二是那種經營的艱苦。全非直譯所可同論。這畢竟是文化程度高者時的現象。不能在我們文化幼稚時代可自信。可自信人的學者。居極少數。把單純之達。作爲普通滿意之主張。止望苟有少數人。不恤着艱苦。化加倍的勞力。譯些能達的學術書出來。便馨香禱祝。還有說部之類。儘許他增損原本。自由曲達。打起人的興會。但憑介紹得原義幾分。便算幾分。不必苛求。也未嘗不可。

但以上之話。說了半天。必有人以爲似乎像直譯也好。義譯也好。沒有什麼解決。這是應該承認的。我於二者之間。本是解決不來的。所以我就生出了移讀外籍之我見。以下便專述那我見。

惟讀者諸公要原諒。所謂「我見。」那是解決譯讀的一部分。並非解決全部分。不可誤會着。術

動了變亂譯界的惡感。況且於譯書的體例。雖算是新創的。那根據的方法。還是陳舊的。不過自信於幼稚的文化運動也可以生出些助力。所以懷着這個意思。已經多年。現在且草草的把他提議出來。或者得着高明人的變通。可以開出一新世界。

扼要的一句話。便於何不於譯外籍之外。添出一個注外籍。注外籍奈何。且等下文四面八方的說將攏來。

讀古書的不能懂。與讀外書的不能懂。程度雖有差別。那情景確有些相像。不外乎

(一)懂不得他字眼的解說。

(二)看不慣他句法的構造。

縱然古書同外籍兩相比較起不懂的程度來。一則有如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雖懂不得若稽古卽是順考古道。放勳卽是放上世之功化。但如若如稽如放如勳。皆明明能識他的字。亦且能稍稍揣測他的講究。一則有如 Philosophy means he love of wisdom 在不會讀過西文的。但看見許多ABCD的字母。簡直莫名其妙。所以兩個不懂的程度。確而有大大的差別。

然而細細的想起來。雖然不懂的程度大有差別。那叫人懂得的手脚。用起來亦止是一番。因為前者倘沒有注釋家下了個「若。順也。稽。考也。放。方往反。勳。功也」的解說。亦一定要查了字典。再三思索。再三配湊。方才能夠略懂。如此比例起來。後者也止要查上一番字典。那略懂的效果。嘗不是同樣

換言起來。倘也先下個注脚。省卻査字典。作爲「Philosophy。哲學也。means。其意若曰也。th: love。言那愛也。of wisdom 言屬於智慧也」hilos ophy 注了「哲學」。means 注了「其意若曰」。與「若」注了「順」「稽」注了「考」。兩相比較。不曾增什麼特別的勞力。所以說叫人懂得的手脚。止是一番。

「曰順參古道帝堯曰放上世之功化。」僞孔傳雖化了注釋的一番勞力。與直譯家譯爲「哲學。其意若曰那愛屬於智慧。」同是一個迷迷糊糊。止可稱爲略懂。不能算做眞懂。所以前者必須再要有個孔穎達。加上一個疏釋。說道。「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於是意義方才顯豁呈露。所以後者也止須不滿於直譯。再加上一個「譯釋」。說道哲學一個名詞。造字的本意。便說他是有那一種之愛。這愛是屬於智慧的愛。」也就分明了許多。但那說明的勞力。亦不曾對於後者是要特別加多。爲什麼對於古書就肯化上那些勞力。對於外籍便直譯義譯。好像省却一個字算一個。要受盡費解的苦處呢。

我們先民讀古書。發明了注疏的功用。他的不憚煩。堯典二字釋了四萬言。固然太荒唐。便是道「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疏譯着「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也就算得道地了。他還要加上一大篇說道。

「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

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途。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旣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勳功。……譯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

這種加倍的道地。想來古人事閑。沒有我們新文化時代人的繁忙。又他們看經典太重。沒有現在有價值書的。汗牛充棟。所以他們才刺刺不休的寫起來。我們是沒有這種工夫話呢。一定不錯的。但是他們當時。筆墨的矜貴。鈔寫的繁難。比不得我們搖筆卽來。記一場演講。動輒萬千言。用打字機排印。頃刻成數十萬紙。況且我們現在學校如林。寫手之多。也至少說過乘法比例。所以我們也止要高與。實際亦何嘗不能照辦呢。講那注疏的功用。演而爲漢宋解詁家。簡直。所有高等古書的義理。都靠着注解。沾溉了恆河沙數的學者。少少進着學堂。請着教師。便通了經史奧義。(學堂但死讀本文。或粗說字詁。講師止爲特別條件。偶有講學等的形式)所以這注疏的功用。用在古書上。已經有了成效。用在外籍上。如何便無價值呢。

近來每有人說。我們譯書。惟佛經譯得最好。然由我個人細想起來。佛經止是一個語法畢肖的

直譯。將印度文粗粗轉變爲華文而已。轉變了華文。他的不能懂。直與最奧古的古書相同。此是公言。所以佛經沒有說法的講師便不能通。此正如直譯了羅素氏的著作。許多費解，再請勃拉克女士講解一遍。便頑石點頭。到底那點頭的功效。是講解的所給的呢。還是直譯的所給的。我願還問稱贊佛經譯得最好的朋友。要懂佛經的第二法。便是讀着有注解的佛經。若說有注解的佛經。比無注解的佛經好懂。這便是譯佛經的。譬如把大篆的尙書。換寫了隸體。兼做着些簡單的注解。如 Philosophy 偶譯哲學。常譯斐洛索斐。還不曾做到現在的直譯，抵得過若順稽考也的注解。做佛經注解的。便兼任了梅頤同孔穎達職務。所以就實際講起來。叫佛經使我懂得。便是時隔千年。經過了幾個人的辛苦。還是成功了「我見」中所謂釋注的外籍。然後發生着懂字的效力罷了。（至若佞佛家以爲佛經不容注解，此須熟誦千萬遍。便生超悟。這是另是一件物。在這裏用不着加以信不信的批評。

所以我望譯書界。於全部分直譯義譯爭論不定之外。割出一部分。把譯外籍變成注外籍。注外籍所根據。便是一是根據讀外籍無異讀古書。二是根據佛經譯了又注。與其延長千年。讓幾個人完功。不如一徑讓着一個人又譯又注。終之是利用着我們中國人特長的注疏方法。（所謂陳舊方法）外人 Notes 之不過像我們村塾讀本的尾注。說不上注疏。惟他們解說希臘拉丁古籍。頗多注疏意味。是又可見注疏體於通甲種文的使移讀乙種文。爲必然應要使用的公器。

拆開注外藉的組織成分便是。

（一）是存原文。

（二）是直譯當注。

（三）是「譯釋」當疏。（張東蓀先生所謂「譯釋」蓋譯日人之「解說體。」我未能讀日人解說體。不敢說與我心中的譯釋是同是異。我所謂譯釋。即指詳細疏解。大約不無異同。姑借用其詞而已。）

存原文。所以便校核。佛經刊去了原文。所以他的譯得好不好。畢竟是無證據的批評。存原文固涉於繁重。但於譯寫印行。經濟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解答。這個存原文。不但在譯事上完全了一個眞信。且於何以要注外籍。便是渴極的要吸收外學。既外學如此渴極的要吸收。那就一種著述。能生出兩種效果。即是讀了所注的外籍。不但懂得外學。並可研究外文。豈不更是兩美。那研究外文。需要於所注的外籍。是另一大問題。本文無暇攙說。故於譯寫印行。經濟各方面的解答。亦在彼爲重在此爲可略。現在也姑弗攙言。（若說這便與華洋讀本或西文函授講義。或對照譯注的西文雜誌。大同小異。這未免簡單得錯誤。然現在卻也沒有工夫來細細分別。因爲若要一一的列出體式來。對照比較於本文便未免冗長了。故現在但請知道。增注百家姓。二論引端。高頭講章。確不可混充注疏。便不致誤會了。）

但注讀外籍。無非就望轉變外文。對了外籍。可以直接移讀。利用注疏的特長。工夫還不過做了

一半大段就是解决了第一個問題。所謂懂不得他字眼的解說。而今懂得是已。還有第二個問題。便是看不慣他句法的構造。這個問題。古書同外籍。便有較大的差別。所以注古書的注疏家。遇着這種困難較少。偶爾遇着了古今句法的不同。就在解釋裏面隨便講說得通。便也算了。想不到要用特別的方法。惟有外籍與已文。（不惟華文與外籍如此。故不稱華文）句法構造的同異。大都很是利害。故語法畢肖的佛經。反語法畢肖的直譯。稱贊他可說是信。說是接近外文。不滿意他。起來便是晦澀。便是費解。然而解決這個問題。也有一個陳舊方法。即日本人的「漢文和讀法」是也。日本人一向靠着外籍生活。所以他的感覺也多。方法也多。把日本人的和漢文讀法批評起來。他在古代。已暗暗合着一點數法的意味。我們中國人。簡直不會夢見。所以那語法畢肖的佛經。及語法畢肖的直譯。若恭維我們。說我們要改良文體。接近外文。也算用一個指頭遮着面孔。然而原來的意思。果然是如此麼。自想也未免滑稽。倘並不曾有意接近外文。乃語法畢肖的直譯。直是全不理會彼我文例的異同。睡在鼓裏做那無方法的勾當罷了。

理論文法是世界的。是科學的。我今省些筆墨。叫他「文法」。實際文法是國別的。是習慣的。我今叫他「文例」。日本人能發明漢文和讀法。便是能暗用文法的段落。轉換彼我的文例。中國人語法畢肖的直譯。是一毫不管文法的段落。所以彼我的文例。亦就無法分別。籠統的單注意着去執柯伐柯。不曉得反糊了畫虎類狗。

(2)冊 吳稚暉

充塞宇宙者。事物二者而已。他的變動出來的迹象為物。物之相互相變為事。單就名。代。靜。三部而言。是止標着物。幾用不着講話。合了動作一部。方是標事。所標即便是講話所以講話。止是說事。宇宙沒有事便沒有講話。事是變動。故講話的主要部分為動作。（中國文例靜詞可作云謂語。還不但可云已經轉變靜詞為自動。即嚴格的講起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宇宙本廓如。忽被以名代之詞而有物。即成變動的預備。蓋有主動者。動作自不能已。有名代不算。又把靜詞替他區別。何為無端而區別。動機豈不預迅。故亦可云靜詞實已出入動靜之間。在變動的玄黃之交。看介詞可同了所領之詞。成為靜語。他的本有動性。自然越顯。）然動作的舞臺。離不了空間同時間及空時變相的程度。緣故。理由。歸着等等。（以後稱作其他。省些筆墨。）是即副動作也。因而副部立焉。其餘介部。自身本動詞之變相。合所領之詞。十二三為靜語。十六七等為副語。連詞直抵一動作用以連字者。似像正動用者。以連句者。即顯他的專為副動作。（論品詞頗有與常解不同處。鄙見自有說。今不暇舉。）

句中的段落。若概括說明。便是一是主動的段落。然為分配上的便利。不如還依了舊法分成六原素。

（一）主原素。（二）賓原素。（三）補足原素。（四）云謂原素。（五）狀原素。（六）副原素。

每一原素。前四者大都自成一段落。後二者往往分居數段落。彼我文例之不同。無非就是各原

素。段落排列的不同。和漢顯然差別的。如賓補兩原素和文必在云謂原素前。漢文常在云謂原素後等是也。西文和英文兩文。彼等自己已經不同。不能普通同華文相比。現在單把英文來與華文比較。他的最顯著的差別。是狀原素同副原素。狀原素雖詞則華英相同。常在所狀者的前面。語爲子句。華文則還是常在前。英便常在後。然狀原素的異同關係。一則差別還不算多。二則容易理會。故生出彼我文例的阻礙還少。惟有副原素。說他的分量。既然佔了全句十分的六七。意義的糾紛，全似由他而生。他又標着時間。標着空間，標着其他種種複雜得非常利害。加起華英排列的差別。非常之大。故可以說英文的苦了華人。止是那副原素。

華文的副原素。或列主原素前。或列其後。或插入云謂原素之間。或列其後。或直列賓補兩原素之後。或數個副原素。分插各段。他自己的排列次序。大都時間副原素最後。空間副原素在其前。其他副原素尤在其前者。爲常。偶亦有不循此例。華文則副原素列主原素前或列其後者最普通。特別亦有列云謂賓補之後。其自己排列的次序。雖不純粹的同英文恰恰相反。亦可說十有八九。蓋時間副原素最前。空間與其他副原素或相前後。我國學者喜高談名理。中小學生時代所習的粗淺文法，常不屑措意。故若執筆時全不理會副原素段落之排列。不分動作的正副單靠望文生義。以求語法畢肖。未有不深入荊棘者。所謂費解。便是錯了排列的反應。

其實若的如日本人早悟文法段落的分配。從容將彼我不同之點。照文列轉變起來。怎樣會瞎

做語法畢肖的好了。反致落在誤解的泥濘裏呢。然我曉得粗心的聽了。必還有忍俊不禁。拿十年前的和文漢讀法相譏者。但無論和文漢讀法之所以報我學界亦不算薄。卽他自身的價值消滅。因彼止為漢文和讀法的還原。因人成事。不曾化費多少勞力。自然聲價便遜。至於漢文和讀法的聲價極為高貴。不但可算日本古代文明之一。卽彼二千年經史大義。普及通國。何嘗非全受他的報酬。我們現在仿了他。要想做個西文漢讀法。亦不像故起和文漢讀法的容易。莫不是經過多數高明學者。悉心研究。尋出條理。便不見得能像漢文和讀法的規律整然。普通可行。所以這西文漢讀法。還輕易不許我們薄視。

仿着日本人的漢文和讀法。定起西文漢讀法來。幫輔着我們古人注疏的特長。有什麼信達雅不能完全解決呢。這便是移譯外籍的我見。惜乎我的智識不見高明。但望高明的鑑其意思也還對得。就請替我改了錯誤。主張着罷。因為有大部分的書。固然止要譯不必注的。但也有相當的一部分止要注不必譯的。卽是前年胡適之先生在六味齋說起。他要介紹一叢刊。專收世界文學名著。我當時就上個條陳。以為文學名著。止好注的。不好譯的。譯起來大段要弄到吃力不討俏的。這就是應注不應譯的一類也。但今不過舉例於此。其詳細的分別。止好再討論罷。

▲論注音字母致錢玄同書

玄同先生執事。讀先生大著論注音字母篇。欣喜無量。此事若多經通人引論。其發達之速。必能別出意外。大著平允精覈無倫。雖猶未卒讀。於要點已見多所抉正。自三十年以來。外人之著作勿論。外國人之從事於此事者。有數十家。任擇一家而用之。二五猶之一十均可合用。當日王小航。勞玉初兩先生之所作。尤近適當。若早經政府社會合而歡迎。則今日普通教育已久有利器矣。無如一事之創起。雖屬毛細。必經千迴百折。由於應當審愼者半。由於彼此未謀者亦半。此事言其簡單固簡單已極。言其紛雜。而紛雜亦甚。在學問範圍之內。舊則有古音學家。韻學家。等韻學家。詞曲家。新則有發音學家。外國語學家。符號創製家。通俗教育家等。彼此不同研究。遂亦不同見解。範圍之外。普通一般人又有或「神奇」或「怪誕」或「膚淺」或「僭妄」等之批評。所以民國二年。教部遂有開會討論決於法律性質之手續。即得先生所論之三十九母。對以審定八千字之音。其實猶夫諸家之舊。特就其異同爲整理之而已。惟所取較當。與謂其合理。皆當日會中同人之志也。然教部所以遲遲未發表會中編理其結果之人。遲遲未將全案清繕者。即正欲將會中所經歷如何而公決爲較當如何而擧認爲合理者。略報告於多數學者。并以語於普通之國人。其條理紛錯。敍述較遲之故也。去年復經范靜生先生長部時。鄭重催促。當去發表不遠矣。今就大著半篇所及可以略說者。先承教於左方。

八千字之音。雖由三十九字母而審定。實則三十九字母。爲此八千字音所產生。（審定之字雖千。而同切者可類推。然而用之。無不可取得其音也。）今即捨無字之音。僅言有音之字。合古今南

北不同之字音。非此三十九字母所能概括而盡。故濁音無母。「喻」紐無母等。皆必然之數矣。字母之數。非對其全國統一。及現行之字音而定。爲凡用字母國之所同。雖注音與造字異其趣。而準於所需之音。俾莫或闕贅。則一也。

八千字之音。何等之音耶。曰。所謂「官音」是也。雖不必有北史李冲其人。指帝言爲正。然八千字中百分之九十九。又所謂「京音」者也。蓋出於口而言者以爲滑熟。入於耳而聽者以爲適當。有莫知其所以然。此卽古今字音所以成變遷。故每一時期。必有一種特殊之音聲。積漸而著。莫反其初。非人力所能制止而矯正之也。

漢魏之音。雖不同於殷周。而論者以爲猶未若齊梁間變古之甚。齊梁方標其音韻之盛軌。追陸法言綜厥成。行至唐末。卽受攻駁。宋元間。劉陰方以併韻爲適時。而周德清輩之中原音韻。已借曲韻而嶄露其頭角。樂宋因以造正韻。雖增中原音韻之部十九爲二十二(二十二部。謂若平上去之每類。)文學界與之相持。似正韻於五百年間不顯功能。實則潛勢之增長至於今。而注音之韻母止賸十有四。(「儿」母特別未數。)「江」「陽」固併。「麻」「遮」固分。而又「友」「齊」莫辨。「[illegible]」「爻」無別。「眞」「寒」「刪」「先」併而爲二。且吸「侵」「覃」「鹽」而入之矣。故二音雖經衞古之士時時爭持於紙上。而節節失敗於口中。今所謂齩字甚清。音正腔圓。作西皮二簧之「劇評」者。槪不足道。其如實際正相承認之何哉。且文人學士以紙上之清濁。作南北之雜腔。

亦復無形中自慚其爲「藍青官話」。則又何哉。蓋今日八千字之官音即古今爲變中一段之音。將取稿於現時。以爲齊一全國之用。固應時之驕子。殷周莫可如何於漢魏。漢魏莫可如何於齊梁。齊梁。宋元莫可如何於明清以來者也。

以上言「韻」、耳。而「聲」亦有然。孫叔然固未示其聲系。同時李登雖有所作。今亦徒存聲類之名詞。殘輯之稿。莫能審其類也。直至陸氏切韻。存其例法於廣韻之中。經最近陳蘭甫氏考定爲四十類。今舍利造字母。謬併爲三十。守溫復增其六。乃爲三十六母。沿用於切韻指掌圖七音略。四聲等子。五音集韻。切音指南諸書。至於今而似猶確定。殊不知「門法」等方增繁於元世。而元吳澄等已輾轉不愜於「縮澄知娘」等之獨立。自明以來。張位。蘭廷秀方以智等之二十母。復大愜心貫當於時人。樊騰鳳。李汝珍之徒。且以把持於一般俗流之社會。勢力偉大不可言（李母雖三十三。實則十九。正二十母之嫡系）近代新化鄒叔績通人也。猶拜倒於二十母下。張目甚力。可謂異矣。然何異哉。注字母音之結果。其聲母名雖二十四。若以「万乂丅厂」四母依常法復之。固剛剛二十耳。輾轉必入其玄中。此莫可引避者也。

故若音之存於紙上者。高之而求先秦之音部。自鄭庠六部以迄今日章太炎先生之二十三部。「侈斂」。「陰陽」。「對轉」。極古音之奇觀。精之而推等韻之母數。由舍利之三十母。而復至今日勞玉初先生之五十八母。統「清濁」而辨「戛透轢捺」。又盡聲紐之能事。然此正皆爲音學界談

諸名理。研精古籍之所費。決非可以圓滿之理論造一美備新語。強羣不熟於其耳之人而使容易出者也。故先生大著引及當日會中之論述。以爲於「平仄」「清濁」等等。頗望有所矯正。此實有之。恆亦其中之一人。然迄今詳思而博考之。而知經典主要之聲韻。倘莫能返古。則晚近美例。又何妨略多變除。勞玉初先生。即深致此忠告者也。

即如「知徹澄」與「照穿牀」。先生亦已允許合併爲大犧牲矣。若詳加討論。不惟古音「知徹澄」合於「端透定」而「照穿牀」包括「精清從」我國學子固斤斤分別，即日本采用吾文。「知徹澄」之字與「端透定」皆在「夕」行「照穿牀」之字與「精清從」盡列「廿」行不相混也。況以發音狀態而言。北方能讀「知徹澄」以「照穿牀」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略略返抵上齶。舌之感覺在舌葉。（葉謂近舌尖之面。）不在舌尖。感覺於舌尖則。爲不規則之「端透定」矣。中部能讀「照穿牀」（遍於全中部。否則未深考。）以「知徹澄」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平抵齶後上齶之邊脊。音亦感覺於舌葉。若感覺去舌尖稍近。則爲不規則之「精從清」矣。以理想言。如混合中北兩部而各存一系。豈非將於三十六母可無所缺。然而羣不屬意於此者。非以此一問題爲較渾。而別有問題爲較畫。渾則可任其吞併。畫則當出力保存歟。然渾畫之間。正未易定其程量也。

「知」「照」等音。南部閩廣皆合併於注音字母「ㄐㄑ」諸母之中。論者稱其即爲「知」「照」等之古音「ㄐㄑ」諸母。不屬於牙音之齊齒。另當獨立。乃斷然可決。昔日部中吾鄉楊奐之

先生曾言之矣。今以「ㄐㄑ」諸母之發音狀態而言。當舌尖略着於下齒之背。以舌前（舌前者。謂舌面中部略前之處。）抵上之腭深處。其出聲與牙音各母出音舌根者固不同。即與北中兩部讀「知」「照」等舌出於舌葉者亦不同。於古既「知徹澄」之與「端透定」。「照穿牀」之與「精清從」。可相出入。「端」等音出舌尖。「精」等近舌尖若微縮而成舌音葉。有是理矣。深入舌面腹部。不應有此理。以恆揣想之。南部讀「支」如「幾」。必如中部人讀「支」之狀態。舌忽下垂。而考之感覺。則移諸舌前。成爲「ㄐㄑㄒㄏ」一系之舌前獨立音。北中兩部人牙音之齊齒亦讀於此系者。齊齒韻母「一」字之勢力在舌前。其聲母「ㄎ」字之勢力在舌根。闊廣人能加多舌根之勢力。故齊齒字猶讀在牙音本系。而北中兩部人之發音。爲舌前韻母之勢力所勝。故遂變入「ㄐㄑ」諸母之系矣。惟釋名云「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若舌腹正如舌前之部。分則「顯」同「ㄒ」「ㄐ」或果曾爲「端」「知」之古音矣。且西方對於「ㄐㄑ」。本有以爲以「ㄉㄊ」連結「ㄐ」音而成也。

「知徹澄」之與「照穿牀」。其較渾者。而母之清濁。與聲之陰陽。則較重。然「陰陽」也。「清濁」也。「長短」也。「高下」也。「廣狹」也。「緩急」也。「輕重」也。「快慢」也。「大小」也。「尖圓」也。「鈍銳」也。「強弱」也。諸如此類之詞。類皆爲談音家所慣用。實則有時而若絕有界限。迨有時一生連帶之關係。則又彼此融暈而相入。雖聲爲長短。母爲清濁。如此之辨別。至今鄙意猶然。且不得不然。因無此分別標定之名詞。則將窮於言說而莫可形容。惟年來反覆窮思。甚不妨假借之

觀念。日積增強。亦有足爲先生告者。

(一)四聲究以何者爲標準乎。今不知出諸當日周彥倫沈休文等之口者何如。若取今日所可質論者論之。除每地之四聲。或則遞高一等。或則遞下一等。無有恰相符合者勿論外。又除變聲之字。單讀則副其標向。複讀則意其爲動爲靜。其位則爲上爲下。皆可變倒其聲格。亦勿置論外。(他如閩廣等有七聲八聲。大都合清濁而累數之。)尙未發見有價值之研究。近日倫敦大學講師英人阿猛斐爾氏著一普通發音學。據廣東吳君之說。以「分」「粉」「閫」「焚」「奮」「份」爲六聲之分別。謂係大發明。卽此類也。)卽四聲自身之長短。向分兩派。甲爲攷古派。音論以平爲最長。上次之。去次之。入又次之。古音去入相變。秦隴則去聲可爲入。梁益則平聲可似去。皆其明證。其讀去聲。皆主不甚着力。解「去」字之意。大約卽謂其聲將去而不留。今日南北主此讀法之地甚多。而北方更溥。乙爲通俗派。則以去爲最長。平次之。上次之。入又次之。神珙所引元和韻譜。謂『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玉鑰匙歌訣謂『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皆此派之所本。其讀去聲。當淸則與不着力爲相反。曰「遠」。曰「哀遠道」則誕長可知。是彼解說去「字」。蓋謂送其聲而遠去。吾郡卽如此讀法也。

(二)入聲果當於四聲之分配乎。今日讀入聲而最明晰者。爲長江流域之中部。然其收聲。槪含西方H母。故西人譯我入聲。卽一概殿以H母爲迄事。此非齊梁以來之故物。則不可諱。蓋東鄉之音。

傳自六朝唐宋。無論「吳音」「漢音」其入聲例有語尾。如「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之字則用K。「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之字則用T。「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之字則用P。返而證之於音韻闡微序例等之所論今日粵人等口中之所說正復相同。然則「屋」「質」「緝」等之用KTP收其聲。與「東」「眞」「侵」之以ngNM收其聲又何以異。且「東」「眞」「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在西方十八九統以爲「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爲「東」「眞」「侵」等之鼻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以平上去讀之。似無人不能道其區別也。）故若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爲不合古音。似矣。而謂入聲自亦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價值。[illegible]以

「東」「眞」「侵」等爲一團。

「屋」「質」「緝」等爲一團。

復以「東」「眞」「侵」「屋」「質」「緝」等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灰皆灰蕭肴宵豪歌戈麻尤候幽」爲本團。

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爲善乎。近世北方即有如是之傾向。惜「支脂」等皆西方所謂「長音」。而北人讀「屋」「質」「緝」等同之。終爲美中不足耳。（然平上去之分別。恆亦非敢認爲「天經地義」。如按音理而細分。恐決不止於三階。若僅適於聲歌詞章。似長言短言

而已足。即所謂「平仄」是也。前有浮聲。復有切響。齊梁發明四聲諸字。其功用亦止於此。惟宋元詞曲家有云。『上去不可無辨。』其然豈其然乎。）

（三）北方之「陰陽平」果何自來乎。大概言之。「羣定澄並從牀」等六母此平則通於「喜溪透」等而爲其陽聲。仄則通於「見端」等而同爲陰聲。（雖江愼修等有異論而事實則然也。至「疑」等十二母別論於後。）故分配母之清濁。自來不一其見解。有以「見羣」爲配者。有以「溪羣」爲配者。近時勞玉初先生則堅主「見羣」爲配而謂「溪」亦自有其濁音特中國缺乏耳。愼路⑱考之。兩配皆在。末嘗有缺。玄應所引大般涅盤經「比聲」二十五字中。即具此證。留時錢竹汀陳蘭甫諸先生意不屬此。故未注意。不然。「陰陽平」之爲物。早略有着落矣。今取其舌根聲五字。復以英人梵文注音並列之。自灼然可見。

迦　呿　伽　嘔　俄

K　Kh　G　Gh　ng

見　溪　羣　奇　疑

⑲。竊取「奇」字以爲配「溪」之陽平。則「見羣」一對。「溪奇」一對。合南北而分配之。自無所缺也。西方發音家呼「見溪」爲「氣子」「羣奇」爲「聲子」。「見羣」爲狹類氣子聲子之一對。斯惠脫氏謂法蘭西之子音皆狹類是也。如K讀「格」。正即「見」母。「溪奇」爲廣類氣子

之一對。斯氏又謂英國〔子音皆廣類是也。如k讀「克。」正即「溪」母。所謂狹類者。發音緊。廣類者。發音舒耳。如英法等或廣或狹。皆止有其一類。而我國之於「氣子。」南北皆兼有廣狹。斯爲異徵。惟於「聲子。」北方仍有廣而無狹。南方亦有狹而無廣。

（四）陽平之廣狹果歸一律乎。十八濁母之性質。以發音狀態而審測之。固彼此各異其趣。「羣定澄並從床」者「斷子。」「奉微邪禪喻匣」者「續子。」「疑泥娘明來日」者「流子」也。惟「斷子」之陽聲。南狹而北廣。至「續子」六陽聲。似南北皆廣。因「非敷心審曉」之音。其價值等「溪」（「影」則雜有母音。其子音擦顫之狀態難於吐發。參詳下文「影」母之子音條）如是則「奉微邪禪喻匣」等之音價。自然亦等於「奇」此因此類「續子。」每由擦顫而成音。氣單澳不易狹讀之故也。其「流子」六陽聲。似南北皆狹。此六母者。自周德清以至樊騰鳳。皆有陽而無陰。與南方之有濁無清爲相應。僅執陽聲濁音以相求。殊不易定其廣狹。惟自李汝珍翻定爲陰陽兼有。王潤山先生之國音檢字因之。由所謂陽平若「聲歐尼濃摩豐隆來戎茸」等求之。其音價自等於「見端」陰而清者如此。則其陽而濁者若「挨昂倪農靡曼雷龍」。等亦將等價於「羣定」此因「流子」有半母之性質。易廣而易狹也。（惟「流子」六母。在南固純粹似狹。若北方則斷其甚純。因北方於狹濁。本有傾向於廣濁之勢。且「流子」之狹量。決不能比「斷子。」故以「疑泥」較「羣定。」即南人口中狹。量亦自有差別。所以韻家等亦以「羣定」爲全濁。「疑泥」爲次濁。如是或北方

於此六母大半爲狹。少半爲廣歟。惟其陰平。假南北皆絕無廣音。倘北方果於陽平雖有廣狹。而廣無所配。亦一特例也。

僅舉上陳四端而審量。假周沈在齊梁時之定四聲。亦止爲一種之分配。而條理其當日之現狀。非不有不可動搖之界畫足以範圍古今。使尺寸不可踰越也。故以「陰陽平」與「上去入」爲「五聲」之階系。是雜衡系於縱系。自多可議。但既濁音僅異其廣狹。而實際存在。而「上去入」之名稱依然無恙。則五聲者見其爲五聲。四聲者見其爲四聲。能各滿所願以去。「陰陽平」即「陰陽平」可矣。且南方於「奉微邪禪喻匣」諸母。亦有陽平也。

况吾人所以今日猶必致譏於「四聲」「五聲」者。於單文雙義之字。視此每路減其鄭重。惟質有精粗。謂之「好上惡入」。必有愛憎辨爲「好惡皆去」。當體則云「名譽去」。論情則曰「毀譽平」。南北學者皆計較之必審。是四聲五聲功用如一。即或因四五之異同。而致稱別之混淆。又將爲說經家所容許。因此等無謂之區分。古無其事。不過萌芽於漢代。漸盛於葛洪徐邈以來耳。

昔人不明乎「支脂」等爲AEIOU之一團。「東」「眞」「侵」等爲尾音當加ng n M音之一團。「屋」「質」「緝」等爲尾音當加KTP之一團。援入聲於四聲敍述。宜其周章考諸經傳而入聲獨立。不與三聲相混。有清諸儒。以爲足當一聲之據。殊不知彼之不相混。乃與「東」「眞」「侵」等之不相混於「支脂」諸韻同一理由。「支脂」諸韻固因發音寬廣而字數較多。有其

平上去。「東」「眞」「侵」之尾音爲「流子。」有半母性質。而發音倘舒。其字數亦多。亦有平上去。惟「屋」「質」「緝」等之尾音爲「斷子。」發音迫促。字數既少。平上去亦不易分別。遂若與「支脂」「東」「眞」「侵」等異其趣。爲「團」者，降爲「聲」矣。亦與「陽平」之本爲「音類」者。變爲「聲類。」沈休文固與周挺齋同一不求甚解也。（入聲或細按經傳。自其不相混用者而分別之。可得「平屋」「上屋」「去屋」亦未可定。惟「支脂」「東眞侵」等。經傳倘平上去多其渾用。則「屋質緝」等止有少數之字。其渾用愈可知。然則欲得古人入聲之平上去。殊不爲易事。且古人似亦本無平上去也。）顧亭林氏首先致疑。有「入爲閏聲」之說。其揑杌於其分配乎四聲。情態如見。復於四聲相配之法。亦不以書韻廣諸韻書爲然。恆則以爲陸氏等韻書之配法與顧氏等古書之配法。兩各有當。陸氏等則以含有音尾者與含有尾音者相配。且分配適均。惜其見解能達此點。竟未悟入聲之爲一團。是時世爲之。顧氏等則以配於彼此有語尾者。後以佩於所含之音變配之法。尤合三團一貫之理。在學理爲較陸氏等爲進步。惜仍未悟入聲爲一團。其分配亦不[illegible]。（就中似以江愼修爲最當。然與宋元等韻家之變配法大同小異。未甚改良也。」

段玉裁謂古無去聲。江晉三則謂古音有去無入。平輕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江氏所知之四聲長短法。似卽吾郡之通俗法。用以論古。不免扞格。）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職是故耳。北人語言入皆成去。至今猶舊。按二說似異而實同。段則入轉去。江則去轉入耳。段所據者。經傳多去入相變之字。

最爲其所注意。惟入之變去。乃「屋質緝」等失其音尾。變入「支脂」等耳。與「霽」之並韻於「東」「侯」「寘」之兩諧於「眞」「支」、爲「東眞侵」等失其尾音。轉入於「支脂」等。正相同也。故去入轉變之說。不足爲去入惟一之關係。入之變去者固多。其變而爲平上者。亦未爲少。如「祝」可爲「州」。「蒲」可爲「毫」。殆難悉數也。至江氏并以北人語言入皆爲去。援爲去促讀入之證。則疏謬殊甚。北人入聲之轉變。略以中原音韻迄於李氏音鑑諸書所載者考之。大約等韻正清之字變爲上。聲次清正濁之字變爲陰陽。平濁次濁母之字方變爲去。聲何嘗入皆成去。平惟段江之是非。不在今日討論範圍之內。姑可從略。恆所以引其說者。彼等認許四聲可增減。如陳季立所謂「上去僅輕重之間」云云。其意嘗有足取者。恆輾轉以思。約有如下之概念。然僅附論於同志之通信。聊當劇談耳。決非提議有所改作也。吾意入聲則自爲一團。與「支脂」「東眞」「侵」等並立爲三團。於古。於今之北方。其實皆止有「長短言」。「長」即謂「平」。「短」即謂「仄」。求入聲平仄之法。即以經傳中入之韻於平上去者推類求之可也。或如今日注音母。實際已失去音尾。轉入「支脂」等。即照中原音韻等之法。分隸於平上去而求之。亦可也。今惟就「支脂」「東眞侵」兩團而論。平仄。則周顒。沈約等當日之分上。無異即周德清等之分陰陽平。何也。周沈「上」其名。實即古之「陰陽」「去」其名。實即「陽仄」而已。試爲表於左以明之。

平見—陰平—狹　　上見—陰仄—狹

平溪	陰平	廣
平羣	○○	狹
平奇	陽平	廣
上溪	陰仄	廣
上羣、去見、去羣	陽仄	狹
去溪	陽仄	廣

說明右表者。即劉士明等謂『北方讀濁上似去。』是其重證也。雖江愼修等爭之。此與錢竹汀言。『「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喩」母。』陳蘭甫亦力辯其非。而西方發音家則言I字引讀太長。起舌齶間之摩擦。則成J子。是「影」母引長確可成爲「喩」母。先儒不以發音狀態爲要。故多拘執。濁上挾其峻促之勢。若以廣聲子之法讀之。固不成散短。不能不變而爲去。即以狹聲子之法讀之。亦必弛而莫保其上聲之音價。今有實際。固以狹聲子聲法讀之者也。無如其已似於去。就是以推。考古派與今日北方之去聲。皆主弛短。則清去濁去。雖勉強與外來之濁上同以狹氣子狹聲之法讀子。弛且短。聲帶即不能無顫。適皆成爲狹聲子矣。上聲次清。因峻促而保有其廣氣子之音價。若去聲次清。吐發尤弛。遂以廣氣子之資格。適成爲廣聲子矣。細審其轉變之結果。上聲適成爲廣狹兩氣子。去聲適成爲廣狹兩聲子。上聲爲陰仄。去聲爲陽仄者也。而尤可援以證明者。即北方入聲正清變爲上聲。其次濁變爲去聲。清濁對待。正是陰陽仄。而何上去之有。故五聲之法。非特陰陽平爲音系而不爲聲系。即上去兩聲亦爲陰系而不爲聲系也。若輒以吾郡通俗派之四聲長短法律之。鮮有不極詫者。然追迹於先秦「長短言」之時代。又正有可討論者焉。

又先生鄭重於三十六母之存廢。謂「影」非聲母。「喻」不可缺。其論固精覈矣。惟三十六母自身之分類。實有其不盡當者。先生之所發見。則為「ㄐㄑㄒㄏ」當獨立於三十六母之外。復以發音狀態糾之。似「心邪」「審禪」與「精清從」「照穿牀」同列。「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配。均不合法。當日會議之時。惟汪怡安先生頗持精要。而勞玉初先生向日之著作。亦多所變改。惟喉鼻舌齒之音類仍依舊法。則遷就「戛透轢捺」太過分法遂失其自由。今姑以自然者分類之表於後。自見其得失也。

聲門音……續子一對曉匣（黑等）

舌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〇（格克等）流子一對〇疑（兀等）

舌根兼脣音……續子兩對影喻曉匣（烏呼等）

舌前音……續子一對影喻（伊等）

舌前兼脣音……續等子一對影喻（迂等）

舌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〇（幾溪等）續子一對曉匣（希等）流子一對〇疑（睨等）

深舌葉音（甲）斷子兩對知澄徹〇　流子一對娘

深舌葉音（乙）斷子兩對照牀穿〇續子一對審禪

淺舌葉音……斷子兩對精從清〇　續子一對心邪

舌尖音……斷子兩對端定透〇　流子一對〇泥

仲舌之邊音……流子一對〇來

翹舌之邊音……流子一對〇日

脣齒音……續子一對非奉

脣音……斷子兩對幫並滂〇　續子一對敷微　流子一對〇明

所謂舌腹音者。當稍前於舌前一幾微。然舌前「伊」之濁音。與舌腹「舌」之濁音。即甚不易分。惟能心知其意而已。「舌腹」之名。即因釋名「顯爲舌腹」言之。借以名焉。

發音家論輕脣字。在英文爲脣齒。在日文爲脣。今似中國之「非敷奉微」當分屬兩類。「非」「敷」兩氣子究應誰屬。則不可說。李安溪「非奉」「敷微」爲配。敷樊騰鳳則作「敷奉」「非微」姑從李氏以見意耳。「非敷」之字已相混淆。不可理而當也。惟「奉」則必屬於脣齒。微必屬脣。兩聲子之關係有可言者。北方「微」皆歸「喻」。即爲同是脣字而互變。日人讀其「フ」母。有時若我國南方「無」。亦此關係之所致。（若謂古音「並奉」「明微」相對轉。此乃輕重脣轉變之關係。「奉」以脣齒與『並』相交涉。而「微」以同在脣者與「明」就近相交涉。皆無害其爲各分音系也）「非敷奉微」爲續子。中國續子皆非若斷子之兼有廣狹。則「非」母萬無必以與

「幫」母相當之理也。胡仰曾先生爲我國知音巨子。其注「徵」母等西音皆極精當。先生故皆依之。

發音家之論子母如「烏」字發音在舌根。而唇雖近於密合不起擦顫者。母音也。唇上起有擦顫之感覺。則子音矣。其論「伊」「迂」亦同。「伊」之擦顫起於顎。而「迂」亦在唇。故「影」母不當列母音。爲正當之論斷。且吾人不能讀「烏」「伊」「迂」爲次清之音。以配「喩」之廣子。借假借母音讀若狹子。尤與「非奉」「敷微」「心邪」「審禪」「曉匣」之同宗系者相乖迕。不得「影」之一母位。殊與餘之三十五者不相當。惟在其位上當有一子音。則又事實之所不可缺。已借母音當之。乃圖適於施用。無可如何而已。而「喩」母既爲「影」母之濁聲當然與其他濁母同爲陽平之犧牲矣。

實際字母之數當存在者。就上表斷子十有四對。續子十對。流子七對而言。卽對於北方廣濁不爲之地。去其空圈。亦應有獨立之母四有十八。而舊日之三十六母。固爲不甚完好之分類也。如此則選就保存之意。又無妨稍洽淡也。

綜之。字聲之學。亦與諸科學相類。積今日之人智而日昌。故卽吾國「古音」「韻學」「等韻」諸學。亦必有推求日密之觀。將來著作之富。應千百倍於向有之卷數。惟學問則必有論爭不定之音。而國語則期其及今可行。疎密之異勢。蓋有無可如何者也。

故如代表母音之筆畫，尤爲微末。不加深察者。往往看作鄭重。前年開國會中曾有山東某先生欲專爲筆畫之討論。列作議案。其實除采用西母。或另采簡易速記術等之字。甚難分別不適於通俗教育者外。如其止仿日本「假名」之體式。采用漢字偏旁。終與今之采用最少筆畫之字毫無異同。徒失却附帶而得之歷史的價値也。試取各家偏旁之字母詳細比較之。自可見矣。故先生亦於「答第一問」中深切言之。謂『借用古字。實比新造符號爲好。』恆之意。且以爲但以所定之簡易古字便于淺學記認者作爲基本。行之已久。其筆勢欲趨於簡單。自可由美術上之工巧成之。如日本之「平假名」，如彼其累墜。尙能書以狂草。使飛速有致。則何有於所定注音字母之本較簡約乎。至於行之域外。可仿日本之法。拼用羅馬字母對照爲之。誠如先生所書「應讀兼用」者也。但恆視世界之趨勢。羅馬字母。亦將與我國說文等早晚必爲博物院之陳列品。蓋一個符號止代一音。爲今日發音學家之定論。限於二十六母。一字必將如先生所慮「或需七母」。此豈新世界應得存在之物乎。今日改良之音符。普通者已有兩種。一爲萬國發音會之所定。沿羅馬字母而修改之者也。」此音母注讀各國文字之勢日盛一日。將來第一步之改良字母必或以此爲代用。當時「世界語」因遷就時好。所用字母。尙多可識。異日亦必迫而修改。一則爲發音學祖師佩爾氏之音字。依發音狀態而成。在實際尤爲美善。惜以習慣上之關係。字母終將學止用。然專門術中。不易卽成爲代用羅馬字母之一物也。但羅馬字母決不爲惟一之通用品。則或承認此說者已多。於則我國注音。且取我國固有之簡

易字而用之。恆亦與先生同意也。欲就商榷者。不盡百一。惟願先生常教之。——一九一八——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

近接錢玄同先生來信。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問我好幾條。並且又說。李繩丞先生在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八號引我的話道。『萬一拼音文字一時辦不到。不若先采英文爲學校人人必習之文字。庶藉以吸收世界知識。而謀一切實用學術之發達』這些問題。本是我素性愛談的。常常刺刺不休的亂說。既如此。今天何妨再來說牠一下呢。

第一　我們先講用漢語拼了音另造一種新文字。

有人問『這樣辦法行不行呢』我可以不要思索。回報了『不行』兩個大字。我生平是最反對用漢語拼音另造新文字的。我們且慢講着理由。先想那情景。假如有一天大家決議用漢語拼音另造新文字。自然『粤若稽古』『惟初太極』止能翻義。更不能翻音。因爲倘使翻起音來。對着『粤若』的音。『惟初』的音。要說明這些聲音應該是何等解說。那更麻煩。所以到了這步田地。止能六經三史。當柴火燒。爾雅說文。糊窗子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管他『歐後』『點鬼』的好手申申怒罵。漢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所可翻音的。止剩着『太陽』『月亮』的名詞。『什麼』『那個』的話頭。拼着音。重做起一個世界來了。

在那怒罵痛哭的一方面。我也能硬着頭皮由他去。因爲牠早晚總有那一天在那『太陽』『月亮』的一方面。我在另一個問題上。也很願意贊成。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若公平判斷。就很有些奇怪了。既是小題大做。對了幾千萬的老頑固下决心辣手的戰爭。捨得燒掉他的六經三史。撕破他的爾雅說文。而爭得來的。止是『太陽』『月亮』『什麼』『那個』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是不錯的。叫做漢語。漢人應該說漢語。那是了不得的尊重母舌。可以激起愛國心的條件。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晦若先生。他的糞。必要將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爲那些尊糞。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必要掛得多了。掛不盡了。方才扔掉幾包。也就不再追究。現在那要用漢語造拚音新文字的。就是把那『粤若稽古』『惟初太極』的幾包舊的扔了。還留着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幾包新的。

這情景。就不用再來形容。也夠得覺着很好笑的了。

但是這是情景。不是理由。我儘曉得他的理由。也决不是單單注重着無價値的母舌。他有毅力。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他既懂不得國粹。如何還顧著母字。他所以要留着『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無非一則向漢人改革用那漢語。是比較的便當。二則漢語用什麼替代。無論何人。在現在是下不下斷語。漢語又變成惟一承乏的東西。但這些理由。其聲口是從便當上計算。漢語不過拿來應急。就是揣摩他的心理。也必定拚音字母須采用歐母『哲學』必不拚做 Cheshuo

必然仍用 Philosophy; 這就是日本人鼓吹的改革。把這種改革解剖起來看看。所爭的。無非「太陽」不用 Sun, 拚做 Taiyang.「什麽」拚做 Shima 不用 What 而已。（按用英文比較者。不過隨手掇拾以爲論料非主張英文可代漢文也。）這種半降伏的狀態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麽或者可以永久。也有計算永久的心思麽。

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就是所謂向漢人改革用漢語便當而且難尋替代漢語。止好承之。既如此。須要曉得廢却漢字。單留漢語。另造新文字。要叫「太陽」與「腿攮」生出分別。「什麽」與「石馬」變成兩樣。製作時候的麻煩。就算不必計較。而條例繁多。自在意中。拚音文字國的文字。不是「拚音」兩個大字可了。這是讀過幾句 abcd 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不然。俄羅斯。西班牙。難道不是用拚音文字麽。何以說教育不良。不識字的百姓會有百分之七十五呢。難道二三十個字母教他拚拚音。止是一半月工夫的事情。就沒有力量施這教育麽。這因爲成了一種文字。必定有許多條例。不是「拚音」兩個字可以了事。所以弄到沒有力量。簡直生不出良教育結果。叫不識字的人滿街走着。因此。若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儘管有比另造新文字簡易萬倍的法子可以用着。便是先用漢字說起白話來。旁邊注着聲音符號。「太陽」與「發攮」「什麽」與「石馬」都請漢文去分別。他們的聲音。就簡簡便便的用着無條例的符號拚起。豈不省事呢。這問題。反正下面還要說着。現在姑且擱一擱。

若說現在我、一點麻煩。就是多些條例。如果漢語的拚音文字可以永久。也未嘗不可計算起來圖牠的永久。這就是反對的燒點各位想想看(一)一點一畫一撇一捺可以變做 abcd 了。(二)『哲學』又仍用 Philosophy 了。(三)我們固有的一部分。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的專門名詞。『老莊道德孔孟仁義「的學術名詞。他本人要援 Typhoon（大風）Kowtow（磕頭）等成例。用 abcd 拚了。纂入他的字典。我們自己也先把 abcd 拚起了。如此。我們一本漢語新文字的字典。七分重要的。已一齊與人公共。所剩三分。止有甲記號的『太陽』。乙記號的『腿擾』。丙記號的『什麼』。丁記號的『石馬』。為了這一點與別人立異。叫世界上添了一種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拚音文字。倘我等有新發明的學問。用這種文字寫成。又叫世界學問家增一參考上的困難。這算什麼一種『惡狗當路兩人已兩不便』的把戲呢。窺到最深的內容。無非有于晦若先生掛他尊糞的意思。為尊語畢竟出於他的尊口。應留着三分罷了。而且要得到那三漢七洋的怪物。說不定當着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的時候。『蘇木水』會流得不少。既然肯出流『蘇木水』的代價。難道不好加進大同的計畫。要製造這種怪物麼。這眞是城隍廟裏的拆字先生別號『天下第一糊塗了。』

第二　我們來講教育部的注音字母。如何叫牠跟漢字永不相離。

說起拚音字。像現在西洋各國的文字。他早先呢。原也不過拚湊聲音。簡單得很。在希臘以前。我

想總還沒有現在蒙古文滿洲文的文明。蒙古文在元初創造。滿洲文在清初創造。到現在無聲無臭。還就因爲創造文字之後。沒有許多思想學術。把他的文字發揮。止有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的普通話頭。所以連文字都萎枯了。然希臘羅馬因爲有優美思想高深學術。把他文字作用起來。經着無數曲折。無數習慣。就把文字的規則條例弄成非常繁複。到了今日。却不能算做單單拼音。就是近來 Esperanto 等。把他的規則條例。很的簡易起來。使他近似單單拼音。然而他所承襲的舊文。也就很得了現成。所有規則條例。夠得發揮優美思想高深學術的材料。都暗藏在內。決非拼幾個音就算了事的。

然而一班糊塗蟲。就相傳有『拼音文字止是拼音』的一種見解存在腦子裏。自從與西洋文字接觸以來。因爲我們漢文的繁難。衆口一詞。都想造起一種拼音文字。造法又竭力要想簡便。故凡是打算造拼音新文字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簡簡便便把拼音的原理應用起來。管着一子一母叫兩個音扛着一個音。做起一種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聲疾呼。說『拼音文字唾手可成。有最簡最便的法子。爲何不造拼音文字。』據我所知。最初是西洋教會。借羅馬字母拼切土音。供教民使用。三十五年前。我知道有蘇州白。甯波白。上海白等。後來又見有廈門白。華人仿造。我所知者。在二十年前。香山有王亮疇君的父親王炳耀君。侯官有現在在議會裏做速記長蔡君的父親蔡錫勇君。廈門有盧戇章君。吳縣有沈學君。他們的著作。都有單行刻本。或刻在時務報跟萬國公報等。冷了一陣。在十五

年前。便有甯河王照君造『官話字母。』經吳摯甫先生帶到日本。北京有幾位也替他鼓吹。當時袁世凱做北洋大臣。并且曾發到營盤裏。叫兵丁學習。不多幾時。桐鄉勞乃宣君把『官話字母』整理一番。名叫『簡字。』端方替他在南京設立學堂。大張旗鼓。此外到處有人製造。約有數十百家。倫敦學生林君。曾刻書教授倫敦大學。英國學生。伊大利留學諸君。曾發印雜誌。西洋人如丁義華君。戈爾德君。貝爾君等。也各有華文字母。這都在十年內。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揀定『注音字母』之先。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或是讀了一陣西文。或曾研究發音學。或精於中國的等韻。或略略知道一點反切。就不約而同。走到一條路上去。上面尋一個雙聲。或叫做子音、下面尋一個疊韻。或叫做母音。一子一母。把口舌相撞起來。生出一個新的聲音。就欣然色喜。喚做拼音文字。簡直有幾個尤其謬妄的朋友。以爲得了不傳之秘。『倉頡第二。』垂手可得。兀自可笑得很。並且入主出奴。議論筆畫。比較個數。人人皆稱自己爲『神聖。』稱人爲『狗屁。』其實盡是胡鬧。甲的十六兩。乙的還是一斤。既然並非文字。講些什麼優劣。所以教育部的『注音字母。』也就是數十百種裏的一種。與他種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不過用牠注注音。便當便當。『灶婢廝養。』不能數十百種並用。終要犧牲了其餘的。留起一種。方能大家通用。那『注音字母。』就是教育部打算留着的一種。

但是自從二十年以來。鬧動了拼音文字。雙方無意識的朋友。好似泥中鬬獸。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一聲。社會幾乎至今莫名其妙。若傳到後世。我並時的人物。竟如此癡愚。彼時就是各民裏的

小孩也能嗤之以鼻。

一方面。那班自命『倉頡第二』的朋友。拚命的定要叫新發明。稱爲『傳音快字』爲『滅筆字』爲『簡字』不是想代用大小篆。也至少想列做『第二漢文』所以南北熱心推廣『注音字母』的一班同志。至今還是不能把觀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無謂的設施。引人疑怪。借着注音字母。教教一班『灶婢斷養。』（按。鄙言「灶婢斷養。」我意並無藐視。不過借以形容最苦惱。無機會能受教育之人。下此四字。爲人以公共承認苦惱者耳。）任他單獨應用。原足補助通俗教育。發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無謂的一端。即諸君定要在字母上面贅附『四聲』還是承了『官話字母』以來的一種贅疣辦法。因爲若從教者施於受者。教者必係文人學士。所有教本大可盡列漢文。把字母附注。希望受者於認識字母之外。漢文常進眼簾。也能識得一二。收起加倍利益。既有漢文作主。四聲自有漢文自己掌管。若由受者一方面執筆。請教何處『灶婢斷養』能通透四聲。假如說。『今天我上北京順治門外注音字母傳習所去學習注音字母。能從「今」字到「母」字一一注得四聲不錯麼。從前秀才還要「失黏。」何況他們苦惱的粗人。要曉得苦惱了。弄到要用注音字母單獨達意。自然所寫的決不能當做契約。不過達意而止。達意。是從上下文語氣接連聽進耳朶。彼此幫助合成意思。雖四聲全行弄錯。也能達意。如其不相信。我將官音拚起若干來。假使說。『衆話命鍋低伊柯縱通交毘問。低而柯交宽即欸。低散柯交里怨閔。低思柯交奉果丈。』諸君讀下。定能懂我意思。雖加多四

聲。自然也有好處。不能算做毛病。但顯出一種精神。似乎觥轉想出法子。要求分別精細。能令這拚音獨立。所以不惜增多教授時間。想吃那天鵝肉。縱然實際上並不能加增什麼效果。諸君的野心。是隨在顯露。（效果不加增者。如「北京」與「白鶴」。均為入聲及陰平。此類不一而足。分別甚有限也。）

一方面。那班國粹的老頑固恐慌到沒有理由。有如恐怕白狗咬人。見了白羊也怕。當初勞玉初先生在南京推廣簡字。倘推廣到如今。通俗教育必然已經受賜不少。說不定。大多數人民的智識可以不是現在這樣一個形狀。然而彼時如中外日報等。大肆攻擊。好像有了什麼深讎宿怨。度量他們的隱微。也實在有洪水猛獸的恐慌。直到現在。這種朋友還是不少。其實別沒有什麼理由。不過他們的見識。也同那自命『倉頡第二』的一樣。總覺得拚音文字是容易製造。並且製造了是容易代用文字的。他們惟一的理由。不過如此罷了。

然而我要請問雙方。製造文字。果如此容易麼。那麼。請諸君去買一冊和英（或和獨和佛）字典。上面所有日本語。通通都用歐母拚着。通行全國。沒有不能讀着聲音。便曉得意思。如此看來。日本的歐式拚音文字。是已經成功了。何以他們對着一點文字觀念也沒有。就是那醉心歐化的朋友也另外有打算。不願意拿和英字典等裏面的「日本語歐母拚音」便算文字。

如此。現在我們大家須要懂得。拚音是拚音。拚音文字是拚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

萬八千里。古時斐尼基文爲拼音。希臘文爲拼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爲拼音。歐洲各國文爲拼音文字。就是所謂蒙古文。滿洲文。皆拼音。並非拼音文字。朝鮮的「諺文」自然更是拼音。惟其日本之爲拼音。故終脫離不得漢文。因拼音而非拼音文字。一不能述高深學術。二不能爲契約。今日日本的高深學術。舊者用漢文。新者直用歐文。其契約。我常說。日本語讀「廣東」叫個「コートー」讀「行東」亦是「コートー」。倘拿「コトートト」寫上約的。假使實在是用三千銀子卻買一個經紀的行東。而買的人要來索一個廣東。這豈不大生阻礙麼。所以他契約的條件。也必要附着漢文。然則拼音是輔助文字的東西。決不能代用文字。用拼音輔助着一種文字。此日本所以儼然得文字之用。且效力加增。若以拼音強作文字。爲蒙古文滿洲文朝鮮諺文等。不但不收文字的效用。弄到思想學術樣樣無可稱。便是那冒充文字的拼音亦且漸漸消滅。必至送到字紙簍裏完結。如此說來。拼音的不能代用文字。即使大家抬舉他。他自身總歸站立不住。

至於有了文字。再有拼音幫忙。我相信他效力反加增。即如日本。既有了漢文。又有假名幫忙。或者他的教育容易進步。就是這個緣故。這個雖然不敢穿鑿的亂說。但有了文字。再要有一種拼音幫忙。實有理由。就是現在歐洲各國的拼音文字。也宜乎再造一種拼音。幫他一幫忙。這句話。初聽雖覺得奇妙。若細細說明。也很平常。因爲一種文字的成就。都是經過無數習慣。無數曲折而來。到成就的時節。規到條例。必然繁多。就如英文中 Tail 說尾巴。Tale 說故事。Tael 說中國的銀兩。聲音同

爲發音學字母的 Teil 近十年以來。把發音學字母注着舊文字的讀本。一天多似一天。這就是拼音文字拼還須拼音帮忙的證據。假使俄羅斯西班牙能把發音學字母。簡簡便便。將若干五個不識字的國民。每個教上兩月。無論 Tail, Tale Tael 都把 teil 一拼。讓他聾盲衆聲用來互相通問。鹵莽滅裂。如『衆話、命鍋……』之類。連着上下文。相合而成意。慰情聊勝無。豈不強於沒字碑麼。且即把發音學字母的拼音注成淺近讀本。使他自己閱讀。豈不事半功倍麼。這種心思所以不能發生。大約一則是狃着他們已經是拼音文字國。故不屑更乞靈於拼音。二則凡是因循久梏的人心總從皮膚上着想。恐怕拼音去亂了他的拼音文字。然而現在時機已來。或者彼中已有人提議。也未可定。

所謂拼音帮忙文字者。就是文字上能用長久時間耗重大費用養成一部分人的學問。不能在窮困時候。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灶婢廝養」也增一點智識。夠能當此責任者。惟有拼音。然而使拼音脫離文字。獨立而進。必失却智愚賢不肖隱隱中爲一條鞭的聯絡。且恐拼音獨立。所加之職責。過於「灶婢廝養」的限度。誤當他爲拼音文字。請他養成無限量的學問。彼亦就笑而不答了。

故依我的愚見。中國固然要用拼音文字。決不再評將漢語製造。當現在止好用漢語的時候。莫妙於把漢文留着。將一種拼音幫他的忙。所謂注音字母將與漢文如何不相離。請條舉如下。

（一）所謂六經三史。老古董的一部分。讓漢文獨立。不必與注音字母交涉。

（二）青年所讀古書。其應用舊反切之處。皆以注音字母反切之。

(三)通俗書報。小學讀本。一律附注音字母於其旁。凡曉示大衆之文告廣告同。

(四)凡致「灶婢斷養」之函牘手寫者可單用注音字母。印刷者必加以漢文。

(五)「灶婢斷養」互相通問。可單用注音字母。

其傳達之法。就是先由公家強迫師範學校及小學校限期教授此期於讀音一律。爲統一全國口音之預備者也。餘則社會上竭力鼓吹傳布。如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之類。推廣於各地。此即實造福於「灶婢斷養」者也。惟傳習者觀念宜正確。乃是傳習拚音。並非教授拚音文字。我說這句話。毫無意於遷就老頑固。冀得其首肯。使減少阻力。還是我自己心窩裏要正其名實而已。

第三　我們來講對於 Esperanto 怎樣安放。

錢玄同先生問我。『倘不用漢語製造拚音文字。我們能否則簡直就採用 Esperanto 來做我們的文字。』我可以權且先答一句說。『倘使做得到。眞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我們先來想。人類到再過多少時候。果否總得要說一種言語。寫一種文字。這個答案恐怕止有早晚的問題。決沒有否定的問題。凡語言文字。有種人過於相信都是『習慣』演成的。過於不相信有可以『人爲』的。其實什麼叫做『習慣』呢。也不過聚了無數『不成文』的小人爲。受了許多小人爲的轉變。演成一個『有名目』的習慣了。並且那小人爲中間。也有萬有不齊的力量。用力量大一點。轉變得多一點。用力量小一點。轉得變少一點。雖還有種種複雜的原因。有出了力量。沒有轉變的效力的。也有

大一點的力量。止得到少一點的轉變。的也有小一點的力量。却得到多一點的轉變。的這却必有間接得了助力。或間接失了助力的緣故。總之如何大的一個習慣。必要如何多少人爲的力量才轉變得成。這是可以盲斷的。從盲斷上立起一個「十死笨伯」的定義。來假如要用十萬個一斤兩斤。十斤。八斤。三十五十斤。一百搭八十斤。一千搭八十斤的小人爲力量才轉變成一個習慣。也未嘗不可用數個二萬搭八千斤的大人爲力量造成一種同等的習慣。所難定的。惟有那個目標的習慣。不知那無數小人爲。到底共總用了若于斤力量。我們用大人爲替代的斤兩。到底夠不夠。又無數小人爲的中間。有間接得助力的。有間接失助力的。現在的大人爲。當間接得助力否。間接失助力否。他的比例。應當如何。這也極難估量。所以必定有用起大人爲來比小人爲所成的習慣差着幾分。不能成得剛剛恰好的同等習慣。以後就或者自成一種不滿人意的習慣。或者再加着小人爲。成了似是而非的習慣。或者更加大人爲。過了力量。成了出乎意料的習慣。這都不能知道。或者都可以受人批評。叫做人爲的不曾成得目標的習慣。簡直算做失敗。但由盲斷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燈油決不會放他暗處坐的。他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轉變。可以相信得過的。所以姑且承認從前的希臘臘丁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爲用習慣造成。則今日的 Esperanto 即用大人爲演成習慣。乃毫無二致。（凡各國習慣演成之文字。其中間所用較大人爲。都可指說。如英文十世紀以前的舊英文。諾曼以後的新英文。皆有特意改作之人。即如我國。李斯等的小篆。周顒等的四聲。韓退之的「文起八代之衰」。曰

本的『目的』『義務』『手續』『場合』不二十年滿於華文的著作。皆躉票用過大人的工作者也）故止有力量夠不夠的問題。決沒有大人爲止能叫做『人爲。』不如小人爲如能叫做『習慣』而有可不可的問題。

那麼現在 Esperanto 的力量到底夠不夠轉變成一個習慣呢。這個我不敢亂答。所以陶孟和先生有『五十年後看世界語如何』的疑問。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疑問。錢玄同先生來信說。有人言『Ido 的勢力比 Esperanto 要大。』這就是力量夠不夠的問題。惟我從樂觀一方面着想。世界語之爲世界語。終是無恙。就便五十年後有五十年後的 Ido，今日已經有今日的 Ido，其爲十六兩還是一斤。又可以盲斷。先把一笑話說明。倘有人問。『徐錫麟的革命力量夠不夠。』竟在安慶校場殺頭。形似不夠。但畢竟做總統的還是徐世昌。總之成了有姓徐的做總統的民國。決不再是有姓愛新覺羅的做皇帝的帝國。更着一個近似的比方。有如蔡錫勇用縮做寫了『傳音快字。』沈學又做『十八筆。』王照又用偏旁做『官話字母。』勞乃宣又做『簡字。』教育部又取筆畫最少之字做「注音字母。」近來西教士的內地教會又用偏旁要改什麼新造字母。其實說穿了。總是那一直一橫兩三筆的筆畫。「阿伊烏哀」「子此知尸」等的聲音。換湯不換藥。一種所謂官話的傳聲東西罷了。

照這樣看來。我又要攙雜起來。先發兩個問題。

(1)對於我們漢語發一問題。——

(a)是否可以聽憑十八省的土話終古的各行其是。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以用閩廣的土白或吳越的方言作爲標準語。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漢語雖有中州北京漢上夏聲等的分別不過十有八九相同。所謂「藍青官話」的罷了。

(2)同樣的可對於世界語又發一問題。——

(a)是否中日英法德俄回回巫來由的語言文字將終古不變。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中日的象形文字可以爲後日世界通行之利便物。又是否拼音字母以回回滿蒙巫來由等所用之字母。代用今日之所謂歐母。必有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世界語。雖有 Esperanto, 等等的分別。也不過是雜取全世界的語文。先用所謂歐母。或近似歐母的字母。做成一種驢不驢。馬不馬的文字。使我輩與歎五十年後將夭殤的罷了。(着一「先」字者千百年後歐母終必蛻化。利有一種良好之面目。拼切將來的世界語也。)

所以 Esperanto 到底可行若干年。我不敢答。敢答者無論倘有 Ido 不 Ido, 終之十之八九。還是今日 Esperanto 的一物。換湯不換藥。十六兩還是一斤罷了。

但是有人駁說。「便是你講世界語應當雜取全世界的語文。然今日的 Esperanto。就使甚

酌了英法德俄意及其他歐系的語文。小小心心的選擇起了。在歐美是滿意了。別的不管。單是中國沒有我們漢語。怎麼叫做世界語呢。』

我說。這到了問題略。倘使有一種國粹的名士。有于先生掛糞的見解。必定要拿象形文字來統一世界。無論世界何種專門名詞。學術名詞如「歐洲」必改稱「大秦」「英吉利」必改稱「紅毛」。「邏輯」必改稱「名學」。否則甯可不與世界相通。我敢翹起一拇指。稱他為『有志氣的好漢』。『愛國的志士』。『拇否的護法。保』『存尊糞的有情感朋友』。我止有鉗口結舌。不敢再說世界語。又倘使有漢語拼音文字家。必要避去歐文面目。用注音字母等的一物算做世界語的底子。於是強人就我。將來 philosophy 必改為「ㄈㄧㄌㄠㄧㄨㄈ」 London 必改為「ㄌㄅㄉㄣ」我也稱他為『有趣的別緻朋友』。就也不贊一詞。由他去造他的世界語。所以我們對於這兩種人。都要提開算。不可泥中關歡。連他也討論在內。

我們所要同他討論的。便是那贊成歐母的朋友。不過他的甲組。要世界語包括了漢語在內。他的乙組。要將「用歐母拼音的漢語」做着底子。包括歐系語文在內。這甲乙兩位。都是個『歐迷』朋友。其實多多少少終要做成落在 Esperanto 圈子裏的朋友罷了。倉頡絡將對他痛哭。少士比亞等亦當恨他刺骨。他是終要送世界舊日各國語文進博物院陳列的主顧。

甲組的問題。就是恨現在 Esperanto 不包漢語的問題。這不算做 Esperanto 的缺憾。不

足以推翻 Esperanto 的條件。有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之類。凡是漢語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現在習見的英文已經慢慢的收進字典。這是自然而然。別人也不肯輕易放過的。在英文收進這些詞頭。不礙算做完全英文。那麼 Esperanto 也把這些詞頭慢慢的收進字典。怎麼就會礙着算做完全的世界語呢。所以慢的吸收漢語。擴大 Esperanto 的範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在禮有什麼「禘。祫。烝。嘗」在樂有什麼「黃鐘。大簇」在學有什麼「儒。墨。名。法」在術有什麼「陰陽。五行」在慣語有什麼「不行」「像煞有介事」種種可以供參考及歷史記念的。沒有不能慢慢的加進 Esperanto; Esperanto 也必歡迎這些詞頭。熱切得利害。

乙組的問題。就是要把「用歐母拚音的漢語」做個底子的問題。雖然似乎要打得 Esperanto 成個落花流水。但讓一步說。就算 Esperanto 甘心受打。還是要在中間占一大部分的勢力。

（一）是歐文固有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我們漢語做底子的世界語」也不採用。採用的時節。雜取英法德意文來特別製造。費却大手脚。結果還同現在的 Esperanto 是哥哥弟弟。故必落得省事。多分採用 Esp.ranto。

（二）因這一採用。所有我們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也就事同一例。採用 Esperanto 的拚合規則。

(三)於是普通詞頭所與人爲惟一爭競的東西那母音的規則亦必強迫而同於 Esperanto;不過「太陽」不用 Suno, 改用 Tajjan; 「月亮」不用 Luno, 改用 Jojan; 「什麼」不用 Kio, 改用 Shima; 「那個」不用 Tio, 改用 Nako; 吃飯的「吃」不用 manghi 改用Gi; 喝茶的『喝』不用 Trinki 改用 Ho; 「大」不用 Granda, 改用 Da; 「小」不用 malgranda 改用 Sjau; 「然而」不用 Tamen 改用 Janl 「如此」不用 Tiel 改用 Juci 罷了。

但是就照那樣辦法。現在的 Esperanto 不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品。不是仍舊落在他的圈子裏麼。

但我要質問一句。彼此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是原來各不相妨的。所斷斷可爭的止是那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的普通語頭。這一着要用漢語。又「怎麼叫做世界語呢」。倘滿。蒙。回。藏。日本。朝鮮。印度。安南。巫來由等各各出來主張。又如何安排。我以爲既然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歐洲固有的。仍着歐舊了。中國固有的。也改用歐式了。所剩的。止是那普通名。狀。動。副。介。連等的話頭。這些話頭。不將歐洲舊物。其語根與歐式文字相應的充着。反要將語根與歐式文字不容易相應的漢語充着。這又是什麼一種拗執的怪僻呢。又所應「[illegible]」睡人已兩不便」的辦法。略所以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河。[illegible]。大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鍾。太簇。儒。墨。名。法。陰陽。

五行。不行。像煞有介事。」皆已可開聲而達意。則其餘的「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就又何妨竟用着 Esperanto 呢。我是一個懶漢。或者遜就得實在有些過當。亦無妨對我們「歐迷」朋友互相談談。本不曾敢向「國粹家」「母舌家」開口。

上面說了許多話。說來說去到是什麼意思。不過說無論在歐洲。也中國。也不必爭着 Esperanto 不變做 Ido 我實斷他還是這樣的一物。現在的 Esperanto 極少總有做一個世界語底子的價值。無論那一國的人。如果盼望將來要有一個世界語的就該現在的 Esperanto。在有工夫的時候。分一點神思理會一理會。扶助他暢行。是第一希望。進了他的門。倘見着不良的。可以改良。是第二希望。真要別創 Ido, 把他做個底字。是第三希望。好在他也不費得我們許多腦力。他又盡是些英法德俄意的文字。讀了也不算白讀。

至於錢玄同先生信上所說的 Ido, 我很鄙陋。所跑的國都也太少。學問界的情形。又止算全不知道。這新產物。倒還沒有聽見。我耳朵要聒着的。有人說二三十年以來。同 Esperanto 一道出風頭的。還有兩家。一個叫做 Volapuk. 一個叫做 Idiom Neutral. 但近十年中。我在倫敦巴黎一帶地方。止聽見 Esperanto 在那裏出風頭。有好多人對我說。『那兩家是偃旗息鼓得好久了。』不知五十年後到底如何。若據我一人的經歷。自從一九〇五年在巴黎看他慢慢的興旺起來。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回國的一天。是止有一天熱鬧似一天。自然不能如摩託車那樣暴興。但是衰敗的

樣子是不曾歸出的。他也不依評論之評論報社一家鼓吹。他自有首要的發行所。在勃忒頗博物院左近。當然。這些新事業。那國粹的名家。詞林的文人。雖心中也有意思討論。然決沒有紆尊降貴。背失了他的身分。隨便贊成的。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揎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徑。止好苦徐錫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纔得要到了制禮作樂的時候。才好垂紳搢笏的請他出場的。所以 Esperanto 是還不曾開了牛津大學的課堂。戴着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熱心贊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止有那利害直接的商家。能夠招來買客。愈便利愈好。故店鋪夥計學習 Esperanto 的。很是不少。因此。普通的夜學校添這一課的。也就日有增加。至於『倫敦公園有傳習所』這是孫蒂仲先生聽了我的話。不會深知歐洲情況。故誤「傳布」為「傳習」。且添了一個「所」字。公園中如何容得傳習所呢。陶孟和先生以為『走遍公園也沒有看見』自是確情。但是一種演說社會主義等的「乞丐」朋友。在城西海德公園。城南克臘貢草地。城東維多利亞公園。向人鼓吹 Esperanto 是司空見慣的事。大凡上等學者。果不屑留意。我因為常喜歡調查那些「乞丐」朋友。故接觸略略多着一點。（「乞丐」二字是民國元年饒孟任先生在上海共和建設討論會上給倫敦社會黨的徽號。他說「我在倫敦。從沒有見過什麼社會黨。止為幾個乞丐鬧着罷了。」）

閒話少說。照採用 Esperanto 以為我們第一步代用漢文漢語的問題。若問我『究竟贊成否』我可以復說一遍。說道。倘使做得到。真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並且倘使做得到。我總是第

一個贊成。但恐這件事情。是不大容易做得到。果然能把老頑固說得眉飛色舞。相信起來、或者簡直掩耳縮頭。不屑抵抗。這樣說法。那造漢語拚音文字。決不如徑用 Esperanto 爲好。管他有五十年氣候沒有五十年氣候。我非敢與陶孟和先生。陳獨秀先生。胡適之先生等故意搗亂。我的心頭真意。無非相信 Esperanto 是用得的。漢語拚音文字是不必造的。但我以爲對於 Esperanto 的進行。可以和平進行。現在的 Esperanto 就使不必果爲大同時代的真正代用物。終是那代用物的幼蟲。凡世界上的開明人類。皆有把他傳布。對他討論的責任。凡相當的學校。皆當採做一種必修的附隨功課。比之於地理歷史等科。決可有些價値。而且有此時間、(因其易習。)至於代用漢語的問題。似乎把他作爲兩個問題。尤其妥當。這是我十年來固持的意向。請在下一條再來細述。

第四　我們來講採用一種歐洲文字作爲第二國文的問題。

我是一個謬妄的物學文明崇信家。要問「有那物質文明到底幹麽」我是不能答。物質文明。又是我的賤骨頭所消受不來的、但是我的信條。終以爲死亡絕滅。人人以爲不好。那就是說。「不精工是不好。」「不好看是不好。」故就盲從着亂說起來。以爲有是好。多有更好。有得精工是好。有得好看是好。這種膚淺的思想。自然不値一駁。就是我雖沒有學問。也能尋出幾句高尙的門面話來。駁得我自己啞口無言。但我的實在信仰。終是消滅不得。

有了這種信仰。就部隨之心不能自抑。總脫不了歐美那區區可笑的一點物質文明。而且深

信不疑。認爲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文明。我常常胡言亂道。把世界扭做一起。以爲書契以前且閣起不必談。書契以來。可分做三時期。—

(一)中國從伏羲到帝摯。算是二千年。叫做上古一時期。這個時候。雖然有像伏羲等一點畫八卦的理想。然這種理想。究竟止能造出一點粗淺物件。自從伏羲造網罟。神農造耒耜。到最後五百年的黃帝時代。那城郭。宮室。舟車。衣裳。造得極熱鬧了。在西方。恰是埃及巴比倫時代。也是這麼一個狀況。

(二)從堯舜到秦莊襄王。又算是二千年。叫做中古一時期。這個時期。是理想發達的時期。把那沒機器的物質文明。好比如上古的粗淺物件之類。慢慢的擴充完全起來。這個時期的理想。也彷彿如上古時期。起初如堯舜等。略有一點倫理法律思想。極盛也在最後五百年。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老孔楊墨莊孟之徒。方才一齊出世。西方希臘七賢若德黎等。是與老孔同時。雅典學者。如蘇格拉底師弟。是與莊孟同時。最奇的。文學每先哲理而興。中國商周之際有雅頌。彼中亦有鄂謨詩篇兩種文學的古董。都出於諸子百家之先。好像互相約定的一般。

(三)從秦始皇到清宣統帝。又二千年。叫做近古一時期。這個時期。補綴四千年無機器的物質文明。造到無可美備。而又發揮中古的理想。醞釀出科學。使發生第四期機器的文明。什麼叫做科學。就是有理想有統系。有界說。能分類。重證據的便是。這二千年。也是起初稍稍的萌芽科學理想。末後

就科學的理想大著。不過不能如前兩時期的樣子。發達極盛。整整的都在後五百年罷了。漢儒說經重派別。羅馬生出政法學說。中國也有西漢人僞造條理較精密的周禮。這都是科學理想的萌芽。這時期的中間。如西方的黑暗時代。東方宋元學術的荒陋。皆狀況無別。惟西方自戈白尼推翻日局。直接竟向科學線上進行。我們就倒竄走向歧途。但是科學理想的細胞原虫。未嘗不潛伏在吾人腦子之中。與人類的氣化相應。即如宋儒之說「誠」說「敬」。雖他們的學術自有謬誤。然他們極寒儉的冥想界說自極森嚴。就彼論彼。決不容信口開河。實有一種特色。遂間接而開清儒考據的局面。於是應用在他們考據中間的。系統界說。分類證據。皆應有盡有。雖號稱漢學。實非漢儒所能夢見。

從此以後。倘使還是二千年一個時期。那麼從十九世紀初年。或從民國元年起。到民國二千年。我們可以題他一個名目。叫做粗淺機器時期。再從六千年的後面看上來。現在這些驚人的機器。就同伏羲的網罟一般。現在這些高深的科學理想。就同伏羲的八卦一般。若正式的粗淺機器。抵得黃帝的舟車的。倘要等一千五百年。方才出世。至於眞正科學理想。抵得春秋戰國東西諸儒的哲理的。應在三千五百年之後。

我爲什麼百忙中插這一段無根緣的冬烘講義。引人發笑呢。我的意思。無非要表明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這種所謂科學理想的頭腦。到這時期。已由叫做什麼「上帝」的遍賦於東西人類的腦殼裏面。不過在這發潮的時節。西方人已經直接的

應用在科學與機器。我們止間接的應用的漢學考據。尙未直接的應用到科學。早晚應用起來。或者一千五百年後的「未來黃帝」還生在東方。那麼。現在初期的發脚東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後的人類當然無所感知。看做我們同時發脚罷了。但是我這幾句寬慰的話。不是獎勵我們的惰性。引我們再瞬一下。是要辨明我的眼熱。歐美物質文明。斷非因貧弱了。震驚別人的富強。爲一種虛僞的感情。實見得發生這種物質文明。是我們人類到此時應有的天職。我們間接。誤應用於漢學考據。已遲誤了二百年。再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又遲誤了目前的二十年。拋棄人類天職。實是可惜。但恐怕我們自己懊喪。故想出幾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話頭。一面慰藉了。叫我們定着神。如小學生早睡失聰。誤了上學時間。及喚醒起來。既睡眼朦朧。又性急慌忙。所以替他摩着面孔。安慰幾句。定定他的神。到他清爽了。望他拔脚就奔。快。快。飛快。你若再在路上遊玩。便不是一個好學生。那麼。我說完這一節。我們向歐美物質文明奔去。也該快。快。最快。若再遲回不進。便不是個好人類。

所謂『來者猶可追』我們當從「追」字上着想。「追」是如何情態。就所謂快。快。飛快。這才到了我們采用一種歐文爲第二國文的問題。上面從進化線上着論。在數千年後看來。今日的歐美物質文明。殊不値一笑。但是若我們同時代的人實地比較。實已相差得太遠。彷彿我們從前是踱方步的前進。繼而是快馬前進。現在是汽車前進。本是快馬的時節。離他已隔數程。今日他的汽車。飛馳不息。簡直十萬八千里的跑得毫無影子。數年前「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教育。是騎着牛車追趕

的法子。近來主張多采新法課程。改良學校。是偏快馬進趕的法子。一班所謂志士。想出多派留學生。改造拼音文字。用白話文體。是購買自轉車。或坐火油船。旁求捷徑。升天入地。四路追趕的法子。倚靠Esperanto；是向單軌火車發明家預定將來新建物成功。可用牠一飛就趕到的法子。前幾樣嫌牠太無速力。後一樣又嫌牠緩不濟急。所以正門道路。采用一種有力量的歐洲文作爲第二國文。是追趕汽車也用汽車的法子。假如取了法文算第二國文。再把英德文作爲大學及高等學校必修的輔課。把 Esperanto 作爲高等小學及中學必修的輔課。仍將英德文作爲中學可增的輔課。如此庶幾乎世界頭等文明國的書報。如替中國做的印刷廠報社。如替中國開的各種學校。如替中國立的。此如汽車以外。火車飛機幫着並進。庶幾乎可以追到同等的地位。眞能同負了粗淺機器創造的責任。否則懶惰朋友眞能靠了「氣化」自然前進麼。試觀我們苗大哥的遠祖共工氏。繼着伏羲拿「水德」稱帝。多大局面。後來蚩尤一戰而敗。三苗已格而竄。想來他在那時節已崇拜踱方步主義。「苗學爲體。夏學爲用」。自以爲尤當。變成了縮進了貴州內山。所謂配德黎者有老子。他不會有誰配科學者有者。據他又不會有「歷」。他不會得文明的徽號。尙小事。他竟不會盡人類的天職。是大

答。

有人說。『學校可以自立。印局可以自設。報館可以自開。書報可以自編及翻譯而成。』曰。唯唯。否否。我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學校有什麼一個程度。印局報館什麼一個資本。自編的書報什麼一個

大著。反正各人都有手鏡。讀他自己照了好笑。我不必再費口舌辨論。惟有那翻譯一端。「西學爲體中學爲用」的腐儒抱有盛世危言庸盦文編見解的朋友。都在那裏做這一場好夢。至於稍微讀過一點東西洋文字。出出國門的。才心裏明白。凡是快馬程度的。或者還可仰仗翻譯。至於那汽車程度的。連美法德儘有譯手。也互相不及翻譯。所以他們進大學而便參考。已有必修一種外國文的規定。

至於第二國文應采何種文字。錢先生問我。『法文是否較適當。』我以爲法文本來舊日曾有世界語的資格。果國人一朝而有第二國文的信仰。也必有羣焉傾向之勢。卽彼向有英德文之癖者。法文本不過與國文並重。視各國文。英德之文本在大學及高等學校爲必備的輔課。其高等學子既於小學中學精讀法文。由法文而進修英德文的輔課。視今日徑習英德文。且事半而功倍。如此。當法文課爲吾國第二國文的時代。所有情願精習英德文學於紐約倫敦柏林者。必可多於今日。所以這一個問題。容易解決。

以上所說。不過是錢先生提起了。搔着我的癢處。不由自主的。寫了這許多行數。此外錢先生還有想買一樣自轉車的辦法。就是想要雜用漢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個簡易便當的法子來。這法子。依我的理想。也覺得可以不成空言。我眞樂於討論。但是說起來。又必定話頭甚長。這回寫得手也酸極了。因此。暫且請閣一閣。下次再談。——一九一八。十一。三。——

▲草鞋與皮鞋

天下的事物有兩種不同的價值。一是自己的價值。一是從他方面發生的價值。譬如皮鞋價高。草鞋價低。這是一定的。有時在那山路濘泥的地方。草鞋的價值比皮鞋要高多了。我們中國是一個穿草鞋的國家。很多地方是需用草鞋的。是故在中國是草鞋的價值高些。現在我們的脚上。雖然穿着很貴重的皮鞋。到街上還是要靠穿草鞋的人拉車咧。

這個拚切國音或拚切土音的注音字母。我們有三個法子去研究他。(一)像皮鞋一樣的研究。字母要極好極完善。(二)像草鞋一樣的研究。不過要將草鞋做得精美一點。(三)只要有草鞋穿。不必一定要多費時日去做好。因爲卽刻就要穿。我們的注音字母自然應該要造得極好研究得極精細。和造皮鞋一樣。但皮鞋的工程大。價值又貴。皮子要到外國去買。本地的皮工手藝又不好。我們既然馬上就要鞋子穿。那就要急求近取。沒奈何暫且做一雙草鞋穿得了。我國是一個共和國。內憂外患又很緊急。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國的根本法子。這個火燒眉毛時應急的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這是如第三條像草鞋一樣的研究。但是我們的意思。是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我們做草鞋也要有個樣子。也不可太壞了。所以我們研究現在的注音字母。應當加以考究。把他那極不好的地方改良一些。這就是如第二條做草鞋一樣的研究。

我們要知道造這注音字母的主要目的。是爲着中國十分之九的目不識丁的國民。增加知識。灌輸教育。這注音字母。實在是四萬萬人的救星。既然有了救星。我們就要卽刻努力傳播起來。早傳

播一天就早得一天的功效。若定要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的研究到極好。才肯把他傳播施行。到那時我們的頭已白了。齒已落了。老大的中華民國已陷於莫可挽回之境了。國亡之後再將很精的注音字母來傳播也無益了。所以我們要救國。要提倡注音字母。就是現在這個時候。遲就不好了。

並且造這注音字母本來是一樁不容易的事。自創造至今日十有餘造。其中經過許多艱難困苦。他的歷史我從前在遵道會說過。因為用幾十個字母要統一全國的語言。合了甲的意思。就難合乙的意思。想要各方面都能滿意。是做不到的。所以有人說注音字母造得不好。他本來有不圓滿的地方。但是據我看來。注音字母比較英文日文的字母。就好得多了。有人說「ㄢㄣㄤㄥ」四母。帶有子音。不能列入母音。這樣看來。那就連「ㄞㄟㄠㄡ」四字都不能成立了。因為這四字是二重音。不能說是音母。「ㄦ」母是最近研究所貢獻的。前人不知。若比他與歐文「ㄖ」字一樣。也不能成為韻母了。說到「ㄗㄘㄙㄓㄔㄕㄖ」七聲母。有人主張都要收聲於「ㄜ」韻。讀作「ㄗㄜㄘ」「ㄜ」……等。但是「ㄭ」母與「拚」母拚和可以變成「ㄗㄜ」「ㄗㄜ」母不能變成「ㄗ」。「ㄓ」可以變成「ㄓㄜ」「ㄓㄜ」母不能變成「ㄓ」。又如巾今京三字。廣東人分為三音。讀作 Ge Gen Geng; 北京人分為二音。讀作「ㄐㄧ」「ㄐㄧㄥ」。合了北京人的意思。就不能合廣東人的意了。我是北京國語統一籌備會中一分子。會員汪怡一定要於三十九注音字母之外。加一圓脣之「ㄧ音」音字母。因背造字母時。古造一「ㄛ」母。讀如英文「ê」。脣不圓。加「ㄨ」成「

ㄨㄛ。」則成圓脣之「一脣」音。故只造一「ㄛ」音。如北京人讀「歌」爲「格」ㄍㄜ。Ger，讀羅爲「ㄌㄨㄛ」。「ㄛ」照廣韻上「歌」「戈」分爲二韻。因歌爲開口音「ㄛ」戈爲合口音「ㄨㄛ。」這不過等呼不同罷了。不必另造一圓脣之「一音」音字母。又北京人讀「烟」爲「一ㄢ」江蘇人讀「烟」爲「一ㄝ。」南北人音不同。本來各地聲音歧異。世界各處是一樣的。南方人將「一ㄢ」二母相拼。即自然讀成「一ㄝ。」故不必另造「ㄝ」字。關於此「ㄨㄛ等於一字」和「一ㄢ等於一ㄝ」二條。汪怡因不知等呼。不肯贊成。汪先生改國音字典。我說他太急了。因爲世界上無永久不變的。凡事宜盡力推行。因困難而改良。國音字典及注音字母方始推行。不宜即改。我是主張做草鞋穿的人。但宜盡力求其實用。不主張還沒有去穿。就明日也改。今日也改。左改右改。還是一雙草鞋。我主張一面穿用舊的草鞋。一面另外做精緻的皮鞋。對於注音字母。宜一面保存推行。不可零碎更改。一面請少數專門學者。做根本的研究。研究得精美了。再行更改。豈不是像草鞋皮鞋二者都得了眞處嗎。所以我主張以現在之國音爲標準在學校進行。不可輕於更改使兒童疑惑。一方面在家裏研究。預備改良。二者並進。

我們凡事不要完全崇拜外人。如果自己有理。是宜依自己的。造字母要簡易適用。假定一定要學着外國。就會很麻煩。不適用了。譬如有些人主張「ㄗ」母要改用西文「DS。」無論「DS」讀作「ㄗ」不甚對。就是用「DS」拼出字來。如拼一「藏」字。要用五個字母「DSANG」也就

太不簡易了。如何通俗呢。用注音字母只要「ㄖㄤ」二母就拚成「瓤」了。（和鈞按。照ㄖㄤ之「ㄤ」字看來。可知前面吳先生所說『入言「ㄢㄣㄤㄥ」四母帶有子音。不能做母音』照此說若將其子音分開。如「ㄤ」分為「ANG」文明是文明。只是太不簡易適用了。）又如「ㄓ」等於「ㄉㄖ」「ㄥ」等於「ㄝㄢ」拚一「鄭」字之音。一等要用「鄭＝ㄉㄖㄝㄢ」。還幾多的麻煩呢。所以我敢大胆的說。我們的注音字母。要比英法日等國字母更文明幾百倍。英日文字母那裏比得上注音字母呢。所以我請求各位竭力提倡注音字母。因為注音字母雖然是草鞋。在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咧。我們看日本的假名。如クヲコカ乂等。實在是很不好。比注音字母要差百倍。應當要廢掉的。但是日本人很注重他。保護他。不許他人改變。日本將五十假名。很詳細的一個個繪成圖。載明發音部位。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肯重視注音字母嗎。

現在的國音與北京音比較。簡直有百分之九十五相同。所以可說國音就是北京音。用北京音統一全國的語言。是極好的。青年會對於此事甚為熱心。為提倡國音用過二百多萬元但是學校的小孩子。學了國音。回家想和他的父母或乳母家人互相通問。是用不着的。因為家裏人聽不懂。街上拉車的和鄉下作田人。他們一生一世沒有應用國音的機會。也就不熱心學習。這又如何是好呢。並且一個人想要學好國音。非一二年不成功。然則拉車的作田的。那有這許多時間來學習。他們都該死嗎。現在就有一個隨地拚音的好法子。若用注音字母。隨地拚切土音。則一般人只要用二三月功

夫。就能夠識字看報記帳寫信了。他個人可以自求知識。可以由書報上知道國家的事情。若有外國來欺我國。就都能出來替國家盡力。你看好不好呢。這就是我所主張穿草鞋應急的道理。所以我請求各位熱心推廣注音字母之傳播。

▲「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答ㄍ君

記者足下。承示ㄍㄨㄛㄗㄣ君『廣東注音字母的疑問』一篇。循讀一過。知ㄍ君所言。乃係一種普通之誤會。今雖當代達人。皆能聞其說而立知其誤。然此種熱心統一。適以阻遏進行之誤言。二十年前曾造一最大之錯誤。恆不嫌矜張言之。中國通俗教育。受過去二十年之挫折。中國現在時局之晦悶。幾可坐罪於前日之曾為此等言論者。蓋二十年前勞乃宣氏曾用王照氏之官話字母。易名簡字。試行於南京。然所教必為官音。江浙扞格不入。不能推行於婦孺。雖經端方之札文通飭各屬。惟一二學堂虛應故事。以習非所用。幷數十字母之筆畫。皆賴于記認。字母筆畫之未辨。官音土音一概無從說起。勞先生研究此事。至精且忠。知非隨地拼切土音。無可動婦孺之一願。若取利其日用有益之法。使因拼切土音而認識字母。則進以官音。亦如數家珍。可以迎刃而解。如此。因字母可拼土音。使對于不識字人。不旬日可施通俗教育。並在不旬日間。可使其家之父子。皆不識字者。而有互相通問之樂。則助長國民教育之目的以達。因字母既識。而又有拼切土音之素習。則拼切官音。饒有興味。又

因土音官音。皆得明確之比較。而疑怪不生。於是助進國音統一之目的亦達。彼經數十年之研究。始有此至合教理之計畫。不圖其隨地拚音之說一傳。而搖筆即來之反駁聲。轟然四起。上海之中外日報。神州日報等。皆爲當時有力之報紙。若駕機關槍。向此老轟擊、可憐當日能辨黑白者。至爲少數。勞先生無助力。簡字遂萎廢。雖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村前跌倒土地廟。修復止二百青銅錢之事。然必械鬬者三年。伏尸數十人。糜財數巨萬。而後一甲長仍僱泥匠一工修復之。雖不值旁觀目擊者一軒渠。然天下事大抵如此。故普通誤會。言之者固亦出于忠實。但是非利害。關係太大。不可不深思熟慮。審愼出之。亦吾人發言應有之責也。惟巜君所言。可以代表者至多。恆雖飽經多數人之反復推審。以爲似此之誤會。辨正可以稍緩。今乃知不深知者倘多。故望巜君熱心懷疑。可以得一機會。將其中曲折說明。故望

貴報即以巜君之言。與恆謹加注語。並以告第三者。不勝禱幸之至。

附巜君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

兄弟昨天看報紙。見現在有人編定一種廣韻的注音字母。呈請政府通令各縣推行。閱後却得十分希奇。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我們中國。人人都知道因爲語言複雜的緣故。以致一省與一省分界限。一縣與一縣分界限。甚至一鄉與一鄉一村與一村。都分界限。中央教育部。經過好幾十年的籌畫。纔開辦一個國音統一會。編定國音注音字母四十個。通令全國推行。一方面挽救向不識字的人。令

他可以寫信閱書。一方面統一全國的語言。化除各省的界限。自國音字母頒行之後。中國北省所收的效果。眞是一日千里。卽是粵人之中。不過費一二月的時候。學會國音注音字母。就能夠講國語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從此極力提倡國音。推行國語。信得過不須十年。一定可以化粵語爲國語。變土話爲官話。從此省界消除。言文一致。中國不強。有是理嗎。

恆按。ㄍ君旣熟知注音字母之起源。何以忘却讀音統一會進行程序。有增製閏母之規定。教育部頒布注音字母令文中。亦有濁聲之符號。四聲旣頒定爲五。濁平旣稱陽平。無濁聲符號之必要。所以並頒濁聲符號者。卽爲各省土音。或有濁音如江浙等。或有濁上濁去濁入如閩廣等。皆爲拚切土音之預備。並卽明定聲母不必添製。止加濁號已足。而事實固亦如是。所須添製者。厥爲韻母。讀音統一會之後。身爲國語統一籌備會協議閏母增注之法。已有數次。上海杭州等添製閏母者。亦非一處。ㄍ君不會細考。故徒覺希奇。並以爲自作聰明。節外生枝耳。其實乃按部就班之事。所增廣州韻母。不但請政府通令推行。且須並告國語統一籌備會紀錄。遇各省閏母。有與廣州閏母相同者。亦令畫一。此皆該會預定之計畫。經多數人反復討論而決定之者也。

ㄍ君熱心國音之統一。至可欽佩。惟統一關鍵。在國音字典。並不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乃記音之器具而已。如廣字。爲國音則ㄍㄨㄤ。爲廣州音則ㄍㄨㄢㄑ。並不必添增閏母。皆可拚切。

鶯字。爲國音則一ㄑ爲廣州音則兀ㄛㄥ。亦不必添增閏母。皆可拼切。故雖用純粹之注音字母。如廣讀爲ㄍㄨㄤㄑ。鶯讀爲兀ㄛ、ㄑ。在注音字母中。有何國音可求。故無論何人皆知欲知國音。雖終日與注音字母相對。亦復無益。必一檢國音字典。始見廣字之下。ㄍㄨㄤ三個注音字母。確然注定。注音字母刻在國音字典每字之下。始顯出國音身分。此時所爭者何事乎。皆知惟問這若ㄍ若ㄨ若ㄤ。究如何發音耳。若依ㄍ君。非官話不教。此在學校或可強迫。（學校爲義務的強迫。本無需教士母）而對於一般社會之婦孺。則必敬謝曰。我於官話無急需過幾時再學罷。ㄍ君所與學會注音字母。則諸一二月時候。欲與苦力等爲一二月之接觸。已難如登天。（但ㄍ君爲人恐駭過耳。不然識四十注音字母。何至需一二月乎。教之得法。教之熱心。上資三日。下愚亦一月足矣。以今日之悠悠者習之。不惟一二月不得會。即一兩年亦不會。彼一面抱不屑記憶之態度。一面疑有深奇與妙。且懶不肯記也。）尚ㄍ君欲將國音字母中常字的國音。記之皆悉。究又需幾時。在學生恐亦少一二年。在婦孺可知。使彼讀國音書而能解寫。國音信而能下筆。究需若干時。有不中途輟業者乎。大多且望洋興嘆也。假如此等婦孺。教以拼切土音。ㄍ君下文。亦說「當然比較學國音容易。因爲不須另學說話」。ㄍ君研究固亦頗深。不然此等至理名言。有若心搗亂之人。且藏匿此意。不肯說出。ㄍ君最授刼持。不能自決者。即彼所謂「難肯再去學習國音」一言誤之。此實緊要關頭。再俟以後詳辯。）其實豈但學之甚易。而且學之極樂。故至多一

月工夫。最下愚者。亦且學成。學成了。『不須另學說話』馬上寫信看書。（特爲各地編土音通俗之書。）他習慣了廣爲ㄍㄨㄤく。驚爲兀くㄍ。深知若ㄍ若ㄨ若ㄛ若く若兀若ㄛ之發音。又深知拚法。於是揭開國音字典。見廣字下所注之ㄍㄨㄤ。卽怡然而讀出。並且深嘆國音之極易。知國音之廣字。不過將土音廣字下半之ㄛく。換一ㄤ字。比較明晰。疑怪不生。是名比較教授。近代萬般學術。皆列比較一門。獨教授音聲。可全用強迫注入。不須一用比較法也。於是一面多刻國土對照之書如左。

ㄊㄧㄢ　ㄉㄧ　ㄩㄢ　ㄏㄨㄤ

天　地　元　黃

ㄊㄧㄣ　ㄉㄧ　ㄩㄧ　ㄨㄛく

國音常注右方。土音常注左方。亦國語統一籌修會所提議規定。此等書本。流行於社會。讀土音而意義畢宣。可補助識字。順便讀對照之國音。統一有望。ㄍ君乎。果滿意否乎。至於有需乎閏母者。廣州僅僅兩枚。譬如在注音字母之外。此種婦孺。如有機會。再介多識歐母二十六。不以爲泰乎。如其然也。彼腦子中可再納入二十六。則亦何妨多納二枚乎。

且懂了注音字母。使先拚土音。與『文化』洋服店。於未讀英文之先。先替他拚上店號。[illegible]做 Men [illegible]。彼讀英文之時。此數字母。不已一見如舊識。且能徵會拚切之理乎。如此。廣州市

上或市之土音店號用歐文字母拚切者。皆傷害讀英文。當在所止之列乎。抑實補助識字母而在可取之數乎。得此一正合之比例。以君之疑。必又可得一排除法矣。

可惜現在有些自作聰明的人。節外生枝。以爲粵人不通官話。學國音較爲困難。如是將原有的字母。或加多。或減少。定名爲廣韻注音字母。兄弟對於這種字母。有二大疑問。一能否通行廣東全省。廣東省的語言。非常的複雜。潮州地方的人。人字讀爲万尢音。北江地方的人。我字讀兀万音。此外四邑欽廉高雷等處的說話。都是與廣州市的白話大不相同。譬如用廣韻的注音字母寫信去給潮州的人。或北江的人。或四邑欽廉高雷等處的人。是否能夠傳達意思。既然不能夠傳達意思。這種字母又有何用處呢。難道免強各屬的人。丟棄國音不學。來學這種不通行的字母嗎。

以君以爲廣州以添兩字母將通行全省。此實大誤。無論東莞香山。即屬在鄰邑。苟其倘有異同。即需增添閏母。何況潮州。潮州當然在必須再添之列。正欲以廣州試行。逐漸增添。或各處有熱心此事。深憫不識字人之苦。或欲猛促國音之統一者。皆趕速次第議增。然所增之數。即通全國而預測。增至韻母十枚。必全國土音俱足。本可按學理而豫添。（勞氏即有此議案。）因欲得調查之精細。尤昭審慎。此閏母之添增。不惟爲普渡不識字之寶筏。及促進國音統一之快馬。且留爲異日調查方言。考訂古音之用。爲用之大。不可勝數。日本方音調查局手刊繪數千張之表。一音之流行。用地圖繪曲線而表示。是一文明人境。乃如此其不憚煩。我等乘此一舉。而數齊

習立之基礎。豈可反用誤會自斷乎。

今後對於附音之印刷物。

稍有價值者。必國音土音對列。（學校教科書。當然止列國音）朝生暮死者。但列土音于左方。每縣姑以城市音列之。如佛山等。其印物但示佛山人者。拼列佛山音亦可。以君乎。宜知朝生暮死之印物。僅爲不識字人謀一達意。用以代口耳。譬如口講。對佛山人。說佛山話當乎。說官話當乎。果其專爲官話之運動者。自亦拼官話亦好。彼既識注音字母。既有官話素養。亦自了解。

家人父子親戚朋友之通問。

無論兩者俱爲一地人也。即係隔廣潮。平日見面用何種言語以爲彼此談話者。寫信即可仍用何種言語。三潮七廣可也。半廣半潮亦可。〱君乎。曾有欲用注音字母之人。互相通問。平日曾無一面者乎。聞聲相慕。而可通貨。必爲學者。或爲高等商業之調查。此皆能用漢文者。何用注音字母乎。

二是否阻礙國語統一。粵人既然編出這種字母。當然比較學國音容易。因爲不須另學說話。如是屬講白話一部分的人。誰肯再去學習國音。因爲喜易怕難。乃是人的常性。或有人說。學廣東字母。並非反對國音字母。不過先學廣音。然後再學國音。廣音實用於本省。國音實用於全國。那就更無理

出。國音既能實用於全國。難道就不能實用於廣東嗎，而且粵人既可以編出廣韻注音字母。閩人也可以照樣編出閩韻注音字母。舉凡二十二行省。不難會編出二十二行省的注音字母。將國音無形推翻。中國的語言。還有統一的希望嗎。中國的文字還有改良的日子嗎。

ㄍㄍ若這一樣。用了神洲日報等當日的機關槍了。凡為理論之人。不可遇了筆鋒。令人忍俊不禁。ㄍㄍ若如不嫌唐突，那種高興的推論。太高興了一點。就把自己氣壞。還是對朋友不住。

國音之統一不統一。全在國音字典。注音字母乃是一種拼音之器具。說穿了一個簡單的反切。他並不是什麼文字。不過幫了漢文。做些拼音工夫。彼一班力爭加上四聲點。種種癡想要他比美歐美的朋友。酸癡可笑。現在對於注音字母。新的舊的。皆有許多不切當的缺點。不切當的恐怖。不切當的嫌惡。無非由誤會注音字母為文字而起。什麼十八國文字，二十二國文字。統一無望了。智癡得可笑。（望ㄍㄍ君恕我。恆止欲極表無病而呻之狀態。乃對於其事而慨嘆。非敢對ㄍㄍ君個人。施其不敬也。）

國音統一者。其主要全恃學校。學校中之學子。本有強迫而習國音之義務。其與人通問。及閱看書報等。本可但用漢文。原于土音之拼切。毫無關涉。或偶願熱心而施平民教育。或救助臧獲。即理會土音。一舉手之勞。亦有何難。此主要人物本于土音不成問題也。

土音者。專為最下級之苦人。一助其不識字之苦。助其不識字之苦。反加苦之以國音。有此

不通之情理乎。自應教以土音。使之易讀易解。然此等本爲與國音最遠之人。今乃有了機會一則已能識了字母。二則幷使懂了拚音。於是將國音徐徐灌輸。能灌輸。乃意外得一統一國音之人。不能灌輸。則此輩本統一外之人物。日本力量如是之大。巜君不會閱過周作人君之九州新村調査乎。九州不解東京語者。所在皆是也。統一國音。豈十分簡單之事乎。巜君所最不能自解者。何以一種茫無智識的婦孺。一經拚切土音。熟習了注音字母。熟知了拚音。反灌輸以國音。即深閉固拒。而一個原人。教以國音。反欣然承教。將用何種理由而動彼。感彼以愛國思想。能統一爲國民義務乎。則原人尙知義務。豈有稍讀土音書報者。反不知義務。勸彼以便利交通乎。彼已知音聲有益。知己所習者。止爲土音。進習國音。比一無所知時爲易。乃反甘失利便交通乎。勸以國音之書報夥多乎。彼已嘗土音書報風味。豈有羨慕國音書報之興會。轉至此而滅。此皆巜君思之。當自輾然者也。

然恆亦必有所弊。偏于一隅之見也。恆大意。知凡如巜君者。皆至熱誠于國音統一之人。諸凡唐突之處。皆熱烈圖慰巜君。故形成無理反駁。切望恕之恕之。

有最後之一言。國音統一。關鍵全在國音字典。注音字母者。本可不作。即公議採用何種字母。皆足記音。皆不過爲記音之器。與國音止有間接關係也。無所謂不可增損。讓一步說。損之固不能。增之決無妨也。惟需合手續而已。

▲注音字母問題

（復羅爾杰書）

羅先生。注音字母能引起的問題。直接的（先生的第一問題）間接的（先生的第二三問題）多到不可勝言。況且各人對於他的目的不同。故對於甲目的人說的話。又可引起乙目的人的懷疑。例如兄弟常不滿意於四聲的分別。因爲他阻礙低級教育不小。而且他止是六朝以來一種美術。古學家亦不大以爲然。故對於注重通俗教育的先生們。便用偏面的主張。勸他們不必對於一般普通人。增起這個麻煩。單教注音字母。止需幾天工夫。若兼教那實際不大緊要的四聲。便加增半年工夫。也還叫人敗興。若止要教幾天工夫可以實行的機會。增多了不可思議的數量。要教半年。便阻難重重。簡直可以終是教不成。亦未可定。然我這種說話。止是對於甲目的論調。兄弟並沒有意思勸學校內懷着乙目的的學者。自身亦不必研究。（但兄弟有一個偏見。以爲注音字母的拼音。斷斷不可認做文字。高等學者講四聲的美術。應該對了漢字自己講。不應該有了注音字母。才對他的助手講。）所以兩人談話。若更把各人的目的。針對着討論。尤容易得到一個接近。否則誤會了。又轉出一個誤會。必兩人本同意的。也可生起疑問。如先生的第一問。說ㄨㄚ何以讀蛙不讀窩。兄弟說因爲ㄨㄚ是蛙。ㄨㄛ才是窩。這兩個音。粵音與國音相同。那是人人可以了解的。

先生說ㄚ母加了介母ㄨ。應該韻調不同。兄弟說。這自然不同。ㄚ國音讀阿粵音讀鴉。ㄨㄚ國音粵音皆讀蛙。鴉與蛙。他的不同。是沒有一個人不能分別的。然則ㄉㄨㄚ爲「勒蛙」二字之合音。ㄉㄚ爲「勒鴉」二字之合音。其不同亦人人覺知。何以會在事實上ㄉㄨㄚ簡直可改爲ㄉㄚ呢。

至於兄弟所謂口腔好看不好看。那是別一問題。譬如中國與法國。都有ㄩ音。日本與英國便沒有。ㄩ在形式上較爲不好看。故如ㄅ一ㄉㄨ。各國大都有着那個音。惟到了ㄅㄩ。便世界人人都不喜歡他。所以ㄨㄚ這合母。有爲ㄨㄚ是個瓜。有ㄎㄨㄚ是個誇。有ㄓㄨㄚ是個撾。有ㄕㄨㄚ是個耍。有ㄏㄨㄚ是個花。其餘中ㄉㄚㄚ文ㄚ等都沒有就。是ㄨㄌㄨ亦沒有。或者就是嫌他不好聽。說的時候。口腔亦不好看。先生問ㄨㄚ何以不讀純粹合口。兄弟說。他想他因爲太合了。亦嫌不好看。所以把ㄨ字將他一合。馬上再將ㄚ字把他一開。變成不開不合。那造音的朋友。只造ㄨㄚ的音。他才痛快。這雖也有一部份的理趣。然畢竟是我們路上同行時講的滑稽閑話。因爲我在惠州會館會對各位說。「那世人選擇語音。固然都含一好看不好看的意思。然而好看亦沒有一定的標準。你以爲不好看的。他却以爲好看。都是一個習慣。倘使有一種古怪人。他拿偏嘴巴歪了起來說話。他偏以爲最好看。那就我們不歪的。都變成不好看了。譬如英語的ㄊ說的時候。要把舌尖先向齒外一送。馬上拖了回來才發此音。這是我們家鄉鐵蹇的小孩。慣做這種狀態。若被老頑固的道學父親見了。必遭斥責。那知英人亦不是生而能言。必要到了四五歲。才把這個說法。教他女子。看做一

件重要事項。相反如此。可笑不可笑呢。有過這番說話。那就先生所謂「所以不好看和不自然的件事。待見慣用慣。就沒有問題了。」我兩人正是同意。故我在路上。還作那滑稽閑話。不怕先生誤會。那裏料到先生還是誤會。構成這誤會。恐怕還是說話多了。也刪取一部分來討論的緣故。

然而先生所謂「韻調」。畢竟我是不懂。先生說ㄨㄚ不讀蛙。當讀廣州的窩。但又一個廣州人對我說。ㄨㄚ讀蛙。窩應讀ㄨㄛ。我不敢代廣州人判斷。請先生自與廣州人討論爲好。先生對於四聲。要擇定適宜的地方所用者爲標準。這是國音中應有的一件事。但於注音字母爲間接的問題。因爲東董凍。他止能繼拼起一個ㄉㄨㄥ來。他的職務。在使東董凍。叫他不至于讀成了中腫仲中腫仲。他能拼起一個ㄓㄨㄥ來對付。要他分別東董凍是平上去。就要奉請一位點子先生出來。替他點在左角右角。然而點那位點子先生。不點在ㄓㄨㄥ上。直點到東董凍自己身上去。仍用紫館先生請來筆着個紅圈。也是一樣。所以兄弟說四聲問題。是爲注音字母間接的問題。照先生的意思。有了四聲點子。或者有了紅圈。廣州人讀廣州的平上去。上海人讀上海的平上去。還是不滿意。必要揀定一個平上去才好。這件事。雖於兄弟個人的理想。看得那個聲的不同與音的不同。比較起來一個是重大。一個是微末。聲差了一點。於國語統一。沒有多少窒礙。先生的最大窒礙四字。恐是用得太重了一點。但是能夠讀一個統一。終是研究國音應有的事。那末。這件事與注音字母。更是間接的間接了。非但注音字母沒有那種能力。便是點子先生與紅圈兒。也沒有只個能力。因

爲點子止能點出四聲。不能告訴我們那聲應當怎樣出口。對於那怎樣出口的問題。也不是難事。止要說明五聲（若北音止有陰平陽平上去。沒有入聲。入聲是教育部恐怕去了這名目。老頑固要造反。存這個名目騙人的。若要請教育部的人讀個北方入聲出來聽聽。便要了他的性命。也不能照辦。）誰是最高。誰是次高。誰是又次。誰是最低。或誰是最長。誰是次長。誰是又次。誰是最短。只個問題馬上解決了。無非東冬可以完全一樣。東董凍必使高低長短。終分個不同。於是同音之字。可減少誤會而已。豈知語言必連上下文。不連上下文的。終不成爲語言。如兄弟突然寫趟注音字母無頭無尾。止有ㄊㄨㄑㄗ二字。即使ㄊㄨㄑ在左下角點了。說明陽平。幷說明最短最低。ㄗ在左上角點了，說明上聲。並說明次長次高。然而先生能曉得我說的什麼嗎。甲或猜爲『童子』。乙或猜爲個仲的『銅子』。丙或猜爲拱把之『銅梓』。但說的人，却指着夕照與豆花『同紫』。夜涼隨山月更清。你想不連着上下文。不寫漢字。要請教注音字母。同着四聲點子。就唱起完全了解的曲子來。我們細想能不能呢。所以四聲問題是漢文或國語應講的問題。不是注音字母包辦的問題。有了注音字母。東董凍。便可不至於讀成中腫仲。已有一個好處。東凍董中腫仲。在不識字人。不至於對了他瞠目茫然。竟居然三個讀了ㄉㄨㄑ音出來。三個讀了ㄓㄨㄑ音出來。已有第二個好處。廣州讀天地玄黃。讀的是ㄊㄧㄥ　ㄉㄜ　ㄣㄨ　ㄛㄑㄢ，現在有了他。覺可以讀ㄊㄧㄢあㄉㄩㄢㄨ．ㄏㄤ。讀了先生所謂標準音出來。這是第三個好處。他已經有了三個好處。於聲音也已

經了一個大部分的職務他不過四十個字。化了各位的腦力要不了四兩。出了如此的便宜代價盡得了這許多利益。爲什麼我們因爲官話還是。藍靑說不到漂亮去做個內城。老斗於是還把他奚落。說是「認識得幾個注音字母到處於實際上沒有什麼用處」。呢注音字母也要笑我們貪得無厭了。注音字母是一雙草鞋。他止能幫我的忙。使我們於實際上。跑路不割碎腳底。他還要供我們去拜客會親。叫門公見了我們的腳。拿上客之禮相待。那注音字母也要笑我們癡愚了。兄弟因先生失望於注音字母太利害。故說這個笑話。一面慰藉先生。一面也叫第三人不至於掃興。

至於先生第三個五聲連用交互問題。這更關涉了美詞學的問題。於注音字母。更間接了十八層了。并且於五聲問題。亦就根本推翻。兩個上聲同用。一個可以揚起。揚起云者。實際上已換了一聲。特諱言之。故叫他做揚起。并且王先生的所謂揚起「我」字。止是對了甲目的而言。若說終歸止是上一字揚起。沒有如此簡單罷。譬如說。「我想如此。你想如何。」那一定是我字揚起。若說。「我想的是如此。我做的未必如此。」只一定是我字沉下。想字揚起了。這種美調法。那粗淺的一部分。便是初讀外國文的。他們也要講。只是又一問題。注音字母做夢也不想去干涉這種的一切。但兄弟是淺陋得很。說的太腐末。恐先生的意思。別有深切的注定。我或所答非所問。請恕我罷。吳敬恆謹白

▲附羅君致吳先生原書

稚暉先生。學生對於注音字母底當中有多少疑的地方（一）是介母和韻母複合時的韻調。（二）是五聲應該以何地爲標準。（三）是五聲交互運用時之音變不應該研究嗎？以上三種問題。現在把他分層寫在下面。望先生一一加以教訓。幷賜答覆。那是十分感激的。

一、介母和韻母複合時的韻調

介母的產生。實在是原因於「丫」「ㄛ」「ㄜ」等韻母不夠。利用他齊齒合口等呼法。和「丫」「ㄛ」等韻母復合。另外造成一種新韻母。來補足韻母的意思。那麽。新韻母（介母和韻母複合的韻母）的讀法。不但是呼法改變。簡直連韻調也應該改變了。

先生昨天對學生說。「介母ㄨ和韻母丫複合時。爲咀形好看與自然的緣故。應該讀成官話之「蛙」音。不當讀爲廣州之「窩」音。因爲讀「窩」音時之嘴形。很不好看和不自然。」但依學生見解。以爲官話之「蛙」音。實非正式的合口音。并且和「丫」的韻調。也沒有什麽分別。那麽。「丫」和「ㄨ丫」的韻調相同。就失却利用介母的呼法創造新韻調之韻母底原意。在事實上「ㄉㄨ丫」簡直也可以改爲「ㄉ丫」了。照此看來。這個「ㄨ」母。除了充當「聲母」和「韻母」時。簡直是用不着的東西。──這豈不是失掉介母的功用嗎。所以學生主張「ㄨ丫」的讀法。當讀成廣州之「窩」音。其韻調要與「丫」韻完全不同。那麽才合利用介母

造成新韻調之韻母的意思。其餘「一」「凵」等兩介母和他韻母複合時也應該別成一種新韻調。至於先生說「好看……不好看……自然……不自然。」大概由於心理上和習慣上的作用。先生以爲不好看和不自然。想是平時少見這樣嘴形當作很奇怪平時少用這樣嘴形。覺得很生硬——簡直是和我們初學京音時一樣。不然。何以我們廣東人讀這「窩」音時又不覺得「不好看」和「不自然」呢。所以「不好看」和「不自然」兩件事。待見慣用慣。就沒有問題了。

（二）五聲應該以何地爲標準。

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之部令中。對於聲調問題。僅列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并沒有指定應該以何地之五聲爲標準。對於語音統一上。難保不發生窒礙。何故呢。因爲五聲沒有標準。那就各地自成聲調。平仄完全不同。因此會話上容易發生誤會。這不是統一語音的最大窒礙嗎。所以會說北音的。未必會說南音。也未必會聽南音。其中的原因。雖由於聲音微有不同。然而聲調差異。平仄不能完全一樣。也算是其中大大的緣故。據他的意見。以爲五聲讀法。因爲各地風土語氣之區別。而千差萬殊。實難強令一致。（見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育部訓令）我以爲他未免過慮太甚了。注音字母以京音中之官音占最大部分。其中也許有幾個字母。爲各地所難發的。他對於難發的字母、尙且認爲有普及的必要。難道注音字母的字音都能夠拼出。而聲

調的高低。(平仄的差異)還弄得不清楚嗎。所以我主張對於五聲的問題。應該標定最適宜地方所用者爲標準。

(三)五聲交互連用時之音變。不應該研究嗎。

這個問題。王璞先生所編纂的實用國語會話弁言中。也曾說及。他說。「一句話裏邊。」有兩上聲在一處。如我想二字。必須將我字揚起。然後說下去始能雅聽。……」這話却是不錯。但是他祇對於兩上聲連用時的說法。至於其餘四聲。同聲連用和異聲互用時。也沒有一一加以研究。所以研究注音字母者有識得標準音。而對於白話文中的句語。往往讀不出來。他雖有時勉强讀去。但總覺得很生硬和不自然。至於應用於交際上的會話。更不消說了。那麼音調改變的問題。一天沒有研究淸楚。雖然認識這幾十個注音字母。到底於實際上也沒甚麼用處。

上面所講三種問題。對於推行注音字母底常中。學生認爲有研究之必要。但是學生所見不過是如此。識見還是十分淺陋。不知道對不對。仍要靜候先生矯正的。請了。祝先生康健。繼國杰

ㄨㄚ之合口問題

(致羣報記者書)

華報記者執事。貴報前登羅先生賜覆。復論及ㄨㄚ之合口問題。頃因繁忙未曾早復爲歉。羅先生要求一純粹合口。故於ㄨㄚ尚有商量。其實開齊合撮。皆古人粗大段之歸類。非音理當限於四。發音家重於偏唇非圓唇口狀則有開合半合等等。而我古法開合亦各有四等。今法併入爲四。於事實則便。於分類更疎矣。故依鄙見。ㄨㄚ本非純粹合口。照音讀之自合。

因羅先生討論四聲問題。引起施先生之高論。近來熱心此事者頗多。甚可喜也。施先生標題爲『注音字母五聲問題』我所謂沒大緊要者。即是這問題。若四聲自身問題。固是一種美術。然長短分別。究屬沿自漢魏以來。多一分別。終算進化。然這是漢字自身問題。無關於注音字母。最明白易辨者。即是注音字母自身並無分別四聲之能力。故另作一點。點於四角。今可名之曰四聲點。（五聲七聲。八聲九聲。皆縱分橫分。各異其名。十六兩還是一斤。）如此漢字自漢字。注音字母自注音字母。四聲點自四聲點。今從性質之便利。分別之如左。

漢字。記義者也。

注音字母。記音者也。

四聲點。記聲者也。

四聲點可記於注音字母之四角。亦可記於漢字之四角。從前舊法。點本爲圈圈。四聲於漢文字角由來已久。今之四聲改點。惟形變耳。實未變也。故於注音字母。毫無連帶關係。注音字母或於特別必要

時。請他幫忙。亦無不可。恆復羅先生。以爲無大緊要者。正謂其幫忙之處極不多耳。

（二）即施先生『爲統一國語』問題。彼夫『看着字母。可以得到正確國音』。此注音字母之所以作也。例如『荒』。廣州讀爲ㄩㄛㄥ。國音則公定爲ㄏㄨㄤ。如仍讀ㄈㄛㄥ則認爲不正確。倘讀爲ㄏㄨㄤ。即認爲正確。其事畢矣。至於荒之爲淸平。從周顒沈約以來。已認了一千五百年。（實則高誘何休等已早認。）國音未嘗改也。今通國學校。亦已教之二十年。見荒而告學生以淸平。乃教師之本職。何待注音字母出世。方議及也。至於點不點。我國習慣。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舊法僅於好好惡惡。作朱圈四個。未嘗徧將『民之所』等字。一例塗紅。塗紅之法。且絕迹於教科書。何以注音字母出世。反欲復古。即欲復古。何不仍點於漢文。必欲點之於注音字母。致發生一個問題。叫做『注音字母五聲問題』。此豈非鮮淺之問題耶。

故『注音字母五聲問題』。於統一國語。恆承認完全爲不緊要也。（至於漢字自身的五聲問題。或視爲緊要。或視爲不緊要。已有兩千年。今本無人議及更張。故可不論。）

至於當有人抽象的發論。以爲倘然但見有注音字母ㄏㄨㄤ。則爲荒爲皇爲慌。皆不可辨矣。然即點爲淸平。爲荒爲肓能辨乎。即點爲濁平。爲皇爲黃能辨乎。

凡辨到一物而求其正確。必先立有明確之前提。既有荒黃慌三漢文之前提。而後發問此三字正確之聲爲何聲。則荒爲淸平。皇爲濁平。慌爲上聲。（在廣東或稱淸上。）做敎師者所應知。問注音

字母。注音字母可敬謝曰。請你去問老韻書足矣。問明了。請「四聲點」去點了。點在我身上。同好。卽用你的老本事。點到漢文老大哥身上。也好。倘有荒黃兩個廣州漢文。欲發問而求兩字國音之正確。則老字典老韻書皆不能作答。必亦敬謝曰。你去查國音字典。他當請注音字母來告訴你。若國音字母沒有注音字母。便告訴你不來。此注音字母惟一之所由作也。

卽使讓一步來說。有人曰四聲雖老韻書所有。然國音亦當理會。則對曰。只何消說得。旣國音字典明載四聲。而且於注音字母外。（外字宜特別的注意）又頒行五聲點。滿足人正確之要求。已可云無憾。惟四聲問題。自是別一個問題。旣然定國音之人。於四聲未嘗改變舊法。則道一風同已二千年。於今之統一問題上。然毫不生關係。於注音字母。更完全不生關係。若鬧起一個「注音字母五聲問題」直可認爲滑稽之問題。

又有人云。常聞四聲南北不同。這更何消說得。然這不是個個字的問題。乃概括的問題。卽欲研究數言可畢。曰廣州某聲最高最長。某聲次之。某聲又次之。北京某聲當廣州某聲。某又當某。作四個比較便了。作五個比較。更道地了。作九個比較。最道地了。在恆個人判斷。廣州與北京之高下長短。實可算大同。惟南北皆與中部則大異。然這事完全與注音字母絲毫無關也。

以上答明五聲問題。在注音字母毫無關係。（以彼此爲兩事也。）在統一國語。絕不緊要。（以四聲本有舊法。未變動也。）

(二)即施先生的『教育普及』問題。借注音字母。便利不識字人是也。恆上文堅決的斷定注音字母。與四聲問題無關。非敢武斷。特欲說得過火一點。使人深刻注意。共知注音字母之作。四聲本無恙。四聲還照舊法。於統一國音。但理會注音字母足矣。四聲不成問題也。至於便利不識字人。四聲點（注意。四聲點自四聲點。四聲自四聲。不可併為一談。）原亦可介紹而為幫忙之物。即上文恆稱『注音字母，或於特別必要時。請他幫忙。亦無不可』是也。在統一國語條內。認為完全不生『注音字母五聲問題。』且戲瓶之曰『滑稽問題』者。所以嚴其界說。因恆目擊南北皆因此問題在官話教師之留難。在學生之疑慮。教授濡滯不必說。從而畏廢者紛紛。乃一統一國語上之大魔障。故欲以嚴格的辨別。撤除此魔障。施先生倘不以恆之前說為非者。當表有同情。至於問『注音字母五聲問題』的名詞。到底可有與否。則在本條。固定可承認。孔子曰。言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但亦不算緊要。正是個幫忙問題。彼四聲點並無萬能。

恆當至誠的奉告朋友。欲注音字母代用漢文。完全不可能也。施先生奢望。而欲進不識字人以『文學上的說話』『恐定得大失望之結果。』例如。吳先生之吳『即點了濁平聲。倘有人寄書於施先生曰。注音字母五聲問題。此又先生之所視為緊要也。倘先生誤又必為搖頭曰。吳先生並不以為緊要。而不如彼晉言此吾先生之所視為緊要也。

至此。施先生必生兩否定。一曰。此不能誤會。因連上下文。則可不誤。我則曰。正是這個意思。有上

」文。自然雖誤我正『惟一』欲取此意。以慰施先生者也。安有有了上下文。『你們該負保國的義務』能誤爲『你們該負包褒的衣物』者乎。即示作爲格言如煙草公司之法。標之於電桿。然在電桿上者知爲格言即是暗示之上下文。斷無特別標於柱上而作『你們該負包褒的衣物』之詞也。況格言至標電桿何不漢字及注音並列。而獨標注音字母乎。

二曰寫信決無通文而至於用『吾先生』也。此雖我亦承認其無有。然充『文學上』三字之意味。亦何不可之有。還問施先生『你們該負保國的義務』一語。能用之於不識漢文僅識注音字母之人乎。因亦已含有『文學上』之意味也。若告不識字人應作『你們應該有擔當保護國家的義務』愈淺顯又連了上下文。愈不容易誤會四聲韻之紛紛胡爲哉。（有相當時亦要用）

恆前天在教育會作一個試驗。雖不會完全通過。也不會完全失敗。所有不大贊同之人。彼惟覺其艱澀難知。未嘗言其全難達意也。我今再寫在貴報上。再與施先生及施先生所稱第三人者。爲第二次之試驗。倘真無一人了解者。我方服我之完全失敗。今我先將上下文給於各位。我在第五次教育大會。演說注音字母。言及通俗辦法。不得已省去四聲。即或四聲完全弄錯。亦未嘗不可達意。如其不信。我有一張寫錯四聲的話。揭呈諸位先生之前。作一個最後的結束。這一張所寫如左。（悉用廣州音）

帝吾此。交郁帶回。注爲線省變戕

衆話敏郭鬱稅（原本話作佗。係我誤讀廣州音所致。然錯了字母。還有人懂。亦可證上下文之爲力大也。）

這種四聲完全弄錯。且有漢文本字。炫亂人目。尙且可以達意。何況注音字母。本空洞無物。而且不致於音音讀錯。豈反不可達意乎。

然我止證明『注音字母四聲問題』之不大緊要。我未嘗欲人決不用四聲點也。既四聲點爲現成之物。而施先生意中。又覺寫者讀者。四聲熟習無比。則寫到注音字母書件時。隨便點上就是了。有什麼討論呢。至於施先生要進不識字人。而知文學上的說話。正卽恆欲借注音字母、粗淺的使他寫信進步的助他識字。我們二人同意。至於字矣。則必有義告之曰。

ㄉㄨㄥ 東 東方也

ㄉㄨㄥ 董 董事也

ㄉㄨㄥ 凍 冷也寒也

義顯而平上去立顯。因施先生深信廣東不識字人無一不知四聲也。故從前無注音字母時。作淺俗白話書傳布不識字人。亦從未見字字圈出四聲。施先生若曰。你口中四聲自不誤。惟要他知道某字卽係某聲。或不盡知。則敬對曰。到了問題了。四而者四而已。五而已。多則九而已。十而已。（最近陳振先先生以濁上讀易清去。多一聲曰十聲。其實以理想分別之。一百聲可也。）字則無窮者也。彼所難者。某字不知確爲某聲。某字某聲枝節敎之。日月移於上。精神敝於中。時日既多。厭倦尤易。此函

之所以稱爲難也。何如僅教以注音字母，使通了上下文以達意。到了果能進而識字。踏到文學上。應教四聲。爲教四聲乎。施先生乃曰「便這樣麻煩也要教」恆以爲對漢字齊此決心可矣。對注音字母。不必受此麻煩也。恆當至誠的奉告朋友。欲注音字母代用漢文。完全不可能也。故四聲者。識字人之所應知。而且已知。不當牽涉注音字母也。注音字母推其完全將形狀四聲等一掃而空。而於下級內傳布愈易。而且愈有用。此意話頭甚長。緊忙不及寫。另有一文。將於七月或八月之廣東教育會雜誌繪登之。讀貴報及諸先生在報斥正之可也。吳敬恆白

附羅君第二書

稚暉先生。先生對於學生「注音字母」的疑點。解釋得十分詳細。——真是令學生獲益不少了。可是廣東人對於「注音字母」很多不甚注重。漫講各府。州。縣沒有注重。就算是廣州城內小學校裏頭的教育。也有許多沒有推行呢。方才學生所舉「注音字母」的疑點。不過是對於「注音字母」推行上的偏見。幷不是對於「注音字母」有所失望。所以我希望先生快把這「注音字母」設法推行於廣州和各地。——這真是對於廣東教育前途造福不淺了。但學生方才所請教的「注音字母」其中不免有多少誤會之點。萬望先生原諒。——感激感激。

學生現在對於「注音字母」直接的問題。還有多少意思未曾完了。想先生「教人不倦」「必不以爲瑣屑。如今且把他掇拾寫出來。還請先生指教指敎。

現在先把學生所謂的『韻調』的意思補述一番。因為這『韻調』的意思。學生當時說得未免籠統。不但先生當時看了會發生誤會。就是學生現在看來。也覺得不甚了然。所以特地把他再來補述。總或有多言之誚。亦所不計。

當時學生所講的『韻調』不同。不是指那『蛙』和『鴉』的咀形讀法。有些少差異。而他所拚出的『勒蛙』和『勒鴉』的字音有些少不同。才算是韻調不同。—學生所要講的韻調不同。就是指那個母和韻母複合時一讀。沒有帶某韻中的餘韻。才算是韻調不同。如那『斜』『窩』等。假使不把那讀『斜』和『窩』時的咀形完全張開。斷不會帶有『ㄚ』韻中的餘韻。非如那『蛙』音一讀時。不時咀形完全張開。一聽就知道他帶有一種『ㄚ』的餘韻。所以學生的偏見。認那『蛙』和『鴉』的韻調是相同的。因此。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審音委員會。他不說『ㄈㄨㄥ』可以改為『ㄈㄥ』。偏要說那『ㄈㄨㄚ』可以改為『ㄈㄚ』（前誤寫為ㄌㄨㄚ改為ㄌㄚ）大概也是因為『ㄈㄨㄚ』和『ㄈㄚ』的讀音。雖然微有差異。然而韻調相同。就算把他改變。也是不大要緊的。但是學生所說『ㄚ』和『ㄨㄚ』皆韻調不同。又不是說那『ㄚ』『和』ㄨㄚ』的元音不同。和『ㄥ』與『ㄥㄨ』一樣—簡直連元音都要改變。因為改變元音。是說不去的。因為他讀新元音時的咀形完全張開到怎樣。總不會帶有『ㄚ』韻中的餘韻。那麼。學生所說那韻調不同。仍要讀某音時。把這咀形完全張開。要帶有某韻中的

餘韻。所以說到韻攝上也是沒有變更的。現在還要把學生所要請教於先生的事情快些說出來。免得越說越遠。

照這「蛙」和「鴉」看來。他的讀法。已經有點不同。而他所拼成的「勒蛙」和「勒鴉。」也是有些差異。似可無容再把「蛙」的讀法。改變爲「窩」學生偏要主張把造音先生們所定「蛙」的讀法。改變爲窩。—這豈不是庸人自擾嗎。但是學生所主張的。是要他完全適合全合口的呼法。因爲正式的合口呼。和未合口時的韻調是不同的。不能因他讀法有點不同。就不至於改變。所以先生說「蛙」的讀法。不開不合。學生也就是不滿意他的不開不合。換言之。「蛙」的讀法既不是全開。又不是全合。是一個半合口音。因此和「鴉」的韻調。也限有什麼分別。所以學生主張要把「蛙」的讀法改爲「窩」因爲這個窩音適於「丫」的合口呼并且和「丫」的韻調不同的緣故。「蛙」和「鴉」的韻調相同。上面已經說過。但何以見得「窩」是「丫」的合口呼呢。因爲我們讀「蛙」音時。漸漸把這咀形合起來。至如讀「ㄨ」時的咀形十分相近爲止。那時這個「蛙」的聲氣。再被那咀形一合。就生出異樣的聲音而變爲窩。因此知道「窩」才是「丫」的正式合口呼。所以主張要把他讀成「窩」音。

倘造音先生們以「窩」的讀法。不比得「蛙」時那麼經濟。因爲「窩」的讀法。他咀形所用的力量要多一點。并且比「蛙」再合。未免延長時間。爲以經濟的起見。不能不把他讀成

『蛙』所以『蛙』音實含有語音進中的痕迹。

既是這樣說。學生以爲必要把那『注音字母』裏頭。特別注明『ㄨ』和各韻母複合時的呼法。爲半合口呼。免得學習『注音字母』的人發生誤會。就算後來『注音字母』發達的時代。也不知有人對於現在造音的先生們發表不滿意的論調。不知先生以爲然否。羅國杰謹上

附施見三的注音字母的五聲問題

前幾天我看見羣報登出羅先生給吳稚暉先生一封信。討論注音字母問題。他那五聲標準的問題。是我向來懷疑不能解決的。因此我很注意吳先生的覆信。希望得一個解決。那知昨天羣報登出吳先生的覆信。我看完了。發懷疑。不揣愚陋。就將我的疑點寫出。請大家討論。

吳先生說。『四聲的分別。是六朝以來一種美術。于實際上沒大要緊。』我想四聲是不是美術的作品。且不必論。但說實際上沒要緊。我就懷疑得很。注音字母的用法。不外下列兩項（一）爲統一國語。令那識字的人。看著字母可以得到正確的國音。（二）教育普及。令那不識字的人。看著字母可以懂得文學上的說話。就第一項說。若沒有五聲標準。就姓吳的可以讀作姓武。姓施的可以讀作姓石。姓李的可以讀作姓黎。如此一句話裏頭。五聲完全弄錯。這話就難聽得很了。那麼怎能通習正確的言語呢。就第二項說。那注音字母。自然是要普及到低級智識

的人了。但是不分識五聲。那同聲同韻的字很多。就容易多出誤會。假如有人寫著一張字條給那不識字的人。看那字條裏頭一句。注著ㄋ一ㄇㄣㄍㄞㄈㄨㄅㄠㄍㄨㄛㄉㄜ一ㄨ幾個字母。他可以猜是『你們該負保國的義務』也可以猜是『你們該負包裹的衣物』這可不是笑話麼。照這樣說來。那字母上沒有五聲的分別。就不行了。吳先生又說。『單教字母。祇需幾天功夫。若兼教五聲。便加多半年。也是不行。』我不見得教字母這般容易。教五聲便這樣麻煩。如果四聲是全沒有用的東西。就可以不理他。若實際上還有用著他的地方。就是麻煩一點也是要講呢。

▲記念師復先生

自從師復先生死了。中國的無政府黨。是冷落極了。足見師復先生害了肺癆病死了。中國的無政府黨。都好像害了肺癆病一樣。幸而師復先生賸下來幾個嫡嫡親親的朋友還健全些。所以此處彼處。還常有一些鼓吹的聲浪。這不是還受了師復先生的影響麼。現在記念師復先生。那更加感嘆先生。愛慕先生了。若止賸我們這種銀樣蠟鎗頭。所謂三千年後的無政府黨。豈不糟透了麼。但是這句三千年的話。我也可以來說明一下。宇宙的年載。是無窮的。三千年在宇宙裏面。算做什麼一回事呢。我們人類。無論拿科學證明。拿神話猜想。終已經有了極少數的幾十萬年了。我們人類有歷史止

有六千年。乃至一萬年而已。五六千年以上的歷史。還明明告訴我們。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說不定還吃人的。然過了五六千年。現在世界的人類。依然在深山窮谷冰洋荒漠之中。還有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最少數。說不定還有吃人的怪物殘存。五六千年的成績。不過如此。縱然世界進步。定像幾何級數。前遲後速。乃是一定的。然而我們理想的無政府。斷然不單是把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以及吃人的朋友們。變爲像我們一樣的二百分。就算大功告成的。若要充我們的理想，值得後來還有超無政府的。把我們無政府黨又看作老朽怪物。不看作洪水猛獸。你想到底要多麼大的工夫。至於現在把我們那老朽怪物的國民黨。還看作暴徒逆黨。把我們的灰孫子共產黨。（不是褻瀆共產黨。正是贊他是一隻新出的狸貓。）竟看做洪水猛獸。我們的資格。也就可想而見了。所以止有一個羅文幹。是我們的知己。他對於傳達主義。什麼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一概不提。止對於傳布無政府主義的。要監禁十年。世界上必定要羅文幹多起來。我們才有些價值。不然我們聽着人家討赤討赤。絕不聽見來討無討無。也還覺失色的罷。這雖然定要想到師復先生死了。賸下我們沒出息罷了。然而我們定然可以把一個指頭遮着面孔。說大器晚成。正正經經說出來。曲高和寡。也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就定下了三千年的理論。朋友們只勿聽了便暴跳如雷。以爲我阻人勇往。或者簡直是藉詞延宕。在我的不肯。這兩層，或者在所難免。可是我諄諄有詞。以爲必定要能勇往不延宕。三千年才實現理想的無政府。若因爲尙有三千年。沒有勇往的人。止有延宕的人。老實不客氣。下句駭人聽聞的話。時間又要

擴充到一萬年還說不定了。那麽。假使男往得眞利害。時間可以縮短麽。則敬對曰還是自然縮到五百年三百年。都說不定。倘然還嫌時間太長。那就止好另請高明。我就不敢做這個推背圖了。因爲據我理想若黨員都照我這樣。那定要一萬年。照諸公十分努力。規規矩矩是三千年。若照師復先生一樣。才減到五百年三百年的呀。然我是說的實實在在。若說掛招牌。像現在共產黨一樣的沾沾自喜。那是三十四十年裏頭。也可以有地方掛了無政府招牌。行三民主義的呀。諸公聽了這種怪議論。畢竟搖頭。反正這是無價值的瞎說。即使稍有理由。候空了再陳述罷。現在頂要緊的。就是我們記念師復先生。因爲失了他。時間增長了二千五百年。倘如諸公的高明。能一個個起來努師復先生同樣之力。時間依舊可以縮短來呀。

一九二七年三月。

▲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

中國現有文字之不適於用。遲早必廢。稍有繙譯閱歷者。無不能言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萬國新語通行全國。恐持論太高。而去實行猶遠。因時合勢。期於可行。其在介通現有文字及萬國新語。而預爲通行萬國新語地乎。編造中國新語。使能逐字譯萬國新語。即此意也。酌議凡例。就正有道。如蒙教誨。不勝感幸。

（一）接頭接尾等詞。萬國新語中之j。擬譯以『們』。表形容詞之a擬譯以『的』。aj

擬譯以「們」「的」。表副詞之e。擬譯以「然」或「上」。解俟公同商議。再行酌定。

於形容詞加「的」。於副詞加「然」或「上」。皆甚切要。在彼從成語或名詞等轉變而來之形容詞。或副詞。尤宜加增「的」「然」等字。以清眉目。今中國採取日本譯。祇加增「的」「上」等字者。已極普通。若能定為中國新語之詞例。自然尤好。惟西洋詞法。以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積非而成是。由之而不知。不合名學之理者正多。（華文自然亦多。）今柴門氏所作之萬國新語。雖條理之而删汰之者已不少。有如冠詞。不以性別。動詞不以人別。數別之類。皆能力排各國之陋見。然懾於積重之勢。不肯違衆過甚。從而照例敷衍者。亦殊不免。而本條所舉之名詞單複數。形容詞單複數。是其類也。凡句合諸品詞而表完全之意。每詞各有其獨立之本職。庶於語意為不漏亦不贅。假如有句云。「一千中國學生。分居歐洲各國。」照西文詞例。學生與國皆為複數。然國字為複數。而以j等之複數符號。省代「各」等之「不定數」形容詞。請其為制字之簡便。自無不可。若改學生為複數。使「一千」之「指定」形容詞。信用不完。空為糾紛於文法之中。殊屬無謂。況複之之意。所以表明不止於一數。則所謂一千複數之中國學生。其實卽謂不止一千。辯護者每盛稱西文複數之精密。有時或指定之形容詞遺脫。倘可接複數之符號。發見其不止於一數。然則二之與一。有其別矣。二與二以上之恆河沙數。其別安在。此正所謂習焉不察者也。至形容詞之必隨名詞同變。凡僅習英文等者。無不尤致疑怪。然其疊床架屋之病。亦僅與名詞在指定形容詞下之故疊複數相類。

一則習慣之者更占多數。故覺其稍近情。一則略有他國不相習。遂若愈無謂耳。總而言之。西國古人制言之習慣。彼以爲愈相應乃愈精密者。殊不知在名學上。適令他品辭不能完固其獨立之本職耳。試以諧語譬之。吾鄉鄉僻小市肆中之傭保。傳喚餅食有曰「餛飩八十隻。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總共四個二十隻。」其趣妙精密之處。即在總共四個二十隻。此較一千下。更加以中國學生們。尤爲要言不煩。精核之至。記者又憶向日有生長南洋各島之華裔。留學歐洲者。吾友教以中文。一日彼等告我曰。「我等不料中國文字野蠻至此。區區代名辭之第三位。尚不知分別男女。如此。將措辭之間。一切混亂無序。我輩甚覺其毫無可學之價值也。」彼等皆習英文者。吾詰之曰。「然則遇第三位之一男一女。英文有別乎。」曰。「此男女相雜矣。故無之也。」曰。「然則遇兩男或兩女。他國亦有分別矣。英文有之乎。」曰。「此多數。可無別也。」吾笑曰。「如此。君等所習之英文。猶泰蠡文明。無怪乎英文中。凡述許多女子之事。讀者每以爲敘述男子之事。凡述許多男子之事。讀者又以爲敘述女子之事。常常至於混亂無序。貽誤要事。」彼等曰。「否。予遊戲其辭耳。代名辭者。自有所代之名辭在。在一篇之中。彼此承接。語氣自各有所屬。果能通其辭意。自能定其爲誰。」吾應之曰。「如此。君等早知分別男女性之不通矣。」彼等乃曰。「單數總以分別爲是。」吾漫應之曰。「唯。」諸若此類。皆即吾上文所謂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也。何國無可笑之陋習。區區數目字之簡單。尚有如巴黎市上之七十是六十又十。八十是四個二十。雖通材博學。口之筆之。

而不知羞。故適他人之國。而習其文法。自當一遵彼國之習慣。無復通與不通之可議。若我輩欲爲未來之世界相謀。另爲一種之新語。自不能不再三斟酌也。故如此條。名詞之複數曰「們」。（至於一不定數」之複名詞。在中文向加「凡」「諸」等之形容詞。或加「類」「等」之接尾語者。今概加「們」字自無不可。）形容詞之複數曰「們的」。倘有人造句曰。『一千維新們的中國學生們。分居歐洲文明們的國們。』不稍嫌累墜乎。

（二）使筆劃簡易。中國現有文字筆劃之繁雜。枉費無數光陰。於文明進步。大有妨礙。今擬只用四種筆劃。全不用頓挫搬捺。且用小寫帖體。并刪去太繁之筆劃。四種筆劃。即平畫。直竪。斜弦。圜點。試舉新例如下。

前行君所舉之例。即門字小寫。編字省寫等。新世紀報排字處。尚未延有刻字之人。故凡遇鉛字所無者。即無從排印。前次已有某君交來一稿。中間夾論製造新名詞。甚爲精善。當時因不能排版。竟從割愛。前行君此稿本。因所舉新例。不能照排。久擱未刊。嗣君更寄片垂詢。舉故缺其舉例之文。先將前後論案登出。幸以新世紀報之能力不足。恕之。

平畫者。正橫至平之竪。直竪者。垂直中正之竪。斜弦者。如正方之對角線。圜點者。至圓之點。

凡四種筆畫。概不得露尖形。

中國文字之遲早必廢。本稿已言之矣。故欲爲暫時之改良。莫若采用二法。（一）即限制字數。凡

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二)即手寫之字。皆用草書。無論閱讀。識認。凡手寫者。無不爲行草。有如西國通行之法。

第一法行。則凡中國極野蠻時代之名物。及不適當之動作詞等。皆可屏諸古物陳列院。僅供國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殘守缺。以備異日作世界進化史材料之獵取。所有限制以內之字。則供暫時內地中小學校及普通商業上之應用。其餘發揮較深之學理。及繁賾之事物。本爲近世界新學理新事物。若爲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萬國新語。以便漸攙漸多。將漢字漸廢。即爲異日徑用萬國新語之張本。

第二法行。則本條所謂筆畫繁難之苦。略可減免。而今所提議之小寫省寫。已不煩改作。自然能趨於此點。至於印刷之書籍。自有木雕。鉛鑄之宋體字。在筆畫之多小。無關乎書寫之難易。若在辨認之一方而言之。其難易似不在筆畫之多寡。而在結體之平易或離奇。以清文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於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爲遲早必廢也。然就漢文以論漢文。似乎爲一二字計。筆畫簡省。則辨認較易。若連篇累牘而書。倘筆畫之多寡相若。又生淆雜之困難。反不若繁簡相雜。記認爲便。此事在我輩七八歲認方字讀大中時。所屢試而不爽者也。至筆畫求其平直斜圓。此法略與古時之隸書相類。揣前行君之意。將使爲便之鉛筆及鋼筆之書寫。惟限爲正平正直對角至圓。而又禁用尖形。則其拘苦似當有倍蓰於向時之筆畫者。新世紀略有排

字處之經驗。漢文檢字。至爲勞苦。無論分門別類。記取甚難。加以字數太多。則陳盤數十。佔地盈丈。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庭戶。日行千里。以視西文之數百字。類總括於一盤。高坐而掇拾。其勞逸相差甚遠。惟漢文亦有省便之處。一則凡檢一字。取出即已完成。二則每字正方。字字相銜。行行相次。排列至便。若西文掇拾數次十餘次。僅得一字。字母寬狹不倫。字體長短不一。排列之際。頗費躊躇。故同排一稿。中西字數相等。往往中捷於西。中國排字處所浪費者。止脚步之勞一端而已。然而西文有一大便利。中文有一大不便利。則從機器愈改良後所發露也。西文書寫能用打字機。中文不能。然向日止在書寫上分優絀耳。於印刷上無大關涉。今則自「林拏太愛潑」發明。英國之舊式者。固已能對稿掣機。按捺畢而一端之鉛版已就。而美國之新式者。復能使鑄就之版。逐母可分可合。與尋常所排之鉛版無異。偶有舛誤。隨便可改。不必重鑄。此等新器既出。而排版可廢。中文能乎否耶。故同人窮思極想。欲爲漢文造一打字之器。竟不能就。前行君議使筆畫平直斜圓。若從此點著想。似甚有理徑可尋。以君之精思。必能爲此事闢一新天地。然若僅省筆畫而已。而每字萬有不同之方向。不能變改。或稍改之。不能畫一。或畫一之。不能簡少。恐此事仍有所爲難。故若平直斜圓。本非爲印刷上之便利起見。止爲書寫上起見。則本可以永用鉛筆鋼筆。以作舊日之行草。東倒西斜。隨各人之意境。爲姿媚。即使頓挫撇捺之尖形不備。稍欠野蠻美術上之婉麗。然無礙其爲新世界暫時可流行之交通品也。奚必反限平直斜圓。發生無限之拘苦哉。或君別有取意。特引而未伸乎

（三）凡萬國新語中有一辭。中國新語中必定以一相當之譯辭。且祇定一辭。萬不可多於一辭。

（四）用左移橫行法。歐洲文字及萬國新語左移橫行。中國現有文字。下行右移。然算學書中算式。安大多左移橫行。今姑不論其孰優孰劣。但一種文字中。斷不宜兼用兩種體裁。算式既以左移橫爲便。自當通體一律。

（五）採用歐文句讀法。歐人腦理清晰。中人腦理糊塗。於句讀上亦略有關係也。

（結論）右稿急就。非爲定本。凡屬同志。務求賜教。此種新語。如果編成。爲受教育者設想。其較現有文字易學何啻十倍。且學成後再學萬國新語三閱月可以舉事。中國若能通行萬國新語。外國人到中國者。亦必習萬國新語。於交涉上之利益有未可限量者。如能得同志十人。擬先編一字典。且創一種月報。以期輸入國內。

吾人於一二條略致商確。皆瑣屑之細端。所言於前行君發起編造中國新語及推行萬國新語之宏綱巨旨。盡爲旁義。絕不足爲此事之輕重。吾人於前行君編字典創月報等之盛舉。皆熱誠贊同。並望同志協會早日成立。

又原稿內乙云之畫一聲音一條。此事似爲編造中國新語之主要條件。曾否另想善法。蓄能合各國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是謂萬國新語。則能合各省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始足稱爲

4

中國新語。是亦一定之界說。語言者。聲音之事。固非可於筆畫間求之。筆畫不過爲聲音所附麗之一物耳。請賜大教以慰懸念。一九〇八。三。二十八

▲也是一個雜感

這一回中華教育改進社同教育部附屬的國語統一籌備會。都有請求全國報紙采用語體文的議案。煞是可喜。我們還來附說幾句。現時代一方面因爲教育普及的結果。又一方面打算便把教育來普及。於是民衆的要求報紙。一天多上一天。報紙也希望合着民衆的要求。叫看報的更多。便幫着教育要普及。報紙自身也就更發達。所以記載也就不能不一步一步的通俗起來。新近申報出了一個五十年的紀念册。叫做最近五十年。他第三編第八頁有伍持公君的黑衢實錄。他引倫敦星報記載記述英報狀況。內中有幾句。恰像替我們此番請願添了一個例證。現也且把他引在下面。

「此外尚有一異點。則文字漸趨淺顯。是歐戰發生後。尤趨重於此點。誠以銷數愈大之報普通人讀者愈多。故必文字淺顯。始能博社會歡迎。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向以辭藻典麗見稱於世。其記者在數年前名魚從不曰魚。必曰游鱗。今則亦不得不隨風從俗矣。」

據我們的觀察。我們報紙的文字。近來亦多在那裏淺顯起來。把魚叫做游鱗的很不多見。惟文言內雜着較難懂的話頭。時常還有。申報是報界的穩健分子。然他到了相當時節。也就順著潮流做

起中堅。看他的五十年變遷歷史。也就可知。他們從前本有非文言不記載的態度。但此次他的紀念冊。也就把梁任公胡適之君的白話文。同蔡孑民君等半文半俗文。都盡量收容了。又請伍君把倫敦星報記者的新批評。也公布大衆。有這種老紳士的報界巨擘。都來領着我們提倡。眞是可賀。

我們聽見願意改着語體文的。還有一些疑慮。便是恐怕字數增多。這一層在經濟上自然：不着想。但是這個疑慮。也不十分的確。有時自然有白話字數多過文字。有時亦有文言字數多過白話。大約夾敍夾議的時事記載。每每文言字數反多。因爲一用文言。也有文言的許多廢話。連帶着搖筆而來。不是白話開門見山。來得爽朗簡單。至於瑣屑的小記載。白話字數每每多過文言。乃是實在。然同一本埠的社會新聞。現在京津有幾家報紙用白話的。都覺得狀貌豐富。趣味濃深。叫人愛讀。最是上海各大報的本埠新聞。終是乾燥無味。屢屢有人要求改良。其實他內容並不缺乏材料。便是沿着三十年前遺傳的習慣。用幾句呆滯文言。做一個記賬式的報告。所以覺著乾枯。這種部分。似乎正要請白話來增添字數。使他活潑。有時平常記載。白話文言。字數儘能相等。故今且把伍君九十七字文言的記載。用八十六字白話記出來。好像達意也差不多。

「以外還有奇事。就是文字慢慢的淺顯。從歐戰發生。尤著重這一點。因爲銷數更多的報。讀他的就更多普通人。必要文字淺顯。才叫他們們歡。每日電聞本拿文詞典雅得名。幾年前他的記者說到魚。從不說魚。定寫遊鱗。現在也不能不跟着通俗了。年九月日二十二

對陸德明釋文問

陸德明周易釋文。所引師說。或說爲淮南九師之訓。然其書於王弼注下云。「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其人在輔嗣後。非謂九師可見。陸氏言今本。係當時所見本。師說亦考正今本。蓋陸氏並時人。則師者陸氏之師可見。然人多据新舊唐書。謂卽陸氏初從學之周簡子。其說亦非。釋文中引周說凡四。能不見其名。敍錄所述易解。惟簡子一家。則釋文所引。爲簡子說無疑。如師說屬簡子。而篇中或舉其氏。或偁爲師。無此體。又井卦釋文。周云。「井以下幾更爲義。師說。井以清絜爲義。」繫辭下釋文。鄭云。「爻辭也。」周同師說。通爲爻卦之辭也。以簡子說與師說連引。益見師之非謂簡子也。陳書儒林傳。張譏教授周易老莊。吳郡陸元朗朱孟博等。皆傳其業。德明易義。授自張譏。是易釋文所引師說。定是譏言。譏有周易義三十卷。孔正義每引其說。釋文引張氏。有張璠張軌。不見譏名者。爲師說故也。釋文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論者謂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其說塙也。陸氏在陳。據舊唐書解褐爲始興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始興王伏誅。在至德前一歲。宣帝太建十四年也。以始興國除。因於明年遷德明國子助教。則與癸卯歲。承乏上庠之語正合。唐書削去遷國子助教一節。本非。有謂此係貞觀十七年之癸卯者。尤爲譌謬。況舊唐書德明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尋卒。又玉海四十二。引舊史注云。「一本云。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德明。貞觀初已卒。貞觀十六年。太宗已見

其書。安得云自序之癸卯。謂貞觀十七年也。然所謂癸卯者。僅陸氏自溯其作書以前之事。而書成在何年。三十卷之本刊定於何時。則不言。考隋書經籍志周易幷注音七卷。祕書學士陸德明撰。祕書學士爲德明仕隋之官。以成書在隋。故從隋官。周易幷注音。卽釋文彙釋傳注之體。今易釋文祇一卷。蓋德明爲釋文。肇始於陳。入隋後遂成周易音七卷。後又以七卷之書太繁。乃另刊爲一卷。而以七卷別行。是勒爲今本三十卷之書。其體例實定於隋時。隋志有易音。無經典釋文。又唐志有德明周易文句義疏。舊書本傳有老子疏。隋志皆無。當皆是仕唐後始成。隋志斷自隋。故不得錄。然則釋文成書。已在唐時也。或稱成於陳。時或說定於隋代。豈其然與。

▲氏族先後辨

古之時。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一姓之後。族類繁庶。于是乎有氏。列國諸侯。天子胙土命之。諸侯之卿大夫。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有大功德者。諸侯賜之。亦有以事氏。以技氏。自氏其王父字之類。不待賜而稱者。則又一例也。支派代分。各聚其所親。則族立。族立而名有以統之。則氏箸。氏族相附。本歸一致。如羽父請族。魯公命之以氏。此卽氏族互稱之證也。或曰。是說也。固以爲氏族無先後可言也。然毛氏奇齡之言曰。魯與鄭皆姬姓。魯桓之子。分爲三桓。鄭穆之子。分爲七穆。三桓七穆。又分而爲子服游氏之屬。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不可倒置也。答曰。是雖文字之巧合。實未之詳審也。氏族合一。豈有遞變

之理、三桓爲氏。子服爲族。各舉一耑。以便覆喙。如子服之族。後更分之。其詞不覺窮乎。抑又曰。此自族而分乎。使之自問。猶當失笑。或又謂毛氏又云姓分爲族者。彼徒以子服游氏之總。皆桓穆之族。不知桓穆者。族之總稱。非族之分稱也。答曰。氏族遞分之說。孔疏無之。王百朋誤會其意。遂以啓毛氏一分再分之陋。殊不知孔氏引釋例者。正以分合爲氏族互稱之據。乃若釋例以合言族。即爲族先之證。恐其病已。故以爲族之名。當屬其分。不屬其總。將以難孔也。然拘虛之見。自取周章。毛氏知桓穆之爲總矣。不知姬之一姓。爲桓爲穆。已分之顯然也。后稷而下。皆當言分。子服而上。皆可言總。總之爲一大族。分之爲數小族。族既分於前。氏即加于後。如此則總與分之間。曷爲而遂有一分爲氏。再分爲族。以言其總。則族不當屬之別。不亦可笑之甚乎。或又謂毛氏又云傳稱高陽氏有十六族。（八元八愷分屬高陽高辛二氏。今未暇別駮。姑仍之。）夫高陽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爲族乎。答曰。以文字論。則高陽氏居上。十六族系之。塙然由氏而族也。此毛氏知之也。以情理論。則高陽自有其族。十六族皆可有氏。傳或云高陽氏之族。有十六氏焉。然則遂指曰此由族而氏之證也可乎。亦不可也。此毛氏未之知也。蓋拘文牽誼。猶是向之見耳。善乎鄭君之說曰。族者氏之別名也。謂之爲別名。則氏族相衍之理。不待曲暢其說而後明矣。蒙故推本鄭意。深闢毛氏強分先後之非焉。

▲安車輭輪解

安車之輪。卑於凡車。書傳路說云。「乘車輭輪。」是也。其輪之質用柔木。後漢書明帝紀云。「安車輭輪。」是也。輭輪注云。「以蒲裹輪。」據前書儒林傳。「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文。」蓋李氏不知輭輪自輭輪。蒲裹輪自蒲裹輪。兩制不可混而一之也。輪之剛與輭。皆在木。攷工記。「斬三材。」不言何木。詩魏風伐檀。卽爲輪輻之用。鄭注。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說文亦云。「橿枋也。可作車。」是。古來車輪。大都用剛木。轂以榆。牙以橿。尤木之剛者。爾雅釋木杻檍注。「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是杻檍橿。一木而三名。風俗通「柔桑作車。」又以榆爲轂。牢强朗徹。聲響聞數里。（圖書集成攷工典百七十七引）故知橿榆爲木之尤剛者也。剛則輪顛。人所不安。是以安車必爲輭輪。輭輪者。不以橿爲牙。說文櫓下云。「柔木。工官以爲輭輪。」（玉篇引耎作輭。）徐鍇曰。「耎輪者。謂車輪抱囿之牙也。「段玉裁曰。」工官。若周之輪人。漢之攷工室也。蓋以櫓作牙。其質柔韌。雖與土石相擊。不震躍。無聲響數里之事。人處此車自安。謂之安車也。「山海經郭注云」櫓。剛木。中車材著。又謂其性之堅韌。櫓質柔而性堅。故中輭輪。若取柔木之脆弱者。用之必易摧敗。何以異於蒲縛車輞之愬。此輭輪自輭輪之說也。」蒲裹輪者。古之兵車有縵輪。吳子圖國篇云。「縵輪籠轂。」是也。漢之獵車亦有之。輿服志云。「重輞縵輪。」是也。周禮。」覆轂之幬用革。」縵輪當亦是革之類。兵車獵車。行山谷間。道旁枝杈牚枒。據輪輻。空易錯入。物入輻則窒礙不行。甚且折輻。故掩之。彼以蒲裹輪。亦防有物入輻。膠蹉不安。故掩以示愼。其用蒲者。或取越席無華。以質爲敬。後世不察。妄謂蒲縛車輞

取輭。而楢爲輭輪之事遂晦。輴蒲縛索。今北人載病老若或沿爲之。輒脆敗。不利遠行。古惟封禪書秦博士有其說。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土石草木。」似指縛蒲輴端。然當時始皇卽言其乖異難施用。豈漢人獨有術用之乎。明帝紀祇云。「安車輭輪。」不言蒲裹。李注殊非。徵士之車。用蒲掩輪輻。亦曰蒲車。（見後逸書民傳。）此蒲裹輪自蒲裹輪之說也。」然或又通輭輪爲輲輪。亦非也。輭輪言其柔。輲輪言其卑。亦不可混而一之。車卑則安。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楚民俗好庳車。好庳車卽貪其安。然不便馬。故古惟安車卑輪。餘不爲卑。循吏傳又云。「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攷工記云。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是也。安車意主安人。不復顧馬。因卑之。釋名安車蓋卑。是其證。輪卑如輲車。故曰輲輪。輲車。禮記雜記注。輲讀爲輇。輇崇蓋半乘車之輪。疏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則三尺三寸也。說文於輇下云。「藩車下庳輪也。」庳輪卽卑輪。與鄭義同。一曰無輻曰輇。別一義。則輲者祇取其卑。初無輭義。若輲卽是輭。是說文楢爲耎輪。亦指卑輪可乎。

▲沽酒市脯解

鄉黨沽酒市脯。舊解訓沽爲買。本漢書食貨志。漢志以酤之引申誼通沽。其字作酤。曰「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卽買之說也。肰施諸論語之文。殊有不可通者。沽酒。孔子之所不食。解以爲不食買酒。情理殊有未協。後世叔竝耕之說者。自謂無所外求。素冠釜甑。尙不嫌遷市而易。豈孔子聖人。一飲

之微。必自取足。其不可通者一已。漢志以爲孔子之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夫惡薄者。固不食。肰叔世衰亂。不應僞。物相售。竟同一轍。孔子亦不當偶見其惡薄者。遂幷市中所買而概絕之也。其不可通者又一已。肰則論語之文。當从何解。曰漢志榷酤之說。非經意。而沽酒爲惡薄之酒。其誼自古。周禮酒正鄭注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疏以功沽爲善惡。此論語沽酒之正解也。且沽之訓惡。如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疏「功謂善者。沽謂麤惡者。」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沽猶麤也。」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注「猶略也。」疏「沽麤略也。」皆可互證。則沽酒爲麤惡之酒。有何疑哉。然或从周官之注。而通其誼于詩。無酒酤我之。酤。以爲酤酒一宿而成。汁滓相將。其麤略可知。此又不然。古五齊。惟澄齊爲冬釀。三酒。惟昔酒爲久酋。其餘皆臨事爲之。故禮經于卜日得吉。有命爲酒之文。一宿之酤。禮所不廢。安得謂之惡酒乎。夫酒之美惡。不在久暫。有一宿而善者。亦有久酋而未必善者矣。必謂一宿之酤皆惡酒。是亦不達于理也。然此廑失之鑿耳。覛買之說。盡失其本誼者。則優矣。乃近又有持沽買之說者。以爲沽訓功沽之沽。與市脯之市。文義不對。此亦非也。案市舊注亦訓買。漢書曰。「蜀民以賣脯連騎。」賣脯始見。此有賣者。即有買之者。是不必謂古無買脯之事也。顧脯必自昔。與不食買酒同不近情。邢氏正誼以爲「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此說最劣。買物爲庖人之職。安有不知何物之肉。而可買以供者乎。或又謂沽酒市脯。小人之食。故孔子惡之。夫朋游于市。以取醉飽。無論孔子斷斷無之。即弟子亦不應以此窺測聖人。況孔子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豈燕

見之奉亦先問所自來而後受之。其或得諸市中。即擲而棄之乎。無是理也。市字定爲譌文無疑。字譌爲市。市訓買。因以例沽。沽之訓乖。益無問市爲譌文矣。論語後案曰。「市脯。古本當作朿脯。有骨之脯。不可醫也」噬易。乾朿。鄭君讀「朿」爲「第。」馬氏讀「朿」爲「胏。」訓有骨之肉。此朿脯即易之乾朿。其誤爲市者。古市字與朿相似。字多溷譌。如柿本作梳。隸書朮市不分。朿遂作梳。正其例也。或曰周官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之事。」鄭司農以膴爲膺肉。杜子春以爲夾脊肉。膺脊雖皆有骨。則膴胖爲有骨之脯。而禮家用之。孔子何獨不食。曰。「膴胖之說。當依後鄭之說爲正。」無爲牒肉大臠。胖爲脯之腥。鄭注既列先鄭杜注于前。而必易其說者。正以有骨之脯。論語所云不食也。若據先鄭杜注以相難。不亦僨乎。蓋祇知申舊注訓買之誼。不求義理之安。故于古人闢之已久者。復膠執以爲之說也。然泥古之人。雖是非既斷。猶且惑于他解。不能貼合。如訓沽者。知其不爲買。仍据詩一宿酒通之是也。凡皆不能察及聖人之意，以一飲食之細。猶紛紛異說耳。

▲俴駟解

詩俴駟。毛韓異誼。蒙案毛傳是。而韓說非也。傳曰。「俴駟。四介馬也。」犮馬箸甲。可歷引濟人管駟介旁旁。右僖二十八年「駟介百乘。」及韓氏六月篇「車總輪。馬被甲。」爲證。韓於此獨謂駟馬不箸甲曰俴駟。誼不可通。序曰。「小戎美襄公備甲兵。」又曰。「國人則矜其車甲。」曰備曰矜。盛益

誇耀。必非不介而馳。若將赴人。如今治韓學者之說矣。（近儒馬氏瑞辰。引管子左氏傳。申韓詩之說。甚不可據）毛曰四介馬。方與秦當時情事爲合。故是毛而譏韓也。肰申毛說者。其說亦有二。鄭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其說似延。其誼自密。毛傳言介。釋俴文也。俴謂之淺。見上章。按之毛傳自合。近儒說「俴。淺也」韓弈詩傳。「淺。虎皮淺毛也。」既夕注。「鹿淺。鹿夏毛也。」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其說甚新。而有不可通者。一篇之內。俴收。淺也。以爲淺短。俴駟。淺也。謂之淺毛。誼兼虛實。恐非詩誼。況甲外有札。無取有毛之皮以爲之裏。左氏傳「蒙臯比。蒙虎皮」蒙者。蒙于甲之上。取虎皮有文采。足以耀武。懾敵人也。此臨敵應變之智。非可爲甲用淺毛之證。故傳謂之虎皮。不謂之虎毛之甲。然則淺毛之解。已屬牽合。而謂甲用有毛之皮。尤爲未當矣。如鄭氏言。前後兩俴。不致互異。墒守舊傳。不失師法。此其善者一。賈氏周禮司甲延。「甲用皮。鎧用金」分延以嚴其別也。說文。「鎧。甲也」廣雅。「幽。甲介鎧也」椒文于義可通也。鄭箋。介「。甲也。」據椒文例。其實當訓鎧薄金之札。鎧之制也。凡皮取堅而柔。薄非所宜。觀周禮。「函人爲甲。取犀取兕。貴其堅也」金之質重而利於薄。晉書。馬隆討涼州賊。負鐵鎧。行不得前。是鎧不利過重之證。肰則淺薄之義。於金可通。於皮不可通。專取鎧制。誼極周匝。此其善者又一。不肰。申毛而不能合。與宗韓氏說者之不合於毛。亦何以異。

▲釋爾雅名義

劉熙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邢昺云。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二家訓釋不殊。其指小異。劉氏之意。謂書訓一以正爲主。此書所述。皆近正也。邢氏則言讀書者近取是書。足以正其訓義。一指作書者言。一對讀書者言。各有深意。然義均可通。故後人兩主其說。指爲爾雅通義。都未深辨。蒙謂爾雅張揖以爲作始周公。談藝家取謚法解與釋故篇文互證。稱爲有據。又大戴記小辨。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爾雅之名。見稱孔子。信其爲周公所定。亦有本也。但如劉邢二家之說。爾雅兩文。皆當虛會其指。周初之書。無此例。或曰典。或曰書。或稱誓訓。或取一事及人名。名之各有徵實。（或謂卽大雅小雅之比。案雅。樂名也。不言小大。單舉之。如論語雅頌各得其所。亦可稱若兩雅。廑舉雅字。尙有意義邪。後人廣雅埤雅。乃因爾雅而命名。爾雅無所因。不足藉口。）「爾雅者」。釋文云。字亦作疋。疋爲正文。雅鬪通借。陸氏說是也。雅。說文楚烏也。疋。足也。一曰疋。記也。爾雅字正當作疋。疋。記也者。言部記。疏也。段懋堂謂疏卽疋之今字。疋部與言相轉注也。疋又加爻作㕙。是疋最古。一改作㕙。一改作疏。三字實一字也。爾疋者。後人易疏書疏之例也。爾。如字。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詩采薇。「彼爾維何」。「毛傳」。「爾。華盛皃」。毛以爾从㸚。㸚正似棠棣之華相交綴。其能靡麗。故曰華盛皃。引申之。卽可謂衆詞交綴之意。爾雅者。猶言交綴衆詞而疏記之也。故立以釋字名。儒若劉邢之解。雖於書指不背。別存一說可也。

▲始之養也解

禮記。「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鄭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案。注言又之養老處者。先易視學養老之相因。又云始立學者。明經之言始。所以兼舉始養老之禮。鄭本甚明。五禮通考引胡氏說。乃謂「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謂始立學。非。」然養老在視學之明日。不得云反命後即往。此固誤。或謂言初往者。著養老日天子之初至。然養老之處。即謂東序。既言之。不必更言適也。此亦誤。推鄭意曰。又之曰往焉。乃示視學後之必遂養老。謂所之與往。祇用字偶同。非即解經文之字。經文之字者。語詞也。全句之義。亦曰始立學之養老而已。鄭又恐學者誤離上視學為兩節。故必著又之着老處三語。以見上下相承為一章。此注之密也。蒙深信鄭言始立學者。以下釋奠先老知之。鄭奠先生。注謂親奠之。又曰己所有事也。言非可委諸有司。上視學祭先師先聖。惟命有司行事。此郤親奠之者。非反以先老為尊。蓋彼乃春秋常尊。皆有司攝行之。至後世猶然。此謂始立學。始立學之時。先師先聖必親奠。上云凡始立學。必釋尊於先聖先師。無命有司之文者。謂親奠也。以親奠先老。故知鄭注始立學之確。若非始立學。則先師先聖。尚命有司攝祀。而先老可知也。然則學者解經。固不可強護古注。而古注實有不能廢者。亦未敢輒據新說改也。秦味經氏安得取胡氏說。輕詆鄭君乎。惟孔仲達謂為下釋奠先老之事。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此說亦未、然。夫先師先聖之祭。終代不絕。豈有先老之祀。嘗始立學。一親奠之後。遂不再舉。於理亦知其非也。孔氏禮疏於學校諸禮。多所未洽。申注不明。遂使後儒幷注而

疑之。

▲一百號

茲屆新世紀報等一個一百號。世俗凡遇事物之成數。必有所記念。新世紀報將何所記念乎。曰。有之矣。自當新世紀報發行之日。正支那人重新墮落之始。

吾最厭口頭之禪。或稱支那人爲病夫。或稱爲好睡之豕。雖二十年來人云亦云。我亦間或隨之而云。然未嘗不以爲此僅激急之危言。欲挑撥人之感情。使稍有觸動耳。非確論也。

今則張目不瞬。於三年以來之入於黑暗。入於黑暗又入於黑暗。一一從吾眼簾上。深刻其小影。既黑暗矣。邱山堆疊之大耳公。遂睡一團。不惟鼾聲四起也。而好逸貪食。縱淫畏殺之夢囈。「古魯古魯」「幾利幾利」。「幾利幾利」「古魯幾利」。此響則彼應。似斷而復續。儼然在睡夢中有極樂世界。自然。余亦此類之一物。垂吾大耳。搖吾小尾。睡蟲傳染入鼻。抽筋縮脈。勉強望天下之微光。東倒西斜。踽行於邱山堆疊之黑物中。蹴之以足。則聞「古魯」。嗅之以鼻。則聞「機利」。再蹴之。再嗅之。並「古魯機利」而寂然。吾乃略動吾小尾。再三而無可如何。

嗚乎。能讀支那文之諸公。吾非敢於狎褻。亦必爲垂耳拽尾踽行之一物。一一刻此等小影於眼簾。無不如我。雖彼此境遇。種種不同。其希望或異。然已過之實狀。及方來之現象。無論從何種方面觀

察。固懸切不能消滅。伸一萬張嘴。不能爲之辨護者也。

然則病夫者。狀其好睡。厥性則非豕無可代表。稱之曰好睡之豕。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稱之曰好睡之豕。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

豕之肉雖不貴重。然貴重之食品中。迄莫能屏斥。愛好淡薄如英人。火腿伴雞蛋。固無間於一日。所以支那人。（和會派專使博覽會派專員即學生諸君。冠高冠而服禮服。處處常陪末座。自溯歷史。則外人譽之曰。古國古國。有如牛一羊一豕一。列入祭品。已在四五千年以來。

豕之屠殺。過於牛羊。然一索再索。無災無厄。子孫之繁衍。厥惟天事。雖他物善妒。莫可奈何。故支那人畢竟以人口第一雄世界。

苟其無干涉者。則老氣橫秋。龐然如小象。肥澤有威儀。走方步於市街。目中無物。（於皖南楚北之大城中。可得標本。）然有人在背上突飛一足。即亦冥然罔覺。稍退行於溝渠。陶陶然自若也。故若有支那十數人。或在雜貨店後之鴉片間內。或在學生會館之閱報室中。聒聒其談。氣概蒼老。幾於通天曉。一臨廣場。則又常居於人後。然氣概仍蒼老。不甚惹人注目。與負塗君之自匿於溝渠同。

◎所以比之好睡之豕。豕幾於色色密合。此物之沈睡。不知幾千百萬次。每經痛鞭一次。即似醒非醒。『幾利古魯』。熱鬧一陣。當吾之半生。則見鞭醒兩次。第一次在安南失國以後。其結果僅僅增添算學之中額。及格致之課藝而已。且止有居於溝渠邊上者。略『亨』一『亨』。如余之徒。親在溝中。固

全未擾及我之好夢也。

迨日本人一加鞭。墮毛剝膚。始知奮發。然自甲午至於庚子。吾輩母豚。仍搓綠豆之眼。或突或倒。莫能自奮。乃無意中。千百頭之子豕。忽然人立而嗁。為狀甚豪。適際庚子。全世界之屠夫。抽鞭縱擊。遂至大耳軒軒。小尾翹翹。全囿之內。百獸率舞。至於甲辰。乙巳。東京數積三萬。為剛鬣氏全盛時代。然雖舉其前足而人立。可以揣想其艱困。所以曾無幾時。鞭痕盡銷。而支持不易。隨即各復其原形。暫時人立之子豕。儼然聲音笑貌。全似我輩母豚當日矣。（今日一切溫和腐敗放蕩種種之學生。從彼等愛好之言。降而至於可笑之詞。終之如出一轍。各省其當日之父兄。一二萬明少年。彼自以為發明新理。獨成秘派。而不知僅僅回復其祖宗之光烈也。烏乎。鄙諺有云。「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掘壁洞」每一人羣之有其慣習性。矯之甚不易也。）

回復原形之機兆。萌芽於丙丁之間。新世紀報發刊於丁未。不過回光反照中之一物。亦附徐秋諸賢。作一突蕩之抵觸耳。烏乎。況距已一百星期矣。致新世紀」二百號。不知又如何記念——一九零九。六。十二。——

▲白宰甫

白宰甫君者。俄國革命黨之闖入俄國警界何才夫及哈鼎等之奇醜。皆為白君所發露。惟此公

於何才夫案中。曾爲革命黨所致疑。因其行迹頗多離奇。惟不能得其瑕疵。亦遂暫置勿論。今其生平事略。載於英國某報。實有異名其妙之處。故譯而存之。以觀其後。

佛來提摩白宰甫 Vlabimir Buitseff 生於豪族地主之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首與高佛羅夫訂交於森彼得堡。其時纖細之髮。作深棕色。身材停勻。一騰正高貴之美少年也。其於學也。初則泛觀博覽。後乃專肆力於有組織之史學與政學。彼時之俄羅斯正當亞歷山大第二剌殺之後。厲行壓制。然樸皮圖諾斯才甫之鼓吹勢力。仍然到處流行。俄少年之自由熱望。亦深灼於不可遏抑之愛情。一千八百八十三至八十四年。杜芹宜夫遭害；而警長亦遇剌。雖兩事不同。然俄社會之震動。頗覺非常。森彼得堡之學生。尤爲激昂。白氏雖欲完成其大學之功課。而不得已。止能爲自內風潮所褰去。遂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流於西伯利亞之倭恰斯克嗣在西伯利亞設法遯往外國。先至巴黎後居瑞士於北境之祚立區南境之日內瓦皆曾賃居。彼從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八十九年。擾攘於森彼得堡流遣於西伯利亞百忙中賡續而爲自由俄羅斯報撰述。該報乃一立憲戰爭派之報紙也。彼居祚立區適一俄國奸細學生。爲炸彈所斃。白氏與同志數人。皆遭疑忌。被擯於瑞士白氏乘一英國之汽船。將由黑海潛入俄境。君士但丁堡之土耳其巡警。爲俄國駐土公使所煽動。欲設法捕拿。然爲英國船主所藏匿。未遭搜獲。及英船折還海峽土國警察。仍欲在達登內爾追止之。重加搜尋。英國船主。佯作不知。鼓足汽力。直衝彼等阻路之小舟而前。小舟恐彼衝沈。止能任英舟行去。白氏遂脫土警之險。

乃至倫敦。英人及俄人之旅英者。聞此消息。千百人共至海濱歡迎白氏與船主。一千八百九十年。炸彈案之主謀人。始宣揚於巴黎之公文。實爲今日保護俄王見法總統於海上之密探局長哈鼎提督是也。白氏在倫敦與斯台潑與克氏。共集史料。爲俄國之革命史。惟斯氏爲鼓吹革命之書報過多。未能兼顧。遂專委此事於白氏。白氏撰成一書。名曰百年。即敍百年以來。俄羅斯革命之行動也。同時白氏復作一報。名曰國民之志願。出至第三期。即爲俄國駐英公使所告發。言彼明布計畫。謀刺俄王。斷受一年半禁錮之刑。據高佛羅夫君之言。報中之言意。甚與譯本爲懸殊。譯者何人。乃一俄國高貴之女子。甚有名於倫敦英國法堂。因之明受其欺也。（此女子何人。譯者不能知。大約即指英王弟媳俄公主之類。）此女頗爲俄警盡力。俄革命黨之居留英境者。有如克魯泡特金。有如蔡穀夫斯冠。有如伏爾康雷錫。有如白宰甫。皆爲女子所注意。白氏出獄。即逐去巴黎。至千九百五年十月。俄羅斯憲法頒布。白氏回至森彼得堡。短時之間。竟安然無事。不爲警察所擾。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一千九百五年。十數年間。高佛羅夫常與白氏相見。曾未見彼欣快之狀。有若返國之後也。白氏寓書友人。亦言現在我等當務爲安靜。振刷其精神。明白爲我俄造福。寧捐其性命於俄王肘腋之下。冒險進取。不必悔也。於是遂賡續而爲歷史政治之雜誌。名曰過去時代。過去時代之雜誌。本在倫敦創刊。此時特重出之耳。白氏既精神煥發於政界。復於雜誌中布其有興味之平論。頗得時人之愛慕。室中之客。常滿其座。無論何種黨派。夾雜而至。將帥與公卿。以及革命之志士。偵罪之密探。相與握手於一堂。尤爲人愛觀

者。白氏於警界之公文中。搜出無算之要證。抄錄成册。以怡來賓。惜也。俄羅斯於夜半。驟見曉光。不久仍入黑暗。自由之旗方建。而紋纛已隨議場之議座同設矣。哀哉。一千九百六年。白氏不安於森京。避地至芬蘭。其明年。緹騎方至門。而白氏已先一時而遁。（不曾捐其性命於俄王肘腋之下一笑。）再至巴黎。仍刊過去時代之月報。今聞已爲檢稿官所禁刊。高佛羅夫氏評論白氏彼爲獨立之革命黨力發俄警之奸。以爲久欲謀殺俄王者。實在警界也。（無聊）——一九零九。九。四。——

▲託爾斯泰

托爾斯泰君。俄國無政府黨之巨子。以委蛇宗教。稍隱其旨。遂得大慈善家之名。見稱於歐美。竟能苟全性命於狼『賊』之口。前年二十四日。忽布告俄政府迫害其共事之書記與朋友。謂『倘有罪罰。當施於己身。因書記諸人。不過采聽彼之意見也。』書記員顧辛甫 Goosef 君。近以散布革命書被捕。已定流放西伯利亞之刑。托君則云。『此等書籍。純然爲我之所撰述。於顧君無關。』然託君之要求。官吏充耳不聞。僅再三設法。請議員馬克拉古夫氏之女。現在正居耶斯那約樸立巴納進說於逮捕之巡捕。始允由託君出資。使顧君遣戍時。長途稍減困苦。既而顧君起解臨行。託君寄函託君曰。『吾之此函。非爲我之書記麗出也。吾胸中之天和。決不爲外物爲撼。吾特傷夫以顧君之受罪爲快者。竟歡聲大動於囚車之將發也。』在顧君遣戍之前一月。又有託君之友邱德古甫君。以詞一

之罪狀。先流西伯利亞。近日森彼德堡之現象。純然返古。甚爲蕭索。其最大之原因。所爲堅苦卓絕之文學家與科學家。向集基本金。互相補助。不爲政府所籠絡者。今其基本金已盡爲政府所破壞。故主持清議者。暫時氣沮。竟有政府貼費之報紙。公然著論於報端曰。『俄國未嘗有憲法也。』從而注之曰。『此吾命意。即云議會者。不得限止大權。應爲大權所限制。The duma Does not limit autocracy, But is limit by autocraey』有英報評之。曰『然則俄之憲法。經各國外交家。如我英外部大臣葛雷氏等。爲之宣布於世界者。非一迷術與陷穽歟。』

譯者按。此何足異哉。憲法憲法。久爲『迷術』與『陷穽』。不特狡智之俄人。能利用之也。即蠢如鹿豕之滿洲人。亦能利用之矣。故立憲黨。剛剛預備。早有李家駒等之『奴才管見』。曰『憲法待大權而行。大權非由憲法而生。』與俄報館主筆之詞氣。如出一口。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嗚呼。俄人設此陷穽。自千九百五年冬。至於今夏。未滿四年。議員之入獄者二百三十七人。殞首者十餘人。然則支那立憲黨。興高采烈。準備得議紳之榮者。曾亦思殺頭之痛否耶。——一九零九年——

▲雜誌界之希望

（致太平洋記者）

記者諸公足下。僕不學不文。無以爲貴雜誌賀。今適寄雜故實。藉補餘白。亦當一祝詞。雜誌與日

刊皆爲近世文學界之新產物。最早之雜誌。刊於一七三一。厥『名族人士雜誌』(Gentleman's Magasine) 嗣是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亘十八紀之後期。不勝悉數。至一八〇二。而藹丁堡雜誌(The Edinburgh review) 發刊。雜誌在言論界始放一大光明。至今尚有雜誌界大王之號。當時有柏樂罕之政談。有喬佛來之文學。發揮民黨(Whigs)宗旨。論辨銳利無當。殆一八二五。有名之大文豪麥柯來。亦加入而爲特約之投稿人。一時膾炙人口之著作。傳誦於麥氏文集者。直至於今。最近時代足與藹丁堡雜誌抗手者。則有一八六六發刊之『論世雜誌』(Contemporary Review 一八七七發刊之十九紀雜誌。(The Nineteenth Century) 論世雜誌之著名記者諾來斯。(Knowles)甚有延致名流之能力。當時投稿之人。如大政治家格蘭斯敦。大文豪勒斯庚。大詩人鄧尼孫。大著作家赫胥黎。穆雷等。皆彼諾氏所招致。其後與社長史倬罕有違言。史氏自兼論世雜誌編輯主任。而諾氏即另創十九紀雜誌。第一期之發刊詞。鄧尼孫爲作短歌。其歌在鄧氏詩集中。爲有數名作。復約格蘭斯敦。赫胥黎諸氏。常常投稿。其宗旨專以不偏不倚之議論。解決公衆利益之大問題。各著名字於所爲之文。以負其責。故今日英國圖書館之雜誌室。常以藹丁堡雜誌。論世雜誌。十九紀雜誌。同列一桌。視爲一時言論界得失之林。我國雜誌。萌芽於康長素之強學報。而梁任公之時務報繼之。推論大略。斯其英國都人士雜誌之時代歟。後數年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亦以二三十數。至今記憶於吾人腦影中者。以所謂新民叢報者。所謂民報者。所謂甲寅者稱最。惜此雜誌皆已停刊。惟甲寅

猶在待期發印中。故取前此諸雜誌。比於他人之藹丁堡雜誌論世雜誌等。謂某則似某皆無可言。今姑以甲寅之短時後。即謀繼續。比諸論世雜誌。而公等今所發刊之太平洋雜誌。以比十九紀雜誌。庶行迹亦微有合。蓋太平洋之記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記者。雖其離甲寅而獨立。以甲寅繼續有待。非與十九紀雜誌記者之諸氏。有違言於論世雜誌之社長者相同。然甲寅主旨可謂無所偏倚矣。而聞太平洋主事之諸公。尤願陳述學理。於無所偏倚。上嚴重注意。是未始無十九紀雜誌出版時之特別意向也。故有十九紀雜誌與論世雜誌之分離。一時英國圖書館。遂增一名刊吾於太平洋之與甲寅亦云然。近來屢聞新民叢報記者梁任公。民報記者汪精衛。皆有不入政界。願宣力於言論界之志願。如此。新民叢報或民報皆能賡續。而我國藹丁堡雜雜又將存在矣。今賀貴雜誌。不嫌唐突並屬祝之。想亦諸公所欣願同調之日多者也。

▲遊鷹山村殖民地記

法蘭西之無政府同志亨利孚傛君。於千九百三年。在比法交界一鷹山村旁之荒林。開闢殖民地。實行共產主義。初至僅一人。結草舍而居。嗣後同志或往或來。共同操作。忽忽六年。儼然成一世外之新桃源。

前週友人有入山就彼中偃息。讀書數月。以得新鮮空氣者。同往之友。出而語余曰。「晨八時五

十分。由巴黎之東站。乘車行。四小時抵法東北亞頓省之歐雷維城。居民約萬人。由此往殖民地。尚有中國二十餘里。當另易村鎮火車。抵鷹山村。則去殖民地。僅五六里。

在歐雷維下車時。已有殖民地之同志。波蘭人某君。候於車站。並以載負行李之馬車來。於是共餐於歐雷維市。飯罷置行李於馬車上。吾人皆欲眺覽沿途風景。遂不復改乘村鎮火車。三人同步行入山。

自歐雷維至殖民地。中間略有村落。而以鷹山村為最大。約有數十戶。然屋舍卑陋。大有中國風。中渡一水。其水頗長。穿比境入海。水上之橋。狹而長。止容一車。

約下午三時許。入林。至殖民地。現居同志十許人。一女友。皆來歡迎。女亦同志。現在由中司治庖浣滌之任。

半偕君六年以來。始終未他適。此外則來者去。去者復來。人數或多或少。即女友亦時有至者。時有去者。既無主客。故純任自由。

始結之草舍。今已置雜物。不復居人。雖近傾圮。然尚保存之。以為紀念。在此舍之左。年來新成一建築。其間有堂。有室。有層樓。高敞冠於二三十里內諸村之屋宇。堂中陳革命報。及無政府印刷物至夥。廣大可容二百人。因每日曜日。近山一二百里之居民。入山游觀。聽講無政府主義者。常有百數十人。即常日亦有數人或數十人。從他國遠道而來。得小冊子及殖民地之風景片等而去。堂之左右。為

室。八郎爲同志居宿之所。友人擬居數月者。卽就一室。與一法友同居。法友亦昨日新來也。

去此大建築數武。另一建築之稍小者。則爲印刷所。其間有可印十六丕其之印機一具。又脚踏印架一具。皆牽動之以小摩託。孚佁君近年常司排印之任。其餘墾草地治園蔬諸事。皆同志往來者司焉。吾人一至。卽欣然荷畚鍤佐人鋤園地。蓋田野間自由工作之趣味濃深。爲桎梏衣冠者所不知故每處其座時代。惰爲苦力者多。皆未知習勤之苦力與今日執役之苦力。殊有間也。現在印刷所每星期代印外省黨報一紙。其餘皆印傳達主義之小册。有撰自孚佁君者。有同志所撰者。自當年用脚踏印架發始。至於今日。已發布小册三十餘萬册。中山人之企圖。欲將山中之小册。在法文通行之城邑。各設傳達所。彼等志願之宏。全恃空空之兩手。大可驚也。

印刷所之左。則爲野友禽畜之居。其中馬一頭。司曳車挽草。牝牛一頭。日生牛乳。十有六瓶。山中人自用外。能供過客之飲。山羊一頭。亦生乳。野兔數尾。鷄二十隻。日生鮮蛋十許枚。供晚膳。[illegible][illegible]犬兩頭。司林內外之奔走。

有清泉一泓。可供食飲。甘美逾常。其下流滙而爲塘。可習鳧水。殖民環之四面。環以野林。其密如織。中有幽徑。東走德。北比去。比去只中國十許里也。舍南舍北。園蔬雜植。芳美之瓜菜。四時不斷。山中人皆茹素。不食肉。一以茹素爲近來科學家所大注意。認爲適宜於衞生。可得長壽。一以肉食非山中所易辦。將與世外爲貿易之紛紛。故不肉食。蓋非學山僧之苦行。有宗教家風味也。

余等至之日。適林外有乾草宜收穫。孚岱君早四時即起。赴印刷所工作。是晚九時。又乘月色。佐同志數人刈草唱歌。至月橫樹杪。約十二時許。彼等精勤而愉快如此。

一友留住。余居一宿。明午仍由波蘭同志送出山。波蘭君住殖民地未久。歧路甚雜。竟迷道。仍返園中。復改道至南叢村乘村鎮火車至歇雷維村鎮。火車所過小村落。大都並無車站。惟在途間樹標柵為號。為乘客上落處。」

記者記事畢。別無所感觸。止喟然於文明野蠻之分安在哉。惟學與不學耳。

學也者。用器物。用演講。用書報。三者盡之矣。總之。不外乎彼此交換智識。即吾鄉鄙諺所謂「求得三個臭皮匠。成一諸葛亮」耳。又即所謂「老猴子教導新猴子出把戲」耳。

直接用器物之教授。於學者為最得力。然普及之力甚小。因未到無政府時代。則物各有其所有主。不相通用。則備辦匪易。（科學器械廠。與機件器械廠。貨物山積。而窮鄉之學校。不知試驗之具為何物。野蠻之人民國。不知製造實習為何事。此亦足證不行共產主義阻礙世界之進步甚多。）

次用口講指畫。其裨益於學者之效力亦大。然普及之力。因乎舊世界種種之阻礙。亦不甚足。於書報中求智識。在學者為稍艱苦。然其普及之力。在此不甚文明之世界。為至厚而且大。其作用勉強能包括前二者。

蓋書報於器物。則圖其形。繪其聲。立表以御其繁。附數以通其賾。雖云千聞不如一見。已稍慰情

膀胱。得一圖說衆備之書。無異徘徊居門之外。即不得大嚼。而流涎較爽適也。

若書報之代演講。僅煩勞無辜之目。輾轉慰藉其岑寂可憐之耳。感情或稍不活潑。然亦別有其悠然自得之樂。書與報之能力。以野蠻荒唐之游戲語頌讚之。直不啻如孫猻子化身億萬一一張開了口。從人家眼睛裏跳入。在人家的腦殼裏演講。

書與報之界限。不必分之甚清。大都成一組織。或記述過去及有定之狀者。謂之書可也。其自由組織。或陳述現象及瑣屑無依着之狀者。謂之報可也。不可以其印刷裝釘之狀貌。爲形式之分別也。

故又質而言之。大都文明人種。好學者多。則此等張開了口。能從人家眼睛裏跳入。演講於人家腦子中之化身孫猴子亦多。

因此等文明人之腦子中。已特闢一歡迎演講者之門。與眼睛相通。需日演講者之忽出而忽入。以爲愉快。不似野蠻人眼睛中。不喜演講者出入。貼有禁止出入字樣。止在耳朶邊闢一小門。稍讓幾個平常的人張了口出入出入。故野蠻人之恆言則曰「你有新聞講點我聽聽麼」「你在城裏聽見了什麽消息」「你代我告訴某人怎麽怎麽」「想來盡是謠言」「近來謠言狠多」。此等話頭。皆足以代表野蠻之程度。此東西未開化時代皆同。至今西語中留遺在社會者。猶不少也。

故新世紀報之發行於歐洲也。其大宗旨雖別有在。而小小之感情。因聞有探南極回者言。彼等探險隊之出發員。共二百三十許人。行至緯度八十一。即棄舟成居留地於冰上。希久居。徐徐進行。居

留地之組織。一切皆備。攜有印機一具。每半月出報一紙。以二百餘人所見之狀況。及所得之計畫。一一記入。以爲二百餘人交通之機關。復卽憑之爲報告內國之記載。同人聞之。乃大動於中。故必欲使華字西渡。覺偕大歐洲印刷之取材。便於冰極者億萬倍。如許文明居留之學者。其數亦倍於探險投荒之隊員。不攜得印刷器一具。人之度量相越。未免太懸殊。因而竭蹶以爲之倡。甚望後來居上者有人。

今觀殖民地之所爲。一人攜一狗。去荒僻無人之地。結草舍而居。諸務未遑。先得一脚踏印機。從而建築印刷所。牽動之以「摩託」。日夜砰然震響。隔三里猶聞。捆載而出之大部書報。不計外小冊子。已散布三十餘萬。幾乎抵上海一埠之印刷物。山居之人如此。夫豈同中國所謂高蹈者。束瓮臭幾箱極少百年以前之輕煤板書。牛負而驢載之。永不與世通。卽自謂有道居子。自欺人哉。烏乎。野蠻不知交通之獰惡狀態。吾實怖之。——一九零八。六。二十七。——

甲寅游法記

余寓居英倫之八年。以甲寅春假之第三日。赴觀法蘭西儉學之狀況。是日之晨。倫敦巴黎間之鐵道公司。有特別廉價車者。以學校及都邑節假日。半其尋常之價。供貧士又窮民之出游。對難於交通之人。資助其交通。互游觀其都市名勝。比較其生活自治。與夫機械儀器之更新。建築美術之進步。

各使大多數之學子與人民。皆有世界對觀之智識。而後各欲增進其鄉里。知開明人類必先繕治闔明之人境。閉戶拘墟之士少。自治之事業。多熱贊少阻力矣。況游觀之中。更有種種交換之利益。操舟車業者且以廉價招徠大羣。反得意外之厚利。此眞所謂兩利者。余寄宿於倫敦西南之近郊。九時半攜小手包一。入維都利亞車站。售票室之小窗甫闢。購票之人。魚貫相接。已亘三丈之路。然後至者無一人肯得越而前。因倘有攙越者。將羣焉目之。隱憫其失教。余亦隨一肥且碩之老婦後。繼續至者更數百人而未已。皆接立於余後。且行且前。得票者羣赴月台。余至票門口。以三十二仙令八辨士得一二等往復之票。廉價車票。固無不往復者。且學生例可乘三等。特以英設特例已八年。凡三等客隸外國籍者抵英陸必受關吏之盤查。恐回英時多留難。故乘二等。即二等之廉價票。已稍廉於尋常之三等矣。

是日。早春時節。風和日麗。綠旗一揮。汽笛數聲。三四十節之長車。早曳一二千游客。馳行於英南如畫之林野間。輪聲不絕而去。英人不好劇談。每一車箱八人或十人。皆各手書報。色怡怡如。寂靜中偶聞微欬。目不相矚而坐。若偶一窺人。為人所見。即自喪其矜重之氣度也者。余上車時。恰得一臨窗之前坐位。可以便眺望。觸景感懷。回想在內國時。即往來於最富饒之上海南京間。雖平疇綠野。天然之風物。儘有因土壤肥沃於人。亦足動過客之流連。然逼而視之。纍纍者荒塚。斷續者蹊徑。蒼芽頹圮之村落。架板朽敗之橋梁。牛豕繫於糞堆。婦子面有菜色。嗚呼。黃帝堯舜所經營。周公孔子所教誨。三

四千年所得入境如此。爲之傷嘆。時而展閱車站所購之日報。又適見執筆者咎英政府競爭中國利益。後於他人。不能乘中國尋恃借債度日之時。機着着進行。中國雖富有利源。然其偸惰癡愚之人民。決無能力開闢。理宜得之於彼中昏擅政府之手。吾人代爲經營之也。所謂挑撥瓜分之日日電報者。如是云云。煞風景哉。遊興爲之頓減。

車行約一小時有半。遂抵牛海芬海埠。車停紛紛登船。此船爲對渡英法海峽之用。每日定時往還。船大能容千許人。僅分兩等。三等車客許附二等艙。艙中餐室休憩室盥洗房等皆精雅寬廣。艙面羅列帆布椅。納微資。供士女雜坐。三兩游行船首尾。平眺海面。牛海芬與法境提愛布相對。鼓輪對駛。需四小時。故彼此不見陸影。此爲常車渡海往來最闊處。別有兩綫。渡海時間皆止一小時左右。在法岸能望見英之蠣紛石壁者。余攜有上海寄到之華字報。出門時郵卒送來。納諸皮包者。至是急就休憩室。倚錦墊讀之。因余曾飽閱印度洋及大西洋之風濤。區區峽中海景。不似英人之初次泛海者。必聚艙面互遞遠鏡稱嘆也。渡方半。日已正午。餐室食客稍聚。余亦飲茶一杯。餅事兩。仍讀華字報。既盡所得。似聞艙面有舉提愛布三字問答者。登艙面觀之。果海堤上遠遠有數十人聚立。或搖白巾以迎其所知。須臾入港。遂登法車。沿途地力之盡。與英正相伯仲。以修整倘或不如。復行三時許。抵巴黎西城森樂祚車站。鐘剛指十有八時。蓋四年不到巴黎。花樣翻新者。又不知幾許矣。法人富於合理之新思想。於此可見一斑。

時晨鐘分一日爲小時二十四。昔時曾有行之者。故英倫格林威治經度起點之天文臺。壁間既嵌一二十四小時之大鐘。伊大利之公建築。亦間有此等舊鐘之殘存。不知爲何種妄人所主張。改爲十二小時。區以上午下午之界畫。無論上下午之紛錯。普通每易誤會。即以郵印電碼。因此上下午之記號。占地位。耗電費。盲受無量之困苦。若改二十四小時。但標以亞剌伯數字一枚或兩枚。早晚之情狀畢呈。如曰十八時。頓時可悟爲夕陽在山之際。決與僅云云六時。知爲侵曉。異其感覺者也。故法境火車時間表已一律革新。且鐘表機輪。不必特造繁細。既就分畫十二時之舊製。但於鐘面加數字一圈。使一與十三值。十二與二十四值。可一無所更張。而得無窮之利便。森樂祚車站因欲飾觀。乃於舊鐘上加一簡易之機括。鐘面複置玻璃兩層。前層於時間處圓其孔。後層綴數字。行至正午。機括一動。一至十二之鐘面。遂變爲十三至二十四之鐘面。行至半夜。復變爲一至十二之鐘面。此亦簡單而至易改造者。乃英人驟見其製。而羣聚大譁。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至庸無奇之改革。爲舊者往往託言習慣。反至殺人流血而無悔。英人僅有譁者。不至怒於色怒於言。亦可謂難能哉。誰謂法人輕躁者。前民利用。皆爲天下先。是亦可所謂狂者之能進取矣。余友數人相見於車站。遂共歸儉學出版部。圍坐作夜談。

其明日爲星期日。蒙達爾城之儉學團方開兩週一度之講學會。主持其事之李石曾君。特邀蔡子民君爲本期之講員。余遂與一行人隨蔡李兩君同去。蒙達爾城。在巴黎南境二三百里外。爲法

蘭西之中原。李君習農最先至。近年遂家於此。汪精衞陳璧君諸君。亦偕朋友觀感卜居焉。其地有農校工校及普通預科校女校各一。諸君之朋友子女。分學其間。儉學會諸君之一部分。亦遂相集於其城。余固久欲參觀者。諸人皆先後仍聚森樂祚車站。八時發巴黎。歷兩小時而至。出蒙達爾車站。徑直其列樹之長街里許。皆幽雅之居宅。過一形似公園之曠地。方至市街。通衢二三。市廳劇院。大店小肆。都邑之所有。應有盡有。其地人口面積。雖僅等於江浙間之一市鎮。而氣象仍如割巴黎之一部分。清麗雅秀。則或過之。其地僅有岡坡。無山巒。城居下遊之處。故方里之中。導為清溪數環。以容積水。溪旁皆石木森立。整齊而奇偉。愈顯全城之古茂。最大之長谿能通舟楫。平橋架其上。橋旁美麗之公園在焉。市廳矗於其中。公園隔水有居宅。適對平橋。望之如在畫圖中。汪君家以同居者過多。已以三十元之月租得之。將分居其人之半。三家皆環市而居。各去公園不半里。汪君之舊居。普通預科校在其對街。學會諸君之預備語文及科學者。有二十餘人。皆在此校。本日講學之會場。即設於校中之廳事。校屋為四百年前之舊物。然亦崇樓閎整。古色斑斕。英國圜橋與牛津兩城。各有大學之連合校二十載。甚多千年以上老屋。足使學者羨其地。已有與古之聞人。師友一堂之想。余於此校亦云。聞將於年內改建新式。其實甚可不必也。因當日在校之後院。古木參列外。得平場一角。適其時法國教習及學生。皆以春假散歸。住校者惟儉學會諸君。平場之上。少年七八人蹴球為戲。身處其間者或不覺。過客意影中。則自然有畫圖中人物之感。儉學諸君中多吾國高識之士。故當日既開會。蔡君演題。為德儒康

德之空間時間說。其餘與又令余述中國新製音母之狀況。諸君在此校。俟語文既熟。即直接考入大學。吾國除一二宗教學校外。往往對於外國文。皆鹵莽滅裂。已語則尤隔膜。故諸君頗有學識已甚富。但短於語文。不能不暫居預科。就中語文進步較速者。則在中國曾習英文之人。在中國習英文一二年。頗適宜於赴法。一則改習法文易。二則大學必兼外國語。其英文適當一科也。

日曜日余宿於蒙達爾月曜之晨。與李君暨其令子等。同去參觀農校。農校在蒙城郊外。城中遙望密林間校屋之鐘塔。隱約可見。諸人皆遵坦平寬廣之泥道。徒步而往。道中時時有鄉之小康者。馳摩托車入城。既至。校屋巍然聳峙。不華不樸。其時亦因春假停課。校之房屋。校長列居宅在焉。入其籬樊。校長正修治其摩托車。將他出。油垢滿其手。以小指在褲袋中出鑰匙一束。遞與李君。囑彼自啓關。與往校中雜觀。再三道歉而別。

入校左轉。入飯堂。化學試驗室在其旁。由此登樓。曲折過種種課室。復登樓。爲臥房。巨室之中。羅列數十床。堅木之櫃亘其中。中可藏物。櫃上臨睡時可置衣褲。法國宿舍風味。二十年前。上海朱君樹人得其意於記載中。後曾實行於上海之南洋公學。整齊省儉。易於照料。養成共同之習慣。殊較英美一室數榻。形似旅館者爲佳。校具皆堅樸無論。有數百年持續氣象。類此之農校。法之全境共有數十。彼蓋作爲地方世世子孫講肄農事於其間。企圖人類畢業無衰退。而所積漸之進步。非如我國年來立校之精神。每因貧弱。不勝其忿忿。故欲操豚蹄而祝滿車。冀以一校驟致富強。富且強矣。學校本如

爲狗之可棄。致謀國是者隱隱絀學校之興富強相遠。竟視之如無物。

校之對面。爲家畜飼養所。別以老農主其事。雞棚鴿棚。豕豕圈闌。位置井然。學生輪番飼養。壓草和麥。皆按法爲之。入一豕圈。麥麩之味。酸敗不可嚮邇。李君令子。生於綺羅之族。年又嬌雅。獨怡然習其法。跳躍導客入圈。觀白毫豬。其大若驢。此子。聰慧而溫厚。向學至勤。校試輒前列。而又活潑流動。馳腳車若駛。李君之意。亦欲其覺此農業。有健全之體魄。習勞苦之行動。於一切博物理化。皆同農事而得切實之智識。餘優勝於普通中學。如是彼誠腹欲役其腦者。更進以理論記聞之學。由是進入大學文科可也。學實科亦可也。

出家畜飼養所。更觀植物試驗場。環校舍方里之地。分栽各種穀蔬果木。桃杏之屬。皆縛繫於籬壁。交互拏攫。有若籐蘿。幾無復樹形。執一以類推。各物皆就其性之燥溼寒暖。栽植輒矯其態。以求改良。立試驗場邊而回望。平原曠蕩。腴壤鱗次。小而整潔之村舍。三五相聚。圍以林樹。處處相望。其情與英之郊外僅若公園牧場者。初不相類。余始憬然有悟。悟法爲農國。我亦農國。故顧瞻風土。雖蕪潔不侔。而景物宛同。復聞諸君學於農校者。皆云「學生半日講習。半日耕作。終歲師弟之所食。取之於本校之產物而有餘。復可助校費。」洵如是。中國當此財力困難。子弟遊惰無事之日。可立之學校。莫過於農校矣。得公田數十百畝。或租自田主。撥開房一座。由一度之捐資。置備校具。有熱心任事之教習數人。聚一鄉子弟。讀書無成。未有恆業者數十人。招爲學生。半則無異強之力田。因貧學生名義。俾可

不恥於田作。且其人亦經農學所包淺近科學之講授。與夫實地之試驗。覺林野之間。隨在有增長學問之深趣。人格因之高尙。一方優秀子弟。既不習於飲博。亦不務於鑽競。風俗因為之加厚。課室之學理。由子弟而習聞於父兄。由珍談而流傳於村氓。迷謬之信仰。為之漸破。至其農場之工作。溝塍壅培畎澮之處理。芻豆飼養。本可為鄰農所習見。日久羨其豐獲。自然遠近之田事。以此而改良。至於遠省僻郡。興學為願。並能借此農校為師範之取材。暫可不必別設師範校。若中國能遍設農校於興學之先。眞可推行盡利。然余亦知當日之感想。乃為當前眞實之見聞所激動。憶兩月前在英倫與余所爭論農學。猶加誚讓。謂非當務之急。並至妄說我國東南地方已盡。及茲深愧不能知設校為何義。是以深怨國人之不知其義者正多。上文所云云。必羣焉目笑為理想。則嘆智識所不及。時論未附。事終莫由舉。且僅區區一農校。將遍設焉。儲材烏可不預。世界著名之農國凡三。華法美是也。美為大農之國。惟華與法皆限於國情。止宜小農。故華人習農必於法。華人能多見法國之農業狀況。必油然有所觀感。農學之關係於中國者又至重。赴法之習農者應多。李君首肯曰。「是正所謂千載一時之機會。吾人之需農於法者如是其重。適法之農校費又極廉。全國數十校。皆能容吾學生十數人。南方校費尤廉。儉儲能儉至無可儉也。農學關係中國之重。誠有如子所云云矣。吾又有所獨見者。以儉學出國語文之未嫻。強於理論之學校。尸其名。不若習勞於農校或工校。一二年畢業。語文以雜居於彼中人之間而大進。普通科學。得實地之試驗。進則循序入大學。而基址甚固。從而輟學。亦得一業以自食。似對之

最便者也。」於是復入城。同觀所設工校。以春假門盡扃。校長亦返家。無從入觀。李君爲言此種工校。全國亦至夥。學費又尤廉。既學一二年。能由校中薦至工廠作工。一面藉資實習。一面能居外閱歷數年。不需措資。余擬廣勸鄉人子弟爲此。——因說甚長。當別爲一篇詳論其事。——月曜之夜。余與諸重行君仍同宿蒙城之旅店。雖爲市梢一小旅店。亦淸潔無倫。

火曜之晨。余將回巴黎。汪等邀約順道同觀方登布魯之森林。且儉學諸君之又一部分即在彼處之普通校。方登布魯者在蒙達爾及巴黎之中間。巴黎鄰近一最有名勝地也。拿破倫之離宮在是。拿氏挫敗。人民迫使退位。其退位之手書。即在此間離宮所作。寫罷。以劍擊其几有痕。今與手書同藏宮中。宮雖金碧輝煌。然俗不可耐。與神廟相等。意在裝點尊嚴。不求安適者也。宮後新設中國美術物之陳列室。多半皆前清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所得之物。森林亘數十百里。歧路紛錯。穿行其間。必顧識途之馬車。千有數百年及八九百年之古木。往往而在。林間有多處設茶棚。並售木製之玩物。此林亘連山而上下。有時路出高峯。即俯視谷中。萬木若薺。諸山布高樹如連檣。新有一處遭火。延燒半里許。積翠之中。獨見出石嶙嶙。故森林火禁甚嚴。方登布魯之位置。絕似吳中天平上方靈巖諸山之地。閎在都邑之鄉。決非窮山老林。觀於栽培林樹。繁茂若此。而我所謂名都之郊野。雖非牛山濯濯。然久已材木無存。仰給邊遠。此亦足證法人地力之盡也。方登布魯亦富有市街。幽雅之居宅。布滿二三里之間。一建築閎廣普通校。即去森林入口處數十步而近。我國儉學者十許人寄宿校中。是日僅見四

川。某君餘皆因春假出遊。全校師若弟爲法產者。已盡歸其鄉。僅有助教一人。導我等參觀全校一周。校中之設備。自較蒙城者頗周至。而教授實際。則亦相等。於英廉值者只有私校。公校有宿舍。能容外國學生多人寄宿者。絕無所聞。此亦法國儉學界之優勝處。蓋公校科目較備。寄宿數十百人之大校。習語較易。英之私校雖多。可以入居一校。圖習語上之便利。然教授常毫無規則也。余是夜歸巴黎。留滯巴黎三日。十曜清晨。又與蔡李吳三君車乘赴觀提愛布相近之人工絲廠。華人作工於其間者五十人。工餘之設備。無異一補習校。余等皆大感動。已別爲一篇以記之。參觀既罷。諸君共赴提愛布海岸。坐沙際。披夕陽。睹海波之浩瀚。縱談許久。握手道別。蔡君等乘車回巴黎。余遂於夜半在提愛布登舶。明日侵曉。泊牛海芬。又登車。抵寓剛八時。寓中人猶未起也。——一九一四年。——

▲和平園欽成記

傳聞有一般熱烈的人物。本要在前天國民運動時。毀去清室的太廟。其理由是。社稷已經亡了。倒是宗廟還存。豈不是奇之有奇呢。幸虧那天大家沒有工夫。不會鬧出笑話來。不然。也同晨報館一樣。在忿怒時作踐了。豈不可惜呢。就是晨報館這件事。聞說因攩門不開。弄殭了。才百忙中亂紙飛入火爐。致延燒房屋。（此載順天報）好似形成了放火反對異己言論。十分不妥當。我們在旁觀的個人。也替他們十分抱歉。但是羣衆運動熱烈時。往往有此過舉。所以清室這個太廟。終是一個禍水。今

閒清室委員會自動的按照去年舊有之提議。即將他廟圈外之一大部分作爲公園。藉表示去年國民軍鼓吹到今的和平。名爲和平公園。一以留和平運動之記念。可使人觸目而想和平之必要。二以致意國民革命的羣衆。知革命不可不革命。而手段當取和平。可以塞帝國主義家造謠之口實。至於天安門內。和平公園在東。中央公園在西。在共和國之觀瞻。在首都之美麗。亦可增加得合式一點。至於廟圈內之一小方。如中央公園社稷壇之部分。還把所謂太廟者。保存在內。作一件博物看待。亦可留作歷史上的憑弔撫挲。清室委員會此舉。極使人滿意。惟我們個人還有點貢獻。一是既稱公園。不可售門票。使一般市民都有入園吸收新空氣之機會。二如今日之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皆形成一富貴人消閑之地。宜乎章行嚴先生要禁止女學生遊園。也有小小的一二分理由。雖依中國人習慣。亦不免了要有一些富貴消閑之地。適於死不盡的紳士們。然而已有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處也已經夠了。現在城內所缺者。便是地壇改的京兆公園。京兆公園雖以地勢關係。不盡合於西洋式的公園。然用意却能相合。的確是民衆的。衛生的。而且是福利學生及市民的兒童的。我願和平公園不要再威了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那種大觀園式的花園。在數十萬人的城市。也給他一個京兆公園。果如是。眞可慶之一成績也。——一四。十二。三。——

▲致林子超書

（關於黃花岡立碑姓名籍貫）

子超先生執事。頃承遠道惠賜海濱先生所編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景仰先烈。俾得供奉座右。以昭式敬。勝不感謝。惟曩年奉到克強先生寄贈一小册。乃彼與展堂先生二人報告三月二十九攻爕督署情形於海外各埠同志。弟去冬回國。因欲向章君太炎將鄒慰丹先生傳內評隲之詞作一質問。會擕回故紙一束。備編一質問書之材料。昨日開箱檢點。見黃胡兩先生之小册亦夾在故紙之中。從前每在精衞先生處見彼所書黃花岡烈士姓名之碑文懸於齋壁者。缺名甚多。弟想碑必經展堂先生參定。胡先生昔年自己記載之報告。必早用參證。乃今日找取黃胡兩先生之報告與鄒先生事略細對。事略內雖經補訪缺逸。已足七十二人之數。汪先生亦補書於碑。然讀連江九烈士傳略。則稱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所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為塚內之七十二遺骸。黃花岡檢得烈士七十二具遺骸同葬之。乃潘達微先生所報之數。雖當日既死於攻爕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毫無問題。而弟之為此考訂者。因據黃胡兩先生報告死義人數。其碑有姓名。今則不見於碑者。有相近二十人之多。雖其中有吳任之先生一人。已見烈士林文傳。當時實未遇害。又可見黃胡兩先生當時報告。亦因亂後各不相見。調查尚有未週。但除吳先生以外。尚有十數人。未知胡先生參定碑文時。曾據其昔日報告。核之緣

來調查。因訪知此十數人實未罹難故不書於碑耶。抑當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因流離播遷已將其當自報告失落耶。遂見而遺未書確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則有可討論之價值。（一）因報告稱當日福建有四十八人。今已在碑中者十九人。碑以外報告所多者還未遇害之吳任之及說明不知姓名之一人共為十八人。合之得三十有七。與四十之數相近。（二）因連江九烈士傳略中。明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籍貫。今四十人之姓名止缺其四。如此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究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三）因克強先生所率之同志即為閩同志。故彼所書姓名甚備。且有不知姓名者一人之記載。尤見其審慎。當日胡先生尚因搭越夜輪之故。未及預於戰役。而黃先生則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自應最有價值。有此三因。故弟懸想參定碑文之時。胡先生或已失去其當日報告。而弟所藏之一册。已成為海內孤本。亦未可定。惜前年未將該小册姑一檢呈。至為疏忽。今特為分別說明如左。

黃胡兩先生所報告死義人數。具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十五人。都六十有八人。（甲）已見碑文者十二人。李文甫。方聲洞。周華。李文楷。羅坤。饒國樑。林覺民。陳可鈞。陳更新。林尹民。龐雄。宋玉琳。（乙）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林時爽（碑書其改定之名作林文）喻紀雲（碑書其名作喻培倫）李雁（碑書其字作李雁南）馮超驤（碑書其名作馮超驤）石經武（碑書其名作石德寬）王鶴鳴（碑改正其姓作黃鶴鳴）呂（碑改正

其名作馬佀）陳與新。（碑改正其名作陳與燊）劉六湖。（碑改正其名作劉六符）李子奎（即碑之李炳輝。因其劉名祖奎祖字聲近而誤）羅則軍。（即碑之羅仲霍。因其字則君。君軍聲近而誤）劉允棟。（即碑之劉元棟係報告排印有誤）秉炳。（報告稱爲四川人。必即碑之秦炳。秦秉同在禾部。檢字排印而誤。）（丙）疑與碑中之人合者一人。杜君。（報告止此一人有姓無名。稱係粵人。疑爲碑中之杜鳳書。）（丁）未遇害者一人。吳任之。（見烈士林文傳。稱吳遭禁而未被殺。（（戊）無姓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提在監者六人。（今據徐先生所言。死難烈士止十有八。是被捕之六人。卽在二十四人之中。）（己）碑所遺之閩烈士姓名具者十四人。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天發。林民增。王文達。曾顯。劉文潞。龐金泉。周闓生。吳順利。（庚）碑所遺之閩女烈士姓名具者二人。林七妹。吳炎姊。

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則爲己庚兩項共十六人。想其中必有先生等已經訪得知未遇難者。然果否有劉烈士元棟所部之人在內。敬貢先生及海濱先生等參考。其原冊恐係孤本。故不遠郵。將就近在滬送存精衞先生處。或登同志報紙。作舊日歷史記載。重行刊登號號。以廣流傳。因此事爲黃胡兩先生主動之事。報告復爲彼等親筆。甚可珍也。敬叩道安。　鄒胡諸先生並候。

弟吳敬恆頓首。十二。二十二一。於常州雪堰橋。

附鄒魯書

稚暉先生左右、燕都握別。條又一年。遙睇申江。彌深馳系、今年一月。友人攜上海報來、見內載先生致子超先生函。係與魯討論所編黃花岡烈士事略者。讀見至爲欣喜。蓋自民國七年起。與執信先生徵集黃花岡烈士事實。印發徵集表。達數萬張。海內外報紙紛載。爲期至今越七年矣。從未得一切實研究討論如 先生是函者。 先生根據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海外同志書。死義人數。具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十五人。都爲六十有八人、列爲甲乙丙丁戊己庚七項。與魯所輯之黃花岡烈士事略姓名分別比對。將報告書有之姓名見於碑文者共十二人。列爲甲項。報告書有之姓名而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列爲乙項。此當然不發生問題者。丙項據報告書杜君疑於潮文杜鳳書合。此是一人。當無疑者。亦可不發生問題。丁項吳任之未遇害。十年時曾碑大總統府秘書。亦可不發生問題。戊項無姓名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捕在監者六人。報告書無姓名而碑文列入之烈士甚多。無姓名之二十五人當歸此類。且數不止二十五人。閩同志除報告書所載者外列入者。亦不止一人。徐維揚門下則死義止十八。報告列爲二十四。係當日記載之誤。徐先生所撰花縣十八死難烈士殉難記述之甚詳。此辨正後亦當無問題者。故 先生亦云。「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惟己庚兩項共十六人而已。」魯以爲凡曾見黃克強胡展堂二先生之報告書者。對於先生原函所懷疑。認爲發生問題之兩項。應無不各表

同情。因黃胡二先生係當時親任要職之人。其報告所列烈士之姓名。而碑文不載者。竟達十六人之多故也。而先生因此幷疑及弟與展堂先生參定碑文時失落原報告書。夫亦意中應有之疑竇。故細讀 先生函後。卽檢查當日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碑文原稿。（以後省稱原稿）幸而檢得。乃將原稿加以附記。子超先生遂並付諸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之眞相。此原稿雖一點一畫。亦悉仍其舊。而碑文不載之十六人。 先生列諸己庚二項者。悉皆列於審查原稿。魯之按語。幷聲明統見黃先生報告書中。不過當日審查諸人。以爲不實。因不載於碑文。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蓋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有未實耳。現將原稿印出奉上查閱。當能明瞭。且借此可省許多文字之陳述。而原稿之付印亦悉爲答先生己庚二項之疑問。此問題已解決。則其餘問題均可連帶而解決。黃先生當日統籌全局。且親帶各烈士左衝右突之人。其報告姓名何以有不盡不實之處。則仍不外如魯原稿後附記所述「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實佈其姓名」在今日按諸事實。則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而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昭昭然也。先生所謂發生問題之己庚二項。已可將印出之第一次審查原稿內一閱而明。則先生所謂「見遺而未書碑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有討論價值之點者」亦當可由此解決。蓋（一）似不宜以報告書所稱福建有四十之數目字。求其適合。因報告書之數目字錯誤甚多。花縣死義烈士十八

人。報告書則爲二十四人。其最著也。（二）似不宜因傳略中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籍貫。即斷爲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定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蓋　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係根據鄭烈先生之語。（即黃花岡事略署天嘯生者。）鄭先生於林烈士文傳中有之。致魯觀鋒函有之。函仍存魯處。但魯後得鄭先生黃花岡福建十傑紀實一印本。林烈士文傳末段則云。「閩人被禁未殺者。僅一吳適及吳炎姊吳七娘兩女士。而陣亡及遇害者多至二十有五人。就中十人才學最優。大率閩中名門後也。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傳云。」當時死義固無吳吳兩女士。即被禁亦無之。而李雁南。李文楷則皆廣東人。而原文乃曰「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傳」竟認二李爲閩者。魯乃知其有誤。印本已有誤。則所謂「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人」之語。又安能保其不誤。而爲之斷定其爲在遺寫之十六人中耶。（三）似不宜以黃先生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便認爲無誤。蓋今日事實證明一查審查原稿與以後發見之事實。便可明瞭。固不必再爲多贅也。至　先生原函云「讀連江九烈士傳略。稱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所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此節悉如　先生所論斷。蓋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不過葬於黃花岡者。是七十二尸骸。而七十二之尸骸。又未必悉符碑上

之姓名。也故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開首即曰「廣州辛亥三月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微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於黃花岡。」即標明當日死義不止七十二人之意。篇中復申明曰。「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尤爲明白表出。夫死義者既不止七十二人。當得審查又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故當時取義。實與來函所云雖當日旣死於攻燬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之義脗合。則凡因此役而死者。不問其尸葬何所皆得書名於碑。徐烈士容九敗後因傷死於家。固書諸碑。即發難前被捕至四月初八始就義之饒輔廷烈士。亦書諸碑。是非但尸骸不在黃花岡。且未親與攻督署之戰者。亦可書諸碑。當時對於此義。亦曾研究。因嚴得明先生之弟嚴確廷烈士。係任惠州方面之事。於任事地點事前被拘就義。曾於原稿按爲不死於是役。第一次審查不列於碑。第二次審查嚴德明先生復行提出。(嚴先生提出之名非確廷。但第二次審查稿失去。一時記憶不起。故仍第一次審查之名。)其時已足七十二人之數。因與姚雨平先生所提出之某烈士。(亦因第二次審查稿失去。記憶不起。)一并決議。俟將來再行彙集審查將所得關於是役死義之烈士另立一碑。顏曰黃花岡烈士碑。(立碑地所未定)推斯義也。凡與是役之事。其在事前而死且不死於廣州者。亦例得列於碑。將來黃花岡尸骸雖七十二。而黃花岡烈士之姓名不只七十二。則又事實上必然之勢。蓋當時死義確不止七十二人也。至碑上之名與塚中之尸。更

(2)冊 吳稚暉

無從適合人數多於尸數。一也。離尸離名無從判斷。二也。有尸者或無名。有名者或無尸。三也。加以第一次審查之時。能得之姓名只五十六人。如是不能不本死義是役之人卽得列名於碑之義。爲廣義之決定。故事發前被捕就義於四月初八之饒輔廷。與事敗因傷而卒於家徐容九等。皆書於碑者此也。凡此中義例或有研究之問題。然當日取義如是。故碑上之七十二人。實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也。

右答先生之書意已完。尚有一事不能不特再爲聲明者。則碑文所載各烈士之姓名籍貫。魯與審查各同志皆可完全負責。毫無錯誤。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所載之事實。魯於原序中云「茲篇付印。區區之意。實對當時同人徵集事實之念爲多。」既係徵集事實之出版品。故對於原稿不欲修改。以阻投稿者之心。故於凡例第三條聲明曰「本書各烈士之記載標題稱謂悉照各著者原稿。不加改竄」第四條聲明曰。「本書各事實。仍歸原著者負責。將來各方事實彙齊編歷史時。當以彙齊各方之事實爲準。不以此書著者所述之事實爲準。」是事略之事實未經審查。魯不能爲之負責。已經特別聲明。函中所舉鄒先生所著林烈士文傳一節。卽其一斑。是則不能不請先生及邦人君子予以洞鑒者。尤願　先生不吝教誨。多方賜示。俾魯得借作南針。是所切禱。書久未答。幷祈賜諒。再前讀大函後。以胡先生爲報告書之主要人。當日情形。應更明晰。因卽專函奉詢。嗣得復書。略以黃先生「爾時所得消消。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卽就報紙所

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云云。玆將胡先生原函抄錄附上。並外附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及附記一卷。統希察閱。肅此敬請道安。弟鄒魯復於國立廣東大學籌備處

一三。四。一。

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五張。曾用石印印成分送。現原稿已失。石印件亦未覓得。故祇將附記附左——

右爲黃花岡烈士姓名表原稿五張。係民國九年彙集各處所得表件編列後。附以意見。寄交廣州黃花岡烈士審查會第一次會議者。凡塗抹點圈悉皆依舊。第一列林時爽至秦炳共二十一位。余按爲當無誤者。當時第一次審查者得十八位。而陳文褒一位則將稿寄返港後。魯翁鄒魯負責四字。所遺者爲石德寬石慶寬二名。無人證明。故第一次書諸墓碑者。此二十一位中得十九位。第二列吳適至吳炎妹共十七位。魯按。爲統見克強報告書中。當可據。亦須詢閩中舊同志與是役之人。方得確定者。而審查會中審定不確。故概未書諸墓碑。是節爲吳稚暉先生詢問黃花岡烈士姓名函中。列其姓名在己庚兩項。認爲發生問題之十六人。因十七人中除去吳適（卽吳任之）未死。則爲十六人。十六人中。吳先生分男女。別爲己庚二項也。吳先生認爲發生問題者。係十六人之姓名。見於黃克強胡展堂兩先生之報告。黃胡係是役統籌之人。報告至可據也。此而未書諸墓碑。疑爲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已失去其報告。實則魯處雖無報告原本。抄

本則有二。當時與朱執信先生列表發問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時。實根據此本而爲排列。卽魯列七十二烈士姓名表付審查會。亦按明姓名統見克強報告書中。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兩先生之報告。實黃胡兩先生之報告有未實耳。報告書中之未實。其至明者。則吳任之云已就義。實則尙存。花縣死義十八人報告書中。謂爲二十四人。是也。而所以致此未實者。則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淸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宣佈其姓名。而最足令人注意者。則死義曾載有女同志。當時以爲胡七姑。（胡先生之妹）實則胡七姑無恙。而黃胡報告並言明閩女士林七妹吳炎妹。當時閩女同志有方君瑛曾醒二先生。曾詢之。並無是人。另有烈士一人。則男人而女名者。郭繼梅是已。蓋南洋人皆呼之爲繼妹。實則是役並無女烈士在內。至報告書中雖未言其姓名。而其人確死於是役者。亦已一一證明。足見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第三列陳與中至陳汝環十二位。魯按爲另須多詢當時與事之人。確切證明。方能作實者。此十四姓名中。魯意至不敢信。故按語如此。審查結果悉皆不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列。黎開等七位。均按無可證。審查結果。亦悉認不實。第八列李德山至林盛初六位。李烈士於元年已得恤款。自無誤。其餘五位。則見於李烈士傳中。復與古香先生當時對魯言死義人數相符。故魯按爲最可注意。幷請查元年恤案及詢廣西當時與是役之人。審查終果。則皆確實。第九列徐進貽至曹白全十八位。魯按爲徐維揚所開無誤者。審查結果亦皆

確實。第十列龐雄至陳春十四位。魯按為何克夫所開。可無誤者。審查結果。除羅坤外則皆審定為實。第十一列李羣一位注明。查李羣即李雁南。已在第一列表中。審定為確。此第一次審定五十六烈士姓名之經過也。表中蓋有抄字硃章者。皆在會中決定。蓋章備抄正者。惟陳文褒一位。係魯補簽字。故未有抄字硃章。原稿中姓名下之注明及列名後之按語。其字體一致者。皆魯手稿。其字體不一致者。則當審查時各審查人簽注之字。其中簽注之多。以朱執信先生為最。亦以其知之較詳也。稿中簽注（　）（此係新加以醒目者）內者皆朱先生簽注）至第一次審查原稿。雖由魯提出。審查後由魯編定及保存。但當時魯因主張粵人治粵。反對廣西盜系盤據廣東。不能安於省城。正在港居。未能與會。會議情形。不克目擊。至為抱歉。然此原稿猶在。則當時審查之真相。可一目瞭然。至十一年春。續開審查會。審查得十六位。補泐於碑。當時原稿亦由魯手起。魯復親自在場。不過審查後。原稿存林子超先生處。十一年六月廣州變亂。林先生將原稿失去。無從再供衆覽。實撼事耳。但加此十六位。魯仍可記述者。則卓秋元。黃忠炳。陳清疇。羅乃琳。胡應昇王燦登。林西惠。陳發炎。魏金龍九烈士。由吳任之先生提出。周惛。張學齡。林修明。三烈士。由姚雨平先生提出。石德寬。程良二烈士。由張根仁提出。陳潮烈士。由陳炯明先生提出。吳姚張陳各位皆當時在事之人。所提有無不實。審查亦一致通過。其中石德寬林修明二烈士。曾提則出於第一次審查。雖未得人證明其事。亦未經人反證其非。第二次審查。由姚張二先生證明。自

無疑義加入。惟羅坤提出第一次審查時原注籍貫爲南海人。朱執信先生簽注爲「二十九日出險後。於民國三年爲龍濟光所害」。呂天民先生簽注「梅縣人。民國元年曾隨粵軍北伐至寧」。是第一次審查時認羅坤爲二。一爲南海。一爲梅縣。然皆不死於二十九日之役。而第二次審查乃行加者。當時仍由何克夫先生提出。（第烈次羅士士之提出亦由何先生）并證明朱呂二先生之簽注爲有誤。由衆確切證明。始加入者。何先生係當時在事要人。以之證明自無不實。而對於朱呂二先生之簽注。亦有辨誤。惜審查底稿及議事錄皆失去。莫能印供衆覽。而何先生復不在廣州。未能再爲詢明。祇能將當日經過情形記憶者陳述。然提出必有至切當之人。審查必力求慎審。此則可爲當時同人共信者。魯於十一年六月廣州之變亂。失去歷年所積購之數千元圖書。而獨保此七十二烈士第一次審查原稿數紙。適吳稚暉先生疑問之發生。又在第一次審查未確諸姓名。子超先生屬檢出付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詳慎之一斑。用再附記經過實情。庶留心史料者得其眞相焉。仍請吳先生及邦人君子有以教之。

胡漢民致鄒魯書

海濱吾兄惠鑒。前日見報載有吳稚暉先生函。詢黃花岡烈士姓名。以是役報告書校勘碑文用心慎密。疑兄等審查未及取校報告書。弟知兄與執信兄諸人開審查會時。必經考校及此。惟是役之報告書何以有不能翔實之故。則外間或多未明。弟爲作書之一人。不能不以當日情

形爲一般同志告。以釋來者之惑。一當時選鋒之組織。以求祕密。故惟各部之首領負責。不使他一部人知其姓名。卽統籌其事如克強先生伯先先生。亦僅知其中素有名之同志。而不及遍知一切。二則克強先生由廣州出險到港數日卽來弟處。以受傷斷指。乃口授弟作書。是役弟與伯先俱以三月二十九晚方搭夜船上省。未與戰事。故先後情形。當然以克強先生之意爲準。克強先生爾時憤激感傷之餘。又在省港戒嚴邏騎四出之際。其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卽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其重要者如報告書中指揭雨平毅生競存三人罪狀。全由克強先生爾時之判斷。而其後知有種種反證。足以證明三人行事不如報告書所云。）乃未幾而武昌起義。克強先生旣赴漢陽。而弟等又各爲實際上之行動。更無暇此報告書爲追加更正之餘暇。（克強先生對於雨平雖已諒解。而未嘗更爲海外同志重提舊事。）由今追憶。則疏忽之過。弟亦當分任之。蓋居常以爲必有編輯革命史之一日。則訂訛正謬。不患無期。而對於此等將爲重要革命史料之文件。不能隨時修改。聽其流傳。其咎實大。今幸經兄與執信當日檢查。而又幸有稚暉先生之詰問。適予弟以發言辨正之機會。弟故不敢緘默。亦信如上所云。雖克強復生亦必無異言也。（見復吳先生書時可抄附弟書）專此。卽頌近安。弟漢民

▲復鄒魯書

海濱先生執事。承賜示鄒惠賢調查黃花岡烈士諸文件印稿。詳愼精核。搜討攟遺。盡心備至。不勝欽仰。弟曩致子超先生書。牽據一二故紙。卽加貢獻。未免躁率。但致林先生書中。弟亦早已敍及。祇因在精衞先生齋中。嘗見懸有闕名甚多之碑文。故偶在故紙中檢得有關係之報告。校核結果增出多人姓名。甚覺驚喜。遂縷舉所得。急請參考。幷將原稿送存汪先生保存。且盼重印以廣流傳。蓋若參考適用。則保存甚宜。今乃知先生等曩年之調查。卽從該報告入手。正因證以多方面之事實。該報告未盡確鑿。故始則任其闕名。繼乃搜求不息。從而完補。亘十餘年之苦心。凡關此事者。固隻字片言。未敢偶遺。黃先生之報告。實爲創稿時之監本。並未遺失。弟愧未能躬襄校讎。反輒以局外一得。謬加驚喜。致勞詳晰剖示。且歉且感。然在黃先生報告中。彼亦自言倉卒。不能確實。今皆以事實爲之證明。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庶該報告亦無遺憾矣。欽喜之情。爲之躍舞。求恕其躁妄。無任主臣。復請道安。弟吳敬恆十三。六。十八。

子超展堂兩先生幷此致意

致華林書

華林先生鑒。讀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

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然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倘且不必怕云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卽不曾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亦應重愼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愼。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過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總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了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總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總有天造地設的

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的。走就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譬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招得出無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主義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與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來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諸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入家也那裏高興來代分青紅不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憑相信你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意。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汇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敕了自己。止幫他們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

黨麽。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溥泉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個好笑。一個便是打死您。你決不相信凡進什麽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說不相信。又一個是旣要革命爲什麽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復一個。

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甯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上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團範。又有共產黨所不能不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旣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泡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卽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呑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麽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愼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當環境。無所爲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麽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睛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鎗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倒爲奴

爲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也有爲。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欲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合了中和急進兩派入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明。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個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的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仰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相忌相殺。弄得一場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也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愚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脩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吟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賸了一班遺少。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爲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

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知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遊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在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旗下。造出國民黨改組。此眞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眞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距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呢。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汚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靑缸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拱自己回首。不過終是說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恕恕罷了。然而這種恕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爲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恕。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點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

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為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得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綫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面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們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狠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棍痞。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盌。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裏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解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譚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嚴厲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槍。到日本鼓吹做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鎗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末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也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

能沾辱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懨懨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喩來說明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特金老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眞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便打煞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能克先生對他英國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今日的大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愼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曾幹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您的信。至於李石曾同劉師復光復前的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恕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僥天之幸。吳佩孚遯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爲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自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子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眞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眞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曾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爲同黨卽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然。)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

講朋友。好壞卽是私黨。這便是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鬻以伯有的黨。眞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來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爲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爲要達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脚。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尙。自有我們的眞正朋友在。我們眞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汚點。給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繫感慨。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塲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同黨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卽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卽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

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所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為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錮被逐。今又彼此攜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為不可同黨。克羅伯金曾欲引列甯為朋友。以為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甯要強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克先生逝去。列先生也不勝遺憾。所以我們若要替人認同學算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首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遺憾。而廉藺釋嫌。交誼轉深麼。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弟吳敬恆。

▲答華林書

華林先生前書敬悉。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復。您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運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為人所利用。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為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猻猾伎倆」。「弄猻猾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尚不可。豈有黨人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射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誰。所運之甲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此庶于世人

以共見。入人之罪。方為不誣。

例如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啞之言也。啞之言。此則有明證。即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大意如此。恰好字句。兄弟記憶力太弱。請您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次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者能綜合心理。明白抉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即謂本乎確實之事理。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一變成名言是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為利損人利己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為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便大生效果。亦為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便攘臂爭為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為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擊內。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此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以為安天下者惟彼。故舉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自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民。可來造成一最廉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遍乎全體而殫厥躬。而先生反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為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于人而亂早平。妙論問

授之於誰。先生能靦顏或大膽指出其人乎。故罵民黨爲長此擾亂時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者可。恢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言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在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我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他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便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折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試試。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爲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擾亂之局。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剮。民黨者本可醬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即不應出來昌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一一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眞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帳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倘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反包圍在烏烟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黨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倘爲民黨稱慶。否則做猪仔充專使。民黨中倘有一部分分。吾不忍言。

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尚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謹復

致邵飄萍書

（關於中山生少年時遺著）

飄萍先生。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論。止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眞是一個古董。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値。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篇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采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輕說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淸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歷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

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月中央公園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使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撰安弟吳敬恆──十四。三。二七。──

▲致朱謙之書

同遊於有情的大流中。且本爲「一個」(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然恆河沙數的「分身」各自上下南北東西。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禽獸。(人亦獸之一)泥土金石糞穢塵垢皆需或短或長之時間。才得一合。於恆河沙數之遇合中。得同地球同中國爲朋友。已可貴矣。竟爲父子兄弟。竟爲夫婦。同寢同穴。自然爲情之至愜快至滿足。不但兩先生有然。凡眞有情者無不然。弟本可不下一字批評。但以「結長伴於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爲一種目標。乃近「理智」。恐怕將來「二人」我則以爲有時在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有時亦可在牛衣之中。相對涕泣。有時亦可在大宇廣筵。把臂入坐。有時亦可在醜惡機器的間。你爇火我注油。有時亦可在古怪試驗之室。交頭以窺結晶分胞。竊看「一個」分身。有無窮之美麗。而且山亦可不必專揀益所未焚前之山林。亦可不必專揀龍虎蛇豹。禽獸未逃匿之林。已闢羊腸鳥道。跋涉甚艱之山林可居。其間有上山鐵道之山。有列樹

夾道之林。怪石皆經布置。荊棘已芟叢。纏五里有亭。十里有閣者亦居其間。花不必雜生之野花。卽疎影橫斜之花。未經過物質剪裁者。固可、傍。卽草間錦茵十里纖飾之花。大經過醜惡物質人剪裁者。亦可傍之。柳不必曲徑沿川之柳可隨。卽離花鐵闌。萬柳隊列之柳。亦大隨也。風不必野田茆屋外之微風可吟。卽醜惡輪舶中。印度洋撼天震地之風。亦可相倚共吟。月則不必專在『綠草野樹』前孤月可弄。襯以古物質文明之小橋石燈。愈有味。加以疎籬半垂。更有味。那加以瓊樓傑閣凉台深院也可以弄弄。試試。從其情之所之。有『你』有『我』。廝守終身。將何所擇舜之飯臭茹草也。若將終身焉。披彩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最可愛。便是『若固有之』四字。以此遙遙相對。陶淵明之『不慕榮利』。『環堵蕭然』。自上『聖賢』者。其鄙陋爲何如。所以乞丐式的高士。實專用『理吃人的智』。驕人益不任情自放也。二人無上之至情。乃籍山呀。林呀。花呀。柳呀。風呀。月呀。許多物質爲維繫之條件。此種『理智』作用。安得不有『吃人』。故耒耜丹楫許曰絃矢作爲飯糗茹草可也。不必果是美術品之農機輪船機關槍。作爲若固有之。不必果醜惡也。若以縱橫錯雜。接荀通管。曲拐彎角爲醜惡。吾人所造之機械。曾有萬一於大宇自造之『吾人』骨架大小若干。筋絲血管遍布。何以相擁相抱。獨爲美麗。不以爲醜惡乎。吾以爲生『你』生『我』。任情讓我們自創造。凡我所愛之山。之林。之花。之柳。之風。之月。有可以任情點綴之。使更與我水乳交融者。點綴之。加以上山鉄道可也。成以列樹可也。環以草茵。成爲飾褥可也。緣以鉄欄。使之一望無際可也。試以巨舶。震撼於狂濤中可也。襯以小橋石

碰疎籬生凉深院。無不可也。因我愛之。故今百能與之連絡。使之更美。亦情之所以存也。故情者以物質爲表顯。無『傾心呀』『我愛你』等的記號。物質何從表顯兩情之已洽。苟無物質的朱楊兩先生。何有愛。何從顯宇宙有此一愛之情。故以物質修飾自然之山林花柳風月。無異楊先生說『切不可再以從前一般空發虛無飄渺的非人議論。架那空中樓閣書的少著些。請努力求自己實在的學問。做自己的詩。非替別人做事。努力了解社會。講習些人情世故。免得自己上當吃虧。努力去疑心病：：努力求精神娛快。清潔身體。講求衛生。』這在詩曰如切如錯。如琢如磨。把這許多話來。用刀切。用錯磋。用斧琢。用輪磨。把一個朱先生『身體』上弄得乾圓『清淨』。此在朋友所謂愛之至。在過於朋友者尤其愛之極。用許多用切磋琢磨朱先生的身體（朱先生是同月亮一樣。是自然的。是物質的。）何異用上山鐵道裝在山上。用廣衢來在林裏。用池塘盆盎栽花。用鐵欄粉牆襯柳。（或用茅屋同一物質。茅屋自亦甚好。然未必惟一的好）用小橋石碰疎籬凉台深院襯月。用瓊樓玉宇電機飛騰。度數十年有情人之歲月。也不過任情來愛而已。何必苦滴滴尋學乞丐的陶淵明（有時做做我也大贊成。以此爲美術品。以彼爲醜惡。我大反對）縱筆所好。以任吾情。我之大意。却以爲縱情是原則。而理智是情的奴隸。定可隨便使之服役。並不『吃人。』我是主張明加理智。不要情其面目而理智其實在。那就要吃人了。我以爲楊沒累先生的切磋琢磨他的至情。驅使理智。使朱先生『身體清淨』。是情之至。愛之至。朱先生以山林之間傍花隨柳吟風弄月。指定之幾件東西。同做一楊先生個終身

目標乃是理智。選擇了。套著了情使情不得自由。於是不得山林花柳風月。兩人便減興趣。豈非把你們兩人吃了嗎。（下略）弟吳敬恆——十三年七月五日。——

復蔡孑民書

孑民先生於今月二十一日放洋去歐。其少子柏齡君數歲即讀羣書。數年前由法返國。讀所攜法文書已罄。不可續得。即讀大百科字典。其道傳文學之頭腦有如此。乃先生此去特遣柏齡君習工藝。且將置之於比國一甚低級之工校。來書欲得舍甥馬光辰等合居。恆感傷於年來國論之不定。教術之謬誤。聚盈千累萬政客式之學生。而行洋八股之教育。有道之士。更昧於孔子富後教之次序。欲以空言挽世運。雜以孔學佛學理學揚厲其毒波。嗚呼使伏見丸凌湘波南下。就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遺齋居靜坐之人生觀學者。坐長沙城樓上。左擁玄學林。右列創造隊。可以對付者。吾可以無言。否則吾安能辭舉世之唾罵。而不爲號泣以諫耶。先取所復蔡先生書以見吾意。或更將於此處彼處多所反抗。以畢吾說。

（上略）此次陡聞先生以愛子弟習工。愉快異常。弟以爲吾中國人民。羣以爲思想及道德。不弱於人。弟亦可相對贊同。然科學工藝太後於人。我等不能爲人類亦盡備物致用日進無疆之義務。於人道終覺得有虧。如此對於二者爲積極之提倡。乃吾民之天責。科學在二者中爲尤要。但工藝則同

與我國數千年士夫之氣習不合。故僅僅提倡科學。倘恐依着舊習慣。而爲坐而論道。科學家亦陷入玄談。倘經最高等之名流。出其子弟。多趨工藝一方面。於是舊式之稍矜門第者。亦觀感而不以習科學爲鄙。若銳意革新之一部分人。倘止有勇氣習寬袍大袖之科學。而門第自矜之徒。仍必以文哲爲可尙。此所以弟對於先生遣文郎等習工藝。以爲將大有影響。

令內姪等之素學。弟未深知。文郎則弟所素佩。文學之美。非尋常少年所及。彼之習工。誠乃大奇。然弟尙有大言。欲爲文郎進一解。非曲阿先生。而高視文郎。文郎之習工。吾將望彼爲工程界惟一大師。非若時論所謂人必藉勞力自食。於工則食力較易。不若習哲理文藝等。入世往往不免於依賴。此雖亦是一義。却非弟所注意。弟所注意者。猶吾素持之說。惟大學問家可以提高一切。今國人言職業教育者多矣。吾敬之重之。然不顧其爲教育終極標準。就職工中之工藝而言。倘造就甚多之普通食力人才。若無大工程以容之。其勢必大爲難。惟於一方面更造就多數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雖實業競進之烈。談何容易。而能卽刻有發生多數大工程之希望。然既有多數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經其熱情野心。作困鬥之膨脹。或有萬一之希冀。所以一方面造就普通食力之人才。先救赤貧。一方面又造就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以圖永進。自應雙方並馳。然國人貧迫之狀況。救死皆恐不贍。故爲稻粱之謀。止圖一紙文憑。不恤捐其子弟。陷入牛馬官場。作萬劫不拔之勾當。尙且忍爲。（世家大族拔茅連茹。以官場爲本營。輒笑窮措大子弟習職業爲寒乞。幾所在皆是。一等第一名之名流張嗇公。尙不

以「又使其子弟為難」之陋習強二十餘歲之愛子爭議長。充專使。反令年少墮落。流為敗壞國家之一分子。彼老不知新返尚用其力與自己抵觸之舊道德漫罵新政客。此真可云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矣）安能窮年累月擔任其子弟之學費俾從容以成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乎。凡入職業學校之人。無非寒微之家無力競勝於官場者耳。偶遣子弟海外習工。亦因其不適於文哲各科聊以解嘲者耳。故亦有人以為十數年前公家重視實業。所派工學生亦已不少。我則笑而應之曰在國人目孔中以為不少在他人心理上幾等於零。大膽計數三千工博士工學士頭銜者。我可相許。然有三人能跳上世界工壇。對世界工學圖自命為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乎。吾恐面皮雖長成一尺厚。無一敢自命也。嗚呼傷矣。故真欲佑助子弟得為大工程師及大工學家。必望有最賢之父兄。能歷萬困以遂其子弟之志。先生即最賢之父兄。文郎等即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之選。所以弟進此大言。深望先生寄語文郎等在此從容而進。勿更搖動。非區區洒羅埃工校。即算一生事業。將來深望多歷世界名校名廠。與世界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相與攜手。

但弟又以為推而廣之。自當有無窮奢望。若要腳踏實地。又不妨就最低之限度。從容以進。文郎等肯習工藝已。一奇習工而僅往入比國洒羅埃所謂工術大學者更奇。然吾且願倘至彼處。或因初到而語言未熟或因普通學倘有小端未嫻。不妨竟入彼之中等工學一二年。因文郎等非但負有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之責。且將負有徹底擔任提倡工業及一切工業教育之責。我不入地獄。叫誰去

地獄。若自己比入高等學校。講高等學理。絕未經歷一切創造始基之組織。於經驗爲不完全。辦事亦或失之高遠。所以在先生之子弟。未欲使之剋期畢業。靠文憑生活。遽以字畜畀之者。正似可不必置此淺嘗之滋味。以爲徒耗日力也。且弟近來思之思之。留學局面。亦可慘傷。卽使畢之無甚高論。文憑卽算終身大事。然按步就班。紮硬寨。打死仗。得步進步。亦未爲失計。吾以爲無論上了日本歐美之岸。第一先將外國話說得熟溜。第二再將外國文寫得暢達。吾所以教猱升木。不恤授以撇爛汚之祕訣者。以他年作惡在是。而入學聽講亦爲重要。無此程度而入學。皆掛招牌。騙自己者耳。欲於斯二者有益。就按着程度縮淺一點。爲游刃之有餘。終比勉強躐等者爲從容。吾將授以撇爛汚之密訣。設不幸而從此輟學回國。吾不勸彼爲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諸大外交家。藉口舌得官也。吾亦不望能如刁信德陳友仁馬素諸君子。能以時論爭國利。吾但望彼作一外國文教師。亦良教師矣。較之揠苗助長。變戲法。借講義。強購一文憑及頭銜而歸。作一世欺人勾當者。似乎遠勝。至較彼並助長而不得。懵懂擾擾。一年遷移數處。羣聚而爲鬩爭。思吃天鵝之肉。鬧得雞犬不寧者。自尤遠有益也。此雖不必告諸文郎等。然弟則言乎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乃凡爲有意識之留學生所可共同注意。不必志在遠大。卽鄙至粗淺。弟因區區洒羅埃。豈足以彼之池中。可長蠡蛟龍。故一有普通謬誤而不可終日之勢成。卽入懵擾之境矣。普通謬誤之甚可笑者。可舉一例。以結吾言。最近有僅挾所謂中國學校上中教育程度者。聞我。彼云言乎教育之方法。則美勝。言乎教育之學理。則德優。我學教育理。我將安適。弟笑謂之

曰。二者皆無與於公事。公所欲者。僅區區所謂大學智識而已。於美於德皆足以答公。公但酌乎自己之現狀。去美。便卽去美去德。便卽去德迨至究及勝與優之時。美之方法家不懂得德之學理。安稱大師。德之學理家不懂得美之方法。亦安稱名家。德美僅隔大西洋一衣帶水耳。公今任往何一國從容畢業其所謂大學。迨說得到勝與優。更往來各地研究。此本來不可少。其人乃不甚了了而去。凡國內不自量力之學子。及一竅不通之父兄。無論對何學問皆先作此計較。而且許多留學生卽本此觀念。而爲歐美之相非。東西之互訟。此正如止在總督衙門及將軍衙門裏挑水。倒各自鋪排那一衙門的體面。何與於公等之事。而爲此擾攘耶。此更屬於旁文之旁文。然日久必有以爲洒羅埃是什麼地場者。甚足以起擾擾。此亦少年人不可不知也。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

……我告訴溥泉先生。我要做兵官。不是憤言。亦不是戲言。先生說我心裏決不想做。何以見得呢。這反正無關學理。亦不是時事。我就將我的意思告訴先生。

我想做的兵官。決不至於退化到那種程度。妬忌軍閥的萬能。亦要擁着幾萬叫化子。吐一口氣。亦何至像時人想像中之護法偉人。簡單止是佔起地盤。叫人知道你有舊勢力。我亦有新勢力。有你亦有我。却更不是說世上止這一個強權的變相。沒有公理。亦萬不是要武力解決。如普通革命家之

口頭禪要驅除魔鬼淨盡。又不是這麼這麼那樣那樣種種想做兵官的老觀念。我所想做的兵官。是想做晚間街坊上更夫。寺院山門口的韋陀。平淡無奇。正是幾千年來。但聽說。不照做。叫做衛民的兵官。拿新名詞來說。亦可說保衛公理的兵官。我一面想做。並不與公理甚有衝突。况且同反對軍國主義。是並行不悖。不是想插着白鵝毛。掛起指揮刀。像煞有價事借服從壓着幾萬叫化子的奴隸。做他威武的器具。叫至好朋友。見了我的莊嚴。亦不寒而慄。我止想約着幾萬心願相同的朋友。組織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夫。團韋陀隊來。兵器是用最精良的。兵法是講最新式的。士卒是不消說得同甘苦的。我的兵官。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就是法國反對軍國主義倡始家愛爾衛前年從軍的意思。把世界上的變相威廉第二。必要抵抗得。請他失敗的。甚麼五大國甚麼戰敗國和約。是不願與聞的因為愛爾衛默認五大國默認戰敗國和約所以我要做兵官。繼續愛爾衛的責任。這是我一向想做的兵官。

我心裏想做。想做什麼到底做不成呢。就是要想做這種兵官我願意同他做的朋友。都只有一把裁紙刀。簡直不中用。要合那有機關槍的人去做。先要運動。欺誑。拉攏。迎合。委曲。用盡種種工夫。把我自己製造。恐怕我沒有成功我理想上的兵官。早已成了一個像煞有價事的兵官。不但少了一個冬烘先生。反添了一個喫肉朋友。

先生。那麼有我理想上的兵官。我心裏會不想做的麼。那裏會沒有這種兵官。公理有保障的麼。

那威廉第二變相的五大國。能把紙片兒請他斂威的麼。紙片兒亦不過招募這種兵官契約。這種兵官有了這種兵官。總把五大國的公理又進一層變成世界公理。

先生。你吩咐我們這麼辦罷——一九一九。六。二五——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爲東大校長問題）

飄萍先生。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採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都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鴉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可以說是呀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彩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無力」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曹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段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爲亂命。無非立在曹錕方面說話了。因爲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

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錕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錕倒了。齊燮元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便彼仍與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齊吧。

這兩天還講什說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廢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止要段執政自認爲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可儘以讓齊燮元到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府出不了北京。是很扮臺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惡爲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段小。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行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卽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由馮玉祥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設郭秉文與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麐。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濂。便沒有師範大學。定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

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連帶下臺。是落大丈夫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尙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用郭秉文麼。

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獨通銀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恤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到郭文秉。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帳多年不算。也是一場糊塗。日暉橋邊圈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日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文秉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事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孑民蔣夢麐江易園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齊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尙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

燮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唁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甑塊（換一換新鮮）昏迷語無倫次。伏維垂鑒。弟吳敬恆。十四。一。十九。——十四。一。二十一。——

答王希眞先生書

（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

王先生自說在「三度空間」就是說於意無所屬。那麼若切實討論。一定驢頭不對馬嘴。還不是說說笑笑罷。我既然因「上下古今」同「漆黑一團」兩邀王先生特達之知。賞給榮譽。那我也有點小資格且來咬文嚼字。

王先生說亂命二字。應屬於「綿延顯考」的顯考。這自是正解。然而這就是蔑視了郭先生的人格。很不妥當。還無異說。「執政大人呀。我雖罵你亂命。還當你老子看待。你別生氣呀」。用這樣的苦衷。校長的保障。那太糟啦。我用別解來解說亂命。正是替郭先生留着架子。若說我存心要吹到段執政耳朵邊。陷害郭先生。我那封信上。明舉郭先生連同溫世珍向上海外交團替齊燮元運動。這種大事實。已害得他很夠。果然溫世珍已被段執稱爲「逆」了。我稱郭先生爲「亂」。有何不切當呢。既然明把黨逆子溫世珍害了。他又何必暗中再曲解亂命。用郭秉文爲不認段祺瑞爲老子的小罪名

加上去呢。醒獅派稱郭秉文爲教育界的吳佩孚。吳佩孚失敗。抱了古文觀止。慷慨竟上西山。郭秉文失敗。我們却用創舉的正解。尊段琪瑞爲老子。俾做校長的保障。恐怕掉起文來。還要說君子愛人以德。決然不相宜罷。郭秉文專心做校長固然甚好。他現願意投入政治漩渦。改做黨人。尤好。失敗是黨人的常事。我們要尊他爲老子的段芝泉先生。不是三個月前還在天津租界上念佛。當時吳佩孚一定不請教他去做洛陽大學的校長的呀。

王先生又要拿氈塊屬於「不孝孤哀子的孤哀子」。所以要問我是否有風樹之悲。其實我已聲明。我的昏迷乃另換新鮮的。我並非昏迷在毛刺刺的苫上。同硬冰冰的塊上。我是昏迷在一塊軟篤篤的氈上。因此先生贊我妙妙。我實在是妙妙。

王先生有大作登報上勸青年不要罵人。我甚敬仰。惜我沒有讀到。至於如何叫做罵人。感覺就不能相同。例如我說「郭秉文可當萬年不拔的校長了」。回護我的。也可認爲止是「幽默」之一種。並非罵人。王先生則認爲「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也形容得很像。就的確是罵人了。但是人家不曾拜讀你的大作。也是常事。何以王先生要「慚愧慚愧」。說是謙虛罷。便有學究反省德薄。以大杖自過的痴態。「也幽默」極了。若是反刺。直暗譏老青年無恥。也逃不了罵人了。所以存心不罵人很容易。要皺文嚼字。皺攏得剛剛恰好。就不容易了。

王先生問我。我讓郭秉文一千步。讓的是什麼。我說。照文字上咬嚼得認眞。我承當說。東南大學

建設了郭秉文。我乃也認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就是所讓的一千步。因爲有人說郭先生謀去江易園。如何聰明。一路不算帳。如何通脫。忽然郭秉文的大名。與東南大學相輝映。所以我前番信上說江亢虎建設南方大學。還是南方大學建設江亢虎呢。張嘉森建設自治學院。還是自治學院建設張嘉森呢。趙正平建設暨南大學。還是暨南大學建設趙正平呢。句子倒換一倒換。出入是很大的呀。况且我還願讓那一千步。承認郭秉文建設東南大學。可是孫中山黎元洪建設了中華民國。也不曾做終身總統。校長自校長。決不是賞有功的器具呀。

此番說到董事會。更使人大不好過。我要不嫌得的問一句。區區郭秉文還失了校長。難道堂堂堂堂的反仍做董事。堂堂堂的都不成其其爲董事。董事十分去八。還成什麼董事會。要拿此番東南大學的董事會來保障校長。無異說齊燮元不曾得吳佩孚同意。不能免職抄辦。其滑稽將何如

故結束。我也願意極慎重極誠懇的向王先生說。此番發見了校長干與政治。教育還不請比郭先生好過十倍的胡敦復去管。政治還不將附和惡魔燮元黨鏟蠹。教育將無甯日。政治界亦無是非。戕賊青年。靡爛地方之禍。不啻王先生於無意中包庇著了。日頭不但灰色。還要漆黑哩。免去郭秉文爲校長。爲東南大學稱慶。無異我們常州人懸二萬元賞格。捉拿省議長徐果人。同一不得已。王先生既是東南大學的學生。當愛護母校。不當殉師生的私情。求你節取硜硜之誠意。略其詞句可也。總之我對郭先生攻擊。正是重視郭先生人格。因他爲最高學府的校長。決不是在報上說些陷害話，給官

中做暗示的。我曾送江蘇許多人揭布郭秉文的罪狀的說帖到教育部。并且亦詰問教育部何以不早罷斥他。不是向什麼姓馬姓牛的關說的。郭先生他要尋他說話。請他嚴重的詰問我罷了。至於報上瞎說。我又與聞罷免教育廳長蔣先生。那些臭官僚的進退。我生平從不曾過問。我也不必辨了。這江蘇的事。我曾請他暫且下臺的共三人。一齊燮元。爲他是元惡。一張謇。爲他是老悖。一郭秉文。爲愛東南大學。——十四。二十。——

復郭秉文書

鴻聲先生。賜書敬悉先生免去校長。乃教育部之事。惟盼望免先生之職者。弟亦一人。弟曾親送十許人之請斥書前去。無所謂主張也。聞先生之免職。代以胡敦復先生。其爲吾蘇教育界賀純潔者。汪精衛先生亦其一人。至李石曾先生。則未嘗聞彼過聞此事。意者有人誣枉「北大不慊於東大」則東大同學將起不平。爲先生張目。故牽入李先生以顯其迹。想係如此。(殊不知此事純然爲吾蘇政治上一問題。曾未有南北學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會除外。)一日吾因蔣夢麐先生亦東大校董。曾丐彼轉告黃任之先生。若曰黃先生曾薄教育總長而不爲。何有於不規則之東大董事委員會會員。速請永遠脫離。」先生深謝曰。「吾不能過問。自東大事起。吾始終未置一詞。恐彼此相不諒也。」吾亦爲之動容首肯。北大中人之遠嫌如此。何能忽牽入風馬牛之李石曾先生。至於弟等望免

先生校長。純然為先生曾替齊巡閱使在政治方面致力。先生雖力辯其莫須有。然先生回憶南京演詞。載登國民日報者。言。「齊督用兵之時。親聞齊督言。三日可打到杭州。三日或太少。以[illegible]所見。至遲半月。必告成功矣」。「其意味何如。先生於齊巡閱在黃渡不支時。擬同孟錄出洋。至盧[illegible]東逃。忽又取消。見當日各報。其意味又如何。此後數日內。先生同溫世珍偕同形迹。見者曾非一人。先生雖夢想不到。他人竇末「別有用意。作違心之舉」也。至言校董會曾為辨明。最可莞爾。謂之曰以曹錕吳佩孚作校董。代校長齊燮元之辨明。其滑稽程度如何。所以一言及東大問題。凡有人還齒及董事會三字。乃使人作嘔三日。至少亦忍俊不禁。終之。此次望免先生之職。得敦復先生代之。乃請黨人離教育界。使教育專業。歸於純粹清潔之學者。以免學校「黨化」。於先生個人能力與人格。皆未絲毫蔑視。先生於東大。弟代信有功。先生作黨人。亦士各有抱。東大定當為先生留紀念。先生亦可從此於政界得其主張。求最後之勝利。無所謂校長貴而黨人非。斤斤於一時之屈伸。鄙意並見於致任叔永先生書。如賜參覽。益知吾之敬禮先生。曾不以與免先生區區校長之職。有前後之異同也。率復謹請道安。

吳敬恆頓首。二月二十三日——十四。二。二十四。——

循復穆藕初書

爲東大學也

稚初先生大鑒。蒙賜書。[illegible]借萬端。悚感莫名。東大前校長郭先生。弟雖不甚深知。未知彼能爲學界規範。然別有相當之佩服。與先生同也。故弟等不善其所爲。乃在政見。無所褒貶於其個性。先生乃謂吾蘇學界一致祖郭。弟正懼吾蘇學界之阿私所好。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把持江蘇教育。學界盡植其私黨。得先生之言而粗信。否則時事新報者。時人亦所謂祖郭之報。然該報記者張聖心先生（又號東蓀）評東大是非曰『總之。郭秉文辦學不善。大家公認。其人格不足爲師表。也是公認的。』這是如何意吐。張先生且並不如先生與弟之相佬陽佩之。但辦學善不善。足爲師表與不足爲師表。此無與弟等黨人之事。已別有該校教員學生如蕭胡諸君子者起而糾正。弟等黨人止知郭先生追隨者。教育部諸公所謂東大實際少數校董也者。年來依附吳佩孚齊燮元之徒。別有其蘇社派之政見。盡量黨化東大。盡量與今政府在野者所謂反直系爲難。吾黨與反直系。敵視吳齊。會一致也。故託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勸郭先生等既願顯身政渦。失敗乃是常事。不可寡廉鮮恥。取消其政見。惟勢力之是趨。黨德敗壞。國事必愈不可爲。長樂老者即不倒翁之別名。所以汪精衞先生曾以極誠摯之友誼。勸郭先生失敗也。異日吳齊得志。郭先生東山再起。將如何之光明。乃必嗛其私人。如牛皮糖之糾纏。求老壽星之不倒。將使東大數千青年。受此等無恥教職員之支配。同蒙汚點。豈不可惜。弟願先生協同勸誘。勿爲此把持。乃眞所謂造福於青年。無有涯涘矣。蓋予人以廉恥。與予人以利益所予孰多。賢者自知。先生久居商界。不知學界之齷齪。故弟亦早知先生爲東大掛名校董之一。與同蔡子民。

蔣夢麐。江易園諸先生皆為少數實際校董以情面假借而已。此次反對直係之罪惡。該少數實際校董。遠出於郭先生之上。東大校董會之本不合法。早有例證。國立大學。齊燮元韓國鈞以一省長之資格。可下命令。解散工科。乃職責所在之教育部。任免其所屬大學之校長。反生問題。真天外奇談。以少數把持之校董會。此少數者。自身負咎。且遠過於所能之人。尚有何面目及資格。能過問管校之長官。所以如黃任之先生等者。皆素所謂賢者也。此次因彼等猙據之流氓公館。（所謂省教育會居其間者。即報紙曾諡彼等為陽性十姊妹也。）無公家直接之職責。遂姑置而不問。乃彼等尚自以為可以保障郭公。一再將校董會之名詞。騰臭於報章。弟曾以為可作嘔三日者。即東大校董會是也。史量材先生曾聲明。別無關係矣。弟願先生亦勿後人。並勸我們向所崇拜之黃先生者等。迷復不遠。予人以不可疑。令東大者永遠超然於政黨之外。得胡敦復先生之專心講學。庶不負郭先生等一番創造之心。我等黨人。皆離開教育界而活動。黃郭諸先生一貫其蘇社之政見。弟輩仍守吾黨礎礎之愚。孰得孰失。讓國民自責。此則弟等攻訐郭先生等。離開東大之微誠也。至於郭先生於校費之混合於學科之粉飾。報紙皆已登載。別有蕭叔絅先生等已經詰問。將來並讓該管人起而徹查。雖經諸方面以此等問題。就告不平。弟等黨務紛繁。深愧援助不力。故先生附示他人親筆函件。該題之曰。蕭錦鈍致胡剛復楊賢謀之親筆函。勿引汪精衛吳稚暉馬叙倫破壞東南最高之學府口供。真正寫真銅板翻稿。白紙倒版。為人傳鈔私函。廣布於朋友。因蕭先生等之函件。本可用明片露佈供同志傳鈔者。凡人所

居臨明不同。居暗室者。以此為破壞之口供。向明之人。以此為改良之福音也。先生爲弟祭園後一笑。若之弟在半月前早在報上看見。已如此泡製。且想寫真銅板。遣人如此濫用。銅板亦必哭不得而笑。倘彼等手段高明。更能縱執政府竊取馬叙倫提案之稿。用珂羅板印布。題曰馬叙倫勾引段祺瑞破壞東南學府之口供。當愈可以作開胃健脾之印件矣。又一笑。一切面承大誨。卽頌道祉。弟吳敬恆謹復。三月二十九日。——十四。三。二十九。——

覆致張仲仁書

為東大校長事

仲仁先生執事。省教育會從而利用張季老。以其久不適用藥之。今又有利用先生之必要。因復以東大校長浼先生。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術不可不慎也」故黃慎之信修卿黃觀瀾諸先生皆賢者也。年來因欲維持其特殊紳士地位。遂明串把持。反復陷附。所謂患得患失。竟流爲鄙夫者耳。弟翟激急暴徒。自安其爲詬病世俗之素。先生北洋舊雨。亦守其穩健士大夫之常。皆予人以共見之底裏。惟彼所謂『陽性十姊妹』也者。學狡兔之三窟。圖敗元之不貶。敗風俗。患鄉里。彼等亦不自知耳。東南大學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會其大本營也。郭秉文。鄒秉文之徒。爲其出張之傀儡而已。先生久受齊燮元之不悅。故立於旁觀最滑地位。彼等此次之失敗。乃千年老狐狸。偶不

自斂。致有此挫跌。彼等忽信吳齊將萬年不覆安穩。已成滯中痞。故出其大捧場之手段。遂深刻而成雜洗之逆迹。惟失敗在黨人視之爲極平常。從蝙蝠着想。則大失計。所以汪精衛先生勸彼等不恤失敗。彼等充耳不願聞也。現惟着手事齊不成。更圖事楚。雖廉恥道喪。亦不暇深究。彼等皆曰隱菲先生。今又尊爲先生。皆此類耳。郭秉文鍛羽而去矣。久久著名之文理平常手段高明之兩秉文。尚有鄒秉文也者。亦素爲東南大學之蠹蟲。現已樸被入都。爲先生在北京報紙鼓吹。此次忽欲提議舉先生爲校長。先生聞之。當亦莞爾而笑。先生自有先生之眞。文苑。儒林。名臣。嘗之所謂正史中。皆可無愧。惟大學校長。未免唐突。此無異冉有子路能御聖人之車。又令作汽車夫。豈不笑話。彼等辦學成績。卽近日兩端。已可概見。一則號稱師範教授。能指揮流氓。毆辱彼等口頭所佩服之人（陸志韋先生自述。胡敦復之道德文學。彼亦佩服）一則隨便拉一名流。載之以爲傀儡。卽此觀之。彼等辦學之成績何在。其辦學之誠意又何在乎。今欲在東南尋校長。此有胡敦復張君勱差強人意。張先生尙爲黨人。欲東南大學成爲眞正講學之地。超然於黨化及紳士機關外。舍胡敦復復有何人。彼等亦遍覓不可得。故利用先生爲舊學名流。以隨彼等頑把戲之作用。所以教育部爲大學任學者。彼等則易以名流。彼等不曾自供其蹈空搭架子之行爲。自郭秉文以出戲法之手段。裝成一東南大學之空中樓閣。羊皮虎皮之大學。遂紛然以起。此通國共見共聞之事。那么魔之郭秉文。亦到處隨冷熱之壟斷。此次彼重蹈都門。又在黑暗中搗鬼矣。尤憶前年爲農大校長。今日所謂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者。在黎元洪時代

[illegible]之而來。致曹錕時代。章先生失勢。鄒先生即謀取而代之。此又先生之所知也。故所謂江蘇省教育[illegible]十姊妹也者。郭鄒皆其附庸。彼今日之尊奉先生。猶前年有一時期之趨承章先生耳。今次舉先生。本曰省教育會。而曰校董會。我則仰天大笑。覺其臭氣四溢。作嘔而罷。校董會。本大學章程之許。所即如北京一隅。雖北京大學無之。而師範大學則不能無。然何以師範大學無問題。一聞東南大學之校董會。竟作隱隨之呢。一則因師範大學之校董會。無政治紳士把持地方之作用。二產生合法。若東南大學之校董會。自知即爲省教育會之附屬物。三數人把持之。操縱政治及地方重要機關而已。先生亦掛名校董之一也。與我所知之蔡孑民蔣夢麐汪易園王儒堂諸先生。皆掛名湊數。礙於情面而隱者何異。此次郭秉文以附逆逐去。彼三數真正校董。逆迹更彰。如此郭之不存。尚何有於校董。更退一千步一萬步而論。就算抽象而爲空洞之校董會。東南大學之校董會。亦無推舉校董之可能性。因彼第一次校董會。得教育部批准者。並無推舉校董之職權。曾以第二次之修改。然教育部批令再請該部指派之一人加入。方能成立。竟始終未請指派。是第二次之校董會。欠缺重要分子。並未成立。故彼等於去年擅裁工科。亦未敢早請教部批評。僅借當時炙手可熱之督軍省長命令。用官勢以駭人。彼等亦知東大校董會之不正當也。所以彼等近頃在報紙上出把戲。以法律問題圖欺騙教部生手長官。亦心勞而日拙耳。此次倘爲前馬次長爲國民黨。不恤舉執政席上之命令。受鄒秉文等搖尾乞憐之影響。正如今日京報社論之金言。請勿問馬叙倫骨子裏如何。「中央爲自身威信生命計。凡疫之

遂不問其患者爲仇爲恩。總不可不竭力以撲滅之」即我亦因一切政治問題。曾獻言於章行嚴先生曰。「最要請段執政堅持者。是非黑白問題」倘段執政自信自身爲白。早讓賢路。不可自惡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雖吾仇。到底老北洋派。彼雖吾友。到底新人物。終身爲輪迴之喜怒。則是非既無標準。結局亦左右均予之以不可。將何以治國」今以京報之言評之。將終爲瘦虫所竊笑耳。此種云云。爲先生拉雜陳之者。小弟狂躁。始終不諱言流氓。先生亦爲一舊式之端人。慨嘆夫愼之先生者等。曠世賢豪。竟以患得患失。墮落至此。彼等做弄先生。欲以先生爲爐火中取栗之貓脚爪。眞不值先生一笑耳。謹問無恙。弟吳敬恆頓首——十四。四。十二。——

「乙丑」弁言

張先生一天在廣州百忙中告我言。「我們甯波有一學者烏一蝶先生。他自信力很強。研究來很精細。倘他自己發見別人有什麼一長可取。他亦樂取於人以爲善。他曾經看了你說的話。頗有首肯之處。他現在正立一個乙丑編譯社。刊布印物。你能投點稿。他必是歡迎的。」我聽了張先生的話。一面是很慚愧。人家把我那些「豈有此理」調的胡說。刊在報章。甚至刻成本子。害別人化了目力去看他。眞是笑話。但一面很喜歡。竟有許多人原諒我的贅說。都於心窩裏發出來。所謂「貢其狂愚」的。偶有幾句中肯。也就「善善從長」的節取起來。既然先生也是許多護法中的一個。他能許我

再說話。我何以不對他就說幾句呢。我看乙丑編譯社的簡章。他說「若撇開其督促政府評論地方之大題目於不談。則其唯一之主旨。即在於喚起一般有文學興趣者之投稿興趣。凡來稿。不問其為文言白話。但與本社之宗旨相合。而認為有些文學的價值者。皆予儘量登載」看他撇開督促政府。評論地方。用個「若」字。實在並非撇開。乃是為環境的惡劣。姑且撇開。是多末苦痛。又言「有些文學價值」要想把「主文譎諫」一種態度。來共吐憤悶。也是意在言外了。但在鄙人個體絕對的信上獻言。可以說。就許我們督促政府。評論地方。也是人癡說夢。一無效力的。我是常常做這癡人說夢。但自己好笑罷了。至於說道文學價值。也有些就夠了。就算達得到所謂譎諫的目的。也是間接的癡人說夢而已。如果那一種民族。物質的能力不增進。休想精神上會是什麼增進。就使「鑿孔栽髮」的揠苗助長了。也無非增進點厭世一高深哲理。所謂亡國滅種。正是他的求仁得仁呀。若一面忘不了亡國滅種。一面不在物質能力上增進。妄想在精神上增進。是必定上那條「涅槃」的道路的。所以三千年後地球圖上。可以沒有印度亞拉伯名詞。我是敢預言的。他們雖付諸一笑。說是我們自有天國。那我[illegible]翹起拇指。允許他們頂聒聒就是了。本了這個意思。我要乙丑編譯社諸話。我願他文學價值。止望「有些」還始終止取乎「有些」。能多在編譯的譯字上。養成一點不化錢的研究高深西洋文同志。於文學有些之外。多譯點編點科學上的東西出來。豈非是我「豈有此理」調的本子上。常常貢獻的麼。先生既曾經笑而領之。當不以我現在的說話為不倫不類的了。什麼叫做

不化錢的研究西洋文。就是說。我們研究「說文。」都止買幾本書研究起來。就是了。並不會一定要尋個國文教師。化了錢。到國文研究院去研究。什麼西洋文難道還難過說文麼。也一定不必奉「劍白度」為師。定要進約翰書院研究。乙丑編譯社的圖書室裏。儘夠把區區英法德文。都丹黃起來。有餘的呀。為什麼重視帝國主義的文學至此。難道要想做他破壞國民革命的走狗麼。那一定不是。所謂無奈何矣。目前除了他們那種鬼文裏。到那裏去找科學先生呢。請爲先生不要生氣。好好駁我罷了。再會。——一五。六。一二。吳敬恆廣州。——

▲上下古今談序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為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為從來所有。焉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為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為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為其不憚煩。其實大宇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為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為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為廣為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要稍舉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為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殫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

耳吾曰。驚怕咨訐。以爲創有者。竊覘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憑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要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消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既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議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搆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鱗。此卽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卽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卽以爲後

編。——一九•十二•年——

四聲實驗錄序

我不是劈頭便來貢着腴詞。沿襲那韓退之先生們弄應酬筆墨的老套。我是本着良心說話。我說。我們研究聲音學的。懂得老骨董。還懂得新把戲的。就我所知。沒有幾位。譬如登一座喜瑪拉耶山。現在得着最高度的成績的。自然是劉半農先生。他是沈浸在跳動的以太中。細大不捐的在那裏搜尋一個個的究竟。區區極微末的四聲問題。原值不得在劉先生的百忙中。倒好像一個緊要問題。先來麻煩他。但他又挾着普渡衆生的性癖。兼着是一個社會教育家。近年以來國內爲注音字母問題。遂牽起了語學的四聲問題。文學的四聲。是用眼睛看的。靠幾部周秦漢魏六朝唐宋的死書。夠打官司。夠定裁判。似乎是簡便的。想語學的四聲。是用耳朵來聽的。要集合了燕秦楚蜀吳越閩廣的活口。來打官司。來定裁判。那就麻煩了。所以聾聾衆盲。鬧得甚囂塵上。非但學術上受着不安。倒是實行上尤起了影響。學術上的不安。就緩緩地解決。也是無妨。爲實行上起了影響。那就把急不及待的社學教育。眼看着停頓。於是劉先生坐在巴黎的研究室裏。費着好多工夫。把什麼大問題都暫且擱下。做起這本四聲實驗錄來。

他做好了這本實驗錄。有一個最愛讀他書的朋友。又住在最相近的里昂。就是我。他就寄給我

先讀。曉得我是開了話箱。可以刺刺不休的。他說。你喜歡做個序。就加一個長些的上去。也是無妨。他又加上一個警告道。『我所以請你做序。並不是因爲你……。我以爲我們兩人。都是研究國語的。我們吾道中人。說吾道中人的話。所以我所希望大序。是一篇學者式的序。當然用不着謬獎。便意見竟有出入。也不妨加進。』我聽了劉先生說『學者式的』四個字。便忍俊不禁。我想年來一班學者。迷信學者萬能。便對着一個不是學者。也先拿學者去獎住了他。——便是劉先生之於我——使他說話留意。這眞是我與劉先生意見先有出入的地方。他既許我自由。我不妨破空便加着許多不倫不類的話頭。說道。注音字母的狀況。冷淡到如此。並且硬插入了一個風馬牛的四聲問題進去。使他生了食積。消化不下。厭厭而病。都是幾個學者。把這塊普通最有用的馬口鐵。要鑲起金鋼鑽來。于是自己去召來一班僞學者。胡鬧一個不休。好像泥中鬭獸。膠黏成一片。反把福利一般婦孺的緊要好處。丟在九霄雲外。供學者抽起傳布的工夫來談閑天。這正是古今學者誤事的通病。

我今再感觸着劉先生國語的兩個字。又夾七夾八。加着幾句。做我中說下去的張本。我說。國語可以著書。國語可以作文。偏偏有人力爭國語做不得詩。然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他陳先人早把他的國語。做着有名的詩歌。給什麼學者都承認。又是何說呢。所以有位學者先生。他呢。着實也會做幾首什麼選詩唐詩。還着實不錯。他什麼國學洋學。也都來得。在他道中。也確算得很有根柢。他開了一大篇的中西書目。叫人要成個學者。非遍讀不可。但是他的書架上。偏偏放着一部不知那裏來的『

沈約詩韻。」糟極了。這眞好像從前有個老笑話。有位教記憶術的教師。教完了功課。匆匆出門。却忘了一把傘。這便是太把斆文嚼字。算做學者的尊榮。忘了我們自己也是一個將來的死人。止貪圈點幾個鬼。替從前的死人。做仵作檢點鬼呢。又點錯了。才眞是要命哩。所以注音字母。止是注音字母。他是苦社會裏最有用最廉價的交通翻音。何苦學者替他拉扯着音韻學啦。音術啦。逼他穿戴着靴帽袍套。又加上什麼四聲啦。五聲啦。逼他掛滿了金魚玉佩。叫他止好見官。不便於周旋朋友呢。與注音字母相關的。共是兩件事。一件是統一國語。一件是便利婦孺。雖說為百年大計起見。前事自然重過後事。然為一時救急起見。後事乃還重過於前事。因為現在號稱四百兆的國民。把五十兆的智識階級。——姑妄言之。——背負了三百五十兆的沒字碑。要跳過深闊的大河。想脫去亡國的危險。如何能沒有『假名式』的書報。做個提精神的聖藥呢。無論兩千字。甚而至于縮到六百字的簡易教育。能追得上幾天可以教完。而且萬能的假名麼。若任目前的太古國民。混沌下去。儘去歸咎着軍閥政客。難道不想這都麼是百姓放任出來的麼。若百姓的數目。一天不減。便軍閥政客的數目。也一天不減。止有少數所謂好人。有什麼用呢。長此終古。國是瓜分了。還用得着什麼普通官話。什麼內城京話。寒統一什麼國語麼。當初製造那注音字母的時節。因為遷就頑固的上流學者社會。所以標將統一國語。來做個招牌。想把假名式的利器。隱在他的背面。那曉得作始是極簡。將畢就很鉅。從此便閣在統一國語方面。直斜到音韻路上。倒發達了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說。若說簡利用注音字母來做個

假名式的文字。幾乎簡直沒有那麼一回事。簡直反不及當初官話字母時代。同那簡字時代。我老實敢反當的批評一句。這眞叫做買櫝還珠。

然而急躁也容不得我急躁。我姑且心平氣和下來。我雖決決懂不得什麼學者。但崇拜學者的根性。由人類有了學便遺傳。我也未能獨獨跑在例外。居然把注音字母做引線。增添了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者。照着我上面的論調。似頗不措意。其實正所謂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常常破涕爲笑。又要靠做一班學者來廓清了迷途。望他自在的能暢達假名式文字的目的。因爲論語說。欲速則不達。孟子上又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有如三家村口。風吹倒了一坐土地廟。若有人出兩毛錢。雇一個泥匠。把他一修整。豈不很簡便。無如從此村上有什麼一長兩短。都可以歸咎到出兩毛錢的熱心家。必要曠日持久。請帶羅盤的先生看過。請鄉董老爹承認。說不定還要吃過幾遍茶。請過兩回酒。修起來還是兩毛錢雇個泥匠。所以縱使中華民國的注音字母。就那一方面去批評。都要比日本帝國的假名。改良了若干。坦坦然把他做個假名式的文字。教做二三百兆國民。做成千百種的書報。給他們飽讀。有何歉然。然而安能有這種痛快的事呢。止好奄奄無氣息的。先評量於少數學者的手中。他的情狀。像好被這一班學者把持似的。阻撓似的。若粗心浮氣。漫罵這一班學者。以爲彼等咎有應得。這眞叫做大謬不然。我可以喟然長歎。替他們辨護曰。苟其無此一班學者。注音字母的早覆醬瓿。是必然無幸的呀。曾見一有西儒。序一小字典。他的起句說道「字典者。常爲

妄人所增多』實則妄人云者。就是不典雅的別名。他的增多字典的勢力。是從最適宜于一時需要得來。妄人與學者。常互相乘除。互換地位。今之學者。即前之妄人。今之妄人。即後之學者。妄人挾了最宜的勢力。把廢物一掃而空。獨行其所謂適用。沒有不得最後的勝利。但妄人不耐把廢物已陳廢的功用細加說明。往往終招着一時的譏駁。在那時也就少不得一個學者。耐着性子。把廢物作一個公平確切的估價。然後把他送進博物院。方叫祖護他的朋友。垂頭喪氣的無詞。

㊂那是什麼一種簡單的把戲。都要經這種曲折。現在且把上面連帶提起文不對題的國語啦。注音字母啦。都不再提。單就關涉這篇序文的本題。所謂四聲的。專說一說。有位同劉先生同我都相好的朋友。大家也都知道的。叫做錢玄同先生。若就文學的四聲而論。我敢說中國沒有幾個人。比他更懂得。并且可以加一句趣語。調侃一下。那號稱四聲的鼻祖沈休文。也還是他的親同鄉。他不恤拉破了學術的尊榮。強力的與四聲宣戰。他批評那四聲不值一錢。真是針針見血。他最近促進了一個複音詞的運動。更把四聲判了一個不能再辨護的死刑。然而四聲雖誠然是此後的一個廢物。他却確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而且儘管我們永遠用不着去理會他。他還是永遠含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語言文字裏面。無論在單音裏面。在複音裏面。他都存在。如此說法若竟蔑視他。不當他是一種特殊的現象。不去尋出他絲毫不走的究竟。給他相當地位。止悍然斷他是廢物。就到底算不得學者的忠于論學。但是什麼叫做絲毫不走的究竟。那就我輩廢四聲的健將。不能不對那死因也說個抱歉。既然

還有一個最後的小抱歉。那就是竟可以關着天下人的口。終未能服着天下人的心。所以少不得又要劉先生出馬。劉先生不是四聲的救主。也一向是廢四聲的信徒。但他知道這件事。不能用含糊便可了。結愈加相信他無用。愈加要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四聲實驗錄。遂拿做積久實驗的結果。渙然冰釋。解決了如蜩如螗的糾紛。就百忙中覓送他出了世。

他又告訴我一簡單的結語。他說『四聲之構成。以高低為主。但若干地方的入聲。於高低外。還有長短。入聲因特別短之故。因而牽涉音質上發生變花。陰陽清濁。主體是音質的不同。但因音質之不同。也牽涉到高低上發生變化。』本了以上的結語。劉先生將另有更精詳的述作。我現在把他寫在這個序裏。我們合本書前後統觀。也便或在此處。或在彼處。劉先生所有的要義。都已經一齊看得出來。

且一說實驗、便無所謂更能容推測的理論、所以我們若要不去臆測劉先生的實驗。止望實驗劉先生的實驗。乃就先要懂得實驗的方法。乃就苦了劉先生。因為實驗方法。有的儘管很艱深。定要說得很容易。才能使人人去實驗。儘管很容易的。別人對他的同胞。可以不必說。我們對我的同胞少不了要說。才能使我們的人人去實驗。因此劉先生又說道『我以為國內的人。閉眼胡說的太多。有點音學常識的太少。所以一方說方法。一方還在灌輸常識。因其是灌輸常識。所以講法也很有些別致。終期什麼人都能看懂。而人家要說我把學術的尊榮拉破了。我卻不問。但因此畢竟有許多東西

偶嫌高深。——太算學的——恐人家看了要睡倒。只得割去。以待將來。這卻是遺憾。』然而劉先生所謂遺憾的。其實有人已經懂得實驗。要更跑進去。也可以請他自己再跑。劉先生可以不必對他抱歉。我們所苦的。便是閉眼胡說。不懂得實驗。所以已經有一千五百年。或則神奇了四聲。或則鄙薄了四聲。終是可憐。現在苦劉先生不着。拉破了他的學術的尊榮。使我們懂得實驗。使我們恭恭敬敬。一點不孟浪。送四聲自願去進博物院。是劉先生對了四聲。正已毫無遺憾。

四聲何以必要送進博物院。因劉先生的實驗。他是忠於學術。此還他一個絲毫不走的究竟。至於功用據實驗的結果。愈加可以證明為極少。四聲在歷史上的功用。約略是三端。一則同形的字。藉他分別異義。伐人自伐。有個長短。想來起源甚古。二則異形同音的字。藉他分別彼此。這便是到了注音字母時代更看做神秘。為注音字母推行的大魔障。這兩端。如同形異義的分別。在隋唐時就早有人以為從葛洪以來才繁。實屬無謂。而同音異形的分別。辨難的也多。如說同音必要異聲。而同音同聲。往往累千數字。又何以分別他們。最近又有複音運動。需分別的理由更少。諸如此類。這兩端的攻駁。反正在別的文章裏。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也用不着我在這裏挂一漏萬的來贅講。我現在可以就劉先生實驗的結果。再輕輕加上一悶棍的——也即是我們常常臆測過的——便是說四聲因一定有個四聲。但幾乎各地各有個四聲。就可自留了神。也幾乎互相不能辨正。這便是在『普遍』的功用上。直等於零。所以成了博物院裏廢物。然他尚有第三功用。他是靠了學術的尊榮。自身若最有存

在的價値。且從而反庇及於上面馬牛其風的兩端。上面兩端。亦卽拉弄這個新貴。可以有選詩唐詩的學者。能出來幫他們霸阻。第三端者。、卽詩歌的平仄是也。這位平仄先生。在古人分別長短上。我謂假他爲新貴。而在四聲的名詞上。却他是冢子。卽因周顒沈約之徒。發明了前有浮聲。後宜切音。避免蜂腰鶴膝諸忌。以爲聲調上得了不傳之祕。於是四聲四聲。升了貴族。直到了變成平平仄仄平平仄。更成了天經地義的聖條。然而……。哈哈。我也不屑一駁。他現在一個固定的金剛不壞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便是一部陰時夫做的『沈約詩韻』罷了。除了這部沈約詩韻之外。前古後今。還有什麼配冒充四聲。若另有沈約詩韻以外的四聲。便是大逆不道。如此。這部陰時夫的沈約詩韻。一天存在。才一天有詩。無論你口裏有五聲六聲七聲八聲。你不依那部聖韻。也就不配算詩。所以說到這第三端功用的四聲。說穿了。止是一部詩韻已矣。他萬古仍在。卽他的四聲。萬古不廢。這種四聲。並不是能據着什麼地方人的口。可杜撰的。也不是劉先生實驗錄能異同的。這個還配說到存廢麼。現在聽見要廢注音字母的人。他便挑足惡感。以爲且廢了『沈約詩韻』。這不是要拉扯着學術的尊榮。來保護他的運命麼。乃儘有『詩人學者』。竟出頭做他的護法。眞閉眼胡說得可笑。所以止好說。哈哈。不屑一駁了。然中國式的學者。最喜歡爲夾纏的遁詞。他以爲平仄合律。乃是聲韻入細。確理爲進化。我自應該姑應之曰唯。但藝術的進化。另爲一事。進化之迹。亦非一端。詩之嚴律平仄。不過爲劉先生嘗驗上高低的一項。技曲家講及歛唇展輔等等。戲劇家分別尖圓之類。且並用音質等而律之矣。如何

止有四聲。能獨霸於藝術界。且藝術之末律。可移殖爲語言的信條呢。

然則四聲已過去的功用無一有其價值。劉先生的四聲實驗錄。乃爲四聲送入博物院時。製一四聲的行述罷了。吳敬恆

▲四聲實驗錄書序贅後

劉先生著成四聲實驗錄。容許我加一個序文。更容許我做得長一點亦不妨。因此我借這機會。說了許多題外的浮話。但我亦不是喜歡羼雜浮話在題外混鬧。因爲這實驗錄出世。實爲四聲增了無限價值。恐怕在注音字母上牽拉四聲的朋友。又添一重保障。所以拉雜在功用方面更奚落四聲一番。詛咒他送進博物院。把這實驗錄做了他身後的行狀。這種妄人質直的聲口。其全失了學者的態度。其實自己問心。也知道四聲自有相當研究的價值。猶之乎我們『直方天』的漢文。也有送進博物院的一天。但我在十五年前。便允許他送進了博物院。他相當的研究價值。說不定還要比現在更高。因爲今日他人對於埃及文的研究。就他著着書。把他名家的比較我們今日把說文名家。替說文著書的還多。就現在博物院內埃及文。推測將來博物院內漢文。其盛況既然可以預料。如是再來旁測博物院內的四聲。亦不至於過分落寞。也可以想見。爲了那篇瞎三話四的序文。却引出了劉先生許多名論。劉先生不但替四聲已經做了行狀。還發願更要替他做着神道碑。墓誌銘。家傳。年譜。使

他什麼真相。都傳諸千秋。壽諸無窮。這就是不淹沒他一毫相當價值。使他在博物院裏。經過將來千百年中恆河沙數有興味的學者至理。會他他終叫不出一聲冤枉。這自然是劉先生對了四聲。在抱着仁至義盡的中立態度。所以有此眞正的不偏不倚。給劉先生不憚煩勞的申說了幾句。我那。文裏說得太偏宕過火。使對方將起不平。的自然都矯正了。最是四聲功用的落落數大端。也就格外分明了。一關於語調。劉先生先主張『國音鄉調』。那不言而喻。所有固定的四聲點子。不會加上注音字母。我反復說了數百語。不及他一語的直截。一關於語系。是把不可消滅的現象。尋出了無異同的存性。將因此得到語言上極詳密的連鎖。這種四聲的大作用。便周彥倫等做夢也不會想到。那要把注音字母加上四聲點子的朋友。不消說得更隔膜了。一關於聲調。聲調之在詩歌。我在們外閉眼胡說。定敢粗率的承認為不可缺的一元素。雖對於聲調。又敢妄下斷語。必非專變四聲。他與一切所屬音聲諸事如音質之類。必然都有關係。例如仄仄平平仄已全為搬弄四聲的特技。但有遊戲把雙聲調等出之。便弄到棘棘不上口。就可以證明四聲於聲調。並未賦有萬能。然浮聲切響。雖則他的名詞初立於沈休文之徒。實在錯綜在詩歌之內。成出一種的和諧。是起於有詩歌之始。將至於詩歌之末日。這就是承認四聲是聲調的重要一成分。亦無不可。所以劉先生說古詩有聲調。律詩有聲調。白話詩也當有聲調。聲調都應牽涉到四聲。這是我絕對的承認。但即此可見古詩的四聲。白話詩的四聲。絕不是一部『沈約詩韻』。他正在仄仄平平仄上賣弄本領。能夠包辦一切的呀。自然更非五方元

音李氏音鑑的四聲。能起來代用的呀。這是要請劉先生把實驗的結果。一再而三的宣布出來。才有究竟哪。照這樣說來。『沈約詩韻』的四聲。五方元音李氏音鑑等的四聲。定要送進博物院才是。到博物院裏。經文學家具了衣冠。去歡迎出來的。也止是劉先生實驗圓滿的四聲罷了。然而國語的文學。定然需要他。國音的注音字母。還是用不着他。敬恆附記。

附劉復四聲實驗錄序贅

承吳先生替我這本小書做了一篇長序。不但使我的書增長了許多的光榮。而且使我自己。也增長了許多學問。改正了許多觀念。我眞感激萬分。但是讀完了他序文以後。覺得除『喜瑪拉耶山』『最高度成績』……等話。當然不能承認外。不免還有許多話要說。因此破空造起一個『序贅』的名詞。來贅上幾行。

我覺得我這部書。是部研究現象的書。不是部建設或推行某種主張的書。因此他永遠是兩面兼顧的。他永遠不偏向於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認他爲四聲的行狀。乙方面也不防認他爲四聲的救星。他自己是無可無不可。只看你們如何的利用他。正如同是一個世界語。社會黨可以利用他。軍閥財閥又何嘗不可利用他呢。

但我的書是如此。我這個人卻不能如此。吳先生說我一向是廢四聲的信徒。我可以說正是。不過這裏面還有幾件事應當分別而論。

（1）注音字母與四聲。注音字母是標示音質的。他根本上就沒有兼標四聲的任務。所以假使有人因爲他不能兼標四聲就要根本的推翻他。我們雖然不敢覺說這等人是『糊塗』『胡鬧』而他們鬧得甚囂塵上時。我們總不妨且閉着眼。

（2）國語與四聲。我在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一篇短文裏。已有過『國音鄉調』的主張。此所謂調。不是語調。是字調。就是四聲。既如此。可見我當時雖本沒有明說廢四聲而四聲之可廢。却已不言而喻。但我也並不說我的國音鄉調說實行了以後。大家用國語談話。竟可以絕對不因沒有『國聲』之故。而不起糾紛。不過即使有糾紛。也總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們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動全體。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麼事都撥不動。辨不了。且從旁面舉幾個趣例。上海朋友說『我要喫碗水』我們江陰人聽了不免笑個前仰後合。江陰人語。『我要洗臉。』宜興朋友聽了又不免笑個後合前仰。蘇州老爺用了個江北老媽子。端上面湯來。說聲『老爺洗罷。』老爺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幾位上海朋友初見面。請教尊姓。胡、吳、何、或者是成、陳、程、承、若然不將古月、口天、人可、超脚、耳東、禾旁、東腰等中國式的拼法連同說出。豈不要鬧得大家通譜。諸如此類。都是音質上的糾紛。並不是四聲上的糾紛。但音質之於語言。比四聲重要得很多。所以音質上起了糾紛。比四聲上所起糾紛。更應注意。但這種音質上的糾紛。若是我們耐着心。把他一個個的檢着起來。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諸實際。他並不能在語言上發生

何種的障礙。或使語言的全體。感受何種的不安。又是什麼緣故呢。我說。這由於他雖然有發生糾紛的可能。而使他能於發生糾紛的時會。可是很少。他雖然不見得百年難遇。而若是就每人每天平均說一千句話計算。恐怕有這樣的糾紛的。至多不過一句兩句。以一二與一千相比。便大膽說一聲不成問題。也未嘗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國音鄉調竟能受社會的容納。其結果卽使因爲有國音無『國聲』之故而起糾紛。其糾紛必比原來自然語言中所有的音質上的糾紛。更形微弱。現在我們對於此一糾紛。尙視爲不足注意。則將來難免不發生的彼一糾紛。當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說我的藍靑官話。因音質上名物上成語上語法上所起的糾紛。也就不在少數。而因四聲上所起的糾紛。我所記得的。却只有二次。一次是說一個『瓶』字。一次是說一個『卷』字。都叫人不懂。其餘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陰四聲。竟完全能適用於藍靑官話。我們若是把這三年二次的糾紛率。增高到五百倍。卽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還不到一次。以這樣小的成數。還要『槪不抹零』恐怕未免沒趣罷。

我現在的見解。以爲有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和一部國音字典。我們所希望的國語。已算是呱呱墜地的了。此後我如何的撫養他。如何的培植他。總該從大處着力。不應當把小事來牽掣。音的統一是有了張本的了。辭的統一怎麼辦。我們計算到了沒有。國語文是有人能做的了。

而語法上的差異。還非常之多。我們應當用什麼方法使這種差異。漸漸減少。而終歸於統一。更進一步。應當用什麼方法使國語的語法。愈加規則。愈加簡單。而一方面仍無背於語言之自然。更進一步。我們都知道這初出世的國語。機能是很薄弱的。我們應當如何的增進他。如何的使他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語之長。而且更加進步。使他在運用時。靈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滿到最高度。最後是如何的將埋藏在我們中國語言中的美。使他充分的發展出來。使國語於是用境界之外。別多一文學境界。這些事。一方面還要靠着研究國語的學者。拚着頭白老死的功夫去研究。一方面還要靠用國語作文的文人。拚着頭白老死的功夫用心去作國語文。可惜我們中國人。講言語。向來是講聲音的興致最好。所以說到辨論聲音。小則打架。大則開仗。武庫裏刀槍劍戟。什麼都有。聲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緩談。我現在敬告同志。國語問題中的音。已小有結束。即略有枝葉問題。也不必老是殺雞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却還很多。而且全未動手。請大家改換個方面罷。

（3）語言教育中的四聲。所謂語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說的國語同是一物。因爲現在正在推行國語教育。一般人以爲國語教育之外。更無所謂語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爲國語與方言是並立的。方言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方言既不能消滅。在方言中就有了語言的教育。而這語言的教育。却並不關於書本。小孩子初會說話。有人教他說「媽」。他說「

嫣。』就是語言教育第一課。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注意語言的教育。所以語言的能力比較薄弱。就我朋友中說。語言最乾淨。明白、有層次、有條理、而聲調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個人。胡適之。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經死了。此外。似乎無論何人都有點缺點。最普通的是話說不出時。『這個這個……』的不了。而某先生的『彷彿。』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說二十五分鐘有了一百五十九個『然而』(!)。也都不足爲訓。

諸如此類。並不是我喜歡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現成的事實。說明語言中自有教育。而這種教育。却並不是國語所專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還沒有消滅的話。)

在國語的教育中。如我所說。四聲已經不成問題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樣呢。我說。也不成問題。前兩月中。我已有一封信。與玄同討論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說中國一般人對於四聲的觀念。即附屬於音質觀念之上。並不特別提開。把他提開的。只是一班講聲音的人。因此譬如把劉柳兩位。同時介紹給一個外國人。他未免要鬧得頭痛。若介紹給一個中國人。就絲毫困難沒有。這因爲是外國人心目中。把劉與柳打了個同音的底子。再去辨聲的異同。所以困難。中國人心目中。却以爲劉與柳是兩個不同的音。劉與柳之在心理上。其距離竟可以相等於劉之與吳。所以無全困難。因此。在語言教育上。只須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說什麼四聲五聲八聲。而四聲五聲八聲却可以跟着他自然就範。自然說得正確。我

們到鄉下去找個目不識丁的農人談天。他出語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聲的辨別。却同我們一樣的精確。但他何嘗有過功夫放去了鋤頭來喻什麼平上去入呢。我們在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說。四聲在語言的教育上。不成問題。

(4)四聲的根本打破說。這也是我同玄同談過的。我以為四聲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語言自己有取决之權。我們無從過問。我們儘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由。說他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他自己不肯消滅時。我們竟是奈何他不得。正如男子的乳頭。有什麼用處呢。但是我有他。玄同有他。吳先生有他。我們三人竟不能割去他。所以吳先生說。「儘管我們永遠用不着去理他。他還是永遠舍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語言文字裏面。無論在單音裏面。在複音裏面。他都存在。」

承吳先生收我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爺的旨宣傳這麼一會子的教義。但到了此處。我就要說聲「亞門」了。教士到說了「亞門」。走出教堂以後本來就什麼都可以隨便。所以我以下所說的。許不免是左道旁門的話頭了。

(5)聲調問題中的四聲。我常常懷疑。中國韵文裏面的聲調。究竟是什麼東西構造成功的。說是律詩裏的仄仄平平仄罷。可是在古詩裏並不這樣。而誦讀起來。却也有很好的聲調。況且便就律詩說。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處的仄仄平平仄。實際上又完全不同於乙處。那麼

聲調聲調。你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你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呢。我曾把這個問題問人。人家說。這是自然的聲調。咳。天下着雨。請教天文家。這是什麼緣故。而天文家可是說。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我爲着這問題。已經費過許多的功夫。希望能將所得的結果。做起一部漢詩聲調實驗錄。但是經過了屢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屢次三番的小失敗推翻了。所以直到現在。簡直還沒有半句具體的話可以報告。不過我總癡心妄想。以爲能有一天。可構成一個新說。使他能於配合一切體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聲口。到那時。如果我所發見的完全無關於四聲。便有千萬個的唐詩選詩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聲一脚踢開。反之。如果我所發現的仍不免有關於四聲。那麼『君子不貴苟同。』雖以吳先生及玄同的學問上的威權。我也不容易屈倒。

爲什麼我對於這問題。似乎癖好甚深呢。這是因爲我自己喜歡胡謅幾句詩。有喜歡的是胡謅幾句白話詩。目下白話詩已有四五年的壽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輩先生。總是謅着眉頭說。白話詩是沒有聲調的。便是贊成白話詩的。同是評論一首詩。也往往這一個說是聲調好。那一個說是聲調壞。我們對於老輩先生的愁眉苦臉。能自己造起一個壁壘來麼。對於白話詩的評論者。能造起一個批評的標準來麼。同時對於白話詩的作者。能有一個正確忠實的聲調嚮導。引着他們走麼。亦許不能。但如其是能的。惟有求之於原有的詩的聲調。惟

有求之於自然語言中的聲調。最要緊的是求之於科學的實驗。而不求之於一二人的臆測。我相信這東西在將來的白話詩國中。多少總有點用處。所以雖然很難。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眞沒有辦法時。自然也只得放手。

(6)語系問題中的四聲。我常以爲我們東方的語言。究竟還要靠着我們東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盤捫燭。雖然也有不可盡廢之處。大體總有些不可靠。因此對於一個至今未決的中國語系問題。也打算大朋去研究一下。記得有人說過中國西藏安南等語言。都是多聲制。他們系統上的關係雖不甚明瞭。而這同是多聲一點。却不可輕易放過。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這一說。以爲多聲是單音語中免不了的現象。與其問他爲什麼多聲。不如問他爲什麼單音。所以多聲與語系無關。(文法通論33節)現在一想。這話錯了。我還沒有切實研究他。怎就能斷定他無關呢。我們研究這樣的大問題。無論是怎樣小。怎樣可笑。怎樣在表面上全無用處的材料。都不宜放鬆一點。愈多愈好。必須研究完了。纔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這四聲上。我打算先就國內各方言區域研究清楚。把各聲隨着地域變化的形迹畫起圖來。然後照樣的研究國外的聲。也畫起圖來。於是看這聲的變化。由國內而及於國外。接箏不接箏。過箏是怎樣的。這樣研究的結果。亦許不能。但亦許能在語系問題上。發見了一些什麼。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過多費去一些功夫。沒甚關係。要是不加研究就把他丟去。總有些不忍。總有些不[illegible]。

因有聲調語系兩問題。還未能完全證實與四聲無關。所以四聲雖然送進博物院。我還不免跟進博物院去研究。這却應當敬請教主爹特別慈悲。網開一面。暫且不要把他一悶棍打倒。可是我並不以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別種可以研究的東西太少。大家應當儘在這四聲上鬧得永遠不了。我以為像我一樣的寶貝有了一二個也就很夠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聲調語系兩問題研究清楚了。究竟有得什麼用處呢。這我就不得不直招。無用。吃飽飯沒事做。說清話。等於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為主」。可是人類中偏有這樣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時髦的恩司坦相對論。福勞特心理分析。說來說去。能說得出來一半片的黑麵包麼。因此我對於這最後一問。只能回答一聲「不能答。」

但是我們雖然吃飽飯沒事做的時候。也曾有過餓肚子的時候。所以我讀了吳先生序文中論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覺得他說得周到到萬分。痛切到萬分。使我佩服到萬分。感動到萬分。從此以後。苟有機會可以做些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後還有一些小事應當聲明。就是吳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話。都是我寫給吳先生的信裏的話。並不是在什麼地方正式發表的話。我寫信是向來很潦草很隨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給吳先生的信。在晚上兩點鐘以後。不到一點鐘功夫。寫了六十多行。真不成東西。這裏面有「閉眼胡說」四個字。直到吳先生引用了。纔覺得。我不知道當時是怎樣閉眼胡寫的。我有什

麼證據可以斷定人家是閉眼胡說。我有什麼權力可以說人家是閉眼胡說。我今鄭重聲明表示我無限的歉意。又吳先生所引『四聲之構成』一段話。只還是我的一個假定。其中頗有研究改正的餘地。一時還說不到發表。不過關於陰陽清濁一層。我本已做成了一篇南方語中的清濁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濁。與北方的陰陽合論。重加增改。暫時擱下。發表之期。却總不遠。可是說來說去。我終還做了我自己所駡的人。講聲音的興致太好啊。劉復

▲國音沿革序

這本小册子是追原注音字母的祖先。整理出來一種特別的國故。胡適之先生常說整理國故。要用索引式。結賬式等。做新的入手方法。現在叔遠先生用的是結賬式。他的方法果合結賬的。便是純用客觀。不參一毫主觀。於是條項的清晰。引据的簡賅。排比的正確。都自然的精當。這是他整理國故的小試驗。而注音字母家要知道一點注音字母祖先的故實。這便是他們不可少的小册。因爲講到注音字母的發音價值。及他的應用方法。都已比較的有些詳細的述作。在他們的歷史方面。却尙未有記得系統分明。比較稍精細。好像個本册子的呀。

我要在這本册子前面介紹給讀者的。就是上面那幾句話。我自己本來也想要記着這樣的一筆賬。但我的毛病。終是意緊緒亂。說不到如此簡要。自知不合做結賬的工作。現在見着叔遠先生不

慌不忙的寫了出來。所以尤其欣服。我從前還搜到幾筆宕賬。在叔遠先生的濟賬上是不該結滿去的。我却可以借了這個機會。姑且提起一聲。候將來證佐再多了一點。到從新結賬時或者也可以結了進去。

我搜到的宕賬。就是唐以前幾筆舶來的糊塗賬。反切及字別母問題。有的說是受着梵文進了中國的影響。有的說是不對。字母的發生。并且考定了。雖然起原於佛家。但是舍利造三十字母。守溫添六個。都在反切盛行了五百年後的唐代。然而我感觸到中國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把戲。自古迄今。自今至於無窮。終是繼續了演將下去。拏眼前的事實做個證據。便可推想到古代。注音字母受了西洋字母的影響。誰也不能否認罷。但現在注音字母的面孔。儼然還像脫胎於「字母切韻要法。」聲母是三十六母的縮小。韻母是十二攝的對照。若要分辨牠的背影。完全不是西洋字母。又誰敢堅持呢。但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造注音字母的動機。却惟一的觸起於西洋字母。於是我就用我的主觀。去搜索古代的宕賬。

我止在慧皎的高僧傳上。得了到兩個注意點。便造成我的宕賬。因爲慧皎是梁代紹興居住的和尙。他是西歷六世紀初年人。記載三四世紀的事。當然是比較可信。他是陸法言等的前輩。與一班草頭韻學家周顒王儉沈約之徒都是同時。在他口裏講出來的話。不算沒有價値。

一是反切的起源。說是歸根到我們古代已有雙聲疊韻的細胞。撒播在空氣中。故觸着了便自

然發明了反切。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但是不先不後。却在佛說大行的曉光中發生了反切。恐怕是中學雙聲疊韻的體。加進了西學梵文的用。才得到實現。必未可定。漢末儒家談佛的頗多。通曉音韻而又篤信佛氏的。則有魏的崔光。陳志替他作傳。說他「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老而逾甚。」又說「光在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雖崔光與著作聲類的李登同時而又同用五聲。紀律音聲。但還算不得魏世音韻。受佛氏影響的確證。等到再讀慧皎高僧傳的第十五卷齊釋慧忍傳。其中有云「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者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影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删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据這一段的話。在二世紀的東漢。因梵響無授。反切還發生不出。到三世紀初年的魏。曹植屬意經音。傳聲三千有餘。於是託足許都的應劭服官曹氏的孫炎。都做了反切出來。信佛篤法的崔光亦能做五音詩。李登且据五音為聲類一書。音韻開創的元祖。都在曹魏。這可以算做偶然的事麽。

但這一筆反切的宕賬。沒有明顯的關係。姑且宕在廢賬上再說。更有一筆字母的宕賬。却痕迹較為顯明。終得算牠一算才好。隋書經籍志上有幾句話。叫做「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什麽是十四字。從來

沒有人問過。惟有這「十四字貫一切音。」人人知道。猜詳起來。終以爲有十四個字母。可以拚切梵語的聲音罷了。十四個是什麽字。大段因爲那本婆羅門書不傳。所以也追究不出來。等到我前年讀慧皎高僧傳。讀到第七卷宋釋慧叡傳。牠後面說道。「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方曉得那個十四字不但載、在婆羅門書上。而且傳播在六朝士大夫的口中。謝靈運問明了和尚慧叡便把十四音條例梵漢起來。這還不是用印度字母來整理漢音的確據麽。

惟有這十四字或十四音。到底是什麽東西。畢竟招不出來。後來反覆的把情志玩讀。他說十四字與八體六文殊別。有一天看了廣韻的附錄。他第一是載的雙聲疊韻法。第二是六書。第三是八體。第四是辨字五音法。第五是辨十四聲例法。第六是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大家終以爲這種劣陋的歌訣一類的東西。止是隨便引附。沒有什麽價值。更沒有什麽類例。但細細一考。較說不定古人還看作最重要的例法。廣韻所載。必是陸法言切韻之原物。乃是隋唐以前的流傳要法。玉篇卷首所載。既把隋唐以前的要法。載之於前。或亦由顧野王等自己所手附。而後人又附以唐代諸要訣。二書皆秩然有別。雙聲疊韻法。在切韻爲韻書。以音爲先。又認爲雙聲疊韻。起自遠古。故戴於六書之前。玉篇則爲母書。故用六書列首。切韻用四十一類法（經陳蘭甫錢玄同兩氏所考定）故不取通俗的因烟人然等的切字要法的三十類。玉篇則認爲由晉代傳來的舊法。故次於八體。而以雙聲疊韻法歸類於

九弄反紐圖之下。終之六書八體皆列最先。即隋志所謂八體六文。中國紀綱文字之古法也。次爲雙聲疊韻法或切字要法。亦中國雙聲疊韻之舊。於是受外來之影響後欲將雙聲疊韻畫成幾個種類。則依仿五行五色之老門道。而五音法生焉。此即發始於崔光五韻詩李登聲類時代。雖非八體六文之舊。還確是東方面目。若所謂十四聲法。直即舶來新法（牠本是駱駝駝來的。曰舶來者涉筆成趣耳）爲謝靈運等所介紹而通俗者也。彼法尚在四聲未作以前。故列於辨四聲淸濁法之前。然則十四聲法即謝靈運所敘之十四音。亦即隋志之十四字也。

於是隋志的十四字有了着落。而且說到隋志的十四字便是廣韻上的十四聲。又發見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把戲。且讓我慢慢說來。

印度字母至今是五十一個

摩多就是韻母，凡十六。除去R. L. 長短四母不算。凡十二摩多爲六韻

（一）長 a 短 a

（二）長 i 短 i

（三）長 u 短 u

（四）長 e 短 e

（五）長 o 短 o

(六)長 am 短 am

譜文便是聲母。凡三十有五。除去遍口聲或超聲內一個「濫」字。凡三十四譜文爲八音。

(七) k kh g gh n

(八) c ch j jh n

(九) ṭ ṭh ḍ ḍh ṇ

(十) t th d dh n

(十一) p ph b bh m

以上所謂比聲二十五。爲五音。

(十二) y r l

(十三) l c sh

(十四) s h ksh

以上所謂遍口聲或超聲九。爲三音。

各種字母之數有不同者。如金剛頂經等稱爲五十母。則去濫字數之也。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等稱四十七母。則去長短暗字二母。又濫羅二母也。泥洹經等稱四十八母。去濫母。復去長 e 及短 a m。如華嚴經等稱四十二母。則摩多止留長 a。諸如此類。皆有特別意旨。刪削無關係之字母數之耳。

非字母原有多少也。五十一字母。每母各有其佛法之取義。故字母排列之次序。有以音理爲次者。即如上文所引。如泥洹經。大般涅槃經。金剛頂經。悉曇字記之類是也。有以佛理爲次者。則不依音理。如光讚經。華嚴經。大日經之類是也。

佛經中附字母者。最古爲西晉竺法護之光讚經。以佛理爲序。其以音理爲序者較古則爲東晉沙門法顯所譯的大般泥洹經。其第十四章文字品云。「佛告迦葉初十四音。名爲字本。是十四音常爲一切不盡之本。」今將其四十八母。依音理列之。(原次如是。惟不標數字。)

(一)短阿　阿長

(二)短伊　長伊

(三)短憂　長憂

(四)咥

(五)烏　炮(原注於十四音炮爲究竟)

(六)安

(七)迦　呿　伽　重伽　俄

(八)遮　車　闍　重闍若

(九)吒　侘茶　重音茶　拏

（十）多　他　佗　重音陀　那

（十一）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

（十二）耶　羅　輕重羅

（十三）和　賒　沙

（十四）娑　呵　羅（原注來雅反）

　釐　釐　樓　樓（今注此四母不在十四音之內）

經文又結之曰「吸氣之聲。舌根之聲。隨鼻之聲。迢聲。長聲。以斯等義。和合此字。」其次則為大般涅槃經亦由法顯初譯，至劉宋則釋慧觀與謝靈運再治之。又經劉宋沙門慧嚴與靈運等依泥洹經加之品目。今其第十三章文字品云。「佛復告迦葉。……善男子有十四音。名為字義。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不流者。不流者。則為無盡。夫無盡者。即是如來金剛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今亦就其五十母原次。為加數字列之如下。

（一）短阿　長阿

（二）短伊　長伊

（三）短憂　長憂

（四）[illegible]　野

(五)烏 炮

(六)菴 痾

(七)迦 呿 伽 重音伽 俄

(八)遮 車 闍 重音闍 若

(九)吒 侘 茶 重音茶 拏

(十)多 他 佗 重音佗 那

(十一)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

(十二)邪 囉 輕囉

(十三)和 賒 沙

(十四)娑 呵 羅

魯 流 盧 樓(今注四母不數)

紀文又云。「吸氣根舌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

我爲什麼要煩瑣的把泥洹經及大般涅槃經的字母羅列出來呢。因爲那個大般涅槃經。經着玄應引在一切經音義內。便變了花色。又經錢大昕同陳澧去解一下。更變了些面孔。因此不能不列出來比較比較。也可以見得唐朝人。便不懂了六朝的十四聲法。漸要趨向他的三十六母。現在又把

玄應的原文加了數目字列之如下。

文字品（玄氏原註。字者文字之總名。梵云羅祁。羅刹譯言無異流轉。或言無盡。無盡是字。字存紙墨。可得不滅。借不此滅。以譬常住。凡有四十七字。爲一切字本。其十四字。如言三十三字如是合之。以成諸字。）玄氏此注。即於十四音爲字本之理。一筆勾銷。不幸十二聲多加上理釐二母。名曰字音十四。又成字面上之糾紛。且理釐兩母之故。不能說明。被陳蘭甫拉向來母。尤落十丈雲霧。

字音十四

（一）裒（原烏可切） 阿

（二）壹 伊

（三）塢（原烏古反） 烏

理（原註。重） 釐（原力之反）

（今註。此二母即不列十四音之數。且理釐當於蠶聲原本之魯流。尚有廬樓未引。亦可怪。不知玄氏作音義。所据何本。）

（四）黳（原烏奚反）譪

（五）污奥（原烏故反）

（玄氏自註云。此十二字。以爲音。一聲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皆前聲短。後聲長。

（六）菴 惡

（玄註。此二字是前竟阿兩字之餘音。若不餘音。則盡不一切字。故後取二字。以窮文字也）。

比聲二十五字

（七）迦 呿 伽 咺 （原其柯反）俄（原魚賀反）（原註舌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鄰三字同。而輕重微異。）

（八）遮（原註重。）車 闍 膳（原時柯）若（原耳賀反）

（原註舌齒聲）

（九）吒。（原註重） 咃（原丑加） 茶 咤 （原佇賈） 拏

（原註上咢聲）

（十）多 他 陀 馱（原徒柯） 那（原奴賀）

（原註舌頭聲）

（十一）婆 頗 婆 婆（原註去） 摩（原莫個）

（原註脣吻聲）

(十二)(虵原註重) 邏(原盧舸) 羅(原李柯)

(十三)縛 奢 沙

(十四)婆 呵

(原註此八字超聲)

(今註。超聲九字又脫去一字。玄氏的齒莽滅裂甚可怪。又十一第一字之波。刻本誤而為婆。超聲第七字之婆。亦誤為婆。超聲第一字之虵又被陳蘭甫誤作牀母便弄到一榻糊塗。)

上面將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與今佛藏中隸嚴的原本比較一下。一是正了錢大昕陳澧等之疏。二是舉出七八九十十一的五音。玄氏原註加上舌根聲。舌齒聲等字樣。後與唐代智廣的悉曇字記。宋代惟的淨天竺字源。亦不合。今比較之如下。

	(玄)	(智)	(惟)	(等韻)
(七)	舌根聲	牙聲	牙聲	牙聲
(八)	舌齒聲	齒聲	齒聲	正齒聲
(九)	上咢聲	舌聲	舌聲	舌上聲
(十)	舌頭聲	喉聲	喉聲	舌頭聲

（十一）脣吻聲　脣聲　脣舌聲　鼻脣聲

（十二）　　　　融轉喉　喉半舌半齒輕

（十三）超　聲　還口聲舌二音　脣齒頭等聲

（十四）

寫到這裏。便可以把廣韻的十四聲例法列舉如下。

（一）開口聲。阿哥何等。並開口聲。

（今註。此即第一音的長a短）

（二）合口聲。菴甘嵁諳等。並是合口聲。

（今註。此即第音之六長aㄖ短aㄖ。文殊所謂哀阿之餘。故以吹呼言合口。謂ㄖ是合口也。）

（三）就口聲。憂丘鳩林等。能所俱重也。

（今註。此即第二音之長i短i。惟所註憂字佛經皆屬第三音。無屬第二音者。然按下文撮脣聲之烏姑乎枯第三音有已着落。此必爲第二音無疑。既曰就口。憂丘等又在舌前。亦應歸第二音之一體。）

（四）撮脣聲。烏姑乎枯。能所俱重。

（今註此即第三音之u長短u）

（五）閉脣聲波坡摩婆。能所俱輕。

（今註。此即第十一音 p ph b bh m 所以次於此者。即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意。相當於下文說明凡言能所俱重者，皆爲摩多或韻母。言能所俱輕者。皆爲體文或聲母。亦一可注意之條件。）

（六）隨鼻聲。灼蒿考姑等。能所俱重也。

（今註。此即第五音之長。短。。姑字元刻玉篇作好。乃得其正。歷灼字亦爲炮字之誤。炮者泥濆絕以爲十四音究竟之字。炮蒿考好。皆亦諧矣。）

（七）舌根聲。奚雞溪等。能所俱重。

（今註。比即第四音之長 e 短 e。奚雞等古音爲正 ei 也。舌根隨鼻等名目。並見泥洹涅槃二經。隨鼻至唐代翻稱遂無其名。亦可證明廣韻十四聲法。確係六朝舊物。）

（八）就舌下卷聲。伊酌等。能所重。

（今註。此即第十二音之 yrl 也。此本體文。獨破例而爲能所重者。即喻爲學配之先譯。從踐羅盧與魯盧異致。終覩爲與尋常聲母不同。亦古今一揆。伊指 y 母。酹綴伯之學翻 ei 救。目中明言下卷。亦指　無疑矣。

（九）舐舌聲。遮車奢者。能所俱輕。

（今註。此卽第八音 c ch j jh n 也。）

（十）齒聲。止其始等。能所俱輕、也。

（今註。此卽第十三音 v c sh。止字必係乏字之誤。其玉篇作具。始玉篇作所。皆通。

音齒者此卽當時輕脣將誤脣齒。不僅雙脣之證矣。）

（十一）牙聲。迦佉伽等。能所俱輕。

（今註。此卽第七音 k kh g gh n。）

（十二）齶聲。鴉醫等。能所輕。

（今註）此卽第十四音 s h k sh。醫玉篇作器乃合。

（十三）喉聲。鴉加瘕等。能所俱輕。

（今註。此印第十音之 t th d dh no 以舌爲喉聲本印悉曇字記等承古代相之傳。

謂玄應故爲舌頭聲於音理自合。然字記等在守其六朝佛經派之舊。玄應已有唐代字母家之意味。證明廣韻之十四聲。辛有字記等殘存舊法。方能密合。而鴉加瘕三字皆誤。此必

妄人見其爲喉聲。妄竄改耳。

（十四）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吒沙拏荼。能所俱輕。

（今註。此卽第九音 t th d dh n 知徹等音想在六朝開始流行。不能定其發音之

狀態。故繁重其詞。名曰牙齒齊呼開口而送。亦可笑矣。）

尙問廣韻十四聲之次序。何以與經佛之次。截然不同。此卽仿照婆羅門書之十四音。從新用東方面目變換之。定爲中國自己之十四聲例法是也。其次依照何例爲先後。卽照辨字五音法。五音法者。反切成立後。第一步用西學做成這中學之體。時代在漢末。於是再用西學之十四音。按照中國之之五音法。成功十四聲例法。其時代在晉宋間。

開口　合口　蹴口

此口也。在五音之外。

撮脣　開脣　隨鼻

卽一脣聲幷餅。鼻在外表脣之一條線上。故附焉。

舌根　蹴舌下卷　垂舌

卽二舌聲靈歷。

齒

卽三齒聲陟珍

牙　齶

卽四牙聲迦法

喉

即五喉聲綱。各立名目者。見着日髮就喚爺。所以取td一等之爲名。彼喉我即喉之。而一知半解之妄人卻知綱各不可以類多也。故以加瘕等易之。

牙齒齊呼開口送

這是沒有了辦法。姑屏於五音之外。綴附例末。

所以辨字五音法者。六朝時候大等韻家之七音也。辨十四聲例法者。六朝時候等韻字母之胚胎也。凡雙聲之事。六朝常曰體語。則與體文之名恰合。又一旁證矣。

※但是當時雖有十四聲例法。能通解其法者必像謝靈運輩的通人。若一般學者及市民。則用雙聲疊韻法。守其四十一類之舊反切。或用因煙人然從五音法擴大的三十切字要法。以便通俗。猶之乎宋元以來。雖有聲韻字母。而學者猶守其反切之門法。俗人則擊鼓揮扇。空谷傳聲。自有其捷訣。十四聲例法。一變而爲三十六字母之等韻。則因煙人然等三十類切字要法。實爲其過渡之樞紐。因煙人然三十類的切字要法。多數人皆以爲創始於晉。彼之三十。於等韻之三十六。缺者爲「知徹娘床非奉」。呂介孺謂舍利三十字母。所缺爲「幫滂娘床微奉。」守溫爲之補完。知徹因照穿而缺。猶之乎床則因澄而缺。缺得在情理之中。若忽缺最不易缺之幫滂。必非事實。所以呂介儒言舍利缺去幫滂娘床微奉。定是知徹娘座非奉之譌。今質言之。切字要法之有澄無床。實即有床無澄。亦即完全沒

有知徹澄娘。此因知徹澄娘。十四聲例法名之曰牙齒齊呼開口。並附於五音之末。時人不善讀出可知。我嘗以爲非奉是脣齒。敷微爲雙脣。切字要法有雙脣而無脣齒。亦證明雙脣是舊音。采齒是脣取印度法之新音。故呂介孺謂舍利缺微奉。亦不若切字要法非奉之當。照此說法。舍利三十字母實卽將切字要法化雙爲單。又改正十四聲例法用新佛經家(卽玄應之徒)牙舌脣齒喉等之分類。一一整理之。遂成三十字母耳。守溫參合音學反切家之四十一類。以爲知徹澄娘的舌上音不可少。脣齒的輕脣當添。遂成三十六母。此乃顯然易見之變遷。乃主舍利字母爲出於切字要法者。止清道光時滕陽人作切字肆考的強耕一人。亦可異矣。至於舍利字母。爲李氏音鑑所引。旣與切字要法不合。復與呂介孺之說亦不合。並無「照穿牀敷微」之迹。卻重「見溪羣疑」等音。不知李氏果何所本。必爲傳抄之謬品無疑。

以上這幾筆宕賬。就是我望附了叔遠先生的清賬。引起更多的報告。添了確切佐證。將來把牠結了進去。卻不料說得太冗長了。占去篇幅不少。抱歉得很。吳敬恆。——十三。七。二十。——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序

近三十年關於新思潮之名著。譯述者或著作者種類亦不少。然凡一編到手。讀之忘寢食。一起讀下。欲罷不能者。在吾經驗中。第一部則爲嚴又陵先生之羣學肄言。過十數年。又有胡適之先生之

中國□歷史大綱。至今又過八九年。而漆樹棻先生之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又迫我躬留在夜一起讀下。欲罷不能。此種動機何在乎。由於本書價值最高。自不待言。而簡單追求其欲罷不能之原因。尙當別有淺解。則一曰聞所欲聞。一曰明白爽朗。帝國主義四字。若盲目蔽其罪。自然稱之爲惡名詞。迫無不一致。然一求其定義。則晦悶痞塞極矣。無人不往來胡塗。如落十丈雲霧中。帝國主義之諱法者。方且笑談妄拉亦化等爲抵制。作驢頭不對馬嘴之批評。暗示人似一若不歸楊似應卽歸墨。是直以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有同等政治上之價值。詆訶帝國主義無非止是失勢者流對之爲示威之暴行。此種見解。取證不必在遠。卽德皇威廉第二灼手可熱之時。東鄰三島之國民。且悍然以帝國主義自命。言之口有餘沫也。至歐戰既罷。協約各國。甫以正義人道之假面具取勝。又有不達時務之威爾遜。提出和平方案。帝國主義始捉襟見肘。翳裏破裂。左右露出不可掩之兇相。於是彼等每有訟言。止閃爍囁嚅。隱身於晦悶痞塞之含義中。弄支離之手術。以延其生命。雖與之爲劇烈之戰罵者。忽有共產黨單刀直入。使無迴旋之餘地。然彼卽借共產黨之面目大哮咆。嚇一般所謂搢紳也者。以警怵近禍之心理。不得不張口甘飲其鴆。遂若帝國主義眞倒。卽共產實現之日。雖明知侮小兒亦不能如是簡單。然彼亦無可如何也。殊不知帝國主義。終古爲惡物。質言之。彼卽獨霸主義。極其滿志之意態。止許強者一小部分共全世界之產。舉大部分之弱者。非但屏之於無產階級。且從而竟滅絕之。是彼實狹義的共產黨。非與共產主意有相反之心理也。新底克脫拉斯。卽少數共產之變相名詞

耳。故不於經濟上觀察。而帝國主義之狠毒不可得而全見。僅就政治立論。誠如孫先生所言秦皇漢武。與夫羅馬諸帝。皆能攻城掠地。是帝國主義早已不分東西。不論古今。超空間時間而存在。此種解釋。卽非錯誤。至少亦太渾含。恆亦以爲舉彼未成熟已成熟之帝國主義。渾含類視。爲以爲政治上優勝劣敗。互相主奴。皆興亡細事。而使全人類被殲於最少數之大禍。反隱於生活力背後。不能覺知。故帝國主義雖古今爲惡物。但今日之資本帝國主義。爲已成熟之吃人主義。乃結晶於經濟上。並非如古代在政治上萌芽之帝國主義。僅爲殃民之主義也。孟軻反抗當時未成熟之帝國主義。注重於政治。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不過隱隱亦留意於經濟方面。復曰。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與今日之資本輸出。不同而相似。皆所謂開發富源。爲人須努力也。何以孟氏早判以又次之刑。今且舉爲蔽罪帝國主義之主點。因孟氏當時已徹悟必有計臣爲之開闢財源。於是戰得而善。諸侯得而逞。卽生孟氏後之秦皇漢武。當野心方侈。亦必因供應繁苛。四海嗟怨。不得不掃興而罷。當日帝國之未成熟。皆與經費絕緣之故。先時孔仲尼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皆往昔自然冥合。知還志非金錢不可。強迫絕經濟之緣。充自春秋戰國羅馬以來作二千年之停頓。未任帝國主義遂吃人地位。不料去今百年之間。突然尊尙聚斂家。行其千百倍工巧之辟草萊。任土地。於是帝國主義。遂如黃河之灌決。浩瀚莫之能禦。吃人之方法。完全成熟。少數共產之趨勢。若不及早日遏制。人類將滅十分之七。故帝國主義者。政治開其野心。經濟握其中樞。方成人類之大患者也。以上云云。

皆於讀漆先生書時。一讀一快。聯抒吾之繁感。以與同讀是書者一印證。實不成理趣也。其主旨在表明漆先生自研究其經濟學理而已。然在帝國主義當之。方如受最猛烈之機關排砲。而晦悶堵塞之翳障一空。赤裸裸止露其吃人之兇相。非僅如黨人書報。止為衝鋒肉薄之詞。雖自信可抵毛瑟槍三千。直毛瑟槍三千而已。將如其晦悶堵塞足以屏障其真相何。故夫需要於目前反抗帝國主義之讀者。唐徐兩先生序之已備。就不待言也。——十四年八月一日——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序

貢先生編了一書。叫做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許我也在卷首序說兩句。我說聯俄仇俄[illegible]如何解決。有這討論集。當然可以莫贊一詞。因為什麼理由。雙方差不多都已說盡。止待真愛國的[illegible]擇可矣。但是既許討論。我也加我一點贅說。就算作序文。一舉兩得。這是我的取巧法子。我無他說。[illegible]單的幾句。便是問討論這個問題。若夾着赤化不赤化。我就告訴你。你若真是赤化的。你就仇俄。你若尚未赤化。你就聯俄。因為蘇俄並未共產。免得你失望或譏諷。你若真是一個相信國家主義並非[illegible]冒的。你一定反對帝國主義。你若反對帝國主義。你可別亂要造俄羅斯也是赤色帝國主義。你暗用抵制法。替英日諸國幫忙。你若不用此卑劣手段。自然聯與仇。還由你自己主張。聯與仇乃國際間極小一件事。好比英日有聯之必要。就同盟。及必要的條件消失了。又解盟。聯之外還有不聯。於是再設

到仇。國際間千變萬化終之由是國際間的一個小小問題而已。若無誠意愛國。止是賣野人頭。甚而至于借着國家不國家。止是爲虎作倀。也就可以不必加入討論。所以討論集是給謀國苦心之人讀的。不是給鬧赤化不化赤人作政治哲學談。或作打筆墨官司的訟牒談也。我說我的話。外行得很。在開卷前先博大家一笑。也是百年中難得開幾轉口。使心花六葉開的。不要多吵哩。請讀者細細看細細討論罷。吳敬恆——一五。三。九。——

不平等條約概論序

柳劍霞先生著不平等條約導言成。由唐山先寄我快讀。書投清室委員會。輾轉交遞。鎭置余族子涵卿君篋中。數日前由黎劭西先生轉告。發扃取出。已閉置半年矣。開卷循讀。知己爲此間鑄一大錯。負疚至深。蓋若柳先生此書在關會法權會未開之先印成。乃爲當時者最精要之參考品。國人亦可得甚深之了解以爲當局後盾然求諸事實。却殊不然。正因此次關會法權會。又卽帝國主義者小弄其玄虛。諺所謂「並不是那回事」。深覺柳先生之書。在關會法權會開後。方愈切要。其故則因帝國主義者深知我國一般民衆。實於所謂不平等條約之因果。極不了了。故今日之會關法權會。根本卽爲敷衍一時之反動。聊殺吾民之盛怒者。今之不良政府亦虛而與之委蛇。助其搗鬼。苟求城內之無事。甚或因緣以爲利。雖在民衆之隱微。亦未嘗不知其必有可笑之內容。故對之談焉漠焉甚若此

等無聊之會。開成反不如其不開。然吾民料事之中。固莫不首肯。而此不平等條約。究以何種方式。求其取消。當其不能取消之時。究有如何之危害。皆似未有深切著明之研究。急宜因關會法權會等之無聊。早得一適當之究竟。如此。則所謂不平等條約。其為患我國。皆知其然矣。豈可不再進而知其所以然。不平等條約之造成。幾亘百年。其記載散見官書與私著。繁冗不易整理。欲為有條理之研究。頗不容易。故皆因循玩忽。安於不了了。幸柳先生極深研究。多方整理。始能簡要詳明。著成此書。以既吾人。於是吾人始能得明切之了解。共為批欵導却之要求。則如今日無聊之關會法權會。彼將不敢開。異日重開之會。或必有取消之實可出現也。所以言柳先生之書。在關會法權會開後。方愈切要也。嗟乎。不平等條約之為患。固莫不痛之矣。然因循玩忽。未能急求取消之方法者。則十五年來國事每下而愈況。皆以為原因復雜而未免。總因則在不平等條約也。故柳先生曰。「國事至此。殆極山窮水盡之觀。……然以中國之大。竟沒有人出來想法解決嗎。有是有的。不過他多半還沒有把中國紛亂的原因看清。所以擬出來的方案。……約有法治。會議。和聯省自治的三種主張。……都沒有探得今日中國的病源。因而三派主張者。雖亦嘗各有其相當的努力。而無法解決中國之紛亂。……為什麼軍閥們那樣有力呢。為什麼軍閥與軍閥之間。鬧不到多久就要打。……假使我們是肯精心細想的。是肯按步追尋的。那就不難發現這中間的惟一線索。知道我們國內每一次戰事裏面。都有列國帝國主義者指導作弄於其間了。……現在我們可以深信不疑的說。構成我今日國內之種種紛亂者。列

國帝國主義者者也。……列國帝國主主義者何以能夠。何以敢於是這樣做的呢。則更可以異口同聲說。特一切不平等條約爲護符也。」柳先生指導吾人。碻得了要領。故柳先生之書。直是今日最needed要之書。宜乎人手一編。以求萬衆一心。而得取消不平等條約之速效也。吳敬恆——一五。二。十。——

李石岑講演錄序

石岑先生。我未識先生以前。已在此處彼處。讀了先生許多論。年來更看見了不少的大作。終是樹義極堅卓。却平允不肯沒人一毫之善。所以欽服先生爲眞理求眞理。知先生爲學。亦爲學問求學問。這種爲學態度。似乎我們東方人向來欠缺。想起來。英美學者亦少此風。因此。從前李石曾先生每欲以法人爲學的態度。介紹於國人。現在先生說他尙帶些生活色彩。不若德人對學問是學問。尤其看得認眞。拿先生的話。從戰後觀察。德人已把從前被軍閥罩着的一層黑幕揭了去。顯出他赤裸裸的眞相。才證明先生所說的萬確。宜乎他的成德。自然比世界爲高。就用功利的意見去批評。前年我同褚民誼先生同車赴德。雖號稱戰後荒殘境界。固與十年前所見大異。然一草一木。還都表顯了學問盤趣的精神。褚君與我不約而同的相視慨嘆。戲相謂曰。叫英法美戰勝了德國。無異助癟三推仆了流氓。褚君並說。人類智識程度如此。爲之奈何。我曰。推仆定不可少。別爲一義。軍國主義的完全告終。幸有此一仆。且異日眞共產主義實現。必爲今日失敗的馬克斯之鄉親。倘欲再進而求大同的無

政府。能舉其實者。必爲努力學問。過於今日德人之一種人類也。此次先生對於爲學問求學問的曲折。詳晰誨示。弟惟有一讀一心折。不惟我等毫無不學的受了宏益。尤其是此後英年國秀。有了南鍼。我國代表學者的孔子。便是一個政論家。帶了功利的色彩不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在他雖然別有用意。「然學也祿在其中矣」後之時王卽用爵祿爲激揚學問之具。射自策獻賦。至固定而爲八股制義。二千年久視學問爲敲門磚。此種空氣依然瀰漫於今日海內外支那人校學侶之間。若復助之以功利學問之談。其結果有如先生所謂冒牌出品等之種種。皆爲必至之流弊。先生藥之以詳示之諸說。誠苦海一航。先生齒及弟近來的贅詞。以「無所爲而爲」見慰。自然非所敢任。先生誘掖之。俾有所愼重。甚爲拜嘉。因此弟亦敢以雙管不能齊下之苦衷。趁着機會。一加表白。弟既不學。所以偶有所涉筆。無非感受了許多外勸。引出了一個盲目的反應。論起實在來。剛剛是有所爲而爲。先生乃獎勵他是「無所爲」。這怎敢不「打不自承」呢。我說。人的向前要求。同向後要求。與個人的身體。亦有一些兒比例。兄弟的身體。素來比較頑劣。因此自覺向後的話。終値不得說。閉了眼睛想起來。凡喜歡說向後話的朋友。似乎十有六七。都是比有一個很薄弱的身體。

這就是東方「病夫文化」的特點。年來我忽然覺得求生活了當的人。太多而且太認眞。生活那裏來什麼了當。了當便是向後要求。所以厭世同自殺的人。亦是不少。向後便到了一圈。云一便是

絕對。一則誰復從旁感其有無。自感亦復向誰說之。謂之爲無亦可旣一團矣。無復云人旣已無人復何有生。所以講人生觀的生活朋友。那裏配去管他。便是抱了宇宙觀。亦且幷無宇宙。逛眞如正覺。說得多少滿明。還是多事。倒不如用漆黑一團。記實方便稱之。這種意思。還是我在認眞生活上。算是給他一個易簡生活的反應。這還是爲着生活而動筆。與梁漱溟先生的動機一樣。所以先生稱他爲「無所爲。」是第一可愧。年來又覺得吾人對於生活。不是太認眞。便是太不認眞。不認眞便是不肯向前。名爲持中。亦是向後不了。姑且苟延殘喘。因此。高等的持中。是樂天知命。中等的持中。是做日和尚撞一日鐘。下等的苟延殘喘。受着樂天知命的暗示的。是一切命定。一切委託於鬼神。祈求再世的善生活承了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流弊的。是認定世界將要末日。還些物質上的肉慾。似乎像惟有他落得了便宜。這坐於不曉得向後是一團。不甘願一團。便成萬有。萬有又萬有。止是向前。無中立的餘地。斟酌盡善了。「自以爲」改良復改良。乃贊成有人生觀人的本分。這種意思。我又對於不認眞生活的。算是給他一個生活要努力的反應。這全是淑世的腐淺話頭。免不了好像做了脫爾斯泰先生們門下的走卒。還賴不了有些功用的熱習。先生乃獎他「是無所爲」。是又一可愧。做了生活向前的夢。便想到整理萬有。用一種最易簡的工具。便是科學。說到了科學。就又免不了羼入支那孱弱的小問題。連類及於機關鎗。所以表面上別人自然以爲我把機關鎗代表了科學。且以科學包辦一切。我也來不及說到承認不承認。止好混亂的對付這種談話。不要說對於爲學問而學問。離開萬里。

而且也不免糟塌了科學。所以近來我那許多泥中鬥獸的話頭。簡直是啞巴吃了黃連。洩洩寡氣罷了。

先生譏勉他「無所爲。」那更可愧了。但這是所謂握了一枝筆在一方面說話。現在可以又用一枝筆在另一方面。代我自己表自。則我亦能曉得在學問自己本身。自然如先生之獎言。皆「無所爲」。科學也就不消說得同是無所爲之學。彼豈是專爲解決什麼物質文明。（物質文明。乃從拆穿了西洋景。什麼金石雷電水火。皆能容易應用自然生出來的現象。）故弟於「科玄之戰」似像偏袒科學。因其「若有所爲」之烈情太熾。已如上所自糾。至就無所爲一方面立論。弟對張君勱先生所云人生不能以科學解決。還是始終不能同意。又若科學不能解決之人生。即歸在玄學區域。張先生若果有此意。那就非但對不起科學。而且對不起玄學。弟竊以爲文藝信仰之學。發揮情感。有不拘一切論理。向前邁往之概。此正如張先生所云不拘論理之學。於是玄哲之士贊同其審美之情。又審考其有否假設之理。便是斟酌了情理。眞正做個向前進一步之要求。所用之假設。即出於論理。此正玄學哲學之特色。何能以玄學解決人生。可外論理。照上面的鄙意。再簡括說來。就是說。文藝信仰之學。用大膽的情感。什麼都造起空中樓閣。玄學之學用着論理。慢慢將一座一座的空中樓閣。能升天入地。去求得假設。於是把假設了。得到反應至信的一部分。叫他獨立了。別起一個名目。叫做科學。這三種把戲。宇宙一日不完。便你手交到我手。更迭的。無窮的。一同向前演進。必要宇宙末日。一同隨

了宇宙涅槃。誰也不能包辦了。誰從前「至信反應的假設」甚少時。別無科學的名目。什麼天文圖算燒丹練汞。都叫做哲學。便證明玄學是尚未論定之科學。科學是已論定之玄學。人生觀自然是有機的未結晶的一物。正是有些將藉情感學創進。有些將藉玄哲學假設。有些可讓科學塙定。創進是不已。假設是不已。塙定亦是不已。必到人類末日。方留一部分殭石。全歸科學研究。所以張先生若又說人生觀有九端。尚未成爲科學。則可。若說永非科學所能解決。則不可。又若說人生觀九端解決。必有九端又爲科學暫時所不能解決。則可。若說那個九端。眞非科學所能解決。則又不可。情感學玄哲學的向前愈進。即科學之區域愈大。進不已。大亦無窮。然不能因科學區域大至無窮。遂疑其將包辦一切。須知一切是無始無終無外無內。科學永爲所包。不會反包了他。所以科學包辦的好夢。甲方不必做。科學包辦的恐慌。乙方亦不必爲也。然科學猶未能包辦之人生。在情感學家。自然不願拘於論論理。使人生淪於枯寂。彼所以助科學者。別有相成之理由。若在玄哲學家。正宜就未解決之人生。用理多方假設。爲科學解決之預備。如何玄學家可曰人生觀無論理可言。是失玄學之職矣。此弟之所以嘵嘵。何止就學問解決究竟。或近似「無所爲」也。至爲之迷信物質文明。在又一方面言。亦止爲一種之「好奇」。先生言「牛頓看見蘋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但他決沒預想到今日物理學上的應用」。牛氏即英美學者。英美功利之色彩誠濃。但無論什麼一種的洋鬼子。他的好奇之心。似乎終比別個種類發達。蘋果落下。正所謂「吹縐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他偏不相信落下是個當然

成偶然必要求個解說。而引力之種發出。充類至於無聊之物質文明。他偏不相信風力馬力。沒有能代他的汽力。於是汽機出。他又不相信車子必要牛馬才能拉了走。於是火車頭。電線街車。摩託車等替出。他又不相信天空止有鳥能飛。海底止有魚能游。於是飛行機潛航艇又出。推之何以圖畫止可用刀。筆於是照相術。出彈子何以止能發射一。粒於是機關槍又。出都有一種盲目好奇的氣概。決不是哭哭啼啼。像吳稚暉因爲看見上海公園有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之告白。才想到機關槍也。好奇雖非直接的「無所爲」。成直接的「爲學問而求學問」。而亦庶幾近之。弟故常戲慰學界同人曰。吾鄉有先德。留遺一名言。曰。「緩事急做。急事緩做」在學事上實有無窮意味。今對爲學可變其語調。則曰。「壞事好做。好事壞做。」何謂壞事好做。卽對於嫖賭吃着等事。必當有無窮顧慮。凡可以自好之處。努力得一分是一分。何謂好事壞做。凡喜歡嫖賭吃着的人。可以父母妻子的字養一切不顧。楊梅結毒。戕賊其身。亦復不顧。甚而至於高等學者。樂於捐棄寶貴之光陰。沈浸於極可笑之麻將戲。夜以繼日。然到了從事學問。便家貧親老。也時時在心了。何日可以畢業。何科最爲便宜。這部書太厚。不如揀薄些的容易看完。寫一部書要一兩年。我決不許。得不到名譽利益的。我又不幹。最好不要考試。便得文憑。上英國要六年畢業。不如上美國止要四年。但用錢又太多。因而上法國也好。這種算賬工夫。都合理的使用了出來。倘這個時候。能師法嫖賭吃着之人。拿些盲目的氣概出來。日以繼夜。讀我的好書。你宇宙說翻着。我亦不幹。似乎這種種壞做。也不算得十分罪惡。譬如九十歲還要娶一個小老

業。所以美國某家角有位七十九歲的老太太。親戚都死盡了。沒有什麼消遣。便上大學去上班。把學問看做終身的伴侶。這不是逍遙大樂麼。我這種論調。也許可以解答先生「無所為」的微言的幾分。就先生敝門傳之太息。倘好事壞做的人。略多一點。就兄弟也不感憤於我國的海內外學者。專學洋八股了。承先生錄以名論。多方獎策。故亦拉雜布肊。以明區區本懷。藉引一粲。並即道安。吳敬恆

——十三。二十二。——

四十二章經箋註序

人類之發興。創造家與天演家各異其說。固皆謂在書契爾累年以萬計以千計者無不同。而書契之興。則近在六七千年以前。全世界之歷史家皆記之以如是。蓋明且晰也。而哲想之發育。極其全盛。僅三千年以來耳。東陸則老聃孔丘墨翟莊周。西海則德黎額來頡利圖柏拉圖亞到士德。皆同時之表表者。而居東西之中。生諸指之前。則又身東毒我佛喬答摩氏之少數哲人者。其學說之精理論之富。皆前聖所未逮也。大千世界。盡與人境為同乎。恆沙億年。皆與今日相似乎。胡為而三千年以來。在吾曹所居之地球上。獨有此等哲人。能為此等學說。為此等理論。此誠不可思議。我佛其能說之歟。今姑舍此疑問而勿論。而論其事實。固已有此至精之學說。至富之理論。出於三千年以來之少數哲人。吾人居東。而東學為吾所固有。迴受異學。則有西學。西學東漸。最先為身毒之學。而希臘之學則傳

之不及三百年。宜柏拉圖亞利士多德之遺書。西人在數十年前家喻戶誦視若聖經賢傳者。至今日我國不聞有一譯籍。而佛氏之書。則傳譯幾近二千年。去哲想發育全盛時代。僅數百年耳。我國老聃孔丘墨翟莊周之著作。方整理於秦火之餘。記載於藝文志。而我佛喬答摩氏之遺言。亦即並時東來。與口授之文。璧中之籍。同為漢代古書。如是佛學幾可稱為我國固有之學。如言譯事。而佛書亦可稱為我國創造之譯事。而此四十二章經者。在佛書不為深微。然論典籍之價值。為漢代古書。為譯籍初祖。斷可視同六經三史。仲祜先生本以考據經師。發願闡明佛學。故其注解佛經。即用漢儒解經家法。前注八大人覺經說。佛吾已略說明之。今於此注。益見漢魏古書。連結漢唐注疏。非惟為佛說貫通理解。且為經典增益名著也。余雖不通佛說。而於天人之故。多所疑問。然對於仲祜先生之說解妙達義蘊畢闡。亦如頑石之能點頭矣。民國七年三月七日吳敬恆序。

▲佛遺教經箋註序

恆研求天竺字母。而與我國音韻學家相接觸者。莫古於姚秦鳩摩羅什宮商體韻之一言。體語云者、體與韻為兩事。體即云雙聲。封演聞見記云。「周顒好為體語。」錢竹汀疑體語不詞。陳蘭甫乃引北齊書徐之才傳尤好劇談體語。證封說之非誤。好為體語者即南史羊戎好為雙聲。北史魏收與崔巖嘗以雙聲相嘲之類。合雙韻而言之。則曰反語。吳書諸葛恪傳云。「成子閣反語石子岡。」顏氏

家訓音辭篇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是也。僅就韻而言之。則曰韻語。南史何長瑜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高僧傳宋岷山通雲寺僧邵碩爲人好韻語是也。若僅就聲而言之。則日體語。又郎聞見記之所云。徐之才傳之所說者是矣。故唐譯悉曇字記。亦有十二韻三十五體文之名。體文郎謂雙聲母字。乃沿六朝之舊稱。迨後反體習稱爲反切。韻語爲韻部專門學問之所掩。其詞不足以概舉。僅退而泛稱一部分有韻之詞。體語則更不顯於詞林。止以雙聲相稱。至晚唐字母行宋元等韻之名以立。體語遂爲歷史中一名詞。無人過問矣。六朝人形況他人之形儀音吐。每好用聲韻等字。魏書宋弁傳之體韻和雅。正與高允傳之音韻高亮。王肅傳之音韻雅暢。同一贊美其音吐。是體之爲字。實與若聲若音若韻。同熟于六朝人之口。韻字始立於晉初。而體之命名。當亦去羅什不遠。體韻並舉。出於羅什。以代表其天竺字母之聲韻。而當時之人若耳熟能詳而不怍者。則世儒談聲韻者。方與佛氏音聲之理。互相貫通。莫之有間之故也。觀彼宮商體韻之言。羅什以言慧叡。而謝靈運著十四音訓敍。條例梵漢。郎由以衆音異旨。諮叡而遂解。益可見其時梵漢溝通之普矣。顧史稱羅什入關後譯經逍遙園。諳誦衆經。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則其妙晰梟漢音旨。有所裨助於當日研音諧悉本無足怪。彼手譯經論。至三百餘卷。實爲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譯經最多之一人。故聞鳩摩羅什之名。不僅音韻家與之有最初之因緣。而談經藏者。亦必以譯聖目之。仲祜先生以經師之家法。箋註佛學之名著。最初古經如後漢迦葉氏等之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諸篇。已次第脫稿。極

□□□而月之久。而僧次郎及於羅什之所譯。因佛遺教經者。□此爲羅什衆譯中之一小品。□□其爲我佛最後之遺言。而與四十二章經爲佛最初之垂訓者。適相照映。故先涉筆刊校。既成。復令余贅一言。余惟先生詁解之精。向已深論。不必更說。而私心所驚嘆者。先生自發願註經。晨夜不倦。薈萃羣目。方從事者。充溢積軸。至亘數架。是將爭多於什公。爲經註之偉觀者也。恆亦竊羨什公之浩博。而無所可競。適求晉書。故實流連其姓名。故即牽引爲文。以見什公於恆亦有因緣。聊引先生爲笑。許其序於書首可乎。吳敬恆民國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

寒厓詩集序

余不能詩。亦不好爲詩。故年二十有三。著學籍。適其時瑞安黃體芳。長沙王先謙。茂名楊頤。長白溥良。先後督吳學。建南菁書院。刻續皇清經解。振樸學於東南。講學南菁者。有南匯張文虎。定海黃以周。江陰繆荃孫。慈谿林頤山。余應選入南菁治學。第一日謁定海先生。先生銘其座曰。『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心竊好之。與無錫范鼎許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紀禮詁。不暇爲詞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鈕永建。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齡天才。爲楊頤所拔。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邀番禺梁鼎芬評定。鼎芬尤禮重焉。厥後永建棄書肄劍。入湖北軍校。鼎芬爲校督。左右之甚至。時長吾曾會者。爲丹徒陳慶年。慶年爲經師柳興恩姊子。能傳外氏學。慶年好詼。常側其頭。唇翕張。格格笑不止。

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爲詁字舍。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莅江南者，則有陽湖吳翊寅。金匱孫揆均。丹陽王英冕。無錫高翔。元和任果寶。其尚在童齡者。有無錫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寧之田其田。其由才筆肆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餼廩。意氣甚豪頗跅弛。院之成年長德。皆爲詬侮。嗣程則秀拔俊整。不好弄也。莅江北者。則有籍上海而家泰興之趙世修。泰興又有姚彭年。童子金鉞。世脩弟子。寬弱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隱體文。其田雖上規騷選。卓而成家。勿若也。敬恆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丁寶書。顧蔭孫。裘廷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即通治漢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應選居南菁頗久。無錫諸人。每日夕。必聚市間茶舍。名春源者。據其一隅之晚紅晴翠樓。對九龍山巔。雜談歡詁詞章。至囂飄引鄰座驚怪。當時隱隱領袖其間者。則爲廉泉。泉壻桐城吳氏。其妻吳芝瑛。爲吳汝綸弟寶三。學者稱爲鞠隱先生者愛女。才藻豔秀。爲當代閨閣詞宗。泉父宰山東。與泉外舅同官。廉吳兩家，皆好藏書。泉之[illegible]尤[illegible]嗜，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甲於邑中。朋曹就鈔借讀。每無虛日。此皆三十年前往迹也。所謂孫揆均者。即寒厓先生。爲是集作者。廉泉則南湖先生。因集刻已之所爲詩。並刻寒厓集。付余序之者也。蓋寒先生之詩。余既不能詩。如何能序其妙美。雖南湖先生謂寒厓集中詩。當比吾鄉之勝清作者楊芳燦。余竊不同意。因寒厓集。樸至清老。非蓉裳詩鈔藻放浮揚者可比。廉先生特以孫先生年少爲文。騁才獨往。英流秀擢。近似楊郎。故借評其晚年之

詩。言傳世當如之。必非謂爲同僅也。余雖不好爲詩。顧未嘗不好誦人之詩。余學南菁日。因名吳朓。合字曰稚暉。若猶殘存此字。名朓之故。因二十歲前。偶得謝宣城集精本。好其詩極篤。至取稚暉之名自名。於詩曾有如是故實。故二十歲後。不暇爲詞人。則有之。不羨詞人之能詩則殊不然也。唯倔強不肯讀大官之詩。及詩名爲當時濫稱者之詩。亦以被古稱者謝朓王維黃庭堅陸遊數人所作。時好誦之。因以品論當世。所取亦狹。吾近年以爲後之人欲在吾世求作者謝王黃陸其人。唯有金匱孫揆均。廉泉。長洲江湜候官鄭孝胥而已。此余堅僻自信之說。果將如何。賦千秋之業。非能以一二人輒是輒非者也。孫廉兩先生。詩之所造。亦在近十五年。始引吾措意。信其必傳。三十年前。數十詞老。乃止有兩先生之詩可傳。此余序寒厓集而不勝惘惘者。寒厓先生。生長名家。其大父行以上。文采照映。不必殫述。而建節開府。皆勛在並世。先生嘗能以詞人自詭。我華自甲午喪師。國勢日蹙。一介之夫。罔不憤發。丁酉歲末。余與南湖先生。並偕山陰陶仁榮。就北京米市衚衕南海館。與南海康有爲談論國故。雖有爲言皇帝當爲公僕心。帝猶未以爲然。然知國事非可以考據記誦了之。則極豁悟。明年在上海。遂與元和陳懋治。共約不復再讀線裝書。旋改定今名。因勵敬與恆。不足任巳以天下之重。故命名以小籤。壬寅春暮。與寒厓先生。同挈子女去日本東京。擬治歐羅巴之學。乃未及兩月。因上海吳碁良實變蔡鍔等。欲以自費入成城軍校。公使蔡鈞例格不與送。吳與錢恂方爲湖北學生監督。說之不效。吳汝綸又說之。亦不聽。余與寒厓先生。遂率同寓少長二十餘人。強桐城先生。同造使署。堅請。至夜半。不肯行。蔡

鈞遂召日警扶余等出門。連日東京留學華生。群往譁詬。蔡鈞因嗾日政府以妨害治安之罪罪余及寒厓先生兩人。捕置東京獄。流逐返國。警吏押余等上新橋火車。新會梁啓超特從橫濱來別。偕至神戶。復留羈守所一宵。明晨送登神戶法蘭西郵船。山陰蔡元培慮余等途中遭迫害。遂中輟其東遊。同舟共返。自是寒厓先生亦改名道毅。其有任重天下之意。亦可知。顧爲學非盡人可能。而爲國則能者衆多。旣不忍以能而無所用者與人爭爲學。復不敢以盡人所可能者與人爭爲國。起則雖無益而抱任重之志。正如古人所謂大夫繁變。方有四而勝所騁也。余則二十餘年僕僕海內外。不名一業。孫廉兩先生。亦至今窮老鄉國。淸之季年。長白載濤良弼輩。方欲起先生等任要職。南湖先生浮沈郎署。不之應。寒厓先生彼時方奇困。亦甯出關西行。任小吏丐食免死。但寬引彼輩日高。倘或挽囘敗亡。所以仍取詩詞。與良弼吳祿貞等唱和不絕。良吳殺身之禍。皆未能挽救。而詩境却相引益深。此卽寒厓集等之所自產也。以兩先生名德碩望。請才閎學。僅僅使以詩集與後人相見。在國家爲大不幸。至于小己。正有可以自慰者。十年前斯絜余居倫敦。美利堅之總統。羅福其女漫遊英倫。其女所謂外交界之花。倫敦報界學界。爭歡迎之。羅女甫下車。卽問西明斯德寺何在。彼將置百孫急欲先謁鄧尼孫墓。鄧尼孫者。百年內英之詩人。死行葬禮於西明斯德寺。比擬於我國配食孔子廟堂。其詩就傳誦於英國人人之口。按其流品。正卽與陸劍南等同價。嫈絲繡之。風扇畫之東海西海。妙年兒女之心理皆同。然則百年後。正有外交界之花。執寒厓先生等而欲以絲畫以風素。雖不能以豐功偉烈。鑄像九衢。亦奚

撼歟。亦奚撼歟。中華民國建國之十有二年九月十四日。武進吳敬恆。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

吾友丁先生仲祜。自少即具度世苦厄之婆心。致耽悅經史詞章之餘。窮研醫理。實際救人之患苦者已二十年。顧以每日求施治者衆多。先生得暇即讀書。精篤特至於學多所通。通必造其深。其箸述若醫書。若詞章算術書。已刊行者雖極精博。尚僅所學之一斑。最近由文章之深妙。廣徵於哲理。由哲理之會通。潛心於內典。先生乃恍然曰。我我已入之疾苦。猶爲末施。而惟能徹悟人之迷妄。斯云大慈。今之同胞衆生。顛倒於四魔五欲。攪亂世常。即自身亦同陷苦腦。藥之者其惟佛說歟。然三藏與典。其蘊深秘。向日衲氏箋疏。務暢玄論。不重訓解。所以詞理鮮通。難達經旨。先生乃發願以中土詩書箋詁之法。施於梵經。並欲就漢魏古譯。先加釋註。重初源也。今註八大人覺經一卷已成。殆爲先生度世之第一法身船。誰歟能先至涅槃岸。余姑序於其首。而與同胞之憧擾苦海者一商確也。民國七年一月六日吳敬恆序。

▲新華春夢記序

西方小說家之祖爲蘇諾芬氏希臘之雅典人蘇格拉諦弟子之一生當我周考王之世戰國

初期入於存今之一書乃敘逖野心家波斯王薛魯士我國古小說之見於漢志者虞初周說之先又有伊尹說天乙篇之屬雖名稱依託然必有周秦之作者大抵小說之興亦在春秋戰國之間其敘述託諸黃帝天乙號稱周紀周說亦無非稱逖古野心家有若波斯王薛魯士其人者記其瑣節軼聞為史傳所不及載者耳班氏云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稗官者必為史官之貳其所職掌采取街談巷說記存當時著稱者之逸事俾與史篇同傳街談巷說似不為古世所重者因記載之器簽文竹簡創治甚難故繁細之事不能不多從棄捐然彼時亦未嘗不有所覺獨知街巷所談說頗富事實勝於文書之藻緣因亦不忘臟所重要使掌於稗官至於今日研究社會真相之學重於政制則一社會中飲食日用之尋常更足取驗人羣進化之迹以之證合今古益密益精且書寫印刷之事極於輕便幾取一日間盈世界兆億街巷所談說留跡於紙墨亦非難而報章之一部即小說之支流然則今日之小說家者綜記載之掌而史官翻反為之貳抑其餘瀝成記志耳但古世小說虞初輩之所作今雖不傳而出漢魏作者之手若燕丹子十洲紀等之軼文皆紀以文言至隋唐而無改與今之報章相似決非為當時古語猶夫報章用今之時文其有記載語言尤取肖於街巷之談說者蓋興於趙宋章回之體如小說誠以記載街談巷說為惟一本職則章回之體亦當為其主祧之宗子今世西方小說雖面目不必恰肖於我國之章回其精神固亦趨而近似是又時會既至東西趨勢無不同耳我國小說執晚近數百年來之牛耳其影響深入於社會之心理而受其養成之最重者莫如三國演義彼都以章回

之體記載一時期街巷談說中之千百著稱者以一時期社會之形形色色十八九注入讀者腦中之故耳此外可以比附三國演義之力量者雖又有二三而論其尤則石頭記石頭記別存一種街巷談說之社會此皆述作於二百年以前近世以來之章回小說則類多傖荒故自海外小說迻譯之風寖盛雖稗庫出版之數量日月增多要皆藉其文言編述簡要數卷爲詞林之調品求以章回大記述連續百面直襲世語概括一時期街巷所談說足以感變異日普及之心理者自今日以前猶未發生此物或蘭陵李氏之官場現形記得其近似惜模略粗具不及增删鑒磨竟成名著顧已足爲清末章回小說一返光民國肇建雄談與奇變相胚胎遂得楊子之新華春夢記庶幾紹繼石頭記與三國演義可作爲定論其書亦以石頭記綿邈之筆墨記載三國操懿歆充之行爲合二書之奇而參一格實足以競二書者也袁世凱以視黃帝天乙波斯王薛督士自非其倫然抱野心而演功罪能變易一時期之社會使街巷之談說無奇不有皆足存爲民國前世大戒者爲古稗官之說必書三國演義能窮極所操懿歆充之眞相至今社會飲其休反對袁氏及其徒黨之心理卽發生於反對操懿歆充之習慣石頭記者其實猶此志也因攝於文網之密故記爲兒女致大費後人索隱之苦心卽官場現形記亦未敢纂綴眞姓名新華春夢記乃得言論自由之新保障直記今日街巷談說之人物可一無所諱如三國演義之述作於異世此又開近世章回小說一新紀元矣其於出版之日例有弁語遜謝次前說以充數不成文也民國五年十二月吳敬恆

跋山邱偶語

弄慣了講白話。剛才規規矩矩遵了南湖先生的命。大膽的在寒崖先生的詩集前面。扯扭了一篇序文。便象猴子頑把戲。穿着紅襖綠褲好久。要緊把牠撕下了才爽快。現在這卷山邱偶語看南湖先生的題詞。亦許我插說幾句。我對於詩集。止是崇拜得了不得。對這卷東西。乃是叫做愛玩不忍釋手。所以要說幾句話。贊嘆一番。非用我新頑意的兒所謂痛快的白話不可。

什麼叫山邱偶語呢。就是說。在死人堆裏。嘁嘁喳喳的講一頓子。最傷心的自然莫過於親戚故舊的生死永別。縱使天天的豪陶大哭。可以強烈的發洩着悲痛。但鬧得人家太兇。人家沒有那種情緒。反叫頭昏腦脹。莫名其妙。說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簡直就悶在肚子裏便算了罷。這眞像山邱無知。那裏會叫人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這麼怎麼的悲傷呢。所以最好是嘁嘁喳喳。款款深深的偶語着。叫人既不討厭。又能同情。不是敍述一個傷永逝。哀陳死的好法子麼。偶語即是耦語。又算雙關。簡直有的便仗着十許個字的對子。不必另贅一詞。已叫『映徹了九泉』比『瞎子吃餛飩』到肚裏去還要清爽。

挽歌是我們歷來傳下來。對着死人表記念的作品。變了對子。不像亂叫亂跳。尤其合着『不傷』的原則把每人一世。挽人的對子。聚在一起。做個總紀念。眞是最便當故周到的法子。

種放在眼前。很有情緒的事。老沒有人幹兜。眞是怪事。便是南湖先生替寒厓先生集起這一卷好頑意兒。起意還止是爲着寒厓先生的挽聯。眞可算得絕唱。要留這好東西給後生小子摹仿。但無意中發明了一種關係很重大的紀載。從此誰的山邱偶語。一種種的出來。山邱裏便不寂寞。死人堆中。無異有了生氣了。所以我們對這小册子。不但贊嘆寒厓先生的挽聯眞好。而且贊嘆這種新花樣的記載。尤其眞好。吳敬恆

▲勤工儉學傳書後

自禽獸進化而爲人。人之所尤進於禽獸者。何在乎。卽以其前之兩足。發展爲兩手。所作之工愈多。其生事愈備。凡可以善生類之羣。補自然之缺者愈周也。

故吾人放目四矚。繞於吾身之外者。雲日也。山水也。草木也。皆天然物也。除此以外。街衢堂室。牀榻盤盂。一切爲遊觀之物。爲居宿之物。爲飲食之物。桀黠之人舉以炫富貴傲壯麗。殉之而喪其道義者。無非人爲品而已。此等人爲之品。無非成之以兩手而已。雖有今爲機器之奧妙。疑若能自動作。然無人手焉。撥動其機括於始。機器亦塊然廢置而已。

然則有手焉。始有人爲之品。有人爲之品。卽所以善生類之羣。補自然之缺。是名進化。若多此人爲之品。止供一部份之人。從而喪其道義。藉以炫富貴傲壯麗。表異於同類。是因多此人爲之品。生類

中反增不道德。人類發展其前之兩足而爲兩手。在宇宙爲退化矣。有是理耶。

於此而得兩義。一義。凡具兩手而爲人。能以其手作工。助增人爲之品。使生類之幸益善。自然之缺可補者。此可名之曰。進化之動物。

又一義。廢置其手而不用。反盜他人之所作。以炫其富貴。傲其壯麗。是其有意貽累生類之幸。無力能補自然之缺。爲顯然者。此可名之曰退化之動物。

吾固以爲知此兩義者。今日之人類。多於古人。惟歧其論旨。匿其眞理。用以致亂於世者。後人亦愈多於古人。此必非後世善亦進惡亦進。宇宙之退化與進化。終相抵觸也。

此因古代人智幼稚。則研理者寡。有聰明睿智較優於人者。質直而以易知之眞理表示於衆。衆亦鮮能以疑似之曲義辨焉。

後世則人智愈進。研理者愈多。研理而不能不誤。此研究繁賾之理者所不能不顯之狀態。所以理則愈研究愈趨繁賾。雖能得眞理之人。固愈確而亦愈多。然因繁賾而惝恍。遂致自誤。此歷者歧其論旨。其人亦未少矣。久或竟藉繁賾爲欺炫。用以誤人。此黠者匿其眞理。其人誠亦多矣。

此正若開辨論之會。方來客未多。坐中寥寥數十人。皆謹愿者。偶有一二長老抒其簡單之眞理。衆亦稱善。迨忽然而方聞多學之士增以百數。雖談眞理者。詞義非簡單。人數非寡少。然遂詭辨以相詆者。數亦相當。衆之稱善於兩者。反淆雜而是非以亂。

必待會之終結。談眞理之舌者疲矣。說詭辯之黨詞亦窮矣。衆人之頭腦亦以清晰。眞理遂奏最後之勝利也。

最古之世卽若寥寥數十客之時。迨後有所謂聖賢若堯舜周孔之類者漸多。則似方聞名學之士。徐徐而集之時。今則正眞理與詭辯激鬥方烈之時。吾不敢爲曲說。恐猶未入最烈之時代。若其終結。自猶去之遠矣。

最古之世。能爲網罟者聖人。爲琴瑟者又聖人。爲杵臼耒耜者又聖人。爲宮室衣服舟車棺槨者自更聖人。聖人皆工人也。此中國黃帝以前之狀態。人亦無異說。忽堯舜出而立倫理。遂隱隱以爲工頭與工人之父兄。可以坐食。經周孔而逮孟荀所謂治人治於人之僞義。愈以確立。

雖至今日。帝王已羣目爲民賊。官吏已自謙爲公僕。治人之惡燄。其勢稍衰。然因有分工之眞理。遂更增勞心勞力之詭辯。間接爲帝王官吏。保其未殭之餘勢。直接爲富翁資本家。揚其代興之惡潮。

其爲說也。膠黏而不清。以遂其鬆混。治人與治於人。一說也。勞心與勞力。一說也。學與工。又一說也。彼此本絕不相蒙者。詭辯之徒。則牽合而爲義。一若學此勞心。勞心者卽治人者。工此勞力。勞力者卽治於人者。

殊不知無論學與工。皆不能不心力並用。學則有研理。亦有實習。工則欲善事。亦必運思勞心勞力。何可以爲工學之分。工學彼此爲聯屬。習科學者結圖。職工事者運斤。學止爲工之預備。工止爲學之實施。學者當工。工者亦宜學。何與於治人與治於人之分。

將如詭辨者之旨。則必另有治人之學。通之止憑謬想。名曰勞心。玩愿者於股掌。遂自居於治人之列。此則吾敢斷言之曰。治人之學非學。乃賊民之技術。欲使一部分人蠹食於人類之中。自忘其爲有手動物而已。

否則人與人相交際之學。能使各人自學之而自治之。何事而生治人一階級。非所謂代斲而傷其手。勞而無功。久而爲害者乎。

此其義古人早有明之者。堯舜以前。聖人皆工人。舉世無異說。迨堯舜立倫理。有協和天下之志。實乃生爲梗人類之漸。故當時即有壤父譏之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寥寥數語。四千年以前大道不明。止以爲高隱之談。其實深符今日社會新學理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意簡單了當。若曰人人能舉其工。不違手作息。則生事皆備。生類之羣可善。自然之缺可補。不必更有治人一階級。而天下始和。（當時以此爲諷者。不止壤父一人。顧許由巢父之徒皆是。是見堯舜之所爲。悟其非者。其始實多。其後積非勝是。莫名壤父等之妙。遂浸以高士混稱之耳。）

壤父所以止舉耕田鑿井兩事者。乃簡單以舉例。不及備稱耳。非如後世偏重農事。（農自亦一工）隱逸之士。止以躬耕爲高尚。對於織履賣漿。稍若卑陋。蓋卽以堯舜自身爲證。舜固耕歷山者。然又曾漁雷澤。陶河濱。彼固立治人之僞義。而自身仍爲工人。猶未離於黃帝以前。聖皆工人之舊也。

今欲不違乎吾人兩手發展之原理。卽更宜宣暢人人作工之旨。使生類之羣自然之缺。有所備而可善可補。如是而已。

惟時代愈進。人類所需乎善羣補缺之品物。決非如網罟耒耜耕鑿漁陶之單簡。故工奏。又必更求精其工之學一也。

不幸而過去之時代。人類生有治人一階級。民賊剷除非易。彼等之口實。皆託言吾民之食於工者。程度幼稚。無可自治。則吾人自由爲奪。故工奏。不能不兼求自治之學又一也。

▲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

文字爲開智第一利器。守古爲支那第一病源。漢文爲最大多數支那人最篤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廢除漢文。若支那於二十年內能廢除漢文。則或爲全球大同人民之先進。

附按。此語正可以返窗支那之好古家。支那好古家不嘗自負曰。『中國之文明爲世界先進之

文明」乎。然則中國人之祖宗。能於全世界野蠻相等夷時。獨先超進於文明。乃至於今之不肖子孫。每曰西洋不過如此。中國何能如此。作一跟屁股蟲。尙歡然自以爲不足。故中國所謂好古家者。持好祖宗之糟粕。未嘗能好祖宗之精神。一頭兩脚。儼然尙自命不凡。眞可鄙也。

亦易易耳。（原注若今之大多數支那識字人。有如此偉大魄力能廢漢文。則何事不可爲哉。）新世紀同人。旣以增進民智爲唯一目的。則盡從設法廢除漢文入手。卽不必全力務此。亦當稍稍兼及。

附按。作者所謂「支那識字人能廢漢文。」其詞婉而有致矣。凡天下之眞理公道。苟從正相反之人。能不昧於良心。一旦翻然率先踐履。則其感動之效力愈大。假如今之德皇與俄皇。忽能倡議共棄皇位。盡力於無政府黨。則無政府主義之阻力。可以銳減。而達於大同之程期。必爲之縣短。故卽如小小漢文之問題。能廢棄較野蠻之漢文。採用較文明之別種文。則於支那人進化之助力。定能銳增。然能心知此意者。往往必不出於嚼甘蔗渣之徒。其人稍一提議。卽爲彼橫通之嚼甘蔗渣者。必疑指繫漢文之人。皆爲不解漢文道妙之人。故彼漠然曾不措意。其中之鄙夫。專嗜名譽。不言道德者。且疑後生小子。將以其所不學。代其所學。而從此彼不復得人之敬禮，故直盲相護持。盡出其磚頭瓦片破布。爛絮文學。作門客之詞翰考據。爲鈔胥之掇拾者。用以鬥薛仁貴之意，[illegible]顯孫行者之神通。其意若曰。你識得麼。青年不屑過問。亦惟付之一笑。彼却居之不疑。儼然以保存國粹自命。吾人尤苦識字太

少。常欲與此輩作無謂之爭論。深知彼輩未必肯信。故於廢除漢文一事。雖夢寐系念之。而提議却未能盡力。深引爲愧。今有某報之記者。固漢文學者中之威廉第二也。早已自燬其德意志之皇冠。爲萬國新語之天使。朝陽既昇。爝火自息。此事當稍有頭緒。同人得蘇格蘭君之忠告。亦當不管識字不識字。徐圖力行其補助之工作。

留歐美之學生。倘往往有誇張「漢文甚好」者。誠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附按。此或別有一義。與保存國粹無涉。因矜誇多才多藝之人。往往無論有不相干之藝術。如敷粉。刷髮。播頭。弄姿。一切補稱。皆自以爲可以所人爲不能。如果漢文甚好。則督撫處之條陳。督省處之報告。皆能緣絲入扣。自足誇張其能力。

充類至義。卽稱漢文甚好者。爲文學博士。試問此等文學博士。於實用上有絲毫價值乎。卽充一文明事業之書記員。欲求其適用。非先習練一二年不可。

附按。漢文文學博士。卽可適用於野蠻事業之書記員。一笑。若文明書記員。同人不知蘇格蘭君究何所指。如一二年習練得來者。竊恐此事業。文明不透。

作一種語之達意文章。爲人人應有之職。否則宛同牛啞。然凡不啞者。皆視爲經天緯地之才。豈非荒謬之極。

附按。如能操了一種達意之文章。到處不啞。自亦足以稱得經天緯地之才。所可惜者。那種達意

之文章。說句笑話。遇着天文之天。地理之地。往往便經緯不過來。不啞如啞。便怪不得蘇格蘭君要譏荒謬之極。

至於詞章考據。不過美術而已。稱美術家為辨事才。非喪心病狂者不至此也。

附按。蘇格蘭君太質直了一點。恐終為彼輩所不服。因美術自是世界上一件事。辦事亦是世界上一件事。皆為世界進化所不可缺乏要素。漢文之應該廢除。於美術上及辦事上。皆有廢除之原因。

有文學上之漢文、即蘇格蘭君所謂美術是也。（文學二字。獨指詞章等而言。至於箋經。注史。支那所謂學者。當歸入蘇格蘭君達意之條內。出於文學之範圍。）

有名學上之漢文。即蘇格蘭君所謂達意者是也。即以之辦事者也以之經天緯地者也。（經天緯地。吾人借指箋經注史。通科學記象數而言。）

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則據某君『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篇內之言。即可豁然分明其。言以為無論何種文存。傳譯即率直無味。自由著作。則能妍麗悽愴、此君於文章之事。可許為心知其意。分別妍麗悽愴也者。不必拘定其字義。彼亦不過於無可形容之處。聊借數字。以定文章有美術上之價值耳、此種美術上之價值。先賦於種性。而後即充溢於一種族所創之文字。代表而出之。故欲保持何種民族之種性。必先保持其美術。（文字音樂彫刻等皆是。）

既如是。若雖知保持中國人固有之種性。而不與世界配合別成為新種性。豈非與進化之理正

相反。故自今以後。如欲擴大文學之範圍。先當廢除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舊種性者。本於文字外先盜於精神。）而後自由雜習他種文字之文學。以世界各種之良種性。配合於我舊種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學。以造世界之新種性。

如此。對於一種人。則為改良。對於世界。則為進化。對於文字。則為能盡其用。

若必以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以之保存舊種性於無疆。則質而言之。直為一製造野蠻之化學藥料矣。

此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自然更多。今就彼等所主張之國粹言之。夫所謂粹者。當指道理之精確。未能為後世學說所非難者而言。如有此種精確之道理。不拘用何種文字。皆可記述。不必保之以中國文。

如其此種道理。在中國文字記載之中。則為至精。若質之於世界之新學說。早已顯其謬誤。如此。而曰國粹。分明以此為野蠻國學說之最精確者。所以自生分別。自認非為世界學說之精粹者。則國粹之名詞。自確當矣。然保存之。有異乎印度人之保存其頭巾耶。況關涉道理之一部分者。野蠻之國粹。亦可以無論何種文字記述之。何必兼保中國文字哉。

如其舍道理而言迹象。一名一物。凡不能不用中國文字。以留歷史上之往迹者。此實古物學。歷史學。陳列場之野蠻重要品。即使中國人種從此滅絕。亦尚有社會上分功作事之一小部分人。情願

理會此事者。一一為之理而董之。設一最妥當之保存法。又何必發糊潑粥。在亂毛裹之議論。膈及全體教育。驅求數之人。共為此不相干之保存乎。故保存國粹。至保存將來博物院所不收者。或保存道理之奇謬者。此適如于式枚之保存其乾糞。其意若曰。此曾在我之腸腹中轉化而成者。故可貴也。

至有謂國文為根本者。所謂根本之說。大約想即謂中國人能識中國字。則愛國思想即油然而生。無論此等屁說。皆為猶太波蘭等人之迷謬思想效果。未嘗有。徒留一劣感情於自己種族之間。然即就彼之屁說。以相反詰。不知其成效何在。妨礙何在。普魯士能以德語統一薩克森等之學校。世人流口沫言之矣。然澳大利亞亦能之。何以澳則終失日耳曼共主之權。此成效何在耶。美人何以能操英語。反對英人。比利時何以能操法語。表異法國。此妨礙何在耶。故世間一閧之議論。至為可笑。

若言中國人能讀中國文。便知愛國。則諸君試向腦後一摸。當亦啞然失笑矣。

文字外作用之問題。既已經無價值。止有就文字論文字。則種種不良。為患於應用上者。不一而足。廢之除之。誰曰不宜。

総之。中國人暫時欲辦中國事。不能不貫中國文。此刻如欲往斐洲傳教。宜習斐人土語。欲往日本留學。宜學日本土文。同一為應用上暫圖之便利。然惟其為暫時所應用之物。即當在教育上。先置於附屬品中。俟新文字代用之勢既成。便可消滅其蹤迹。然則此等附屬品。豈尚有鼓吹學習之價值也耶。——一九零八。十。三十一。——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語言文字之爲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既爲人與人相互之具。卽不當聽其剛柔侈歛。隨土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萬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齊一之改良。執吹萬不同之力。以爲推原無可齊一之合點。能爲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進而益近於合點。世界遂有進化之一說。

科學中之理。致向之不齊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億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數。總稱齊一。爲便於學理及民用者。其繁頤萬萬有過作者所舉聲紐之粗簡。尚能理而董之。何況語言文字止爲理道之筌蹏。象數之符號乎。

就其原理論之。言語文字者。相互之具也。相互有所杆格。而通行之範圍愈狹。卽文字職務愈不完全。今以世界之人類。皆有「可互相」之資格。乃因語言之各異其聲。文字之各異其形。遂使減縮相互之利益。是誠人類之缺憾。欲彌補此缺憾。豈非人類惟一之天職。

今之爲一國謀者。其知此義矣。故語言文字應當統一之聲。不惟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者言之。創作者積存好古之成見者。亦復言之。所謂紐文韻文等之制作。不憚空費其筆墨者。無非由人之好善。莫不相同。故殊途遂至於同歸。至夫統一之術。非有奇法殊能特矯於天然之適宜。語言文字者。相

互之具也。果所謂語言或文字者。能得相互之效用。或爲相互所不可缺。自必見采於統一時之同適。故即就一國之已事而論。如日本以江戶之音。變易全國。德奧以日耳曼語。英以英格蘭語。法以法蘭西語。而九州。四國。薩克森。蘇格蘭。賽耳克。勃烈丹諸語。皆歸天然之陶汰。此在該種界者。不免有彼此之感情。而在談學理者。止知爲繁蕪之就刪。因語言文字之便利加增。即文言文字之職務較完。豈當以不相干之連帶感情。支離於其相互之職務外耶。

故中國人之智識程度。一躍即能采用萬國新語。我輩日望之。而亦未敢取必。所恃者。人爲明理之蟲。有眞理之啓人智耳。至於大概迂拙之進行。爲常智所能逆料者，

（甲）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離舊文字〔 〕立說於作蒼頡第二。遂失信用於社會。今就創作中國切音而論。惟作者箋注字端之術。莫能最良。然又何必蹈襲陳腐。必取晦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益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蓋文字有二職。一爲誌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幷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九之。十之。其狀即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冊。即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國字典。字附音訓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籍。

莫不如上文所云。增附切音字之音訓。正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以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與聲皆文字有舊表而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圈記也。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闕者。皆可仍舊。不必更加音訓於旁。因其人既有閒情別致。能誦此等死書。（西方以臘丁等爲死文。其例正同。）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乙）講求世界新學。處處爲梗。於是不得不如日本已往之例。入高等學者。必通一種西文。由高等學入大學校者。必通兩種西文。所謂一切名詞。與其穿鑿譯義。徒爲晦拙。不若譯音。而參核西文。尙有對照之功用。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二步也。（今覺以漢文譯文。不如譯義者。因無盡一之音訓字母故也。）

（丙）萬國新語。根希臘臘丁之雅故。詳審參酌。始每字能删各國之不同。以定其精當之一。故在方來之無窮。固未可謂莫能最良。若對於已往。自足稱爲較善。所以制作未二十年。而信從者已達三四千萬人。惟今人知其善。而猶徘徊觀望。不獨中國人。然卽西人亦未嘗不然。所以如此者。因尙無用萬國新語。教授之各種高等科學完備之學校。故所學不在是。因之赴之者不勇。然方今科學上互換知識之誠心。欲求人人能吸收全世界每日發明之新理。必徑必速。而討論如狂。故卽在此短時。必共知私家則以新語著書。學校則以新語教授。除去學界無窮障礙。如

科學上共用法國之度量等。此事固決不待國界已去。始得大行。蓋止需各國校章。新語為中學必修之課。入高等學及大學所必應修之外國語。皆代以新語。則圓滿之時至矣。而於是中國人方悟操一新語。則周遊世界。無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修學之良果。乃始珍視萬國新語。一若今之珍視英、德、法、語。至是。各國亦且厭棄其本國之語言文字。徒為贅累。而中國人守其中國文。尤格格與世界不相入。為無窮周章之困難。於是所謂時機已熟。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遂得人人之同意。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三步也。

故作者滿肚之不合時宜。欲取已陳之芻狗。將中國古世椎輪大輅。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蠻無統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謂「無當玉卮」。陳之於博物院。則可觸動臭肉麻之雅趣。若會之大飯莊。定與葱根菜葉。共投於垃圾之桶。作者如其不信。試懸我等二說於方來。遭後人臭之毒罵者為誰。

我且作持平之論。後人為歷史比較之學。定當遠過於今人。故中國古代之文字。自足為文學比較史學科之重要材料。倘有篤舊之士。能潛心於此等無味之嚼蠟。亦未嘗不可謂能盡人類中應有之一事。固求有其人而不得。若以為此我之門戶所在也。我之聲譽所在也。必欲強世界為之倒行。則論其名曰野蠻。晉其號曰頑固。亦誰曰不宜。中國文字與萬國新語優劣之比較。不必深言之也。即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論。作者當不至絕無半點科學上之知識。試問中國文字之排印機械。如何製造。

能簡易乎。作者亦必語塞。故不必種種世界最新之學問。中國人以不通西文之故。皆爲之阻塞而不能習。即有健者。能一一譯之爲中國文字。使中國人不惟能治各種之新學。且能發明外國所未有。則在中國人固心滿意足矣。然學問者。世界之公物。外國人所未有者。自亦許外國人之傳習。則作者不難曰。外國人先可學習中國文也。是也。吾且以爲中國文而誠良。誠使外國人不但應習之。且將棄其本國文。或萬國新語者。使世界獨存一種中國文。如中國文而未良未便於今日之西文。或更未良未便於今日所有之萬國新語。則所謂未良之與未便。即爲累於種種是也。乃因後日西人之學問。不如中國人之故。不得不棄較良較便之萬國新語。共用中國文。而在種種中日受其累。即中國人自己於種種中。受累亦均。是誠何心乎。曰世界惟我獨尊之故。然乎。豈其然乎。

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也右則右重。對於萬國新語之提倡。我輩心力甚弱者。號咷勸之而不足。而一二庸妄者。談笑阻之而有餘。此如劉鴻錫之徒。在三十年前。陳其鄙悖之理由。阻撓鐵路等事。振振有詞。和者如蛙鳴。應者如狗吠。今日社會所受之影響。亦可以覩。至於萬國新語。我輩亦知與中國人之程度太懸殊。必且紆道而歷上文所舉之甲。乙。乃至於丙。在今日中國昏瞀之時代。或且作者等之邪說爲易入。亦未可知。我輩盡我輩之言責。不使後人對於往事。抱無窮之遺恨。如是而已。

至作者慮萬國新語。不足以名中國之名物。吾却不知中國有如何特別名物。爲他國所窮於指名。如其物爲不適於世界所用者。有如食之竹箸。賭之圍棋。敬人之詞曰。鼈尊人之詞曰巫。有可以不

必名者。亦有可以隨便比音附義。予以一名者。固無所謂可與不可。如其謂世界所適用。今日一新理新器之發明。曠乎爲前之所未有。萬國新語尙能析其類例。予以確當之名詞。何況世界之舊物。有如中國之所謂「道。」界定其界說。驗其功用。爲未來時代。必當有一獨立之尊名。則且譯其音爲「道。」而詳其界說及功用於詞書。於是又有專科之「道學」。使區域大少。意趣淺深。有一不密合焉。用最精密之理數。必使密合而後已。否則如其爲無足輕重。爲一古代學術之名。則譯音可也。卽作者所謂擬議譯之亦可也。蓋其字有所區域及意趣。旣爲萬國新語各種學術之專名。所分析而包。有則中國一「道」之文字。其意義爲野蠻無意識之混合。絕無存立之價値。故亦無需爲之密求其意味。若菜宜教師之言。謂抗、提、曳、抱等之分別。惟中國爲獨完。是則無異譽作者之學問。爲世界所獨高。笑之。抑議之。作者亦自知之。蓋異日後人民腦理之細密。當別成美富之種性。豈野蠻簡單之篇章。所足動其感情。故無論擺倫之詩。漢土之文。不在摧燒之列。卽爲送入博物院之料。作者固亦知無論何種文字。惟傳譯則直率無味。而自由著作。皆能姸麗悽愴。是則不應改良之萬國新語。反在例外。故悽愴姸麗之篇章。必在萬國無獨多。而何所謂杜絕文學。歸於樸僿之有。

總之。作者尙懷羊毫竹紙之智識。則我蜚對語。豈能相喩。聽作者自爲詁經精舍之獺祭課卷。我輩亦自爲萬國新語之搖旗小卒。各行其是可也。——一九〇八。七。二五。——

▲書神洲日報『東學西漸篇』後

寂照氏原著云。日本漢學家槐南陳人氏。近著東學西漸。揭於東京日日新聞。其詞曰。東學西漸。爲予數年來之宿論。至於近日。見聞所及。益益見其盛旺。使我文學界爲之一振。而不再發典型泯滅之歎矣。

近日歐洲刊行關於東洋（東洋二字兼中國言）學術之新著。頗有日月加多之勢。顧溯其初期。則彼中所有者。多不完全不譯述。雜以西人自鳴得意之皮相臆見。而又加以武斷。故可貴者絕少。至近日則不然矣。蓋晚近西人能解識中國之語言文字者。漸漸輩出。如我所謂唐本（chinese To-xt）頗盛行於彼之學術界。而爲彼人所愛讀。是蓋東學西漸之機已熟。苟非棲心注視之人。殆不信有此現象也。

當今年春。聞得英京倫敦二三書肆發售之書目。觀其有唐之部類中所列者。有十三經註疏。有史記。有前後漢書與屈子之離騷。文獻通考。漢魏叢書。廣羣芳譜。三禮圖。朱紫陽之通鑑綱目。朱時珍之本草綱目。寰宇記。東華錄。聖武記。其餘並有太清會典。康熙字典之類。凡考索中國文物禮制之書殆皆具。就中尤有特別之珍本。別行標出者。則郭璞所注之爾雅。於其全部。附有二卷數多之密畫。爲黃綢美裝本。蓋由一千九百年。北清拳匪亂時。得於北京宮庭者。是書有此圖畫說明爾雅之名物。殆嘉慶年間徵刻影宋本爾雅圖之初印本也。彼書賈並標其價爲英金三磅餘。由此以推其爲今日歐洲學者所垂涎爭購。可想見也。

且此書目之次。尚列有煩文諸纇。頗無倫脊。中有許慎之說文。其次又有水滸傳。西廂記。又有性理大全列於玉嬌李之下。復次又有顧野王之玉篇。蓋如歐洲『降兒哈亭多』之例。不足異也。復次又有戰國策之高誘註本與東周列國志比肩。又有陳壽之三國志與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接武。其餘有元曲漢宮秋。老生兒。灰欄記等。復次更有明清兩代之小說。如好逑傳。平山冷燕。紅樓夢等書。宛如吾人夏日曝書於齋中。森布羅列。頗能津津助人興味。

我國（日本）文人學士。比來頗主廢漢字之假名。而腐心於采用羅馬字。其說之當否。今猶紛聚未定。庸詎知東學西漸。已有如斯之盛。宛似半夜荒鷄。足使聞者起舞耶。

（神洲日報記者）按槐南氏為日本漢學家。故其持論如此。近日吾國後進之士。亦頗有主張棄漢文而采歐字者。此其未解。殆與日本極心於歐化者相似。吾今亦無庸折之。惟候其久而自反耳。蓋漢文初非完善。故議者往往謂其艱深。或又謂文法不具。而易流於出入左右。又有一種議論。則謂空疏乏實理。此皆欲棄者所持之原因也。夫艱深者。實由未得良善之教法。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也。至文法不具。是在作者修之而已。至謂空疏乏實理。其在物質之缺乏。吾固無庸曲諱。然如修己治人之方。則吾見歐洲近日之英德碩師。其所講演。始能默合吾國古學之一枝一節。斯固不可掩之事也。且吾國學術。欲求其真。尤當分別深觀。誠以當戰國之世。早已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後世所崇。殆僅八中之一。道術之類。遂釀隘窄於人

心。非學術之罪。而學者之罪。此可斷言也。且吾學者最深之結習。又在死守藩籬。而深諱其所自故。如宋明以後之儒術。其最有力者。原衍台宗之緒餘。（記者別有考）然而世儒顧乃深匿曲諱。歸以排佛之論。致飾於外。此又千年未抉之一痼蔽也。昔劉融齋先生嘗云。自世說新語出後。人必受其範圍而一變。以其所演若皆老莊。自華嚴經出後。人心受其範圍而又一變。以其所演者皆禪宗。此言最具見解。而深切著明也。居今之世。若得好學深思之士。博學而通會之。行見漢學將大光於世。廢棄云乎哉。

西人亦人耳。人類之進化無窮。故在比較級上論氣質。雖有善惡。普通之弊習。以西人較於他族之人。一切皆有偏於甲者。每謂西人之異於我。不當從我。即反對槐南氏者之論也。偏於乙者。又謂西人之同於我。自可從我。即贊成槐南氏者之論也。雖輕我重我。彼此有別。而認西人即為道理。固無少異。

吾人論世間事。皆非一己之私事。誤與不誤。皆不必過讓。彼此之所以認西人即為道理者。無非欲求論證。可以強詞駁難。故遂不暇研究其誤點。記者無所知。然執筆與寂照氏商榷。盡去其客氣。

西人之好古。在近世之比較級上。似過於吾人。吾人以好古有名於世界。復以好古見誚於世界。豈知有以有名者則為妄。所以見誚者則有故。有名之妄。一語可以解決。以現狀而論。一切搜求古物。保存古物。隨在自不如西人。則無其實而有其名。故為妄也。其見誚之故。則因西人之於古物也。珍之。

珍之●故以供參考者十之七●以供潤飾者十之三●而摹仿而服從之者●吾亦不能以為無有●然為數至少○故不能列於成分○吾人之於古物也○尊之○尊之○故摹仿而服從之者十之七○以為誇耀者十之二○以為參考者十之一○（蓋僅僅金石等列於參考經籍之用○一切所有雜綴瑣器○荒邸廢木○極為粗淺○可證明歷史上之種種者○皆漠然如無所覩也○）摹仿而服從之○而不究其得失○是即認古人為道理○其足以見謂可知○況挾己之摹仿而服從之物○隨在不適於競存○其重為世界所竊笑也亦宜○

西人不惟好古也○在近世之比較級上○其好學亦過於吾人○彼之好古也○從羅馬○希臘直上溯埃及○巴比倫○（若科學家則搜求至於人類未生時代）埃及○巴比倫○固為彼中之文明所自出○然其人視之○固淺化之人類也○吾人可以必妄自菲薄○彼之視吾人○亦知開化已五千年者○豈有並不能與埃及○巴比倫為漸參○豈特如此○彼之視印度○視巫來由○視斐洲○甚而至於視西印度紅種之區域○皆以為有可供參考之資料○彼之所以參考於古者○直欲提鍊其廢料以擴己之能力也○（提鍊是製造過者○摹仿是活命存者○中西優劣之比較點○即在是○）所謂采葑采菲○所謂竹頭木屑○近日西人蓋實行之○彼之好古○實為好學○彼其路得進化之果○即成於能自好學之因也○

以西人好古好學之故○故東洋一切舊文明○素知考求○即以圖書一端而言○彼勃烈顛博物院之華籍○素不讓於吾國文淵閣夫一閣等之書庫○二十年以前○特苦於交通不便耳○近日軍艦航路○隨在通利○又加以中日○俄日兩次之東方戰爭○中國○日本之名詞熟於人耳○中國又因拳匪一役○變留永名

於世界。所以搜求日本。中國之古物。以供參考者。日多一日。磁器之類。雖有工業上之參考。然大部分爲潤飾品耳。供參考之用。自必及於圖書館。及於器物。並恨不能深入中國之內地遍搜於地層。此即近日華籍漸多銷行之原因。異日必且更多。雖槐南氏所見之倫敦二三書肆。未標其地址。以吾度之。即勃烈顛博物院對面之數家。吾亦見有如是之書目。其書目之排比。在倫敦印局。刷印排手。仍日本人也。此眞至尋常。舉出千百個賠一中國磅瓶者。幾乎日日有之。出五鎊貨一波羅密者又有之。豈有出三鎊餘金賠一仿宋本是爾雅圖。足稱爲異數。即吾輩所見西人。願習所文者。近來亦日多於一日。吾等又可斷言。再過幾時。習華文者更多。

然吾人當記取。彼特習之欲得參考料耳。其料即現爲可提錄之廢料耳。與購取破布敗絮。用以造紙。其事曾無少異。吾人與假照。槐南兩氏。皆信西人習華文。必非爲代用西文之張本。如此。恐有絮之喻。諸公皆以爲褻。特再正詞以明之。則曰。西人之習華文。特參考東學耳。非習東文也。（東如東洋之例。統中國。日本而言。）依本篇標目之義。稱曰「東學西漸」吾人敬對曰。然。毫無異詞。

惟世俗之見。稱曰亞人歐化。即以爲亞人降服。稱曰東學西漸。又以爲東人勝利。曰師。曰弟子云。則羣聚而笑之。其風亦遠來矣。然今之自好者。往往又曰出洋留學。既西來矣。且正其名「留歐學生。」學生則必有爲之師者。出洋留歐。明明言以西人爲師。若照世俗之成見。中國多一學生。是即外國多一俘囚。然而凡居學生之名者。初不作是想。因人類之相師。固與相制異也。故東學之西漸。豈曰今

日始哉。羅盤。印器等等。來自東方。明載西籍。固無所事於諱匿。特用其原理。變爲新製。不害其爲西器。雖並列於賽會之場。使周旦焉道之舊物。屏諸航海術印刷器之陳列室外。遷於古世雜物庫可也。是即宋儒提鍊禪理。發明心學。買珠賣櫝。吾姑勿問。然而必其爲旨。絕爲異物。故不害反爲禪學之敵。亦如證論今之無政府主義。甚得達爾文氏等進化學說之宏益。然達氏等心量之所造。固與無政府主義爲違反。終之。原子之多寡雖同。而成分各異。則爲毒爲平爲甘。可以絕殊。物理如此。推之事理亦同。所以或漸。或化。各當順乎好學之自然而迎受之耳。無榮辱包於其中。

槐南氏固未嘗明以西漸爲可榮。然實曾以歐化者可成所謂腐心采用羅馬字云云。其情已見於言表。但喜我之能漸。不願人之來化。自足爲拒善。已可詫矣。而且所論者爲學術。而所以論者則僅指文字。則尤其可詫。

『米子出在蔗包裏』『字紙拭穢爲褻聖』久矣。東方人初不知學術與文字。爲同爲異矣。以廣義言之。文字固亦學術之一。若就典型泯滅。漢學大光等云云之狹義言之。學術自學術。文字自文字。可不必遠取別證也。即以寂照氏之案語證之。則亦已足。禪宗之說。其源非記載以梵文乎。何以譯爲華文之華嚴經等等。梵文稍滅而佛理仍在。並且見采於宋學。華嚴經等等又消滅。而佛理之存在如故。則公佛有靈。當無戚於腐心采用支那字筆畫。廢棄梵文之字母也。以寂照氏之光大佛學爲比例。倘英德碩師記載中國之學理。亦以光大漢學自任。誠哉漢學必光大矣。然與假名與羅馬字之問題。

國相去十萬八千里也。

學術之問題。詩之長矣。在本題當姑略二氏之意。皆僅僅注目於文字。故今專論文字。

文字者。不過代表學理之符號。其粗淺者爲結繩。其繁納者爲文字。文字繁細之分劑。則與學術之分劑爲比例。

姑先論寂照氏所指漢文之三短。一曰艱深。此言筆畫製造之不善也。二曰文法不具。此與文字無相干。爲修詞職者其病。故寂照氏亦云。是在作者脩之。蓋文法爲名學。文字則質學也。三曰空疏乏實理。此似牽混於學術。惟下文云物質之缺乏。當卽謂漢文所有之符號不足盡載今世物質之理。此言個數應用之不信也。筆畫製造之不善。及個數應用之不備。皆我等所當各竭其氣意再三商榷。此非我等私事。倘我等言之不當於理。甚願受熱心人之懸教也。

筆畫裝造之不善

一見而其別卽顯。始可載玄深之理。一見而其音可誦。始爲便於學習之人。二者達不可偏廢。支那中古之慣習。禮不下庶人。明明成人。尙以鄙野之故。可屛化外。豈論及文字之高尙。必當注意及於童蒙。故不幸而古人之原始。製作此用音之文字。竟爲鉅梗於初學童子者。吾人人類中之後民。非吾足重輕之一物也。少年多費腦力。卽異日少發明理。亦卽人類減損幸福。

支那文字之爲別。可姑許之爲美備矣。故寂照氏欲求簡易之術。仍舉其所長而言。則曰。專用畫

字之原到教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也。此卽二十年前。吾八親持之謬說。所謂以說文等教訓童蒙。今則世界又反於黑暗。而謬說復活者也。經典之文字。一亂於隸書。再亂於今體。支那無所謂學術。惟周秦漢魏爲以之古書。公認之爲學術。自此以後。千秋萬世。惟尊信之。惟注釋之。否則闡演之而已。故若欲考知古義而不謬。必識造字之源。此乃通經之階梯。而非識字之丹丸也。論者言此。當非不知說文爲何物者。夫以今體之舛僞。引之就正於篆籀。既知篆籀。然後再議識字。此卽欲求吃飯。先教種田者也。語其謬。一如向日以學術學教訓童蒙。子非童子。安知童子。我輩識字之書。能過覺一見說文。頭頭是道。殊不知當我輩未識字之先。初亦莫明其妙。徒於今體外又記一篆文而已。說文之在漢文。卽如臘丁之於歐文。能通臘丁。則通解歐文爲較易。然此特指中學校以上之學生。將習文學者言耳。曾未見攙訓臘丁於小學也。有之。則在昔年黑暗時代。故說文非不美。徒重童子之困。猶夫學庸之名理非不精。不必童時能解之也。然則所謂用造字原則云云。僅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非能解免童子學習上之繁難者也。（姑許說文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亦非能謂學習之而不繁難也。惟既研求漢文矣。又必欲通解經典之古訓。雖繁難亦不能不學習。論者當深悉百數十年以前段之諸家之歷史矣。說文通經者也。未及真一經而通之。而研究說文。忽忽已一生。然則說文者固屬於精粗之問題。而非屬於難易之問題者也。）

漢字不惟無音。（若云諧聲字卽音。此卽秀才可識半邊字之笑話。有此原理。無此實用也。）而

且不便於排印。不便於檢字。爲文明傳布。庶事整理上不大礙。然將以羅馬切音代之乎。則笑而不許曰。尙無此資格。尙無此資格。

上文言之。夫文字者。當一見而其別即瞭。又一見而其音可誦。果如此則爲完全之文字。切音國之字典。詞典也。吾人之字典。則音典（此音字西人名曰「息拉勃」）譬如英人曰 photograph. 華人曰寫眞。英人曰 photography，華人曰寫眞術。然英人於前一字用三個「息拉勃」當作一字。於後一字又用四個「息拉勃」。當作一字。華人之字典。則將寫字。眞字。術字分入各部。以備各種名詞之拼合。因有時不必拼合之時。寫固一詞。眞又一詞。術又一詞。亦不得不分也。此特名詞耳。或從此並將兩合。三合。四合之詞。皆加入於字典。藉可爲切音上之分別。然動狀各字。大都單音。所以從前中國日報。曾因論簡字之故。指問「庭、廷、亭、停」若何分別。此實不可諱之困難。若以荀簡之切音。與滿洲字之類相等者。即可算字。西文俱在。當不至若是之陋。蓋其爲別之精。又或突過於我也。

此又不必廣徵博引也。即日本唐時之假名。亦止有切音之功用。而無歐製字母等丈作之條理。故凡爲彼中自有之事物。皆得以假名切之。至於采用漢文。即不能不兼載漢字爲誌別。因彼時之學術。自在漢文。於彼當時之切音術。又不足代爲漢人造作有分別不切音字。故急不暇擇。遂雜漢字以別之。此即荀簡切音。不足爲字之明證也。

漢字既不足以字母拼切。而其舊有之狀。又可別不可名。（不可名。猶云不識之字。無從就狀而

得其讀音也。）將用何法以爲改良。應之曰。漢字。者。爲早晚必行廢斥之一物。（廢斥之故詳後。）若在短時之間。因大多數人方恃之爲交通宣意之符號。而必苟且承用。則如不適用之廢屋。然短時之間。不能不藉之以蔽風雨。惟有用最廉價之便法。稍事脩繕。使風雨不侵而後止。萬不值得費如何經營之苦心。化如何拆卸之高價。出重造之價值。仍得一不適用之建築也。

苟且脩繕之法。最妙者莫如舊音少讀。即於初學之書册上。附加讀音。加之之法。最省便者又莫如學日本之通俗書然。漢字大書。讀音旁注。其讀音之筆畫。附加以野蠻之漢字上。又莫如即用野蠻書筆。與之相適。則莫有過於日本假名之狀。即近日官中至提倡之王照氏勞乃宣氏等之簡字是也。

書駁中國用舊國新語說後。即已略引其端。猶是今之所說。當再錄於此。以相印證彼文之意。以爲上策必徑棄中國之語言文字。改習萬國新語。其次則改用現在歐洲科學精進國之文字。其次則在中國文字上附加讀音。其附加讀音之說如左。

「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互相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離舊文而獨立。附於作蒼頡第二。遂失信用於社會。就創作中國切音然論。從作者附注字端之術。莫能再良。然又何必虛矯陳腐。必取晦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注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文字有二職。一爲認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

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並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略之十之。其狀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册。即如日本新繙印之中國字典。字典讀音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報。皆照字典各附讀音於其旁。至於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規圈卽指舊日學堂經書以朱筆圈四角。爲平、上、去、入等之分別。）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之與聲。皆舊文字表面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斷記也。（曾聞作簡字者。亦有規圈。以爲四聲有別。則分別較多。殊不知『庭、廷、亭、停』皆屬平聲。更如何分別哉。故分別而欲離去舊文字。雖多設方法。徒致音字之叢脞。此由於不知西文爲何物。故以苟簡切音。輒想作蒼頡以造文字耳。一笑。）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缺者。皆可仍舊。不必追加音訓於其旁。因其人既有閒情別致。能誦讀此等死書。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以上卽脩補中國字價最低廉。功最省便之善法。語此省便之處。有如左。

（一）讀音既非字母。不必妄慕虛名。減少個數。反增條例。西文字母三十五或二十六。因欲爲別。故利用其少。aeaiee 如之屬。正得分別之功用。然因此則三拼四合。長音短音。條例略繁。彼爲一種之文字。自不得不然。今特記音而已。何必爲此紛擾。多認音母一二十。不過多數日工夫耳。從此與音母之音同者。卽以一母注之。音母中無此音者。卽以兩母切之。必不用及三母。爲道彌簡而利便。初學

者亦彌多。大約遍切中國之官音。有母五十左右。可以足用。曩年曾略見王照氏之舊作。（本約即今簡字。）正有此數。其狀亦如假名。惟中間數母。其音既與假名相同。自當即用假名。如西洋各國之同用A.B.C.D.不當故相違異。專與世界增不同之點。簡字既已通行於數處。即用簡字之母。大為省事。夫音母者。又不過代表母音子音之筆畫也。筆畫用歐母可用回文。梵文。蒙文。巫來由文皆可用假名及高麗字母亦可。即用從前所謂沈學士。蔡錫熊氏。王炳耀氏。盧贛章氏及雲南某。江蘇朱氏等之所作者亦可。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各有蒼頡自負之野心。故各換其面目。以表神奇。其實諸公休矣。說穿了竟不值一笑也。以西文字母切土音。乃耶教徒之慣法。凡天津。上海。甯波。廈門。香港等處。所有會入耶教之華人。莫不各有其土音之西母文字。若驟令好以華文變歐母者讀之。必當狂喜。殊不知造作文字。固不若是之易。而所謂字母。能切字音。本狗屁不值一錢之天能現成法。亦不至如死讀西文之人及自喜能知聲轉等者之意中。有若彼之難也。（讀西文者。以為中國人不知切音。乃衆口一詞。最奇者。中國所謂經學於師。略知聲轉之故。綴自以為神祕。故有革命巨子某君。常自負能通聲轉。所以能於古今音之源流分析秩如。以吾觀之。直與自負能知喫飯無異。）惟取歐母回文等筆畫。或供造字則可。如其僅僅附於漢字作一讀音。莫如用漢字筆畫最善。故粗俗言之。以為可以不必肉麻。即用簡字之筆畫為老實。否則如沈學士之廿八筆迴環。可轉蔡錫熊氏之速記字。粗細相間。豈不花樣大翻新乎。無如其不適於用。母音。子音。出於天然。雖上智莫能更巧。雖下愚不能獨拙。簡字即或有偏

復之曆。以三分鐘功夫讀定之有餘矣。此製法甚省便者也。

（二）附注字典。其道甚簡。如稍鄭重其事。在北京或上海亦復不難。特設一二個月之短會。延十八省所謂能談中國『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數人。每天到會半日。書記將字典揭開唱曰『一』。候大家議定官音。當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議定當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則『廷、亭、停、』可不復多議。故三月必可訖事。決議之際。苟無十死不通之經學大師在內。不將古音等橫插無謂之問題。似解決亦無所難。（此種愚人甚多。以爲此音一定。即古音之音訓全淆。殊不知每物予以一名。不過便於稱謂而已。如官音謂『花』南人曰『呼』日本人曰『哈那』法人曰『勿亂』彼此習慣。皆於花之實際無恙。故即附注字典之名士數十人。皆荒謬絕倫。故意字字注以奇怪之音。則此後即用彼之奇音。以相通用。亦無不可。在講求古音者。古書俱在。仍可賚其嚼甘蔗渣之研究。雖新改者至離奇亦不過於漢存古今音源流表上。添一沿革之大故事而已。且所謂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漢人之祖宗。稅居於黃河兩岸。故漢音之初。近於北音。南人則雜有蠻苗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雜胡羌之聲。故以通用而言。即以今人南腔北調。多數人通解之音爲最當。其聲和平。語近典則。即可以謂雅正之據。吾聞能作官話者。莫如蘇州某君。彼生長北京。其言發聲則純用吳腔而出音則字字真足。既方。既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話誚之。其其此即改良新語。所最適當之音調也。若近日專以燕雲之胡腔。認作官話。遂使北京韃子。學得幾句擊鳥籠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別國

爲官話教師。揚其狗叫之怪聲。出我中國人之醜。吾爲之心痛。）字典既就。即任人翻刻。但翻刊刻小學讀本者。照字典各注讀音。否則亦可由教師在黑板上寫出注之。惟於國文讀本一種。其餘皆可仍舊。及考設之際。必令默注若干字。作爲功課分數之一種。於是學校之讀音。譬如『大學之道』此後之官音讀如『帶血知到』北京人讀之而然。上海人讀之而亦然。福州廣州人讀之又無不然。二十年後。其功效遂不可思議。

試言其功效又如左。

（甲）近見學部所謂分年籌備清單者。既稱頒布簡易識字課本。奈何以又言頒布官話課本。吾實不解中國所謂官話者。究何語也。若能作文字可寫之語。而又不雜以一方之土俗典故。使人人通曉。而又出以官音者。是即官話也。其字數略增減。配搭略異同。固無礙其爲通行之官話。如其以土俗之典故作爲彼非官話。此乃官話之分別。豈將舍『醫生』通行之名號。祇南人之『郎中』非官話。必用北人之『大夫』以爲是官話耶。或將舍『鼠』之通行名號。祇南人之『老蟲』非官話。必用北人之『耗子』以爲是官話耶。故官話而有課本。吾將發一大噱。如以爲其中之音讀有不同。則簡易識字課本又是何物。豈眞簡字又獨立於文字之外。別爲一種新字乎。其怪象眞不可思議也。如謂我國文字過於典雅。凡近俗語者。皆不得謂之文。官話課本即係通俗之文。是眞不可缺少。然惟其爲此。故不可仍目爲話。雖『話語』與『文字』字面可互通用。然以各國爲例。必稱之曰國語讀本。或曰讀書讀本。

方爲適當。各國近語之一類文字。亦文之一種。除習外國語外。曾未聞小學校有會話之課程。乃必在學校中。會講官話。是亦不可思議之怪狀。此其病坐以北語爲官話。初不問文字本統一。惟讀音不同。是無異強欲以大夫耗子等之北人土俗典故。強南人習之而已。否則各棄其土俗典故。各講文字可寫之語。各讀字典附注之音。更何官話之有。

◎所以只需編刻漢語課本。而注之以簡字。則二十年中。中國學校之讀音可齊一。於是魯人與粵人相遇。則將學校所讀之音。彼此南腔北調。（此言口氣。口氣乃不易消滅。所以粵人謂吳人習外國語中多吳調。而不知吳人亦謂粵人習外國語中多粵調。其實彼此皆不能免。雖無論如何純熟。隔牆聽之。一爲外國人。一爲中國人。必歷歷可辨也。故腔調爲至難消滅之分子。）依文字可寫不用土俗典故者。（如吾鄉謂「看」爲「瞧」。爲「什麼」。爲「的呀」之類。皆即土俗不可通行語。）互相對話。其意無不達。是即言語統一矣。通行之語既有勢。土語自然漸滅。

（乙）所謂注音字母。附於文字時。則當一讀音之功用。取而獨立。又可以爲至粗俗不識字人之交通具。其較文雅之功用。不與文字相離者。即出白話報等。仍以漢文大書。以音母旁注其次。漸與文字相離。如火車軌道上之告白等言。「此地不可通行。於性命有礙」則以音母大書。而以小漢字注之。又其不足道。直截獨用。即如教會以歐母教人拚土語。又如向日之老笑話。有徽人託友寄百銀元於其家。中附一信。畫鱉八枚。畫狗四枚。帶信者匿其半。其友之妻曰。爲數當一百。因八鱉六十四。四

狗三十六」合之則一百也。如此。而簡字類之音母。既通行於學校。則炊婢灶嫗。自能與知其筆畫。拼切之法。又爲天然易解。豈非停停當當。一簡字學堂。可包括於其中。聊以解嘲。亦如胡清之有滿文便可管中國亦有切音文字。（眞不値一笑。）

奈何簡字諸公。不思及此。而必歆於頡蒼作第二。雖於舊文字。炫耀之以爲創造新字。且至今分爲簡字課本。官話課本。惹得保守國粹之諸公。又有天雨粟。鬼夜哭之景象若喪考妣。然在中外日報。時報等屢打蛆蟲混鬪之筆墨官司。至於簡字到處切合土音。報館主筆惱懼。以爲將分裂中國者。簡字固妄。主筆亦愚。夫苟切簡音。如何算作文字。何以能分中國。漢文者。同人所認定以爲野蠻之文字。然其爲別之條理。亦爲數千年野蠻學者所奠定。根抵至盤深矣。而欲以苟簡切情直截代之。眞夢囈耳。至於簡字之妄。則自忘其有絕一言語。利便婦孺之功用。而乃以之爲反切之小用。自簡字既出。揚厲而之者。絕不肯稍加思想。止互相驚怪曰。「無論何處之音。皆可切合。習之半月。即可卒業。神奇。神奇。」夫Ba爲倍。Bo爲皮。眞至無足道之一術。母音者。其聲從喉管出。子音者。其制聲之機自外動。有如吹笛然。母音爲吹口所入之氣。放第一孔。即「凡」。放第二孔。即「工」。故從管喉出A音之聲。用B字將兩唇一擅。而倍音即生。若無喉管之A聲。則將嘴唇擅破。必無倍音。若無B字。將兩唇一擅。即有A聲。亦不成倍音也。此乃器械之作用。最爲粗淺。若簡字諸公。則不知之。則太鄙陋。若早知之而故意欺人。是無異「打火管」。「作由科」。爲江湖之賣弄矣。宜其智笑愚駭。反對之者甚多。而不知反

對者。自然可笑。實亦簡字諸公自召之也。

（丙）讀音既注於字典。復普於學校。則知之者稍多。於是一切應當順序之件。用偏旁大繁。用韻目亦不易檢尋者。即可如日本之用『伊呂波』而以音母爲順序。此實適用之處甚多。非可小覷之也。

蓋所謂隨便用廉價將漢字一修繕。再使用一短時者。其說已盡於此。

至於日本改用歐母之問題。則與漢字略有異同。因彼和訓之字。本用假名。動狀各詞。大都不用漢文。用漢文者。惟雙疊之詞。有如『提挈』『經驗』『繁華』『簡單』之類耳。（雙疊之動狀詞。漢人習焉不察。僅目之爲掉文而已。其實有時非雙用不能達意。即此可見名詞固不能專用單『息拉勃』矣。而動狀等詞。亦未嘗能止用單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學詞頭。採用於歐書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譯意。而用假名譯音。然則一經將日文改書歐母。於其和訓之字。本不過改換字母之面目。至於譯音之新學詞頭。即可還西文之舊。前之譯意者。亦可並還其舊。觀於彼中和英和法諸詞典。已秩然其有條。爲別之易。固非與漢文之繁然無統者。可同日語也。改革之際。不過姓名題署等之粗迹。驟然可易。稍不適於篤舊者之觀聽而已。並無淆雜於應用上之困難也。故日本一旦果廢其假名。而以歐母代之。未嘗不可爲稍改良。決非如槐南氏之意。有所謂大謬不然者在也。

惟吾人之意。以爲日本雖改易歐母。而於日文固猶是也。歐母之讀。雖英俄德法各有小異。然尚

不失爲大同。而以日文加之。其異遂多。是特於歐母文字中。增添一面目相似。詞訓絕異之怪物。使爲大同之梗耳。當思所以必欲採用歐母者。亦以己之文字。較不適用於彼。然假名亦能記音。所以含假名而以歐母爲代者。又欲彼此之交通較齊一耳。既挾較適用及較齊一之目的。與其仍乖異於歐母文字之訓詞。不如竟舍其舊文。上則採用較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如採用英文。則使旅行或經商遊學者。由英適美。由美適日。由日適豪。由豪適南斐。皆無語文不通之憾。即採用法德語。而世界不同之點。亦以減縮。譬如巴黎用法語。東京亦用法語。則東京與巴黎從同矣。用德語。則柏林東京又從同。既知彼之較適用較齊一於我。不得已欲仿之而改良。則又何必專殉國界之私見。必造異點於世界。雖父壞母舌等之無意識語。西人之迷信有過於我。然可恕其僞謬之惡根性。貽自彼之劣祖宗。今但問道理應當何如。上文已言之矣。斷不能即認西人所言。遂爲道理也。所以採用彼之文字者。因有不可掩之比較。實彼良而我劣耳。非因西人所行用。從而遷就之也。

至於採用他國文字。自棄其國文。直與服從無異。此真無意識中之尤無意識者。昔人曾因他端而詰問持此說者矣。如此美國服從英國乎。比利時服從法蘭西乎。滿洲人服從漢人乎。反而詰之印度人未服從英人乎。猶太人之分居各國者。未服從所在之國乎。彼保守其較不適用之文字。故意與他人不相齊一者。從見其阻礙於智識之活潑而已。

文字者。不過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較不適用之文字。則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快鎗。航海用帆檣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達意。與弓矢快鎗。帆檣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歟。何爲不寶祖宗之弓矢與帆檣。而必寶其呆滯樸塞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是眞所謂以僞傳僞。習焉不察者也。

個數應用之不備

文字者。對於意想事物。使之代表於相互時之符號也。意想事物。隨世界之進化。由簡單而至於繁複。此不可易之定理。雖中國人之思想。從春秋戰國之時。非常發展。忽遭專重儒術之障害。二千年文明停滯不進。所以中國人之腦中。常有古勝於今之謬誤。然不知普通人之思想。雖遭杜遏。而離奇不成片段之心思。未嘗不散見於畸人逸士。山林盜賊。江湖賣技者之中。至於事物。自必暗隨人類喜新厭故之公性。二千年中。已增添一可驚之數額。即如區區細故。古人用手搏飯。其後用箸（或作筯）箸必略似法國喫生菜之木杓。介乎筷杓間之一物。故今人雅語名筷爲箸。而名小杓又曰茶箸。古人席地而坐。飲食加席於前。几則特別爲顯者所用。其後稍稍廣用。其後遂有桌檯。於是復有椅凳。故凡經典所無之字。見之於通俗字書者。不可勝數。說文才九千餘文耳。今日通用之字典。已達四萬有餘。其實此等俗字。實皆後人對事物而無以爲名。故隨時增添。以求與古物別異。徒以拘古薄今之賤儒。牢守其引申假借之陋法。如兩竹或木之條爲筷。筷則俗字。不可入文。入文必曰筯。文如四脚高凳

曰桌。或檯桌。檯皆俗字。不可入文。入文必曰席。筋與席。雅固雅矣。無如其物則非。互相欺僞。殊可噴飯。故每有能文之士。有時記一器物之賬。述一兒女之事。則瞠目不能下筆。略知古今通轉之源流者。則又盡用墟墓間之俎豆。高曾時之陳迹。替代其詞。使普通之人。驚其方雅。而實不知所云。吾非謂古世之雅文。必非今日俗物之本義。亦非謂古字之一文。不能概今日之數事。惟今日既有普通之公名。則亦何必因好古之成見。必強以似是而非之綽號加之。又古人一文概數事。不過如祖宗之世。生活儉陋。止有一室。喫飯在是。睡覺在是。讀書又在是。若至子孫時代。既家道小康。自應飯廳。房間。書齋。一一各生分別。故如上文椅檯二字。尤俗字中之至粗俗者。其起源椅必爲椅。檯必爲臺。然因椅臺二字本義。爲用亦廣。遂取椅檯之木名相代。一見而其別即顯。此其爲道至合。

總之。以上云云。不過借以明思想事物。隨時代而增加。則文字個數之應用。亦必時時顯露其不備。至與嚼甘蔗渣人之好談古義。同人決不願與之爲節外生枝之問題。因漢文終究爲字簏中之一物。以道理斷之而必信。故不必妄費腦力。多爲之改良。

自二百年來。科學時代之思想與事物。實世界古今之大變動。不惟操漢文之簡單。自必窮於名言。即西文亦何嘗不奇字日出。詞典年年加厚哉。應知科學世界。實與古來數千年非科學之世界。截然而爲兩世界。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皆牽強附會。湊長截短。甚不敷於應用。故若自由添製新字。尚恐拘於文字之舊例。阻礙甚多。豈有拘牽古文。欲以閻致太簡之符

號。輾轉引申假借而能達意。名物一無所缺者乎。是徒爲脩學之魔障。自晝其智識。不能與世界共同進化而已。

科學在二百年來。忽湧現於西方。此非應西人獨得之智識也。此乃人類積時代爲開明。適至此時。人類之心思與材力。適足於科學而發明之。於是世界有科學。起點在西與在東。不過發脚之先後。世界既有其物。固必普及於人類者也。此如由茹毛飲血。於是而火食。於是而酒漿。又如由石器而銅器。更能用鐵。在古世不交通。亦不謀而相合。東方學者之意中。視物質與名理。每有形上形下之分。即如叔照氏之意。亦以科學之物質爲形下。而以脩己治人之方爲形上。上下之名。由輕重而得。因而有貴賤之分。遂成脩學上之謬點。殆不知物質與名理。止足以言表裏。決不能分上下。理學至隱。必藉質學顯之。文科學之名詞。不專屬於物質。其表則名數質力。其裏則道德仁義。凡懸想者爲哲理。而證實者乃科學。道德。仁義。不合乎名數質力者。爲懸想。以名數質力理董之者。是爲科學。故自科學既與。以聲光化電之質力。遂至名數益精。名數益精。而心理計學之類。成爲專科。者其理道之深微。皆用尺度表顯。豈如古世希臘諸賢。及我春秋戰國老莊孔墨之徒。以及禪學之經典。僅有無理統之懸想。所可同日語乎。此吾所以說明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其個數必至缺少甚多也。

個數之不備。而欲以漢字添湊。支絀太甚。然在補蓄漢文。暫時使用之際。或者稍造新字。以適於

雜置漢文之中。爲道亦無不可。故如化學之加金於辛甲。如度量之加米於千百。如算數之造三角方程等字形。諸如此類。皆應急所不可少。

惟此亦隨便湊湊可矣。無需多費腦力。繁爲體例。以求其久遠。因漢文之不適當。必應由吾人而自行廢滅。即或漢文添改修補造至至完備。可以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事物。或後日之科學。又能中國爲獨精。各國人皆不能不留學中國。然以漢字之不適於排印。不適於檢查。作種種之障礙。我國人則忍之終古。復強世界人各遭其困難。此爲何等無意識之作爲乎。人類者。進化向善之一物。非有我無人之一物也。況我而抱此不適當之文字。則亦與受其累。豈非損人不利已。並未嘗能享小人之幸福乎。

故以吾人自由判斷。西文新名詞。或可即以原文雜漢字內用之。不必改造漢文。此即徐立採用西文之基礎。一方面上策即採門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其說已詳於前節。不復複舉。

人類之進德。由於服譏。遵天然之陶汰。必由於自大。中國人能知廣求智識於世界。正在萌芽。惡政府賤之而不足。復纔新黨賤之。若神洲日報者。在濁世爲佼佼。猶復剿取日本頑舊漢學家之腐談。揚國粹之謬說。究欲何爲乎。眞將以國文發起人民之愛國心耶。愛國之說。言之長矣。然其起意。不過欲以愛國心。增添抵抗外族之熱度。吾嘗嘉其志。然吾請問寫漢字。讀漢文。而作滿洲之官。拖滿洲之

辮。國文之勢力如何。曾從漢文上稍增愛國心之熱度否耶。我輩之類。應有泚也。

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

民立報所載謝先生婉樸致廉南湖吳芝瑛兩先生書。論及錢學泉先生所作吳先生傳及孫寒厓先生所作吳先生詩稿題詞傳與題詞。三月前亦刊在民立報。敬恆皆得詳玩而熟復之。諸君子之哀痛及表彰吳先生。意無不同。而胸境各別。故彼此皆若不相屬。敬恆得舉其要點。拉雜辭論。

謝先生諸人之意。憾良弼殺吳先生。故一若欲塞吳太君之悲。惟有痛恨良弼。置良弼於不齒。乃為得當。此人情然也。雖然。或者適所以誤造吳太君之不廣。吳太君為堂堂烈士之賢母。未可輕測之以世俗之常情。且即以世俗之常情論。對于生良弼與死良弼。決不能苟同。如其今日良弼而猶生存者。則愛子飲白刃。仇家方視息。一聞其名。自增哀痛。若當日仇人亦早授首。則私人之恩怨。俱付逝水。所餘者。止有千秋萬歲後之歷史而已矣。吳太君豈一尋常女子。止知輾轉于加刃之小仇。輒喜門子座客。俱能戟指而詈耶。

蓋吳先生之頭。必自少即奉賢母之命。預捐于我可愛之漢族。偶不得當。早拚為滿人所購。良弼滿人。果使人購之去。是吳先生不憾良弼。獨憾既購其頭。不肯償極大之代價。乃當時之事實。契買中華民國之全費。即得自賣去吳先生一頭。所以張菊生先生序吳先生詩有云。「綬卿不死。京津大局

必已底定。」此就才略言。自別爲一義。至欲竭我之所知。當吳先生喪元之日。余尙滯迹倫敦。前乎吳先生之死。西方人情。堅繫於滿淸。及聞竟殺吳先生。始交唾滿淸、以爲萬不可再使此惡物存在。卽當時京津新軍界之斬然。全不兩附。又自殺吳先生始。亦非余之誣言。故就區區素翀。揣想吳先生之豪槪。當馬惠田割其頭未殊。必猶掀髯而笑曰。「良弼豎子畢竟奴才。輕以汝虜江山。易吾頭耶。然則將之去可矣。但勿悔汝自己之腿。亦飛而走耳。」然則廣吾心於域外。良弼之與吳先生。私人卽小有恩怨。並無足論。

就異日彼史作彼語。良弼自爲彼中之錚佼。若漢人無多吳祿貞。滿淸有十良弼。以吾呼爾蹴爾。惟釣朱紫之民族當之。今日猶大淸帝國可也。故吾人若登城頭。作胡語罵吳祿貞醜矣。在良弼棺材蓋上。鑱刻漫罵之漢詩文更醜。以大義論良弼不割吳先生之頭。不成其爲良弼。吳祿貞不炸良弼之腿亦不成其爲吳祿貞。故良弼之主謀。以殺吳先生。還良弼腿使走上海而自證亦直應之曰唯。無所謂悠悠之口。不盡無因也。

顧良弼佳人。豈有全不知今日世界大義者。爲滿族謀。是其職也。但臣妾我。於義稍歉。不若吳先生爲漢族謀。旣得職復脫臣妾。與彼人亦平等。於大義更昭彰。吳先生又雄傑。良弼知欲曲殉其不完全之大義者。非屈意交歡吳先生用柔道不可。此良弼平生慣技。傳誦一時者。吳先生亦利用之。陽交歡已盡人言之。此則吳良之私交所由起。然人類非無情之物也。除不得已爲大義所束外。彼我血肉

動物。詩歌唱酬。疾病扶持。安得無私交昆弟之感。雖深目多毛若猴。唇丹黝黑如鬼。風雨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纏綿生死。何況吳先生之與良弼。曾共蒙黃面皮於彼等之髑髏哉。故吳良為公仇。為至交。無一可疵。無一堪諱。

但良弼之營救吳先生。賊升允之逆謀。却非以私交動心。以行其小不忍。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弼殉之。故其腿礮有價值。其年三月。良弼與吳先生僅識。曰。「傷生自柏林移書寄我。提挈藥幅。主練兵造將。此書畢竟鈕子。」又坐搖椅而言曰。「東西洋之學生。來京就事者。我頗冷眼觀之。然亦頗有人不肯來者。其人家境並不裕。又不會弄錢。又不肯做官。眞乃大奇。」其詞氣之間。待一解事。若鈕傷生先生者。已有餘慕。若盡特冷眼中人。惟有斷送而已。西洋留學生。役有名言。謂狐能嚙狼。亦能為狼嚙。人終執感情如何。良弼黨中。固知吳鈕輩。皆嚙狼之狗。然為凡情所動。癡望以相待冷眼中人之感情。轉變之為嚙人動物。吳尤雄偉。嚙人可以無當。故以不殺之感情。收羅入彀之英雄。此眞所謂鳳凰已翔於九仞之表。猶求之於樊籬下也。良弼雖佳人。不殺吳先生。於升允署中。是其不智。殺吳先生於石家莊。是其寡謀。不智與寡謀。故終為奴才。錢先生傳吳先生有曰。「甘督升允。深嫉祿貞。縱陷之至死。禁衛軍統制良弼。故友善祿貞。在北京營救得免。」詞意何等森嚴。按而不斷。良弼之深心。與吳先生以豪勇見忌。俱死不死。皆躍然紙背。其事實如此。不可掩也。不然有人更為吳先生之事蹟矣。深到之處。自與錢傳不相下。皆足載吳先生而千秋。獨敘逃此一事。因有憾於良弼。遂造弱點。

其爲言曰。「甘督升允忌之。奏請斬以殉。而我已先行。幸免於難。」此不惟違于當時報紙所傳之事實。得京電而升謀罷解。且果如先行之說。可謂幸矣。爲問奏請何事。升允何官。陝甘何地。何故來京。有說在中。縱窮日夜之力。先行所言。電奏不復。總督之權。不出於蘭州。朝旨默許。吳先生能幸免乎。此不能符後世之讀史者也。不必引證高文曲册。即著作三國演義之人。亦知曹孟德之禮待關雲長。五日大宴。三日小宴。進袍贈馬。聽離五關而去。今日夕陽小市說書攤上。鑼鼓咚咚。追摹往事。何嘗以孟德之姓名。牽連誣說。有遜于雲長公之神勇。及使樓門貴君倚欄而聽。目爲貶詞。致其悲憤乎。然乎。

至於寒厓先生。高潔孤往。雲中獨鶴。春秋大義。自然皆備。與廉吳梁孟。鼎足高峙。故有壁致公卿之陷。皆不過抱關擊析。遊戲都門。值文網方密之會。竄逃關幽。不畏偵詗。曾不一數。並世見請。無待詞發。時素操筆。不能制頭。素飲水。不善炸腿。意志無若吳良之強。故未登舞臺。於入世血肉物。交際之感。亦逕偏至。自興亡既定。恩怨固消。一縷柔情。遂止縈繞興懷舊。正南北相持統一。凡與良弼有一面者。皆諱莫如深。乃寒厓先生之題詞。悼吳悼良。如一手足。忽逕付報章。魂夢皆關。自此豈應有消滯者。肯不惜其羽毛如此乎。吳先生之身後史談。何待詩傳題詞。絕毫未予以由始得表彰。故寒厓先生。不敢瀏覽之筆墨。即不肯隨緣入多說夢。論定之曰兩國士。即不曾舉一部滿清亡國史。與一部民國開國史。一手作之。三字抵十萬言矣。餘則縱逝家人瑣屑。以口吟終老雜拋憐吾母之語。描畫吳先生之純孝。並多敘良氏之推誠相與。正顯出吳先生之徑赴石家莊。此不爲私情所動。此決非十死宋伯語也。

哉也天只。竟削之。而使孤本行世。眞貴買矣翁作傳。令人氣死矣。此或謝先生等之悼其死友。一慟琁絕。失其倫次者歟。有是母始有是子。吳太君豈肯誤會芝瑛先生之意者。

吾非強詞奪理。爲良弼作辨護也。千秋而後。人能不忘胡先生。豈獨忘良弼。良弼於世界之大義未完。前已言之。獨欲自貴其族臣妾他族。未如吳先生之志。脫他族之臣妾。並昆弟他族耳。然吾亦頗願爲良弼在張園開一追悼大會。用以愧夫人頭畜鳴之漢人。今日以失官之故。竟猶肯投身宗社黨。視己族之復爲臣妾者。

▲書排滿平議後

全篇中革命之精神不少挫。甚慰甚慰。我本無所欲言。惟作者目哲學爲無當之玉巵。大約指浮泛之周秦諸子。及迷謬之佛經。與懸想之西儒。皆不合於科學之定理者而言。此我等勸告嚼甘蔗滓之徒。勿爲此無益。已至再至三。今作者果亦有此觀念。足證人類向於進化。本由良德。世界之物。惟適用則謂可寶。至於非用。直接爽快。所謂廢物是矣。自應受天然之淘汰。而何「雖寶」之有。廢物者。必先失其擬密。大約以晦緇之形爲深。糾葛之狀爲密。故遭廢耳。否則益深益密。爲進化之順序。無當必至於有當。何至當以無當見廢。然哲學爲言道之統名。如作者當中之哲學。我等當以「無當玉巵」之評。嘆爲精當。至於作者意外之哲學。則在如無政府之類者。我等願與之曰。作者評爲牛角杯。雖較

無當之玉巵適用矣。然作者尚有泛取資料。不適應用之誤。今正告之。而無政府主義者。譬之飲湯。乃一橫當之磁杯。譬之飲水。乃一直脚之玻璃杯。以世俗金錢之價值而論。固較玉巵爲賤。亦較牛角杯爲賤。惟合於物理上之應用。則萬倍有加。故作者之胸中充塞「無當之玉巵」。即欲與辨無政府主義爲何物。恐愈辨愈紛。果能就「無當玉巵」及「非用」之「深蓄」深思其故。亦已過半。況作者向上向下。意甚分明。所謂革命的民族主義。實則乃一作用。非主義也。故作者曰『正以現有其事。即以此主義對治之。』皆即作用之界說。否則作者以民族主義爲向下。可曰。中國之革命黨。所抱即「向下主義」乎。當亦作者所不能不自笑也。我輩勉之矣。既必不得已。有所謂應急之作用。則并力向革命之前途猛進可矣。好在作者亦分明於他日滿政府既倒。如再發生第二之滿政府。則曰『是亦革命而已。』壯哉。此即無政府之眞精神也。我等甚佩焉。——一九〇八。七。二五。—

▲印度洋口占

沙海漫不似。鑿空擬行陸。忽立山之巔。忽墜陵之谷。黑峯戴白沙。
萬軸縱遙目。實無魚龍戲。亦絕鷹隼撲。驕陽自炙膚。風沫織疏縐。
浮雲積疊外。贍此一微粟。一粟含世界。世態無不足。頭尾平民居。
腰部居貴族。平民嚼酸鹽。貴族餘粱肉。一級開跳舞。二級弄絃索。
三級潔[illegible]。四級委草薦。草薦何所有。蟲蟻恣逐逐。隙罅納光氣。

老昏氣老邁。讀浪久寡味。搯水聲閙閙，料知客饕慳。小鬼名餘僕。半日滌穢廁。幸有客相罵。終古海內外。

濕寫閉左際。哨唱不成曲，客聽昔未諳。絕望行鄙薄。君子謂不虐。終夜臥壁角。暫亦使顏色。到處成一局。

目眇思昏寐。猝聞碎啐聲。兩足麻綳縛，窮思多設禁。反嘲嫌太酷。笑顏媚羊尉。兩月相持續。

壁燈閃鬼影。岔岔相擊搏。獄吏未知狀。怒目時相矚，嗟哉亦人子。鋒敵遇狗督。客亦無所吝。

入夜燈熒熒。痔僕指眼起。四等對走役。奉以閻王號。同是陷黑獄。寡氣無所洩。忍受贈少絲。

——一九一六。五。二十。——

黃花崗薤露歌

嗚呼大名乎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嗚呼論功行賞客。不記昔人頭刀推。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